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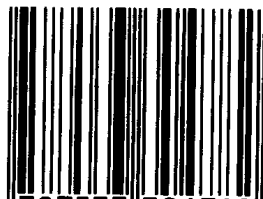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一二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01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一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一二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詹氏性理小辨六十四卷

〔明〕詹景鳳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詹氏性理小辨六十四卷

〔明〕詹景鳳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辨類函

六十四卷》提要

詹銓部小辨叙

我聞曰智之極者知智不足以周物故愚
辨之極者知辨不足以喻物故訥余始聞
銓部小辨不無駢枝之疑讀之竟延覺銓
部非好辨因其故然莫知其然蓋辨之以
不辨也編有八例四辨括之六十有四彼
以理性為宗旨則以卦數為條件豈其間

詹氏小辨

序

二

間乎詹之乎別標門戶如秋水溢而河伯
誇大剪綵為葉而忘其根株者哉今且為
之辨其辨天下載籍極博偽得之中有真
失真得之中亦有真失偽是之中有真非
真是之中亦有真非此作者之殷言也惡
乎定而不辨陽燧見日然而為火方諸見
月津而為水弱土之氣御於白天牝土之

氣御於玄天此造化之津渙也惡乎晦而不辨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者不聞雷霆之聲方且衆議成林方且三人成虎此人道中之醯鷄也不辨何以俟其覆鴉質鷺香山鷄鳳冠巫師禹步蹠口堯言不似芎藭之與藁本邪不似黃鵠之與白鳥邪衡人品者又以二缶鍾惑不辨則

卷之八 序

所適不得矣銓部公爲之圖列例辨而二之而一之而八之而四之其中搜天地羅今古該物情晰時變儲與庵治法之翰之摠之離者析其衷合者挾其奧俾堅白剖如懸寓非若吹影著鏤塵令聖智造迷鬼神不識而謗之之夫且至求馬于唐肆真近世所未有哉卒也截之不能斷除之不能

去運元氣旋神機生一父母而總一和也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一害二蓋所稱不辨之辨曾何傷于辨哉雖然尼父風塵厥有麟經國語紹之左氏虧明孤憤說難韓子拘秦紀事編年子長損形聖賢不發憤惡覩此乎銓部公因法古而脩素欲著書垂不朽者而落之冷曹投之外遷若天假手以就厥志而公優之洋々如釋重負而任逍遙宜其有是辨也夫宜其有是辨也夫南省貞石朱君錦公已爲銓部訂正而嘆之矣貞託文游未克攝以序徵余余戴盃何以望天姑道其管窺之一斑如此

萬曆丙申仲夏朔日白丁王元貞識

卷之九 序

詹氏性理小辨

自序

詹景鳳曰夫道之流行于今古也烏有地隆本自
在人是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後世智者
過之尊已見而用罔則謂子與氏歿人道喪亡天
地長夜自我儕墮地而再闢重明于兩宋之間吾
不忍聞也中如茂叔伯淳張邵朱陸數君斯誠休
匹子與懸二曜於寰中乃其徒人人作者自謂輒
以論著訓詁爲功卽有不言躬行肫肫積實繫云
日用不知此何說也詎思虞夏而上道止慎脩曾

詹氏小辨序

無撰述之可睹見是何其人一以聖智稱也端木
氏親承聖訓語道之寄未遺不賢義禹嚆矢萬世
作者旨乃受之二物乃知天無擇賦傳匪獨言鳥
獸草木殊類殊情夥然咸具生理天地真機曷嘗
一日不在何能一刻自己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矧乃時歷千數百年人該海宇億兆
哲士鴻生繼出代興猥云陰幽滅没人與道盡則
何以爲乾坤世界藉第令德有醇備彼已揭日月
而遊豈必撰述下此而片言有合一行有當斯亦
嚼焉衆中天地懸象之寸晷也烏可繫云長夜爲

詹氏小辨序

若言者亦誠慘刻不根於情甚矣近世師文成者
則又以論著訓詁爲異學了無關於往行前言直
任冥心枵腹而談本來面目能無望空爲高之誚
不知文成傳習有錄古義有訓春正有論彼其以
行事之實見諸說辭而論訓已兼之但不似世儒
析字分文株拘而墨守耳李獻吉崛起藻壇稽古
摘辭要以能似爲真用脩元美纘承而欲上之益
攻其似多以勝人吾寧膏肓奇僻大而無當母令
跼促尋丈其以稱道爲寡陋亦猶稱道者比之令
色巧言其于束教一也然乃好事者豔焉有或躋
之道論之上豈知博詳約反文以道致何爲其不
相謀也他如二家百氏衆技諸方各不相通人自
分門雖云順此反此與夫具體一肢區以別矣然
而事見心單人出其機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
乎技矣明其靡在不在方諸百物形異生同此所
從來亮無二本可知矣夫語本則無二語末則萬
蹊蟬起交譏植黨伐異幾何時定則以人自爲異
不循其本故耳蒙不自揣輒以愚心推求衆見闡
幽剔微與之大同是以上自開天宰世下迄今茲
舉凡天地所有今故生人所可與能靡不順吾本

然反而尋其自有緣故致新審根證葉是非得失之林森然具辨蓋庶幾乎雜而不越學無二議言之必可行焉敢曰苟爲務博而已其目則執諸國朝性理大全一書因其條析類編稍加訂定良以書爲

今用性者道之大總率典章志用補前脩蓋將反以視身自明非敢同夫作者編成題曰詹氏性理小辨夫名系之氏則以聊備一家致乃竊取不賢之遺日加克抑懼以終始則下走翼翼小心之微志也且也道之大積于小小者天地人物所爲本始詹氏小辨序

三

也舍是則茫茫浩蕩未所適從道將何在是以君子爲之必於小小故無他彌真以切復之所爲辨於物也圖定一宗說列爲二辨四例八卷則六十有四天地大數生成自然之符非有強也昔楊子雲作太玄時或詆諸覆瓿則欲以俟子雲於後世是以其作必天下來世之信已乃走則自信已心如或有同心之言于天下若來世是走之大幸也不爾卽用之以覆瓿亦奚不可故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予又易求焉惟求吾真之幸未亡者以與斯人之徒並生存于天地庶

物之際焉而已矣謹序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朔旦

詹氏小辨序

四

詹氏性理小辨論例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論大例

夫學貴新知日新則日益不新不載惡言之無益也在昔賢聖孰不竭心思古尋彼令緒及其意得筌忘制作不相沿襲孔子脩春秋亦取魯國舊史新其筆削微文隱義創自撰造豈有摭摭陳辭爲衍說于編簡也惟喜新則鑿非能得之心熱而急

詹氏小辨 論例

乙

躁不待其時至而過爲瑰異易人之意反人之實欲以驚衆空類而心知紛輪斯則不可以謂新已新者真機之慶慶自然無喜若怒清靜以思管夷吾所云精氣之極者也蓋理緣窮見心於潛神既見而神變化自生非由矯強是以先聖數數爲來許言之今是編凡所論列古今道法人物一遵斯旨良以君子論之千載之後政以千載之上缺而未議闕而未闡如其指畫商訂已盡莫之天闕則舊簡成言具在烏用重襲而勞頰舌爲

惡去聲
數音別

道脉例

周子而上孟子而下中間千餘年宋世諸儒以爲道喪人亡比之長夜夫天地生人曷嘗一日間歇則道之生於人心亦豈有一日滅沒君子亦曷忍謂千餘年中無人而啓之自我以故是編備採春秋戰國而下歷秦漢六朝李唐五季以迄

聖代凡有一言一行之合並爲論載以明道之未始不在斯人誠以道唯天地銷亡乃亡耳天地既存人心寧得獨亡是以秉心發慮沖然而恒自合道且無論一人事事舉合即有人於百年中偶有單詞破的片善造心通諸前後靡容間焉譬諸日月

詹氏小辨 論例

二

隙光天地小有豈可謂非日月天地也其不絕自如綫矣故不舍而以屬諸玄毫白楮即或知見淺短有未能窺前儒立言之旨要以天地生人大致萬古如然有非猥陋之能以說辭誣沒者而吾其忍自誣以誣天地

弘辨例

凡論著有關切身心係諸其大則雖衆見云是吾獨真見其非衆見云非愚獨真見其是即犯昔賢之諱于時賢之議吾自直之無論不直則道不見且也知之而不能明之畏譏顧忌苟且因仍匪唯

無光先士卒成暖噤于我君子有天下非之而不顧者其在斯乎故弗敢讓也

證故例

編中彙括先士成語雖連牘數行然意致自我則篇首不載作者姓名良以語是而其旨非復舊說也如兩宋而下前儒語錄即不雅馴而旨有通諸後先則遵夫子無文不遠之義仍其意旨稍加修飾潤色以就已篇法而致一體中聲去于逸韻如此之類並載作者姓字昔子思氏引用祖訓往往裁節句字孟氏述列詩書多與古文不同固知刪潤

詹氏小辨

論例

三

自是文家雅尚知音歎賞有以也司馬子長作史記但以前言就已法稍易數字便令增奇生色所從來遠矣烏得並以擅改罪之他如羣史雜家有引用在言則惟言合不惟其人有引用在行則惟行當不惟其他小而碎金大而拱璧唯目力未及斯已爾及之必不一遺致有衆言淆亂則以經爲折衷而傳次之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爲吾能折而之衷也揚雄數千年百家衆說之一得以要諸至當而用之母亦孔氏無類之教器使之心也乎即雜家于子奚惡焉其篇目雖踵性理

大全不無更改損益其間良以其彙集頗屬腐爛支離不得不加釐正云爾應去聲

補訂例

國初彙集性理大全閩人某子甲在事則以閩學傳自紫陽遂爲紫陽左袒陸氏語多缺而不載豈啻道無朱陸于紫陽用心殊失之矣今但取道真並載于篇又如程伯子宣暢周氏微言爲宋儒宗諸儒論著若林然孰有要如定性體仁二論者集者昧然插入諸儒碎語曾無揚扆其間致來學衆言埒之其何以植標準示萬世之適從故今改立

詹氏小辨

論例

四

西銘前非敢自羅愚賤之罪良以其聞道有先後矧論又以啓子厚之憤而條之刺者乎

脩文例

輓近世文人用字率從古書假借夫古昔字少假借宜也乃今書學大備載諸洪武正韻森然具列何待復假過乃徇已肉好反古借用致學士大夫倉卒不能通曉是違

天子而自考文匪所以遵時也故是書一從今字間有一字數音即音注本字下文亦不爲艱深奇詭要在易知通諸人人班彪有言平易正直春秋之

義彼以艱深奇詭誇人所不能知則未通於大義者也是曰小技故余不能從焉雖合部五十餘萬言囊括新見舊聞其中然竟無一語及

國家時政則以有

今天子宰相在

名稱例

中采同時羣公名言如鄒東廓王龍谿二先生下走少時曾一屬講下耿楚侗先生督學南畿下走方爲弟子員則篇首並稱某先生其他或年若位爲尊行稱官若號爲同行稱官若字致乃先士或

詹氏小辨

論例

五

名若字若謚若官爵斯則不槩諱於臨文唯吾篇法所宜要其聲稱之不俚而已

序次例

輓近世謂茂叔作而人知學謂張邵朱蔡繼作而學寢明今仍首列茂叔氏圖書以迄仲默範極凡十書爲作者辨弗敢改其舊也次造化辨次人道辨人道爲篇三曰明自言學也曰行自言治也曰適自言藝也均之匪有缺於外也次人品辨人品爲統二歷代君臣志得道行曰得志統賢聖若孔門師弟卓詭若諸子刻意向道若羣儒然皆抱志

而終未獲敷弘當年曰實志統雖醇駁蹊分卑高

趣異要其人之志各有存一也諸子必人之與書

標揭後先爲世尚論論列乃及之抑或徵言妙旨

本足術遠而埋光塵土鏽澀石函不經往士賞識

則爲拈出與世辨之有或書名傳生訓而書之體

子也名小數而書之言道也卽不子而子之以實

子也昔人取名之廉夫安忍以徇見限之如或名

子而書則泛泛無當勿論已其論列羣儒亦然然

編必以羣儒終焉何哉彼得時而駕者於身親行

之亦已矣惟夫時之遭未偶思以其談構揚榷而

詹氏小辨

論例

六

俟來世則羣儒也繩繩繼繼勿替以訖惟在斯焉是以孟子篇卒稱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蓋大易卦殿未濟之弘理乎君子所爲不得已於生平吾其安忍曰已而已而是故不食碩果時無幾而以茂見天地之心

詹氏性理小辨目錄

新安詹景鳳著

第一卷

作者辨一 凡十卷

太極圖

續圖新說

第二卷

作者辨二

新說下

通書說零

第三卷

作者辨三

詹氏小辨目錄

發蹤至論

體仁論 定性論

第四卷

作者辨四

西銘一呖

辨格物致知明明德于天下附

第五卷

作者辨五

正蒙一呖

第六卷

作者辨六

經世畧意上

第七卷

作者辨七

經世畧意下

二觀舉易

第八卷

作者辨八

易學本生

家禮從宜

第九卷

作者辨九

新書義測

原聲

黃鍾圓徑之數

詹氏小辨目錄

生律用九之法

黃鍾生十一律

變律

十二律生五音

變聲

半聲

清聲考略

角聲所以不爲中聲

六十調

律所以應歲氣

論古今造律得失

論神識

第十卷

作者辨十

範極存雄

第十一卷

造化辨一	凡四卷
理氣	天地
辨太極上不必加無極	
辨理存氣中不能以先後分	
辨靜生陰動生陽之非	
總論天地	卽人身以明天地之際
第十二卷	
造化辨二	
天文	
第十三卷	
唐氏小辨	目錄
造化辨三	三
地理	
第十四卷	
造化辨四	
鬼神	生死
妖怪	異事
第十五卷	
人道辨明自篇一	凡十六卷
原人	人倫
第十六卷	

人道辨明自篇二	
性命上	習附
第十七卷	
人道辨明自篇三	
性命下	
氣數之命	
辨氣質義理氣數之性命不能分	
論性命爲生身實理	
第十八卷	
人道辨明自篇四	
唐氏小辨	目錄
心上	四
第十九卷	
人道辨明自篇五	
心下	
第二十卷	
人道辨明自篇六	
念	意
志	氣
第二十一卷	
人道辨明自篇七	

仁上

第二十二卷

人道辨明自篇八

仁下

第二十三卷

人道辨明自篇九

小學

小學羣書附

總論為學

論為學在實造毋以徒講

詹氏小辨目錄

五

論生知學知困知之入不能同功

統論天下學術

第二十四卷

人道辨明自篇十

思

知行

第二十五卷

人道辨明自篇十一

存省

論存省以能懲忿窒慾認言改過為真

第二十六卷

人道辨明自篇十二

讀書

六經考

緯考附

第二十七卷

人道辨明自篇十三

傳訓上

論古今諸家傳注疏義 學庸論孟說

第二十八卷

人道辨明自篇十四

傳訓中

易 詩 書

詹氏小辨目錄

六

第二十九卷

人道辨明自篇十五

傳訓下

春秋 周禮 儀禮 禮記 大戴禮

第三十卷

人道辨明自篇十六

史學

科舉之學

第三十一卷

人道辨明自篇一

凡五卷

總論為治

君體

人道辨適自篇五	書旨上	論國朝名畫
第四十一卷	書旨下	論國朝名畫
人道辨適自篇六	畫旨上	論國朝名畫
第四十二卷	畫旨下	論國朝名畫
人道辨適自篇七	真賞	
具雅	筆紙墨硯山印章等具	
古銅玉璫磁等物	几榻等器	
唐氏小辨	目錄	九
朱榻木板書等蓄	假山園圃等造	
食法		
第四十三卷		
人道辨適自篇八	醫	堪輿
算法		
第四十四卷		
人道辨適自篇九	占卜	乙壬奇遁
占卜		
祿命	相人	

劍	射
奕	投壺
琴	簫
瑟附	笙附
歌	嘯
第四十五卷	
人品辨得志統一	歷代君臣
凡八卷	
上古	自渾沌氏至帝摯可考信者三十三氏
第四十六卷	
人品辨得志統一	歷代君臣
唐虞三代	
唐虞三代	
唐氏小辨	目錄
堯舜	鮑
禹	湯武
文王	伊周
太甲成王	微箕
太王	成王
徐偃王	樂
宣王	宣王
左杜	
第四十七卷	
人品辨得志統一	歷代君臣
東周	

平王	管仲
臧文仲	子產
范蠡	叔向
季札	趙武
申生	衛伋壽
申包胥	樂毅
蘭相如	豫讓
石奢	申商與任俠
聶政	荊卿
要離	魏無忌
唐氏小辨 目錄 齊王建 士	
秦	
呂不韋	茅焦
李斯焚坑	趙高
始皇	建亥
第四十八卷 人品辨得志統四 歷代君臣	
西漢	
高祖	項王
張良	蕭何韓信

蒯通	四皓
呂后	戚夫人
田叔	曹參
叔孫通	
張釋之	文帝
賈誼晁錯	袁盎
汲黯	竇嬰
狄山	石奮
公孫弘	卜式
霍光	文翁
蘇武	
唐氏小辨 目錄 關氏 申公 士	
夏侯勝匡衡	董仲舒
第四十九卷 人品辨得志統五 歷代君臣	
東漢	
光武	賈復
嚴光	嚴光种放陳搏三微
馬援不與雲臺	班超
外戚宦官	李固杜喬
梁冀	黨錮諸賢

蔡邕鄭玄

朱穆

第五十卷

人品辨得志統六

歷代君臣

三國

論三國人才

荀彧

曹操

曹丕

先主

孔明

司馬懿

關羽

晉

魏文帝

王祥何曾褚淵周顒阮籍

唐氏小辨
目錄

徐幹

諸葛誕

羊祜

王導

祖逖

桓溫

符堅

謝安

王羲之

卞壺

衛玠

石勒

宋齊

梁

陳隋

陶潛

王景文

檀道濟

韋獻

陳世祖

後魏顯祖

江總

隋文

第五十一卷

人品辨得志統七

歷代君臣

唐

太宗

王珪魏徵

十八學士

李世勣

狄仁傑

武后

婁師德

盧懷慎

玄宗

徐有功

張巡

顏真卿

唐氏小辨
目錄

代宗

郭子儀

陸贄

韓愈

裴垍

憲宗

白居易

杜黃裳

梁震

五代史

石敬瑭

王朴

馮道宋琪

郭忠恕

崇世宗

第五十二卷

入品辨得志統八

宋

歷代君臣

藝祖

太宗

曹彬

趙普

杜太后

范仲淹

仁宗

范鎮

范純仁

文彥博

韓琦

杜衍

寇準

王旦

張詠

李沆

唐氏小辨目錄

總論盛宋諸賢

五

馮京

歐陽脩

李中

李建成

蘇軾程頤

程顥

南宋

高宗

秦檜

胡安國

趙鼎

張浚

岳飛

彭龜年

魏勝

甘昇

朱熹

蔡元定

陸氏門人

宋末三忠臣

總論宋末事

金

世宗

元

世祖

廉希憲

伯顏

谷剌罕

仁宗

英宗

拜住

趙孟頫

嬖倖

賈瓊妻韓氏

唐氏小辨目錄

余闕

十六

危素

許熙載

虞集

黃昇

第五十三卷

人品辨賞志統一凡十卷

聖賢

聖賢上

孔子

辨五十學易可以無太過與春秋天子之事

顏子

孟子

第五十四卷

人品辨賞志統二

聖賢

聖賢下

辨顏子不遷怒而過

子路

子貢

曾子

閔子

冉伯牛

仲弓

原憲

魯皙

牧皮琴張

孟子

子思孟子考

孔子稱世家與崇祀考

第五十五卷

詹氏小辨

目錄

人品辨賞志統三

諸子

七

諸子一

管子

李悝

晏子

老子

廣成子

詹子

莊子

郭註咀英

列子

白圭

第五十六卷

人品辨賞志統四

諸子

諸子二

告子

鄉愿

許行

申子

商子

荀子

慎子

鬼谷子

韓非子

孔叢子

孔氏諸子

鶡冠子

尹文子尹子

鄧子

鬻子

尸子

子華子

關尹子

文子

王孫子

詹氏小辨

目錄

傅子

亢倉子

符子

公孫龍子

墨子

楊王孫

齊丘子

子莫

楊子

鄒子

虞氏春秋

孫子

吳子

司馬法

六韜三畧

握奇經

心書

周史六穀

尉繚子

呂覽

淮南子

陸賈新語

第五十七卷

人品辨賞志統五

諸子

諸子三

仙

原仙

論仙家諸經

論諸仙所傳真諦

論學仙正理

論存想之非

論運氣之累

論燒丹術女之非

論仙胎

論仙家去處

論受數

論飛昇

詹氏小辨

目錄

九

論離幻

論尸解與拔宅

於仙籍證仙成在積行

道家

符咒

受籙

報應與祭禱

第五十八卷

人品辨賞志統六

諸子

諸子四

釋

原釋

梵音

釋化

釋氏諸經品

文字即空性

辨惠能偈未見性 論佛學真路

論佛不能以一二世脩成

論投胎

論坐化

論持齋

論三教殊宗

波羅密考

菩提樹考

貝多考

釋入中國考

辨佛不必闢

論神怪得法

魔王法

白蓮教

第五十九卷

人品辨賞志統七

諸子

詹氏小辨

目錄

十

諸子五

董子

賈子

楊子雲未仕恭

楊子雲太玄

關氏易

京氏易

元包

火珠林

卦氣圖

乾坤鑿度

麻衣道者

王氏易略

焦氏易林

潛虛

極數

楊誠齋易傳

程迥古占法

趙汝楙易雅

韓詩外傳	孔子書大傳
杜氏春秋	劉氏說苑新序
馬氏忠經	曹大家女孝經
白虎通	應劭風俗通
張衡靈憲	桓譚新議
王充論衡	蔡邕獨斷
桓寬鹽鐵論	崔寔政論
王符潜夫論	傅長統昌言
荀悅中論	徐幹中論
曹子桓典論	嵇康養生論
唐氏小辨	主
目錄	
顧愷之定命論	劉寔崇讓論
裴頠崇有論	齊和造化論
梁元金樓子	劉義慶世說
天祿秘書	諸葛武侯文集
三墳	
第六十卷	
人品辨賞志統八	諸子
諸子六	
劉劭人物志	阮逸劉昉叙注
顏之推家訓	劉勰文心雕龍

抱朴子	陶貞白真誥
司馬子微坐忘論	天隱子
東方朔十洲記	王子年拾遺記
文中子	元經
孔穎達	陸贄
韓愈	羅隱太平兩同書
鄭伯謙太平經國書	張弧素履子
皮日休鹿門子文數	柳子
歐陽子	蘇氏權衡書
子瞻	曾子固
唐氏小辨	主
目錄	
呂居仁官箴	子由道德經解
晁氏法藏碎金	明僧紹正教
顧歡夷夏論	系欽山水經
劉道元水經註	陸佃埤雅
鍾嶸詩品	庾肩吾書品
孫過庭書譜	姜堯章續書譜
謝赫畫品	張彥遠畫記
郭氏林泉高致	韓純全山水論
海嶽名言	李仲賓竹錄
吾衍學古編	賈思勰齊民要術

陸龜蒙耒耜經

內經素問

禽經

九經

意林

隨巢子

胡非子

國朝諸子

宋景濂龍門子

劉伯溫郁離子

王子充厄辭

程克勤道一編

李獻吉空同子

何仲默十二論

徐昌穀談菴錄

何元朗語林

楊用脩瓊語

王元美內外割記

唐氏小辨

目錄

王三

元美稅苑厄言

張惟靜說林

汪伯玉大函

伯玉七論

吳瑞穀十二論

周元孚何之子

耿楚侗權子

王敬美損齋雜錄

皇甫子循解頤新語

胡參政衡齋

顧成憲稅林漫抄

張鳴鸞筆記

黎琥彤管遺編

第六十一卷

人品辨賞志統九

諸儒

諸儒一 戰國秦漢至初宋

孔穿

孔斌

荀況

孔鮒

張良

叔孫通

魯兩生

賈誼

董仲舒

穆生

轅固

申公

文翁

汲黯

石奮

孔安國

焦延壽

嚴彭祖

劉向

龔勝

唐氏小辨

目錄

王三

楊雄

鄧禹

嚴光

卓茂

鄭眾

孔僖

張衡

袁安

楊震

管寧

李固

李膺

范滂

陳寔

荀淑

徐穉

郭泰

黃憲

王烈

姜肱

申屠蟠	鄭玄
任安	姜岐
諸葛亮	徐幹
劉劭	杜預
劉寔	郭象
裴頠	謝安
卞壺	王羲之
范甯	陶潛
王景文	阮逸
劉昞	衛元嵩
唐氏小辨 目錄 王	
徐勉	劉勰
顏之推	王通
劉炫	房玄齡
孔穎達	宋璟
狄仁傑	元德秀
蘇源明	顏真卿
郭子儀	張巡
陸贄	韓愈
白居易	孫思邈
王朴	呂蒙正

王旦	李沆
王曾	范鎮
張詠	韓琦
范仲淹	司馬光
蘇軾	黃庭堅
諸儒二 盛宋晚宋	
周子	程子
程叔子	張子
邵子	邵伯溫
楊時	尹焞
唐氏小辨 目錄 王	
謝良佐	游酢
胡安國	劉安世
羅從彥	李侗
胡宏	朱子
呂祖謙	張栻
陸子	蔡元定
蔡沉	黃榦
陳淳	楊簡
文天祥	
第六十二卷	

人品辨賞志統十

諸儒

諸儒三

許衡

吳澄

許謙

余闕

諸儒四

國朝

劉基

宋濂

方孝孺

薛瑄

陳憲章

王守仁

周怡

海瑞

諸儒五

新安自宋至

國朝

詹氏小辨

目錄

詹以元

王炎

詹景陽

趙訪

詹以南

鄭玉

陳櫟

朱升

程敏政

第六十三卷

人品辨賞志統十一

辨孟子後道未墜地

叙統承一貫之真十二子

顏子博約

曾子忠恕

子思慎獨

孟子存心

孔明淡泊成性

王仲淹先恕

陸敬輿不負

周茂叔一為要

程伯淳忘怒觀理

朱元晦窮理

陸子靜收斂精神

王伯安致良知

第六十四卷

本願

詹氏小辨

目錄

王

詹氏小辨

畢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一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作者辨

昔吾夫子述而不作則以文武周公之道在人如誠道喪靡所可述斯茂叔不能無作已伯淳無期作者之林時然後言言斯至焉自餘則人人言亦人人殊彼其始念初分端若毫芒爾然乃醇雜日滋遂以遼隔第如牛山之木根同株

詹氏小辨卷之一

一

合枝葉猶或零落矧乃根株徙植名橘柚而枳棘其藂故欲弗辨而不可得也

作者辨一 大極圖 續圖新說

太極圖



續圖新說上

夫道貞勝乎天下過極而反至極而止

夫學止乎極而至矣不知其極往將奚止不知其止

至將奚立無立無止若板之蕩不反則及於溺反者

返也返而歸乎其實也在昔周氏以一實萬分理其

圖後世遂分而遺實逝而不反底止惡聲在言懼其

敝敝焉年與事俱極也夫是以萬反而歸之一一其

分之合止之所耶所故貴恒焉合故稱矩焉放則駸

駸矩而外矣反則駸駸矩而內矣聖人融乎是夫是

以退而翼翼焉藏其德于小心彼有憊憊乎慄慄乎

詹氏小辨卷之一

二

其為隱微之慎也則慎小也為放心之求也則求小

也小故物欲入之無從即焉物欲引之無從隙焉密

極也密極而體合體合而實乃罔遺于卷于舒我秉

其樞猶射百步之外而我持弓矢審固

嘗有味乎孟氏之言曰萬物皆備於我我本非他道

安得從人我本非二歸安得弗一我此之軀保合而

成無容漏焉生長而存無容間焉漏斯竭間斯繁夫

是吾安得不反而密之極

密極而萬變存焉機可以已哉曰無極何也易曰物

不可窮也故無極太極生生者也故知天下無無生

之理曰何也易窮則變也吾以是竟之彼天未生之前如是而已矣則夫既生之後奚改焉

夫我於天地一道蓋自古言之矣管子曰宙合橐天地宙合者上通於天之下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縱斯言之未信然而儒者與雜家皆言天圓而包地之外也天匪圓則其爲包也不固不有天爲之包則地之精氣不能凝而日月五星四時百物之精氣不能存也則是地輿所以弗之傾日月所以弗之停五星四時所以弗之忒百物羣生所以弗之止息以有天圓裹之也裹裂圓缺

詹氏小辨

卷之一

三

日滲以盡毀可翹足待焉是故道貴乎圓乃神神圓智方易貢行矣然乃退而藏之于密聖人之存乎不決不洩若茲也彼陰陽之無能測則所裹然乎夫惡

平聲能極之

夫是裹也將爲無乎有乎夫有之不能離無而有與無之不能離有而無也一也過而有之無已泥形茫茫大塊孰旋轉之過而無之無已墮虛芸芸百物孰恢台之豈其有象之有而妙之無無期自至然而莫知所以然者歟蓋神之所爲也精之極也

管子曰凡物之精此則爲生是故易有大極而不能

不生陰陽陰陽錯行厥判惟五五者生之竅歟竅竅而機發矣機發而欲生欲其人之生機歟雖欲已之不可得而已也然則人有生有欲誰能無之無之非人有之非道汨物戕生越倫喪_{去聲}我有之之害然哉則禽鹿也君子反所自始而觀我生於未生其無之乎抑有之也嗟夫我尚未生有將奚與_{音預}渾渾焉不着一物欲安從起由斯而言人未生則無欲已歟則無欲無欲人之終始歟夫是以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嗟夫人終始皆無欲乃其中能得獨縱

詹氏小辨

卷之一

四

內今也腹外則生於所感然也然求抱之而啼即止矣乳哺之而啼即止矣無意必也因感而動非貪求也若然者不識不知知識奚加焉故曰道生而有之由斯而談啼寒啼饑者性也動而有節亦性也節而能止止而不他亦性也假令墮地而不啼饑若寒必兒之病者也衣抱之而啼弗止乳哺之而食弗止必兒之病者也無病而啼弗止啜不已則怪物也若寒而欲求霧縠饑而欲求精稗則大怪也生來無是嘗又以胎兒論之彼其裹而無漏靈而無營亦云靜至矣然乃自結自長自堅自成不能爲淹速也歟日

至焉而已矣不能爲男女也任化生焉而已矣至夫
期及而解非解之也天機之自解欲已之而不能是
故其兒之墮地有生而無死則靜常然也自天下有
怵迫之徒而日遑遑焉男女之是計又日遑遑焉而
計變女以爲男又日遑遑焉懼以產爲產者害而多
計爲之所則有時未至而助之過時既至而趣入之
急已則不能自持人競以智相攪是以顛倒錯亂兒
之墮地多有不得其生者而母亦半與俱厄故知夫
死而動而得之者也生者靜而得之者也故人之不
壽恒敝之夫動而寧靜者多上壽害生恒耗之夫慾

詹氏小辨

卷之一

五

而寡慾者善養生

人之死也以氣渙而生也以氣凝故知夫凝者生之
理也渙者死之理也

渙之惟欲乎萬衆昏昏爲

去聲下同

欲而暗萬衆總總爲

欲而闇夫欲可以溢予情可以褫予魄可以膳予生

可以趣入

聲入予死

吾于生人大欲闔天下而各限之以其則非少之也
足之也弗限則無厭少則啼之而貪求生焉故少之
亂天下也多之亂天下也不思多不思少憲憲然緣
分去聲以足其生人各食其食而安其居雖有連廊四

注臺城層構我弗敢願也雖有熊羆鯉膾蘭酒露茹
我弗敢願也若然者于欲而不貪不已近耶不貪雖
謂之曰無欲可也夫聖人無欲以定天下之欲本未
生之理以奉有生之常而使天下悞悞焉各反乎其
所自始而莫知熙熙然若草木之順時曾不知秋冬
之零落與春夏之芳榮夫是則爲適而非順且寧

天下萬欲始于無欲天下至剛始于至柔天下至大
始于至小故知夫小者大之本也柔者剛之本也無
欲者萬欲之本也萬欲之與無欲相爲外內聚散外
減一欲內益一得欲聚之彼精散之此不可以弗慎

詹氏小辨

卷之一

六

也君子知慎之不可以已也故履地也如履水執已
也如執圭誠懼手足一失而顛隕無微也夫君子豈
不知情放于邪淫而志快於旦夕哉然而男歡不畢
輪女歡不畢席有前車焉故棄彼取此

詩有之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夫帝高高在上蕩蕩
其德吾若何能事之而與之合求諸蕩蕩求諸高高
吾罔所投其手足反而內觀吾見帝心矣心其慎乎
何以明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慎而不已若是坤
厚載物德合無疆非慎而德合若是天地之大不以
物小而一遺至於蟻蠊至於焦螟則亦小之極也而

德產必致之非心之至小而渠能也盛德大業至矣哉而天猶默然不敢一少出其言

夫探天不能得天內反而見帝心責人不能盡人內反而見衆心是何故衆與我同生於天其所本始一也內反而本始在是故予予心有戚戚焉嗟夫今天下人生壞壤疇不同我心之欲富貴久長然而天不能槩與之富貴久長也天豈靳之天固有所不能齊也天不能齊而矧於人乎吾且過而尤人過而怨天祇見其暗焉是自慰也

我知之矣易之卦六十有四天地之心惟復見之其

詹氏小辨

卷之一

七

道乃不出夫自知何也剛反也反乃生明明生一念爾非極天下之小歟小故無得而人之入斯有二無二無對獨立獨知奚諉奚待惺惺焉竟夕及朝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故有不善未嘗不知雖其來也不無十百千萬然而十之一其十也百之一其百也千之一其千也萬之一其萬也極天下之多得一而生我以一處天下之多靡物而不見一又孰辨焉故明之曰自知

自知自辨自責一何簡且易也人則惡平聲下同勝其責之一日萬衆一衆萬欲夫惡勝其責之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傳曰脩之身德乃真脩之天下德乃普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非求平於天下也我身乎也

嗟乎我自止一身身自止一心心自止一念念念我反之自則天下孰蒙其責不蒙其責故蒙其福祚彼人之有不平於天下也則好責人者之過也非人過也

夫有其身者以身私而遺天下侈其身者以身大而藐天下古之君子視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一能勝予視天下之匹夫匹婦有音預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

詹氏小辨

卷之一

八

推而內之溝中而敢責人

彼責人必自大者也惟自小而始兢兢焉其不敢肆君子止茲一念溥四海而周萬物有餘資焉故曰盡小者大慎微者著以故學問無他有他將日不勝其縷析暮萬朝千如空中之塵將置之則浮游無定所如木之鋸屑將滋之則細碎無定質彼其根徹土離日有槁灰而已如曰大行不小謹而可爲是植無根之木而欲其枝葉亭亭鬱鬱以拂層霄而垂茂蔭也必無之矣

夫根之不可弗理久矣蠹之瘁之則過作之念爲之

乎如以去蠹而生長之匪自訟之心烏能夫過見而云自與之訟則匪但知而悔之尔也試觀夫訟者兩造之心豈以片刻而可相容聚歛精神併智若力不立翦所訟者而弗已也然而不自反則過末由見而訟心靡自至不自訟則見卒空見反卒空反其若過作何良以人心之失也常失太過希有夫不過之時然惟不過而道乃斯存不過云何小心是已戰兢終夕而猶惕然寧容稍過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孔子之所以爲存文王乎夫是以從心欲而不踰人到于今誦之然則小心匪天之根耶胡生長迄于今

詹氏小辨卷之一

九

昔人有言心欲小而志欲大大夫大也豈能有增之乎其小通天下周萬物而小心恒在真真乎居其逸不居其勞夫是以內有靜觀而外無惑志以此致微而毫末矩中以此致鉅而天地古今賢聖之道舉則心小之極而神化固然

救火者令已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聲入使人則御萬夫嗟乎孰不欲御萬夫而究大略于天下欲以其功歸已故句雖有萬衆不知用之孰思夫已用之而衆爲之孰非我乎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

與音頂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繡紛英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不累其志矣然而爭勢爭名欲有甚焉爭名妒名爭勢妒勢夫名君子之欲也勢小人之欲也

欲之粗者名勢貨利易知也無事念起與起之似而失是者謂不爲欲則茲念何念也嘗試以賦受而論之人止一心心止一念則真常也無事生念加其常矣加常則失常學以保其常而已矣乃有耽寂而囂之厭者則豈不謂曰知然而既耽寂矣又厭囂矣之

詹氏小辨卷之一

十

念也奚事而有是哉夫好惡因事感也心則豈有好惡好惡皆去聲心本無之我自作之絲棼蟻亂囂寂交加非貨利名勢之類歟彼且自謂其是自謂其是又一念也而心三之矣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謂致一也夫心之德一則貫二則不貫豈矧曰三故學病多知以爲雜端木多識上聲下同夫子病之爲多識之破道也多識多念道將曷止去識去多則豈斷事絕物使形槁木而心灰灰則無一槁則不貫曰一貫非槁灰可知也良以心之多也不多外之物而多內之念妄億過想妄求過貪咸自我作不由

物至收斂精神凝聚專一任物之來施之一直斜枉詰曲其何能容則豈物之能無斜枉我自無斜枉耳聖人推不踰之矩於從心心豈易從即心即矩故可從也功夫迄此周匝圓滿譬彼瑤姬天然質合增以一分則過長減以一分則過短誰能增減之增減悉妄也故立此易有命之曰立人之道可弗思夫音不立是人身而禽鹿同行音杭爾其將歿之散人也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多慾多念則奚以異夫物之變而魂之游故夫精斂神凝肫肫自在仁存茲矣夫子謂仁者靜其不遷之云乎謂仁者壽其不息之

詹氏小辨

卷之一

十一

乎不遷不息寧獨仁者之心然哉朱元晦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常運常發詎有使之比如人身血氣晝夜運轉曷嘗止息匪有能使之然也皆自然也其一之所貫然耶使則亂于意遷于強聲息必由之矣有事勿正勿忘勿助其登自然之塗歟

曷云有事亦慎之常而已常則內得內得則物不得亂官官不得亂心是故精將自來而神將自止慎與敬異乎其揆一也慎不已則敬止存乎是然則勿忘勿正勿助云何不著於物而已矣譬如車

行一物望之則輪礙而不能轉運礙而必行則車爲之覆矣不能轉運疑於忘必行則正助矣正助之害始望可欲而畔岸於好去聲智

好智而智有所必不能窮則滋惑是徒瘁也故吾語久而直以生見之語神而直以人見之語未來而直以見入聲在見之

或問吾未生身之前爲何則應之曰父祖問父祖未生身之前爲何則應之曰天地夫吾之未生之前之爲父祖父祖未生之前之爲天地也可知者也出此則不可知即欲知之弗能知也故不必知求不必知

詹氏小辨

卷之一

十二

之知正助甚矣雖智力俱極乎曷濟而世儒恒蹈之而恒弗自知之

夫生機之至妙至妙者知也好去聲則機多爲械矣樂入聲而忘焉斯爲真知乎天地之心心生物也父母之心心生子也夫非其知之至者歟然乃知不得而與預音之自然而至莫省所以然而然何也反身而誠機不能以自己也

知而過求之不可知事而過求之不可能其勝心之所爲乎天下紛紛孰非好去聲勝而來匪心也氣也始以氣乘既以氣使終以氣迷久斯爲習矣習則祇

見其是騰騰燄燄益以快愉或告之不信而且怒焉故習心最難除矣除之無先定氣釋氣觀心非致虛效果烏能蓋所以名之剛果非敢于使氣而謂能也謂降平聲下同已難降之爲能也非隨俗遂心而謂能也謂去染若蔽之爲能也非仆衆獨賢而謂能也謂內自不負之爲能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其天之知乎乾知大始始在知在無始則無知人不肯謂無知又不欲安目前之知大自詭誕厚自詭蔽欲衆莫測其所以知則盜知也又或甚之已不知

詹氏小辨卷之一

十三

而嫉人知已知之而幸人不知人知之則謂否已知之則謂然斯其以知爲大盜也若然者禽鹿不爲學而知已之假則近真矣知已之非則近是矣及其至之則知化顏子之有不善而未嘗不知是顏子之異于諸子也以知也然而顏子之異于夫子也亦以知

夫知之而不足于目前之知不知而強上聲謂知之至彼何心哉心失其所放浪而不知爲之止也故大學善歸夫伏音在止學之道不在卽失不止卽過能止而在於積極庶幾乎故天地聖人之化翕聚爲恒發散

其不得已也不得已于發而發之則無過彼好勝者皆得已而莫之已自趣入聲窮極欲復何之故知好勝之爲不勝可與共學矣

詹氏小辨卷之一

十四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一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作者辨二

新說下 通書說零

新說下

曷謂一爲太極薛侃曰數始于一中于五而一又居五中洪範以中五爲皇極故以一爲太極予謂不然數未生前天地混合未判一自恒在夫何故彼混合必合爲一也豈能逃一而別有所立此一竟先後天

詹氏小辨

卷之二

一

而不化不以數生而有數未生而無亦不以數盡而散蓋天地大造真種子精之至也理之極也故曰太極孔穎達正義注皇大也極中也儒者交然之乃走則以爲皇者天下之共主也主一立而萬事畢自此乎始極者事理之窮極時也窮于上必反於下是極乃所以生反者也反何也反窮而變爲不窮也生也由斯而談太極是有者故夫子言太極而曰易有太極政爲乾坤未判之際畢竟有物混合在不可謂爲無也故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暨夫混合既判乾坤之氣日夜生發其源仍自先天混成一點真精中生

發出寢生寢發未免寢日以耗其機亦與人之精勞神敝一爾大諦有形自應至此故勞敝之後須復反而寢寢入內收斂混合于所謂真精一點者又積聚圓滿以至於極而後之開闢乃始有本人心凝合精神亦復如是故予以慎密之極至爲得一而指之曰小心云彼謂心爲太極亦幾而見之特未深徹似猶落言詮也

夫子不云皇極而云太極尤有深意按太之義諸字書皆曰大也極也又甚也過也說文云省古文太字作太走謂省者之意極精非徒省也易曰窮上反下

詹氏小辨

卷之二

二

故受之以復今于大下綴以、宛若不食之果在不曰大極于上而小復生于下乎物惟小則浸浸可大故無窮極之地

釋氏要覽云太者簡小之言老子曰常無欲可名于

小

太極之名非創自夫子也漢書天文志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是謂北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注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以其居天之中故曰極以其能正四時故曰辰王梅溪曰北辰不是北斗蓋北辰居中不動而常靜故以象君北斗以

斟酌元氣故以象尚書由茲言之中可以言理之極而極不可以訓中陳北溪曰極之爲物常在物中四面到極至無可復去是也夫以天下萬有之物及其本至于十而極盡再無可去故立以爲天下之極則其體恒若在初罔敢偏倚然者大諦人之初心必敬慎罔敢或過過當皆生於滿盛後一爲數始有初心之義人心但弗過當便是在中予于太極而謂爲在中之極者慮其過也

端法

乾鑿度曰大易始著太極成

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則夫逆數者生數也譬如

唐氏小辨

卷之二

三

一物而發散之則順順而不反則窮矣君子知道之不可窮也故行有不得而皆反諸己人之情惟責人則順而快愉令反自責則逆矣然惟反自責心乃感動而弗忍過當是生機由反自責著也故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或問太極與陰陽之氣有先後否曰氣亘先後天而無間歇無間歇則無後先理即存夫氣中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如謂理先氣後則先離矣此必不然蓋謂之氣其行自不能無長短清濁升降強弱勝負屈伸之差理即所以理此者致

其行之而順序即謂道爾其在人身生存者氣也生存而氣之所爲流行不差則理也太極生陰陽蓋不能以動靜分如人之成男成女咸得之乎其動者也若以動爲生陽則宜皆成男矣而何以又成女乎大諦陰陽錯出陽伸則陽爲主陰屈而輔之陰伸則陰爲主陽屈而輔之此陰陽之別也詳辨在理氣中

自昔開天生民肇自作易易者剛易而柔也進易而退也晝易而夜也生易而死也是剛生柔進生退晝生夜生生死不易則窮是死道也天地人之真機然乎而二氏乃言不生言寂滅言死寂夫寂復何有而

唐氏小辨

卷之二

四

猶然曰滅灰復何滋而猶然曰死豈其以死爲道之極也夫死灰之與生生相去遠矣

夫易必死生二者相推而後有易易誠死生兼之矣顧乃不言死灰而曰生生何哉夫推非自推爲

去聲

下同生推也爲進極當生退而推進也爲剛極當生

柔而推剛也爲生極當易死而推生也非死之也生之也不死不生推乃所以爲

如字

下同生也易不主推去

者爲易而主易來者爲易其見天地之心哉

凡天下物有生即有死有死即有生二物相對定自交易是交易其常也故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

易也乃釋獨不然惟死故無死惟死故又無生無死無生匪惟無對卽一亦不着老氏欲長生是著生一偏聖道當死而欲無死所生蓋是以理為主實則生死一無所着者也乃釋則并理不着

老氏以無爲宗釋則并無不着

無極言自老子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于無極葛玄序曰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始終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郭子玄曰冥乎不生不死者無極者也孟仲子曰大哉天

詹氏小辨卷之二

五

命之無極朱元晦曰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豈以老氏爲諱耶顧周之圖議者亦云傳自希夷道固有言同而旨各別者

老氏於陰陽必居陰於有無必居無於上下必居下於進退必居退只就下一偏卽其所謂歸根復命復命曰常者也故曰知其白守其黑豈以黑爲無極耶故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然黑與聖人之密亦若相似而非

朱元晦解茂叔中正仁義爲元亨利貞或問茂叔何以不言禮智陳北谿曰禮智較寬中正則切而實誠

如是也何天之四德而乃有不切實之禮智乎要以茂叔所言之仁義禮智存焉其詞旨亦與立天之陰陽立地之剛柔一爾綴以中正兩字則明其爲中正之仁義非偏言之仁義也

伯淳爲

子厚

著論而曰定性蓋自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爲言也然以孟氏所性分定與大學定而後能靜之言味之若有辨焉蓋中正仁義者性也性本自然云性定則自然者也而云定性不已涉人力乎云定而能靜則漸功也而云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不已復乎蓋人至聖人斯無定無不定無靜無不靜無極無不極故曰一以貫之若曰定以中正仁義而又曰主靜立人極不知本靜則定復何用本定則定將何加

詹氏小辨卷之二

六

子厚云定性未能不動猶累于物蓋未見性命之自然而人力求之也人力烏能不動是說定時已自不是定矣走謂定性之云必後人因答子厚定性之問而爲名篇云云不然伯子豈不知性者

顧長康有定命論而定性之云古惟道家廣壽子有語祝融氏曰定性于天是謂無有定本北方宿營室是也星昏而平中爲夏至十月蓋歸根復命之時

孟子論性分定而必證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大學言定而必本之乎知止蓋富貴人生大欲也貧賤人生至惡也誰能不動心於茲茲而能止是定也

定於二氏詳言之剖在毫末間爾司馬子微曰定者出俗之極地入道之初基遺教經云心在定故能知世間生滅法相又云若得定者心則不散故善脩禪定令不漏失是爲定惠能弟子玄策問智隍云汝云入定爲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

詹氏小辨

卷之二

七

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卽非大定昔二十四祖詰化習定者達磨不服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旣至於此胡云習定達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有處所祖曰仁者旣來其習亦至旣無處所豈在人習達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達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達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

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開悟心地乃始朗然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卽不垢不淨非淨非穢無善無惡之云習則是以定爲淨而求入之而不知定之無習也習之爲着也故盧惠能曰性自清淨起心着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着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如脩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惡聲思卽是自性不動廣成子之窈窈冥冥昏昏默默與老氏之和光同塵皆是不分辨是非善惡若儒者之不見人則未嘗無是非善惡以此心生來有是也故曰惻隱

詹氏小辨

卷之二

八

之心辭讓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但不以物易心卽名爲定耳是故非禮而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若彼則目不視物耳不聽聲立道原自殊也是以一切作用各各迴殊如我之繡裳當服曷嘗不服但不必於服而已淑女當速曷嘗不速但不必于速而已常珍當饌曷嘗不饌但不必于饌而已蓋行乎繡裳淑女珍饌之內而心凝然旨在無過差而不在斷絕在定情歸中而不在無情七情五欲一切具在弗繫之而已至于父母兄弟妻子則孝之友之和之烏忍與之脫離離卽失道不可以爲仲尼弟子蓋卽情安道

也以故中在未發亦不離喜怒哀樂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誠以人處人倫中何能去情去情必非人也彼以念為輪迴種情為罪苦根言亦未為非是但以其根種之難除也而忍于離脫之無間是非可否繡裳必擲而衲衣淑女必推而鰥處常珍必覆而蔬食主于斷不主于合主于無情不主于當下同情非情非理無欲無當就以父母兄弟妻子至性亦斬然抵絕任其生歿得失不復與關關即失道不可以為釋迦弟子由斯言之釋氏悟了在此定不是淨而其所為與我迴殊亦即在此惟如此故不以行孝

詹氏小辨

卷之二

九

悌為善而以脫離孝悌為至耳然則忍與不忍之分蓋儒與釋之別也歟

釋氏不見人之是非善惡惡

此惡去聲

患即是自性不動

亦與儒者之為

去聲下同

已似同特是為已而過之過即

空虛寂滅也吾道無過言言念念咸在實際如孔子

于天不言其沖漠而言其物生時行于道不言其虛

無而合形言之曰形而上于仁不言其廣遠而續指

人身言之曰仁者人也于易不言上太極一層而只

自易有太極言之故曰孔子是言有者有者實也曰

何也聖人懼空無之以茫昧恍惚離去天地實體使

人駘蕩而不得尋之而靡有端崖故弗言也言無自諸子始是以茂叔之無極予直以不窮明之要令人勿之有惑焉而已

友人有唁其友之失子而為書者曰郎君之變為人父者安得不痛哭但恐未有形骸之先原從何來形骸既化之後復從何去總是一空原無生歿思至此則憂苦自消耳書成占占喜曰痛快而以示予予謂非不痛快道却未須說到此也聖學只就當下現在令彼哭泣有限而止爾止者道之歸宿過此更無去處去即落空墮無唯此處恰實在也今若以無生歿

詹氏小辨

卷之二

十

為歸吾懼他日流弊必將有斬然不關意於父子兄弟間者聖人雅不言無政惟慮此耳友曰有限而止得無太粗將性命之不在何予敬對曰日用之汝孰非性命者不觀天乎四時之布月三為限限給而止未少過也人身之生竅七肢四為限限得而止未或多也又推而大之天限于覆而止地限于載而止又反而睇之目限于視而止耳限于聽而止手足限于持行而止又外而博觀之鳥獸草木何物匪限何限匪止之道也言說無煩裁成罔事詎有使之默然而自由于限默然而自歸於止無不已在其中耶是天

所安排分所風定不曰性命而謂之何哉如必言之
未骸之先與既化之後是離人身以爲性命也不知
無人身而性命其焉寄焉音

雖云天下萬物生于無然究竟何能離有如草木花
葉冬盡無矣春入忽復又生孰不以爲生于無然其
生也以有根柯在亦有不待根柯不待種子而生者
孰不以爲生于無然其生也以有地之土氣在如無
土氣必非江心生樹而劍鋒生草可審也卽如無天
地而生天地以有混元之氣在也若無混元之氣能
生天地否乎今世談道者藉口夫子之空空以爲釋

詹氏小辨卷之二

十一

之空藉口夫子之無意無必以爲老之無不知夫子
所謂空空只是公平洞達心不以賢智鄙夫而異竭
爾若母平聲意母必之母自是如字爲禁止之義注
曰作無是朱子過意蓋言學者于意必固我須用禁
止如顏之四勿曾之忠恕並未離禁止也夫子獨絕
去禁止而入自然且也夫子所謂母意必亦是禁止
作意之意與期必之必耳不然既母意必矣胡然而
又曰聖人之意不可見曰必世後仁曰必也正名母
固我矣胡然而又曰君子固窮曰寧固曰莫我知曰
唯我與爾有是夫亦唯是真意不可晦故曰立象以

詹氏小辨卷之二

十二

盡意定理不可違故曰造次顛沛必於是確志不可
眩故曰貞固足以幹事在我不可失故曰求在我如
顏淵歿子哭之慟而爲去聲下同心服子喪他日弟子亦
爲夫子心服父喪皆由本心無能自己惠能滅度則
戒弟子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着孝服非
吾弟子亦非正法但戒令識自本心見自本性而究
竟其所謂本心本性則曰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
無非無住無往蓋總之爲無仁無不仁之云者是以
于凡心性所不能自己者而一切已之若吾夫子則
以所不能自己者爲仁而謂之本心本性故曰欲仁
也然自最上一乘而觀夫子比佛多此一欲自中道
而觀則佛比夫子少此一欲蓋夫子所立人道也詎
肯離而上之哉要以離人言性卽非性離事言心卽
非心吾懼世儒徇以茂叔之定之無極混二氏故申
辨焉蓋吾道之定與不着定與無極亦若與二氏同
乃所以不着定與所以無極則毫釐千里矣
學了一心而已心本不動動於意意本不作作於我
我本無我生于好惡並去聲只觀聖人于意則言誠意
于欲則言欲仁並是自一念端苗上去有我我之
念分物我無我之念通物我故以分爲別念通爲本

念本念不可息別念不可作故箕範諄諄爲作好惡

戒人生除物無交物除好惡好惡並去聲下同無復事道失只

緣好惡失譬如美惡如字具在好惡分矣然何能必美

之歸我也得失具在好惡分矣然何能必失之歸人

也惟天只自生物曾不以愛憎而貿亂百物之真是

以聖人雖日億千萬人億千萬物心惟反已一念子

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

者加乎其身皆惡已身之不仁而好已身之仁非曰

好人之仁惡人之不仁也夫不已德之好而人之好

唐氏小辨卷之二

十三

則好在外矣不已惡如字之惡而人之惡則攻已後矣

凡已念上少有毫髮涉人並是貳心曷謂貳心言本

心弗獲自作張主亂爲情意驅使是以喜怒無常遂

拂人性而乖倫教故王道只自平平既無可怒亦無

可喜何用更說痛快痛本非快快而曰痛則孫盛所

謂理外求奇者爾故未免作風波于世上

平平故不作風波在風波而無風波萬變皆坦然故

立以爲民生之極彼作風波寧獨貪夫壬人挾詐乘

權爲然如生於人常也二氏一念特異欲脫離之遂

并親戚離脫任其生於禍福親戚必有弗獲其所者

是以君子平已于人而罔敢特異同行音航天下壹之

乎中和故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蓋咸適于平平爾爾也如不然者上下之際不生

喜好卽生怨苦安能彼此不識不知

昔吾夫子以學之不講爲已憂學誠不可不講矣但

或講之口而不講之身講之身而不講之心斯亦詩

書發塚之類也則不如無講已矣何也彼不講而于

吾之學奚損于學之名實奚紊也惟夫係聖賢之藉

而以學顯名當世顧乃道聖人之仁義而情繁釋氏

之因果又非欲領之以出世也藉彼餘吻思以軼衆

唐氏小辨卷之二

十四

顯學將爲獵名干澤之資彼于佛律已好之矣乃又

內恣貪婪伎害之性外以厚貌飾說籠罩上下而陰

以橫行其胸臆見一可欲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幻變

是非作惡作好好惡去聲苟得遂情快志雖殘親戚而賊

知友弗顧也此則所謂留人以若所爲適以胎殃踵

禍卒何救于敗亡卽幸身免刑辟名必終喪夫何故

僞靡久而不彰顯也致其機械露肺肝見羣譏衆評

甚于刀鋸與死亡奚異僞學足羞吾深恨焉循所自

始則不勝欲物一念鼓之是以君子反而慎自辨物

苟物辨之弗慎凡學皆僞也凡講皆欺也蓋真莫真

于自之心自慎而辨哲矣物能溷焉于以因應于以退藏定極斯在八荒九洛函之乎寧一故圖可以無畫而說可以無演也不爾即號平聲于衆曰吾圖見先王吾說擴前聖乃參驗而不快于心行則尚口之徒相與樂之矣其去臯音奚能以寸

通書說零

子思論至誠之功用曰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故茂叔易其文而曰至正明達誠不至將一物厚一物薄烏覩夫各正各不正則不能成章又烏

詹氏小辨

卷之二

十五

覩夫明達譬如人身二臂兩足左臂重綺而右臂百結右足草履而左足珠履已心必自不安不安之心匪心之誠至者而何蓋真心也人惟視百衆之身若已一身有不給即爲去聲不安而汲汲乎其給之慄慄乎其懼或傷之誠不已在茲也耶

夫至正明達直也天地之化一直施出無復回曲孰能奸之夫是以巍巍乎高哉不可度思故曰如神夫誠而如神斯至矣

朱子曰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分明于此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

下平如激湍水自己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語聖人而曰誠神幾豈誠神而猶有事于幾歟易曰知幾其神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然則不知幾不足以謂之神學至乎知幾之神必無事矣神不可知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幾將奚綴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日日用之是日新之盛德也書贊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諧者和也然則德不允不足以謂之迪不迪不明不明則乖和靡自致矣

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冲氣既生之後亦此冲氣爲用乃爲不失其所以生之本

詹氏小辨

卷之二

十六

素問云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無恚嗔之心故用以和爲貴和乃見德夫子不怨不尤用而和也和本自然非勉而中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曰予平生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此言可以養德非直養生也

客有問于近溪羅子曰養生家守中之訣如何羅子曰否否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塞兩間彌六合矣柰何作此業障拘囚于鬼窟中乎客曰然則調息之術

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客曰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脩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室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

調息守中皆有心也有心便不是和唯如近溪子之言和不期而自致矣元氣所以爲太和亦惟是無心而充塞周盡無少違欠物物各自得之

曰剛善柔善卽太極圖說所云仁義也曰中而已矣卽太極圖說所云中正仁義也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去聲而欲致治者鮮矣蓋不若禮從宜事從俗之爲從夫時也夫古禮古樂烏能宜

詹氏小辨卷之二

十七

之于今如有王者稽古定制亦惟其時而已時爲大則古有所不能拘孟子論好樂好樂並去聲無問戚英韶洛音而要其歸于樂之同論喪禮無問天子諸侯庶人而要其歸于色之戚斯觀其深者

治在有其實而已民志定民居安民心悅民願足實也無實則籟翬羽籥胡爲

天地和則萬物順而鳥獸馴豈欺余哉予每于早朝昧爽入午門見鳥羣百橫飛當過必從中一躍直入當殿庭前盤舞數十刻乃橫飛過非有太和鼓之能然哉是無待簫韶奏而率舞日百羣也

鵲鳴人喜鴉鳴人憂彼寧有知由一氣鼓之無識無知而自至爾人與物同一氣于天地間可證也夫一悲喜之小而物尚同然若此矧中和之致者乎

京氏易傳曰四方常有大雲五色興而不雨下有賢人隱狔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彼不知而由乎是孰使之然哉

伴侶曲玉樹後庭花當時道路聞之悲涕誠哉樂去聲同之感人與政通也然而後世音感無恒喜感益喜悲感益悲感亦一無恒心亦一無恒樂未當去聲夫中聲耳中聲無喜無悲一本太和鼓出太和天地之恒

詹氏小辨卷之二

十八

氣也不爲喜增不爲悲減其通于入也不識不知而已夫子聞韶而不知肉味心與化而聽與忘也曰化曰忘知安從生乃今解者曰學之三月而不知肉味抑何淺之乎言聞哉吾至聞韶而知夫子耳之順心之不踰也踰斯知味矣

虞廷之化成于樂乃樂之極致則自琴瑟而簫簫而歌歌而賡之再而無容言則止于欽而已矣昔人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漸近自然之旨蓋本諸此也然乃自然之所以爲自然則以始終乎欽得之

詩亡而騷興騷楚音也楚風深怨和平之故改夫夫

感之易也莫易于怨故後世好焉而多怨聲以怨爲
好去聲則亦所謂痛快者也夫怨聲悲聲也昔師延爲
紂作清商之聲其聲最悲師曠曰此亡國之聲不可
遂也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然而清商之悲不如清
徵清徵之悲不如清角郢中之高調而曰引商刻羽
雜以流徵則悲聲之繁靡極矣故人易于感歎而迄
今傳以爲高嗟乎吾觀後之所爲好音者而知後之
人心悉怨也彼不怨不尤之學幾何而可以再見于
今

詹氏小辨

卷之二

十九

曰一曰要有以異乎夫要猶政之有柄也一猶柄之
有君也政出多門主失其柄一國兩君爭何時定天
清地寧侯王以貞得是則成不得是則傾夫一猶馬
之有韁舟之有舵匠石之有繩又非枯靜也非死守
也萬變而萬有餘合何也萬衆同體之萬衆同然之
欲無合而弗可得也其天地人之至常至常者歟
羅修撰念庵有言在山在家無所去取內境外境本
自相緣心既有擾須以靜除欲其盡除必令盡忘內
外兩忘動始不動味此則一爲一而要可知也
曰乾乾不息於誠必由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蓋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脩之實也實至而誠可幾矣

荀子不識誠故謂誠爲養不知誠以養至也伯淳謂
誠無用養走竊以爲至誠者至聖也然亦有聖人之
養焉不然彼之日新日躋日懋而日競競者胡爲哉
將日有養也日養則日盛夫是以曰無息弗養則日
搞搞斯息息烏有誠也

誠自不息不息乃所以爲誠故謂至誠無息則可今
曰不息於誠將謂誠亦用力求至之者耶稍涉人力
則便不是天命本然即養亦匪用力求之者

夫誠之至而不能一日無養猶人之生而不能一日
無飲食也然而學人之養也養以靜聖人之養也養

詹氏小辨

卷之二

二十一

以無動無靜學人有所倚而聖人則無所倚是自然
之養也猶人之日用飲食而莫知所以使之也故其
養人不得而名言之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君子進德脩業孜孜不息務實
勝也今日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曾謂務實
之君子而猶有是心乎蓋實莫實于己之自知彼十
目十手之畏畏已知也非畏人知也惟畏已知而念
念始乃着于己畏人知則爲人矣爲人失己奚其實
奚其善

凡物唯己自知自見則掩蓋靡所容矧此之知又不

但已之目見手指而爲已之心見心指則指視之切之實無以復加故曾子爲去聲學人提醒此關欲令專致內務也乃今之學人過畏人視而弗畏自視過諱人前而弗諱自心以故閒居肆爲不善無復愧恥病坐不自反爾反乃自見見乃知恥恥者改之端也孟子言樂之莫大則本之反身言身之無患則本之反惟不自反而始有人知之畏內負外而烏得不至于恐恐

茂叔以恐恐然畏人知爲遠恥吾懼恐恐畏知之念爲心恥矣夫心恥爲最而形恥次之

詹氏小辨

卷之二

二十一

宋學自茂叔引其端于程伯子而示其的不有伯子吾不敢謂宋學之大明也支之衰之自叔子始子厚之有不支者伯子之啓憤也走誠不足以知之然而間有一得于千慮竊謂宋世諸儒之功伯子爲最大矣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作者辨三

發踪至論

發踪至論

定性論

體仁論

夫論道而不切至徒以雄詞瑋句豁人之目警人之心及夫學道者欲領其要而從之卒如搏影而莫可藉之手是謂景象非所以語於至見也歷觀宋世作者于以破迷而睹其實啓塗而指其歸其惟程伯子

詹氏小辨

卷之三

乙

發踪至論

之二論乎蓋一代發踪指示之儒有其論而世以昭昭無其論而世以昏昏匪徒文也予是編特爲二論立例若等之經而標之以爲的考何也爲二論昭徹不言鴻遠幽深而理具在又其實可資匪徒爲言說也其學雖出茂叔而青于藍如茂叔語聖加幾于誠神上語道加無極于太極上豈不謂至而又至然驟而誦焉徐而思焉得無疑乎要其致固不出中庸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至誠如神之語乃子思則以至誠之知幾而贊其神其合下也直而明明而信今神而又加之幾太極而又加之無極

理固甚深微妙實則費人思索學人不察反有沉空墮虛之想使其身終不得而至之則老氏玄之又玄者之究竟也走也蒙不知量竊謂道而至于太極至于誠神靡可加矣加之即不是即如無欲故靜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之云豈不醇乎醇也然乃始學無柄可持惟茲二論則一注視而入之戶登之堂居之室昭如可造無須索塗問主更煩鬼危音說臆測故以為至也

定性論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

詹氏小辨

卷之三

二

發跡論

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

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去聲下同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去聲其鑒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

詹氏小辨

卷之三

三

發跡論

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易發難制惟怒為甚第令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一語是孔子真道脉誦之戚戚然若有領也惻怛之根苗實於是乎植之子淵之仁亦唯是之不遷而已論語第一篇首先論學其用功亦只在悅

樂音洛

後同不愠之中

王文成曰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

薛文清曰人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觸怒乃能為人所

不能爲之事

張平叔曰妄念莫大於喜怒怒裏回思則不怒喜中知抑則不喜呂巖云吾劍一斷貪嗔二斷愛慾三斷煩惱楞嚴經云瞋習交衝發于相忤忤結不息心熱發火鑄氣爲金如是故有刀山鐵樹劍樹輪斧鉞鎗鋸如人銜冤殺氣飛動二習相擊故有宮割斬斷剉刺撻擊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瞋恚名利刀劍菩薩見瞋如避誅戮金剛經佛語弟子云如我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我于爾時無我相去聲後同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

詹氏小辨卷之三

四

發露毒論

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二氏蓋並以忘怒爲要但彼忘怒不論是非卽當怒不怒無論刑殺他人不爲加怒卽被人無故而支解自身亦聽從順受故謂過爾如孟子橫逆一以自反亦是忘怒觀理蓋一念念惟懼已有慝作也及反而忠橫逆猶是便應與之相忘方是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孟子到此輒指爲妄人抵爲禽獸校之迹具在顏子犯而不校若虛若無此顏子之不遷怒也第猶有若虛若無若不校者之可形容如孔子畏于匡逐于宋圍于陳蔡

任彼圍且逐而我自弦歌鼓瑟任彼逼害而我自微

服而過既不比之禽獸亦不任從支解此見聖人遇

難去聲惟是爲已之所可爲人不能害則已爾夫是以

曰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謂退藏于密也

釋迦任王支解是死心後事聖心生生而不死以故

當怒則怒第其怒也以物當怒生生之心未改也適

當去聲而止匪有加于當怒之外也故曰怒亦自太和

之氣發之如此乃謂之順理而曰無人相無我相若

當怒不怒則非順非理矣太和之氣與喜氣殊喜不

當亦是失平乖和

詹氏小辨卷之三

五

發露毒論

原天地間只一太和流行今乃有不平不和之人衝激震盪其間理自不能不剪截之矧太和本自陰慘陽舒會合而成陰慘其能無哉但不可過爾以舜罪疑惟輕之條觀之不惟怒不可過卽有怒而忘之亦自是好生本體故曰怒其不得已也良以舒慘二者偏用則反爲病天下事自有不能不怒者不怒不平故怒大歸聖化喜居什九怒居什一故以怒爲變而以喜爲常譬如一炙甘九辛一味之適口苟辛投其九不惟不適人且哇之如堯舜舉十八相去聲十六才子二十二岳牧賞善何多也而怒止四人而

已聖人喜怒之情固可考而原也

舜曰庶頑諷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音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然則聖人之不得已而怒也非怒之也愛之也愛故如是委曲以全之故曰欲並生也乃不仁之人而怒必委曲以求殺之矣此則所謂鑄氣爲金刀山劒樹斧鉞鎗鋸者也

無喜無怒心之體也卽此是心之理故曰觀理言理本無怒也無怒卽是定如文清公所云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觸怒則本體已着第忍使不發耳能忍與觀

詹氏小辨

卷之三

六

發露論

理迥殊能忍卽不發怒自在心未能遽釋觀理則見已怒之不是又見怒不當以關之心以故惕然省悟釋然消去與怒俱忘靡復痕迹而性心無怒無喜之本體復在所謂誠敬之存卽此故以謂之定而爲仁夫旣曰存曰定矣則何須防檢忍固不足言也惟不須防檢纔乃見忘惟不須防檢乃見本明恒在明自解解觀二者實力與不費力之分居然在眼雖然怒豈無由而遽能忘理豈無由而遽能觀惟是素心念忿無刻不在反已故于此時遽能忘而觀爾不然湯沸火炎怒之爲也何從而忘得來又何從而遽得來

彼造次忿恨中又烏知有觀然則誠敬之存與不存正惟審此爾故但有怒而未能遽忘卽便是誠敬怠散爲未存之驗也未存理終與我爲二以故怒焉而不之覺不覺則奚取于觀乎觀非觀物之理觀已心之理也故曰反觀此觀不必着力以理本在內亦無不明者着力便屬窮索與防檢強上聲制之私由之矣心旣無惡去聲下同那得復有惡外物之心纔惡外物便是心動于物原其惡之所始蓋爲見物或致動心而怒發或致牽情而內呈故一切外之則二氏之爲也若吾道則不必外之而自得定者此定難于二氏

詹氏小辨

卷之三

七

發露論

子厚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于外物則憧憧于定與不定之思無物而心先自動矣如此而物來能有不動者乎此由骸其心而未能性其心然爾性其心則心不爲物而卽爲道道者天地人物之定理理無不定旣已存此定理復何動物之有子厚政坐未存而徒窮索防檢于動止言默之間如此則烏能定不知防檢窮索已是不定之心此與其學恭而安同病轍爾蓋說學便不是安安豈待學也說着力便不是定定豈有着也以此不能得定乃惡外物是又于不定上動一惡而不知不定之不在物也爲累曷甚焉

體仁論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音洛下同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去聲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益良知良能不喪去聲失

唐氏小辨卷之三

九一發露

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伯子此篇為訂頑見大而未示要領故直以要領指示欲令下平聲入者得竭力於循循以實其體目為補訂頑缺略可爾非注解之謂也其曰學者須先識仁云云蓋為去聲學人之未識者立言彼始學既未能存又未能識將令向何所發軔乎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當共學適道之始可能離識也至能立而乃存權則

大權在握變通推行唯我矣以故父母則孝兄弟則友高年則尊孤弱則慈顛連無告則周恤而加矜真不知此根之從何來此機之從何使何處着得防檢窮索豈不是良知良能故曰元不喪去聲失此惟伯子自真能得故言言款實如或形容擬議光景宛然及捉之而莫得其蒂搏之而空有其影此則謂見爾耿楚侗先生乃謂伯子此論為未脫見而著論以正之曰明道云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此為訂頑一篇註解耳由孔孟之言觀之此語亦尚屬見也何者吾人見得萬物一體而後體之其體之必

唐氏小辨卷之三

九一發露

不切猶呆子想得父母為至親而後孝其孝之必不至彼禹稷思天下飢溺豈是先識得萬物一體意思去聲乃如此耶故妄謂識仁之說亦尚屬見不如孟子知皆擴而充之云云意指更直截簡明也今學者說到此處似能領會乃反身行事便自相左可知學凡落見便非孔孟真血脉也昔象山謂予不說一敬仲常說一便是一障陽明先生謂慈湖見得無聲無臭之旨未能忘見未免為無聲無臭所礙二先生之語先得鄙意同然走謂楚侗先生此論若以論仁之體論知皆擴而充之之簡明直捷則誠至矣第以此斷伯

子之尚屬見卽我不能無疑何則見有實見空見身
未有之而徒以知見想象則空見也若實有之因感
而直指示此豈謂見哉如必于前言人置一喙卽孔
子且可告議而伯子其何能辭要以伯子自爲人之
疑問提撥將來殆所謂視症而調之劑者等之注解
已垂伯子本意乃復槩之以言一者言無聲臭者而
謂之障礙則堯舜湯文周孔之言中言敬言仁亦障
礙耶如楚侗先生動吻便說王文成文成動吻一切
與學人說致良知亦障礙矣卽使專致去見去言一
切離諸問答無說無聽是亦爲無問無答無說無聽

唐氏小辨卷之三

十一 發踪至論

障礙也易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
幽深遂知來物如此乃見心之靈神感觸原與萬物
周盡然彼受命如響之際知見竟亦何與哉吾故曰
伯子此論政以補訂頑缺略非註解也非空見也實
際也

伯子定性之忘怒卽仁者一體萬物之本真存之之
道機自此撥根自此植然此根此機唯誠敬在則在
誠敬卽所以撥之植之非着力也自一念誠敬以用
達於事事念念卽爲知皆擴而充之充盡則圓通無
復起滅是無事也若窮索防檢皆有事之類也有事

者有心也學最怕有心心旣有心則念多事多不是
正卽是助東滅西起於何能定是不存也存卽定矣
不已卽爲文王之純矣純謂通身外內純是仁故曰
湯武身之曰仁也者人也然旣曰身之而又曰反之
何也明不反不能入身也不能入身終屬外物

學至通身周徹融液則心口耳目手足皆一仁之貫
如此則安得踈失又安得別有一物復爲障礙如不
然者說仁固障礙不說仁亦障礙注解固障礙不注
解亦障礙何者障礙生于心非生于論說也

障礙有淺深凡人則全身障礙若君子而未聖與聖

唐氏小辨卷之三

十一 發踪至論

入而未優優而未全皆障礙未盡離脫然爾緣神理
惟時不能專主一是專主卽主便是礙是障其神不
行矣由茲而言聖人惟孔子無障礙若夷尹惠亦障
礙于清任和也故孟氏以爲其智未足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人義也
由茲而言必抵于舜之明察由行乃爲存也乃至完
竟其所以爲存者則曰幾希幾希云何難言哉難言
哉蓋至微極小至幽而靈自然真靜而自然明覺無
前無後無外無內無無無有無感無寂卽堯夫氏所

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孔子曰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蓋人心一念初動之始乎斯
時也謂之靜則機已肇矣謂之動則端且未形是先
天之先而太極之極也既不可着又弗可忘着之則
爲世儒依識之學矣忘之則爲二乘沉空之學矣非
忘非着亡音識若想淵然之中一念惺惺如在茲其
所爲存乎所爲誠敬乎舍是非防檢卽窮索心之真
體然乎哉嗟夫非精一之舜伊誰能存之然人不肯
舜而始學之功柰何曰去累而已累釋而後乃可以
入悟悟得而後其真乃徧一切而靡所間去聲雜是以

詹氏小辨

卷之三

十二

發露論

大學首功蓋惟曰格物格物者釋累也物格而後知
致知致而後意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去聲
惡臭如好去聲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鄒東廓先生有言慎之爲字從心從真曰必慎其獨
者語真心也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真心之極乎
世之豪傑孰不願學也俄而厭孰不願教也俄而倦
率病于心不真耳

張學士洪陽曰程子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之云
爲過用其功者發也非謂不用其功也所謂此理卽
率性之道誠敬存之卽戒懼慎獨脩道之云人不知

學則爲物累而忘內逐外知學則有心累而是內非
外故又示以不須防檢窮索反添一障也心體自然
而然誠敬存養之功亦無用爲用俾合天則兩忘而
已實則無時無處可以放過此不可須臾離之謂也
一動一靜之間天地至妙呈露處所謂幾也此幾與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遍於一切而無所倚者時時炯
然流行不息便是知幾其神賴子庶近此幾少有差
移不遠卽復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卓爾卽此幾之凝定時三月不違卽此幾之無間去聲
斷處格物而致知將以求通慎獨而誠意思以合體

詹氏小辨

卷之三

十三

發露論

君子終日乾乾純亦不已未嘗敢歇手也今不論誠
敬如何此體不懈如何而但以不須防檢之說自寬
內恕任其昏昧放逸則千古聖賢所學何事此實毫
釐千里不可不辨也

走謂易云不遠復之不遠非少有差移之謂也蓋人
多於見聞與事物之遠求復惟顏子則自本心之近
求復是以夫子于復卽言之曰自知如曰差移則遠
爲遠遠矣卽遠遠卽是悔而又何以曰無抵悔耶如
子貢之多識子厚之窮索卽有所知非自心之知雖
知而不可謂復以知在外也自心之知與知識之知

相去遠矣王龍谿先生曰同一知也如是則爲良知是則爲識如是則爲德性之知如是則爲聞見之知不可以不早辨也良知者本心自明不由學慮而得先天之學也知識則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假于多學億中入于后天之滓矣伯子去防檢窮索而引子厚以存誠敬政是引之使入先天

王文成良知之說實觸發于此篇良知良能不喪去聲失之旨其所謂致卽所謂存也特異其詞爾

存則一念肫肫惺惺自無懈肆故不復移此而之他念移卽是肆肆則是懈懈則不可以爲學矣故曰未

唐氏小辨卷之三

古一發露論

嘗歇手也未嘗歇手卽是誠敬之存存若於未嘗歇手之外而又別求一誠敬則誠敬爲何物而所未嘗歇手者又何事乎如此卽爲仁也故曰仁道全體不息伯子云不須防檢窮索政謂仁無歇手也若有防檢畢竟由有歇手而防檢爾防檢與誠敬略相似而懸殊誠敬是念念在中蓋工夫極盡自然內足無復少事外也防檢則是防檢于外工夫稍涉外于攝內便費力故曰可以爲難矣難便是苟難安得爲仁訂頑云存心養性爲匪懈雖稍遺出終竟靡所歸者故伯子爲去聲子厚提出誠敬

誠敬是致一之真功蓋本自孔門之禮張學士洪陽

曰聖教只是以禮爲主使人持循檢束則精神豎立

而本體透露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見大賓承大祭

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但教人如此做去只不說

出仁體蓋未有檢束日嚴而中間久不精明者且古

人三千三百之儀自少至老未嘗敢忽而詩書六藝

歌詠舞蹈無非究竟此中一大事耳視後人工夫踈

密相去何如也走謂古人工夫一生精密無毫去聲毫

隙卽此卽是誠敬物累亦從何隙而入顏子始者仰

鑽瞻忽仍是未得實功以至懸空臆想終歲皇皇靡

唐氏小辨卷之三

主一發露論

所歸着夫子教之以文博我禮約我則密入身來精入身來功夫一切反之自己於是念念皆實而才乃可以竭盡至于所立卓爾則本體透盡方始是顏子大悟時今只味顏子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語意誠敬體段躍如在心目也

學之病宜莫病于習心習心所爲難除只緣適已之

便不知誠敬故爾誠敬則習不待除而自不作

誠敬之極至于自然而莫知已之所以然是卽誠之

如神而仁斯至矣仁豈有他至誠惻怛已爾是以論

聖學要惟歸之一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也而莫

真於心之幾幾至微矣非有失至誠惻怛之實則何以於至微而知之至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語幾至神也曰非所以納交要譽惡聲去聲而然語幾至真也由斯而言真心一惟無所為去聲而為爾無為去聲而無不皆有謂此非其同物之體然耶

客有問予者曰伯子云仁者與物同體此何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然人見道與物同體不以爲異見道犬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以爲大異何也予徐答之曰與物同體是仁者體物之心犬唐氏小辨卷之三

卷之三

十六

發露論

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冥者之無分辨告子生之謂性之旨政謂同生之類不必多生分辨也是以其道離去一切分辨故能不得于言而勿求之心不得于心而勿求之氣是即什子所云不見人之是非善惡惡去聲患者也若體物則因人物之是非善惡惡去聲患而體之矣告子怪孟子多却此故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格柶言性本無分辨而仁義強上聲爲分辨也是以于孟子再問犬牛與人之性而不答其微旨謂孟子又多却一層分辨故不答也以此觀之告子此處亦欲以忘辨提惺孟子孟子詰

之亦欲以有辨提惺告子而客有老者則咲曰費兄心思爲去聲與物同體注解解矣予亦咲曰費兄心思爲去聲我所注解注解解矣大諦問即弗得不應應却便是順事無情不應則反爲有所之心與問者自生問去聲隔于同體之旨實異矣彼老者政坐障着無言與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且遠

隨問而即應即當去聲方始是誠敬中存若問而不應應而不當則其爲不誠不敬也甚矣而又奚有于存乎且所以謂之存者非專主于靜而謂之存也靜是這箇存動亦是這箇存如此則安得以隨問隨答唐氏小辨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七

發露論

者而謂之注解也

今之講學者往往離去注解問答一切教令平聲自悟不知始學之士生平曾未一日實用其力以少見端緒而入門便教之悟將令悟從何處來是爲悟障也彼顏子仰鑽瞻忽間不知用工夫幾許時夫子乃教之博文約禮先非靳之爲去聲先者工力未至則殆庶無機雖語之弗能領也聖人于人不爲空談教必顧其能受故曰實教只觀顏子一聞博約而欲罷不能今之教者能令聞而欲罷不能乎及既竭其才然後乃曰如有所立卓爾悟可一蹴至哉良以吾道于

日用倫物中存此幾希其理自不能爲釋氏之一切故凡一入門而言一切者咸離實見妄意自聖英雄欺人耳就以上根如子淵猶不能一蹴頓悟矧人世類多中才而上根之爲間去聲也乎唯循循之教未明是以談學之士率背而馳孔門問仁問智問政問達問耻皆是因人資力可及就實事指示言各不同當聲機靡一亦見聖心之無障礙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夫音扶夫子之所謂端者何哉心之端兆幾之云也端而曰兩則善惡之微而吉凶之先見者乎此端之唐氏小辨卷之三
十九 發露論
不可以弗竭蓋自凡民以迄聖賢自堯舜湯文周孔以迄今日同之是以予彼問者各循意念所自剖極微芒以昭其介無鄙若賢咸與顯示以共登于存之之路勿使復有可否之疑從違之感蓋聖教之所可以盡人只如斯爾而學者宜思此矣故始學但惟引之自思可也若悟則由彼功之竭盡而自至其機且有已不得而與之者而謂我可強上聲之悟也耶恒人不自信其知識或以無問而預興將迎之心或以有問而因問者之賢鄙過生畏敬與厭薄之心摠不能忘之夫有無賢鄙之間而中遂以之滯礙間去聲

隔茲竭盡之所以爲難能也不能竭盡將如悟焉何哉曰何也心虛物也虛無不到是故內之靡一奸同干而外之靡一蔽也存也者存其虛也若夫悟了則虛極也譬諸天之空虛曷不照臨何處復起一念而注甲輕乙以暴其占占之知也乎故曰竭盡也夫子之竭兩端于鄙夫與顏子之竭才于已也一也人與已俱竭則俱忘而知識之滯礙間去聲隔盡化茲虛存而悟了其時乎由斯而談存乃是悟悟斯能存存非着于有也悟非沉于無也通有無而一之是故通有無而了之不存固不可以言了言悟而不悟不了其又何唐氏小辨卷之三
十九 發露論
可以語存夫惟存之之爲悟了顏是以有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嘆如其未存則奚以欲罷而莫之能乎夫惟悟之之無知爲知顏是以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如其未悟則奚以欲從而末之由乎此中有孔顏真血脉蓋君子造深以自得之而已矣

唐氏性理小辨卷之三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作者辨四 西銘一映

一映上

辨格物致知與明明德于天下附

子厚本名此篇爲訂頑而伯子更之曰西銘有旨哉一名訂頑便是于人我愚智之校未忘則何以爲天地萬物一體乎固曰矜其不能不知聖人脩道之教脫有不能之矜非意之也今未有頑者乃先意彼而

詹氏小辨

卷之四

二 西銘一映

名言訂之將無見頑鄙之在人也見頑鄙在人必且旦旦焉自智而欲體之同天下乎能乎聖人者視頑猶廉亡音無已若人故俱濟

諸儒中撰述論文章則西銘爲第一篇佳文其詞氣雄奇密采峻潔而澤秀靡一字不當去聲于雅則讀之

中去聲于音韻乃其旨則若按釋氏原人與昌黎原道

之意而翻其舊者然旨較詳見較大而功却較緩不

令平聲人發深省孟子曰仁也者人也一動吻便見

人不能自推却至云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音

同莫大焉強上聲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令人一反便見

恕一誠便見樂于本身精緊皎然信其在我

西銘是演仁爲已任死而後已之意以成文然曾子止兩語迥自至到惻惻

西銘固是合體天地萬物以爲至公也然不知我心于何能公之雖中有存心養性不愧屋漏兩語熟味

尚涉言詮初學尋之芒芒然歸爾學要見太公真體若徒見太公影子無益也天地民

物誠吾一體顧所爲體之却不在廣大而在精微彼

篇中以存心養性不愧屋漏爲體之之功以崇伯子

穎封人大舜申生尹伯奇曾參爲體之人以此實

詹氏小辨 卷之四 二 西銘一映

之欲令一體之體不虛也而究竟終未至到惻惻世

之狀至到惻惻之形容者皆曰動刀見血走謂見血

尚涉皮膚爾矧未見血者耶若以西銘屬之文人則

豈不美哉鏗鏗乎若以屬之真儒固宜有即真者何

則彼謂道晦日久自我起而講明則非若文人之爲

文焉爾也烏可復說光景致乃使人臨文想象而莫

可投其手足乎

陸子靜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

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

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

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悅者悅此樂音洛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茂叔每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予謂令尋樂處不如令自尋本領處本領處見而樂處便在天地萬物同此一本領同即樂也不同便自局促間音去隔

子靜云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其根本必差音大吾之教人大槩使其本常重不爲末所累又曰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放規模廣大又曰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

詹氏小辨

卷之四

三一 西銘一吟

細細理會去則諸般一切不能戕我本根至于一體萬物斯根本爲極大矣要其所爲養成此極大則自細細理會來也

或問本領者何予徐應之曰昔維摩詰問衆菩薩云何入不二法門衆菩薩各各說已及至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乃問維摩詰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此何謂也蓋謂不待言說無有別徑只是內反而自戒自懼自悟自了故子靜云道在

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會若不自着實理會但看人口頭言語以故不能進且如作一文湏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通要窮到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言或觀物自有觸長音去聲道理

或庵靜者云商量極處見題目塗路窮處入試場子靜又云失了頭緒不是助長便是忘所以作主不得

嘗謂古今論學莫詳於大學首篇之經然亦莫要於大學首篇之經本末陳矣終始具矣致乃揔之不越

詹氏小辨

卷之四

四 西銘一吟

一明明德及究竟所爲明明德則曰自明意政慮人求明于宇宙民物之廣遠與天命之玄妙故直指之以爲此德之峻之明與此功之克之顧諟不在天不在地不在民物只惟在我自身蓋人之所爲參天地同民物止此一身爾身又止此一心心苟無翳即何事而不可爲又何爲而不可與宜于衆故曰萬物皆備于我此真學問也真故精凝而貫一涉言說便任口頭過去爾口猶在吾身之上也爲其談之容易或出虛浮則懼以爲弗切况復外而求之瀟灑恍惚者哉

真則自心無作自爾終日活潑彼內之結結不能與事釋然外之滯礙不能與衆歡然則不真之爲也一不真而萬有餘假譬猶土木之偶欲使脉理血氣周通能乎

結結滯礙則精神昏潰四散或結此或滯彼不復在腔內是亡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而陸子靜則嘗教人以自作主云何作主存即爲主耳如人生存日用俱是能自作張主若死而亡則或委之丘壑或葬之中野或投之烏鳶螻蟻一切任諸他人人心昏潰四散一任諸物奚以異此

羅氏小辨卷之四

西銘一

羅脩撰念庵云技能之精敏皆好去聲之沉濃罅隙針芒元氣盡敗江海之積洩于漏卮此更不可不慎也其向背輕重足以移精而易智在自察自決而已或問心在軀壳內手不得入而捉之何處得而收之曰自反則收責人則放然責人之心生于自滿自滿之心生于自是自是則自恃日橫以肆老死無悔也故學但有一毫自是之心即便不是學問聖學戰戰兢兢平聲卒世只爲去聲不敢自是以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學至知非乃是真學

信脩身而不摠之自明終是昏昏不能自透劉言自

明而不歸之自反却仍是無欄柄將何處着手所明猶是不切于身言自反而不竟之自責則心不激厲所反或時有作輒不能念茲在茲故惟其心念念自反自責則念念自見自知既無遮隔亦無放失斯見肯酒即知惡去聲在自已不致徇嗜味而爲蔽見英才即知育在自已不致分人我而爲蔽見頑父即知齋慄在自已不致咎愛憎而爲蔽見逆命即知待烹在自已不致怨廢立而爲蔽

或問自責有終盡時否曰聖人于天地民物一有不獲其所便認以爲已責顧此責竟其世烏有終盡時

羅氏小辨卷之四

西銘一

責無終盡時故自責亦無終盡日也聖人不待反而念念恒在自責中故曰慎曰敬曰祗曰誠曰純曰無息曰不已也賢人便不免有已矣已卽是其過差故必有待于反日反日微日密故終之可入聖自訟亦唯是責之又責一刻不反其過則無能自竟日爾如此痛創之深有不遑改者耶人惟不自反是以過求過望潰潰竟日營營卒歲唧唧愁煩昏昏夢醉自反乃內入之關竅明生之發機猶門自樞闔亦以樞闔矢自括省亦以括釋也萬古心學自堯開明堯後五百歲而明在湯湯後五

百歲而明在文王故大學之傳去聲首叙焉

明者百骸運動之神機進脩一定之極則

萬古盛明稱唐虞之際然自欽明文明而下五臣唯
臯陶稱謨明及指臯陶之所為明則曰慎厥身脩思
永明之為明可知已惟夫傳之在明也是以禹之讓
位獨讓臯陶而史臣作臯陶謨稱曰若稽古亦與堯
舜禹同至益稷謨便用變體

天之所以成其為天以有日明也人之所以成其為
人以有心明也日不明則混沌而不成為造化心不
明則昏潰而不成為人故曰于羣象獨稱君心于眾

唐氏小辨卷之四

七 西銘一映

體亦獨稱君非以其明耶

夫明者何也明其幾也堯授舜以允執厥中中即幾
也微之至也故舜直指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
即所謂兢兢業業者也夫是以道心入于精微而知
幾其神故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曰安汝止惟幾惟
康其弼直唯動不應僊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
休夫以幾之至微動乃上通天帝之命下徹萬動之
應幾乎幾乎能不凜凜肅肅將

嘗試論之幾即人心中之道心者歟無之則不可以
為人矣蓋生來一念主宰之神機天地所付受之真

種子是以千聖必謹之為聖為愚頭地于茲焉分後

世賢儒若程伯子守之而謂良知良能陸子靜重之

而謂本領周茂叔尋之而謂仲尼顏子樂音洛處名

殊而旨之所指則一若然者豈師之傳說友之講習

能與音哉吾謂不待言說靡有別逕只惟內反而自

戒自懼自悟自了政以謂此爾要其毫末斧柯是以

憂悔吝者必於此之介焉審之一絲少掛便成滯礙

是為窒塞其良紛挐其本領埃霧其處所終身無從

得樂矣不樂則違道之真豈得謂之道心凶害悔吝

將由并作君子所必憂也然其能憂與不能憂之介

唐氏小辨卷之四

八 西銘二映

至微而道與不道之關甚鉅彼聖念終身存之夫自

責之中而不敢須臾離去聲豈過為慮之之若是良

以人心易至怠忽不有惟危之心終日夕而內主鈔

有不忽其微而繆迷駢動於念慮者一不自責而責

人之心淳乘之幾希之存之者去之矣是縱使自肆

以蕩德也其何能立大本以振拔凶悔中故易為周

之盛德慮其詞一切皆危蓋曰危者保其存也由斯

而談欲令惟微之道心靡少差移必由惟危之人心

專精致一可坐見已傳去聲所謂大舜開千萬世心學

之源詎匪以此耶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子思氏實不可須臾離之旨致云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一何危之至乎然語不睹與不聞皆曰其所云者何也朱元晦所謂幽暗之處者也幾也聖功一了百當去聲只惟茲爾

或謂明幾而及吉凶悔吝何也曰生下誰能脫此人生只惟趨吉一生大事俱了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何者不是趨吉就如君子所云去欲存理改過遷善防亂保治舍逆取順遠去聲推賢離凡入聖孰匪趨吉之類即如仙之長生不死佛之脫離生死亦此類也是以羲皇首出開物便以詹氏小辨卷之四

九 西銘二味

此為世上恒生設卦後世聖人猶慮人之不察而或負其生則又根極領要昭示以前其用以故大欲在前慄慄焉而罔敢邇也

嗟乎此至微之幾乃與莫大之欲盤據同一方寸中爾曰何也人身一生下其誰能不需衣與食以既生不能無用物也一生下其誰不知苦饑與甘食以生來原有欲惡也好惡去聲後同

物以心之好惡漬心以物之可欲漬

大學先物格而後知致此聖人灼見恒人之心所着故為立法首先格物今越格物而先致知則知將何

據功從何所而着之實終恐涉于虛幻與其懸想光景孰與夫實見實脩之為至乎蓋實見實脩存乎知止格物格物即是知止而幾則動于意意為人心好惡善惡如字萌發之端曾子以其兆在自心一念之微人不得而與知之以故指其處所而謂之曰獨知止之知與致知之知即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知人心纔一知止而物即格矣纔一格物而知即致矣顧知惟自見乃真聞之他人便未必真若使他人見我我亦得以遮飾自知則遮飾靡所容而纖毫皆內得故曰知之至也物即可欲之物子產所云用物是也慎詹氏小辨卷之四

十 西銘二味

即所以慎辨此物諸凡惡如字念一從物起非內逐物出即外縱物入作惡作奸一切由之是以獨之慎與未慎一審于物之格與未格物之格與未格一關于獨之慎與未慎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慎獨之體段如此獨慎而格致誠正皆貫之自少至老此工夫無須臾可離觀虞書簡終拳拳幾慎之屬音便見學至聖人工夫亦惟是慎獨而止爾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誦其語似至難言靡可藉手要平聲其至祗惟常然兩字匪有所為去聲時時而戒慎于不覩恐懼于不聞莫能自已此便是有

事物正忽忘勿助究竟吾故曰狀慎獨之體段也循此語之本孟氏蓋自顏子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從之末由也已中見來

王龍谿先生曰易曰乾知大始知即良知乃混沌初開第一竅爲萬物之始不與萬物作對故謂之獨以其自知故謂之獨乾知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七德不備不可以謂良此統天之學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又曰獨知無有不良不覩不聞良知之體走謂獨知即知幾也此知雖名爲知而實不落知識不着心思境有喧寂恬勞此知則恒自在所謂自然之明

詹氏小辨

卷之四

十一

西銘一

覺所謂本體之不容昧所謂日夜所息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幾希皆此知也存心養性存此養此而已爾戒懼不覩恐懼不聞則存養之實功心經首先第一句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蓋知之矣乃吾所以目之曰異學以其功偏於寂而我則應感於日用彝倫之間以存此不睹不聞之真體視彼功爲全耳

獨知不惟人不能知即已亦不能與夫是以曰無對嗟夫心一而巳爾乃其知則無形有象至微極大靡不周通連棟盈車百代千年之故靡不該洽如此等

安在何處蓋神之所爲也虛也目不虛則不能視耳不虛則不能聽口不虛則不能言鼻不虛則不能嗅而矧于心乎心惟虛也夫是以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四透玲瓏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柰何使物入而窒塞之

天下道理唯虛最大最該最平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虛也以故于天下罔不平顏子去伐與施則是誠其意蓋伐與施並是意念中有物子路喪馬其敝則是格物而其致虛在無憾

張學士洪陽曰洪鍾未擊本無聲也以物相撞而聲

詹氏小辨

卷之四

十二

西銘二

出焉聲無窮矣明鏡未照本無影也以物相映而影見焉影無定矣然則弗止弗靜弗靜弗虛格物所以至止也所以寧靜也所以致虛也吾故曰知止格物是一事也

按格釋義式也正也至也窮究也變革也化也又以

杖格獸又蒼頡篇格量度

聲去

之也又史記梁孝王傳

謂格閣不行伊川謂格物爲至其理紫陽謂格物爲窮致事物之理陽明謂格正也格不正以歸正謂物爲忠之物孝之物走不自訾量竊謂物爲人生可欲

之物而格從格止格正之義彼人生皇皇不足幾幾
百端爲去聲下同何者只爲此可欲之物糾纏心上無能
放下以至不惟其正不止其分去聲終身憤憤昏昏四
走孟子曰鄉爲鄉爲今爲身歿而不受今爲官室之
美爲之鄉爲身歿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
身歿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政是爲去聲人心念上首
先打破此關竅

大學以格物爲明明德首功必非千頭萬縷教人求
諸在外事物之煩者觀夫子論學必首先道德與仁
詹氏小辨卷之四

上 南銘一

而終乃及藝論詩必首先興觀羣怨而終乃及君父
鳥獸草木假令格物爲窮致事物而物又或爲忠之
物孝之物則詩宜先君父鳥獸草木而學宜先藝矣
蓋道也德也仁也興也觀也羣也怨也皆從吾情性
心念上用功所爲脩身也身脩則於事君事父何有
而况夫鳥獸草木况夫六藝耿楚侗先生曰除却所
以涵泳道德而輔仁者藝其所藝非吾孔氏之藝也
蓋亦有以見此矣予嘗繹孟子道幾希之存即實以
舜之明物察倫最爲知德良以幾希之亡實由逐物
貪欲之心今日明物則我心如明鏡止水任物之來

處之咸當寧復有物之不格者乎蓋格物猶有工夫
也明物則格之之極所謂一物不濶以我類物其時
矣以此察倫又曷言焉昔夫子告顏淵以爲仁而首
先之曰克己克己即格物也惟克己之目爲非禮勿
視聽言動故曰格其非心蓋心之本體無物而無物
者是心也有物即非心矣胡右轄廬山乃謂爲感格
之格言必物爲我感格乃見我處之明而爲知之致
將母平聲以聖學始功爲計功於物者乎胡進菴乃以
格物爲去物不知物者人之所託以生歟誰能去之
去物非人情矣聖道豈固遠于人情者哉去貪去淫

詹氏小辨卷之四

十四 西銘一

去僭可耳且自昔字畫訓格亦無去義
蓋管繹之格物是去自欺而致知則是求自慊身雖
天下國家之本乃反身之機則在格物格物者離羣
就止之要術聖人教人入而收斂精神以爲一身之
主惟此爾曾子傳去聲大學乃始誠意而不及格致非
遺格致也其旨即寓之誠意之中良以人心無物無
欺由有物而始有欺欺則蔽蔽則好以爲惡好惡並
同惡以爲好復何能真是知亂於意之移物亂於知
之混將如意誠何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物定而知
之真也故曰此之謂自慊自慊即誠也曰必慎其獨

則直指之以欺所自始之處所而授以去欺入真之妙諦所謂不可須臾離者也若夫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則全體逐物而為欺甚矣乃欲掩之見君子之前是物上添物欺上加欺昏暗之極也本其所自只惟不知慎獨致然爾一慎便覺一覺便反反便自止念念止此規格之內既無掩飾又匪矯強上悠然炯然湛然凝然此固是物之格也亦即是知之致也亦即是意之誠也緣茲三者同出異名本自一時一事原不可分分即是著着即是物物即是蔽是欺由斯而言人心不但無物無欺即無物亦無知也知自物至而始有物以知多而滋亂乃其害則生於意意也者物之蝨而知之賊也曰何也為去聲其意之也所以意之為好去聲在茲也民既不能自戢其意吾又任吾之意而欲強上聲其從其誰與我故曰聖人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關於其義明于其利達于其患然後能為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去聲也美惡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上聲禮何以哉蓋吾之所謂格即天理自然禮度民生一定之彝則也汲書曰

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洛音有哀有德有則豈不以民則有限而欲惡無窮以無窮之意潰有限之則猶決壅水而放之壑其勢為可止也是以聖人明禮以正之經而定其情以遏其潰使天下物不窮於人之欲欲不侈於人之意夫然後身心可理而天下國家可幾而均也由斯而竟之所欲所惡非物乎知欲知惡非知乎欲欲惡惡非意乎曰物曰知曰意具矣過乃不察而反增意上之物之知以求補之是添蛇足也豈惟添蛇之足是離蛇頭腦而別求蛇之神髓於草莽外已意念而別求已之格之致於事物以故學問徒勤無補身心

徹上徹下四周罔缺一慎而已慎即是格亦即是致亦即是誠不愼則知非其知意非其意而獨為物匿之頭地矣良以恒人靡念不是物物與獨暗自相附愼之則不能潛藏蓋不但徙薪於曲突實以敦仁於淨土也聖人立命真功茲其為大關隘也歟

性中不容着有一物而着莫着於意念之自欺欺之始也物來吾或不覺而任其牽引或知之不能自割而故諱其牽引或又知之過認賊作子而自以為是則欺與意相習匪惟糾結而莫可解且汨沒而終自

以為快愉其何能伸萬物之上物亦豈帝一端名利之念物也人我之念物也生歿之念物也念懷恐懼好去聲樂洛音憂患之念物也親愛賤惡去聲畏敬哀矜教去聲情之念物也皆知之障而心之非也惟舜明之是以衆人濡首物中舜則首出物上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

或曰諸念皆物之着是矣是諸凡有念即是着也而子乃又有所謂一念惺惺肫肫者將無亦着於惺惺肫肫也邪曰非也此則是不着之念傳去聲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上聲曰必慎其獨曰戒慎乎唐氏小辨

卷之四

十七 西銘一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伊誰為之有事為之勿忘為之必慎為之戒慎恐懼走以為幾希之存即此念也夫焉平聲有所倚哉此念通一罔二浩浩淵淵自然廣大自然精明靡所不照不定而又靡所用其照與定蓋心之本來如是即心之性也始吾故以謂之曰本念而曰本念不可息也

本念如仙家所云正念釋氏所云本覺真心皆念而無所念心而無有心自然常在無滅無起通天地之前而不為始通天地之後而不為終故曰本念也孟氏言本心而予即自本心之惟微者言之釋氏云一

切有情皆本覺真心無始以來常住清淨昭昭不昧了了常知亦名佛性亦名如來藏從無始際妄想翳之不自覺知但認凡質故耽着結業又云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即得現前又曰永離妄想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又曰一真靈性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變不易衆生無始迷睡不自覺知由隱覆故名如來藏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相去聲所謂不生滅真心與生滅妄想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賴耶識有覺不覺二義依不覺故最

唐氏小辨 卷之四

十八 西銘一

初動念名為業相又不覺此念本無故轉成能見之識及所見境界相現又不覺此境但從自心妄現執為定有名為法執執此等故遂見自他之殊便成我執執我相故貪愛順情諸境欲以愛潤嗔嫌違情諸境恐相如字損惱愚癡之情展轉增長上聲

或問明本念而稱佛言何也曰儒自孟氏而上為教只及身心不及身心所從來身心所從來惟釋言之要以大總相類所主各殊釋氏云無始之際則是主前生說來言自前生無所粘帶來故此生本覺真心在前生粘帶妄想來故此生淪墮妄想若吾道則不

說前生只主人稟氣受生之始粘帶與不粘帶爲覺妄之別視彼差正爾至夫慮物害道則三宗同然諸凡妄想非緣逐物心卽緣有物之心蓋高則着于道卑則着於欲於失本念一也唯聖人之心無想無物然唯無物而後能與物自萬交而萬不相着厭惡喜好不自先生好惡去聲下同

人心原自活潑不是死物縱恣之固非我心束縛之亦非我心見此亦不是於退居靜坐時見之但於退居靜坐時見是着靜坐亦物也如是則於動而諸物紛至之時就無利物之心乃心必厭動應之煩雜而

詹氏小辨卷之四

九 西銘咏

覺靜坐之爲清佳是動靜俱着凡爲高賢着多類此爾予所云念何必靜坐靜坐如是不靜坐亦如是便當百物紛錯我心亦復如常當好當惡當舍當取當守當變森然沛然各順其正以安其止斯則是格之之極而不着之真境也乎

又以人生必資之物言之誰能不資焉然資甚切而物甚廣日日資之乃吾意知身心勿之有與音預可易議也良以人而無意知與心則身爲槁木身而舍家國天下則無所復之而不知此身心意知之爲物乃實具夫欲物之性家國天下之爲物則又人生用物

所出之區天下熙熙壤壤夫孰非欲物而來求遂不可必得之欲強貪路遠莫致之物亦曰久而後已爾曰何也用物與此物原自相依附也

夫長沙出連錫豫章出黃金山西饒財竹穀蘊毛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草桂金錫連

連錫之未錄者

丹砂犀玳瑁珠幾齒草龍門碣石北多馬牛

羊旂裘筋角銅鐵關中牧畜爲天下饒番禺珠幾犀玳瑁果布之湊趙中山丈夫聚戲掘塚作巧姦治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教鳴瑟貼屣游媚富貴雖方殊土異要皆人民喜好謠俗彼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

詹氏小辨卷之四

十 西銘咏

也是以不學俱欲亡身而共逐之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擐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去聲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借交報仇篡幽逐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趙女鄭姬設形容擗音曼義同書擗

擊鳴球

鳴琴掄引也長袂矚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

不擇老少游閒公子飭冠劍連車騎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雪霜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博戲馳逐鬪難走狗作色相矜以必爭勝醫方諸食技術之人極能而焦其神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錐之誅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公卿大夫擅權貪祿不顧行檢名

節帝王侯極欲窮奢雕宮玉宇不思淪喪皆以物之
可欲也夫人之性口欲異饌目欲靡曼耳欲多哇鼻
欲疑芳而又心騁百情意竅百好日用感觸於吾之
知者爲類千百億萬以欲牽欲喜怒哀樂音洛由斯交
作不識不知物引心騰若飛鷹走狗奮迅倏忽上入
虛無下趨榛莽是以目不遑視耳不遑聽口不遑言
手不遑捉足不遑走是安復得有休止願足之日此
正莊生所謂欲惡音去聲之孽爲性音崔九音九葦兼葭始萌以
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
熱洩膏者也蓋欲根之橫萌枉桎戕賊之所自生故

唐氏小辨

卷之四

三

西銘一映

雖以子殺父臣弑君相隨滅亡而不之悔古語云人
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殆庶知暴亂
之源者

夫天下可欲之物萬而吾身之欲物者意識耳目鼻
口六以六運萬安得而不幾幾皇皇不有格以正之
止之其人不至於相吞相噬不已也是以君子首先
格物之規微自意知一念肇初以及一身動靜與夫
位之上下事之小大靡不因分緣情以盡其理俾各
用有正當則人自不敢圖之分外於茲其心乃得休
歇寧靜纔一休歇寧靜便自知仁知孝知敬知慈知

信曰何也心休歇寧靜則心在心在則仁孝敬慈信
具在彼敢爲暴亂之人由不自知止而貪噬無厭音平聲
故心在彼不在此以致諸理咸失其止彼之滅倫賊
道又曷尤焉由斯言之不明庶物而欲察於人倫雖
有大舜之聖罔能矣

止自禹發之欽于商敬于周言知與在則孔子

或問知止矣又云知所先後何先後也曰近世學人
多後已身而先之天下國家以故顛倒錯亂精神放
散罔所統攝而與道滋遙是以君子學止諸身而脩
身爲本曰心身之本也聖人不云正心爲本何也曰
唐氏小辨

卷之四

三

西銘一映

心藏不測隱于至微其病根之盡除與未盡除抑何
考見惟於身則顯然見於四體視聽言動間大諦人
心之亂多由視聽言動謬妄固未有視聽言動率軌
而心謬妄者

夫子惟贊顏子一及心曰其心三月不違仁餘皆言
身而已言心自孟氏始孟氏因其時之人遽廬仁義
一切權術之用乃數數指示本體蓋其不得已也
南齊明僧紹云靡應非身地形經云衆物歸于良易
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又曰艮其身止諸躬
也

學但求之身外使是徒勞罔功顏子仰之鑽之瞻之之時是也至于博我約我則念念反而止諸躬矣或問博文不有名物禮樂乎曰不又有所謂博之而不必知者乎動容周旋自中去聲乎禮則三千三百皆吾默順茲非其爲至約者歟

予所謂格物是自人心有欲深根剪而截之不令生發萌動於一身視聽言動之間卽克已之實功而約禮之真路也王中丞敬所曰人心潛伏有根根至可畏程子二十年見微猶不覺有喜心根之難除也如此聖門論學若事往往從根上點出示人人但不爲

詹氏小辨

卷之四

三

西銘

深思爾如貧無諂富無驕非不善也然畢竟有貧富之根在惟若樂而好禮則無富無貧而驕諂無從生矣善無伐勞無施非不善也然畢竟有勞善之根在惟若老安少懷則無勞無善而伐施無從生矣吾所論格物政聖門治根之教也

嘗以稽諸往哲雖不明言格物乃其旨無不先得我心同然者管子曰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于四極故曰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得是故意氣定子產曰夫民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

則昏亂民失其性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防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相相待而長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列子曰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物其惟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惟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莊子曰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

詹氏小辨

卷之四

三

西銘

物易其性矣小人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又曰失性有五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懷中去聲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又曰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去聲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釋迦曰人懷愛欲不見道者譬如澄水致手攪之衆

人共臨無有觀其影者人以愛欲交錯心中濁興故
不見道汝等沙門當捨愛欲欲垢盡道可見矣不
啻諸子即吾夫子對哀公問庸人曰不力行以自定
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
庸人也及問何以成身則曰不過乎物及論仁人孝
子亦曰不過乎物其傳易于同人則曰類族辨物未
濟則曰慎辨物居方復則曰小而辨於物至序卦則
始終乎物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物生必蒙不可
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
訟必有衆起衆必有所比此必有所畜畜音畜畜者止也

詹氏小辨卷之四

五 西銘一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然後安而終之曰有
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
未濟終焉亦止而不過之意也所爲慎辨物居方慎
此也由斯言之天地造化人事能達此乎傳之易
傳去聲
陰符有云心生於物死於物物固能令心生心死然
而何者之爲甚乎吾觀夫人一墮地而知索食是食
最甚也稍長富貴福澤之念未起而見色斯忻是色
又最甚也何以明之蓋食以適吾口而內以快吾腹
色以悅吾目而內以構吾精食色之等心腹之辨也
要之二物皆外而二好入內意志所鍾精神心肺脉

理骨髮隨之故聖人明人生之最真曰好去聲好色明
人生之最切曰日用飲食告子遂指以爲人性往哲
指爲大欲誠審此好不啻同真同切一以自真自切
若有維繫固結於中莫可解去者然而非有財則均
之在眼而真能致有心而不可以爲悅故財爲尤甚
矣是以世人指之爲心等之爲性命之重至有身可
使殺而財不可使失妻子可使鬻而財不可使去父
兄可使賣而財不可使侵蟬者何也爲萬欲由財得
也即欲得官亦爲其有致財之勢也故曰美官不過
多得錢耳是以貪墨之吏寧以錢失官罔顧而又矧

詹氏小辨卷之四

五 西銘一

財之可以必得官乎由茲言之欲物之大總用物之
大權咸在財矣是故衆害之根于茲乎盤互而糾纏
諸禍之孽于茲乎藁生而橫發也彼大學以慎財終
簡編有以也夫有以也夫大平聲
孔子曰仁者人之心又曰財者人之心若夫趨勢則
人之情也然有此勢之人情則必不免此財之人心
有此財之人心則無此仁之人心天下言脩行者不
少而真脩何人彼不知不見之中吾不忍言也詹孝
廉一麟曰自非大丈夫挺立物表高豎雙眼將一切
俗情歆慕濃豔只當腐鼠覩破則此念何由得擺脫

予深有當去聲夫陰符之言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以爲志道君子必有解臂出腸之決斷蛟刺虎之勇於擺脫乃庶幾焉不尔而曰覷破直空見爾良以利源欲根心構髓合非可造次去者

古賢聖無不真者以學在脩身慎行不能掩於人之觀視也故孟子言夷尹孔子之同亦只言其行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除此則無實而可見矣自世儒舍上聲此不言而言之心心又不言之實際而言諸玄漠言諸空寂於是人不得而稽之故事遂不副其實釋氏云外教宗旨但在乎依身立行

詹氏小辨卷之四

二十七 西銘一映

不在究竟身之元由所說萬物不論象外雖指大道爲本而不備明順逆起滅染淨因緣故習者不知此權執之爲了非真了也觀此言則凡講學而言身心所從來皆釋教爾此在知德者寧無助焉而恒民能不滋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謂此也是以古者聖人設教只從中道不出其身而外內具舉要使上聖下民咸可共由非固秘之蓋教凡以爲去聲下同中人設非爲上聖設也彼上聖了悟自然無容言矣然而世之聖人少而中人多以下則不知而疑以上則又以吾之言而駁駁焉炫人以不知是我籍

之爲智詐以罔天下而於道也不已殆哉岌岌乎故不以備明也

客有聚徒衆講學者使其徒一人來問予何言予笑語之吾學至淺蓋不能及公等之深請問焉曰不愛資財客大笑嗟乎客未知思爾昔子路問成人之道夫子首之曰臨財毋無音苟得伊尹身任天下之重孟子本之乎一介不取曾子論仁與不仁之分則辨之以財發身與以身發財此豈可易議也視其事若甚易而至之至難今祇以人情之恒言如其人內念無纖毫苟得之慚則目明膽張處寡若衆曷不委蛇移音

詹氏小辨卷之四

二十八 西銘一映

不爾則左蔽右掩一身動止咸愆度矣豈復有道也以故語真脩吾必於阿堵物乎驗之驗之乎阿堵物而脫然則豈肯浚民以生而其爲人也天下必得其所以利矣故曰脩匪自了也身匪自私也古之人反求諸己政惟內反而不使少有一毫自利自私之念云耳如不能反求必將拂民好以奪民欲蠢蠢焉人懼之矣天下億兆吾能一以勝乎故人惟求已則事事由已於是乎可以無思無爲終日體閑心安視明見定雖環天下而應之而不失一

大學敘平天下所先不云古之欲平天下者而乃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良以此道求諸已不求諸人曰明明德於天下謂明已之明德於天下也惟明已之明德於天下故曰脩身爲本曰自明是以傳去新民亦不言民新而言作之者言聽訟亦不言民無訟而言大畏之者居然見矣

且無論能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即以明已之明德於天下猶未能必天下人人之蒙其德而矧責之天下之人哉是故以舜之豫父諸弟而無能樹其子以箕之體道盡倫而無能安其君以周公之家綏民懷而無能完其兄以孔子之斯立斯行而無能

唐氏小辨

卷之四

手九 西銘一映

存其室觀此則知聖人所爲明已之明德於天下者亦知天下賢不肖之真而順治之不枉其實而已非能挽不肖而盡賢之也如堯舜於九族睦之十二相聲舉之黎民惠之四凶罪之有苗伐之如孔子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孺悲拒之原壤杖之桓魋避而去之卽此是明已之明德於天下聖人何能一以取必於人也且也聖人豈不欲使天下之皆有以明其明德哉勢不能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問必世後仁云何曰言我之仁至此洽也乃百姓則終是順帝則而不知惟不能使之知是以夫

子有感于上世之化而喟然嘆曰甚哉知之難也蓋知在自悟非可能使人者又問百姓昭明云何曰言帝治宣昭明顯可睹見也籍第令昭明而與克明文明同德則何可以名之曰百姓是人人皆爲賢爲聖而人人可登庸矣乃彼當時臣何以止五舉何以止十六亮天工何以止二十二固知不能使人人如二帝也

凡天下物出自人者則人可與之道是已所自有故惟自脩自悟則自能得君不能與寵臣父不能與愛子非不欲強上聲而與之我與終非彼也蓋自一各爾

唐氏小辨

卷之四

手十 西銘一映

身則心以各殊我既不能使天下之人心猶我心則又安能以我心之明使他人猶我之明從心念四透必是學問君子若小人則只是草面以有欲也亮夫支道林之言曰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飢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蒸嘗干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良以明德之明明於無所待者也百姓任令含哺鼓腹終是有待而樂

洛音

有待則安能得與於真知大學一書以明明德盡人之道而終之財聚財散以申利義之辨則豈不曰明德之所以爲明也明夫此

也曰然將財散與格物同乎曰格物所以散吾心之財而散財則所以格天下之物也一也

詹一麟曰吾人勢利薰灼積習遷染蔽鋼良匪一日今自走驗之人惟睡去斯已爾醒一開眼非求足口則求足目非求足目則求足體如是即睡去夢亦不寧而本心將復何時幾可自見必也夢而初醒乎夫夢而初醒斯時也有一物乎可自與乎天道也天道無有可加無有可減本自如是豈惟物不可加即功亦不可以有加續以誠明論之誠本自誠爾今乃有曰思誠者不已加一思乎明本自明爾今乃有曰明

詹氏小辨卷之四

三十一 西銘一映

明德者不已加一明乎加之所以爲人之道學之道曰何也謂其非天之固然也人患未識耳識得此體原無有加則識得此物原無有物天地民物同體之真見是矣然此體非以有位而有無位而無居常好惡並去聲與衆平平蕩蕩則人人靡不有天下平故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學至人人靡不有天下平始乃可謂了身不然以吾茲之藐然者而混焉與物同趨同走將何以命之曰人而又何以曰與天地參乎

人不能及天地只爲不能常耳彼片刻顯見之真體

何益旦夕元人樓鑰嘗因吳志淳等說常清靜經而曰人之一心未應物前能清靜易既應物後能清靜難應而能清是名常清應而能靜是名常靜心果常然則公之說亦可以治齊相去聲漢如不能常則雖大學一書亦難以治國平天下

或問西銘而乃有一映云何曰西銘說道理極大走欲以實體之而以小心聯絙終始之故附以一映云如此將無謂橫渠先生非邪曰先生安得有非走師程伯子而言先生之所未及言者蓋欲以維世也世之學人形講學而心豔釋莊離去言說之談與聖人

詹氏小辨卷之四

三十一 西銘一映

懷之衆人辨之之說遂乃恥爲衆人而猥自以己爲聖謂解脫爲上乘去聲謂實脩爲塵灰是以不惟心行蕩如自恣衆人聽之悅而效之遂使天下不得反其實茲一映之所爲不能忘辨于今日也如或指爲非刺則夫子翼易定禮正樂刪詩書亦非刺邪辨爲道之弗明也然如天下無能信子何曰不尊不信不信弗從則豈待吾子而後言之昔者孔子年已七十孜孜刪述假令以所刪述而示丈人荷蕢固曰靡所用之即以示師金太公任猶龍子亦曰靡所用之矣乃孔子則自以寄其心焉而已行去聲

孔子惟不能愬然於心是以行年七十而老刪述走
也何人學焉而曾未得其萬分之一謬以管見思與
賢傳去聲並識音是何異吹一呖於龍淵之首固知其
不成聲也而敢企觀聽者之我信

詹氏小辨卷之四

三 西銘二呖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作者辨五 正蒙一呖

一呖下

天地間終而復始始而復終唯此太和一氣再無別
種子

先儒有辨太和爲氣不可以同達道之和者夫自二
氣絪縕交構而有太和之稱若誠不可以同于達道
詹氏小辨卷之五 正蒙一呖

之和則夫子何以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耶蓋陰陽氣
也二氣之所以和合之則道也太和所謂道中涵浮
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子厚所謂氣質之性也乃告
子生之謂性已先發之大諦子厚此篇爲易繫第七
章寫影爾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子厚則曰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
靜相感之性易繫曰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
百姓日用而不知子厚則曰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
伸之始易繫言顯仁藏用子厚則言其來其究易繫
言成象效法子厚則言起知效法易繫言陰陽不測

謂神子厚則言清通而不可象爲神故曰學易者見此謂之知易也乃其致則本諸中庸中庸以喜怒哀樂爲未發之中蓋謂喜怒哀樂爲中所涵也是以云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綱縕相盪屈伸勝負之始

易以藏用爲富有大業而子思得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

仁智二者之病坐着意見唯着意見以故知一而不知二見我而不見人此可見人凡有心即是失其本心也

詹氏小辨卷之五

二十一 孟蒙映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解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乃走則謂夫子之意固曰天地之鼓萬物而無私也豈惟恒人憂而弗之徇之即聖人憂而亦弗之徇之生所生殺所殺不以同乎已而加意不以佛乎人而輟行曾何憂喜之見彼仁者智者之見則自生憂喜者也

老子論道于夫子則曰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政是欲令去意見也意見一去即是道

太和篇固歸儒以後語究竟亦出入佛老陸子靜謂洙泗門弟中自有與老氏之徒通者故記禮之書多

原老氏之意正蒙亦然

恒星二十八宿也以其附天體而不動故言純繫平天五星質具於地而氣行乎天故曰繫乎地金水二星則金星大而水星小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俱在日後常附日行陽感乎陰也鎮星土星也以其爲五行根本故純繫乎地木乃一歲星官故曰歲星

填星一名地候主歲歲行十二度百二十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一舍

詹氏小辨卷之五

三 孟蒙映

天道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之說按上元紀曆法攝提歲太白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日明星桑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方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桑高遠日曰大相剛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常盛大而變色日月

薄蝕薄者氣往逼之蝕則虧毀也緣入其庫於日月
近兩庫音婢說文中伏舍也徐氏云低小屋左傳宮
室卑庫是也或作埤五行志塞埤壅下卑也又音卑
義亦同毛詩注山蓋庫楊子庫則儀秦爾雅鵠鶉其
雄鵠其牝庫據此所謂入其庫云者言入其次舍下
也

所以有逆行者蓋天行至健一日一周而常過一度
日行速一日一周而常不及天一度日行遲常不及
天十三度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
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

唐氏小辨

卷之五

四

正蒙

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此儒家說也彼意謂日月五
星實亦左旋只緣行遲不及天若見其退而右非真
右也顧予則謂論日月五星當遵我 皇祖之言以
爲定保我 皇祖最精星象軍中占步無不驗嘗與
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有以蔡氏左旋之說對
者 皇祖曰天左旋日月五星皆右旋二十八宿經
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
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常於天
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是居宿之西相去丈
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

王充論衡曰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實東行
而反西旋也子雲玄錯云日動而東夫動而西天日
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摎萬物乃纏玄瑩云斗振天
而進日違天而退一振一違以立五紀關子明闔關
義云天左旋西視之來東視之往日月右行東視之
來西視之往天氣下降地氣上躋上下往來亦若東
西之視走於茲乃知左旋右行實天道交錯妙用所
爲往來變通于不窮者以此推之凡天地造化人事
靡不皆然就如天不足東南地不足西北亦是經緯
交錯之義良以不如是則天地兩相礙而兩不能轉

唐氏小辨

卷之五

五

正蒙

運將如往來互換何是以交易之道百物不廢夫子
言太極而先之曰易有政以明至極之道由交易有
也易不可見無論乾坤息即太極亦墮于無爾豈矧
于日月五星乎然則羲皇以二畫首爲萬古開天定
象而名曰易盡之矣

造化由交易而出不交不生則無造化故交交而生
生矣

人心亦交而生如今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孺子
入井交而生也行道乞人並有不受不屑之心由嘑
蹴交而生也故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不爾而無

交自生則欲心矣已交不生則槁心矣交而虛緣生而事任心之往來左右一天道也

鹿門子有言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皆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懼赤子之禍也是復何心哉則所欲國與室之欲熾之也是故欲心最猛烈

張子論五行本關尹子關尹子曰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昇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昇而不能昇者

詹氏小辨

卷之五

七一 正蒙映

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天生水火爲神爲地地二生火木爲覓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范育之論亦易知而可據育之言曰日出於卯卯之屬爲兔而兔之宅乃在月中月出於酉酉之屬爲雞而雞之宅乃在日中是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

埤雅曰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噓而成風淮南子曰陰

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霧爲衆邪之氣故曰亂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乃知張子之論本淮南然非淮南創見淮南本之穀梁傳去聲

以陽氣勝爲雨何也蓋陽之倡陰道之常也得常則和和故雨若以陰倡陽則常乖而不和矣不和焉得雨如易小畜密雲不雨以自西交爲陰倡陽也然則月宿于畢而雨何也畢西方宿也西方爲少陰位以月之陰而又西入陰之方陰盛之極也陰盛之極則陰能張主陽不敢與抗而反與之和是以畜終之

詹氏小辨

卷之五

七一 正蒙映

德積載而亦曰既雨也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本于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薛士龍詩云嘗聞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遞含施二景叅黃庭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浚儀王應麟則以爲本諸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爲水爲月離內陰外陽故爲火爲日此爲尤有據也

惡盡去則善因以亡究竟入于釋氏然以夫子繼之者善之旨尋之則人性未成之先天命方授之際已有此善爲天人分時繼繼不斷之理矣是以天人分

而非分恐于人性既成後無可亡時也而曰善因以亡夫非所謂菩提無樹明鏡非臺者耶

昔僧問百丈禪師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何曰劫者滯也亦云住也住一善滯於十善西國云佛此土云覺自己鑒覺著於善善根人無佛性故云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觸惡住惡名衆生覺觸善住善名聲聞覺不住善惡二邊不依住將爲是者名二乘覺亦名辟支佛覺既不依住善惡二邊亦不作不依住知解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爲佛覺如云佛不住佛名真福田

詹氏小辨

卷之五

八 正蒙夾

若於千萬人中忽有一人得者名無價寶能於一切處爲導師無佛處云是佛無法處云是法無僧處云是僧名轉大法輪
住一善滯于一善與舉一廢百似也不作依住亦不作無依住與無適無莫似也至繹吾擇乎中庸得一善義之與比明善誠身在止至善云云則于中不無毫釐之差非天下至精至真誰能辨此彼有謂儒釋道同歸者此見影響于儒釋道爾如吾道說真實彼二家亦說真實作語何嘗不同乃究竟所以真實則各各異

十劫坐道場外觀也如此佛法安得現前如吾黨今日懸招牌出賣致良知者聖道豈現前哉

心體無物無時不照譬之鏡然在匣固照出匣亦照無停機也即被垢掩內亦照垢

鏡所以照物物亦所以污鏡心所以觀物物亦所以累心鏡明而時護之則物無能垢心明而時保之則物無能漸音煎

小其心乃能體天下之物不小便有疎失何能物物具體唯容天下之物度乃宜大耳

盡其心者小其心者也事事小心則事事盡善大在

詹氏小辨

卷之五

九 正蒙夾

其中矣

子厚說出氣質之性朱元晦謂能發孟子性善未盡之旨此爲有功聖門豈孟子果未盡耶鄒東廓先生云孟子千辛萬苦爭一性善政是直指本體使學者安身立命自成自道更無寬解逃避去處耳

性善先天也曰氣質則後天矣今世學人疇不云變化氣質而卒不免爲氣質累以未見先天耳且先天之所謂善詎有他哉止惟是心常明常在常無截續便是天之健行善之繼繼故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以故不待安排而此善日用自然流液貫

注如此則氣質將從何處安泊良以氣質之所以爲不善政緣多却安排真性被層層安排隔截不能得自顯現古語有云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植今不反之本體之無爲自然者乃任已之矯強上聲下同有爲者安排于着心着力間以求去此氣質不知即此即是氣質却于氣質上更又自添一層安排以此障蔽蒙銅強執堅據本體反隨逼迫譬之一家主人翁蒙塵政出家衆應是紛綸贅亂得失無恒以故變之于此逞之于彼匪但不勝其變且也變之無益於得是非氣質之難變也本體未融則主翁失職內無張本則四

詹氏小辨

卷之五

十一 正蒙

映

壁生邪是以愈攻愈熾彌急彌露續使言動間去聲有能變而善然皆有爲去聲之念強作之心爲之所由與所繼之善殊矣人生自有知識以後苟匪神靈之聖類無不氣質用事其結習也深而舊緣也熟是以日用事而日自不之知故苟不有滌源濬本之功烏能融液四透洞達于言默距躍間彼子厚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定性未能不動猶累外物政坐變化氣質之見質閑之循是罔反無論十五年學安不成縱與五十以學恐終無透露時也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畢竟所窮所精

一耳目見聞之知耳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窮與順合精與徙通

人心即逐于物不無時有獨覺但覺之遲不能如顏之速覺之希不能如顏之悉爾若能續此日有克拓至如顏之無不知是理窮義精也如顏之未嘗復行是理順義徙也蓋理惟順而始乃可以謂之窮義惟徙而始乃可以謂之精非窮理精義之外又有順理徙義也

理未窮則私隔之義未精則利叅之此叅之隔之者之克未盡即本體克未盡也然則克盡克盡之功如

詹氏小辨

卷之五

十一 正蒙

映

何曰只是時時戒慎恐懼則本體完固續有可私可利物來何所得容何隙得入此便爲克盡克盡也戒慎恐懼固非是束縛其心亦非是固守其心自然戒懼心之本體即本體即是道固守便未免着已意見着已意見即謂意見不可謂道矣束縛則是助之長上聲纏深繫急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良以本體猶之天然詎有停機顧天之所以能無停機以其至公一不公則機停于所私天必無之矣蓋束縛固守機亦停于束縛固守曰如此將以何如而自然戒慎恐懼所謂戒慎恐懼又以何如而用其功曰凡心而謂之

不公者以有他心也所以謂之他意有所之也心惟意無所之則精合神一事事自然恰中不見艱苦不致愆違即此便是戒慎恐懼所爲戒慎恐懼亦云事

唐氏小辨卷之五

十二 蒙叟

心存言道存在此中更無有他也故曰肫肫其仁曰拳拳弗失若此者其致莫測其道莫可限量矧可得而固守之束縛之也耶走嘗爲去聲人拈出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夫子之戒慎恐懼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之戒慎恐懼也存心養性以事天不貳脩身以立命孟子之戒慎恐懼也至于出門如

若甚易而盡之最難乃今能矣而視若未能兢兢焉時戒時懼曾無一爲去聲而自不敢謂盡如此則安得復有不盡之心既忽過求之習此聖人無盡之心而無盡之盡所爲至盡也夫以無盡之盡只惟內而自盡無復外而求諸子臣弟友之心矣而猶兢兢于常言信常行謹謹信盡矣而猶兢兢于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有餘不足已盡無矣而猶兢兢于言顧行行顧言言行合之一矣而猶兢兢于君子胡不慥慥是何其功之密以致密而心猶未窮也聖人一生自朝而暮自少而老總未有纖毫自滿自是之

唐氏小辨卷之五

十二 蒙叟

念萌之心夫自滿自是之念與戒慎恐懼之念互出入絕却自是自滿之念便純是戒慎恐懼之念夫戒慎恐懼之心虛心也虛無不至自然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豈埃形聲睹聞而始惕然內反哉故詩人贊文王曰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亦保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上天之載無聲翼翼自然恒如是抑何有于見聞未之見皆是疊疊翼翼自然恒如是抑何有于見聞之迹至如孟子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便未免待所睹聞又如曾子日日三省雖不待所睹聞功似密於孟子然却待省而知

則亦其心之睹之聞也第均爲睹聞之公非私已之意見故學者由之此賢聖用功之別也悟此則戒慎恐懼入門之功與極致之功豁如在心目於茲豁如道思過半然匪臻於無意而恒自合則不足以合天載故曰惟聖能之孔子教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去其意見引而入之於視無形聽無聲蓋底於視無形聽無聲而已意殆以淨盡仁之真體纔完

心惟實實渾全此體而後視聽言動乃能皆由於禮少不由即非體之全少出有意而由即非自然之體

詹氏小辨

卷之五

十四

正蒙

聖人言仁大歸言之於禮固以禮可見而仁不可見實以仁爲心德禮爲德之法也是以仁之渾全與未渾全聖人動以禮證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只味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語意便知動是無意無必之動夫是以曰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動容周旋自中中並去聲乎禮而心德遂以爲盛之至更蔑以加焉何也蓋心所得至此則外内全透無法可語一切莫知已所以然而然尚復何有於見聞與心思此政合於上天無聲臭之載者三省是思誠者之始事此豈不是有意顧其意乃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之意故以爲出於公

如此則于吾心本然正念不甚相遠故循以爲入門進步大路可至于仁

束縛與固守既爲任己意見即是放肆之類非戒慎恐懼之謂矣良以心之本體原自無意無意即合天載即合至公至健精神自爾終日爽朗融液無須更滯泥間隔既無須更滯泥間隔則無怠肆可以指摘又安得有戒慎恐懼之迹可以睹見蓋由有怠肆而後有戒慎恐懼之可睹見今渾然純是一戒慎恐懼則無首無尾無迹可尋束縛與固守所爲有迹以非心所本有是我意見締造將來是以終日拘拘不得

詹氏小辨

卷之五

十五

正蒙

自在非太執即太驟又其勢必不能恒以故至於痕迹痕矣或曰束縛誠不可若固守而亦謂任己意見則孔孟嘗教人守矣曰孔孟所謂守猶三十而立所立卓爾先立其大之立言學已到立站得住不復會喪失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非着意着迹而拘拘守之之云也只觀夫子所教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氣象何曾着意亦何曾着力蓋是其本心自如此故曰由己也若不然者而强下聲力固守之則所謂克伐怨欲不行者也不知此固守之心已是

作意牽強之心而與由己之道違遠甚矣君子只尋常虛其心勿令先有意見即此便是一物不留一疵不存而道已盡在其中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所謂約之以禮亦如此約蓋戒慎恐懼即所謂無體之禮云非有遜讓之迹也君試味顏淵問仁夫子不言仁而告之禮禮而又曰復禮則知禮是心之本體生來有此天則非人所爲故曰戒慎恐懼其自然者也少着意見即墮人爲便失由己天真謂之不仁心但着意見一物定遺去九千九百九十九物此之不仁曷甚焉學人察未精見未徹只謂一少畱意

詹氏小辨

卷之五

十七 正蒙

映

曾何足以爲害不知全體已被蔽虧故但心而一物不留即自然是萬物畢照仲尼所爲空空竭兩端以此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變通能變其通則圓神無滯夫一以曲盡而致文之外著則徙義已在其中而心無餘善可知矣假令有一之未或曲致即是其一欺一蔽一虧而窒礙續以此之故矣至於明能兼照則物不能奸機不能遏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其時也尚何復待於徙而有義哉鄒東廓先生云天道無停機故四

德終始萬物迎隨不見首尾

既曰求大中不可不知權則又奚以云權過中而合義既曰合義則又何以云過中中與義非二物也時當_{去聲}則宜時合則中_{去聲}唯其時而已矣時者事理之極不得不然而又不能不然是故不必拘事之故常因其不得不變不能不變之時而通變行之故曰權也良以遭此之極循故常則復無可去而逼迫以成亂更變則時當時合而情事反以大定此亦理勢之自然吾不能與強_{上聲}爲者雖事功似變而理實歸之至平曷謂至平底定由更變復也是權者義精之極

詹氏小辨

卷之五

十七

正蒙

映

而中用之妙者也
文言曰九四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故曰權必有疑疑之者慎之也難之也

用不能違時故聖人言義則曰時措言中則曰時中乃權則所爲權此而時出之者義自我精妙道之微權斯在乎中自我定操_{平聲}道之大權斯在乎權乎權乎不精不行不中不行過中則差復何能中_{去聲}不中則何能復合合即無過曰過中而合義必非義也非中也非權也_{過中非中之中如字}

曰中曰義曰權譬如一火因所然故而得種種名耳故所云木火草火糠火燄火牛馬糞火柈檀香火寧有諸種火哉夫火止一火若以見各各火而謂火有諸種是必執似是而云是者耳

夫似是者天下之大蠹也道但眩於似是而謬執以爲聖人之道不知聖道無是也故吾誦過中合義之云深爲時中懼矣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所忌憚也夫以小人而乃得與君子並稱中庸豈等閑小人之云哉必其所爲無忌憚者得以亂時中而眩其是也夫時中而使

詹氏小辨 卷之五

十八 正蒙 頤

不知中之所以爲時則時中與無忌憚亦甚相似矣蓋利勢之與權位道之所慎處乃人情則有不憚其歿而營之者君子固有時乎居之不疑矣然非不疑於情也真有睹於時之當得得而合之中行故不去也今之談學者借此之迹不惟其合睹利在而嚇曰何必堅拒義無妨也睹勢在而嚇曰何必固避義無妨也睹權位在而嚇曰何必深辭義無妨也事事無妨則將事事可爲不必慎擇而其究遂以無所不至固且噉噉然而白日號於衆曰彼不利不勢不權位是詭激之行窒塞而不通於大道者也吾道自圓通

我心自有主彼又何能我免我自隨我之時天下有何事而吾不可與爲嗟乎此據似是之時中以禍天下而又以禍時中天下幾何不相率而爲禽獸也彼禽獸之與人殊亦惟其罔知分辨任嗜欲之性無間可爲與不可爲故曰禽獸也而其號則借之乎禪夫禪非爲禽獸者也乃其分辨罔事則禽獸之藉也今之名有道者蓋嘗曰學不禪不至禪不空盡不神聖神聖人者何事匪禪何禪匪盡是故着衣喫飯禪也撒尿挖屎禪也捐母背父禪也呵祖罵佛禪也循其道將離名實以空之盡乃不知其滅裂而越過之已

詹氏小辨 卷之五

十九 正蒙 頤

甚以故其末卒使人人厭棄綱維以喪刑範而罔復知所顧忌竟以大蠹天下而與吾道不啻若鶩鸞蘭蕭何也良以其教空天地萬物而盡越過之棄遺之故遂過而并天地萬物之綱維刑範以棄遺之始以空盡之號終以無所不至之情續有是非可否直以無妨自恕而託一切以通流是其盡也昧然而云盡也若我所謂盡則既盡道之所可爲又盡道之所不可爲是故有範以圍於不過有曲以成於不遺是以時當去聲義合而適協於其中也今日過中則必過於爲義夫非所謂非義之義者歟非義之義義之似而

情之偏也道之所遺多矣吾是以慎之而斷曰過中必無合義之理不合則奚取於範奚取於圍而又奚取於曲成也且也成之所以名曲非令阿意徇時離道去義澤聲利勢位之塲脂韋其生平而梯檻之突絜也蓋心之至妙至妙化義之名融道之迹而與合之天地合之日月合之四時鬼神以故無從無舍而其行無不委致以中去聲且合故曰時也然乃險夫挾之爲生變倡亂之藉資聖人審之爲反正撥亂之衡度則固不得以不辨然與其稱曰過中合義之爲權孰與反經合道爲權之近得乎彼有存虛明者其

詹氏小辨

卷之五

二十

正蒙一

必不咤於吾辨云

曲成之曲即吳以行權之吳言見道之精深微婉於心曲至微至隱之中以周盡非假仁義以行邪枉之云也無忌憚則不問仁義壹意邪枉而志在無所不可矣時中則有可有不可

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平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民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以敘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疏愈夫謂之曰自明非墮空落虛徒自明於已而無

與家國天下之云爾也鄒東廓先生云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一時一事蓋以吾太公順應心處家人即謂齊家以吾太公順應心處閭里鄉黨人即謂治國以吾太公順應心處四海九州人即謂平天下而明即在所處之中臯陶邇可遠在茲茲吾心也庶明之庶即回也其庶乎之庶言庶幾於明也勵翼言勉勵翼翼無休已時也如此之心可邇可遠寧但可以惇敘九族而已此書意也乃今註從子厚子厚則從孔氏疏却似分外內作二項子思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

詹氏小辨

卷之五

二十

正蒙一

成物智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味所以成物所以字故時措之宜故字聖傳有二項哉而來許求精太過乃反以碎義破析之

嘗試以天道聖人論之天心於穆不已而時物自然常行常生聖心精一罔貳而倫物自然常明常察上聲時物常行常生之外不足以見天道真機舍倫物常明常察之外不足以見聖心真性舍明明德於天下之外不足以見自明其德若謂自明爲窮時先明之已而後平天下乃于達時行之人則是以明道不必見之行事建功不必本之立德後世玄虛之談功

利之習有之而吾孔氏不若是

無垢子曰行道者既得真靜動用之中湏是應物不昧若昧應物即被物轉蓋動靜合有無一心之所自來也道豈在虛虛見得此心于內在且盡實體此心于倫物間豈在靜時見之明白在動時措施用之不差

嘗繹東廓先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是一時一事之教學而見此豈有自滿自諉日哉良以家國天下之人無盡乃人又各各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責其勢寧能使之以一以盡如吾心不能使之以一以盡如吾心

詹氏小辨

卷之五

王

正蒙映

心其能以少安是人人有猶病之慮如傷之視自非日用不知之百姓誰不慄慄焉抱未公未順之憂以故僂勉終身無已戒慎恐懼不然聖如尼父當時曾無有一命二命在身胡爲乎皇皇汲汲席不暇煖而卒老於行也若理果有可以自諉曰盡吾心焉而已則尼父胡爲乎而不已也詎不以心道合體道無盡心其能得獨以有盡執有盡之心以體無盡之道道豈在其心哉戒慎恐懼政以盡無盡之心盡無盡之心而無盡之道乃在故心終不能以有已也是以孔子終身罔敢自諉於盡矧於吾儕之學人顧乃曰吾

已盡吾心即此即離道之心一生大事去矣故知戒慎恐懼之學無賤無貴無老無少無聖若賢時無有已已之即是貳之不入之私即入之利竊謂爲學櫛柄在戒慎恐懼也櫛柄柄而心可自一性可自定恭可自安氣質可與自化外物夫又烏得而累之

子厚之學於正蒙見該矣於西銘見大矣乃脩辭則子家之色絛者歟第語到本體猶然未達一間去聲也其志蓋卓然不羣於一代之中格之宋世諸儒程邵朱陸四子而下唯正叔肩齊餘無得而攀軌躅已

夫其始悅孫吳復逃佛老則已是自外逃入內變而

詹氏小辨

卷之五

王

正蒙映

之道雖二程翼輔之功實由子厚心虛恐恐焉日懼已學之非故釋已而從良友匪大勇烏能也朱元晦謂其涵養本源之功未臻而日夜苦思向前豈早年孫吳馳騁之心未戢爾耶以明道二十年獵心猶在子厚未戢宜矣雖不無時有出入乃大致戴道而行列諸孔氏之門豈亦所謂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乎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六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校

作者辨六 經世畧意

有上下二編

畧意上

論經世大旨

續圖圖說

叙續圖之意與元會聲音二數所從起

八卦上順加八卦為天地始終之數圖

九州八卦方運圖

天圓地方消息圖

天圓地方消息圖論

詹氏小辨卷之六

一 經世界意

垢遯否復臨泰變六十四卦圖

先天六十四卦變三百八十四卦次序圖

論卦用四象推測之理

起甲起子之例

一元運卦始終圖例

一元運卦日甲所統圖

一運年卦始終圖例

七會第十一運恒卦之第一世卦年卦圖

日卦起例

十二州及歲月時卦例總局

論占變於卦爻與卦數應合之理

論天地四象所以相因盡變之理

天地四象總圖

四象相因十六圖

總論經世之數與其數所自來

聲音律呂圖旨

總論聲音之學

論經世大旨

皇極經世以擬易也前輩謂邵氏參攷黃帝太素子

雲太玄曰家太乙統紀洛下閎太初曆邵平太初曆

漢武太初元年僧一行大衍曆而自出新見以成一家之書

其元會運世六卷凡三十四篇如易有上經聲音律

呂四卷凡十六篇如易有下經觀物十二篇則暢二

詹氏小辨卷之六

二 經世界意

數之義如易有繫辭

數者天地萬物萬事一定之理無大無小無內無外

無高無卑無能離焉蓋數之自然即是理非外數而

別有理也諸儒但見人說數便卑之不知除數理又

焉音寄夫以理為高以數為卑是障於理數者也如

此者不惟不知數亦不知理

其數由用之體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

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

體之用則自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

十六而八自八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故明道以

爲加一倍法其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即位元年甲辰終於周顯德五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以符其所學如此則堯夫知來蓋自藏往得之

天地之數窮於八八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極於六十四不窮不變窮乃變變乃生生不窮

極於六十四者言變極於此數也彼以陽數三十起陰數十二起以三十二反復相乘各得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又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各如此乘亦各得此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遂謂天地數窮于此而斷其始終

唐氏小辨卷之六

三 經世界意

不出此數外也

續圖圖說

叙續圖之意與元會運世聲音律呂所從起

數起於一一者體也有體則不能不生而之用用數萬而物亦萬物壞而一不壞故一元既終復生一元元元其有窮哉自乾元元終坤之辰辰者大化之經世也自元元而終元辰者大化中一元之經世也其道誠遼邈難言其消息盛衰之數實不出十二月卦之理以本卦言之始於復而終於坤以爻變言之始於坤而終於比因卦以見天下之蹟則不出先天六

十四卦之變故三百八十四爻變爲三百八十四卦每節藏一卦共二十四卦餘三百六十卦配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三百六十也每元統十二會每會統三十運每運統十二世每世統三十年每年統十二月每月統三十日每日統十二時每時統三十分每分統十二抄抄則爲律呂聲音動植之數也由積分以知日之大小積分以知年之閏餘積年以知世之常變積世以知運之盛衰積運以知會之因革積會以知元之始終天地之不能逃也而矧于天下萬物萬事之變其能逃焉其二十四卦皆自冬至初分而

唐氏小辨卷之六

四 經世界意

始其曆元則自冬至夜半子初分而始其每月日時則由一元而始於初會之初運也筭至堯世會於巳午之間在日甲月己星癸辰申之運當乾九五得天地之中數故其治爲沿古特盛若我

大明則會於午在日甲月庚星甲之運政當中數盛際其治化固宜隆盛久遠于唐虞三代有光第堯夫雖暢明其數而未及一一序列其卦後有序者又往往不合惟祝氏所述稍爲輒近稱說然乃源似而流與堯夫迥異以其卦數驗自今以上往事又率不合用是疑焉遂竭心思并加冥蒐博訪始獲陳希夷李

挺之二先生遺編以用探邵氏閭奧經營數載試乃
序卦列圖隨稽往事亦合謬謂蠡管之窺近是載之
以需知者至如河圖洛書與先天後天諸圖及邵氏
經世圖列已具者於予無所發明則不敢復載其舊
以有大易與邵氏全書在

以大化之元數計之自乾終坤積有六萬零八百二
十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三元一元在大化中猶一歲
之一時以故經世之數直以歲月日時現在數分積
推演而成蓋天地間大理大數所必不能外此者是
故其以一元而統十二會則由一歲之有十二月也
詹氏小辨卷之六

五 經世畧意

一會而統三十運則由一月之有三十日也一運而
統十二世則由一日之有十二時也一世而統三十
年則由一時之有十分也至夫此外一分而又有
十二抄則一元數中用不能盡是故復以聲音律呂
動植之數而用之此堯夫心用之至密也今總計之
一元十二會凡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一
二萬九千六百年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月四千
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日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
千辰元起于甲會起于子運起于甲世起于子歲起
于甲月起于子日起于甲辰起于子故一元之內天

開於初會之子一萬八百年之間地成於第二會之
丑一萬八百年之間人生於第三會之寅一萬八百
年之間蓋每會之年有一萬八百年也盛於巳午衰
於未消於申開於戌混沌於亥是一元天地之始終
也至夫一元始終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前六
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為子至巳而為息分後六會六
萬四千八百年為午至亥而為消亦猶一歲內之以
上半歲為自子至巳為息下半歲為自午至亥為消
也要以一歲消息不越一月之上弦下弦一月消息
不越一日之上午下午一日消息不越一時之上四

詹氏小辨卷之六

六 經世畧意

刻下四刻堯夫謂一指掌可盡天地之理走則謂一
時可以盡天地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數
以數之入用生變言之河圖之數成於十為偶即洛
書之足數乃體數也洛書之數終於九缺十為奇乃
河圖之用數也偶靜奇動動體而靜用靜體而動用
一動一靜交而變化生焉圖同位而合則左旋相生
書並位而合則右旋相克一生一克交而吉凶見焉
圖之左判者陰中陽也右判者陽中陰也則所以為
生物之體者也書之陰陽交錯則所以為生物之用
者也圖雖十去中而合亦九書雖九去中而合亦十

斯固爲先天後天之別而表裏經緯實生於此蓋造化之玄機作者之至妙也堯夫洞契此秘於是因卦之順而順以八卦重之始乾之一一終坤之八八爲六十四卦又自圖從下而上以橫數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次序之自然非有牽會扭合之易訛奇零細碎之難理以茲見加一倍法既精微以淨潔又簡易以詳明非至順而能若是乎夫子指作易爲順性命之理殆以謂此也其圖下所列經世數陽數則以一而成之三十者乾一爲太陽爲日而一月之有三十

詹氏小辨

卷之六

七

經世界意

日也陰數則以二而成之十二者兌二爲太陰爲月而一年之有十二月也乾爲元之元其數一者乃一元也夫爲元之會其數十二者則一元之有十二會也以三十而因夫之十二則知大有一元之運數又以十二因運數則知大壯一元之世數以至一元之歲月日辰皆以三十二反覆因之其數皆見音成在眼無待理擘肌分費思索而知者若會之元則起於元之會數運之元則起於元之運數世之元則起於元之世數以至於歲月日辰之元則起於元之歲月日辰之數亦皆以三十二反覆因之

如以三十因夫之十二數則有三百六十爲大有元之運數又以十二因三百六十則有四千三百二十爲大壯元之世數又以三十因四千三百二十則有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爲小畜元之歲數餘放此

續圖而首之曰八卦之上順加八卦何也蓋凡天地間有形則可見可見則可數數其孰能脫焉蓋理之一定自然如此者順之則合自然以故相因相乘皆合不順則數非其數矣是無數也無數又烏有理此其不能皆合亦宜矣此可見人心不能容纖毫私智若夫牽附扭合則私甚矣私便任人意變態豈一定

詹氏小辨

卷之六

八

經世界意

自然之謂哉良以天下無無理之數雖或人之心思時有詳畧乃究竟其所以應合處必由順自然者而合也程叔子云數學至康節方及理嗟乎理卽數之理爾自君子求理於數外將以明理而理與數反兩失之豈知理者自然一定之真精數者自然一定之分限順數卽所以順理也康節之數自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一切相乘相因之變並是順其一定之自然者可數數下數字上聲餘皆去聲

八卦上順加八卦爲經世天地始終之數圖

乾	元之元	一元
夫	元之月	十二會
脊	元之運	三百六十運
森	元之世	四千三百二十世
畜	元之辰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需	元之月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月
畜	元之火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日
泰	元之辰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
履	元之水	十二元
兌	元之會	一百四十四會
詹氏小辨卷之六		
睽	元之運	四千三百二十運
睽	元之世	五萬二千八百四十世
寧	元之辰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年
節	元之火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月
損	元之辰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日
臨	元之月	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時
夙	元之會	三百六十元
革	元之運	四千三百二十會
離	元之世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
豐	元之辰	一伯五十五萬五千二伯世

九 經世畧意

家人	運之星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年
睽	運之月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月
賁	運之火	一伯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二十六萬日
明	運之辰	二千二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時
妄	運之元	四千三百二十元
隨	運之月	五萬二千八百四十會
噬	運之辰	一伯五十五萬五千二伯運
震	運之火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世
益	運之辰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年
屯	運之元	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月
詹氏小辨卷之六		
頤	運之火	二千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日
復	運之辰	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時
姤	運之元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元
遯	運之月	一伯五十五萬五千二伯會
鼎	運之火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運
恒	運之辰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世
巽	運之元	一伯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二十六萬年
井	運之月	二千二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月
蠱	運之火	六萬四千六百六十二千七百六十萬日
升	運之辰	七十五萬五千九百九十四萬二千二百二十萬時

十 經世畧意

而調均其消息者也八卦既位八方則八方之氣必與八卦應豫州天地之中斯猶之寄王_{音旺}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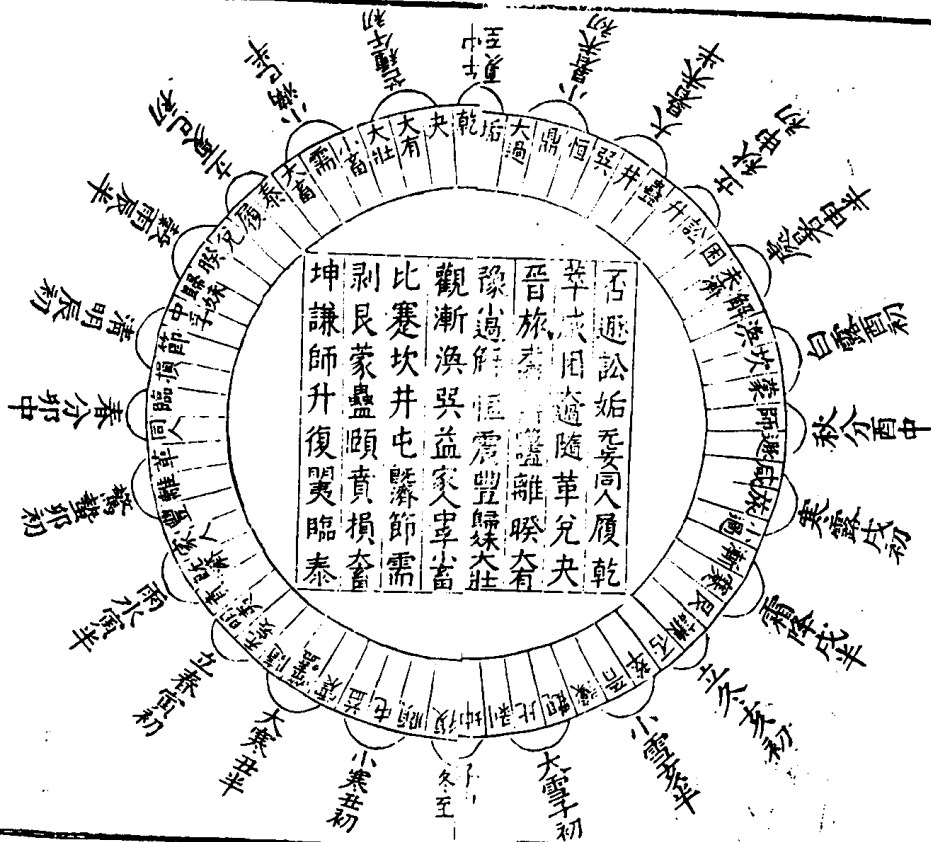


右圖用外卦以定位用內卦以推消息蓋內卦先天而外卦則後天

書式小序

上三

天圓地方消息之圖



右圖經世已具而予為分十二時與二十四氣

書式小序

一日

天圓地方消息圖論

以六十四卦圖圓布之則冬至子半一陽生爲復至
卯爲離歷臨泰大壯夬以至午爲乾而六陽盡故曰
乾盡午中至夏至午中而一陰生爲姤至酉爲坎歷
遯否觀剝以至子爲坤而六陰盡故曰坤盡子中一
如天之左旋而四時行焉蓋天道也其分配二十四
氣惟八節則各二卦餘節氣則各三卦陰陽之生於
月卦則過坎離而始得如至立夏而始得泰卦此何
也猶物初生遲而未舒故也天地之氣南行爲陽北
行爲陰陽長而陰消陽治而陰亂盛則衰極則反故

曰先天之方所以察氣運盛衰人事得失良以天有
專成之義盛衰得失一切專主其始亦理數之自然
也至夫六十四卦方布之圖則乾始西北坤盡東南
泰居東北否居西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蓋地道也
故天之傾在西北而地之陷則在東南致其氣運之
流行循環無端亦與天同若以其陰陽之變觀九土
之盛衰得失亦與天之盛衰得失應蓋承天時行之
義也

朱子曰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
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
於申而終於丑此二義若小差而實有說蓋子位一

詹氏小辨卷之六

五 經世憂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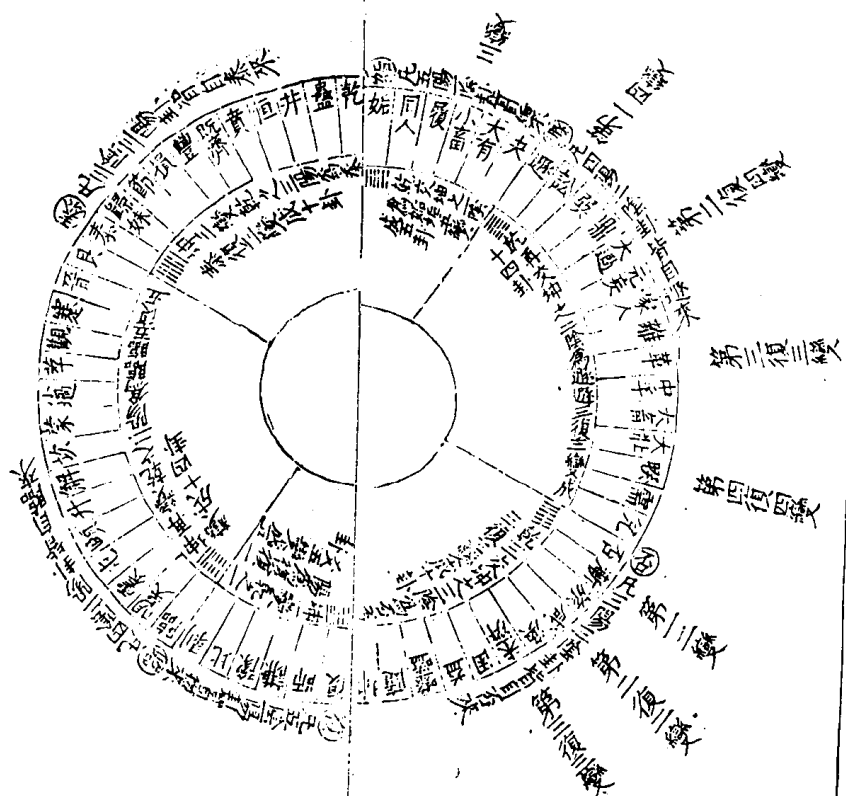
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
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乃始巳位六陽雖極而溫厚
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
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乃盡也其午位巳生而嚴凝
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
盡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地上之氣易識是以周
人建子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爲邦竟以夏時爲正
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圖以推可見
數一元消長之數十二卦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
否觀剝坤也其降氣與右消息圖同故不復其

天開子地闢丑固是也彼時人則未生將如呼嚶寥廓何聖人爲民作極不欲以人所未生之前使民徒想象而懷疑故貴夏時以人之既生者爲正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巳矣爲人言性於窈冥恍惚之不可知故以見音現在行所無事者言之政以証恍惚窈冥者之爲鑿也自昔天下數學多失之鑿其說驟聞懼然卒不可以行若夫一日之有十二時一歲之有二十四氣流行諸卦人咸得而稽其分限故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也又惡音下用鑿通乎此可以通堯夫圖數矣

卷之八 辛

一六 聖人

姤遯否復臨泰變六十四卦圖



李挺之曰觀此卦變可知易象辭之所自

凡天地與萬物萬事無非變也故易以變易爲道先
 天圓圖始復終坤六十四卦變爲三伯八十四卦者
 如復爲本卦未變則以上爻次變初爻爲坤變二爻
 爲臨變三爻爲明夷變四爻爲震變五爻爲屯是每
 卦之一爻變爲一卦變共三伯八十四卦此三伯八
 十四卦周天乃三伯六十卦者何也初藏復以象閏
 自坤歷十五卦又藏一卦共藏二十四卦於二十四
 氣中其見音在三伯六十爻之卦歷元會運世歲月
 日辰之間皆始於復之坤而終於坤之比爲一周天
 皆以冬至爲始又細分之而運卦每年一周者一元

總三百六十運也世卦每會一周者一會總三伯六
 十世也年卦每運一周者一運總三伯六十年也月
 卦每世一周者一世總三伯六十月也日卦每歲一
 周者一歲總三伯六十日也時卦每月一周者一月
 總三伯六十時也故三伯六十而卦斯一周矣

先天圓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變三百八

詹氏小辨卷之六

大經世累

十四卦次序之圖

- | | |
|-----------------------------|-------------------------------|
| ○復 <small>冬至</small> 坤臨明夷震屯 | ○頤 <small>冬至</small> 剝損賁噬嗑益 |
| ○屯比節既濟 <small>小寒</small> 隨復 | ○益 <small>冬至</small> 觀中孚家人无妄頤 |
| ○震豫歸妹豐復隨 | ○噬嗑 <small>大寒</small> 晉睽離頤兌 |
| ○隨萃兌革屯震 | ○无否履同人益噬 |
| ○明謙泰復豐既濟 | ○賁艮大畜頤離蒙 |
| ○既濟蹇需屯革明 | ○家漸 <small>驚蟄</small> 小畜益同賁 |
| ○豐小過壯震明革 | ○離旅有噬賁同人 |
| ○革咸夬隨既濟豐 | ○同遯乾无妄家離 |
| ○臨 <small>春分</small> 師復泰歸妹節 | ○損蒙頤大畜睽中 |

○節坎屯需兌臨	○中渙益小畜履損
○歸解震壯臨兌	○睽未噬有損履
○兌困隨夬節歸	○履訟无乾中睽
○泰升臨明壯需	○大畜噬賁損有小畜
○需井既節夬泰	○小畜巽家中乾大畜
○壯恒豐歸泰夬	○有鼎離睽大畜乾
○夬大過革兌需壯	○乾姤同履小畜有
○姤乾遯訟巽鼎	○大過夬咸困井恒
○鼎大有旅未蠱姤	○恒壯小過解升大過
○巽小畜漸渙姤蠱	○井需蹇坎大過升
<p>唐氏小辨卷之六 九</p>	
○蠱大畜艮蒙鼎巽	○升泰謙師恒井
○訟履否姤渙未	○困兌萃大過坎解
○未濟睽晉鼎蒙訟	○解歸豫恒師困
○渙中觀巽訟蒙	○坎節比井困師
○蒙損剝蠱未渙	○師臨坤升解坎
○遯同姤否漸旅	○咸革大過萃蹇小過
○旅離鼎晉艮遯	○小過豐恒豫謙咸
○漸家巽觀遯艮	○蹇既井比咸謙
○艮賁蠱剝旅漸	○謙明升坤小過蹇
○否无妄訟遯觀晉	○萃隨困咸比豫

<p>唐氏小 卷之六 手 經世累意</p> <p>論卦用四象推測之理</p> <p>卦有六十四而用止三十六共二伯一十六爻者以陽數一伯一十二陰數一伯一十二共二伯二十四於內去離四陽坎四陰之交數八故止二伯一十六又加陰陽之數四十共二伯五十六也爻有三伯八十四而用止二伯五十六爻者每卦去初上則乾坤之交共去有一伯二十八爻餘剩有一伯五十六爻乃生物之數也故卦用八乃乾坤主之體也爻用六乃坎離主之用也體生物者也用運行者也故每卦用四爻則四象俱四象俱各相因而為十六則天下</p>	<p>右次序凡運世歲月辰卦序皆循此第有橫數直數所因之各殊 數並入声</p>
<p>○晉噬未旅剝否</p> <p>○觀益渙漸否頤</p> <p>○剝頤蒙艮晉觀</p>	<p>○豫震師謙坤萃</p> <p>○比屯坎蹇萃坤</p> <p>○坤復師謙豫比</p>

能事畢是以六十四卦用爻共二伯五十六也祝氏以斯遂掛一爲序得二伯五十六卦不拘初上但以四爻爲例似與邵氏不合

祝氏以掛一爲序以四爻爲用蓋牽執著策掛一揲四之法而不知經世之用卦用爻無掛一也其法卦起於泰終於明夷每卦六爻共得一千五百三十六爻以四爲用凡一運一世一年一月一日一時皆得四爻則三百六十數得一千四百四十四爻分爲二十四氣每氣藏閏四爻而一千五百三十六爻二百五十六卦爲一周矣卦之起例運歲則起于泰月日曆氏小辨卷之六

三一經世畧意

時則起於升斷自夏禹八年爲七會之始作三千六百年并十二月圖至洪武十六年而止雖月起於寅時起于子弗論也蓋曆元既以冬至甲子爲始則起甲起子者其定法也而起寅則奚以冬至甲子爲

起甲起子之例

如一元爲日起甲一會爲月起子是日甲月子故初會在甲子第二會在乙丑餘元會倣此運爲星起甲世爲辰起子是日星甲辰子故初運初世在甲子次運次世在乙丑餘運世放此年月日時例亦此同

一元運卦始終圖例

運卦每年一週如第二會初運甲子乃復之坤卦爲一元天地之始橫數之則第二會乙丑臨卦也至癸巳運晉卦積三十運爲一會之終歷至第十二會癸亥運坤之比卦積三百六十運爲一元天地之終

第一元運卦日甲所統圖

此圖橫數

曆氏小辨卷之六

三一經世畧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臨	頤	蒙	復	損	小畜	遯	大過	解	姤	咸	豫
夷	妄	漸	太	履	巽	訟	升	歸	妹	否	謙
震											

比 <small>丙子 丙午</small>	屯 <small>乙亥 乙巳</small>	益 <small>甲戌 甲辰</small>	嗑 <small>癸酉 癸卯</small>	賁 <small>壬申 壬寅</small>	震 <small>丁卯 丁酉</small>
同革	履夷	否震	妄壯	賁震	隨小畜
坎乾	節妄	孚訟	睽履	小過大畜	妹兌
夬大有	泰鼎	歸妹恒	豐井	恒困	家巽
師蒙	謙訟	泰吳	升觀	吳孚	豐豫
離坤	旅升	小過夷	蹇謙	萃漸	漸艮
頤	否	漸	渙	益	師

震 <small>丙戌 丙辰</small>	頤 <small>乙酉 乙卯</small>	妄 <small>甲申 甲寅</small>	家 <small>癸未 癸丑</small>	孚 <small>壬午 壬子</small>	觀 <small>辛巳 辛亥</small>
大畜既	艮隨	貴夬	既咸	豐革	復同
妹賁	損蠱	履大畜	需大過	益壯	渙臨
賁需	兌大過	革升	解未濟	夬小過	乾壯
吳萃	兌蠱	困剝	濟渙	蒙恒	姤師
未濟漸	咸隨	謙萃	豫晉	觀剝	豐遯
困晉	艮	蒙	頤	益	坤

[illegible][illegible]

如值閏月有藏閏之卦則用藏閏之卦否則將先月藏閏之卦顯出逐月挨至閏月則餘月卦無須易矣

國 齊越燕宋鄭楚周秦魏趙魯衛

十二州 青州揚州幽州豫州兗州荊州梁州雍州益州冀州徐州并

十二世 一世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二月 十二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二時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詹氏小辨 卷之六

三十一 經世纂要

甲子甲午 坤復 臨明震屯 頤剝 損賁 噬益 益屯

乙丑乙未 比節 既復 益觀 孚家 妄頤 震豫

丙寅丙申 姤豐 復隨 噬離 頤妄 隨萃 兌

丁卯丁酉 革屯 震妄 否履 同益 噬謙 泰復

戊辰戊戌 豐既 賁艮 畜頤 離蒙 既蹇 需屯

己巳己亥 明家 漸畜 益同 賁豐 過壯 震明

庚午庚子 革離 有嗑 賁同 革咸 夬隨 既豐

辛未辛丑 同遯 乾妄 家離 師復 泰姤 節損

壬申壬寅 蒙頤 畜睽 孚節 坎屯 需兄 臨孚 渙

癸酉癸卯 益畜 履損 歸解 震壯 臨兌 睽未 益

甲戌甲辰 有損 履兌 困隨 夬節 歸履 訟妄

乙亥乙巳 乾孚 睽升 明臨 壯需 畜蠱 賁損

丙子丙午 有畜 需井 既節 泰畜 巽家 亨乾

丁丑丁未 畜壯 恒豐 歸泰 夬有 睽畜 乾

戊寅戊申 夬遯 革兌 需壯 乾姤 同履 畜

己卯己酉 乾遯 訟巽 鼎遯 夬咸 困井 恒鼎

庚辰庚戌 有旅 未姤 恒壯 遯解 升遯 巽畜

辛巳辛亥 漸渙 姤蠱 井需 坎遯 升遯 巽畜

壬午壬子 蒙鼎 巽升 泰謙 師恒 訟履 否姤

癸未癸丑 渙未 困兌 萃遯 坎解 未睽 晉

詹氏小辨 卷之六

三十二 經世纂要

甲申甲寅 訟解 歸豫 恒師 困渙 孚觀 巽訟

乙酉乙卯 蒙坎 比節 井困 師蒙 損剝 蠱未 渙

丙戌丙辰 師臨 坤升 解坎 同姤 否漸 旅咸

丁亥丁巳 革遯 萃蹇 蹇過 旅離 鼎晉 遯過 豐

戊子戊午 恒豫 謙咸 漸家 巽觀 遯艮 蹇井 既

己丑己未 比咸 謙艮 賁蠱 剝旅 漸謙 明升

庚寅庚申 坤小 過蹇 否妄 訟遯 觀晉 萃隨 困咸

辛卯辛酉 比豫 晉嗑 未利 否豫 震師 謙坤

壬辰壬戌 萃觀 益渙 漸否 頤比 坎蹇 萃坤

癸巳癸亥 剝頤 蒙艮 晉觀 坤復 師謙 豫比

河圖括地象云。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故談者遂以九疇八卦與相配合。不知卦八而中虛有太極焉。則何不可以爲九也。故大禹叙疇。直以皇極居之中五。而不虛禹蓋有妙用焉。前史並稱禹定天下爲九州。蓋卽疇以畫地。而數恰有九耳。此所圖列十二州。則肇起于周成王。封十二國。以應十二分野。使各視其國之吉凶。而名之曰十二州。非故多之數。各有合治。各有宜。是故卦八而時有多。而十二之良。以人間之與天。上地下氣貫洽。而機合致有體無用。則

詹氏小辨

卷之六

廿三經世意

不足。以成造化。體用無恒。時與消息。是以造化之數。多爲用。而少爲體。少爲息。而多爲消。消以互致。其用息。以各存其體。不有分消。則生息無自致。是消固用以爲息者也。蓋取以通流。人間與天。上地下之氣。而體是以不膠於其體也。然則十二卦固八卦之資。而十二州實九州之藉。亦猶夫月之行於一歲。時之行於一日。用不能以不十二也。良以不用。則八九非不足用之則十二。而適符八九十二之殊。用不用之分。也要以無體。自生用不出。是故先天後天之不可相無。

日卦起例

此例卦亦直數

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節故曰卦次第不用初。一初二爲序。只憑節氣爲始。如冬至之日。坤次日。臨也。小寒之日。復次日。益也。歷十五日一終。乃節氣之常。故閏藏而不用。如歷十六日一終。乃節氣之差。則顯用一閏卦。餘可例觀也。

卦序圖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冬至復坤臨明震屯。頤。剝。損。比。噬。益。屯。比。節。既。小。寒。隨。復。益。觀。孚。家。妄。頤。震。豫。姤。豐。復。隨。噬。晉。大。寒。睽。離。頤。妄。隨。萃。兌。革。屯。震。妄。否。復。同。益。噬。立。春。夷。謙。泰。復。豐。既。賁。艮。畜。頤。離。家。既。蹇。需。屯。

詹氏小辨

卷之六

三十四經世略意

雨水。革。夷。蒙。漸。省。益。同。賁。豐。過。壯。震。夷。革。離。旅。驚。蟄。有。噬。賁。同。革。咸。夫。隨。既。豐。同。遯。乾。妄。家。離。春。分。臨。師。復。泰。姤。節。損。蒙。頤。畜。睽。孚。節。坎。屯。需。清明。兌。臨。孚。渙。益。省。履。損。歸。解。屯。壯。臨。兌。睽。未。穀。雨。噬。有。損。履。兌。困。隨。夫。節。歸。復。訟。妄。乾。孚。睽。立夏。泰。升。夷。臨。壯。需。畜。蠱。賁。損。有。省。需。井。既。節。小。滿。夫。泰。省。巽。家。孚。乾。畜。壯。恒。豐。姤。泰。夫。有。鼎。芒。種。離。睽。畜。乾。夫。益。革。兌。需。壯。乾。姤。同。履。畜。有。夏至。姤。乾。遯。訟。巽。鼎。遯。夫。咸。困。井。恒。鼎。有。旅。未。小。暑。蠱。姤。恒。壯。過。解。升。遯。巽。省。漸。渙。姤。蠱。井。需。

大暑蹇坎。逾升。蠱畜艮蒙鼎巽。升泰謙師恒井。立秋。訟履否姤渙未。困兌萃。逾坎解。未睽晉鼎。處暑蒙訟。解歸豫恒師困。渙乎觀巽訟蒙。坎節白露比井困師。蒙損剝蠱未渙。師臨坤升解坎。秋分。遯同姤否漸旅。咸革。逾萃蹇。遯旅離鼎晉。寒露艮遯。過豐恒豫謙咸。漸蒙巽觀遯艮。蹇既霜降井比。咸謙良賁蠱剝旅漸。謙夷升坤。過蹇立冬。否妄訟遯觀晉萃隨困咸比豫。晉嗑未旅。小雪剝否。豫震師謙坤萃。觀益渙漸否頤。比屯大雪坎蹇。萃坤。剝頤蒙艮晉觀。坤復師謙豫比。

詹氏小辨

卷之六

三五經世意

右運世年月日辰諸卦其變皆一定成法而反復各各因乘不一故變生互異吉凶遂與俱生然唯成法一定故卦數一切應合皆出自然不待人力所值卦爻萬變萬殊萬應萬合由此觀之卦爻非神以變而神是故其道貴於變

論卦爻變例與卦數應合之理

卦變者一卦之體用也爻變者六爻之體用也卦爻以不變者為體變者為用有變而其用不可勝窮故能裁成二儀而宰制羣物無變則卦滯於卦爻滯於爻數將安從生是無吉凶也

盈天地間非人物即物物變無窮而用至夥聖人應之不窮通之而若有神明豈其私智哉蓋迹夫變之所可見以知其所不可見耳邵子曰體本無體惟化是體用本無用惟變是用體用變化其天地至妙者歟是故天以一變四地以二變四四合為八天地之體數也其用各三三合為六天地之用數也物各有體體各有用此卦所為成之八而爻所為成之六也即卦合數即數合卦物之情狀可能遁乎

筮著用四以餘成卦此則合四用八以餘成卦筮著以三變成爻此則合三用六以占爻變而堯夫乃自

詹氏小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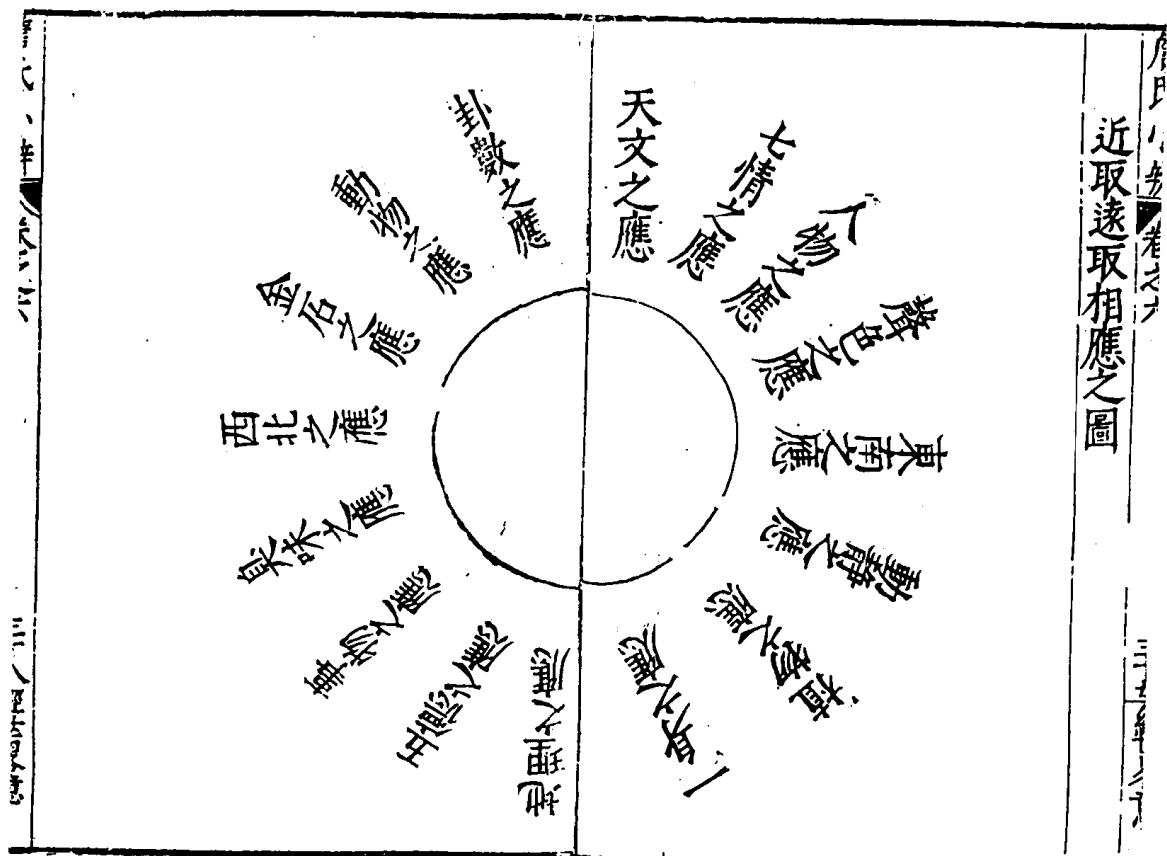
卷之六

三五經世略意三

目之曰先天者以其數不待著筮而吉凶自見於因乘中故遂用本來足數雖云加倍實乃生出之漸如此匪外有加也筮著乃假物以為法然其法若用足數即滯而不行半之則變化無極要亦理之自然如此故曰後天然則後天雖欲加之倍不可得先天雖欲不加之倍亦不可得要經世所演四象實觸發于筮著在揲過揲之所象所當者而引申之即其所謂先天卦數亦由見筮著之數而悟遂翻之而不用筮著成卦耳

卦數應合取用圖

先	得	數	則	用	先	天	合	卦
乾一	兌二	離三	震四	巽五	坎六	艮七	坤八	坤八
甲巳子午	九數	乙庚丑未	八數	丙辛寅申	七數	丁壬卯酉	六數	戊癸辰戌
此後天既	成卦用	丑未五數	巳亥四數	戌辰辰戌	丑未五數	巳亥四數	戌辰辰戌	丑未五數
既	成	卦	則	用	後	天	之	數
坎一	坤二	震三	巽四	中五	乾六	兌七	艮八	離九



論天地四象所以相因盡變之理

西山蔡氏曰動者爲天天有陰陽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是爲天之四象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四者天之所以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所以感于天之變也靜者爲地地有柔剛剛柔之中又各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是爲地之四象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化物之走風化

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所以應于地之化也暑變走飛草木之性寒變走飛草木之情晝變走飛草木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體之走風化性情體之飛露化性情體之草雷化性情體之木天地變化參伍錯綜而生萬物也萬物之感於天之變性者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萬物之應于地之化飛者善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味蓋其所感應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異至于人則得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

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

萬物之味蓋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于天地萬物而能與天地參也人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伯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收藏皇帝王伯有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是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爲十六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備

矣故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十百千四者相因而爲十六千之物爲細物千千之民爲至愚一一之物爲巨物一一之民爲聖人蓋人者萬物之最靈聖人者又人倫之至也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萬物自太和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而盡太和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間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未動靜也太極也又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謂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造化在我者也

唐氏小辨卷之六

四十經世意

蓋超乎形器非數之能及矣雖然是亦數也

堯夫此數本意只用以見人之最靈貴於天地間若曰一動一靜之間而有太極爲天地人之至妙上天下地之間而有聖人爲元化一氣中之至妙是以其氣妙通天地萬物靡不相應相感至神至變各適合於此數耳故有變物化物善耳善目善氣善聲云云致其所以妙而通之不出乎陰陽剛柔之四象是故其推此數直用四象相因而成蓋實有是理也夫惟實有是理故實有是數故實有是用是理而實有是理須其心養就至虛玲瓏四徹自然上

天下地不能間隔不然天地間人固有能感物者通物者物亦有能感人者通人者然但謂之人謂之物而不得以謂聖則以其能通之此而不能通之彼是尚囿於其形以故吾之數得而拘之得而裁成之惟夫出有入無至人形遺生歟之常而心融天地之外神解神用不數而盡陰陽剛柔和合周液若然者視彼四象推測直土苴耳故曰法爲百姓傳也

論天地四象總圖

唐氏小辨卷之六

四十一經世意七

乾坤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南	東	東	北	西	西	北	北
太陽	太陰	少陽	少陰	少剛	少柔	太剛	太柔
日	月	星	辰	石	土	火	水
暑	寒	晝	夜	雷	露	雨	風
性	情	形	體	木	草	飛	走
目	耳	鼻	口	色	聲	氣	味
元	會	運	世	歲	月	日	辰
皇	帝	王	伯	易	書	詩	春秋

四象以卦畫言則剛上之剛為太剛剛上之柔為少柔柔上之柔為太柔柔上之剛為少剛陽上之陽為太陽陽上之陰為少陰陰上之陰為太陰陰上之陽為少陽以八卦言少陽交太陽則為乾故乾太陽也太陰交太陽則為兌故兌太陰也少陽交少陰則為離故離少陽也太陰交少陰則為震故震少陰也皆已生之卦陽從天也以太陽交太陰則為艮故艮太剛也少陰交太陰則為坤故坤太柔也太陽交少陽則為巽故巽少剛也少陰交少陽則為坎故坎少柔

唐氏小辨卷之六

四十三經世意

也皆未生之卦陰從地也散一於萬則有天地之變化時物之感應人事之消息古今之治亂紛錯莫能悉舉合之不過一陰陽而剛柔亦陰陽也故特舉元會運世皇帝王伯各相因為十六之圖以例其餘其于一身之近千里之遠以此例推之亦各相因十六而無有能逃此數者大抵萬化之消息姤復盡之萬事之因革否泰盡之萬物之得失損益盡之觀四象之體而事物之體盡之觀四象相錯而事物之用盡之觀八卦相盪而變化之吉凶以著觀陰陽剛柔之變而天之時地之事以知故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四象相因十六圖內有三圖同理者不著

天之變
元 日之日 月之日 星之日 辰之日
會 日之月 月之月 星之月 辰之月
運 日之星 月之星 星之星 辰之星
世 日之辰 月之辰 星之辰 辰之辰
太陽遇太陽為日之日元陽也太陽遇太陰為月之日或蝕或雲蔽也太陰遇太陰為月之月主大雨也餘可例推矣

唐氏小辨卷之六

四十三經世意

地之變

元	會	運	世
火之火	水之火	石之火	土之火
火之水	水之水	石之水	土之水
火之石	水之石	石之石	土之石
火之土	水之土	石之土	土之土

元之元為火之火烈火也元之會為火之火水熱水也會之元為水之火若在渙宮則為漁火若在坎宮則為河燈也若在巽宮則為油火也餘可理推矣

也而性善入火本為風以油入火猶火而添風

時之變 暑寒晝夜同理

日	月	星	辰
春行春時	夏行春時	秋行春時	冬行春時
春行夏時	夏行夏時	秋行夏時	冬行夏時
春行秋時	夏行秋時	秋行秋時	冬行秋時
春行冬時	夏行冬時	秋行冬時	冬行冬時

一歲之運其變如此陰陽消長之固然也如夏多陰雨冬多輕寒中古之世民朴俗淳皆夏行春時也餘可理推矣

詹氏小辨 卷之六

事物消息之變 天時與人物之事同理

甲五經世畧意

日	月	星	辰
生生	長生	收生	藏生
生長	長長	收長	藏長
生收	長收	收收	藏收
生藏	長藏	收藏	藏藏

生生者當生而生如堯舜湯武之應期而生也生藏者當生而藏如孔子當用而不見用也生收者如巢由當出而不出也藏藏者秦皇之世當藏而藏也至於天時人事興衰得失用舍出處以理推之皆然

物體之變

日	月	星	辰
飛之飛	走之飛	木之飛	草之飛
飛之走	走之走	木之走	草之走
飛之木	走之木	木之木	草之木
飛之草	走之草	木之草	草之草

此物變之形體飛之飛者飛而捷者也木之木或大木叢林也走之木鹿角之類也飛之草鳥毛之類也木之飛木刻之禽也草之飛腐草之化螢與草中之飛蟲也至於石飛雨走可類推矣

詹氏小辨 卷之六

君類之變

甲五經世畧意

日	月	星	辰
皇之皇	帝之皇	王之皇	伯之皇
皇之帝	帝之帝	王之帝	伯之帝
皇之王	帝之王	王之王	伯之王
皇之伯	帝之伯	王之伯	伯之伯

以元會運世不同故皇帝王伯之變亦異皇帝王伯即君臣民物如君之君道德之君也君之臣輔弼之臣也臣之君見欺於臣之君也君之物重譯來朝也物之君五胡之君也餘可理推矣

聖經之變

日	月	星	辰
易之易 <small>生</small> 書之易 <small>長</small> 詩之易 <small>收</small> 春秋之易 <small>生</small>			
易之書 <small>生</small> 書之書 <small>長</small> 詩之書 <small>收</small> 春秋之書 <small>長</small>			
易之詩 <small>生</small> 書之詩 <small>長</small> 詩之詩 <small>收</small> 春秋之詩 <small>藏</small>			
易之春秋 <small>生</small> 書之春秋 <small>長</small> 詩之春秋 <small>收</small> 春秋之春秋 <small>藏</small>			

天時迭為消長聖經更為隆污其道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

唐氏小辨卷之六

四六經世意古

世事類

日	月	星	辰
以道行道事以德行德事以功行道事以力行道事			
以道行德事以德行德事以功行德事以力行德事			
以道行功事以德行功事以功行功事以力行功事			
以道行力事以德行力事以功行力事以力行力事			

皇帝王伯之事不外乎道德功力而已一世如此百世可知第有因革耳

聖經隆污之由

日	月	星	辰
修意	修仁	修性	修聖
修言	修禮	修情	修賢
修象	修義	修形	修才
修數	修智	修體	修術

此言其本末如易之易修夫意者也易之書修夫言者也易之詩修夫象者也易之春秋修夫數者也餘可例觀矣

唐氏小辨卷之六

四七經世意古

因往驗來之類

日	月	星	辰
三皇	虞	文王	秦穆
五帝	夏	武王	晉文
三王	商	周公	齊桓
五伯	周	召公	楚莊

如三皇修意虞舜修仁文王修性秦穆改過自誓乃修聖之君也餘可例觀矣

辛卯二伯二十五年合共六萬九千一百有五年則爲歷過一半有奇嗟乎天地一何若是其短促也漢書律歷志載上元至伐桀之歲已歷過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引楊朱則謂伏羲至其身歷三十餘萬歲若路史及外史所紀又各遼邈而邵氏乃斷天地始終盡于一十二萬八千六百年如或二三子之言有以則天地迄今不已始終兩番也乎抑孰爲是耶予以邵氏書出近代非若上古傳聞故述之釋云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世界皆悉具四種相去劫四種謂成住壞空成而卽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空

詹氏小辨

卷之六

五十一經世界意

而又成連環無端將成住壞空八十轉輻結筭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爲始終之極數所謂一大劫也走謂元會運世毋亦成住壞空之意而乃盡于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豈一元之數乃僅僅釋氏八十轉輻中一算之數耶經世有元之歲元之月元之日元之辰運之歲運之月運之日運之辰歲之歲歲之月歲之日日之歲日之日日之月云云以十二三十反覆相乘盡天地始終而釋氏則有曰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是爲一世界如是千世界中有千日月千須彌山王四千天下四千大海四千惡道千閻

羅王千四天王千忉利天至千梵天是爲小千世界尔所小千千世界是爲中千千世界尔所中千千世界是爲三千大千世界如是世界周匝成壞衆生所居名一佛刹此其言迹若不同旨固可參會也

隋志叙佛說云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至於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醇醜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正法五百

詹氏小辨

卷之六

五十二經世界意

千年末法 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火大水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復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由此觀之邵氏所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豈彼所云小劫者耶小劫未至天地翻覆只換生人其說良是盡天地始終須至大劫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而後見天地之悠長所得年數或亦以天地四方之中與天地四方之極偏全分多寡如人受氣而生以清濁厚薄醇駁分壽數修短也彼佛西方與中國年數理似難以

悉合要以總數不甚相遠如人壽數短或不能六七
十脩或偶至百四五十然大約不出百歲上下耳

經世之元會運世蓋觸發於釋氏之成住壞空得其
意以起新知良是堯夫妙解至其先驗小物以推大
無垠先叙今已上至黃帝並世盛衰載其機祥制度
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則本鄉衍
終始大聖之篇去其闕天不經而軌之道蓋衍言九
州外則迂誕而令人懼然顧化其後不可以行堯夫
言九州內則鑿鑿可行而可証然則經世之全體大
聖之一肢也要以始終相生之說前聖曾有之記曰
詹氏小辨卷之六

平三經世要意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家語曰五行更五終
始相生而竟此旨于中國之可証則爲堯夫竟此旨
于八荒九殞之渺茫恍惚而不可証則爲鄉衍耳
堯夫大歸據已往與現在者言之不欲以人所不能
知惑人是其正也予所續乃入其戶之頭路爾若欲
竟其術則須閉戶二十年

聲音律呂之數

夫聲音之道豈不至微眇難言哉蓋嘗讀管子而有
味之曰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于淵淖乎如
在于海卒乎如在於已故是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
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
成德德成而知出萬物果得精想思之莫知其所以
解乃今經世以聲屬之夫天音屬之夫地則喟然嘆
曰是管子登天入淵之再化乎夫聲音者生於心而
軋於氣者也當其感物而任意呼之則謂之聲聲寧
無清濁高下之變哉因變而調以宮徵音至後同俾之成

詹氏小辨卷之六

平三經世要意

方成文則音之爲也若乃比音而樂之斯則深深乎
其莫可思議已是故記以知聲不知音比之禽獸以
知音不知樂比之衆人而曰惟君子爲能審聲以知
音審音以知樂至於樂而四達交通動已而天地應
焉四時和焉星辰日月順焉萬事萬物序焉故曰樂
觀其深也堯夫杜門息機心凝靈定而又中州人也
於是超然獨契乃以聲音律呂叶之元會運世日月
星辰水火土石以與天地四象通經宛轉相因靡不
一以應合下和上唱共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
六千五百七十六聲聲音之道備矣假令謂堯夫而

不知樂也誰復能妙解於上天下地之際稱果得之君子乎哉予自弱冠好吟蓋嘗從事於茲顧予南人也言語不當聲去于中韻即有所會其音未必正也則懼不可以訓頃復取堯夫經世體用全數參會諸家調切即雖不足以宣律助呂不猶愈於馭舌乎何必華山綠耳而後乃能行遠也若夫堯夫撰造洪意與其比同二數梗概則伯溫仲默述之已詳故予不復載而以友人曩日所口授者聊總其算仍其舊圖爲之剖別清濁翕闢以備此篇云

陽數一衍之爲十故太陽太剛少陽少剛之數各十
唐氏小辨卷之六

手五經世畧意

合爲四十乃天之體數以四象之四數因之得一百六十爲日月星辰之體數也以水火土石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因日月星辰之體數一百六十得三萬七百二十爲植物之全數也陰數二衍之爲十二故太陰太柔少陰少柔之數各十二合之爲四十八乃地之體數也以四象之四數因之得一百九十二爲水火土石之體數也以日月星辰之體數一百六十因水火土石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得三萬七百二十爲動物之全數也於一百六十中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爲天之用數於一百九十二中

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爲地之用數以天之用數因地之用數得一萬七千二十四爲動物之用數以地之用數因天之用數亦得一萬七千二十四爲植物之用數以天地之用數相乘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爲動植之通數天之用數爲用聲地之用數爲用音音偶數也聲奇數也聲有清濁音有闕翕遇奇數則聲清而音闕遇偶數則聲濁而音翕聲爲律音爲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律以平上去入別之計一百一十二呂以開發收閉別之計一百五十二蓋天地中有物必有氣有氣

唐氏小辨卷之六

手五經世畧意

必有色有色必有聲有聲必有數惟以律呂之聲音比叶考應而不失其微抄纖忽之分則其數可陳清濁翕闕並可通知而具列也蓋清濁翕闕皆數也今省其圖內圈方明黑各異而數實寓其中明圈則其有聲而無字者黑圈則所去四十八之數無聲者也明方則其有音而無字者黑方則所去四十之數無音者也每天一字可唱地一伯五十二字母自一聲而至十二聲每地一字可和天一百一十二字母自一音而至十音每四象相因亦各成于十六
法相因與元會運世同日聲即元之元日之日也

子 112-106

音 水 ■ 卓中關
火 ■ 宅直翁

土 ■ 折丑關
石 ■ 茶呈翁

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四方之音皆然地音字母止於一百五十二係地之用音天聲字母止于一百一十二係天之用聲用聲用音字母共計二百六十四字餘乃有數而無聲音者兩字母相加唱和有二萬八千九百

唐氏小辨

卷之六

五八經世界意

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字也

予昔學聲律於王山人仲房仲房自言得之李獻吉叩之實未了了後五年遊攝山山中有二老僧誦經聽之若有悟乃問二僧二僧具言西域傳來誦法一唱一和中於聲音以故誦之可以願心繕性調氣和神喜而就之學愧予南音不能精也歸而與吳生欽儀讀書文山俞生塔禹適在自言曾學堯夫聲音律呂於巾石呂公有訣焉聲如多字戴日以背日并平聲橫串之乃日日聲之平聲也下履清字則知是清聲以此多字下唱地水水音之古字自一聲唱至十

二聲乃清聲開音也如未字戴月背日并平聲乃日月聲之平聲也音如古字戴水背水并開音乃水之音之開音也下履闢字又知是闢音以此古字上和水之日日聲之多字自一聲至十聲乃平聲闢音也餘倣此

總論聲音之學

天地之大用在坎離人之靈用在耳目人與禽獸視聽一也聖人制律所以導耳之聰制字所以擴目之明也耳目根於心而聰明發於外上智下愚分矣昔黃帝制律令

唐氏小辨

卷之六

五九經世界意

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制十二筒而不能別以之阮隃之下聰鳳凰之鳴以定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夫鳥鳴之與人言一也以伶倫造律且必聽之鳳鳴而後定夫鳳聖鳥也聖鳥之鳴造律者猶弗能不律之而矧於聖人之言乎又知人言之爲聲音律呂本也虞史歷敘一代功載其書乃卒於樂樂乃卒於簫韶儀鳳鳴而虞歌之音斯起夫歌者長言也而一時賡者則皆聖也虞之化遂以斯極無復能加聲音之爲聲音可默識矣自昔談律呂率詳之夫樂聲樂音未有及人言者乃肇自

堯夫以是知堯夫之於聲音也深乎

樂衍曰物類各具一鳴惟鳳有六鳴故能協乎六簡
人類出納五言惟華得中音故能發乎中聲然有一
人則有一聲有五方則有五調清濁消息自不能
同此聲音之所以萬殊也為聲雖多為韻有漸始于
一平一仄聲音之大端也北音協樂府而收三聲南
音正四聲而分四譜更增上下平為五音在人聲出
自喉而變于舌齒唇牙之間在樂音統于宮而流于
徵商羽角之律半徵半商則為七言少宮少徵則為
七音若夫方言異類聲出于唇者乃反乎舌通於口
唐氏小辨卷之大 六十經世畧意
者乃引于鼻其文不足論其音不足聽是故夷狄之
音不足侈于朝廟也

聲音之學不講久矣伊川云音非有異同人有異同
人非有異同方有異同謂風土殊而呼吸異也東方
音在齒舌南方音在唇舌西方音在嚶舌北方音在
喉舌便于喉者不利于唇便于齒者不利于嚶音韻
作鶴廣韻作嚶通作鄂亦作勝口中 由是訛正牽乎
僻論是非出於曲說紛然殺亂於後世噫不有正聲
正音何以調律呂而協四氣同天地而和上下也
顏之推音辭篇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自春秋標齊

言之傳離騷有楚詞之經蓋其較明之初也南方水
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實其失在浮淺北方山川深
厚其音沉濁而訛鈍其得在質直然冠冕君子南方
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此其大較也若易服而與
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
終日難分蓋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蔽不可具
論其謬

玉海云吳楚傷于輕淺燕趙傷于重濁秦隴則去聲
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

鄭樵云四聲為經七音為緯江左之儒為韻書知縱

唐氏小辨卷之大

六十經世畧意

有平上去入為四聲而不知衡有宮商角徵羽半徵
半商為七音縱成經橫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
之原蓋諸子所著於平上去入四聲各自分開了無
鈐束故讀者知縱之以切字音矣而又或不知衡之
可以合調平仄知衡之以調平仄矣而又或不知縱
之可以合切字音是以方音漢音偏正舛錯難辨今
審經世所定聲為律音為呂律為唱呂為和一經一
緯一縱一衡而聲音之全數具焉聲為陽陽之數十
音為陰陰之數十二有十有十二者如甲至癸十子
至亥十二也於聲之用數中去音之體數四十八於

音之用數中去聲之體數四十者如天數無十地數無也。以聲配音而切韻生焉音之翕闢聲之清濁辨焉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在其中矣天下之聲音既具而天下之色若臭味皆在其中此所以爲萬物之數也。

六經有韻語無韻書韻書自江左周顒締構其說而沈約更修明之遂以成錄鄭樵云韻書主于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別聲中之形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別形中之聲故既作字書以母爲主又作韻書以子爲主

詹氏小辨 卷之六

六十二經世界意

前世著韻書者止爲翻切用而曾未及乎物理獨康節之法以聲起數以數合卦於是萬物可得而推上官氏云自胡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爲翻切母奪造化之巧司馬公指掌圖爲四聲等字蒙古韻以一聲該四聲謂皆不出了義是以了義爲切韻祖也上官氏蓋以祖了義爲中國愧耳古人有不有學在四夷者乎鄭夾漈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詠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鳩摩羅什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贊皆叶於聲韻乃知西

此學未廢中國自晉五胡亂後日弛日墜沈約稍續前遺緒而未備其以平上去入爲四聲自以爲得天地秘傳之妙然辨音雖當辨字多訛則偏方之舌難取裁也自了義以字母入傳而諸子潤澤之音韻始有定則故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衍漸密謂此也

徐景安樂書云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于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後魏江式云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

詹氏小辨 卷之六

六十三經世界意

商錄角也玉篇注魚也盧谷切他韻書無此字喪大遂以錄記聲爪實於錄中注錄讀爲角義同晉人好奇爲耳徵羽各爲一篇則韻分爲五據此則平分上下爲始於呂靜沈約特加詳焉非約始也約荅陸厥書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

七音之說蓋自古有之按漢書曆律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字作在治忽史繩直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唱和聲之句遂謂今文在治忽爲傳會而斷以七始詠爲正楊太史用修解之以爲聲律音詠是一類事而七始詠

詠字當卽是韻字漢書不註今考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又有深喉淺喉二音此豈所謂七始韻耶據此則切韻之法疑舜世已有之嘗檢晏子云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諷九歌以相成也晏子周人故隋鄭沛公譯曰周有七音之律魏志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得夔使刊樂雅律而魏始有先代古樂七音爲從古所有明信矣但用修好奇遂以七始詠之詠爲韻則恐未然緯書稱女媧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音之屢失

詹氏小辨

卷之六

六五經世畧意

屢正良匪一日蓋四方聲氣不同易生訛舛也

周禮保氏終於轉注其訓曰一字數音易注疏亦云

賁有七音

中州音韻仄聲通不分陰陽獨平聲則分以經堅輕牽丁顛汀天兵邊娉偏精煎清千星先征氈穉挺聲羶興軒英煙分番溫淵十六音屬陰以繁乾凝研亭田寧年平便明眠情前錫涎程纏繩禪形賢盈延墳煩文鉛陵連仍然十六音屬陽此陰陽三十二音爲切字之法直而布之平上去入四聲爲調平仄之法橫而列之一調一切橫直合湊法雖與堯夫殊而經

緯縱衡之意則一良以調切不合湊則不足以得其音之全耳西域梵音之分陰陽亦然而其梵篆同一字也亦有牝牡之分牝書自內而外牡書自外而內如國字彼亦從口中則从大作圖者牡文也作圖者牝文也是亦有經緯縱衡倡和之意其制字與中國六書亦不甚相遠如家賈之同一旦諧聲而假借也張之亦從弓言會意也弓之爲冒象形也房之右門而亦從戶言會意兼象形也亦各有牝牡釋氏固自有至意予嘗考古今先後不同不但人異事異卽聲音亦往往今古異昔時七音分屬以經輕勤銀爲牙

詹氏小辨

卷之六

六五經世畧意

音屬角丁汀亭寧爲舌音屬徵賓娉頻民爲喉音屬宮津清泰新錫爲齒音屬商真稱陳聲神爲齒音屬次商興形因寅爲唇音屬羽芬墳氲勻爲喉音屬次宮隣爲舌音屬半徵人爲齒音屬半商今以本韻按之經輕繁凝非牙音乃喉音也當屬宮丁汀亭寧是徵音兵娉平明非喉音乃唇音也當屬羽精清情星錫非齒音乃牙音也當屬角征稱程聲繩是商音若乃興形英盈非唇音是喉徵兼牙音當屬宮兼角分墳溫文非宮音乃唇舌合當屬羽商合音陵乃舌之兼音爲半徵仍齒之兼音爲半商夫古人審音之微

豈應會差尔哉時異而風氣因之差固有必然者曆家三百年改憲竊謂聲音亦然人稟天地之氣而生天地之行既不能不差於歲久乃人以其所稟者而軌之聲音則其歲久而差亦又奚疑憶數百年後亦應改憲耳

予前所改亦有符於大理焉其正者五音各得固足合於五行正氣其兼者五音互錯亦有合於五行兼氣豈堯夫五行變化萬聲之旨先亦見之此耶

堯夫以音韻翕闢唱和分配儀象于支律呂卦位而爲之生數入理通貫造化人事物性纖巨弘暢萬變

詹氏小辨

卷之六

六經世畧意

盡妙誠爲起自新知非援往牒乃翁通敏抑或機穎所竟因見而變化周流則古人一語一字未必非其引伸觸類之助也檢風角書風角申子爲貪狼寅午爲廉貞亥卯爲陰賊巳酉爲寬大戌丑爲公正辰未爲奸邪六情甲乙爲本情丙丁爲合情戊己爲刑情庚辛爲冲情壬癸爲鉤情又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合爲六情情卽好惡並去聲喜怒哀樂音洛而于好行貪狼惡行廉貞喜行寬大怒行陰賊哀行公正樂行奸邪按此占比其變化亦萬堯夫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云云豈其靡所引

觸手鑿混沌而竅之者將必有觸于此也

詹氏小辨

卷之六

六經世畧意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六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七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作者辨七 經世略意

畧意下 二觀舉易

二觀舉易

堯夫以道由心運理自心出性自心盡故以心爲用也至于物理則物性在彼一定莫可移易故以爲迹而曰體也其旨亦本易顯仁藏用之意而脫化之由詹氏小辨卷之七 二經世畧意

斯觀之其數是因一定物理隨吾心而與時變化以故其起必有待于物無物則無數是其本旨也

心一而巳有專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專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用本不能離體生用體本不能外用見體二者若分而非分而心實一之今若以心爲用則吾心有真體焉以迹爲體則心之真體非滯迹也

堯夫以迹爲體故曰老子得易之體以老子五千言皆明物理也以心爲用故曰孟子得易之用以孟子七篇皆言心也

經世以元會運世聲音律呂明物理而以內外觀物二篇言心

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盡者時事之窮極而分與判則言人間運會臻此時道德功業皆分離決裂有乖無合是大亂之道也於茲時聖人不得不用其權以與之更始夫事業至於行權而無遺道矣下文所言因革即事業也

夫道德一也而以分帝若皇功力均伯圖伯並也而以分王若伯蓋老子有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詹氏小辨卷之七 二經世畧意

失仁而後義

康節之以春夏秋冬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定皇帝王伯則以其時與事合帝王世紀曰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稱帝仁義合者稱王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伯董子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伯五岳也呂覽曰五帝先道而後德三王先德而後事五伯先事而後兵淮南子曰帝者體太極王者法陰陽伯者則四時又曰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禮斗威儀曰帝者得其根堯王

者得其英華伯者得其附枝陸贄曰德合天謂之皇德合地謂之帝古註皇大也道配天之大也帝諦也審諦萬物也釋名王主也天下歸往之謂國語霸把也把持諸侯之權也

虞舜陶於河濱傳說築於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爲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假令此時而有利害之心尚何望公舉於後世哉故川無逸鱗山無逸壁自是帝道王度彼其時利害之心猶未起也堯夫以貴名責唐虞似未知唐虞然畢竟宋際名猶得舉也乃今世賢而有名也則適以滋妬

詹氏小辨

卷之七

三 經世略志

王一變至於帝帝一變至於皇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走謂就有數聖繼而持世極其分量並去成周尙可幾耳夏商猶然難議也只觀周家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康王七世繼繼繩繩亦云極盛矣彼其孜孜宣猷弘化比上之于商已難齊足矧居今之世復後成周數千年乃欲軼王追帝是猶使承錦食肉之民反而衣毛茹血也豈不迂哉彼文武豈不思爲湯禹湯禹豈不思爲堯舜時不能也走于宋世諸儒謂惟堯夫可與用世乃又於茲而疑其闊矣

大禹親承堯舜揖讓其民堯舜舊民也禹見其民于舜崩後則感而泣下曰堯舜之民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之民各以其心爲心禹豈亂堯章而穢舜德者哉禹之心猶二帝也第人心三十年一大變猶天道之不能不差于三十年中是以情實不漸而日自開偽端不漸而日自作聖人順時緣情以爲之教豈能生今而反之古哉亦曰品式之使各就于其時之中不與至於太甚而已竊以爲堯舜今日復生功亦不過成周夫成周以爲古則後世之情時已浸熾以爲今則淳古之風時未胥喪去蓋前古後今交接之際

詹氏小辨

卷之七

四 經世略志

然匪有堯舜之德復生則何能使之古而不今乎故知成周亦難擬議也且勿論成周續以漢時人心只今亦與遼隔變而之漢亦須如漢文者三四帝生百年中乃可議也以漢人視春秋間人動靜喻爲於往哲猶似也漢粗有質而已磨礱到春秋恐四五十中未遽能與到春秋而成周庶乃可望耳顧走此言聞者必大笑之却乃近實不迂只以成周會盟八百諸侯論之雖不無一二趨和之人在中然是心之公尚在自度入已德之弗及即甘心推戴靡有二志乃後世人人無不自作武

王矣故知變而成周亦恐未能

反觀者言反而能觀無有蔽也鏡無翳則照矣水無
溷則清矣心無蔽則明矣蔽也者蔽于我也蔽我則
我心亦同草木冥如烏能觀物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上通強通則有我

既生私智又起勝心真體反爲紛綸決裂矣孔明與
元亮讀書不求甚解即不甚解心庶幾其無鑿也

夫子翼易先云不可爲典要復云既有典常非言之
偶相背蓋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也若曰

聖人之意謂既有常典爲有體又懼人以有體泥之

五經世畧意

乃先曰不可爲典要以明其無體聖人之于道也豈
固若是費詞哉或又以既有典常爲常以不可爲典
要爲變亦非聖人自是以變之變者常行以變之不
變者常存爾

精神貴藏而用之術外鮮有不敗壞者若利刃物來
而剗之可爾苟恃其利日日而剗之斯刃與物俱傷
矣此豈特爲養身保命之助爾哉人心物來事往順
而應之可也如或喜事過作欲以焜耀其才智無論
心失其平即才智亦有時竭矣

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走謂天地

即無而至誠自是不息易所謂不食碩果可復種而
生者也夫是以曰通乎晝夜之道彼先天後天有二
學邪

顏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爲將發于心而便能
絕去是過與顏子也以斯言觀之不惟昌黎未知顏
子之真即邵子亦未知也前儒謂常人過于心則過
于事而顏子心纔有過便能克去更不至又見于事
而爲事之過斯言亦未知顏子之真者也顏子有不
善未嘗不知即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勿言勿動非

六經世畧意

六經世畧意

若人有不善之過于其心者也詳辨在聖賢篇顏子
中

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
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
行度盈縮莫不由此邵子雖按圖而言其旨實得諸
魏伯陽徐景休參同契與齊詩五際之說參同契曰
乾坤剛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以造化
精氣乃舒坎離冠^上首光映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盡
圖上陽子解曰乾剛交坤乾乃中虛而爲離坤柔承
乾坤乃內實而爲坎是以坎離繼乾坤而冠陰陽之

首又曰坎戊月精離已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土

王音旺

四季羅絡終始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秉

中宮戊已之功上陽子解曰坎戊月精者北之正位

為坎中有真土是為陽土女宿主事幽潛陽精戊為

之門離已日光者南之正位為離中有真土是為陰

土柳宿主事淪匿陰光已為之戶萬物非土不能萌

芽而日月尤所以孕乎土也故東躔則經氏土西躔

則經胃土南行則經柳土北躔則經女土日月得土

而久其明土借日月以厚其德土之分王循環四季

春生夏長上土之功也秋歛冬閉土之力也故曰戊

已之功

詹氏小辨卷之七

七經世意

汎歷樞齊詩四始五際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

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孟康曰詩內傳去云

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

變改之政蓋卯為日出酉為日入酉為月出卯為月

入舉日月而天地人事皆然坎離正當卯酉也

至哉文王作易得天地之用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

交而為既濟此亦與參同契曰逆用陰陽必

成金丹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

坤之象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

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

下亦無常夫逆用即所謂交也天反居地之下火反

居水之下逆也仙家所謂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

者也而二氣用是以交故為泰為既濟而成金丹大

諦此道仙用之則入玄虛而為仙儒用之則入真實

而為聖君子參之於彼悟之於此因變脫化又何嫌

乎譬如詩書或以脩身或以持世或以發塚繫所用

耳又以岐黃言之素問之叙心血腎骨也亦然如膀

胱主血本在下而心乃在上者反下而主膀胱之血

肺主骨本在上而腎乃在下者反上而主肺之骨蓋

詹氏小辨卷之七

八經世意

逆即交也交即用也惟易為逆數故曰得天下之用

也

門之云古未有也自夫子闢乾坤以乾坤

為易門成性存存為道義明而莊子承之以出入無

形為天門魏伯陽承之以離中為戊門坎中為已戶

故堯夫又承之而有左右門之坎離也翁思齊云卯

為日門太陽所生酉為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

入于此大而天地之開物雖始于寅至卯而門彌關

閉物雖始于戌至酉而門已闔如茲之云則離當為

卯坎當為酉矣何邵子曰離當寅坎當申又曰坎離

者陰陽之限邪蓋以四時論之春爲陽而始于寅是離寅爲陽之限秋爲陰而始于申是坎寅申爲陰之限然離雖當寅而盡卯中坎雖當申而盡酉中則踰寅申之限爲陰陽之溢矣堯夫以用數不過乎中故不取卯酉之溢而陽之用始于寅陰之用始于申也

老子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王弼解曰門玄牝之所由也言玄牝所由出也乾坤鑿度音入畫乾爲天門萬靈朝音會衆生成萬形經以音入畫乾爲天是由有出而有門之任出則溢故用音焉音者其

詹氏小辨

卷之七

九經世意

限也莊子曰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入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素問定非黃帝上古時那有許多智慮二典三謨出黃帝後道法一何簡也然堯夫謂與陰符俱爲七國時人書亦恐非予歷省所撰其發慮詰典而要眇其審證該而覈其結語雅潔而適其旨發揮明白切至而氣象含渾蘊藉者深殊無縱橫馳騁之態音殆非七國人也要之是得道神人殆醫和扁鵲秦越人以上諸賢堂闔乃至陰符則或上古有是書

易有之云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素問亦衰世之意

范希文云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宜少服藥專於積氣養生之說也范直以爲黃帝時書矣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者離幽向明也

數自太極分陰陽只有三爾餘皆因重之此論嘗見之關朗朗曰天數屯于一生於二成于三天地人所以立也然非始之於朗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亦非始之於老子伏羲畫八卦原自止

詹氏小辨

卷之七

十經世意

于畫三

宣尼序書而殿秦誓隱然秦之繼周乎公旦作周而營洛邑隱然周之遷東乎至于藏冊金縢謂公不先知羣叔之謗成王之疑則何爲乎金縢之藏哉夫公非殉名者也代王以身公潛爲之豈欲人知不欲人知已祝而冊焚之可爾不焚而藏噫茲公之所以爲神智也歟厥後大風拔木金縢啓而君臣藉以保終冊藏云乎哉

公旦係易猶使千載之下可以前知豈况夫音當年之禍福冊書之藏誠匪無謂也善乎文中子之言曰

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子之謫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乘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良以公身之係于國至重且大默保潛存所爲圖君圖國匪夷所思不然流言入而成王心且芒刺雖有萬口何能釋既入之疑辨未明之心如火然而復投之薪只益其怒爾此震主勇畧所以恒不白于當年也假令公而墮此寧復有公公殆而羣叔鴟張武庚乘變頑民左袒周不復爲殷亦倖矣周復爲殷則武

詹氏小辨

卷之七

十一經世夏意

王何以自酬于天下文王何以稱聖于今日天下後世且將蒙二后以不諱之名而矧曰子孫乎續有天變苟無冊書成王將何以信公之心卒令顯名不失前王子孫億麗而基洪八百則冊藏之爲力哉天干地支不配則不生不成其何以致天地之用如甲陽之于子陽之辰上下相臨皆陽則亢而無以兆其和故取乙丑爲妻乙丑干辰皆陰也於是甲子隔八位下生壬申金又隔八位生庚辰金按此即術家納音之說然實天地造化自然妙用非由紐合而成漢書律曆志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

臣生子天地之情也凡異類爲子母如黃鍾生林鍾是也同類爲夫婦如黃鍾以大呂爲妻是也志雖言律然其配合於支干則一

納音之說近世多談而率未能明言惟沈存中筆談與陶宗儀續編錄頗言之蓋六十甲子納音者六十律旋相爲宮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于水所謂音始於西方者五音始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于木木傳于水

詹氏小辨

卷之七

十二經世夏意

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于乾而終于坤納音始于金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至其同類娶妻隔八生子則漢志所述律呂相生法也其五行先伸而孟而季則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爲大呂之商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爲夷則之商壬申同位娶癸酉爲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爲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也三元若專陽辰言則依遁甲逆轉仲孟季若兼妻言則順轉孟仲季此其大摠也其餘庚辰同位娶辛巳爲仲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爲

黃鍾之徵音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戊子娶

巳丑爲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爲夷則之徵丙申

娶丁酉爲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爲姑洗之徵甲

辰娶乙巳爲仲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爲黃鍾之角

火三元終則左行傳子東方木也如是左行至丁

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隅

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於癸亥則蕤賓娶林鍾

上生太簇之類是也自子至于巳爲陽故自黃鍾至

于中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爲陰故自林鍾至于應

鍾皆上生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

詹氏小辨

卷之七

十三經章句

乙丑爲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爲陽呂陽呂皆

上生六律相反所以分爲一紀也

瑞桂堂暇錄云六十甲子之納音此以金木水火土

之音而明之也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

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唯金木有自然之音水

火土必相假而後成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

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木音一六土音二七

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

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

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

故曰金戊辰巳巳其數二十有三三者木之音也故

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爲

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有五五者土也水以

土爲音故曰水戊子巳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

火以水爲音故曰火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

自起也大諦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

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呈之乎河圖洛書者河圖生

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西方

之金而生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東方

之木而生南方之火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

詹氏小辨

卷之七

十四

書尅數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

之水北與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

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

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生尅

自然之數亦非人力可以損益者陳希夷云天干始

甲而終于癸者河圖生成之數也地支起子而終于

亥者洛書奇偶之數也陽自復始六變而乾陽備陰

自姤始六變而坤陰成合二六之數而十二辰也夫

甲丙戊庚壬陽幹也子寅辰午申戌陽支也乙丁巳

辛癸陰幹也丑卯巳未酉亥陰支也法以陽干配陽

支陰干配陰支猶木之有幹而有支雖所論與堯夫
之配不同然此正以待堯夫所配之用者蓋先
以陽干配陽支共成一陽物以陰干配陰支共成一
陰物然後得以陽物納陰物而爲婦耳堪輿家納音
法則自甲子爲首以六甲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
壬子次第推排而盡于癸亥仍以支幹之本數而計
其成摠成數幹支若干然後以五數除之不滿五者
以爲奇零謂之餘以其餘作納音猶易揲著以歸奇
立卦生爻也餘零一則屬火零二屬土零三屬木零
四屬金零五屬水水火土本無聲而金最有聲故納
音氏小辨卷之七

十五經世累意

音先之鑄而爲器音聲彰焉其支幹本數即瑞桂堂
所載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六數其法亦與瑞桂
及予所宣叙同第予稍詳言之此則括數語爲起例
亦要訣也故并錄焉納音法具矣審此則相生相尅
之故無不通故諸家無能外焉
祿命家納音所推排其金某木之說亦殊有理其首
句云甲子乙丑海中金而辨之曰甲屬木固也顧是
時支干水木原未有名即謂之金而金有五未分知
爲何金乎乃爲分之原其所以而名之曰海中金良
以物之生必先有胎而後有形天一固生水矣要必

有金水乃有所從生故天一生水乾金生亥子也雖
無金形畢竟由金之氣而主既爲江湖又是習坎不
曰海中之金而何且也天干甲乙之木爲四時之首
而木又藉水而生有金則水有受生之地有水則木
得生故甲子始于海中之金而終于大海之水是知
天地兆端金最先焉沈約宋書天文志云凡五行相
生于金是故百川發源皆出于山第祿命家所辨則
先天未形之金此志所云云則後天已形金也釋氏
金剛不化則謂天地消盡金剛獨存卒以生天生地
釋此則天一之水爲未形之金所生尤信張平叔云
音氏小辨卷之七

十六經世累意

七返九還金液大丹者七乃火數九乃金數以火煉
金返本還源謂之金丹夫丹而名之金金而又指之
爲液豈所謂無形之金者歟惟無形故爲金之至妙
而能生水一成爲形即滯於形爲死金矣在人身則
精之至而真之極者乎世俗稱金不曰堅金即曰精
金不曰精金即云真金有以也故其妙不但爲萬
物生氣之始而洪範五行傳去聲又有云金者西方萬
物既成殺氣之始也釋氏入涅槃曰西歸豈西方其
死地耶死則無哀無樂復返無形故曰極樂國箕範
金曰從革天地有形之大必以西方之金革而之無

金不信爲死之始也銷無既極又乃革無之有而生
水金不又爲生之始乎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
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
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
能自己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
無事淫樂而勸是斯無形之金之爲矣蓋凡天地間
有形則有假有假則有限惟無形則無假無限以故
生死不得拘之而曰居無事言居無生無死之中也
惟無生無死故能生生死死殆煅煉變化之極而真
精之至至爲然天下物稱真精無能復踰金者矧茲

詹氏小辨

卷之七

十七經世意

又爲金之至妙而稱無形者邪釋氏原道動稱無始
以來至其名經而首先之曰金剛此最可深味也
先天未形雖無其質而有金木水火土之理在故子
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老子曰三十輻共一
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謂此也

上天之載聲臭俱無一動便有聲臭天下有聲之物
金最著若宜爲天一生金而乃生水何也水亦有聲
水之聲則金也金爲生氣最先故堪輿家有分金之
說而納音起焉

虞翻曰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同氣相求故通
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巳月三十日一會
於壬故不相射音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息從子至
巳故逆蓋納甲卦氣之說其五行分配一與希夷同
吳臨川曰漢時渾天納甲以寅卯二支爲木巳午三
支爲火申酉二支爲金亥子二支爲水辰戌丑未四
支爲土後世所謂納音者每支五行備而每行周乎
十二支即今之甲子是也予嘗謂納甲五行猶先天
之卦且納音五行有某金某木云云此不知誰始疑
末世術家猥瑣所爲今以走所錄海中金云云豈猥

詹氏小辨

卷之十

十八經世略意

瑣者之能道哉大歸言當去聲于理即不可謂鑿彼金
之爲金又豈但爲聲氣之元始大本爾哉是以自昔
聖人造律必首得黃鍾以爲律本而堪輿家推以入
用則以分金六十位定布於二十四位以正五行爲
各宮主以大五行爲經緯察分金胎養衰死之氣以
定孤虛旺相去聲之卦勿謂小術造化不在也是故堯
夫孜孜物理之體以爲子雲太玄黃帝太素日家太
乙統紀洛下閎太初洛下閎改顧頡成功則一亦謂諸
子咸爲明物理作爾

陰陽二氣迭運不已之中是天地神理所存在人身

則心之所爲生生而莫能自己者是矣

熙熙萬物之多未始有雜吾知游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夫無心者無生心也無生心則無雜貞明出焉何有於萬物之多君子所以能一天下之動也仙家尹清和云萬物中惟人最靈最貴却有千生萬歎喻如眼中觀物爲無正主性着於物是物上生心謂之生又耳內聞聲性却逐聲聲上生物上却滅又鼻聞香性着香氣香上生聲上却滅又舌嘗味性着甘味味上生聞香處却滅身好去声衣袂衣袂上生甘味上却滅意好思慮思慮上生衣袂上

詹氏小辨卷之七

十九 經世要意

却滅但舉一念處爲生絕一念處爲滅一日十二時中無功夫人心中千頭萬緒係其心便是千生萬死也若要絕生滅死但覺一念先用覺照照破萬緣盡是虛假方可物境不得染住久久持行覺照亦忘心上自清淨清淨能生無爲無爲自合大道此雖仙家然其言暢朗可與邵子一天下之動相闡明矣彼謂眼中着物爲心無正主故曰心有主則能不動人惟精神專一便是能自作主百物以之帖然分之則兩相構而兩相攻故曰與接爲構日以心闢闢則勝敗生死夫安能知

物來我應我無心而物亦無心物亦何嘗徇我物無心而我自以心撓之是我亂物也

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二程亟稱之至他日問今年雷起何處伊川曰起處起堯夫亦亟稱之諸儒隨聲遂成名言乃余則以爲兩公弄唇吻耳昔客有以一麀一鹿同籠獻荆公者問雫何者是麀何者是鹿雫實未識良久對曰麀邊者是鹿鹿邊者是麀客大奇之則與此語何異固知不足爲訓也聊取便平給可爾乃若其正則子靜天地無窮之言不借口吻不墮智

詹氏小辨卷之七

二十 經世要意

數爲可傳也凡天下物事如吾足不能到目不能觀即理所不可知爾而強上知之強言之其理反滋以晦仙家丘長春云世間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事乎故走以爲理所不能知直應曰不知於道反爲得也自昔精步筭如甘公石公洛下閎諸子亦並置此不言非以其步筭不能及者邪

劉青田云天有極乎極之外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是聖人所不能知爾非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

閔人無術以知之唯此耳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蘇子瞻咏廬山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樵問漁者人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肺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脈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魄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

詹氏小辨

卷之七

二十一經世畧意

然而亦有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也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邵子此論可謂通幽明之故洩造化之秘足令

鬼神聞之夜哭蓋以常道論怪既簡易去聲易知而旨又明了不惟鬼莫逃其情狀即見鬼也亦不可以謂之怪而謂之常是言之自我匪弔詭也可爲定保之謨聽之自彼匪滋惑也可爲釋疑之諦堯夫茲其爲弗可及也

夫人死猶夢爾然夢有長者短者清者混者無夢者吾嘗問之愚婦蠢僕則云平生不識夢或云夢混混不識所謂如此之人必有知乎大諦其生之氣清而厚則其死而有知也久故極善之人與極惡之人死去多久不散一以取善精多一以取惡精多也自餘

詹氏小辨

卷之七

二十二經世畧意

中人久即散耳如令一槩不散則古今必去何限哉將盈天地間不足以容鬼也

昔子貢問死人有知無知也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親而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死徐自知之未晚也仲憲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夫聖賢立言爲其可以垂訓此雖不明言死者有知而意旨亦自躍如但曰死徐自知未晚

故今日亦只應與客說生人事爾

邵子臨終有生薑樹上生我一語豈其于生死尚未了乃迄此而亂耶抑非也走嘗以盧惠能菩提無樹之語參之生薑薑得有樹也而曰生薑樹上生我揔言無事分辨我與物同生同盡同歸于無爾不然堯夫胡爲而有是言也或曰詠諧也

正叔於堯夫將瞑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堯夫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正叔將瞑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正叔力疾微視曰道着用便不是正叔嘗云堯夫臨終時

詹氏小辨

卷之七

三

只是諸謔須更而去以聖人視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若比之常人其懸絕也或問正叔堯夫先知死何也曰只是個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此事學者不必事此但燭理明自能之堯夫豈嘗學也尹師魯謫官過梁下與一釋子談師魯言以靜退爲樂釋子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得自爲文記其事後在鄧州一日手書與范希文別屬以後事遂隱於薪反几卒希文亟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死生常理也乃揖希文而瞑俄頃又舉頭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絕復逝沈存中曰師魯生平所養可

謂有力而至此尚未能脫有無之見得非進退猶存胸中也歟然正叔用着便不是堯夫亦無可主張之語等閑已反先天若楊王孫論裸葬而言歸者得至則猶有得失心在

堯夫於道近老氏經世似太玄理事物似子房老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堯夫則道之道盡于天天之道盡于地地之道盡于物天地萬物之道盡于人太玄始中周堯夫卦圖之從中起即玄之中也始震爲冬至即玄之周也故贊玄以爲見天地之心知易之本子房佐漢祖手握剛柔強弱四者以剖

詹氏小辨

卷之七

十四

機宜雖倉卒若應感萬變而四者之用未離堯夫則事物到前動成四片

以堯夫方子房則子房歛其才智堯夫露其才智

程叔子言堯夫之學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然伯長實得之陳希夷叔子乃不及希夷豈以仙爲堯夫諱邪夫老彭悉仙也孔子曰竊比於我老彭惟如此始乃見聖人無所之心

邵子之學誠超越二李恐未必能過圖南也圖南冲粹淵懿深於數而不以用其數因感稍露意旨尚自雍容含渾自是引而不發乃堯夫則發矣

伯溫易學辨惑云博負經濟之才歷五季離亂遊四方志不遂入山隱居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輒感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荅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宋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方潛龍時博嘗見蓋知太平在昔也其遜迹之初有詩云十年踪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如貧愁聞劒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豈淺得者能渠云爾哉蓋圖南深數學又深相法故預識宋祖人以其爲仙先知非也然予審其

詹氏小辨

卷之七

王五經世意

作詩時身已隱矣猶復較量榮睡富貧之間致乃愁聞悶見恐茲時彼於世緣尚未全了也特於茲悟而纔回首耳惟未了故卒爲太宗入朝至入朝時言默節趨大自了了蓋得諸入山以後之功爲多矣昔人謂圖南好去聲讀易然實深于易其生平所得學無非易也後象學則以傳種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蓋傳於南方數學則以授穆伯長伯長授李挺之挺之授堯夫伯溫易學辨惑曰世但以博爲學神仙術善人倫風鑑非知圖南者審此則邵氏先自知圖南深也以故康節終身樂誦樂音其言彼誠有以

入其心矣

希夷嘗云得便平聲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云落便宜是得便宜然斯語似淺竟之與聖學知止不願外一也彼人生皇皇只緣欲便宜之心勝耳

穆伯長名脩汶陽人居蔡州師事圖南少豪放性褊而少合李挺之名之才青州人師事伯長伯長性至嚴急稍未如意呵叱行焉挺之事穆如父兄登科任益州司戶賦性坦率不事儀矩後爲衛州共城令康節居祖母服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挺之躬造其廬詹氏小辨

卷之七

王六經世意

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康節始傳其學觀此則邵學性命物理義理源流本自分三不知茲道一竟即進取科舉亦性命矣良以天下無物無理是無理非性命也堯夫唯以性命物理義理分三故云心與迹判而圖南對太宗云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爲治即今之堯舜也味此言乃是心與迹合分

三或恐失自挺之

宋學莫博於邵子博而有本則機從我轉是以邵學無所不可

康節無名公傳大類玩世程伯子嘗戲之以爲亂世奸雄走謂康節即遭亂世非必能成大事只觀極數便不是大英雄氣聚大英雄安得有此工夫只應在張子房東方曼倩之間攀尚父則讓其無言對展禽則去其袒裼居宋中~~斷絕~~絕一代而特出者哉

邵書自得于深造蔡氏父子各據其一支蓋呂律嗣音韵之響洪範翻皇極之案然並落堯夫第二義

詹氏小辨

卷之七

二七 經世夏意

人多求堯夫之數于難不知其數乃物理之現在自然一定者故無能遁焉非有異術也故曰舉易云

詹氏小辨卷之七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八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作者辨八 易學本生 家禮從宜

易學本生

昔孔子稱庖犧氏之王^旺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

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

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

詹氏小辨

卷之八

一 易學本生

出書聖人則之乃知聖人作易所由固不啻感觸於

河圖也河圖亦應聖人而出爾要以聖人畫卦立象

原爲斯人^{爲去}予意其泛觀博取之際必類引於人

身而研極之也以故象八卦之象曰乾爲首坤爲腹

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欲使

觀者思吾此形之匪血肉也乃一同於卦之理將必

有所以生身而授吾事者雖不無時及於物爲^去人

明物也若夫天地爲生人也故予於易學獨本人與

天地所以生者而暢明之至夫陰陽老少之象之圖

圖書奇偶之數之義則元晦啓蒙已述列之堯夫經

世先又類推而廣演之無容喙矣其揲著之法則所謂遯豆之事也有司存焉故予皆不復論載

夫五行者天地人物之所以生者也聖人立卦之始雖未明言五行乃其數則中於五而盡於五有五行之實數焉至夫範疇則專爲五行作矣箕一宣陳首曰我聞在昔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而鯀以殛死良由我之喪其所生喪去聲彼之不免其死吉凶之故可默推也是故禹承天錫而叙之其初一即曰五行次之則曰五事五事在人身與天之五行應彼疇之七理無出此也是以予茲直

詹氏小辨

卷之八

二 易學本生

以範先五行五事之理理天地之數又以天地之數理之人身而本其所以生則知人身之內外諸形不能離五行五事以形形故得其理則形吉矣失其理則形凶矣得失之故吉凶之變萬而生生之理一通夫此則我一身之耳目鼻口心腎脾肺悉易也悉範也無能血肉之矣故曰皆我注脚

天地生數始一而盡於五十則因而重之者也

朱元晦曰河圖以生數爲主生即用也然乾坤以生六子爲用六子則以司乾坤之化而生萬物爲用五行之生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

燦其體尚虛形成未定木有定形其體實矣至金而體益固至土而質彌大蓋天下有生於無著生于微五行之生既不免于有著則其先後亦自如然

洪範五行五事相配其以思而配土者謂思於貌言視聽猶土於四行無不在也乃貌言視聽之配水火木金何也良以人物之始受生也惟精與氣耳精濕氣燥精實氣虛精沉氣浮故精爲貌而氣爲言精氣濕燥水火之別也子產云物生始化曰魄魄即範之貌也是故五事先之亦猶五行之先水也已乃精盛而濕極矣故爲木爲肝爲視氣盛而燥極矣故爲金

詹氏小辨

卷之八

三 易學本生

爲肺爲聰是以氣塞而口瘖耳聾精竭而貌衰眼暗茲雖氣精之分屬乎然揔之精耗則氣亦衰精固則氣亦凝是故仙家有鍊精化氣之說原夫天一所生爲人物之根而易以坎水北方勞卦爲物之歸歸言歸根勞言恬勞勞讀去聲謂靜之時也審此精氣須靜乃生善養生者惜精所爲惜氣也氣充精實二物相生如環之循壽考可幾而望矣夫子稱仁者壽則根深固然也故醫家病從腎起多弗治焉然乃以耳屬于腎何也緣金所生而言之也醫經云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

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由斯而論之水不得肺則水無自致是肺者水之母也肺不得腎則肺枯燥而金爲灰金是水者肺之滋也有水以滋金有金以生水而耳是以能聽何也蓋聽也者聽其聲也天下物聲之鴻無如金水金鑄爲鐘聲至聞于十里水之驚濤洶湧勢若雷霆他物即有聲無能班也是金水者積氣之隆聲之傑而爲魁者也腎者藏水之府養金之源也以聲投之其精相感故聲入而聰發焉此耳之所以爲金水屬也言亦聲也故分屬亦與耳同若腎勞則水竭矣水竭則金頑癡而且灰寧能聰

詹氏小辨

卷之八

四 易學本生

乎是耳之失其聰也由金之失所養也金丹四百字序云耳不聞而精在腎觀耳無聞而證腎之無漏則水滋而聰益聰可知已夫子教顏子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厥旨豈不淵乎微哉天下百物慮無不資水以生五事雖各列之臟然水實滋之故曰五臟爲主腎竅尊尊腎以尊生也而可弗養歟恬勞休息養之至也若夫飲食輸精養斯末已然惟養至而腎固腎固而精凝精凝而神定神定而氣從以調夫是以陰陽和四時順聰聰視明言從思睿手足動靜萬感盡變而易行其中矣

孔子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是摠易之道而歸之神摠人之事而歸之知神也要以槩天下變化宜無如天下之志與務乃吾所以通之成之則心口耳目手足之爲力也人之心口耳目手足感一觸而即思即言即視即聽即持即行變化孰有加焉然而非天下之至神又孰能與此此不可不知也知之則可以無卜筮而知吉凶勿求諸天下而得之已矣而神之爲神何哉夫非有出

詹氏小辨

卷之八

五 易學本生

於氣也即此氣之中之至妙者也顧又弗可以氣氣之是氣之母而天地之父也而矧人生之氣與人氣之所以爲生生者乎是以其爲道也通流五行五事之中而莫可度待洛反思存乎人之身而不可使以人之氣可養以德而莫可安以力其動也天行其至也物化而又弗可邇以物而迎以心夫是以名不得而名之故贊歎之曰神也神烏知其在此哉乃說者曰神之在人身也寤則栖心寐則栖腎半寤半寐則栖脾何以明之曰人之五臟肺主氣陽也心主血陽之陰也其位在上其屬在外肝主血陰也左腎主精右腎

主氣陰中之陽也其位在下其屬在內人之陽謂之陽神存於心人之陰謂之陰神存於腎神存於心陽神用事陽主關所以寤也寤則氣血運而外陰陽分行上下所以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莫不森然各職暢然交通神存于腎陰神用事陰主闔所以寐也寐則氣血閉藏於中陰陽合而爲一所以目無視耳無聞手不能持而足不能行也脾之爲物半陰半陽在上下內外之間爲元神出入之門故將寤未寤將寐未寐而神在焉此其說也要以神之爲神過而役之勞矣然或不役而委之隨之則怠過而分之耗矣然或

詹氏小辨

卷之八

六 易學本生

不分而遺之忽之則昏人知勞與耗之爲神害而不知昏與怠之爲害之至也故夫神在所養而已矣養之其惟心乎心者神之舍而栖之之所也然而神之安也以淨而淨之常也以德管子曰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句義守不忒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句明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斯知養者之言也所爲能知養爲知道之變化所由知變化所由則知神之爲神知神之爲神則神明爲壹庶幾其罔外逸矣惟罔外逸

夫是以其寤也而罔有念其寐也而罔有夢夫夢亦陰之神念亦陽之神也乃茲寐而罔有夢寤而罔有念雖寤寐之與人同所以寤寐異矣由茲言之形有寤寐神無寤寐惺惺乎恒在栖舍之中而寧以安是故寤寐弗能爲之間去聲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黃庭外景經亦有之正室之中神所居洗心自理無敢汙歷觀五臟視節度六府修治潔如素夫無夢無念潔莫加焉潔而曰如素則安極而常然矣得常之本乃在洗心洗心之與敬除其致一也之皆所以滌濯其靈智數喚其精神與之至微必著至深必竟至

詹氏小辨

卷之八

七 易學本生

遠必到無時可忘故曰幾也深也夫天下之至微而難剖者無如幾至淵而難測者無如深聖人剖天下之至微而不俟終日測天下之至淵而直覩其底謂聖人而非養之至也則何以有是研極之至至乎然則聖人之研極也聖人之養至也聖人之養至聖人之神至也變化盡於研極之幾深精神壹於通成之志務是故自朝以迄日昃而罔有荒怠亦自少迄于皓首而罔有勞憊故曰安也昔者宰予晝寢夫子責之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嗟乎惜夫子所爲深誅晝寢之意而神之爲神與養之爲養其

可知乎今人多以晝寢爲息養精神不知夫晝之本不當寢而吾過分其念以入之寢此乃怠氣使人昏吾之神者也又或過以闔戶靜坐爲息養猥謂得之不知神無動靜而我且拘拘焉噉噉焉期以靜至是束縛其心以求異於衆非靜常也聖人出作入息亦安之夫人常耳嘗試以日用言之宵寐而晝寢非天地生人之常乎寤則寤而寐則寐非人生寤寐之常乎此常若至近淺然乃天地化機存焉弗可易也故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則安有夫半寐半寤之時哉顧茲乃云半寤半寐則既不可謂之寐矣亦又不

唐氏小辨卷之八

八 易學本生

可謂之寤矣斯其人必神失而混濁之氣得以浸淫肌骨而溷亂其天真夫是以無晝若夜而既怠以昏也是知養德與生厥道罔貳彼子夏之瘠于戰而肥于定子與仁義根心而背面生色者何也神以定而得其常得常則寧寧則安安則和氣之滋息隨之故色澤而膚盈也不然夫子何以深責宰予于晝寢哉若夫半寤半寐之人斯又下晝寢一等而不可以爲生人矣寧復有神在其脾哉醫家以脾爲天樞凡所爲通利六府而調五行一切由之是故其術有惺脾毋平倦脾烏能與之半寤半寐爲此言者窒泥于半

陰半陽之說而不知脾之兼陰陽而通絀之也脾中之神舍中宮脾誠有神矣乃神之爲神幾幾深深曷在弗入遵養得常將耳目鼻口手足一節一支一孔一毛而生神也何獨于脾而有之如此則生人也謂之生人寤寐固有常矣而乃曰半寤半寐夫非半死半生之人也耶半死半生之人神離其舍矣離則飄泊沉淪烏知其所曰變曰化孰是主之夫是以心志不通庶務顛倒五事茫昧五行乖愆速之不至行之愈戾紊天地之經墮生人之紀而謂之曰汨陳也受生經云注生之時各稟五行真氣真氣混合結秀

唐氏小辨卷之八

九 易學本生

成胎十月周回十方十方生氣包羅元始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視不見我聽不得聞離種種邊名爲妙道妙道在人不可輕失失之甚易保之甚難多迷真道多逐邪源多好淫殺多好貪嗔多沉地獄多失人身予蓋深有味乎其言之也嘗試言之夫神也者生生者也五行雖天地人物所托以化生乃得神而妙運之若夫神而不虛則以有五行實致之至謂人以十方五行生氣包羅元始而生此尤足深思也

五行於天爲五星於地爲五方於時爲五德於人爲

五常於聲爲五音於食爲五味而有名之曰五勝者漢也從交相勝而名之也有名之曰五賊者陰符也爲去聲竊化機而名之也有名之曰五度五殺者鴻烈也蓋隨所當去聲用而名之也良以或勝或負爲隱爲淑得殺得生率此之由天地雖大亦囿之夫此中無能自逃何以知之曰天數五地數五

袁天綱云太易生水以未有氣也太初生火以有氣未有形也太始生木以有形未有質也太素生金以有質未有體也至太極生土而形質具矣故曰太極也此其說雖本之列禦寇而釋氏五行不到之說已

詹氏小辨卷之八

十一 易學本生

先之袁氏固自以爲見先天不知曰形曰質竟是何物形質與體抑又何別走謂大化行而至有五者之目則自是有氣有形有質不然一氣混沌五何以分矧曰未有氣乎若云未有氣之說是也則彼混沌時所爲混沌者又何物原夫元精元化無有無氣時即天地未生自是一氣沌淪在此故曰罔含其氣宅止也暨夫天地一生五行即行其中無五行亦不成爲天地矣

人惟得天地十方五行之氣以生是以內而五臟六腑外而四肢百骸以至動靜食息一呼一吸慮無不

與天地十方之氣通良以宇宙中只此一氣本自同蒂同根共機共運是以一乖一和動此即應之彼堯舜以前蓋脩之而未有說也說自箕子陳洪範文王演周易始至孔子述春秋則乾坤陰陽效洪範休咎天人之道燦然彰矣漢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去聲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意頗不同而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紛然人異師異顧其陋蓋同在牽附強上聲合以求事應是故反以理之可信証爲不可信之書而重以滋當世惑爾大諦天地之氣

詹氏小辨卷之八

十一 易學本生

既與人身通則事應固理之常若以天之遼邈莫可度徒洛反思則不應亦理之常故謂必應者非也謂必不應者亦非也要以類應爲多耳如曰邪干心而心病刃傷手而手痛則動于木而應木動于火而應火有何不可定決者要以君子定決在我心之常心可常守天不可常必是故應不應仍用付之乎天

孔子敘伏羲仰觀俯察遠求近取于是始作八卦箕子稱天錫禹洪範九疇二物兩聖何待安國歆向班固之言而徵也劉牧臆見乃謂二者並出庖犧之世蓋據大傳去聲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言而創爲

是議遂謂卦自義畫而文王演其義範自義叙而大禹聞其旨不知聖人之言原未可泥即如著龜二物易但有揲著耳聖人數數以與龜稱良以上筮不同同于前知圖書不同同于呈祥是故龜與著共談而書與圖並述蓋從其類也若夫劉牧則詞以害意者也

關子明邵堯夫皆曰河圖數十洛書數九牧獨託言希夷謂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其言了無可徵而人以喜新鼓行遂疑易範盡出義手不然何相爲表裏若是詎知世殊而理無古今異世潛符寧獨易範就如唐氏小辨

卷之八

十三易學本生

易之策數老陽策數三十六老陰策數二十四合之爲六十而少陽策數二十八少陰策數三十二亦合之爲六十又如聲律以天之中數五爲聲以地之中數六爲律律合二六爲十二每律以五聲加之則以五乘十二以十二乘五亦六十又如支干十干自甲距癸十二支自子距亥支幹相乘亦六十又如素問五運甲巳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六氣子午少陰君火司天爲主氣寅申少陽相火司天爲主氣丑未太陰濕土司天爲主氣卯酉陽明燥金司天爲主氣辰戌太陽寒水司天爲主氣

巳亥厥陰風木司天爲主氣以運氣相乘甲丙戊庚壬爲陽加諸子午寅申辰戌合計日三十乙丁己辛癸爲陰加諸丑未卯酉巳亥合計日三十揲之陰陽支幹亦六十又如魏伯陽參同契除以乾坤爲爐鼎坎離爲金刀至大藥所用爲火候之卦亦六十此外相符曠世不知更有幾何可盡謂同出一手耶故數惟不出于理乃弗合爾出于理則只是一理那得弗合

朱子曰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數一三五七九而六居中地數二四六八十天有陰陽故二其五爲一十合三與七一

唐氏小辨

卷之八

十三易學本生

與九亦十也地有剛柔故二其六爲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以故十而支十二十者五行有陰陽也支十二者六氣有剛柔也然則千實五行支實六氣而五行六氣實一氣也六氣曰胎曰生日壯曰老曰死曰化夫天地大數一而已雖云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千衍于萬實則萬其一也是故一之尊莫與並天下之理萬不越一動一靜而已矣天下之數萬不越一奇一偶而已矣天下之象萬不越一方一圓而已矣天下之聲萬不越一闔一闢而已矣

是知物必有對有對而後有交交故萬變萬化生焉

是以大易首之乎乾坤中之乎坎離終之乎水火之
之交不交

人之五臟肺最在上乃主皮毛皮毛最在外也心在
上之下乃主血脉血脉在外之內也脾在上下之間
乃主肌肉在內外之間也肝在下之上乃主筋筋在
內之外也腎最在下乃主骨骨最在內也膀胱主血
與腎同在下而心反主之肺主骨與心同在上而腎
反主之故堯夫曰交法也交即用也

圖之有先天後天也以交也
先天後天傳自邵子朱元晦宗之世竟莫知其所自

唐氏小辨

卷之八

十四易學本生

出子檢周禮注疏方知堯夫得之于今升周禮太
掌三易之法註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
火不相射音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
乎離致役乎坤說音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
艮此連山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而文王因之連
山者列山氏之書而夏人因之歸藏者軒轅氏之書
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
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
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
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然則堯夫之以唐虞爲

中天也亦于今升哉

今之易圖皆邵氏傳也而邵氏則傳自希夷周氏太
極圖亦傳自希夷仙家遂謂彼道爲我宗祖不知傳
同而見各殊見殊而學術分矣

夫道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去聲也無論聖作即後
世擬易諸子時亦有一得焉

家禮從宜

夫家禮于世教豈小補之云哉世無此書縉紳學士
之家已不免家異俗人異宜即欲行之猶將聚訟終
日莫知誰是矧乃百姓則何由與能哉雖其所詳具

唐氏小辨

卷之八

二五家禮從宜

者度數儀文乃至誠惻怛之意曷嘗不在彼其濟濟
漆漆洞洞屬屬音一跬步而罔或踰越即此豈文具
哉如復外此言心則心將何所栖託外此言禮則禮
豈徒爲觀美者哉在行之者不失所以制禮之意而
已矣

陳白沙語趙僉憲云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
習四禮爲疑僕却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禮
無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若橫渠以
禮教人蓋亦由是推之教事入途輟去使有所據
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

進德脩業以造于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爲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爲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辭省之言略也謂姑略去之不爲害耳

人生宜無急於求心者心在則事叙矣不然飲食亦生人之所甚急也乃有舉七進食而不知味者矧行四禮哉

莊子曰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櫛梨橘柚邪其

詹氏小辨

卷之八

十六家禮從軍

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後狙而衣_{去聲}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憮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異乎周公也

四禮當用時便自當講程氏謂且省外事恐不是爲四禮而云然然明善誠心之爲務不可易也良以外事多則心用之外而其得之內也必少矣第白沙解省爲畧謂姑畧去之則似有心若畧去而屬之有心則講四禮未必盡謂之逐外而有心畧去之心豈克已復禮之云哉若莊生憤周末文靡之極斷周制不可復行意實過激乃其應時而變不矜同而矜治之

言不可易也

夫元晦四禮蓋本古禮之意去太繁以宜其時爲義甚精爲意良厚弗可間_{去聲}也特禮而名之曰家則是用之家內其體自宜少損彌文致樹惇反實之意及夫天下家式而戶行之則不可以爲家矣乃今天下之時又匪元晦時也儒者動執古禮將謂今日天下猶三代耶今之人心去宋已遙何論三代三代以上之人其心質古而其時之俗則自顓侖_{去聲}朴鄙以來開導之力淺人情方厭昔之簡陋視眴_{去聲}踈迎_{去聲}勞_{去聲}款_{去聲}篤而競趨之故其儀文之繁密率由本心實致以爲不

詹氏小辨

卷之八

十七家禮從宜

如是心不自安也周人尚文始亦因其時之人心謂必如是而安爲之非故欲爲觀美也是故密其登降揖遜詳其儀度器數而儀禮曲禮所從制焉迨其後實日以漓而僞文日以繁而靡夫子不欲觀之而莫挽其趨也波流既逝寧擇平土以故濫而爲奢僭構而爲傾危淫而爲橫議天下迄以大亂漢高起而斷雕爲朴叔孫通造朝儀則曰可試爲之令_{平聲}易知度_反特_洛吾所能行爲之走竊以爲斯言得禮之本實合于其時之宜是故叔孫通因時勢人情爲之節文以立綿叢未可非也而儒者交非之政謂鄙儒泥古而

未達于今之時也王莽藉堯舜之揖讓以篡漢爲治
動稽古禮至夫明章開觀去聲文始復繁禮之至意寢
浮以薄故其末後人心亦復厭之馴及兩晉遂飄然
蕩棄而狂易誕肆以任其心不復知有禮節故其時
風俗淫僻廉恥道喪去聲毀譽亂于善惡之真情慝奔
于貪慾之場一何貿亂之迄于此蓋始以不堪其繁
終以盡棄其舊人情之惡去聲鈴束而趨縱佚勢使然
也當此之時就有峻令嚴刑驅之爲禮其心固不在
矣是以奸人險士多借禮以飾詭譎爲揖讓以賈去聲
其私只觀今日日中之應接凡禮多之人心必狡獪

詹氏小辨

卷之八

十九家禮從宜

而險固亦有迂腐之不中去聲節者然而險詐居其什
九矣以走生平所諳歷凡執心惇實好去聲義之人其
禮必簡何以簡耻效人之禮以文詐也是以其爲人
必持廉介而慎名檢軫人之憂恤人之事即與之值
變故臨大難去聲必挺身爲去聲國戕軀隕命而弗顧何
以審之爲去聲其直也質也故不欲爲虛文而欲以實
事自顯現彼多禮之人象禮而中烏有哉是故口忠
義而情欺君躬禮度而志權利苟可摧人登已破公
爲私將不遺餘力而用謀矣蓋假禮之故智而飾僞
之積心必致于是有若覲口之蹙而揣其謀視行之

矜而知其意非故疑之也故使今日制禮而爲繁文
於質直之士禮行未及半將必有厭薄之心非內皆
即潛咲之矣爲繁文于狡獪之夫是增其狡獪之飾
以成其狗穿鼠竊之心則將如制禮何哉匪置此也
又嘗以驗之間閭鄉黨之間見有客之禮繁即交相
畏避而固敢近脫不得已而見之心佻佻唯冀其去
之速以是益知人心不在繁文而簡實之可從施也
夫禮起于人心而爲之降登揖讓儀度器數貴在
從俗之便以近于人之情君子創法于始亦必欲令
後世有所可加創而無所可加則事窮理極不可以

詹氏小辨

卷之八

十九家禮從宜

行是以古之君子去泰去甚政欲不使窮極取其足
以飭敝維風斯已矣故走直斷今日之禮會須簡實
非敢欲爲輕矯不嚴飾也倡率天下于居簡慮彌文之
不可加冀此以敦其本而厚其質養天下於未盡之
智巧未斫之雕幾與之家行戶守終謝窮極之困即
或外觀未足乃中存無厭苦之萌倦怠之生曾謂是
心乃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而由周孔之教也哉且也
堯舜周孔之道寧豈有他曰心之實而已古人有言
禮失求野豈謂野人能知禮哉蓋謂其儀度未閑一
秉真意靡所掩飾猶庶幾存本實于什一故足取也

甚之而又有取于四夷豈謂夷貊可與論禮哉亦爲
去其朴陋之極質存而儀文從可加也昔魯之侈僭
極矣夫子蓋重傷之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
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嗟乎茲其爲夫子
求野之心歟至夫欲居九夷說者謂夫子道不行于
中國託爲夷貊之居夫子蓋有取爾也今天下誰復
有寧儉寧戚之心言日驕奢淫佚之從事而猶懼力
之未能從心則滔滔是爾以斯觀之禮而寧儉寧戚
斯于簡也實而至故曰禮之本也若夫屏禮斷哀任
情疎脫簡斯爲誕肆矣是微本而離其實悖禮之大
唐氏小辨卷之八
二家禮從宜
莫斯加焉走蒙鄙人也竊謂元晦家禮儀度或宜稍
減于今日而終始之以肅慎之心行則欲其至嚴事
則欲其可勉庶幾于當世人心有瘳乎而或者乃曰
文質貴均繁簡貴適一切事簡則中行之謂何曰中
亦惟時之宜爾今時人心不難于侈而難于儉不難
于外觀而難于內慎古人有國奢而示之儉者謂儉
爲奢國之時中也以今揆之時中或亦有在于本實
也乎是故外之觀美貴減而內之窳實貴加則鄙見
之固陋也敢敬次之以俟秉禮之君子

唐氏小辨卷之八

唐氏性理小辨卷之九

新安唐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作者辨九 新書義測

義測全 原聲

黃鍾圍徑之數

生律用九之法

黃鍾生十一律

變律

十二律生五音

變聲

半聲

清聲考畧

角聲所以不得爲中聲

六十調

唐氏小辨卷之九

十二律所以應十二月之氣

論古今造律得失

論神識

原聲

聲者氣之軋而成也氣有過不及律則度而均之蔡
季通曰律寫黃鍾一聲而已雖有十二律六十調一
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
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者也

昔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
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即風也
古人始以候氣定律既以吹律宣氣

黃鍾圍徑之數

淮南子曰規始于一一不生故分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

蔡氏曰黃鍾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又曰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按黃鍾律管有圍有徑有面有體有空圍內積有從長從長內積面幕古咸有定論矣惟圍徑至東漢蔡氏始倡爲徑三分之說自晉孟康以後諸儒續爲徑三分

唐氏小辨卷之九

二

圍九分之說蓋取于參天徑一圍三之數也宋胡安定氏又爲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之說若如孟氏所言徑三分則圍又不止九分若圍九分則徑又不及三分安定所言三分四釐六毫與圍較近是安定曰九分九方分也蓋黃鍾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則圍中是容九方分圍中容九方分則是圍十分三釐六毫徑三分四釐六毫也每一分容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則一千二百始與嘉量之千二百黍實其龠漢銅斛容十斗合後世儒者執守孤法不能貫知權量之法

但制尺求律便爲堅證因謂圍九分故遂有徑三分

之說如此則黃鍾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七分半是以黃鍾之聲無從正權量之法無從生而與周嘉量漢銅斛並不合耳或曰安定既知圍徑之法乃其說又不能如元定之般般可試何也曰安定雖足以破圍徑三分之說然所定之律不本於聲氣之元一取之秬黍則亦是制尺以求律而不知因律以生尺故其制度量權衡亦與古不合又不知變律之法及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鍾之數遂謂林鍾以下諸律圍徑各不同蓋律以圍徑同故長短之異可以定聲

唐氏小辨卷之九

三

高下今空圍不同則不成律此其十二律之聲所以不當位而不能如蔡氏之般般可試耳大抵制律之法必須先得黃鍾然後可度以黍不足則易以大有餘則易以小而因以見圍徑之數若先以黍求之則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大小可能一一盡合邪今欲先得黃鍾必須先多截管候氣於其中氣應者即知此合造化自然乃取此管計之圍徑可定圍徑定而以茲相乘則面幕從長內積之實亦皆可計又以此損益則十一律管之長短亦皆可定蓋十一律長短雖異而圍徑靡不同也漢魏以下造律皆不成以

至制度量權衡皆與古戾病正坐圍徑數未真耳若圍徑定而以生律制度量衡直易易事故元晦曰圍徑最大節目也

昔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黃中之色也故心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太簇然則律而名曰黃鐘即中聲之云也而先之則以其聲大也按漢志金曰鐘釋名鐘空也內空正又氣多

詹氏小辨

卷之九

四

劉昭曰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鐘夫聲氣在天地間一而已以律清濁先後異焉凡聲之濁氣之先至律之長為之也聲之清氣之後至律之短為之也顧極短極長則聲不成而氣乖

顏師古曰逸書云先其筭命此言王者統業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黃鐘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焉一不係之黃鐘何也夫大乙先天地立同天地判天地生來所自有也無數則黃鐘無從起無黃鐘則

度量衡無從起師古此言蓋謂黃鐘由數得也

周嘉量說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于黃鐘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黍實其龠以升水準其概以度數實其容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龠音約合龠兩龠也漢銅斛銘律嘉量方尺圓其外彫旁九釐五毫容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范蜀公曰方尺者八寸之尺深尺者十寸之尺彫音挑不滿也

生律用九之法

圍徑之分以十為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為法何也蓋以十為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為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則即十而取九相生則約十而為九即十為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為九者用之

詹氏小辨

卷之九

五

所以行體所以定中聲用所以生十一律蓋天地大數始一而終於十圍徑九分十分釐釐十毫毫十絲若通用全則變化不行故惟一寸九分一分九釐一釐九毫一毫九絲則用以生十一律用以生五聲二變上下乘除參合靡不符契蓋數之自然者也顧自淮南子太史公後無識此意者京房雖亦用此然不知約之為九而以不盈寸不盈分者十之則其數之奇零亦無時可盡至於杜佑胡瑗范蜀公之流則不復知有此數而以意強上為之法故其弊遂至於重

音分累上析無數之可紀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用九之法聖心之妙算也

黃鍾生十二律

律有十二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仲呂爲陰陽爲律陰爲呂律述也述陽氣也呂旅也助陽氣也此律呂所以有陰陽之分也今獨言十二律而不及呂何也蓋聲陽也呂特爲助陽設耳故不必言也

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甲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然損益相生本於黃鍾全

詹氏小辨

卷之九

大

數具於十二辰之數十二辰之數本於三以歷之而得然所以必三歷十二辰者何也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元始也始氣獨一而已故曰中氣始行而動於子子一函三故以一三歷丑而丑得三丑以三三歷寅故寅得九寅以九三歷卯故卯得二十七卯以二十七三歷辰故辰得八十一辰以八十一三歷巳故巳得二百四十三巳以二百四十三三歷午故午得七百二十九午以七百二十九三歷未故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未以二千一百八十七三歷申故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申以六千五百六十一三

詹氏小辨

卷之九

七

歷酉故酉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酉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三歷戌故戌得五萬九千四百四十九戌以五萬九千四百四十九三歷亥故亥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起子終亥而十二辰之數窮自一至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十二律損益相生之本立故曰黃鍾全數爲黃鍾之實也至其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數中如卯三九二十七辰九九八十一等亦又並符九數此數法自然之妙非人力之所能加減由是以子一析此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三分則每分五萬九千四百四十九丑於三分之中得其二爲十一萬八千九十八積六寸爲林鍾此黃鍾之實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也以子一析此爲九分則每分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寅於九分之中得其八於林鍾實三分外益一分則是於黃鍾實爲兩三分外各益一分矣故爲九分中得八爲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積八寸爲太簇此林鍾之實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也自卯而下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並因此法推之是十一律之相生一自一至一十七萬七千一百

四十七生之故云黃鍾全數爲損益相生之本也
所謂陰數以倍爲三分本律而損其一者損其一則
爲二二者一之倍也二是倍其一此丑所以三分得
二陽數以四爲三分本律而益其一者益其一則四
矣八是四其二此寅所以九分得八陰所以損陰不
足不得不損也陽所以益陽有餘不得不益也黃鍾
全數所以立損益相生之體損益相生所以達黃鍾
全數之用

黃鍾三分損一隔八下生林鍾林鍾三分益一隔八
上生太簇太簇三分損一隔八下生南呂南呂三分

唐氏小辨卷之九

八

益一隔八上生姑洗姑洗三分損一隔八下生應鍾
應鍾三分益一隔八上生蕤賓此上損陽生陰益陰
生陽陽下生陰而陰上生陽蕤賓三分益一隔八上
生大呂大呂三分損一隔八下生夷則夷則三分益
一隔八上生夾鍾夾鍾三分損一隔八下生無射無
射三分益一隔八上生仲呂仲呂數極不生此上反
損陰以生陽益陽以生陰陰反下生陽而陽反上生
陰

損益即損益本律之數如林鍾益一益林鍾之數也
太簇損一損太簇之數也凡損下生凡益上生

夫黃鍾生十一律既云六陽辰皆下生六陰辰皆上
生陰數倍其實陽數四其實而自蕤賓以後陽反上
生陰反下生陽反倍其實陰反四其實何也曰此以
象天地之氣也蓋律自黃鍾至姑洗陽之陽也自林
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是陽息陰消
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也自蕤
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自大呂至仲呂則陽之陰也
陰之陽陽之陰則爲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
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也是陽下生陰上生者猶易
之剛柔立本而陰下生陽上生者猶易之變通以趨

唐氏小辨卷之九

九

時也

何以謂陰之陽陽之陰蕤賓夷則無射雖名陽而實
陰之陽也大呂夾鍾仲呂雖名陰而實陽之陰也蓋
十二辰子寅辰午申戌雖皆陽辰而實陽之中有陰
丑卯巳未酉亥雖皆陰辰而實陰之中有陽其林鍾
在未南呂在西應鍾在亥則爲陰陰故止用陰損陽
一以下生之正法至大呂在丑夾鍾在卯仲呂在巳
則爲陰陰故從陽益陰一以上生之法然大呂夾鍾
仲呂所以必從陽益之上生者何也蓋大呂於黃鍾
全數以三歷十二辰內爲未於黃鍾全數二千一百

八十七分之中止得一千二十四僅爲大呂半律之數吹之用半數則聲和候之而氣又不應故必益蕤賓之一而使居丑始得其全然後以之候氣而氣應也夫陽既益陰則陰有餘矣故又必損一以下生如此則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此律所爲和也其夾鍾仲呂類此觀此則陰從陽之陽亦陰中陽耳

用全鄭康成之重上生法也用半杜佑之減半法也是以大呂夾鍾仲呂三律以候氣則重上生而用全以制樂則用半數然要其實候氣時不惟三律用全數而十二律皆全用旋宮時不惟三律用半而十二

詹氏小辨卷之九

十一

律律律皆有半聲味此則鄭康成之重上生法與杜佑之減半法雖若相反實乃所以相成者也

律止於十二者黃鍾生十一律自仲呂以上諸律以三分損益之其數皆合而可行至於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則不盡二算是其數已窮而不可行故止

律所以候氣應者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而律之長短制如其數故以之候氣而氣應也十二律應十二月閏月不以候氣者蓋律管候地下之氣必至中氣而始應閏月非正月無中氣不應故不以候特

以補正日月數之不足者而已猶變律非正律中聲故不爲宮亦特以補正律聲音之不足者而已

何謂中氣曰天氣先至故十二節氣常先半月先時故非中況此時但有天氣而地之氣未至故必待地氣至而後可以言中地氣後至故十二中氣常後半月律管所以候地下之氣故至中氣始應

夫以三歷十二辰黃鍾全數損益所生言之既以黃鍾爲子林鍾爲丑太簇爲寅南呂爲卯姑洗爲辰應鍾爲巳蕤賓爲午大呂爲未夷則爲申夾鍾爲酉無射爲戌仲呂爲亥矣及以應十二月之氣則黃鍾子

詹氏小辨卷之九

十一

十一月大呂丑十二月太簇寅正月夾鍾卯二月姑洗辰三月仲呂巳四月蕤賓午五月林鍾未六月夷則申七月南呂酉八月無射戌九月應鍾亥十月乃又以林鍾爲未大呂爲丑此何也蓋六陽辰則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也丑與未衝夫是以林鍾丑居未而大呂未居丑其南呂卯與夾鍾酉衝仲呂亥與應鍾巳衝相居倣此蓋以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爲次者黃鍾損益生十二律旋宮之序予所謂立本者也以黃鍾太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

應鍾爲次者陽得位陰居衝以應十二月之氣以生五聲二變之序予所謂趨時者也以此經緯錯綜變化不期而律自合焉

變律

樂有變律者蓋十二律各自爲宮以至五聲二變其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之聲也此六律所以有不足而致取聲何也蓋十二律相役每一律役六律始自黃鍾終于仲呂以本律爲宮一宮二徵三商四羽五

唐氏小辨

卷之九

十二

角六變宮七變徵唯黃鍾而用至蕤賓林鍾而用至大呂太簇而用至夷則南呂而用至夾鍾姑洗而用至無射應鍾而用至仲呂則正律以窮窮則未勉有不足不足則不能不爲法以通其變故至蕤賓然後用黃鍾爲變徵大呂用黃鍾爲變宮林鍾爲變徵夷則取黃鍾爲角林鍾爲變宮太簇爲變徵夾鍾取黃鍾爲羽林鍾爲角太簇爲變宮南呂爲變徵無射取黃鍾爲商林鍾爲羽太簇爲角南呂爲變宮姑洗爲變徵仲呂取黃鍾爲徵林鍾爲商太簇爲羽南呂爲角姑洗爲變宮應鍾爲變徵以其取之時少下不和

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少高于正律者也下六律所以取上六律少下不和者何也蓋樂聲之下在于三分損益而蕤賓下六律各自爲宮取黃鍾上六律爲徵商角羽變宮變徵過按之時黃鍾上六律稍長蕤賓下六律稍短或全或半皆不合三分損益之數惟其稍長不合下六律三分損益之數故其聲亦少下不和是以必變上六律使少短而與下適也其變律仲呂再生黃鍾變九寸爲八寸七分林鍾太簇以下各以漸稍短類此

唐氏小辨

卷之九

十三

下六律役上六律所以不合上六律本然損益之數何也蓋律呂之數往而不返十二律皆黃鍾九寸一氣損益之變其管皆自長而漸短不能自短而漸長如黃鍾首下生林鍾林鍾首下生太簇太簇比黃鍾管已短一寸則餘又以漸短可知惟以漸而短是以相役之道皆自上而下不能自下而上以上律役下律則或全或半皆順而和以下律役上律則或全或半皆戾而不和此所以有變律之法然變止于六何也蓋變律至于應鍾則十二律七聲循環相役已遍數至此而已窮窮故不可復有所加也公孫崇不知此故止以十二律云旋相爲宮自應未免不足京房

雖知之却又不知變律之數止于六者而以仲呂再生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以至于三分損益不足之筭遂或增之或棄之故其數亦有所不合而不能以成律耳

變律不爲宮者變律非正律特取以助下六律聲音之不足者而已京房乃以變律爲宮故有轉生四十八律之多此其奇零所以卒至于紊亂而不可紀筭蓋一不審而萬有餘淆也

變律不爲宮此政律呂正變貴賤之別或曰變律首黃鍾黃鍾君象也爲宮何傷曰黃鍾雖君然既變其

詹氏小辨卷之九

十四

本體以半律爲蕤賓則亦正律之役非黃鍾之正而不復可爲宮矣政如人君盡道則四海戴之爲元首一旦失道而變其常則面縛求降平而爲人役亦與青衣行酒之人一耳寧復可以爲君也或又曰既云黃鍾不爲他律役矣若此大呂以黃鍾爲變宮夾鍾以黃鍾爲羽之類亦役黃鍾也曰大呂變宮之類雖並用黃鍾爲之然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鍾正音惟非黃鍾正音則名借而實非黃鍾矣既曰實非則黃鍾本正自在何曾爲我用也茲其所以最尊爲君匪餘律之得班歟

十二律生五音

夫陽自得位陰居其衝候氣法也以此候氣則以此生聲

凡聲皆天地之陽氣故五聲之度合天地升陽之度然必律管之能應氣者始能宣其氣而爲聲聲有清濁高下爲音音各得其分無太過不及爲均均平和暢然後可以謂之曰調而成樂

按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以八十一三分每分二十七損其一分以下生徵故徵得五十四徵以五十四三分每分得十八益其一分以上生

詹氏小辨卷之九

十五

商故商得七十二商以七十二三分每分得二十四損其一分以下生羽故羽得四十八羽以四十八三分每分得十六益其一分以上生角故角得六十四至角之六十四而又以三分之則不盡一筭此其數所以不可復行而止于五此黃鍾一均五音之數也其餘律則置本律之實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亦各符其數

夫五音爲律聲清濁之別而官屬土聲極濁于五音獨尊爲君象商屬金聲次濁次于君爲臣象角屬木聲半清半濁居五音之中次于臣爲民象徵屬火其

聲清有民後有事爲事象羽屬水聲極清有事後有物爲物象然聲清濁本律長短律長則聲濁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矣律短則聲清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矣此長短一定之則所以不可絲毫過差

音止五而律止六者天地中數惟五六也然音之上宮亦猶律之上黃鍾一也

五音之義則漢書律曆志曰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官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

詹氏小辨

卷之九

十六

而繁祉也羽字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中于宮觸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常五事則角爲仁爲貌商爲義爲言徵爲禮爲視羽爲智爲聽宮爲信爲思

變聲

二變聲亦陽得位陰居衡之序也然易爲有是變哉蓋十二律旋宮有相去一律者有相去二律者相去不齊夫是以不能無變如黃鍾爲宮相去大呂一律而太簇爲商矣又相去夾鍾一律而姑洗爲角矣至林鍾爲徵則又相去仲呂蕤賓二律而爲徵又相去

夷則一律而以南呂爲羽至羽距黃鍾之宮則又去無射應鍾二律夫相去一律則音節近而能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而不相及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比宮少高故謂之曰變宮也

杜氏通典云五聲爲正加二聲爲變變者和也變聲止于二者數至角聲之六十四既不可行則當有以通之而聲之變者二故置子之一而丑至寅以三歷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四而爲六十四者九之則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宮變徵則

詹氏小辨

卷之九

十七

變宮三分損一得三百八十四變徵以變宮三分益一得五百一十二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則變宮四九三十六有零變徵五九四十五有零存其零數以爲強弱至變徵而以三分又不盡二筭此其數不行所以止於二也

通典又云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而謂七聲愚按七音自古記之如虞書所云七始者何也音唯七夫是以依永諧聲據此永當讀咏頤也後儒失傳故多異議要其至華夷同之何今古而茲疑乎按隋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時

有柱國沛公鄭譯獨得其義而爲議曰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加詢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之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去聲有七聲問之則曰父在西域號爲知音世相傳習調下同有七種以其七調校之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候加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去聲聲即徵聲也六曰般瞻華言五

唐氏小辨

卷之九

十九

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楚華言斛牛聲即變宮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唐楊收與安沈音論琴五絃外復益二絃亦言七聲之義西京諸儒惑圓鐘函鐘之說故其時郊廟樂惟用黃鍾一均至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之爲言鄭樵曰韻也古無韻字一均聲猶言一韻聲蓋韻取均聲者也夫韻者聲之本琴者樂之宗故琴衆音備焉自唐而後琴之絃盡七固具二變聲也然史稱舜彈五絃之琴何舜之琴獨無變哉嗟乎茲杜氏所爲疑二聲之始周耳夫律無二聲不能和謂舜弦

而弗和可乎大諦聲音之道神化微眇難以迹通尤難以迹拘即絃之五而一挑一剔輕重疾徐間自當有七聲具備其中續如琵琶但四絃耳而七聲亦具足若云必加絃而聲音備則琵琶絃應平聲加三矣夫樂之二變率以其管稍短就下今琴所益二絃顧乃比長而了無短異不知變從何出故知指二絃之加爲二變知迹者也

半聲

惟律呂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

唐氏小辨

卷之九

十九

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夫無空積忽微者以數之渾全也至十一律之管則未免以漸而短不能若黃鍾之渾全以故空積忽微自不能無以故十一律正律皆有半聲惟黃鍾正律獨無半聲蓋樂家本旨主和平大率相陵爲忌而其最忌則在于臣民陵君故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時若以黃鍾爲宮則餘律皆順矣至以他律爲宮則便有相陵是以惟黃鍾爲宮而其下六律各以正聲應而不用子聲他律爲宮則下六律各不以正聲應而率用子聲減半法使低去如應鍾爲宮則其聲最短而

清或蕤賓爲商是商聲高于宮聲爲臣陵君不可用故遂用蕤賓律減半爲清聲以應之如此庶五聲協比而倫無相奪若直以正法依正聲用之則音音凌奪君弱臣強民尊臣卑事物一切貿亂寧復可以爲樂也然則杜佑減半聲真圓機妙用哉輓近世所言清聲即半聲亦謂子聲雖減之半却只是此律故用能相應

既云黃鍾不用半聲而又有黃鍾四清聲何也黃鍾正律不用半聲而四清聲則爲變律設也若後四宮用黃鍾爲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而不用黃鍾

詹氏小辨卷之九

二十

本律以避凌慢也沈存中云惟君臣民不可相凌事物則不必避

半聲有正律正半聲有變律變半聲正律半聲即以正律所得之寸數半之以爲子聲之律變律半聲即以仲呂再變律所得寸數半之以爲子聲之律

黃鍾不用半聲餘律皆用半聲此亦見餘律不敢正敵黃鍾有隆殺_{去聲}之義焉

清聲考略

徐景安樂章文譜云五音合數而樂未成文案旋宮以明均律迭生二變方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循環

正徵復以變宮之律迴演清宮其變徵以變字爲文其變宮以均字爲譜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宮倍應聲

同終歸一律陳晉之樂書謂二變四清聲之蠹也四清之名起於鍾磬二八之文二變之名起于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朱元晦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半聲也變宮變徵始見于國語注後漢志仍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五聲合爲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

詹氏小辨卷之九

二十一

調_{去聲}者每調各添二聲而得之也范蜀公曰清聲不見於經唯小胥注云鍾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簾_{鍾具也}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今考皇祐二年王堯臣等言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鍾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即清聲也唐制以十六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今太常鍾垂十六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清聲又樂工所陳自磬簫琴箏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墳簾竿筑琴五器本無清聲

朱子曰古樂有唱有和平聲唱者發歌詠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平聲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曰一唱三嘆有遺音者此也元定以變宮變徵不入調以濟五音之不及正緣宮徵之間音節遠而難和故以此二變收之正所謂疊字散聲者蓋如今之鼓琴瑟吹笛管者必有襯字以扶助之方成音律自古以來多未諳此

樂之所不和失在不得半聲之妙半聲明而大樂正由斯觀之正聲當辨而半聲尤不可少蓋半聲樂之餘韻也承上以起下乘下以轉上天地之真機所爲

詹氏小辨

卷之九

二十三

綿綿若存續而不絕正惟此耳

角聲所以不得爲中聲

中聲在十二律則屬黃鍾在五音則屬宮何也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然世之論中聲者乃不以角而以宮良以凡聲皆陽也方其自下而上未及乎半則純屬于陰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于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

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始和之宮推而上之亦至變宮而止耳變宮以上則過乎輕清而又不可以爲宮故聲止于七就七聲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蓋以宮聲之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鍾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雖至夫旋相爲宮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之變之用乃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或時出于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

詹氏小辨

卷之九

二十三

也此上言一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貴賤者亦然此言十二律之若諸律半聲以上則亦過乎清輕而不可復以爲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而上之上中聲離矣上之上則陽氣以盡又屬乎陰故不可以爲樂

六十調

按十二律旋相爲宮黃鍾爲宮第一則以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爲四聲二變林鍾爲宮第二則

以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大呂爲四聲二變太簇爲宮^{第三}則以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大呂夷則爲四聲二變南呂爲宮^{第四}則以姑洗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爲四聲二變姑洗爲宮^{第五}則以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爲四聲二變應鍾爲宮^{第六}則以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爲四聲二變用至此正律已盡故自蕤賓而下有變律蕤賓爲宮^{第七}則以應鍾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黃鍾爲四聲二變大呂爲宮^{第八}則以夷則夾鍾無射仲呂黃鍾林鍾爲四聲二變夷則爲宮^{第九}則以夾鍾無射仲呂

唐氏小辨卷之九 二十四

黃鍾林鍾太簇爲四聲二變夾鍾爲宮^{第十}則以無射仲呂黃鍾林鍾太簇南呂爲四聲二變無射爲宮^{第十一}則以仲呂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爲四聲二變仲呂爲宮^{第十二}則以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爲四聲二變用至此則十二律七聲循環遍矣旋相爲宮每律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是宮商角徵羽各有十二聲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六十調分十二宮十二宮除變宮變徵每宮各五聲每聲之中又細分之則又每聲各具七聲如黃鍾爲宮而黃鍾宮一聲之中則又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

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商角徵羽所各具七聲倣此是一聲之中又具七聲夫一聲之中既具七聲則是一聲之中亦具有十二律此十二律又旋相爲宮然後七聲均備而一調成故曰一聲爲一調黃鍾宮之一聲所具既如此其商角徵羽每聲亦如此各具七聲各具十二律以旋相爲宮則五調備而一律成矣

十二律變宮變徵亦各有十二聲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凡二十四聲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可爲調特以濟

唐氏小辨卷之九 二十五

正聲之所不及者而已變聲所以不可爲調者變聲之數不全則一聲之中不能如正聲之自具七聲所以弗可爲調也

夫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于斯備矣然聲律于陰不書此云陰陽備何也不書陰者其大槩也陰陽備則又其一陽之中自各有陽陰者也陰陽不備則不和矣烏能成調調雖有六十要之即十二律十二律即一黃鍾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自爲紀綱以成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故黃鍾之數一明而

十二律五聲皆在其中

朱子曰審音之難不在于聲而在于律不在于宮而在于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

十二律所以應十二月之氣

夫氣者天地之氣也律則所以律十二月之氣原夫聖人造律生聲本候天地十二月之中氣以生造氣應聲和立之爲律律以律十二月之氣非以悅心而娛耳也彼天地氣機運行神莫可測匪律曷由律之

詹氏小辨

卷之九

二十六

太空寥廓忽觸而生聲天之風雷地之草木人之鼻口咸有聲出焉則夫聲者氣所託也氣無形形于有形是故有律候之然後數形而聲乃可成焉是神使氣氣就形而生聲聲成氣和一天符也蓋始以十二月之氣定律繼以十二律之律律歲良以大造氣機有此限度聖人因其度循其義一以定之本諸自然非鑿空而撰也是以曆之爲曆援律可知太史公曰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即八節也之氣以成熟萬物者也夫太史公言律曆而屬之天蓋知其理非人爲也律曆不相離是以言律而曆明言聲則氣協故茂叔

詹氏小辨

卷之九

三

曰聖人作樂以宣八風之氣風者天地之竅之所出氣之所從以舒蕩而披拂也亦猶律之有竅而聲隨以出以之清濁輕重其聲者也是以春夏秋冬于茲成焉至其中之有分至短長先後舒慘淹速森若紀律毫忽莫可隕越豈固爲是委瑣哉則以日月五行隨天而運其運行所經歷與所次舍節界如茲末之能更也故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夫舍言宿也次也言運行至此爲次舍也舍舒氣也今從一氣運日月五星而行之序言之則一歲之中始一陽兆廣莫風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

曰廣莫東至于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音蘊藏于虛日冬至而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也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施種于黃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爲子子滋也萬物滋萌于下也其于十母則爲壬癸壬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于下也癸揆也言萬物可揆度音鐸也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又牛耕植種萬物也東至于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呂旅也言陰陽大呂助黃

鍾宣氣而牙物也其于十二子爲丑丑紐也言陽氣
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條風居東北主出萬
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南至于箕箕者言萬物
根棋音基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泰簇者萬物簇
生也又簇奏也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于十二子爲
寅寅者醴也音醴擯斥也正月陽氣動黃泉欲出而
陰尚強象音象不達醴寅于下也又物始生
而蟪音蟪然蟪寒蟬也言蟬蛻相繼生也又蟪土精也
黃帝以土德王音王旺而地蟪見其大五六圍其長十餘
丈言土氣方王而生物也故曰寅南至于尾言萬物
詹氏小辨卷之九 二十八

潔之而物洗生也辜之爲言必也言必使之潔也其
于十二子爲辰辰言物之蜺音蜺也言萬物至此而振
美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
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于翼翼者言萬物皆有
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
行也其于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
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于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
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味也鳥之喙也柳
爲鳥味言萬物始衰陽氣下注若鳥喙之下注故曰
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陰氣幼小故曰蕤痿陽
詹氏小辨卷之九 五 律呂
不爲主用事故曰賔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
故曰景風其于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午故曰午
其于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丁者言萬物之
丁壯物無久盛之理故摧落之氣競起相迂而西至
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吳音且就死也吳落凋也又
曰柔落言柔弱似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
量斷萬物量平聲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音沈奪
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
林林然其于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
也故易曰說言乎兌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

伐也北至于參參者言萬物可參也參為白虎宿三星以三相參又主殺伐故謂之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其于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北至于濁畢星也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北至于留卯星也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八月也律中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萬物而陽氣之旅入藏也其于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卯為春門萬物已去酉為秋門萬物已入成熟之時故曰老也閭闔風居西方閭者昌也閭者藏也言陽氣道音導萬物闔黃泉也

詹氏小辨卷之九

三十

律呂

其于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物辛者言萬物之辛生也又辛為痛泣萬物方盛初見斷制故辛痛也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胃于天為天倉夫倉藏物者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音納之也故婁于天官為聚眾謂納物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盛用事陽氣無餘也奎于天官為溝瀆溝瀆坎象也水氣流行于此故為陰用事又射厭也言陽氣寃物而使陰氣畢剝洛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故曰無射其于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也不周風居于

西北主殺生言其不與物相周旋而殺之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于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危也言陽之危峻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鍾者種也應鍾者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離陽閔音核種外閉闕者藏塞也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于十二子為亥亥該也陽氣盡藏下故曰該

以上凡言至皆日月所至所謂經歷次舍者也十母不叙列戌已則土于四時靡不在也

漢書律曆志曰陰陽合德氣終于子則雖荀牛一月

詹氏小辨卷之九

三十一

亦一子氣之布爾

淮南子天文訓云律以當辰音以當日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本此蓋律曆原自合致是以古人言律則及曆言曆則及律

夫律自古重之然國家大事在兵律于兵為尤重季通既著律呂新書便為八陣圖說意謂知律即知兵也夫兵尚人和律則宣其和氣不和何以用兵故古人制兵器輕重長短並協律度出師則必以律武王

伐紂則吹律聽聲禮太師執同律聽軍聲以詔吉凶故管子曰聽宮如牛鳴窳中匪徒聽之蓋實用之也是以兵書凡戰必吹律以聽聽合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合商則戰勝軍事張強合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合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合羽則兵弱少威焉蓋宮屬中央土土主生長^上又載四行故合宮音而軍士和也商屬西方金主斷故兵事強也角屬東方木主曲直故軍士擾也徵屬南方火主熯怒故將急數^入怒也羽屬北方水主柔弱主幽暗故兵弱少威明也就此類觸長^去之凡政事國勢並可以律推而得故太

唐氏小辨

卷之九

三十一

史公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票六律

論古今造律得失

古人造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文獻通考云黃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音季通以十二律之實定全半之數爲管孔之制蓋本于此

仁宗實錄叙皇祐新樂謂古者尺量^{音諒}權衡皆起

于黃鍾至晉隋間累黍爲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

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詭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于古王朴始用尺定律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

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失之以尺生律也房庶言以律生尺范蜀公以爲黃帝法也而司馬公則謂胡李律生于尺房庶律生于量蔡季通則以爲律度量衡之生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于度也若以累黍爲之是律生于量也之二者皆非故自爲律吹之而謂得其聲焉

以尺量生律是緣末以求本自爲律吹之則本得而末無容言此季通翻王朴之舊而新之者也

考工記磬氏疏案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三律尺八寸朱子嘗問季通樂云何書也季通未之

唐氏小辨

卷之九

三十一

見考書大傳^去亦引樂云曰舟張辟雄鶴鵬相從唯

三禮圖以樂云爲樂經按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續漢志鮑鄴亦引樂經今此書皆無傳蓋自古法亡漢儒

傳述雖訛然時近古迄晉室渡江漢聲詩亡盡無從復稽後之造律者皆以已意補綴爲加損耳是以其

說紛紛靡定范蜀公議樂云柷一秤^{音浮}二米今柷

黍皆一米蓋以柷黍一米二米疑也楊次公非之云

爾雅柷黑黍^{音否}一稊二米其種異以爲必得然然後制律次公謂不必拘拘于稊即柷黍可爾而晁子曰縱黍爲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爲有餘王朴是

也橫黍爲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爲不足胡璣是也彼蓋疑王胡縱黍橫黍之未盡也而不知不求律于中氣而求律于秬黍之容是皆求以迹爾夫聲音所以神天地之道而乃迹之求毋已失之遠乎是以季通求之于氣氣協而律本得秬黍可從得也

上古造律不假積黍中古而下始有積黍之談至積黍而真知微矣然自六朝而下樂亦代殊劉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宋以安要其律皆起於積黍釋氏制度則云積塵七微塵成一窓塵七窓塵成一免毛頭塵七免毛頭塵成一羊毛頭塵七羊毛頭

詹氏小辨卷之九

三五

塵成一牛毛頭塵七牛毛頭塵成一蟻七蟻成一虱七虱成一芥七芥成一大麥七大麥成一指節七指節成半尺兩半尺成一尺二尺成一肘四肘成一弓五弓成一丈二十丈名一息八十息名一俱廬舍八俱廬舍名一由旬其積量衡亦復如是諸夷惟釋西方最重聲韻亦有律其所謂塵定爲今算法微塵絲忽之塵然塵太微眇難計又弗如積秬黍也

馬端臨云明堂位言昧東夷樂也任南蠻樂也周禮韎師掌教韎樂韎即昧也獨西北狄之樂未見於經豈周之興也肇于西北必俟東夷南蠻之樂盡入王

府然後見聲教遠被邪然觀隋唐所謂燕樂則西戎居大半鄭夾漈以爲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清樂妙舞未有不自西出者故八音之音以金爲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承愚考自晉南遷後戎狄之亂華如苻氏出於氏姚氏出於羌皆西戎及張氏據河右獨能得華夏舊音繼以呂光禿髮沮渠之屬又皆西戎也隋既混一合南北之樂而爲七部伎所謂清商三調者本中華之樂晉室播遷而入于涼州張氏亡而入于秦姚氏亡而入于江南陳亡而復入北蓋自是而華夏之音與西戎混其初恐未必盡出西戎也

詹氏小辨卷之九

三五

古人重聲教故以聲教四訖爲盛治是以周之廟樂備四夷至其制樂與脩物必各尋樂之義毫忽罔敢或遺越熊朋來曰周時名夾鍾又曰圓鍾名林鍾又曰函鍾仲呂又名小呂蓋律以陽聲爲序陰聲合之故圓鍾而祀天用之爲宮林鍾者黃鍾之配居大呂之位陰聲莫先焉故祭地用之爲宮不曰夾鍾而曰圓鍾者象其周圓也不曰林鍾而曰函鍾者象其函洪也惟小呂則對大呂言爾又考大司馬樂圖鍾函鍾黃鍾三宮用以求神則皆無商調陳暘樂書引荀卿說大師審詩商避所尅或曰避商只不用蓋由周以

木德王去聲而商爲金故其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亦不言商觀周人避尅于聲音中益知聲音之關人匪細也

聲教至漢微矣故漢後聲音遂亡惟釋氏西方今却尚有其意以此觀之罷物惟周可據蓋觀珮玉而知無物之不當去聲樂律也自周而下即有恐未必精今造律往往據漢物漢第有其意耳若謂憑一二就以製今律則我不敢知或存以參考可也

新唐書載晉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大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

詹氏小辨

卷之九

三七

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及群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律合之皆應勗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兩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錢八曰達武銅尺姑洗微疆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

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

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寺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

詹氏小辨

卷之九

三七

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出爲和氣吹灰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

中古而下候氣盡用灰先是則樵炭後漢律曆志古者天子以日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暑景候鍾律權土炭放陰陽日冬至陽氣至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日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濕故炭重

是以晉簡文帝詩云月暈蘆灰缺秋還懸炭枯然以炭較灰灰輕炭重炭猶待衡復經二物即未必真灰則氣至而飛舉目可觀用灰勝也

爐灰經曰灰者灰土以天元氣練十周十周者一千歲却爲正神之士其味猶辛上聖以灰資土填圓塞化是也灰可以資大土令地不銳薄緣地味甘天味辛以天氣練灰爲土而辛以資地是天地二氣之通也以灰也觀此則候氣用灰昔人有深意焉匪但以其質輕而氣至易飛也

宋末歐陽之秀著律通則因古黃鍾九寸法審以人

詹氏小辨

卷之九

三十八

物之聲稍更定律李文利云天以一元之氣生人人氣之出爲聲其聲之出於中也有漸始出於喉直上出於宮再出到嚶聲上騰爲商又再出到舌中聲平出爲角又再出到齒聲斜降出爲徵又降出到唇爲羽出隨所到之處而得宮商角徵羽之聲喉聲最清嚶聲次清舌聲半清半濁齒聲次濁唇聲極濁凡聲上騰升揚者清下沉重滯者濁喉嚶之聲上騰故清齒唇之聲下沉故濁是知宮商角徵羽者聲出先後之序也君臣民物事者五聲之實貴賤清濁之次也審此蓋本于充夫聲音律呂而其理良是然則律管

聲出之序亦猶茲耳以茲驗之凡聲而上騰者非濁也只觀歌聲凡長必重濁而舒遲短必輕清而漂疾是上騰者清而下沉者濁也據此亦天上騰而清地下重而濁之義也

自隋後八音缺匏矣良由笙工以匏脆不若木堅可竅而受管遂用木代匏古人寧獨不知木之便于匏乎良以用木則聲爲木以木相木音安得諧夫聲音之道毫髮莫可假借假借即差此弗可弗辨也

夫律定聲審則樂器可制周禮曰典同堂六律六同之和銅同陽律竹管陰律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

詹氏小辨

卷之九

三十九

以爲樂器凡聲高聲硯讀鍾又音混正聲緩下聲肆破聲散險聲斂不達聲羸微聲讀哨又讀闇回聲衍侈聲音許聲奔音甘聲音真薄聲音真厚聲音真石音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皆言鐘凡和樂亦如之姜夔大樂議大晟所造有編鐘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凡三鐘三磬填有大小簫箏遂有長短笙竿之簧有厚薄琴瑟絃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而總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然八音中琴瑟尤難也琴必每調而改絃

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理至爲妙至于歌詩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竿一吹若擊鍾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以之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失貫珠之義矣走謂此亦述爾原夫制樂器以六律六同辨天地四方之聲豈其徧遊四方求之乃可定律也不協四方之氣不可以言律按天子宮架編鍾十二編磬十二即所謂大架二十四者也而在一簋則亦謂之堵各依十二律爲十二架依辰位編縣音懸四隅設以建鼓應鼓朔鼓其鼓之在西北隅者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在東北隅

唐氏小辨

卷之九

四

塵未合則何以能吹律聽歌而執契券于左右手乎良以八方風氣不同如人面孔矧八方亦各有八方之中氣間有異齊自難舉以一地即有至聖入國無待飛灰而耳目鼻口所接潛與神通恐亦不能有待于周流以故太史公作史記必足跡徧宇內而後創草天官律曆迄今莫間法良有以也夫曆必世傳而後曉暢又須七十年餘一改憲始乃得其差算竊疑律亦同之今造律者歸焉創自其身挾一已智見以伺一隅據須臾之偶合以定中氣乃欲通之八方施之千萬世而無更改則虞庭后夔所制將宜千百

唐氏小辨

卷之九

四

者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在東南隅者合蕤賓林鍾仲呂之聲在西南隅者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合屬若此豈懸之西北者不可以通西南懸之西南者不可以通東北哉雖云地有東南西北不出中氣之一氣也不知一律中既各有十二律則一氣中亦各有八方之氣氣不可以通八方豈得謂之中氣是以夫子正樂必周流四方後乃歸而議之豈一方風氣未足以盡八方之聲將必有待於徧歷而參其同異乃可審也昔季札聽歌列國之風興廢具知師曠歌南北之風勝負弗爽假令造律而於八方風氣稍有微

代守之何夏乃遽易虞之舞而周又變禹之聲邪故知聲氣與時上下淳漓錯雜後先迭更不能無少變差即使古律而在復令今代吹之恐亦不可以審今日之興廢而定其吉凶觀諸一國之樂審一國之故而不可以通之他國可竟見已但其候之造之之法謂可行之八方而術後世茲則是爾何則天地八方變化原難以膠柱調也走誠非知律者要以理揆之謂造律者宜先於其故土候之氣應聲和中氣中聲無容疑矣則立以爲定則隨用証諸八方証諸八方罔不驗矣則又用以証諸明年計以三歲並合而律

乃可定也昔南齊劉瓛講月令畢謂學士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時濟陽蔡仲熊孔學號稱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獻亦以爲然審此則季通闕嶺一隅所候可能必中氣之在此而無爽乎

季通之得在先候氣定律而以秬黍積而實之其妙則在於數之不盡一筭者知爲不合自然數遂止筭以故無昔人奇零無盡之病又用九以通其變而不墮於膠柱此實天下大理若有通于圓機而然匪私

詹氏小辨

卷之九

四三

智也故朱子以爲明白通暢而稱曰千古一快乃走則謂古人造律原自神解如伶聽鳳凰鳴而截竹良由心與聲通是故一聞而聲即合因聲制律律寧有不協聲者乎今也我心冥冥了不知黃鍾之爲何聲而規規然以管灰求之地下因積黍以度管之短長而聲原未之知也如此者直用胸臆摩揣即云所譜明白通暢吾終以爲側理上之空談續云從本之末若謂得其要領然須我之聲入心通孰是聲高孰是聲卑孰是高却幾許孰是卑却幾許孰是正當而可以成文成方靡不先時了了曾無待于秬黍較量

乃可以截竹而制短長也不然即使氣候而得黃鍾

吾猶恐一方之氣不足以合八方又矧因候氣所得

以積黍以定圓逕分寸而求黃鍾便云無假尺量不

知所積竟是何物而分寸獨非尺乎蓋實以尺量求

而自忘之反言以本尋也如斯則與以尺量生律者

何能以寸走不自揣度竊謂造律勿問曰尺與量審

在我先知聲知聲乃是要領所謂本也聲知而以秬

黍量之分寸度之宣律助呂惟我爾季通當時必自

以爲知聲也然而未嘗試之曷信其知第不審季通

新書擗管之始亦曾擊石拊石戛鳴球而播鼓

詹氏小辨

卷之九

四三

合祝啟音竹而間笙鏞間去聲親奏九成于天湖璜谿

之野否乎

歐陽之秀力破季通用三分損益生律之非其言曰

自律度數不見於經而釋經者反據漢志以爲據蓋

濫觴於管子呂氏春秋流行於淮南子司馬遷之書

而波助於京房劉歆之學班固漢志盡歆所出也可

馬彪志盡房所出也後世協律者類皆執守以爲定

法歷代合樂不爲無人而終不足以得天地陰陽之

和聲者由三分損益之說拘之也夫律誠不能舍損

益蓋由有損益而後有上生下生之異至其專用三

分以爲損益之法則失之矣嘗因其損益上下主之義去其專用三分之蔽乃多爲分法以求之自黃鍾以往其下生者盈十而上生止一而已此其數與舊法固已不侔矣若謂相生之法一下必一上旣上而復下則其法之窮於蕤賓大呂間而已見之矣黃鍾而降轉以相生至於沽洗則下生應鍾而應鍾之上生蕤賓者法也今乃蕤賓之生大呂又從而上生焉此班志所以變其說爲下生大呂而大呂之長遂至于用倍法夫律之相生而用倍法猶爲有理獨專用三分以爲損益則律之長短不中去聲夫天地自然之

詹氏小辨

卷之九

四四

數良以生律之分不啻三分損益之一端苟以三分損益一下生而一上生則聲律殆無窮矣何至於十二而止也乎夫十二律之生也十律皆下生一律獨上生唯其下生者損之極也而後上生者益焉上生則律窮矣此窮上反下窮下反上之理也琴一絃之間具十二律皆用下生之法而末以上生法終之若以七絃而繁慢之爲旋宮之法則應鍾一均之律宮聲之外多用倍法生一律矣此天地聲音自然而然不可拘一而不知通變者故正律止於十二而已竊意十二律之度數當具於周禮之冬官如考工記見

氏爲鍾磬氏爲磬之類各有一職冬官旣亡則世靡所可考豈知三分損益之說散見於書傳者乃僅得其聲之近似而未必真既非師曠之聰則耳不能齊而聲之近似尤足以惑人之聽是以不遑復究其法之有未盡善者此蔡邕所以云不如耳決之明爾後世之制樂者不知律法之故有未善而每患其聲音高下之不協以至取古昔遺亡之器而求之蓋亦不知本矣夫聲以數而傳數以聲而定二者皆有自然之則如侈者聲必咋弇者聲必鬱高者數必短下者數必長侈弇者數也未聞其聲而已知其有咋鬱之

詹氏小辨

卷之九

四五

分高下者聲也未見其數而已知其有長短之異故不得其自然之聲則數不可得而考不得其自然之數則聲不可得而言今之制律者不知出此而顧先區區於秬黍之縱橫古尺之脩短斛斗之廣狹鍾磬之高下謀之是何足以得其聲之和哉近世蔡季通特著一書可謂究心然其說亦有可用與否其可用者多其所自得而又有證於古其否皆由習熟於三分上下生之說而不於聲器之近似者察之豈嘗察之而未有法以易之乎此吾律通之所以作也蓋律之所以長短不止乎三分損益之一端自四分以往

推而至於有二十分管之所以廣狹必限於千二百
黍之定數因其容受有方分園分之異與黍體不相
合而遂分辨其空籥有實積隙積之理其還相爲宮
之法亦以推見其爲一陰一陽相繼之道蓋非一上
一下相生之謂也由先漢以前至于今日幾二千年
凡史傳所述三分損益膠故一定之說茲可以刪而
去之矣吾律通之作其數之損益可以互相生總百
四十四以爲之體或變之又可得一百一十有六以
爲之用乾坤之策具矣或曰律止十二胡爲復衍百
四十四律乎應之曰十二者正聲也百四十四者變
聲也使不爲百四十四者何以見十二宮七聲長短
之有定數而宮商角徵羽清濁之有定分乎其要至
於和而已故有正聲則有變聲也通其變然後可與
論律

詹氏小辨

卷之九

四六

馬端臨力辨古鬴斛尺之不足據其言曰古人言律
爲度量衡所自出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闕者然以
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蓋隨
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於事固不
必盡同也至律則差之絲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
足以爲樂是以古人專精于律雖假器物以求之然

心之精微口不能受性所解悟筆不能盡假如有人
與后夔伶倫並世而生亦豈能盡其協律和聲之法
乎後之儒者病樂之不和議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
取之索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索黍之法漢制特以
較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龠黃鍾之重云者
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耳未嘗專言累黍以爲
律也至於古之度與量則周鬴漢斛與魏晉以來尺
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乎非乎
不可得而詳也倘其果爲古器則不知造此器之時
其於虞朝之同律度量衡周王之攷制度果無纖毫
之差乎亦不可得而詳也而方俵倂然於千百載之
後乎搜求古雅之器於荒丘古墓之中自以爲得之
蓋亦疎矣蓋律度量衡相爲表裏然至易曉者度量
衡也至難知者律也隨時而變易屢易而不害於事
者度量衡也一定而不易易則害於樂者律也今失
其難者反取則于其易者失其不可易者反取則於
其屢易者何爲哉此何異刻舟而尋劍也
予嘗味伶倫將造律乃往聽鳳凰之鳴而得其聲則
知造律之始審在聲非候在氣也聲雖氣之軋而氣
非聲也由聲不知而後候氣氣得而聲之已隔一番

詹氏小辨

卷之九

四七

矧氣又有和氣猛氣衰氣聲則便是一聲故走直斷造律以知聲爲先而候氣因以驗之鳳凰之聲千載難邁脫使邁之須有能知鳳凰之聲之人乃能聽之而得其解歐陽之秀蕪聽人物之聲以佐造律然昔人亦有聽風聲林木聲而制律者咸以時有其人也然則欲知候氣繁黍與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得失之故不值知聲之人就云通今博古可以定律則吾固不敢信然知聲非可學盖有宿根焉

論神識

自漢唐以來咸謂古樂必不可復夫中氣中聲之在唐氏小辨

卷之九

四八

天地間何嘗一日而亡唯無其人則不能知爾宋元豐崇寧間嘗欲詳定大樂是時楊傑魏漢成稱知律然傑欲廢王朴舊鐘而樂工一夕易之傑不能辨漢欲請帝中旨寸爲律徑圍爲容盛音承工人改爲而隨律調之漢不能察元時姜堯章亦稱知律及入太常訂正樂器見瑟趣音促工彈之而衆工大咲以此其時三人議俱格就令虞帝今日復作而其臣不有后夔誰與擊石拊石如或天啓元聲異人輩出則今律可起何必拘拘于古也不然徒有正樂之名人罕知聲之實紛紛聚訟反同無益之作故不如從俗從宜體

孟氏同樂音洛之旨以爲致和之本即無韶濩古律猶當大樂之遺音當去足與依永諧聲並奏昭代而罔愆也

昔張文收聽玉磬曰此閏月造也已而問之信張茂先見銅澡盆自鳴曰此器與洛陽鐘聲諧必宮中撞鍾而鳴也驗之亦果然荀勗於路逢趙賈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諧曰得趙牛鐸諧矣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聲時人並以勗爲精密惟陳留阮咸識其聲高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勗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乃服阮神識唐太

唐氏小辨

卷之九

四九

常缺黃鍾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于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昔人謂勗于聲音爲闇解而咸爲神解以予觀于信都芳之候氣與此四子者悉神解樂師傳受直迹耳若李通之書于神解何如

丘瓊山云朱子因李通新書乃自攷定禮書又定鍾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皆聚古樂之根源而鍾律分前後篇前篇凡七條後篇凡六條與李通所著更互繙繹尤爲明遂後有作者合二書而求之思過半矣

走所論列蓋撮朱蔡二家之意間

去聲

考今古名言斷

以愚之一得然皆逡巡于往迹臆測于聲音律呂中

昔人謂制氏之樂紀鏗鏘之聲而不能言其義走也

何人其敢曰知若云思已過半會須神解之士乃能

非神解而談高下清濁終屬強

上聲

以爲知太史公有

言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嗟乎

夫氣之與聲寧啻微之與細爾哉吾不知太空之內

彼從何竅無形若影窅然乍然歟然霅然上振木末

徧於藂薄以暨睂睫忽散忽聚倏小倏大宣暢乎禽

魚鳥獸震盪乎大地山河磅礴乎洪荒渺茫然而尋

詹氏小辨

卷之九

五十

之無端竟之無竟其來也莫省所以其去也孰知其

故刁刁調調寥寥蕭蕭飄飄嫋嫋可聞也而不可見

可識也而不可捉可領也而莫之能留謂匪神之所

爲而誰之爲哉夫天地萬物造化其遠者也嘗反而

諦人之自身當其未感冲靜玄漠無識無知忽喜至

而爲咲之聲忽哀至而爲哭之聲忽樂

洛音

至而爲歌

之聲忽怒至而爲叱咤之聲然咲無期而氣與喜洽

也哭無期而氣與哀偕也歌無期而氣與樂發也叱

咤無期而氣與怒沸騰也至乃叱已歌竟哭卒笑止

則又不識不知冲靜玄漠而已矣非至神而能若是

易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爲乎夫不知神鳥知
變化不知變化則樂律或幾乎息矣故知聲音之道
一變化也

張子厚云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蚤吐絲而商絃絕木
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然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
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嗟夫古之人豈誠異乎今之人
哉古之人亦猶夫今之人也第古之人也真而今之
人也假以真理真鳥所往而罔聆其真以假尋真終
爲隔垣聽聲而不免于恍惚疑貳耳彼神解之人亦
此念之真得諸自然者也自然故生靈通

詹氏小辨

卷之九

五十一

夫聖人中和之致詎有他哉真之至也真至則其人

之氣一中氣其人之聲一中聲也其喜怒哀樂之中

去聲節一清濁高下之中律也昔人謂聲音之道與心

通又曰與政通豈不以一真之致同然哉所謂致樂

治心致此所謂同民心而出治同此爾彼鐘鼓管磬

之匪爲娛耳設也亦猶甘鹹辛酸之匪爲悅口調也

往哲有作必當

去聲

於道非以當於欲也是故晏子

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

亦如味一氣二體

武文

三類

風雅

四物五聲六律七音

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

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
心平德和夫晏子述聲而比^入味同之將以五味之
和民生日用易知也知味則知聲矣若使聲味而徒
爲娛耳悅口具也則甘辛鹹酸一庖人事耳鍾鼓管
磬一伶人事耳聖人何以數數^明知味審聲之重致
意哉

夫樂者樂^音也不律而樂則淫且蕩矣是以災身喪
家亡國譬之兵然可律也而不可好也

夫和非好也無好無惡心平而發中于節故曰和也
天則也好則偏矣^{好惡中}

詹氏小辨卷之九

五三

國朝熊鼎言於高皇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
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高皇曰石聲固
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朱升因
奏對云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
地之氣和天地氣和樂復何有

詹氏小辨卷之九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校

作者辨十 範極存雄

範極存雄

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
數蓋理之節度限局皆天地化機流行自然如是欲
強^{並上}分之不能也欲強合之不能也欲強增之不
能也欲強除之不能也觀其分合增除之不能便知
詹氏小辨卷之十

一 範極

是數之一定天下誰能離之知其不能分合增除而
安行之則何入而不自得良以理融則氣融形融數
與俱化矣故云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
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
序也仲默此言雖本脩道以仁仁義等殺之生于禮
而揣摩其意然一揣摩間夫子之旨去之千里夫^{扶音}

夫子之禮所生即吾所云天地化機流行自然有斯
節度者也因其自然體以恒惻隱之心而仁就與
體合體合就爲道也匪曰求道先以仁求仁先以義

求義先以禮求禮而先以數也仲默所明者數遂謂
君子之學一數盡之將使天下求道求仁于數不知
道中固有此數然數實未足以盡道郊特牲曰失其
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是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
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夫惟不知知乃離數而
妙義入于神不然夫子亦祝史而已矣夫子之門身
通六藝七十有二人數在六藝末而禮實先之彼七
十二人之于禮數豈不優優乎博且該哉乃夫子曾
不以與其仁而獨以仁與子淵彼如愚何有於數哉
如愚亦猶夫子之不知耳

詹氏小辨

卷之十

二 範極

張行成序元包有云天下之象生於數而數生於理
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
以推數因數以推理論理而遺數譬如作樂而棄音
律造器而捨規矩雖師曠之聰工倕之巧安能無失
哉夫理與數猶氣與理詎可分哉第因數明理未免
推測漢自董仲舒以下諸子明陰陽機祥豈後儒之
可能及然皆墮於小數蓋自孟子歿後理日以數晦
故知數代有其人而知德則希

萬物生於虛明歿於窒暗不如易歿生之說之爲辨
也又曰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

不爲其所不爲夫真精而極已誠矣而曰精則明明
則誠豈加誠于真精上哉周茂叔云誠精故明朱元
晦云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數始冥冥妙於無形非體非用非靜非動動實其機
用因以隨動極而靜清濁體正天施地生品彙咸亨
各正性命小大以定斯數之令既明而神是曰聖人
此襍襲太極圖心經常清淨經乾彖辭通書而成文
顧其旨反不瑩何也理匪悅心而解故深之則晦淺
之則滯縱之則疎聯之則迫以牯于意也

數始冥冥不如一字之簡盡也周子曰一爲要夫豈

詹氏小辨

卷之十

三 範極

容于思議冥冥則費思矣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
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動直則公今日是數之令既
明而神諄諄令者誰邪天之自然物適當耳當去
堯夫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朱元晦嘗誦之
矣至省所謂則堯夫不若仲默之暢盡也其言曰道
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諺云得來力不
費殆仲默斯之言也

五行相生則水木火土金相尅則水火金木土仲默
謂生克出入循環嗣續爲老彭養身君子養民之道
何居也吾郡胡雲峰以爲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

來克金矣然而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冬屬水春屬木冬而春水來生木矣然而水木之交有艮土焉則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是土金之順以相生所以爲秋克也水土之逆以相克所以爲春生也生克循環嗣續之理君子用以養民固仁義錯施之妙用矣若乃養身則謂魏伯陽參同契三篇前截論內丹內丹以乾坤爲鼎器如人之上下體也坎離爲藥物如人之心腎也天地弦望則日月相對晦朔則日月相會所以地氣上升天氣下降發育萬物人能於旦晝而以心對

詹氏小辨

卷之十

四一範極

夫腎於暮夜而以心存夫腎則亦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而內結聖丹成矣外丹以黃金爲鼎器如天包地外黑鉛爲藥物如地存天中自子至巳進陽火金吸鉛之真氣以生丹自午至亥進陰火鉛吸金之真氣以成丹亦生克循環嗣續之義故仲默以之並列也走嘗省是而有瞭焉以爲內丹理誠有之外丹則古無言者言自魏伯陽始世人不解妄謂黃金可成不知人謂之曰仙既已導引辟穀烟火斷矣黃金安所而用之若謂必成黃金而後乃可仙則俗諺所云十萬揚州跨鶴又曷足爲嘲笑乎昔王方平會麻姑于

蔡經家姑以少許米擲地成丹砂方平笑之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如此則上真必不以茲立教豈伯陽自裂其道乃令來許悉作狡獪變化也乎憶彼所云金鉛定自有說爾譬如佛弟子贊世尊七寶裝成妙臺座寧實有之得其解者知爲任地莊嚴不得其解亦疑佛成黃金致然耳此中幾微叅悟由已走謂金鉛心腎非金鉛心腎之謂也夫金之色黃鉛之色玄玄黃二色陰陽之精華也子至巳而時陽陽不令亢故濟以陰而上吸鉛之精午至亥則時陰陰不令癡故濟以陽而下吸金之真是

詹氏小辨

卷之十

五一範極

用以燮和身中天地之氣勿使有過弗及揔之所謂無勞汝形云者故以名之曰外丹心爲動物火之君也腎爲靜物水之源也火燥則水涸故靜以爲常於暮夜之無爲而以心存腎靜而靜也於旦晝之有爲而以心對腎動而靜也物靜則滋故天以一而生水水爲萬物化生之本對腎存腎歸根反本之道也揔之則所謂無搖汝精云者故以名之曰內丹內外均停上下構合如是乃得成道而長存如金精不化故以名其丹曰金而認爲身中之至寶故曰成寶不然離其身寶謬矣橫分橫去聲反令內之自內外之自外

外又求之黃金與黑鉛此則又何以云真精乎誠哉
乎惑之甚也假令丹而必待金鉛燒爍以成則昔之
仙人如陰生商丘木羽之流彼宴極何處得來無限
金鉛是神仙唯高資富人可從事而大仙亦盡守財
虜貨殖傳堪為列仙傳矣詎不可為大捧腹也哉老
君曰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若今所稱外
丹豈啻心妄而已又曰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
求即是煩惱如誠認外丹以為成黃金是趣人生貪
求也仙家亦萬萬無此理要以吾身生來自有真寶
可以全生存身况受數風有長短今誠學之何必求
詹氏小辨卷之十

六 範極

之美門安期居常寡欲養心令常清常平則體自安
閒形不至勞神自凝定精不至搖亦吾道之內丹也
而由是日用飲食知常知止一儉勤之惟供則儉為
進陰火勤為進陽火陰陽迭進生用恒足既匪貪求
又絕煩惱吾以斯體于是安居樂業樂音洛於
是存順沒寧于是亦外丹也而即以名其人曰地行
仙又奚不可
唯心屬火故動以為體動何以了水則所以靜之存
腎對腎為了心也

今之皇皇外丹者皆曰外丹成內丹就謂得此可

求也不知習久而根植株牢此念一時莫肯復反是
令心火上騰腎水下枯而速死也奚丹之足云走謂
儒仙雖道異實虛而理匪二截成外成內均之不得
衡分續如日用經所稱日用飲食乃自無視無聽無
為無念攝心蓋仙家主存一氣氣須得靜乃生一生
便生水彼皇皇黃金之成皆火也火炎水乾曷由既
濟水者身之藉以滋養而體本靜動之則耗耗而不
已則乾乾則槁灰矣無視無聽無為無念則靜常矣
靜常則不耗不生外罔有撓內罔有洩故神長存而
得不死彼仙家最忌乾骸昏波者何良以水之為物
詹氏小辨卷之十

七 範極

靜明動昏仙家不但火不可使生即水亦不可使生
凡生皆動也凡動皆洩也耗也真氣既耗安得不昏
昏則烏能久視試以人身驗之人如貪心動則津生
矣哀心動即淚生矣愧心動即汗生矣慾心動則精
生矣斯固足為天一生水之證然而心元以津淚汗
精洩矣耗矣故君子存虛以定神神定即心定氣是
隨之水固由氣之聚以生不知有聚斯有散聚散非
定也而生死即以聚散關之矣矧聚極火生火然而
水又乾也乎養德養身之故通茲而可一已乾並音干
白虎通有云五行言行者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五

行所以更王音旺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

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

土火金囚水休王所勝者火勝王者囚蓋火君相也

水臣相也相本爲臣而曰火相是相爲君矣必弑君

也故最忌焉曰王者休見王火相所以相害者何天

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

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有勝而後有王有王而後有衰有衰而後有成有成

而後又有生所以有生克者何蓋生非全益也如木

生火火若火盛而過則木被灰燼矣火生土矣弟土

盛而過則火蒙撲滅矣土生金矣若金盛而過則土

嬰剗削矣金生水矣若水盛而過則金見沉溺矣水

生木矣若木盛而過則水致壅塞矣此雖生而反忌

者也則何以得不克夫克非全害也如水克火而火

過盛則喜水克以成既濟之功火克金而金過盛則

喜火克以成煅煉之用金克木而木過盛則喜金克

以成撲斲之能木克土而土過盛則喜木克以成聳

秀之執土克水而水過盛則喜土克以成隄防之助

此雖克而反美者也則克何以可無故生克者相制

而相爲用者也夫是五者其真精謂之神其流行謂

詹氏小辨卷之十

八 範極

之氣其凝成謂之質此不但天地人既生之後靡能

遁焉即未生天地人先究竟所混沌者是五行之氣

乃能變化而生將天地來故生殊而三物各各有五

行焉各各者質其通流者氣而合本同致者則真精

也戴廷槐乃謂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若白虎通則

專以天行之氣爲言均未至也

人惟不能脫此以生是故不能脫此以克惟有生克

而天地人物有成壞生死矣夫成壞生歿皆氣也是

以至人鍊氣化神鍊神化虛而生死罔能及之夫是

以曰五行不到處云何不到其根柢惟是心不有身

詹氏小辨卷之十

九 範極

空圓周滿無幾微得入人間意欲故不到也

火中無生物水中反有生物者何水陰而陽在內故

生火陽而陰在內故不生也以茲觀之陰惟內藏則

外明而內幽暗其中之險譎焉可測度易範之垂專

爲天下防陰毒也載觀人之于水可入而遊火則不

可入而遊入則必殺然而火避之則免水狎之則致

死若夫可入而自不狎不可入而自恒戒斯爲善用

易範所云五行不到處斯人可與造矣

談氏論五行生克亦有合但詞稍晦塞予振刷其詞

揚權而列之夫雨露風晴非陽也陰靜而斂也斂則

清而明始陰而究爲陽矣雲滄霧合非陰也陽動而變也變則濁而闇始陽而究爲陰矣彼三春體本陽而多雲霧則以陰陽交也九秋體本陰而多晴霽則以陰陽分也夏離火用事然暑氣酷而火熾滅火氣盛而火體衰也冬坎水用事然寒氣甚而水流涸水氣盛而水體衰也北方屬水而土厚所以制水故不亢而害寒於南者水之氣非體也南方屬火而水盛所以制火使不亢而害熱於北者火之氣非體也水克火火克金置金於水火之間則相濟木克土土克水植木於水土之間則相資油水類也不克火而資

詹氏小辨

卷之十

十 範極

火油出於木而木生火也灰木成也不克土而滋土灰化於火而火生土也火生於木而焚木金生於土而鋤土火燥而金剛也木克土而土養木土克水而水澤土水柔而土厚也五行生克之性如此要以循彼生克之性致吾相濟相資之理俾生而不底于王克而不底于衰則存夫人之妙用矣故仙家法有抽添我道道有信音屈小自一嘘一吸之微大至一闔一闢之變靡不有相資相濟妙用焉然用之所爲能妙蓋由機緘之盡而能之故曰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而贊天地也

緘音咸封也束篋也

五運迭至理藏於智猶易之藏諸用用爲機緘之妙智則神妙機伏於內凡側隱羞惡辭讓之爲是與非者皆了然具存而變化自茲出之亦終而復始之象也始即是機之出出即爲變化變化即其用也

範數始于一易象成于二一者奇二者耦象以耦爲用者也故有應則吉數以奇爲用者也故有對則凶此範易之分蔡氏之大指也

圖非無奇耦爲用爾書非無耦奇爲用爾圖書相爲經緯非以上下爲經左右爲緯也經言正緯言變變者用也相爲表裏固曰圖表可畫卦中五可敘疇書

詹氏小辨

卷之十

十二 範極

表可敘疇中五可畫卦也然走嘗竟之二數皆十入用惟人奇偶易用則圖之表亦疇而書之表亦卦矣圖之無四隅體圓也虛中不用而用其外則方書之有四隅體方也揔其實以歸於中而用之則圓人之一身內有五臟六腑五六也外有耳目鼻口手足六也而用則耳聽五音目視五色鼻別五臭口嘗五味手足之指各五乃知人得天地中數

範以二得陰陽之正故二變三得陰陽之雜故三不變要其歸一易之老變少不變也

範數始于一參于三究于九成于八十一備於六千

五百六十一八十一以擬易小成六千五百六十一以擬易大成如一九而九九九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二十九十八九十八而百六十二百六十二而一千四百五十八其餘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九並三衍之合之得六千五百六十一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而十以節之九以行之而十以止之九其變通之機而十其五行之敘乎

昔人謂範數無十然以天一與天九合地二與地八合天三與天七合地四與地六合則各成十十各合

詹氏小辨

卷之十

十三 範極

其中也良以十者數之窮聖人不忍人之時適其窮故除十不用然乃以十合之其中者欲人先幾而預知之預防之不自底于窮也惟五居中獨尊自不可得而苟合他不可得而苟同是故立之以爲皇極說者曰先是作者皆以文王所更列後天八卦圖爲示天地之用而疑其象中有數至考其所論流行則復始乾坤十二卦之大分耳又即六十四卦而圓圖之於二十四氣分配不合而六陰六陽之序踈密盈縮亦又不通於是乃知不可即象以爲數而惟是龜占之法不傳又無有能通其故者自蔡氏而以一爲

範數二爲卦象于是知一奇也奇者數所以行二偶也偶者象所以立二而四四而八爲八卦一而三三而九爲九疇推之二十四氣則分配無往不合以故八十一章範數作焉審此蔡氏蓋以運於五氣者爲占爲用而以本於九疇者爲體也是雖龜占之法不傳然著法具在以著通之亦自居然可想而蔡之名篇乃曰洪範皇極內篇何也彼以名皇極爲洪範之主範數爲九疇之源也數爲源爲內斯疇爲流爲外矣茲蔡氏名篇意也原蔡意蓋欲以二定卦數一定範數爲自己始爾是故以已作爲源若內不知二之

詹氏小辨

卷之十

十三 範極

爲卦數也易自有之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除一不用而用自二始故曰分而爲二又曰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非其二而四四而八者耶洛書之以一爲範數書亦自有戴九履一之數凡數自下而上非卽其始一而終于九者耶至其以一之爲三三之爲九則本易著參天兩地之倚數曰三一則三三而九也而乾鑿度亦云太易未見氣也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其以運于五氣爲占蓋自仲舒以來爲然而京房竅密但房太細碎而闕朗差以簡

盡明太衍義曰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何謂也曰天數兆於一生於二成於三此天地人所以立也衍於五成於六偶於十此五行六爻十日即十所以錯綜也天一數之兆也雖明其兆未可以用也地二數之生也有生則滋乃可以推之也天三數之極也極乎終則反乎始兼兩之義也良以卦疇自相表裏卽卦數可悟疇數觸著占可例龜占也

九疇自初一五行至威用六極爲禹所叙其一五行一曰水以下箕所演也

疇先以五行原人所以生也殷以福極示禍福所以

唐氏小辨

卷之十

十四 範極

分也蓋數至九而生數盛極矣盛極將衰固福祚隆厚之時亦禍孽萌芽之會也聖人愛人之至疇止於九不盡於十蓋願見人之常履其盛而不願見人之忽違其窮也然而時不可以不戒矣是以福極之並陳固將曰保祚恒於斯蒙禍恒於斯蓋禍福存亡之大關鍵斯而知戒災禍靡自至矣不則數窮理極雖有善謀焉可救療

夫叙疇而終以五福六極叙卦而終以既濟未濟聖人之命旨深哉尚書終泰誓亦並列机桎榮懷兩端夫福極之分其中與罔中之別乎蓋福者天地五行

之中氣陰陽和合適均儲而生焉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太陽地太陰上下奠位自是悠久故爲壽徵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地少陰天少陽陰爲主而性吝嗇故致富又陰取數多亦富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天少陽地少陰陰陽二少相安而不相射音故爲康寧徵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地太陰天太陽陰上升陽下降二氣交遘好合又好以正故爲攸好德徵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土厚載物又爲五行之終故爲考終命徵極者天地五行之偏氣陽與陽配不生故爲偏而二陽又相併焉陰與陰合不成故爲偏而二陰又

唐氏小辨

卷之十

十五 範極

相併焉如以一合九則爲太陽偏併孤陽焉能得生又二太過亢其勢不久故爲凶短折以二合八則爲少陰偏併陽陷於下爲陰持併而不得升陽氣飛揚旣不得升勢自鬱結不安故爲疾三合七爲少陽偏併陰伏于下而陽壓之以陰之柔弱迫於強陽安得不憂四合六則爲太陰偏併獨陰焉能得成旣無所成則其勢必致耗散殆盡而一無所有故爲貧又以上下分之其上極則過中而偏於上其爲性必剛悍故爲惡下極則失中而偏於下其爲性必柔懦故爲弱

肅有清冷淨潔之象時雨之景然也又則治安其象和煦而休暢漢初養老貸之省刑諸詔霽如春日真時暘也哲則明炳無幽不到無到不宜時燠之暄人得而負之人聽謀與自謀時神情必疑伏內注而一身凜凜若肌粟然斯寒象矣聖則心思之妙條來條去速不疾而至不行無迹無形而無不通又通當去其時故曰時風若五行十干分屬則雨屬水癸暘屬火丁燠屬木乙寒屬金辛風屬土已何也火炳外故為暘也木火鬱內故為燠也土隨處成在故為風也咎徵反此王總大權故通歲係之卿士分王大事

詹氏小辨

卷之十

十六範極

故為月師尹又分卿士之事故為日庶民惟星星有好並去風好雨見民情好惡之異民心之未可拂也曰何以好風箕星東方宿也東方木克北方土以土為妻而土氣為雨故土好雨箕星則從妻好而多雨畢西方宿也西方金克東方木以木為妻而木氣為風故木好風畢星則從妻好而多風此鄭康成說也按星皆有好如北宮則好燠南宮則好暘中央四季則好寒而漢志載軫星亦好雨豈星亦有情哉氣之所感感即其情也

箕範所論休咎亦總之言天人理一上下體同雖分

去各殊要之呼吸動靜並皆有關而不可不謹如誠以辭而已則詞泥意窒而貌何以為雨言何以為暘視何以為燠聽何以為寒思何以為風王又何以分於歲卿士何以分於月師尹何以分於日哉其解必至旁摭曲證不害範意而不止也大諦論災祥則春秋以為正箕範只應撮取其大槩暢明其理不拘拘其迹庶免滋世之惑不然指天而謂其以其災應某人其事則天何若是瑣屑指人而謂其以其事致某災又謂其致某災當自何人則世之作隱蒙福而為善罹殃何限乎斯又膠固不通難與論陰陽五行之

詹氏小辨

卷之一

十七範極

際矣

儲泳祛疑說曰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太陽為水厥陰為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為項強為腰疼為發熱為惡寒其患雜然而並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為常雨為狂為惡也況五官之中或貌言之間兩失其正即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其為病豈一端之能盡哉劉向五行傳直指某事為某證之應局於一端殆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

鄭樵曰仲尼既沒先儒駕以妖妄之說而欺後世後世相承罔敢失墜者有兩種學一種妄學務以欺人一種妖學務以欺天凡說春秋者皆謂孔子寓褒貶於一字之間以陰中^去時人使人不可曉解三傳唱之於前諸儒從之於後盡推已意而誣以聖人之意此之謂欺人之學說洪範者皆謂箕子本河圖洛書以明五行之旨劉向創釋其傳^去於前諸史因之而爲志於後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爲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

詹氏小辨卷之十

十八 範極

往牒所稱洪範五行傳^去並不知作者何人漢藝文志載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宜卽鄭樵所云創釋者也又載許商五行傳記一篇刪餘周書七十一篇而夏侯勝生向前數十年時天久陰諫昌邑王賀獵云云大將軍霍光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班固叙五行志則稱董仲舒始推陰陽爲儒宗勝所上豈仲舒所推者耶然則五行傳或出往古或出仲舒皆不可知要以仲默所演正矣然仲舒推求亦往往有合而病乃在拘拘陰陽則亂陰陽多作則陰陽亦多岐故惟無作則無亂無岐是以孔子當七聖既作之後便

欲以無言體天然則君子而無作可乎曰作何可無也顧其時當作何如耳不問其時限以推求淫心卒使文滅其質惑亂當世使斯民無以反其性情之真則伊誰爲之厲階蓋強^上作以爲之階也

古靈曰安國和尚已說法老僧不可於土上加泥

粵昔賢聖立言或遇物而天觸神解或緣問而條答義宣或蒙世難^去而鑽聖緒以自箴或司世無人教潰風頽靡所諉屬不容自處弟子之列起而倡道著書作則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經世家禮律呂新書皆前斯無之而我斯作之是也仲默惟尚書集傳

詹氏小辨卷之十

十九 範極

當作尔如使儒者人人必欲見己意致將廣廈接榱不足以貯作者之編作又人人必求邁前謂是發之自我其勢必至撰影鑿空曲說枉證門日千而蹊日萬其病寧但土上加泥而已揆厥所因只緣有心傳世遂於不必作之日而好^去自作耳如此卽云出入周孔陶鑄虞夏却已不是本體呈著方諸河洛命圖之意豈不寥廓今範極乃以已所創造爲疇原而稱內篇禹叙箕演爲疇之流而稱外篇自謂已見出二聖上也不虞知者已覩其數從堯夫經世翻來卽以禹箕爲外而已爲內亦襲堯夫之以已數爲先天

而義文爲後天也其所列八十一圖固以擬易上下經也乃語又盡襲易舊讀之陳陳如太倉米要以事物吉凶先聖既有易矣易又有林彼其引伸觸類卦無遺變今古民咸用之惡平事復贅爲也如或以洪範箕後無作則洪範五行傳炳然已載前漢書中其吉凶經驗從來已遠後有作者遽豈能加之而猥云不得已也前內篇蓋擬易之係辭顧辭旨剽道家諸經而未昭徹未能次于人心髓反令讀者疑焉賢聖有作豈顧令人疑哉王文成謂孔子刪詩書爲去九丘八索叢出惑世是以刪其繁亂俾就簡正昔聲詹氏小辨卷之十

二十 範極

客有勸子靜與元晦各自著書傳世者子靜厲聲曰何至作此無結殺事之其言雖若有激要實不詭于孔氏刪繁之意宋儒中唯程伯子見道不帶枝葉然伯子却靡所著作間去有一二亦皆因問而答故其語亦視諸子獨至焉

或問範極視子雲太玄何如曰以其文則範極內篇前以煅鍊成雅韻而後稍率易見則推測而未覩其至也玄文幽深玄遠乃其語却至蓋推測之極致然諸儒自伯淳堯夫而下恐或未足以知之不知則安得而不訕咲之玄叅化機自心造語有倫有要範極

八十一圖其理良是乃誦之則如嚼蠟何也以其語從外構合匪心造也如春秋法禹貢孟子法論語皆無蹊畛可尋近日茂叔太極圖說亦法易係之第七章通書法論語西銘法中庸首篇皆令平學者讀之不覺蓋師其意不襲其言昔人譏太玄擬易是屋上架屋斯言過矣若以此語比仲默範極恐不能辭然乃仲默作之則雄心之所存乎

夫雄心者勝心也勝心惟上聖上賢無之上賢以下藏稍未密即或不免如邵數蔡範續云文周箕禹作之而已述之亦奚不可烏用置已之作于天之先範詹氏小辨卷之十

二十一 範極

之內而置文周箕禹于天後範外爲也循彼始念將無亦落勝心而爲此區分也乎不然何諄諄先後內外之畦畛而未能忘也蓋文周之易後先神融禹箕之疇外內機合我便外之後之烏能遁夫百世識者將無視我於支離疏乎大諦宋之儒者多冒此習如孔子說太極茂叔定于太極上加一無極若謂夫子見未及此如此者並是多生智見後賢不逮前聖政爲有此同學諸儒專其學之所同遂乃卑其學之所異以爲擬易惟仲默範極窮神知化獨立物表元包洞極潛虛不知而作就欲尊此亦何至過爲抑彼以

成此之尊也。詎思人各有真語，各有至自匪尼父，誰能語語無病瑕瑜。固自無相掩也，要以數理，但出無心，不粘帶人爲己意，無問上聖後賢說來，定應自驗。驗亦何嘗一道？此予日所嘗試之者。儒者拘執一律，反成己意，己意便是私私，便不靈不通，故弗驗也。何則？己意並自勝心萌發，此之萌發，彼之蒙蔽，其幾分立眼千里殊也。故勝心寂不可有，然好勝有二等：一等冥俗不事詩書，但見自己專務勝人，此最下也；一等少知讀書，便以讀書爲高，如此之人，加一月工夫，則長一月勝心，加一年工夫，則長一年勝心，恃已。

詹氏小辨

卷之十

三三範極

見解薄往古而卑當時，故終其身塵俗中，滾跌未能自擺脫。聖心只惟虛己無欲，已勝人之念，執此以律羣儒，醇駁居然見矣。蓋心有半念未虛，卽是半念駁也。人心駁雜，實由不肯安常動念太過，循常則萬衆平等，克一之道也。聖人只自循常盡常，故曰庸言信庸行。謹曰：知天下之不可先也，而後之知天下之不可上也，而下之以茲觀之，惟後人下人乃知是忘人，惟忘人乃見是忘己。凡勝心皆爲去聲見有己也，故不能以己同人，必欲人不及己，如此則烏能已欲立達而

立達人哉！此境洙泗惟子淵殆庶，故願無伐善施勞，無伐若施而願之，是顏真實克己處，亦是顏去勝心最精密處。蓋伐施則心與侈願無則，心與平分辨亦毫釐間耳。故走謂克己爲顏子學問，始功無我爲孔子學問，極功人生學問無成，只被己累，遂不得自見。太公本體無論矜已陵人之心，爲好勝好並去聲卽欲勢若利焜耀其智見，顯現其文章事業，咸欲以己勝人也，卽不矜己而徇人曲已，亦是欲見己之能，惠人拯人，使人德已而誇已也。然則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之不善，必勝心矣。夫勝之好火王旺音也，其究能不自

詹氏小辨

卷之十

三三範極

焚熄，則人已淡如等平安，復有他自之較無較而立言建功，卽如各各菩薩各各顯神通，亦復何害？夫有己之心最難克矣，其功匪但勉之言行之外著者，而謂克也，須自一念分割之始而無之，乃見克爾。故聖學始夫扶音與幾率夫知幾夫子贊知幾之神，則惟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乍看平聲亦尋常，爾則知之，而何以曰神也？良以上交之諂也，冀上之悅已，稱許已信任已，殊異已而諂也；下交之瀆也，冀下之尊已，順從已，趨走已，無敢較抗已而瀆也。發端並自勝心，而又皆人情合下所必至，然以此覘知其根蒂至深

也而所發之端則又至微難見其究則又極速甚大
而莫可禁禦夫以莫可禁禦之勢乘至微之端以至
深之根發必至之情其一念轉移間則豈不曰至神
于茲乃能無待思索而知通有無先後之中任上下
之勢臨而我心自如故雖誦讀之易移而幾微不少
底于差則無羨無援之心矣無羨援則復何有于好
故言言行皆時發不但事不强_{去聲}為即書亦豈肯
强著蓋慎之之至固然也嘗味虞廷上下告戒之間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
詹氏小辨卷之十 二五 範極

其弱直良以意曲而後有有已之心直則一任心之
自然意弗得而少奸之矣是人心之所歸止而學求
安之夫_{扶音}此者走于斯乃知聖心慎在安止而止又
在夫一念始分之幾幾又枉罔事强勉而道德之自
和順故曰康曰直也惟直也夫是以與人之生符與
天之動合故動不應而用休焉是感雖萬有紛如而
心了無所動故曰靜曰常吾所謂聖人之循常盡常
此也若干中絲毫少涉已之意曲即屬後儒愛好_{好此}
如之心便落好勝為不常矣好便懂懂諸凡功業文
童便與道符亦屬已意何則謂其本體所從來非也

然則幾微少異固醇駁復分之隘害實吉凶欵別之
斤候乎夫匪精義之入于神烏能內鏡之

人能無以勝心自撰造則言言皆道無以勝心觀人
撰造則雖莢言將有可擇況鴻生志士細思極慮于
當年者乎今自下走閱之元包雖本火珠林實商易
之意元即歸之反下者包即藏也遊魂歸魂蓋迹夫
子遊魂之言稍變以代消息兩字耳洞極旨似傳_{去聲}
易潛虛則法太玄然三子自各有解難與槩非潛虛
雖偏以氣數言命然命中原有氣數蓋君實書枉明
吉凶禍福也詞則典雅將逼太玄易林旨亦多自新
詹氏小辨卷之十 二五 範極

知顧今世與洞極元包範極皆弗之用唯易林往往
與易並占予友人金有光氏常以潛虛占與予言甚
驗而仲默數圖之不橫書而直注實襲潛虛即吉凶
之類所云祥平非潛虛臧平耶續如堯夫經世所謂
世卦運卦或亦從元包世爻觸發耳以今僭品諸家
卦數易林太玄尚矣次則洞極次則潛虛次則元包
仲默範極又次之若論諸儒十作斯仲默瞠乎後焉
右作者辨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 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一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造化辨一 凡四卷

夫道本乎天微乎地行乎鬼神明之者人也是故君子辨之弗明弗措要以辨吾所可知者而已夫我人也以人辨人我尚未能通知造化乎事出造化則不能知其常也脫有知之必非常之人耳學人多希非常之名強談造化走

詹氏小辨卷之十一

二理氣

則以為可辨也而弗可強蓋造化之理咸由自

然強則失之矣其辨強去

造化辨一 理氣 天地

理氣 辨太極上不必加無極

辨理存氣中不能以先後分

辨靜生陰動生陽之非

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何昭徹洞達真如琉璃內懸明月令人讀之快然不待思索不費疑難去聲今日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云云本欲條析互根

求顯精深只此過求即費思索又添一層疑難

太極上但加此毫便入二氏歸趣所謂隱而隱非費而隱也觀子思只說費而隱不說隱而費世俗于有無只說有無不說無有省此定有自來

茂叔加無極于太極上究竟亦老子恍兮惚兮中有物窈兮冥兮中有精之意乃走則謂太極不能說無極在其上說之匪惟不足以闡明其至反失太極本旨而增蛇之足何則物必偏之有而後始乃通之無必缺而未全而後全者乃得而上之太極既以通有無而一之是無上純全之極理也假令復有無極可

詹氏小辨卷之十一

二理氣

以上之必未極也又必有待于無極而旨乃足必未全也何夫子見不出此而乃以未至未全之偏道揭之為造化人物萬變萬業之真種子而曰易有太極哉故予直斷太極上必不可加無極要以太極本自渾全不能有毫忽增加加之即是外生已意

予之圖往哲亦有之但往哲於上多加無極一圖于下多加生陰生陽一圖孜孜乎先後天之分子謂先後天不必分只一圖已盡之蓋默體藏用之富有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之秘旨而圖之夫道惟中藏之則不可測一發出便落形色形色便有限不然何易

不以顯仁爲富有而乃藏用之爲富有哉

客有稱希夷挺之釋太極之名曰至中之謂極陰陽有自之謂太者亦似靡所根據而先儒率指河圖中五爲虛而言之則其義又未甚明夫河圖天地之數皆五則五未嘗虛也若以在五之中爲虛而謂太極則五外又何物也夫五外亦太極也太極無內外虛實合道與時極之一故予謂一之一卽太極而二其一則爲兩儀四其一則爲四象八其一則爲八卦九其一則爲九疇萬其一則爲萬殊以一而圍之則爲

○象其名則以諸有煅煉融液混合精積之極極又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一

三 理氣

復反而生太者最上之名猶云曰極之至也

程迥曰太極者乾坤未列無象可見太衍未分無數可數其理謂之道其物謂之神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者非也太極與道其可以差殊觀道之超乎象數爲太極行乎象數爲乾坤一出一入皆道也若以時論之不必求諸天地開闢之先今一晝一夜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自有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先儒謂天地未分元氣混而爲一老子謂道生一是也故說者謂太極爲已見氣非無也則胡不以在物者驗之乎當乾未資始惡可謂之有氣未麗天一

惡可謂之有一故一物具天地之理明此可探易原也迥雖沿襲諸子亦自有窺第彼徒知乾未資始不可謂之有氣而不知物之始雖未資然乾之氣自在則不可以云無也徒知未麗天一不可謂之有一乃所以爲一者實未嘗無畢竟有統同爲一者在第謂無二無三可尔

不論天地已生未生要之無時無氣凡彼之爲銷盡爲凝結爲生發皆氣之爲卽混元亦氣混元也無氣則無消盡無凝結無生發亦無混元矣曰大易未見氣者非也且夫易也者變也有氣始有變未見氣則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一

四 理氣

何以有太易此必非孔子之言乃孔子則只是說易有太極大諦諸子見道細碎未能得夫子之渾全者只緣未見本性並由臆想測度頭腦便自多尔

張衡靈憲云太素之前不可爲象道之根也自無生有太素始萌斯謂龐洪道之幹也萬物成體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體於陽故圓以動斯謂太元道之實也子華子曰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于元元資于始始資于物太真剖割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于九而究矣是

以棲三陰之正氣于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于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于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幹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陽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一

五一理氣

之氣爲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之氣爲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同焱以騰切火華也本相應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夫是之謂萬化原茂叔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太極動靜生陰陽雖未必本之二子乃其旨則一蓋皆言氣爲理之所生也故云先有理而後有氣自走言之夫子語氣則曰剛柔相摩是兩物自相爲摩也若復有物居二者之中而摩則何以曰相摩乎語道則曰形而上是道之不能去形而爲道也不然則曷爲合形而言道乎子思言中則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夫喜怒哀樂氣也當其未發則何喜怒哀樂固乃不離喜怒哀樂而言之味此則理之不能離氣而獨先可知也蓋理卽氣之理氣卽理之氣本自致一而成造化無離無合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理也者理氣而布之有條理也氣也者配理而行之有生氣也無氣則行執行之而存孰存之是無理也無理則氣將散亂昏瞶抑又奚之而奚止乎故知夫當凝聚而凝聚當生發而生發者理之爲也能凝聚而能生發則氣之爲也無氣則無理理固形形乃實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一

六一理氣

得氣而形之

觀孟氏集義所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之云見天地間理氣不能離皆實有也老子曰天下萬物生于無如以辭而已矣無則無矣乃又何以曰生不知生之生將以何而資之始以結之根固知老子之生于無是言自無形而之有形非生于無氣之云也氣雖未成形乃形實此氣之化醇是安得而可謂之無哉故王輔嗣曰老子是言有者孔子語道直從有起曰易有太極乃知太極是有無合一極致之名以故能生兩儀分之則有不成爲有無不成爲無不已兩歸于

廢棄也乎是無生也而陰陽其將奚始續如二氏老
言無矣釋言空矣然老氏常存之真氣釋氏常在之
靈光匪有耶第二氏之有也無而有也吾道之有也
有而無之也不有有不無無則有無化而謂之曰神
嘗試以人身驗之受生必得父母之神矣神不可見
然而實有是神也況神又由父精母血之構而生者
乎故知夫氣理有無之分猶人身精血與神之分也
顧神卽以寓之夫精血中無精血卽無此神神固非
能于精血之外而又有神也然人神而不知其所以
神有斯精血而忘其精血不已曰無在其中也耶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一

七

理氣

諸子謂太初未見氣故以理爲無爲太虛氣爲有爲
太易也不知天地未生前所爲生天地真氣豈容卒
就其疑積必久也且也其積聚凝蓄中抑豈死
積而死凝之其真機陶鑄鎔冶政是欲從末由無能
一刻自少已者至夫舊之查滓鎔冶銷化旣已極盡
而新之生發續茲起焉由斯觀之則至靜內曷嘗無
融化之機此則所謂靜中之動者然氣機如此卽是
其理合如此不使而自爾轉運機之至神然哉且機
而命之曰真斯知實有此機匪虛假也周子之無極
而太極亦從有生于無來大諦有一疑聚纔有一生

發不疑聚則將以何而生發之是生發得之凝聚也
彼商人演易而首坤歸藏孔子序物生而首坤闔戶
皆明指凝聚爲造化最先着也惟有凝聚夫是以有
太極無凝聚則無太極易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
未濟終焉欲人見未濟而知凝聚以爲濟之之始耳
若謂道始于無則所謂不可窮者何耶抑亦無所可
歸無所可藏無所可闔矣又曷有戶焉是無生發之
門也而其何以成天地

機有動靜動靜可分而有無不可分蓋靜不是無動
不是有迹若分而內之真精又不可分良以極靜內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一

八

理氣

之非死靜而有惺惺之惺然者極動內之非任動而
有閭閻之寂然者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云若以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求之兩儀者乾坤也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則陰之不專爲靜而陽之
不專爲動也彰彰矣夫不專爲靜而謂其生之乎靜
不專爲動而謂其生之乎動吾不謂茂叔之言之得
之也大諦惟不生而謂之靜可爾纔一說生便是動
不動何以見生若求生中之靜則生之自然而靡所
作爲者是也如老氏所云歸根復命周公所云碩果

不食固言靜也然不食之內而有碩果歸之內而有根復之中而有命夫非其真陽者耶生之本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曰天心未改移其不可謂天地靜函之內獨陰無陽謂天地動變之內獨陽而無陰也必矣如此則安得以生陰專屬之靜而以生陽專屬之動乎今夫人與禽獸生育定是有男有女有牡有牝若謂女與牝為靜之所生男與牡為動之所生也則誰不胡廬而笑之

靜則陰陽凝結在中故曰保合動則二物交構而出曰絪縕太極者靜極而動之始其生兩儀可以先後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一

九理氣

分不可以動靜判良以易之大分陽先陰後先則輕清後則重濁此天地上下之別也是以羲皇先一畫則曰奇次一畫則曰偶六子一索得震則曰男再索得巽則曰女

或問動靜有常剛柔斷矣云何曰此非動生陽靜生陰之謂也蓋言凡物性之動居多者則是動為常而屬之剛靜居多者則是靜為常而屬之柔蓋成男成女之分去聲數非所以論于生男生女之界限也

凡天地人物之生並由之動乃所以生則係之靜蓋嘗尋吾真于斯人未胎之先必由父母之精構而胎

結矣是胎之結也一從父母欲動來也似若可以有欲得之致其結與不結與結之成男成女則父母不能着一毫意想及夫墮地而啼且乳是固屬之情欲顧此情欲在嬰兒自爾適止其可亦不知着一毫意想故曰其去聲真而靜也是故觀人生之本來而天地

萬物從可知焉聖人為天地置君置相去聲置師皆為處置此欲與各得其真靜之本來者而止耳緣此情欲意知皆動也動則並是耗散其氣與理匪凝聚也既匪凝聚則其究烏得不死惟艸木之無情無欲無意無知是故能以春夏為晝秋冬為夜而歷千數百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一

十理氣

年仙家見此遂以離情斷欲去識去知蓋以人身兼艸木之質而長存亦有理也彼見天地理氣不能生死之遂指天地為刳灰謂已脫然天地理氣之外此為二氏所以異于聖人乃聖人則只與天地相似而已

夫聖人非謂天地間先有理而後有氣也其所與天地似者惟理之先而氣和之不任氣以加理故不察者而曰先有理也今夫人之能啼能食者氣也質則氣之凝而啼食者也寒而啼煖而止饑而啼飽而止者理也性則理之知啼知止者也故知夫氣實而理

虛卽虛實卽有無此外更何有無有無合一卽名太極此外更何太極

嘗試論之夫道有而無者也非無而有者也是故義皇卦自有畫始文周詞自有天地萬物始夫子原天地則從天地肇開之初始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不及未生前與既銷化後也子思原性則從人物肇生之初始曰天命之謂性而不及其未生前與既死化後也顧有天地人物而又不與預之以有天地人物之心有畫而又不泥之以畫象之迹故曰有而無也要以天地人物化機惟謂之曰靜而動可爾若謂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一

十一天地

之曰無而有則不可曰何也彼靜中原自有動故其究能反而之動也若無則何因而能之有哉卒以恍惚窈冥而已

天地

總論天地 卽人身以明天地之際

淮南子曰道始於虛霫虛霫生宇宙

宇宙者將成天地之貌宇

宙生氣氣有漢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疑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爲陰陽襲合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

滛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渣塵埃誦此乃知先有理而後有氣之說所從來遠矣

素問曰積陽爲天故天者清陽也積陰爲地故地者濁陰也楊泉物理論云地者天之根也虞舄窮天論云天形穹隆如笠冒地之表浮元氣之上譬覆奩以投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也渾天儀謂天表裏有水地乘氣而立載水而浮

李石續博物志云天圍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爐灰經云每度三千九百二十五里而考靈曜則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一

十一天地

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週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晉天文志云日去地常八萬里地上去天八萬一千三百餘里酉陽雜俎云自地至天十一萬餘里

雜俎云天圓十二綱運關三百六十轉爲一周天運

三千六百周爲陽亭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轉爲一度地轉三千三百度爲陽蝕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晉地理志云地東西南北相去二億三萬餘里山海經則云自東極至于西極北極至于南極各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駢衍終始大聖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得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唐氏小辨卷之十一

十三天地

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此語亦非大爲詭誕以欺人只以近世邵子極數始終之例測之想衍當時亦以天地剖判五德轉運推衍之而得此數見天地間山川州國合有此耳淮南子亦云九州之外有八殫八殫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管仲對齊桓公云地數東西二萬六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尸子言八極內有君長者之地數與此同故云天左舒起牽牛地右闢起畢昴走謂此皆言中國九州地數耳若云通之八極則天地宇宙一何若是窄

乎必不然矣

春秋元命苞云地所以右轉者氣濁精少含陽而起遲故轉右迎天走謂右轉左旋良是天地之行不能不錯綜蓋陰陽交易大義然尔矧陽全陰半地亦自有不得不少者

管子云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其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老子云天地之間猶橐籥豈得之管子者耶夫籥者橐之管籥用而風生焉有橐天地猶云有生天地也故曰唐氏小辨卷之十一

十四天地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其義一也要以二子之云云必有所本但管子言外而老子言內耳至朱子乃言天外更須有軀壳甚厚又云北海只挨天壳邊過此何據也

恒言天有九重呂覽廣雅太玄各有其名各異不知何所本釋氏楞嚴經有十八天亦各有名則二九矣道家度人經則又有三十二天之名言東西南北之天各八三十二帝主之朱子謂天九重非是分九處爲號只是風之旋有九道家所云剛風是也下輿上堅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是

以明暗清濁分九重也徐整三五曆紀云天數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處于九故周九九八十一萬里走謂處于九者極于九也九天之九卽處於九之九後人寢以好異遂因九加重因重加名以之十八三十二各有名耳坤鑿度無懷氏云三天不亂而古之解者指爲三天兩地之三則極九之說于九天近之矣制靈經曰天有九道地有四冥解者曰九道者日月經歷之道也四冥不顯其源也楚詞天問云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此正論也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一

五 天地

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則指五行精氣之神言也而鄭玄乃指言其名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天由是遂有六天之說按顯慶二年禮官議六天出緯書而五經通議亦有五方青赤白黑黃五帝又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亦曰天皇大帝亦曰太乙釋氏列三界諸天數與道家同但名異其三界外有四人境曰常融玉隆梵度覆奕四天四人天外曰三清大赤禹餘清微三清上曰大羅大羅又有九天波利等九名九地則有四十六土八酒仙宮言爲冥謫陰者之所有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洞天六宮是爲六天鬼神之宮六

天一日紂絕陰天宮二曰泰煞諒事宮三曰明辰耐犯宮四曰恬照罪氣宮五曰宗靈七非宮六曰敢司連苑一曰宮人死皆至其中而耐犯宮則主生者紂絕陰天宮則主死者至竺法維言迦衛國爲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斯又迂誕甚矣迦衛國卽佛所生之天竺國或彼自有說爾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一

十六 天地

王氏姊述所謂玉樓使者曰長吉實見如此因嘆曰天蒼蒼而高上果有帝也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儒者則謂帝非有帝爲一理主宰之名果爾則退舍榮惑飛沙列風與鐵騎堅水赭馬淺水伊誰爲之又似非蒼蒼一理之能與者若真如道經所云帝者主之則人間事不蒙帝之主宰又何限也如殷湯寬仁大旱七年邾文宣仁遷釋竟斃何同事而相詭也儒者以七年之旱委諸桀之餘酷此爲湯解嘲耳豈以萬古征誅始湯而旱七年也乎皆不可知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

十端天亦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
天人一也走謂天惟有喜怒哀樂而後有雨露風雷
歲豐歲旱第以天地陰陽合水火木金土與人爲十
端似未確良以天之妙用不外水火木金土水火木
金土卽陰陽之變化而天地亦陰陽也

朱子云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
之土螺蚌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爲高柔者却變而
爲剛此以見昔日之曾有天地來顏真卿記麻姑仙
壇石崇觀高石中有螺蚌殼或以爲是滄海所變蓋
天地間品物不外剛柔變化石年久固有類劍爲土
唐氏小辨卷之十一

十七 天地

時土亦有凝結爲石時若以石中有此殼爲是昔日
天地消化未盡之遺恐未然但天地既有始自會
有終前此曾有天地蓋不待驗石中之螺蚌殼而可
知也
或問天地之外爲何物曰嘗卽人身而見之矣今夫
人身四周之外皆虛空也觀人身在虛空中便知天
地亦安在虛空中凡虛空皆氣也此虛空之氣至清
至靜至真至厚至大至明至神至妙莫可揣摩稍涉
沉暗濁滯則有形可揣可揣則有限止有聚散惟虛
空則無限止無聚散

世之論者皆曰天圓地方地在天之中而天包之若
雞卵然天之外爲水水外爲氣語亦近是但既云如
雞卵然而卵之黃非方也夫子於坤言天之色玄地
之色黃未嘗言地方天圓也若曰圓方異形則何以
天旋而地卽轉夫轉非方之用也于泰否言天地二
氣交不交未嘗言地函天中而天下包之也若曰天
包則天氣常出地底其交無時無止何以待正月而
云下降乎蓋色爲人所共見交爲時有必然其理可
知故夫子言之方圓之形與形之包與不包則人不
得而見不得而見則不可得而知故不言也走豈敢

唐氏小辨卷之十一

十八 天地

違吾夫子而謬曰知之嘗試以人身驗之竊謂人者
天地之所生也不知父母亦視其所生者而已矣夫
生之爲男爲女其貌形之大槩未殊也是故草木鳥
獸禽魚亦各有雌雄焉其貌形亦未殊也而何獨天
地不然世之說者又曰天地若磨盤然夫磨盤之形
上下則俱圓矣顧其上之一則用以蓋覆而旋轉天
之動體如之下之一則用以承而長弗動地之靜
體如之人之男女構精體用亦然天地之交泰亦猶
夫男女之構精非有異也是故孔子比同而言之曰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謂天地

男女之氣相通而天爲主之始之男爲綱之倡之可矣若謂天而包地之外則人之男何曾包女之外物之雄何曾包雌之外男女雌雄不然何獨地維而乃有天包乎曰如此則天地兩磨片伊誰包之曰氣包之夫既云虛空之皆氣矣則氣卽虛空夫虛空者通乎天地之内外而微之罔弗入巨之罔弗函天地之在此氣虛空中亦猶人在此氣虛空之中天地之與人皆形也形而不有養之則槁之也易矣虛空之氣渾渾浩浩實以養之滋之而生存之人游其中如木在土中魚在水中木在土中滋之養之不知爲土亦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一

十九 天地

不知爲滋養也魚在水中滋之養之不知爲水亦不知爲滋養也觀人之於魚木而天地之所爲滋養不可知乎然天地無窮而人有死何也曰有形則有限有限則有壞有盡無形則無盡惟氣無形矧氣而又云虛空乎天地既不免有形則亦與人在虛空中滾跌者尔然而天地有形形之無形者則謂其無心也盖凡物之能爲我傷損匪物之能爲我傷損也心之自以心害心也心既無之損將奚入然而凡人固之天地而凡人不能得之天地夫惟天下有人之人者則至人矣得之天地悟之自身是故形而能不以其

形累之形氣而能不以其氣任之氣物而能不以其物櫻之物心而能不以其心攬之心是故心無其心物無其物形無其形氣無其氣是人身而共至一同之虛空然則何軀壳之能滯礙爲哉凡人心勞形敝穢塞垢蒙其氣原自不透不靈以彼歲久消磨而盡則與木之失土魚之失水何殊茲非其生與至人殊也由彼貪婪汨亂不有虛空之真形爲徒形則儒者所云血肉莊生所云髑髏釋氏所云皮囊頑骨夫烏能滾跌不破是故其形也易盡由茲極之天地雖大將如其有形何而形又不能無風雨露雷水火土石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一

二十 天地

寒暑晝夜收藏生長之行即云其形形者未嘗動乃形則亦以爲役矣彼之終竟會有銷化亦其理耳如此則其與人物同之歸盡夫奚容問第又暫年歲異爾曰人有形盡而神魂未盡者不知天地形消時光景眇人奚若曰人之死而猶有神魂盖生平用物取精之贏餘譬之火熄而遺溫尚在久則散矣如我所云至人形固不能不與萬物天地同盡乃其生平滋養則有形之所罔能限久之所罔能散而渾渾浩浩者斯之透靈當與虛空無量固宜靡有歲年盖形以煅鍊無形而至虛空夫非真精之至極至極者歟

是以聖賢既死聿爲靈神仙釋解去滅去明光四滿
若然者夫何憂乎萬劫天地真元亦自如故以故形
消後靜息混合復數萬年又生天地而開人物也然
開人物生天地必由之靜息云何曰靜息則無風雨
露雷無水火土石無寒暑晝夜無生長收藏此氣盡
還爲虛空是還其本元也夫理不可以終還是故還
極於此生復於彼曰如此則釋氏輪迴之說非誕矣
曰謂生天生地生人物應_{聲平}復是虛空之氣還生則
理也若謂某人令_{聲平}於某地還生某物令某人變往
是滯礙生歟之場而委瑣之至甚者也此則今古何
詹氏小辨卷之十一

三十一 天地

以目歿者而曰復及太虛問者于是頗頗_{音前}曰既
云虛空生天地則虛空之包天地也是也敢問管子
宙合橐天地之云有以異乎曰宙合之橐亦是言其
理匪言有是物也古往今來曰宙橐之無底曰橐言
此今古往來真氣混合而納天地于橐中蓋即吾安
在虛空之云也夫此虛空也謂之無則未離夫氣謂
之氣又非有也而氣爲至精至妙至神夫是以玄黃
方圓牴其象上下四周亡其疆虛實動靜化之一夫
是以于尼父而明之曰太極于釋迦而明之曰真空
於老聃而明之曰混元三者雖因用旨殊要不出吾

此橐中故曰虛空爲至尊也不然小露形色便着邊
際有力者忽已夜半負之而去則柰何是故聖人學
貴存虛_{彌音姜}

釋氏稱地曰地輪

詹氏小辨卷之十一

三十一 天地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一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二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造化辨二 天文

天文全 日月 星辰 雷

電 風 虹 分野

差法 日食 中星 節氣

行度 閏月 四餘星 星占

曆法宜自古有之惟星官之有書蓋自黃帝始故曰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二

一 天文

軒轅始受河圖鬪苞受規日月星辰之象至高陽氏而有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于是義仲和仲昆吾巫咸史佚長弘遂盛于唐虞三代之際其後若宋子韋楚唐蔑魯梓慎鄭裨竈魏石中夫齊甘公並出著聲而法多不傳于後世云

天之爲明明上天皆日月之功周髀云日猶火也月猶水也火則施光水則含影故朏生於向日魄生於背日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滅

朏數尾切月未盛明也

京房曰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日於卦當

去聲

離火火從日故日出而火事作日入而

火事息火陽屬也然爲水妃反屬乎陰蓋離之爲卦

一陰居中正位是陽之須陰以成者也今觀日中景

則如鷄如鳥雞爲酉物酉爲西方四時爲秋五行爲

金金殺氣也秋商呂也又鷄爲積陽積極則變陰故

聖人以巽爲雞而鳥之色黔黔黑也黑之質爲陰陰

死氣也故火之爲用爲燠爲焚爲烹煎爲飪熟無或

萌生之道然而火毀物盡餘復歸土土能生物生則

不窮是陰極而又反乎陽也月於卦當坎水水從月

故月出而海潮生月沒而海潮汐水陰屬也然能勝

火反屬乎陽蓋坎之爲卦一陽居中正位是二陰之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二

二 天文

從一陽者也今觀月中景則如兔如蟾夫兔爲卯物卯爲東方四時爲春五行爲木木仁德也春角律也東陽方也且兔非耦生非耦則奇陽數也而兔蟾之色又白白之質爲陽陽生氣也故水之用爲滋爲潤爲膏澤爲涵濡無或非生之道然水之瀋物液以成木木能生火火燼無餘是陽亢而又反乎陰也此可見陽非假陰不能自成陰非藉陽不能自生垂則陽爲厥陽陰爲癡陰生成之道廢矣

癡音官病也取也

尚書大傳曰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書以朏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紀日

日行遲月行疾者君舒臣勞也陰陽家曰月臣象也行疾人臣迫急之徵行遲人臣怠政之應卽如近日而明滅亦不敢逼上之義臣道也

俗傳月中有蟾有桂有人吳姓斫桂隨斫隨沒此浪說也釋氏云須彌山南面有闍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然不如地影水影之說爲正廬陵周顒解造化論有云地形小又光從四面倒射故月滿如鑑中有微翳乃爲地形所揜也淮南子云月中有物婆娑者山河影也其空處則海水影酉陽雜俎云鄭仁本表第遊嵩山見一人枕幞呼之其人曰君知月乃七寶合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三天文

成平月勢如丸其日影燦其凹_{於交}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卽其數也因開幞有斤斧鑿數事兩

裹玉屑此雖不經然日影燦凹處當是

器世界品云日輪者火珠所成徑五十一由旬周圍百五十三由旬厚六由旬零十八分上有金緣其上復有金銀琉璃玻瓈珂等秀成四角日天子等所居宮殿由風運行一晝一夜遶四大洲日行向北時日即長南行時短行南北間時晝夜停由遊處光即有寒暑爲冬夏際北行六月南行六月行至中道日日月迴星輪歷徧謂之一歲月輪者水珠所成徑五十

由旬周圍百五十由旬厚六由旬零十八分其上復有金銀琉璃玻瓈珂等秀成四角月天子等所居宮殿是彼日月相去遠近自影增減由增一分_{去聲}即生上半十五分畢謂之圓滿由減一分卽生下半自影_{光爲借日影}覆彼十五分畢曰不圓滿由增減故名曰宿空由一晝夜名曰宿地如是三十名曰一月夫宿空宿地之云何哉予觀釋氏茲品首篇結末言牛貨洲海山等髙上空純淨無礙勝堅風輪從右而旋日月星宿空居天等依止而住次篇乃言此則宿地必非繞地也夫宿舍也次也言次舍在地上卽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四天文

空缺

世儒盡謂日沒爲繞地一周仙家丘長春則云不繞地其言曰輕清者上騰爲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於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於天如何却沉于地乎且星隕於地而化爲石古今有之星墜於地猶化爲石况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日遷移一歲之終經歷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邪日獨入地而星河皆在天邪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

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矣若日入地時與箕斗拆分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上空虛行必疾地中結實行必遲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乃恰與箕斗會而同行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未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之北初沒于丑寅卯周天輪次迤邐而去未嘗暫止北斗幹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明夷之卦文王拘於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爲據此說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二

五天文

理明但謂明夷爲文王失勢之象則過激聖人作易不過因象明理非以形也觀周公係夷上爻乃不言日而易日爲明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夫子釋之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若使日而入地則後入于地政爲得則而奚以云失則乎故夫子大象亦不曰日入地中而曰明入地中可以默識已即如大畜天在山下夫子不曰天在山下而曰天在山中亦以明山底無天也味此不但知日不繞地即天之不包地亦可例見儒者拘拘易象就以堯夫亦謂日入地中爲構精況於橫渠九峰諸子元

儒譏爲褻天固其宜哉

骨利幹居瀚海之北其地晝長夜短日方沒後天色正曛夜亦不甚暗煮羊脾適熟而日復出矣唐太宗時嘗收伏置堅昆都督府而爲中國人言此審此則日不繞地之說信也如使繞地何骨利幹夜獨不甚暗而又獨短若此邪此必海之絕角無甚高山障之緯書曰日表骨利蓋云日所出沒處也以故旋出旋沒禹本紀云崑崙山之高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山海經亦云大荒之中有方山爲日月所出入論衡云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十里火光滅矣非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三

六天文

滅也晉天文志云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虞喜安天論云古之遺語日月行于飛谷謂在地中不聞列星復流于地又飛谷一道何以容此且谷有水體日爲火精米炭不共器得無傷日之明乎三者皆欲明日之不繞地也而虞涉乳臭矣走也以人明之人之兩目猶日月也而兩目之中間鼻獨隆起若一大山然又直下爲之隔截豈亦猶崑崙山之與日月蔽匿相掩映爲光明乎太史公之言良或不誣

釋名曰星者散也言列位布散也春秋題辭以日之

精分爲星而許慎說文則謂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按
甘氏云日一星在房之西氏之東日者陽精之宗也
爲雞二足爲鳥三足雞在日中而鳥之精爲星以司
太陽之行度日生於東故於是位焉房氏皆東方宿月一星
在昴畢間故昴畢之間爲天街黃道之所經也月者
陰精之宗也爲兔四足爲蟾蜍三足兔在月中而蟾
蜍之精爲星以司太陰之行度月生於西故於是在
焉昴畢皆西方宿日精在氏房月精在昴畢而氏房昴畢乃
黃道之所經不得而司之言氏房昴畢不以此觀之得司日月行度
則星不獨爲日精所分而生惟月亦有分也又石氏

唐氏小辨卷之十二

七天文

星經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爲七宿其象有角亢氏
房星也尾箕氏胸房腹箕所奮也司春司木司東獄
司東方司鱗虫三百六十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爲七
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斗有龍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
龜象虛危室壁皆龜蛇蟠蚪之象司冬司水司北獄
司北方司介虫三百六十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爲七
宿奎象白虎婁胃昴虎三子也畢象虎觜參象麟麟與
同斑觜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獄司西海司西方
文也司毛虫三百六十南方赤帝其精朱鳥即朱雀爲七宿
井首鬼目柳象星頸張喙音素鳥受食處翼翻軫尾司夏司

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虫三百六十中宮黃
帝其精黃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三台
司四季司中嶽司中土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黃帝
之子孫司倮虫三百六十審此則萬物之精上爲列
星亦可鏡究蓋精相感即相司司之以類同也此物
之精上爲星此星之精下司物

觀星經始知二十八宿亦有中央之宿蓋後世言星
只稱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而不復知中之有黃
龍想未考石氏經耳唯張衡靈憲云蒼龍連蜷於左
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脊於後軒轅

唐氏小辨卷之十三

八

黃龍於中按軒轅本布垣星在張宿分野爲土德寄
王鴉火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陰陽交合
則感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
爲露聚爲雲立爲虹蜺離爲背商分爲抱珥此十四
變皆軒轅主之亦猶土之無定位而金木水火賴以
成也

張衡背商又作背穴漢書天文志暈適背穴抱珥虹
蜺皆日旁氣也

師曠禽經赤鳳謂之鶉孔演圖曰鳳火精也火能生
土故軒轅寄王然則朱鳥即赤鳳也月令夏其虫羽

而鳳爲羽之長故南方宿爲朱鳥沈氏以朱鳥爲丹
鷄以有鷄首鷄尾不知四獸皆長何獨南方而乃丹
鷄之爲長哉

南軒言雷者天地之義氣人有不善適與之會故震
死然予見世上元惡大憝曾未一震死而震死多田
夫野婦至如墻屋樹木亦多震仆此何以見義也只
是從地奮出時人適與會則震人物適與會則震物
耳如世所傳震元惡於累世之後斃凶人於當事之
日直書其過名顯如刑司則伊誰目覩儒者輕信遂
指爲天地義氣孔子曰人之所信者目目之所不可
信者邪矧耳聞乎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九 天文

謂雷出地奮矣然予目見雷擊家之山南一松松約
十餘拱雷在天上忽須臾無聲而風雨轉疾見有火
一團撲松頂從頂旋下迄于地至地烟起火散而聲
始復震豈天與地之氣交會乃始有聲邪烟起火散
而雷鳴豈始爲火之形者旣而爲雷之聲邪雷過烟
氣噴鼻如硫黃大諦雷氣率如之醫家稱硫黃爲太
陽之精鬼燄居焉先儒謂雷爲陽在內不得出則與
硫黃異物而同理也硫黃之化爲火雷不可見可見
者火以此知陽精無形形于火火者太陽之形體也

聖人雷迅必變爲敬天怒則雷者天怒氣也今俗謂
人多怒爲火性有以也松震後予往視之火撲處皮
剝起如斧鑿痕迹廣寸五六分許亦自頂至地而然
此松後數月槁死

家之面山有巨樺大可蔽牛高三十餘丈其旁枝合
兩抱而上者六七萬層癸未七月雷擊其右一巨枝
亦火自上下下及于土擊處皮剝闊五六寸餘竟不
灰獨所擊一大枝槁耳蓋木大根深難枯也

邑文昌坊程氏雨夜漏盡門闔窓掩其妻倚床尾溺
見有火與黑烟忽自床底起透窓櫺出及簷而聲振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十一 天文

始知雷也火燎妻足未斃而氣亦如硫黃然
有兩人同坐同寢同立而雷擊一人則先易置一人
以爲雷亦有神主之則未出地之先神何依焉大抵
人不應死天地鬼神往往易置之寧獨雷也

論衡曰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
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
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
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
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
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裂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

必灼人體天地爲爐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火當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爲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之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剌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

大戴禮夏小正云正月雉震鳴雖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正聞唯雉聞則堯夫禽鳥得先之言殆見此而廣其義者也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一

十一天文

雷之爲雷以予所見合前賢略記不過如茲乃酉陽雜俎載雷事二皆實以人又何說也云李鄴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幡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者即數其幡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百姓遍報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百姓率親情據高阜候天色及午

瓜山上有黑雲氣如窰烟斯須蔽天注雨如縷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百姓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睹其推案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牕櫺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一嚏氣忽斗暗此其理誠不足信然世間多有無是理而有其事者走謂天地間有是事畢竟有是理如今道士書符遣雷致雨此亦可謂無是理哉觀聖人致和感召天地則致雷雨固有理也故遣雷必籍已之元神感天亦由吾之一氣至如李鄴所見柳誠懸所聞則或山川神鬼遣雷時有然耳人神理一彼山川鬼神應當遣雷其不得不假物亦猶道士之不得不假符訣世人作術往往有出常理外者矧於造化鬼神之際要以怪常皆理鬼神之情狀亦曰唯聖知之玄中記云玉門之西有國山山上有廟國人歲歲出磧數千名霹靂磧給霹靂用從春至秋乃罷予見骨董家有霹靂磧賣率是紫石狀若今批鑿然謂是霹靂所用之遺者佩之能辟邪氣走謂出磧給霹靂亦如今江南禱張睢陽則給鐵索與縛瘟鬼一也今卽所賣紫石磧亦是禱時所遺以爲霹靂遺必非也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一

十一天文

閩之莆田方穫麥在場時遇有電則麥盡變爲壳民
間見有電亟收入屋中乃不變此李司農子行語予
子行名多見莆田人也

郎仁寶云春之風自下而上升紙鳶因之以起夏之
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
因之以隕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計然
曰風爲天氣雨爲地氣

萬曆六年五月十四日邑中大風齊雲山天門內有
碑厚八寸餘高九尺有奇吹爲兩截是年大寒時邑
城中瓦上霜凝水文若板刻成畫法有爲藤蘿爲林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二

十三天文

亭爲溪山釣艇爲江干行旅爲雲龍風虎爲花石翎
毛爲蓮池池有雙鴛鴦好事者以墨塗以紙印之與
刻板無異城以外則間有如是二十餘日乃已後十
四年予宦麻城周生弘祐爲予言其家瓦上一年亦
曾有疑爲松竹梅者周生又言萬曆十年元旦之子
時天忽響一聲剴然裂開數十丈內紅如火照人家
屋瓦盡紅經雨刻乃合蓋所目見也

陶宗儀輟耕錄記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
霆掣電雪大如掌頃刻積深尺許以爲前世未有之
異而予閱李復中青唐雜記宋元符二年九月廿一

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壹百三十餘雷雪深
二尺又周密癸辛雜識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至
傳陸大雷雪下如織而雷不止則一宋二見矣走謂
風吹碣斷亦或有之如吾邑六年之霜恐前世未有
稽文獻通考及記纂諸書咸缺焉人多謂胥也而走
謂卽或爲祥亦未可知

風者天之嗑氣唯地亦然堪輿家最忌地風如人既
葬地風有能翻柩者驗之良信乃知風不獨行天上
也

蔡雖月令章句云虹者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二

十四天文

也又曰陰陽不和則其氣爲虹常依陰雲而晝見於
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率以日西見于日東故
詩曰蜺蜺在東蜺蜺之別名什名云虹攻也純
陽攻陰氣也莊子云陽炙陰爲虹禮疏云日照雨滴
則虹生苗光易司天賦云奇異耦青未霽而虹霓欲
見此皆與蔡說合獨河圖稽曜鈞則謂填星散爲虹
蜺春秋運斗樞則謂樞星散爲虹蜺憶虹必有星
散者其見雖云率在日之東亦有在西者大諦與日
互錯蓋夕陽射之則在東朝陽射之則在西

俗傳虹能吸水又云能吸酒楊用修因疑其有質以

爲匪但氣之形色而已朱子亦謂能既吸水當必有質走檢黃帝占軍訣有云攻城有虹從外南方入飲城中者從虹攻之勝此其飲將爲飲水耶飲酒耶要以其首所垂處則謂飲尔如今人稱飲德飲義豈真有飲哉

漢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謀反事將覺時其國大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竭此則其妖也江文通遊九石山遇赤虹叙曰於時夏蓮始舒春蓀未歇肅舲波渚緩拽汀潭正逢岳嵯相炤雨雲爛色俄而雄虹赫然暈光耀水偃蹇山頂烏奕江湄僕追而察之實雨唐氏小辨卷之十二

日陰陽之氣

十五 天文

虹旣爲陰陽之氣矣乃虹蜺蜺字皆從虫此何義也予在南史時出聚寶門外十里訪友人王孟起于鳳凰山山下有小礪孟起語余此礪蟾取多亦時有三足者虹蟾所吐氣也六七月時嘗見虹自礪中起值田父多見而競相叫噪則虹復下已矣如不叫噪直起亘於天則從虫亦有以也

諺云東鸞日出西鸞雨楊用修謂鸞亦虹也予考實非虹也鸞胡茂切山海經鸞形如車青黑色十二足長五六尺似蟹雌常負雄今味東日西雨云云似言

虹也豈鸞亦能吐氣爲虹蜺耶

分野肇自軒帝命風后盡海內地區分爲州九而有虞氏析之爲十二以十二支宮分體天行禹又復爲九州以應皇極九疇至周天官氏土圭測景緹室吹灰準日月東西之程候陰陽生絕之徵測周天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乎玄枵上牛度之一盡乎娵觜之躋配三百六旬六日匝布有虞氏十有二州之域同十二國之封恰麗十二宮八野而兩曜互旋五行迭生縮盈順蝕壽夭機祥于是乎研之今按十二州者楊交青徐雍豫荆冀梁益并營也唐氏小辨卷之十二

十六 天文

十二國者周秦晉趙魯衛齊吳燕宋鄭楚也十二宮者子至亥也其說自周迄今末之敢議至元釋德孺獨謂周家所制分野總不出幅員萬里東漸西被朔南暨北聲教之內而八荒之外茫無際涯十萬里而至四十餘萬里者有之皆有日月星辰山川人物晦明順蝕壽夭機祥也不識其以何爲州爲國爲宮分躔度而推步之豈天之日月星辰先戾此州國宮分幅員之內後分照以赴彼四十萬里無州國宮分之外耶果如是則兩地而多日月也況出乎濛汜非分野之域入乎崦嵫非州國之兆而何世之談天者拘

拘然以十二州十二國十二官局之僥倖一二機祥
壽天之驗以神其術而謂陰陽之道盡在是也先是
顏之推亦謂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
差乾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昂爲旄
頭匈奴之次西湖東越彫題交趾獨棄之乎以此而
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二議
近世儒者多然之乃走則以德孺之推拘拘自局管
中烏足與論天道變化夫十二官之分野固以盡幅
員萬里內也就以移幅員萬里外以至四十餘萬里
茫無際涯因地占視各各自應平聲復如是耳譬如月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二

十七天文

落萬川萬處並圓可謂有萬月耶就以一星審之正
望光團若此迄側望而閃爍又如彼則幅員以內正
望者也今從如彼者以占彼地亦奚不可天官書云
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故陸子
靜曰孟子所謂求其故而千歲之日至可坐致者正
謂不可以故求耳蔡雖云今術不能上通於古猶古
術不能下通於今是故有文于識無驗于今未必爲
是有驗於今無文于識未必爲非地之隨方變異何
啻古今時殊軒帝分野但以盡吾萬里內耳若夫萬
里以外其地勢高下偏全何啻棋置星列彼之隨地

觀天隨地自難一律祇如今滇南猶吾萬里際涯也
其天地之氣已與中州寒暑迥異星緯明晦亦殊頃
樵牧子謫滇南頗詳記其物候則云自萬曆癸未之
十一月入滇甫至曲靖野外桃李盛開別有黃花如
梅徧滿園林名迎春柳亦見葵花開人皆單衣晚皆
沐浴至滇省十二月歷正月盈街葛衣詢諸滇父老
曰滇四時常是夏一雨便爲冬自十一月歷十二月
正月二月一百二十日常無風雨天氣晴和如中州
四月天時至三月四月則剛風盤旋晝夜號怒如大
理下關之風有鬻貨棹椅爲剛風盤旋而上直半空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三

十八天文

旋復墜下者至四月五月菊花盛開而五月七月皆
衣氈衫褐布蒼山積雪皚然若元江府則天氣四時
炎熱十二月挿秧若騰越而外三宣撫六宣慰至莽
嗟喇之地則無四時又與元江不同隨月皆可挿秧
乃夜觀天文銀河明淺迥異中州蓋滇南地高中州
自中州至滇有上無下計其步數約高三十餘里故
雲漢明淺天氣常溫風聲特烈也星槎勝覽記占城
國天無霜雪氣候常熱如夏草木長青隨花隨結佛
書云南瞻部洲日將午比巨盧州打三鼓誠如茲則
南瞻爲日巨盧固夜也此豈太史公所云日月避隱

相爲光明者乎由茲而觀之大海之外遐荒之表其日月星辰殊地異觀曷可勝窮故吾但以今日幅員萬里內爲人跡所可到者言之比如相人術從人面方數寸內按星辰時月以審機祥堪輿家卽巒頭方數丈內按天星乖合以定吉凶亦往往驗乃知道之變動隨在圓滿給足烏有廣狹大小在知變化者盡通之而已

佛嘗與阿難以燈影辨之言吉凶災青觀係之人不係之天原燈本有色無影者如此夜燈所現圓光是燈色爲當見之色則非青人何不同見若見圓影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十九天文

則青之觀蓋圓影離燈而別有是爲離所當見而別有離見別有爲病所起故諸人不見唯青人見之是謂妄見因問阿難云何云爲同分妄見阿難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于三十四五十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祇有兩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衆生觀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珮玦孳孳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衆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阿

難如彼衆生別業妄見瞞燈光中所現圓影雖現似境終彼見者目青所成此言大有致而友人李子行又與余言吾家在莆海際郡內但年歲有災殃或大旱則海中巨魚上淺灘游吾土人見此魚卽占知是歲不祥此魚不啻數萬斤隨潮而上潮退涸岸上人競以刁鋸剗其肉至數千餘斤明日潮來復去緣地之氣將變爲惡逆則先自海底始海底不安故四走而矣觸淺灘此氣以漸上乃及人民由茲言之星辰之有變動亦由天氣將變然其變先及星辰以漸而下乃人民當之然星辰各方所見災祥不同則各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二十天文

青之觀所感各殊如莆陽魚見則災止莆陽不及漳泉漳泉魚見則災止漳泉不及興福星野之殊不出此理

洪武十七年十月清類天文分野欽天監以十二分野分配州郡與唐稍異唐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始以漢書十二次度數配唐州縣而僧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夫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大行北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爲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

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也武當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爲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爲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唐氏小辨卷之十二

王天文

國也自陝而東三川中嶽爲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濟南至于淮東達鉅野爲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爲鄘衛漢東濱淮水之陰爲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爲三齊夾右碣石爲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南涉江淮爲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爲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

井越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于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觜觿音資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沉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却負恒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漸逾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姬晉在雲漢升降中居唐氏小辨卷之十二

王天文

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始復與列舍氣通於易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于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河南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姬晉內接紫

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
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
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
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祗在焉其分野自河會之交
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
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
焉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
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遠於龍肉曰壽
星龍爲謂之天關於易氣以陽決陰夫象也升陽進
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
詹氏小辨卷之十二 三三 天文

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
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潜而不及
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之外廷陽
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
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姬訾爲中
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
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
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
神主於衡山炎惑位焉鶉首實沉以負西海其神主
于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于恒
詹氏小辨卷之十三 三三 天文

山星辰位焉鶉火大火壽星彘章爲中州其神主於
嵩嶽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
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代殊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其衰
也僅得河南之七縣今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
分則疆場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
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于
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畧距函
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
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
合于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于輿鬼方戰國未滅

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武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其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移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然山河如故故今但據山河以分若晉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角亢則以東方蒼龍爲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虛危則以十二支子爲首也其以牛斗爲星分首者日月星起於斗宿故古之言天者由牛斗以紀星而曰星紀蓋星紀爲十二次首牛斗又爲二十

曆氏小辨

卷之十二

二十五天文

八舍首也 本朝啓運基開南京應天府實星紀斗牛之分且與天地人三統之正相協自周以來數千年間帝王洪造適符于今豈偶然哉是年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今曆積分猶仍授時曆數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迄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法宜改修也至二十六年監副李德芳言故元以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消一日此法永久不可易也今元統改作洪武甲

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畧無差繆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相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曆氏小辨

卷之十二

二十五天文

按歲差堯時冬至纏在虛一度夏至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氏十度至唐開元太衍曆冬至日纏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斗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良以天運星行未免或前或却小有不齊曆家步算直死法耳以故歲差法不得不隨時占候改修也漢自鄧平改後洛下閎謂八百年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上古中星則閎之曆實已差五度蓋古者曆家不知有歲差法故其論冬至日纏之宿一定不移豈計天日會道難均而

餘分積久必爽試以一歲論之今歲日纏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躔常有不一齊之分矧數十年後而可一律齊之然至晉虞喜而始覺其差也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筭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至宋何承天又倍增之約以百年退一度至隋劉焯又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差一度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謂八十三年爲差一度大衍法有云日躔一歲行周天度未徧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歲爲三千四十分計一歲不及之分三十有六大積而至八十三年則差三千四十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一

三十七天文

分爲差一度而元朝郭守敬則約六十六年差一度其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一筭乃迄今二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大抵天圓轉之物其一進一退一盈一縮皆差之所必有彼劉焯酌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善矣而至唐又差僧一行定以八十三年當時善矣而至宋元之交又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稱極善矣而迄今亦又差良以謂之曰法其道自應與時推移更改尔

正德十三年夏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禮部員外郎鄭繼之上言以

爲歲差之法始自虞喜諸賢代起參訂互更而至郭守敬以爲密矣今據其法步之乃又弗合且如定歲之法積四基餘一日之數而分此一日以加於四基故二至之時祇存絲忽而每每致疑於此絲忽之間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日有百刻而一日變爲九百四十晝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故也每月三十日而一氣盈四百一十一晝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晝前後爲朓朒祇在一晝間故定朔又每疑於一晝之間此又所宜定也日月交食唯日食實難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一

三十八天文

定月食分數唯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增損蓋月小閏虛大月入閏虛而實故八方得見同之張衡靈憲解閏虛謂月光生于日之照魄生于日之蔽故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今當日之衝其大如日日不照者蔽於他也是謂閏虛閏虛逢月月食值星星亡若日則以爲月所掩而食然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異四時月有九道故旁觀者遠近不同如北方食既南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才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乾清宮火之歲仲秋日食日官所步合八分六十七秒而

閩廣之區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焉音可同之今按
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分分分秒至精至細
及至於半秒難分之所此又所宜定也夫差之半秒
積以歲月則躔離朧胸皆不合原筭矣是年十月明
年九月十月望月三食時刻分秒並不協陰陽以行
音條以太疾嘉靖三年華湘以光祿少卿管欽天監
事上言曆由黃帝迄秦末凡六改由漢高祖迄漢末
凡五改由魏文帝迄隋末凡十三改由唐高祖迄周
末凡十五改由宋太祖迄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
而訖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廣集衆見思無遺智法
唐氏小辨卷之十二 三十九天文

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黃道歲差九十二分
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也故洪
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 我朝曆雖以大統名而
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漸差距元辛巳至元統上言
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尔迄今則二百四
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
一度合之今差三度餘矣若不隨時修改後必愈差
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
多與欽天監推算不合

以中星考之堯卽位于甲辰其二十一年爲甲子甲
唐氏小辨卷之十二 三十九天文

子冬至日在虛一度而昏昴中此天地間貞元會合
之運曠數千載一遇者月令視堯典則漸詳堯典惟
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脩舉之堯典中
星舉四象十二次月令則專舉二十八宿且患并斗
度濶又別舉孤建以詳審細求之堯典惟求之初昏
月令則併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
遠近之度朱子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以
是知中星之轉移卽天體轉移也定一歲之運實本
于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率
一氣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十八度

堯典雖畧然賓出日餞納日夏至致日星鳥星火星
昂冠以日中日永日短其爲求日所在以定中星可
知也若以堯典中星之舉于四仲月者合之月令則
月令與堯典迥異矣月令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
牽牛中冬昏東壁中鄭氏曰呂令與堯典異舉月本
也漢志引月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中
而中進在節初自然契合然三統曆後晉志冬至中
星皆在奎度宋元嘉曆方退至壁八度豈有呂令時
仲冬已昏壁中而漢晉乃反在奎哉此必無之矣或
云月令仲冬舉月本所以昏東壁中孔穎達曰月令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天文

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畧不
細與曆齊同其昏明中星亦如此昏明中星在一月
內但有中者並得載之若二十八宿之星體有廣狹
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
于午後星未至正南而又色有明昏見有早晚其明
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昏晚見而旦晚沒所以昏
明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畧耳長樂陳氏亦曰月
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互見也審此月令中星
可斷以爲盡舉月本哉大諦歲差在零分天度于零
分而有餘歲日於零分而不足天度當平運而舒日

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李淳風不
主差法一行嘗力辨其非謂自周迄春秋之季日已
差八度漢四百餘年亦差五度近世景祐新書謂八
十三年日應差一度而近年叙會天曆者又謂今不
及六十年輒已差一度由此觀之歲差年數固難以
一說定也況古今昏刻又自不同乎彼日長至而六
十刻短至而四十刻者古也今乃謂日未出二刻半
而明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間中星常過三度
半強而昏明之刻乃爭五度藉第令分至之日或天
氣有陰晴明晦之殊則星之出沒必有遲速難準之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天文

異一行常慮及此而爲言曰何承天以月蝕衡步日
所又驗以中星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爲法已
淺今候夜半星以求日衡雖近于密而又水有清濁
壺有增減或積塵所壅則漏有遲暮等類夜候中
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夫以昏難而求之夜半夜
半有刻漏可憑而又病之水也壺也積塵也以至于
三度之差夫三度之差幾一刻差矣曆可易言哉觀
易以治曆明時屬之革則知曆當不時考驗更平革
革而明曆之道也三代以上雖不明言歲差而其革
也則歲差之故已盡之後世雖知有歲差乃又自膠

一說而不知變更由斯竟之月令距堯幾二千年矣其仲冬日自虛宿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又奚惑乎嘗因是而感焉堯甲子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昏昴中歷三代秦漢唐以迄元大德乙巳益愈退自大德乙巳上遡堯甲子凡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營室中從虛退至箕凡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則涉六宿以歲差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之說約之則二萬餘年後冬至中星始又退至昴宿與堯時合也而誰其見之不曰俛仰終宇宙也耶

唐氏小辨卷之十一

三十三天文

堯典中星之舉四仲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至月令孟春昏參中仲春昏弧中季春昏七星中孟夏昏翼中仲夏昏亢中季夏昏火中孟秋昏建星中仲秋昏牛中季秋昏虛中孟冬昏危中仲冬昏壁中季冬昏婁中已差而迄今則差三十度有奇矣緣星鳥以南方朱鳥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中之星星正于南方之午位者爲中星月令仲春昏弧中弧去井十五度尔而又二十度至鬼二度又柳十四度三十度有奇也仲春差則仲夏之星火仲秋之星虛仲冬之星昴差數亦各各三十度有奇是鳥退

于三月火退于六月虛退于九月昴退于十二月也占天者于節氣初昏時候某星中于正午之位爲差幾何而曆之差否乃審今術家辨方位必先定子午針爲準亦其遺意蓋中星無列無之特白日不見他時無準惟節氣初昏時於正午候之乃準尔中星二字始見於孔疏曆象日月星辰下前是未見堯典候中星之法曆日月而中星移次曆三月而中星移方蓋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星鳥南星昴四星虛北星火東天星與地位合春而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昴轉而北矣

唐氏小辨卷之十一

三十四天文

堯典中星惟虛昴以二十八宿言星鳥取四象星火取十二次互相備也中星亦非是宿天之中而言君位面南則日月五星之運行皆在北極垣外意亦是適在南北極中間故理而取中而謂中星也若東隅西谷南交朔方是槩平地而言南北東西也若春分中星南方朱鳥翼軫等宿見夏至中星則左旋而東蒼龍房星等宿見秋分中星則右旋而北玄武虛危等宿見冬至中星又旋而西白虎胃昂等宿見至次年春分則又朱雀見此就周天而言南北東西也所

以春之中星在南夏之中星在東秋之中星在北冬之中星在西也天左旋自南自東而北而西西而又南也日月五星右轉則自東自南而西而北也故昔人以蟻行磨譬之

驗天文必合乎地者何以天節氣難尋地之中氣可按也節氣者何十一月大雪之類中氣者何十一月冬至之類然天無體以列宿爲體天無度以次舍爲度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時刻皆八子午卯酉則加二刻天度所歷角婁井奎是度也地面所經出卯入酉出寅入戌某時某刻也以九百四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一

三五 天文

十分爲一日而又分爲四分之一日以周天分十二次次三十度而復爲四分之一度所以筭也日順數之見其進與天左旋逆數見其退而若右轉是以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以漸而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雖退而其行實以退爲進退雖逆而其進實以逆爲順二十四氣之氣中氣也節氣則言氣行之有序也顧後世多失其義而予考之穀雨當如雨我公田之雨下也言播種下地周禮稼下地是也芒種見周禮芒爲種章反當音芒謂種之有芒也者麥也種音總今

讀爲芒種去声非處暑如既雨既處之處止也今讀去聲非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爲節寅之半則爲中一年四立卽節氣二分二至卽中氣九十日之氣往過之來續之故曰立言立成也九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一

三六 天文

分始涸立冬始水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而茲日雨水則知先是爲露爲霜雪皆由水氣凝結以至寒極也至是則水氣又流行而爲暑之始矣矧夫天一生水人物之生始于水春屬木木生于水則今曆立春後繼以雨水正符此義又卦氣正月爲泰天氣下降亦當爲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則當爲驚蟄矣今曆先雨水而後驚蟄宜也按國語四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風爲三月節者此風屬巽萬物齊乎巽巽爲風爲潔齊清明有潔之義漢律曆志穀雨亦注今作清明四月中小滿先儒云小雪後陽一日生一

分積三十日陽生十分而生一晝故爲冬至小滿後陰生亦然夫四月乾初而謂之滿者姤初羸豕蹢躅坤初履霜堅冰羸喻其小蹢躅喻其滿霜喻其小堅冰喻其滿一陰方萌戒其防之豫也觀小雪後有大雪而此但有小滿無大滿微意可知也至如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二氣獨指谷麥言者民食在夫此也故春秋書大無麥禾于穀則原其生之始于麥則要其成之終穀種于春得木之氣成于秋金克木也麥種于秋得金之氣成于夏火克金也六月節小暑六月中大暑由小而馴至于大也易曰寒往則暑來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二

三七 天文

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由此觀之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之終也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也七月中曰處暑即如幽風首七月暑終而寒之始也八月節白露而九月節寒露者秋屬金金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也先色白而始氣寒寒有漸也九月中霜降寒露始結爲霜也立冬後而曰小雪大雪者寒氣始于露中于霜終于雪雪又先小而至於大也其小寒大寒猶幽風一之日音必發爲風寒二之日栗烈爲氣寒風寒故十一月之餘曰小寒也氣寒故十二

月之終曰大寒也

周髀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照三不覆九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照九不覆三照三者南三方巳午未也不覆三者北三方亥子丑也隋袁克云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極遠則景長而日短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黃道北至東井則去北極近故景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南至牽牛則去北極遠故景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十四分以此分夏至冬至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二

三八 天文

走謂二至晝長晝短率生于行度曆家行度之難步惟日寂難明也蓋以其度分微忽而行又有冬夏盈縮初末強弱所分至細往往差而罔覺然微忽稍差則二十四氣弦朔晦望一切倣擾故日度明而月與五星悉在加減中是故古者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王充曰日行天凡十六道走考漢時史官則一以赤道度賈逵傳安破之則謂當循黃道石氏以黃道爲氏房昴畢所經謂不得司日月行度而回回曆經度則云日五星中行寂高行度分緯度則五星皆黃道我 國朝大統曆則專用元郭守敬赤道竊

疑日而行一道則何以有冬夏晝長晝短之異乎卽云赤道或一道中必細分又有諸道耳嘗取郭敬授時曆與今曆訂考參以回回曆亦頗見其大總其推步所難不出四者今稍修閏錄之其步日躔曰夫日之麗于天也運行不息有冬夏焉有盈縮焉冬至後日行南陸夏至後日行北陸冬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夏至日躔自北陸轉而西西而南於盈爲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復縮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及冬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東而北於縮爲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復盈夫陰陽往來馴積而變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三九天文

人徒知日行一度一歲周天曾不知盈縮損益四序良有弗同者冬至日行一度強出赤道二十四度弱自此日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當春分前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一象限而適平自後其盈日漸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夏至之日入赤道二十四度弱實行一象限而日行一度弱向之盈分盡損而無餘矣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秋分後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一象限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漸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二十四度弱實行一象限復當冬至向之縮分盡損而無餘矣盈

初縮末俱八十八日而行一象限縮初盈末俱九十
三日而行一象限步月離卽月離于畢之離宿也次也曰夫月本陰質籍日爲光其象有晦朔弦望焉其行有遲疾初末爲前代泥於宿次不知其遲疾乃生於行道之有遠近出入耳唐一行考九道委蛇曲折之數得月行疾徐之理曆家以爲入轉一周之日爲遲疾二曆各立初末限初爲益末爲損在疾初遲末者其行度率過於平行漸減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四十天文

遲初限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向之益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歷二十七日有奇是謂一交之終劉洪造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爲差率以囿進退損益之數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半之得一百六十八限是爲半周限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其步交會曰天道運行得人目共見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期難于不爽顧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又加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推演加時必本於躔離朧朧

音條

考求食分必原於距交遠近苟太陽入氣盈縮太陰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於先必失於後合朔失之先後則虧食時刻其何能密是食期之不爽實係朔望之有定也蓋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而會言其經朔也一晝夜之間月行先日十二度有餘歷二十九日復追及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即古平朔也古人立法簡而未密止用平朔一大小故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正以經朔言也張衡考知月行有遲疾分爲九道始作遲疾差宋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四十二天文

何承天驗知日行有盈縮推定大小餘始作盈縮差今以盈縮遲疾而損益之作加減差始爲定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忤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其步五星四餘曰夫五星者即木火土金水五行之精也其行有順有逆有見有伏五代時王朴作欽天曆亦以五星近日而行疾遠日而行遲勢盡而留留久而退曆家立法以金水二星屬陰皆附日而行其近日也而伏遠日也而見五星雖遲留伏逆有晨夕之不同要其終則一也然五星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實有形之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四十三天文

象也而氣序羅計乃木火土水四星之餘氣惟金堅剛之質太白之象少陰之精故獨無餘氣耳嘗考自漢太初至元授時上下千有餘年曆更七十餘番創法十有三家而稱善者止太初大衍授時三而已蓋太初之曆以黃鍾定大衍之曆以著策成授時之曆以晷景考曆起鐘律雖正然元聲之求非在日也曆循著策誠善然策之與日終二物也惟授時專主考測而就日之體最爲密近既密于古又驗于時蓋增歲餘損歲差以考古增歲差損歲餘以推來以故自春秋迄今之冬至推演靡不契券良以前代多推演附會互相增損實未嘗測驗于天是以當陰消陽長之際以爲立法之始精思密索創立長表即景象驗日影助也以增置儀象乃與南北日官四海測驗凡二十有七處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考景驗氣以度中晷創爲景符以取實景復測候日月星辰參考累代曆法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史官自古推驗之精未有出於此者迨我明之興也以爲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當隨時修計以與天合其元授時曆經玄奧而難明曆官難於考步于是作大統曆法四卷分門列數以致

精詳步日躔曰太陽通軌步月離曰太陰通軌步交食曰交食通軌步五星四餘曰五星四餘通軌俾曆官便於推步至今遵而用之然曆名雖易而法實未改郭守敬授時也

僧一行曰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故日月之失行也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著而多

走謂失行雖凌犯之故然因失行而後有合行亦盈縮之類良以天道不外此二者蓋不盈固不可以爲縮然不縮則亦無可以爲盈猶諸五行生克互根互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聖天文

用蓋由相衝犯以致合相制伏以立成也

夫古無差法非不知差良以古人敬憲心用微密每歲校驗時加時減不能一日便安故無差爾後人失在意造一勞久逸以故便生詭逸恃成法而不歲校不知其一歲中亦每有微差者因仍馴積直至六七十年後大差乃覺蓋不知天之圓動不能以一定之法拘也授時曆雖密鄙見仍須錯以回回經緯推步庶于凌犯無遺法蓋曆道密極之爲上回回之法塗若與授時殊歸當無不可通于一者餘東緒論云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其有曆西域獨有之蓋其地當

崑崙之陽於諸夷中彼諸國爲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今所傳回回曆則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所作也雖云元末始東考之實自隋開皇十九年入中國特彼時人未尚耳其法恒以三百五十五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曆家以爲至密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聖天文

自昔渾天銅儀唯唐元宗時一行與梁令瓚所鑄圓天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天日月東西行度及日周天日月會與有餘其轉靡不自然度合蓋作之至精者也今南京司天臺渾天日月五星儀則分爲三各占蓋元許衡郭守敬造

古占法云每歲日月會者十有二故天有十二次而其所有餘者則以置閏故曰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曰六日舉全數言也其實五日四分日之一葉子奇云自古考驗法失乃置閏于歲

書說謂置閏法非必置一閏即截然於所餘日及零分都無餘欠也語亦是但亦不可有欠曆家必於三十三月左右置一閏補前借後必各得一半則後月節氣必在此月之中而中氣却不在此月中則閏在此矣此天然恰好當在此置故杜預長曆云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或以補前借後謂置前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此固然矣若謂置後一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直置十九歲七閏然後氣朔分齊只借日數補足不復計此月之氣應合與否此則強湊泥定之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聖天文

爲以何而名恰好哉曰恰好政在于有節氣無中氣之月而定見閏非人置是此月應當閏耳

嘗觀棕樹每月生棕一片每歲生必十二片全唯當閏月之年數值所閏之月則此一片僅有其大半亦不成片走家有棕園每歲臘盡剝之歷驗此無中氣之徵也亦見三歲一閏五歲再閏皆天道自然匪人力之能爲補借者

嘗於古器銘見有十有二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此豈亦閏月耶又見有正月乙子亦有丁子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紀而至十有

九月其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用之曾子固謂古字多重音文有二作三者走考此是古二字餘數目字未見有重文者之皆臆說靡所考據

四餘并七政爲十一曜十一曜之說古未有也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金木土也而無紫炁星李羅睺計都然星李數見音于春秋或見太辰或入北斗紫炁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六中之神初中者交會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蓋日之行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聖天文

道周天如環之循其月行亦然日月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處曰天尾計生于天尾故天尾爲計羅生于天首故天首爲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亭也故謂之月亭字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紫炁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紫炁行一周天紫炁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四餘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而鮑該曹士蔦咸業之士爲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頗行民間走竊臆五星有四餘犹五音之有四清聲雖非其正然交會之間缺此則不能

相湊合

凡曆家言立成立即立春立夏之立成即成歲功之成

左傳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太辰文公十四年有星孛於北斗魯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杜預曰孛彗也郭璞釋爾雅曰彗妖星也亦謂之孛綜其實不然彗孛長三星占畧同而形各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然彗星光芒長參之如掃帚長星光芒有一直或亘天或十丈或三十丈史記彗作東井東井齊分也景公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然則孛甚彗也董仲舒曰孛乃非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四十七天文

常惡氣之所生也緣孛出于月故為禍特甚尔京房著風角凡妖星皆見月旁蓋月為陰之宗也大率孛彗為去舊布新火災長星為兵革惟五星共聚乃為改易大事歷稽在昔五星聚並是立國之初蓋無德者受殃有德者受慶也彗長孛三星雖並是妖然論所出之方位吉凶以為災之輕重嘉靖中五星聚營室或以宮殿燬當之此小故尔景鳳謹按聚營室出世廟即位後室者祖宗所以遺子孫此知家國長久萬年其祥又自世廟入繼大統後營室始耳中國叙二十八宿角為首而釋氏則首昂各有形姓

祭品昂一夜行三十六時形如剃刀姓鞞耶尼祭用乳属火畢形如笠又属木祭用鹿肉姓頗羅墮臂月之子姓毗梨佉耶尼形如鹿頭祭用菓參属日姓天婆斯失緯形如婦人屨祭用醍醐并属日姓參形如足跡祭用梗米和蜜鬼属木姓炮波羅毗形如佛胃祭同并御属姓祭與參同形如蛇星属火形如河岸姓賓伽耶尼祭用烏麻張属福德天姓瞿雲形祭如井翼属林天姓僑陳如祭用黑豆形同上軫属毗沙梨帝形如人手姓迦遮延祭用秀稗角属喜樂天姓貨多羅形如上祭用花亢姓迦旃延祭用菽豆氏姓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四十八天文

多羅尼以花祭房属慈天姓阿藍婆形如瓊瑤祭用酒肉心属忉利天姓迦羅延形如大麥祭用粳米尾属臘師天姓遮耶尼形如蝎尾祭用菓根箕属清淨天姓持父迦形如牛角斗姓莫迦還形如人拓石祭如井牛属梵天姓梵嵐摩形如牛頭祭如參女属毗紐天姓帝利迦遮耶尼形如心祭以烏肉虎姓同翼形如鳥祭用烏豆汁危姓單羅尼形如參祭以粳米室属蛇頭天蝎天之子姓閻浮都迦祭用血壁姓陀難閻奎姓呵瑟吒祭用酪婁属乾闥婆天姓阿含婆形如馬頭祭用大麥胃姓馱伽毗形如鼎足今回回

亦釋西域而其黃道南北各像內外星經緯立成亦有魚蟹海獸白羊金牛獅子陰陽人女天蝎人蛇人馬磨羯天秤寶瓶各物分像各各宮星其星或在二十八宿南或在東在西在北並有經緯度其占二十八宿則亢虛參胃四星不得入陣軫宿生人七步無蛇角宿生人好嘲戲女宿生人亢參危三宿日作事不成虛角事勝據此其法可類推若太史占星則原星與人事類合如水火金木土卽人間日用五府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於世流如泉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四十九天文

周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之名填也讀如鎮則填靜以爲體讀如田則填塞以爲用木星八十二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命於朝廷而行職也二十

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供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循其職以安其民人而承天子也云何稱二十八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宿各七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䟽廟氏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鈎鈐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言天地之心爲人之主天子象也尾主后妃叙御于王所箕承帚掃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主于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器量音育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夫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丈人耕具也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天狗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二

五十一天文

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農桑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唐張彥遠曰奎有芒角下主詞章婁主蕃牧義牲以供祀事自室至婁天子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昂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昂畢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背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無如水故營國制城畫堦分州咸取象焉鬼主內外祠祀事柳主艸木

又爲天厨主饗燕事星爲文明之會主衣裳文帶
主珍寶宗廟服用柳張天官書作味張隋志作注張
又或訛爲汪張味也注也皆本石氏柳爲烏喙之喙
而變其文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
星隕大異也此分配與十二宮分此分去聲相爲徵應如
有凌犯守留芒角掩則按分野各以斯類占之
天官書曰候實息者吉虛耗者凶

占法之大者曰星土星土之辨宜自古有之蓋至周
而始著于周禮後世人出意見遂以加詳僧一行則
謂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
詹氏小辨卷之十一

五十二天文

繫於方隅其占測以山河爲限而不主於州國要之
州國亦山河也山河之限亦方隅也各以其見易字
易句以爲獨得總之不外於星土然占之有驗不驗
者天道遠也如晉天文志言二石雖僭號乃其強弱
常占昴宿不開紫宮太微蓋以紫宮太微開晉正統
此必有經驗而云爾也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
而劉聰殞彗尾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
隆破此又何也又如月犯大心星曰心爲天王王者
惡之未幾蜀先主殂而二國主竟無恙又如鄭大夫
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瑾犖玉瓚禳之子產不與已而

果火竈復曰不用吾言鄭當復火子產曰天道遠人
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

五代司天考有云聖人不絕天于人亦不以天參人
絕天于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
不究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
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
于物者矣艸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
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
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其人之禍
福者矣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
詹氏小辨卷之十一

五十二天文

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若夫三辰五星盈縮差忒雖
以授時作事於人爲切然其事有司存焉故堯惟以
命之羲和
予此篇率詳 本朝者尊時也採擇盡諸子之言以
諸子嘗登臺測畧諸儒則或未登臺也漢安有言曆
不差不改不驗不用華湘蓋嘗奏記云今欲正曆而
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爲空言臆見法必無驗故弗可
用也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二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三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造化辨三 地理全

地理 總論大地山河 中國山川形勢

崑崙山考 泰山 環海以外之水

海內三十六水 黃河 大江 吳水

潮 火井 總論水之變化

春秋元命苞曰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

詹氏小辨卷之十三 一 地理

吐應節故其字土方於乙者為地河圖曰地常動而
不止譬如人在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知博物
志曰地以名山為之輔佐石為之骨川為之脉艸木
為其毛土為其肉三尺以上為糞三尺以下為地
夫地方天圓之說所從來遠矣天惟圓也是以今世
所傳渾天銅儀率以圓體之假令地而果方也則今
世所傳羅盤非以體地方位者耶奈何不方而又圓
之用也即如前賢所列八卦九州圖亦以圓顧地之
方位竟不與圓相矛盾而舉與之合豈地之形信如
走所疑未必為方者耶走憶昔人天圓地方天包地

外之談不過見六十四卦外圓內方之圖而有斯論

耳然是圖始自希夷夫子以前未聞有是圖也即使

是圖誠出羲皇手或其意別有寓焉亦未可知若曰

以象天地之形則卦中已有乾坤二卦象之恐不必

假此而重出之為也夫子于易唯贊著之德為圓

神卦之德為方智於乾坤形象何啻言之十數見而

未一及方圓者獨廣八卦之象于說卦言乾為天為

圓于坤則只言為地而不言為方此何也豈于中亦

可微覘天地之真形乎續云大化中方與圓對猶之

天與地對也然天圓中蓋自有方對焉如東方蒼龍

詹氏小辨卷之十三 二 地理

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鳥之類謂天而無方也

可乎內固自相為對也而地從可知已大諦天地相

對之大在陰陽之分重濁輕清之判如人男女之分

亦在其陰陽剛柔而軀壳大體則或未甚懸遠

山書云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然以天下地形大勢

而言則西北高東南下何以明之百川皆湊東南也

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

金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顧自今天下觀之

西方溫而土多燥東南熱而土多濕東南固是百川

所湊要以地氣陽有陰中陰有陽中天與同之故西

北雖寒而多霽東南雖熱而多雨人各感其地土山川之氣以生故淮南子曰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耗土人醜息土人美也墟也為土墳也自昔言山河大地人民國土者衆矣如言十洲則云遠者去中國百萬里言九州則云中國為赤縣神州如此者九言五印度則云中國特印度之一是為南贍部洲也而佛告阿難海中有三千洲正中大洲凡二千三百大國每小洲中或各二三百國若釋家所繪形容則有類禽獸然者乃予獨有當乎普活合思巴之器世界品誠不知其何所根據然其言有叙

唐氏小辨卷之十三

三一 地理

似非可以鑒空而撰今稍刪其繁言錄之夫左

器世界品首原世界所由成云是等大種取極微細始自極微塵極微塵亦名隣虛塵由隣虛塵漸積而至一弓由五百弓量成一俱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曰此是度量世界身相去聲後同成世界因由云何成耶從空界中十方風起互相衝激堅密不動為妙風輪其色青白極大堅實深十六洛又由旬廣量無數由煖生雲名曰金藏降注大雨依風而注謂之底海深十一洛又二萬由旬廣十二洛又三千四百半由旬其水搏激上結成金如熟乳停上凝成膜即金地

輪金輪廣量與水輪等周圍即成三倍合三十六洛又一萬三百五十由旬其前風輪迭疊界底地水二輪四洲界底於地輪上復澍大雨即成大海被風鑽擊精妙品聚成妙高山中品聚集成七金山下品聚集成輪圍山雜品聚集成四洲等其妙高體東銀南琉璃西玻瓈珂北金七金山惟金所成四洲地等雜品所成其妙高量入水八萬綸繕那比于餘山皆悉高妙其頂上是三十三天中央故曰妙高七金一踰乾陀羅持雙山二伊沙陀羅持軸山三佉得羅柯持木山四脩騰娑羅善見山五阿輪割那馬耳山六毗泥怛迦那

唐氏小辨卷之十三

四一 地理

象鼻 七尼民陀羅魚背山輪圍山在四大洲外其山各各自與出水為諸龍王等所遊戲處曰戲海輪圍與七金號八山入山間有七海一踰乾陀羅海二伊沙陀羅海三佉得羅柯海佉丘加切神名又於切四脩騰娑羅海五阿輪割那海六毗泥怛迦那海七尼民陀羅海七海八山其相咸方外海味鹹尼民陀羅山至輪圍山相去三洛又二萬二千由旬其外海水雖無有分由妙高色東海色白南海色青西海色紅北海色黃現是等色故稱四海其外海南贍部洲者贍部洲極廣不止一國中國在其南故謂中狀若車廂狹此洲東向鐵圍三由

國為南贍部洲

旬半餘三邊各二千由旬周圍六千三百由旬半有二
中洲東遶摩羅此云勝西婆羅摩羅此云勝贍部中央
摩竭陀國三世諸佛所生之處次此向北度九黑山
有大雪山名具吉祥其山北邊有香醉山是二山間
有大龍王名曰無熱所居之池曰阿耨達此云無熱從
此池內出四大河東苑擊音伽河從象口中流出銀沙
共五百河流歸東海南辛渡河從牛口中流出琉璃
沙共五百河流歸南海西縛芻河從馬口中流出玻
璃珂沙共五百河流歸西海北悉恒河從師子口中
流出金沙共五百河流歸北海是四河從無熱池右
唐氏小辨卷之十三 五 地理

數小國又有三百六十種人七百二十種異音其外
海東洲曰勝身狀若半月對妙高邊周圍六千三百
五十由旬其洲一邊有二中洲北提訶此云南毗提
訶勝身是彼三洲或曰洲人相貌端嚴其身勝故名
曰勝身其外海北洲曰鳩婁其狀四角戛方相似髮
切過各二千由旬周圍八千由旬其洲二邊有二中
洲一名鳩婁此云有勝二高羅娑此云有勝彼洲人等所有
受用出如意樹臨沒七日其如意樹出不美音報曰
當七日死或曰洲人卑舌即割食肉言舌利如刀以
也鬼音故曰鳩婁是不美音其外海西洲曰牛貨形
唐氏小辨卷之十三 六 地理

遶七匝隨方流轉香山北度二十由旬彼處有岩名
難陀岩岩周圍二百由旬高三百由旬半又有八千
小岩其岩北邊有娑羅樹王釋氏云稱山王樹名曰
善住其根入地四十弓量高八十弓七重行音樹樹羅
列圍繞東邊度二十由旬有緩流池池廣五十由旬
周圍一百五十由旬又有八千小池緩流池無熱池
側有贍部樹果實味美因此樹名故號贍部洲此洲
向西有烏佃國大金剛宮持種所居從彼而傳南海
之中山曰持舡觀音菩薩居止其頂聖多羅母居止
山下東有五峯文殊菩薩居止其上有十六大國千

此天下華夷地勢大畧或應如是尔
以中國山河大勢言之蔡伯靜曰山本同而不異水
本異而未同吳幼清云天下山脉起于崑崙山脉所
礙勝堅風輪從右而旋日月星宿空居天等依止而
住音庫云風輪力無邊能乘水輪輪能乘世界風水
空也

起卽水源所發今 中國諸水咸自西北東注則知
山自西北入中國也

昔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也以豫州
爲中則崑崙在豫州西北而豫州之南北東西相去
各幾千里乎至于北遠而南近則地形之有偏所謂
地不滿東南者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
不知周公當時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
無五千里如堯舜所都冀州地去北方甚近也蓋上
古中國地狹甚如三苗只在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
時聖化已不能到想夏商後漢以開闢耳而緯書乃
唐氏小辨卷之十三 七 地理

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夫日表骨利也月表青丘也
據此則緯書多弗可信

嘗試以崑崙之脉論之昔人記載詳矣河圖括地象
云崑崙山爲柱氣上通天崑崙地之中也地下亦有
八柱柱廣十萬里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
孔穴相通搜神記云崑崙山地首也按于闐昔遣使
入貢時使者自言其國西去四千三百餘里卽崑崙
山于闐去中國二萬里而中國在崑崙山東南天竺
諸山則在崑崙山正南天竺國卽身毒國身毒轉聲
讀爲天篤又音乾篤山脉自乾篤正南而往諸夷國

者吾靡所可考乃入中國自昔皆言分有三幹河北
諸山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則山脊以西
之水流入龍門西河眷東之水流幽冀入于東海西
一支爲壺口太嶽

卽霍山

又次一支包汾晉之原南出

以爲析城王屋而西折爲雷首又次一支爲太行山
山周一千里昔稱太行山最高上黨在山脊爲太行
山極高處言與天爲黨故曰上黨今問之汾晉間人
大行無甚高平行但行皆起步蜿蜒而上蓋大之極
漸漸乎高人弗見其高也河東河北諸州在太行山
支其最長一支爲燕山而盡平灤

音樂

碣石又次一支

唐氏小辨卷之十三

八 地理

乃爲恒山而大河以南諸山並關中皆自蜀來一支
至長安而盡關中一支下生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
山函谷有二俱在河南府一在靈寶縣冊西度田文
東出處也一在新安縣項羽坑秦卒處也一支自嶓
冢漢水之北下盡揚州江南諸山咸祖岷山大江出
焉岷山夾江兩岸而行一支爲江北諸州邑一支分
散爲湖南閩廣盡于兩浙建康又一支爲衡山盡于
洞庭九江之西一支度桂嶺包湘源北經袁筠之地
以盡于廬阜一支自南而東則包彭蠡之源度歙黃
山以盡于建康又自天目山一支盡于浙江江西之

山則咸自五嶺贛上來其山一自南而北故逆也閩廣之山則自北而南順也其一支又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閩粵

夫崑崙既爲中國羣山之祖乃古今曾未有目見崑崙山者太史公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甚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醴泉華池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蓋其疑也夫太史公足跡徧歷天下山川一據目見惟崑崙遠邈不可到故訪諸張騫乃張騫則又未見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三

九 地理

徐天祐曰禹未兩至越其至越在會計時非治水時也禹貢記南方山川多與今不合禹治水時未嘗親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而禹貢乃云十有三載乃同或以爲通絲九載言之馬融曰禹治水三年而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州平兖州平在舜受終之年則禹成功直三四年耳吳越春秋謂勞心焦思七年功未及成乃東巡登宛委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理假令禹治水七年後而始得神書通水理不已晚乎諸若此類蓋傳疑尚矣夫以中國東南人物之區足跡可到禹以未經其地而載

之且譌矧環海數萬里外人跡無能到如崑崙者而欲無訛得乎

佛藏法云須彌山生四龍崑崙特其南支而葛綏翁贊之曰須彌山是天地骨中鎮天地爲巨物四肢分作四世界惟有南龍入中國須彌山豈卽世界品所云妙高山者耶不然何品中乃不載胥彌山也

予於崑崙歷稽往牒通無本根西域志云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卽崑崙山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隆之莽廊道元水經注云封隆卽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而釋氏嘗爲崑崙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三

十 地理

山著論大畧謂西域于崑崙山粗以佛圖調之言傳調引山海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云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近又推得康泰扶南傳法所傳與調合云自交州至天竺最近始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乃宣爲西域圖以語法狀法狀謂漢來諸名人何在敦煌南數千里不應乃不知崑崙所在論者復書曰按穆天子傳穆王於崑崙側瑤池上觴西王母云去宗周漚澗萬有一千一百里則何得不如調言子今見泰傳非爲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爲無熱

丘尔何云乃胡國外乎是釋氏蓋欲辨崑崙之爲彼西域山也酈道元則謂山海經所稱不周之山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佛圖調之說爲髮髯近之阿耨六水葱嶺于闐二水之限則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走考東方朔十三洲所載亦稱崑崙山在海之北海之玄地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匝繞山東南接積石固西北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近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固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去咸陽三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長萬里形如覆盆上有金臺玉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三

十一 地理

闕元氣之所合天帝君所治處也據此則佛國調與康泰之說是矣何得謂爲髮髯也大諦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爲巨小非爲細存非爲有隱非爲無其所苞者廣矣於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豈少哉至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州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朔十洲記又云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北辰星之耀名閭風巔其一角正西名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崑

崙宮山海經又云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則云此自別有小崑崙非崑崙山也而張華叙東方朔神異經又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員如削下有四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音現教天皇被跡望在無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三

十一 地理

外柱州崑崙山上榮氏法云五龍治在五方爲行神五龍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五龍之跡行無爲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崑崙山上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一萬二千里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也至如淮南子所稱崑崙山則大歸與東方朔十洲記類皆言神仙所往來天帝所居蓋怪誕不經至云禹掘崑崙以爲下池而不知禹跡未到崑崙也禹亦傳聞有此山耳夫書之可信者宜莫如聖經禹貢謂河出崑崙卽如洛書亦載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釋氏西域傳音去又云河自蒲昌潛行地下

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然則史遷烏觀所謂崑崙非漫語也而釋氏乃又有謂崑崙山爲胥靡山者

王子年拾遺記直以崑崙爲須彌山蓋傳會于胥靡之音近而未深考佛藏又有四龍之說爾 國朝星槎勝覽載有崑崙山節然瀛海之中與占城及東西竺峙相望山高而方山盤廣遠海人名曰崑崙洋凡往西洋販舶必待順風七晝夜可過俗云上怕七洲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此山產無異物人無居竈而食山果魚蝦穴居樹巢而已星槎勝覽出永宣中費信隨中使鄭和往諸番國開讀所睹記其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三

十三 地理

書又言賓童龍國與占城山地連接有雙澗水澄清佛經所云舍衛乞食卽此地目連所居遺址尚存走謂此之所記崑崙山豈崑崙乎必非也名偶同耳泰山有日觀月觀衡山七十二峯亦有日觀月觀魏莊渠云乃衡山不及泰山者以泰山正當卯位尔泰山凡四觀曰日觀者觀子如日子未出也曰月觀者觀月于已沒也曰長安觀者西望秦蜀諸山也曰越觀則南望會稽諸山也唯當卯位是以得盡四望故云小天下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耳然則泰山爲五岳之宗

固以所當^去之位殊哉

山有形體峻層可陟水宜洩泛濫末可底止足不能任故尤難窮鄺道元曰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爲物之先也玄中記云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及其氣流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寓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冲而盡其鴻深也由斯談之天下惟水最大矣蓋環海內外悉水也乃贊水之詞泰山獨得而同之始知環海內外山之至尊無有如泰山者昔人以至尊並至大夫是以曰登泰山兮望遠海若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三

十四 地理

崑崙雖尊大然事涉有無故惟託之興^去寄曰登崑崙今食若英莊子沃焦之談儒者多信之云有一石方圓四萬里當尾閭洩水處海水注之靡不焦故名沃焦以故萬水注之而不盈也屈原天問云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楊用修謂水由氣而生亦由氣而滅今以氣虛物則得水又以氣吹水則可乾由一滴推之大可考原已歸墟尾閭是水之大窮盡氣之大升降處山海經云汜天之山赤水窮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音殤塗之山青水窮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成山甘水窮焉是

水咸有窮處蓋至此化氣而升不必至歸墟也

莊子曰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風之過河也有損焉夫風日皆能損水但甚微而人不知覺耳若裸衣於日中標濕於風際則立可驗此隨時而消息覆杯水於坳堂則立而磨洒激泉於焦原則立而涸此隨地而消息也蓋二氣迭運五行更勝一極不俱備一物不獨息其指何地為歸墟邪釋古委切水蓋也

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實惟無底之谷莊子謂大壑為物注焉而不滿取焉而不竭則亦歸墟之類也而要之衆流有窮窮則變變則化氣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三

五

地理

而升以歸于無無又生有有又不窮此天下正理後有識者知必不易斯言

唐沈汾作續仙傳載蜀華陽謝自然幼而入道凡有名山洞府靈跡之所無不歷覽後師事天台司馬承禎每登玉霄峯卽見滄海蓬萊以為不遠於是告別承禎言去遊蓬萊捨資裝布衣絕粒挈一席以授於海泛於波上適新羅船見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則遠浪相感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為風飄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水如朱又一色水黃若琉璃黃氣忽風轉舫乃

投陽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艸樹香霧走獸飛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石無大小悉是琉璃賈客遽棄別貨盡載其石凡經四色水每過一水皆三虔敬終五日晝夜風帆所適莫知遠近復行月餘又為橫風所飄海師惶懾舟人恐懼遙見水上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海師言是鯨魚楊鬣又晴天忽見氣直上高百餘丈旁若暴風雨此魚腦有井噓吸則氣出如此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須臾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烟嵐若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三

六

地理

也而海師言船人可登山歇泊以候風便俄而人皆登山散步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有樹風動如金石聲花艸薰人徹骨綠鸞霜鶴碧雞五色犬遊於庭際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自然入虔懇伸謁道士問欲何往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去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莫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乃良師也可以迴去俄頃風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乃為橫風飄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然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

積按山海經有赤曰黑黃四水自然所見或是也

此海以外之談也乃若海以內則有三大水曰黃河

曰大江曰黑水而河爲尊以其源最遠也

潘昂霄黃河志曰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勝人迹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眎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惱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

唐氏小辨卷之十二

十七 地理

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水清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騎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普火切測矣朵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黃河入中國凡九折而二折在胡其自陝以上之境皆崇山絕壁

限之故不能爲害而反資其利孟津以下出險固而之夷曠吞納百川其勢遂肆加以土性疏惡故決噴奔潰橫衝旁激

柯九思黃河志序云河源有志自本朝始我憲皇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者皆得于目擊非傳聞也逮世祖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據此河源明矣然崑崙終未確柯敬仲乃援山經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沕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以爲崑崙當九度下流而

唐氏小辨卷之十三

十八 地理

太祖取西涼曾至黃河九度則崑崙歸我職方可知然無明徵即所指大雪山亦疑出元人傳會器世界品之大雪山以爲前世所未能窮二天山水皆入我版圖實則崑崙尚涉疑貳觀其援引遷就不能如河源歷歷具指可逆而知已

夫江涸爲稱大于天下哉古傳江出岷山不知其源實從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自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又會之至涪州而

黔江合南夷諸水又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又會之然後入峽以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下黃州四十里而東則會之者巴河又自是下九江而會之者則彭蠡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皖之所受淮西諸水會之夫然後乃總而之海畧計天下之水江滙其半矣吾聞江源出如窺乃能湯湯浩浩雄方夏而無與爭大夫音吠非以其所受者衆哉

魏尚書校曰長江萬里人言出於岷山而不知元從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三

九 地理

雪山萬壑中來山亘三千餘里特起三峯其上高寒多積雪朝日曜之遠望晃若銀海杜子美草堂正當其勝故其詩有窓含西嶺千秋雪之句

江惟源遠萬里諸水會之衆是以勢成雄深風濤變在須臾卽有巨如洞庭彭蠡迅如徐洪淮浦而涉之者終畏大江則以諸水深淺參差淺或水不踰尺未若大江兼巨迅以闢雄深綆之不得其底於風鼓易爲力而手足難爲支耳錢唐江面亘亦未讓大江然乃風濤若無足深畏則以源短出不越新安二三山會之不越蘭溪桐廬二三水自新安而下三百餘里

至于巖瀨纔深深又未踰尋丈僅僅巖瀨上下百里間則水之積勢淺而風之震蕩難爲力也

黑水爲天下大水竟未知所從出釋氏謂崑崙山頂有阿耨大池水流四面出東南流入中國爲黃河其三方流者爲弱水黑水青水然自前諸儒如鄭孔馬端臨言之皆影響唯杜氏通典載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彌河合流而東號曰漾濞水又東南出會州爲盧水謂盧水卽黑水也地理志曰盧水出北平則又似踈闊而闕駟應劭乃又言是酈道元謂盧奴域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三

十 地理

流水色正黑俗名黑水池或云黑水口其說亦近附會惟楊用修謂漾濞水在雲南大理之西俗訛漾濞爲漾濞而三危山在雲南麗江以爲與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之文合迄今雲南昆明縣官渡尚有黑水神祠可爲証也而徐問云黑水自西夷出漢張掖郡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則亦與用修同

林氏曰諸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水經曰漢水又東黑水注之酈道

元註亦畧惟曰水出北山東流入漢至註河水西南過高梁則又云黑水出黑山西至註奢延水又云赫連龍昇七年於是之北黑水之南遣將作大匠梁公叱干阿黎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統萬城又東黑水入出奢延水黑澗諸葛孔明有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而庾仲雖言黑水去高橋三十里尔雅云山銳而高曰橋按奢延水又東有走馬水水西南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有橋山豈即高橋耶然此皆言黑水之流源竟未悉又與用修所云不合由斯觀之彼謂黑水出崑崙亦猶曰河出崑崙同一遙度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三

壬子

地理

語耳唯元葉隆禮作遼志似有據云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內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于此金志云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其山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離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抱婁元魏所謂句吉唐所謂黑水靺鞨其地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舊云粟末河至遼太宗破晉乃改名混同江江深二十丈餘狹處可六七十步濶則至百步

長白山之巔有嶺嶺上有潭周八十餘里其水南流至遼東朝鮮國爲鴨綠江循江而南以入于海北流爲女直之混同江經金會寧達五國頭城北而東入于海唐書東楚列傳所云馬訾水是也

此所稱黑水與往牒率不合然非傳聞也卽其源不能與于崑崙阿耨之奇其實自可與星宿海並載良由長白山介在西夷女真自漢而前未通中國人見黑水從西來以爲崑崙在西遂云源出崑崙耳竊憶黑水出混同江後流分或亦不啻一處

昔人謂海潮應月從陰之類也故月初出則潮初上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三

壬子

地理

月卓午則潮滿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此往牒所共傳故老所目見而丘處機長春則言嘗較東萊與膠西二地其陸道相去不過二百里許以水道迂曲亦不過千里許耳而潮信不同萊北潮上卽膠西潮下膠西潮上卽萊北潮下比到南海約近萬里據大體北海潮上則江淮以北皆潮滿南海潮上則江淮以北皆潮下豈大海水盈縮不同自尔耶如此則亦不可謂應月矣然錢塘之潮錢鏐能引萬弩射之退此其故又何也凡江浙欽廉之潮悉有定候而寰宇記載瓊海之潮則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其潮

之大小唯隨長短星而不係月之盛衰今大宗伯忠銘王公瓊人也予問之良然

程子論潮謂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至月出而潮水復生斯豈特明于潮汐之理其深知天地盈虛消息之故哉莊生所云日過之有損不幾是乎彼沃焦歸墟尾閭之談可無辨矣

夫水者萬變萬化所爲託始也以故其變靡常睹之者往往駭其難窮比如井以上水也而王逸少十七帖有火井此以問周益州者蓋指蜀臨邛之井今嘉定健爲有井正德中火繞出楊用修所目見謂其泉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三

三

地理

盡油熬之然人取以爲燈燭素問云澤中有陽燄如火煙騰之而起于水面今從棧道入蜀有天橋橋爲石生成亘十餘里兩邊下臨皆無底之壑橋前皆巨石壁壁有風洞風出烈甚人與馬行少不戒則吹仆又越之雁蕩山亦有風洞二一在大龍湫絕壁無能試而其一則在照膽潭上之路側石崖中洞大如斗而風則自洞之口出附口處艸皆外偃牧羊小兒皆言以手向洞夏可取涼冬可取溫友人黃觀察仕貞與予言曾冬經洞下自試之近手處若向火凡此無足異良以山澤皆積氣而成

之積爲溫積極則

爲火若風與澤中之火則陰積之極而陽生也蘇子瞻遊金山二鼓時見江心有炬火此澤中陽燄也而或以爲鬼物失之

楊用修云水者五行之首萬物之宗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於東風解凍終於水澤腹堅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又如六十花甲子始於海中金終於大海水由斯而觀水澤之堅者豈卽所謂海中金耶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又不息蓋天地間變化之道不越此

魏莊渠云水氣旺則水形涸水氣涸則水形旺北方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三

三

地理

水位也水氣旺於北土剋水而水少南方火位也火氣旺於南水剋火而水旺此天地自然相制之妙故河在北而形狹江在南而形闊寧獨南北爲然以四時言之水氣旺於冬涸於夏故夏間水漲冬間水消凡五行皆然也然火旺於夏其燄不揚火因於冬其燄反烈洞燭此之故五行之政無難修矣

層家謂天道日月星辰數百年會差予謂大地河山亦然如泰山從古黃河南也然自宋元故道淤河徙而東乃今泰山黃河北矣烏江楚霸王廟舊志和州江中去岸五里今乃廟在陸地去江五里金山宋時

在江北岸地與瓜步接今則山在揚子江心呂梁古稱懸水流沫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而予以隆慶丁卯年計偕北上過呂梁猶見門限隴子夜又諸大石在河之中磨盤牛角黃頭雙幫諸石在河之右而在河之左者巉崑嶽欽盜不能以數計其水平泮湯沸下而觸石衝磯浪湧波翻舟人畏懼必覓土人習於其水者授之執柁紆迴避石上下又僦夫數十引纜上

聲則共拽下則與挽其難也如此後五年而予復計偕則砂淤土塞石不復見又二年而水大溢盡沒民居水退地漲起一丈神祠民屋之高者僅出檐欄于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三

主

地理

是建瓴之勢改爲平水安流而呂梁無洪矣假令後數百年而執懸水流沫之文尋討呂梁寧肯信其舊耶夫之數者其大也若彼幽隩小區變徙寧可勝道亮夫地道變流靡常滄桑之說非誣有如泥圖經而疑河山于今日是信滔天而不知禹之天成地平也則奚以異于操瑟而膠之柱乎知變化之道者其必不然

泥音

近者郭黃門使琉球著有琉球錄言今琉球山川不啻與杜氏通典所載悉異即與永樂間使琉球者所載星槎勝覽亦多異勝覽載其國山形合抱有翠麓

大崎之高登今錄稱無之勝覽載其田沃穀盛今錄則稱沙礫而不碩勝覽載其氣候常熱今錄稱雨過遽涼亦有霜雪勝覽載其造酒以甘蔗今錄稱以水漬米謂之米奇其它不合者更夥竊計中國山川氣候物產與時代更變而異亦若是耳

唐氏小辨

卷之十三

主

地理

唐氏性理小辨卷之十三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四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造化辨四 神鬼 生死 妖怪 異事

神鬼

夫天下何物無鬼神自天神地祇而下風雷雲雨山嶽川瀆皆有神焉人死而靈爽如在或以夜號或以晝見則人之鬼神也若夫鳥獸草木樹石歲久爲妖則鳥獸草木樹石之鬼神也此犹有生氣若居屋堂

詹氏小辨卷之十四

神鬼

廡門廁亦有神焉此何說也皆陰陽之氣歲積而盛致然即聞其無人然天地之氣曷嘗不日充斥其中能爲神鬼宜矣亦所云熏蒿敲蒸而生者也祭義言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合鬼與神爲教之至諸儒見夫子贊鬼神德盛遂以神盛鬼盛之盛讀如字非也夫言德盛氣盛是也若言氣爲神盛魄爲鬼盛却費解走謂盛當讀平聲如伍員傳盛以鴟夷左傳旨酒一盛喪大記食粥于盛楊王孫盛尸入地之盛音承載也言神非氣靡所載鬼非魄靡所載也教即訓理合鬼與神曰教之至與邵子一動一靜

詹氏小辨卷之十四

神鬼

天地之至妙語意一也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是又因上文而釋鬼所以爲鬼楊王孫曰鬼之謂言歸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蓋本此也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則釋魄曰其氣發揚于上爲照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則釋氣與神注疏陰讀作蔭而解爲于土非也蓋地濁陰也下陰即所謂泉下也解昭明謂爲精魂上升神靈光明是矣至解焄爲香臭蒿爲蒸出謂物或香或臭蒸而上出其氣蒿然非也夫焄爲香臭之氣是言其氣交錯紛擾混沌不明蒿則陸佃以爲艸之高者錢氏以爲蓬蒿然蒿有青蒿白葉蒿萋蒿牛尾蒿又繁爲暗蒿蕭爲薌蒿華爲賴蒿莪爲蘿蒿總則爲草之類而可食故曰食野之蒿莊子曰蒿目而憂世之患其注謂蒿細弱陰潤最易悽靡言眯眼塵中也合此數義則蒿當爲易艸昧之意蓋昭明是言其明焄蒿是言其暗或明或暗既微又顯恍惚而不可度思所以使人對之竦然而悽愴故漢書稱神君至曰其風蕭然凡此皆本其人生平用物取精弘多而致神之顯著若此故云百物之精也而注疏乃以百物之精爲言此焄蒿悽愴精氣是人與百物所共同者但人情識多故

特謂之神非也。原夫子答宰我此言與子產所對同。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總是論人死必有知。爾王充乃曰：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能為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用何為鬼？故朽則消亡，荒忽不見，鬼神者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未死也，智惠精神定矣，病則昏亂，精神擾也，擾則自無所知，況其散故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三一 神鬼

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人得病寢衽畏懼鬼，至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如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也。如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而近世郁離子之言曰：使人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既死也而又皆為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總之謂人之死無鬼而無復有知也。乃韓昌黎則謂君子死宜有知，若是小人既死則其鬼不靈，是以君子小人別之。然伯有小人之尤死而為厲能使子產復立其後，此猶在其當年無論也。又如寶沉兄弟構難，丹朱鬻訟見棄，夫匪小人

之殊尤者哉？乃自高辛氏陶唐氏迄于春秋千餘年矣，其鬼尚在能為晉崇能為號亡夫，非釋氏所稱不墮輪迴者耶？彼見何性而然也？夫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諺曰：芳流百世臭遺萬年，豈生人之理即死人之理而靡二致乎？由茲竟之上智之人得天地和粹之氣為極善之精也，精固能既死神靈罔改而流百世下愚之人得天地乖厲之氣為極則惡之精也，精亦能既死精靈恒在而邈萬年此善惡極致之理固然也。是以異學離垢與淨去智若愚無惡無善以故能離神錄鬼籍而超最上一乘以立玄虛空寂之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四 神鬼

界不然，即神靈流百世遺萬年均不免於為鬼為神。此天地常理，乃聖人亦與衆生同其常耳。聖人能出離生死，否曰聖人非不能出離生死，只為有生必有死，理之自然是故，因其自然安其必有其以壽為福，則同乎人情之常，其不以夭壽貳心則得我心之正是之謂得正而生也。夫生死亦猶之晝夜爾，晝而心安則夜而夢寧，死則夢之大者也。夫是以知聖人之死之安，蓋即于夭壽不貳中見之外，匪有異術也。釋氏若弘忍禪師見虎而怖，曰：為有這箇在此，猶是動心於生死，屬賓國王秉劍向師子尊者

曰已離生死可施我頭曰吾非我有何怙于頭任王斷首此是不動心於生死然猶未可謂之出離如釋迦雪山打坐不知惡待在傍而惡待馴哥利王欲害不能而哥利拜此乃爲能出離耳又度人經載安忍太子初入人鳥山修行惡待張口開牙欲吞太子仰天稱名虎狼迸走此雖涉意猶勝弘忍唯妙喜手眼還生刀杖段折則齊肩文佛然皆詭正異常奇而不理

二氏分明爲生死動心故忍心斷情欲去倫理絕謝人世以求出離聖人但求無忝所生曾不動心生死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五

神鬼

雖無心出離却乃出離之至

天常地常各得一清寧而已聖人得此之常則精爽亦恒如之惟天地盡則盡耳夫是以曰常在常鳥得有滅

關尹子謂五行之運因魄有精因精有魂因魂有神是也但謂魄從魂升爲神魂從魄降爲鬼此與夫子之言異矣然彼云魂從魄降豈所謂衆生衆死者乎魄從魂升豈所謂上仙上昇者乎

由上智下愚不移推之恒人而死卽有知須臾亦散耳若恒人而稍異者得天地之精雖少然既有少得

死亦必須臾不散惟昏昧冥蒙之人固應一死便休以生存無靈智之根也生既無是根死何處得復有知以故惟其魂氣所之亂爲牛馬雞犬彼至惡之人應自有惡人才識與冥蒙不同故死而亦有知如是方見爲幽冥死生一理

若夫山川鬼神以名山大川精氣鴻大凝積致然故人祭之祭之禳之亦須凝積精誠之極乃能感通能感通卽爲享不能感通卽爲不享

夫氣之在天地中雖沆茫滄鬱塊圪無垠要不外夫一明一暗暗卽其幽也氣惟無所積斯已爾積而不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六

神鬼

已必凝聚變化而成物蓋積盛臻極而必變者其理也至夫極之所爲能變則其靈也靈卽真精氣之所爲不固之氣者彼明者旣已變化而成人物則其幽者之必變化而爲鬼神亦又奚疑故昔人語神鬼曰神物鬼物又曰有物曰異物皆言實有是象非慌忽也良以天下無物無對鬼神亦人物之對也至夫氣之明者其中又不能無善惡純雜之分則人物邪正醇駁之所爲異也氣之幽者亦然今人間鬼神固有聰明正直爲福君子者亦有凶厲邪枉爲盜賊助者此雖由人善精惡精之所感通亦各從其類也

稀者反其所本始其說亦自吾心身本來始念積至精微無毫遺漏故精能貫徹幽遠而及先祖所自出故曰之于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所謂義之深遠當未出此要以聖人所爲立祭祀之意則不出夫子所以告子貢者蓋明言死爲有知而祭之則惑民以死爲無知則人忘其先故以有無之間立祭義不以人禮事之而惟以神之禮禮之

謝上蔡云嘗見明道祭享鬼神則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亦以此爾

詹氏小辨卷之十四

七 神鬼

自走言之以爲有知不可以爲無知亦不可此中有妙理于若有若無之間故曰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神在虛空中布塞充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今道家書符召將誠不經然有行術道流用之亦多驗要其旨則曰用自已元神今以祭祀鬼神與名將鬼神參訂鬼神之情狀可知也

武王祭告名山大川其詞曰唯爾有神尚克相予去聲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則恐不但是聚已精神而已孔子曰我不祭則已祭則受福鬼神福善善莫大于虔

共虔共固受福之基也要以名山大川神靈棲焉其敢曰山川何知若曰山川何知而吾藉以聚已精神此念已是貳參不虔孰甚焉是蘋神也

昭王問於觀射父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同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惱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視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別切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

詹氏小辨卷之十四

八 神鬼

宗廟之事昭穆之世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明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事鬼神者能通此義則禮所謂

祭不欲瀆之爲瀆，無祀無福之爲瀆，無常享享于克誠之爲誠，皆不言而心可領也。

如河神乞子玉之弁，江使遺鎬君之璧，是神與人瀆，故以爲將亡之妖孽。未幾子玉辟，始皇崩。

張晏等以鎬池君爲武王謂始皇之惡如紂，故江神以璧遺武王爲信，欲以伐紂者伐始皇。此大鑒要以常理言，怪則不待深求，而其旨自可識。蓋怪亦天地間所常有，緣無故不出人，遂以罕見爲怪耳。且夫鬼神者，旣以假人之精神爲精神，則豈甚遠於人哉？今只以人理求之，則始者二十八年始皇渡江，沉璧而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九

神鬼

神受之者以斯時，天人尚有秦心，故受以示享也。今三十六年當秦將亡之候，天人心先去矣，故還璧秦，使示不享也。而神已絕秦矣。秦都長安爲鎬，故邑而秦又以水德王，故稱鎬池君。今鎬池在長安西南，曰爲吾遺鎬池君，江使致其神之命于始皇也。復曰：今年祖龍死，則江使私布秦使之言，見神遺璧之本意也。且璧旣置，秦使爲遺秦君明矣，而何以曰遺武王哉？然則是年星殞化石而黔首或刻曰：始皇帝死而地分，亦鬼神假人之手以刻耳。乃人則莫之刻而刻刻之，而自不知已。

史載光武避王郎兵，欲渡滹沱河，無船，河水立合，人馬遂可過。石勒擊劉聰，欲濟大碣，河水立泮，舟遂可往。代王什翼犍擊劉辰，至河，河水未合，以葦絙約流，漸俄而水合。恐未堅，復以葦水葦忽相結，若浮梁，遂出。辰不意大破之。金主旻次混同江，無舟得渡，使人乘赭白馬導前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旻濟使舟人測其渡處，不得其底，夫深之倏淺也。流之倏水也，水之倏泮也。四事千載同符，伊誰爲之？天地山川鬼神之爲之也。夫三四君一時首出，御世雖未有聖帝明王之德，然而異於尋常。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十

神鬼

遠矣。語曰：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殆謂此也。若夫舜之實井而得旁空，周公之蒙譏而有風，拔木又曷疑焉？要以中和致極，金石可通，矧天地鬼神之靈乎哉？卽達人鴻生貞夫曠士亦往往有天地鬼神之助，矧英雄開創之主哉？

人又有死而爲神理鬼事者，有死而能以其神干人祀者，則予所聞如目見者。二國子生張伯高，閩人，與吾同舍，卽徐朝直善萬曆十六年八月病，店忽語家人：玉皇召我治東海官，未甚大而權可方人間御史。每歲魚蝦，吾主之，家人驚訝不信，曰：何不信也？夫人

病而將死口未有不臭者今吾口出香氣何不嗅之
嗅之信有以老母故留之者曰吾豈不念此頃吾已
屬使者訴帝求終老母而與馬從官在戶鐘鼓管籥
在庭皆迎我也後三日使者還報曰吾不免矣可遣
人報徐銓部公爲我言別也遂逝閩林紹用者吾故
人孝廉偕春子也以萬曆癸未成進士授茶陵州知
州年纔二十二耳既履任而出過鄖陽山下忽引佩
劍自斫頸輿還從者以故告急于鄖縣令而求金瘡
藥鄖壤與州接近以良金瘡藥聞令則吾同郡江來
岷伯宗也伯宗立致藥而瘡隨愈紹用自是不復食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十一 神鬼

端坐待父至語父兒本鄖陽山神託身于膝下今陽
數滿矣當復還爲神大人不信視吾巾笥中少時曾
刻有鄖陽山長圖章在父檢巾笥中果有遂瞋鄖陽
山神者土人所稱鄖陽仙也先二十年常顯大靈神
于茶陵茶陵人祠祀嚴甚一夕神見夢于土人曰吾
以某日入閩矣自是不復靈顯遂廢祀至紹用死之
日神忽降一男子而語人曰吾已還山若等宜奉我
祀復大顯靈神茶陵人計紹用生之年月正與神見
夢之年月合時余在楚已聞之明年予與伯宗同轉
南署問之信夫神旣已出世爲人又不竟世用一登

第一拜官卽反爲神何也

吾徽之湖陰路中有山市名曰晏公堂堂已頽而遺
像塵蒙雨洒無復香火吾休程氏子落莫甚盡典家
產得二十餘金過晏公堂而悲之嘆曰神之落莫猶
我也神倘有靈能祐我吾爲神新祠言訖忽委頓而
假寐神前夢神語之曰子往市白糖吉則之湖陰白
糖賤甚如其言買之後數月利市三倍復以賤買貴
賣年餘至金數百乃爲神構堂香火復大興時先大
人在湖陰見程氏子言

柳子厚刺柳州三年一日謂其部將魏忠謝寧等曰

明年吾將死旣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後果如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十一 神鬼

期死及三年而神見于州之後堂于是魏忠等立廟
羅池祀之廟成大祭又能禍李儀之侮慢以驚動其
民人使之虔祀崇事罔敢有射音亦思則戾之永食于
柳豈柳民之意蓋戾自干之也若夫無干而民自虔
祀不待死後而靈異茂著于生存則有同邑吳君
吳君名成器以吏員領會稽尉在邑禮士愛民勤政
奉法以賢能著稱無何倭奴寇吳越吳越百姓荼毒
君夙曉兵機身當矢石算勝不遺餘策所得賊輜重
盡散士卒士卒甘爲致死力故能所至克捷屢立奇

功起東賴以保全遂超格擢郡通判百姓各立祠
像於所破敵之鄉及倭平君歸三十餘年所矣而
會有他適舟經祠前時君微服百姓少年不識爲君
君見百姓祠事甚嚴入而祈籤問筊相踵因問此君
豈亦有靈乎民曰靈甚凡我百姓疾病求謀靡不祈
公有一父老見而疑焉規知是君于是徧呼各父老
雲來爭進酒餚上壽君爲舉三爵嘗一嚮登舟去夫
君尚生存而謂越之祠像靈顯豈俗諺所云信之卽
有乎抑其山川鬼神憑之而食也嗟夫靈顯何疑焉
當昔寇之方來君所圖謀殄寇精神之著存越民豈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十三 神鬼

不至切越民方苦于寇其精神凝望君之威力又豈
不日如餓者思食幸以剪平君雖還故鄉然每一日
間精神寧無片刻以及越東百姓卽百姓思君功德
覩君祠像精神寧不日如對君此之默感潛積曷所
不通靈顯又奚疑焉君誠不欲以祀于民民其能忘
君哉夫君起家一吏員耳詎有風雲日月之資而所
在人祠事之今吾儕科甲之爲民師帥者恃已出身
罔念困苦荼毒內以巧智剝民之財外以誦詭干民
之譽視百姓若奇貨指官司等置郵暨以奔趣而得
超擢勒民爲之塑像營祠不則懼以後禍其民面諛

而心終仇外憐而私莫禁以故于旣去之後刳其目
睛斷其臂腕唾罵入當其前尿溺故穢其座畜犬豕
牛馬其中以與之俱居不十餘年諸事瓦解祠摧爲
薪以視越民之祀吳君寧不愧死然則士何出身之
能限其生平哉仁則榮不仁則辱由各自致爾已

生死

張學士洪陽云天地以氣交無情故造化常存
人物以情交耗氣故性命生滅無休造化至靜人苦
不靜造化自然人心便不自然又云人之生也賦質
而有必涵至虛而神虛藉有藏質資神運可分而不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十四 生死

可分者也然有形終壞有情終歇迨其敝也神以形
勞有將虛累若火發木焚薪窮焰熄浮漚泛梗飄泊
生死苦海中莫能自出欲與天地久長非所聞矣蓋
人生精氣勃勃只求炫露以自發泄竭而後已
譚景升論爪髮云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
髮可截而無痛蓋榮衛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
筋骨爲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爲之痛所以知喜怒哀
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爲形所昧形爲我所愛達此
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其論生死云虛化神神化氣
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

老老化死死復化為虛虛復化為神神復化為氣氣復化為物物化化不間猶環之無窮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

惠能將離世以語其徒其徒皆涕泣能曰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嗟夫惠能所云去處者何處此處只惟一不動心耳故復說偈曰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意如聞生而喜聞死而悲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五十一生死

此悲喜皆動之諍也此諍現便知為生死限定此隨生死滾跌者耳惟無諍則無動方是圓妙周通無處不在乃能千百億化身生死他不得

釋氏地水火風之說以魂為火風魄為地水人死火風先散則不能為崇地水先散而火風尚遲則能為崇

幽司地獄之說桓玄嘗以詰遠公云吾人四大之體即地之水火風也結而成身雖託以存而其理天絕豈惟精麤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亦無害於神亦猶滅天地間水火耳之言大有理第予觀古人盟

誓一以要平之於神則冥司之說不可謂有恐亦不可謂無昔王徽之與弟獻之俱病焉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音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後月餘徽之亦卒或問有斯理乎予應之曰有若無斯理則周公當時何請以身代王今觀金滕祝詞蓋申告太王王季文王以請命于帝理誠正矣然使冥冥之中竊焉忽焉則請命胡為哉聖人不言之中意固可默識也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五十二生死

釋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于精神則常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

孔子適衛望見林類使子貢往訊之叩以死期將至若何而樂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予味此以為輪迴之說必自古有之非創自林類亦非創自釋也

朱子謂大鈞播物一去便休無死而復入地獄之理然如王輔嗣騁辯於陸雲史彌遠屬事于家衆崔少府命壻于鬼女鵠亭婦雪冤于刺史亦可謂一去便休者耶一去便休蓋彼壤壤卒歲昏昏致齒諸人然

爾亦有本明之天生平清耗未盡或能存于十之二
三或存于十之四五存于十之六七此其人死去翌
靈所之亦應以生時存息之深淺爲死去存滅之久
暫故有死而數十年精爽猶存未滅者有數百年未
滅者有千餘年未滅者如此者卽未能於生死盡離
如聖神人然其靈明之所修存真元之所積儲與衆
殊矣是以彼所未滅者雖以久極而會當精爽欲散
年數欲盡之日必猶能自作張主復從借胎因聚接
散藉彼存我令神爽復凝年數再起託後生之身修
前緣所未了又延他日過去數百年此在吾徒則孔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十七 生死

文舉之再爲蘇學士鄧仲華之再爲范淳甫謝康樂
之再爲邊羅漢張翼德之再爲岳武穆在釋氏則永
禪師之百年餘爲房琯種松道者之速去速來爲大
醫大士圓測和尚之三生爲天竺牧童釋迦前身之
念過去五百世爲忍辱仙人皆能知去處于既死知
來處于復生不隨物化不與數盡卽不無迴還之苦
視彼隨生隨滅隨數隨盡之人已相萬矣如此等人
或再生而修仍未了則不能不有藉於三生四生之
復修又可知也曰何也以彼所存能常知也能常知
故能自作張主假令其復修之日儒而躋之上聖釋

而超之最上一乘老而登之上八洞仙斯則靡而事
于張主而自罔滅已

陶弘景辨三氏生死離合之異于朝士亦未甚參竟
但見大槩爾其言似非已得道者至其與梁武論書
却是既得之言于書法大自了了大歸生死之際至
難言也

夫欲知死去光景何似只觀其人生存時氣象其死
去可知也予友人黃叅軍秀民字毓初生平質實而
靜宦成都府出署縣篆六月酷暑按君過以勞瘁而
病死去竟一日二僕與一從子夾而呼之云始死去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十八 生死

景象熹微尚微聞呼我聲也已而寢晦如五更霧冥
冥境界則絕不聞爾時心中念言吾今雖已死而僕
輩不忍死我必呼我然而不聞呼者幽明之道別也
如是去見有路甚明旁無人家亦無林木山石亦不
見有鬼判相追隨亦無有恐怖行行計四五十餘里
許前光忽復熹微則又微聞有呼者聲少之大光如
晝則聽呼者在身兩旁自知甦矣而口與眼尚弗能
開少之口開又少之眼開又少之乃能進湯能言同
年稽職方爲人嗜奇而性豪蕩在京師死去十七日
則不知爲死也而云浪遊山海見海上大舟舟人招

之曰登我舟二日可抵汝家鄉稽疑不敢登而走
一院宇中皆罪人恐而登樓樓上有老嫗謂曰此非
人居吾開一門引若出而甦張明府性如職方為孝
廉時計偕過桃源風浪觸舟桅折驚死去二十四日
亦不知為死也而云登崑崙觀黃河源竭力疏導河
決懼將為中國禍患而經一神祠自起登神座神推
之出甦皆親與予言夫之三子靜躁生殊而死去之
象宛如其生時假令三子不甦而其死不可知乎又
予友人臨海王觀察茂洪有族之奴死去五日而甦
王親問之奴曰吾死去不知為死也但急懷復走亦

詹氏小辨卷之十四

十九 生死

不知走為何事也走而之海濱見母屍產將往化為
小屍而遇吾土神拽吾起曰汝不應化遂甦嗟乎茲
非其昏昏壤壤者歟然則化屍化犬非必一一有幽
司主之彼之薄遽貿亂不能知自張主而遇屍化屍
遇犬化犬奚疑焉

先君病革大兒萬善問見有鬼判否曰無所見但氣
寢微此吾將盡時也兒勿言與吾少靜以還大化先
君生平勵行誠一不肯少貳其心以故臨歿明淨與
賢聖之死同

夫惟死時之理既生時之同以故季路問死子曰未

知生焉知死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北齊邢邵以為人死還生恐是為蛇盡足杜弼曰物
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
獨致怪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
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
不之此乃形墜魂游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
不之若他全無之將焉適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
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
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
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邢理屈而

詹氏小辨卷之十四

二十 生死

止南齊李士謙因客不信佛家應報而諭之曰積善
餘慶積惡餘殃非休咎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
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
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魃為黃熊
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
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鼃宣武為鰲鄧艾為
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祐前身為李氏
之子此非佛家變異受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
有松栢後身化為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
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亦不能難而止然予檢譚

景升化書有云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則自無情之有情矣賢母化為堅石山蚯化為百合則自有情之無情矣大諦萬物變化不能以一槩論固有其然者而不然者亦多唯氣所之唯之所化爾

漢高祖臥人多見其怪異此非謬也其母夢神人降生受生良自異耳近世王文成試于鄉是日棘園有一長人從天下大呼曰三人好作事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及寧藩之變胡首事孫死事王成事三人皆越產同在棘園中並以是年舉于鄉是知人間事業于其人受生之始已係之矣若謂無鬼神主之彼長詹氏小辨卷之四 主一 生死

人胡爲乎來哉

嶺南唐文燦爲諸生時徙其鄉之土地神祠一日坐齋中忽有老者入而大呼曰唐文燦吾始不知謂汝有大官頃查乃廣西僉事爾有何大官而擅徙吾祠言訖不見唐後舉進士歷官至四川僉事自念其地非也而之官尋謫復由郎署轉廣西僉事唐不欲往會其知友吳出撫廣西曰有我在若往何憂經大察已免矣吳忽物故當事者遂以拾遺去唐

舉人山陰車應祥吾友也而魁然七尺以長別五載而黃僉憲仕貞從山陰來予問車與居曰死二年矣

死而爲閻浮提王何以知之曰頃予鄰人死去三日而甦曰閻王今是車君見我呼曰若非吾鄰人沈某乎若尚有陽壽已而引其人前具問家事嘆曰吾雖居此位然弗能相顧此地非吾土也吾暫署此爾後三月吾反吾土與此隔二千里無復鄰人來不能得音問矣幸語吾二子努力讀書幽明塗隔吾不能爲若地也語訖遣還此其事若近怪而言實近理只以人間之常驗之假令死而有知又能相顧則死去和父誰不欲脫子孫于貧賤憂苦而富貴樂康哉是刑賞予奪天子不能專制地上而鬼與人爭衡曰日矣詹氏小辨卷之四 主一 生死

惟不能然故曰人道邇神道遠至如黃裳葬骨致劍報德魏顥嫁妾結艸抗師與纓斬河神而戰敗祀復黃熊而疾瘳豈不曰人鬼相錯而行蓋其變也亦猶車君鄰人之事可一以責諸山陰後死者哉故知天地間生自生主之死自死主之乃是陰陽分限自然張學士洪陽與予言入京時曾取道遊泰山是夕宿日觀寺夢一人冠帶持狀詞欲入公使人諭之出曰吾翰林官不能受狀詞即受無能理也人曰非求公理但公肯受便免吾子捨身之厄受之詞曰省祭官王某告而寤寤而問僧人山中有捨身事不對曰崖

高視下不知幾十萬丈人能捨身則下有五采雲霓之登天界去公曰有是哉乃命州太守索石塞其往路爲厲禁刻諸石有犯者住僧抵罪刻定發舟去經上下七級忽天大風飛沙不能行乃泊舟土人高別駕置酒酒間道及別駕驚曰王某吾里人今公舟泊處卽其門也王亡去若干年而妻頃病甚僅一子子祈捨身救母今母廖數日間欲往捨身耳公曰君爲吾語王氏子有厲禁不能往矣夫若此者非顧復其子若生時者耶然不能自脫子而須求公則鬼不能干人之柄明矣大諦幽明道隔不隔卽如子入山鬼之力獨不能挽之還而乃以見夢求之公固知鬼之能見夢而已矣

唐氏小辨卷之十四

王三 生死

予鄰居有漆匠吳氏吳氏有女年十二爲人掠賣父以思女而死死去二年其鬼乃得女于歛之澄塘是夜女以滌溺器出見父提燈來與俱還還而將至吾古城神廟止謂女吾不喜過此若從橋出廟前往吾從下涉水會于水南村頭女橋上行犹望見父燈聞父涉水聲浪浪音過至水南村頭天將明矣乃語女吾有事欲去少頃叔至若與叔先還須更叔果至女乃知父死後女嫁夫年七十餘要此亦鬼之變也良

以父憂女死去而精積自致然

萬曆辛巳予宦南豐有言李氏婦之爲厲者婦以不得于姑赴水死死後其家門外及比鄰簷閣時有物作吹角聲如是二年有陰風忽自外入角聲隨之及姑之寢而聲厲然無所見其夫驚愕持大刀逐聲斫之追逼至牆角無路忽作人聲曰勿擊吾某氏婦也夫叱曰汝不孝自死今欲害誰曰吾非爲害者吾饑甚衣濕無可更者故來夫曰前何不來也曰吾外死汝家不祀司門之神不內音納故兩年盤旋門外今幸有間音去得入不出矣汝時時爲忝祀我多焚冥布冥

唐氏小辨卷之十四

王三 生死

衣給我我弗禍若夫曰我先祖歲僅四祀奈何能時祀汝汝第去三日間吾具酒食衣帛祀爾于墓所伏臘祀祖延汝同祀遂去角聲自是絕婦之夫有叔父曰嘉議年老與予善予急召嘉議來問之果如此萬曆己丑歲饑癘疫大作江西南昌城內有一門男女九人並病死人懼不敢入亦不知其死也一日有長者持銀八兩至賣棺所請以八兩易九棺賣者曰必九棺須加三兩其人曰必欲加請同至我家賣者與偕往及門謂賣者曰吾人而取銀君門外候我良久不出賣者問胡不出也有或告之賣者大驚集十

餘人同入見一廳事而死者九中則長者長者腋間有小漆盒內銀八兩賣棺者曰吾願施九棺矣以銀聞之官官以其半給賣棺者而以其半埋葬之同舍即徐朝直與予言朝直南昌人也

予同年馮比部吳門人自言目見閭門內錢二死去三年而憑生僕來家中身僕而聲音與談舉之狀則錢二也其妻不信乃道妻陰事信存時有藏金及券妻不得曰吾爲此來也指示某處是居五月餘亦不出親故欲見必引入內一日語其妻吾去矣身遂仆地少之復起而言則僕聲音也問之吾前路中遇庸民小辨卷之十四

五五 生死

主君置我于一人家曰彼飯汝汝居此遲我我且去問所見何曰我不知爲陰間也見衢巷民居市肆鬻各物與陽間同但許時曾不見有日月亦光明視陽晝稍陰暄見有衙門二其首一衙門送人至有得還者至第二衙門無還矣問所見何人曰獨見盛三以鉄鈎鈎頸懸之首一衙門似無甚害唯俞吏部公則夜又送第二衙門矣盛三者吳中名醫後月餘頸患瘡與口對殊死而生又三月俞吏部良史卒亦予同年也

吾鄰居有余石匠死去五日甦亦云有二衙門病中

見勾拘者與偕往始一衙門則邑城隍也起文送府城隍以起文故稽五日至府城隍門外遇錢公出語送人者吾已爲白矣他當還送者遂釋我曰急治酒饌與錢公來家人詰之曰吾附錢公馬後還過巖鎮饑一店方作腐吾人而食之其所作化爲水以我食也家人不信曰我尚識其店當與諸兄弟持豆往酬其家不然其家見腐化水必驚也問錢公今何在曰公至古城則遣予若先往矣吾赴流塘詹氏宴即過若是日爲正月十六吾族額設酒祀錢公家人乃急市肉殺雞方熟而錢公之神果從吾家來過錢公者庸民小辨卷之十四

五六 生死

吾鄉都神錢將軍也唐初有保障功死而刻木祀之神位配享其主汪公于古城巖而木像歲周吾都內像背有署曰貞觀十年刻多靈顯石匠後六日果具豆一斗同諸兄弟五人往巖鎮店家問之某日汝家作腐化爲水是不曰是也曰此我食去爾今還若豆店家大駭怖以爲鬼也合家男婦前而跪叩首願設大齋懺度其兄弟具告以故始知生人也乃受豆石匠家在易山背予讀書易山時石匠猶存

吾聞鬼不能言言必假物食但享其氣今西江無假而言者二矣第所持棺值必非腋間真銀必鬼幻爲

銀引鬻棺者與至其家耳不然鬼無形何能持也至夫石匠食腐化水則鬼無質而腐有質納之何所斯鬼之又變已惟久居不見日月閭門之鬼似信

三十國春秋載中牟令蘇詔卒後從弟節見詔乘馬晝日而行着黑衣赤幘黃絲單衣節因問幽冥之事詔曰死者爲鬼俱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與生者接顏回卜商今見謂爲修文郎死之與生畧無有異死虛生實此有異爾言終而不見此雖小說然實鬼之正理

友人同邑金生有光輩與李生善厚李死去五年生

唐氏小辨

卷之十四

王

生死

等思李以鸞機符與已名刺焚李墓前請之李果上機始至叙寒溫如生平云兄生前時誼惟節用愛人一篇最佳今能記臆否李欣然爲終篇無一譌字焚冥錢贈之則書謝賜二字問此錢冥中得用不則書曰得用復問冥中事曰與陽同遂連書家君有事辭生固留不可乃揖而焚符機不復動矣

洪邁記王弼所鞠黠巫云弼秦川人爲龍沙宣慰司奏差至正二年黠巫王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市弼語侵萬里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滕篇忽聞窓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

翼日晝哭于門且稱冤曰兒閱人多唯翁可託故來

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卽壽俊十人爲之徵人旣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臥兄樵未還兒偶步墻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咒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髻其髮纏以絲線次穴割割心少時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爲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咒制使爲奴稍怠舉針刺之感願

唐氏小辨

卷之十四

王

生死

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御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爲父子在坐諸父愼毋洩洩則禍相及言訖哭愈悲弼與十人者皆灑涕備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之縣急逮萬里叔姪鞠之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彙遂獲符章印書長針短針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習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西言萬里弗之信劉子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天曆二年春二月爲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之劉禹步

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鄭生者與語意合又獲耿頑童其歸錢如劉今與月西爲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縣爲成案上府萬里以疾死于獄尚賢竟以賂免初弼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訶之鬼曰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三

生死

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冤已伸翁寧不憫我二人耶弼叱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皆如和卿而鄭與劉不知其里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臥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弼因從容問曰衙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製象錢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于世乎曰數至則散矣頑童善歌遇弼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爲壽弼連以酒

酌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醯代之頑童怒曰幾蜚吾喉吻矣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噫噫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慙而遁月西猶號驚慧時與弼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兄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閨月始寂寂無聞翰林學士承旨李好文卽官中獄案造記而燕南梁載又爲序其事洪乃合爲一傳時弼尚存年六十八耳當洪武四年十二月高皇帝召致弼賜以衣一襲司馬遷云漢武帝置壽宮奉神君神君非可得見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蕭然夫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三

生死

音麗乎形者也無形音何從出哉何周女與神君類也粵自重黎絕地通天人鬼始分禹鑄鼎象物政益備矣後世姦巫帥鬼乃使之瀆亂常經大諦採生諸法多在四隅遠徼用之中土恐未必能古者驅魑魅魍魎于四裔良亦有以彼其地偏受天地之氣邪其入自與魑魅近也卽如今閩蠱演鬼豈能行之齊魯之郊予始讀佛氏書所稱天龍人鬼并來聽法不信以今觀之西土或自宜爾不謂異也然閩蠱役鬼與萬里同乃其鬼不能言唯日任給使辦其家畊耨洒掃諸瑣務周女乃不能給諸事乃獨能言給害人一

事耳。滇鬼給事與周女同，又不能言，則所得法各殊也。周女云：數至則散，豈無所謂輪迴者耶？是無冥司也。無冥司，故象錢靡所用之顧李生、李婦兩鬼又皆云：有用豈周女曾經萬里法咒已與脫離常鬼行逕然乎？難言矣。

由周女耿童、李生、李婦觀之，祭祀之所由興厥旨淵哉。彼其儀物用紙酒酌之地，雖云不以致生致死要其本意，實通鬼神之故，知其用而爲之矣。第以其事不可垂世訓，諱迹而託之言，亦猶夫扶音子產之立洩爾夫子慎三而齋居，一曰：吾不祭，則已祭，則受福。蓋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三十一 生死

明祭之當慎也，是以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豈虛言哉？後世聊以具文，神鬼必有不得其所者。

凡人有不得其死，或強死，迹若誤死，實非能誤，但死便是其命當盡之日。假令一日未盡，不能誤而死也。卽如周女亦其命應得如此死耳。莫之出而出，莫之值而值，卽欲逃之，或反與禍會，卽欲赴之，或瀕九死而免，夫命有所制也。

同年查君志文廉慎而愛人，守無爲州時，大風覆舟，從者三十餘人皆墮水死，獨君得攀中倉之板，有大

罇乃以身納罇中，得無及于水。蓋舟覆則底在上，底凸起卽水不能及，然度無出理，漂三十餘里，忽見有木頭長數寸，旋眼前，卽取木頭，敲舟板，偶當大木排，在排上數十人皆持長鈎，勾取物之漂來者，而聞舟底聲驚曰：此舟下有人也。急勾向岸，斫破舟底，乃得通聲，知爲州太守也。而急出，君君出曰：免死幸也。然印失矣。已而衆推轉舟，則見君被褥又塞一倉，罇中振被印在焉。衆大喜，以爲君廉仁之報。嗟乎！君自命不應葬魚腹耳。彼倉罇與木頭長鈎數十人，豈偶然哉？假令四者而一之不湊，當奈公何。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三十一 生死

于寶傳去聲父有所幸侍婢，母甚妬忌，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寶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言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此不應得死者，雖納必死之地，且久而鬼猶能護持之以生。

今有三人同行，其一人見鬼形，聞鬼言，而二人者卒無見聞。聞其一人見聞者，必將死之鬼也。鬼魅從其類爾。

子畢氏妾清麗而慧，步若乘雲，凌波然。內人因字之

曰驚濤予與內人並珍愛之萬曆甲申年秋夜入其臥內則常若有物絆繞其足獨坐則見有婦人白面立而注視之一夕寢聞窓外有呼其名者三內人爲言之予予謂彼方爲吾兩人珍愛烏得有鬼伯催促事又明年予叨南館畢氏從而房中時見有童子蓬首而立已徙居公署夜若有人推其牀動又房中聞有人行步聲畢氏以此通夜秉燭又若有人掣其被以爲侍婢誤掣而開眼視之婢躬躬方熟睡後數月爲戊子二月之三日畢氏暴卒于南都南都去吾家七百里而遙是日家中畢氏臥室之窓前有物而畫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三

生死

三見則季札魂無所不之之言良信

伯兄未死之先一年于二月秉燭出中庭而有物吹滅燭聞吹燭之聲如人但不見所吹者是後越四月而夜半起豎屋而諸工人與少子所居別屋去兄居二百武餘而諸奴在門下候者二十餘徒忽見伯兄出而之別屋叩戶厲聲呼少子趣諸工人起須臾諸工人偕小子至而不見伯兄返候者疑而內問則伯兄尚熟睡予聞爲伯兄戚越明年冬十二月伯兄卒先妣大漸瞶瞶若與鬼而言者二日亡過數十年老奴婢皆一以呼其名曰若等來迎我也一以授之事

又知隔壁事忽語婦厨下壯奴竊飯壯奴者南庄僕人母也居三里外而婦不知其來答曰無有曰竊多矣趣婦入厨下至而壯奴果在竊飯吳氏妹去吾家三十餘里而遙婦不知其以是日歸也忽語婦吳氏女來歸塗中遇大雨可令人持傘往迓之婦不信已而吳氏妹至果遇大雨又趣亡過老奴掃地婦問掃地爲何曰明日吊客來是夜先妣歿嗟夫此與邵康節臨歿知通何殊哉然皆魂游所睹見爲然爾

昔吾友蟾谿程生母病革二婦夜出春春已將米返而見竹林中鬼火鬼號一聲二婦驚怖米覆地比歸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三

生死

母則死去二婦厲聲呼之甦語二婦吾頃往竹林中望見若故呼奈何驚而覆米故曰魂游所睹見今人將死或先二三年或數月或數日鬼必夜出號于外或號棺所在棺先具無論已至有少年暴卒棺未先具然未死之先其鬼必預往棺所號有棺蓋自揭而起者或有棺內作響聲者暨已死家人倉卒無能辦或借之所親或買乃所借所買之家始知時昔之夜號而揭蓋而響聲者斯人鬼也斯則念慮未起宜爲鬼神莫知乃鬼必先知之何也豈數定受生之始事未至數先默定神固可與知者耶

人有生時無病而現現可指見者俗則謂之生魂爲予所知如目覩者三其一能言乃其人俱無恙後數十年以壽終此則不待假物要皆周易游魂之類魂與魄不相屬固宜變而死也而乃不變死世俗謂生魂見在內無恙見在外者死而予所知則一山行一門外一在廳事立獨山行者越一年得重病門外者未幾以事出亡而已朱子言鬼神生歿之事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理會即能理會得何益身心故子貢問歿者子曰賜爾死自知之未晚波斯匿王慮身將滅以問佛佛曰汝未曾滅云何知詹氏小辨卷之十四

三五 妖怪

滅是以其故未須深辨云

妖怪

夫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陪阿鮭襲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陽處之水有固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怪固天下所必有者若以人不常見也而命之曰無是誣怪也

吾先君有茶竈當戶羣婢具在机上有扇扇忽自向茶竈颺風須臾墜地

吾邑西城許氏屋中有怪拋石而能言問之則對如

響但聲在地底雖不見形然一室爲之騷動召道遺符將斬之反推道士仆地道士名盈跛一足罵曰折腳盈汝有何法乃思誑我于是延龍虎山有漢術道士來亦不能制家亦無他害久之與習視爲恒忽滅

中城金氏大厦成而鬼拋石每日石至滿五六簣如是三年忽已而家驟富至起屢鉅萬

友人吳生欽儀借山堂讀書堂無人跡久矣吳與其友六七人入鬼拋石如雨亦不見拋者如是數日吳心不懾去山堂百餘武有巨石峙度鬼必不能動戲詹氏小辨卷之十四

三六 妖怪

曰若拋石何能攝我惟驅巨石來吾徒山堂去矣言已巨石滾來來十餘武緩徐徐復數武不能復動知鬼力乏也自是拋石息

予在南史友人朱君夜飲故人家半酣與客及僮僕十二人返至淮清橋三鼓矣遙望見一人長一丈有奇披髮衣黃赤脚從西來朱與客避道旁既近腥臭至不可聞已過與客立望不見行塵乃返或以爲朱戚予問是夕客與朱共見乎朱一人見乎曰共見共則何傷後其人皆無恙

族庠生弟文旦當其祖時有黑物人形大亦如人但

無衣冠恒晝見屋內而祖以起富及父盛時不見獨有易山老僧同二行聲者夜半赴其家齋會至則門尚未開遇物在門踞限人形也老僧驚為却步物亦起而下行則如猴四爪爬窺溝底去文旦門外有溝深廣上覆以石延袤東西幾二十丈物必住此中也隆慶初文旦兄弟造樓三層高矣物忽在簷端溺已又跨檻以手下招羣侍兒侍兒大駭走然亦無他害而富自茲減矣其往來必于樓端亦不過連樓人家或隱或現以為恒

有族兄故貧為傭兄弟四人力作十餘年起家至千

唐氏小辨

卷之古

三十一 妖怪

餘金歲盡歸自閩而夜中戶外時聞人足聲從隙窺之見甲冑六七八人繞屋外行大懼以為盜也如是以為恒不復懼無何當祭山鬼休俗祭山鬼則束藟裹香火而往其家居高塍上俯鄰屋而手可探也將往而未具以束藟置鄰簷間藟忽熾急持藟還入門內有厲聲而言者曰吾自閩來今爾延我入不去矣但聞人言不見言者人或以為妖則以石投人其石即中人人不傷其及膚也如絮在其家半載無他事會隣人有疑而罵之者則以火飛焚鄰屋鄰人救火火撲滅屋像如故了無焚迹于是鄰人不畏乃大罵物

物見罵從空中亂以石投鄰人鄰人亦亂以石投之須臾合村千餘人通來助鄰人呼號叱咤屋瓦盡振物不能敵而聞哭聲若攘攘走者逐聲追之滅聲乃已是夕還至其家語其人曰若鄉人惡不可與居吾去矣自後迹遂絕

嘉靖初邑諸生吳旦與二金生講藝於派山館館上下曠野無民居惟西偏望盡而有三家市是夕月朗市有召僧度孤幽者三生方共立路中而東偏大茂林內有鬼火百餘冉冉來意欲西而必出三生中路未至百餘武火聚為小山須臾直上空中幻一大人

唐氏小辨

卷之古

三十一 妖怪

頭三生曰彼驚我起我歸耳故立不歸又須臾人頭滅復下為小火山隨分百餘枝詰曲取道而赴市之度孤幽者既至火燼後三人惟吳與族兄敬同舉于鄉官至郡同知

予少時讀書霞角山山之前山每夜見火數十枝以為恒余叱之立滅如是夜叱者三竟已不復見又與從姪萬里讀書于我老樓樓下之曲房有紡車暨壁間一夕聞車輪轉聲注耳聽之聲乃大作秉燭下視之已下猶有聲將至聲滅蜘蛛網結縈繞車輪上下四綴壁間如故未動也竟不知聲從何處來予乃徙

紡車樓上已益知鬼之爲物虛氣也邪氣也邪故不能不附于物而後能爲用虛故不能不假于形而後能爲有如其無假與附鬼但渺茫恍惚爾是故以石中^{去聲}人人不傷以火焚屋屋不焦何者虛氣不能成傷損之迹也彼人之爲鬼乘必斯人之非人者也故鬼而假附吾見必狐焉狗焉鼠焉仁獸德禽彼不能假而附矧斯人之修正而爲君子者哉昔我五世祖微時收責民家民家方病疫闔室而卧見有十餘鬼繞卧榻守之吾祖始不知其家疫而人也既入主人告以故且趣祖出祖問疫鬼何在逕入趣鬼出厲聲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妖怪

而叱諸病者見羣鬼驚怖四竄曰道蠻來道蠻來祖出諸病者立愈祖諱道字仲生當元末之亂聚衆爲邑民保禦入國朝以督造闕門功封爵一級夫君子安能必天下無怪能不自爲怪耳是以周南貌怪兒之語曰澤畔委蛇之立呼咄之鬼弗應戴冠之大罔異有手入窓我毫斯拂何樹血流茲焉刃礪不動于心心以無敵內魔既降^{平聲}外妖之來能不辟易矧是正氣籠罩天地故皇士告齊桓公曰物惡^{音烏}能傷公公自傷也彼人之弗能勝率自亂耳傳云妖由人興也人無業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

興

以人事神以常視怪非理明見定寧渠能也夫天下有常必有怪有人必有神子不語怪神乃後世志怪者衆矣故予述怪之不能爲怪者將以釋惑匪滋惑也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夫黃銀者何物也程大昌曰世有鍮石質銅而色如黃金特差淡耳諺言真鍮不博金甚言其可貴也元和郡縣志云太原出赤銅隋高祖時卒公義守并州嘗大水出黃銀以上于朝今世言鍮石以太原所產爲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四十一

妖怪

最而太原卽并州也公義所上不云赤銅而黃銀云者謂質可比銀色特又黃也西京雜記武帝得貳師天馬以玳瑁石爲鞍轡以金銀鍮石爲轡此物鬼畏故詳焉續博物志載李衛公言驚驚鬼昔孔子阨陳之夜有人入而長九尺餘卑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而仆之地乃大鯁魚也孔子曰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夫六畜之物及龜虵魚鼈及草木久者皆神爲妖怪故謂之五首五目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首者老也故物老皆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

異事

夫鬼神死生人世所必有非異也異事則不應有而有蓋天之忽然

吾邑人孫臣家有僕之婦孕十月而胎死腹中婦飲食無異也後數月臍瘡而潰臍穿兒骨從穿中以次出盡臍復合瘡愈

邑之臨溪有程聖者女年十七而病勞瘵醫弗治矣一夕女夢神人授以白丸藥七粒命之曰把此勿開也汝父來則開不可經父手急取水吞之遲則弗效經父手亦弗效也而覺果有白丸藥七在握中女白

唐氏小辨

卷之十四

聖 異事

父如言吞之熟睡一通醒而勞瘵已此萬曆十年四月事也

邑清流谿吳氏有婦而生長髯居室生子與夫偕老婦從子與子共學道此時婦尚在年七十餘矣閨口吳氏生女一月而天癸水動月以爲恒及長嫁夫亦無異

嚴分宜當國時其家有婦產一牛頭葉又分宜子世蕃立命撲死時慈谿王先生槩爲分宜塾師目見面如牛身人而膚則純黑色王未幾領吾休訓導出予爲弟子員與予言

予親黨約山汪氏婦產鵝頭長頸人身者墮地明年再產乃黑面突睛頭有雙角墮地亦能走親黨又有產物黑毛如猪者又有產如猪黑毛人身無面與頸口闊四寸而鋸牙與目悉在頭頂其婦數日中悉怖死于考魏志安平太守王基筮於管輅輅曰君家有三怪一則生男墮地走入竈死二則大蛇牀上銜筆三則烏來入室與燕鬪兒入竈者宋無忌之妖蛇銜筆者老書佐之妖烏與燕鬪者老鈴下之妖此三者足以爲異而無凶兆無所憂也王基之家卒以無患

唐氏小辨

卷之十五

四三 異事

萬曆十九年漳浦劉進士廷蕙爲都察院經歷居手帕衲衲有子年十三十月某日於書房中晨起飯訖而忽不見徧索惟所衣衣在牀下未刻僕自西直門還見城下有小乞兒數十爲羣中一小乞兒呼僕僕認是其主之子乃衣則乞人破衣髮却視在家時長二寸心疑問以家中事是遂與歸劉夫妻驚喜見之是也獨髮長而衣乞人衣歷問家中事具了了已而貌忽變不甚似其子矣劉夫妻大駭復問則如醉如癡不知矣與之食一食飯至盡六碗遣僕急往城西訪問諸小乞則無復蹤跡後其子亦不死常

是年金陵陳鶴亭之子年三十三以扶鸞機爲業死而頭與手足皆縮入腹中如龜若鼈然

穆宗時北地男子李良雨化爲婦人云是日申時腹大攪痛方厲聲號而勢忽縮女子之形具矣頃之天癸水動而思夫夫御之如女人因言于官奏聞命下論死謂其妖也邸報人人見之

族父客閩家有蛇長五六尺忽在廳事盤柱而上及于提奴氏見之跪而禱齊雲玄君若有報則願令蛇復下至廳事蛇乃復下至廳事須臾復盤柱上巡簷穿瓦而去後其家亦無事

詹氏小辨

卷之古

異事

吾鄉以正月十六日迎錢君家煮雞而祭族子雞烹已熟矣盛_音之盤中鷄鳴者三族子驚咤裂其腿食之復翹首而鳴者三後亦無事但家圯而已

萬曆十三年二月十八日河南光山縣民曹國隆家牛產一物衆謂麟也據邑令圖記是日倏明倏暗當午風霧蔽空雷霆震地大雨注下黑如墨牛乃大吼數聲而產下徧身方員龍鱗頭尾四蹄兼有赤文交錯予北上道經光山問其簿王君曰信王君爲予言鱗純黑色而獨脊之中一行_音則大而異其餘及腹鱗並小足交處有赤文光射人目與今衙門照牆所

畫麒麟赤文無異因索圖觀之頭尾與身及四蹄皆牛也狀蠢但有鱗甲耳按爾雅麟麇身牛尾一角毛詩義疏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說苑麟麇身牛尾圓頂郭璞詩麟惟靈獸與麇同體大戴禮曰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又徵祥記云麒麟者毛之長仁獸也牝曰麟據諸家所載則麟之兼羣獸形亦猶鳳之兼羣鳥形也不宜有鱗甲有鱗甲則爲介物而何以曰毛蟲之長走竊以爲是物非麟也殆牛與龍交而生耳麻城周氏牛亦曾有生此者其家立擊死光山縣民家牛所產亦擊死周生弘祐與予言其叔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異事

父夜出見家之牛欄中有龍遽起而是夕月朗天無雲龍飛去鱗鬣頭角尾爪通身皎然蓋龍來交牛也嘉靖初吾邑之古城岳有水牛產象亦立擊死

隆慶己巳年夏麻城桃樹盡生李至其秋竹生有物如棗或微紅或純白宛若女人頭面中亦微若有耳目鼻口狀者如是不但一處但至明年諸生棗子竹悉槁死後其邑中亦無吉凶事茲豈所謂竹實者耶恐鳳凰所食必非今之竹米或此也

吾邑之西七十里石橋巖巖下爲佛殿巖之右畔有士人讀書精舍但士人讀書其中是年得與剡薦

則殿中之鼓必自鳴先是楊君領貢元鳴已而吳君連登第鳴已而楊君之姪舉于鄉又鳴後十八年無人士讀書而鳴無何撫按以按部來遊守令與鄉紳隨之磨崖題四大字而去丁卯春予往讀書土人具道宿徵曰君如今年領鄉薦鼓必先自鳴予不信居六踰月將行而鼓忽自鳴世有是理乎或曰鬼物爲之走則以爲山川之靈氣與人之喜氣感而成聲曰旣如此則氣何不感鍾而獨鼓也予不能荅然實不可知予是歲以正月十一日入山僧云君未至之五日

唐氏小辨

卷之十四

四十五 異事

透屋爲大光明直上數十丈已而面山亦有光起數十丈兩光構合蕩映輝耀經兩時吾五六人坐巖下共觀以爲此觀音大士放燈必大士欲居此尔將筮日請奉大士像而君先來居之則文光也君必顯可知矣是歲秋試予果領薦而所謂大士像乃石琢成有南唐殘碑爲故邑侯記侯自叙到邑年餘而有老僧見夢曰吾與君共修行于石橋岳君今富貴何忘我寤而檢圖經知岳在邑西七十里是日卽駕往至山下聞有鼓鉢聲前導而不見所鼓鉢者隨其聲至晞陽岳而聲入地中掘地得漢時石佛若干木觀

音大士像在焉侯構殿奉之而去嘉靖中胡孝廉葬祖岳前謂殿不利祖壘而會湛尚書若水來岳中講學胡奉十金爲其徒洪侍御垣壽請以毀佛像名毀殿土人渠口汪某故無子是夜夢有白衣婦人來見曰來日大難願君救護以二丈夫子相報汪覺而悟曰此必岳中觀音大士聞諸學徒以旦日毀佛像

時汪尚存

萬曆十七年東南大旱自正月至于七月洞庭彭蠡

唐氏小辨

卷之十四

四十六

太湖石湖盡涸見太湖中心底有石井木井欄尚存欄下有稻穰數束尚未朽此湖入國朝二百余年未涸則此稻穰知是何時物

萬曆十八年浙江烏程縣地名嚴家墳無墳也而其地夜時有光盜發之乃古塚四角皆金銀甕有棺剖之是十六七歲好女子貌如生手爪長數寸衣被皆綺繡尚未朽色如新盜以鎗刺女子血出沾衣被淋漓內有金剪尺必古王者女發覺官自臨勘予同舍郎王君邑人也以考滿過家目見

予以壬午年遭先君子之變藉讀禮之意以著小辨

筮日經始於癸未年正月之六日先期齋三日至日
昧爽焚香拜天告始于先君子靈柩前創首篇草具
而報有客賀獻歲者予肅客入則友人張生金生汪
生暨予一婿二甥二兒咸在忽異香從靈柩前起須
臾繞室香氣達于廳內外綢繆紛郁瀾漫聲平簷上下
經兩時乃散衆異焉以爲佻正嘉音云

予家所居之村曰流塘但是年有登科第者則有白
兔先見

萬曆二十年七月金陵大風雷雨北城外二十里有
村落民家老夫婦持齋者見白龍飛過其居前飛時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四十二

甲盡張開片片有光射人去地僅七八尺許

吾郡婺源縣山特高深有客自婺源來言龍好食菖蒲
苗葉邑人但見石山菖蒲無苗葉但根存則知此山
中有龍潘去華與予同舍問之信因爲予言其邑城
中五顯廟前有成石井相傳廟柱有二木龍一飛
入井去井底直通饒州德興縣之青蘿洞頃萬曆十
七年夏大旱民皇皇莫知所禱邑令萬君徧訪故老
云德興青蘿洞有木龍原自婺源來猶有故鄉之意前
是邑人祈雨輒應萬君齋戒移文發二百人隨尉既
至召土人與俱其洞口盡爲藤蘿掩罩捫蘿入三里

許漸廣上有石磴通光明見有二池一濁水一清水
土人曰清水池龍居也濁水池則蛟居蛟性急以狗
血塗鉄牌激之雨立至龍性則緩尉請先激蛟土人
曰不可蛟一激立起人不及走則二百人悉死洞中
此地去汝邑八十里卽雨亦何能到惟龍自汝邑來
庶幾不遺故鄉可得雨爾尉乃帥二百人跪而叩首
清水池前以萬令移文焚池中土人曰龍倘許可必
有物來或魚或蛙出水面乃是應驗拜兩時見有油
紙裹二三寸許物浮起取而開絨中有移文方廣尺
餘乃婺源成化中禱雨移文也上有硃批七月十三
詹氏小辨

卷之十四

四十二 異事

日雨六字復以油紙封移文投還池中是時爲七月
初八日至十三果大雨一邑霑足去華曰此吾目見
也
同邑汪生以督學使者取高等儒冠先一日於匣中
放光孫君入秋塲方起着衣衣放光繞身如火亂墜
下已而登科先是嘉靖末袁公煒爲大宗伯時印綬
之條鬚忽自張開者三越二月入相爲諸生時將赴
錢塘秋塲四鼓欲起而與夫人尚擁衾坐臥榻忽聞
空中鼓樂及人馬奔走聲傳呼曰接宰相接宰相聲
已家奴來趣啓程遂連登及第至宰相凡此皆造化

之莫可測知者大諦造化之事有可知有不可知假
令^平事事而不可知則奚以爲確然之示假令事事
而可知則蒼蒼之色界臂可至極而管可窺盡矣其
奚以稱化機而曰於穆惟可知而又忽不可知茲造
化之所以爲微而妙也夫^{音扶}

詹氏小辨卷之十四

四九

畢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四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五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

往夫子謂立人之道仁與義矣乃又曰人道敏
政蓋仁義不得不施而爲政政行而後見仁義
故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不道其人何
以能人其身假令仁義施矣內有微念失之謂
此而非禽鹿之念不可也能無辨焉禽鹿惟不

詹氏小辨卷之十五

一 原人

知辨是以冥焉終死辨之庶幾爲人矣雖云辨
也者之有不辨然而或以多材或以多統或以
一行半鮮亦曰眾人辨之皆人之事也若聖人
則懷之矣

人道辨一 原人 人倫

原人

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
秀氣也

楊朱曰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
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

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習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優物爲賤

管子曰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于胃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淵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已是以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意言不可以意迎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凡心之形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夫道者所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五

二 原人

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良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

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聰目明四枝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執一不失常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爲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于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于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五

三 原人

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極于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于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言言心之聲此應前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意句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苗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苗不遇人害謂

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
乃能戴大國而履大方鑒于太清視于大明敬慎無
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于四極敬發其光是謂內
得然而不及此心之忒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
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澤也薄既知其極反于道德
全心中不可蔽匿和于形容見于膚色善氣迎人
親于弟兄惡氣迎人害于戎兵不言之聲疾于雷鼓
心氣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賞不足以勸善刑不
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搏氣
如神萬物備存能搏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
詹氏小辨卷之十五

四一 原人

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思之思
之又重平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神
力也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專心
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思索生智慢易生憂暴傲生怨
憂鬱生疾疾困乃疚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爲
圖生將巽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極節適之齊
彼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
爲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
不醜乎正擅同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孟子持志養
氣知言之說

呂覽本生論曰人之性壽相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
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
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
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胡相
骨切即穿
鑿之意

人倫

論人倫即性命所存

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故傳稱人之孝悌則曰有
至性良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人生必有誰能
離此是天命安排一定如斯自然而至于是不賢
聖祗爲去此倫未盡或盡矣而未自然自然更無餘
詹氏小辨卷之十五

五一 人倫

事便是理窮性盡命至

人未胎時必先有夫婦乃胎我胎一結父子便定兄
弟君臣墮地便定莫可解去朋友出門便是可能不
偶一人故曰天命夫易非盡性至命之書乎哉乃上
下篇一首天地一首夫婦

不人倫而言性命則性命安在何處孟子曰人之所
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衆而親
仁外此無性外此無倫孟子曰天壽不貳脩身以俟

之所以立命也性命之實可知已

倫之至尊曰君師至親者父母兄弟至疏者朋友至狎昵則夫婦也人情偏于狎昵故以尹吉甫之文武爲憲不免後妻之惑浸淫于狎昵之情而罔覺也吉甫且然矧乃其他諸葛孔明娶醜女政是于根頭一割立斷真有覺德行之君子漢文帝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以高祖之人彘而覺也衣不曳地事若尋常然于此處人情至難匪大勇烏能漢高豈不英斷比昵戚夫人忠諫不復入以至妻愆母道子罹荼毒帝兄罔以自解于弱弟抱慙懷惡不能一日自居人上

唐氏小辨卷之十五

太一人倫

于是乎君德不終而劉氏危殆其爲秦二世之亡無幾矣然則放勳試刑二女神禹志決辛寅良以二女無間而九洛之志可通四日不留而萬世之功可賴也古人成敗皆從情好根苗上審決去取彼誠見大窾大輒然耳夫脩幹易斷曼藤難釋水非石鑽石或已穿索匪木鋸木或已截婦人之柔往往大君子係之是以崇伯歷叙功最創始于取涂山厥旨淵哉禹自念功決定于辛寅癸甲四日勉終於八年三過故叙之以覺來世不然傳去聲稱禹明德遠矣何辛寅癸甲之屈指諄諄耶乃知人情至暗惟茲矣

昔孟子既娶入私室而婦袒遂不入而欲去婦夫夫婦之禮私室不與音預假令今日有夫而遽茲豈以爲婦愆哉乃孟子怫然逕出此雖責人太過亦足見其剛果英特之氣能勝私暱他物寧復惑之律身之嚴已見是泰山巖巖其能不動心就此可覘也人第等閑看未之思耳

欲去狎昵之私須自相敬如賓得之人多勉敬于肅客登堂之日而懈之私室忽之所親昵此而如賓其無不敬可知也是以吳廡齊眉舉案伯通異梁鴻之操冀野如賓致饁季曰定冀缺之賢

唐氏小辨卷之十五

七一人倫

君子處家貴儉以勤儉德之共音共也故其情不以溢之分外勤將自食其力知稼穡艱難以此兢兢終身逸欲將從何處安泊

人之常儉則必勤勤則烏有逸德逸則無事欲生淫有必至故季氏婦論勞逸夫子與其不淫

梁冀夫妻惟不以無人而輒以是知其不以有人而作也不以隱約而廢以是知其不以榮顯而偷也進乎茲即爲飯糗終身果女固有矣故曰造端夫婦彼乃以燕私怠棄之若彼之人即有外行近道抑何以異於見君子而厭然者乎厭然者平曰厭

好貨財私妻子豈獨不孝之心由妻子生即懷賄覆餗不忠之心亦由之匪實此也兄弟閭牆之釁率由婦言事師締友不專亦以好內分志意人生一着是念正言格論忠告直道復靡所容然則新婚之日實身名成壞嶠陵人獸幾希別路

五者之倫夫婦一切任情父母之分尊而情則同出一體其念切故對之中心自爾油油然予觀世俗父母于子雖賢愚殊觀乃心無不慈者惟子於父母富貴則敬事不違假令父母而貧也子自起富則心輕而口詆之寧但擾鋤德色而已即膳養不廢半是獸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五

八 人倫

畜之心以父母不能利之陰之而費之也亦以父母尊而無勢親而易褻陵夷以迄于茲尔不知吾有此身從何得來所爲陰我利我弘矣以故凡我所有富貴悉父母也若無父母并吾此身亦無將以何者而致富致貴如無天地生人頃在何處是無生人也至于君上雖無父母之親然大利大權在焉人情所至欲也以故不得而熱于中寧違父母而往事之冀得所至欲也以故貌則罔敢弗肅事則罔敢弗共音以大勢在焉可以生殺而富貴貧賤之也至夫師之為師則外罔君上之勢內罔父母之親分誠尊一虛位

耳乃人不知我之所以得君得親率由明師教誨天下固未有不從師而能成忠孝之德以事君親者朋友雖有四海兄弟之分胞則不同于兄弟雖有羣居樂聚之義合則不比于夫婦以故往往視爲外人動與之忌事爲之諱雖迹偶同方名稱合志心乃了不相蒙此所由來非一日也

世俗厚于嫁女而薄于教子厚于嫁女非愛女也侈富名也薄于教子非惡子也重費財也知爲女擇翁家而不知爲女擇壻知爲子擇婦翁而不知爲子擇師以爲翁家富則女子可憑依而不知婿不賢則財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五

九 人倫

產立盡子不肖則婦翁何能覆露之以終其身昔疏廣父子歸日賣金買酒請故舊或勸以金爲子孫立業廣曰吾非不念子孫顧賢而多財則損志愚而多財則益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此賢智長者之遺如必豐財厚產歸竟父子以利相與尔昔鄭子張有疾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此以教誨爲子孫久長之遺遺更賢于二疏若謂父母而不願子孫富貴久長則豈人之情哉良以遺之審在

其子之能安之假令堯舜當時而以天下與朱均是與以亡身之資而趣令覆宗絕祀也堯舜知不肖之不堪與而與賢聖卒以賢聖併懷享有爵土延迄後嗣則堯舜之善與也堯舜豈不欲其子孫富貴父長者哉恒人智短往往不能自斷而過與以成其禍予嘗謂君臣道衰始自左儒杜伯宣王誠非純德左杜亦豈純心只以天下無不是父母之義推之人臣當君臣朋友之際豈容有友道君逆之心亦豈可謂君逆友道當時只宜引過追非歸咎于友責已之不能忠告善道庶幾君上原之意或爲解耳今若此迹

卷之十五

十一 人倫

既疑于抗君情又似爲黨友是趣令殺之非救解之也人但能以無不是父母之心處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當無不致其和悅以解者

孔子時天下猶知有義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名尚存覽左傳中所載諸人言論行事固可槩見雖爲義之心未純要其借義之心猶以利愧也夫子之罕言正以養其愧心至戰國時則擇利而行了無愧心假令^平人有談義其間反謂迂遠而姍笑之故曰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也祗觀蘇秦一家貧窮則父母不予兄弟妻嫂見棄富貴則交畏懼

之是以蘇生感慨而喟然興歎曰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人情私妻子以財利爲^去其與已共之而靡所分別也至乃視父母爲外人則懼父母以財利分兄弟也女亦吾子乃或生而殺之則爲其以吾財利分夫家也至有大勢大利則并妻子不顧彼食子殉功殺妻領將諸人只緣見已身太重爾故視身外一切不關之已不知主上竟亦以此終疑而不免其身是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欲父母妻子君臣兄弟俱安則是不見已身良

卷之十五

十一 人倫

以已身有痛人身亦有痛已身有癢人身亦有癢奈何見已而人之遺乎

聞妯娌賭拙矣未聞姑之妒其婦也聞同進妒才矣未聞父之忌其子也今之爲父者人或賢其婦賢其子則勃然作色而怒或譽之曰爾子爾婦何能爾及則欣欣然喜形於顏面人君莫不欲其臣之賢而臣乃或以賢見妒于其君詎不悖哉無他好名之心軋之也

夫生人之倫誰能離哉釋氏乃爲生死事大而一切皆離

子思所謂道之不可須臾離即五者之道也有此五者道乃始有生氣良以此倫與生俱生與死俱死人之得以名爲生人而不爲死人恃有此也耿楚侗先生曰生人之道無盡則聖賢之心亦無盡孔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聖人此生之心直是見得人生此道之常最難周盡歎歎然未能以一刻自安心以故終身不厭不倦良以此道死乃已耳不死此生其爲有盡期每一日中一刻內一言一咲一出入一坐一立間不關夫妻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五

十一

人倫

子父即關兄弟朋友君臣但恒人見爲尋常往往任情恬不知省是以家庭之內無禮無義相狎相稽家庭之外厚貌強^上顏便身遂私此之不反自實求乃虛空求諸此外以爲得道是舍五谷不食而託志飛烟流霞之日吸高誠高矣終如不聊生活何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禍亂恒起于情之不能相通且無論君臣朋友義合父之于子至親愛也情一不相通即賤臣下隸皆得投刃其間故伊戾可以其私無繫而殺太子座江充可以其私構隙而禍衛太子以歿若申生則獻公猶有廢立之釁也扶蘇

則始皇有外監之際也假令疇昔情通則扶蘇必請申生可訴座衛可恃以無恐也情隔之與禍迄此聖人人倫之至能有他哉盡情以通彼情而已情之所極雖臣民不可不通矧至親乎

情通則氣和心平故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不通其何能感不相感則相疑疑者心之賊禍之所由興也是以感之必先情以通之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然欲平人情先平已情罔使過當去庶幾可合妻子之心協兄弟之願而父母之順可致經所云昔者明王孝治天下殆斯之謂也大歸失人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五

十三

人倫

情率緣已情勝爾彼方擅私快意莫肯自己之際豈復顧人之情

粵昔稱孝咸以事後母良以後母子前子意忌情猜其心有在不在子之能事我事之豈不謂至難至難哉故以爲孝也若生母則易爲孝矣然則父之稱慈豈非以遭後妻之變而不變心于前子也乎夫柔巽之性易入衽席之私莫禁賢智往往惑焉矧庸人之爲父者哉是故以曾皙爲父而子與懲後母之患終身不欲繼室子元請焉子輿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

庸知其得免于非乎走謂君子有子而不幸妻喪只
惟不娶子乃得無憂耳如其不能即不娶妻而娶妾
以爲分卑易制不知妾而得志何異于妻良以父之
尊嚴子之情恒不獲逕達則不得不假口于父側之
人少一不當其意則婢僕皆差戎也矧姬妾之際無
妻之分而有妻之親者乎子之愁苦抑鬱于庭闈間
其可具言常見有剛果明特之姿猶然顛倒使骨肉
不得與毛裏屬致足悲也蓋吾于曾子之不繼室而
三歎焉非以天下至明慎與至勇決烏能爲此蓋人
多以恃已賢智謂毋無能我感也而失之子輿唯不
詹氏小辨卷之十五

十四 人倫

自恃是以得終其慈
家庭內要在主恩所謂義者只合自持其身端以臨
之情以宜之則和洽有自故寧恩之與過無論妻孥
即母雖生我亦女人也我可逕行哉至夫弱息雖男
彼之狎我昵我厥情何異女人又下而至姬妾間則
尤難矣彼分既不得上比妻又事掣于妻夫主又以
妻疑忌不能下而與致好合之情則情之不獲通其
恒也顧彼所仰望則又惟我一人自餘則人人排擠
之以故其情最苦矧我之會又與彼疎即會矣又以
夫主之尊言不能一以展盡夫以不能展盡之分當

難致好合之疑以甚切之情處事掣之勢故養之爲
最難焉薛文清曰一毫省察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
吝隨之人但知外事當防閑當體察以走之猶易
爾唯門以內我既以翫褻縱放事多直任注抑或
過作而不自知以故致戒致察務於恕以才之罔敢
任意使氣纖毫暴悍即彼有或過求我太深亦宜宛
言好諭使彼得少展盡毋令抑鬱而不得發垂隔而
不得通則善處家庭者矣一或不然將如以石投石
其猜忿所極寧但里父母之懷而已哉

姬妾間言最當慎彼計畫無復之既不能得我意於
詹氏小辨卷之十五

十五 人倫

言外又不能反已之非於自艾不自經於溝瀆則作
藥酒待我耳

莊子曰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人之所取畏者祗席
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且夫道必始于私室者何哉恒人多遵軌于見賓退
而家居見父母則狎于慈親之愛不但玩而無禮且
高難下之氣言語侵犯至對妻子僕妾便縱恣無所
不至此恒情所爲日畔于道耳是以父母嚴朝昏定
省之節妻孥僕妾致言咲嫚瀆之戒誠以私室不愆

則外庭無愧不然以外得之以內喪之奚其學

見君子苟非下流之極雖憺夫細人亦知飾貌以藏其穢人苟有志慎莫與小人友也若羣小人而居之則事事合汗何復忌憚即飾貌亦去之矣蓋飾貌猶知有不善之愧也無忌憚則無復愧恥是樂禍也

周太守柳塘曰夫孔子聖者彼其時猶好古敏求雖聘禮弘樂刻官襄琴靡不問訪且學羣三千七十子而教之至邦君卿大夫耕耦荷蕢互鄉闕黨之徒靡不接緇林杏壇農山靡不游至居夷浮海亦欲往何者誠欲與世斯人共學而誨焉以求明此道也以故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五

十六

人倫

道在孔子乃拘濡小生抱遺經兀坐窮廬足不出四境交游不越比閭族黨之人獨學而廢觀磨欲求至聖人之道難矣

朱子曰朋友于人倫所關至重今世友道絕無夫今世非無友也相與只言色間至有投交甚密而情了不相顧者如此則何望輔麗之益于其人哉

夫所貴乎友者以忠告也今之友終日羣居相猜相詭即有見其是不言也見其非不告也是則忌其有是而幸其有非雖靡下石之迹乃心之相軋其與下石奚異

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

擇故多怨嗟乎今世誰不結交而知擇歟矣擇又却是擇其勢擇其利擇其名擇其一時行事之迹未知擇其心也若曰寡尤多怨非以擇心殊乎昔遠公與雷次宗周續之宗炳等結社廬山陳郡謝靈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見遠心悅誠服乃爲開池種白蓮求預淨社遠以其心亂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居栗里每來社中時或纔至便攢眉迴去遠愛之欲留而不可得至破戒設酒招之此是擇心者荀子曰嗜欲得而信衰于友豈友之過則所擇者非也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五

十七

人倫

王文成曰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人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群爲志則雖日講習于此亦無益矣

薛侃曰物受磨鍊則精人受規戒則進

夫荆玉之含寶也要俟于開瑩幽蘭之懷馨也事資於扇蕝故子有美質非得良師友不能成學也

凡師友在得其益匪以方人耿楚侗先生曰吾人真切爲已雖僕厮隸胥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

放下自己只求別人不特世之所謂賢人君子有可
指摘雖古來諸大聖賢其形迹亦多可疑處人勘破
此關乃知取友之道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非必受
業而後爲師講業而後爲友也

論語首篇便言朋友朋友之切可知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音洛乎非樂人之信從樂己之相觀相磨忠告
善道有人也至於泛愛衆而親仁即擇在其中如曰
無賢不肖一以平等此則是釋學也

象山有言論學不論師慨人不知擇師也夫恒人之
趨向不能自定而定于師師志道德則徒皆道德師
庸氏小辨卷之十五

十八 人倫

志富貴則徒皆富貴師志文辭則徒皆文辭耳聆目
睹日日習之安得不志于是顧今世所以求師爲富
貴也師所以爲教文辭也文辭麗則富貴立眼道之
明不明非上所校非舉措用舍所關假令今日有師
而教之體道明倫其父兄不以爲迂闊即以爲妨功
矣矧彼相延相與之意原爲利來利往是故父兄則
以財利羈縻其師師則以文辭誇矜其徒徒則以驕
抗縱肆其身父兄之視師曰彼爲財利來也師之視
父兄曰彼爲文辭延也子之自視則將曰吾以吾父
兄財利易吾師文辭爾師何爲而以其難苦我彼此

慮若負販然既以負販厝心必以負販成行音幸故其
子弟所至或以之德色褻勸或以之較業仲季或以
之市權侵蟬則教習之也今欲去負販之習心反之
正教非有大豪傑出世誰肯當波逝流從汨沒沉淪
之中奮然發此志念夫豪傑之與庸愚相去遠矣凡
今之人稱以豪傑則誰不坎坎然喜稱以庸愚則噤
不悻悻然怒乃知喜怒而不知從違即欲免爲庸愚
不可得也嗟乎爲父兄子弟者其將願爲豪傑乎願
爲庸愚乎王文成曰上智下愚非是不可移只是不
肯移今世濡溺富貴聲利雖深且久病亦只坐不肯
庸氏小辨卷之十五

十九 人倫

移而又移之不真耳如其真肯移之何難之有若泛
泛然而曰肯移猶是二三其心譬如人墮驚濤逆浪
中須是急拯力挽乃能出耳矧仁義未嘗不利從古
迄今亦豈有豪傑而不得富貴者乎
徐廣有言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
不免夫以願逸之恒情兼以習舊之痼疾欲其翻然
改行惕然獨往難矣此大易所以首乾強而魯論所
以貴心悅也
王文成曰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
徹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于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

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頽風靡爲日已久何異于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知從而求師也若近世訓蒙釋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窺避掩伏以遂其嬉游設詐飭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可得乎

詹氏小辨卷之十五

子 人倫

昔人咸謂童蒙師教最重自予親之人在夙性帶來功在自奮自勵如人間忠臣孝子貞婦悌弟非以其賦性然哉師教友習但以導引可上可下之中人如誠良師友可仗則篤信聖人者何以終身不透悟邪陸子靜與舒元賓書云此心之良本非外爍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歎者皆吾分內事耳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徊思索特達奮發自無沉於縈迴紆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予最愛漢人師友間語語着已迹若卑下實是孔門

切憊至意至宋師友便說虛無高妙却與身不相干學在步步就實地乃于已爲能得之昔西漢鄒長倩贈遺公孫賢良書云夫人無幽顯道在則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爲緘倍緘爲紀倍紀爲纆倍纆爲綬皆自少之多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綵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與故贈君撲滿一枚

詹氏小辨卷之十五

子 人倫

天之命至小不遺故性無小而不具是性命在積小也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徒反滿之徒虧巨之徒滅蓋天之道然是性命在持滿也予以長倩之言實而近道不必言性命而性命具且得朋友忠告之義故錄之篇終果能執此終以兢兢不以一毫少自愆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不以一物少自易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性即聖人人倫之極至豈復外此自後儒外人倫以談性命而性命始以滋晦

莊子曰子之愛親無一而非命也臣之于君無適而

非義也不知義亦命耳此告子仁內義外之說也要
以人一生下父子君臣夫婦五者念念何能自己若
有所以命之而弗能違生定而莫可移易者故曰人
倫即性命也

詹氏小辨卷之十五

詹氏小辨

卷之十五

主

人倫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六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明自編二 性命

性命上 習附

今世談虛無者則粗迹脩持言脩持者則幻妄空虛
之皆未睹性命之真而云爾耳道不遠人性命只左
人身灰去則性命靡所寄故言灰者曰無性命也若
生存則道心時時自爾覺發覺發即性命也

詹氏小辨卷之十六

詹氏小辨

乙

性命上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天命而即
物性也

天地只一氣行別無他物事一直而施當行即行無
少差謬此即爲道即爲理義曰何也人之生所爲凝
結之者氣也生而各各有此生者性也生而真機自
然不已者命也蓋命言其本然天不已我亦如斯不
已則曰至命性言其自然罔事思勉自爾流徹周通
不已則曰盡性朱子曰命猶誥勅性猶職事情猶設
施心則其人是解字義如此
楊子曰氣猶水也言浮物也雖一直施出第既出而

浮游動盪紛綸雜錯則有或迫之而加疾有或滯之而少緩乍伏乍起倏短倏長咸因物賦亦猶水而既出泉竇則何能一以中行故或因谿澗而紆迴或因隄防而畜止或因猛風而掀逆浪或因下磧而作跳波其何能無然則性之不一命之不齊固其所已

周中丞訥谿曰性命之說乍聞似涉高玄若肯實反身求之舍性命無可學也天命之謂性率之爲道修之爲教行之則爲庸德言之則爲庸言子臣弟友之事卽達道達德可謂此爲非性命耶第學者巧言令色者多卽從此行猶不免於自欺欺人若爲子者真

唐氏小辨

卷之十六

二 性命上

實盡此心以盡子道爲弟者真實盡此心以盡弟道卽是爲性命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能全此生道者是爲己之學也入手工夫舍此皆非切務切近着實無過此矣子貢言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亦只是悟破此意文章性道一事也人但聞其文章不知文章卽是其性與天道合試究驗之文章外更有何物爲性道也故曰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非強而爲一貫也

聖教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此文章也此處亦卽見是性與天道天之生物不

值其時之可生不化生不值其時之可實不化實乃

知天是實化聖是實教施之爲有機而能受也後世離文章以說性天不復顧其能實受與否于是實學絀而空談熾予嘗謂漢學似卑而實於聖教却近學漢不成不失質行學後世之學而無成則將敝罔而末知所之矣漢自高帝以無文興故叔孫通請就朝儀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旣儀成請帝試觀曰吾能爲此語語窳實合于前古聖帝之真是故三代而下語風俗則西漢尚有商質遺意以其人不尚言說求諸在己能行之實其於無言之天天

唐氏小辨

卷之十六

三 性命上

道之誠不已依稀近耶然則夫子罕言性命厥旨淵以微矣

聖門只惟見諸行事之實自孔子沒其徒再變而爲田子方莊周遂以窮高極廣去實事而逍遙乎無何有之鄉故子思求其端於人生行事之實而直指之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君子之道四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夫既曰君子之道矣乃實之畢竟是言君子之心則知遠心言道者之皆非吾道也至實其心之實則曰不敢不勉不敢盡至究竟其所不敢不勉不敢盡者又不敢于言信行謹之後夫非其慎于不覩而懼于不聞者耶故曰無聲無臭也唯如此則無聲無臭亦是真實無聲無臭始乃合于至誠天道極致而揔之曰胡不慥慥爾由斯而觀中和之致也無聲臭之至也慥慥之胡不爾也一也

思孟而後言性命莫實於王文中子莫明於朱微國
詹氏小辨卷之十六 四 性命上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聲也故歸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天下之事非人則靡所依而立非心則靡所主而存故性命之學直從心起曰不失赤子之心曰存心曰人心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千聖之傳只惟傳心不言性命政謂性命即心中

孔穎達曰天命之謂性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云水神則仁者皇氏云東方春春主施生仁亦主生

施也云金神則義者秋爲金金主嚴殺義亦果敢斷矣也云火神則禮者夏爲火火主照物而有分別禮亦主分別云水神則信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云土神則智者金水水土神則智云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鄭以通解性命爲一若性情之義則賀湯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也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因五常而有六情則性之與情似

詹氏小辨卷之十六

五 性命上

金與鑲印鑲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鑲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動于中是也其論如此所不與宋儒合者宋儒以五常配五行並云信猶五行之土寄旺四時而無不在乃此獨以信配水而以智配土何也易曰行險而不失其信信配水也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智配土也要以信誠智明良自致一唐儒見自有當不在定與宋儒合也唯性爲生之質則是以氣質言命爲所稟受度則是以氣數言

春秋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孔子觀呂梁丈夫之游於塘下者而問之曰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濟俱入與汨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

賈誼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

詹氏小辨

卷之十六

六

性命上

性夫賈生之潤言順也厚言應不盡膠言一定不移如乍見人井必怵惕惻隱也

玄攤曰一歟一生性命瑩矣

王充曰性成命定

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

白虎通稱禮運記云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

董子曰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杜泰姬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

孝經緯曰覓者芸也情以除穢覓者白也性以紹內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

啖助曰情本性中物

陳搏曰情者性之影

至朴子曰天之性其玄虛歟天與我命而秉以爲性矣必也冲以用之無巧也無拙也無智也無愚也湛湛乎適于自然之場焉

程迥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故

詹氏小辨

卷之十六

七

性命上

乾爲君坤爲臣者命也盡君道盡臣道者性也

或問夫子罕言性命子亟言之何也曰諸子既各各言之則吾之心有不能不言者因言曰吾夫子見子而思事父之未能見臣而思事君之未能見弟而思事兄之未能見朋友而思先施之未能是心奚自而如然哉真機之不能自己性也亦命也不爾必死人也昔人制性字從心從生固知機之生生卽性也此又生來自有無待安排強上勉罔知心之所以然而然是不曰天之命而何故語成性之功則子思言率孟子言養夫子言順並不能加一毫強勉其間

口於味目於色耳於聲鼻於臭良是人之生機假令其人口不知味目不辨色耳不聽聲鼻不嗅臭非成人乎則安得不謂性也然直窮到根蒂上則此等却又是一切無聲無臭若但縱此而不知自限止則生身之所本來者盡失豈成人之世界是以達人尋向上根原立命處既已真真悟了則色聲臭味自不能染以故大學首先格物蓋以節情反之夫性也

胡五峯曰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來也聖人因其性而導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可欲者

唐氏小辨卷之十六

八 性命上

天下之公欲也而可蔽之使不見乎

淮南子曰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

淮南子曰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

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趙孟頫演公碑銘曰維天渾然理以充塞人異于物以全有德欲勝而爭爰失厥性

伊尹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人失其性只緣物而二之二始于意念罔二念是名無意無意乃爲協于一一則善二則不善一則能自張主二則不能自張主善與不善之分迥然

善惡皆性乾坤大理謂惡非性非也獨立教則主于善良以善則世治不善則世不治亦是乾坤生人大理

唐氏小辨卷之十六

九 性命上

程子言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蓋說上便是釋老所以有無善與惡之云

夫子繼之者善正是造化一動一靜之間以此成之於人則爲性故孟子曰性善也至如下愚與虎狼虵蝎生下便惡則是氣稟使然則不成爲性故世俗於惡人則目之曰不成人以非其人本然也若人性而非本善則見善何以怡與心合而快然非本無惡則見惡何以與心不合而怫然

程子曰性不可以繫論生之謂性只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

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亦見得人之生機是性不可謂非但似以人于禽獸無分別爾性善則指人之所以得生爲人者而言其心之生機心之生機亦與食色之機同運而自不亂故以爲人爾禽獸之不得爲人正惟少此禽獸亦有一徧之善如虎狼父子蜂蟻君臣鴻鴈兄弟豺獺報本睢鳩重別者然乃局之於此不能以心通之是謂滯於一物

孟子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嗜素人

詹氏小辨

卷之十六

十一

性命上

之炙無以異于嗜吾炙詰告子告子竟不復荅非不能荅彼之學原不思荅正是不欲以知慮破壞其心此告子學之得也告子亦知以心之本然自有者爲仁而以智慮外來者爲義故曰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不知義亦不是外來智慮亦自有本然在內者至云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則是指知覺運動之爲性生而指仁義之非性生也今卽就知覺運動言之自知自覺自運自動機生生而巳非仁乎爲知爲覺爲運爲動機融融而不過非義乎觀此告子之學失正坐于弗思若儒者之學得則全

在思也究竟告子之所爲能不必于思者蓋告子是

釋學其見只爲一己之生死事大不及民生世道之治亂事大也故能一下了盡若及民生世道治亂須令人人都有了則何能一槩施之而不必思哉原儒釋立心各殊故其所論性亦異在告子止說一生之謂性自可了身以其用不必于仁義也夫仁義者治世之良具也若治世不用仁義而只憑生之性則甘悅之心將何不至是率天下之人而同爲禽獸也曰何也禽獸之與人異正惟任其甘悅而不知仁義之爲節止耳若人而不知節止豈得復謂之人而其爲

詹氏小辨

卷之十六

十二

性命上

不善也又甚矣故孟子本其初之所繼者立爲世教而曰性善恰定以善之一路與人由毋無使得有別同逕故以爲喫緊如此則於善不善分限之界何得不辨

辨之心卽仁義也釋氏只一無辨而千百皆了故謂猶狗佛馬畜佛喫飯撒屎屎佛夫是以曰平等觀吾道則是見性於有辨者故曰復小而辨於物曰困德之辨曰井以辨義曰辨是與非曰明辨晷也

西蜀鄧京兆林才云生非止知覺運動而已也卽天地之大德曰生五行未到處父子未生時玄之又玄

先天而天弗違乃長生之朕易之所謂生生也實則人與牛犬俱有此生理而均謂之生猶之白羽白玉白雪同有此色象均謂之白也孟子之詰蓋探告子之能真信否耳非闢之也羅參政近谿亦云爾大諦此之旨皆從釋氏無辨發端無辨即釋所謂性也

宋劉經臣明道論曰明道在乎見性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于此則能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于道猶魚之于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以逐物故終身由之而

詹氏小辨

卷之十

性命上

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在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最親者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與則見其倚于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取之左右逢其源此儒者之語道最親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于迦葉達摩面壁而宗旨付于神光

昔有嚴參為山瀉山曰我說是我底終不干汝事終

不言香嚴又入山結茅一日以瓦擊竹有省遂還禮瀉山和尚當時苦為我說破安有今日瀉山政為香嚴不反自求而外求之人與言故以不言喚惺之至其終之有省則何省哉自擊自響擊無心響亦無心擊響一往俱化應感自然不着于迹不待于人故以為見性耳

慮惠能曰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走亦曰本性是聖離性無別聖良以性於人心無須臾之離離是物使之性無離也故子思語率之之功惟曰須臾無離而已知須臾無離之故其知性乎

詹氏小辨

卷之十

性命上

何以云吾道要見性于有辨曰性本明也曰何以知本明為性曰性本一也其中有仁義禮智四者之別四者既分明矣乃用之則又當仁仁當義義當禮禮當智智無混施也至仁之施又有殺去聲義之施又有等禮智之施又有秩敘與條理不曰明之之至而何是故孔子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

宋儒道復性之功則曰先須變化氣質蓋謂害性無如氣也乃孔子論性則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罪乃不歸之氣而歸之習何哉蓋氣者習之所使令平聲者也王中丞敬所曰夜氣之說於學人誠極有力然夜

氣氣也旦晝之所爲則習矣程子曰凡人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後世遂以習與氣合言之不知氣稟雖有偏重不過昏明強弱之異而已習則自孩提至白首自平旦至宴息日化時遷莫可窮竟其始若出於居常而其久乃迄于成性故習能治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也習能導氣與齊人居則齊語是也習能迷氣閉二尺之童於幽室出而不辨牛馬是也習能喪氣秦兵一却不可復止自相躁而死是也習能絕氣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是也習能振氣遊燕趙而悲歌慷慨是也情識好尚潛運密移故

詹氏小辨

卷之十六

十四

性命上

雖賢智之士亦習以爲高而不知其漸音于俗是以唐習浮藻宋習迂弱晉習誕放莫克自反若夫獨行特立以求吾是卽有天下非之而不顧斯則帥氣之志勝情之理爲之習無能與矣

賈誼曰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論衡曰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矣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夫失性在習得性在習不人之習而內反習已之習

斯其爲善習乎而性與幾成矣

齊俗訓云金之性沉託之于舟則浮蓋所處之能移性也而粵異若此

韓嬰曰卵之性爲雛不粥不孚則不成爲雛繭之性爲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爲絲

詹氏小辨

卷之十六

十五

性命上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六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七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明自編三 性命

性命下

論氣數之命 辨義理氣數氣質之性

命不能分 論性命為生身實理

氣數之命

莊子曰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詹氏小辨卷之十七

一 性命下

孔子于匡簡子之圍曰命也夫音扶則吉凶是一定之數雖云趨避在人乃命也為之則不得而趨避焉君子不謂命蓋賢聖立教之意如斯要以陰陽剛柔之氣于人稟有醇雜厚薄行有得失順逆皆數也是則安可測知如顏子質粹命短夫子生知命窮皆是數限之

惠迪吉從逆凶不曰天之道然然有惠迪而反得凶則非我致之凶而君子之道無改

人生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伯子以為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故曰吾兒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若

要以氣有清濁亦有短長清因為賢或清而短則數亦短濁固為愚或濁而長則數亦長于貴賤貧富皆然但古先之氣濃醇凡清必厚必長而賢聖咸貴且富且壽以下寢薄矣故罕兼焉

曹孟德詩云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為蚩此政孟德慮外慮亡不能釋然之日第令人誦之却可喚醒夢寤

孟子言立命但云夭壽不貳良以大莫大於生死人情多於生歟動心夫子朝聞夕歿可矣亦謂生死事大故以此之動心與不動心為聞道與不聞道之証

詹氏小辨卷之十七

二 性命下

乃今人動心則又不在死生而在富貴之與貧賤其欲富貴也甚於欲生其患貧賤也甚於患歿故鄙諺有官是性命財與命關之語誰肯為歿釋去富貴而寧貧賤者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如其矢歿沒命皇皇求之徒虧雅道竟亦何關得喪故不如安以需之任其時之自來信其天之自定曰何也命所適得從邪得也從正得也命所適失從正失也從邪失也彼有甘為邪枉小人冒死亡而不顧則欲富貴之急使然也是以君子忘情富貴貧賤得失興壞生死之場磊磊落落譬諸白日青天曷所行悔是故死正

則坦然惟正之死道非則富貴如迹之遺蓋成定
定造化團之把握者夫

謝上蔡在書局或勸之謁執政對曰他能陶鑄我
我自有命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用
却閒工夫枉費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爲
折挫也

陸復齋與友人云貧者士之常吾友能安之則尊幼
無不安者吾心微有不可安則禍自此起矣天命固
不可損益但自失其本心耳

蘇子瞻四十餘年奔走瘴癘之鄉食芋飲水其詩云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七

三 性命下

海南萬里真吾鄉此惟知命而安之乃然

晉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向之三人權重當時凡
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顧顗之獨不
降意蔡興宗與顗之善嫌其風節太峻顗之曰辛毗
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顗之常以爲實命
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守道而聞者不達妄

意僥倖

孫資劉放並魏
明帝時用事者

范曄曰藝可學而行天爵高懸得之者命也夫以太
公聖智佐命興周後封于齊數十世當其未遇而貧
賣漿則值天寒而漿酸屠牛則值天熱而肉敗豈不

命哉雖有聖智將安所施

宋晁迥服道履正無求於人或以術命語迥迥曰自
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
何爲逆計未然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自以從濟入汴并屬第一隊乞
敘賞莊宗領之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樂樂工子
弟至有得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後李嗣源
亦言及莊宗曰知慶薄有功但我每見慶則心憤然
安得更有賜與之意因誦唐太宗詩云待余心肯日
是汝命通時夫肯不肯之間信命也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七

四 性命下

人多以毀譽爲忻戚汲引排擯爲恩怨不知皆命也
時命行矣誰能毀而排擯之即使其能亦我命之應
罹其毀而被其排擯也彼毀者排擯者乃自以爲計
得而快心于我何愚哉良以命而當廢即其人不毀
不排擯他人亦擯毀之矣即他人不擯毀已亦埋憂
作過故譽招尤自生擯毀不可逃也公伯寮其如命
何而世之讒夫枉自機險陰賊蒙背指於當世爾矧
事久公見謀敗而禍益熾乎若夫時命將廢即有人
譽而汲引之固必不能起旣廢之命而登之然而好
士之稱必歸之譽者脫幸因譽而起亦非我汲引先

游之力也彼命自應爾也續使其人無人爲之先游
汲引然冥冥之中定有默扶陰相聲作其自致青雲
之上者是以君子得志當年專務推舉采拔爲心嘗
稽古之上賢元聖稱良佐一代其獎士禮賢同符以
故一時天下之士爭自附之及主上得人才之用多
其公忠深信而寵祿綬焉榮名令終固自乃公之德
之命宜然原非有所希冀而爲良以德莫盛於薦賢
報必延于累世亦天道也人奚疑焉而不爲反自儆
于鬼魅而甘爲讒人也哉大諦君子樹德以配命小
人植怨以胎殃卽有君子不幸而嬰禍患人咸抱歎
唐氏小辨卷之十七 五一 性命下

美名益用膾炙于時彼譖人者誰免其身間一倖免
禍必移于子孫什九無有子遺或爲娼優盜賊廝舍
鉗奴良以惡莫甚于陰報莫慘于陰亦天道也

予同年葉給諫惟懷常語余人生行止命爾以張羅
峰之爲相同下並而不能去一歲貢教諭以高中玄
之宰相署冢宰而不能存一典史問之曰張當國時
有一教諭起復補官入辭例當用手本而彼乃誤用
折簡張相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也會二尚
書至而忘之逕命文選出文選莫得所謂以爲相君
知厚也持白大冢宰踰格轉郡通判抵任貪肆三年

得金至數萬文選已兩易矣而張相忽記臆召故文
選問而去之其人已驟得通判掇金數萬矣高相署
銓部當天下大比羣吏某典史爲高相故知方當對
簿諸長吏咸在高見某典史注老病曰甚矯健呼典
史上典史聞高相呼喜而疾趨上失足仆地諸長吏
闐聲曰卽此見是老病高相無以語遂去典史又高
相署銓部去國時予同邑當該部中者五汪氏子頑
頓嗜酒而黽耻但四人張飲則狎不知遽入四人不
得不留與共飲而心甚厭薄之高相行四人詭曰送
涿州某急遞舖已又使人趣之曰衆已挈酒榼往矣
唐氏小辨卷之十七 六一 性命下

汪不知以爲真也踉蹌走涿州而四人竟不來汪無
聊乃自沽酒飲方大醉而高相至汪攀輿大慟涕涎
被面沾衣高相使人曳止之汪愈慟以手攀輿以頭
叩地出血高相不知其醉而顛也乃大感動曰彼吾
常人畜之爾今吾行無一人至涿州者而彼乃獨來
命駐車貽書文選郎令起選得東莞丞東莞番禺壯
邑謂非其命耶由斯觀之命適其時不謀亦得人詭
弄之亦得假令人有排擯之亦必以人之排擯反見
廉察而得爾昔人謂君相造命直虛語耳旣謂之命
則君相能如命何昔我一肅皇當好神仙禱祀時鄭

上厚煥上演連珠以諷。上怒奮給事中呂時中。又以疏入怒愈甚。批曰：「使厚煥爲君，以呂時中爲相，天下當太平。批未竟而以他事輟筆，疏置几上。呂覘知閉門，席藁待死。後竟寂然，蓋忘之也。無何，外轉歷十餘年至左轄而。上忽記臆，特旨問嚴相國呂時中安在。嚴相爲婉言，亦知時中有罪，但居官無過。今將以老與致仕也。旨改着閑住，乃知始之以他事輟筆爲命有左轄也。」

予爲諸生時，邑令潘君簡諸生爲會實開奔競之門，而又欲得佳士以爲會增色。乃枉見召予，不入潘令。唐氏小辨卷之十七

七 性命下

大怒念欲傾予家，知友金有光爲予計之曰：「須行千金脫禍也。」予謂禍福有命，從邪將無速禍。請見吳鼎庵公，成器公雖以吏員起家而善人倫風鑑精。天文道甲六壬負高見雅通大道時，以外艱居家。公曰：「君第往館讀書，爾禍福命也。」寧能計脫然吾視郎君天上喜神也。凡一生遇凶必化吉，脫欲禍君，其人不遽死必以事去位，必不能成君禍。請爲君終身驗之。君但靜修無貳爾心，以承天嘉貺。君其勉之。未幾潘令以癩發卒，後予歷中外迄今餘二十年所經涉事靡一不如鼎庵公言者。

修行所以儲福，不修而倖福，天必厭之。矧于人其有不厭者，以故自昔無望之人，希無望之功，倖無望之福，豈有不櫻禍羅者？

天之全福，蓋自古聖未之蒙也。請自唐虞而始，堯雖九男並爲囂訟有天下，而不能家舜則後值不肖子，前值頑父，傲弟諸艱橫罹于其身，禹則有父殛，殛終身抱痛湯，則有子天死，晚懷慚德，文王事紂，身幾不免，親食子羹，隱切于心，武王垂耄集勲，未幾殂落于幼國，疑自身得之而未能享，周公被讒幾難自白，至有殺兄之慘，自茲而降迄于孔子以及漢唐，首創諸

唐氏小辨卷之十七

八 性命下

賢君名將相更復何言？彼以天授英雄才智，且然矧我輩之恒人哉？故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空枯，日陽德君於天下而辱于三足之鳥，月爲形而相佐見食于蝦蟆，蜃辱于鵲，騰蛇之神而殆于即且，如何而可適乎物安可全乎？是以天不能足之夫，西北地不能盈之夫，東南蓋釋氏所云闕陷世界而過乃妄意求全是違天而逆地也。大諦小人殉利昏昏以求全福，君子志道競競以終全名。

夫名者天之大福，豈偶然而得之哉？嘗見人間富貴飲酒食肉終身多出中庸之人，若迺鴻生貞士奇偉

丈夫慮無不坎珂饑寒天之意豈故涼之政以磨礪其才堅凝其情性以耀其奇操聲平而成其志令顯大名于世耳生而得名更復何望衆人皆沒沒我獨千萬世而永存取福爲最多矣固曰造物忌多取也要以天之寄意在與其大者富貴奚足齒焉彼徒富貴人不過列五鼎重五綺多得錢買美田宅而已假令其人之生誰則知之安見世間曾有此人續使揚揚赫赫不過冠蓋所經片時爾豈有名焉今且無論唐宋遠世但自入國朝以來狀元宰相君能記臆其姓名可屈指而數者幾人今試舉幾人之可屈指者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七

九一 性命下

其以狀元屈指乎宰相屈指乎抑別有在也豈天與之數苟非大德至人富貴穠艷與聲譽高華皆莫可得兼耶然則上公上第而無聞受享不過一生數十年內華裾玉食君子而有大名實字內萬年至華且清無加無已之顯富貴是以高爵巍科天常與人而名則不常與人

昔人謂名爲造物忌故盛名之士必有他損予嘗以語諸有名薦紳人生身壽子孫兄弟父母可一損哉可損惟富貴耳今乃又爲貴人當操礪清修勿復求富貴此或可一當闕陷人間亦詎曾見有大名人貧

而餒死也

夫貧富猶一歲之寒暑也有人喜暑而惡去聲寒世不以爲狂疾而大笑乎

黃山谷曰人生歲衣十四日飯兩杯而終歲蕭然疲役此何理耶男女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

薛文清曰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于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七

十一 性命下

見其不知命也

予生平喜誦陳白沙一絕句詩云高浪張燈何處船客塗風雨夜如年行人自有明朝路莫把陰晴不屬天又白樂天詠懷詩云知分心自足委順心常安故雖窮退日而無戚戚顏命卽無奈何心可使泰然且務由已者省躬諒非難勿問由天者天高難與言又云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

人生命已定矣誰可奈何而世之暗夫儉士身都顯位往往矜已智謀謂以人力得之悲夫自爲勞苦耳

予深有言乎子長之匡衡傳論曰深性上之游靈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卿去者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常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席之上或開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

唐氏小辨卷之十七

十一 性命下

理義氣質氣數之性命不可分

大理義之性命與氣質氣數之性命前儒蓋嘗分之矣是烏可分哉非走敢以前儒之道而異前儒蓋得之孔子者也昔袁公問人之性命于孔子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顚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

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齒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齒音視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孔子蓋合言之是故於命之道而言分分即數也於性之一而言形形即質也於生之陰陽形象而言化化即理義也至言終始言能見能食能行能言能化計歲若月何莫匪然如其弗然則奚以曰端形於此乎夫子不分之意固昭如可觀也續以前儒所言理義之性命論之其曰命之流行不已性之一定不移者夫非賢儒之名言乎哉彼蓋專言性命之理唐氏小辨卷之十七

十一 性命下

義者也然人之一身四肢百骸血氣流通亦不已人之稟賦形有長短大小質有強怯漓醇一定亦各不移則何能分哉如必曰分豈氣數氣質其皆無理義者耶理義蓋即存質數中爾無質數即無理義義匪外又空懸一物也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情即其實理也良以氣數氣質之不能不殊皆天道自然之分有如斯者而理義始乃從中出焉蓋由其類合緒別之致綱之紀之不得已而名之曰理義名若有別乃其致無可別也聖人盡人之性亦於其不能不殊者與各得其自然之分而已人之不能盡人之性

只緣見性不明孟氏深闢並耕之說是見得性中理
義自合有此等差_{久宜}若性中本來無此則聖人亦
胡爲孜孜上下大小之分使彼不齊乃爾耶緣是其
分自致欲強_聲上齊之而必不能故曰莫之致而致者
命也或曰如此則何以言人性之同乎曰性同好德
心同不忍則所同也亦理義然也若其分_{去聲}則又自
合不齊有同而有殊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不爾
彼殊之萬奚爲乎致哉

稟至爲姦爲盜質斯下矣命至姦盜者之雁大辟數
斯極矣然竟人世無能除此等亦由理義不同之極
庸氏小辨卷之十七

性命

合有此等人耳迄其見人白日雖至覓頑不能無一
念愧而惴惴不安之心則真心也善心也此却與人
同之故曰性善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
移固是稟質如此亦是分_{去聲}數如此原天地間固有
限定不移之理義亦有相近相遠之理義也

氣數氣質之外無理義命之外無性而摠之惟心乎
王文成曰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
寂感皆心也自走言之無心則不可以見性無性則
不可以見命夫理義者心之理義也心之明黜稟各

是以云平等觀

辨性命爲生身實理

今人談性命率求之虛無玄邈不知虛無玄邈之非
吾性命也性命即在吾身昭然可見曰何也天以此
身付我命也我此身能動能靜能知能行性也除身
則無受命之具便與我以心亦將何處安頓以故大
學直言修身爲本中庸直指人身爲仁曰君子不可
以不修身曰修其身而天下平即言存心然究竟心
所爲存亦曰反身自治原虞廷傳來只一慎厥身修
身慎心定自慎身放心定自放內外原未有須臾離

庸氏小辨卷之十七

性命

也至釋氏而舍身言心雖不可逕謂其非然人匪靈
聖上根恐亦無入手投足之地况又上之而云非心
非佛乎然則後儒虛無玄邈之談性命有自來矣若
性命而果虛無玄邈則何以人人皆可與能何能奉
拳服之干膺又何以曰以人治人

心亦不必言之玄邈只觀天生此介心與我其形體
原自異衆形如肺肝並有枝葉旁帶腸胃並用屈曲
倚着心獨圓滿四周淨直瑩潤在中居上了無粘帶
又臟各有物實中心獨有竅而虛中不着一物執心
形體見心之性之命孟子曰形色天性此千古灼見

假令入之心或不中或中着一物或外惹一物或不圓不瑩卽非其形體本然

以身之形體言之如人富貴貧賤壽夭此天之命也然生來形體亦各自異故唐舉許負得以其術定人富貴貧賤壽夭是以君子語修亦卽以其不充詘之富貴不隕獲之貧賤不貳參之壽夭者而見立命之實

張洪陽學士曰夫身具心心具性人此一點真性虛明洞徹不容一物不染一塵與天無二者也只爲此心氣拘物蔽自有知識後遷流慣熟憧憧擾擾將此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七

七

性命下

天然真性而常迷昧之若有能究竟吾此心之量不被情識遮隔纖毫盡去則纖毫都盡自然洞見吾真之體原無纖毫染着而知其性也性既知則靈通太虛無垠無量而知與天同確然矣然見道易體道難體道易得道難靜中守此易動時保此難惟用力有難易斯得力有淺深不可不辨也若慮此心之放也而思以存之慮此性之戕也而思以養之操持而防散亂涵泳以求湛澄則一時用功一時對越皇天一念收斂一念上帝臨汝雖暫時寧靜未必與天合德然體天之心順帝之則卽謂之善事其天可也但齋

戒沐浴可事上帝存養匪懈世凡幾人閑中了了咸懷聖賢君子之心臨岐錯亂罕見循分安命之士文諺有之曰識得破忍不過說得硬守不定世間伶人

詹氏小辨

卷之十七

七

性命下

將我此生精神迸之一路凡性心所具天理當爲我身上合幹事砥礪修持保守精進一切榮枯得失毀譽窮通聽其自至雖命分有定不可人力轉移然我能自作主宰造化爲徒卽謂之命自我立可也夫事天之學靜裏工夫立命之學動處操練事天之道我奉造化立命之道造化在我先正有言打破名利關纔是小歇手打破死生關方是大歇手此七尺之軀頂天立地是他墮落沉淪亦他只因此身添出許多貪戀造出無限罪過百年有盡惡孽難消惟壽夭不貳方是打破生死關頭更有何事繫累朝聞夕死只

此一着而已昔人墮甑不顧上床解履是何等洒脫
哉此纔是實落學問不屬影響虛見其與瞑目枯坐
談光景說效驗者異矣爲仁由已時不待人回頭已
是百年身也儻有嚼鐵食銅之士細思此言撫膺擊
節做出此大事豈不堂堂大丈夫

詹氏小辨卷之十七

大性命下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七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八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校

人道辨明自編四心

心上

子路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
報也

天地生物之心無有爲也無有爲則無有遺是故我
得而物皆備

詹氏小辨卷之十八

一心上

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斯言非
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得天地無心而聖人有心夫
爲亦心之爲也聖人既有心矣則安得復無爲哉吾
懼夫有心則偏偏則不備是使心自多缺而爲自多
私也

心之本體自是會應會處惟會應會處乃見是生
不息之機至其處之而自然恰當去聲非有所爲去聲而
當斯則是無心之心而無爲之爲者歟

王文成曰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
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

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理豈外於吾心者耶

凡事於心安卽是理當故宰我欲短喪夫子只問於汝安乎舍心安而說理當卽與人遠遠便不是道若心反之而念念舉安卽是萬物皆備亦有不當而心安者非着于物卽着意見耳假令其人反而更一思之能復安乎

常人之心只徇己便人合已則謂是不合已則謂非蓋私心也私心豈堪作自主宰作主則須是本心顧

詹氏小辨

卷之十八

二 心上

本心彼之喪失已久今欲爲求幾希之存於喪失後則惟是乍見時片頃耳乍見何以知爲本心以其時乍然而觀思慮未遑起也夫無思無慮者心之真體少頃計已便與不便而心喪矣其病根坐不爲人算爾若肯爲人一算心便不安不安卽不忍人之心彼心忍者算已者也

名物事變卽考訂周盡只可謂聞見知識無與本心其原來雖皆從聖人心精所渙發不是從外來入然如三五以前諸聖彼時書契未立經籍何在乃天地若是精微事物若是繁庶草木鳥獸若是衆多聖人

一以名之定之皆從無中生有以故孟子直指本心示人夫上古無經籍聖人反多後世經籍大備聖人愈難得見亦由說多踐亂躬行不及而言語爲用聖人刪之正欲斯人去言而反之心也走謂此是聖人濟世微權妙術將不言而默奪天下詞繁之習後儒不察而復綴之夫是以去聖愈遙

管子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主嗜欲充溢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

詹氏小辨

卷之十八

三 心上

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夫欲智智之鑿也多言固足亂心多智彌以亂心矧欲之乎匪惟無得而滋害之

心之用不外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故人心正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若外此言心便入釋氏究竟虛惠能曰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又曰

世界空虛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
谿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
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自性
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
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着心如虛空名之爲大
緣彼見世界虛空與天地萬物寒暑榮瘁不相染着
又見天地萬物含在虛空中遂謂空虛含萬法言天
地萬物不出空虛中也不知天地寒暑山川流峙萬
物榮瘁運之者誰歟良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心
之本性有是心非染着也其本性然也無之即非人
詹氏小辨卷之十八

四 心上

之心反爲失其本性耳
虛無之學其流乃至慘酷何也病根只坐惡去外物
爾夫既以外物與已不相干矣猶懼其我累也復從
而惡之既惡之其勢必與割絕割絕之心非慘酷哉
王文成以二氏爲自私自利只緣見已重耳若夫記
誦與詞章之學則是援外物來粧點吾心故子靜每
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
弟本無欠缺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道遍滿天下無
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與不勞人粧點但是
人自有病與他間隔耳

有問王文成者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
閑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文成曰畢竟從好色好
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定知是
無有作劫盜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好
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作劫盜之心一切都消滅
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閑心思慮此便是寂然
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
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耿楚侗先生曰白沙云人具七尺之軀除却此心此
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
詹氏小辨卷之十八

五 心上

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嗜慾貪賤而思富貴富貴而
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
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此語徹切
吾人聞之便當通體汗出夫以吾人耳目鼻口朗朗
夙全冠裳革屨楚楚具飭乃甘禽獸之歸豈本心哉
只由習俗汙染沉錮日深衣服定用鮮好飲食定用
豐潔室廬輿馬等定用華麗齊整自身未已又用計
念子孫是以便思富貴便貪權勢居鄉便害民物忿
爭悲戚一生汨沒便無已日如此較之禽獸猶爲不
如何則禽獸猶有厭足時也吾人苟能于日夜間時

時尋思自己此七尺之軀所以可貴之理猛然一省則卽此形骸猶是軀殼惟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吾本心是聖賢同歸天地合德道理今拳拳勸人務學不是揀好題目分外營一美事誇人耳目只是彼此相規勸不失本心此理免爲禽獸而已又一種人士徒知挨傍規格整飭門顏便矯焉自信於此心曾不一自反識其應用施爲一切俱憑意氣此雖亦可悅媚俗眼然于本理往往過當去聲是自賊也乃者吾黨號名爲學者或又倚藉知解矜驚聲名襲圓妙廣活變侈博大目長足短口淨身穢迹其平居行事種種背馳茲則大阻天下嚮往之心而賊人害物爲尤甚矣

詹氏小辨

卷之十八

六 心上

聖賢豈有以異于人哉只惟適得已所以爲人之心而已如見孺子而怵惕心之常也先王但能充之遇蹕蹴而羞惡心之常也賢者但能弗喪之此常上添些子便自作異善夫音扶程伯子之言曰天地之常普物無心聖人之常順事無情嗟乎非伯子孰識尋常之爲至心也

薛文清曰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然則人心隨感而應不因應變改乃爲得其本

然若未感而圖應是不雲而雨不夜而月未春而榮不秋而零落也不謂怪乎卽善猶爲失其本心矧已應而留之乎程迥古占法曰一室之小六合之大春熙之而溫秋肅之而涼晝而明夜而昏其定體不隨溫涼明昏而有變化

張平叔曰身者心之宅心之猖狂如龍身之倖惡如虎

程子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翻車流轉動搖無頃吏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學則便覺察得又曰冲漠無

詹氏小辨

卷之十八

七 心上

朕萬象森羅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層事無形無影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人途徹也

周中丞訥谿曰發無已未中庸亦只言未發及發而皆中節原無已字後來習言已發未發即顯然有先後時也蔡白石公嘗有和東廓翁詩云發中有未發未發常未發此言甚有味可玩公益以發無已未爲合一也若然則夫子顯仁藏用之云亦二之矣走謂未發是此箇已發亦是此箇合一在此箇不在已未已未者時也時烏得無先後

心之形爲質質者氣之粗也致夫氣之精極而明者則爲神明神明不屬有無不着形體惟不屬有無不着形體所以爲不可測神明即性也使神明無少耗失無少改移自爾時時在中作主是故已發未發皆德性用事苟神明者而昏昧放逸是中無主也無主則安得不隨氣質用事蓋是神明之存主處爲本性發見處爲情運用處爲才名殊而機則一致然乃所以有氣質之用事何哉無主則任氣也所以有德性之用事何哉有主則御氣也若夫未用事與將用事之初必有一念先萌則謂之意而終之爲情意者情

唐氏小辨卷之十八

八心半

之始也意有善惡故大學不曰誠情而曰誠意誠則得心之本體而性存故大學言心正則不復言性蓋正即性也性存心即已盡故中庸言率性則不復言心蓋率即心也心性合一不測即謂之神乃神之所以能爲神則曰小而辨于物

辨物政見是萬物皆備夫以物之萬辨之夫至小之心夫非其至神至明者歟不小則散且亂烏乎明烏乎神

心之所之非好即惡無好惡則無所之由有所之而後有意好惡者意也心無好惡去聲但有善惡王伯安

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天泉橋上示錢王二君宗旨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宗旨中人上下無不接着走竊謂無善無惡心之體似猶可更也即與告子之無善無不善何擇焉今以孟子日夜所息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幾希之旨竟之請以好惡二字易善惡二字何如鄙見若曰無好無惡心之體有好有惡意之動知好知惡知之別若乃格物則以止好惡之不正而歸之正者是也如此庶與傳去聲誠正修齊治平中好惡協於心性乃可思其繼而睹其成也

唐氏小辨卷之十八

九心半

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心以性爲體體即所以成也若云無善無惡則何以云善之成爲性哉伯安此二字之當更也必矣夫子言人用力於仁亦自好仁惡不仁言之良以無好無惡心之本體故用力在有好好有惡一念方動之始尋討若一念未動時更不容着一物何處用力

無善無惡豈即佛所云不垢不淨者歟

昔惠能語印宗以黃梅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云何不論禪定解脫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也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不二法曰佛言善根

此諸善從何處來

謂心無一物是也可謂無善無惡哉曰無善則此無一物之心可謂非善耶乾之純粹以精精此大學之止至善止此爾特人于事物未來時固不可先有爲惡之心亦不可先有爲善之心先有爲善之心應即匪順故有之其所愛敬而辟之其所哀矜而辟者矣何則心本自善復加此念便多故不免于辟耳

告子于什氏已到應如是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若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便神妙不測無有不得于心者矣註曰強上制其心而不動之速非也夫心動

強制安能得及此夫子所以嘆原憲不行之難也今曰強制卽已是動如曰不動自不須制告子亦無制而自不動者蘇秦遊說亦以不動心爲主本其功以定志養氣爲先固是氣足以勝之然亦非謾然可到告子不得于心勿求於氣是一切皆無爲不得于言勿求于言是一切無視無聽無是非以故曰性猶杞柳曰無善無不善良以忍辱法門心如墻壁人言有是非我摠不聽人心有知識我摠無知識則有何動告子之不動心應如此

王文成諸無不徹盡唯於告子不動心而曰孟子說忘助亦是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病在助也緣他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若時時刻刻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不得于心之弊此亦淺看告子不知曰助曰正並係心動而有告子必不如是告子亦依希釋氏非善非不善之旨但未知心不是無善無惡是無好無惡之體又未知有好有惡爲意之動知好知惡爲心之別格物爲正好惡之不正以故井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本來之心一切離去而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也其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亦釋氏得無所得之意但又不知我心本自有善之當得者以故曰性無善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若以一陰一陽之道爲善惡未分則未繼之先何以一陰一陽若是皎然于中而無混乎良以未繼之先陰陽二者和合均適夫是以曰太和元氣夫太和善之善者也惟靈元爲善之善故繼之而有此善至成之而爲性則有過不及故或見仁

詹氏小辨

卷之十八

十一上

或見智或日用不知不善行乎其間是不善因過不及而生非繼來所有蓋繼爲乾元之元元元無不善若謂未繼之先爲無善無不善則此善何從繼來老子天地根之綿綿若存釋氏名不二之爲不斷亦繼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猶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可云非善耶惟善也故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夫子告哀公自獲上推而歸元於身曰誠身固以誠爲天道矣乃究能誠之本曰明善善爲先天之先又可識已然則誠者之從容中道亦中此善而止耳故伊尹曰德

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一陰一陽之道雖其時無善之名而實則所謂純粹至善者也至繼之而始有善之名至成之而始爲人之性心者性之形體也性曷爲言成既有真精又有形骸善始凝爲實有而成一箇善也不然此善將安何處

自無善無惡之說倡而世之學者了不思爲善以去惡漫無所擇只說虛空乃至口鵲鸞而行禽鹿反託講學以爲規利附勢傍名取寵之資見者不察猥指以爲文成罪此何異于見支離訓詁而過紫陽乎

詹氏小辨

卷之十八

十一上

心唯一善以故能擇之而謂之曰得得與失對今此之言得必前此之既失也如云無善則無失矣而矣以曰得一乎心本無惡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不復行也

天之數二十有五而始于一天之德四而始于元元亦一也惟元爲善之長也故夫子稱顏子爲得一善夫元善之元也天道也而得一善則人道也若謂人生之始而無善必人非天之所生可耳

何謂善無欲也作好作惡生于有欲欲動物窒萬藹艱施橫截而不得通是人之身心以無欲安而有

欲殆也嘗試言之人有欲則滋味橫生惟無欲而淡矣有欲則攻取百塗惟無欲而簡矣有欲則態狀蜩起惟無欲而溫矣夫溫也簡也淡也一也

文武之道未墜于地言定不在地必在人也賢識大不賢識小既不賢矣則何識之寄乎夫婦之愚可與知能即日用不識不知道亦與焉夫道無聲無臭者也日用不識不知道之無聲臭者已寓之矣特聖人不識不知中有凝然內燭者在百姓但少此爾蓋昏與昭之別也

視聽言動不愆于禮此脩身也亦即所以存心蓋四

詹氏小辨卷之十八

五心上

者心之竇也四勿則其關鎖故惟非禮勿視而視乃吾視非禮勿聽而聽乃吾聽非禮勿言勿動而言動乃吾言動不然皆物也然而四者目爲尤甚天下榮觀孰匪以承睫而心動哉故教首勿視

隨分隨得最爲自在人心不平自作低昂故生多慮譬彼擯片人心至悲以爲失意然失之朝宁得之山林失之驅馳得之優閑失之功業得之著述何失何得閑來只是平分平得焉音煙往而不滿足

伊尹視天下一夫不獲爲心耻孔子見瞽者齊衰者音音必作必趨不啻若在其身恒人惟乍見孺

子入井有此心爾

易咸之彖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蓋心以感爲用感以虛爲體一不虛將執已滅人人之情不得通必有忿然不平與我相矛盾者人生千萬病只惟不虛之過虛則靡一間隔天地萬物靡不各得其情是心之至和而且平也顧愷之曰聖人懷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唯虛也故無往而不通唯明也故無來而不燭斯乃爲在在焉在在知乃真故八學功要音千聲三在何以在心

詹氏小辨卷之十八

五心上

在也故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以心合天即爲心在天中天無不生不通人心而有一念之不生不通即係之偏偏則失其頭地所在孔而立顏所立在也故天稱立天人稱立人心稱立心命稱立命又曰至命何也由至得在由在得立立無休歇亦無偏倚

許文清曰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又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有纖毫強勉亦如然

人心但一念強勉即便不能快然觀大學以自慊爲

意誠心之功可了也而心之所爲欺亦可識已昔賢有云有意爲善雖善必粗自走言之則豈特曰粗而已蓋既云有意則是意也非心也心以意移矣皆心之欺也非乍見之空空矣謂之雖善必私可也

心量之大以識大也昔稽中散謂趙景真量小狹景真曰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予深有味乎其言之是以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

薛文清曰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音理見識斯大矣

詹氏小辨卷之十八

六 心下

任登曰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心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張玄素曰夫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源實在于此

養心而至無心心乃全
嬰兒入林豺虎不食無恐也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八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九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明自編五 心

心下

古聖多未言心惟易言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體用盡於茲矣夫不動止也艮也感通感也咸也故艮咸二卦聖人並以人身取象於艮則初言趾二言腓三言腰四言身五言輔六當言心矣乃詹氏小辨卷之十九

十 心下

不言也而曰敦艮敦艮心之體也體之恒止可知矣於咸則初言拇二言腓三言股五言背六言口四當言心矣乃不言也而曰思思心之用也然乃曰貞吉悔亡用之貴正可知矣

心以能思爲覺以不思爲迷人之禽于斯乎判禹思天下有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猶已饑之伊尹思天下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之此思即是覺此覺即是仁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即此爾千古學始于堯堯德唯曰文思然文思而先以明明而首之欽欽其無上第一真功歟心之所由以得其職繹諸此

而可知已周易首乾乾之九三人道也其曰乾惕即
欽也欽故有覺覺始可見于行故詩曰有覺德行去聲
孟子於人之不能盡其才與不行仁義者而皆歸其
失于弗思蓋見諸此也

思而不學則注念雖專終玄虛而罔所執研心雖遠
卒渺茫而未可臻以故未超悟境而已窒靈機欲解
真詮而先成意障茲思之所爲不可弗學也曷謂學
曰學以行之夫子所謂時習是也時習夫是以心與
事俱臻外與內俱化而其得也深乎故曰悅也

唯時習乃見是常欽按欽字蔡仲默解爲恭敬似未

詹氏小辨

卷之十九

二 心下

盡漢志內曰恭外曰欽亦未安詩云憂心欽欽說文
曰欽欠貌徐諧曰欠去而見一曰敬也通此二義則
欽有歆然日自不足之心矣竊謂覺體應如是

朱子曰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
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爲病不但握苗而已不若日
用之間以敬爲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處
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走謂知敬即是心之覺覺
乃敬不覺則敬烏從得來

朱子曰心是動物自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
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惡矣離善便自惡然心之本

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
甚做出來走謂無心之心是心之本體故乍見必怵
惕如不怵惕則有爲之心也仇家之子固有入井而
不怵惕者然乍見時亦必有一念惻之少之不怵惕
而且幸之則豈可謂是我心哉故以乍見論心心之
本體是無惡者

胡文定云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
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夫
心無形影曷由操之敬所以操也心敬即存存即萬
感紛紜而本體之貞靜者自如所謂不起不滅者也

詹氏小辨

卷之十九

三 心下

又烏有所謂方起方滅者而爲心之用哉若曰百起
百滅則豈復成箇心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
勝物而無傷

衆心恒動聖心恒不動不動何以謂生生夫生生者
非動而生也惺惺一念恒在無他以故常覺而應衆
心之動他念多也多則心爲念擾念爲他走蒼茫恍
惚昏昏焉當行而不知行當止而不知止此則如馬
馳後逸身且無處安厝安得抵固根滋而致生生
盧惠能曰着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離境無生滅如

水常流通楞伽偈云苟自心執着心似外境轉

夫岸本不動也舟行而谿岸若疾而馳焉則景眩之也止本不飛也車行而土壤起而撲面焉則輪軋之也心之眩且軋者寧獨一舟一輪而已

天之下莫非物生物是天之心如不用生物則天亦靡所取用以故虛無者不是天而唯真實者之爲天聖人謂天道盡于一誠此也至夫物物實有是生而物物無不咸蒙其生則曰天之至公而誠斯至矣故曰至誠盡物物在道在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故曰不誠無物

詹底小辨卷之十九

四 心下

二氏雖云普濟衆生總之不是順應應其同己者而已人一念來向吾道則應之其不來不向彼便爲膜外聖則物普太公去來向背勿問焉蓋吾道人已兼修二氏修已而不修人惟不修人故以人爲累礙離父母妻子而出家

薛文清曰萬物不能外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王文成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是好念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所謂好念如周公作宰而思兼

三王之事孔子學聖而竊志三代之英皆當下本體應如是惟非當下乃無事而起期必之念曰如某事如此盡善則先畜念在心何時望得此事來或事已至處之善矣及事往而念在不忘則存此將復何用是無事而念自生心無迹而心自係迹文成所謂留滯此也故雖念好亦以爲妄

釋氏云金屑雖貴着之眼何殊砂土

夫子告子張言忠信行篤敬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彼其時未有言行也而心乃見之即云非念自生心不已近于目前光景者耶曰非也

詹底小辨卷之十九

五 心下

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此見即不睹之戒慎總之言心無須臾弗在耳

王中丞敬所曰盈天地間惟萬物然山河大地禮樂刑政皆是死物運用之者心也心體靈明則所謂知也離物無心故知心以物爲體遇物而照故知心以知爲性

黃勉齋謂孟子於諸侯之禮未學班爵之制未詳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欠缺未盡此外引見聞以爲心之知不知此非心之知也假令今日有豪傑之士如孟子者生前古禮制愈不得其詳矣心將終於欠

缺而不盡乎

孟子自言未學未詳曰大畧正見不必拘拘於此故特言收放心以爲學問之道放而收盡心之靈體始乃透盡收放與集義一也至于塞天地而知通天地矣

文成曰舜之不告而娶非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也武之不葬而興師非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爲此也抑亦求諸其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

詹氏小辨卷之十九

六 心下

耳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其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平聲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懸空討論皆是蔽亦是放事當師古而不考古則是蔽于自任事不必師古古事已放失而必求探討強合則是蔽于往古

心之本體是明明自然會知知者明之通竟靈智之妙用萬動之幾先也惟物蔽則無明以故見父不知

孝見君不知忠見兄不知弟見孺子入井不知惻隱朱子曰此心紛擾着着方法也不能得住湏是見得天下之理都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司馬子微曰小事關心心必動亂

徐曰仁問文成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則朱子道心常爲一心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之語似有散文成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爲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匪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

詹氏小辨卷之十九

七 心半

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理欲不容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高皇云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此上聖妙解不深求而眼前直致之中深淺已俱極矣

宏山曰道心最爲微妙道心不離便是精道心不二便是一便是執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便是精一工夫

諸儒只緣未見本心故有開辨囿于尊德性道問學之場不知聖功自合于一何則心止一心靡有二心焉得功夫有二二之卽失心雖有出入存亡原靡二物出此物入亦此物存此物亡亦此物故曰爲物不二因他固有二物求之不得不一亦只惟求自本心不可少一涉外涉外則爲出爲亡是二之矣良以萬理咸備一心心自至明至足惟生二念二卽是蔽蔽卽爲物以故應感愆常遂違正則今去其失正失則之蔽之者而本明依然還在觸處能自見也見自一念靈明充竟之以迄無毫髮不是此無小無大

廣氏小辨卷之十九

九 心術

無遠無近不是此則事事正而物物宜故曰發育萬物如喬松高幹抽枝吐穎繡花綴實總是一根生發布滿無量無限則與天生物何異故曰峻極于天第斯理至精且當至高且厚至廣且深條雖有三千三百之繁要弗外之一禮故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以禮終焉禮者天理一定之極則小大遠近由之莫可移易今自至微以及至著至邇以及至遠定則咸在卽此便是盡精微於致廣大便是道中庸於極高明便是溫故於知新便是敦厚於崇禮禮也新也高明也廣大也分若殊矣均爲吾心量故也厚也中庸也

精微也分若殊矣均爲吾心根亦猶木根而分于枝穎華實也

故亦非舊聞是吾心生來固有靈瑩不已之機厚亦非外加是吾心生來夙有萬應無窮之體惟本來之靈瑩不已以故日日可新惟本來之萬應無窮以故步步皆禮溫者勿忘勿助有事勿正之謂敦則止是弗遷之謂也

功自精微廣大中庸高明新故厚禮而一之然後本體渾全周匝融液通徹而爲明哲之君子故在在皆宜夫是以語盛德之至曰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則禮

廣氏小辨卷之十九

九 心術

經之義也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言當遵守吾之德性以言學問凡學問皆不可使少有出於吾性外卽所云率性之謂道道不遠人者也本意只用見心體之大靡一不兼該其靡一不兼該却又不是求之外之萬而惟在致吾心本來德性之明哲是故始以聖人而終以明哲保身之君子見道盡之明而明証之身非有二也自諸儒議論多而始二之聖人君子之學問廢矣

天下雖有萬原來是萬箇一匪有他也故一得而萬具一不成則萬有餘喪亦曰凡身之動皆心之實體

也身苟不臧云有是心予將曷信

樂記曰人心之動物感使之然也故功始格物周頌曰於緝熙單厥心熙緝則心單故功盡明哲學記曰時觀而弗語以存其心故入門須靜一

心之受性惟有靈明故說命羣臣諫于王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註疏云哲智也明智則萬法皆在故明智實爲心法亦謂此外更無有法若云有法即非法矣

橫渠云今且只將尊德性道問學爲心每日求多少益改多少不善此德性之益讀書求義理有歸着否

詹氏小辨

卷之十九

十一 心下

編書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學問之益斯言何如曰若然是德性自德性德性之外又別有學問學問德性之外又別有心也不知改過遷善固德性事然改之遷之非學乎商酌善與不善而遷改之非問乎觀書求理固道問學事然所觀所求之理非德性乎求有歸着勿徒寫過非尊乎尊德性而道問學心在其中矣今曰且只將尊德性道問學爲心不似強援此二者將令入內以爲心乎不知德性本自吾心中物學問本自吾心中事尊之道之皆吾心也以德性爲學問政是以心爲學問

知得心而後工夫始有歸着不至枉用其功

人生最受害而最難鋤惟財心生既不能無之則不得不有之于以有而不有非夫仁人之心能乎然傳謂仁爲人心矣又云財利人之心夫方寸至微以仁義與財利生來雙根並植其中其固其深可知也顧仁義拂人心欲人心不便焉財利順人心欲人心實便之仁義之人心其不能勝財利之人心較然矣以故世之人心率被財利充塞仁義不能幾希欲端雖有萬乃根無不自財利之人心生發變化來爲欲專利耳苟爲不利心便何須設險曷不蕩蕩平平

詹氏小辨

卷之十九

十一 心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莫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音翰不肖有順懷音旋而達有堅而縵音寬有緩而鈇音輸急也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凡此皆財利之人心變態有然小人之心哉

小人之心亂國奇人之心亂道然而二者之心不如愚人之心雖無益於人之國而國如故雖於道冥如而仁義無禍

孟子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最端的矣大人不信不果惟義之所在赤子無意無必無忌無貪唯可之

適而止

心之本真亦不能偽卽用意粉飾旋已不覺其露

心無物則無聲臭一涉物卽有聲臭格物是一合下便令從無聲無臭發端此中工夫纖毫踈畧物便浸浸入來

記謂人者天地之心夫仰觀俯察茫茫蕩蕩天地何心焉唯是虛化形而成人故知虛是心體視聽言動所以恰合皆虛之所爲故程子曰視聽言動皆天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只此識取吾儕於此識得卽日用尋常便自合德天地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陸子

唐氏小辨

卷之十九

主一心下

靜開口教人以天地自責備天地只顧自己德物不責物德我責備應當如是不然直空話耳何由得到天地小人則專是責備于人責已愈細密則人愈受寬大之德

王文成曰眼前路逕須致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大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可矢之而已若要說見南子是

得多少力若且依子路認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

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

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政是大頭腦處

薛文清曰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

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唯心清慾寡

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消沮閉藏自不勝其憂心廣體胖自不覺其樂

心中無物其大浩然無涯

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此心不知用之

則任與物逐茫茫蕩蕩神旣靡所歸着身亦不知安

唐氏小辨

卷之十九

主一心下

在何處更將何處進步豈不誠難慎獨所以用其心

是使心神有歸着處心神旣有歸着身便得安頓只

此是立命實地兩足硬立進步由我爾

陸子靜曰有志於道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在

是語心在也心在卽是道在心失卽是道失未相離

也

薛文清曰大丈夫心事當如白日青天使人得而見

之予嘗繹此謂心身性命一也惟一念安命性靜神

定體安舉動自爾光明正大一一盡已分量爲之矣

一不安命貪求妄生背人而謀晝伏夜動拂人之性奪人之有夫安得有白日青天之心聖人不怨天尤人何等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于天即怨天自不勝其忿忿勞擾鄭諺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然一絲未斷塵網苦難超也

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爲切磋砥礪之地君子無入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聞毀而戚斯心如弱柳亂花細雨微風悉得而摧殘之矣

今日天下說心體皆曰無起無滅究竟由好新之念

詹氏小辨卷之十九

十四 心下

而作斯見解耳要其至摠不如文之不已孔之不踰爲簡盡而直白也凡云起滅者爲有滅而見起有起而見滅也若不已不踰則何起滅之有無起滅之說元自釋氏唐大達師水懺反覆言之甚明言一切煩惱皆從意起而身與口隨之故須洗心懺悔懺悔言心自愧悔也蓋是爲學人設法令從起滅作工夫若佛則是無起滅者政惟學人不能學也良以人之心時必有起今但知所起而滅之浸滅浸滅起日自消即一旦未能成佛庶幾不至任意造業此其言良是故爲吾徒之言生滅者立之

西陵周子徵言人之習主之者念若謂必求念正則一日之間起滅萬狀任之則縱捺之則拘且念動而後辨覺已遲矣夫人性本空不假學慮必正則邪無邪即正本無邪正自無起滅既無起滅有何拘縱其言亦是但本無邪正之說將令學人猥自寬假蕩去閑邪之閑而不一少攝其心如誠曰必正則邪也則孔子先正其心必也正名曾子得正而斃孟子順受其正豈亦必正則邪者耶循其本蓋即文成心無善惡之云而易其字耳此政今日學術流敝不得不申辨焉

詹氏小辨卷之十九

十五 心下

張學士洪陽有言念逐物移則心隨物去起滅遷革一日萬端未用功者苦於不知既用功者誤於自縛莊敬日強終日乾乾古人憂勤惕勵只是收拾此也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十九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明自編六 念 意 志 氣

念 意 志

天命至微故行生罔有疎漏遺問去聲不微則粗粗則缺漏生焉故走于人禽幾希之別直以敬謹一念當之謂禽獸與我異只惟不識敬謹兩或曰禽獸與人是真偽之分予謂不然禽獸比人更真鳥有狡偽但詹氏小辨卷之二十 一 念意志

只任其真態放逸此見是不知敬謹也敬謹一念終身不離頃刻便已是窮理盡性至命外此更無可着功處

論語首篇悅樂愠皆自意念至微上定情中庸不親不聞則自無念上定情性之貞靜本無有念動念者情也戒懼于不覩不聞斯念無有念已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未發而中去聲方是真能率性緣性之失由於情之動念故于定情處求定性也

念非起念人心于至靜中自有一念炯炯不昧之真者此是本來靈明靜之所不爲凝靜此耳或

靜中之動而實非動也意則動矣故予謂此爲本念而古人以之作聖良以念無動靜意有動靜意之發則情也

人生不得作賢聖病根皆萌蘖于意意定爲志而氣隨之知止之止意也意止志乃定氣不能乘則安得復有妄動之慮故至于靜安而心體得矣聖功理意最先格物是截其意所必至裁其意所必欲俾各止于分內庶幾意不亂物心不妄臆而一可得也不然一念在此一念在彼將如憧憧往來何此皆念由物發不由心發認物爲我執非作是而其爲欺亦已甚詹氏小辨卷之二十 二 念意志

矣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講學之士最所自悞則是美毋意毋必之名而不得無意無必之真便爲今世奸儒縱適遂私逃遁法門只玩曾子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語意是何等決定故曰必慎其獨必慎其獨曰必誠其意意發至微然而消消不已則爲江河歿世永爲君子永爲小人決定在茲故走以爲是此生人禽路頭是以學必致慎于其獨終此生不得有須臾欺手或問意與念有分別否曰念者念也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此念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故書以克念罔

念分聖狂曰克念功又先意一着摠之一戒不睹懼不聞該焉意則因應事物而有故曰心所發乃念則不待發而常覺常明常惺惺若夫意而無有所意則爲意之誠或問六祖指示惠明曰勿生一念而五祖指示六祖則曰善自護念此何說也曰善自護念政惟欲其勿生一念耳生念即是意必曰無意無必者無作意期必之云也如并當然之意之必而禁止之則聖人何以曰先誠其意佛亦何以曰于意云何曾子釋誠意乃又何以三致其必

試以往聖之言驗之舜曰期于予治刑期於無刑禹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

三 念意志

曰念茲在茲武王曰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周公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曰肆念我天威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皆意也禹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湯曰今朕必往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則予孥戮汝罔有攸赦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武王曰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曰戎商必克曰今朕必往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曰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皆必也

大學于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一以反求之已曰身不

修不可以齊其家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悌曰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皆自反也反又在自一念之獨知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不是借忠恕以示門人易曉原曾子工夫只到忠恕忠恕之一貫即所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也蓋毋者禁止之詞釋氏心如牆壁亦尚未離禁止至夫子而禁止乃絕所謂不須防閑者也

五祖以神秀時時勤拂拭之語命人誦持依此偈修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

四 念意志

免墮惡道亦是曾子三省之意尚未到忠恕也故以爲才到門外若吾儕則是已入門裏學二氏者有意脫離便是粘帶其言曰鍊精化氣者言不着形而全存氣也鍊氣化神者言不着氣而全存心也至鍊神化虛則并念無之所謂一念不動者是也若釋氏則一悟百了却不須此三鍊

夫夫子之所謂一何哉有意即是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一之實際也顏子毋意必纔能把捉得住顏以下則盡不免有意故盡教令于意上作工夫毋自欺是慎其有意毋使有意之意潛伏無意即是意誠

即爲一更無他奇警可說說上便入索隱究竟

夫心之本體無意者也心之本念無二者也意因感發念無有意無感意動意斯爲欺

凡工夫須自己身欠欽處得力處立定念頭向前乃是實功不必口頭相祖口頭相祖多屬阿意非但口耳予之學問乃不談當世良知而直言自反亦是自己身缺失處用功耳緣賦性濶大早負不羈恐或過望于人失責于己如病虛耗而用固中湯嘔逆而投下氣散也人參能補然用之不當反以傷肺要以知之爲良孰與于此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

五 金憲志

予在西陵周子徵咤曰先生對諸生則言修身讀書事當道則供文役署邑篆則聽訟理錢穀才云博矣如是芒芒將如一不在何又皆瑣務如大事何予笑應之曰此予職事也予爲廣文亦循當下職事而與當聲之耳假令當道命而不從諸生叩而不答是必失其心者又或規避而求免別求閒暇從容即不芒芒其爲作意生心又甚矣意念之二三政爲莽于閑暇從容之爲高而不知當下芒芒而芒芒之爲一是以墮于空見偶于蕭杌而不知爾夫一亦在夫事之各當耳當則何事而一之不在得一則此生大事

又孰有加于此昔孔子爲乘田則牛羊肥爲委吏則會計當抑何瑣屑也假令孔子于爲乘田委吏之時

乃陋此之瑣屑欲起而誅少正卯令男女別于塗使魯國大治則人有不捧腹笑之者乎何則非其職也假令孔子陋蕩牧會計之爲鄙事釋去不理乃日引但僧堯豎在前與之傳一貫談良知意誠高語誠大將如失其職任何皆誕妄也此其爲意之失則豈特曰二三而已且一亦豈在事之多寡哉如以多寡拘之則孔子蓋嘗六言于由五美于師四勿于回三德于哀公兩端于鄙夫一貫于參賜矣亦將謂由不如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

六 金憲志

師師不如回回不如君子君子不如鄙夫鄙夫不如參賜乎亦各據其當下之所當同下聲者而與當之我無他念則是耳當雖有萬實則只是一當若舍事物之當而求一則無一矣若必事事言一而爲知之良則障于一矣意見之私辨政在此知之一庶幾哉夫爲學亦猶取天下然囊四海吞八荒而惟吾宰制固其志也乃始事則何能然不如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乃爲實功庶幾進步有地而廣土可漸圖也故走以爲吾人欲學大人之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請自經小人之必信必果始雖功出有心而意近于實却

合聖人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之意夫子叙士之品以必信必果殷焉隱然已見發軔之功矣不然侈爲遠而功不切之已身終之實不能副必爲橫私天下之心耳迹似志大實非志大是任意也古人所爲立志要大爲實而有可立也昔柳下惠夜抱寒女魯男子閉門不納夫子指爲善學豈不以自知決而造意實哉立有其地矣如是不妄爲往不當去走以爲志大在此中也

任意即失理即不宜于人一不宜入即是喪已非有二也蓋凡有意匪謀人即殉人匪沽名即好勝不作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

七 金鑑

則着未有無所倚而自生意者

作意便多事着意便太過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只是不作不着各當去當下而已王文成曰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不是存天

人心不免有意病坐未知約禮耳禮約則心合如是而止意自不起滅矣約禮是人心意念韁鎖曰如此則何以教學夫從意必作工夫也曰正爲學人不能無意耳人恒過然後改知我有意又知我有意之非乃能力自決去聖人乎損而曰君子以懲忿窒慾言懲此窒此有意之心也不然安知何非何是究竟歸

混于意氣耳顏子仰鑽瞻忽時全是有意及仰鑽瞻忽之極博約投之故豁焉寧定而至所立卓爾繹此則仰鑽瞻忽亦是顏子實功不然何以便至能立也曾子方日三省時已脫仰鑽瞻忽之時依稀得要領直是從本心意必上實體故一貫心能領受今之倡道者教人無間識與不識一切及門盡與說良知談無意無必見他學者有一不說良知不言無意無必續令行合于義亦抵爲不知道此意必固我之甚者文成教人之意恐不如是文成亦不過就已所得以示人爾夫道豈必言之同哉如堯舜言中湯文言敬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

八 金鑑

孔子言仁孟子則言義又多存心養性與知言養氣各不相拘只此便是無意無必之真今必期人人合口不則相稽以故師弟朋友間各以意合發端已與孔門塗殊卒遂以無所不至爲無意無必此真以盜賊之身藉口聖學之似而爲非者叩其本蓋緣造意無良念在欺人故相蒙以迄于是此有識之士所爲捉鼻于若輩耳

氣

夫太始未分誰爲之合太始既分誰爲之分氣之爲也天地非氣則不成爲天地而況於人乎天地者道

之所自來然而非氣不行無氣則亦無道氣之磅礴靡有涯涘生天生地成時成物夫何能離焉洋洋乎大哉

人由氣而有方夫音扶未始有人之先必得氣以爲之胎而胎非意而有也是人之生也得于無意成于有氣無氣則無人矣氣可無哉顧又不可有之有之非氣也意使之也何則氣者瀰漫布濩其體浩蕩以故無能自主而主之意氣隨意使欲定夫氣須先定意意不曲意斯氣爲正氣意定氣定意動氣動意者心之神氣者身之神構合而行未能相離故大學語誠唐氏小辨卷之二十

九念志

意即不言養氣了意所以了氣也誠意者意而無有意意而無有意則義也事之未宜政謂以意奸之誠意所以集義也孟子于氣上工夫說一養字最端的氣最易動盈歉無時稍着力便入正助孟子必有事即傳之必誠其意必慎其獨慎于不睹不聞斯正助無從起何以知正助之無從起意無從起也若復少加一念便屬已意已意即是正助氣之所爲養者不但着力不得亦自着意念不得慎于不睹不聞斯爲養之至乎養常定則心常靜心常靜則知常明所謂無念之爲念者此也唯無念之爲

念而後乃無意之爲意唯無意之爲意而後乃無心之爲心如此卽志亦烏用持之而一哉若志而待于持是猶從意必作工夫者耳學至無意斯志氣合而功力靡所與音韻正助忘而意識靡所奸神形化而外內靡所限豈不曰至大至剛哉

意定爲志夫子十五志學亦從意必作功時也至三十而立無所事志寢入無意之天矣志何志亦曰必慎其獨而已第是時雖從意必作功然意而靡有他意必而靡有億必蓋順道所自然應如是者而決定之如人氣在身非有作意而運行日日自周體也集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

十一念志

義所生之氣蓋如此以與動氣之志不同故貴此志之立耳出此則妄意期必耳是已意也一涉已意卽于是有暴氣者焉曰何也強上聲也由斯驗之凡靜爲養凡動爲害靜者不造作而順自然動則失其本體之所以行而強爲我造作矣

意一起氣卽鼓行氣意無先後然氣亦無先意者續是蹶趨亦由心意惟心意之忽而有蹶惟心意之急而有趨順直卽是意誠聖人之無意必也順直也持志亦似後誠意一着誠意是從無始作工夫不待說到氣而氣行自順不待說到志而志存已定曰毋

自欺定力也曰自慊順徵也

剛大則自慊之本體固然正助則自欺之意念必至心廣是志之夙成者也體胖是氣之自充者也

夫意氣之害大矣意動氣張意激氣騰勢其能禦今輓近世於人之不論是非一意爲人用事者則目之曰有意氣此最可味也如荆軻聶政戾羸要離之儔意一動于知己之感捐軀赴之妻子弗顧曾何計理是非蓋爲意氣使耳夫以氣騰沸之勢而扇搖于意意不能反氣不能降平聲直有死而後已烏能戢之於既發也于以先未發而圖之則其道非養不可良以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

士金憲

意之起也忽然而機至捷氣之奮也駭然而機至大以至捷將至大則無可戢之隙而其病皆生于動是故以不動養之古所謂藏修游息渥泳雍容皆養也自昔賢聖未有言養氣者言自孟子始良以春秋而上事必深惟是非不敢逕行直情蓋猶有涵泳雍容遺教氣之爲習未熾也至戰國則不論是非務在快意使氣但取得爲憑陵戕賊烏所不至是故孟子攷攷養氣之爲教乃走則以爲禁預防先宜自第一着不爾則已後故不揣之猥鄙以爲養于氣定于志不如先于意夫志意所發也無意則志自定昔人謂禍

莫慘于意是意者禍之端志則惡之終也氣但其驅走耳第既任之禍將莫可救療如人家豪奴悍僕既已受令而出一路風生雷動狼戾橫暴主人翁不但禁有所弗及抑且弗得而知之况主翁又爲蠅起鴟張之主翁而非凝靜寧定之主翁也乎是故大學諄諄申嚴欺慊之辨於未意先而氣鼓斯無機已

夫養之以勿正勿助是矣乃先之曰必有事繼之曰勿忘不着力着念乎曰非也必有事者我之毋自欺造次顛沛必于是也勿忘則死而後已天壽不能貳禍害福澤不能移通天通地亘古亘今此念靡有休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

士金憲

歇終盡之日蓋吾有事之無時無止也者故曰時習之如至誠無息自強不息至誠自強即必有事無息不息即勿忘蓋精純之極致然哉

着與息因息以着致着以息成故凡息于此者着于彼者也着于彼者息于此者也皆生于欲也有欲斯之爲露矣有露斯之謂着矣露首首着露尾尾着不息則無首無尾是未有欲而露也則安有所着由謬念而始有着念由施力而後有着力

人生驅逐富貴功名只緣目見可欲耳聽可欲而中動爾動則發言行事孰非爲耳目之欲而營營皇皇

故有雄辯曲說唇焦口乾窮苦本以圖之矣有勞筋
聳骨疲精竭神不顧死生以趣之矣四勿乃時保鏘
切 苟不與意至于動者也意動甚微幾至難察然
惟至微故剪而去之也易一發于情則無可奈何寧
復惜氣之盡哉

意動惟微故人多以微忽之賢聖大過人政惟從人
之所易忽者而嚴其功人多以能使其氣為快意賢
聖不但使氣尤以快意為惡本使其意寂然而無
快無忿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

主一念意

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
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走謂氣之
能配道義于斯乃是實致蓋快意發揚騰沸皆任氣
也道義以茲失矣忍之斂之消之道義當然即道義
也此真是一幹旋而天地反正

張學士洪陽曰事行而中為挫者志氣未定也識到
而行不透者精神未充也然志氣定而精神自充
西蜀鄧京兆林材云志氣非二物然欲持志則神明
虛寂所謂視不見而聽不聞者也曷從而用力哉在
無暴其氣也無暴其氣即所以持其志故下文止言

養氣之功不復言持志若孟子之意節似得之重養
氣也若大學之旨則首格物次致知而重乃歸意並
先一着蓋意出志氣未動之先格物又出意未萌起
之先然孟子重養氣蓋是為戰國時人立法

氣莫病於客氣客氣一逞便不能屈下於人遂以自
是自欺飾非長上傲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不
忠不孝不弟者其始皆由于客氣勝

或問客氣于文成文成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
而安心居于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有錯失
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于吾上惟恐人怠慢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

十四金意

我此是客氣

學求以變化其氣質氣質之難變則客氣以為患諸
儒唯大程無之即陸子靜與元晦相異時觀其議論
時亦有客氣元晦却無也而小程為甚

嘗謂釋迦生西域孔子生東魯一夷也不言而華夏
戴焉一華也不言而夷貊式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凡為人類疇不頂禮孔釋迹其一氣之所滂洋籠罩
亮夫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山於內無海於外乃循
其本不出此念真精棣通通之斯乃不媿天地靈秀
而生為人矣如或首簪我冠身褻緋袍足納鹿鞢音靴

眼切雲仍力盡田宅圖迴乎十步之內死之日鄉黨無得而稱焉生平一片氣將以何爲有志者勉之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

五 金憲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一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明自編七 仁

仁上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物之心仁心也然則天地夫德一仁而盡之矣人受天之命以生而有是性亦一仁而盡爾顧天之命之也而不聞其言生之也而不觀其施則知夫不觀不聞者其本體也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一

一一 仁上

人心之運可觀聞哉故曰心卽是天孟子曰仁人心也原天本來與我只此一物耳夫子告哀公則曰仁者人也逕直以仁爲人更不事內而說心也今夫人之成爲一人內而五臟六腑外而四肢百骸原不少一手持足行目視耳聽心思臟納生發轉運從容自然無間無差無遲無疾隨感而出無際無涯此天與我生機如是我此一介人身血氣脉理神行精徹融液透貫無微弗具仁體也何以明之曰以此機生生不已與天道時行物生無二也如此則安得而不欲之卽至哉顧此生機是我自身生機非有與于他

人假令求人反失自身是不仁也如或差却少却違却急却則為有病之身仁無病也

謂仁即為人便見氣理元自合一人之能知能覺能運能動皆仁之所為不死也雖是血肉軀壳蓋是理合如此不待安排自然至是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人身以耳目鼻口手足為行生之形以心為行生之神是以手能持足能行而心無持無行也目能視耳能聽鼻能嗅口能言而心無視無聽無嗅無言也用之動萬體之靜一神之用虛形之用實唯神之用虛

詹氏小辨

卷之三

仁上

故仁不能以一物着唯形之用實故仁不能以一念假唯用之動萬故仁不能一物欠唯體之靜一故仁不能以一念撓夫于物物不遺得得皆實之內又不着之以一物不溷之以一物夫非天下之至精至極至化至神也而能若斯乎茲仁之所為難能耳

朱元晦以書問延平云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須體認到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從此推出合宜即便是義延平曰此說太緊是細推之却似未會伊川龜山之言伊川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此何謂也蓋

全在知上着力上蔡云不仁便是死痛癢俱不

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于此不下工夫令透徹

即何緣見得本源毛髮之分殊哉即體用不能兼舉

矣此政本源體用兼舉處仁道立于此也大諦學者

多為私欲蔽昏故力用不精弗覩其效若于此進步

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

走謂延平此言亦非是欲人先于靜時立個體在裏

面後乃為動而有用之基也良以常人非靜坐令心

體稍定則無能自見要以泥滓亦非空空靜坐默識

可消須時時戒謹時時恐懼使萬動在前而此之戒

詹氏小辨

卷之三

仁上

懼之心不亂即未能渾然庶幾差池漸減於同體為近也蓋不亂中宛然已是同體規模也人但不察耳今若以夫子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孟子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之言求之則龜山之以理一為仁分殊為義亦似未協蓋仁中原自有分殊在何獨于義為然即義之理亦何常不一元晦云仁之推出合宜即便是義是也故曰元者善之長也原延平引龜山此言不過欲提醒一知字出耳上蔡云仁是知覺了了之體段良是顏子不違仁夫子實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獨

知也爲心知之最真切故曰惻隱惻隱與獨知獨覺一機伊尹不忍匹夫匹婦之不澤被乃爲知覺實際知覺亦惟有此乃爲實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爾卽云知亦目前光景耳卽顏之知亦惟是不善之不復行而後可以爲仁之不違不爾亦空虛不切實之見而何以名不違也其以知爲私欲蔽昏亦卓但知之而不能守則猶是私勝所貴于知爲私不能搖不搖乃見是服膺弗失

江泰之以懲忿窒慾求放心而不能久問于子靜子靜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便懲窒得全無復也未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一

四仁上

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慾窒不同常人慾窒只是就事就末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蓋徒慾窒而不知德則心中無主不過是隨事強制原憲之克伐怨慾不行者也焉能持久所以不可謂學問無怪乎心之終放也他日朱濟道又以悔過懲艾無佳處問子靜曰請尊兄卽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有何缺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或曰如子靜云云則夫子又何

言懲忿窒慾曰大學先明明德明明德所爲懲忿窒慾也如德明得方得當惻隱而惻隱不致發爲羞惡當羞惡而羞惡不致發爲惻隱如此便是忿慾慾窒自慊非自欺謂之能慎獨而曰克已復禮爲仁也克已亦只惟反外騖之心入而內斂精神凝一所以知也不爾終日噴噴知甚爲慾甚爲忿王逸少之詩有云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之

王文成曰天地氣機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一

五仁上

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地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任此氣奔放如何不忙所以有事固忙無事亦忙所以必須收其放心方能自作主宰蓋心惟能收斂始乃一念炯然有知有覺生生不已于中如此乃得吾心體段而爲吾主宰可以謂之人心不然奔放馳逐流浪昏迷以至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此形雖爲人心實死物安得復謂之人心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言不知痛癢直是死肉以無生機故爾

張學士洪陽曰形色天性原是一致未有外面耳目

鼻口四肢不檢而中能凝定者儒者合身心内外交
養故自耳目口鼻四肢言動起居食息無一不是實
落工夫直至内外通融方是靜處孟子先立其大之
說亦言養成其大者方名先立名爲大人自象山指
出此句便有先本體後踐修意思故此一法門流傳
迄今則專以了悟爲首務與彼一邊終不就手其弊
遂至外形骸以理自勝所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
物成務者斯之謂也要以專之明通處見本體而不
事修踐則入於釋氏而不知所謂智者見之謂之智
也專之公溥見本體而固所決擇則入於墨氏而不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一

六一 存上

知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也見者識也日用不知情
也情識展轉性體難得渾全故君子之道鮮今良知
之學殆智者之見也

學者但于小者不能奪處求見大者先立之體則小
大合并小者皆是大者

夫子稱回不違仁必曰其心則知仁在中心心仁之
形仁心之精知則精之發也故孟子于仁不言求仁
言求放心

求放心是獨自切已學問稍有他則爲放矣天地真
機只是生生不已無復間襍以故物物發育今不反

求心之無少間襍者而求之天地萬物只空想耳是
放也

工夫只有入内其入彌密其知彌神其出彌遠其知
彌少

收亦非是自外收入乃内自收斂專精一念不使走
出原心本腔内内只一心二之卽不是心放之外亦
不是心收亦非是一收便可謂到須日日時時習而
勿已至于悅而生生之機可見故走于時習之悅直
以生生言之問是問之師友終其身慄慄焉惟恐一
或有差蓋戒懼之心爲之故謂曰輔仁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一

七

存上

一念精專在内更無纖毫放失便是盡心

大學明曰自明脩曰自脩謙曰自謙除自皆他皆偏
皆爲外逐而謂之放放卽是欺何明放卽是欺一念
肫肫内主是其真也放失其真矣故謂曰欺也然則
由不欺而後謂之不放由不放而後乃至不踰夫子
十五志學志此而已爾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命
而耳順而從心便見是機之生生不已假令七十二
而夫子不死當更有進何以明之曰天爲寂長矣然
自玄古迄今曾何一息之停如此將至至善而不止
耶夫止者止其所也理之極地人心精粹之至所謂

肫肫其仁者也若曰過七十而更靡有進是限之也止有極功無限不止其極中將有欠欠卽歇其何以生生不已止于生生不已則生有常矣生有常則進有常七十其烏有已哉已必聖之未極也極無已

張學士洪陽曰清貴容仁貴斷清知也容仁也容乃清之深沉停蓄者仁而不斷好仁不好學者爾知及仁守斯其爲能斷歟不能斷亦緣知之未至爾

今以大學之明之修之懔參以易之強之昭與中庸之道去之成而皆曰自道之止在自身明矣然自身止自一心自心止自一仁心盡一仁而無遺欠禮義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一

八 仁上

智信隨用異名而理匪有二也蓋用之斷然合如此推行卽是義行之截然宜如此品第卽是禮第之較然是如此無疑卽是智至行之第之或小或大或近或遠一切發自本心懇惻至到靡有矯飭卽是信大學將言仁孝敬慈信五止而先以緝熙敬止言緝熙敬止而先以穆穆則知是無臭声中却又光明繼續疊疊不忘肫肫罔貳夫是以生生不已而當仁當敬當孝當慈當信各止其止也然則穆穆緝熙敬止仁之真體乎若君之仁臣之敬又仁用之當去下者乎然文德何以若斯穆穆也戒懼不覩不聞所以穆

穆也是故孔子曰敬慎者仁之地也穆穆其月之窟天之根乎生明生物一此

天根月窟不可分兩項如此念中存罔所倚著而自惺惺生生天根也此惺惺生生實又惟淵惟默惟靜惟寂月窟也稍涉有意便屬人根人根便墮鬼窟分天根月窟卽是分體用如孺子入井此念本是無思無爲乍然而見乍然而怵惕惻隱豈不是無聲無臭然所以一見便惻隱者當惻隱而惻隱是吾心真體固然故一乍見便知便覺若有神明趣之陸子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之爲人心是也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一

九 仁上

日夜之所息之息有二義一生息也天根也一歇息也月窟也然惟歇息乃能生息是以有平旦之幾希然則歇息政是收歛時故曰主靜立人極乾坤化機翁爲闢專爲直故正冬之坎以爲物歸歸本根也坎水至冬下凝堅而腹之不少動流則所停涵深矣聖人之主靜聖人之善停涵也戒懼不睹不聞其亦猶正冬之下凝不流乎

夫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嘗謂學至仁而衆善已該寧復有不莊者不莊亦不重之類也不重不威學則不固抑何取于能守也已而

靜言繹之乃知不莊無害仁守也夫不莊之與不重
實別矣不重者浮而躁不莊者質而實能守之仁充
實之美者也莊則充實而有光輝光輝非可着意爲
之涉之有意墮之外飾不可以謂仁矣夫子正病夫
有意之莊明莊之不可以意取而迹求欲令涵濡以
需之蓋日積月索仁熟德盛之能事而仁者之心不
自知也夫子蓋嘗指剛毅木訥爲近仁夫非以其不
事表暴近裏近實之爲近哉觀剛毅木訥之仁近而
仁之爲仁大歸可考原已是以爲已實學在絕表暴
之意爲薦至懇惻之心雖迹稍未融一時外現未或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仁上

莊整動容未自中禮然內外一以皆實靡有毫髮虛
假自爾愈久愈徹愈光愈大迹不期而可化合也
以中庸致曲章求之知及爲致曲仁守則能誠莊蒞
則形著明動禮則動變而化之

大人以天下爲度萬物爲體只惟小心畏謹慮已意
過當致匹夫匹婦不得其所便是天下萬物爲體度
也

當去

韓非曰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
而惡_去人之有禍也生心之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
則大人而慮匹夫匹婦亦其所自不得已也

已欲立而立人政見是罔所強勉自然畏謹不敢使
有一物之失所立蓋于立人見已之立也今時誼乃
謂已心欲立而立人心與俱至則二之矣要見人立
之是已立乃一體爾若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則懼
人已之有二而欲一之也

曾子學力止到忠恕未及于仁仁惟顏子一人觀曾
子仁爲已任死而後已顏子欲罷不能欲從末由仁
與忠恕之氣象皎然子貢未達是猶未知反已之可
以盡人而求之人也求之人識便自多爾繹此則子
貢尚未及夫忠恕者故夫子于子貢曰吾不欲人之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仁上

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則以爲非所及注謂仁
非所及失之

張無垢云快意事執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
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
忍詳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夫士君子設心
而如斯庶無不仁之行_去矣是不待人并孺子之乍
見而怵惕惻隱之心罔敢或弛謂非同體然耶

兼愛與同體殊致同體如人一身有心志有口腹有
耳目有手足有頭面同是一體血脉相貫筋骨相聯
手痛足癢口渴腹飢耳塞目眩頭面惟害一一惻然

知爲爬搔爲料理爲捍蔽然於中却有大小輕重緩急之差未混施也若兼愛則不論輕重緩急大小一切平施似仁而實徇物

同體中之有差等其道自是近人之情而實亦天定之分無容有強_上者兼愛之無差等則強踈爲親既於踈者之情遠矣又視親若踈於親者之情又遠矣雖以徇人之情實以拂人之性

宇宙分內事皆吾分內事仁者之心固如是大諦非氣不能充滿蘇子所謂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貴_音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皆氣之爲也氣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一

十一仁上

充而力赴之者才也然才滿天下而事恒不立於天下則氣之未充無以鼓其才然耳故曰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氣養以直仁者無私之心直之至也因應而出當舒則行人所不能行當卷則忍人所不能忍或剛或柔舉適其當_去此之謂氣與道合夫是以任天下至重而若輕蒙天下大難而若夷履天下大變而若常處天下至煩而若簡乘天下至憤而若豫仁也非意氣也怒與天下共惡之行之親戚而謂寡恩喜與天下共好之施之仇怨而不謂釋憾者仁也非意氣也正以本心廓然納交要譽惡_{要平去}

聲之意靡得而與_音之與卽入于正助正助卽偏不失之過卽失弗及不得合夫未發之中不可以謂仁矣顏子立卓矣而欲從末由政是有事而勿正勿忘勿助也

自昔言仁皆言功用良以體不可見見在功用假令謂之仁而功用未可睹見卽云具有是體亦何取于爲仁哉夫仁之爲仁以用與體合不爾必非仁也昔者子張問于孔子曰仁者何樂于山也孔子曰夫山恣然高高高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出雲氣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爲以亨此仁者之所樂于山者也皆用也然而狀仁之體莫斯之爲切矣蓋因生以見物罔不體因體以見物罔一私茲仁之所爲和洽宇宙而澤天地乎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一

十三仁上

舍用言體則體爲頑物舍體言用則用之用誰爲之蓋自體用之分夫輒近而始有舍事求心謂立體者有離心作事謂應用者於是喜簡厭煩窮高索隱紛紛多說多歧不知體用之合續以木之根葉水之源流猶未足以喻其至彼雖一物猶可截爲二也若體用則安得而截之二之用體合非體始而用終也

薛侃所謂體猶鏡明用猶鏡照明照非有可離也熱
爲火體燔爲火用燔熱非有可析也蓋天下未有有
心而無事者正蒙云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後儒
因之遂謂釋老有體無用申商有用無體夫清淨釋
老之體亦釋老之用也功利申商之用亦申商之體
也不然謂釋老得仁之體申商得仁之用可乎則皆
未知夫仁者也

新安唐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明自編八 仁

仁下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世儒謂過三月而少違斯言
豈知仁者蓋既歷三月久矣豈復有違既違豈得謂
仁若謂孔子稱之正值其不違恰當三月時亦未然
太要書不宜死看蓋三月之云言其久也注疏謂三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三 仁下

月爲一時卽經一時又復一時夫安能知未必直是
三月如左傳楚夷九縣實乃夷十一國桓公九合實
十餘合楚詞九歌實十一歌蓋九爲陽數極多則凡
言九者多之詞也三月爲經一時則凡言三月者久
之詞也如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無君皇皇三月無君
則吊三月聚糧齋三月而心死形廢三月一出求馬
三月間居三月齋心服形三月自失者三月而復深
思三月不出三月復見寢疾于今三月將三月憐汝
三月而成上下之懸反人三月不庭圍鼓三月三月
劍士皆服斃其處大誦昔人語誓則云七日語久則

三月耳夫何能泥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三月亦卽殆庶幾之云爾至其有不善之無不知而曰未嘗不知知之不復行而亦曰未嘗復行政以見常也豈復有三月暫違之理哉不違乃見卓立曰欲罷不能若過三月而少違是能罷也是未卓也子淵豈欺予哉蓋竭才卽盡心卓立卽立命三月少間則貳之矣而奚以曰不貳過諸儒蓋眩于雲未達一間之語而謂有間耳走嘗考之夫子亦曾以終日不違與回矣若泥終日之詞將毋謂入夜而違乎明日而又違乎夫曰終日則日日可知曰三月則月月可知難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一

仁下

者曰如此則子淵與夫子無異矣曰原與夫子未異也但夫子臻此境則從心弗踰顏子纔能立欲從之而未由故曰殆庶幾殆之言危也政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猶恐失之之日如此則烏有一間

以上皆去聲

哉今只釋其欲罷不能之致則聖人無息體

段子淵已自體具

屢空之空不必挽之以同空空只不以貧累心心之淨盡可知強挽之同反令心與事分耳原夫子以屢空與貨殖對然言貨殖賜之心亦卽具在夫以空言屢空中言屢中屢亦三月之意觀此則一間

宜讀平聲音報言未與夫子同室也

薛文清曰人心有一息之急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顏子之不違亦惟是不惰而已

伊尹自謂先知先覺此知覺卽仁也何以言之曰于捷市之恥納溝之痛見之此恥此痛實不忍之真心既耻且痛何能一息懈怠其視斯世君民則何刻而非怵惕惻隱之心如不耻不痛斯爲不知覺矣

凡世間生物則必有知覺故言生生不已覺自在中唯生生以故日日新又日新曰活潑潑地其容死却不知耻不知痛卽是死心與手足痿痺矣異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一

仁下

彼遇難寧殺身不能一息復生亦是生則痛之甚恥之甚一息不可忍故寧死之而謂之曰成仁謂成其痛耻之心也

殺身成仁固是浩然之氣配成然須其時事勢與理更不容須更復生乃是理與氣合而謂之仁稍於生死先後之間纖毫未當

去聲

或可已而不可已

而已之並是爲氣所乘謂之正助于路之死氣所乘也結纓則又不爲氣乘光明正大之抱可想結纓從容學力可審但工夫粗雖有主宰而主宰不微妙精深

子路之殺身不得爲仁以未盡善也蓋仁是盡美盡善之名

觀子在回何敢死我存安敢畏

曾哲言參

與微服過宋知

聖賢原自重死至謂由也不得其死則不願由有強

上死也至擇婿則以免刑戮以縲紲非其罪謂其能

免死也聖人肯輕死哉蓋好生惡死斯人恒情聖人

恒情與人同聖人處情與人異道之爲道只從人情

上體認一至當處爾如中庸言中不曰冲漠之中淵

默之中必根據喜怒哀樂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蓋喜怒哀樂人情必有即於必有之內尋究本

唐氏小辨

卷之三

四 仁下

根以極于中而率循之則道豈遠人之情而爲之者

蓋以好生惡死之常當捐生致死之變道即在其中

也昔魏尚書莊渠有言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發

端未免偏于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

咸備春而生常爲之主乃可合德造化故殺身而從

吾人好生惡死之常發端則必不肯爲傷勇之死雖

死而不失中節之和所以爲仁若策必死以成名則

非人之情而心反爲名累矣其發端非好生惡死之

常也緣後世處死並以氣勝死非以理勝死自昔聖

人無不得其死者固是見機不俟終日亦由氣出太

和故剛不至取禍而柔不至取辱于其身

荆軻聶政田光侯嬴之流感槩所至視死若飴全是

納交要譽惡聲之心但可納交要譽便死理之是非

事之當否勿問焉此大非人情者緣此等慕在難能

之能不在常能之能以故過中畔道然而後世交稱

焉則以好奇悅苟難之心競之

聖人直從人情欲生惡死未發之中體認當生當死

之際再不開外面納交要譽惡聲夫是以當生知生

當死知死無有毫厘差生死到前自爾從容暇裕死

之當于天理人心之中彼感槩者其心原自激昂奮

唐氏小辨

卷之三

五 仁下

在必死一偏臨事直憑一念意氣感激即死耳其失

根于不知非生於激也知斯無激矣

欲生惡死未發之中是無死無生無死無生故生死

不得以入其心無死無生心乃始是精純與生下本

真合以無雜也若平時有生死之心臨事便過當愆

則凡富貴貧賤利害榮辱咸得而紊亂之

論語首標悅樂愠大學申明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中

庸首原喜怒哀樂皆是提醒人于情性上體察本心

之真孟子首闢好利則以人心率昏于喜好欲令于

喜好中辨本心也程子致戒於易怒則以人情難于

制怒欲令於忿怒中察本心也皆以此引之知

孟子肯綮在三自反此收放心要訣也一生所取得力惟茲第反至于忠而止則亦是忠恕之事學者求仁舍忠恕更無他方

能自反於本心始惻切惻切于肫肫乃近

孔氏疏解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辟字讀譬卽爲能近取譬之譬之字訓適卽如適然之適言設我適見彼人有德我親愛之卽當反自譬於我也以彼有德故爲我所親愛則我若自修身有德必然亦能使衆人親愛于我也如我適之彼而賤惡彼人必彼人無

庸氏小辨卷之二十一

六 仁字

德故也亦當迴以譬我我若無德則人亦賤惡我也如此見於反身更惻切

自古稱仁人必指其心之反自責者如史稱堯仁如天則實之曰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大學稱堯舜帥天下以仁則實之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則知仁是吾人至到懇惻之心惟自反責懇惻乃見至到耳

程伯子曰去不仁仁存又曰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心所以昏者富貴貧賤昏之貧與賤是人人所惡

聖人寧獨願之而以貧賤求異于人哉但不以道得之則不敢去謂心明於分去聲命政在茲也富貴可願聖人寧必欲去之但非道而得則所謂苟且以赴功名之會行不義而得天下者聖人寧守義而安命耳如得而以道又何惡焉聖人喪則不欲速貧五福則富以次壽稱大孝則尊富以次德特富貴雖欲與人同而聖人無欲富貴之心此爲獨異于衆耳如內無欲富貴之心外無營富貴之行以正來以順受斯于道得矣乃過意而必辭之是謂矯強上聲其心非本心之正於去仁一也是以仲子不得爲廉

庸氏小辨卷之二十一

七 仁字

釋迦將入涅槃語諸弟子曰持淨戒者不得販賣貿易安置田宅畜養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種植及諸財寶皆當遠離如避火坑不得參預世事通致使命咒術仙藥結好貴人親厚媒娼皆不應作當自端心正念求度依因此戒得生諸佛定及滅苦智慧若人能持淨戒是卽能有善法若無淨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是以當知戒爲第一審釋氏所云戒卽吾格物第彼一切不參預無問合道與否此爲失實耳白沙嘗有言天下事物雜然前陳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卒然舉而加諸我不屑者視之初若與我

不相涉則厭薄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無來於吾前矣得謂與我不相涉耶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君子一心萬理完具事物雖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隨得吾得而得之耳失吾得而失之耳厭薄之心胡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瓢嚴陵不能禮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若曰物吾知其爲物耳事吾知其爲事耳勉焉舉庸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庸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仁下

吾之身以從之初若與我不相涉比之醫家謂之仁昔人之言曰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是心也君子何自得之哉白沙蓋以銖視塵視卽厭薄之心也故特著此論走原茂叔本旨乃夫子憂道不憂貧之心與厭薄致殊也

釋氏惟出家所以不必生業他人穀成五種絲成五純我又無分寸功於彼白白行乞而坐享之豈仁人之心哉走竊謂治生業亦伐檀不素之心許平仲謂學者以治生爲急務後儒率病其言子謂治生產非病也急則病耳急心爲道之害非小但不

治生業亦非道也何則不治生業則衣食何從給其能凍餒而死乎不乞食終未免求耳斯乃後世放達之士所自高匪儒者之正鵠古先聖賢人雅無不治生業者只觀側微諸聖如舜且耕且漁且陶傳而築呂而釣皆生業也安其所業無外慕之心卽道也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自有而自力之自有而自給之故能競取與于一介是故祿之天下係之千駟可以弗顧弗視聖心誠非待生業而存者要以生業亦是聖人樂道安貧一實事側微時舍此更無可見故曰飯牛而牛肥曰陶河濱而器不苦窳曰種瓜

庸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仁下

而瓜美皆以見我不貳之心及至登仕而爲委吏會計當爲乘田茁壯長爲牧圉駮牝三千爲敎稼堅好穎粟爲司空水土平爲士師刑罰明允爲守令民肥率此不貳之心爲之故曰窮達一致此一致卽恒心致其心之恒不徒恒而有覺卽謂之仁以故聖賢各不廢業惟二氏不事生業故用乞食以爲業聖王人與百畝之田自是督令^平治生業不治生業而乞食則曰游惰之民聖王罰之則豈以不事生業爲高哉凡記史中稱人不事家人生產非述其高亦用見其踈脫尔假令今世王者有與百畝之田而我不播種

與五畝之宅而我不乘屋豈謂良民王爵所不赦也
不然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先聖何述焉以爲帝治至
仁之化哉

樊遲學稼圃病在用心學之此政急之爲害者故夫
子以爲小人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不狩不獵胡瞻尔庭有縣
玄貍士不空食詩人以茲美其勵操何也良以無茲
則生活不聊恐其事有甚于乞食而不可言者耳朱
子曰後世如徐穉之流非力不食蓋勵志如此

世嘗稱陶靖節不事生產而其詩乃曰人生歸有道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一

十一 仁下

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
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
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艱四體誠乃疲
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
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難此政素位而
不願外之心若云靖節不事家人生產則此詩何爲
者哉但不效世人營營求生殖積貯爲富家計耳就
如子淵郭外之田郭內之圃必非他人代爲耕也
或謂顏子有郭內外田圃六十畝則何以言貧曰古
者一夫受田百畝今但得其半豈不是貧

當治生業而治生業亦是仁者順事無情之心是以
聖王立政養生爲民首務徐孺家磨鏡而磨鏡則磨
鏡其分去聲業也仲子世家而織屨非其分矣故九百
之粟夫子必令憲受

昔桓玄問謝夫人道蘊太傅在東山二十餘年遂復
不終其理云何夫人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爲心隱
顯爲優劣始末政當動靜之異耳彼以高貧賤卑富
貴並是優劣爲心曰如此則夫子舍非道富貴不舍
非道貧賤不謂貧賤優耶曰非也聖人無念不是學
此政揆于心之損益而云然只釋夫子寧儉戚之旨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一

十一 仁下

則知之蓋道寓之淡故士甘淡泊之操貧賤其本分
也曰何也人此身生來但有四大此外何曾更帶一
物故此中無能更着纖毫濃艷只應反之淡尔矧貧
賤以非道來而我不以其故動心是由非道之加以
見信道之薦而微我之不戚於貧賤也不去政以礪
操匪以易心不於心無損於操益礪也耶富貴本濃
艷之物惟得以道斯道得而心亦得故可處也今得
之矧又非道則不處之爲正耳不尔是心以可欲亂
操以苟得喪損曷甚焉是以聖心恒居其約不居其
泰恒如不及不處其太過政謂恒約而後可泰恒如

不及而後不抵于過故可貴可富可賤可貧此無加而彼無損也如以貧賤爲高而欲處之則欲高之心即過也泰也于仁奚啻去之千里

或問子言仁乃諄諄生業富貴貧賤之審何也曰政謂今世講學者外高不治生產之名內行昏夜乞求之私及得富貴終生率此行逕將如仁何吾此與孟氏首嚴義利一耳

仁當自尹一介修始蓋樂堯舜之樂又不避躬畊之苦嚴一介取與之節又無天下千駟之心是以功專之內精翕之盡知覺以茲先得焉

唐氏小辨

卷之二

十二 仁下

堯舜南面而治伊尹秉耒而耕事畧別矣何以處畎畝而云樂堯舜之道乎要以堯舜之道不出是心收歛密知覺先只此是堯欽明舜文明若乃事功於我何與預難者曰若然則夫子誘人約禮可矣又何以先博文曰非外而古今事功博也文惟身之爲文以故博曰博我而約曰約我也凡我身禮儀威儀日所見于視聽言動間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豈不博矣久而安之即我即文即禮故曰文在中也豈不又約一介亦惟是約之極而精之至萬國萬幾其能外焉故是心政當堯舜功業矣

克己是去人已之分人已之分一去天下便盡歸吾仁內不然分已分人必且以適己者盡分之已以不適己者盡分之人人何辜焉

有己之念千狀萬態曷所窮極於人安得復有措置之處曰何也有己必無人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外之已自忍心矧乃無之耶

人道不出一仁外仁不出人身外人身不出人倫外人倫不出世俗外張學士洪陽有言離俗無道乃今之君子少知隨俗之非即着卑俗之念彼夥然紛紛總總而來孰非世俗之人乎而顧卑之茲念奚從生

唐氏小辨

卷之二

十三 仁下

哉是以道在世俗高之不可卑之不可同之不可異之不可混之不可漸音之不可夫高之非出類拔萃之云也乃矜氣肆志之所爲根出有己之芽終歸棄物之陋亦賢智者之俗習也茲之與我日相乖忤而間之不能以寸伊誰軋之唯弗離之親其人而不鄙其俗天下欣欣焉將日陶于吾之化而不知在于吾之宥而莫知誰之所使入吾兼容并包之內欲自外焉而弗能其斯以爲出類拔萃之至乎仁之盡也是故魯人獵校孔子不拂王中丞敬所曰仁之一字是孔子從心拈出想其師友問答子貢豈有未知曰克

已復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如見大賓承大祭言也訥句句鞭在人心身上子貢好大便從博施濟衆憶想去若使仁而在博濟也則豈惟堯舜有病天地幾亦不仁矣子貢親在師友夾持師說向裏而徒想向外故子謂古今以已意承當者大歸類此矣夫子告以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欲在吾心即使勢有未能全立全達然吾同欲之心盡矣不立不達已所不欲即使勢有未能盡譬然吾同所不欲之心盡矣心盡即仁尔程子曰人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間有多少不盡分處夫以五者之倫至近分尚不盡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一

十四 仁下

奈何其欲博濟也大諦仁如三月春融天氣清明無纖雲厲風則萬物欣然向榮須從體驗

仁者之心人已俱到忠恕則未免譬之已而人乃盡要是譬之心自至心也故曰與仁同路到彼頭地斯肫肫同室矣是以求仁必由忠恕外忠恕更無別路亦無別方

或問諸儒言仁義禮智忠恕誠神子獨言仁何也曰仲尼只說一仁仁兼衆善昔人謂仁取難識若以難求之則失仁又謂仁取易識若以易求之則失仁並是以已意猜度開口與仁殊路所以知之者鮮千載

無真儒總緣未識其體

嘗讀范泰與謝靈運書云如卿問棲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驟遷未爲快也祇洹中轉有奇趣福業深緣森今滿目見形者所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詞煩而已良以法惟自悟待言而悟已爲其次矧詞煩之人能知道哉故曰見形者所不能傳夫靈運以無恒之心從不約之學故泰遺書譏之譏之是也大諦心之不恒不約率緣有欲憧憧往來朝秦夕越故伯子謂性靜者可以爲學性靜之人則生來欲寡於世味淡泊諸葛孔明有云非寧靜無以致遠非淡泊無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二

十五 仁下

以成性旨哉然非淡泊則寧靜奚自焉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二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三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明自編七 小學 總論爲學

小學

楊子雲語茂陵郭威日記言史佚敘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班固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程太昌演繁露云聖人教初學亦期其多識草木鳥獸之名是學先秦則爾雅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三

小學

入漢則繁露若廣雅正謬刊誤則皆其釋也而論事談理者必稽焉良以三五而上制器備物卽謂爲道故爾雅得與經比繁露而下其載多雜故其書晦伏不揚

教小兒以千文不過以其字無雷同不如急就章切于用也

急就章爲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顏師古曰急就篇者其源出於小學家昔在周宣粵有史籀演暢古文初著大篆素兼天下罷黜異書丞相李斯又撰蒼頡中車府令趙高繼造爰歷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

篇皆所以啓導青衿垂法錦帶也逮至炎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俾效書寫多所載述務適時要史游景慕擬而廣之元成之間列於祕府雖復文非清靡義闕經綸至於包括品類錯綜古今詳其意趣實有可觀者焉然而時代遷革亟經喪亂漸就蕪舛莫能釐正少者闕而不備多者妄有增益人用已私流宕忘返至如蓬門野賤窮鄉幼學通相承稟猶競習之若夫縉紳秀彥膏梁子弟謂之鄙俚耻於窺涉遂使博聞之說廢而弗明備物之方於茲寢滯

孔鮒小爾雅廣釋字義旁搜名物載約而事不泛言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三

二 小學

近而便于俗於小學尚矣劉熙釋名續鮒而作視鮒則劣矣至如蔡邕之獨斷則多載帝王事揚雄之方言則廣載別國崔豹之古今注庶幾小爾雅而馬縞病其注載泊廣初而莫之見聞復爲添注謂之中華古今注易古語艱深就今言淺易於小兒尤便之凡此皆祖述爾雅各騁奇聞雖堪博識之資亦懼移爲玩物之習自里舉廢而干祿之學興乃小兒輩爭傳帖括以就捷徑不但今代所頒布各學性理通鑑捐之不以開心卽五經四書學人本業猶且厭其篇繁句多磨我歲月匪捷步之便也妄加刪撮以便誦

讀初小學乎自占題組文外悉匪所事幸掇科名耳
爲旨警罔辭焉

朱子慨小學教失故以格物爲窮致事物存爾雅急就章遺意以爲古人於事親敬長禮數及洒掃應對禮樂射御書數諸文幼已服習至十五入大學乃與講明其所以然此旨良不可非且爲學亦豈必拘閼定從何入但入而切身心則爲得耳得則格物致知用敬主靜並可入道如聖門教有四科有四多方何傷要在心行之一而已

子靜伯安所論雖與朱子異然其始亦曾於聖賢經

傳去聲下同二氏百家靡不誦習理會而來既乃豁然歸

約此于其生平類可考證者如此則與朱子何殊哉特學者未省朱元晦本意一切經傳事物求之卒乃流爲支離訓詁泛濫穢腐非朱子罪也大諦天下事理先必以亂後合始必以貳終自夏商周聖人制法已不能免於其後蓋所從來遠矣

王敬所中丞因朱子以窮致事物補小學之教而欲以靜坐易之此以教成童學人可爾若以施之小童則何異教瞽者以日月哉聖學原自因年而致夫子十五三十四以至七十所進各與年殊恐十五以

前必又有十五以前學也

小兒始者不能不教以書記但無使泛濫待十五志定乃與博覽羣籍蓋古人質厚心實後世日以漓薄肆與知日發即古教法盡存已不能以古教教之若復無擇任令博覽是徒耗其精重漓其質泛泛終將曷歸

小兒教以博識固是撓亂其心若教以靜坐亦復冥然無得只應于父母兄弟伯叔間就事就實教以孝敬即孝敬亦莫須遠引只從日間飲食起居言笑動靜應對進退指以敬事孝事不令玩易嬉戲妄言妄

笑時時振作鼓舞曰如吾教爲聖爲賢爲才子弟不

如吾教爲禽爲獸爲不才子弟俾知有所不爲他日長大庶幾于曾之三省顏之四勿爲近也

書傳去聲但取有裨倫道者興起之但中載惡事即勿

使讀詛詐淫放之語慎莫使聞令彼但知有善不知有惡則惡念烏從生蓋小兒真性未破壞成否在教者教者護持而振起之自然駸駸就于規矩

傳記載老人云小兒嬉戲殺蝶蠅蟻虫類宜禁之非惟傷生亦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如此養之亦小兒之靜也

古人小學教以洒掃夫洒掃僕隸之後乃以立教何也蓋人生被傲之一字爲害傲又最難除故自少以僕隸之事役之政以挫其銳氣下其心而就之實且其事又不可以浮氣粗心能了如洒時心稍粗則盡濕不復能加掃稍浮則乍有乍無掃不能一以無塵掃時稍粗則塵飛盈庭稍浮則地無能淨了此遺彼又掃必循序始一隅終四到不能踰階逕登舍近而遠故洒掃之裨益至弘也輒近世既以陋此不爲又懼以洒掃妨誦讀過乃舍小而趣爲大遺卑而強使高積累無基停渾無源意志皇皇在經書早畢以出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三

五一 小學

就試是自小督之蹤等又令願外而慕榮也今人見子少小能讀成人書即喜躍誇詡懼人不知徧贊客而務驚衆是自小引之虛誕而驕矜也子能日誦千言摘文握管不休則喜悅不遑縱所意欲雖無年而貪婪詈罵罵兄不忍少諄是自小扶之爲邪養之爲不孝不敬也如此則安望長大而成德乎

子入小學固在擇師亦由父母自端心志提撕于內不然今之塾師惟父母所意欲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耳

顏之推曰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

不教不知是以古聖王有胎教之法子生咳嗁師保固明仁孝禮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欲宜誠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乎斯語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三

六一 小學

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爲諭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蓋骨肉天性之親誠不能委而棄之罪惡耳然此非父母明遠何能見及于此

昔孟母許其子以肉已而果市肉啖之曰許而不與是吾教之以爽信也孟母三遷則是知習之移人而慎之

今子生能言母卽教之詈罵人能詈罵則以爲快及有知則教之詐人侮人能詐侮則又以爲快是子不

淑非生材固殊則母氏戕賊爲多至七八歲可就師傳時陋習已成于乳哺提携間固難與卒反矣

父母于小子貴養其知能寧使如愚母令黠慧語必使就默事必使從朴則爲已實學于嬰提已漸音煎之矣朱子謂古人六藝於小學時已習成予謂小學切勿以六藝習之習則慣慣則與之洽長欲割舍之而不能是以夫子教弟子必先諸志道據德依仁而游藝乃後之

羅文毅與叔父書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三

七 小學

爭光與山岳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風四夷而奠蒼生垂後世也

張學士洪陽曰三代而上庠序之教專尚行三代而下學校之教專尚文士以行進則居官泄政多實績士以文進則居官泄政多彌文故士大夫有政事文章卓然當世而處家庭倫理之間不滿人意者尚多矣先正有云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切便驕情到長益克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至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良哉言乎夫人處君臣朋友之際多畏名義爲善若處父

母兄弟之間率無顧忌而任真狎恩則流于不敬而漸生忤焉恃愛則或致不順而漸生逆焉蓋忤逆者大亂之行實從恩愛而起故柔聲下氣磬折鴈行銷其悍傲之心而夷其爭競之氣先王所以教民順而使同歸於厚也昔兩漢以孝弟力田取士故人才近古朝廷之上閭閻之間孝義相高雖不無矯名飭行之僞然不敢爲敗俗傷教之事士風淳厚至今尚可繹思焉

總論爲學

論爲學在實造毋以徒講

論生知學知困知之入不能同功 統論天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三

八 爲學

下學術

周中丞訥谿曰學者之學但當求諸自己之心不必執泥聖賢之教謝上蔡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去亦即求諸自己之意走謂學須如是乃謂實學不然但美聖賢之言不關自己痛疾終生口說但捕風搏影爾

觀夫子教子路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云云則學爲去己之蔽也若己蔽不知去奚取于學乎彼禽獸亦有能言者有合倫理者有不失職事者要皆是暗合非曰明之以故得此蔽彼不能事與相通竟如此即

能言亦蔽之言能倫理亦蔽之倫理能職事亦蔽之職事只惟一死心存此爾故曰禽獸然則禽獸之所爲異于吾人非以其不知學耶孔門弟子三千乃夫子獨稱顏子好學至實其好學之所爲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夫不遷怒定情也不貳過明幾也夫非心之無蔽而能若是是故學之爲學可考原已由斯言之古先聖賢之學蓋未有不反明之自心者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三

九 爲學

茲則以博聞之爲學者然亦不可謂非學也王梅溪曰人不可以不學故論語二十篇以學爲首朱子云從古未言學自高宗始學於甘盤說音悅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始不知唐虞教胄子有教則已有學也竹書紀年載禹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由禹而上代有學如諸家小史所載則云學自伏羲學于鬱華子始然伏羲而上則又有祝誦氏受學于廣壽子蓋學之所從來遐邇矣今但據其見于經者而言虞廷所以教惟曰直溫寬栗剛無雷簡無傲皆吾身心性情和平之則記誦無及焉斯古之教可知也

教而博聞弗與音預之斯古學之所爲學又可知已然教必以屬典樂之后變何也樂爲和平之律學以反其和平之初養其情性無陂無偏天下更復何事饒雙峯曰今之學者所以不能爲聖賢其大患在于無志其次在于無所守夫志定則守定守之不定志將爲何世未有立志之堅而失其守者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三

十 爲學

分謙則精神渾聚于內不謙則精神渾散于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欲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陷險所遭多至于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得左右逢其源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于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服又曰此道

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或問此學當自何入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又曰人之精爽負于血氣其發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割剝如何得去其浮僞而歸于真實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覺

梁簡文帝曰牽物從務無由獨往

韓純全論畫學云學畫之士寡昧則多性狂而自蔽有一難學有三自蔽何也有心高而耻下問惟憑盜學者爲自蔽也有性敏而才高雜學而狂亂志不歸於一者自蔽也有少年夙成其性不勞而頗通慵而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三

十一爲學

不學者自蔽也難學者何也有漫學而不知其學之理苟僥倖之策惟務作僞以勞心使神志蔽亂不究于實此難學者也嗟乎儒者之蔽與難何以異此伊川云人何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使常游心于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須博學素備味此語伊川於心學殊未通竟豁然第不審其所云立本者何物接物者何物博學素備者何物游心義理之義理又爲何物也

梁徐勉戒子松云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

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汝當勉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弃日也非徒弃日乃是弃身此旨切近竟之則立本接物易簡時中之致良自具在見前輩學悉實也然自詞章起而反身學廢訓詁起而思齊實遠名綴學道本與道離

天下有詞章訓詁之學而後不知反之身心有超悟頓解之學而後心非其身非其身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又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夫曰盈則非懸空超悟可知然竟以何物盈其中乎豈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三

十二爲學

其以所爲詞章訓詁之記問盈之乎科之盈只一混混之原泉再無別物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即可欲之善信之而充實之光大之化之而至不可知盈之至而盛之極也然豈復有他物

盈匪卒盈也卒盈卒虧其何能達盈以漸長亦以漸達如是乃能有恒匪外假也源之所馴積致然也

春秋元命苞云日尊故曰滿滿故仁仁故明明故精

在外曰滿者常盛無虧也如是則有恒可卒蒼沒切至哉夫子望聖不見而屬之君子望君子不見而屬之

善人望善人不見而屬之有恒學可知矣

自善而信信而美美而大大而聖聖而神學之日日新也天道人心靡有生而不日日其新者除是死則已耳是故人生學無止時

知新與好異殊新在得之自然而罔所鑿鑿匪新也新如木之生自然長茂續有灌木百尺大可蔽牛歷年千餘亦自日長以茂無有已時不但枝葉即根株亦長人心道理日長亦然好異則鑿如今花園子木直盤令曲折纏以縞麻挺以木竿雖成文象物足當好奇者之目然木從是不得長茂生意為桎梏矣釋氏始學教人誦經吾儒始學教人讀書皆是假外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三

十二為學

以攝其真至內外融合真無待攝而外假化矣紫陽之格物致知意蓋謂此也而其流乃至一切探討外面伯安懲其流而反之乎其良是也第不合當時盡弃朱學故伯安歿而學者虛張無實遂以矯誣欺罔為得計不但詆讀書稽古之為非且陋忠恕以不為指日三省之為耻曰彼末一貫也然孔門一貫夫子只與子與子貢言之博約只與顏子言之餘不與聞豈有吝焉要以子貢不多識之極曾子不日省之極顏子不仰鑽瞻忽之極夫子亦不與言蓋多識日省仰鑽並是三子積久而機將通故以啓之發之不然

三子在聖門幾何年夫子曷不一刊印與一貫博約乃任其錯繆多識錯繆三省錯繆仰鑽至多歷年所而告之耶

聖門如告遲之仁言恭忠敬告仲弓之仁言敬恕告子張之行言忠信篤敬皆自行事間分寸寸積累然夫子何以不說到心良以心之淵微難捉惟行已實驗可自考見寧有行已之實而心偽者乎今學人乃舍行已而說心若似一見百了畢竟虛浮以此都不用力於行已就如告遲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何異子與之三省然恭也敬也忠也非心之時自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三

十四為學

警策何以有是又曰忠曰敬曰恕曰恭辭旨不一將議孔子為支離耶大諦孔門之教顧其人能學與其力量而與之後世美性命之名開口便以夫子所罕言者恒言之更不復顧其人如學何

夫稱道談學正謂其能行可適于用而濟于時不然啓口便犯誠意始戒恣空談以欺人耳聖言多是因問及有感而發靡有無故騰其口說而嘖嘖不已于辨者世儒懸空竟日說性若命率易言之不求抵之本實以故臨事當官悉背而馳此名講學實乃晉世清談恬不知非乃反指斤斤事功者而卑鄙之以為

俗吏故曰清言起而實事廢晉禍之所爲不旋踵也
彼其虛曠成俗望空成風既以依阿無心之爲高卽
有不暇食之文王匪懈之山甫其共咷黜以爲灰塵
而相詬病也尚安望其展體卒職于王事哉予嘗詬
病宋儒指司馬君實范仲淹韓稚圭富鄭公之勤勞
以爲日用不知其何異於灰塵匪懈俗吏事功也且
也夫子所謂日用不知謂百姓之日用飲食冥然無
一事一善之可錄者豈有功用表著如數公而冥蒙
其心者哉此空談之士自護其短之言古所謂梟音
者歟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三

十五 爲學

孔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
改是吾憂也自今學人言之謂宜先講學矣夫子乃
先修德何哉蓋人不修德斯爲之不學矣不學何講
講亦空談何關身心烏在講也故惟修矣而或有過
不及或善矣而有纖毫未盡或已行之而人之有未
合于是乃求朋友講明是講乃所以商酌吾所脩之
德非徒講也是故有義可徙而有不善可改不然奚
講爲也

習學士豫南曰朱學原欲使童子皆可與能愚不肖
皆可與知文成之學只可語之成人而童子則有所

不與只可語之賢智而愚不肖則憐憐焉而莫知所
以謂故君子教人朱學爲當其上下精粗具備遠求
近取隨給卽一時未能超悟入神庥幾就實就近投
足棲身之有地也要之神理何嘗不在走以此言爲
朱王二學公案譬如禪家之有頓宗豈不謂取上一
乘顧天下中才恒多以故漸宗之教必不可少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夫子旣第之爲三等矣其功寧能以一
等施乎如顏子聞一知十夫子若欲以教顏子者教
曾子曾子能承乎曾子不能承況子貢乎又況子貢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三

十六 爲學

而下者乎良以人性生來根原弗一取上惟靈根矣
次則上根次則鈍根塵根斯爲下然唯爲是根乃吐
是穎無根則無穎矣顏子上根以故其教之特殊曾
子則鈍根矣鈍根而欲灌溉滋植以遂其生發之機
則除是三省就根日灌日滋日培日透鈍何使化生
也施以博約名誠大矣顧渾淪而不能得入何反不
如分寸寢積而可臻耳若子貢之根已離鈍矣却又
無鈍之實已近上矣却又匪上之徹是故其知可入
而知則病于多其不鈍若近于穎而穎實涉之外蓋
塵根之上上根之下者也故不如因多知而就之多

識因多識而啓之內悟若以三省之曾待之如其外涉之知不能一旦外離而反之本質何且將外內失據進退惟谷惶懼而末知所之矣子貢而下困知則又殊矣是以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功又漸而漸又進非故遲之其質本遲不能一躡而逕到也若然則三者之功其可同乎故曰必不能同也不同似非却乃各就其實然而實則同之至矣同功似是却乃各失其實天下有失實而學之能成者乎是以君子之學惟各求己之偏審己之是以實用其功聖賢經藉所具列不過因其時之人有是偏有是資而爲之立是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三

十七 爲學

法若無是人則無是法聖賢亦何曾一以逆度天下後世之人而先爲設法以備之哉孟氏所謂教之多術爲去聲此也而學其可識已

黃蘗曰道在心悟豈在言說言說只是化童蒙耳此釋學也今人耻童蒙之名人人說入頓悟不知頓悟惟釋學可說即釋亦不能盡頓也而矧吾道之非釋者乎何則釋學不必事功只見一心而了悟故可頓也若吾道則須事功與身心構合故惟有漸功不說頓悟觀孔顏之所自叙者而其功果漸乎抑頓乎智者詞不待畢而可定其宗矣

張學士洪陽曰今之學有二端曰求安樂法門曰方便法門夫安樂法蓋因氣質消融不及恐遂心阻姑示以當下皆是先須求樂不樂非學之說遂至猖狂自恣玩弄光景脫畧禮法以爲直得享大自在其說亦奇怪哉若實有此安樂法門孔子何爲不即指出而反賺人時習仰鑽博文約禮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種種多事致門人以有隱爲疑力不足爲嘆乎而不改其樂之稱何自顏氏而外弗多許也至謂以方便法門引人入道則所謂曲終奏雅從入已差有成幾何其云爲學先學大聖人圓融廣大勿拘小節廉隅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三

十八 爲學

曲謹硜硜小人之事耳遂至理欲並行模糊一片不知畢竟成就者何事也又曰古之學術詳修踐不詳本體今之學術詳本體不詳修踐古非不及本體也欲人因修踐以自悟有望而趨之孜孜不已之實也今非盡無修踐也因偶見此體說之大明遂至憊而不力終身依希於談說見解之中耳蓋修踐而得之則見真而力深即所造分量不齊而有得於心無負於學問也見解而及之則力淺而見虛即庶幾得其彷彿而無益於心無取於學問也夫是以講之彌詳而彌畧見之彌近而彌遠

安樂法門實自子靜教人求快活之說啓之蓋子靜言本體者也然宋自子靜出而學始多議

古之學者行而不講今之學者講而不行雖仁義之溢夫口而勢利則印之心一旦起而與之任事徒以口講爲行私計不知人已見其肺肝是故今天下有志之士莫不諱稱講學爲吾徒者可諱稱耶

夫今天下以學爭論非爲學也意固別有取尔也脫爲學矣乃其志又在人之同已不在已之切于身心在我之同言不在夫言之同行夫行必身心之切而後可據而推也如果心得于躬行不徒文義與空見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三

九 爲學

卽爲程伯淳可也爲朱元晦可也爲子靜與伯安可也路路並可入聖蓋入聖其極功也身心其頭地也學術其通路也譬如今山陝二廣湘湖閩浙欲入京師各從其地向北方步步踏實去並可到京蓋十有三省省省有大路可北如以我浙人也必欲強山陝二廣之入京者同到我浙而後往似同實迂反失本省大路

夫人身不能翮飛而往故空見徒云大都會不是距岳板蘿窮荒搜草可得而到故文義徒瘁

夫人門之路何嫌于異要在頭地不殊不愧于學之

之心則善矣

荀子曰于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鄉音也混然徒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昔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嗚呼學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三

二十 爲學

之係于天下也如此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三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四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明自編十 思 知行

思

夫無思心之本體故以不思而得爲聖人天道思是爲學人設法故曰思曰睿睿作聖然思而不學則罔學而不思則殆故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蓋甚言徒思之不可也須學與思兼乃爲實體爾思又不可泛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四 一一思

思故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則是所謂思者乃各據當下之所合當思者而思之如非當下當視也而思聰當聽也而思明當色也而思恭當貌也而思溫則爲二三其心雖善亦謂懂懂往來爾然則夫子指示九思之意蓋以甚言雜思之不可也如周公爲相而思兼三王當下也若不作相而思兼三王則謬矣如伊尹屬應湯聘而翻然思及匹夫匹婦當下也若耕莘野而思匹婦則妄矣

夫學而欲頓入于不思不慮此如以石壓草徒遏生

意根種終在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是一動一靜之間乃天地人之至妙所謂活潑潑地也者是故聖教由思入焉而或者乃謂以思入道是借妄修真走則謂非妄也夫謂之曰妄則與真根蒂殊矣何以能強僞作真而借之爲吾修哉如皐陶之未有知思則固所謂何思何慮者矣然而堯有文思禹有日思文繹且有仰思孔有九思聖有竭思豈皆其妄哉故走謂思非妄也是心之萌芽也心是吾人一大根蒂思是心機生生之所自不容已不容強莫可遏不能增不能減恰然而正當者以故聖人就此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四 一一思

真機經理長養且思且學隨得而允蹈焉久之其萌芽者拱把而合抱枝葉明樞華實密茂上凌下蔭與天地同爲久大故曰思曰睿曰睿作聖是以前聖先之謂其爲吾真本爲吾真芽真幹真葉匪有二焉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若何思何慮之思則是不當思而陡起計較千慮萬想非吾本真猶木合抱而藤蘿繚繞糾纏之木拱把而菌蘚叢生交加之斯則生意侵奪外剝內消以故本枝無由長茂久之拱把者以繚繞槁合抱者以纏糾壞即欲借之祇足自傷何有于修故曰妄也嗟乎茲夫子所爲有九思之

訓也歟是故當慎所思

知行

夫知行一也但自孔門觀之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知至而行即至不知之偏不行之偏是心之無蔽知行之合中者也子路有能行之資乃偏于行而蔽于知夫子爲之投劑則曰由知德者鮮矣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勇過我無所取裁子貢負能知之資乃偏于外而蔽于內夫子爲之投劑則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賜也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子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四

三

知行

一以貫之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知行之理竟于此矣
羅修撰念庵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惺之未至反覆而言是三者以其皆未有發者存故謂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

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是故得意者不以良知爲足必以致知爲功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即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牯於旦晝所爲矣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思不牯於爲不涉於智慮矯強以是爲致知之功則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四

四

知行

立誠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欲以爲理物我倒置故常牽已以逐物若曰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縱一時有見安能常得炯炯此固然也又况自私用智之心勝往往欺其所不可欺乎竊意陽明公之本旨或不若是相遠也夫食實而不溉其根飲流而不濬其源世以爲忘本者之譬今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以一覺之頻爲實際不已過於鹵莽乎

審如是則良知二字足矣何必贅之以致審如是凡怵惕者皆有火然泉達之勢矣何必贅之以充凡好惡者皆有出入無時之妙矣何必贅之以養凡天下之人自孩提以上者皆仁義之君子矣何必贅之以達

知而不行則知而不致者也是知非真知偶然見及雖見而本體尚晦如晦天電掣一過便滅雖暫得之旋必失之是故不可以謂之知

玄經曰表人之行曰晦與明

心體本明明自萬物皆知業已喪失須靜乃復故求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四

五

知行

知無如靜者試以恒人之夢論之當其寢息而熟寐則靜極也以故神靈之所游衍有一日二日先知者有數月先知者有十年二十年餘先知者有終身事業先知之者脫不先知則神亂耳故有亂夢亂夢不應夫以夢寐之靜猶然而況聖人之心靜乎今人醒時乃反不見目前則以欲念紛綸亂之今試以醒之不能前知究彼夢寐之所為前知知之所從得不可知耶

天一生則是水人心一生則是知然水非以靜而明耶

程子曰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識與知不同識尚未履其地謂之曰知須已至其所乃知今人謂知先而行後者是誤以識為知耳如入長安必審識由何方何路而往乃不至誤入裔夷至乃問長安某處何如某處何如則須是身到乃真也

曾點之言志亦識爾大學有知止有知之至釋氏有初地之慧有定後之慧

知惟身到目見乃真故大學言明德新民止至善而皆曰在不在而知終屬億度

識長安路者識也身入長安舉目四見者見也及夫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四

六

愚知行

身在長安相安相忘不知身在旅次斯乃為知之至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駱觀察續亭

名問

嘗語余文成知行合一之說謂必

行後乃為知吾嘗以此詰其高弟龍溪王君君曰如我欲拜兄時知有兄矣亦知兄有屋屋內有兄有書矣未真也必既拜乃知兄是如此屋是如此吾時就駁之即如公言亦知也非行也行必與我共坐共處議共憑几共觀書乃是王語塞因復詰之今有人作宦欲貪賄作人欲作賊可乎王曰此不待智而知其不可矣予就駁之如公必行後為知則賄必貪而被

謹乃知其不可賊必作而蒙罪乃知其不可不然知未真也王無以對大諦知行雖合於中良自有先後觀夫子言知不知好不如樂又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豈其可以一蹴而盡故斷之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爲求知真也至篤行而真乃得之不真則不可好不可守矣其又可行耶第至于樂而知化耳

周子徵謂天下人人生知走問何以言之曰家有一奴吾欲遣其母往事吾文兄奴泣然涕下跪曰母老多病此豈有人教之卽此是生知可審也走敬對此良知也非生知也生知物不能蔽終始合明良以有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四

七

知行

感而發有物而蔽今茲之出涕忽已德色耨鋤而諄語箕箒焉知終始哉是故必學焉而後終乃合始聖學只是無間恒人只是有間慎則所以聯之王文成曰昔顏子之始學于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象也而以爲有方體形象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即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

道之本無方體形象而不可以方體形象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薛侃曰多聞多見聖賢不廢然以謂之學則是多學而識之非一貫之學矣走觀夫子教子張多聞多見必曰擇體之言行必曰慎夫擇則近精慎則近一言之行之則實體諸身迹與多學同而實體異矣緣子張務外好高未免徇于多聞多見夫子故因機而約之也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四

八

知行

多學而識求明于形也求明于形則自我物自物只見事異理殊以爲不先窮致其理造次將何處之以謂人物之性必如是庶乃盡耳不知始而以形窮致形分體異恨徧觀盡識之未能續使能窮能盡將無得此遺彼忘之過半乎既而以形區處則勢殊事舛所遭非所窮故顛越于疑似失據于倉皇遂至徇物喪已見已而不見物是以終始衡決兩不相通而兩無歸着且古聖人之有此明通匪求旁盡於事物而得者心盡則本體完具感之遂通不疾而速豈待窮之于彼而盡之此哉千聖學自堯舜舜于瞽瞍不聞別有所窮致于瞽瞍之身而惟供吾子職盡吾事

親之誠而瞽瞍允若舜于有苗不聞別有所窮致于有苗之國而惟敷吾文德盡吾感神之誠而有苗來格舜于鳳凰百獸不聞別有所窮致于鳳獸之物而惟勅天時幾盡吾恭己之誠而鳳儀獸舞故曰盡己之性能盡人物之性也

昔者聖王爲治五方因宜不易其俗要以順而施之是故夫子居鄉恂恂在廟便便上大夫閭閻下大夫侃侃君在蹶蹶與與何曾膠之于一及其荅問政問仁問孝亦然如使拘一己之智見以律人則行必不能當于其人之身不當于人之身則奚貴于吾之知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四

九

知行

乎是人與已俱失而知與行俱戾也夫天下人之不齊其能強同今乃不知人之不可強同而不能以我達之人爲暗不已甚乎

致知之說先聖雖言之然未明言知爲何知是故后世有以詞章訓詁泛觀博識之爲知者有以談空入無離明黜聰之爲知者有以深思極慮神驚八表之爲知者有以耀奇志怪知人所不能知之爲知者之四者用其心以爲知匪心之自然也知之蠹也吾性之知萬物咸備不經于慮則烏有若斯之勞者乎王中丞敬所曰良知不外于思慮不在于思慮而思

慮却能障蔽良知故孟子指其不慮者爲良故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者良知也而納交要譽則慮矣忸怩者良知也而鬱陶思君則慮矣見君子而後厭然者良知也掩不善而著其善則慮矣平旦好惡與人相近者良知也而旦晝之所爲則慮矣或曰聖人之平治天下經理萬民皆慮也不可謂良知耶曰聖人慮而無所欲故曰何思何慮孩提不慮之知亦惟是無欲而已矣

或問夫子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乃今晝而作夜而息作則思息則夢安能通而知之曰只是無思無夢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四

十

知行

無思無夢即通也赤子之心無思無夢而已稍長而有欲則思思起夢亂而心喪矣

徐幹云鄙儒之博學也務于物名詳于器械矜于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生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

昔孔子教小子學詩必先之興觀群怨事父事君而後及鳥獸草木苟未能興觀群怨事父事君而徒以鳥獸草木自博則亦奚貴于學詩也今人所謂格物只是鳥獸草木之名與器數之末尋討爲博耳不知此乃聖門之藝爾惟以游藝爲格物所以愈遠而愈

失之今但從志道據德依仁用功而後及藝從與觀
群怨事父事君學詩而後及鳥獸草木從入孝出弟
謹信親仁求盡幼職而後及學文是先立乎其大者
而小者弗能奪矣或問一草一木皆有理在何可不
察文成應之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理會自己情性
能盡人性然後能盡物也

朱子云學問無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一超
直入唯聖人與大賢以上能之大賢以上亦恐未能
如孔子十五志學至三十方能立畢竟三十以前未
立也孔子見老子是二十六七之年而老子語之曰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四

十一

知行

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
態色侈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及送之則又曰聰明
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
發人之惡者也即此亦足覘二十前之未立也雖居
下之與中立厥道致殊要以夫子此時色態氣志收
斂仍或未密故老子云云不然老子豈有虛言又如
釋迦之生豈不曰靈根然亦須雪山修行二十年而
後道成計此時迦亦年近四十矣

孔循循亦自是無頓悟之理

朱子云而今只理會入手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有

但是即爲不是則不爲一直將去

文成之教是登岸舍筏以後語學人以臆想測度心
鹵莽求之續令有見何異取螢火而燒須彌山也譬
如夢中見物夢中何曾無乃不得延到醒時

超悟之說蓋近世偽學竊文成餘哺以欺當世有志
者當以淫聲令色距之

凡物著可容心微則不覺真情之發故真自一念之
微索起君子觀人但觀其微何良俊曰觀郭有道掃
除旅舍庾翼行跪而受條與阮長之誤着履自列事
豈必皎皎偉絕殊行哉顧人以爲易多忽之耳夫掇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四

十二

知行

煤易簣亦何關於大德而孔門以爲美談察微知著
聖人所貴苟有心於著則雖讓千乘之國又何多焉
走謂人自忽微政謂微爲觀者忽故不加修謂著爲
人共親故加輦繡是以終身行止罔匪爲人無復關
已積累無基長茂無本卒成孟浪虛枉一生中庸奉
拳立心之始辨別立基知微小可以著大也

知貴能充盡耳若不從一念微小充盡而反務遽邈
瑰異以爲知則知非吾知矣是故楚侗先生曰百姓
之日用皆中也常而不恠直而不曲故曰中但不能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茲百姓之所以爲百姓爾不獨

百姓即賢智者不能知至至之常求諸深遠奇絕是納諸畧獲陷穽之中而莫之避也又或不能知終終之常航此虛見色取行違是擇乎中庸而不能暮月守也用中於民唯舜而已予儕何人乃好異而多曲哉

或有問于朱子者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度量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聰明自做得堯舜事業事變無窮何能逆料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甚事也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四

圭 知行

事變何能先定若以一定之說先之則私意之大者將以應事事反為礙矣

知道者見天地間一切事物皆道不必升座說法乃為吾師

朱子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乃走則謂處心持已之道即所以接人待物者爾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處可能分彼此也顧克己最難事非有勇猛如卞生反自責備如孟子則烏能一二曲致何則人苦不能反責也若不能反自責備而云勇猛烏覩其猛勇反自責備須由卑以自

牧時時見已之欠乃庶能爾
高氣最能蔽心

王文成曰今人病痛大歸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丹朱之不肖皆只一傲字了盡一生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面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已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且勿論堯舜就以天地言外謙無天地矣天惟以其西北為不滿足也夫是以運能左旋而不已地惟以其東南為不滿足也夫是以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四

十四 知行

以水能東注而不盈使天而四天皆滿足則四天皆匝塞而不能復動將令向何所以便旋轉之機使地而四地皆滿足則四地皆盈溢而不能復受將令就何所以滙流注之勢然則天之神于轉運以有西北未滿之可旋也地之廣于容納以有東南未滿之可受也凡天地所為受益匪以謙乎天地所為恒久此耳而矧于人而可以弗謙乎

夫子危行言孫註云孫卑順也走則謂是孫讓之孫謂其言論之心謙而又謙開誠止敬毫髮不敢逕情如虞廷詢兪稽衆矣而猶讓于臯陶讓于稷契讓于

朱虎能罷讓于夔龍退然自視有弗居已茲則人人
悅服人人共推事庶有終而能危行若謂卑順則心
便委靡行何以能危也聖人豈畏死者但亂世未必
人能我亮或不得不委曲以見情志如其自任太過
來人忌嫉禍且及之事其能行是言之孫也正以成
行之危非畏禍也危亦恐非高峻謙為德柄斯湏去
身則靡所持執高峻豈君子之道君子之心亦豈有
意高峻只大理攸歸實審其是雖天下共以為危而
弗敢行共以為危而弗敢言者君子不隨眾靡卓然
挺立無復畏懼是謂危言危行爾只緣見定知其如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四

五 知行

是必不可易也矧又適值時平世明人皆亮我之心
知我之深以故不必過為孫讓正是得志與民由之
若曰高峻則是恃世平之無禍患而為傲與亢也君
子豈其有是
先儒謂學莫先於變化氣質夫氣質云何變化改過
所以變化也人不能改過率由氣高心傲不自認以
為過也聖心所為能異于人時欲自見已過而已惟
欲自見已過是以心恒無過先儒謂能立無過之地
此地何地憂過恐失之心是已若聖人而自以為無
過則是心即太過之甚者而其何能至于聖善乎王

文成之言曰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
賢之學勿以其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
不滿者為聖賢之心由斯觀之所謂君子闇然日章
其以是夫夫並音扶不外表已之是而內察已心之非
由內見已心之非而日得已心之是故曰章也若未
見已之非則過矣以知不知矣以改而闇亦昏昏者
耳又何以能章也觀闇章而君子用心知之矣
人之舊病去與未去平時安能自考須于臨事急難
時此念寂然方始是病根盡去

夫子論學功歸其成于過勿憚改夫惟勿憚改乃見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四

六 知行

是內主忠信能資勝友以切磋而念念着之實庶乃
厚而固耳
君子實見得是天下非之不顧亦只是勿憚改之心
為之

文中子曰病莫大于不聞過辱莫大于不知耻由不
知耻故有過直任之而又自文之文去聲
近一縉紳問走卿爾來作何工夫走敬對欲求為頻
復之厲而未能也其人大笑曰君勿輕視頻復頻復
則其學已有功力矣特恐走仍迷而不復者耳蓋迷
復為下作輟則無恒之人頻復似勝作輟也孔門十

哲除子淵不遠復閱再以下皆未離乎頻復者也夫是以曰日月至焉頻復豈易及也子路強不知以爲知則去迷復幾希耳夫子告之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惟知故復屢失屢知屢復功即不永要其自知之頻而自復之頻則不遠可望

昔人名人有差失而曰過則知人凡有失並由太過匪不及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茲其所爲能立于無過乎

朱學蓋誠有得於恐失之真者其答呂子約書云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作身主不起反爲文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四

七 知行

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吾鄉程學士克勤嘗彙集其此等語有曰覺得外馳支離繁碎曰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曰向來誠是大涉支離曰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展轉迷惑無出頭處曰却始知此未免支離曰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曰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夫以朱子之學之才天下歛然宗之猶然復下其心惻然謂已有失翻然力自改措此不但天下大勇良由心如青天朗月皎日晶光不少翳以一已而公天下萬世以爲其道所爲賢于群儒政惟此耳其徒不解而

爲諱之豈足與知來子之學者克勤知此而彙集之則謂克勤而不知學也可乎

解音懶

朱子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目前工夫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已求仁之功荅葉公謹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支離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未切爾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此二札今朱子全書編中却未載則何異伊川之爲明道諱條例司忠宣之爲永叔諱解仇記乎學須撤去此蔽乃庶見上聖大賢不滿足真心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四

六 知行

今人爲不能咬菜根而違其本心者衆矣世間污賤求富貴人只爲不能咬菜根爾

聖門率于處貧驗賢否

朱子曰天下善惡皆天理只翻了翻者反也原四端中自有相反者如羞惡與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讓相反乍見入井當惻隱也或反羞惡而不往救則殘忍而惡矣鑽穴隙相窺當羞惡也或反婉戀而相矜則可耻而惡矣國家大利害政當是是非非以身任之不辭或反顧已推辭則詭避而惡矣爵賞貨利所當辭讓也乃不知非恬然受而不疑則貪冒而

惡矣凡此皆以知識不分失之

上蔡云橫渠教人以禮爲先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有知識則能自作張主故敬而無失禮是外面謹節文橫渠政未悟此關也

敬與正容謹節不同正容謹節是威儀矜莊用力敬自心中覺不爽蓋知覺不爽處已自近敬敬者主一無適適則二二則爽

凡事之有爽心不在也不在以故應感顛越天下未有心恒在而謬應者亦未有心恒在而知未審者亦未有心恒在是而行之不力者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四

十九 知行

恒在乃是卓立

薛侃曰學須徹底方有立不然一毫懈弛便間斷一絲沾帶便落塵網一事弗謙和勝心便未淨一言不由真體便是言足拒諫智足飾非

學到徹底何待復持夫子三十而立是持之功極卓然能立天地之間

夫有自立之志非及時圖勉何能逕造若謂埃河之清則人壽幾何嘗誦二三古人詩堪爲寒心李伯仁九曲歌云年歲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漢武秋風辭云少壯幾時今奈老何曹孟德短歌行云人生

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雖所志各殊要無憾日則

一昔寧越苦耕人或勸之學越以學必三十年而成難待也而倍夜繼日人寢不寢人休不休學至十五年齊威公師之假令志不堅圖不力欲一日之免于耕得乎然越爲富貴也學者不但少壯當努力即年老其容自諉夫子不知老之將至正是老猶少也假令荀卿以五十爲老終爲凡夫矣衛武公以九十爲老竟爲廢學矣譬如平地覆一簣而不可謂其無成則老而勵行去聲未晚也山九仞而虧一簣不可謂其有成則老而倦勤猶未學也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四

二十 知行

楚丘先生嘗披策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惡音烏將我使而老哉使我投石拔距乎追車赴馬乎吾將死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而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吾乃始壯矣何老之有爲然則有志力行君子終身其寧有息期

吾邑胡觀察子仁名云天地間人須着力做來方克成初志宇宙內事務盡心幹去庶無負平生又云分內當爲幹出方成真事業
程子云人不學便衰而老須孜孜汲汲時時勿忘得

一事是一事毋曰待他日人生無成率由待之一字為祟耳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四

主一 知行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四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五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明自編十一 存省論存省以能應念奎
慈訓言收過為真

存省

何以存敬所為存也人但致敬心靡有不在者固知敬所以存之也何以養靜所為養也凡物生長必得于靜培固知靜所以養之也何以省自省也何以察自察也省悔自之非密察自之非勿令平一念之有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五

一 存省

潛生與一念之有潛留也念亦豈待着之物而謂非哉無事而內念有微萌焉倘匪物汨即此念奚從萌哉此念一萌本念隨萌而逸隨萌而錯亂矣是本念之蠹賊也生長真機寧無少耗耗之即以瘁之匪養之而存之也夫是以必有須夫省察之力省察非動也本念之靈明所照應如是若動而匪有動之迹也是省察又所以保吾之所存養者也存則真精常凝何莫非養養則真機內固何莫非存存養得于敬靜省察生于覺知功若二事實罔二念聖功原來精一不落別逕是以致敬之人心必專一專一則靜矣不

靜是猶肆也非敬也主靜之心中必肅然肅然則敬矣不敬是猶擾也非靜也能靜能敬斯能知能靜曾見肅然專一之心而非容有不睹之審而不知之速者乎蓋機通而功自相為用學道者得此斯罔患於苦難而須臾不離之致可具體也

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

予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固見是心之存也然使知而弗速速而復行則猶是存未至尔至于一絲不以撓之斯則養在茲矣然匪功密省察則奚以能若尔故曰一也若必欲如子靜分之則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五 二 存省

走謂心是主人翁存養是主翁所握之柄省察則所指揮而使令者也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朱子宗此旨故以聖學始終之夫敬今之議者乃指朱子之格物為禮樂名物而謂其須于格物外又添出一敬乃始與心干涉此語卽是不知敬者大學之慎獨虞廷之精一亦只是敬敬則心志肅然不亂小人閒居為不善亦只是心志雜亂慎獨與敬有二事哉程子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又曰嚴威儼格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敬則觀民也切得事也真故一行便當無復過舉文王不顯亦臨敬之至也然而曾子十日之視十手之指亦自同宗

敬何以便謂之中曰主一無適唯主一無適乃見是存

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時亦只是無喜無怒無哀無樂所以云無適而命之為渾然在中也

人心苦被喜怒哀樂紛拏斯之與中主節卽謂善養此外更別無養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五

三 存省

王中丞敬所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千古學脉若於此亦拳拳分疏卽便不痛快大諦人心無動無不動者也動於喜怒哀樂者其應迹也而無動者猶是也此所謂中也及其喜怒哀樂之無乖則謂之和而中卽和也盖人心無有不虛時應喜則為喜應怒則為怒今若截然分而為二卽未發若以為先有物然比至喜怒哀樂起而應之心體有喜怒哀樂哉盖有起而後有還有起非心也喜怒哀樂之過也將何還乎故先儒曰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不知能驗卽已為發矣柰何未發又有前哉余早年嘗問先師

南野先生喜怒哀樂有無時否先生曰喜怒哀樂可如此說心體時時泰然則樂字不可說有已發未發走以發皆中去聲節觀之喜怒哀樂之樂乃獨樂樂與人樂樂之樂此有中節者有不中節者夫安得無已發未發之分哉唯以心體之時時泰然者言則無已發未發顧此樂又無不中節者南野先生亦惟曰未發無前斯為得之

王中丞曰佛氏有言滅動不滅照夫靜中間其何者為動何者為照而又一心以滅之亦已不勝其動矣而又烏能靜也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類此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五

四 存省

王論大諦與程伯子不須防檢窮索同旨而走以夫子困知勉行執圭戰色深自體驗恐不是了無防檢之心者又以曾子戰兢臨淵子思隱微慎懼恐未得道人亦有不能不從矜持戒懼入手者書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言難慎而事宜也矜持或亦學者之難慎乎惟如此心乃見真耳但或恐縮而至畏怯退避懦弱無斷斯乃不可

矜持之心却不是偽文王之敬不越心真無欲乃無夾雜無夾雜乃見是真

心在即無不敬嘗以驗于見賓之時心若別有思惟

一切應接便失敬于嘉賓也

謝上蔡曰敬是常惺惺心齋是事事放下

惺惺不必矜持然矜持却可至于惺惺

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此是敬否

上蔡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

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

尹和靜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少有

私欲卽便是心放舜告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以

此求之敬之為敬可識也收放心卽精一工夫人心

有放只緣心粗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五

五 存省

主一究竟只是一無所主耳一有所主則物主我我不得而主物矣盖于無適見主于一一無所主見無適也太公順應正是主一無適無適卽是無意無意乃見無欲

主一則自尔惺惺應感常然故曰得一以為天下正

陸子靜云學問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得

其綱則恭敬乃保養此心者也

孟子以浩然之氣為集義所生而曰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是以居敬為集義也此卽是孟氏

之善養亦卽子靜所謂保養者也

忘正助卽是非義今人多以外物爲非義而不知不義非一一自外作也此最當自省察者孟子言此政欲天下知非義之不專在外物尔

心專以內爲是只此便是正助意必固我交進循環無有已時是義襲也又有事近正勿忘近助義與不義不容一髮而分在有意之與無意

勿忘勿正勿助而化卽爲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夫以意必與固總之一我是以孟子三反自則惟曰我必不仁我必無禮我必不忠只尋索我修治更不關人種種學病障礙靈明搔擾真性皆從我生再無別物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五

大存省

事卽如孟子所云克之足以保四海不克不足以事父母亦豈是別有所克但我盡去卽便是能克便是滿腔皆惻隱故視四海之人悉我也如不能然雖父母亦路人矣

聖學至無我而靡以加故孔子絕四終于無我而舜以舍己大類以克己仁

克己只是不私己修身只是不私其身

誌公懺云有身則苦生無身則苦滅三塗劇報皆自身得人惟知我有身不知他亦有身惟知我苦不知他亦有苦惟知我安樂不知他亦有安樂以愚癡故

生彼我心

先儒謂寡欲是澄治克己之功敬是涵養之功走則謂人必寡欲方能致敬多欲之人東顧西盼其心刻刻何能無適止以無適爲主一便知是無欲卽敬也夫人靜坐而不能遣思慮由其心本自放耳

人只將外面分析講論則心爲分析撓亂矣真靜不言自解

朱子云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眼是敬開眼見物是義然以當其在外時何者在內之言求之則義以方外也者卽其敬以直內也者如今人處事少不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五

七存省

敬則處之便不得其宜是不義也而不義可爲敬乎問持敬朱子曰但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作工夫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無下手處也以此觀之人心無覺則無敬覺卽敬之所存尔

朱子曰好與不好事自家纔覺得如此敬便在此覺內然必能常存敬乃能常覺故曰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持之

能敬自然覺此內何能着力着力便矯強不可以謂之覺矣如見入井而怵惕此覺也然此怵惕亦敬也

此處將何所着力人患不克耳常敬所以克也若曰就此覺處敬以持之走竊以爲覺不可持而可養彼

千聖以敬傳心亦傳其所以養之之法耳

人心皆有覺人人無此養不敬則縱騁非縱牛羊則縱斧斤耳纔一反之敬便自不敢輕爲無時而非日夜之息雨露之潤矣

心未有敬而不誠者不誠之敬斯爲色莊矣

司馬子微曰敬者道之根信者德之蒂根深則道可長蒂固則德可茂走謂信者道之根基覺者道之萌蘖敬者道之灌溉滋潤者也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五

八 存省

朱子曰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從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于內而姑正容謹節于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此日用至要約工夫豈在多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頽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于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莊整齊肅者正以存其心也

莊整齊肅正是心存今誠以一念審之人纔欲整齊則外面容止自不緩散有不令而自從者心纔說且

休則便緩散亦不令而自從者故人有放僻邪侈之心必不能爲莊整齊肅之容如今學者有時容止端肅畢竟此時其心亦是端肅及至有時肆欲妄行畢竟此時其心亦是躁妄

工夫在常聖人政慮人不能常故爲設慎獨工夫緣人多端莊齊一於見賓客之際而不端莊齊一於面童僕對妻子之時又或能防閑于面僮僕對妻子之時而不能自防閑于獨處無人之際學問之有作輟病根只爲立心防人不立心自防以故工夫往往在無人之頃失之是以有終日彌縫人前之勞一不着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五

九 存省

意本態具露則一日之間何刻而不是橫私之身唯幽獨能戒則人前率軌其奚待言夫非所謂存固養定而萬動之無能搖焉者乎不然深植無根長養無源是安得不爲或泣或歌

上蔡云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此只是一私不存故說靜養亦不必如坐禪入定要在物不能爲一累故曰神明不尔亦癡靜耳

陳白沙曰余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盡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此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

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膾合處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于余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為高虛以誤人也

靜坐是攝心入敬之門逕彼初學纔自紛華膠擾中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五

十一 存省

來通身動燥無一安頓處所故今且以靜坐安頓此身此聖賢誘人入道強_註為設法工夫亦謂靜坐于吾收斂此心較易耳既使知心體本是如此收斂者又使知前日膠擾之不是吾心之本來者庶幾心免作炭黑耳不然人在彝倫中日自有許多應接烏能待我閉門靜坐而後為之

盧惠能曰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靜坐即着無記空空靜不得力若欲舍動求靜亦無此理動靜無常心則有常常令此心勿忘失于事物之交即外感紛紜而體常寂然事事張主

焉往而不得吾力

陳曰沙云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心而已

初學但能却去閑雜思慮一念專精直從本真應接事物便自可謂能靜功勝於靜坐也

伯羽自言學靜坐痛抑思慮朱子曰痛抑亦不得只放退可也蓋痛抑是強制放退則自尔澄清

痛抑亦憧憧往來之類也只此便是助長說痛抑則勞力之甚勞力非靜也放退庶幾自歇耳知歇便是道道不是痛抑而成者

盧惠能曰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五

十一 存省

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味其旨是于人之是非善惡一切令與我心不干便他來前我心自然不着一切俱放下任彼與我無干是謂了了分明謂之便知若聖人之靜自是是非善惡一以分明物來我直應之物去我直了之蓋物來而不以物故我應而不以我故一切順自然之應感而本心豁然如故故謂之曰靜虛是聖人之靜虛謂無攪擾無留滯也若于靜中是非

善惡不分此一人固是癡坐但既能離器避靜又久會亦有通明時

宋桀自言尋常覺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好朱子曰此中何消說敬與不敬在識得這物事如未識時則所謂虛靜亦是黑靜虛不是白靜虛而今應打破却黑虛靜處爲白淨則八窓玲瓏無不融通予謂心惟不靜虛耳靜虛那復有黑彼黑爲有物填塞雜亂其中靜虛則無物矣無物則無黑這事物見矣今謂靜虛而又曰黑畢竟不是靜虛必癡靜者耳況覺好之心之非靜而欲好之心之非虛乎原這物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五

十一 存省

事無好無不好一念不掛是真靜虛如曰打破黑靜虛爲白淨靜虛是加一白淨於靜虛上也又豈可以爲吾這物事乎蓋這物事但一說到靜虛便自不可

着

讀書始免癡庶幾有識能知靜之爲靜于靜坐時能敬至應事接物而忘却敬則未知慎獨之功故尔能慎獨而工始有常定意其誠矣誠何不敬之能入也故初學與言敬較寬說慎獨乃更緊切前儒謂敬說得大慎獨是敬中一事亦近是走則謂是敬中第一義敬之所爲不踰以有此也蓋是敬之

真種子所謂放之則彌六合斂之則退藏于密也者敬是明德之止至善者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敬無不明不明何可以謂之敬以故敬則念念皆知今人曾內似知得分明說來千了百當及應事物顛倒錯亂畢竟內未融徹非凝定有日深養有由以故薄遽未及經意彌縫而真偽遂錯出耳即有所見是生心所得非心生也故曰臆想

始學止可言慎慎者學敬而至千敬蓋與敬同根而未渾大如始生之木尚須人力護持滋溉乃得長去盛至敬而根蒂深固枝幹拂日干霄斧斤牛羊更靡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五

十一 存省

能得而與之

論存省以能懲忿窒欲訂言改過爲真

夫人生高氣最難降存養政以消融潛釋夫此省察政以吾念間或出此而有不知彼易發難制之忿易發難遏之慾易騁難禁之言易忽難欽之過動皆高氣所爲氣高則縱而上君子恒不免焉然惟恃吾有存省之功時時弗忘可免此尔是存省法爲忿慾言過設也能存省與否功夫疎密與否于何驗之亦唯念能懲之不作慾能窒之不生言能訂之不放過能改之不復則知是我存省之至無時無止無一刻

而少踈故能不作不生不放不復如是不然以易縱之風痾兼難禁之積勢其能一旦而使之寂然茲而寂然非夫存省之極而以有若是乎是真能存省者也如或未寂即以語人曰吾能存養吾能省察如無徵何茲則我不敢信

不由存省而云懲之窒之訥之改之是強制之外根自在其心也若由存省而云懲窒訥改則心釋物化心其瑩然矣此功力與尋常懲窒訥改殊遠

或問存省而以懲窒訥改終焉何哉良以人生學問無成害不出此四項然忿容有懾之于禍而不敢不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五

十四 存省

制者過容有逼之于威而不能不改圖者若夫慾則隨心之魚水其投之也易為此生之沉痾而机恒自發無別藥之可療言則口吻之風波其動之也易為日作之隱禍而其誰能終歲閉口而不對人一言乎然而我生過差必以此二者得我生忿怒多以此二者啓則窒之訥之功可不謂難耶其根在心非夫存省有常故知無能斷矣

文中子曰禍莫大于多言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而仁者之言則自訥矣由茲觀之言為不仁者之口耻近仁者之心彼尚口則不知耻者也

舜以天下授禹大事也其戒乃以出好與戎終焉夫非以放言之難保其終乎哉以不矜不伐之禹非好言者舜且凜凜焉以此憂其終為言易而禍生于容易也故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慎密不出終無遺言矣

君子之立言也非好言也為道岐于多言心浮于尚口不得已而章之戒欲反而切之心也然則言而不切言之病也言而不行言徒為玷耳

薛文清曰覺人詐而不形于言有餘味又曰嘗見人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五

十五 存省

尋常事處治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故君子處事了不形之于言

昔武王問五帝之誠於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誠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口曰磨甦堅慎勿言故孔子于易傳著慎言者十二于論語著慎言者十五于戴禮著慎言者八亦既拳拳矣老氏猶誠之曰凡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蓋誠以言之流禍深人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即

三封其口猶懼或失矧未封乎矧封之而未至三乎又況人之未至于孔子者而可以出聲氣乎

自昔狀人之勤慎不曰朝不保夕則曰朝不及夕不曰朝乾夕惕則曰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未有言自夕而及朝者唯此獨曰搖搖恐夕不至朝良以行恒墮于冥冥忽于暮夜人所不見之際今日慎言必須夢寐之間亦是慎乃不愧於三緘之義而為真能慎言耳夫暮夜乃寢處無言之時猶然曰夕不保朝誠畏之深也不然安知我無寢語

予嘗見夫天下大豪傑稱有道君子一旦失之不在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五

十六 存省

夫色則在夫利不在夫利則在勢位未見有能脫然於茲者馬融為世名儒所在以賄稱蘇武持漢節十九年歷九死不變生死可割乃不能割一胡婦顧人之性亦有淡之色而薄之利者至乃貂冕華軒富塗赫奕則鮮有不垂涎而思為一淥指者如漢高生平好色貪財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何意哉今世之巧宦深情亦多有目不視靡曼手不撓珠玉見有道貨色于前則疾首感頰若懼一旦而免已然乃心貪饕于富貴志覬得于功名夫非所欲者之大歟甚或陰擠人以躋已之位影射人以全已之身巧

誘人以投已之毒枉駕人以免已之禍深人罪以市

已之公乘人短以暴已之長發人伏以鬻已之智內

懷刀鋸之心外示親暱之形中存盜賊之念行去聲假

廉介之似賣同儕若市肆棄親戚如道塗所以者何

企成權也企後願也始以假名而取勢位終以得位

而快志意往往皆才能超卓聰明殊常自負豪傑自

誇賢智有道德志節者所自甘心彼恒士智能淺短

若猶守在分內不敢覬心過意至為鑿地穿天通神

使鬼之為則恒士不猶幾于道乎夫子以直道屬斯

民固有取尔也是以君子素富貴則行富貴素貧賤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五

十七 存省

則行貧賤在上不以陵下在下不以援上以故無復他望而傾險伎害不生

夫身之闇昧行之媿穢皆自慾心而致乃其得之施

施焉且以封已鑠時自謂智能籠絡天下而得之不

亦羞乎蓋迷入心髓而不自知也

昔季孫宿之如晉也晉侯享之有加邊宿使行人告

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

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固請徹加而後

卒事今世倘有主人加遽則氣揚揚自謂已應得此

殊遇以故其心往往踰溢禮分去聲之外季孫辭加遽

事若至小然視其一籩之小不敢加矧加此而敢論乎競競以此竟其世侈慾庶其免矣

今世講學之士有侈慾之大蠹而不自知則在其講學之習昔陳同甫語元晦云因吾服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蓋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于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劉安世嘗云願士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夫立此門戶此元祐之士病也黃履翁云願士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夫立道學之名則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五

十八 存省

淳熙以後士病也嗟夫宋學之病然矣今之病豈惟是哉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五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六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明自編十二 讀書 經考 緯附

讀書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者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脆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忘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六

一 讀書

誠諫以利社稷惕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其瞿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賙窮恤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爾然懼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力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去太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

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
列人嫉之如讐敵惡之如梟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
自損不如無學也

魏畧云董遇好學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云當先讀書
百遍而義自見

朱子與詹會之書云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
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
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此帖今
集中無而墨跡爲予家世藏

朱子云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能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六

記

二 讀書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得收如何得記
書後遂一覽無遺

黃山谷云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夜而計過無恨而
卽安此古人讀書法也走嘗疑春秋之際才智之士
不乏豈無能記誦古書者而左氏獨稱左史倚相能
讀三墳五典九丘八索豈其餘皆不能讀哉竊意讀
而曰能將必有不徒事夫記讀之間而已者
凡書須讀全部乃見始終得作者之志意選本饒當

去 窺豹兩三班耳顧乃厭心全部求捷選本是一展
卷便不勝其欲速之私心已不是讀書心矣
今人讀書不欲體諸身心爲綴文也

書讀必先大學以其功有漸次可循而守也次論孟
次中庸尔乃博觀禮記誦詩與書以迄春秋是非庶
幾其不謬焉歸乃竟之大易既已得之中有主矣然
後縱覽旁擗下上今古數千百年以內爲擇中之資
而外爲脩辭之助不尔不惟泛濫無歸卽爲文叙致
於玄暢靈瑩必無之何則心靡定識則南北皆路內
暗一致則上下隨人以故論議猖狂乍見乍失此近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六

三 讀書

日文人不理之膏肓也然且揚揚意得自詡橫行不
知識者已垂阮生之涕矣

讀諸子諸史亦宜有簡擇史必先左傳國語國策史
記西漢書既熟之而及東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子
必先揚子文中子荀子列子莊子老子韓非子既熟
之而及孫武子呂覽淮南子其北史隋書舊唐書五
代史與六朝以上諸子須志定文成而有餘力則及
之他如宋元二史唐以下諸子又俟力有餘而及之
蓋志未定文未成則藻鑑之未審將邪枉之亂心力
未有餘則未得彼而此已失之此務驟進而不務精

實者之積病也然于子必先揚而文中子者六經之餘韻之淺而致深之也莊列而終老子者縱誕之畸談之肆而致斂之也左傳亦經之餘浸廣而史記則博極矣西漢書猶史記之傳也韓非子猶老氏之注也夫是詞家之正業也六經四書則本業也秦漢之文章諸史業已具焉魏晉而下曰詩若文則昭明之選已撮其英無逸藻矣然詩於魏晉而上三百篇而下則離騷經當熟讀不可選也唐以詩名代至盛唐而昌子美而實實也者實以事實以心非徒即景興言聊以暢幽情而已也是離騷之正嫡而十五國風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六

四 讀書

之遺音也故執詩者規之詞人之矩矱畢是矣學者不宜讀類書類書乃是詞人取捷之逕便于搜索蓋文人取材在句字不在通篇大旨學者須得大旨乃裨于心如六朝以前天下無類書然而六朝以前之人該博卒非後世所能幾及唐以下類書浸多然而唐以下該博之學去六朝相百矣蓋此以便捷有逕而促步坐瞪夫是以因陋就寡彼以無路可捷而親歷四遐夫是以窮幽極微有不徧而弗已耳

文人有志者必閱全書

今世詞人謂唐以後事涉近代不宜引用嘗見唐人

有用唐初故實者至如陳隋之用齊梁齊梁之用晉宋率不以代近為嫌要在其菁華可掬而已雖其時興言雅麗不若宋以後之多俚俗然宋後自有美如荆玉獨出者安可槩而棄之握夜光而去砒砒指微類以彰李尹則識者之甄別宋之儒者盡兩漢而猥云無學今之詞人悉二宋而猥云無材皆抑揚太過匪上士之通照也

程子曰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又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六

五 讀書

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句句而求之畫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之意見矣

薛文清云讀書當體認如讀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便當求天命之性的在何處讀大學首章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便求三者的為何事如此則道理躍如皆在心目之間自不為文字言語所纏繞矣陸子靜謂讀書要見快樂若纏繞則心為書累安得快樂

後世讀書者有三家家自為病泛觀博覽耽奇好異要求人所未見世所罕傳者讀之獨其萃罔究其實

喜其怪不必其理一當于理輒顧而吁曰俗一底于實輒顧而吁曰朴反擲去之此文人讀書也讀求易了不必通知求帖括不必該便進取則家傳人誦珍于聖訓不便進取則先聖格言賢人輿論不顧此舉子讀書也越且目前桎梏宋儒之說而不知變徬徨師說迷謬本心之實而不自知見有藻詞績語則愀然曰是巧言令色之類也質而已矣吾焉用文爲見有盈車充棟則愀然曰聖帝傳授不出十六字吾見吾心而止矣烏用此簡編爲此道學讀書也之三者皆不知書之所以爲書者也陳正字履常有云讀書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六

六 讀書

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絡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州滌蕩四海會同者也然則博不足爲心害在博而知有其歸耳華不足爲道病在華而歸之本實耳有味哉山谷老人之言曰以我觀書則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已茫然故善讀書不必計書多寡計吾心之存亡以爲讀書之主可尔有主卽仙諦佛唄心之箴也無主卽舜典陶謨心之障也

有主卽四部五車萬卷二十四樓皆我無主卽閉目靜坐與我竟何干涉

無主之心以之而不立文字則寡昧之爲也本心何

由開發以之而目窮書肆則博雜之爲也本心反爲牽制督亂矣

張華云古人書今見存有神農經山海經或云禹所作蔡邕云禮記月令周公作張華云謚法司馬法亦周公作走謂五書必匪四聖今取其書讀之自可考見卽如六經當時因陋就寡植黨而談中離往聖之真十已二三況他書乎後世紛紛人生其心意在託先列以聘已辨民之宜否了不關心如此豈宜讀之無擇

今天下之書繁矣或謂今世學者纔一搗管輅思論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六

七 讀書

著人人自喜好行其書無論佳惡家刻一部以致汗九牛而充巨棟雖有五車百兩無能兼載須得秦皇復出一燒之庶免後人誦讀之苦予徐應之曰無以燒爲也如秦先諸書不得不燒彼其人學術雖偏然咸自其心之偏精而詣之起新之以謗異說可言而亦可行使見之者浸浸喜入其中以爲是以故能簞感生民變易天下觀聽不燒則好新之民情好異之民心反從彼而皆議當世如世道何若今世書雖充初市肆然自三四君子外餘皆腐爛如太倉米陳陳相因啜者欲嘔聽者恐卧將一見東置高閣直任覆

說爾何待秦火楚炬

古人不啻著書無敢輕易即讀書亦不敢輕易觀漢世諸經師傳誦間可見也後世讀書但涉獵所以謂之涉獵者言涉淺而未竟其深獵獸而未領其味也又不讀者衆又已不讀而忌恨人讀者衆

讀書本欲資以富學非將藉以自多乃恃已該博以爲無書不讀藐視天下謂天下人莫已若傲然自恣放縱不羈張口則詈罵當時搖足則蹂躪齊輩如此則詩書祇爲喪德敗俗之資耳

多識前言往行要在畜德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六

八 讀書

古今學異只以博文之訓不明今考孔門曰文不在茲曰夫子文章曰文質彬彬曰文莫猶人曰文行忠信曰則以學文曰以文會友皆非文義之云也如文爲文義何夫子終日敎而曾不一及乎其及詩者八及禮者三及易者一在興在立無太過而已及書者二一擴其旨一易其義曷常規規文義爲哉孟子稱引詩書不惟易其義且併其辭易之其叙四漬則舛一述五人則忘三由今世之人而言之孟子寡陋甚矣原夫孟子卽心指仁卽仁指宅謂道在邇懼人求諸遠事在易懼人求諸難政不以強探力索爲學

耳

孟子而後唯孔明淵明最善讀書彼但在諳大意不求甚解此政其所爲解爾若求甚解未免以已意穿鑿是求諸遠且難也大抵書讀之而心卽與合其大意已在我矣脫有不合亦是其常過乃着意求合不知着意卽已是失意也

明道亦云只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且誤人

薛文清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得味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六

九 讀書

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今人讀書竟爲何事原欲資口耳絕不思賢聖本意讀書須是以心比書中賢聖曰我與賢聖相似不相似此心測然知之卽是心卽賢聖心一入眼皆我註六經以主張在我不在六經也如此則開卷便如與聖賢對語以此盡讀天下諸子百家于同然者吾取爲法于未然者吾取爲戒則語語我師矣如此乃謂之曰能讀書

黃山谷云四民皆當世業士夫家子弟能知孝弟忠信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

足名世矣

魯諺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然則有子而不教令讀書是趣之為襟裾馬牛耳

山谷書與蘇大通云既在官則難得師友又少讀書之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在飽閑散耶三人行必有我師此居一州一縣求師法也讀書光陰亦可取之鞍乘間耳

薛文清曰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說話學者之通患

羅念菴與林平泉書云坐故廬讀古人書悠悠可想或言捐藉獨悟彼窮年竹帛者蠹魚等也即若所云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一

讀書

今論人者舍形骸而專指心神言之雖詳竟昧誰何朝野舍載曰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其父曰得一馬畧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顙跌目但蹄不如累麴爾伯樂笑曰此馬好跳擲不堪御也括母曰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亦近之爾

經考

緯書附

何良俊曰經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經之行世猶日月之經天也世不可一日無常道猶天地不可一日

無日月

經之名前古未有自經解別詩書禮樂春秋之教名始因之而六矣莊子天運篇云六經先王之陳迹史記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為六藝班氏以五學配五常而論語孝經並記於六藝畧中其後或曰五經或曰六經或曰七經至唐貞觀中褚遂良始言九經蓋唐以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為小經曰九經尋又益以孝經論孟爾雅為十三經而令孔穎達邢昺諸人作正義宋則合三傳為一又舍儀禮而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為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二

十一經考

六經以孟子論語孝經為三小經九經之名與唐同而九者之書稍異

史記以六藝為六經則本諸孔子之言後世以樂經并於禮故稱五經而漢五經皆置博士列于學官

經肇始于伏羲之卦畫然世傳伏羲所作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止八卦尔迄周而首乾乃有六十四卦以為文王重之不知神農黃帝堯舜時已象噬嗑象渙象豫象夬象既濟大壯而制器矣舜典云龜筮協從夫筮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可筮耳若止八卦其能無窮嘗觀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言曰包羲

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則圖自燧皇始也夫子叙易何不一及之而輒云伏羲哉第漢魏間人士于守經也嚴師師相受必有攸本定非附會而創爲說也

夫經之興也易與書其最古乎然羲皇之易惟畫而已有文則尚書首闢萬古天地之戶孔穎達疑尚字爲伏生所加謂爲上古之書此恐未然如禹之聲尚文王之尚漢尚符節之尚皆尊尚之義董昭謂孔子叙書而斷自唐虞者以前此洪荒未明故弗錄秦誓而後皆伯主權譎則不足錄非也聖心于人也恕如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六

十三 經考

於管仲論其功則曰如仁不復病其心論伯主則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及叙書又錄文侯之命如秦悔過一事可錄則錄之彼其止于秦誓當夫子之時而止耳與春秋止哀公一也若以爲此後不足錄則拒絕來許輕千載無人此意必固我之大者其何可以爲聖予觀聖人志載直是平平蕩蕩原不以惡上聲惡故甚不以善善故詳如詩有召南則缺燕風有商頌則缺采風魯頌亦然周南周未有天時詩也則止稱曰南而不以雅樂之至于桑間淇上可以昭誠則與河洲並述要在各有攸當聖人豈

作好惡于其間卽如周禮供王玩好之類此何足疑蓋至周則時非淳古玩好于王自不能無與其肆意縱心孰若爲制以限之蓋聖人因時與情爲制原自近情協時後世讀書好古而泥往往過求聖人以爲聖人必異於人殊於世至乃於當世人情之外求之不知聖人以情制情以人治人故有從宜從俗而無卑時拂俗之心人過而求以殊異則人自失人心聖人猶人耳至如米鹽絲枲則制之密非制之病也何可以爲細碎卽如三千三百今人豈勝其煩碎昌黎謂儀禮于今無所用之卽周禮于今又豈可一一用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六

十三 經考

也又疑禮記爲漢儒撰亦非也漢儒最醇且莫如董仲舒仲舒文之最醇者宜莫如三策今觀三策中有禮記一語否如樂記天高地下六句仲舒安能說到必古傳來有此文耳且學庸比時亦出記中意是七十子之徒各以所聞識音之以故未免出入要不可謂非聖門之遺也漢興諸儒記共二百餘篇迄大戴氏而刪爲八十五小戴氏而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爲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爲之註總四十九篇各以已見刪存是以不能無雜夫煨燼餘牘世遠傳訛亦其固然又安知孔子沒後

不有為孔子之言如許行之為神農墨翟之為大禹者乎

尚書摩滅不傳者有汨作九共九篇熒飫帝熒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毫姑凡四十二篇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

書大傳同下並去聲虞傳九共篇引書曰子辯下土使民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六 十四 經考

平平使民無傲殷傳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間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恐未然周語單穆公引夏言曰關石和均王府則有韋昭注云逸書也豈昭時猶未見古文耶不然何以有逸書之云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梁通志藝文略周公城名錄一卷

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治城宜是金陵本里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中庸為子思作古亦靡所考據惟魏虞松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于宋懼先聖之學不明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為思作矣鄭康成曰子思作中庸以昭明聖祖之德不言大學是曾子作至朱晦庵作大學章句說經是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門人記之不知何據

古書惟易無訛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焚詩書而易獨以筮不在禁內人間傳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六 十五 經考

受不絕世以免于殘脫

夫易既未經秦火則古書之存而可信者宜莫如易矣又語語聖人手筆又四聖人極深研幾而成以故聖心畢著此書尚書雖古然多出史臣非羣聖人手筆

呂覽以秦八年成時歲在涪灘火書之今尚未行也其序意有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此語豈後世能附會哉無論秦也觀淮南王安及賈誼所引用又豈後世能知其所自出哉淮南人間訓引堯戒曰戰

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于山而蹟于垓賈誼修政語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引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易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引帝譽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材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引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寤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六

十六經考

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引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引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引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

以大知得賢而學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此豈其能鑒空而談要非上聖不能道所恨秦火後漢興無收書者又除挾書之令太晚遂以寢微寢湮使今之讀者不知羣言出自何書云七經則蜀秦必謂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又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六

十七經考

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云六經六緯爲十二經則莊子天道篇云五經五緯爲十經則南史周續之云九經則釋文序錄曰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而唐谷那律傳亦有九經庫之名後漢崔駰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攷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爲博士所謂魯詩韓詩則五經列學官者唯詩而已尔景帝以轅固爲博士則所謂齊詩而餘經未立也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乃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

帝時也

石經之有七也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宋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奸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莊子咲儒以詩禮發冢漢儒乃欲發冢以求詩書耶

廣氏小辨卷之二十六

十八經考

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叙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雌圖說日之環暈星之慧孛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韻集聖曆諸書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也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

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等定頒布

春秋正義云傳咸為七經詩乃王羲之寫詩皆四言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一陸魯望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為經書春秋則史也

廣氏小辨卷之二十六

十九經考

鄭康成注二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

徐司諫常吉日緯書之作說者以為孔子既刪述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作緯書以遺來世今考其書易緯則有乾鑿度坤靈圖稽覽圖通卦驗辨終備是類謀凡六篇書緯則有考靈曜璇璣鈴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凡五篇詩緯則有推度災紀層樞含神霧凡三篇禮緯則有斗威儀含文嘉稽命微凡三篇樂緯則有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凡三篇孝經緯則有援神契鉤命訣凡三篇春秋

緯則有元命包說題辭保乾圖漢含尋演孔圖運斗
樞文耀鉤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佐助期握誠圖潛
潭巴凡十三篇是爲七緯共三十五篇則於漢儒所
傳孔子演七經之緯三十六篇者已逸其一太平御
覽諸書所載又有論語緯摘輔象撰考識書緯帝驗
期禮緯稽命耀春秋緯命曆序孝經緯左方契威嬉
拒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與七緯共爲八十一篇然
乾鑿度外又有乾坤鑿度魏伯陽參同契亦易緯而
說者以其入道家遂不列于緯書之目尚書中候論
語識亦不與八十一篇之數則漢之爲緯書何啻八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六

二十一經考

十一篇已也蓋其書實不出孔子良由漢武購求遺
書當時儒者乘上攸好多僞作應命以庶幾得官孔
安國毛公輩抵爲妖妄是也李尋五經六緯之言蓋
起哀平之世而夏賀良之徒又增爲之則以其時王
莽謀篡欲因符命濟奸而光武中興又據赤伏爲信
于是諸書鼓行雖有張衡桓譚力爭其間靡能遏也
自光武篤信諸儒習爲內學是故賈逵以論左氏曹
褒以定禮樂京房翼奉以言易鄭玄何休以談經未
流濫矣先是毛公孔安國等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
獻書從而表章之謂之古學蓋口抵而書實已並立

之源之未剖如末流何至魏王肅註釋孝經又遂推
引古學爲信而王弼杜預競起從而和之益又無怪
已宋大明中始禁識緯之書隋末搜天下書藉與識
緯相涉者悉焚之緯書雖稍戢而人間或信或否在
唐則李淳風輩專明識學孔穎達作九經正義亦多
引緯爲證是時唐志所存緯書尚有九部四十八卷
殆亦無能障其流也及宋殿陽公魏鶴山輩欲取九
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然鶴山所作九經要義多祖
穎達正義則亦何能盡斥而遠之哉本朝王子充
以爲緯書盡亡今所存惟易緯乾鑿度不知人間繕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六

二十一經考

偶本尚多然乾鑿度乾坤鑿度尚能輔翼經義唯所
見含文嘉等書則多稽察災祥於經旨或不相涉
含神契言孔子齊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
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聖人豈妄億
蒼蒼之表者哉說者不過因天未喪斯文之語卽爲
是言耳如運期授謂文王以受命之年爲元年注云
周文王以戊午年二十九季秋爲受命之月至明
年乃改元如此則何可以爲文王彼蓋因書序惟十
有三年武王代殷之語而附會之也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

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言學貴專而非貴多也昔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由斯觀之博而能得惟上智之士能爾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六

三 經考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六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七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明自編十三 傳訓

傳訓上

張茂先云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然則傳之義何居傳者傳也明其以此衍聖傳耳傳也聖傳平聲去聲餘文中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十一 傳訓

散乎故齊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于古今詩失于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不可廢也

夫傳注何能廢哉義皇之卦畫河圖之訓詁也文周之父彖易畫之釋文也何獨十翼之為傳哉自昔作者並有傳文但其傳自為一書非若後世訓字釋義而已

古人經無苟作也即傳豈苟作哉皆為其時不得不傳是故不得已而為之非有好焉欲託以成名也

釋經者藉以歛束其情好措其心于書冊之內則若也若爲求成此名而傳之即此便是非心心既擾矣復何能精義以入于神是故其見也終若隔籬探物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剖別政惟在此

古者釋經皆不敢與經相參即孔子傳易亦然春秋三傳亦不聯經石經書公羊傳有傳無經漢諸大儒爲傳訓者往往與經別行至季長註周禮謂如此則兩讀遂以傳入經後漢以來就經爲傳自季長始也元凱解左傳亦合爲一要皆以便讀者然使傳者誠已得經之旨則以合而讀之可也如或曲說未見經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二 傳訓

旨讀者不察因傳而起便心更不自思釋是使人狂于成說終身因仍苟且無能自見經文端緒以求知新於溫故之中則經合傳之爲矣楓林朱升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科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反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經書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此楓林欲便後學之鴻意乃走則謂學者讀書慎勿先看注釋只本已虚心直取賢聖經傳鑽味即一時有未能盡解者切勿強求爲解宜且置之

俟他日更鑽味更思泳如是數過機融理析不期而自解矣夫是以日得之

春秋一編聖人直書時事爾其文簡而盡雖微婉而詞不詭是非昭然傳者乃巧致文詆其間釋元年春王正月不啻以準皆各則春秋何異司空城旦書乎聖心必不若是刻而深也藉第令讀者不辨直以此爲聖心左驗於世也必無赦矣是用傳註戕吾心也諺云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予于書之注解亦云

欲立傳注固宜將聖經研精探討虚心靜慮勿生喜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三 傳訓

好勿作奇念勿高視聖賢求之我心之外若曰語上而不能通之下語遠而不可行之近即非聖人本旨聖言雅無不通徹上下四旁者注者未免得其一斑失其一斑今盡棄漢唐注疏而獨用宋注匪觀于全豹者也

宋王日休校彌陀經議例云校經之法若言一事在此本爲安彼本爲机隄則取其安者或此本爲要彼本爲泛濫則取其要者或此本爲近彼本爲迂則取其近者或彼本彰明而此本隱晦則取其明者訓詁兆先于爾雅爾是而有小爾雅古今注諸書雖

不釋經然其錯陳百物辨章衆聞類解詳而義析精則訓詁體也

十三經注疏惟孔氏正義數有當見解於宋儒易讓焉彼在諸注中巍然若孤鶴在雞羣也諸注但訓釋字義可耳

漢注則孔安國爲最

予生平無意於傳注偶有一得已系之諸辨中唯句解字釋間有與本註異者或前儒時彥有獨得而未經衆錄者今稍述數段亦欲與衆廣異聞耳

人心所以不定者爲知識亂之知識最害事知識既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四 傳則上

止則心自定靜夫子之無知可造也

親新二字古通用金縢朕小子其親逆作新逆則以大學在親民爲新民於傳引湯銘康誥尤合

致知之致先儒解亦各異鄭康成于致中和則云行之至於致樂以治心則云深審周易略列心致一則孔穎達云猶歸也禮器物之致則康成云至也極也他諸經解多爲極盡之意宋人俞成瑩雪叢談則以爲先儒解致字多未盡如致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憂之致固極盡意也而不知致亦有取與納之意如致中和致知招致之

致則取之之意也如用致夫人春秋以謀事致七十而致事致爲臣之致則還納之意也而格字文選六臣于運命論註可格之賢愚則云測至也量度之也則格字內亦合有知而審擇之義曰量度則又合有慎之之義矣致字而如曰取之則合有求慊之義矣曰還納則合有本體復反之義矣曰深審亦又合有慎之之義矣予則謂致者反而極之是是非非不使少有毫髮之遺恨者也如是則不必細碎剖析而諸義並兼之

經文明德始格物是鋤吾心欲利根蒂使此根不得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五 傳則上

與善藥並萌傳之新民終散財是果吾身脩治實用使此實長與善根共茂

所不觀所不聞之所與所其無逸王敬作所之所同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即是在止于至善惟如此而後乃見須臾不離之實

中和致則天地自然是位萬物自然是育注以中和別心氣而分貼位育非

子思曰曲能有誠老子曰曲則全其旨一也

昔者聖人物曰曲成應曰曲當道曰曲盡此奚以云哉人之情不曲至則何以胥洽已之明不曲至則何

以徧體是故吾觀于體不徧而知明之不徧觀于明之不徧而知識之不徧也傳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明者此也

不亦悅乎注釋悅喜意此中那容得有喜意子路聞之喜則全是動於意氣樂是人人同有此悅也恒人忌人之善同已而思壞之君子則願以已之善而使人人同有之

孔子論學只云入則孝出則弟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皆是自已目前究竟至問我何以入而即能孝出而即能弟衆而即能愛仁而即能親餘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七

六

傳訓

七

力而即能學文究竟又莫知所以然而然

子夏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言此外別無學也而儒者乃曰將或至于廢學是何言歟

王充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爲賢矣治行屬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

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

習學士豫南曰苟志于仁無惡也惡是好惡之惡讀上聲孟子曰仁者愛人則無惡可知唯如此故云與萬物同體也

文莫吾猶人也晉書樂筆論語駁謂燕齊間以勉強爲文莫言勉強可猶人躬行自然則未得義亦上下完足而陳騷雜職載方言有伴莫亦訓強猶言努力合觀文莫之爲勉強或然也

予有所否者否音否泰之否楊用修云吾道不行其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七

七

傳訓

七

否乃天所厭棄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言吾道不賴南子行也

方司徒定之云吾豈匏瓜也哉匏瓜星名爲匏瓜而不可食如人有虛名而無實用繫如中庸日月星辰繫焉不食如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則繫而不食之類也汝寧陳筆峰亦如此云云

或云山東方言有云好箇匏瓜星只是喫不得迄今此言猶然

天文志匏瓜星在河鼓東諸韻書並如此載宋博士

吳淑瓜賦植戊辰之日垂星漢之文崔氏月令曰種瓜用戊辰日蓋匏瓜次舍也朱元晦注則本仲宣登樓賦李善注引論語因及鄭玄解我非匏瓜焉能繁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故稍易之而云云然以賦本語味之惟匏瓜之徒懸今畏井渫之莫食曰徒懸分明主星言不然瓜何以云懸哉鄭玄解太鄙元晦注亦模糊懼爲聖人玷也且也元晦豈不知星有匏瓜哉意注爲星涉虛遠故近就食物言之不知以星言聖意乃豁然使人更無復疑君子則亦惟豁然于前言而已不然反以解晦楊太史用修引詩匏有苦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八傳訓上

葉而云苦匏之不能食者如此則朱注尤不宜加飲字左傳有匏不才于人亦言其苦也

昭公娶同姓而謂吳孟子心猶知愧焉若晉四姬穆王之盛姬則愧亦無之矣盛姬出穆天子傳中五十學易五十字似非訛韓子曰仲尼五十學易贊天地之化育呂太臨云贊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朱子曰助也予按說文贊見也徐鍇云進見也書序註明也如此則贊天地之化育亦與知天地之化育一耳而朱註訓助則本廣韻佐也出也助也歷稽古字韻贊無訓順者

易乾鑿度水爲信土爲知中庸注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服氏注左傳土爲信文公則從服說

文子曰聖人不慙於影君子慎其獨也劉子曰獨立不慙影獨寢不媿衾高彥先謹獨銘曰其出戶知見宿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媿於衾衣錦尚綢書大傳作尚蕝注蕝讀爲綢或爲絺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鑊其心左階銘其背

中庸在宋儒前有晉戴顒作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義五卷

桓公九合諸侯疏謂衣裳之會也乃穀梁傳則云衣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九傳訓上

裳之會十有一又何爽也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如此類只道九合可爾不必定求九事以傳其數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與義何可分也曰義與道母亦爲作文觀字以成句法而不覺其太析耳

夫子從心所欲不踰顏子雖欲從之末由此夫子顏子之別也學至從心不踰乃見爲仁由己之妙

先儒以顏子喟然歎爲既得之歸功聖人自予鑽味之亦是言聖道神妙難及爾夫功而至卓立若可從心可由已矣而欲如夫子從心猶有不能由之已者

道之神妙若此可能一蹴至哉此顏子本意乃今學人諄諄言頓悟直是惑世誣民爾奈何顏子而不能頓也

韓昌黎云如有所立卓爾此回首自謂雖卓立未能及夫子高遠耳李翰曰退之深得之矣吾觀下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所立卓爾尚未可權是顏回自謂明矣

又大段着力不得後世以爲名言自走深惟其究亦自忽突悞人人不用力焉能進學而夫子何以云力行近仁何以三達德而有勇在何以贊君子而曰強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十一傳訓

哉矯何以自牧而云敏求云發憤舜又何以耄期憂倦而云兢兢業業只是此中不能著纖毫意見欣美與欲速助長之心耳若力何嘗不用一不用力即爲倦即爲息昔子貢請息而事君親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竟此可以明道體矣蓋子貢是時尚未知事君親之即道也夫子教之自是引而不發故曰待彼自悟乃後儒則必欲于所不能盡言者而言盡之矣似此便涉助長恒人惟見冕者作而趨夫子則見齊衰替者與冕者

同

子路聞之喜子曰好勇過我無所取裁注曰未能裁度事理以適于義走意無所取裁之裁與不知所以裁之之裁恐亦是割正之義非裁度之云也按說文裁製也增韻制也製也又裁度也周易裁成漢書裁擇裁察裁幸引決自裁唐書率二人討裁公羊傳辯而裁穀梁傳準裁靡定則裁之云云於斷然自決之義爲多故釋之曰割正是也緣夫子浮海之歎是憂世憂道之心子路聞之乃沾沾自喜之意政是兩心不相契合欲其割斷此喜而子路竟不知自割斷此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十一傳訓

喜所以遇孔悝之難便喜而赴難喜危難原非人情聖人亦豈樂險難者如其仁如其仁之如與史記所如不合如字同訓至也到也言已到仁矣蓋仁在濟時不在死也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韓退之論語筆解云此義最深先儒未之思也吾謂仲尼非無言也特設此以誘子貢以明言語科未能忘言至於默識故云天何言哉且激子貢使進於德行科也李翱曰深乎聖人之言非子貢孰能言之孰能默識之耶吾觀上篇子貢

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下一篇陳子禽謂子貢賢於仲尼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猶天不可階而升也此是子貢已識仲尼天何言哉之意明矣釋小子何述者所以探引聖人之言誠深矣哉走謂夫子因子貢求言故矯之曰子欲無言非真不言也如真不言則何以曰吾與回言終日如達摩云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因六朝文字繁靡一切離心行而徇景物至于盈箱月露風雲故矯之曰不立文字非真不立文字也如真不立文字則何以自多辨言又筆之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七

三

傳聖

簡編又攜金剛楞伽二經入中國此何以故耶

昌黎筆解曰子貢欲去告朔餼羊非不知魯禮之失特假餼羊之問誠欲質諸聖人以正其禮爾

曾一日同諸君子侍楚侗先生或有言昔人置二器投黑白豆以記善念惡念爲未見道者予謂之曰雖未見道却是昔人自考真功若至不思善不思惡頭地工夫至難也先生曰到此無工夫矣予敬進曰不思善不思惡頭地匪在中其時乎然觀顏子如有所立卓爾豈不亦曰在中而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恐此亦顏子工夫爾如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謂非天工

夫可乎但聖天是自然工夫若無工夫便涉厭倦便爲不能由已先生默然

聖人無日無功夫觀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躋于山而躋于垤舜至耄期尚有倦勤之慮可規見古先聖帝無須更放下偃佛却是放下一到彼岸更無復功夫

王叔厚曰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物性之于人倫不但蜂蟻鴻鴈如唐舞馬祿山使舞而不就以戮死昭宗時有猿賜緋衣謂猴部頭朱溫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七

三

傳聖

既纂而引坐側猿忽擲裂衣竟以殺死宋亡崖山時有白鵬見幼主崩哀鳴躑躅竟逐水死元有駕象太祖登極令拜跪不肯拜跪竟死爰下則厭賦之均豈惟于然哉第不能知而擴充之爾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則性于天道有異乎門人記夫子罕言命與仁則命于仁有異乎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是不望知于人而望知于天也則天于人有異乎吾人於此涵泳深思而悟入焉斯一以貫之矣

夫子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語何爲一曰誠語誠之所

爲誠曰天道語誠之所以行曰誠者從容中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則一之爲一與人之所以求一之方皆見之矣至語子貢而曰一以貫則一不在事外又可知矣曩予在西亭齋中偶作一畫寫小敘題詩其上周太守子微見而謂予何多也請問君一將安存予笑曰吾一即在此中若外此而別求一多二一矣又謂予君多能巧矣吾乃今知吾拙也予又笑曰吾拙亦在此中若外此而別求拙多一拙矣蓋能而吾守吾正不能以此悅人驕人則吾拙也若指爲巧則多能之孔子亦巧歟周不以爲然走謂能而不以之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西傳註

悅人則近誠偶當而揮不事將迎則近天庶幾其擇善矣如是而不變則固執也頃在留都見耿楚侗先生與諸御史論臺規不合杜門請告兩請而溫肯勉留或謂先生當復請予謂先生今宜即出視事如不出而復請則請多矣是先生自多念也諸御史能無各多一念先生項之須臾走復進曰今講學而說空說無說天悉虛耳惟于吾心上而今日減得一念便是今日擇得一善乃爲實體不虛先生默然明日出視事合都人情快然子微者楚侗先生石交也外事求一是不貫之一

韓昌黎論語筆解曰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已之新意可爲新法李翱曰仲尼稱子貢云告諸往而知來者此與溫故知新義同

凡人不免有欲心以得所欲而好失所欲而惡故拂于人之性仁惟無欲則好惡所當好惡故當于人心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疑焉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十五傳註

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夫穆子於好惡義利之端析之微矣人多於利卒至而迷耳若能於此頓忘其利而觀理是非則於求仁也近乎

夫人之喜事未萌而鵲則先噪憂事未萌而鴉則先鳴燈花之于喜也灶鳴之于憂也亦然草木花卉牛馬犬猫莫不因幾呈兆日月星辰山水岳瀆莫不因人見符此知人在天地中與山川草木鳥獸一氣無時不相通竟故曰盈天地間一氣也人遊一氣中而不覺亦猶魚遊一水中而不知以故氣離人斃水涸

魚枯

中庸之天地位萬物育乃不曰養氣而云致中和何哉氣失必由心乖故心致而太和在我

同年蘇侍御民傑按雲南還語予雲南有小蟲名曰隊隊狀如虱出必雄雌隨人偶得之以賣富貴家價至四五金富貴家貯以銀匣置枕頭則夫妻和好無反目此則物氣之正人也吳中有小魚狀若翦頭因名之曰翦頭魚通身涎裹之必滌去涎乃可食使男子滌之不去必婦人露襠滌之乃去儻不露襠亦不去此何說也夫魚陰物也涎必陽生得陰氣破之乃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十六傳訓

去此則人氣之正物者也

人須精誠致極氣乃磅礴無間且勿說賢聖如蛟龍伏潛于淵而卵剖於陵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焉螟蛉抱他子日夜呼焉式穀似之精之所感也精感而氣凝焉

克己之己與由己之己亦一爾按克之字義徐鍇曰肩任也任者負荷之名能勝此物謂之克也左傳得雋曰克詩不忌不克揚子勝己之私謂克朱注蓋本揚子走則以爲今江南俗諺見人事能反自責不責望人則曰能克己不爾則曰不克己較諸義似更明

竊謂克己與反己求己正己一也能如是即是能任

己責己無非禮矣蓋視聽言動皆己也故曰克己復禮爲仁欲罷不能亦是由己之機自己不得若於中別生一念責人即爲此機之罷而謂之不仁矣大諦此念生則彼念破機自難兩立也

一語到人即是己之一罅一漏

天下歸仁非效也與顏子言自不必以效歆之

胡致堂云夫子謂克己復禮爲仁非謂克己復禮卽仁也

上古有言曰克己復禮仁也夫子蓋述之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十一傳訓

左傳胥臣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

文仲子謂仁者壽爲忘我之所爲見深于朱注

王逸少曰淺見實不見又曰不大思其方不見可久

理

王叔厚曰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蔡中郎云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己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改也里克云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梓潼帝君云饒一着漆子孫之福壽退一步免隙駒之易過忍一言免駟馬之難追息一怒養身心之精神斯言于躬厚薄責更退一步

孟子有事而勿正勿忘勿助即是顏子所立卓爾欲從末由但孟氏未必優人觀其說大人曰藐之是助在彼皆我所不欲在我皆古之制是正待王驪是有所之心蒼淳于髡爲事無功是動于氣此罅漏之可指者

人之自反不但已不是用自反即人有非德非言非行亦曰是我處之不當置之不安惻然不能一刻自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七

六傳訓

委此乃真能自反耳即此便入立已立人達已達人頭地今人匪但人不是專責人即已不是猶且掩覆蓋飾而推之人非人以脫已

天下人品不一彼心何能我之盡同且無論儉人即賢聖之品亦往往各成體段如聖之有清任和賢之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又况德行之中顏閔各異言語之內端宰夔分唯其心各不徇已而發則庶賢聖心爾若自執已見必欲人之一一從我合我勢固弗能矣於其弗能也從而怒人之我異怨人之我違又疑人有投間令與已乖于是挑彼銛此剔其隱而鉤

其深必欲極人之情窮人之當然後滿志是自多思慮自作賤賤徒爾賈怨于衆竟亦奚益于已

今人見人有是善則忌其善與我同思詆之而敗壞之君子之心不獨令已有善且以此善成就他人令人人有之

鄒衍引古語云何與斯人追欲喪軀

古杖銘云惡乎危於忿懷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

正考父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謙而光也饁于是粥於是以此餉吾口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七

十九傳訓

心止鼎內不願乎外也

宋儒於凡天地造化人物中事自未肯一說不知必各有說如言雷之起處起天地之自相依附本不知也而乃調弄舌吻令人驟聽而快爽假令以此而問孔子必直應曰不知矣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天地至誠亦復如是故天地不掩所不足不諱所未盡唯各以其所能足能盡者而尸造化

何仲默論詩云詩文有中正之則不及者與及而過焉者皆謂之不至語學亦然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不是述時人之言夫子政如此道耳

子張譏子夏論交言實合于大道朱子以爲高廣反似有看於張之堂堂而爲言者

子見南子朱註云孔子至衛男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亦多爲孔子解說聖人只取在已不淄不磷則人之善惡皆無所拒如柳下惠寒女夜且可抱况日中而見之緣古者人君與后妃夫人同坐時則羣臣賓客咸在此禮漢時猶然孔子見靈公時夫人必同而坐夫人願見靈公命而見之于禮本無不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七

子傳訓

可若曰不得已而見是逼于勢反爲徇人矣子路不悅蓋以其淫亂不當見亦不善不入其黨之意

也

夫子四憂修德徙義改過居三而講學居一耳講學况是虛文三者則實功也今直任口講而三者置之勿問

問修德與徙義有異不曰徙生于見見義當爲則徙而就之德在心心能時自減去一失卽一得故不曰進而曰修也修飭治之謂必修而後乃能進也

孔子於晏平仲則與其交於甯武子則與其愚於臧武仲則與其智於孟公綽則與其不欲於齊桓公則與其正彼皆伯國君臣各以所得與之豈不曰亦倫道一節之寄乎聖心公恕自不作後儒爾馨語仲叔圍祝鮀王孫賈斯其人卑卑又下矣然可以治宗廟治賓客治軍旅則亦與之

四勿九思皆視以爲先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亦先眼與色

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七

子傳訓

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論語注疏皆無獨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

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太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摯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抱樂器而奔者太師庇少師疆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

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注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蓋聃在周掌國典籍與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舊問或以絕滅禮樂之故振而作之

君子不以紕紕飾孔氏注一入曰緇石林云考工記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三傳聖

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緇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纁禮練衣黃裏纁緣練冠麻衣纁緣蓋孔氏誤以緇爲纁則緇不可爲近喪服集註謂緇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註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音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孔此語出通書先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

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賡爲終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駸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蓋謂五臣九臣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三傳聖

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者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爲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爲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太史公曰鄙語云利能智昏格物致知正嫡在茲故孟子七篇以去利爲開卷第一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天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

無意而至者也史記六國表汪自甫謚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皆無此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或亦本此

萬章問象之所為謀殺舜與舜之所為待象孟子絕不辨其事之有無只據舜之心言之是孟子于自反之學見得盡乃能作此荅舜至是直止有愛弟之念絕無尤弟之心故無疑而能憂亦憂喜亦喜也凡人

有疑都原心有物爾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呂覽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大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文皆稍殊

段干李姓邑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蹇叔去干而干亡之秦而秦伯則干

為邑可見如詩出宿于干則如今白下長干之干地名也

水經註灋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灋中也考齊無有地名畫者宿于畫畫疑作畫灋水為宿留水豈以孟子宿畫名耶後漢耿弇進畫中史記有畫邑人王蠋

呂覽開春篇引神農之教管子引神農之數文子引神農之法豈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疑為李悝商君所說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其作俑也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三十五傳訓上

明物察倫註察則致其詳此不是聖心體段聖心無詳略一切皆明盡曰明日察是為文用字錯綜如此君子存之註謂聖人不待於存而無不存是欲求加于存之上也存無復有可加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今以聖為不待存而存以君子為存之是謂存仍有待也存便是存有待即不是存亦不是明以上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八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明自編十四 傳訓

傳訓中

漢儒引易曰君子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緯書通卦驗之文亦猶先儒引左氏傳爲春秋爾

周易無皆作无王育曰天屈西北爲无羅大經解云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傳訓中

東南爲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爲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无矣走謂上古或只有此无字爾王羅之說將無鑿也王育漢章帝時作字解說者

易爻象無不有聲韻者第讀者不察耳潜龍勿用陽在下也下音戶與詩在南山之下同或躍在淵進無咎也咎音咎繇之咎讀上聲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慶音羗與農夫之慶慶字同古人文多此類蓋四聲與切響悉借用也如明辨哲也則與明星晰晰之晰同音制出古占法近日友人張獻翼幼于作讀易韻考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七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七

三六 傳訓上

雖云好奇要之聖言自是合律者

于寶釋乾九三云爻以氣表繇以龍興嫌其不關人事故著君子焉陽在九三正月之時自泰來也陽氣始出地上而接動物人為靈故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於此爻焉故君子以之憂深思遠朝夕匪懈仰憂嘉會之不序俯懼義和之不逮反復天道謀始反終故曰終日乾乾此蓋文王反國大釐其政之日也凡无咎者憂中之喜善補過者也文恨早耀文明之德以蒙大難增脩柔順以懷多福故曰无咎矣

雙峰胡氏謂六爻不言乾而三獨言乾乾以為六十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八

二傳訓中

四卦人道之首故尤致意唯能盡人道故名以為君子

文言修詞立誠明道曰修省言詞便是立誠伊川以修辭為擇言立誠為篤志觀此則支離實自伊川始也明道曰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已之誠意乃是體會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此道浩浩淵淵從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事却只是忠信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詞立其誠為實修業處蓋修省言詞乃忠信實事非于修省言詞之外又別有忠信

可尋討也聖人雖以二者對而舉之實則一事故德進則業修不相離也若以一為擇言一為篤志不知擇言外又如何篤志耶

說知至至之則知矣而行在謂知至為專于知非也說知終終之則行矣而知在謂知終為專于行亦非也

與幾即與義之端彼一念初萌義與不義剖別精微真真見得固謂之義亦即忠信亦即是誠若幾不徒見用即為義則念念皆合于宜而為存之矣

貞固足以幹事周公嘗有言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八

三傳訓中

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夫非幹事之必由貞固者歟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陸宣公云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二者相禪此理誰不談之而竟以求進求得之心迷而不反以自速喪亡之禍而不自知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主利解曰先迷後得而主于利以謂陰陽大分陽全陰半陰性吝嗇故以義利言惟主于利而已誠如是也聖人豈欲占者放利而行哉必非也蓋利順也孟子以利為本是也彖

傳文言俱不復言利唯曰後順得常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後得主而有常其不復言利則以有順釋之而程傳曰主下當有利字恐非文王意旨

覓陸夫夫項氏玩辭曰覓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爲羊在上卦有山羊象按說文覓山羊細角也從兔足覓聲讀若丸寬字從此徐錯又云本草注覓羊似麕羊角有文俗作獬

係千苞桑陸宣公云邦國之机隍綿綿聯聯如苞桑綴旒蓋朽索御馬之意非固也

薛氏曰易以初爻爲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八 四傳訓中

日來復震既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於顏子好學論性其情本此

虞仲翔云萬物成始乾甲戌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沙隨程氏云醫家難經爲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艮時此說與易合又云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彖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爲龜爲蛇於方爲朔爲北於太玄配罔與冥所以八純卦中獨冠以習

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

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要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李子思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氏云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八 五傳訓中

必以義禮苟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

介子石古文作砢晉孔坦書曰砢石之易悟

先甲先庚吳秘注法言云周禮治象挾日而歛之鄭司農曰從甲至庚謂之挾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肺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

難見太平御覽

昔孔子侯子貢久而不至謂弟子占之過鼎皆曰折足賜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無足乘舟而至子貢果以舟至見呂覽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禴祭顏師古注禴煮新菜以祭蓋以禴爲禴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蘋繁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顏注同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

貳用缶虞翻云貳副也禮有副樽故貳用缶耳

漢書叙傳六世耽耽其欲汲汲注顧六四爻辭汲汲

虞氏小辨卷之三十

六傳制中

欲利之類今易作逐逐子夏傳作攸攸顏注以汲汲

爲欲利輔嗣以逐逐爲尚實義各殊

晁景迂述郭敏修之言曰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

崇而禮火則卑之此卦之所以旣濟也養生之說以

陰生陽降殆得諸此

其臭如蘭臭音嗅然讀作嗅而句之音響便佳讀臭

句便不佳

幽贊於神明而生著注疏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用著求針之法謂神明欲以吉凶告人而不能言聖人以著卦代之言是贊之也若如龜策傳所云生著

爲贊化則小之乎贊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章連下順性命之理章當合爲一章蓋始言聖人幽通天地之化故能參兩天地之陰陽剛柔繼曰觀變陰陽即是立天之道發揮剛柔即是立地之道和順道德理義即是立人之道莊子言德無不容爲仁道無不理爲義可見道德理義即仁義也而此陰陽剛柔仁義於凡天下吉凶之理悉已窮致其中于以由仁義而趨吉以盡吾性于以盡仁義而安遇以立吾命惟其順也若外此而強求則不順故續之曰昔者聖人之作

虞氏小辨卷之三十

七傳制中

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懼人求仁義於陰陽剛柔之外故未但言陰陽剛柔而不復言仁義政以見人之兼之成之分之用之即仁義也惟人道之與天地通夫是以能幽贊于神明也

著之生仁也著之具有參兩之數義也所以有此性命也

程子言易得其義則象數在中朱子以爲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顏延之庭誥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李泰發亦

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通其理走謂人惟未明未得耳

馮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緣伊川之傳聲去往往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曾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每每求之爻辭離散之間

吳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玄明僧紹作仁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爲斯賤之役唐郭京唐氏小辨卷之二十八

謂斯合作衡王伯厚曰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則不必改衡字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按大戴禮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豈劉向所謂易大傳即此歟

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隋唐志十卷唯釋文序錄列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爲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爲易義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荀悅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

生異說爽著易傳據文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充豫言易者咸傳荀氏學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若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皆諸儒所未發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吳六傑亦從王晁之論沙隨程氏按繫辭曰二篇之策從韓康伯本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八 九一傳訓中

張文饒云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諸用也

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此語出朱仲新

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燔又有程迥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爲正以諸書附著其下爲考異釋疑子夏傳張弧作也關子明傳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

越絕外傳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走謂先陰

後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闢靜而動也

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農重
平八純聖理玄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
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
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
之行尋五行之端灾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
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
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又引孔子云易
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六
世爲天易游竟歸竟爲鬼易此占候之學然必非孔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八

十傳訓中

子之言也張文饒言易有四體一用三伏羲先天體
也連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

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叁百言夏易詳
而殷易簡今皆無可考然譚言必有據也

鄭康成詩箋好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當作
彪文也泰包荒讀爲康虛也大畜積豕之牙讀爲互
大過枯楊生萑謂枯音姑無姑山榆晉錫馬蕃庶讀
爲藩遮謂蕃遮禽也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
解謂垢呼皮曰甲根曰宅困剗則當爲倪仇萃一握
爲笑握讀爲夫三爲屋之屋繫辭道濟天下道當作

導言天下之至賾賾當作動說卦爲乾卦乾當爲
其說多鑿鄭學今亡傳釋文及正義中間見之

孔安國尚書序云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
賈逵以爲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爲周禮八議之刑謂
索空也空設之唯馬融以爲八卦杜預但云古書名
王伯厚據國語史伯有平八索以成人之言而韋昭
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八體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
巽爲股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也如此云云
豈八索亦上古大易之傳去聲耶以上說易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八
十傳訓中

甯穀梁序亦云爾序曰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
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
雅正化不足以被群后也今按左傳襄二十九年季
札觀樂於魯已爲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
反魯而正樂雅頌乃得其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
也孔子不過仍舊文因人情而爲訂定耳陸文裕公
云大雅小雅猶今言大樂小樂嘗見古器物銘識有
甞曰小雅甞有鍾曰頌鍾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
爲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後人失之聲而以名義
求非詩之全體也

德不出乎性情之正正情于閨門燕好之私尤難故詩先關雎耳

螽斯一生九十九子子入土三尺故經霜雪無能殺之至來春三月化為螽斯而出土故曰螽斯兮非獨言多也

晉姜鼎銘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古語也而竟未有能詳之者先儒以為三卿恐非

不入我陳爾雅云廟中路曰唐堂途曰陳戰國策有夫人充下陳

永水篇出宿于干飲錢于言註者但云干言地名而

信氏小辨卷之二十八

十一傳訓

未詳為何地隋志荊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記云栢人縣有干山言山栢人為荊州堯山縣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泰離方華協塗字隰有

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麥音數蓋古車本音居

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

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

維天之命傳去聲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

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

穆不似閼宮傳引孟仲子曰是裸宮也孟仲子未詳

何人按序錄云子夏傳魯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

人孟仲子或以為子思弟子而孟子注則以為孟子從昆弟未審同一人否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

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

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

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朱浮亦無岨字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無此句

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逮死也今相鼠注無之

鄭玄詩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自

唐疏以來竟未知此傳何書也

信氏小辨卷之二十八

十一傳訓

詩小序世傳為子夏作雖靡可考據諒所從來必遠

去聖必近故其解於後儒似勝今摘數條如栢舟小

序謂仁而不遇衛項公以其時小人在側故夫子曰

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乃今則以為婦人不得

於夫

丘中有麻小序云思賢也莊公不明賢人放逐國人

思之故作是詩謂大夫氏子以也子嗟教民農桑

故思焉施施難進而易退也言子嗟在朝則能助教

行政隱遁則使曉墉生物至第二章而云子國毛氏

云子國子嗟父也鄭康成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

乃今傳則以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作而爲淫奔棠棣小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鄭康成箋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以親之故周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弟兄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鄭康成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故杜預以爲周公作詩召公歌之乃今傳則以爲燕享兄弟之樂歌

小序此說大是蓋周公既誅管蔡恐天下不察遂致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八

十四傳訓

兄弟恩疏故作是詩以示天親至性其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正見至情不容已不約而自合力此理之至微妙非可以泛讀者然而聖人不得已至情于茲益見矣彼其誅二叔而封蔡仲正閔牆禦侮之心爲之王伯厚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故同姓居十七焉示天下以重親也要皆以救往者誅二叔之過而心滋以苦已

小雅賓之初筵小序云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箋云入者入爲王卿士蓋武公爲

周卿士見王政之闕而刺之有關王室故列之小雅中若今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則當列衛風而何以置之雅耶

大雅抑之篇小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楚語云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作懿詩以自儆韋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作刺厲王因以自儆如此方可置大雅中若只自儆亦衛國風耳此皆小序之異於今注者予懼其書以今代不用放失故稍錄數條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晉初四年銘云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八

十五傳訓

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耳

何良俊曰余嘗謂詩經與諸經不同故讀詩者亦當與讀諸經異詩人托物引喻其辭微其旨遠故有言在於此而意屬於彼者烏可以文句泥哉觀賜商言詩而夫子與之孔門之用詩蓋如此故荀卿語人之善必曰能通倫類蓋引伸觸類維人所用耳

詩傳注始自大毛公經典序錄云河間人大毛公爲詩詁訓傳又云魯人皆不載其名唯初學記載荀卿授魯國毛享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享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大毛公之名僅見于此序錄小

毛公名長乃後漢書則作長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荅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正義云春秋時魯有仲梁懷韓非八儒陶淵明羣輔錄皆有仲梁氏之儒觀此則大毛公前說詩有仲梁子也李邦直云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劉孝標爲毛詩正論則以演毛之簡破鄭之怪爲旨王叔厚云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

王伯厚云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按迹而議性情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八

未傳訓中

也至以綠衣而爲祿以不諫亦入爲入宗廟以廷燎爲不設雞人之官則皆其恠也

携手同車其虛其邪孔亟只且言禍亂將及當與所知同車而去其去也將由郊墟之路乎抑由邪僻之徑乎言不論虛邪只在去之亟耳

法言曰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而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詩乃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

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前則安得作頌於襄公時乎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本韓詩

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考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則包學韓詩者也申毛之詩皆出荀卿韓詩外傳亦多述荀書

唐有施士丐善說詩朱子釋勿剪勿拜之拜爲屈本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八

未傳訓中

士丐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施士丐聽說詩曰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走謂拜義甚明不必過索只以勿伐勿敗求勿拜則勿拜只如今俗言勿擺耳言不可使爲風雨所擺搖蓋愛之至也如曰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則鑿矣昌黎爲施士丐銘云先生明毛鄭詩

文粹李行修云劉迅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關百草臨春樂小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

雅章又取巴俞歌白頭吟折楊柳至淡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固也然道不可泥是以聖人議禮與政則時爲大如曹劉顏謝而片言體合則安可謂非秉彝物則之訓哉十五國風美疵並載監戒存焉耳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天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沆歷樞曰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八

大傳訓中

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危是五際之說齊詩也而四始則又與毛詩序異太諦詩者心之聲心爲天君其所出吉凶禍福係焉五際四始之說若疑于鑿然師曠歌風而知戰之勝負事之成敗季札聽歌列國而興廢若指諸掌誠有其理焉諸儒強合必欲比以支干傳以水火則反爲智者之過爾

以上說詩

書之有今古文者蓋鼂錯所受伏生書先出而名今文也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書後出名古

文古文科斗書今文則隸書蓋秦漢間通行字爾吳氏纂言獨釋今文而蔡註則兼今古文

先儒謂虞帝授禹十六字爲開千萬世心學之傳而走謂傳之寂有着落者則無如禹之告帝數語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唯幾唯康其弼直乃知所謂安止者安止于慎也顧此止之安又不但安于事而安于一念初動之微故曰幾康夫康者安也和也此幾康既由自然而出非着一毫意念即所謂直也弼者言我臣之弼君當從幾康處弼以直也如斯行乃合于天耳由斯觀之大學之所謂止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八

大傳訓中

至善止于慎也慎則復何有不盡善故曰必慎其獨也乃格物則慎之首事故大學以爲首先第一義修五禮五玉漢志作修五禮五樂

漢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傳會予詳味之史繩祖之言當是

宋人俞成曰前人解書言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乃謂赦宥其過誤者雖大亦有之刑責及特故過雖小亦刑之如此則於辭上脫無字添雖字矣是其辭已不

明也若失火而延及官庫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
宥乎馳馬而蹂死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是
其理已不安矣若命人守果實拈以小果食之此故
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若命人守舍而窺穴之小竅
以窺其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是其理已不
安矣則若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諸豈聖人之法
哉若曰宥過誤則無大者謂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
所以使人警畏罔敢懈怠也若曰刑特故者則無小
者謂稍大則刑小者則不刑所以示吾寬德非為苛
細也宥過無大是以見聖人之義刑故無小是以見
唐氏小辨卷之十八

子傳習

聖人之仁

胤征所引政典孔氏謂夏后為政典籍鄭端簡公謂
七政典籍並屬強解而頃者余司業伯祥則見今
世所傳三墳書中有地皇軒轅氏政典曰岐伯天師
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曆數爾正爾考無有差貸先時
者殺不及時者殺爾惟戒哉之語以為胤征所引即
此不知此三墳乃偽作者故為政典語以附會胤征
其書三復味淺而文艱澁強作無疑以與堯典居然
辨矣

吳才老裨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去聲所引有文

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同
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復著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晁景迂云舜讓于
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史記自序亦曰唐堯遜位
虞舜不台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
書作七始詠忽又或作智鄭康成曰笏也大傳大誥
曰民儀有士夫王莽作大誥曰民獻儀九萬夫本此
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伊
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曆志作惟太甲元年十
有二月乙丑朔是朔旦冬至之歲也高宗亮陰禮記

子傳習

唐氏小辨卷之十八

作諒闇注讀為梁鵠漢五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
予若觀火周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微予我其
發出往史記宋世家往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
作出往也君奭天難謀王莽傳作天應裴謚欽明文
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晏
馮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上疏體晏晏之
姿無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
之享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費誓說
文作柴誓史記作肸大傳作解度作刑以詰四方周
禮注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作哀鰥哲

獄大傳哀矜哲獄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恣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賜通桓君章句即歐陽尚書也劉愷引上刑挾輕下刑挾重亦與今書異說文顧良于民岳多言也岳尼輒切

說文暴嫚也引虞書毋若丹朱暴論語暴盪舟而書曰毋若丹朱暴惟慢遊是好暴雲是作罔晝夜頷頷罔水行舟王叔厚以此疑暴盪舟爲即指丹朱

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謂禹攻有扈國爲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斃

虞氏小辨卷之二十八

主傳訓中

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呂氏春秋曰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不教不善也於是修德恭年而服按今書伐扈戰甘爲夏后啟而此以爲夏后相故稍詳之以備訂考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之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爲

言謂關中文物奢侈已極已盛難可興矣而以襄鄧爲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荆襄爲進取之機言與朴畧同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是時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右肩單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爲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詩作唇亡齒寒衛終爲狄滅秦拔上黨韓趙以危唐平澤潞三鎮挫服形勢詎可忽哉

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

虞氏小辨卷之二十八

主傳訓中

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操爲周興交泰之義非武成式商容閭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將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願

色相副是以知之韓詩外傳云商容嘗諫羽箭馮
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
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
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
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
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飡遠矣史記燕王
遺樂間書曰紂之時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
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
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
成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爲禮樂而不謂人張良云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八

王西傳

武王入殷表商容間周紀云表商容之間此皆與書
合尸子及司馬彪注莊子皆云箕子名胥餘

曾子固奏疏有云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
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
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正
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
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
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踰矩豈他道
哉由是而已矣此語殆近日王學致良知嚆矢云故
錄之以當範義

金滕之書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
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
朝服以開金滕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
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說蓋伏
生未見古文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
爪以沉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
言周公欲爲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
周公沉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此則又
以武王疾爲成王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秦既
燔書時人欲言金滕之事失其本末張南軒云至誠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八

王西傳

可回造化若金滕策祝辭則不無妄傳者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
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而魯封有六族焉衛
封有七族焉唐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係人心維
國勢不特諸侯爲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
門宗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
夫羞于王所威獻言助王恭明祀穀又作穀係明刑也說逆切
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王家萬
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然則王室不壞翳大門宗
子是賴也走惟武王以八百會盟諸侯得天下則天

下既定不能去此侯國明矣其於同姓大封實慮異姓勢重故使宗子錯居大半以分殺其勢亦默寓三監之意茲其爲公旦妙用哉

無逸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於義尤切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戰競之意歟

君陳蓋周公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如伯祭公謀父皆周公裔也

召誥末云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周供王能祈天永命蓋恐王以新邑之郊社爲虐文故以敬德祈天勉之以終一篇之意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八

王傳訓

畢命曰雖收放心閑之維難孟子得之而爲求放心之學問命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孟子得之爲格君心之學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無皇字而解帝以爲天則非也

周益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員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員省文漢書韋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員然亦用古文員字而不用今云字

王叔厚曰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誠如斯言王者乃欲賤者人人貧哉則

冉求問既庶何加夫子何以曰富之書何以曰既富方穀晁錯云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以此解壽富康寧則得之矣若叔厚之云此後世貴人爲言以濟其貪耳故今日甲科作宦有賄至累累巨萬曰彼甲科得此不爲多至鄉科而一介不取反感頌而誚之曰彼何大功名而矯激乃尔思黜之矣叔厚之言政與今日仕塗行逕合豈先王垂法乃以昏風待貴者而以清風待賤者哉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八

王傳訓

五福不言貴者蓋古者位必稱德位稱則終身居之無德則爲農工商是王者於貴原不能使天下人人有惟富則可使之人人有故人與之田百畝而家令樹畜若壽而不富生將何以自給此範叙壽富而不叙貴之意也 以上說書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八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九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明自編十五 傳訓

傳訓下

春秋之文蓋法禹貢第不襲迹爾禹貢記載各有義
例如書山川曰原曰隰曰陽曰汭曰丘曰陶曰陸曰
澤書土色曰壤曰墳曰墳曰黎曰墟書草木曰天曰
喬曰繇曰條曰包書水道曰達曰汭曰浮曰逾曰亂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傳訓下

曰過曰入曰會曰同書治功曰刊曰旅曰績曰藝曰
義曰從曰殷曰載曰既書貢賦曰貞曰錯曰篚曰包
曰錫皆其例也而內等上上中中下下之分則其義
也春秋如曰來曰如曰入曰從曰追曰侵曰伐曰會
曰以曰及曰遂曰孫之類亦各有例焉至其寓褒貶
于諸例之中亦猶寓等於土田之內者走竊謂千古
爲文之法始自夏書若虞書則非爲之以故無例可
尋所謂法無所法者也而夏法法矣

春王正月今讀者以四字爲一句走謂當以春字爲
一句王正月三字又爲一句

元年春王正月之書夫子亦不過紀其年爲元年而
又紀其時爲元年之春耳亦與諸史紀時一例必非
有深意至繫以王蓋明是時周德雖衰天下諸國猶
皆奉周正朔爾胡氏過而求之此不知孔子之大者
故遂不察而謂以夏時冠周月夫春秋方以討天下
亂賊乃首自易周正朔是自爲亂賊也議論復何能
服天下無稽乃迄于是可捧腹也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亦不是言仲尼行天子事
亦曰此天下大一統之經耳知者知其明王法罪者
罪其刺譏當時非以擅天子權罪也若改夏時則爲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傳訓下

擅矣原孔子自是就周法而彰明之

公羊氏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但謂王爲文王則迂耳
以正月爲行夏時自程正叔始而安國述之近日王
文成春王正月論殊是

范甯品諸傳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
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
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走謂胡氏議而
斷其失也鑒今世科場獨用胡傳自走言之公穀勝
胡氏遠矣試以一二條列之優劣見矣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烝夏不葛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胡傳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三傳訓下

見讀書也

魯十二公子生不書獨桓公生子生書曰九月丁卯子同生胡氏謂嫡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然僖公夫人聲姜不書子與生宣公夫人穆姜不書子黑肱生何也穀梁氏曰疑於齊也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于齊至是又三年矣書月書日志之者疑故也乃不惟志之於始而又志之於終十有八年書曰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如齊書

者豈惟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云亦見前乎十有八年公與夫人姜氏未嘗如齊也則疑於齊者至是而釋矣

胡氏學寡見在四五經書中得其迹而不得其精意故易于滿志而自視太高三代而下必欲人加之喙蓋卑視公穀謂已可以凌駕千古而不知考索未精識見未融反以自墮意見如行夏時于周月云云只堪掩口胡盧而咲耳大諦求古人書旨虛心其本也精心其功也過意是喜新厭常此最害事耳第前輩學識日進昔東坡前和淵明三良詠與後在鳳翔所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四傳訓下

作議論龔姝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敖二子及續說則謂宗子有君道趙宣子使史駢送賈季帑則謂古人風俗尚厚曰博議非假令康侯作傳已更後十餘年而再加詳釋亦必自以前傳為未至也三十六家春秋解注矢魚于棠亦以過求失之其以矢為觀非也使以矢為觀當時何不直書曰觀而乃云矢乎蓋矢之義射也周禮矢其魚鱉而食之是也又若臯陶矢厥謨之矢亦射義也史記漢武紀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傳瓚與索隱皆云天子射牛示親殺也事具國語中

左傳三軍之士皆未憊也劉向說苑憊作息從勅從心憊音尺諧聲哀公諫尼父天不憊遺或以爲憊古息字也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溫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爲活謂民而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要之則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倖而免盡之矣

楚箴曰民生在勤此生如生於憂患之生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九

五 傳訓下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也

周人以諱事神於生者則不諱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理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夷狄皆無諱漢宣帝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博議謂名子者當爲孫地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爲河故晉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楚之興也軍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侈可戒已樂王鮒之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晏子以景公好賢也劉貢父論云顧子曰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梁丘據佞人烏能諫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奸雄逞不軌之謀議論必由此矣老聃禮長弘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得典籍於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適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注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九

六 傳訓下

騷愁也離半也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楊雄爲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襄三十年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鳴玉以相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蓋楚昭王時鞅者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圉爲公子圍以鞅爲武之子並誤

晉語竇犢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賢可想見矣史記孔子將西見簡子聞竇犢之死臨河而嘆索隱云鳴犢犢字通鑑外記於周敬王二十

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三十年書齊變對簡子誤

史墨曰越得歲而無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真文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并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爲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晉會于戚而不討孫林父會于夷儀而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故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九

七 傳訓下

篡奪之禍晉先及焉君臣義不明也

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晉釋此不討則會何爲者自茲以降君臣相賊雖有國不可列于人常紛紛日以多故史氏識載繁矣尚書實古史被若是簡者君臣得常上下無事故耳

子產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舉其大數而謂三尺爾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

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錄

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楚語云雍子之爲傳玄亦云國語非丘明作故一事有二文不同者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爲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左氏王荊公以爲六國時人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爲詳鄭漁仲云左氏世爲楚史唯司馬氏謂一人作言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九

八 傳訓下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蒼家大諦經傳多荀卿如申公受詩于浮丘伯伯亦荀卿門人大毛公則親受業於卿經典序錄云根牟子傳荀卿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爲儒者宗太史公所述聞之董生者悉正論若世談公羊氏之傳所謂識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以予攷之必非公羊氏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彼五始二科九旨七等六輔二輔七缺皆出何氏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化我樵之漱浣

荀將踊為詐戰往黨往殆于諸累忒休筆切如昉培

恒之類是也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麴麴

曰媒疾為戚廉規倫切為俸漚曰浚椎為終葵手足堅

固也丘閑切為散丘交切全菹為芊祭為墮題肩謂擊征

滑曰漚相絞許為掉磬無髮為禿揭糠也為相殷聲

如永祈之之言是之類是也方言之異如此書詰誓

亦多方言固難彊通矣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

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孝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九一傳訓下

經序襲其語

文仲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蓋杜

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注經而甯獨善

穀梁子或以為名亦或以為名倣秦孝公時人今按

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為孝公

時人也漢書但云魯學

穀梁公羊左氏互有優劣但此三子生近孔子之世

所聞見較後儒稍親匪是全任智見懸空臆想者春

秋雖名魯史蓋因魯而作實則列國具矣原不專為

魯載每歲首不曰魯正月曰王正月政以是時人不

知有王特筆以示天下之有共主則事關天下孟子

所謂天子之事者也固非是黜周王魯亦非以魯為

周公後而與之

公羊疏案閔氏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

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實書今經內止有五

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共國六十爾周始封蓋千

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今

考春秋之世國存見經傳及各史者仍一百二十四

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蔡邾曹許莒杞滕薛小

邾息隨虞北燕紀巴鄧郕徐郚芮胡南燕州梁賈凡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十傳訓下

祭宿邾原麋舒鳩滑郟黃羅邢魏霍邾鄆瞞向偃陽

韓舒庸焦楊夷申密耿麋萊弦頓沈穀譚舒邳白狄

賴肥鼓戎蠻唐潞江郟權道桓貳軫絞蓼六遂崇戴

冀溫厲項英氏介巢盧杞牟無終邾婁狄房鮮虞

陸渾桐邾於餘丘須句顓臾任葛蕭牟鄆極鄆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

以意見紛紛乎

古者謂史記爲春秋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敎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秉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以上說春秋

周禮劉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爲今文古今文不同而鄭玄注則據今文

考工記或以爲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謂河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十二傳訓下

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止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作矣易氏云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滄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旗旒旒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與周典多不類

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卽周禮三百六十國漢志

禮經三百臣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禮經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朱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非專爲禮設也

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總言其爲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走攷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百十二人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胡五峯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不知周公深意寓焉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左右携僕庶常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十二傳訓下

吉士政惟此爾厥後昏稼音稼擊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締交於嬖寵瓚瑣姻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至漢而中朝得以詘外朝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則以周公此典廢也

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敎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敎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魯孝公之爲公子嘗入京師爲國子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

訓諸侯他書言國子唯周語

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幾千里以寸爲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爲法尺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嘗攷隋唐志宋元嘉十九年測於交州何承天謂六百里差一寸後魏永平元年測於洛陽信都芳謂一百五十里差一寸然宋之於陽城魏之於金陵皆踰音輪度越也此未可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表浚儀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一寸餘遂以舊說千里一寸爲妄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十三 傳訓下

朱子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蔡季通每論此事此考周禮軍制皆合按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也左氏傳乙卯楚師軍於郟丙辰楚重至於郟呂誠公謂凡戰兵

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後楚重次日乃至後一日故無鈔擊之患

古者步百爲畝古之百畝爲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古之一井爲今三百七十五畝實儼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減古漢之中畝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乃通典則謂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

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耦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十四 傳訓下

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據此豈始趙過哉貨賄用璽節注今之印章也司市注云如今斗檢封職金云揭而璽之左傳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戰國策欲璽者段干子也蔡邕獨斷云古者尊卑共用之衛宏云秦以來天子爲璽又獨以玉爲之臣下莫敢用唐又改璽爲寶五代史臣曰國以玉璽爲傳授神器遂古無聞運斗樞曰舜爲天子黃龍負

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

馮相氏疏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保章氏疏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見此考隋唐志皆無九磬之舞注云當爲大磬走謂九磬之名尚矣不必改字也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至彼聞韶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予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山海經夏后開得九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九

十五 傳訓下

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帝王世紀啓升后十年舞九韶竹書曰夏后開儻九招史記禹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卽舜樂蕭韶九成艾軒謂勸之以九歌卽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帝嚳命咸黑作爲舞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然則九招作於帝嚳之時舜修而用之秦唯韶武二樂存

啓韶韶一字同

或謂周以建子爲正而四時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之年洪範正義從冬至及明年冬至爲一歲如此則周兼建寅謂如周徹兼

用助貢也此其言遷就固不足爲明證但夫子舉四代禮樂並以先後若有一代自爲一代者言耳不然周已兼行矣何以復曰行夏時耶

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論十二次云北方之宿主吳越火午之辰在周邦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別一次所主或亘萬里跨數州或於寰內不布一郡國語歲在鶉火有周分野今豐鄆當秦宿而周分隸豫州理難詳至如焚惑守心宋景懷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事又應賈公彥謂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九

十六 傳訓市

國屬焉故也師古十二次舍舍訓息屋舍同論語不舍晝夜言不止息音捨非莊周百舍重辟言多止息卜有二歲注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滴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閼歲星在玄枵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爾來至先一百二十餘日考大衍曆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

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
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成一分
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為超辰之限

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曰字字者茲也聘
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王文公
云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
文字者始於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
夾漈謂獨體為文合體為字主類為母從類為子六
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
字也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尚義諧聲尚聲說文形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十七 傳訓下

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子該母字書眼學韻書耳
學中庸或問曰司徒敎民書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
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論焉至秦以小篆隸書為法
而周制改

司燿鄭司農引鄒子與論語馬融引周書月令同春
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櫟冬取槐檀
王邵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
東漢禮儀志曰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鑪燧改火改
水獨於此見之

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云寅甲巳亥子午卯酉八時
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各九刻走謂易氏之說與古
法合司寤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戌疏
云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按衛宏漢舊儀中黃門
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也今謂五更而疏以戌為戌
誤矣所云晚早則馬融以昏明為限鄭康成以日出
入為限有五刻之差蔡邕以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
日出前三刻皆屬晝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照云晝夜
長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箭之
日亦皆少差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十八 傳訓下

五刑之灋崔浩漢律序言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
正義謂隋開皇初乃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
三年三月除宮刑則非始于隋也

孫君孚談圖謂周官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
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今按周禮義云牛耳尸盟
者所執無順聽之說

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為魯之汶水列子釋
文云按史記汶與岷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
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王逸少十
七帖登岷嶺峨眉而還岷亦作汶

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周陶正猶以虞闕父爲之
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筭虞之
制文法奇古有飛動之狀蓋精於道者所制莊子所
謂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豈易言哉
司儀問君君問大夫君勞客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
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
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
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疏云未知所
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靡所考據今按說
施魏太子擊封中山遣倉唐使於文侯文侯召倉唐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九

十九

傳訓下

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
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變容問曰
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鄭氏所
述蓋古禮也太行人注亦云問不恙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王叔厚云魯
爲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削爲良如此則記非周
公時作矣

太史太師抱天時注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
天時史記曰者傳旋式正基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
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六壬之

說許叔重曰水者準也主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
爲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陰遁也本黃帝風
后之術孤虛者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爲實以六
十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吳越春秋計
然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予嘗因是之志載想見時
至有周其人情事已殊往日是以公旦不得不爲設
法造術然而後世圖識方伎諸家端兆此矣至如諸
神可得而禮之說則道家降神召將呼鬼伏魔之法
亦未必非其濫觴憶此法去古以來必有之迄黃帝
而法立迄成周而法詳後世更加推演遂以克塞宇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九

二十

傳訓下

宙要各有至未可謂盡非也

以上說周禮

漢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張
淳疑其爲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以合
而名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
昌黎讀儀禮謂于今無所用之但古書之存亦今後
世見古道如此元行冲曰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
仍故是故以周茂叔之賢猶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
而欲致治者鮮矣

兄弟畢殄鄭玄注殄同也古文殄爲均疏云當讀如
左傳均服振振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以吉令二字互見而見俊永論語迅雷風烈九歌吉日今辰良皆相錯成文

士昏禮目錄曰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爲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爵爵作人形國名也坐酒亾國戴孟戎酒崔駰箴豐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二王傳訓下

侯沈酒荷鬯負缶自戮於是圖形戎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爲三百卷又王儉別鈔條目爲三十卷梁孔子祛續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禮亦撮禮論爲之朱夫子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答之又借王儉禮則謂往

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今諸儒所著皆不傳

布八十縷爲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吳仁傑曰今織具曰寇以成之多少爲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爲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衰音崔三升其麤者緇布三十升其細者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子之言也見韓詩外傳衛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曰子不後寡君一等

皮樹注云獸名張鎰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其它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二王傳訓

書未見

鄉先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書大傳謂之父師少師白虎通謂之右師左師

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周末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

周書序周公辭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大衍曆議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漢上易圖云夏小正具十二

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爲候三
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畧雖異大要則同易通
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
以時訓爲定故楊子雲太玄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
十二候皆以時訓

宿離不貸蔡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

地氣上騰注農書曰土上冒櫟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正義云汜勝之書也唐中和節進農書呂溫表進云
書凡十二篇館閣書目云載農俗四時種蒔之法凡
八十事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傳訓下

鷹化爲鳩陰爲陽所化爵化爲蛤陽爲陰所化莖茶
如飴惡變而美荃蕙爲茅美變而惡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
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
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假令成王之
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
紀

稽魯所用禮樂與天子實有隆殺蓋樂有夷蠻而無
戎狄也門有雉廬而無臯應也專用四代之尊而爵

無虞氏之爵也祖用四代之祖而豆無虞氏之豆也
其郊廟既自惠公則在平王東遷後矣

春秋外傳云諸侯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詩集傳名
物鈔亦辯魯郊禘非成王賜

畿內爲學二爲庠十有二爲庠三百諸侯之國半之
王無咎之言也陸務觀取焉蓋天子諸侯有君師之
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則何地
何人而不興學

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
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

詹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三十四 傳訓下

而智休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與樂記相出入
致堂云樂記子貢作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
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
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
禮樂雜說不與焉

天理二字始見樂記

五音十二律古也繁脆嚙殺之調則皆生於後之二
變

三老五更之更王叔厚據列子禾生子伯宿於田更

商丘開之舍以釋更字鑿矣或以爲年老更事過後漢儀禮志注五更者知五行代更之事而蔡邕則以爲更叟字也列子田更注亦爲叟應劭曰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也顏師古曰更代也豈三老則有常尊不更而五更或年次于三老時舉而更代無定但數必五人而人則如今舉鄉飲老春既舉則冬又更舉一人無常專也識者其以爲何如然味古人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之意想當如是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人性孝悌無分華夷如唐扶餘璋之子義慈號海東曾子頤利之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傳訓下

子疊羅支其母後至不敢嘗品肉但夷處偏方受氣稍偏則悍戾爲多耳

祭法主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孫子荆詩三命皆有極皆本援神契

經解以詩爲首七畧藝文志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王儉七志孝經爲初

緇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

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士大夫卿士周書祭公篇公曰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去聲亂王室而莫恤其外據此則葉公似當作祭公蓋字形近而訛也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纛字或作建臯服虔引以解左傳蒙臯比建居言切蒙與臯同又韜也馬上威弓矢器言弓矢並建立其中

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僞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禮記正義引之而白虎通引禮別名記則云五人曰茂十人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九

二十六 傳訓下

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萬桀曰聖蓋禮記逸篇也

曲禮刑不上大夫家語冉有問刑不上於大夫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賈誼書本此而秋官條狼氏誓大夫曰鞭恐非周公之法

舜葬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爲季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則舜葬非今廣西之蒼梧也

理道要訣云周人尚以手搏食故記云共飯不澤手
蓋弊俗漸改未盡今夷狄及海南諸國五嶺外人皆
手搏不用匕筯三代之制祭立尸自秦則廢後魏文
成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俗父母公取狀貌類
者爲尸敗化黷禮請釐革又周隋蠻夷傳巴梁間爲
尸以祭彬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享則立尸之
遺法乃本夷狄風俗至周末改爾以人殉葬至周方
革猶未能絕今戎狄尚有之

少儀穎警枕也謂類然警悟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間於叔曰孔子溫良恭讓其於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二十七 傳訓

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於聖人
此必門人弟子爲此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已失聖
人之真

儒行意涉矜夸文墮馳騁非孔子矩度或記者粉飾
之過辭也

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
與經解同曾子大學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
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于荀子保傅篇則賈誼書之
保傅傳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去声
大戴禮盧辯注

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
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又子夏聞山書云云
而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子夏著大戴取爲記也
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而予檢陰謀金匱諸書則不
止于十七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
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
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
致非社稷爲危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
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
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

唐氏小辨卷之二十九

二十八 傳訓

啓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
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筆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
馬極則躓民劇則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著首
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不慮正無懷僥倖書
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
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
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戶之
書曰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
思所忘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視之書曰石墨相
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

汝軀書刀曰刀利磴磴無爲汝開書并曰源泉滑滑連早則絕取事有常賦歛有節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茲則已至二十章但周先未有墨而又烏得有石研乎殆秦漢人擬作而稱太公也錄之亦見昔人無物匪觀省爾

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賴以存焉

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曆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傳訓

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

哀公問五義云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蓋古字通用楊倞注繆當爲膠肫與詭同非詭也

賈誼審取舍之言見禮察篇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虺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族人此稱仲虺攷經傳子史皆無其人小辨篇子曰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劉歆綴學之士本此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謂依於雅頌張揖云卽爾雅也爾雅之名始見此

文王官人篇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此言可以爲生而爲人者之戒故錄之夫人而得爲人于天地之間自少迄老無可一官寧不愧死

以上說儀禮禮記大戴禮家語

歷觀賢聖作述以此始必以此終大學始格物終以散財中庸始慎獨終以謹獨論語始君子終以君子孟子始辨義利終辨邪正尚書始以欽明擇相終以知悔懷賢大易始以乾坤定天地之位終以坎離交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九

三十 傳訓

天地之用春秋始以元年春終以十有四年春何良俊曰漢人說經皆有師法不泥文字蓋於三言句外自出意見而終不失本旨如焦贛易林孔安國尚書大傳韓嬰詩外傳大戴禮並是經之別傳皆可並行字內較之後世因文立義泥而不通者何啻天壤今乃欲盡廢彼而從此毋亦曲學之管見拘之乎詩有細春秋有微今皆不傳

宋人說經始於劉原甫劉有七經小傳言簡理暢尚不失漢儒意旨原甫又有春秋權衡

議者謂漢儒尚訓詁至唐人作正義而訓詁無穢宋

人喜說經至南宋人作傳註而說經支離走則謂各有會未可以一意劣也

何良俊曰河南宗室有西亭者家好藏書諸經各家傳註易有五十四家詩十九家書二十七家春秋六十三家周禮十二家儀禮四家禮記十一家皆與文獻通攷經精攷相出入亦有經藉攷所無者走嘗見西亭所撰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亦多有發明蓋習於經術者今士大夫一登科第都美官則不知經傳為何物彼生長綺紈坐食祿奉乃留意經籍致畜傳訓若茲之富士大夫反從而弁髦焉苟非其人生有宿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九

三十二傳訓下

勢使然也

有留意經傳者矣又多好自用夫不能從人失當吾世爾致乃愧隨先士之故鉤奇釣詭以自炫異變人之視不必服人之心易人之常不必得人之正將謂先士無能出吾上也而不知我已終身不能耦前人則不信古而好異之爲過也之皆鄙習勝心即如詩文多講學諸君所未聞乃不肯自謂不能又不欲以所不能問人任口而哦猥云性靈以自託于生知則

夫子何爲乎訪樂問禮而先聖制樂又烏用夫五音六律爲哉今乃諸經傳注一切勿覽勿問抵爲腐爛謂不足觀侈然以作者之聖自居走以爲是心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灋華有云各各菩薩各各神通安能以已智力測度佛祇見其誕妄也

唐氏小辨

卷之二十九

三十二傳訓下

唐氏性理小辨卷之二十九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

新安詹景鳳夏爾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仲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明自編十六 史學 科舉之學

史學

夫史之所從來遐哉邈矣然古之所謂史其與經非有二也後世搜奇廣異思欲陵跨先代使來斯吐百莫敢抽緒故述列多不經于是始有以經專明道而史專記事者第事蹟目擊乃庶無訛史家既出傳聞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史學

則疑信寧無雜錯又作者多未知德往往好異輕信牽合湊會于是非曲直間是任已意豈大道之云爾乎史才之難邁於末代固其宜也作史在學博尤貴識高蓋該核在學刪取在識宣叙在才才自天成非由力致學則可以力求識非見道明即高終涉過當唯道明而見超物表斯其犹日月之照臨無私故也劉知幾曰史有三長才學識然自昔罕能兼之

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良以志者憲章所存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紀則以年旬事傳夫則以事繫

人儒學之士率能爲之故志獨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爲紀傳而不敢作表志

司馬子長融左傳世本國策爲一家言萬代史家斯其爲大宗工乎而體則若說尚書之骨者

太史公與任少卿書云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臚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作爲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

思來者然則史記之作非夫發憤摠其鬱結者哉子長傳夫任俠叙貨殖論滑稽酷吏儒者多譏之然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史學

此數傳遷書中視他傳文更神奇彼心志有在也其意以已蒙難時設有魯朱家田仲劇孟之流必能力爲之解以當時無此等至寤急無所委命是以反覆贊之曰有足名曰有所長曰豈可少曰有足稱深見任俠之有用也其次有淳于棼優孟之流或亦能以微言爲我解而又無其人故曰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既不得此二者而探囊設有五十金亦堪自贖免至忍辱虧體故極口富厚之美傷已仕宦而蒙幽憂反不如商賈與王者同樂故曰家貧貨賂不足自贖其叙酷吏則以已被極刑皆酷烈之煩惜

四傳實由感觸已事刻骨惻心故文益雄奇而議論痛快爲全部中取得意作以文自辭結之愁心發憤來也宋儒多拘拘陳言腐說以呵責人不得本意未足以壓服賢豪之心班固議子長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叙任俠退處士而進奸雄傳食貨崇勢利而羞貧賤固是也不知子長微旨正以深致憤恨于當世彼以已無罪蒙極刑皆儒吏之文致故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若謂儒俠等耳何所加于俠而用儒亂法爲也彼以儒無緩急俠犹于人有緩急也至論原憲踴涼無能爲則便以俠加諸其上其所爲

詹氏小辨

卷之三

史李

後六經亦以儒無緩急彼謂六經悉文法耳武帝好儒表章六經法乃文刻反不如文帝尚黃老清靜而除肉刑也彼以除肉刑追思黃老之功文帝之德若曰人君亦何必儒生稱經義口說仁義不休哉其曰何知仁義已響其利者爲有德又曰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跼蹐暴戾其徒誦義無窮曰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子長心事于茲數語畢露彼潛以伯夷自比以文武比武帝以跼蹐與文武並稱若曰文武與跼蹐未甚優劣也蓋切齒武帝故傳去伯夷亦入盜跼而曰殺不辜肝人

肉政以譏武帝肉刑即所云何知仁義亦以譏武帝多怨施仁義人但被刑未蒙德也

游俠傳論贊有云游俠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仁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傳說匿于傳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極楮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苗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太史公之意誠足深悲其羞貧賤尤可矜憫其報任少卿書反復千言言不出此即作伯夷屈原李布三傳亦以其事近已借以發揮憤懣故知文以情真語到而神奇也他傳饒佳終是說他人事

詹氏小辨

卷之三

史李

予竊窺子長爲文首先理氣與考其音體則變化無定因事而傳之形至如前提後應一開一闔斯其迹也匪其神妙也嘗見一篇中於助語閑字多有他人所必不用者子長偏贅一二字或閑句冷語有不必觀者子長偏贅數句顧存之則氣昌而音響振去之則索然而低語遂不鏗鏘不雄奇於文体反乖渾大

反覺剝削枯澁而少色澤彼以亂贅成妙真若大造然所爲難及也次而孟堅便不能贅故整栗其辭体以就已才致

漢之文無如子長者以武帝好文之主乃竟與不相知夫非命耶予每誦其報任少卿書至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淚爲潸潸下傳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斯子長之心哉

子長家世仕宦乃不能具五十金古人廉介乃爾

子長爲十二帝紀十一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五 史李

始自義皇卒于貨殖貨殖又卒歸之誠一所致而以經業常主斷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以能者比都君王樂遂作自叙以卒之而終此書太史公之意哀哉憤懣於此終乎原彼只緣窮空無五十金資遂至隱忍苟活畢此生於糞土中不能体全而歸以爲千古大恨至令^平上者辱親下者辱身又其下者子孫垢辱則此五十金之于太史公豈小故哉予謂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畧考行事綜終始稽成敗辨興壞令萬古奇貨異物轉轂而輻湊任已變化操其奇贏其道殆亦若貨殖然至其卒克成編赫然聲稱靡

有今古連海山通都下国見者目艷心奢幽憂辱行起爲天地盛業榮名則誠一經常之致也彼其才給萬僕億役恣所羨好不讓王居帝貯迄今作者資用無竭豈或作或輟之能爲者哉予于此書中尤多其禮樂二書以爲通于大道其學雖雜要能以已所自見鞭箠萬古彼謬是非于聖政欲見已是非不欲襲聖之古是非泥定作今斷也議者奈何強勒子長亦作腐儒耶

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放周譜然予味其書蓋悉有自來者匪但世表而已特其作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六 史李

入神化超伎倆而上之人莫可得而指其迹爾其氣致則得諸國策爲多而雄奇殆過之班固漢書自謂遠過太史公至論張湯之酷則諱避而不敢言已見附竇之肺肝矣老泉謂班輕賤節義則逼迫于利勢然耳儒者于其并貸杜周遂以子產立洩之義與之夫立曳公心也班固直以畏張純之勢貸湯而及周非若子產之爲安民而并立洩也宋儒譏子長輕信以其記舜之匿空旁出予謂此非誣也惟無盖井事斯已耳有則匿空旁出何可謂誣良以帝王之興天地鬼神潛助往往有出常理外者

如渟沱水堅混同水淺亦可謂誣也

議者又謂太史公不宜缺惠帝紀而紀呂后予却謂此之有深意焉昔范曄見秦王左右傳呼王來睢狎曰秦無王安得有王來蓋激王以憤秦權之在太后也子長遺惠而紀呂說必由此矣其紀項羽蓋亦有說當秦亡時天下政自羽出矣義帝既終漢又爲小諸侯而制于羽則此數年中天下不係之項而誰係乎顧子長紀項實欲張漢見漢所摧皆爲天子者而亡秦滅項功取高矣大諦秦項固暴然周亡六國滅天下自應屬秦秦亡義帝終隨政所出而屬天下自

唐氏小辨

卷之三

七 史李

應屬項若惡其暴而并黜其政反自墮于作惡也

太史公爲司馬相如作傳而相如之得入學也以文翁無文翁則無相如而翁乃不與循吏傳中此其缺也若西門豹之投巫實循吏之妙術烏可辱之滑稽此其失也東方朔蓋詭世之畸人通方多可滑稽乃其一事似不足以槩其生平

與春秋並述

尚書春秋而下記史之才左馬班范足稱四柱然馬融左國之意爲一家巍然特秀懸日月于寰宇比左

氏則伯仲也一粹而入令細一褻而展令大蓋得意

忘象者哉班學馬有迹才原不逮馬十合然叙事典瞻成已一家讀者依其卷後後先一一誦之使西漢二百餘年事參錯目前蓋談史于馬氏後即班書爾范與班才又隔五合崔子長孟堅皆世領史職蔚宗前靡所因而取華嶠張璠諸書整齊撰次前後通串其叙事簡而尺繁而理走謂班後即范書耳以馬對班班人巧也馬天工也班失色矣以范對班范纖而巧工而彫刻不免宋齊綺靡之態如班典重何此以文論也若其議論則互有媿疵蓋先士論之詳矣

唐氏小辨

卷之三

八 史李

范後則陳壽三國志世但以其索米不得而黜丁儀爲父廢棄而短詰葛遂并全書穢之是以二卵棄干城也然予多其叙事簡嚴而實成已一家以爲范後乃有盡書

朱子謂遷固之史大諦計較利害然而固尤甚矣劉知幾史通議論多合至議子長多聚舊聞時挿雜言指以爲非此固是也然要在雜而不越塗殊而歸之同耳子長之病不在挿雜言在鈔合一之致至乃舊聞則作史何能不聚哉鄭樵恨子長雅之不足子長魏馬振古大雅至或意致偶乖只爲雜而越爾彼

其雄奇瑰瑋似粗不知此雅之所爲大尔樵譏班則謂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從高祖至武帝六世尺籍遷舊不知此非剽竊也班之服善也從昭帝至平六世率資于賈逵劉歆不自知耻不知此非尠耻班之能取善也如子長禮書通篇率錄荀子而稍增損之若他人才似子長必馳騁更自作子長不必語語出已此子長所爲高也如此類即老泉亦詬之宋人不能及漢政坐此

肅宗嘗問制禮作樂之事於固固對曰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取叔孫通十二篇以

唐氏小辨

卷之三

九

史李

進而問所建白帝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觀此則固在當時人已有少之者固大旨所未善則前修已道之予惟於其所撰司馬遷楊雄二傳仍彼自叙以曲詳其世系爲嫌于引重其類也貨殖傳仍叙范蠡子貢至巴寡婦清此在子長爲史記可耳固書既云漢矣乃泛及異代非例也古今人表亦可無作此固希艷子長之至遂忘已職業過乃一以效之

班彪謂子長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著郡縣著其字

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予謂彪此論政未足以知子長蓋子長爲文在先其大者如吾氣已昌矣復詳一語則塞彼寧毋詳也如未昌即無可詳吾復一二語起其神複弗計焉此所爲大也至彪父子作漢書郡縣必詳名字必著若曰正之實墮一律嫌于安排人天之工分此矣

王充著書申班而屈馬張輔持論劣固而優遷唐子西曰太史公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予謂固不逮太史公只緣才情劣以故學博而不能縱

唐氏小辨

卷之三

十

史李

橫典瞻有餘態度不足讀之不使人心警神聳何良俊曰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其堯舜紀全用二典成篇中間畧加點竄便成太史公之文矣左傳之文非不奇但嫌其氣促至史記叙季札觀樂則全用左傳語稍增點數字而文便舒徐乃知此老曾中自有一副爐鞴其點化之妙可能言也

後世文必稱漢言漢文之雄必曰司馬揚王然之數子皆蜀人也蜀本西南夷俗而事詩書實自文翁治蜀遣相如入學卒以變蜀舊起漢文之美稱於千百世不其韙哉太史公既不爲翁立傳又不列之相如

傳中豈欲推尊相如謂自崛起故乃諱言翁耶

范蠡之才智在伯越高在功成而去幾深在去而貨殖子長乃不以伯越爲蠡傳而傳之貨殖何良俊以此爲子長作史之妙非也夫以蠡爲人自應特立一傳以與子房等伍彼貨殖豈其情哉觀其屢聚屢散屢徙屢改姓名豈欲爲富家翁者哉政俱去後越王疑而蹤跡其所爲故託貨殖以示無他又三遷變姓名以滅迹所爲全軀免禍計深矣英雄之潛于用智圖終也如此子長乃真以蠡貨殖耶

子房辟穀即蛻范大夫貨殖之骨鄼侯得之而侵民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

十一 史本

田宅斯用之下也然尚可以全身其作伯夷傳疑許由無是人乃皇甫謐云由字武仲堯舜皆師學焉隱沛澤中彼必有據

于寶著書盛譽左丘明以深抑子長謂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焉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按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畧也故爲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爲括囊靡遺哉至或身隱位卑未預朝政或文煩事博難爲次序斯則畧而不書亦可也如必情有所怵一以登之不加刊削

則漢氏志傳將百卷併列十二紀中直恐碎瑣多無闡單失力不可以爲書也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又依左氏成書剪截班史去其迂濶之談篇纔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焉然則班荀二体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于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畧各有其美並行於世

荀氏漢紀在昔則劉知幾深取之國朝何仲默尤降心焉其言曰荀氏書蓋準諸左氏之例而取於史記之一体者也至夫君臣附載事物咸彰天人并包災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

十一 史本

祥畢舉治忽參稽成敗並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即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名義罔紊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索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予讀荀氏所撰愛其書簡而事該核語潔而詞不結澁無新唐書截字促句之病優優乎篇有餘裕蓋一涉目而皎然星羅也然則左馬班范四史而下荀紀爲寂長矣紀漢合十餘家而有東觀漢紀張璠漢紀袁宏漢紀薛瑩漢紀應劭漢官儀漢舊儀漢舊事雜事漢官典職獻帝春秋楚漢春秋漢晉春秋又有司馬

彪續漢書謝承後漢書華嶠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
劉知幾以爲各具一代一時事均宜並存然亦可以
觀漢世作者之盛漢而後則晉世記者亦多然不迨
漢遠矣晉有王隱晉書臧榮緒晉書陸機晉書曹嘉
之晉書晉中興書孫盛晉陽秋檀道鸞晉陽秋徐廣
晉紀于寶晉紀

晉書逐篇觀之文亦蔚然但合部而言則一篇自爲
一体以出众手耳談者致譬之百家衣骨董美誠然
哉蓋一代史貴成一体之体如布帛誰不謂弗如綺
繡哉假令二者雜綴成衣服之豈不堪咲反不若褐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三 史李

衣縕袍一色完具無補綴之孔可指也
晉紀總論殆庶于道語語真見窾實匪值列事源而
已顧其詞又足以發之

史家惟議論取難如陳壽而三國帝魏無論也乃
以文中子之賢亦帝魏昔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爲
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爲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
三月癸卯月犯大心星占曰心爲天王天王者惡
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而二國自如則天
固以蜀爲正統矣而權乃稱天文曲說以悅明帝由
此觀之當時蜀雖衰頽天之曆數自在

初先王喪亡關雲長歸曹操曹操封雲長爲壽亭侯
後世傳會謂關羽不欲受操封加漢字乃受楊用修
云漢非代名也漢壽本地名蜀之嚴道有漢壽郡即
此亦可以占雲長與先王復興之兆後卒同起蜀漢
壽漢脉四十餘年豈其偶尔

抱朴子曰魏武侯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
諸葛孔明諸葛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
欲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據此則操嘗欲
用孔明矣前史但載孫權以張子布薦欲用亮亮不
肯留而不及操蓋其畧也大諦蜀事多畧以孔明當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史李

時治蜀未立史官耳

兩漢而下諸史志論之詳走獨有取於隋史議者並
以隋史天文志爲今古第一固也即諸志何所不詳
後有作者多可裁覽無論志也即各傳叙論亦無不
備列事源以迄流變足令覽者展卷有如目見指示
此由魏與長孫學博而能詳說不然史家志論亦良
難矣

宋書出沈約議既由已文亦成家

陳梁二書並出姚思廉紀傳述列詳明論贊詞亦整
潔但氣短促而宏暢未詣蓋法班范而洗削過之然

先後一致足稱完書而均之未及于志豈江左草創
一時尚典章之未遑乎以故作者無從徵考遂以闕
如南北齊史亦同斯陋隋志乃獨燁然簡編何彼之
缺失而此之明備乎斯其為取鑒矣

北齊書作于李百藥述列頗為有章氣冲而音清越
於于寶晉紀殆庶之矣南齊殊不迫焉詞則草就氣
又壅闕蓋衰世之撰然乎蕭子显一代菁英締造乃
尔固知握管難也

北周書為唐獨孤德芬所撰而文傷于典重論贊讀
之稍覺煩冗不迫姚氏二書之潔然詞尚雅則語語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史李

鍛成即鍛之過無後代穢蕪之筆猶足觀覽蓋尺不
足而寸有餘通部粧成無此羸彼虧後單前重之異
南北二史出唐初諸賢手其文乃成一家詞藻蔚而
音鏗然殆庶精能但天致之稍乏耳

魏本夷人一時草昧何遑禮樂典章固宜事迹蕩然
無可採者迄北齊文宣詔魏收摠修魏書而收所取
史官悉欲才不逮已至簡不工纂述數人蓋已恨其
不文乃復肆情褒貶妄意撰造則又不直不核在當
時已蒙穢史之譏矣隋氏文煬重命加纂而搦管者
眾人既雅俗並用事遂夷貊紛蕪是以其史言詞質

俚取舍失衷終篇系卷皆官爵州郡名號雜以冗委
瑣曲之事覽之直欲掩卷歎息厥後宋元二史濫惡
盈編則斯之流沫也聊存以備北朝百餘年中興亡
大畧可耳

唐貞觀政要出吳兢中宗實錄出韓愈曆出柳方至
五代劉昫兼摠三氏之旨以成書則所謂舊唐書也
新唐書則方鎮百官表為梅堯臣律曆五行志為劉
義叟列傳為宋祁紀志為歐陽修其議論改舊似勝
然詞結澁晦而不明彼意謂詞簡事增也不知事反
失之蓋剪字截句之文孰與舊書事明詞達令人誦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史李

之豁然乎張南園漫錄楊升菴丹鉛摠錄所載舊書
之勝新卓矣大諦史為今古稱佳者並出一人手即
或不無缺失然作之自我議論歸一瞻前顧後我自
得之此一人所為得盡其長若必顧集羣秀而更众
手其意豈不謂人人抱荆璧家家握灵珠事理必無
逸矣不知聚訟紛拏各持其議既不能相下又罔能
兼收以故文不能成一家事亦散失無倫如是而書
出即以懸之國門曰錦也將無所謂碎錦者歟又矧
非必盡錦也而蘭蕙不無蕭艾之錯生乎可以知史
矣

五代史平直質實任一氣以充溢不待藻飾順理成章兩漢書而下得史家正体于茲繼見盖大家巨作視六朝綺靡不言而自鵬鸞良以史爲大書豈在琢削一字一句之美要見大致然耳

宋元二史談者比之長安月報斯誠無足品者若乃原其所以失則由于愛而不能一割志于詳而未審事之巨微泛而無擇議而無斷人爲一傳傳必致悉遂使穢無惡濫屢篋不能載其編耳何元朗嘗言二書列傳中有事不關朝廷人非奇偉卓絕或武臣非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而功但在一方者令削去數百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十七 史孝

人有一傳或關數人互載重複太甚者有一人傳中一二事可錄因及他事猥瑣不足紀載者並盡抹去然後以宋朝諸名公小說可傳信者撰次加入則庶乎其書可傳此誠是也然抹削非難抹削撰次之人則難夫鴻裁卓識代不數人馬班之才千古一遇即看今世有范曄歐陽永叔其人乎有陳燾劉煦其人乎固未可以輕議也就有之又或妬而不用何或謂遼金元宋四史一律予謂遼金猶似一書也宋元乃不成書此何異金陵酒店日記簿哉近日閩人柯維騏既登第一拜官戶曹即棄而歸闔戶二十餘

年經營宋史迄以成編名曰宋史新斷厥志遠矣其書亦欲隱括兩漢史以締造而惜無作者之才見又未自曠達後先率襲宋儒口吻而詞又促澁無奇昌偉特之氣第紀載簡雅成一家言然與舊史相百矣盖新唐書之流亞也今其書已行于世

柯史志殊未詳叙天文律曆尤畧天文亦自隋志翻來然隋志條理明密規度曉暢以柯視之犹蛙之鳴坎也毗陵薛觀察應祈亦撰有宋史薛學今古雜錯結綠砮砮並陳議論平平泛泛耳然其才差勝柯亦已削剝而世未甚行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十八 史孝

温公資治通鑑宣叙有章事跡詳明揅諸史融成一家以一氣鼓之磅礴後先無間去聲隙滯塞

通鑑中于凡事涉智教險詐者往往不少加異如商君徙木之類非爲其所瞞也緣温公以信爲外是以不取孟子義內而以正直平和爲德以險詐狡飾爲才不知此乃小人之才非吾性本來才也既以才不屬德則于險詐狡飾而見以爲才也亦又奚疑朱子曰正直平和聰明強毅亦是才亦是德譬如人能朴質亦其才也

范祖禹唐鑑議論正而未宏不及温公遠甚才氣未

竟故耳假令含氣而布詞自別

子由古史以益避啟而天下歸教爲不度而無耻不知此正所爲有耻也若不避而晏然受之天下卒以不歸則爲不度而無耻甚矣其于舜禹之避朱均則又慮其以避致天下之逆若謂無所用避爲者則舜禹安肯遽據而晏然以人之天下居已哉聖人遜避原自本心惻然不忍而避歸即帝位亦以惻然不忍天下人心之歸不得已而即豈有矯焉如子由所慮則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如云古帝王之必爲善如火必熱水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不殺竊脂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十九 史李

不穀諸儒以爲至言自走觀之亦見古帝王於其述耳又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諸儒亦交贊之不知古帝王之心誠一不貳者也不貳則自是靡所作爲者其必爲善不爲不善亦以此曾何欲以之爲宗也纔說爲宗便有心匪聖德矣唯叙伯夷刪去馬遷怨辭直用孔子之言作傳此却得之

史記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亡吳強晉霸越人皆信焉雖朱仲晦亦惑之矣是以子貢爲蘇張也唯子由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

綱目世傳爲朱子手筆無復疑焉吾徽汪氏著綱目考異上虞徐氏著綱目考証皆弗之疑予稽朱子全集有與門人趙師淵手札始知綱目成之於趙非朱子筆也惟凡例爲朱子筆耳李方子親受業于朱門亦云朱子欲稍加更定而未暇魯齋王氏去朱子世未遠其序凡例亦云嘗見趙公文集綱下之目蓋屬筆於趙也元廬陵劉友益作綱目書法而其門人有疑之以爲非朱子筆者友益不以爲然彼蓋未盡讀朱子全書與王季二家集耳

史家記載傳聞不能無謬誤如聖宋非強楚清淮異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史李

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楫顛危甚蛟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听漁歌鄱陽李榕考定詳明以爲范仲淹赴桐廬郡至淮上遇風所作而宋鑑以爲唐介詩又改強爲狂盡室爲今日蛟龍爲魚龍徐世龍哭文丞相詩而元鑑則以爲王磐作宋世登三元凡四人孫何王曾楊寅馮京是已乃不載何寅而以宋郊廁其中又謂郊鄉舉南省廷試皆第一檢文獻通考郊登第之科省元爲吳感則何以云皆第一也元泰定帝太子名阿速吉八元史則謬以爲王禪不知王禪者乃梁王也夫詩章與姓名淺近易紀而

猶然謬誤若此則事涉曖昧者更何如此太祖明宗之死所爲千古不決耳不特宋元史大諦史學取難如劉知幾自謂千古述作不出教中既已知之無訛矣及作史通乃云高宗諒陰毫都實生桑穀尚書大傳伊陟相去聲太戊毫有桑穀拱生則何與高宗之世乎不但知幾爾也劉向漢代才富乃謂殷衰高宗承弊而起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亡故桑穀之異見按太戊崩後有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凡歷十餘世始至高宗或謂不但桑非高宗高宗亦未都毫按高宗承盤庚復毫後則實居毫甚哉史學詹氏小辨

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其畧云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僎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繫伯成去郡華岳遂病死獄中近觀歷代名臣奏及宋諸臣奏議亦詳備矣而華奏乃不在中夫以宋史濫載尚失斯人從古忠魂埋沒不知幾何足爲墮淚也余文豹清夜錄云靖康元年洛城被圍四十餘日城中易子而食有以子肥瘦不等而爭訟者富人貴戚以雀鼠猫犬爲佳味相餽送正月初五日開門徽宗在藥珠宮早膳李石等入言金人請上出郊議事上皇曰軍前莫有變否中書舍人姜堯臣曰去則不得回矣石曰若信堯臣言必誤大事堯臣以笏擊石額流血仆地俄有禁卒報皇后已在南薰門倚候上皇曰我去留未決何故皇后先出后曰昨日李石傳聖旨堯臣曰陛下不信臣言李石是賊暗受金人官爵賣國利已行至南薰門番使趣行上皇曰事果變矣堯臣曰果爲李石所賣番使以骨朵齧其口仆地上

曰勿殺吾忠臣兀术求王婉容爲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高宗自真定府逃回單騎至邢州李固渡馬斃冒雨行一日投宿楊姬草舍姬長子若水上書乞勿廢帝被兀术埋土中亂箭射死此三人姓名不現史傳現於曹勛北狩錄特表而出之以補宋史缺失彼忠臣精純瑩白之心遇難去聲見事當如是則死之豈有意述名來世然作史謂何當思萬古倫常力與博加搜訪而奈何遺之

夫作史多矣若夫融冶二儀陶鑄萬類借玄毫瑯管發我深衷炯抱雄姿偉畧而歸諸神理與造化大自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三 史李

然爲徒數千年中惟子長一人自餘非不有叙致明密峻整瑩潔之篇然多洗削琢刻而成非天人手也若夫作之繁浩則無如梁武通史至六百卷

此大史也若夫諸家小史匪怪誕不經即誇侈過實然於中不無可觀覽者

汲冢書議者並信爲周以文似也而愚獨疑其名篇不古豈分章出後人耶大諦古書多爲後人贅疣其間如夏禹伯益作山海經乃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郡縣神農作本草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周公作爾雅而云張仲孝友孔

子作春秋而云孔丘卒左丘明作世本而有漢高祖燕王喜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李斯作蒼頡篇而有漢兼天下海內并厠狶黥韓覆畔討滅殘司馬遷作史記而有班固叙贊劉向作列僊傳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又作列女傳其子歆足成之而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梁婦人嫺傳顏氏以爲後人所羣切又初贊切出釋典非其本文不知山海經本草爾雅亦未必三四聖手作殆古有是因世增而世果之孔子作春秋疑以闢文爲正理明增之補之之爲非也故其事一因桓文舊史後世好奇必欲躋已上古謂能邁迹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三 史李

前秀聞所未聞是以失之

竹書紀年若與春秋類而詞凡意淺必出後世好異之士無疑也穆天子傳文最古必非後人手力所能錯綜然事實不可傳信嗣是如方朔十洲記漢武別國洞真記皆擬穆傳而作

越之名絕外傳本事謂內能自絕外能絕人賢者所述不可斷絕故不爲記余謂越絕者尊越也言其威吳而霸超絕一時非他國得肩齊故曰越絕也其議論俊朗必是時賢所記非後代智謀可望第以爲出子貢手非也子貢若自爲之而復自記焉則何以爲

子貢劄霸越非子貢事乎

論衡按書篇有吳君高之越紐錄則不知何書

吳越春秋蓋因越絕而作然去越絕遠甚而議又多誣王子年拾遺記亦多誣誕而論則卒軌之于正其名書記也而書之體則子矣余于諸小史最愛惟西京雜記以其載事奇而實也次爲應劭風俗通常璩華陽國志如晉乘楚檣杙殆後世好事者緣古有是名採拉兩國故實而成

小史或載天下一時事或載一人一郡事或載鴻荒往古事予所睹見有班固漢武故事劉向列女傳列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史李

仙傳皇甫謐帝王世紀高士傳三輔黃圖六朝事迹大業雜記襄陽耆舊蓋部耆舊二傳迄于宋元無慮數百家然皆野記小說家言或有書而不著作者姓名或託往哲姓名而非其手筆要皆無足深辨其文則自唐而上多雅馴宋元而下多率意信手如長安邸報然欲作一代史諸書自難盡廢致乃國朝小史余所見不啻百餘種而最盛則吾學編憲章錄與王弼老別稿近日陳士元作荒史始自混沌止于帝摯考核雖詳叙列無章不逮羅泌路史遠矣若其世曆亦效竹書記年則所謂嚼飯與人只令嘔噦者也

科舉之學

自徵辟之典廢而科舉興如今之經誼策判亦唐言判之意談者以爲三場文策空言漫衍何關志行何知才品以爲真才不可拘以時誼將謂科舉難盡真才也不知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天祚國運則真才必在科目之內籍第令平兼行徵辟然以後世趨競之士風當今日財幣之世界將欲寄公道於郡守縣令則彌年稔識能無愛憎貨賄請託寧無徑路若欲寄公道于鄉舉里選則生平親故當誰棄遺黨正里長但趨利勢只看今日郡邑試儒童誰念爲彼一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科舉之李

生登塗之始而慎之乎故不如科舉之法闔列郡弟子員鎖之棘園中門逕既絕防閑非難封卷別謄名迹俱泯續令錄者未必盡才要以其人之精也竭其私之構也難是以得失不能不所之天命事理不得不由之夫公也秉國者但于典試諸臣勿令以次輪及內之主試必品素高潔爲公方碩大之臣外之監試必人素端肅爲精謹嚴密之臣臨場命下卒切然遣行使人力不遑先布神鬼不及預知敝無處所奸無竇隙又何畏乎營者謀者

前是兩京鄉場經房率取別省鄉科教官爲之以故

取者不能先知何地何者不能先知何人良以數千里蒼卒不及交通而又鄉科名微迹晦勢孤膽怯故兩京鄉場二百年中無遺議頃謂教官鄉科不明改取所部內甲科推官知縣以爲甲科明也此其議誠是但人情世變非古智謀因事日出于其所部內新甲科官之有文名者士盡得而物色之二三年中拜門下請題送文已習矣

人有不安于舉業者朱子曰科舉之習未嘗不讀孝弟忠信也但用之非耳

王文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科舉之幸

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則一而已矣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志交驚于利以相驅軼于是始有欲士而卑農榮宦遊而賤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網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人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倍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于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日由之只是倍事而況于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

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

龜山曰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貢官豈固有爲已之學故今世仕路人物多几下不足道

今之科場但校文爾文誠佳即人盜跡錄矣無文而行如曾史惡音所用之故今世學者一切論文不論

行因制成習因習成風父兄日夜之所程督時誼而已所企望青紫而已稍能握管則逼之奔趨誨之營

進一旦幸而掇科登仕則勉之諛佞督之侵牟趣之納賄大致以善賄爲能以不取爲愚以倖位爲才以

守志爲拙父兄子弟少而效焉長而安焉終身羨焉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 科舉之幸

是士其衣冠而徂徠其心術耳此風淪浹肌髓不啻不知其非方且用爲得計以此相高敗廉喪節又豈其所復問

汪司馬伯玉曰我國家以經術論士士一以經術發家若諸有名公卿大夫其功用較然可觀顧疊累干進單出一塗甚或竊膏沐倚市門幸得一當蹇修他不遑恤及既遇合將一洗而棄之經術之謂何何論六藝大諦尚經術則知名節談六藝則耽靜寂於富貴必妨矣是以今之君子見有既仕而談經術則嘲咲之曰君欲復出應舉耶見談六藝則嗤薄之曰何

益身家而坐妨此不急之務爲

唐明皇時有詔云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楊用修謂此二言盡唐人取士之病夫既以帖括成進士即古書名生平日且未見而何望其識古人之名與事然且以其冠冕驕人不許人至其前道古詩書

今之爲時誼者意構新奇絕不復理實境此求新奇于書首外耳予謂新奇非書首外也如題首他人不能明而我獨闡揚發揮了了靡遺此乃真新奇耳若求之書首外真意反以此晦塞豈新奇之謂哉又有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科舉之考

爲奇而求之一字一句之異者此以詭譎求舉業耳大方家政不藉此若能于芸窓前滌慮澄心淹貫習熟本心豁然命筆自爾語語沁骨有如行者出門見山視者舉頭見日主司展卷亦自豁目洞心誰能合諸即以此富官他日有不豁於人心者乎

嘉靖初年而上天下以時誼刻布唯呈文與元魁墨卷餘無刻者是時士人只唯鑽研書經義至戊子而吾族兄敬領鄉薦又明年入成均而名蔚起于成均時以鄉薦同在成都若葛尚書守禮雷尚書禮馮侍郎天馭林太史春唐觀蔡堯臣輩合九十餘人咸推

服敬以敬爲會長法于是敬乃議變鄙俚舊習歸于精奇新雅得文合若干首叙而刻之題曰南雍會紀刻行四方翕然宗法而效其體議者謂國朝文體實于敬爲一變也又明年刻同聲錄于是諸刻始乃繁興然皆務實學如國朝所頒各學五經周禮春秋三傳性理通鑑綱目經書大全士無不徧閱熟誦者

嘉靖中年而後士人專以誦習時文爲逕捷不但古經傳生平目未睹見即國朝經書中傳法注義訓一切抹去止留摠語讀之以求經書速完如業易則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科舉之考

不復辨詩書春秋禮記爲何物或教以誦五經諸名言曰經語可用者時文中自有之乃不讀顧取釋氏與老莊二三書而誦之剽竊其空徹玄洞之緒以惺主司者之心使不覺駸駸焉而喜其新至如通鑑綱目性理大全諸書終不復理有自爲弟子員至取上第竟未聞諸書名者而顧取人間纂本史記與秦漢文閣之剽竊其瑰璋奇詭之詞以駭主司者之目使不覺駸駸焉而嘆其異彼主司生平或亦以此芥拾青紫就有深造如非主司生平所習何故士競效其所習以趨之萬曆十七年會試當次相頴陽許公主

試事公實憂之深矣其叙錄之言曰夫自三事六列
下逮一命何莫非士正朝廷正百官宜無如正士而
士奚從正語曰作于心害于事作于事害于政正之
于心未有徵也正之于事于政則已晚夫惟文章立
于心術政事之交而可以爲徵正天下必自此始蓋
成弘之際士風嘗樸茂矣樸不足以見才則厭而趨
繁繁不足以存體則厭而趨簡簡不足以標異則厭
而趨奇由奇入險由險入頗江河之變至是而極焉
人情所之既厭則反其始今亦其削雕反樸時也竊
謂正文體宜自今日始臣受命蓋兢兢知人之難而
詹氏小辨卷之三

三十一 科李之李

嘆士之求知非其路也今有人于此訥言質貌踈節
直餘于事未必便也世必以爲無他華言飾行宛轉
繁縟于事未必不便而世且賞其能疑其巧以爲不
可知也夫士徒以空文自託于不可知之地而臣又
不敢以其文之奇險頗僻者據信其心術政事士操
不可知之術以求庸臣操不敢信之心以相士是臣
與士兩失之也漢去古未遠天下藏書未盡出當武
帝時尚苦百家殊方欲絕其道勿使並進今修辭之
家滋益多所稱殊方者何啻百倍漢時而天下學士
大夫浸淫二氏糟糠以爲聖真神解蓋漢時憂儒與

百家並立而百今乃憂百家與儒參入而一此文章
之極弊而心術政事未有所歸也夫論文必以尺幅
而士之才者或軼于尺幅之外故臣今日退之母敢
失才進之母敢失体不得已寧失才毋寧失体而要
之于才未爲失也冲和平澹雅士之恒操也易而實
是奇險頗僻才士之極致也難而實非士乃舍易而
就難舍是而就非者無他意固因此以見才而主司
者亦斤斤無失才士耳天下推以爲鋒而望以左右
袒彼見上所申命如彼登進如此將謂反正之心不
勝其憐才之心往往持兩端何以使人不惑臣終不
詹氏小辨卷之三

三十一 科李之李

敢以憐才故而使詔旨不信于天下故寧失才無寧
失體體一失遂沿而不返若士而才則終不失也南
宮之闈更三歲而闈即一不見收未嘗不復進也士
能洗心滌慮一軌于先民作者以應詔旨必且收于
異日夫置之此而收之彼固一人之身耳使失奇險
得冲和失頗僻得平澹所得孰多庶幾以此成天下
士何名失士哉臣不患失士才而患不得士心術與
政事不得其心術政事而徒操咫尺之牘無爲也人
有相馬者求之絕塵追風自以爲得天下馬及其鳴
和鑾範馳驅雖後一日千里無所用之千里馬非世

所常有有之亦不可以儻法駕夫不可以儻法駕者臣不敢以程士馬之有轡銜也木之有繩墨也農之有畔也士之有六籍也治天下之有典章也此世所常有夫惟世所常有者乃可以正天下正天下必有士始矣

今天下士習日趨浮薄無復忠厚之意競以狡獪相高貨賄相尚一旦而舉于鄉則占占喜曰吾幸釋賤而登貴籍吾不患貧矣及成進士則撫膺歎曰吾視昔道路廣官稱易爲通顯可竣而富厚可立期矣至君之戰事身之行誼不惟罔念于心亦且不以置之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于口偶與鄉科官共事意皇皇務欲以已甲科加之即鄉科官有高行殊能必欲以已智力排擠中傷之鄉科緣此之故率自輕視計已官位不長即有才志其勢靡所得施故居官甘自以多得錢而去顧所得無幾續令以貪名歸富視甲科之清名者十未二三以茲蒙詬負穢母乃左乎吾鄉汪太宰爲諸生時嘗言吾得鄉科則與衆賄富得甲科則與衆賄貴賄貴固不可爲訓然猶知甲科之重不欲以同富家翁也竊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彼誠謂人之得名爲人以富貴也不知人在天地中固不

以富貴貧賤重輕亦不以甲科鄉科重輕本自有輕重耳惟不知人所自有之重輕是以甲而遇甲科必陵甲科甲科而遇鄉科必陵鄉科鄉科而遇歲貢必陵歲貢此皆庸鄙人行逞誠無足汗齒頰者今試以國朝仕宦之稱重于天下得名爲人者言之相業之盛稱無如三楊然而三楊非甲科也理學之盛稱無如薛瑄陳憲章王守仁然王薛非甲而陳則鄉科也文章之盛稱無如劉基宋濂李夢陽王世貞汪道昆而劉宋非甲科也李王與汪非甲也才藝之盛稱無如祝允明文徵明然而徵明則歲貢希哲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亦鄉科也直節之盛稱無如楊繼盛海瑞何以尚然而何海皆鄉科也廉介之盛稱則今世惟一海瑞海掌南京都察院時予猶幸及見焉雖時值無事終日端坐不出一言然南都一時大小上下莫不凜凜慄慄各守其官以靖其分而食其公罔敢或踰越者議者至謂國朝二百年來真人品海瑞一人續以吾楚侗師之重來代愴然曰海君本朝第一人物乃今使我代之我其何以卒日其見推服如此若夫甲而有聲稱則理學惟羅洪先直節惟羅倫文章亦惟楊慎而次則曾榮吳寬康海乃又有被辱名而終者

良以科名既盛則諂諛者衆故不遑暇反思其闕失
富貴逼人則清苦克勵之心遂以忘去亦豈其居使
之然耶不知此居原不足據一旦理極數窮禍至名
敗父祖蒙垢孫子諱稱反不若一農夫樵子之安業
然則科名之盛何足恃哉是以君子大開襟期賢聖
作耦即能不彼富貴濡溺奮起當世而可名爲人將
不又有當世第一名品而可爲乎續能爲當世第一
名品矣將不又有本朝第一名品而可爲乎能爲本
朝第一名品矣將不又有天地古今第一名品而可
爲乎而心終未敢以施盈也彼科名在世中何啻蚊
虻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三五 科名之害

蚋鄉科每三年天下合有千人甲科三年天下合有
三百五十人即得狀元及第亦三年定有一人何足
數也且勿論鄉甲科只說本朝狀元吾儕少時一握
管口便道之今能口數隆曆三十年以上狀元名姓
者幾乎此真如大塊中之一飛塵倏起倏滅曾幾何
時而乃欲恃以加人排擠中傷人就令以此致富貴
子孫受享能得幾世又況子孫以我不德之故零丁
滅絕數數皆盈豈不哀哉誠若有人於領弟領薦時
蹙然而不欲自安俱斯名難稱慮他日以科名負國
家斯知所以爲人庶幾其能有立者也常見士有聞

報大喜翻身在地作獅子戲者有聞報驚走墮于糞
廁墜入溝池而不知者有下第而椎脊頓足慟哭墮
地僵卧不能復起者又有不哭不笑一聞不第而立
時卑嗷氣餒甘自詘屈者有一聞登第立時揚揚氣
高意滿默欲與舊儕分低昂別坐立者有一聞報而
即念家計思田產可買屋第可侵奪者有一聞報而
思仇在眼報復在心外假端默簡厚之形內懷伎害
狠貪之心者此則所謂陰險人他日 國家取受害
者也諸所云云者有一于此欲語以他日爲海公之
秉介三楊之懋烈薛陳之顯學豈其事哉是故必靜
庸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三六 科名之害

真昭徹之士乃能究此大畧爲大塊中第一名品彼
靜真昭徹之士內心空洞豈着一念垢穢臭濁以故
不問科之爲鄉甲位之爲崇卑人之爲寒煥勢之爲
去來世塗任自汨汨紛紛我自一身挺立不與顛倒
翻覆人意誠有重輕我自一惟自重不令自輕上思
主上所以錄用我之意中思天地所爲生我之由下
思海宇黎蒸所爲企望我之切務使我之文章功業
道德厚實廣遠科名借我光昭曰某榜中有某人也
若不然者而徒以富貴華艷與寒與煥與崇與卑沉
浮蕩泊埋此生垢穢臭濁中即得鄉科甲科直爲我

作賊作禽獸資耳是我反爲科名玷也我其寧不愧死雖然不豪傑之士無期超脫此塗逕顧豪傑之士非恒有此甲科所以易爲小人鄉科所以甘爲小人尔朱元晦有言不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亮夫亮夫

甲科之名始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歲課甲科乙科丙科各若干人狀元則始則天后時至牛羊日曆所稱東甲西甲則不願士大夫有勢者而被此名于世也故述之篇終以致警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三七

科舉之害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一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一

新安詹昇鳳東園父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校

人道辨行自編一

卷五

總論爲治 君體

遠近習

推心臣下

儲教

臣共

相體

總論爲治

昔吾夫子以敏政爲人之道則政之不敏也是人之不道也如其偷安愒日終如人道何

古今君相失道多由以祿位爲樂不思天地立君立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一 總論爲治

相與人君設官分職之意夫思與樂相反樂則不知思矣思則不敢樂矣樂則驕奢淫佚弥逞思則圖謀補葺無難是以周公仰思于不合而致夫夜以繼日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未如之何此言不思者之必不能有爲也一思而政亂民愁在眼矣

夫興治豈有他方竭此心思而已矣兢兢業業唯慮一息少懈一念少差政或有拂民性者乎盖心免一差則民免一害民免一害卽是與興一利也

易于人君自考曰觀我生君子無咎于士進者自考曰觀我生進退曷言生也生盖吾心始念初分之幾

乎爲君而審是初生之念果自無黨無偏則君子之中正也而有不可以觀天下者乎故曰觀民士進而審是初生之念果自憂君憂民非有他意又時不容不進則亦合中正之道故曰未失道蓋生是人心與治興亂之機竅能思與弗思之斥候也

夫子告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去聲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由斯言之治莫要于斂斂要真于思天下之利病不思則不得思而得之斯坐以待旦矣少息便是怠思憂之心有是乎天下固未有思憂知憂而不斂者如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二 總論為治

其無上無下無小無大各懷思憂之心事其有不治者乎是故內不忘思外不忘事而後其治乃可以謂之曰厲精夫所謂精者何也曰思也夫思者聖王澄心內反之實學也昔蘇綽之奏周文有曰理人之體當先理已心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

昔季康子四問政于孔子皆責之民而夫子教之皆責之已夫惟責已乃能治已而罔敢一毫之或私曰何也思匹夫匹婦之能勝予而罔敢也

張學士洪陽曰不布公道而任私意不可行也不通人情而務矯激不可久也

君道

自昔言爲君必期于堯舜堯爲天下憂舜乃不及政事國體而獨授舜以心之中至舜授禹復取中之所謂允執者而指示之止一危而百了焉良以後世天下英主傳位後嗣諄諄顧命于大臣者豈有他心直是慮此位之危唯懼受託之君以宴安沉湎忘付與之重而危其國也夫後世言危危其國堯舜言危則是危其心只此一字實是登天入地朝治暮亂之關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三 君道

隘知之則自有履薄臨深日如一髮引千鈞朽索御六馬而罔敢肆者所謂精一所謂允執即此尔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蓋危之也至矣

人主一念之危生靈被福不小稍肆害便不可勝言如漢武只因欲得西域善馬遂甘心喪師而不悔及貳師再舉僅得善馬十匹不知此十匹以數千萬人之命易也且作歌被之聲樂不仁一何甚也循其本惟此一念之不自禁止以迄此尔可畏也

書自典謨至秦誓並是闡明此憂危之心三代而下君莫賢于漢文漢文以幸姬不爲曳地之衣以露臺

費百金之微不敢舉至晚年惟懼以久長生息忽而自慮其不終皆是自危以故終其生一事不敢妄爲皇皇先德罔敢輕變恒恐以好勤過作而敗也人主能存漢文此心則何四海之有窮而天祿之不可保哉夫以文帝治僅富庶生平危懼若茲則治可易致哉是以成王顧畏日昃不遑暇食食且不安豈況其他而敢輕舉

人臣進規應須以危言動之庶幾喚醒其心今知不敢妄爲天子邦有道危言危行正是慄慄危懼謂世治不足恃而憂亂之生于治是以舉世所不敢以爲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四

君道

言所不知以爲備者而一以爲發之

劉賓客七因謂舟入洶湧而無虞既行平流安水而顧險正以不知安之爲危幾而危生于忽也

人君唯不知位之危故以位爲樂夫此位天下大權大欲在焉防一不密人卽有以智詐求中吾之欲以取吾之心因以移吾之柄竊吾之權用以便彼之便而充彼之欲者又甚則思取而代我矣今天下誰不願居此位者故有朝爲天子暮爲匹夫甚或求爲匹夫乞爲奴婢而不可得彼皆以位爲樂致此也然則君心之危其容一刻少弛卽躋耄期豈得少倦舜豈

有倦哉惟是日慮其老而有倦夫是以能不抵于倦以舜之聖而日慮且然謂非聖而可惰乎

荀子曰天子卽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爲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夫以大臣小臣並得與進規戒政是國之將興人心以儆戒而醒醒乃通曉事理彼詞章在儒生且爲枝葉矧人君而務之故隋煬陳後主無能救于亂亡如漢文以文爲號而無文可指只是其心敬謹事事成文理有叙而可睹武帝表章六經治反不如乃知人君實體在心故三卿之戒詞同心儆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五

君道

君德無過節儉節儉則事事有檢制邪心無得而起自三代以來君德實莫盛於我高皇蓋嘗伏讀其遺詔有云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好惡並去聲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審此帝心有一日而不憂危者乎乃其體之實用則先慎內治嘗命儒臣修女誠而論朱升曰治天下修身爲本正家爲先始于謹夫

婦后妃雖毋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大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爲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明主能察于未然其他鮮不爲所惑卿等爲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

高皇同馬后起家爲國至定天下卒無一寵姬

國朝宮飾不爲輕颺之服艷冶之容但取端嚴簡朴此政 高皇反身之實體者以故其謀貽迄于今歷二百餘年而內無慙德然則人主與其戒耽色無若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六 君道

正女飾女飾端嚴則志靜于法服而自不涉于佻巧簡朴則耻存于儉共音工而自不底于誨淫此于國家視若至微係則甚大惟能克抑而自致裁于此始可與語天下大事不然靡曼在前妖麗在室則安知不爲晏起之周宣又安知不爲羊車之晉武彼皆明君英主身自立國興治而卒自隲之憂危不終未耄先倦幾釀身後之亂何哉良以人情難割于燕私易溺于燕好妃匹之際又人主之所與合情而同衾衽者乎于茲能斷能割斯無不斷之私寧復有便已而害之民徇情而妨之國溺志而荒之政者乎夫于

政于國于民皆體之用非其體也心微則反之身也密而體是以全故雖以家之甚褻而無難家難而天下易故君體貴先難之爲體也

遠近習

夫閭閻亦左右所不能無何能去之顧彼日在左右而吾所喜好厭惡土聲習知之矣吾又日與之褻非若在朝接士大夫而有簾陛堂階進退揖讓之爲恭肅也其勢易與之近日與之習既不加嫌又不加防而彼之入我移我取易矣謂之遠者但使供掃除給使令心與之遠情與之隔不使以干吾事而乘吾隙雖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七 遠近習

在咫尺分若千里則遠之也且彼自刳其身以近其君豈爲事君之義也哉將乘君以恣已之欲耳性既忍殘兼以不讀詩書不畏名義復何顧忌此輩惟知貨賄耳卽禍在旦夕不知也以故近之而靡所不至人君惟不接賢士大夫而深居禁闥乃日與閹豎相近且以彼無能爲易制不知士大夫既不得面奏請則關說必籍以傳彼或從中間之伊誰能知是以養成天下大亂而喪身亡國相隨語所謂人莫踰于山而踰于垤非以輕垤失之乎

自昔任事大臣慮無不深結權鎗求以伺察人主意

旨而冀其私布之者夫大臣不得人主意旨則不足以固寵位而擅其權是故其事權鑄也情隆于人主禮絕于上公出則讓先言則歸德又日使所親伺察意欲而趨合之犹懼不得其離至有寧獲罪于人主而不欲得過于權鑄者何則權鑄心悅即人主怒焉猶冀以朝夕調護而復用也怒出權鑄則無人君側其身終焉已矣此今古宿敝人主竟莫之察茲其權所爲日出人主上人主若置其把握中亦甚危矣顧又不能去彼于左右而可漫焉不思爲遠之之術也乎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八 遠近習

人主之悅閹豎不過以其順已耳故惟能受盡言之君乃能遠之

推心臣下

君臣相與之際朱最爲善小大咸得自致其情面與人主疇議藹然一家父子如石守信等使遇漢高必不免其終宋祖一杯酒間情志展盡除百餘年積弊銷亡身喪家之禍而声色不大彼此心和意釋此宋祖即位後第一義如斬曹幽使相多與以錢亦善處其功高之日假令漢高即位後開懷恒至意置酒勸諭信越等亦不敢不釋兵權與定盟約共保富貴信

亦必不敢陳兵出入顧乃懷猜畜疑包藏禍心思欲掩而取之豈可謂之君臣

人君御下不宜任術貴以心推置其腹即小臣亦宜以心體之彼有人心感此安忍我負君臣心信小大不設忌諱自然言皆實言事皆實事功業可大可久王者必世之仁不過若斯而已任術則術有時窮安知彼又無術藉第令功見令行亦只一時之效久自不勝其踳隙故一往便自解體然欲求能推其心則本在欲寡心清心清則明所推信皆正人自不至以不肖爲賢而誤任之慾寡則公自不至任使而不恤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九 推心臣下

其私有功而負其賞

說苑曰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源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報恩生矣

申鑒曰人君人臣之戒則君戒專欲臣戒專利

儲教

漢文帝時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張釋之追止太子與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太子梁王不下公門不敬奏入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

文帝由是奇釋之拜中大夫

夫以天子之子尊貴極矣子又爲太子天下其誰能加焉乃今欲以我之譏議加太子而絕糾之人其誰敢天子又多愛護其子不欲使人以言論傷之是以驕恣日成其病恒任已意而至于罔所顧畏他日登大寶而制自我出則安復望其能聽直言哉以文帝之太子臣下得効之固是後世駭聞文帝不但不怒且自免冠謝太后立奇釋之詔拜中大夫太子見帝父如此必惻然內自追非而愧悔不遑以此動心忍性良多他日景之得與文並稱非偶也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十

儲教

天子之尊病在不能受臣下逆耳之言然而能受直言則世治不能受直言則世亂今欲使天子忘其尊下其氣聽臣下逆耳之言不覺其逆而樂于從豈一朝一夕之能致然哉必于爲太子之時使其耳與逆心之言相習心與逆耳之言相安夫然後乃能任言者之慙直而無忤耳是以古之教太子者爲設諫諍之路最廣賈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其難之也如

此是以古者多憂勤之君而不敢以位爲樂也後世不惟不難之故且縱之北齊李百藥帝紀總論云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官妳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鞿繼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處之非也乃後世人主之於太子大率若茲矣

太子供億宜過爲樽節使不得逞則儉德日習于成慎勿恣其胃臆而順其意欲意欲順則他日必縱佚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儲教

而敗度胃臆恣則居位必殘賊而不仁

臣共

朱子云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係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此數語共臣之純心盡之矣人臣惟以官位爲己有不思爲君之與我之位以故不敬君事惟以擇官擇地陞秩固祿爲已事今乃一日立位則一日業官一日不得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位畏謹小心念念以此皆君之有必吾能竭

力致身以卒君寄託乃爲無愧小有毫忽未竭未致皆吾罪也皆爲不得其官如此乃庶幾乎無愛若畏爲有當乎夫子勿欺之義夫以事君如子路豈有他焉若彼常人之欺又必其所無矣但義理無盡中或見有毫忽未明審有毫忽未悉而吾乃急急於畢吾志以從事此卽心輪之未極致于事便未免過當而爲欺耳然則勿欺豈易言哉故事君之道至勿欺而靡以加

今之爲臣者非爲財則爲名爲官夫爲財不足言矣其爲名爲陞官者雖或亦自勵操要是有爲而爲書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十二臣共

曰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斯以爲純臣乎

人臣當事不但官職得失不當計卽死生亦弗計焉乃庶能有爲也

諺云好利如蠅好名如虎人生不能作純臣只爲此二物尔

臣之所望給于君者一飽之外不能加也君之所致怒于臣者一死之外不能加也

國家相臣雖位在君人之下實行君人之事卽君人犹有不遑暇預之事相卽事事于白出入其手苟非純心鮮有不緣之而作福威者

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國凶于而家人惟不知君所宜有者臣所不宜有故不勝其威福玉食之心謂必作福作威而後得人之畏欲無不得不虞反以此而亡家喪身也

士人以山林爲潔以朝宁爲汙亦是有所之心非純臣也惟有故而去可耳無故而萌此念匪薄其君則適已意適已爲便安薄君爲無上有道不處之矣

文中子曰罪莫大于好進說苑曰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爲國計揣微射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十三臣共

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去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常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音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沉於羈旅之臣也

天下福無全理亦無全順之事過乃求全此念已干

天道故多不保其終卽身幸免子孫亦且不保是以
易子求益不已之父則曰莫益之或擊之人臣位至
將相天下大利歸焉百好備焉當此全順之時反身
一思我本南陽一稼夫耳今遭寵祿若此身外增多
俱非其分況更求益有不喪然自失而汗流竟踵趾
者必非人也故功成身退君子高蹈不退鮮不罹奇
禍者

夫制敵積功不失秋毫辟患去害不見丘山非明彼
而暗此也其制敵積功原以自求利勢之心爲之企
得利勢而發謀竭忠心原不在君也如此則何遑思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西臣共

患慮害是以人臣事君當端始念如伊尹翻然于應
聘之際其心爲君非爲利勢也故君事畢君託終引
身去尔尔卽推之使去犹冀復用其誰肯止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
先富而國又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茲言仕路常術之矣走則謂不可以爲臣共訓夫人
臣知有君國不知有身家故事成而無害也若爲身
家而圖君此念已貳之矣事將必計其可爲身家者
而後圖之是足爲他日禍身喪家之藥矣故惟忘身
家而赴君國則雖不爲身家計然功成而身家與焉

則所謂寡尤寡悔祿在其中者也

國初得人之盛一用唐虞之法不惟其資惟其人故
不賢不得倖進賢者久任超遷不一二階已履崇要
迨後時異道殊遷數而階密不問職之任否而計資
待轉故賢愚混登兩無短長卽賢且能如身限于資
俸限于年何一或少淹卽鞅然赧於色曰上無知我
者矣而投劾去士固以此自高人亦以此高之夫古
之去者有言責而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而不得其
職則去今吾職無不得者顧乃以遷轉之淹速決去
就欲以此高世而矜其賢智是急身圖而不知有其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五臣共

君者耳烏得爲賢智且身之淹安知主君之無深意
其中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子知盡孝而已父命
之先後非所當問也臣知盡職而已君命之早暮非
所與知也漢公孫弘以曲學阿世不數載而封侯且
相矣張湯善希人主意不數轉位已居汲長孺上長
孺不能平言于武帝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夫以武帝
英傑明知黯爲社稷之臣豈宜復使在弘湯二人後
哉黯乃不勝其鞅鞅帝固不能無遺議焉然黯之慙
而計則其所爲自淹而自疏者也夫以黯之爲臣尚
不免于淹速之際固知純臣難矣

夫人之升沉淹速有命卽君上有不得而知其然者君子聽其自升自沉自淹自速則深衷恒快然于所獲多矣後世不察以爲吾力可致于是行毀譽以亂人善惡之實肆情慝以登已于利祿之塗官者爲身擇利選者爲人擇官甚或推人以躋己詎彼以滌此用心亦云勞矣然竟如命何蓋命所遇合卽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如其不然雖賢聖不免困窮矧尋常尺寸之士哉或又不偶而遭貶斥亦我命所自得君上何憎惡焉昔唐子西嘗于貶所作閨茶記以其地適當龍塘宜茶之水而海道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士六臣共

相體附居功夫人臣身致宰相天下鈞軸我轉之貴富我造之凡天下欲得彼欲則務欲求以揣摩我之意欲而餌之逝將靡不至以故無期而奉往往逼之上猶且憤憤不自知若知之念在罔敢自安審此位如累卵日思難稱去于凡悅餌我者而我公其示無少假借俾明知我之不在悅而莫敢或悅斯庶無過舉而免覆餗也自昔治相多由淡故曰不欲而靜天下自正抑或挾不欲以自廣致人靡所容此則小丈夫有然相而人有不敢近是人有外于吾度此必任己之意卽不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十七相體

欲在物而至欲在己欲也夫不欲匪小廉謂公欲也廉小臣節也大臣去己以公欲斯已不暗已而憂思難自湏臾弛矣若然有弗稱乎斯其爲有終也夫相持已貴嚴存心貴寬體宜簡靜而事實詳審宰相以用人爲職蓋自古言之用之大在可以代己之相所爲國家遠久利益在此也後世多不恤國家所宜用唯顧己所宜援計其他日必能護己之短不振暴己之私又能保我子孫而厚恤我家此則國何賴焉以故薦多其所親厚忌必其所嫉媚茲背公植私之尤者將恃以爲善厚之圖反以資嫉媚者之口

不免齟齬者之心則是心足以媒禍矣古之爲相者且無論三代盛王時如夷吾生平知厚孰若叔牙叔牙又有薦我活我恩自恒情言君幸問代我者于今日必爲叔牙願之矣又矧君問及之乎願乃舍之而舉隰朋誠知叔牙之不可相也鄭侯生平相望孰若曹參及高帝問代已者侯竟以參對誠知參可相也及參承之一遵何約在他入孰不欲出已智見已功肯唯唯焉惟何舊貫參獨不然不必功出于其身而惟事之宜于其國漢家久長卒賴遵約之力假令參而自用事便紛紛元氣寧無索乎此參之得而實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十八相體

鄭侯之舉之善也走竊以爲此三臣者端公忠亮足爲萬世相臣程矣

爲相最忌苛刻晉伯宗之諺曰高下在心川澤含汚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如此則蒙庇弘矣若專以循名責實則發露無遺雖不無片時小康然國之元神能無所削國所最忌則在陰爲小人之入若陽爲小人人猶得而見之唯外示君子之貌內懷小人之心貌若有君子實行心乃藏小人毒蠱見者不知以爲真君子也而親信之墮其術而不知中其禍而莫之省則陰險之極而險邪之尤者乎子孫必無

噫類矣又有不爲君子之貌口蜜腹劍爲悅人之狀以愚人若此者均之所謂陰害然而希大位者多蹈之豈大位非有智計則不能取故耶

夷吾之薦隰朋曰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爲國有不聞也其爲家有不見也宰相欲得天下賢俊非以賢下人其誰與我若爲國謀斷而使人得而聞之是居功也夫宰相者功不必自己出也措置得人則賢人之功皆其功也故不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十九相體

宜與小臣角智爭能小臣而不得宰相雖有智能靡所自見若宰相忌人才智之出已上而欲人貶其才智以順已國家有事當議則惟懼羣謀先得之先發之一不順已而出已慮即指之曰放肆曰謬妄罪黜潛加焉此則媚嫉之臣然而自昔大臣多蹈之

羣臣有發忠慮于國萬一謀慮不當顧其來意實良卽不可用亦宜和顏待之勿沮其來良以宰相權位殊絕欲沮羣謀之來告易欲盡羣謀之來告難也大舜隱惡揚善政惟慮此尔

昔孔明與羣下云夫叅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

小嫌難相違覆闕損矣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雖咨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終始好合亦足明其不疑于直言也此不但能以賢下人直是虛以受人真宰相識度也

宰相只有正君用人兩事耳然兩事極天下至大亦極天下至難也其正君豈在言說亦豈在數數與人主爭是非如面折廷諍諫官事也自昔諫官切直人主多未歡然肯從若乃宰相有言可使人主有不從者哉如正心誠意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二十相體

之時多云云則講官口頰朋友尚以數疎大臣可使入主見疎哉故其於人主力在潛移默奪使人主駸駸入於我之善而不自知乃爲良耳卽不幸主上有過而諫臣不能得之至我不得已而有言詎可任已直遂其辭亦惟有夫子之諷諫可從耳蓋在言說之妙吾能必得之萬鈞弩發國事賴茲一舉也故不在徒直大臣而以直名固亦君子人也然而非大臣正體

大臣學問最先在靜其心斂其氣使稜角一毫不得宣露

大臣言于君在國家之大者不宜細碎細碎卽諫官亦不可

大臣於人主能使其心以國事爲念足矣至嗜好似不必於過禁人情不無嗜慾矧人主生長貴富之極寧能一切禁制如漢文恭儉此生來盾美非由人教中庸之性過于禁止限制情必不堪不堪則相軋必故爲奢侈之極以與我拂示不用我而思逐我矣我卽奉身而去如事已壞何實我過防激成之也周公制禮有玩好供王政欲不至已甚尔此聖人妙用人但不可逢君惡耳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相體

真西山云小人事君必盡以逸欲導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已之聽如趙高仇士良所爲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寵而不能去彼其心誠異于小人而乃至是者由其不知古人保傳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爲功也責愛君者當以周公爲法以管仲趙武爲戒斯言然乎哉儒者論人往往拘陳詮不度事勢彼周公所爲得防閑成王良由成王幼冲而父師之權在公故惟公所欲爲成王欲不聽公教而不可得以故得終保傳之職至如仲武則二君時已得志矣得志而後

用二人勢豈能行焉脫可以行孔子能止魯君受女樂箕子能止殷紂納妲已矣仲武固非周公匹要以時勢與公自不同且公之能盡保傳亦但能盡于王幼冲時至王已長二叔流言公便不能自主而不得不居之東假令王此時而有六嬖四姬公能復得之乎固知勢不能也

試以周公爲相當國于漢家高文時帝欲易太子公惟安太子則已耳若必欲帝外戚夫人不近而不能也欲寵慎夫人公惟止慎夫人不與后並坐則已耳若必欲帝外慎夫人不近不能也蓋人臣分所可盡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王三相體

與理所可爲止此尔假令其力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非人臣之分去無乃爲已甚乎蓋內閹燕私人臣之力自有不能與者聖人爲保傳亦匪不近人情者惟不害於吾行政用人則善尔如政行人用而六嬖四姬又何求焉此不易之論也昔者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不拂其欲但順而導之令推此于百姓而已此寂善引君者又如蜀漢劉禪之昏庸寧無寵姬孔明絕不及之而唯欲其遠佞佞遠續有寵姬奚傷大臣欲使君遠佞則先自遠佞欲使君無奢縱則先自恬淡止分吾觀自昔以來宰相多不能自勝穠艷

之心以致引用非人爲牙爪犬鷹企遂无厭之求卒以禍身家爲藉沒所有還輸于官耳

張學士洪陽曰昔人謂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愚竊謂天下爲任時更不可忘秀才之心世流當官卑祿薄時宦味不深心志明每懷樹立之念守名節之防及至官高祿厚保惜意濃輒藉口渾厚陰圖自便鄙薄少不更事之人自冒戒得患失之醜明入暗出夷初跖終當鐘鳴漏盡之時效媚時苟合之舉譬暮年節婦塗抹取憐舉其平生而盡棄之爲天下所笑尚不悟也往往可歎矣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王三相體

陸士衡曰主人操其常柄而時有衺服荷戟立於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我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是以君與軼軼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歟夫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又況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官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

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
衆心日哆音移壞也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
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暗
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
禍至常酷也

蔡澤曰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
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
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
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
常與道俱而不失

詹氏小辨卷之三

二十四相體

薛文清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
世之人往往于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
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
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
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
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
至位將相曷嘗有賴于先世之遺財乎

人臣居功最難昔王文成旣擒宸濠于江上訪一老
者爲道所以擒獲方畧老者曰公禍且立至何方畧
之云云文成驚問何謂曰君但圍困宸濠使不得逃

遁而待大軍至功歸大軍此上策也卽不得已而禽
之且勿獻捷待大軍至而後獻此中策也今大軍方
來且近君不能待而急于禽獲獻捷此下策也君由
下策彼大軍至將以何爲彼且以爲專功而禍君矣
君其能遁焉文成再拜稱服未幾果被口語

詹氏小辨卷之三

二十五相體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一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二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行自編二 忠諫 論吏清民安之由

忠諫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然則告君之辭宜簡而盡明信矣簡固易從且能記臆亦慮其高貴不耐詳聽也今之諫者動以千餘言人主不耐觀聽矣況諫而數乎其厭而輕之也固宜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忠諫

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辨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孟嘗君曰昔華丹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弛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諫有不聽必其言未入君之心耳

古之諫者無數音朔下同無驟必遇夫理之不得不言事

之不容不言豈爲吾身計焉發于懷怛懇至爲君而非私君也爲天下也故曰乃心罔不在王室如是而諫乃始可以謂之勿欺而曰忠諫夫子之告子路已盡之矣故予不復言不欺者而直指言其所爲欺者曰何也彼欺者由不知欺之爲欺多智多逕反自以爲盡已之忠是執私已以謂盡已也夫是以忠諫之義不辨于人心且失人情疇不願爲忠者蓋自天下有爲直之心而諫數矣有計諫之可以得名若利而諫驟矣驟匪急君利在而懼人先之也數匪愛君藉以擅已之名揚已之獨謂可以駭世而立威也是以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忠諫

其言不顧君上之從違不問人情之虛實未風搏影許陰私以鬻已直明知聽者之必怒矣然而我之意用以干怒非以動聽卽廷杖與遠謫吾自甘之然而吾名起矣他日循名超擢是我用一蹶以博十起譬之噉蔗先雖啗吻其在後也又或用事貴人人本可言我且坐伺主上之意上意未移卽挾權作虐我且任之意移而一排立倒外若去國之盜內用中主之意中則悅悅則高爵厚賞吾立取之此巧持者之故智也又或吾事且敗身知其必喪矣任敗而喪棄如草芥誰復掇拾寧能甘爲陳死人哉瞪盼而熟計

之不如藉一擊以干權貴之忿嫉而謫去市一鳴之斥以動朝士之嘆咸謂我直賈禍也而我乃借喪爲得藉爲他日錄直之地斯則賭命者之爲矣且也蒙斥而歸氣盈意驕自謂直聲動天下于是張虛聲以騰實勢企人計我必驟擢于他日而今茲莫敢我何坐而較躁郡邑侵蟬鄉黨肆貪噬之無厭作飛食之翼虎此則與按劍瞋目者奚殊哉脫幸時過言在朝廷深致夫所言者之罪而追惟言者之始功憐其久謫力起而登之報已大矣然且求望崇深不安其位以爲報之何輕處之太陋便欲解組而去去非真去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三 忠諫

欲以去而動我去之思俾知報之輕處之薄是以去爲來資也卽復列之雉班心且未已刻前疏以四布惟恐世人不聞幸而人知且服矣交親承而厚事之矣已則宴然當其功而不讓居其利而不疑皇皇惟朝夕富家之是圖固寵之是策緘口鼓腹莫復建白以爲吾生一疏受用靡有量矣高枕待日優游以盡九等斯則專利者之勝筭忠臣方爲痛哭流涕而昧者罔思反以前軌爲善迹摩肩接踵競相效慕以獵大官是以諫爲市道也且也諫官之設國家雖以言責專任之固未嘗曰他人言之而不許也我既不言

又妬他人言之是以諫官而塞天下言路也而且恃已風聞得專彈劾之條以恐喝當世使內外大小之臣交畏其口爭厚筐篚以餽遺之脫有餉贐不成贄幣不至朝違其意暮示之譴人馬未辟易邯鄲已圍于酒薄矣天下心曠目睨而卒莫敢出聲氣何也今夫天子有違人猶犯焉曾莫畏其逆鱗天子誠尊不曰一人以在位乎我卽往逢其怒而遭貶罹戮人或得而救焉矧天子猶有是非之可判也諫官而一逢之怒則交手共奮無問是非今日而甲中_去之明日而乙中之又日而丙中之曰丁曰戊若蜂之攢迹若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二

四 忠諫

協恭情似共濟外觀者孰不曰諸君之同力一心也至乃稽其同舍以內實又非能同寅協恭相與商酌天下大利害共計其宜而敷奏之也相傾相擠相詐相愚有一人焉而稍自異我我已陰喉他人而排斥之矣外則故爲欸曲好見以諱其迹有權貴審可論矣我則陽約他人與共事而陰背之反爲私洩之權貴以冀其我德是賺人以植已之私而弃彼以自固也之人也數或一日而三疏黜或三年而不言驟或壞壤以從事緩或徐徐以云來爲鬼爲魅孰知其心彼其人非不聰明智也卒乃欺焉而不自知詭焉

而謂計得則積習所慣非一日也語有之曰人情閱于鬼險于山川非險且閼烏能稱此位乎走竊謂此以例恒人之情云尔若真君子而居此位當自與古之人存心行是故有欺必知知必不為則精忠之無有已然也有已則已蔽昧然而不知欺矣夫不知欺烏知忠心行之行音幸有已之已音凡

夫諫不宜訐直不宜峭峭且訐聽者必怒而不從矣夫諫欲其悅而從非欲其怒也昔荆莊王諫則不許讒則設之故孔子貴諷諫諷者詞微而婉我言之而不露君聽之而不知若無失而自得若無諫而自諭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二

五 忠諫

故悅以解則中去其情也諫之上善也不得已而直亦須不犯于訐明事之是而不以事招君之過因機而導之善因善而入之聽則樂于從矣又大不幸而遇事之必不可不諫又必不可不諫諫而知必不聽則有引身去耳死諫誠奇然唯宗臣之不可去者居之自昔中庸之主常多聽與不聽蓋難以理度要惟諫者發自深衷惻怛精思極慮婉詞而曲諭之冀入其心以動其聽毋徒以言塞責則忠臣矣忠無他腸盡我心焉而已不必計君之聽不聽忠臣亦安能必之但吾言為必可聽之情理則善耳王充有言說音說者

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圖之說無方而野人聽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簫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悅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若此則遇也乃諫者之心則惟取必于吾言之善彼愛憎曷期焉

夫諫猶說也韓非之說難曰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二

六 忠諫

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夫諫為事失也陳尚書經邦曰天下之事有發之於未形則見以為生事有變作而徐揅之則見謂失時有所批根窮治則見以為喜功而有所縱舍則見謂養患甚哉俗吻之未易調也此皆後世人情今居後

世古道莫可復則陳尚書與韓非之言諫者宜深思矣若諫之所以能善則汪司馬伯玉論相去聲篇中頗中其肯綮其道蓋根之去欲以明心致和以養氣全文在集不可選也故不載而言之以俟忠諫者之或取云

夫諫直德也必賢而能之謂其忠也若懷他日超擢之心而以言求謫是曲德也而其爲不賢也已甚矣今若不問其生平與其他事但見一疏亦不問其所疏之是非交口而稱賢之是稱之使爲欺也秉鈞者又不察其所安但見其遠謫于一疏乃急欲超起之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二

七 忠諫

自其身以明已之見賢能舉則收效速而欺之市利益弘無問言責在我與否人人彈冠嚮往夫言責在而易言猶可自解若無此責出我之位而建言非關天下大利害舉世莫之能知言出吾情之萬不得已乃無甚事而法外苛指事謬言輕一歲中疏往往至百而實用無見則奚取于忠臣之心乎及幸蒙謫已與超起而來雖位在郎署乃內外大小諸君靡不聲折而前披心腹竭情意而展慇懃則謂顯在立眼他日進退或關其喜怒也彼當之者傲然自謂品至高然且不勝其德色若誠有忠諫之心吾意其憂國憂

君方愧前疏之未善以冒此位而敢以自多固知其必不然矣

論所以吏清民安之由

夫欲天下之治何難哉在識其所甚關者而督責之則于天下運之掌矣夫治天下凡以爲民也官之取親民無如邑令而其次則郡太守郡太守雖尊然其民邑令之民也雖得糾察邑令然而邑令亦得糾察郡太守曰何也郡太守糾察不得專行而與邑令共待命于部使乃部使則自爲制矣朝見賢則朝能進之暮見不賢則暮能逐之卽先逐後聞亦惟其命是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二

八

論吏清民安

郡守邑令之黜陟一決之部使則部使太守邑令之所甚關者也太守而欲仁其民不能逕行然且行之邑令邑令抵爲故帑將如賢太守之心民何故太守于民猶疎也邑令欲行之則自爲制矣朝行而民朝得安食夕行而民夕得安寢無格閣也脫有貪墨暴酷之令其害民亦如之則邑令者民命之所甚關者也假令部使舉劾不問令之鄉甲科出身唯以其能理民其理民必以實政毋以虛聲其實政必以民之見德毋以承順上官爲能彼欲通賄則我無門彼欲請託則我無寶苟有貪墨暴酷雖甲科必無貸卽權

貴之親故必論劾如此則邑令有不祇慎其身而發憤以圖其政者乎環天下邑邑而圖其政則邑邑治不勞而天下之民舉安矣蓋官之橫肆貪暴嘗在其有所恃彼謂部使劾薦不能不我及矣即有不當其誰敢譴故以肆無忌憚又乃甲科請託之塗廣納賄之門多公然圖之行罔所畏人罔弗從則所乘之勢至便也若鄉科念欲干求乃心膽斯怯矣故雖有貪墨而罔敢橫去聲即行金幣請託又懼權貴內心輕焉反執言以我詎即爲之言非有納交于我之意是故爲之言也不力謂其他日不踰目前匪有甲科之遠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九

論吏治民多面

大也且也保薦將行我所請託者未至而彼數已先滿之甲科邑令矣鄉科又烏能得而奪之營一保薦不啻登天之難即欲退而修政乃甲科之同爲邑令者又共撓之使不得爲共排擠之使不得借譽又共爲飛言以誣罔之使不得自白路誠險以仄矣間或一二得以數音薦而致行取非夫下氣巽詞趣和恭順以與人羣烏能同之非夫精敏捷給深慮善伺以用自謀烏能撥之嗟乎茲端方之士所爲恒不得志而圓通嘗顯擢歟矧夫在上者又多以趣承爲謙謹豐幣爲禮恭不暇復詳其理民之明仁奉身之肅潔

與治績之虛實惟曰彼事我誠矣導于恪矣某顯者某顯者交稱之矣佳士哉百姓即號冤曷由得至車前即或一得至前而其心終亦弗之信曰彼之恭謹事我若是而肯暴其民蓋始終以彼所諛悅勒之心而不以民之困苦易其聽如是而欲民之安生樂業于六載內也得乎然則由斯而談之欲選賢邑令不如先選賢部使部使得人脫有二三邪令將疎息救過不遑而其敢曰貪肆是上有賢部使斯下有賢邑令下有賢邑令民始得所親而治乃可議也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十

論吏治民多面

以耳目寄之夫郡司理夫天下之事目見猶或蒙欺況假耳目于人而又安知所假之人賢否若何今但于進見之際特令造前問以時事視其言論觀其神情察其精實浮誇人品大半已不出吾目中再加廉訪當無不得其真似不必專寄耳目于人也專寄彼亦自行冒臆耳緣舊額一郡內無問賢不賢必譴黜一人以見明威此部使自求暗也倘一郡皆賢必將誣一賢以爲不肖而後爲能政乎坐此之故司理所至非欲得賢也意在欲得不賢一人尔不然何以供上命見已智能而塞已責也若夫甲科守令必不敢

誣矣守令而有勢即貪劣又不敢譴矣其造意固將誣鄉科一人以代諸甲科與有勢而不肖者不則誣一歲貢以代之矣障此一念故鄉科即吸清風且以怙名指黜之不幸而攫千金藪然陰喉而交執之以自解誣爲千金矣脫有攫百金固知黜不旋踵也予嘗謂鄉科所貪往往無幾而敗非其情不務多也指摘而共排之求而代替者衆故勢不得及于多也心怯力微黨孤而威不振即無兄而誣之盜嫂非疏而推之下水知其必不能自暴白而我報復也續令內有可依外有可援之顯者亦又輕視鄉科而不藉之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二

十一論吏清民安

手矣如此則欲罪一人以塞責不鄉科之誣害而誰害嗟乎矢人惟恐不傷人斯豈賢司理者之心哉即司理亦非與鄉科有隙也吾所授事如此甲科乃吾同類有勢之人又根蒂上下深固鄉科雖未必不賢乃出身則罪之階矣脫一郡而無鄉科官然後甲科之無勢而老大者當之由斯言之部使雖有黜陟之權乃所以黜陟實惟司理之歸權歸勢張恒情必震懾焉欲所部供給之無踰制得乎是故不期而逢迎效順者爭先脫有賢司理事必考實黜必質礪其過必不使不肖者得以詭脫倖免騁從_去必令減而供

億必令儉其勢必不能以此心實行之民曷以不能蓋司理不能自行民間訪也部使屬司理而司理必以屬之左右吏書門皂既屬以往司理不能復知也上自守令丞佐下迄部內薦紳黎庶任彼重輕構爲錢孔禍端既釋所悅以移所憎又代人行誣以報大私怨于是借張甲之惡砌李乙之非計所賺之數爲文致之詞名曰買訪賣訪狀若列肆張市毒則甚于剗心磋骨扇惑閭閻迫脅官司奴僕乘主君者有之卑快制本官者有之雖云斃成滿調實則牢若鎖琅人咸切齒莫敢誰何良由委者以得人陰私爲快以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二

十一論吏清民安

重支橫入爲工故諸下承之希上意而行詐罔忤害遂臻此耳人情護其所私續有一二人發覺我則寧借翼以來猥多之助詎肯自認其後使之過謂已有不當_去而翻然爲之改錯也哉民之不得聊生官之不得靖職有自來也若彼司理之供費是趨承之害明而淺者且供費亦有時也若司理之左右吏書門皂雖非司理而趨承之者費且十倍司理之供何則小人之心靡有紀極苟獲重財曷所不至以故其出行無時而賺騙也無日其貪求也無厭而構害也無常攫之者且不及夕身亡家破則安得而不剗心磋

骨以趨承之哉是趨承之害暗而深者也賢部使者
既以紀肅一方力自任則郡邑汙吏烏能不譴衙門
宿猾閭閻積橫安得不捕又我一人智力難周而勢
不能不屬之司理矣乃司理又不能不屬之夫吏書
門卑母亦仁誠爲心寬恕爲用與其深故寧與末減
與其察見淵魚寧與網漏吞舟如此則受委者不必
苛求毛舉以求稱吾意而司理之吏書門卑續欲復
作冠虎飛食一方膏血如司理之不苛求何夫人之
科名辛楚研鑽而成人之家室勤儉攻苦而致繁積
不知幾何年歲乃今操成心于一朝謬聽輕信以黜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十三

論吏清民安

其官而禍其家我縱無私人已合屈聽信之輕罪將
誰道矧乃構意力排受賄縱釋或因隙以快私憤或
誣賢以脫不肖天網饒疎人心寧能遽死彼其負冤
者何辜而曲法者何殘哀哉悲夫今天下以賄而誣
賢替不肖以隙而因公快私憤寧獨外部吏書門卑
之買訪賣訪而然乎京察外察蓋然但得一正人
柄事蔽或少不然豈可道也
夫吏書門卑官所役也若官而曲意順悅已之吏書
門卑交相傳以爲秘訣豈不以此等日在吾左右得
瞰吾私而是非定自其口出故不得不曲意而順悅
之是官爲吏書門卑役也哀哉復可以爲官也乎

邑令在外奔走百里供億萬戶亦儼然一方小天子
即使暴其民甚誰敢諫止天子人猶得而諫之諫或
一二聽也邑令匪惟不聽且以觸其大怒曰彼謗我
于是恣胸臆而行曲法五年之內禍無日矣脫有賢
令必不以胸臆然終不能下氣以聽逆耳之言故黔
黎疾苦罕與聞

今之守令間有一二廉能又多恃其廉能過意敢作
致不順于民情故雖歷官數年於民之實受罔與
夫民生之日感悉緣吏治之日偷故聖王治吏不治
民譬如播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能偏左右拊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十四

論吏清民安

其本而葉徧搖矣張網者一一攝其目則勞而難引
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也或問牧民所
先于子思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
仁義而已矣何必利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仁
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也此爲不利大
矣故曰利者義之和也

鄙諺云何知仁義已嚮其利爲有德

孔子爲委吏則會計當爲乘由則牛羊茁壯長隨在
而利興矣所以者何職在心在他事不能分其心故
功見也後之仕者才智不逮若人乃不已其尊榮之

想又在官一不當意則怨其職一見他人遷官則苦其淹皇皇竟夕唯圖速貴久矣其心之不在民也民烏得治

韓大夫有民譽坐驟進免人以爲苗汪司馬伯玉曰大夫何苗驟進苗也不觀場師之樹檟乎踰年而殖十年而拱百年而高十尋朝樹而暮拱焉此不祥木也有斗酒一舉而酬其能任者幾何藉第令徐徐不終日而盡矣已則不任人則以爲不祥惡用驟也大夫春秋盛矣且方以才得民使其待日至而與量已而後進高位將焉辟之彼顧皇皇於旦暮之間而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十一論吏清民安

趣世以幸其捷是自爲苗也乃今簿責所急者非墨耶竊鉤者誅竊國者族大墨起矣今之以墨見察者竊鉤者也大夫之多譽謂其無竊鉤耳務進而不軌於正是竊國之類也在王者無赦又何苗焉伯玉曰夫擇地而行曾不能咫尺而心與目俱病矣庸詎知心目之所不及無失足乎哉素履而往受命于天願以此爲仕君子決策

有筮仕爲令求教肯于楚侗先生者先生語以耐煩不達而反對曰要廉如耐煩平平尔先生因告之曰耐煩未易言也子試對境驗之彼令之職是上之所

藉以承宣而下之所寄以爲命者也其事任蓋叢且夥矣茲於上也如諸所關白諸所讞審吾心盡矣而上或時吾格也如不耐煩則憤懣之心生憤懣之心生則上下之情睽矣弗獲夫上民可得治耶既未可逆上以懟又不容違道以徇是惟耐煩始能積誠委曲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者弗齊矣倏有吐隸之子蠢悍之夫席其粗戾之習直突咆哮於吾前如此而不耐煩則活怒以逞不免有斃於非命者矣當此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也又如公應軼掌爨食靡皇倏旅賓之醵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十一論吏清民安

報踵至修造請之竿刺煩報此非耐煩則其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咎叢下士之誠荒矣故須耐煩而後無衆寡毋敢侮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筦庫狂狷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蠹孔弊竇蘊釀于茲矣故曰耐煩是爲令要領也若夫服官而廉猶之爲女而貞此其性分之常道而非異人之奇節也今日要廉卽此要之一字便將自負以矜賢上或有弗禮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禮也由是不耐煩以承上而傲所不免矣下或有弗順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順也由是不耐煩以恤下而暴

所不免矣或值不速之客或當勦之珍則又自負曰吾廉如是是足自信矣世俗人何足道淺鮮事無足慮也由是不耐煩以酬世理紛而憤懣叢挫所不免矣故曰耐煩為要昔象山陸先生曰耐煩是學脉非特為令要術也猶龍氏之言曰知美之為美不美矣其要廉之謂歟

黃魯直與曹才卿書云初仕極須事盡心竭力與同僚親睦勿分彼我職事略可相通者任其勞則同僚歸心矣官所尤謹買物虧價及寺院民家借物用出入不明又與十五弟書云吾弟才性敏邁初仕要須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一

十七 論東漢書

自立基本世家子弟為人常先以簡慢不任事能致敬上官交懼同列公家文書勿以樽俎令留滯擇同寮中老成者每事諮之糧料事有於法疑論法要近厚勿但為自全之計乃佳

郡邑大戶未可逕抑 國法大戶一統小戶十固有深意天下一旦有事大戶即百夫長各守其鄉可以保安如人身有首乃能使手足手足亦知有首乃肯為得患近者守令性偏冀欲見已制服強梁之名遂亡國家久遠之計專抑大戶以右小戶任其誣罔是趣下而背其上也本其初心豈不謂恤小民不知羣

小緣是肆無忌憚遂作非為視其上為杞上肉卒_沒有緩急誰統理而役使之譬如兵家重卒而輕將將復能用卒乎小民雖可矜多不知禮義大戶雖不能人人守法猶或知以禮義緣飾故帝王舉大事以地方豪傑向背為成否豪傑向命小民直唯唯爾何則小民未知畏官法却知畏其所統之大戶觀聽惟其大戶以為向背故孟子語為政以不得罪巨室為首務柰何一握政權不問是非可否而專以摧抑大戶為能事乎

汪伯玉曰今世之蠱二其一陵替其一因循兩端相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二

十八 論東漢書

乘不勝其敝蓋自直道亡而忌諱衆善任者務姑息以市人心利害較然朝不及夕彼猶逡巡卻步幸須吏無及于其身即有不支事倍功半則它人任之矣將以省費適以滋費將以休民適以罷民此因循之弊也抑或瀆名器削廉隅可畏非民赫赫何有久之波流茅靡莫為之坊及其滔滔何所不至甚則履加於首城覆于隍此陵替之弊也

夫是二蠱者何百司而今日皆蹈之良以禍弊非俊傑不能先識天下庸人恒多則安于目前覓于目前者大半之便于已事憚于違衆者又大半之若夫不

愧已之不能而忌人能不羞已之泄泄而嗤人皇皇不識已之暗禍端而反駭異夫智者未然之見則天下皆是人矣雖或未始無一二俊傑顧任事之臣多干世議而犯時妬事未振起法未更新身已先被黜矣彼拘常習故玩愒而延歲月者反得三年無過以賢能遷轉去此豪傑所為袖手而抱歎即欲不因循誰肯與汝成功若夫陵替又緣因循而致其端殆自好賄始焉夫無賄則下罔所恃以安吾位上罔所據以見吾情故惟此物一至而後上下相蒙且人之情無不好賄者脫有口云不好政其為心好之甚者耳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三

十九論吏治

非不知好賄之為穢德如見之而坎坎墮墮何

冷眼先生有云欲作好官則潛通賄諂事上巧干請無不得好官者若欲作好人則反是嗟乎如人情愛好官何

何元朗曰宋世特重賊吏之法今觀宋史中某人犯賊詔於某處棄市者蓋不一書而足故宋自南渡之後雖徧安浙左日有軍興之費猶立國一百七十餘年正以賊禁之嚴百姓易於過活不思亂耳

宋尠貪風實由祿厚足以成之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三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三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訂

株陵汪元貞孟起父校

人道辨行自編三

用人理財

用人

夫存亡在任使乃人君而好任用夫不賢者則以其順已也若夫懷才抱智忠正純直之臣烏肯順君而希寵

夫惟能知人然後能用得其人武王當時若不深知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三

用人

周公設悞用三叔周必復為殷矣周復為殷文武寧但不終其顯名而已由斯而談非知人烏與善後故虞廷語君道首務曰在知人其次乃曰在安民者亦以賢否繫于其民之安不安故首之也

孔子曰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

劉劭曰夫采訪之要不在多少然徵實不明者信耳

而不敢信目故人以爲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爲非則意轉而化之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清萬原不暢其本胡可必信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可爲正也交遊之人譽不三周未必信是也夫實原之士交遊之間必每所在必有兼稱上等援之下等推之苟不能周必有咎毀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偏下失上則其進不傑故誠能三周則爲國所利此正直之交也

郁離子曰君子于人用其長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三

二 用人

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

古者取人以改過爲實修後世則有過而不容人改古人使過今人則幸其有過而黜之但得二卵之迹于城勿問已

夫論人不深惟其始終而猥隨俗之毀譽所由來非一日矣

古之用人于有過中求其無過今之用人于無過中求其有過天下焉有無過之人往往以小過而棄其大節且也擯之終身續有善補過者因一蹶而奮厲

以致才裕行修名德顯著亦以其前過不復見原且彼當時所指以爲其人之過者又未必盡出行玷多由世俗忌妬釐成如衆貪而我廉則廉爲過矣衆諂而我正則正爲過矣衆庸鄙而我曠達則曠達爲過矣衆濃艷而我恬淡則恬淡爲過矣衆名卑而我盛譽則盛譽爲過矣但在事之人一下其手卽含冤被誤毋容復辨脫在事者挾奸懷隙而黜之亦毋容辨此惡政也

古者入仕而限之年也限其少懼其年少未更事也今之限年也限其老夫智與年長才與年練彼以耆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三

三 用人

成人爲國積幹爲其更歷世故多矣事之所以成敗熟識于胷中故謀謫失事而足憑也今反以老棄之則何取乎老成練達之爲哉大歸才不老不練識不老不精古者用人必四十而始與之仕卽年八十九十且聘之出而授之相授之將政爲去聲國之大事須養定乃堪與謀若遽用少年必銳意過求而僨事尔楚侗先生曰李文靖爲相首抑浮薄喜事之人慶曆元祐間循其言則治元豐熙寧間違其言則亂大歸用人避事者固僨事而喜事者元僨事也

昔王太尉每進用朝士卽知其質故猶遲之曰使歲

久不渝而後擢任則前途坦然也王訢公嘗亟稱是語遵行之蘇長公制科中程後英宗愛其材即欲授知制誥韓公曰子瞻誠遠器須培養之如此恐累之也止授直史館其長育成就亦若此

蘇文忠曰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侔儻超拔之才則懼其放蕩而或至于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爲又曰古之所以取人者其法簡且約後之所以取人者其法詳且難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

詹氏小辨

卷之三

四 用人

楊子雲曰世亂則聖哲馳騁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後世用人專以資格限之不問其才英備沉下僚擁腫登上乘信如古語以故才志無緣得施困盡世間賢豪嘗見米元章與友人帖云芾老矣先生勿恤廷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蒞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于資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潤色帝業黼黻皇度臣某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予讀此輒爲增慨夫世必有非常之人乃能去常格用我顧今世誰爲非常人乎又值治世無煩聖哲馳騁是以自昔孔孟只惟著書傳道耳

北齊神武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廐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

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師彭仲爽仲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桓公出管仲于檻車孫權起潘濬于牀輿甚則有用之賍賄者用之盜賊者後世小不當少不效棄如弁髦又拘之以資格即有飯牛之甯戚負鼎之空桑安所自據首尾

今世用人重甲科是矣彼三場文學皆記誦帖括文忠公所謂虛浮而矯激者也何關心行_去何與經濟要以人才係國大運國之將興真才因必在甲科中

詹氏小辨

卷之三

五 用人

也不有三場精純而當官不曉一事者乎何則心有明固有所蔽也不有一取甲科而棄置經術如浮埃者乎彼其心原以經術取富貴非欲以經術蔽皇度也乃今不問其爲人之實一切限以科分如近日掌院海公瑞非于世廟時以直言忤旨牢禁見知今上終身寧得掌院乎乃今盈天下稱爲國朝人品第一如此者寧獨一海公而已乎即三考吏中亦有豪傑也第未遇夫可乘之會無由自見技耳嘗見三考吏出身如同邑吳成器磊落奇士也擢敵屢奏勲績越格而以會稽典史陞紹興府通判因得與

賢縉紳商盡表其識超越人方共德之無何而中表邵齡采守是郡自矜甲科羞與吳同堂而坐誣以貪肆吳歸行李蕭然絕口不復談兵終歲戴笠荷鋤課家僮畊耨未數月邵亦以貪論歸越人迄今穢邵而尸祝吳爲立生祠十有三所此其一也又方司徒定之語予昔在嶺南左轄見府經歷郭大通三考吏出身也而廉能無雙膽智甚端偉會洞蠻反邵使遣大通往大通挺身直入諸蠻以刃加大通頸欲降大通大通不屈而氣厲詞語益慷慨諸蠻乃不敢殺趣大通出大通不肯出必說音稅令歸服以邵民禮送已乃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三

六用人

出卒服諸蠻陞肇慶府同知會太守入覲大通署府篆兵憲李材者講學自謂得孔孟傳李下郡大通以府同知禮見李大怒而三考吏出身而不叩頭而揖耶郭揖而出李嫌之誣以死罪係獄邵使驚愕以謀于左轄公公白邵使若謂大通罪不當死大通竟死獄中矣乃謬言大通罪應得死但大通壯士係遠府獄中恐爲亂宜送按察司監候李喜送按察司邵使者即日放大通歸楊家宰公惜其才明年復補大通陝西慶陽府同知李後轉雲南兵憲以獻馘爲御史劾奏亦論死係詔獄數年乃出此又其一也嗟夫三

考吏中寧獨一郭大通一吳成器而已哉

夫用人而貴甲科必謂甲科賢也才也夫才賢而貴于天下必謂困能蘇之陋能融之艱危險害能撫安之邊塞遠邑能慎守之今乃困憊之地艱難之區遠塞孤縣與夫瘠土陋邑反以處鄉科至善上壯縣可以坐享而厚得財必以處甲科是用入者度甲科皆好賄人實不才不賢而鄉科實才賢也甲科若有真君子而抱志康世心寧甘此乎固知其必不甘而逕樂善土壯縣何也若謂此處出國家之意非甲科有意而然則國家何貴甲科也要以天下大致勢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三

七用人

在則利歸耳寧復思國家所以取人之意自昔立功之士才多不羈非守尋常尺寸者漢武有事匈奴求諸跡弛負俗彼誠有取尔矣曹孟德至有錄午不忠不孝此雖不可爲訓然當天下用兵之秋兩壘相望如彼其人或能不顧生死而策奇功不然尾生孝已而欲令出萬死以圖吾不必可成之績我知其不爲矣故曲謹小廉尋常守位可耳矧超世大才往往難拘小節乃後世專索小節于大才固宜其不相爲謀也

陽虎云主賢明則盡忠以事之主不能則飾忠以試

之亂于魯遂于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
疑之簡主曰虎善取之吾善守之遂執術以御之虎
遂盡智能而爲用幾至于伯由茲觀之人誠在所用
也

諸葛孔明治蜀時捷爲太守李嚴辟楊洪爲功曹然
嚴未去捷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
才策洪尚在蜀郡祇已爲廣漢太守此孔明所爲盡
蜀人一時之能也然非其心明達公忠惟知有國則
烏能忘形迹而不生忌妬

唐用人猶有古意如大唐中興頌一時盛典元結有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三

九用人

文名逕以判官撰文其姓名巍然首列顏真卿以書
名卽以榮祿大夫上柱國魯郡開國公書石而名次
判官後在今世肯乎脫有之結禍不旋踵矣如南京
吏部各司卽司務有文名必不許司務撰詩文及書
石無論金石文也卽大堂有命亦不許司務代則
口語橫生交以他事排擠中傷之寧與已蕪穢亂抹
貽笑衙門此至可嗤鄙事

國朝相業之盛惟三楊而三楊盡匪甲科也假令其
時亦如今日之拘資格則 先朝無相業矣時相稱
才能曰張魏夏言而二人匪翰林也若如今日置相

必翰林則 先朝無能相矣國初用人惟其才卽歲
貢監生吏員皆得超資大用

久任法後世必不可行何則古今人心殊也古者位
稱其德終身居之今則一入仕直欲躡盡九等耳三
年遷之彼且抖擻謂此期易待若云五年六年而後
遷我謂久任彼則以爲久淹我謂民情土俗其以習
熟而處置得宜也彼則心憤懣而神志愴恍將日不
勝其厭悶苦惱苟且因仍歲月而已又矧夫所部民
士以歲久燕褻而法難盡施者乎固不如三年遷轉
之爲善也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三

九用人

夫子告哀公于大臣則曰敬于羣臣則曰體何也大
臣位高祿重不必念其身家故惟敬之以感其心羣
臣官卑奉薄父母妻子猶或不供非我體之彼將以
何自給不給則將朝夕糊口之皇皇其能畢力而事
上故知所謂體之者察所不足不給而補助之之云
也我朝羣臣之俸薄極矣始者領選赴任無問大小
並得資驛遞以往三年考滿入朝亦得資驛遞以來
近者一切禁止夫以羣臣薄極之俸不聊朝夕道里
往返近數百里遠數千里艱然一身資費何出必將
假貸而行假貸能得不償哉嗟夫天不雨金地不產

錢俸又不能歲贏一二錢非取之官與剝之民烏能償也夫以役用其人乃使不能資以往來又嚴其限使不能一二日愆豈仁君體之心哉是投以拂亂趣令貪賄而敗其行也走以爲法弊莫甚于驛遞之禁狀若益國益民內實損國損民知大體者固宜首先寬假于茲矣

昔季孫好士終身莊宮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廢矜莊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矧不體其心而故拂鬱之以便已謂可得其死力也乎夫無甘苦而無不畢誠必大賢乃能烏可責之常人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三

十一用人

仲長統曰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去聲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齋食者爲清旣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

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暴不知于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用人者苟其才可任大便當專力委任毋以人言動搖之若旣任之又以人言濕束之是猶維繫騏驥之足而句音句趣之行也其何能行即行能無畏首畏尾此大事所爲不抵于成也

老子曰善用人者爲之下

楚侗先生曰士自束髮列黌序已復其身高等者錄之三歲一比此中費當幾何率養千百人而致一人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三

十一用人

也由此進上公車則有司豐燕飭幣樹坊表資諸計偕費又不知幾何矣夫士初與齊民齒爾諸費資咸齊民胼胝拮据萬方苦辛所供者而一旦取爲諸士費國家意指何以哉誠思之當不忍自負矣雖然士惟不自負也而後能不負國家士人其尚早辨哉元吳定翁曰士無求用于世惟求無愧于世

理財

太史公曰夫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自鹿臺鉅橋之藪怨人君固當以愛此物戒然使不愛而散之又於民散之

而散之無益之用此其爲害均尔故心必一無所愛然後能成吾用愛之大

慎子曰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暗闢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已安焉則聖人無事也荀子曰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三

主理財

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致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致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爲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老子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管子曰措國于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源者令順民心也使民于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惡也

大學生財大道通君民言之走謂今古治異後世生財只惟下民在上無財可生但有節財之法節即所以生之良以國家至繁浩無如內用又中宦主之其侵漁莫可數計大約上用什三侵漁什七乃外庭臣既不能稽查又莫敢言減省者以內用名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三

主理財

用主上不察以爲減已之奉稽已之私故終無能奪之中人恃此遂罔忌畏而侵漁過半主上豈虞至此也此國家蠹財之源而其次則邊塞漕河之浪費與侵漁又其次則宗祿也今乃不求減于源而但從嚴之驛遍省之軍士口糧此毫末也即嚴矣減矣能濟內用一朝乎今天下之用乃不量入而漫爾濫出倘其源不早濬十年以往莫知所支給矣此莫大之憂發者恤焉而司國計者其將以爲何如友人彭民部夢祖嘗有疏計國費頗詳今稍刪訂錄之天下財蠹大畧見是矣疏畧曰竊惟天下之計猶一家然善

爲家者必計家口幾何日用衣食幾何苟食不足以待豐凶用不足以瞻俯仰則晝夜而思持籌而計捐不急之務省無名之費務使每歲所入常有餘所出常可繼而後家道可康也臣觀今歲除恩詔應免災傷應免外歲入僅二百八十萬有奇而京邊年例等項補蠲免金花子粒民運還糧等項多用銀二百一十萬七千有奇額外今年謁陵買金珠寶石湊進金花補發各鎮蠲免民運給免過子粒等項各省直地方災傷除詔免外又題議免稅糧馬草及奏留贓罰開稅織造賑濟等項該銀八十四萬有奇總計一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三

西理財

歲所入不敷所出蓋補支銀二百九十四萬有奇矣豈以爲太倉銀庫頗有贏積卽數數動支無害耶不知今老庫外庫僅九百萬有奇而今一歲補支將三百萬使三歲如此則無一蠲之積矣臣職掌所關但願月有所增歲有所益以備不測乃舉累年之蓄而不足以供三歲之支此臣所爲眠食不安支吾無策不得不一一熟數于陛下之前者也古人云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以今日之事勢苟不爲權宜之術調停之計卽使善理財如劉寔輩復出終不能效一籌矣臣愚以爲國家積貯貨

財衙門蓋戶部工部光祿寺太僕寺也然惟戶部掌經費出入天下之大計在焉論緩急戶部爲急論盈縮戶部當盈蓋營造可停而歲用不可缺如某項缺動支工部若干萬可也倘陵工在邇卽動支兵部若干萬可也飲食可菲而邊餉不可詘如某項缺動支光祿寺若干萬可也馬價歲輸有常而市買不常如某項缺動支太僕寺若干萬可也而本部亦動支若干萬共相協濟焉皇上勅下內閣該部寺及科道諸臣會議停妥照數動支則事體無偏累而積貯常有餘矣此不得已之計也臣猶有說焉夫千金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三

五理財

之資以一人有之則裕以子弟十數人分之則窘開創之初生齒少而養生之計饒所謂千金之資以一人有之者也中葉以後生齒繁而養生之計薄所謂千金之資以子弟十數人分之者也語云琴瑟不調則必改而更張之當今之時苟徒沿陋習故不大爲裁革力爲挽回誠恐真元日竭肢體漸危雖秦越人望而走矣謹撮其大者條陳五議惟陛下賜採納焉一曰議覈邊供國初邊儲但取足于邊發銀濟邊始于正統之丁卯年于時運遼東銀十萬宣大銀十五萬耳正德時王文恪建議已謂國家邊費最大動用

銀至四五十萬而欲有以裁之矣豈料今日至此極耶宜速遣當事諸臣深求其故昔何以贏今何以縮從實覈勘毋應故事或冒濫支領或假飾它用卽減額停解務令省革庶邊費不專恃于內帑請發矣二曰議汰武廕嘗考漢至文帝時列侯不過數人今武臣世襲至十萬餘員寧無濫冒姑且置公侯勿論如指揮千百夫長雖不可遽革其爵然請嚴比試之法洪武時武臣應襲者比試中試者許其襲職不中者三年再比仍不中者充軍國初立法已如此矧今二百年餘尚可令之人人裹章服以漁蚌貧軍乎宜令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三

十六理財

本兵大臣會該科各省直巡按酌量衛所合置員缺凡應襲者比試畧倣武舉一半故事試馬步箭及策問一道惟中試者許授以職不中者不予俟三年再比子孫世世如之則既不絕其承襲之路又兼得夫掄材之宜九羊十牧之弊庶乎可免而所省俸折等項且萬萬計矣蓋我祖舊制非少恩也三曰議裁內蠹近日內府歲用增于前者甚矣如黃蠟一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十三萬如巾帽局內侍靴鞋合用紵絲羅紗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加至三十餘

萬正德末年加至七十二萬卽此二者餘可悉推且如御馬牛房類存虛數冒給料草人莫可致詰而工部每有營建耗蠹過倍何也以皆有中官董之而士大夫不能得專也故百凡錢糧事體宜一一使士大夫掌之勿令中官侵牟其間又勿令中官得以讒言搖動其後則費出有經不然滄海之水臣恐不能實漏卮也四曰議減船貢南京黃馬快船往來絡繹而修造牽輓勞費萬狀除板木銅錫等件用不可缺其餘果品食物之類實皆京師所有只光祿買辦進用亦自不乏且如藕鮮薑非南京所進南來至中塗已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三

十七理財

敗矣不過於山東地方買以充貢況其物一船可俱載而多帶船至或五六隻或七八隻盡載私貨貿易可痛憾也唐羌小吏猶請罷荔枝以蘇海南今宜令南京兵部衙門會同科道凡一應船隻裁去十分六七不必歲歲修造其貢物惟必不可缺者請自上裁每歲只數次每次只撥船一隻或估其物件量加二三隻毋得多計帶貨此甚便事五曰議改漕折太倉糧雜色者一石可糶銀三四錢與粟米價不甚懸而自江南運率數金而致一石今山東登青等處粟米甚賤斗甚大人莫售者易銀內官又甚難其至京師

比江南未及一半路今何不以登青等處粟米充運其邊海港可運者或以海港或以車牛運至漕所然後以入漕舟計登青所運粟米歲幾十萬石即于蘇松江浙湖廣漕糧最多處所改折幾十萬石斯糧額無虧而所省幾倍一以便登青之民一以減江南之困南北交濟亦千百年至計也而要其本則自陛下力行節儉始陛下以爲今之民生苦耶樂耶今之國計虛耶實耶惟願于深宮中時時而思一年賦稅所入各項經費幾何入日少出日多一歲支吾已覺費力將來若此何以繼之陛下肯如此歷念必有翻然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三

十八理財

惕然不忍輕用一物于今日者此萬曆十一年疏也迄今纔八年復值東西多故所謂老庫外庫九百萬者殆幾盡之南京戶兵工三部暨光祿太僕二寺所貯恐亦未滿四百萬也

凡天下財盡出於民也官何處得有財官取于民者也假令頻年饑凶而朝廷內費一切不欲省致各道不能供則曰不得已要用不能省年旣凶但不可派之民有司着實商議須用無礙從長策設處辦夫財者天不造地不生不派之民法從何處設來大歸不派於下便應省之於上上不省而欲不派于下世無

是理

後世財用慎子所謂用人之自爲者也何則後世兵自兵而民自民工則官僦夫則官僑匪有農時之違也山林川澤田園任民自買自主自長自養匪有厲禁之限也國所資用惟取賦稅徭役皆令折銀或令糴粟輸倉或解銀入京此外更無法無地可生來有法卽爲加征加征亦有限之取其何以供無限之用故惟有節之量歲入爲歲出使常有餘不至加征安派而民乃可紓也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三

十九理財

人君除節財則復無積財之術矣能節則不求財之積而積自豐不節而求積是剝民以自豐也民貧則思亂君將何所託以存其位哉蓋財者民之命民心在茲人主所爲能集天下之衆而尊榮其身爲能公此而生活我也奈何不顧其命而重剝其心孟子教滕文以爲國必先之制產制產又必本于君德恭儉何也蓋必有恭儉如漢文宋仁而後知損已益下之爲國益庶不以省內用爲損已奉尔惟不以省內用爲損已奉然後外廷裁省之言得入而內監掌署之柄可移也

凡財貨一關中人掌署卽侵牟日甚莫復可究詰何

也緣中人時在側彼親我疎我儕將有稽查減省之奏彼已先言我儕在外若何受享若何侵漁今以天子至尊貴曾未受享幾何彼等反謂不宜用欲從裁省是欲奪我內權以與外而自爲侵漁計也天子聞此必信且怒外言何能復入且也天子自匪至公極明其內私亦自有不可與羣臣知不能與羣臣言者故寧與其侵漁而便已爾安肯以經費委之士大夫如唐之德宗非唐明君也於凡賦財盡收私藏去聲使中官掌署楊炎言財賦國家大本是以前世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理財

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中宮歲用量數奉上不令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反舊凡財賦皆歸左藏後世人主其肯自謂出德宗下哉乃聽言反不能如德宗以未經德宗變故不知財用艱難耳嗟乎人主待經歷變故而後始知財用艱難不已殆乎人主舉動最不可輕羣下皆欲窺其意向而迎合之以取貴寵如人主廣財利則人臣爭進財利以悅之故遂致有進銀之疏如官八品進銀二千兩逕與陞官二級假令有進二萬兩將卽陞太師而當國樞軸

乎人主重財則有剗損臣俸剗減軍糧裁省驛遞之奏以迎合之

今日加納署丞兵馬之例其始也必謂署丞不理民事兵馬爲各衙門驅使不得專政此例可開也不知三年一轉作郡通判則爲上官得署郡篆制各縣令矣況署縣篆乎以爲此例必不可開不如與納邑丞薄雖親民而有令主之不得專制六年考滿不得轉上官卽有非人終不得橫肆良以輸粟率富民子生長肉帛或有但識肉帛者則柰之何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理財

之漸思將來之害

自昔賦外加用則千古莫善於劉晏晏以戶口滋多則賦歛自廣故欲以養民爲理財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雨雪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或見不稔之端卽奏行應民之急不待困敝後賑由是民日安業戶口蕃息史臣曰劉晏理財救助生靈致添戶口百餘萬活人之功未有多於此者矧楊炎薄錄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則其廉亦取福之道夫何身旣被戮後亦寢微竊謂天道不平云

胡致堂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而其言有不
可廢者一曰集衆務在得人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
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而已此不獨可施之轉運也
二曰戶口多則稅賦廣故其理財必以養民爲先此
雖爲守令皆當力行者也三曰官多則民擾但于出
鹽之鄉置鹽官自餘州縣不復置故雖天下吏皆當
減省不貴多也四曰論大事不計小費凡事必爲永
久之慮晏造運船每船給千緡或言其多晏曰凡事
必爲久遠慮今始造船當先使私用無窘則官物堅
完矣若遽與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後日必有患吾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三

王理財

多而減之者後有司果減至太半船遂薄壞而漕運
廢矣此又合孔子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無遠慮
必有近憂者也五曰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凡
獄訟文移自行下未有不以決遣爲利滯淹爲害
者此晏可法之五事也然而不免于誅何也專利與
上則不利于下怨起而生禍矣走謂晏理財而先養
人政君子有人有財之旨未爲不利于下怨矣自起
哉明仲必欲窮致誅之由謬以積怨實之是其誣也
自昔賢哲無罪蒙戮多矣寧獨晏乎若謂言利而必
生禍則杜周非養民者也殘民者也何以壽昌貴富

乎晏之戮蓋以才見妬非以殖財罪也若謂財利爲
君子所不道則釋平天下者何致以理財與用人而
並著于篇乎老子曰民之難治以其多饑民之輕死
以其欲生之厚君子理財政以平民之欲使飽食煖
衣各足其分不至逼於饑寒以至輕生殉利而干刑
典故易于治也若有國家者以財爲諱而一切委之
不理置之不言必腐儒也其何以制國用而安民生
將見臣濫取若濫用外內侵漁上下爭奪民之死亡
與國之崩喪交無日矣故曰人生之本食與貨而已
知所以取民不怨知所以與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三

王理財

御之而伯

或曰國不幸而乏與其取于民不若取于商夫商加
價以鬻民曰不取于民一間耳劉晏之養民以封
財蓋老氏欲取故與之術民但見其與之而不知其
本意乃在于取之也茲晏之善理財也

太史公曰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
匿于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
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天下
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夫以孔
子匹夫之聖非財不能聘享況于天下之主夷賓咸

在賢能輻輳上奉宗廟以濟黎蒸可無財哉是故其理之之道宜先講矣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三

王理財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三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四

新安詹景鳳東園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人道辨行自編四

法制

法制 禮教 風俗 刑賞

慎子曰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

管子曰創法制貴在與天下人心周通乃行斯久遠

管子曰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

強^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下清制

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強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王荊公初參政視廟堂如無人及行新法怒目諸公此輩坐不讀書耳時趙清簡公同參知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公默然夫帝王之法不過以當時人情宜之故書之簡冊以爲憲程是以君子制治各因時情不必盡以古書爲法故曰上者因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與之爭慎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

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而用是故先王不受祿者不臣不厚祿者不與人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謂之因

周禮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敝謀其意不過欲通民情勿使壅于下也

夫因人之情者非縱民之情也平其情使各得其所爲心者而已不令之怒不令之怨不令之喜也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二 法制

夫治天下若持衡然將以平之是故不可昂也不可低也今以偏駁之心制法不過卽弗及矣故君子因事相_主宜以求合譬諸用人李供奉非賢乎然而用之揆藻則合用之守官則弛文丞相非忠乎然而用之算勝則疎用之守死則合誠各有宜耳夫宜不可以一律求譬諸食器琉璃椀豈不珍若以注明水供上帝則宜至夫朝饗夕飧不如磁甌濁醪糲飯豈不簡易若盛_承土簋以羞王公則嘔至夫樵父野老享之不啻香醞玉粒矣

今之爲治者謂士大夫必侵蟬細民也而法必峻于

士大夫偏也不知念偏而奸民乘之妄誣士大夫之家遂至禍結訟連力盡身灾彼其初意豈不佳但一偏之細民士大夫便不得其平矣及其卒之而細民之始藉以行詐者反因以干憲是兩敗俱傷偏之適以害之蓋士大夫中自有恂恂長者細民中自有磽礧戮民于茲緣情設教斯其爲良法乎

法莫善于嚴莫不善于寬寬非英明之君不能行然而英明之君不常有嚴則人望而畏之故犯法者稀是嚴乃所以爲寬也但貴夫以不忍之心行之

後世而欲興治嚴尤當_主矣何則人心非古昔也自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三 法制

三代既終言治必稱漢文漢文罪必當罪是其嚴也故薄昭必誅而淮南王必遷若武帝刑誅只可謂苛而不可謂嚴漢元則寬矣一寬便弛遂不復振夫子叙書而錄呂刑于周衰之始有以也

治不可以無術如今日鄉黨長者而無術直以寬恕行之人不謂忠厚反以爲易與而凌犯之謂彼不我校也其何能訓鄉黨古稱聖王不測之化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謂非其妙術耶然則寬以爲心嚴以爲法亦治之術也法嚴體尊朝舉而夕行矣

法嚴而行之貴簡不嚴則不足以鎮末俗而行吾政

若嚴而不簡則苛酷而民被其殃

治以和厚爲主今之刻薄者其始念皆欲爲君子惟心存非和厚之體無不忍之真但欲用以見已清明故遂刻薄而不自知

法簡則民受簡之利繁即欲利民而民已受繁之害矣夏政簡商在繁簡之間周近繁至末流繁極而周亡矣漢簡而唐在繁簡之間然而漢唐之亡也亦皆以繁

天下戶口寧使天下隱匿若必設法一以爲清出此聚歛之臣欲見已功者耳爲官立法病在要見已功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四 法制

則不暇爲民
佛眼曰用事勿失于急急則不可救勿失于詳詳則無所容

薛文清曰待左右當嚴而惠夫嚴而不惠自速禍耳
于民法亦宜然

輓近世之人夫安可以上世之治治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正謂在得古人之意不在拘古之迹也後世若欲底定其民而興古治恐申商之法有必不可廢者如其示之嚴威用之簡重視人身命若已身命而不輕置刑視人困憊若已困憊而不輕勞力即

今日賢聖法矣夫申商病不在法也其意但欲令已之法行足以繁繼而拘止之逼脅而驅使之不復顧人之心願是已爲重以人爲輕所與聖賢異此也

初蜀平其人如董和黃權李嚴等璋所授用者也吳懿費觀等璋婚親也彭美璋所擯棄也劉巴所忌恨也亮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是以大和及亮敷治乃尚嚴峻人多怨嘆者法正謂宜如高祖約法三章故事亮曰秦以政苛民怨故高祖用之而濟劉璋闇弱政刑廢弛故蜀人驕恣君臣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驕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五 法制

以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于斯著矣

楊用修曰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教後主而乃以刑名兵法可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嚴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又觀古文苑載先

主臨終勅後主云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卻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去聲何如耳然則孝裕先主之見皆與孔明旨合宋儒獨乃以病孔明嗟夫茲識時務所爲必歸之俊傑也夫

有權畧智調然後識時務識時務然後可與議制法慎子曰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鈎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鈎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六 法制

議法貴審變法貴斷疑者事之賊也寬者事之蠹也欲致天下之治誠不可廢事尤不可喜事若法無甚敝可無改而焜耀其聰明必欲改之此喜事也而害甚于廢若當改而偷安苟且此事之賊也必釀成大禍變而至不可爲故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曰審事之下也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子貢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若夫牽制文義無能斷制此腐儒之行逕非所以語帝王之大畧也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誠然哉

刻子曰古者紀官或以雲或以火或以水或以龍至吾祖而以鳥自顯瑣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後世去古益遠其人視聖人益遠可能迹古法而行之哉只益舛耳

太玄曰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動成敗之效也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七 法制

儒者法古而拘不知達變難與語治如夫子志欲行周公之道及告顏子爲邦乃止服周之冕而不一一取之公旦何告之不如所志也良以聖人制法各損其時之不中以就夫時之中時乎時乎弗能違也過此時而民風變民心移矣向之中者今又爲不中而當監改矣孔子之法周公正法其監二代者是故告顏子以監四代不然公一亦一公二亦二則子莫之執中爾諺曰以書爲御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不達事之實之言可默想也是故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伯觀鄉順宜鄉異而用變矣因事制禮事

異而禮易矣若夫拘所見而溺所聞以膠固非所以論法之外也故曰以此居官守法可也主父衛鞅之言曰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此主父衛鞅之人非也而言是也其心偏也宋世之俗儒其人似也而言非也其心亦偏也故曰正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異于已而不非者公于求善者也

商君變法主父變服雖事不可襲而議論實合古人之意乃其病則在任已意而不法古人之心

禹親立舜朝行舜之事歷年多矣一旦禪焉弗能循舜舊而改虞治豈不欲法舜哉其時殊也由斯而談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九 法制

禹之改舜亦猶舜之改軒后與帝嚳耳

衛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言于公曰疑行去聲無成疑

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_音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固見毀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音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去聲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

主父語公子成家等曰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林音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

莫同其便一也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

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九 法制

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主父變服又下商君一等要皆豪傑之槩後有知變之聖人不能廢其言也吾儕政當得于聖賢古書外耳如井田封建二事則後世所必不可行者柳子厚封建論于古今之時情事之變審矣其論若與前聖殊實可以稽前聖而不拂夫古制不宜于今寧獨一封建哉儒者詆爲強辭奪正理且夫所謂理者當于

時人之心而謂理也如論中述郡邑理安云云當于人心否孔子生平自任信而好古至論爲邦歷聖二千餘年間所因但四事而已不因不已多乎如必一一循古非古則訶詆以爲苟道不知茅茨土簋以供御衣皮茹毛以聊生于今日可行否

郡縣則千郡一心同歸于主以其勢不能自私之也封建則百國百心各植其私以其勢不能公同之也今日封建視古尤易生亂實以人心不古易于搖動難于鎮定而又人資之以勢人資之以勢則我勢分矣勢分則我難于兼制勢資則彼易于搆合片言鼓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十 法制

行自危者比干而立矣吾將如彼何且無論漢七國卽如唐諸鎮可覩見已

井田與封建共貫耳封建以其地分君子井田以其地分小人封建不可復則井田亦不可復如今日欲行井田弊尤不可勝言反不如聽人自相懋易之爲便也蓋天地生人必有所以生之豈必井田而後可免死哉卽無田亦必有自聊生活之計如今日天下無井田然人自食力亦有含餽鼓腹之風豈可謂非太平大諦財出官給則人人皆謂可得却似無主而爭弊反多財出自力而一介不能與人人亦絕望却

似有主而爭弊反少以人自爲界限也卽如後世限田均田勢亦難行行亦無益徒起侵奪吞噬相爲訐許耳

國朝封建諸王與郡縣錯而使監司守令監之無事則子孫坐享不能作威福以病民有事而子孫枝衍四方官民屬望係焉可以推戴而興復也蓋郡縣封建並行妙術法之萬世而無弊者也

夫吾之論法制而先伯畧非遺古聖而今之從也良以今之時勢人心惟伯畧可圖耳管仲商君李悝李斯豈不知古者哉誠有見于其時也何則古事簡而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十一 法制

法不必多一舉百靜渺潛圖陰梗之變態古人少而醇朴無他腸一揮百定非蜩起鴟張之情狀故封建井田可行也若至秦而復循其故吾懼始皇之世已不免紛紛而何待于繼世然則始皇之能大定于當世者徹封建井田之爲功也而卒亡于二世者積暴烈于百餘年又以阿房長城驪山趣之故民不堪命而思亂也非法之罪也有遠畧者必辨焉

方遜志氏曰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

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于亂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于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于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十三 禮教

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夫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事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禮教

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以不知禮譏之子聞之曰是禮也始知禮爲敬慎之心是人之實心也故曰禮失求之野野人簡朴無禮然而其實存矣記曰禮從宜事從俗又曰時爲大若謂禮而必法古舊則何以曰時乎宜乎何則三王不相襲禮也張華謂漢末喪亂絕無玉珮今所作玉珮受于王燦是謂必得三代玉珮而後爲禮也苟爲不得將終不珮玉乎如其無之因義制珮奚爲不可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十三 禮教

古者大司成合國之子弟教以樂德樂詩樂舞蓋曰不可斯須去身矣乃今之教則若與樂不相干何也蓋古者人心惇朴醇一其偏也朴而過焉者也教以樂則心與之適于平而合于和故曰成於樂也後世教類禮施事任其情不知所立卽日用飲食且以貪饕蕩志矧于聽樂不惟無益反以動其極娛之想而成其縱佚之非竊謂樂教後世不必復立人心放蕩惟禮可以檢束之故禮教于今日最宜也然禮之體嚴乃用之則適協于人心是和也樂不在其中耶昔唐太宗謂治之隆替不係于樂杜淹曰齊陳之將亡作伴倡曲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道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由于樂也上曰不然樂能感

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今二曲俱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

太史公作樂書始于勅幾戰懼終于無德不可輕用輕用則有禍教但存其勅幾戰懼之始心可耳教而使之由禮則言動視聽皆不可輕肆手足耳目口鼻皆有所檢飲食衣服官室器物皆有所限止交際會遇燕飲皆有式是故其人駸駸焉日就于閑而不知

夫古禮今不可行矣嘗試以禮之大者言之古者人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上中禮教

君三年喪畢而後卽位周自成康先卽位以安人心乃諒陰之禮紬焉蓋權其時以審所重則安人心之爲重耳孔子曰古之人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曰古之人則今之不然可知聖人豈不欲人君行三年喪者哉時不能行卽不行也夫以周之時而不能行商之禮況今日哉故斷之曰爲治不在復古禮也程正叔云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而節文之耳假令聖人復出必因今日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也朱子云古禮繁褥後人于禮日益踈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

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

藉殘古禮樂器數難復考見如必盡考則懼考訂未能詳而歲月已不待人

子厚云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伏拜此言非也夫古人之無椅卓其時則然古人豈爲體恭可以伏拜之故而不設椅卓哉昔伏羲畫卦以爲圖可以示矣故遂不思爲係辭至文周之時非辭不可矣至孔子之時非傳贊又不可矣之非周孔之智有加于羲也其時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五禮教

然也古人之不立椅卓以其時樸畧就如今之人君坐之地使羣臣往朝之豈不甚褻威重是以設椅設棹又設高座卽起而伏拜又何不便也禮文之極若欲反之忠質須乘大亂之後乃能故周文必至秦之亂亡紛爭然後民窮力弊事不得不從省故漢興高文景能以儉率之朱子謂行井田亦須經大亂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累朝積亂之極後乘此機方能而橫渠乃謂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井田可服此真空談未臨事者之口頰夫事亦須臨乃見難耳

大歸君子改作須其時人心有欲變之機若無故而驟起議變其誰不駭

朱子云曾子臨死丁寧只說所貴乎道者三三者是大本大原今所理會許多正是遶豆之事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非是孔子如何能盡到今人不學曾孟反欲學孔子多能此爲愈博而愈不似孔子也

漢韋玄成上元帝祭義有云臣聞祭自外至者也禮由中出生于心者也故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此說大本大原亦直動容貌三者曾子是教敬子修身大諦古人皆自身心言教言學後人則只詹氏小辨

是文詞器數

卷之三十四

十六禮教

先王設庠序學校後世亦庠序學校乃造士卒不能如古則所造之法殊耳蓋古以德義誘人學今以爵祿誘人學古者四十始仕則四十前皆安于修身迪德無望祿之心矣今則童稚始學執筆便欲干祿至其進之也古以德行今以浮文文似行即盜賊必錄之脫有一二志士厲行潛修則羣然而訕笑之以爲謀身之拙習俗如此司世教者安乎不安乎走也寡昧竊謂國之所恃以久長在世教世教端則風俗厚風俗厚則節義著其亡其亡係于包桑殆節義之心

爲之彼建國君民立教爲先謂非以此故耶

今之保甲卽秦之連坐什伍之法則古人井邑丘乘之遺今之議保甲者太詳歷歷不廢大都以詰奸禁暴爲事使有司信能修之蓋亦有足賴者然而非其至也夫蒞政莫重于和民和民莫先于化俗故孟子陳王道則曰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論井田則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然則化俗和民古之人率由此道寧獨鞅斯故智云爾哉今之稱吏治曰某能吏善督租善治獄彼亦自謂已能吏矣然于民風奚補焉至如酷吏則以刑爲教亦能致民外戶不閉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十七禮教

道不拾遺顧其民非僻之心尚在也今使士師而摘發境內朝焉戮一不孝夕焉戮一不孝寧能盡境內之民而歸之孝悌乎未也假令其鄉共推一長者立約而期會朝舉一人而譽于衆曰某也孝某也悌同約聞之不勸乎夕舉一人而徇于衆曰某也不孝某也不悌同約聞之不懲乎故三代之世日討其民而與之爲鄉射爲鄉飲豈直爲美觀哉誠通于其心將以化俗而和民也

今之各學教官無益世教彼皆暮年而得一官生平豪氣都盡獨有在得之心而不知戒日與諸生較修

儀其卑鄙齷齪之狀莫可言只堪嘲咲徒以喪士人真氣作其輕玩而成其猥陋之習竊謂教官於國最冗員也 聖祖初意蓋憫廩生老于青衿不忍遽遺然須于應貢時嚴考見有文理荒謬人品卑陋者準以教諭名色發還家則貢之人數汰而彼身亦榮未爲不忠厚也至其員則府限三縣限二之則一員亦可又乏卽以廩生之長者署之亦可緣此官無責任不過行移文稽各生數目而已其關係各生行檢進退則自有邑令與督學使者如此不惟每歲可爲國家省十餘萬廩餼亦省諸貧生每歲束修以爲此議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十八 禮教

甚便固非曰爲教子弟惜金錢政以此重金錢坐令士人日習于卑鄙也

國學之所教者曰國子生其俊例則事詩書與不事詩書者半然皆藉父貲輸納養成驕悍飄肆有日大司成卽欲挽其習而陶化之固難施矣何則驕悍則強梗而不從教飄肆則縱佚而難就檢加以刻削必且不堪而跳梁寬則辟雍爲戲局矣須日嚴課時董成使不遑暇于放僻亦不爲成材未成材之分大畧倣歲貢法二年一試必經書論策近通方與出監赴部撥歷如罔通卽十年在班勿問也如此則彼不得

不讀書作文庶幾心少頓于書文而驕悍寢寢可抑飄肆寢寢可斂不然是羣子弟而趣之非僻也蓋始焉爲國匱財既不得已而資其輸納則亦不得已而曲成其人庶他日授官亦不至于罔兩冒昧

近日有開納之例光祿署丞與五城兵馬國子生以加納六白金而領選無問賢愚三年坐轉府通判舉人以任邑令與邑掌教五六年而後纔轉通判進士三四年而纔得轉又芸窓寒苦俛首經傳去聲不知從幾許年來而今不必經傳不必三場歷試不必才智廉能一朝以六白金驟躋此位是六白金賢于舉人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十九 禮教

進士也國家開科嚴主司開通之禁今以六白金與人通判是縣官自鬻舉人進士也天下人士見縣官重六白金如此孰不稀冀而得六白金何必讀書是率天下棄詩書而金幣也其何以風殆匪所以爲教也及其當官將惟知金幣爾計以所前輸納者盡取償于今日而私名曰收責緣此膏粱子弟眼進階政靈民艱豈其關心彼之庸鄙日責子母錢於黎首又曷惑焉國家苟知樽節量歲入出用可自足何有區區數百金乃倡開納而所得又曾不足以勝彼所害不已左乎欲求世教清肅難矣

舉人會試入場自嘉正而上禮頗優之防檢視鄉場
殊畧謂其歌鹿鳴而來已稱賢也顧人品不齊多有
以防疎而懷挾者監臨御史搜出惡去聲而白上旨
下枷一月乃次場猶有犯者彼其人誠可恨顧枷之
非所以養士人之廉耻也走竊以爲枷之不如殺之
禁既厲矣犯則廷杖六十下詔獄牢禁俟後科復有
犯者入乃釋前犯者如無彼即老死獄中如斯庶可
厲士人亦以全國體不然過者見而指之曰此鹿鳴
賢賓也如國體何予嘗有當乎賈生之言曰人主之
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者聖王制爲等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二十禮教

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
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
及也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
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
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
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
庶同黥劓髡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
戮辱者不恭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
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
法者投鼠而不可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

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
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
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
束縛之係縲之輪之司冠編之徒官司冠小吏詈罵
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
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
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下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
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古稱賈
生通達國體斯言殊切世教而今乃舉人枷之宜乎
不宜乎亦曰死即死爾蓋其人不不足惜也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二十禮教

人謂棘圍搜檢防閑之嚴蓋原以盜賊待天下士使
其妻妾見之未有不羞而泣者固是矣然天下自有
若而人則搜檢防閑亦不能不然君子亦顧吾所措
心何如耳彼自搜檢自防閑于我何損蓋時制然也
今值盛時非天地閑賢人隱之日乃以此陋應舉而
不爲豈從周之心哉世亦有說作官若便爲汙者既
以出應舉舉矣作官自是我分去聲當爲習俗不察多
美此言嗟乎官何能汙人人但自汙官爾之皆頗僻
者之言也而玄達者不言之

風俗

夫風俗之關于天下大矣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
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
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
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磨具之迹流也漆墨其上輪
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
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
其內縵帛爲茵蔣席蔣草名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
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
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
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然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風俗

古者稱人高曰有至性曰有氣槩又或美之爲性行
爲氣類爲氣節今于凡抱性不羣特立獨行節槩自
負則共詆呵曰斯人有性氣此不宜作宦也及見有
論議持可否審是非不爲阿附則曰之人任性負氣
非用世士也則謀共摧之務斥逐之乃已爲國任官
惟擇夫選要無分辨唯然靡所執持一意逢迎足恭
下氣者而大任超遷之蓋今世仕道以巧避不任事
爲持重以險詐詭譎爲智慮以可否無擇爲渾厚以
俯首聽從爲恭順以口緘心諂爲謙謹以巧伺善承
爲高才以苟賤卑汗爲盛德以豐幣重賄爲豪傑以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風俗

不爲人憐豈不以才賢來妬之媒耶人設本心未喪必且樂爲才賢彼妬人必甘爲不肖者耳蓋所謂吠罵任他咲罵好官我自爲之者也

貪風亦自古爲然何則天下非錢不行仕而無錢不黜則謫則無聲譽人誰甘此不甘則貪亦其情也嘗見有官至通顯仕塗並以清修許之彼亦自以清修驕矜人矣然家暗起筐盈宮溢索朽貫斷豈天雨金錢耶此其人必巧于受賄工于行賄故利與名雙得耳夫非險詭之極者歟今鄉黨親戚朋友見有行宦歸來但只問官資不問官聲如有歸來百兩則驚嘆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二十四風俗

曰是個人不枉與讀書或以廉正被擠歸而壁立蕭然則共嗤咲曰拙物曰作人烏用爲此枉與讀書有錢不識取有官不識轉腹但有文章能療饑乎此風蓋徧海內爲然

夫不貪之人至難得矣鄉甲二科之士既貪官又貪利又貪名以資可兼貪也貢監吏員則爲金錢出服官官但曰了事名非所冀也自予所見天下真不貪嘉隆迄今惟剛峯海公一人次則吾鄉漢陽太守程金心與海公一而才氣稍未克故名不著于世在任以上官涼其供億不悅遂飄然還印歸始歸賣袍笏

自給既盡訓童蒙里中資其束修歲六七金以老無子今近八十餘終死一介不取也漢川張民部遂先爲南京吏部司務轉戶部員外陞郎中爲人清徹于骨而好學不苟合南吏部自前五十年餘迄今但輪大察部中當黜一人則以司務舉人官易制共排以爲浮躁令代四司甲科之不肖而當黜者于是四司獲以保全謀蓋設自一講道學司官于是私著爲例五十年中南吏部司務靡一不浮躁黜故張陞後黜仍不免吏部司務浮躁而歸家亦然一身亦以訓童蒙給日頃大旱四年饑餒屢瀕于死一介非義終不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二十五風俗

令到目前也今年七十餘矣予未識其人蓋楚侗師與予言三人而已可多得乎
今世居官而賢則往往違道干譽亦賢者之習俗也然世人賢之亦莫知以爲非大諦居官則視官事所宜裨于民實否烏得任已但任已即不便于人而人被其害故居官切不可一有所好有則人盡迎合之何良俊曰昔呂申公當國好禪學一時縉紳大夫競事談禪當時謂之禪鑽今之仕宦有教士長民之責者此皆士風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則天下之人羣趣影附此等豈有實心向學不過假此結在上之

知求以濟其私耳豪傑之士無位展抱退處講明施後固無不可若既受民社之寄而乃終日空談全廢政務豈非聖世必誅者哉王伯安先生從游者最衆彼不但無妨職業然當統岡橫水用兵之時敵人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盖用兵則因講學而用奇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術此真天人三代以後豈多見而後世中才希世而效之此欲以學鑽也尔日又有疏鑽見一出位言事杖而落籍者數年後驟起人咸畏之爭以金餽之莫敢不贊歎已亦自任大賢以意熏轅當世人莫敢與稽于是縉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二十六風俗

紳艷之無問然否各進一疏希一斤以來殊擢重名大利于後而尔日又有病鑽知已之不能委瑣又羞小官不能超格逕陞遂以病告去人不知而咸高之屢轉不起轉而京堂病即立愈夫京堂非聖藥耶然二鑽而計必講學學其大鑽乎公然而風成矣

今世風俗之最憤忤者其一曰講學之徒心本狡獪而外飾中規中矩之形容良知之談不絕于口穿窬之心轉劇于內講者學也而心非爲學借以趨勢實名取高位而市重利所謂志不在小者也人人知其狡僞而不敢議不敢犯則以其所藉之名大也而天

下是非得失賢否反若有自彼口出者則所乘之勢重也予以其害甚于邪說誣民仁義顛倒而破滅之然乃真然自信此今之至可痛哭者也其一曰稱詩之徒竊取前聞補綴成篇誕自誇詡以爲作者而高視闊步矜氣大言以凌跨朋儕放情枯酒嫚罵猖狂猥自標舉以爲節狹而高歌擊劍或笑或哭以矯誣流俗曰吾能爲人死生遨遊公卿之門內借聲勢而外顧爲輕詆以自掩曰某縉紳豈犖犖者彼得吾而價長耳及以請託而造之立下風以仰承意肯低眉輕聲以冀其聽念曰吾掇數十金還耳萬一不得則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二十七風俗

反唇怒目而相稽曰若輩賢否出吾口汝目中自無眸子吾豈虛受人堅金白璧者哉汝請俟之吾立令銅駝置荆棘中耳顛倒是非亂爲謗毀以恐惕當世而橫無忌憚此亦今之至可痛哭者也要以二家皆爲利耳乃稱詩之徒則明言明欲得之講學之徒無言而以意取陽推而陰以術獵之不大得不厭焉夫稱詩之徒不談道義吾何責焉講學則欲以道義鳴天下而外飾內狡爲不取以市大取之計布大利以行不利之心此至不肖之行然乃以其談籠絡當世使天下人心罹其害墮其術爲其移易而莫之覺

察若道家所云報應不誣則此等子孫必無噍類彼公然貪利之人禍猶淺也蓋嘗戲言之謂此法門人之至易以談空說知不必讀書修行也乃暗所享受則甚奢而用力至寡是獵名之捷徑希位之要津取勢之良媒市利之壟斷也無惑乎人競趨之然乃有志者惡道焉

庾翼與殷浩書云王夷甫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如是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二十八風俗

昔人謂處士全盜虛聲則亦其風成之也今世無處士而有講學與疏病三鑽

上下大夫之別閭閻侃侃也分_士也未嘗定以上大

夫爲上賢或疵而贊爲美定以下大夫爲下賢有美

而故誣滅之謂劣也此今習俗之別非所別也

郁離子有言一人習之衆心隨之遂以成風是故衆

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汗惡潔衆枉惡直衆

情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媿惡禮

于寶曰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可弗慎歟

刑賞

老子曰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故漢文帝始卽位而首問錢穀獄訟

漢文帝曰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恭者也道音導

孔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

天官書天西方勾園十五星曰貫索曰天獄獄口星曰關示開也開其出之之路也獄事煩多則衆星畢見明主耻之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二十九刑賞

郭璞曰重之以死者正所以求其生故罰輕而民易犯

子產鑄刑書見譏叔向而孔子乃以爲遺愛爲惠人

者何也其鑄刑欲民知畏刑而重犯法也是其心以

愛民爲主所謂設防貴其不犯者也申韓則以刑民

爲主非欲人見之而免刑也

韓非子曰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

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故成歡以太仁弱齊國卜皮

以慈惠亡魏王原姑息無益徒爲養禍此必不可用也若夫嚴刑則與惠愛迭用貴用當夫時耳

孔明治蜀正是刑亂國用重典故曰刑罰世輕世重陳壽稱其刑政峻而無怨以用心平勸戒明也

政論曰昔孔子褒桓文懷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夫爲國有似治身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

吳英謂爲政當明號令不必嚴刑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或問爲政當以寬爲本以嚴濟之朱子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三十刑賞

曰當以嚴爲本曲禮謂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何孟春謂嚴者在刑必當罪法不少縱耳若罪輕而罰重則輕者人必多犯重者上難屢施多犯而難施則亦非令行禁止之道矣誠齋揮塵錄載高宗詔宰臣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唯是可以必行則人不

敢犯太重則決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姦由斯言之法在欲其可畏又欲其可行太重則酷矣甚則入人罪而文致之是繁刑也民何以堪

朱子云獄事人命所係近世流俗惑于陰德之論多

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敝事然矜恤勿喜之心則不可無走謂朱子此仁言也仁公而已昔人謂刑曰天刑公也今爲陰德而至縱出有罪則爲私意是不仁也矧又以爲子孫計乎

有哀矜之心則斷必慎審不忍使之不當其罪子羔愀然臨刑政得此意至則者銜感而陰德卽在其中子羔寧有爲已爲子孫之心哉

夫刑者君子用以戢惡小人用以肆暴蓋君子所不能無而小人所不可專者也是以有國者必公遵夫用刑之人書曰匪佞折獄惟良折獄今之折獄者皆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刑賞

佞也意在摘發人之奸伏以明已才智耳故求情往往過察鹽鐵論曰所貴良吏者貴絕惡于未萌使之不爲非貴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冊府元龜有云制治在乎勅法勅法在乎得人

太史公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

路溫舒曰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櫛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用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納之蓋

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交致之罪名也故里諺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病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幸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

刑賞者人主之大權所爲奔走激厲使天下効力効死畏威遠罪而不自知者也故當則人心悅服足以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三刑賞

鼓舞其精神氣志而奔走激厲之故功用騰著不然而以功爲罪以罪爲功人何憑焉是以重失天下之心不但無措手足而已

呂覽曰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克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

高皇曰賞以當功上不爲德罰以當罪下不爲怨管子曰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

賞罰貴在必行苟功當賞賞卽立下則人心感悅苟罪當罰罰卽立斷則人心懾服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刳忍弗能予後卽予之只足取怨人不悅矣罰不立斷少之而請託夤緣行焉則失罰矣卽不失罰人心玩焉雖罰而不威故曰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中論曰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

梅福曰爵祿束帛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三刑賞

張喬稱孔明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陳燾曰孔明治蜀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魏徵上太宗曰今之刑賞專由喜怒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

慎子曰君上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法之所加各以分聲蒙賞罰而無望於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

矣當並去声

羅豫章云仁義者人主之術一于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于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先儒以為名言走竊以恩威二字請易仁義二字夫行政而一于恩天下既無可畏亦又何知愛其勢必相玩褻一令之下互相推委誰肯輸財而用力乎固知其不能使民也不能使民何以立國直足為亂而已此所謂姑息之政安可以謂之仁一于威則亡秦之覆轍耳又何可以為義有恩以結天下心有威以作天下氣國體自是張皇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三刑賞

天下之亂生于重斂繁刑重斂是無賞也繁刑是無刑也刑賞失而天下既不知愛又不知畏直有怨恨而已是以亡也

繁刑重斂生于不節儉不節儉生于肆意信已大諦欲侈則不節儉然非重斂繁刑烏能得之

鄧析子曰為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四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五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行自編五

邊議 潛議

厚卒 重將 戰難

厚卒

夫人之欲莫甚于生去声莫甚于死今驅數十萬眾置之鋒鏑矢石之下欲其忘生樂死逕往直前而為我戰非有以厚結其生平烏能得是而世之談者皆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五

一厚卒

曰財利者人之心是故好財者率自忘其死吾乘其好懸重賞以餌之士卒冀得財死為我戰此鼓舞一且非吾所謂厚之者也吾所謂厚是無戰之事而先有戰之賜月粮既以時給之矣時又有外犒焉吾財則與均彼苦樂則吾與同撫之如吾子慮其饑寒力為區處憂其疾病身為調劑雖歷歲久視之彌切士卒見吾待之如此感激于望外溢分之恩慚愧無功虛糜賞犒願為主將效死而無其會恒若有所不能自已于其心者卒切然有事吾乘其愧感恩効之心而又懸重賞以鼓舞之士有不為吾致死者否也

今主將于士卒奴隸而草芥踐踏之不但顧其貧窮困苦外恤其私月糧且不時給給又有折折又有抽關由又匪一人督府頒之大將大將發之裨將裨將分之大小校大小校散之士卒例又各有抽焉入士卒之手或未一半而官府又有意外之罪罰法外之月減所領之馬不幸死則例又必責之償月糧得入于口者復幾何以故士卒不堪其命怨積眉攢胥視眴眴恨無由得磔主帥肉也而肯爲效死力乎如斯者豈但不可使戰即平時操練有敲朴其不熟閑繫縶其不用命彼且跳梁叫噪鼓衆而我叛矣若彼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五

二 厚卒

其卒與臨戰陣亦曰今而後得反之耳非士卒不義由我之不仁先失之也雖嚴法令重刑辟其烏能禁顧欲教練士卒非嚴刑峻法不可然欲嚴刑峻法非先厚給優恤不可不優不厚則不能得其心不嚴不峻則不能厲其氣優厚以結之嚴峻以驅之然後其士卒可教而戰雖殺戮行焉士心不怨蓋所以感作之非一日也近日各屯營軍士侍衆噪亂挾主將以從已欲一不滿不奮兵而向我則投戈而逸走此鎮爲之彼鎮效尤互爲唇齒幾不可制此國內之北虜也而禍釁始于南京黃侍郎之減營糧成于北邊和

戎開市納款以爲虜已輸款無用彼戰爲也而此等坐食糗糧於是下減月糧之議不知士卒今雖不用然寇盜無常北虜之悍驚狡猾吾能保納款之終不爲逆端乎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矧邊鄙原自未安徒恃豐財重幣以悅黠虜冀其貪而少息以僥倖一旦吾能必邊鄙之終無事而防禦可盡撤乎能必國家之終不用士卒乎此數者而既不可逆知則士卒必有復用之日而吾可坐減之以激其怒而離其心乎且勿論他日就今不用也吾能散此士卒而使歸之農乎防固不可一日撤也防不可撤而業已拘之于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五

三 厚卒

軍彼非罪人何苦於饑寒勾賁之中復從而減之糧是措之已甚而挑之使生禍也夫人情饑苦而無聊賴則輕生而思亂一懷不逞之志是羌戎起車下而夷虜揭竿於卧側也在事之大臣偷安目前不思遠計樂獻貢之虛名基厝火積薪之隱禍至于士卒離心兵甲不事而猶占占自喜曰吾某地減糧若干省國用若干自我計籌強虜輸款勲績偉矣豈愚人之心也哉嗟夫天下亦大矣反側之子何處無之戰守之具何能一日而少紓也既不能一日而少紓則士卒必不能一日而不厚既厚之即嚴法令而驅之

以當鋒鏑矢石甘心矣何則人情感恩私而死知己也

胡總制宗憲在浙禦倭時見卒斬一賊首至則從座上走下至階前抱之曰我兒奇男子奇男子自取巨觥浮之又自以金錠納其懷伐鼓揚旗張樂導之出故士卒感激客有見子道此而咲曰軍門尊矣或在燕居而走下抱之可也若夫大堂高座安可下褻居尊之體予大咲嗟乎茲合變所為難言耳

諸儒有言古人之兵如子弟衛父兄而孫吳之徒乃曰必同士卒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五

四 厚卒

後報也此真腐儒口頰耳夫士卒之所以能如子弟衛父兄者以吾有同甘苦之恩先結之也蓋士卒之與主帥生平不相識面一旦因朝命而相上下非有父兄懷抱鞠育之恩于夙昔者苟無恩以結之而欲其衛我如子弟不已踈乎故知同甘苦乃孫吳妙術所為作其同死生者也

邊庭子身未歷固難遙度若夫留都之卒則所目見倉糧歲入盡充營衛之腹既幸承平不必臨戰今但與之操下平主將亦不得專而令乃實出于卒先是操必平明人得相望見弓弩能否可得而稽也而諸

卒不可白主帥白監操曰吾儕小人一日生活在平

明諸所懋易過平明則失之矣失則餓而死願請未明登壇觀操及明而罷主者知其我挾也不得不許可忽一日天既明而監操始至則眾怒大譟散去不與操而主者與監操弗敢問也諸建置釐革一惟其口出則帖然不則大譟而起甚則挺劍而道殺如此之人即食之厚之將以為衛反以胎禍可能從我而立之鋒鏑之下乎固必不從也則留都雖有數十萬眾實積薪厝火于都城中豈不危哉竊計承平日久法弛綱頽或邊庭亦如是耳今欲厚卒若無法能制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五

五 厚卒

服之而徒厚之是驕之非厚之也故必主將有雄威英特之大畧有權機變幻之神謀顛倒出其不測駕馭致其死心然後罰行而人知畏賞行而人知息如此厚之始乃得而用之是故孫吳之同甘苦非徒恩也千古權奇咸出其握中將之有能而有制者也有能若制而後恩乃可施卒乃可厚

重將

夫欲士卒之用命固在嚴法令而厚士卒也然非得賢將去將以厚卒反以資貪將以嚴令反以長暴就使不貪暴而給賞無法教練無方如士卒何是故士

卒無常常於主將今誠得賢能之將公忠智勇爲用必能得士卒于未用之先不徒持其士卒而以心入其士卒而視我若嚴父矣而後誨以兵陳必中去聲權勁作以勇敢必成次音飛比及三年有不爲精銳之卒者乎何則心悅服而教易於成也卒以飽煖之身自習兵陳而自爲有用之資不謂我苦之也一旦有事至于動衆彼謂催鋒自其職事不謂我置之死地而燦爛之也是故古者之用兵必重將今也不重將而重卒卒一跳梁罪未遑問將先以譴去矣是將之用舍係于卒卒之死生不係於將是將爲輕也方秉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五

六重將

事者之去將也心豈不曰士卒衆矣彼今已跳梁矣安可復攖其鋒萬一問罪之詔下罪未及加彼反麻沸而起抑將何以靖之于是乎監前事之遭跌耳却步以圖存隱忍姑息苟且以塞吾責而了吾目前曰將已易矣卒盡安矣是罪將以媚卒而冀其安輯也不知小人不懲不戒苟無忌畏彼烏知所底止續有賢能之將來代士卒之心且曰彼位去存係我手彼安敢以其能制我即代將者之心亦且曰前事已如此矣我即欲振軍肅紀以揚國威如上之廟堂不能盡吾才中之言官不能亮吾心下之士卒未能盡從

吾今何萬一更變而人心不從跳梁復起覆車將又爲衆咲乎於是亦以隱忍姑息苟且目前之安以待秩滿遷轉之期體統誠壞法令誠弛吾三年瞬倏且往代我者瞬倏且來是彼事也年復一年將復一將釀爲積禍莫或彈正以故將威由之不振夫將威不振則不能用卒豈但不能使之死守血戰一切簡練且將悉爲虛文雖比干立牙在側而情則莫相統屬人人有陵上作號之心如此即厚施之不但虛糜月糧彼且以爲我之畏其跳梁也而啗之厚利而其心彌橫以肆謂其有服習之心焉否也夫兵者國之衛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五

七重將

也將者國之威也將不振而國隨之矣故欲爲國振軍耀旅揚威周衛則莫先于重將張詠在銀臺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脅制其大校者上始悟詠言是輕將而重小校也小校重故大校遂以蒙其殃唐李德裕嘗爲武宗言將帥出征屢敗之弊由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又每軍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在陣戰鬪者皆

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故帥多喪敗是輕將而重俺堅也金人用之故遂以亡其國

凡此皆不知將之重者也若吾所謂重將寧獨俺堅不得而制之即文臣亦不可使得而制也豈惟文臣即宰相亦不使得而中制之豈惟宰相天子用之雖天子亦不得而捉持之何則兵事立眼變生何能遙度朝廷所軍之地近或數百里遠或數千里若必一一自中授策一一從中稟行是以親臨者為輕而以遙度者為重猶欲騏驎之行而維繫其足也故古者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五

重將

軍中不聞天子詔一惟大將便宜故曰無天子無地于下是以能有成功也昔馮唐譏文帝不能用頗牧帝問其故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

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而下之吏削其爵罰之由此言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夫戰陣之間功級原難稽查且人以身命博一功級而吾所屬望于將卒者大在克敵而勝之固不在二三級之小與賞賜數十金之至微也又況夫人之才智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五

重將

有長必有短負大畧者多不能循小廉而濫賞之與厚賚又行伍之所恒卒遽而卒及切用之者固宜寬法而待之重其權責其成大功不宜苛求毛舉而討其小疵何則行陣之中鉤戟長鑊蒼卒六加何能如朝士雍雍抑抑周折中規故知尤不宜以拘拘也假令天子無捉持之心中制之命矣然而宰輔大臣臺垣諫士責其苟直不屬外而督撫中丞巡按御史望其禮數慇懃大將所入常奉吾懼其以供億外內之交而不給也烏得而饗士卒不然一不至小則搯其吭大則裁其身方自保身首之不遑而遑暇據其

首鄙諺有云彌縫爲上策奉職爲拙計又曰武臣之
怕死由文臣之愛錢此所由來非一日也而于今可
蹈此耶今天下承平日久視材武爲靡所用者幾二
百年武臣之鈐束于文臣習若性成矣彼其以忼慷
猛烈之氣歛爲脂韋以百鍊之剛化爲繞指何也則
以其所保身位者在繞指脂韋也脫有百勝上才錢
神無力使佞未工則成可爲敗功可爲罪是故不求
工于破虜而求工于止謗不求成于奮勇而求成于
結納也致其愈趣愈下愈敝愈頹只有束手待敵開
門迎降作良策耳此往事已然稽諸歷代可覩者然
唐氏小雅卷之三十一 重將

則人君若欲張國之威固無如先振將也而機不在
先將之重在先去吾昔日之所以將輕者將乃可重
也將重而精神智力有專施矣

苻秦百萬之敗以無其將若有淮陰多多益善之將
寧無成功漢高不過能將十萬假令與以十五萬二
十萬潰亂可知已是故得精兵不如得能將

漢高之成以善將將始皇空國以四十萬伐楚以有

王剪

將帥行罰與人主不同人主要在欽恤故以寬假爲
仁將帥要在令行故以必信爲威

軍中用人亦與朝中任官不同官不可以有詐也軍
中則因其詐而使之矣官不可以有貪也軍中則因
其貪而使之矣官不可以猛烈也軍中則猛烈必用
矣官不可以跣踵也軍中則跣踵有弗棄矣良以用
智決策賭命遺身非曲謹小廉之夫所能與以故選
將貴在大畧

將能成功于外必由內有賢相精白在國責其能成
大功一切苛禮弗計是故將心無疑唯所戰守可以
自決不然一心外料戎虜又一心內揣權貴精神寧
得專一又況媚事權貴人易而摧敵人難人情亦就
唐氏小雅卷之三十一 重將

其易者而先圖之耳然則人主欲重將以專責成固
當先簡賢相

陸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
得其柄要以大豪傑亦惟有大豪傑然後能知之

戰難

夫知戰之難斯可與語戰矣人但知不料敵而戰者
敗也而不知不料已而戰不料已之士卒而戰與戰
而不以其時者皆敗也四料無失戰乃可議已

程子云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
分外面與敵人合若遊騎大遠則却歸不得如符堅

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若家計先定理自無可敗縱不能勝人亦必不至敗潰後世戰者多不顧家計惟以妄意貪取他人故有自未料理而急于出殺者又有出殺因稍得志遂忘却自己退步而乘勢遠逐者以故首尾遂不得相應反為敵人所乘

兵在審敵之空去而攻之乃勝淮陰千里趣利芻糧必落未後不能繼餉此其空也李左車欲以一軍斷其芻糧故淮陰服符秦大舉百萬心力難于專一是其空也謝玄以一軍專精趣之故符衆潰

人情畏死其不用力恃可無死耳置之死必致前脫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五

十二 聚義

死也此知其情所自為而置之耳然用當隨時因機順變如田單火牛後世用之必敗竊謂單亦倖成耳如昆陽象虎何以異此火羊之倖與牛一也是以昔用滅竈筭勝後用增竈筭勝運妙存乎一心拘執古法希不取敗良由兵自變事故以合變為長

田單師神剿卒尤淺陋可咲當時實以騎刼愚為其勝也

有自稱能按圖排八陣者此陳言耳兵家烏能持硬本子作欄柄要在得古書之意而變化自我乃能縱橫倒豎惟吾運用如淮陰置亡置死乃是得意忘象

若拘拘古人八圖按列而不合時變亦趙括談父書耳故蘭相如云括徒讀其父書不知變合故必知變合圖乃可用

檀道濟量沙亦增竈之意

謝太傅以八萬軍遣玄再不復為方畧又不受桓冲助兵此亦脫淮陰侯背水之骨迹不同而智同淮陰置之亡而後存置之死而後生太傅則孤之而後自存之慮深危之而後圖安之志決

趙充國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故謝安不為玄方畧政合兵難遙度不欲從中制之也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五

十三 聚義

兵在筭勝而動最忌輕率臨陣須是盛氣以必勝為主以必死為心如鉅鹿之戰背水之陳若稍計利害生死則氣餒志怯兵且不能任何能敵敵士卒必精練熟閑而後可使之戰不然是以卒與敵也

予于古人談兵最喜霍驃騎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惟不顧家故滅匈奴之志決不拘古法故不為文章制而運奇無窮政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者也走以為古人用兵妙法盡於數語

張巡行兵亦不依古法令本將各以意教之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役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又推誠與人無所疑隱其苦寒暑共之

趙括母言括爲將與父異處斯卽成敗所爲分矣括將母言于王曰始其父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

廉氏小辨

卷之三十五

古

戰難

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選將者以括與霍張事合觀將可知已

兵之強弱無常常于將與主君自古兵強未有若秦者然以始皇用王翦蒙毅蒙恬則強以二世用章欺司馬翳則弱故知鍊兵在將而任將在君將之係于國大矣無將而戰是自求亡也

老子曰善戰者不怒善戰勝者不與彼以戰勝而驕皆與者也

荀子曰無怠勝而忘敗無見利而不見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

孫子曰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又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乂也夫兵乂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吳子云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

廉氏小辨

卷之三十五

古

戰難

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數皆音朔

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主驕則上極民疲則下極上下俱極國之亡猶晚

蘇子謂秦王曰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

之道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識乎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

人間諸理並以用詭爲邪惟兵不得不詭故直曰詭道詭爲正也誠以萬衆生死君國存亡決于一朝謀安得不沈深秘密哉或問孔子用兵詭乎曰卽孔子安得不詭故曰子之所慎曰好謀而成大諦當詭而詭卽詭卽是慎是道

今之兵可以力挫難以理服試以古言之越伐齊至境雍門雋以越兵寇境請死遂伏劍死越軍聞齊有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五

十六戰難

烈士遂退假令今日聞者直堪捧腹耳詎肯退卽行仁義亦豈肯退唯兩兵交擊敗者退耳故知用兵于今日自當行今之道東坡云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伯者之兵用以求勝故其法簡而直言但有奇謀勁卒直摧之耳

汪司馬伯玉云今之稱兵如求鼎實染指而得異味遂恐執熱乃就他所而濯之以故出否什一而覆餗者什三志不在鼎也

邊議

邊防可一日弛哉知邊防之不可以一日弛則知邊

策矣虜方寧息政我閱兵教戰之日虜來而吾戰事夙具固可無恐也若既至而圖之嗟何能及古之和戎皆卽此之隙以有爲非謂藉此偷安也藉此偷安則宋和議之爲耳

邊事之失皆由督撫大臣與總兵大將不思奮謀畧遠見我財用不足兵力莫支姑爲苟且之計此貢市之所從開耳去年虜寇西寧當事者陽責叛盟陰厚賚與得其二三小醜與牲畜遂言虜已媿服可保無事復許開市如故令彼以此知我廢弛覘我畏懼故火落赤等復擁大衆橫犯我甘肅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五

十七邊難

古帝王馭戎止有戰守兩端爾烏有所謂和議宋人輸歲幣以奉虜亦云最謹矣而得禍乃最烈今貢市亦卽歲幣別名耳就以世廟威武尚無能當俺虜狡黠馬市旋開旋罷下令復言開市者斬著在今甲誠以虜情翻覆莫可久要平故不如絕之王崇古不思因把漢那吉入關乃倡市議其意本欲借此羈縻以息邊烽而不知虜欲無厭挾賞無已歲增月益費溢三百餘萬猶不敷復至扣剝軍糧以加之夫太倉歲入不踰四百萬供虜已去三百萬矣卽虜盟不寒財已難繼况今狂逞自甚可復牽制和議不爲征

勦計耶甘肅孤懸絕塞最稱積弱自俺荅假道西牧封賓兔台吉部落于西陲已懷窺伺之心今搶舊復踵故智與三娘子移帳而西以迎佛搶番仇瓦刺愚我實欲爲盤據計也而邵光先庸懦暗惰不敢過其來遂許以假道及既來而又假之居則何能復驅之去及其不去乃陰厚賂遺款求出塞虜志坐是益橫謂中國之畏我也如此中國之不足畏也如此遂至擄掠我人民蹂躪我城堡殺傷我士卒去年攻西寧戮將李魁今年犯洮岷戮將李聯芳致全師皆爲覆沒深入千里稽留三月向者虜來寇邊旬日即去而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五

十八邊議

不能久居者爲人馬不習水土也今入牧甘肅久矣屋居火食與中國水土習恐其他日志將不在財帛而在土地也況今已處門庭內他日將必有議棄甘肅如河套大寧故事者甘肅一失關隴川蜀能不動搖蓋甘肅乃華夷出入關隘爲係匪直一郡一邑而已也又中國屏蔽在各番今虜以搶番爲名來假道我既不沮其來去又復許其往是我以番與虜而自撤其屏蔽也萬一番人怨我連虜而共噬我勢將奈何

夫欲固邊疆不申勅于平日而欲求臨時一旦之策

則無奇策矣所謂不拔之基則惟守禦有常無間虜來不來而我自無時縱弛所謂持不可動以制戎人之動者上策也欲戰則吾之銳師精卒如林欲守則吾之堅壁崇城翠列是故戎虜無足虞而邊塞爲安土尔自頃與之開市納貢與之假道借居羣聚內地屋食優游此何異晉世之戎乎若曰用以結之然犬羊之性何常哉彼當事者之爲飾詞固將曰戎人則吾人要乃私實畏懼惟懼以忤生彙罔敢沮拂亦曰卒歲且延歲耳主上美奉職貢之名而遺其實便內附之安而不復逆其詐以爲邊境真無虞矣夫既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五

十九邊議

以此啗主上謂爲我功矣萬一盟敗則祗裏駭然具露將如驗問何其情蓋不得不厚賂以悅虜于是傾中國財力以爲羈縻之策加賞加賁不足則扣軍糧以附益之用爲固結纏綿冀彼終無翻覆將寧使我軍無糧不敢使虜人以苦饑觀望寧使我卒無衣不敢使虜人以啼寒覬覦虜誠餉煖弓馬日有餘力而我之將士心肉剝剔日以無餘饑寒伶仃我不遑恤卽有軍陳不遑整敦卽有戎器不遑排撤卽有城堡不遑繕治彼以貢獻虛名啖我重利我以偷安積習成彼富強是我之計大失而彼之計大得也嗟嗟

乎自古昔之有天下者彙彙終年廟門之下猶或時有袂服豈謂燕安而無禍亂乃今傾巢出邊越河犯順集于甘肅以迄鞏昌猶曰彼無大志不過刼掠是縱使刼掠也坐視生民塗炭而不能救則將焉音用守土之臣爲西鎮之虞彼已盡覩矣萬一因隴而萌望蜀之心今且以刼掠嘗我甘肅明年又以刼掠嘗我延綏明年又以刼掠嘗我宣大不出三年官民之儲積俱空九邊之虛實備審于斯乎橫焉自恣大舉而來分兵四擊安可謂其止于刼掠而無他心何則彼始而從我貢市非其心甘爲我臣妾也時適彼國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五

王邊議

多艱部落貧苦故外不得不以虛名奉我今我之財幣垂盡我之防禦弛極彼且又以得我而成富強矣夫人富強則怨侈而情肆矧夷虜之爲禽獸者乎虜今雖去蓋非有我軍能驅之去也來未敢拒去未敢追深入我地又不敢遣一軍以邀擊其後往返千里曠若無人彼何憚而不復逞夫以邊具久弛之後卒然虜來而欲與戰是我以不能成其能也其喪必無日矣故宜自虜退之時身先勦儉與大臣儲財周備選將教戰務使士卒與兵相藉內不畏死視將如父視虜如仇斯乃可使堅守而爲不動計耳貢市固誠

不足恃然頃來部落有來寇者有未來寇者若槩焉停之是吾賞罰不明適以激未來寇者之怒而合已來寇者之勢其何以服夷心無已則且停已來者之市以彰罰而仍未來者之市以彰賞乎如此既以稍示吾法亦庶以分其党俟吾養就全力戰守有餘資而罷市乃可議也市罷則歲省三百餘萬厚卒重將並有贏餘繕城除器惟吾料理九邊有不頓生采色而增雄威者乎由斯而言若欲安邊當先儲財財足則人情踴躍出不患無重賞人不患無厚給快戰特起之機實屬于茲不然牀頭金盡壯士沮頽鄙諺固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五

王邊議

有成言也嘗問近塞諸君來仕留都者與留都縉紳之曾閱邊者云邊塞官軍羸弱形狀視留都官軍靡異雖數盈幾十萬無當算數惟各將官所畜家兵少或家一二百多或家七八百又多或二三千此可以備緩急者第自貢市開後將卒嚴解不臨行陳已近二十年矣今一旦而遽戰之能不畏懾蓋兵死器械戰死地也惟常試習見庶幾心與之習而畏懾不生膽智乃壯欣欣焉若欲以殺虜爲快者乃可使戰也今將不恃吾卒能戰乃恃吾能賄故凡可以刼剝爲賄虜計者

脩極心筭士卒坐是凍餒日益以羸弱誠無足用顧其羸弱之中必有少壯可磨厲者夫卒不在多在精銳能以一當百吾就其少壯者簡閱之當得一半加月糧以異其操而又懸金召募天下壯士教以控弦抗戈批難播阨與共創始則重賞之下誰不感奮安知此中無二三豪傑歲費不過百餘萬而足給矣視市賜所省不已多乎若終便安貢市窮竭帑藏以餒驕虜用必不繼數年以往事不可知唯天祚國虜中不生豪傑則財幣可長得而羈縻也

漕議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五

王三邊議

今天下漕河之費大矣計其濬治之工造船之費官司之供億大約數金而致米一石議者惜此之費于是而謀海運海運不可行而謀車載車載不勝煩而謀召商召商詎可常哉原夫京師在北四方水陸固宜其輻輳也而使舟不得通有船無河詎成大都之會以京師大體論之河費固必不可省也而吾之所深憂者則不在河漕與廢而在京師整饬枵腹張口以待東南數千里之粟萬一有不軌之民弄兵徐淮扼其喉而控其咽則京師不戰而坐困矣雖有數百萬衆烏得而食諸此事之大可危心者也

今天下大勢西稱巴蜀之饒南頌江漢之沃東數吳越之豐以為非此數郡粟米財利無從出而中原以北盡磽确也顧三國時曹操擁中原而巴蜀江漢吳越諸美壤盡為孫劉割據宜其坐餒無能與羣雄角逐爭勝負矣然乃強大之名卒以歸操而二雄莫之與抗何也豈其兵不待食而勇國不需富而強哉亡亦以徙民屯田許下其所為經營積貯之計豫也史稱建安元年操從羽林監賁祗言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許下屯田既又徧令郡國例置田官所在儲穀廩庾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五

王三漕議

餉之勞遂能誅鋤羣雄幾致混一由茲而論之財在人生則何地而不可以謀樹藝操亦何嘗須粒米之助于東南哉仰食江南蓋自元始高皇帝起淮甸而驅夷之若振槁然江南之粟不繼彼之王庭勢不得以不北也此雖天下大運會使然亦由生儲之計疎也我國家自成祖都燕薊襲元舊而忘脩西北之農視江南有如外府朝饗夕殮舍江南無復望焉何漢唐之時談者輒以中原為重地規畫田里經營儲蓄語富強而必先焉迴睇江南反若甌脫了無足當輕重然豈今古南北地運固殊哉今國家一

日無江南不啻百萬城守之卒悉成餓殍卽君臣上下且若有菜色之虞徒張空口作呵呵無地復能施計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昔張全義尹河南當喪亂後招徠農戶力修屯政出見田疇美者輒召田主勞以酒食或賜茶絲衣物以故遠近競勸遂成富庶虞文靖嘗言人情富則無不欲得官今因其情下令有能以萬夫耕者則與爲萬夫長有能以千夫耕者則與爲千夫長百夫而下皆然其長先給以虛銜緩其征科埃田入既饒蓄積浸裕然後量加征稅隨給祿俸與爲實授至夫兵興有能以餉助軍者其轉餉勤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五

二十四清議

勞與對壘同論功之二議皆能鼓動人情隨地而可見之施行者唯得其人政乃克舉無人則良法亦空談耳誠得強幹精敏任事之臣深謀遠見之士授以大中丞秩又得如此數輩相與提衡布筭假以便宜不責近功寬其文法不以搖于羣議令將西北暨塞外諸州縣用張虞二法斟酌錯置時令府州縣吏遣一廉能叅佐巡行察其治汙遺尤不可以多擾民亦不可數數以妨事卒然以一人行以視一鄉一邑乘彼不意見有田疇未闢草萊未治則朴責之罰罪之有闢且治者則慰勞之優賞之如此則諸方聞風勸

戒民益敏于田功矣行此十年業定功成風移俗變民忘其勞欣欣秉耒可以不費縣官一錢中原內地悉爲良田有不待督督專望給于東南而儲積充者此非敢爲迂談誠得其情而用之也鄧析子有云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者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夫天下人殊方品殊分_去致其憂貧與欲得富貴之心則罔有殊焉因其心之所罔殊者而趣促之以自爲又嘉與而勸獎之其用力必不後矣矧情農又有重罰聖王爲政寧能_去巧術悅民亦惟於人心所共悅者爲之立法使彼自治其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五

二十五清議

事而我收其成功故天下大利歸焉殆任地而可取盈故以爲萬世長策特患夫在事者習故安常抵此爲迂遠而終莫肯試耳嗟乎當國家垂敝之秋非夫極力更端何能振起語曰不一勞者不百逸斯言或亦今日藥石乎

夫人情便於故常多不復思其敝而又憚于起事之勞卽爲之又欲立眼見功不能俟之十餘年後又矧夫人才庸懦者衆一旦而有高世遠覽之才強毅精幹之士覩見厝火抵掌劇談于人顧其火未燃人弗之信驟聞疇不駭異且以爲亂常喜事卽不刺議必

嘆之矣以故起而任事之臣最難何則衆既駭而議之矣則必不能相容必摧折而沮抑之矣又有媚嫉之夫忌其功成則陰嗾巧詆而中傷之往往事未及行而任事者先以得罪去何則大功非可以旦夕建必經營創置垂十餘年而後成又成大功者小費尤所不能恤譏詆固易生也嗟乎夫非振世豪傑必將反顧其私逡巡而莫肯任者亦恒情也故天下往往卒就敝壞及其既壞雖有殊能安所施

王逸少云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治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五

二六 漕議

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爾又荅會稽王帖云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本勢舉謀之未晚

天下漕艘所入南則必經淮徐北則必經直沽天津而後能入京師此其隘會也今者國家財力西北則絀于檣虜近者朝鮮復迫阨于倭其勢猖狂言入犯萬一彼從朝鮮並江海而來不百餘里一二日便抵直沽天津而據其隘會則南北阻絕漕艘安從復入又或從東海而上不三三百里便抵淮徐則兩地

互踞漕道斷之爲三千艘愈難復達于斯而謀車載則舍徐而里道間關不便召商則商人震恐而莫敢前行司國儲者計將奈何走也不勝杞憂竊恤謂宜於直沽天津徐州淮安四地添加精卒勁兵重其將令使盤據爲萬年必不可動之策就有倭虜罕莫可入然後萬米通行覬覦不生而京師乃可坐享夫天下亦猶人一身然京師頭目也直沽徐淮則噬喉也東南諸郡邑則手足也噬喉無害然後能朝餐夕飧氣血充盈運手足以捍頭目之患不然雖有香稻玉粒噬不能下矧今日東南又非昔日東南有不能專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五

二七 漕議

倚給辦于一方者嘗讀趙宗伯定宇所疏管筭條悉備具辛楚則知三吳民力今已困憊又讀朱給事价卿出經漕河所奏則軍民交困杼軸俱空山東一帶罷疲極萬狀言之已爲痛心矧復于今加以二虜窺伺東西用兵向者漕米所入但以供西北邊陲今則欲分大半踰鴨綠而之平壤朝鮮府名民賦既難增加生殖又靡他法坐仍舊貫袖手待盡則將如天下大計何若謂計宜政惟此日則下走欲以張虞二法用之中原與西北意亦王逸少根本勢舉之遺旨乎蓋實今日天下心腹之慮也第計出非常定非常人所省

喻固知其以就勞咲我矣下走安敢言而望之從哉
則惟願為今日二虜之經畧者無致重所憂以圖所
欣斯國勢幸甚若至治漕經費與各地要害所宜修
築則有司存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五

二十全清議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五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六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校

人道辨適自篇一

摘藻

有上中下三卷

摘藻上

原古作者之音

辨歷代製作之殊

論作先養氣論先見大

論昔人倣古之妙

論入門在虛心篤好

鄭樵曰一部論語言他書不過一再惟詩則言之又
言凡十二度言焉門弟子有能學詩者則深喜之子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六

乙

摘藻上

貢子夏論詩則與之至又發起予之嘆蓋以深嘉之
也

虞廷教子卒以詩周人宣化首以詩詩之於民大矣
惟民生有恒性性也者性其心也心不性其心而情
其心則心蕩而情匪其情矣詩也者所以節情止性
而存其心也心學也故于義為持而釋之曰持人性
情

詩者志之所宣暢也

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
萬物之巨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蓋古

人以詩歌節宣天地之氣也

鄭樵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此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詩之始

玄晏先生曰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

班孟堅曰傳云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六

二 摘錄上

大夫言感物造端

古端字

材智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

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譴憂國皆作賦以風音調下同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

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夫所謂麗則云者言非徒麗也以則而麗也何謂則

作當

去聲下同

乎事之情事止乎情之當而流侈不與

焉卽詩卽禮義也唐人之撰如蔽日人愁握手心悲

面場圃話桑麻骨肉遠童僕親思家步月憶弟看雲

鵬鴉乘時驛驢顧主言雖出後代然皆當乎事之情

庶幾古詩之意故足術也大諦古人詠歌皆情感深

于中不得已而發言非有意既沒而人自傳之非其

志也豈啻三百篇只以漢世蘇李二公論之夫非千

萬世五言之祖歟彼其醞釀閎深固不言而可想也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六

三

摘錄上

假令當時蘇不遇遠使李不遇喪亡兩人終身寧有

一言可見及其均淪虜庭一畱一反於是乎悲心感

而幽思

去聲

發非有意于爲名也後世則爲名而作爾

旣以希其豔又欲起其新又欲出其上念則二三言

多紕繆又曷惑焉彼蘇李之爲五言也志非欲創體

也情感深於中言偶成於五也

夫子作春秋良由列國紛紛亂軌不得已而作然止

用數字寓褒貶謂如此功罪已見不必詳也左氏傳

而詳之便自多爾假令其言宜詳聖人便如翼易又

何嫌于十覆也春秋罪多於功聖人本意要在隱而

能彰不欲深暴人惡

聖作皆因感而有如義皇見龍馬觸而畫卦豈先有畫卦之心哉至如文周嬰憂而潛心義畫有會而筆之既筆而成之非其意欲爲如是也故走以爲合于天道若子雲之玄子明之極則皆有意若謂其言無當則我不敢誣何也理根人心人心自有之肯一研討靡不有會諸儒一切抵之謬妄則我不敢信夫諸儒之心

孟氏之作以處士橫議

上聖大賢言出而文成皆心精之密綴自靡幾微刺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六

四

摘錄上

乖卽此是其學匪學爲文也

宋劉本曰人生不學與無生同學而不能文與不學同能文而不致之道與無文同走謂道不必過求別索只由三百篇離騷之致以及盛唐諸名作博覽而近取之將必有得詩之道者夫道通近遠無精若粗試以粗近言之詩以曼字成聲則貴聲其道也聲以含氣振響則貴氣其道也氣以節亮生色則貴節其道也節以調均諸志則貴調其道也調以興去聲感下同發端則貴興其道也興以合情至止則貴情其道也自宋人過求別索而六者離是道失由宋始也故今

日作詩之始貴先辨夫唐宋之分

唐李賀鴈門太守行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撫言謂賀以詩卷謁韓退之韓暑臥欲辭之開其詩卷首乃鴈門太守行讀而奇之乃束帶出見宋王介甫云此兒誤矣方黑雲壓城豈有向日之甲光也或問此詩韓王二公去取誰是楊用修曰宋老頭巾不知詩凡兵圍城必有怪雲變氣昔人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之句此何也予在滇值安鳳變居圍城中見日暈兩重黑雲如蛟在其側始信賀詩善狀物也且無論用修之見予只以韓王去取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六

五

摘錄上

辨之唐詩宋詩之分皎然

近體創始於唐其結構如人身之有骨有筋有肉有骨有聲若乃此骨肉之身所爲妙則以有情之興趣宋人工骨而失之色工體而失之調工意而失之情工用事而失之趣如無已去非營直數君之詩非不有典贍之句嚴整之法然斧鑿之力有餘鎔冶之妙不足是以情爲意縛趣以事窒挹之無色扣之而聲訕然譬之槁梧枯桐神韻都盡

李獻吉云黃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詩傳之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卽冠服人等謂之人可

乎何仲默云宋人似蒼老而實粗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

元人稍知求之色聲而體骨卑弱則才不足也夫有情有趣有色有聲有肉有骨斯詩之全能而兼之亦難矣蓋肉近濃俗難於骨色聲趣色近纖脆難於骨肉與情骨近粗鹵難於聲色與趣趣近空清則豎骨生肉爲尤難也若夫難而不抵於難必有夫邁衆超倫之才乃能通竟而致于一也然使功不真詣養未函深而恃其徒才以染翰而抽思則其精不存其神不至故有聲入叫譟色塗粉澤骨強湊砌肉病臃腫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六

六 摘藻上

而情牽揉合趣墮佻巧者則何以爲真趣真情真聲真色真肉真骨哉

真之真可以意得而形象求焉則失之可以心潛而智見泥焉則失之皆着于迹匪真之云也

陳繹曾有言情真景真意真事真澄至清發至情此自是元人意致元詩若飛花墜藥往往獵華而遺其實雖其緣情曲體於詠物式穀似之總屬衰謝之風蓋彼以清細之爲澄至以巧思之爲發至而不知真氣已纖薄矣則澄至清發至情之語病之也夫音以此清濁而成樂篇以聯虛實而成詩神解天觸則恒

生有于無而莫知神情之所爲至心思之所爲極彼中三昧何能以意事拘之而情景限之

混沌開闢之初天地萬物曷常有名聖人一以名之皆從無中生有詩固在情事與景之真自有眼前未有據景物似無語趣致則真若有若無得之於無所得斯則見在象外意外禪宗所謂無眼界無意識界者乎

禪宗之論有三其一曰隨波逐浪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曰截斷衆流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曰函蓋乾坤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俟說詩亦然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六

七 摘藻上

葉夢得云古今談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兩語最當去聲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彈丸脫手雖是輪寫便利然其精圖之妙發之於手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

李夢陽曰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闕者半必細一實者一必虛疊景者意必二又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以魂載魄生有此體即有此法也

李東陽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又曰法度既定溢而爲波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朱子云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皆懶慢不收拾夫詩賦大物誰云小道其氣格固與國運通也齊梁立國懶慢故人情亦皆爾爾如唐立國規模一何壯哉故其人之詩亦自渾雄健麗至晚唐便細碎無聊宋之立國也卑弱卽有刻意追杜其間體格總卑卑爾至元乃以自古帝王中國被強胡跨據人人意沮氣喪無可奈何故詩多萎靡不振今人動吻輒稱我國朝詩文遠邁元宋追躡漢唐不知我祖肇造丕基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六

八

摘錄上

原自駕越往代

嘉靖己巳中予樓居而李青蓮見夢語予曰詩難于結句而妙在以有心求之無心得之此真青蓮來耶非耶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通之良非虛語要以此語非青蓮不能道也然予夢中所見青蓮褐衣紗帽芒屨索帶而貌黎然其長未踰五尺髯則五岳而長

締造最宜思深梅聖俞云思之深者爲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走謂昔人所云詩不厭改者不厭思爾子美語不驚人死不休亦云思之

弗佳弗已也匪精思之極烏能玲瓏四透直超最上之乘故凡有趣致高妙皆思之效也思極而形象乃融

朱子云歐公最喜唐人送別詩兩句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自謂生平不能道此今人不會此意但要遇事使難字便云佳蓋佳不在用事使難字而在趣與致之高若止以用故實使難字爲佳則詩亦迹耳豈其所以迹哉

朱子云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者只學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六

九

摘錄上

其不好者今世學李杜詩亦然爾此由其人原未知詩見有粗淺可及便自幸旦暮遇之忻然欲步其武不知粗淺乃彼不佳者耳

詩而內之可以適己性情外之可以感人志意此真詩也如其無之而徒以繁言縟詞角宮商于篇什間篇什雖佳吾猶以爲下巧鳥唱春一解何則巧鳥唱春自其真性非有強聒而假也曰如此將無宋人之以詩說性命說仁義是乎曰宋人正墮強而假真性何必定援仁義性命字樣入來說如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亦何曾有一字關着性命然靜中真意自

見令誦者于茲冷然發省故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謂感志意在言之外不在言之中也其微旨正欲人自思而得耳惟自思而得故可以曰感曰適也

李獻吉曰夫詩宜志而道和者也故貴死不貴驗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冶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夫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諛簡侈浮孚之界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陸之徒爲詩使連聯關押累累數千百言不相下此何異于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彼親冠冕珮玉有不縮腕投竿而走者乎何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六

十

摘錄上

也恥其非君子也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向使繁巧驗靡之習誠貴于情質宛洽而莊諛簡侈浮孚意義殊無大高下漢魏諸子不先爲之邪故曰爭者士之屑也然予獨怪夫昌黎之從數子也

大方家爲詩宜有跨海登天之致連聯關押便成小伎倆亦其美二鳥光榮本色也如涪翁爲詩偏守一是亦是其褊性固然偏守一是求成若易然大方家不爲其易

摩詰詩之清遠固從禪理得之至其忍辱以受祿山之爵亦謂是忍辱法門爾及以百官何日更朝天之

句免死豈不自謂是福田善根昔人謂摩詰深入名理惟深入是以不知忍辱之非而以幸免於死爲已得耳

太白心無垢淄故作語亦無垢淄乃其用則疎以爲詩人任令縱誕可爾使之當官何異鍛鶴鶴之翻入之樊籠必不堪矣子美沈着故能以天年終至其登床詬言母乃老不曉事據此復難與適于用過乃稷契自許則其迂也大諦詩文與人之生平最相類詩品固以人之才品高下小大而異其成要在各有一種天然生意牡丹棘刺相去遠矣致其所爲能並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六

十一

摘錄上

存天地之中則以生意各各具足生則有常行之氣是以紛綸萬變種類千秋如一日也今人撫管便說漢魏晉唐假今字句篇章漢魏晉唐矣然乃生氣無之紙牡丹爾

文之貴有生氣亦然田錫云文以意爲主主明則氣勝氣勝則辭洋精彩從之而生然亦有意工而氣不充者氣充而辭不精彩者則意是刻意氣乃粗氣爾真氣不勞而自溢真意不鑒而自生真精不琢而自炳蔚若握管摘文思之而旨未昭徹是真意之猶未生也而過乃強作氣

便結滯無從得閑暢矣

氣之不振生于疑氣之不徧由于強

質弱之人文多無氣則須用養之何以養默識靜坐深積而重發焉庶幾其自致矣自致乃是真氣

文有同夫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大諦登壇命意時縱時舍要惟其宜有心徇同則已智蔽有心求異則已智鑿鑿且蔽氣以茲害矣曰何也有心即有即是礙爾

天地萬物之所以長存也氣運之也人無氣則死草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 十二 積善

木無氣則朽天地無氣則隳覆而消盡文無氣烏能久遠

子桓文典主之以氣士衡文賦緣之于情自是履文家之壺域若云文人而當大道則謝康樂過始寧墅有云束髮懷耿介逐物自推遷石壁精舍還湖中有云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見或出諸儒先也又唐張君祖贈沙門竺法頽有云外物豈大悲獨往非玄同廢聰無通照遺形不洞滅苟能夷沖心所憩靡不淨萬物可逍遙何必栖形影以視伯子定性論則亦何減何殊

凡作文應先理大體大體渾成句字並工固是至佳假令篇中間有一字一句朴而少工工之則體損天成不工則令人見拙吾寧存大體耳比之高株十尋內有二三小枝蠹齧無損灌木之生如必斲而去之伐其天和戕其本枝生理殄悴將為枯株爾又若壯夫一疥一癬未病壯也如必盡疥癬而療之用藥攻內心腑蒙傷壯夫病矣故文家弘致在大體即或句字雕幾乃大體而反絀焉譬如取防風氏之節衣之以文繡戴之以華冕可以為防風氏否乎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 十三 積善

仙家一入門教人割愛即為文亦然文若構意而不割愛必成雜亂若擗奇而不割愛必致填滯

文家雖取鑄經意亦自鑄詞雖取則前秀亦自創體不爾續有深解弘致非所以立家也

天之文莫大乎二曜人之文莫大乎二目苟無二曜二目雖有山川鳥獸草木樓臺綸繡圭璋昧然無見終是混沌乾坤明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而文之所以為大可知已

夫文之不可少也嘗試以人身言之生來本有非有待而致然也何以明之夫眉鬚髮爪于生身曷所用之然而生則必有無之則不成為人謂無文之不足

觀也又如耳目鼻口手足生必用之如誠靡所事文則生之也耳奚以有輪眼奚以有睫口奚以有輔鼻奚以有端手奚以有指五而指掌又何以有文然則文之爲文天與我以生來本如茲也人而不文如生來何固宜人人有之矣而矧又有夫眉而彩髥而美髮而鬢耳而三漏鼻而降準眼而清盧口而壓輔手而柔美則文中之文文斯特秀而人人爭羨之矣君子而以文章擅美標能獨睽天下寧獨爲一眉一髮一手一指一口一耳之特秀爾哉是予心之美也彩也鬢也清盧也壓輔也而生來並自有之人特氣凝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六

十四

摘藻上

之濁昏潰其體而聲德發聞之明智闕壅耳蓋天以精華發洩之人身身又統之一心而心又竅之以七畀之靈通以爲百體精華之主以用耳目鼻口手足而生其神以成其變而踐其身之文人之所爲脫肥癡物蠢之名起藻績天地之觀爲有茲也假令心而不能以其靈通發洩於耳目鼻口手足使之動指臂龍虎而騰風雲則心爲頑肉殘形其何以爲精華之主故謂之人必非五濁駢塞而文采之絕無謂之心必能以文宣洩其靈通而徵于耳目鼻口手足之間如曰文而可少是謂眉髥髮爪可少也將耳目鼻口

手足而亦可少耶是故吾觀於人身而知文之必不可已又知爲之者當滌靈以曜其真而盛其撰以極其變庶乃于生來靡所忝爾由斯而談之文藻之迴茂者天人也文莫之猶人者衆人也無文則木有華而草有秀鳥獸有奇毛矣人其奚以自堪彼甘爲不文之人而倡爲文不足事之說者抑亦未知上天發精降靈之意乎

昔吳人問蜀使天有口乎對曰有而引詩人帝謂文王之詞以徵之楊誠齋釋書契取諸大則援此以明夫之上乾爲天下兌爲口舌而謂書契爲代天之口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六

十五

摘藻上

舌揚雄亦云天常爲帝王筆舌史斗爲天之喉舌故予於文章則指以爲代天之言不然何夫子而以書契爲取諸象天象口舌之乾兌乎

孔子贊易乃獨於乾坤二卦而有文言蓋天地所示皆文也故于天而曰觀乎天文于坤而曰文在中于聖人而曰情見乎辭無辭則聖人之情不得而見故往牒贊堯則曰文思贊舜則曰文明贊后稷則曰思文贊文母則曰文定贊文王則曰所以爲文乃孔子自道則曰文在茲又斷之自天而曰天之未喪斯文豈徒筆札之末爾哉

文之成也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等又長夫天地昭華實乎後先如曰擬拾陳言無關胸臆而可能窮神盡態則我不敢知

程子曰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于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省此則握管抽緒當必有勿正勿忘勿助之功

兩宋儒者之撰固不爲文也然如張子厚之矯健而奇秀程伯淳之暢達而昭徹邵堯夫之豪爽而疏通朱元晦之蒼鬱而典重豈易及哉 國朝唯宋景濂王伯安數篇堪與儔匹自餘未敢輕許也若云秉勳唐氏小雅卷之三十六

士六 楊濬上

華文思宜以秦漢麗則斯其爲全德之人矣然如輓近世文與道分何

自文道分而學無全人自以文爲人而道去人滋遠第昔之文人並由博覽羣籍自心化而出之以爲一家於含章時發之旨似也輓近則握管臨文始搜索于羣籍剽而竊之湊合以成篇章

六經之文合說則說非有夫馳騁之心七國而下並自馳騁第能縱之由已操聲平之而罔所勞可騁則騁不可則善刀而藏之有馳騁而靡其迹

行乎其所得不得行止乎其所得不得不止披公於辭

達之旨得之矣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煩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潰辭由斯而言殷周之辭潰矣故曰周公而下其說長

朱子云楚詞平易後人學之反艱深緣屈平語自忠憤感愴而發自說已事道乎其所不得不道故言明辭達不矯揉而自合後人遇匪屈平之遇但以希豔其詞扭此合彼而作任令刻心雕奇終是借他家靈樞前哭死者故曰舜禹出而明良歌韓獻遇而圻斯唐氏小雅卷之三十六

士七 楊濬上

賦鍾儀幽而楚奏鳴莊舄顯而越吟興情不可以強來也聲上

朱子曰古人所作多是摸倣前人作之既久自然純熟夫摸倣者法也若文家之妙則在因時變化損益如傳載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洧沱矣昨暮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採此入有若傳則刪去末後日月離陽四句蓋太史公欲以見有若不如孔

子故不盡錄而文益蘊藉爾如列子九淵莊採之止說其三如變憐蛭蛭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莊止解變蛭風而憐目憐心缺焉蓋說盡則無味畱不盡以待讀者自思此文家秘旨其損益之妙可形摸也枚生七發宣敘偉麗之觀實本宋玉招魂蓋以一句演爲一發彼簡我繁師其意而自起新以成其變詩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莊生得之則以論飯牛牛肥于百里奚

子美七歌根據四愁之旨而數則用七若法自我出而讀者不知其擬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六

十八 摘藻上

李供奉賦大鵬而卒之以希有鳥楚人說音悅項襄王而卒之以秦之大鳥旨殊而譬則相襲是錯論貴粟韓非論詭使事殊而智則相師

姚賈說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讐不庸讐與售同庸與備同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去聲賣以五羊之皮穆公

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子者皆有詭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下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

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故可以存社稷蘇秦語燕王曰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去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于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于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強兵哉魏無知論陳平於漢祖亦然然則太史公退處士進奸雄誠自有所感憤而云爾乃其旨則姚蘇先談之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六

十九 摘藻上

文有翻前秀之美而新之有蛻前秀之骨而化之有總前秀之奇而約之皆善用爲文者也又有直揭其秀數句雷同者則在天致無剿襲之跡耳昔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憶此定由均語不足用爾非嫌雷同而改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徐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辨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梁遺瑱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績沖宣城

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賀
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劭溫涼畢少遐詠騫贈其詩曰
蕭蕭風簾舉依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
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蓋古人賞心希豔前世
自今撥入使爲我有卽或神契天發偶與前符正自
無妨孔子言義則丘竊取亦明取之之無傷也今人
偶合前人則懼以爲竊取而改易之本欲異彼反違
吾真牽制沮沮自是小家意致非藝苑之英雄也如
潘尼酷嗜鸚鵡便載入集不覺若自己出彼豈不知
禰衡鸚鵡擅名人間我自藉以快心視衡猶尼可爾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六

二十 搗藻上

奚其嫌奚其懼

文人固多取前秀之美然使漫無才品而徒襲其故
步此不啻其解之已下一解而攘彼歸我終同發畧
之心豈任公子之手哉今以古人所爲擗取前秀之
法列之董子曰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
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
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太史公撫之於屈原傳去聲則曰
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去聲舉賢以
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
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

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
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
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便更起色至劉向
用之於封事則曰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
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向態滅矣董子曰善積
而名顯德章而身尊韓昌黎用之於原毀則曰事脩
而謗興德高而毀來

管子曰民惡並去聲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

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晁錯用
之於詔策則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六

二十一 搗藻上

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
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
孟子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晁錯用之徙民塞下則曰
卒伍成於內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初則
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日相
見則足以相識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
深思不若學之速吾當鼓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
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招臂不加長而

見者遠故舟乘于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苟况則拓之而爲勸學篇

李蕭遠運命論則自說死載夫子困于陳蔡之間荅子路語意充拓成文

王勃斷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文家味之不啻五侯鯖也及觀陳后主秋晴詞云孤鶩高飛落霞相映遠狀水鄉秋色乃知構合非自勃也然兩家並美勃稍幻化以齊飛暗含相映以一色了彼遠狀更自玲瓏前秀遂爲掩耳

馬遷季布傳去聲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六

三 摘藻上

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則自夫子論管仲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夫子平淡直致而太史公乃以詰曲振其奇太史公敘虞卿之言曰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音疲下同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

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政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韓昌黎用之於陳給事書則曰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脩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六

三 摘藻上

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此最善陶鑄古人宛然太史公身手昌黎祭鯉魚文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網繩獨刀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鯉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蓋胎脫鄰子鄰子曰古者紀官或以雲或以火或以水或以龍至吾祖而以鳥自顧項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韓得其意而詞更偉

予生平最愛昌黎盤谷序然其致本諸論語富與貴章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彼則於遇知天子者而曰吾非惡同上聲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倖而致也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彼則於不遇知當時者而曰我則行之曰君子去仁惡平聲乎成名彼則於平聲嘯不羞恥僥倖萬一老死而後止者而曰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彼則又變幻而易其詞以爲歌而亂之曰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平聲膏吾車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六

主西

揚聲上

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了無痕迹可尋昌黎送孟東野序言鳴人皆曰得之左氏先二子鳴莊生之以堅白鳴而不知關朗雜義篇有云天地之氣相摩而鳴人之動者鳴乎言斯亦鳴之胚胎也昌黎答陳商書齊王好去聲琴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琴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本呂覽客有以吹簫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也或謂之野音而王反悅之亦有如此者要在聽之而已然以與

韓並誦韓反得而震之何也韓得之氣與音而呂氣調稍下也由斯而談文以音鏘洋而以氣神奇搗詞者省此則桀長幹高舉不出吾彀中矣又如國策韓取聶政厥暴於市縣平聲購之千金父之莫知誰政姊嫫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貴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厥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厥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六

主五

揚聲上

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趙酈之誅以揚其名也太史公採入史記則云韓取聶政厥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去聲俠累者予千金父之莫知也政姊嫫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音鳥邑曰其是吾弟與平聲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歿者果政也伏厥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平聲何敢來識之也嫫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

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存之故重自刑以絕從音蹤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音向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去聲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然以與國策並誦國策便較淡良由太史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主六 摘藻上

公眼高手力冠絕於淡處觀數語便令奇絕於氣緩促處稍加頓挫便悠洋震蕩於音低處或減數字或易一二字句便響振益知氣與音之爲肩鑄也而實已幻化之如此乃謂之能用古人又如勇哉矜氣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荆矣此國策篇中竅奇秀語今人必採而太史公反刪去之何也以其語涉浮誇無當緩急但弄唇吻耳太史公言言切事情慷慨曲致如對市人面道其故故爲得也又如總結國策但美姊殉身爲弟揚名不知姊前業已述之此何用復云爾乎唯太史公乃廣政計所未及者而歎之揣政重

姊之心此謂無中生有語無不增峻生色已歸歎嚴仲子收盡一篇尤雋永也邇者諸名公爲文多直抄前言數行插入殊無增損猥自不能割捨此爲古人用耳何名能用古人唯太史公用而不用不用而又用之至讀而不覺其用乃名能用耳

柳子厚作封建論發端實本管子君臣篇而人亦不覺坡公作表忠觀碑成客見之皆謂古無此體王介甫咲曰諸公未之知此司馬遷二五世家體

賓戲體法解嘲解嘲意鑄答客難去聲答客難達者之言也見豁物表縱毫成篇無復痕迹解嘲微有迹然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一
主七 摘藻上

意致自我醞釀視答客較深而思較細當于大道賓戲則意辭俱着真味減矣達旨而下直鋪糟爾古人無成心惟善採之今古所勿問也其採舊也妙在能點舊而新之不襲其舊其採今人之長而用之亦然不以儕輩爲嫌要在吾能觸類而長之不滯其迹故能以我之用前者滋爲後世膾炙以我所服人者重爲當世所推服

李白去陳子昂未遠古風便學感遇若崔顥則同時同儕輩而才在白下白登黃鶴樓則斂衽而袖其手曰崔顥題詩上頭至金陵乃擬其製而賦鳳凰臺

大冲都就陸機毀章文考殿成蔡邕輟翰古大名人雅無不心虛服人善者以能知之也能知之故能駕百代羣雄而馭用之以成文家霸業

夫學詩文者非苟好上聲下同之而能成也心誠求之耽

耽惟是卽有疲甚而弗厭有至富至貴而弗願與易以死殉之性命可輕如此乃名能篤好而庶成爾然而心不虛則好必不能篤學而降心抑氣徧訪下詢從人所長捐己所短視得捐若脫死以得從爲厚幸如此則心虛者也乃輒近世則不然學道則自以己道爲旣至也學詩文則自以己詩文爲旣至也惟懼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摘錄上

以從人而見我之不若人故始焉護己短以矜人終焉習成性而不知己有短甚之卽知己有短亦不能反身以舍所短雖知人有善亦不欲下氣以從所善及其評人製作則又據己所造以爲定論見有才出吾上則皆以爲太高曰文自有中則也見有學富加吾則皆之以爲獵遠曰意匠無須此也夫以陳思貴而才見人有評其文之不善應時立改以任安樂音洛之英時俊邁見一善在人則肝衡扼腕抵掌揚眉以致其希豔夫之二子固賢者乃若宣尼之聖則前之萬古所不能加後之萬世所莫能齊其當時見人之

歌而善必使反之而面卽自和去聲之此何爲者明示已之不及其人立取而傾誠焉此聖心之虛亦聖心之大也彼其學博之極至於無能名言豈恃已智能之有餘而致然哉

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音洛下同學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由斯言而觀之自昔志士鴻生名標三立之品疇能不由勤而博由信而興由樂而安由安而成名乎甚哉名難成也呂覽曰名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武王戶銘有云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摘錄上

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武王何以云爾也良以名爲實賓而實則勤之所日索也夫實也人之所以成夫立人之理也匪藉之師匪強上聲之貌內自考之已以日知所未能而疾攻所不逮則實見而索可幾矣然則不內見已之實未能則不足以鼓斯之志而作斯勤是勤出于志而志憤於愧已之所未逮今日我知之我杖之則以慚然靡所自見之軀而侈爲色態施施然智能自矜雖有至道莫肯復信而學問廢矣廢則空有耳目鼻口渾如觸體而猶然且共以名之曰人則夫古之才人賢聖人上齊日月之光中

同四時之運下垂百千萬世之休寧獨于人異乎乃

彼室造之閑遠若此是以君子深懷弗及之羞及戶

即戒惟懼我之以滿志而情其往也譬彼鵲鴝載飛

飛鳴而日斯之邁而月斯之征尚復有飛而不安之乎

樂之也不自知安樂也夫是以系道楫而立不膠之

一小致之則小立大致之則大立其斯以爲人之理

也乎人之實也乎而君子謂之曰成人

王弼山曰諸俠中諛聞少年驟得一致語則快而自

騁長其目無古人不知合者古人所恒道而不合者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六

古人所不屑道也淺不足以究二始乃驟而以格罕

作者學不足以窮三餘乃驟而以事疑作者思不足

以入九淵乃驟而以蹊徑窺作者此其人飄溺淪隆

之不暇何能彈射人如斯而已矣

諛音小聞去聲言小譽也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七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校

人道辨適自篇二 摘藻

論藻中 論豪傑爲文歸趣 論結撰貴心竟

論詩文與道非二致 辨詩文之法與詩理

今之文人有云文章被孔孟做壞夫孔孟豈不能爲

典謨誥誓良以春秋繁靡之習戰國奇譎之辨不反

而之平淡簡實世變將何極焉孔孟蓋欲以易天下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八

也

樂朔語子思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

秦費效堯舜之言殊不如也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

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由斯觀之文

與時爲汗隆者也

古無文人之名文卽史史卽經爾至春秋列國而競

詞命以相勝始有爲文之意然非爲文也爲國事

也文導源于左氏湏洞于二馬而流沫于班揚譬之

兵家左氏夾谷之會乎馬氏鉅鹿之戰乎班揚則細

柳矣

或謂六朝文無甚意見但纖麗耳然古無此體六朝
創出便自堪傳彼其致亦豈卒卒可辨雖體尚綺麗
至其中之抑揚頓挫乍離乍合倏縱倏舍靡不極態
盡神皇甫子循以爲其人書窮五車筆含萬化良非
輕許今之陋士淺人乃荷旃毳以道純綿哈藜煥以
議八珍曰吾能六朝吾能六朝是以筆未輟而寤態
立見筆已輟而煙煤塞目去之不啻霄壤

卒卒並
落沒反

文人該洽之學盛于兩漢盡于六朝迄唐而始有枵
腹者唐如太白子美其才並長而學則並該然太白
斗酒而至百篇得之易也如此子美語不驚人死且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七

二 摘錄中

不休得又若是其難何也良以太白流連光景似無
俟于苦吟子美因事竭情緣情見真詎可倉卒入結
就即苦思猶懼未盡也且作者亦豈與人較遲速哉
又太白之製猶然沿襲晉宋彼之哆口烟霞則講老
談莊之餘竅寄情山水則滅影入雲之遐踪子美盡
離六代屹然特起而爲天地開門廬是以難也
尚書沃州呂公曾見子詩文于其令弟司訓君所喜
而作書寄予曰昔韓昌黎言豪傑爲文必自己出顧
當世專事模擬無能識此關竅頃見雄文于家弟不
圖昌黎眉山復見于今以走之拙劣誠不足以當公

之稱乃其言却是豪傑至見

方今天下文則勦襲伯玉詩則剽竊子鱗不復知有
先士盛藻彼豈不知夫稽古摘辭之爲美業乎念非
下帷績學三十餘年不可今日夕苦饑烏能俟之二
十年後不如街俗好傍時名隨鉅公之咳唾而附和
之在我易于擲合在彼悅吾景從庶幾得其稱許借
其吹噓不知此妾婦之情耳丈夫宜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酌千萬古而自要其歸豈肯順下風承餘吻棄
上不法而顧局促于中人之業也乎哉昔者孔子生
當叔向公孫僑藏文仲時之三子者華聲茂實已彪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七

三

摘錄中

炳列辟之間矣乃孔子則舍之而文王周公夫子既
已夢寐文王周公矣及其翼易乃又自創辭體不蹈
父彖脩春秋則又捐文進辭而義隱于簡盡無論文
周之書卽以回視易翼與論語孝經亦若馬牛風焉
此何以故哉夫學文亦猶之夫學書也昔人以長臨
短以瘦臨肥千秋咸謂盡神極態而不啻其肥瘦長
短之實別從此觀之旨趣可知也故東阿之才非不
能兩京康樂洛音之思豈獨讓鄴下乘時見音枝不欲
自束于教耳是以楊王離徐庾以正始十二家舍四
傑以盛傳子美雄視傲睨殫精竭思總兩間之情景

核以時事易衆人之悲悼致我憂勤遂乃駕羣雄而跨其上迄今躋之以爲大家樂音天晚出卽落末法彼其不襲杜事去而和之以天倪不作杜憂逃而暢之以獨解夫非所謂迭代而主一時之盟衆時而新四海之耳目者乎由斯觀之不革不新不真不傳蓋自二帝三王之不相沿樂襲禮而已然矣其旨寧獨今日之後世而空爾哉走于今天下二三作者雖未嘗不執臂而牽其襟迄乃操觚挾藻曾未關彼一咳則謂古自有人吾自有真蓋古人吾矩矱也真則百世之下與百世之上通之由真致精自精生明何所

詹氏小辨

卷之三

四 摘藻中

不照彼學古而遺其心則蔽任心而棄夫古則無文而法滋弊之二者皆非也吾志不隨俗名不傍時揖志搏心鑽昔賢之秘旨攬羣籍之精英入我陶鑄發我神情以成變化幸而登壇光昭海宇時觀其新不幸而世不我與吾氣亦自塞乎天地安知後世復無子雲蓋更幽顯歷升沈而故我晏如未嘗改也人患飾袿裳而敷鉛華未能吾斯之盡信耳何則天下羣生增增心或未殊苟此心之洞盡人更何從生礙彼傍時好去聲而遺大業徇人者也徇人失已烏觀其真從古屈茲有罔疑于心而不可傳信天下與來世者

乎我未之前聞矣

文家佳惡當自得于吾心若待人言乃喻終涉道聽工夫造極變化自出那能不照耀千秋豈待借人之聲而傳予近著一小書成客有勸予屬弁山公爲序以傳者予咲應之曰詹生寧負西楚蓋世之氣而未霸不作淮陰逐兔之狗而邀封應自作序耳

曹子桓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畱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駉於千里

詹氏小辨

卷之三

五 摘藻中

沈休文云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京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夫詞體變幻踰于鬼神楚謠漢風魏製晉造體殊而人有其美並傳于世然則操觚而談奚必一律千塗並進各自臻極適洛浦者寧啻一路握玄珠者寧啻一人人自有至處至則玄珠可索始學但令無墮荆榛推之正軌而已若必依人而行步步趨趨反恐隨心便生怠氣續與俱至猶落二義矧一隨而事已在人後故不如大自張主我輸我精我畢我力則何峰

之不可登何極之不可造

朱子謂文大意主學問明理自然發爲佳章謂作詩亦然夫文未暢達究竟于真境有碍爾有友人問詩法于朱子价子价語以孔顏真樂背共捧腹而咲曰詩文于理學奚關嗟乎此未知詩文之真者耳天下庶品百千億萬何者非從心孔溢出就如班馬揚王李杜王孟固未談學也然彼心原自有見亦能真實不虛匪徒口哦篇章者卽此是其實理自然心歡意忭有舉天下可悅之物無能易者故曰真意真意不事矯強聲上其涵濡液洽周徹滿盈豈一朝一夕之爲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七

六一 摘藻中

力哉若云意不待真而傳則千古操觚之士何限乃僅僅此數人英英迄今照目固知學無小大真乃愈玩而滋無盡耳

唐人中如白樂天詩予以爲其人有得于真樂而然乃宋儒曾未有一喙及之顧此秘宋唯堯夫肩齊耳入國朝乃復有陳公甫

公甫云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于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如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爲太安排也夫不安排而佳至難言矣公甫詩實透此關

詩亡騷作騷者體憲于三代風雅于戰國蓋雅頌之博徒詞賦之英傑也以道三百篇則于茲輟改軌絕矣然而詞賦以之創始

唐以書取士於是有干祿書而晉之書法亡以賦設科於是有干祿賦而古之賦體失是賦亡自唐始也賦家之聖則有宋玉司馬相如揚雄與桓譚書云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走誠不足以知竊謂賦如宋馬殆天授也豈人力哉而謂讀千賦則能爲之子雲何不使讀千篇作長卿邪雖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固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七

七 摘藻中

必習而能也然亦有終身習之而不能至者何也揚雄習而不及固是天限卽彼所習原自不如一解相如之言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子雲唯不知求之於內是以其賦饒佳終似外面構合而成與長卿所撰便有天人之辨友人金陵盛時泰仲交以十日作兩京賦成屬予敘之予謂仲交弟固非玄晏先生然兄此賦願且勿示人請兄歸而閉戶以三年細咀古今羣籍以三年一志凝心養氣然後議之仲交默然

不悅而去

王司寇元美云子雲伏膺長卿研摩白首不能逮乃謬言欺人云雕蟲之技壯夫不爲遂開千古藏拙之端爲宋人門戶然予讀子雲法言太玄豈藏拙也而

以爲藏拙何也

虞伯生曰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夫詩賦而曰如李廣用兵豈謂能舍法而爲之法無所法法入于神而不知也故語賦則曰不似從人間來語將則曰漢之飛將軍

唐氏小辨卷之三

九 摘錄中

諸儒惟元晦從法度宣藻餘悉任己意見耳蓋既謂之詩賦則安得不循其法

李獻吉與客書云李其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己乃爲舍筏以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如倭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爲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機竊古之意盜古形剪裁古詞以爲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詞猶班圓倭之圓倭方班之方而倭之本非班之本也此奚不可也夫後我

二也猶鬼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室開一戶措規矩而

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矣何有于法何有于規矩阿房之巨靈光之歸臨春結綺之侈麗楊庭葛廬之幽寂未必皆倭與班爲之也乃其爲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歸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鑄而不自知於是爲曹爲劉爲阮爲陸爲李爲杜卽今爲何大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常由已不求異而

唐氏小辨卷之三

九 摘錄中

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謂此也非自築一室與開一戶牖而後爲道也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同非字夾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疎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情不足以爲字而矧文之能爲文猶不能爲而矧能道之爲夫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沉着雄麗清峻閑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

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未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規圓而矩方者也且士之文也猶醫之脉脉之濡溺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予以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諸義進規于子而救俊亮之偏而子則曰必閒寂以爲柔澹濁切以爲沉着艱窒以爲含蓄俚輓以爲典厚豈惟膠于詩義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也子以爲濡可爲溺緊可爲數遲可爲緩耶濡溺緊數遲緩不可相爲則閒寂獨可爲柔澹濁切可爲沉着艱窒可爲含蓄

唐庚小辨卷之三

十 揚卷

蓄俚輓可爲典厚也耶

古人篇章各殊若自爲門戶者乃其初志非有意于門戶也任已資力學焉而各就所至如名都鉅邑千門萬戶高卑小大各從已資寧可同哉然要皆不出古人上棟下宇之制至其所以成之外規矩則無法矣雖有大木梓材近將安構將屋不成屋而門戶不成爲門戶矣如此則得謂之門戶也哉

世之談學者自謂信口占來是詩是無規矩而可架屋也且曰規矩自我出吾有天地自然之音胡體調爲故有言而組練調以宮徵卽謂雕鏤指爲妨道世

之談詩文者則又曰何物性命悉陳言也何名良知此套語也故有片言間去聲涉道真卽指以爲腐爛而謂妨詩之二者皆選見非所以語于大方之門也夫文而矩合何文非道道而章成何道非文兩家烏用相爲仇敵而不相爲下哉蓋始以自是其見既以各護其短執已之偏成已之蔽於失道均矣

儒者嘗有于文人之鍊字琢句而非之者矣予謂一篇中而有一字一句未妥任其疵病不復鍊琢是心也豈天地自然之心哉母音無亦苟且之心爲之也只此作念爲心之疵不小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

唐庚小辨卷之三

十一 揚卷

琢如磨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書曰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腹傳曰今有璞玉于此必使玉人雕琢之夫以學必琢磨而有斐德必追琢而成章材必塗丹而木文玉必雕琢而寶良何獨于詩文而琢之之不可若夫鍊之爲鍊則凡我之所以之粗而致精之之化而致神之皆是鍊之爲也而又何可少也大諦天下物物有當止之則彼文人之爲詩文也亦猶夫工人之制器也器以精爲止弗精非器也文以工爲止弗工非文也文而工之亦曰止所當止爾

自古文人相輕乃今則兩家相輕道學之士固紬文

人文人亦紉道學要之三代而上聖人即文人自道術爲天下裂而文與道分則離離則不相知不相知則其以之相詆也亦宜

虞夏商周之書咸出于聖人彼其文與歌詩寧有一字一句之未工未追琢者乎後人精神散失力量不逮往哲以致得此漏彼過乃挾所漏以爲是指所得以相譏而不相下則好^{聲上}勝之念軋之矣夫詩猶歌也孔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去聲下同}之胡爲乎和之而又必使反之哉和者和其體也調也反者欲得其體調之精而使反也是亦鍊琢之類也假令

唐氏小辨卷之五

十一 摘

孔子在今日而作今人詩賦寧肯草率成篇如雅頌多周公作龜山鳳凰二操則孔子作抑何鍊琢之至乎

樂朔謂子思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謂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蕪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而謂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由茲而談彼謂詩文之鍊琢爲雕鏤爲伎倆者堪復與論議乎

且夫所謂道者何物哉所謂詩文者何物哉學道以

求志也學詩以言志也道約其情使合于性詩則以節適其情性而協之中者也道之于詩畧二乎當致身而慷慨赴國當道跡而寂莫栖岳當宴飲而歡娛對酒當行役而瞻望懷親以至當垂握手相逢問年久客思歸高談移日皆人之情也樂^{音洛下同}不淫哀不傷適當而止無已太康則情之正也若夫離別之期而悲也會集之不期而樂也入朝之不期而肅也出國之不期而思也欲已之而弗能天致自然匪有能我強^{上聲}者茲則性命存焉不然是孰與之順而與之中^{上聲下同}也子思指示天命之性亦惟是喜怒哀樂

唐氏小辨卷之五

十三 摘

落^{音落}之中節而已爾儒者令^{上聲}此于詩之理過乃諄諄焉而以詩說心說性說仁說禮說義則言詮也如詩何如理何譬諸噉蔗去汁而噉固蔗也蔗之真已離矣若然者固不足與談味也又烏足與談蔗

嘉靖中李督學于鱗王司寇元美竝以詩文相標榜李守順德時有蜀人胡督學者過之于鱗往訪方竅茶次漫問之曰楊升庵健飯否胡忽云升庵錦心繡腸不若陳白沙鳶飛魚躍也于鱗拂衣去口咄咄不絕夫李之咄咄蓋知美錦心繡腸而不知美夫鳶飛魚躍也胡之忽云云蓋知美夫鳶飛魚躍而不知美

夫錦心繡腸也王司寇以載入卮言固是欲見李高要亦非私其友人見自止此耳然而之三子各自是以求勝夫豈所謂廣恕通方之論者乎故夫文章性道合一民之鮮^{上聲}知久矣

聖言如綸如緯出則經緯上下卽此是錦心繡腸亦是鳶飛魚躍至如升庵錦繡則或未關心腸揚子雲有言今之學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盤悅至如諸儒所撰錄中語喋喋佔佔繁而且俚斯既乖夫子無文不遠之義又乃異旨分門人自作祖豈子思鳶魚迄乃無鱗無羽悉又九頭四腮者耶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七

十四 摘事

文與道何能分第人爲之而不自思耳試以文人而論其爲文也非爲^{去聲}道也然乃竟之則何文非道也曰何也文言之而當^{去聲}固道也卽有不當非其不當于道者耶孔子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者謂此也如云道而無與于文則文又何物道又何物王元美與蔡子木論文不合而作文遺李于鱗云古之爲辭者理苞塞不喻假之辭今之爲辭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蔡子無稱六經乃已蔡子而稱六經具在又寧作錄中語喋喋而佔佔也王此語亦是但不思藻詞卽理之精華蓋非若夫楊襲之不相因者又云如蔡

子言于鱗誠文人文人者易事自喜宜不稱^{去聲}爲守

今諸生相聚而訾易太史氏者非貨殖游俠耶乃其辨方俗要塞纖侈其民人羯羠與物土膏瘠所宜否介若指掌然令他書生周行人間白首奚智也而班氏稍能密于文敘循吏所以狀委致如其自敘亡憾此豈齷齪工紙上言者漢時君臣小用之爲郡國守相彼其所因利巧中肯出吳公趙張下哉天地之精英發之于文章而粗跡及政事亡二也子何以一時而驕吾千萬年王此語率任氣旣以氣勝便誣理而不知又并政事而誣爲粗跡夫政事而粗跡也則何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七

十五 摘事

物而精英也文而不理卽文亦粗跡爾文人議論如此學者議論如彼道術安得不滋爲天下裂元美粗跡政事亦本莊子土苴治天下與道藏^{去聲}治之用土苴之云不知彼蓋外天下而爲道者也今元美服官中國卽欲外天下能乎夫文之始也以紀政也文敘之委致與文治之精明也一也是以昔人語圖政曰勵精論成功曰煥乎文章奈何以爲粗跡而土苴之乎^{土教雅反苴側雅反今讀爲敗詐糞草也又不真物也}

今之儒者以道與文詞分昔之儒者則以詩之聲與義分蓋詩之失遠矣鄭樵曰兩漢之言詩者惟儒主

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於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下注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興固多爲鳥獸草木發也亦不盡然要爲情感所寄耳若必以興寄之乎鳥獸草木則興拘唯聲則自一篇以至夫一句一字須令字字句句金奏蓋詩之爲教聲教也有義無聲則非詩矣是詩之注解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七

十一 摘卷中

也雖有鳥獸草木而用之鳥得爲詩亦鳥得爲興蓋鳥獸草木亦迹也聲則神氣之比字而成興至而氣發其機往往于一句內以一字二字振之亦猶樂聲比六律之管而聲成也

文必用漢魏以上人語詩必用晉唐以上人語此爲恒人立法耳良以恒人藻鑑未精則雅俗未辨未能搗秀已漸音鄙俚則安得而不限以漢魏晉唐又有才氣稍長上而智略淺短之人譬如草昧之雄初起草澤中則安得不仍前制至夫大英雄人自能斟酌百代不失精嘉如漢高祖唐太宗開一代弘遠規模

豈能限也

梁鍾嶸詩品云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舊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七

十一 摘卷中

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咏之興也必由興下注發則是緣情起而構之以才才情合則得才情乖則失故風雅之正宗才情爲尚自才情不逮而始專用故實以明該博則亦奚取于興乎六義已乖矣雖博物洽聞非風人之妙諦也猶曰有詩略焉至夫講學諸君則才情既罕所長該博又非所有任其鄙俚陳陳相因了無致趣可尋自謂徹理實取前規而盡掃之于理竟亦何關蓋詩之失至諸君極矣

嚴滄浪云詩有別才非關理也詩有別趣非關學也

此語三百餘年爭相膾炙以當詩家謨典乃予靜而
繹之彼殆未造閫域而懸空遙想觀其景象匪真見
也彼大宗工有能不自學績理殫而登岸者乎特其
機融見超譬諸登岸舍筏不知其爲學與理耳若云
不關之學不關之理則彼之中律合法當情止義者
奚自來耶今世不察率以其言爲理蠹詩殃

或曰子所云云正才正趣也嚴自云別子何駁之深
也夫謂之理則何不徹謂之學則何不該天下物誠
夥矣其無無根之物可知也若云別非關學關理則
此才趣之別者其奚自生譬如牡丹芙蓉正自一枝

詹氏小辨卷之十七

十八 摘藻中

一萼時有二頭兩華者焉嘉穀趁麥正自一枝一穗
時有五穗兩岐者焉要之並自此根謂之曰非關根
也可乎夫道有經權權曰旁行旁則其別也昔賢有
言善惡之皆理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矧詩之未
抵于惡者而可謂之曰不關理也乎又如聖而有清
任與和亦其別也滄浪蓋怪宋人以詩說理之謬而
爲趣非關理之談不知夫已之謬也犹宋也

理由一心匪趣曷呈學淹五車匪才曷運然才實雄
于學博趣實超于理融

才由理竟趣以學發由學而發其趣也深由理而竟

其才也大

牡牧之序李長吉有云使賀且未久少加以理奴僕
命騷可也今世稱詩言必曰唐牧非唐人而品唐詩
者乎假令有詩奇而不理其爲奇也必淺矣則何以
能感愴人心而使之悲涕也或問有不涉理路不落
言詮之云云何曰此又非心非佛究竟與滄浪近似
而趣旨更異

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皆云落霞者雲霞也宋吳獬
乃以落霞爲落蛾孤鶩爲野鴨謂鶩欲逐而食蛾故
齊飛此好異而未諳詩之趣者也俞元德因之遂指

詹氏小辨卷之十七

十八 摘藻中

上人呼蛾爲霞蛾以實之而國朝楊用修見又喜
而錄之蓋炫異一字而不知已失一句之趣則好異
之爲累也夫以落霞爲雲霞之霞與孤鶩齊飛則趣
高遠而句佳以爲野鴨逐食飛蛾抑何與寄之淺而
俗也夫天水一色霞鶩齊飛勃自是脫魚鳬天淵之
骨得趣而遺其迹則又何謂非關理也詩大諦是見
理趣于形象之外彼以爲野鴨逐食飛蛾狗象者也
宣和中設畫學試群史並以古詩句命題嘗試竹鎖
橋邊賣酒家人多于酒家着意惟一善者但從橋頭
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便見酒家竹內也又試踏花

歸去馬蹄香何能形容有良史但掃數蝶飛逐馬後
便見馬蹄香出皆妙得意中之象非象中之象異在
無盡乃盡故云高遠

尸子云野鴨爲鳬家鴨爲鶩禮庶人執鶩則鶩必家
畜之禽以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種也今勃云孤鶩
齊飛良是誤用要其本意但取聲諧以爲句佳不爲
聲故實拘拘此亦可規詞人用字之趣也

鍾嶸云用事用意二義妙在錯綜經之以此緯之以
彼自爾文成若偏于一不入空疏卽入填滯文人每
徇己意見罕能通方以故得此遺彼致爲千載不滿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七
大諦已病類罕自見常人執性是已非人卽遇知音
難與輸服又聲名既著矜自登峯不復能下問俛從
孰知愚有一得智有一失矧乃明鏡不能自照良玉
不能自攻是以孔夫貴三益之資大易演虛受之教
獨學無友相長無機假令有成終難免于缺漏

唐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七 終

唐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八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適自篇三 摘藻

摘藻下

與矜名習氣

戒徇利輕作急名輕投

品古今詩文詞曲

論文人當戒浮蕩

千古文章鴻藻予所驚心動骨蒲伏稱臣而不敢仰
視者三人前惟莊生中則司馬龍門後惟蘇長公然
莊出秦先馬當西漢盛造其時鄙俚之俗未開藻蔚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八

之思雄奇之氣若生而有之則所習使然也宋沿五
季之餘習一切拱手輶翰因仍卑鄙莫敢異議垂二
百年坡公崛起而自創詞體雖文於周馬之迹似殊
至其雄奇之氣藻蔚之思亦若生而有之咳吐成風
雨朝戲皆文章豈易議也

坡公詩學博極矣乃文則又以其所該博陶鑄鎔冶
去言詮而自出神奇蓋煅煉萬古糟粕蟬脫而變化
之譬諸仙家則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化虛
之日也化虛可易議耶其二三奏疏唯蘇生激六王
之憤惋蔡君謨范曄之嗾咽足與分庭迄今千載而

下讀之猶令人凜凜色殊戚戚心動曷謂漢後無文哉今之爲秦漢者秦漢之迹耳坡文神氣胎結龍門奇變骨幻漆園

詩自盛唐洗六朝句拘故實之習而爲水中之鹽味鏡中之花影空清爲尚所由來舊矣坡乃反之而句字字率用故實攢次排耦中以真意聯紐之自成體調迄今亦不能廢其旨欲以空洞融圓之才見音同之文以博總兼該之學見之詩兩不相襲而兩並傳又一新也坡嘗言吾書自出新意不蹈前迹此二語良是自立一生公案

詹氏小辨

二 摘漢下

子長滉洋自恣籠罩上下千古文章家一大英雄也味其致似深于黃老雖推尊孔子却未深知孔子論諸家雖備然義各各未能致之于一如坡大悲閣記蓮花漏銘則有何道何法而非竟乎佛子云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圓融清淨室覺故我能現衆多妙

容斯坡文之謂矣

詞賦神化之極千古無儔前則屈左徒中則宋大夫後惟司馬文園

詩在漢傳不數人人不數篇至曹魏父子兄弟朋友間而盛子建才高父兄高則不能煩首前規奇情豔

發遂啓門垣評者孰不謂子建出父兄上矣然父兄樸質渾古之風迨改是漢詩之變自子建始也本其擬造念將爲魏作祖乃其波流所屬已爲晉世潘陸開山而麗旨日以星稠矣陶柴桑寄意沖澹語造自然實由煅煉之極以成化虛非漫爾也如古詩生年不滿百長懷千載憂彼以世短意常多五字該之若斯之倫容可遽就今人乃以率易求之寧不失之千里康樂聿興更自創體雖云直舉臂情獨掩前秀實挾潘陸之奇攬柴桑之趣細縕構合用極冲襟遂乃殫厥幽深令觀者歎玄珠于在握耳雖清詞縟態動

詹氏小辨

三 摘漢下

盈篇什而太羹玄酒去之云遙是魏晉之變自康樂始也然而唐人近體端已兆于茲焉徐庾承之排故實而競句字識者厭心陳沈諸子頗知淘洗而巧力未純子美才凌六代豈不叩叩乎高哉然六代遺軌塋焉滌盡而古風未可復作則才之能爲幻化致然蓋子建俊才也靈運逸才也子美大才也是以有三變三宗匪才則烏能自異然子美歌行七言所謂恍若神明者耶太白一氣縱心飄飄欲仙變幻窈冥莫可窮竟雖云已極才人之致然六朝舊習未之全離有如聖矣而未入于神也子美不粘先士半解一致

逕用時事摠胸臆化爲神奇以耀萬變高如華峰晴旭迅如巫峽奔流幽如岱宗百磐勁如馬陵萬弩精彩與沉實映發謠詠與閒雅錯宜予以爲慷慨登歌千古舍杜何適矣太白惟五七言絕句神化之極而近體五七言饒佳亦子美把握中矣顧世之作者乃又多指王摩詰七言近體以爲正宗若謂子美有遺議焉夫以摩詰清婉妙麗之姿誠無減于化人之造第以調考之律出于美口吻如文出司馬子長毫端迴自雄奇詭卓若雷霆風雨之不可揣摩雖不無二三語瑕類豈足損其爲大家也續以摩詰之篇與杜合

唐氏小辨卷之三

五 摘錄

奏是何異絲竹之于大呂鴻鍾乎任令碧管朱絃在御聲調區以別矣

太白五言古長則意致重複多則讀之生厭子美雖時有累語而意真事切前後勻稱可誦其寫懷二篇前賢多未之稱而予獨心賞以爲其人非徒詞也其一云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採藥山北谷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

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鈎曲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其二云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蝨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俛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得匪合仙術味此蓋亦有自得者

唐氏小辨卷之三

五 摘錄

秘下啓中唐晚唐之漸所謂一人橫行天下者歟白長慶續杜陵而變其意遂開擊壤之源語若近俚旨造玄微試遣撫英掇華之士倣之續有優孟之善固難得叔敖之真也

琵琶行儒者多指泣下最多司馬衫濕之句爲白刺譏予謂香山襟期豈戚戚遷謫爲者要其致不過形容悲聲之能感人耳今若指爲真泣豈知唐人句外之趣者宋詩之不能偶唐正坐此爾白詩實而不俚平而耀奇淡而味永雖匪正宗而其必傳以真也元倪元鎮日令侍兒洗堂下竹木人咸賞焉彼乃得

之白偶吟篇時教晒藥泥茶竈間看科松洗竹林

白生平時時誦李頎渭水自清涇自濁周公大聖接
輿狂兩語蓋喜其直而質也今觀其詩體大率從此
解來亦猶東坡作字以右軍蘭亭記中癸丑兩字作
欄柄遂成已體耳又如劉夢得雪裏高山頭早白海
中仙果子生遲徐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
山色白極喜之走謂此似詞曲中語詩人正不肯道
此以其語纖巧而靡近穠俗白詩篇多有墮此趣者
亦是末世情俗趣向乃爾有不自知已之所以喜之
者故樂天而後未百年遂一變而為宋元詞曲若是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六一 楊漢

初盛三唐人作則安得有此側詞

詞曲非詩也非文也第為之亦有法如風骨過雅則
鄰於文人詩矣情致過嫺則淪於譚官語矣以非其
本色也何元朗謂填詞須用本色語蓋雅而非雅俗
而非俗去麗則之執戟直作浪子風流關紅角綠遊
戲濮上桑間故趣在情勝態勝而妙在含情含態其
調在雜方言而用小語以致巧其色在穠麗妖冶而
韻在婉至而飄洒乃其極則悲驪疊奏在縈緒縈情
令人曳曳無能自禁亦良難矣乃走則謂無學可爾
何則人情難于約結易于縱佚彼淫竈之音蕩志者

也

何元朗曰樂府以噉逕揚厲為工詩餘以婉麗流暢
為美

詞調與詩正相反詞取柔靡而詩忌柔靡詞欲切俗
情而詩欲離俗情

王元美曰詞須宛轉絲麗淺至儇俏挾春月烟花於
閨檐內奏之一語之豔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
飛乃為貴耳至於慷慨磊落縱橫豪爽抑亦其次走
謂慷慨磊落縱橫豪爽自是詩歌趣若詞曲本色則
或在彼不在此邈彼源流蓋陳後主隋煬帝之濫觴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七一 楊漢

並是衰世流俗人情盛時定不尚此故其音出于宋
中葉而金元為特盛則以羌胡俗尚如是彼原不知
有詩歌也元以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為四
大家而德輝稱最富金元人呼北戲為雜劇南戲為
戲文如西廂記雜劇也琵琶記戲文也考太和正音
譜載德輝雜劇總十八本今皆無傳何也我祖開
基崇尚功實重名檢敦詩書而明法律士大夫夙夜
勤勞猶懼救過不暇是以胡元靡盬縱散之風一切
化為嚴整素樸學士至今多不道焉以故其本遂湮
滅

詩餘作于宋而唐詩亡曲盛于元而詩餘喪

去聲

蓋自新情繹態之尚文家體始多變變而詞曲變斯極矣嗟夫詩文之設古以持志而載道也後世變體乃爾是以詞壇同戲局親畫粉墨而不自知也欲令平禮法脩正之士篇終斂衽不已悖乎非人慢之自詬慢也

夫詩文非細物也詩文之在人猶麟鳳之在天下以麟鳳而責畊疇駕遠則謝牛馬矣然而世之言禎祥者乃不稱牛馬而稱麟鳳何哉以文在麟鳳也文也者國不得則不華天地不得則不光昭若無用而實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八

人 摘漢下

用之大用之大而又數百年不一二觀焉故以為瑞也若牛之畊馬之駕盈天下皆是而又以畊駕限之有用而不可以用大故謂之一物而不得謂之瑞也今之訾文人者恒以無用少之是自忘其一物之身而責麟鳳以耕駕也嗟乎麟鳳之用于為祥也寧獨文焉爾哉夫麟鳳者備德之全者也德在故世可為儀家可子孫振振若文人而徒引麟鳳之名以自託於無用使天下不稱其德而獨以文稱是援麟鳳以為已愆禮越度之資益矜其技以猖狂甘心無德之歸而不自愧恥則世有文人天下名教之大蠹也將

焉用文為

夫詩夫麟皆音扶焉音恒

文人有文人習氣習氣云何高已卑人躁心薄德崇虛黜實肆志蔑禮彼謂如此方乃越眾超時不知今古一律莫肯回心改轍則已落文人之眾人墮藝道之流俗藉妒媚者之槌缺資咕囁者之毀媒如此則何以見志而云大雅蓋所以謂之越眾超時者非謂其不屑為眾人之禮肆焉於時制之外而云爾也時方泊沒我獨凝然眾已垢淄我獨矜然故曰超曰越也夫非大豪傑而能若是良以積習移人至有賢而不免者何也乘于氣也便于習也人生最受害迷謬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八

九 摘漢下

而不自知寢靈而莫能自擺脫其惟斯乎

夫音扶

文人多坎壈率由習氣致之去薄從厚易躁以鎮固積德之基亦儲禧之本乎

文人往往有急名之心亦習氣也夫名也者相軋者也讓名逃名身其庶安韓嬰曰喜名多怨惟喜故急急則見已而不見人怨由此生矣

夫音扶

韓蘇兩公在當時動得謫而名隨之者何也名也者謫之招而爭之器也惟名與隨故動與謫俱名可恃哉

夫生人所貴空無如令名矣然而人惡

去聲雋異俗疵

文雅賢聲清劭則衆心嫉妬共爲非斥何也不分去聲
我之鈞是人而彼乃異于人也故陳希夷以戒种放
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深忌之嗟乎造物且忌而矧
於時俗之人乎楊朱曰行去聲賢而去自賢之心則
烏往而不美以故君子競競卒世曾子曰吾今而後
免夫言迄此乃免名敗爾非好去聲名也名敗而行虧
可規雖云天地間無完名執競所以完之也蓋行虧
必由縱脫而文人往往恃才負氣驕盈誕肆以喪其
操則自敗也於人奚尤於造物奚與音嗟夫文人無
行蓋自昔談之我爲文人而乃使當世有無行之稱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八

十一

楊氏

於汝安乎

喪去聲

鄉曲有小能文人以橫肆蒙譴繫邑獄繆謂予從古
文人爾爾非獨我也予咲曰縱令從古文人皆爾爾
君自不爾爾奚害

王司寇謂文人矜誇自古而然若謂矜誇不足爲文
人累者此卽司寇習氣耳其友李于鱗按察關中過
許中丞宗魯許問今天下名能詩何人于鱗云惟王
某與余也其次爲宗臣子相許請子相詩觀之于鱗
忽勃然曰夜來火燒却許面赤而已此習氣至可嗤
鄙王乃豔之載入藝苑卮言王前集四十餘冊予通

閱一過大要高視闊步無人乎四海之內其藝苑卮
言則以淮陰少年之心定十六國諸侯之霸有鳴喑
叱咤鞭箠四海之氣第好去聲引重其友人誇詡其鄉
人譏彈吾新安人

王何以好譏彈吾新安人彼以天下之有蘇徽猶天
之有日月也壓伏新安則蘇爲無雙四海矣王嘗恨
知音希值致美隋煬帝妬薛道衡今幸不殺吾新安
人爾王所與新安人周旋多富商蕩子新安諸賢亦
往往以其故不悅司寇見郡人有求司寇文交司寇
輒共誚詆則吾新安諸賢亦過矣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八

十一

楊氏

前郡人汪太學求司寇敘其詩中有云使新安人而
能詩則天下無不能詩者矣近又敘新安一少年詩
則首之曰歛無詩至伯玉而有詩夫今世所稱詩宗
者非唐耶唐以吾休寧人吳少微爲正始其子吳鞏
又與吾家老碣相後先晡映迄宋則諸君子多遊理
窟至如吾元晦感遇諸什彼司寇五六公信有能過
之者不卽如吾家學錄錄懷諸篇亦酷似陳伯玉又
其時吾休寧有吳倣兄弟以詩文著天下人以與蘇
氏同稱曰眉山三蘇江東二吳吳後歛又有羅鄂州
兄弟至入 國朝而吾家太宰長歌依希供奉成弘

間吾休克勤學士又以天下詩文著蓋實開獻吉之基獻吉起而姑蘇始有徐昌穀黃省曾維時吾歙亦有程自邑假令自邑而無詩也則獻吉何以曰黃子吾真畏程生爾更奇哉繼程則吾休有陳山人達甫吳司訓瑞穀歙有方司徒定之江左轄民瑩王山人仲房皆鑄詞漢唐多可傳述後十五六年而司馬伯玉生歙詩果誰始乎或曰司寇意非貶歙也欲躋已於吳士上故乃先躋伯玉謂吾兩人闢二郡鴻荒也此或信然然當時天下實靡有能出兩公上者假令司寇不言人更望洋不見涯浹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八

十三

摘漢書

王司寇嘗云新安富賈見姑蘇文人如蠅之聚一臚予笑而應之曰姑蘇文人見新安富賈亦如蠅之聚一臚何也公笑而不答夫五方性殊好尚各異互有齟齬類難相一譬諸寸尺此有所短彼有所長何能相咲然而人情安于習俗快于嘲人如其各執習見以此嘲彼足當經籍便爲後世斷案則聖人奚以貴于教乎

汪司馬好

去聲下同

獎借其邑人而彈射吾休寧人王司寇好誇詡其吳人而詆訾吾新安人蓋其隘也倘能

去哇與畛則俱化矣

予于硯苑卮言極服其品隲議論而獨疑其心不喜其習則以詩本忠厚發之乎和平王乃本體拙焉是以忠厚改而澆薄之情勝和平失而凌厲之氣騰續令字字句句雕龍然于國運民風奚賴已

徐昌穀談藝錄於詩家神理已得十之九譬如洛浦之珠俛得而失其去得也不遠矣然意致却厚

王有當世長技爲七言歌行有前古未睹之見在藝苑卮言其品隲今古撰製探藝家淵旨蓋言言中

倫難與移易一字亦天授以其權也其爲文章各代體製具備亦云富以盛矣然旨却平平多是前秀曾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八

十三

摘漢書

有一二語因以發揮廣衍眇曠世議論可以壓伏千古快羣雄之心卽論說古人亦不能作往哲公案其剽記內外篇稍有解大略倣王仲淹書札長近細碎然大有風韻得晉人音響其集前後合九十餘小筴事事都辦過乃強上聲不知爲知者十之三要其才近代以來未有也其擬各代諸體詩種種式穀無不若自己出大諦詩絕勝文以詩能自起新匪徒襲舊也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元美歌行亦由天墜但以此獻吉長歌則獻吉雅有函蓄王發越盡矣獻吉蒼鬱雄深濃重古雅王風流快爽秀麗驕盈譬諸樂府王

其張王樂府乎雖不無厚薄之分要之各自有至難以優劣韓吏部品李賀詩歌云雲烟綿聯不足爲其態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荒國侈待可切壞也殿梗莽丘壠不足爲其恨悲愁鯨吐鼇音敖傳曰有神靈之龍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幻誕今以獻吉元美當歌妙豈減此然皆宿世靈根匪人智力可逮元美歌行古惟子美太白今惟李獻吉餘人不得與方軌

詹氏小辨卷之三

十四 摘藻下

杜牧之謂李賀爲騷之裔辭或過之而理不及以騷有感慨刺懟語語君臣理亂間而長吉無之故曰理不及然辭亦烏能過也若今王司冠才情依稀上薄屈宋而其長歌隱括騷賦之趣以入唐調聲去第理所未及亦若與長吉有同病焉長吉之病性而不理言而不必于有司冠事稽語核然而不免於情勝不免于氣使蓋香街之遊冶即俠窟之感憤客華胄之驕貴子辨固之佚蕩音鐵生也意奢而婉語真而關材具而使興聲去寄而超事快而達體高而變法從而合雖時及乎君臣理亂然意偏于刺譏感深于怨懟實

則不勝其綺羅不底於貞則

元美好去聲多而不好奇好勝而不復返不復返故

忠厚之念稀不好奇故事該而核晚年德進始築其基亦駸駸入理然誚薄之態終難撲滅往往潛露衡氣生平爲人作文自五六知友外尠不蒙詆訶者饒說佳必黠置一喙于中

用修好奇而不察務多爲勝興言好罵宋儒乃不要

于窵實好並去聲

元美才俊而大用修才俊而小學則兄弟也用修短

于才優于學考索常有餘使之搦管摘文章課成篇

詹氏小辨卷之三

十五 摘藻下

章爾詩雖用事湊砌然時有奇致逸韻人不能道國朝著作之富人皆曰用修元美用修著纂合百三十餘種而小書爲多元美自四部前後稿百卷外又有別稿豔逸編各數十卷而經子義注未遑及焉若蕭梁父子著作之富盛蓋歷數千百載而靡儔焉者矣武帝著孝經周易樂禮毛詩春秋中庸尚書孔老義疏正言答問二百卷涅槃大品淨名三慧等經義復數百卷通史六百卷文集百二十卷金海三十卷三禮斷疑一千卷昭明太子文集二十卷撰古今典誥大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

十卷文選三十卷簡文帝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
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莊義各二卷長春義記一
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易簡五十卷詩文集一百卷
雜著尤明符等書五十九卷元帝孝德忠臣傳各三
十卷丹陽尹傳十卷註漢書一百十五卷易講疏十
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金
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懷舊志各
一卷荆南志江州記職貢圖古今同姓錄各一卷筮
經十二卷式贊二卷文集五十卷

傳並去聲

李于鱗項者以著作傾天下人幸一見若登龍門然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八

十七 摘錄下

叩其秘訣則曰古所謂善屬文者聯屬古詞而成文
章也海內競相慕效便成古文中去聲文場活套予平
生極服蘇長公于古書靡所不讀囊括其趣成一家
言無一句字着其跡而古人辭旨宛然文家最上一
乘去聲也漢晉以前文人相慕效亦是效其法未始聯
綴其辭只觀答客難去聲解嘲賓戲達旨應問去聲封禪
典引諸文自可以見賓戲而下雖辭不綴襲亦已着
其法之跡落中乘去聲矣矧下此而詞之綴焉者哉
王文于一篇中句可截字可除去者良多唯江司馬
文欲增減其一字一句無能也體嚴句潔理深詞雅

精能之極哉始者尚由人工晚乃浸入化境海內操
觚之士多以其千篇一律為譏而予獨喜其成一家
言所稍少者汪洋浩蕩之氣耳

程克勤文不以句字規倣秦漢融冶其意出已樞軸
而一氣磅礴始末無少缺漏其中曲折縈迴若斷非
斷若合非合而尋之中矩矱叩之中宮徵恐其志有
不屑為今日之聯屬古詞者近日吾休又有吳司訓
子玉則以聯屬古辭為妙諦而佩服之雖句句字字
擷秦擷漢乃氣則詰曲而未條達其奧旨則以使奇
字用險句為艱深而文之真趣未覩也譬諸巨家設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八

十七

摘錄下

客四方水陸珍錯具陳如其味為經宿何其詩亦率
用故實湊砌而不討詩之趣然學博而敏于言立辨
亦自成章斐然終篇靡一俗語吳字瑞穀所著詩文
前後合九十餘卷以歲貢領應天府訓年七十而貌
似五十許人諸當道徵詩文如雨吳無不據案答之
六月盛暑會有以書一兩去聲督令平聲編纂者坐勞瘁
卒方司徒定之聞之泫然出涕曰吾聞詩賦能窮人
矣不聞能殺人也吾寧以吾殘喘失上官意爾
予嘗與瑞穀品論國朝才俊同時則仰鏡元美伯
王先輩則傾風李獻吉而瑞穀乃不之推顧口口惟

稱于麟

獻吉詩文雖云開近日摹擬之派然其體嚴見卓氣厚語融字字句句有法亦能陶鍊千古爲一家匪徒摹擬爾也今觀其集詩之可誦者什七文之可誦者什五雖痕迹未或盡化然而大則優矣若詩則化日之日爲多元美于麟薄之以爲草創之雄殆故擠之爲揚已地耳自走言之殆 國朝文家漢高祖也惟幼文季迪諸君則陳涉已

何詩不及李雄深而俊亮勝之然未免輕俊之爲累文則遠不迫李至如十二論却又李不能作

唐氏小辨

卷之三

十

摘漢下

于麟文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意意又却似舉子業唯記事文有逼古人者緣李秘旨既以文爲聯屬古詞而成是以率用古詞聯綴如偃師所造能倡者蓋趨步俯仰信人矣實乃羣木湊合終不可謂爲真人故用之記事而不必持論則優何則以聯屬得施而觀其合也敘論便千篇如嚼蠟詩則有聲有色有肉有骨有筋而近體七言最盛續使盛唐諸名家復生無能加也伯玉晚歲七言近體亦佳却是唐人躡步王有失唐躡步者然開口便殊奕奕動心骨王李詩中翻按故實破舊作新反令彼所新翻者色

香奪目警心而舊語爲之減態此最難及可法也固是其天資高妙亦由思極而神鬼通之

李自以其擬古樂府爲愜心得意自余視之亦啜糟醕爾次李則宗督學子相子相才大調高恨方興而未覩其成也

朱大守曰藩子价先子相鳴其詩名亦誤彼一時然功力視子相較深今省其撰亦能自出新見鎔冶六朝而成一家津津致足味也雖好聲奇而僻亦自不妨別趣兩生俱廣陵人然並以詩豪於文則不甚閑于麟詩刪繁不入宋元人謂宋元無詩也然宋如朱

唐氏小辨

卷之三

十九

摘漢下

元晦七言絕五言古黃魯直楊廷秀陳無已梅堯臣釋惠崇近體又晚宋如陳去非謝羽臯元如趙子昂虞伯生范德機盧參威楊仲弘楊廉夫何減中晚二唐雖宋失之太深聲色少乏元失之太淺體骨未勻至其二三佳什五六警句稜稜刺目未可遺也于麟一切置之而逕次其五六友人意欲直躋其友與唐接爾至選唐人詩不過數百篇載其友幾至千首將無又欲躋其友於古昔謂逕連漢魏之衡而唐風足下旋也乎至其所自負則惟以擬古樂府爲心愜意得是又欲躋已于五六友人上自謂越魏超漢踰騷

邁雅以手上摩展歌康謠之頂既同盤古出世復騎
軒帝黃龍上天而爲世人重分日月也乎猥自推尊
以迄於此今天下黃口少年乳臭俗子管未能搦便
指點中原談我輩說二三兄弟稱不佞不妄忘其面
孔了不知慚喁喁交口而皆當時以自爲名高則伊
誰倡之蓋于鱗爲之作俑而宗王二三公競起而釀
就之

二三公之始稱不佞不穀也曰吾儕今爲使臣前則
官並郡太守古諸侯也予調之曰如此則公等何以
不稱寡人稱孤二三公皆大咲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八

二十 摘漢下

今世一入講學法門雅無不以聖自居者人人直欲
超漢唐而接孔孟夷考其行乃實禽鹿不爲江左蓋
嘗爲之語曰厠上鼠比大禹山中狼稱文王其妄謬
致可恨也不知洙泗傳來只有循循作善誘爾過擬
實自陸子陸子動吻一切教人與天地絜大彼蒙不
知至乃小聖人于天地故一再傳而其上足弟子便
薄孟氏而疑孔子近日文人之薄實自李王王性好
嫚罵動以睚眦發于篇章澆惡非人藉其似而遊媚
都城反以譏切名流作活計三杯耳熱畫地指天責
黃金白壁於坐上不則心違目攝啾啾不絕于聲猥

自謂爲俠氣曰吾目中殊無諸貴人內實借士大夫
聲勢揚已而外作色態若謂士大夫毀譽由我出天
下莫能我何此巧人強聲乞爾予甚卑鄙焉而爲之
語曰妻未偵說荆卿紇不識誚摩詰足與厠鼠山狼
共胡盧也

李王自謂國朝文章至其二三公而興予謂文興于
李獻吉蓋味之而意厚也意厚而氣隨之百尺千尋
任令聲寢加興可知已李王諸子合部數十筭語語
誇大驕矜謂天下無人此薄道也故走以爲衰于李
王于鱗寄元美詩云寥落文章事相逢白首新微吾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八

二十一 摘漢下

竟長夜念爾和聲陽春把酒千門雪論交四海人卽
今燕市裏擊筑好誰親方司徒定之見之咲謂余文
法秦漢詩宗漢魏盛唐自獻吉以來海內悉知之乃
獨于鱗知之乎而以自多彼政自坐長夜而不知爾
司徒又謂予論交四海人可謂詩句乎走謂此句亦
法老杜第意致與杜別自不勝聲其誇侈如此等語
總屬見淺而小也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道喪去千載聖遠言湮不
有先覺孰開我人此皆弟子尊崇其師假令聲宣尼
與茂叔而以自多也豈不貽咲萬世

司寇纂尺牘清裁采子相于鱗至成帙子相尚未望見尺牘邊際一似小兒噉噉何堪裝脚于鱗短札尚有可誦稍長如嚼蠟矣然亦非尺牘體雖鑄詞古雅而意識淺露鄙薄竿牘在旨遠函深語簡而意無盡若夫逸韻清聲則無如晉人司寇自謂纂陳隋以上無片語逸予檢其逸者已百餘首大兒萬善復檢乃至六百餘首

音

竿牘今日惟汪司馬寸楮尺素並是鮮鯽之膾生平卽倉卒切數言必屬草必疑神靜思聞篋墩程公在當時亦然然汪札却是文章體大諦汪文章與札

唐氏小辨

卷之三

三

摘漢下

並工結語元美謂小而有致是也若云金鵝擘天神龍戲海今世將爲誰乎之則千古以來不數人元美盛年數篇或庶晚乃率易遂令神奇變化頓減

海內短于鱗詩則往往以其數篇之中用事結句多雷同自予論之雷同奚傷夫一事之奇一詞之雋既用之此篇又用之彼篇彼此馬牛風不相及也豈得復相爲累以此病于鱗不知詩者也詩在篇篇情致不徒作之爲佳耳卽如乳麝香飯紫鬚綠施靈瓜仙棗鳳雛龍胎朝焉噉之暮又爲客供具何厭重噉自晉迄唐名人如此用事殊多文苑英華載初唐人文

章衆所共稱二三雋語有屢篇並用之者又如王摩詰奉和去聲聖製與太子諸王三月三日龍池祓禊結句云宸章在雲漢垂象滿皇州及奉和聖製暮春送朝前音集使歸郡結句又云宸章類河漢垂象滿中州然各不傷其爲美此猶異題也如唐高宗七夕宴玄圃二首則同題首篇發端云羽蓋飛天漢鳳駕越層巒次篇發端又云霓裳轉雲路鳳駕儼天潢不但鳳駕字同卽句法意致皆相似亦自並傳迄今但今人見古人如此則不敢謂爲詭病耳世俗旣耳鑒又各懷忌妬見又只見其迹以此瑕指白珩奚異焉

唐氏小辨

卷之三

三

摘漢下

李于鱗擬垓下歌猥自以爲掩前然一失意游俠子行逕耳項王大英雄垂死氣槩自是籠罩天地近世論作詩文利病所由稱最善者三人嚴滄浪楊用脩徐昌穀然滄浪想像而未知用脩知矣而未至昌穀至矣而未優若夫知而且至優入真境則惟王元美第元美所談尚自離道言法詞人之絕識非三百篇之玄旨也獻吉好古之士其言多傍大道而體調軌于正宗如以恍惚中精幽深無際則元美爲有獨解矣

用脩評詩但覩其小致如元末吾儁之趙汭方回宋

末吉之劉辰孫品唐詩杜律亦具隻眼沔抱道談學兼深于詩

夫詩文不詭於道先士之所謂麗以則者也是故創撰列於篇而理道見音乎情故語道亦惟曰文王所以爲文文矣而道體曷嘗不與之合也西漢而下離爲兩家而說日寢以紛綸乃詩家之法則文人猶能談之獨詩家之理文人既不能深信而談道學人則又不能通知蓋吾所謂理非曩所謂儒者之言詮蓋詩之理也詩雖有今詩古詩之殊乃其致則三百篇迄今猶一日也曷言乎詩之理心之妙物而爲言者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八

三

摘錄下

非役物也發乎情不過乎則約諸性不過于淫發諸靜正不驚外景竭諸心思不侈念于觀聽攬往籍而咀其精不枯其迹則涉理之康莊也乃詞人之志則異是矣要諸入格無論平聲基性期以快意無嫌蕩心審在合調勿辨雅鄭要在宏麗罔問愆度歸以天解神觸不必瑩靈知常是故有或情馳於一丘或精驚乎八極或奔放以諸合或妖冶以悅情或逞姿以耀目或術巧以迎機或激詭以孤騫或高視以藐世或寄寂想于梵土或託遐舉于丹丘或悲落葉于勁秋或豔柔條于韶景雖云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

芳潤然其任情所至惟適之觀聽則是以發乎性情者害乎性情則道之蠹蠹也蓋蠹者言其詩之從淫汰而放志意違禮義而逐景物也法者則其開闔頓挫縱橫轉使疾徐長短起承押合之規蓋學人與文人同之者也至乃援其法以申其鑒論辨古今得失興衰之際揚摧時代變化損益之旨談構才情興去聲致乖合之由則王司寇卮言業已發其幽奇殫其別趣無俟予言之矣故予不復言其法與其鑒而獨詳夫蠹蠹之碑寶蓋詩之本本以維風美化詩而轄字束句風化無補則聖人亦奚孜孜學詩之小子爲哉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八

三

摘錄下

蠹蠹之害蠹漬于人心而動趾輒生外驚則何適之匪外觀亦何時而能反其任放不羈驅之習以閑之內乎彼其染翰操觚孰不曰取法秦漢取材騷選哉乃其志則又非欲摹其芳嚼其華于秦漢之與騷選也實欲獵人以所不知漁人以所未見猥索之艱深過求之險僻粉飾絕學之形思以驚衆而賈音譽故語則同於索隱行怪心則齊夫山鬼國殤就使摛詞若春華揆藻如天葩非所以爲教也乃其次又有比詞徇迹拘故失新認假影爲真形指斷錦而謂襲綺者其篇章非不玄黃雜錯珍異具陳然而視其氣則

索尋其本則無味爲經宿色則垂敗啜之嘔噦而咽之曾平聲不可以當齊糟之餘李凡此之作十多八九揆厥所由抑奚事而爲之病根則習靜之旨未開而繕性之學無聞也本衷未竅而糟粕之徒餽匪侈外觀則爲名也夫人心一則靜靜則明明則當去聲當則文明生焉且古之爲文詞者匪專爲文詞學也時適事當而文詞見焉非有分其念於爲去聲名也或以興詩或以游藝或以學文或以誦詩讀書非有炫于外也以養內也文在中矣時然後發豹蔚彪炳匪有意於踰郭向壓元白若今之鑽奇闢巧於一則一篇一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八

主六 鴻藻下

句一字爲也心純而片言皆麗則內昭徹而溜垢不能奸榮觀燕處何藏不露何動匪真欲卒蒼沒切止之壅闕之而弗能是故登高而賦匪彫蟲之小技也擁臯而談匪捉影之俗儒也橫槊而歌非爭權之霸志也覽物而謠匪繁縟之空想也若此者周孔不能愛其道屈宋不能擅其詞兩家之習氣均化德藝之通經無迹道不虛行今天下寧無其人傳去聲有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後歿者不得與音于斯文是吾惡也然而有志竟成從古記之勿謂古人邈不可及而今人終難與方軌也

詞家而誠有得于詩理之理則修詞卽正行說詩卽見性學文卽裨身宜藻卽彰軌尚何詞賦之不可以爲君子哉彼謂詞賦不可爲君子則以其外驚也反而內之則何用而不恢恢又奚患無名也

王司寇曰世之於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去聲於一時之好去聲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務爲大言樹門戶而名者有廣引朋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邇來徂賡賈胡以金帛而買名淺夫狂豎至用詈罵謗訕欲以脅士大夫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八

主七 鴻藻下

而取名咲可恨哉

好去聲名下名上人之心也志凝靈定則名與好而俱忘矣夫好名之名何能長久良以馳聲之人多不務實潛心強上聲學久寧弗彰譬諸王藏石中曷少宜露然真精內極輝不終含尚能透無竅之石見精神于山川卒爲識者抱之而去獻之國君器之宗廟矧我也人有目有口能言能行如其蘊真函寶詎有沒沒焉而弗表著者哉假令名卽晦于當年知必遇于來世何則真精斯在顯見音定有時耳惟或二三其德不能覃思下帷輒持殉名之志阿意賈音譽借勢噓聲使

見者心輕而背指之則是求名反以敗名抑何不自知愛也矧時俗情隨波逝不但幸人之有短又數易意而改視其不知者既以官之崇卑分優劣其知之者又以饋之厚薄生美刺毀譽無恒取舍交戾是以昭曠之士一切付時情于勿問而靜焉獨抱雖不無當年之寂寞然而後世或以流金石或以俱天壤或以擬于北斗泰山或以方于瑞麟威鳳何哉豈應事造物之天骨乃不如遺芳餘烈之泉下人哉良以形影既喪則心絕同行音杭之妬膏馥未斬則人驚絕藝之垂追之日以難及而稱之日以難忘則真精之流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八

三十一 摘漢下

美使然也

喪去

李獻吉曰人情未有不忽近而務遠者何也知其實者少而徇乎名者多也世遠則論定特定采名則曠世相慕故漢文帝拊髀思頗牧而不知李廣魏尚者以其近也近則疑疑則實昧實昧則忽之矣斯時俗之重悲也

陸賈曰世俗淡于所見甘于所聞惑于外貌失于中情

或謂抱朴子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

曉猶溝澮之方江河坵垤之並嵩岱矣荅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閼者不可督以揆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于疇曩然其精神布在平方策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守株之徒嘍嘍所玩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于古人所作爲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八

三十一 摘漢下

神今世所著爲淺有自來矣故新劔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雕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于屬音寄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于蓑衣輜駟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書猶言也若人談語故爲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我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去聲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于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

經心天分去聲下同有限夫人玄姊也過玄小字人生文章道德功業天誠有以限之但志士自勵定欲以人破天分不以塵務而少撓時有勞逸心無作輟故能前脩邁往若必待事釋時閑而學頭臚白矣偷閑學少年夫孰知老之將至

曹子桓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音洛下同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八

三十一 摘藻下

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上聲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管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予性不喜受人之請而作文生平有作多是自寫性靈間有一二篇爲人則以深信而自贈之何則請而作既不能必其人之賢否顧又不得不贊美不贊美則非其來請之意贊美則吾言浮矣故不作也而才士或以文放于利但致厚幣一切贊歎鵲鸞罔問異

日人敗我則以文累德甚或身與俱禍半生遺稿只藉人間作笑柄耳

薛文清曰人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已而作文辭者又極口以稱譽之斯文辭之大弊也有富貴人不好去聲下同文乃作者不自勝其求售之急與孜孜悅人之心而爲文以諛之反取不好者厭薄之斯則恥辱曷甚焉

伯宗云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嗟乎之言固可爲後生輕俊者之戒顧近世人士忌害爲心卽有才雋而茂其德烏能遽免何則近世已不讀書則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八

三十一 摘藻下

恨人讀書已不能詩文則恨人能詩文已無能讀書能詩文之名而人獨有之則誰能容汝獨有噫戲茲排擯之所從來而燕泥箕豆之所以爲媒禍也乎孫樵與王霖書云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無擇得於皇甫持正持正得於韓退之然樵未嘗與人言及文章懼得罪於時也昔蘇子瞻著赤壁二賦成久不敢以示人其知友欽之來索蘇手錄前賦緘固寄往而且申之曰軾罪過之餘此文願欽之勿令人見文如坡公赤壁二賦文之盛也盛故見者嫉妒是以其時有厲禁而今則日月矣彼妒者烏在諺曰大丈

夫寧爲人妒固也知道君子豈其罔諳趨避而昧冒
蒙妒于世士如抱志誠空反已靜修有作何必今日
示甲而明日示乙也惟顧吾有可必傳者在但用自
娛可爾曰何也知音世稀從古所歎世態眉睫相物
嫉妒又本時人之心以嫉妒之心論人其何能公以
眉睫觀人則忽之矣昔揚子雲著書劉歆一時名儒
豈不能知而猶然嗤薄之曰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
醬瓿也卽嚴尤亦疑焉當時天下惟桓譚一人知之
嚴尤謂譚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
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八
三三 摘漢下

出桓譚又豈世出走以爲譚尤難遇爾不然古人奚
以歎焉然則抱志者亦奚必皇皇汲汲以其學求知
當時之人而在罹其妬以速戾于躬即使求知而得
其知傳又不係此也我苟未有可以必傳者人知奚
益彼聲名譟彼一時死而寂然斬然人不復道者何
可勝^平數則傳與不傳之故可坐定也而文人往往
未之瞭故三覆申言于末簡云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八
三三 摘漢下

唐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八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九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適自編四

類家 雜家 同時諸藻士

類家

夫類書奚昉則經子之濫觴也古者竹簡索牘則把握爲艱乃綴數篇而分爲卷卷端隨摘兩字爲目蓋有目而無類迄漢儒章句興而目類判孝經記禮大學諸書類事定篇若周官分職片言單辭母得類越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九

類家

諸子自莊荀臚傳而韓呂嗣興淮南踵趾益用羣分雖厥名未立然乃類族章明體已著矣至劉向之說死王充之論衡蔡邕之獨斷漢章應邵之白虎風俗二通則子名而書實類類之所從來遠矣第前此之類分皆因目以廣說緣舊聞以致新非若後之類書有襲故而無起新有掇華而非演說苟隻字之堪奇片言之足術無妨裁剪不避奇零即全體罔備吾自採摘之有在一便從事寧甘心於碎錦療饑於斷霞然而聚之者細碎得之者兼全爲之者心勞觀之者志逸故曰總括百家馳騁千載義以類聚事以羣分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九

二 類家

述作之妙揚班儔也此纂類者之鴻志而綴詞者之希艷也是體蓋創自孝標類苑梁武萃林要畧而衍迄唐率更之類聚永興之書抄廣文之會粹香山之白帖而盛即其人遴選並精工乃其意則豈所謂衰世之意者耶昔人著作之事于茲爲土直該博之功私之有壟斷矣是故大雅不羣之士必全書之睹記寧窮探以積歲不因仍以捷步豈惟人必詳其本行去事必悉其始終亦惡其學之而有壟斷土直也類書互有得失未免此詳彼畧然學記類聚爲最優合璧祖述學記而標目未工蓋彼以爲精此以多冗其步蓋相百也類儔思齊類聚而分門細碎乃遺職官得無未覩其大者歟萬花之谷羣玉之府語多詳於末法白孔之帖事頗輯彼前聞書抄雅存逸史類要備舉遐荒譬諸一支一解六帖猶懸燈也類要犹然燈也乃其餘則隙燈矣英華之死意紹又選之謨然乃有類無擇稍具陳隋惟以網羅李唐氏一代之撰則幾無逸璧矣通考御覽廣記百代纖巨殊方恠誕靡不囊括并包蓋旨在備事非在極華考索義海泝源迄委意存訂故而審之實故藻麗亦毋論焉淵海有記纂集事二部雖今古錯陳病剪裁之稍拙然

而記纂勝集事多矣玉海則雅俗並奏蓋知類而不知擇務多而遺其敘每令覩者有若亂麻元龜說符亦畧逢蓬蔓草不無柴池此虎然說符節取羣書朱英未擲元龜廣撫諸史敘論頗文茲二家之皮傳歟類纂取裁百家掇其菁英篇首品藻什九中倫亦近世纂者之修能也類林書序左腴漢雋味珍數字膾炙藝文事類類腴旨切敘言魚鯖然事文稍具後先乃乏甄藻指南僅集三書而遺珠母亦已多大諦諸類翻出一已則美善自難兼具纂分敘手則神情尤罕周通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握玄鑒以臨諸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三

類家

書採擇則存乎我走於千百年羣類之中所爲心輪意服則惟鄭氏通志窮天地鬼神之致官今古人物之能破詩書六稅之的宣敘有章源流備列既盡華夏復採裔夷掇衆言置之掌上而折其衷有不中不遠矣方之先列惟王充論衡足與下上輝映而博且過之亦百代之鴻裁也次則杜氏之通典矣

元張士行云通典體本周禮

吾師同麓先生嘗搜訪天下古今類書靡編不購纂而集之去其雷同刪其蕪穢析類分門各加標目合爲一部雖簡帙繁浩而一類之中間尋一事則不必

更挾他策別市奇書蓋一發簡而自昔諸家麗藻素文靡不珠聯星綴少無片璧之逸一鱗之遺雖其始編之勞哉然而卒成之逸實亦一時之洪意千秋之快事也顧編纔就緒而身當樞軸萬務紛拏于日中既訂正之無暇而天不憖遺遽即路于冥漠豈斯文之宜喪而奪之去歟抑將犹有待于後死其人也此書公以諸書余剪節截類集而粘成策未及繕寫將加裁削而江陵公來借遂以原本送去江陵卒刑部丘侍郎以奉 旨出籍江陵家原本遂爲丘得丘辛子不好書聞已散失不全矣惟荊州府郝太守曾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四

類家

抄一部郝名如松陝西綏德州人今無恙蓋予仕楚時徧訪在事諸君云然

雜家

二宋而下又有非類非子非史非傳諸作其編聯駢接棖然多率爾任情繕寫不暇修辭雖間有爲世文口若鷄羣野雀小示殊卓於淆亂之中者今畧述數家則有王伯厚之困學記聞段成式之酉陽雜俎羅鄂州之爾雅翼沈存中之夢谿筆談程端明之演繁露羅景綸之崔林玉露陶宗儀之輟畊錄岳珂之桎史葉世傑之草木子何子元之餘令日錄楊用修之

丹鉛諸錄枕林伐山譚苑醍醐何元朗之四友齋談聚唐應德之稗編鄭端簡之吾學編今古言王司寇之宛委餘編咸煒然在人目睛或以撰德雜物辨章二儀或以證嚮今故搜奇志怪或以辨是非覈同異恣臆見而歆聽聞誠哉廣說諸事其多若林者矣致夫委瑣擗臆不堪品列者則又無須徧述第此數家者每亦難于盡美彼其意旨蓋曰吾偶述所覩奚事離章吾且快吾志曷期合道吾聊弄吾舌惡用實有吾苟取見技寧嫌巧淫于是乎有艷所不宜艷竟所不必竟言所不可言以故芳蕪與腐鼠而錯陳色絲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九

五 雜家

與亂麻而闔結蓋于史氏之再變諸儒日錄之遺唾尚在而未刊落者也若曰統之有宗言之必爲定保則儒者必不願覽觀焉要以多言偶中時數有之今揚扆其編干以通經史而警校今古陳發脫簡遺文紀聞其庶矣雜俎事雜而文雅異物辨而悉筆談多識而詳若以筆談方諸雅翼雅翼差弱矣以雜俎媲彼紀聞則紀聞蔚儒宗矣端明之演爪纔及膚而其辨也未鮮景綸之玉露時沁于骨其措語也太易輟咍程史多以事勝悉以爲奇然砂礫有碎金焉草木議而未盡語而多泛時有得之一班亦能英英照人

茲其編所爲不廢歟餘冬之錄則好辨者也然而有始有卒其爲辨也不誣丹鉛伐山醍醐好奇者也好斯着着斯偏夫是以其書信者什七而誣者什三蓋其癖也稗編依稀見天下之曠矣然乃該而不選述而不論可與酬酢矣其用似類而非類類變而死其諸家之書記文家之老史乎談藪則述而論矣論且該矣顧其辭有或修或不修蓋寧任已以過吾意毋隨衆而蹈庸庸孟氏所謂好事者歟今古之言論者什一乃公寧苟爲論而已哉吾學之編其文則史而其事則今彼其敘而弗論豈其從周之心也歟委宛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九

六 雜家

之編則物撰博于丹鉛訂校審于吾學摘辭振刷于談藪玉露其化雅俗而今之與稽古之與稽者歟是雜家之和璧也但意少忠厚旨在見已之長晚年有別集專敘今事合數十卷富矣而事則多誣旨在彰人之惡甚或稷此之惡粧彼之短識者多未滿焉大諦弁老一生詩文安身在短仄也至夫諸家小著如學海說海所編諸家小說小史所集譬諸玉石兼採固知有玉在中然彼多各述一事各見一解非雜也矧其佳者吾已登之子史之未續有餘膏亦罕矣葛稚川云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

思不煩而所見博或謂葛流無源則乾條雖殊則悴
吾恐玉屑盈車不如金壁葛荅曰泳圖流者採珠而
捐蚌登荆山者拾玉而棄石余之抄畧猶摘孔翠
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王融云余少好抄書老而
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
與性成不覺筆倦然則雜錄諸家固遇見瞥觀之遺
意致乃藻羽角牙之固擇任意信耳隨筆繕紀江流
愈下然亦迄宋始有

類家雜家予第取其具體而稍成一家日給操觚之
採擇者畧加評騭焉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九

七 雜家

紀同時藻士名氏

古稱同道爲朋同聲相應是以漢武掩卷至恨不得
與司馬相如同時誠知之深也知故慕慕而不得故
恨如其時無麗藻斯朋應都絕將誰辨惑稟正續令
書偏五兩不知其人之面目孰與面傳半偈惟吾之
生天下藻士如林聿起蓋其幸也亦其遇也今就嘗
所承論文結社諸君子雖尊卑位邈而後先無倫即
未能窺文豹于一班乃珍重籍芳之美謬爾載牘亦
不敢輕冒上援之誚良自有非微眇之宜述列者又
矧夫作者之興如雲則鳴嚶之未能淡成一世亦自

惟僕慙之分然耳

予少時則文待詔徵明當世待詔字徵仲詩清真而
有逸趣調得中唐思兼長慶當時吳中詩人實未有
能過之者乃以字畫掩後十餘年而楊太史慎用修
名乃大起滇南惟時江以北則廣陵朱曰藩子价江
以南則皇甫司勳汾子循予皆未習而雅相聞問又
後十餘年而王司寇世貞元美起吳門汪司馬道昆
伯玉起吾郡李督學攀龍于鱗起歷下

元美于鱗之起也本與謝山人榛茂秦宗觀蔡臣子
相吳叅政國倫明卿徐左轄中行子與六人結伍而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九

八 同時諸藻士

是時謝老以深於體調聞故諸君始麗澤之既得乃
爲書絕去謝以五子稱

五子余晚善元美最後習明卿乃獨先識于與今存
惟明卿一人明卿才高博而見真功力最深厚其詩
于沉着中見蒼秀調穩而趣超近體篇篇可述良是
吟壇老法家手未易及也文亦瞻洽得漢矩矱

方五子既已定交互標榜爲引重伯玉恬然不一美
援乃自下帷尋根發藻而起稱伯予甚趨焉是時海
內操觚之士無知不知無不希艷伯玉而希艷元美
者爲尤甚得元美一稱許便沾沾謂已佳士凡論著

必極意推尊元美冀其見而驪賞以託流傳即嶺南歐貞伯亦變已體而效之以自附于元美于鱗隆慶戊辰予下第還經錢塘于鱗時爲觀察有言走於于鱗者于鱗以帖來招予予竟赴他飲不往客謂走君第往必得贈篇可附以傳名也予大咲詹生亦自爲必傳爾何至順人之下風而借吹噓即元美伯玉同起里巷郡中佳士如陳舉人荃仲魚曹儀部誥仲宣皆往執雉而予獨遜志古昔間與諸生吳子玉相往來談構後五六年戊辰乃始遇伯玉於西湖又後四年遇元美于帟丘見又分庭自持高論無望品之態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九

同聲諸漢士

今日亦過我家

王奉常世懋敬美實籍長公推轂以有名既乃諱言籍欲與長公並客有不並則大恨客陳大廷尉文燭玉叔見客有並其文於元美則大喜即執禮不恪勿問也然二子皆接武王汪敬美秀美而新情致婉茂雅有蘊藉然巧構間入于佻知音偶覩以謂才美而小玉叔才大氣雄俊大有風韻識通敏而該倚馬數

千言立辦應資新徹若淨明珠斯班楊庶幾矣今奉常已逝玉叔年纔踰艾方勃勃而歸閉戶自走揣之天不與玉叔三公必將與以萬世故應有人言欲令憤懣抑鬱卒大業于簡編也有志者詎肯以三公易此玉叔必自幸之矣然予生平所見文人若虛心則未有如玉叔者既絕自昔相輕相妬之態又所戚疵咸出淵映予與同宦留都公爲大臣而予郎署一見相推服背面復無他腸嘗執予手而問君幸當世則何以評予詩文予敬辭不能知玉叔固強之曰評欲其當當_{去聲}則何能語語稱善玉叔大咲我非尼父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十

同聲諸漢士

烏能語語盡善但經兄評自佳耳予敬以實評玉叔不呵且喜而徧贊之客前曰東圖評我詩文如此如此其曠抱可易望也無何元美以大司寇至玉叔喜而謂予區區江左乃有元美東圖而又有弟鼎立一時豈匪盛美後二月明卿書來亦云云玉叔復道及予咲惟公與元美明卿鼎立可耳詹生則只是詹生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拍地東不敢援元美伯玉西不敢攀足下與明卿玉叔亦不謂迂過乃以爲美談而又徧贊客前諸如此意致實前古詞人未有也徐左轄子與才視元美于鱗人咸以爲弗及矣即敬

美玉叔亦自謂遠過之然予觀其七言律莊整凝厚體嚴調高色蒼而氣雄俊恐元美而下有難遽及之者但不能自出新意又于文未開竿牘了前件耳趙宗伯用賢汝師之文氣矯健而結語峻秀法太史公之法以入蘇長公備辨核精理達囊今古而不襲其陳既已拔新領異矣又所議論當實用不徒爲空談諸葛孔明所謂識時務之俊傑也若論其文斯昌黎所云豪傑爲文者乎詩法魏晉唐亦並拔新郢中李太史維楨本寧鄞海屠儀部隆繹真臨川湯祠部顯祖義仍咸不期而同予志不借推轂自發奮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十一 同時諸漢士

燁然爲宇內望

三子於書靡所不讀於詩文靡所不工然本寧奇而法繙真超而詣義仍閎而理才皆萬古乾坤一覲若其趣則東坡學士所云自出新意者乎

吳門有劉侍御鳳子威雲間有馮督學時可元敏予俱未習而子威善予友吳瑞穀王少卿王少卿言子威時時問訊予然子威著作富矣其持論諸文題然一秦漢間人才亦足自馭也竊服以爲今天下大雅及讀其記事諸又便入疵俗其詩雖不是當家然能

陶化古書而成已一家他日自堪與吳瑞穀詩並傳元敏逸思奇情晚出而追踪前秀詩各體鎔冶謝氏而成文入漢趣又絕不蹈兩時結習大要出自新意諸已斐然化日在眉睫間而恨未半面然前是十五年其長君京兆行可見卿過予家京兆長者有作輒稱說元敏迄今壬戌乃見元敏石湖雨航二稿爲降心焉

餘杭徐司理桂茂吳才情邁倫工爲鮮麗之篇其詩等閑片語無不點綴痛快有深思秀穎多警大諦非恒情常品可與其伯兄桐蓋于予爲同榜士云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十二 同時諸漢士

汝南陳觀察文耀晦伯之博洽世未有幾架上書百餘扛信手拈一帙無不了了如張睢陽者其著作富甚予嘗見其小著二三種考訂雖詳然好奇而僻聞有天山集百餘卷亦已殺青

予所稔交若嶺南黎秘書民表惟敬之疏亮歐民部大任楨伯之蒼秀姑蘇袁督學尊尼魯望之清雅閩中方泰伯沆子及之秀婉鄞海余參政寅君房之沉奇臨淮李少保言恭惟寅之清麗汝南劉武部黃裳玄子之典瞻秣陵姚太守汝循敘卿之冲道山東邢侍御侗子愿之綺密隴西張別駕鳴鳳羽王之真古

並自成家足傳來世匪但名在今日之天下而已
羽王近寄其所著桂勝桂故二集隱然法山海經與
陶隱居真誥而自成趣意古詞鍊而雅不落雕刻
林編修開先承芳爲惟敬錫詩字酷似其舅區檢討
大相用孺始者師賁楨伯乃才趣則青于藍
用孺濠上稿調雅思清而語多警邁

豫章劉編修曰寧幼安爲諸生時文師伯玉詩法于
鱗已自俊亮足述乃今入中秘與用孺合志振策二
曜可追何有司馬勸王陶謝杜李然兩君年纔過而
立也乃才則一以英瑋冲遠一以潛深秀達

唐氏小辨

卷之十九

十三 同時諸漢

西蜀張大司馬佳胤肖甫維揚顧侍郎養謙益卿楚
黃梅侍御國楨客生人本當世才英文棟乃以武功
顯李宮保惟寅武胄也乃以詩名又楚黃劉宮保守
有子大亦武胄也而詩七言近體雅秀可述

理窟之士其不足與語于藻死也蓋自宋而來已然
矣若吾師楚侗先生文則語語雅秀實由追琢其章
欲即以示修辭之誠亦曰尼父傳來無苟作耳先生
諱定向楚黃州人豫章祝明府世祿無功爲師上足
弟子其五七言絕句妙理于逸思脫言詮于騷些
蓋自陳公甫後再見著小言幾希了悟語亦簡雅

吾鄉方太守揚思善豫章蔡督學文範伯華西蜀熊
觀察敦朴茂初斬水朱太守期至于得南樂魏積勳
允中懋權漳浦劉進士廷蘭紉華平湖陳祠部泰來
伯符並以俊才抱遠志方邁往而奄喪今也則無

亭州周少卿弘禴元孚才大而敏千言倚馬立奏良
是乾坤絕特之姿其夫人董氏亦能詩而音旨清麗
于元孚似勝也既死元孚屬序夫人遺稿

豫章喻憲副均邦相全椒彭民部夢祖應壽皆題才
富健而捷巨篇刻燭爛然又中函音警而不泛

臨川周侍御孔教明行所著千金隄志雄奇俊亮縱

唐氏小辨

卷之十九

十四 同時諸漢

華千里不聞停沛然鼓天地一氣以繚繞毫端
湖廣龍民部德孚貞伯儀部膺君御父子並擅菁華
然民部有恬淡之致儀部工婉麗之篇

秣陵何比部湛之公露侍御淳之和仲兄弟也然公
露安而肆和仲奇而麗

閩中余明府翔宗漢有詩名清矣然清而淺願加謝
瞻媚趣袁太守表景從詩亦清然清而穩但讀之不
令人色飛蔡伯華宦閩中與景從共賦七言近體八
首景從似讓伯華也蓋伯華真至而雅冲有味

亭州周太守思久于徵尚友編論贊冲秀而不費辭

可謂盡音亦依希子長

閩中李太守贊宏甫七言絕句意幽無盡修然垢外
依稀公甫堯夫然堯夫間有率易者亦有落言詮者
宛陵沈修撰懋學君典詩文並有蕭洒出塵之想然
意致不深遠不耐咀嚼入口味頓已盡

崑山張都諫棟伯任竿牘情真語秀而詩宗大曆臨
海王少卿亮茂洪詩法摩詰而文氣翩翩欲吞巨溟
殷職方都無美爲元美之友而詩文多自得學該洽
而不濫

吳門韓宗伯世能存良詩雄偉而文典實其學旁通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十五 同時諸家

多所殫極而尤深玄理同郡張宗伯一桂稚圭博覽
而能詳記其爲文考核既精而論議恰氣乃得之司
馬子長余祭酒夢麟伯祥詩各體合而選詩法六朝
殆欲逼之大歸韻勝也文則陶鑄左國二史構李馮
司業夢禎開之爲文疏亮雅暢不佇尔日艱深詭異
而語自秀古蓋大手筆也然予獨未獲見其詩

雲間何翰林良俊元朗學極富博六稔百家之致靡
一不窮竟援新見于舊聞其撰造則文婉麗而旨清
詩雅適而趣遠

吾郡方司徒弘靜定之素園稿予嘗爲請評于王大

司寇元美元美開卷誦數篇驚喜深加歎賞曰清冲
似陶紫切勝士衡延之長篇則麗婉多慨短章則雅
秀有致風調既佳步驟亦俊有情有勢有法

荷氏何中丞東序崇教文以韓柳法入已神情而議
論奇俊詞亦足發

竟陵徐憲使成位惟得識兼羣籍心研子長其文奇
而秀清而麗尺一尤號擅場

亭州鄧司諫楚望震卿長歌法白長慶武毅似之又
丘太守齊雲謙之才亦清雅結語似唐人但氣骨小
乏耳然却有風韻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十六 同時諸家

淮南朱司諫維藩价卿留垣稿情真景實而志切少
陵忠愛

聊城傅侍御光宅伯俊出塞集高爽而豪

番禺梁太守岳仲登二遊稿勻整而未化舊

新昌呂尚書光洵信卿臨海王侍郎宗沐又新文源
韓柳而自出新意無規放古人之迹

夷陵劉尚書一儒孟眞詩軌唐文軌漢而發之意旨
冲然

瓊州王大宗伯弘誨紹傳文溫厚平正曾不借瑰異
艱澁而深然恬淡中有眞見令人緬之彌淵詩獨見

其七言歌行與七言近體蓋得杜膺骨爲多也

機李沈中丞思孝純甫議論高偉而詩弘暢雅則中于正音平江艾中丞穆模楷漢魏晉唐體裁咸正然體則勝調而文則優詩

吾師大學士鄞海同麓余先生諱有丁爲文字字秦漢又結體高秀而音鏗然議論既俊偉特達乃意旨更非世態可望片語單詞諄諄不忘獎士借才蓋出諸天性自然非有求之真宰相度也

吾郡許大學士國維楨詩逼盛唐文通班揚韓柳而化之詞氣溫厚瑩潤意致詳婉密栗至乃論事申辨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十七 同時諸漢士

則若繩直無能筆曲蓋有德者之言哉

豫章萬侍郎恭肅卿爲文議論必出奇自然實不殊正鵠大諦趨歸朗徹

諸暨駱觀察問禮曾爲予上官以全集屬予敘焉其文出韓柳詩出入唐宋乃其學則自天地人之秘以迄雜術外道靡不窮竟種種有獨見大要以朱元晦窮理爲神樞而黜王伯安良知

雲南石別駕雷伯聲予未見其人其長君元麟赴南比部任伯聲以所著保秀堂集寄來屬予評騭因獲盡觀其書書巨帙十撰自詩賦文章各體學自心性

知以迄內外典靡不竟究而旨則歸宗王伯安詩文之調與格則出入漢唐宋元間然乏駱公獨見

宋微侯世恩忠甫與予卒牘並爾雅大有晉風格若詩則心醉屠綈真

餘姚楊給事文煥德純詩質而雅穩而調振同郡余進士啟元伯貞文美而秀奇而體正

雲間陳比部所蘊子有文法汪伯玉幾爲敵國詩健而潔近體亦似于鱗

龍陽丁太守應賓詩各體法唐人而七言近體勝文學漢乃多所自運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十八 同時諸漢士

吾郡黃進士雲龍學該核自唐而上書能口誦但才不勝學色不華肌有作差能穩爾每每借奇字用僻事以起觀

東莞陳民部履德基于詩諸體則五言律法王摩詰佳番禹蘇太守民懷子仁七言古法六朝雅麗有勝趣近體亦七言佳

光州吳督學同春文得漢人詞致而意旨乃軌正于六經海寧郭督學子直致與吳合而誦之琅琅兩君蓋嘗寄其所撰學政于予而深有味乎其言之也兩君並工詩善卒牘

豫章徐督學秉正朝直爲詩文常不肯示人予獨見其近體五言逼真初盛二唐足稱當家

鄞海周督學應治君衡於唐以上書多自纂定爲文燁然漢語詩則五言古于各體取優詞彩既華茂又意旨溫厚而真

解州張考功雲翺文升性好詩而不言作詩頃寄來一冊則語語工而妥有思致泉州蔡儀部守愚體仁所作詩數數見示法唐人疏朗而真

關中南驗封企仲伯雅與仲兄師仲子興茂承家秀詞藻並鮮蔚可謂璠璣雙美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十九 同時諸漢士

吳江顧督學大典道行詩有冲雅者有秀婉映媚者通可誦

臨海王明府士昌永叔爲王侍郎叔子詩多奇致而近體七言出杜入王語語無不夜玉仲兄太守士琦則文暢徹而詩瑩秀又並有英傑之槩

吾宗常山之父行

音

僉憲君萊弱冠好脩詞而世未

名尤好作賦文傲韓柳亦昌達走乃愛其五言古與近體五言繁富而沉鬱深厚不失古意弟行思虞孝甫思謙牧甫同氣也官憲使學深性命皆同而雅製一冲厚而朗一高秀而豪人盡俊傑也何幸雙出吾

宗僉憲有子在泮克世家學今爲都水郎

延平林侍御騰蛟士才文法秦漢詩宗盛唐並有義趣鉅鹿陳侍御世寶介錫文法歐韓而議論必準于

經海塩劉侍御媚君熙文法太史公詩宗老杜亦自成章斐然但音不響振寶應曹侍御一夔子韶詩清

婉而長東閣肆詞亦藻麗同邑何侍御其賢汝愚以

詩文名南臺平平耳乃短札特工片言不禁逸趣

族父太守洲登之著作富矣詞亦達但音或未新

蘇觀察雨周民部世選生同西蜀楷並社陵體俱恢

宏詞均昌達願更沉吟敲推以入幽奇則古人遇在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二十 同時諸漢士

旦夕然民部近體五言悲壯洽決迥異七言

山陰黃觀察猷吉仕貞資本高美識復曠達以故擲

管輿言逸趣可想

貴州一省寥寥予所託交諸君獨李太守維祐談詩

然惟尺一雅暢而涉趣成

廣信費太守懋謙民益于詩務爲妍冶雖氣少于公

幹而詞成綺錯

南海韓民部瑞雲肖韓暉素亭集體具華艷而興寄

不超又結束多易然中聯時有佳句

郢中李典簿維標爲本寧令弟與長才高博文翩翩

欲凌霜跨俗而詩體被粲溢不墜家風

燕臺劉憲使效祖仲修才高而逸蕩過之致有率易之玷及其合作數篇亦得老杜肌色

豫章楊太守汝允懋功方比部來崇士功並工于詩然懋功安士功清

毗陵吳助教欽以文名良是時誼優于古作

郢中楊布政正放子美七言律沉着而雅有風骨

隴西蕭郡丞如蕙文放六朝詞繁富而致清詩亦清

莆陽李太守多見子行詩平淡有淵雅之致

河南李民部陰襲美詩典雅沉實才或讓法陝西康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二十一 同諸漢士

明府柰子秀爲對山公子高爽勁捷法或讓才

丹陽丁民部一中粧成宏大壯麗之語粉澤徒勾鎔

冶尚垂以故其篇不鮮明乃當時亦有詩稱

江左陳明府片子野詩雖稍乏骨而文彩麗艷情致

可欣晉江謝明府吉卿脩之擬唐律亦多警語

嚴明府不承應文蘭雪齋稿但錄五七言絕句然調

古而多俗情

南豐邵太守濂著作取富而特詳今事若高太守瑤

李別駕衍則好吟然高庶清整李幾高逸

郢中程司理德良凝之語道鏡見本體又能以史漢

之詞義之作代且題詞古雅深醇而朗暢

同邑汪別駕廷元舜舉初不知詩及尹安義謫漢陽教授年已近六十乃發憤從予問體調不虞其能工

也楚遊稿各體音調多合乃近體七言大有奇警句

爲人所不能道者然則君子可以老自諉秉燭之光與日照月臨並懸輝朗唯不學則落耳

鄉舉而授官已備列之薦紳矣其未授官若蘭溪胡

應麟元瑞之俊朗豫章胡汝煥孟穀之雅暢燁燁乎

雙壁哉次則南昌彭翼維修矣然元瑞五七言各體

並長歌行尤稱鮮明緊健稍入深厚可方先士逸軌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二十二 同諸漢士

孟穀五言有俊韻雅修近體似劉長卿要其源則出

于鱗若二胡生則出元美吳門張鳳翼伯起爲吾友

幼于長兄雅有俊才聞其著作殊富博予未見其人

而元美數數道及之秀異可知

真州李杞季宣興致蕭洒句清而宜染耀目開封張

民表法幢識趣幽奇年少而鑒裁殊衆

雲間馮大受咸甫爲吾友見卿令子嗜學好吟所經

篇什滿壁晉江李光緒宗謙博學淵識注莊殆庶見

之似勝陸長庚但文學漢多雜宋語亦偉才也

元瑞作詩數二十六卷通極上下數千年于詩學博

而覈覈而精矣匪真見何能口道如此了了議論率前代未有語語自己創見不曰必傳之作豪傑之懷但尋其微旨大歸欲專尊弁老時予與弁老同留都元瑞書成遂稱病焉特遣一介行李送書弁老因求爲立傳弁老見書大喜贊歎欣然敘列元瑞生平走謂人生著作患已未精工耳精極光必發後世定自有元美我又絕當時望品心尤爲明淨昭徹不粘帶人間絲毫歡喜緣不知此旨于元瑞意云何

靳春瞿九思睿甫以三楚才士名乃自喜太過而撰造語多乖僻不雅馴晚與予二書始循文家獲度其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王三 同時諸漢

子甲名亦如之乃過自担負而信手任心遂成率易亦以此策其不受享也然竿牘遠勝父

豫章羅曰鑒尚之年纔二十五六耳著咸賓錄八卷錄四夷事能詳于舊史外其言曰今好古之士博覽者多獵名者亦不少讀漢以前書者多讀漢以後書者少況秦漢以前奇書秘記無慮充棟今學者稍涉左國經史諸書遂覲然自以爲博殆井蛙之見而未觀夫大海也以故本志於正史所載如匈奴突厥諸夷事余獨略之而出自他書者稍詳味其言定非專事蹈襲與從人言下轉者予以斯偉其志乃其結撰

亦做班固之意詳實而密事或穢陋而敘致不俗當于雅則與補綴轉成篇章者異軌足傳也

夫天下有名諸藻士予取所心偉蓋在鄉舉歲薦胄監與弟子員諸君以爲其人必豪傑也甲科夫非所謂籍係聖賢者哉譬諸登高山順風而呼其聲之及遠也易也是故敝帚人且千金享之矣若鄉舉而難以其名起宇內則以有甲科排訾固多壅閼第其人既釋褐而通籍承明則羣下亦有奔趨而贊頌之者至夫歲薦紆體衡邪白首脫屣弟子員終身不遇餅罕積粒分既卑微又衣敝形僂續有明月夜光誰其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王四 同時諸漢

信續令搖尾昂首而鳴誰其憐乃能不以拂鬱空乏遷心奮自窮愁起名天地使海宇人人誦光休非豪傑而能若是哉斯其人不位而顯烏有科分去聲科分不越片時青紫何如天孫雲錦萬年被服身後至夫胄監匪貴公子則爲富埒王侯者子雖閉戶誦習有餘資顧恒情便于宴安誰肯舍其疊穀布芳之奉稜其快意娛腸之習而降心寂寞恬淡之業辛苦研鑽于窮年積歲間俟顯名乎身死數十年後固知非豪傑又必不能也何則目前之好難捐身後之榮未見不有曠識遠覽堅志傑思曷知以此易彼若彼武弁

不但其蠶紗殺又其本業則武而非文也乃欲以文顯斯又豈庸人能哉故予亦爲歛衽焉

唐薦若吳瑞穀詹一麟丁一中則名播大江南北若何元助歐楨伯則聲施海宇至文徵仲而洋溢中國蠻貊矣然六君皆往世今日如射陽吳敏道曰南之穩而有韻宛陵梅鼎祚禹金之勻而能工台嶺王胤東西之清而不簿廣陵陸弼無從之麗而多警並有可傳金陵盛時泰仲文雖體裁稍雜宋元然搦管數十篇筆不停輟砂中固自有金也雲間莫雲卿廷韓文未閑而詩多可錄若吳門魏學禮季朗則各體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二十五 同時諸漢士

勻稱而詞首雅贍加以高秀斯亦江南麗金已族父一麟博學深思議論文章多自得

田廣文藝衡子秬少有時名學亦博矣然而不精舉手穢蕪不能見金于沙惟雜著訂証稍可觀

甯監則毗陵王稗登官穀殆庶聲滿海宇若吳門張獻翼幼于則半海宇若聲譽方起日隆朝寧則同邑黃正賓賓王吳繼茂叔承同郡潘綿象安武進鄭梓伯良玉山程福生孟孺湖廣何宇度仁仲然仁仲雅秀而叔承矯健象安典重而伯良平整孟孺幽冲而賓王清逸仁仲今簿宮詹孟孺今鴻臚序班伯良前

光祿承叔承郡別駕賓王象安俱中翰乃才志則翩翩人盡凌雲

幼于詩豐美而勁艷而不纖博而能裁有骨有肉有色有聲雖綺麗而足珍也其快士賦語在唐人中却有晉鮮家兒語似顏氏家訓周易韻考本顏師古之意而訂証有據

百穀著作瀾富文楷太史公而機自運竿牘游戲漢晉詩各體並工大歸競爽尖新清曠茂麗迭出楚黃王同軌行甫詩蒼鬱而冲竿牘得晉風軌雲間朱察卿邦憲詩悲壯多燕趙慷慨之風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二十六 同時諸漢士

吾郡方信學該今古羣籍多寓其目然才不逮惟敘事文有似班者鄂渚殷之輅詩有作才然意致未細京口陳承年從訓詩清迥而婉雅擅麗情

弟子員則吳門周天球公瑕黃姬水志淳吾郡王寅仲房庶幾海宇知名姓矣若同邑陳有守達甫則名半海宇然達甫博記雖才不逮學而資拙性靜心清能專工有作音冷冷振耳又鋪敘密茂人不能與易一字但成之遲是以締造寂少而體歸嚴重蒼鬱非博學通知莫能省達甫詩文也仲房性飄洒而動得趣于李青蓮歌行與七言絕幾欲逼之然不免輕俊

之疵志淳學亦博然能剪除涇雜収其精要詩雖滌濯瑩淨然滌濯之迹在却乃通部靡一字苟品當在精能之中其近體踪追錢劉古選艷獵江鮑歌行則得王岑居多間亦有效初唐者其高妙在趣雅而氣冲逸若公瑕之名蓋以字法著即吳士亦但言其字法予獨有取于其近體謂其質而有成譬如錦碎不如匹布之全族兄潢沒齒苦學著作富矣然文勝于詩竿牘悽惻慷慨有必傳者而乃沒齒無名同邑王廷舉少卿瑞穀門人也文倣伯玉間入于鱗子威又有程一枝者字巢父爲吾大兒萬善友心鑽古學奔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三七

同時諸藻士

走王汪與予門大諦二生皆剽語但形似而致不鮮若令賦詩作竿牘人幾欲捉鼻矣

武升則吳門張元凱左虞爲最優元美謂左虞所讀書必西京後而開元前其於格務躋於武德貞觀而稍稍柔之以齊梁之月露其語務出於不經人道寧有瑕壁而無完珣次爲山陰陳總戎霍九臯九臯大有時名詩不及左虞名乃遠在左虞上左虞僅僅闌閣中假令予不過王奉常家亦不識左虞九臯高曠善談謔其詩各體兼能然未免浙氣又不能汰精創新而作多輕泛

山人則海內談者謂其前缺舉業理路多未鮮又屈于貧業未半急欲出而遊大人以療朝夕不能入山靜修博覽如吾儕芸窓故起而登壇稱大名家自昔罕見乃走則謂不盡然彼山人不有高資者乎予所稔知同郡方尚贊仲美秣陵金鸞在衡姑蘇曹昌先子念毗陵王叔承承甫鄞海沈明臣嘉則然嘉則富捷而未化舊承甫通敏擢管湏吏數十篇乃體調或入于流易子念則體調咸正在衡俊朗多奇警仲美雖師資明卿能自拔新以成已一家山人詩予見未有出仲美右者又同邑李敏功甫金鳶上甫雖撰製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三八

同時諸藻士

董董乎然功甫清迴上甫清幽其五言近體亦各有數篇可存鄭應奎魯文學頗該覈著作亦富然才劣文無足觀詩惟麗情婉致

毗陵俞策公臨葉之芳茂長詩亦並清公臨更整潔雖滌刷之迹未融然能滌刷致整潔篇篇靡一俗字亦非造次可尋良以山人情識難除俗也

族兄玄象詩蒼秀典整諸體多合有集刻于魯藩維揚陸長庚南華副墨其庶乎但說生死是言詮同郡陳昭祥少明其人曠達詩亦如人雖體出入唐宋然中有見解惟文則氣充詞藻蔚議論發揮無遺

大歸以于鱗伯王爲神樞以二漢緣飾之

臨海陳惟楫鄧黃之璧白仲才並俊而一雅一麗

平陽裴庸甫長歌與近體法杜有得骨者有得音者

即未能篇篇夜玉然于中却鈔砭砭予未見其人而

庸甫以集寄其知友張考功文升來屬予評騭

方外則越天池山僧祖胤秣陵普德寺僧西孚同郡

易山寺僧德浹茅山道侶閔壽卿皆能吟

王孫則豫章章取奇矣人人抱志自謂握靈蛇珠而拱

槌同伯則嚆矢也若乃成家惟多續宗良世謂王孫

學與山人似亦謂其前欽舉業也宗良長篇却有針

麈氏小辨卷之三十九 二十九 同將諸藻士

線予恠問之宗良曰弟少時曾作舉子業耳遂執手

大驢咲近寄來遽然稿冲恬而語語秀淨其次則多

燐用晦多姪貞吉多煌帝斯

建昌 益王潢南殿下悅賢嗜學詩宗盛唐文法韓

歐並燁然載牘而近體尤稱合作其 世子及六七

王子王皆務採藻國內人人嚮風矣

夫王公大夫習尚關天下風化所由來非一日矣往

萬曆丁丑予遊南都凡歷兩年士大夫以學詩談文

章爲美業至則邀結社而是時吾師同麓先生方掌

翰林院劉尚書公孟真方爲光祿卿兩公以弘獎士

類推擇人才宗主詞林藻園故留都諸君自臺省部

曹以暨各職若序班秣陵姚淵元白廣文毗陵華復

初明伯合二十七人與社選而是年春予以計偕在

京師則京師之社盡一時四海英特蓋北直則劉觀

察效祖魏稽勳允中董舉人元仲南直則李徹侯言

恭李舉人祝胡山人岳松河南則李比部蔭劉武庫

黃裳陝西則康明府榕南舉人師仲閩中則袁太守

表浙江則余叅政寅胡舉人應麟湖廣則梅侍御國

楨何典署仁仲江西則胡舉人汝煥湯祠部顯祖廣東則歐民部

大任并予十七人而主之則徹侯民部比部也頃予

廣氏小辨卷之三十九 二十九 同將諸藻士

量移南史尋轉銓署居南都前後數載所往來談稅

則惟鄉縉紳王元貞孟起姚汝循敘卿何淳之伯仲

張山人正蒙子明四人然子明詩五言清幽孟起各

體華茂以魏晉唐法爲已性靈意致並不凡有集四

卷予僭爲之序王元美陳玉叔凡其集皆爲文贊歎

夫留都自昔樞風流詩書禮樂之士林立乃今寥寥

獨此四五君子若夫部署諸郎君則以談稅爲諱相

見唯言某也俸若何官宜轉某也昨報轉某官雖終

日促膝銜杯酒謔浪羣喧竟不敢一言及詩書日但

以着圍棋爲高雅拜客赴宴飲爲勤勞亦其時哉近

者敘卿復逃禪理以不立文字爲宗又曰與李明府登士龍講法華華嚴于天界寺唯孟起栽花種竹邀客分題興詠不遺昔賢陳詩展義之風孟起官光祿丞學博內外諸典並淹

古稱文章大物又云不朽盛事雖其道由學績人寔天生非天授烏能橫行天地古今而特異乎千古操觚之士豈不繽紛繹絡要以登壇曾靡幾何故曰才難不其然乎是以自昔製罕兼通通難周萬敢曰詞賦小道而可強^上作倖成乎近日高資如吾友曹仲宣陳仲魚撫志千秋眼中殊無當世然曹則動吻左

唐氏小辨卷之十九

三十一同諸諸諸

史旨乃未離時誼陳則興言閭閻居乃未尋基底同榜姚郡丞宋伯子少負修能操筆綺錯而趣入譚官史觀察繼志思善雅有俊才談言多中而臨紙率易蔣憲使以忠伯孝刻意摘文頒白彌篤然以法韓柳殆庶而未能通之漢晉周儀部汝礪若金闕武部成章孔裁並以時誼著芳聲而周則世故絕暗闕則學古未宏寧獨尺有所短即云尺以成尺寸以成寸亦良難矣續以今天下稱彬彬文學嚆不首先蘇轍乃六徽而不習吟咏者半發即哦聲溢耳撰則體調未闕有或告之且挾彼不欲見破之心冥然自是唯休

若敘詩軌盛唐文宗漢晉誠于體調雅已辨矣過乃見在眉睫曾六藝百家之未少淹而亟自爲名不復潛心憤發又睢睢盱盱惟井里之人是角是以搦管含毫宛若人人夜光明月至云足歷荆山之頂手至洛浦之淵已罕千人之一如其握玄珠抱真璞則我曷敢輕談但肯離俗殊等而回心雅道亦足稱矣倘令任君復作不欣欣而爲揚眉抵掌哉頃予自楚返一時詞人快士咸集予家居纔三越月而敷藻日盈于庭誠恐主者穢蕪乃諸客翩翩並是桑梓僑胔之秀歷計半生車轍所經多有數郡寂然音絕者而吾

唐氏小辨卷之十九

三十二同諸諸諸

地率爾銓金韻玉鱗次響臻不已美哉盛乎秀異者既衆安知他日無二三不朽大物今稍次其姓字則薦紳有張光祿訓惟善黃忝軍秀民毓初黃鴻臚正蒙叔明舉人有子弟軫光君衡太學有金茂子實汪道貫仲淹道會仲嘉汪宗姬肇邵文學有王寅仲房吳子玉瑞穀金有光元明金用中時中具欽儀應瞻程消巨源王廷舉少卿族弟伯麒文祥山人有戴確子京汪時元惟一鄭應奎魯文程可中仲權汪元英大呂朱宗臣孝伯金邦達孝先程廣方漢吳宗儒次魯金鵠季黃李樞伯機余羨元無且孫湛子真汪大

同公叔丁雲鵬南羽汪懋忠貞卿汪懋孝虞仲金懋德孟明金惟善楚卿李元儁仲升錫邵啓泰道卿武弁有張世忠貞卿孫繼先孟武金汝誠君實程良才尚卿尚卿爲吾篁墩先生孫少未知詩書晚乃措志詞場思續先緒固所嘉歎矧于予家彌索世詩社通家乎事故有宿緣也是會自丙戌十一月至于丁亥二月而予赴南史之任惟時豫南習公掌院潁陽趙公爲祭酒漸菴李公爲大司馬震崖楊公爲大冢宰鳳阿姜公爲大司寇剛峯海公爲大中丞忠銘王公爲大宗伯米山方公爲少司徒淡菴朱公爲右司寇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三十四 同時諸藩士

敬堂韓公爲少宗伯麟泉王公爲副中丞王陽張公爲少司成順所傳公爲大理丞湛臺胡公爲尚寶卿未幾而鳳洲王公以起少司馬于家而至定宇趙公以起大司成于家至又未幾而脩吾張公以起京兆丞至希所郭公以通叅至擴菴董公巢雲董公相繼以少光祿至熙亭文公靖吾何公相繼以鴻臚卿至志齋周公冲菴顧公相繼以少司徒領總督至南都建焉一時顧此二十餘公雖通顯咸又不自高其分位孽孽爲國家表賢明才以成熾風雖模楷各殊有或端方以砥節或和冲以披襟或謙卑以廣益或

曠達以超時或高文以蔽俗或闡道以破迷要皆敦厚醇一心致同符故于凡有志同而來輒與登堂引之入幕無問雄辨細論正言婉諭務令倒盡大歸遺城府而去機械絕忌妬而羞詭猶離寒燠而出本真以故胸臆並得直陳情眚不着時態是是非非爲離若合皎然心口不以高貴行失故語不以微眇行脩故訾天下所謂南京清議最重此一時也謂主是有入而風回俗易庶司遵軌式也顧此景人間自昔難常吾道大勝會其能一地久載居未二三年海公王公傳公胡公卒方公楊公韓公習公張公何公周公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九

三十四 同時諸藩士

歸趙公李公朱公顧公董公艾公郭公北矣王弇老著稅苑卮言叙列古今名士慮無不坎壈者即未盡然大致弗免君子而遭有妬道害能賤德貴貨亦何惡去夫戚氏之子良以忌妬之風人咸自神髓而化耳目手足則亦態之故矣又我之分去限受尊無全有有餘必有弗足既賞心于君子者即必不能賞心于不君子者若餘而通以道信以君子餘曷幸焉不足而靳以位疾以小人不足曷害焉是以孔孟而不能不損祿位于至聖上賢之德至夫儒墨推而廢先醒傳而貶春秋明而護原道作而竄六註

定而損皆其分也亦入理之常然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大契合在天下榮遇在千秋萬世彼世塗片刻險傾何事而賦不遇哉君子亦惟顧雅道在已而已矣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九

三事同時諸藝生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九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校

人道辨適自編五

書旨

書旨上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

書旨

自混沌開天地精華至羲皇卦畫而始洩頡字雖云兆自龜文鳥跡實根六十四卦之畫畫非字而字不能離畫自成頡第緣而損益錯綜之兩至乃字成而神鬼夜哭非以化權在我將令百神而受制耶然則字而未通神明烏可謂字字立而經藝出天地之巨我且能為坎筭為經畧為刻畫分限況于鬼神乎王充嘗辨雨粟鬼哭云河圖洛書聖明之瑞應也倉頡之制文字天地之出河圖何非何惡而令天雨粟鬼夜哭哉使天地鬼神惡人_{去聲}有書則其出河圖非也此與諸儒腐談一耳嘗見人間一事精極無論感鬼神即草木鳥獸感召往往有之如編成麟見法談花雨猶聖書也至如麥秀兩岐禾生五穗一循吏政耳神啟漁磯風送滕閣一詞人記耳蘭亭書說花鳥呈奇瓦官繪就胃臆騰談一賢士執耳物感神通尚

然矧乃書契兆千古文明張彥遠畫記有云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泣斯言是也頃萬曆十年三月二十之日閩寧德縣天雨穀其堆積有若虎若鹿若狸若猴者自午迄申計百餘萬石時分巡王君目睹驚而問土人云此月初曾雨一度矣是後閩竟無事明年予友人李廷機以解元舉會試第一及第豈其祥耶伏虔古今注漢惠帝三年桂宮楊翟俱雨稻米後西漢人物文章超越百代故走斷雨粟必文祥也

自昔雨粟多主祥淮南子曰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許慎解曰有書契則詐僞萌生則去本趨末棄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

書

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果爾則天上惡鳥用奎壁王圖書乎走竊謂粟本天地精英所生靈秀與人一也故人生必資粟昔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鬼死得其魂鬼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鬼無異可得豫知也春秋運斗樞曰粟五變而以陽化生爲苗秀爲禾三變而粢謂之粟四變入曰米出甲五變而烝飯可食故曰五變乃成可食者稟受五行氣而成也

夫一物而五行之氣萃之魂鬼至與人無異不曰靈秀而何雒書說禾曰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觀此則雨粟之爲祥又信已漢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六經復出至宣帝地節三年長安雨粟則色黑後竟寧元年南陽山都縣雨粟色亦青黑則又知色黑爲非祥也而漢元氣實削于宣帝

罔晉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破木爲耜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之實夫有五穀而無書契則上下公私無可察治徒使天下以用物滋爭亂耳故蒼頡造書功配河洛也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

書

無書契即天之垂象聖人之垂言行皆不載不傳其何以成教化而訓世式後是使民生飽煖逸居而禽獸也由斯觀之粟雨于神農天錫下以生資也雨于蒼頡天不曰書造教興生事得以治察有粟乃得而食諸耶書之用大矣

書法要畧載古書有三十六種古文篆大篆像形篆科斗篆小篆刻符篆摹篆隸書署書及書繆書鳥書尚方篆鳳篆魚書龍書麒麟書龜書蛇書仙人書雲書芝英書金錯書十二時書懸針書垂露篆倒薤篆偃波篆蛟脚篆草書楷書飛白書填篆書行書

書家百體載懸針垂露倒薤偃波芝英騏驎楷草與要畧同而又有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署書虫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橫書鍾隸鼓隸龍虎篆魚篆虫篆鳥篆鼠篆牛書兔書螭脚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檄書景書半草書唐時召奏用虎爪書詔下用偃波書謝章詔板用螭脚書節信用鳥書朝賀用慎一作書

西域書有驢屑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犛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

四 書音

等凡六十四種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草旁行為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死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鄭夾添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衡山禹碑為螺匾篆法蓋神禹變伏羲龍圖而為螺形也

唐玄度云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

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按書序為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蓋雖隸而猶古也觀此則隸古似又非今之隸書

書法鈎玄載鄭寅云書法三皇尚忠五帝尚質三王尚文八卦忠也古文質也籀文文也篆則王降而霸矣隸其秦之法今書乎古隸隸之古文也八分隸之籀也楷法隸之篆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楷之行也草楷之走也隸之規為方草則圓其矩而六書之道散也

周越書苑載郭忠恕之言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詹氏小辨卷之四十

五 書音

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者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王羲之小傳尤善隸書以此知隸真書也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嘗觀右軍與人論飛白云造次尋之乃欲窮本無論小進也稱此將青于藍言學書須如仁者之造次于是乃為大進可與自成變化而青于藍不尔是猶守師之說未在本已也以茲言觀逸少所得于書何如飛白之體不傳後世染翰之士莫尋端緒不辨魚魯舊矣嘗考諸書法惟黃伯思東觀餘論稍詳其製蓋

蔡邕嘗於鴻都門下見二人以堊烏故反白帚成字

歸而爲飛白之書非使用堊帚蓋用筆効堊帚之爲

歸而爲飛白之書非使用堊帚蓋用筆効堊帚之爲

今人便謂木筆爲堊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或云白而不飛蓋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騫舉謂之飛

又謂蔡中郎見帛飛空中因作此字以白爲帛此尤

無稽已觀唐玄度十體書曰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

隸法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爲此書乃全用草法正

與古背馳又觀鮑照飛白用毫筆乃能成字或輕或

重之云蓋是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

成若不用毫筆書則不能成據此復考十體書中飛

簷氏小辨卷之四十 六 書言

龍二字作飛白正用毫筆作與散隸頗相近但增縹

緗縹舉之勢又全用楷法洛陽唐恭陵皇帝睿德之

紀及牛口紀功碑及唐太宗飛白皆有毫筆點掃濃

淡之勢而近世相承飛白皆用相思爲片板若髹刷

然髹音休以漆漆以書殊不用毫筆又作字無濃淡

纖壯之變皆失之

王隱曰飛白變楷制也據此語與全用隸法之說合

知東觀餘論之說非訛楊用修謂字經微不滿爲飛

白猶今之所謂沙筆與篆書之渴筆此則片板髹刷

之談矣

相思爲片板若髹刷之云云蓋揣度宮門飛白之語

謂筆畫空中白爲飛白也是固白矣而飛何取哉乃

今日則又直以雙勾之迅速者墨填其外謂之飛白

不知而作尤可嘆

虞伯生題六書淵源序略云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

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

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

爲善書者吳興趙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

書之真贋吾嘗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

磔以爲媚誠妄人矣

簷氏小辨卷之四十 七 書言

虞世南筆髓曰蒼頡象山川江海之狀蟲蛇鳥獸之

跡而立六書戰國政異俗殊書文各別秦患多門定

爲八體後復訛謬凡五易焉然並不述用筆之妙及

乎蔡邕張芝之輩鍾繇王衛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

其旨也又曰字雖有質跡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

物像而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任故知書道玄妙必

資於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以心悟不可以

目取也

蔡琰曰臣父造八分時神授筆法曰書肇於自然自

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氣立矣藏頭護尾力

在字中下筆用力獻酌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云不可遏

來而止之去而遏之皆用已智非書道自然之趣故曰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澁得疾澁二法書妙盡矣蓋言疾澁各有當宜疾而強下同令澁宜澁而強令疾皆于自然上添一物非字本性是故點畫勢盡狀之疾攢鋒峻趯用之澁

下筆貴勁勁又須靜含氣貴清清又須醇不醇薄矣不靜燥矣如坡公濃重其致未始不清米顛欹側其法未嘗不整不清則涉俗道不整則墮邪逕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

八 書旨

程子自言已寫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朱子曰此政在勿助勿忘之間彼以字求之則失敬以好求之則助長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悟筆法是于纏結糾紛中見豪縱者與貴踞者各成體勢而不亂見大娘舞劍悟筆法是于進退上下縱適中見情志浩蕩若天地之無有神奇幻變若風雨之迴旋勢既莫當法無可破故曰法之全而書之神聖也昔吳道玄學書于旭未成去而學畫亦以見將軍裴旻舞劍出沒神恠而悟

杜子美云予童稚時于郾城見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瀏漓頓挫獨出惟渾脫瀏漓中有頓挫獨出乃見奇變若無獨出而渾脫瀏漓饒佳不過中品上上品中耳

昔鍾元常得蔡邕筆法乃知多方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用之由是更妙嘗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廁至于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

張子厚云草書必自章劄已來便有但寫得不謹便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

九 書旨

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始備于右軍

漢末趙襲有非草書文言草非聖人所造不過刪難省煩損筆為單爾然既有此體學之易傷襲與羅暉姜孟頫梁孔達皆漢末善書者今世學書之士悉不知其名矣張伯英與朱寬書云上方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即此人也其非草書文見墨池編中

右軍書宛然如夫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太令便自泰山岩岩其父子人品亦大懸殊右軍坦腹時氣象一何遠若成就此等便是富貴浮雲更何物事能入其中至告誓文毅然人綱自任以故書法清真

蕭洒剛柔並用而大令乃自謂遠過之已落淺簿會
右軍夜飲都下醉而題壁太令乘夜潛拭易以已書
旦日右軍復往視之愕曰吾行時真大醉耶太令聞
而內慙計慙後書乃長進耳學書豈但在走趨形迹
要在領其真致造其實如學右軍書便應從彼坦腹
意象究竟庶乃得之若以衆人之心臨池雖結構長
短俱合乃神理終與遠

右軍諸子效故步以成名饒佳不免爲餘膏賸馥子
敬自出新意便與阿父齊驅亦是崛起一小英雄

張懷瓘曰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云古之章草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十一 書

未能宏越今窮偽略之理及草縱之致不若蔡行之
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既不定事貴變通
然古法亦局而執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
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兼真者謂
之真行兼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開張
於行流便於草又處其中間無籍因循寧拘制則挺
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越逸優遊臨事制宜從
意適便風行雨散潤色開華敘體之中最爲風流者
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
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唐僧亞栖曰永禪師褚遂良

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

以傳於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

破號爲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此書家之大要大諦書

不能變不見真自得法以故不能起新傳名後世秦

以前莫可詳考矣自李斯改天下書而同之以爲世

宗而趙高胡毋敬又改省籀篆當時皆謂小篆程邈

又改趨便捷謂之秦隸書王次仲又分取篆隸之間

謂之八分賈魴三倉蔡邕石經諸作又改邈秦隸謂

之漢隸鍾王又變體而謂今隸以合秦漢者而謂之

古隸庾元威又造爲散隸蔡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十一 書

謂之楷法黃庭樂毅謂之小楷史遊鮮散隸體謂之
章草張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采芝法而兼行
書則謂草草義獻草則謂今草以構結微耿者謂之
小草復有所謂遊絲之草宋蔡襄爲飛草則謂散草
劉伯昇小變楷法則謂行書兼真則謂真行帶草則
謂草行與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而謂飛白皆變也變
故遂以起名但法至能變難以輕議若非窮幽極微
該古淹今合之自然而云變化則刑戮民之亂法者
爾

唐李嗣真論右軍之妙則以變格難儔書樂毅論與

大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鴈賦有抱素拔俗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獨妍也今考嗣真所論惟大史箴書譜尚有此目如逍遙篇孤雁賦則并目無之夫以一人之手筆隨目變了不可以揣摩夫非其行無轍迹者耶此難輕議矣

右軍真蹟今世罕得見唐摹尚可據石本則一雙鉤一填朱一用刀筆更三手乃成便入三人心子故今世所稱古人刻本各殊如蘭亭可考見已彼摹刻時又或各以喜好遷就得右軍本來面目何能什之二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
十一 書旨

鍾迹觀梁武與弘景書已絕影響故走論書直斷自右軍始無論古揭與唐摹即真跡亦有存者

筆陣圖是羊欣述右軍學書之事而作今陝西所傳筆陣圖石刻則李後王書也

黃庭經出王氏父子所書者亦不可復見今所傳榻本小字殘缺者宋人謂是永禪師書字差音大者是吳通微書差長而瘦勁則徐浩書予曾見褚登善摹本蘭亭雙鈞廓填精妙了無毫忽滲漏乍入眼謂是真跡不謂摹也後有米元章跋其跋先作半寸餘許

大字題數行訖尋覆閱復題作小行楷數百字此既真唐榻又紙墨完好舊爲王文成家物今歸吾友人管太守子安第結體與筆法絕類陝本聖教序與今世所傳定武蘭亭絕不相類不識何也

予見海內名家所傳晉唐墨蹟多贗本真者百不二三爾今誠得唐摹次于真跡也然亦罕得又次則唐宋刻榻第當時傳刻者多別本與正嫡溷淆江東古碑惟孫吳皇象書今存三段去棲霞山五里而近有始興王碑剝落通畫餘悉唐以後碑爾然亦多宋元時翻刻元常古刻唯受禪碑今尚存許下是分書今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
十三 書旨

碑亦作數段字大半剝落予嘗得元榻頃爲拙工翻洗神韻盡矣

以古名蹟彙集成部刻之則自淳化閣帖始全部今不可見矣嘗于人間見數冊是真閣本然不及太清樓遠甚顧世人但稱閣帖何也以閣本爲諸帖鼻祖自無而始有之故人爭傳頌爾第摹出王著其人原不知書而樓本則摹者京下若閣帖差失則先士論之詳矣

唐太宗酷嗜逸少書然竟不逮逸少予嘗見其墨勅三真跡也幾希與太令齊肩然規放之迹在都只是

俊人才子書無英雄蓋世之氣不審何也豈作奇規放神情不自展舒然乎

唐玄宗行書鵲鵲頌真跡一卷字逕寸許大酷似子敬以所見褚遂良善楷書兒寬贊較之褚不及也後有徽廟及蔡京蔡卞題跋京卞皆法大令間入鵲鵲頌其不逮唐則以唐密而京卞少疎爾

王右軍真跡惟見快雪時晴一帖趙承旨行書幾遍之但承旨露其鋒而王欽鋒後有承旨跋人見承旨逕寸行書交指以爲北海門閥不知乃法逸少時晴良由墨跡人世希見以予度之即北海亦法時晴耳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

十四 書畫

但北海微佻而王則古雅深重又見謝安陸士衡二帖勁道而法似少縱精密乃不逮右軍又見柳公權逕二寸餘草書一卷顏魯公自書告身逕一寸餘楷書一卷張長史書太白宛陵詩一卷長史草小大錯次倒抹直豎信如伯機太常所云顛逸時出規矩之外者然筆法精熟了不經心而自成五色故走謂顛逸而規矩在也伯機特觀其迹爾告身任筆縱意靡不規圓矩方乃妙在轉折勾趯所謂精入毫芒大該萬象者乎公權亦不作者而皆掩自合登善乃是精能未入妙理近世文待詔小楷酷效之然時有青于

藍者唐摹逸少帖共見八本皆與今石刻迥別

大風歌是大英雄氣象不知爲何人書作古文篆雄偉峻整若帝者端冕垂旒而南面以臨百工

魯公中興磨崖有剪除羣賊之氣有反正一人之度其書雖帶干祿然能因文變化各殊

皇象三段斷碑舊在句曲寺中近移置應天府學其字非篆非分橫睇直視無人無我奇拔象與友人論草書云欲見草書宜得精毫毫毫柔常也筆委曲婉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粘汚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意佳娛可以小展此實任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

十五 書畫

大展觀斷碑大展氣象可想

儒者有云曾見逸少書只覺俗是何言也然彼竟不知俗是作何狀逸少書寓超曠于嚴整發俊逸于幽深渾渾淪淪靡迹古雅天成以故挹之彌冲維之彌廣彼不能窮乃以俊氣作俗狀石勒與劉琨書云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政爲此等爾此等但不是孔孟手便將來排訾竟又不知孔孟真面目作何狀至如近代趙承旨却有俗媚者此則綺紈公子意志習氣未脫盡晚年乃入蒼雅延祐五六年而後在逸少伯仲間竿牘行草直欲通之第神情小露稍讓逸少渾深以

下筆鋒微尖也

承旨腕力一絲如萬鈞強弩乃又於中能起俊氣不底于粗真是能自把握非功力臻極烏能但人猶得見有力恐亦是承旨不逮逸少處

書論云肥瘦得中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此皆非通論各涉有意肥瘦要在適當當則或肥或瘦並可通神神不可以有意求力到功深自至

閱米元章行書則宛然晉人意致在筆墨之外歆側乃自是風子意態彼反誇詡以爲出晉人上循其本蓋骨蛻溫庭筠博州學記而以二王色澤之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十六 書言

昔人評米書如天馬脫御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此真知米書者我以予品之米蓋書家遊方之外者也而逸少則與與乎方之內傳世不必問是何家方內方外但到痛快人心即傳兩如張長史作草顛甚矣若縱心無檢者然法靡一筆不精善彼原自法檢中精極而化焉遂爾縱橫杳拖由已假令半筆未精工便是遺恨已且不得自快安能痛快人心

永叔六月作書忘暑夫子三月聞韶忘味大學乃以食而不知其味爲心不在證身之不修此何以別也

蓋夫子不知肉味即發憤之忘食大學食而不知其味政謂心之不在故見不干所當視而見之非禮之視聞不干所當聽而聞之非禮之聽食不干所當味而味之口腹之味所謂縱淫蕩志貪饕餮喪德以故與忘食殊軌而爲不正不修學書忘暑亦是神凝于書殆有寒暑變于前而不知者大歸學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書既當學即是學道

元章海岳名言云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倫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十七 書言

祖也予味米斯語因云宋人論道反不似米論書片語已盡孟氏自得深造宗旨以斯觀之學不自得終不可以云成也米又云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爲一好縈之便不工

褚登善嘗問虞伯施我書何如歐陽詢伯施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意公豈得若此以茲知詢法由已不由紙筆也彼擇紙筆由紙筆爾登善始師世南晚乃改轍逸少

世南學書惟存心準目想不加臨寫張彥遠援書証畫言古今書畫用筆同予則援畫証

書言書畫之用筆稍殊而神理則一如其神理未具
書畫直履之迹爾嘗有客問彥遠吳生何以不用界
筆直尺而能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對曰守其神專其
一合造化之功假吳生之筆向所謂意存筆先盡盡
意在也凡事之臻妙者皆如是乎豈止畫也與乎庖
丁發矟郢匠運斤效顰者徒勞捧心代斲者必傷其
手意旨亂矣外物役焉豈能左手劃圓右手劃方乎
夫用界筆直尺是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真畫也
夫運思揮毫自以爲畫則愈失於畫矣運思揮毫意
不着於畫故得於畫矣不滯於手不凝於心不知然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

十八 書旨

王紹宗嘗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
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心以取之唐文皇論筆法
云欲書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
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必顛仆斯皆學
之以道者乃其至則程氏甚敬二字足以蔽之夫敬

無強勉勉強勉非敬不疾不徐無繁無慮自然而心
一神明氣宇和平斯知敬者矣

按模脫塹塹書學所忌然不可廢也得則貴在得之驪
黃托壯外若徒襲迹循或拘拘尺尺寸寸無能上達
茲杏壇篤信聖人者爾山谷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
換凡骨無金丹如舜以明物察倫開宗乃禹學而惡
酒拜言湯學而執中立質文學而望道視傷驪黃托
壯外也故輓近論書予以蘇米爲至

舊傳蘇長公以蘭亭癸丑二字爲其法亦已窮神盡
態靡施不可自是書家一節之聖黃太史則以蘭亭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

十九 書旨

樂也二字爲其法

或曰長公學顏帶鐘而成一家然癸丑二字似鐘蓋
始焉得聖一肢終焉法由自己蓋精之不可以已而
自致者

山谷自言入山遇神人授法一筆三轉其然乎蓋寓
言也走意其三轉本自南唐李後主之金錯刀書顛
筆樛曲一筆三過也若張圖唐希雅之顛掣三過則
又得之爲畫矣

宋野史載韓蘄王世忠目不知書晚年忽若有悟能
作字及小詞皆有宗趣此見事有宿因也予嘗見蘄

王一扎墨跡酷似長公但工力與韻稍不逮爾然則前賢孰匪自宿因來我彼不能無因者也

逸少七兄敬獨登峯彼遵何道而然殆自古人辭寡得之大諦學書以人品爲上乃其法則心摹目想與對臨影模四者齊征若匪見古人真跡與古名刻之多即日學終彷彿但幸一得真跡名刻到前莫可容易放過須精心手摹得彼至真乃已乃對臨臨後舉先摹而不臨神非我有臨而未摹泛駕之馬

岳河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今本迥殊楊用修曰觀此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又珂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書言

跋其後亦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堂梁櫨榱桶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鸞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實晉蓋進乎此者也予近觀趙承旨臨河南枯木賦永師真草千文亦彼此馬牛其風至臨右軍蔡家賓帖則毫髮不爽豈此則志心皈命而彼乃欲與較雌黃耶康里承旨臨右軍伏想諸帖亦然

國初吾家舍人宮門信手拈來皆合如美人加一分即長去一分即短非聖于宮門大字者乎停雲館刻其小字乃乏高朗嘗見同里汪氏藏早朝詩五十許

大字四幅直追歐虞又吾家學士以寬草草同時名

齊舍人而乃少韻仲和規承旨僅得其皮而筆乃偏鋒文待詔徵仲以能書名正嘉間赫號徧宇內然予觀其論書尚未竟見本體嘗跋祝希哲草書歌行云楷本也草末也能草而不能楷則爲無本之學却不知心是本楷與稿草悉末也只宜云能草而不能楷是知變而不知常夫不知常烏知變如此較穩爾柳誠懸云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心正則筆正雖以筆諫知本者固如是也徵仲惟不知此故法雖工終未能痛快于人心魏了翁名儒跋杜祁公草書亦以楷法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書言

端勁爲大本先立可訝也

朱子云字被蘇黃胡亂寫壞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如端人正士然蘇黃倒橫直豎法亦何嘗不在過乃指爲胡亂不知天下曾未有胡亂能傳世者書自右軍後罕能備美有迹過檢束而意含象外則徵仲小楷是已有迹若欲側橫斜而法合濶狹短長天然應爾則元章行草是已祝希哲草書時有過當處亦時有虧少處便與天然應爾違遠此由精深未極法與我未合于一故才氣時得好之書至橫斜曲直信心自合乃是精深之極稍有不合

即是浮氣粗心未融消盡

姜堯章云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怒乘舟躍馬歌舞蹀躞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即一字之體又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距矣所貴于變爲不踰距也

嘗見朱子竿牘數張蓋法魯公爭坐書無論字體即行音杭邊添注亦復宛然此之好古而信後世希見其扎似助勦中作其濃淡任墨而操縱自己長短輕重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

王三書言

信心不踰蓋化境也其意致蒼鬱沉深古雅有骨有筋有韻而不以書名固以學掩之亦以其時有蘇米諸人若今日吳中祝希哲文徵仲所締造求躋朱先生閭室尚須乞元常靈丹五粒令世上復活二十餘年臨池水重黑時倘可議也然而兩君名竟重于當世則以國朝書學無人

圖繪寶鑑載朱子畫法馬遠汪司馬伯玉在閩時曾得一軸于其孫以公署災失之

國朝真草並入神妙尚未有人即有二三稱能然且未逮宋元

祝希哲有書家之才而學闊精純閑適之致又粗氣未盡除乃趣自超則以才得之文徵仲有書家之學而才未充拓拘拘簡牘既被法維繫又被時代壓伏無能自振然意致閑雅韻斂精氣入于深厚祝蘊籍爲多則以人得之赤鄴豐人叔似才然而未俊似學然而未融雖云諸體咸備却若巨室老奴事事慣習然無家主使婢差奴之槩又其氣索然有如枯梗不脫病夫形骸

嘗見趙子昂畫一人勒馬立而自題云宋人畫人物不及唐人遠甚余刻意學唐人殆欲盡去宋人筆墨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

王三書言

唯王子慶知此意予謂學書亦須盡去國朝人脚手超元末而唐晉乃是書家正軌不然饒佳終涉斜迤國朝人畫以戴沈爲最書以文祝爲能嘗見戴倣夏圭大劈斧一巨軸沈倣黃公望麻皮一巨軸以爲奇作逼真矣及展圭與公望在前戴便小沈便粗又以文祝書對松雪與蘇米則祝便生硬粗疎文如繫用徽墨何

文徵仲小字從容閑適殆庶精妙然有入清勁古雅者爲上間入尖抄則劣矣草乃生澁未閑良自強作行雖拘拘乃無一筆不是功深力到亦時有瀟洒出

塵者予嘗以其畫配戴文進謂是國朝雙璧然戴畫大小並合而大幅最勝文畫稍大則不稱小則方駕元人若以戴大幅文小幅並稱斯均爲國朝第一矣吳人乃以沈啟南畫爲聖夫聖是萬法歸一頭頭精深微妙之名沈畫多常作又時有失步者又長于大幅而未宜于小幅又精工未能殆夷惠之爲聖尔世以白下徐子仁小篆配文徵仲分書並爲國朝第一然徐篆無一筆愧前秀徵仲于方勁殆廢而古拙尚隔重城譬諸朝華明媚綺麗之態未除只取元常受禪碑當前文之八分可謂擅今逼古者乎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

王孟 書畫

南海黎秘書民表惟敬吾休吳山人錦有中皆善八分並自徵仲入門晚乃追踵元常然佳者不減徵仲却無吳人婉戀之態

文徵仲小字肩齊唐雅宋元未有其儔元如趙子昂其最佳者雖精熟似勝然大有濃艷氣文則優優乎其入雅

書心畫也故書家傳法直從心起筆陣先標凝神靜慮墨亭首著端已澄心夫何言凝靜端澄也絕喜心于內念泯名心于外想斯乃用志不分而精深微妙可馴致

宋之太宗性嗜書法嘗遣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侍書王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對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也山谷老人與人札云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爲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也之二者皆言功貴精微然而精斯深微斯妙

夫書道師法宜古用志宜專構意宜新擷管宜適

近日海內論書但說文祝不復知有魏晉政與論學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

王孟 書畫

但說程朱不復遑問鄒魯一爾此其故何哉吳俗善自標致相爲引重又地當東南都會聲易于傳聞也常人向聲疑目信耳遂乃因陋乘便逐流棄源後之君子勿云室遠豈可以瓊枝天上枝幹末由攀緣却喜檻外朝華俯首堪掇而謂花神在此也

文祝之書以方李何文章在國朝猶初唐也

祝行書十九首始數行

音杭下同

尚未成行欸知其筆尚

未由已至六七行乃漸就和適又多倦筆氣粗體雜而濡與硬錯王履吉以爲杭衡大令是何言之易也至若徐有貞李貞伯僅僅能執筆是何等札尊之以

爲毫翰陽春吳人好爲鄉故標榜乃爾

祝行楷原自匏庵草書原自武功已而販命仲珩以窺山谷蘭傳文則楷書原自山谷梁公碑已而形摹聖教迄已成書乃始規唐以故根蒂終落後代文功深祝功力淺失宜無聊乃臨池顧年已踰知命所幸才氣過人觀者驚愕其才未遑細論遂謂神聖文六十時予有其書尚未大就結體穩與不穩者半且力單弱六十以往近七十始乃筆精氣充無不合作入八九十片片必傳人貴有壽以此畫則五十時自大佳

詹氏小辨卷之四

王木書

文筆精緊體沉著而墨入紙品亦只是精能千篇千字一律無復變化自是與近日汪伯玉之文齊軌祝運筆緩則生澁疾則奔忙文較從容閑適則所養殊也然祝高不脫舞文吏文高不脫引繩吏故文卑成刻畫祝卑則逸入斜逕矣又祝氣粗筆力時有不到處發端時有不成行款處文行款終始勻觀筆行無倦微點必到但小楷作橫畫差弱然氣却雅米南宮云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祝不逮張張且貽譏何況于祝如張汝弼則俗之俗而亂之亂矣仲珩規倣素師間入長史雖工力未臻

然馳不失而品不凡

國朝楷草推三宋而仲溫首稱仲溫楷師鍾繇章法皇象然未免爛熟之譏又氣近俗但體媚悅人目爾二沈兩錢承之益就纖穠遂成雲間字習迄今此地書家未能脫豈書亦有方土習氣然乎

宋草章惟續書譜楷惟七姬志俱作指頂許字乃不俗亦能變而勁適餘皆一律爛熟間有得意作亦不古緣鍾章法在勁古而雅近唯希哲始庶然時有數字逸矩矱外者要以希哲諸體章爲最勝爾

予在南豐見朱山人家藏解縉紳草書二一倣太令詹氏小辨卷之四

王木書

一倣素師精熟入妙了無筆蹤可尋盛年作也工力加文祝倍三矣見爲欽祚久之乃知夙昔所見顛狂飄肆盡棄古人矩矱乃其晚年潦倒之作

夫書于六稅得一焉然自逸少後千餘年登峯造極並駕後先竟無其人天意抑將授之誰乎後死者不得與於斯稅敢曰天故限之

祝希哲天若授之乃學焉而未竟其才豈以其任放落鬼好通負與逸少清真殊軌爾爾耶然則中道而廢誰其汝畫詩有之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彼心則貳將奈書何

楊用修曰人云書與詩均執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曲工小技罔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劍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于人曰作字欲好即為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從之是蒼籀上世道已喪矣故曰齊匠之斲輪綿駒之擲箭先王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苟也苟于物必將苟于道

廣客談云嘗見黃一峯言趙承旨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寫以補其缺五七易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終不能及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補完之其服善如此茲承旨所為能致極爾輓近躁妄小生朝搨管而暮矜草聖目無古人乃欲掩襲毫端欺人不識即得書名譬諸飛花亂草又烏能久一峯名公望

書旨下
論國朝名書

夫賞識取難矣先須其人之品高又須其學之博見之廣別之精乃能鑒今古而定其品也五者一缺其鑒必有一偏偏則失當烏能提衡執道予所見古人妙迹自六朝始書犹有六七卷真畫所稱六朝則疑為唐唐以下則真本數數見沈宜謙嘗與予品論古

人畫謂元不如南宋南宋不如北宋北宋不如五代五代不如唐予謂書翰亦然蓋筆法千古不易所謂定體也者其品之高則在法外能得超逸之趣而傳則存夫氣韻無氣若韻則死物也不須更腐爛爾烏能久執此以評庶瑾瑜在握燕石無重襲也元以先統林之論定矣故不復論論國朝名家至其齷齪不堪題品當年浪得譽幸而流傳今亦不之品以稅本卑不足品也凡予所品必實茂果為品之上上即或稍次必當家而才雅俊氣與骨稱非徒稍稍能之乃紀其名氏列于篇設有位歷尊顯間及稅事而未成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二

一家亦不援入以為美觀蓋予所品在稅不在官也其品列名畫亦然

詹希原字孟舉號逸菴又號丙寅訥叟吾族之發源居者洪武中官中書舍人署書當世以為方圓之至蓋於端重嚴整中寓蒼勁雅秀之趣是為難能爾若小字則稍熟媚

張羽字來儀號靜居烏程人楷法右軍曹娥碑雖未精極却能離俗而入于雅徐賁字幼文吳縣人官至河南布政使小楷法鍾兼虞亦雅然皆拘拘法內朱同字大同休寧人以父升陞入侍 懿文太子太

子愛其書殊親重焉予所見草書有學十七帖者秀明而勁道頗得晉韻而畦町未離至作如草草則縱橫自如畦町去矣然有筆而未底于精深能使而未就于閑方之宋仲溫似亦未甚讓而名乃寥寥則以蒙辜早卒吾邑同時有朱曰可者楷書結體纖長而筆雅秀腕力在陳文東上又有邵思宜分書學受禪碑亦雅勁

危素字太朴號雲林臨川人仕元入 國朝官侍讀

學士宗趙承旨而稍變其法秀潤而勁成一家

詹儼字以寬休寧人予族祖也洪武初官翰林學士

詹氏小辨

卷之四

三十一 書言下

以善書畫名余家傳尚存如拳大章草四幅其腕力與朱大同旗鼓足相當而韻稍不逮

宋璉字仲珩金華人官中書舍人學士景濂子景濂

書秀明而涉媚獨善行書璉行楷步承旨草法素師

咸能自運筆勁秀而機流盪所少蒼爾中或時露二

三硬筆則工力未化也

宋廣字昌喬號東海漁者又號桐柏山人南陽人昌

喬以草書名然草法素師少韻平平無奇致行書法

魯公爭坐位書矯健蒼鬱深厚足自名家

宋克字仲溫號南宮長洲人洪武中官鳳翔府同知

仲溫書名甚盛雖精熟而趣不高古既未脫穠艷氣又有畦町然草草勁爽雅勝楷

陳壁字文東號谷陽生松江人官解州判官楷書精

熟成一家但乏勁拔于精熟中涉俗媚爾

鮮縉字大紳號春雨吉水人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

草書顛肆然自成矩矱筆亦精妙但犯爛熟之病作

楷生硬遠不及草却雅于草

鮮禎期縉姪也善草書仍叔父故轍稍變其顛而自

成法筆亦精妙但爛熟之病未盡脫雖縱橫沓拖由

已而氣致不高秀

詹氏小辨

卷之四

三十一 書言下

沈度字民則號自樂華亭人永樂中薦任翰林典籍

累陞學士小楷秀媚雖精熟而不高古草與楷同篆

分又無取焉謂之奴書可爾弟燦字民聖真兄弟也

皆本孟舉與揭汝泐字伯防元末人

王璉字汝玉後以字行號青山人其先蜀之遂寧人

從父宦游占籍吳中官翰林檢討直內閣贈太子賓

客謚文靖其小楷與行草法晉人皆秀雅雖未當大

家然能去先輩熟媚之習自汝玉始矣

胡儼字若思號順菴南昌人累官國子祭酒行書矯

健而蒼楷書法吾家希元精熟而整筆亦秀潤以方

沈民則雖同軌而沈涉尖杪似不及其先長洪武中撫州有王洪者作小字勻淨成家但亦尖杪不高古詹仲和四明人法趙承旨幾得其十之七但筆法不精偏鋒一律不能生變雖式穀似之品不高秀

張弼字汝弼號東海華亭人舉進士歷官南安知府草法張長史千文而縱誕過之兼以筆粗氣俗雖工深力到不無有人妙者而入惡道者半之用以驚諸凡夫可爾張後有馬司業一龍應圖法素師聖母文頗得筆法十之六七已乃離法而縱心狂肆遂作書家鬼畫符昔人矩矱壞亂盡世俗人反有驚異而學詹氏小辨卷之四十

三十三 書旨下

之者良可慨嘆又有方孝廉元煥常居臨清州以草聖稱實亂寫無當而人爭購之至捐十金不能得一二幅豈以無佛能稱尊哉由盲俗人不知書法為何物彼士人見尊官貴客過州敦禮往來遂共奔逐以致價重此固然矣然計偕入京京師薦紳以及四方人覲諸君亦以虛聲爭購求豈其人盡無目哉鄙諺有云鬻真不就鬻假便錄殆匪虛語方書惟楷篆二體署書稍穩人乃反不稱之方為吾徽歛人馬漂陽人

聶大年號東軒臨川人舉明經為仁和縣學教諭法

趙承旨能自運黃米字宗素號一齋嘉定人洪武中貢入國學授御史陞兗州知府亦法承旨才稍讓聶皆成章而俊爽可愛

魏驥蕭山人以舉人至南京吏部尚書法承旨殆庶即真矣但韻稍讓氣稍粗爾

程南雲字清軒號遠齋南城人永樂中累官太常卿其書惟小篆擅長雖乏高古亦自圓勻

金琮字元玉金陵人法承旨行書蒼勁古雅所不逮者亦氣稍粗韻為質勝爾間有大幅縱筆做大令者勝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

三十三 書旨下

錢溥字原溥松江人舉進士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法宋仲溫草草亦穩但韻不逮迹而未化

桑悅字民懌號思玄常熟人領鄉薦官柳州府通判本學趙帶晉卒以自運然俊朗出塵逸氣咄咄可嘉吳寬字原博號匏菴長洲人狀元及第歷官太子太保書法蘇長公而粗意態遠劣但自成章爾陳沂字魯南號石亭金陵人官大中丞法長公遠勝原博蓋猶有韻也但拘拘陳迹未能自出新意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官至少師草書雖筆力矯健成一家而以卑筋縈繞寡骨唯小篆清勁入

妙可宝也國朝小篆以徐霖第一賓之次之

姚綬字公綬號穀菴嘉興人舉進士官侍御史作行草雖勁然而不道殊乏趣致無足存也唯小楷差勝勁而近道蓋知運腕而資稍鈍

詹貴字存中休寧人予族父也行書法蘇子瞻而酷似子由其法趙承旨亦宛然似之而筆能自運俱有風有骨但氣致未大楷法魯公亦方整但少韻不逮行遠甚當時郡人宗之

徐霖字子仁號九峯晚號髯僊華亭人行書雖不免墨猪之誚然工力精熟成家但趣致凡近惟學聖教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三十四書旨下

序寸餘許字却清雅小篆精絕規矩天成長楮短牋無不入妙近日吳下文壽承許元復嶺南黎惟敬篆卷首數字殆庶然皆不能整幅

陸深字子淵號儼山上海人舉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法趙文敏筆力勁爽而雅秀亦沉着但是小致

祝允明字希哲號枝山領鄉薦歷官應天府通判蓋吳中所稱草聖者於書學實有絕特超羣之才而工力未極然諸體卒卒切都辨

豐坊字人叔號南禺外史鄞縣人發解舉進士爲人逸出法紀外而書學極博五體並能諸家自魏晉以

及國朝靡不兼通規矩盡從手出蓋工于執筆者也以故其書大有腕力特神韻稍不足嗟乎以祝希哲書才重以人叔書學徵仲工力右軍何難裁而各以所長蔽已所短雖書名滿宇宙諸不免爲偏安惜也

文徵明本名璧後以字行改字徵仲號衡山長洲人官翰林院待詔小楷精絕圓不加規方不加矩美哉妙境之製乎分書清勁而古拙未臻行書渾厚婉媚然神清而骨健自無一點可喙特格卑非復超逸之品然法深力足態妍氣體具自堪傳世草非所能間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三十五書旨下

一強作畫爲法拘聊以備體可爾

王寵字履吉姑蘇人卒于庠生楷草兼能並以韻勝然有肉無筋疎散而氣不固又骨不相屬是以齡促然以韻也亦自英英能照目睛但鋒偏一律雖云學虞乃執筆與虞別已

朱曰藩字子价廣陵人舉進士官終九江太守書如西廂記中張君術尙質麗情步步嬌婉要亦巧自成趣非草草作者第骨氣稍近脆蓋始以捧心履吉晚乃改步逸少然頗得其波發

許初陳惇小篆並可觀許莊整而秀陳蕭洒而勁許

兼楷草高秀而筆生硬不閑不適陳行書可吐噓爛熟若醉者如泥無復醒理皆姑蘇人陳字道復國子生許字元復以貢授太僕寺主簿

王穀祥字祿之陸師道字子傳姑蘇人並舉進士官並止于郎中書並小楷可觀王法趙承旨陸法逸少樂毅論皆勻淨而成一體王較捷于陸格却下陸一層

文彭字壽承待詔長子以貢至國子監博士篆分真行草並佳體體有法並自成家不蹈父跡才似勝父工力遠不及父父筆入紙彭筆不入紙但從紙面上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

三十六 畫單

走過取徑捷以炫人目故神韻有餘而骨力浮薄然翩翩佳公子哉可以述後矣弟嘉小楷輕清勁爽宛如瘦雀但善蠅頭稍大便疎散不結束然筆筆沉着不以輕而浮簿作逕寸行書亦然皆不迨父彭分不減父篆勝父嘉亦以貢至教諭

彭年字孔加黃姬水字志淳並姑蘇人並能小楷黃法虞雖未當家然大有趣致彭法歐法顏法逸少樂毅論當家然趣致稍劣清勻而已

王逢元字子新金陵人楷法元常草法逸少父子並庶稱能筆穩而圓潤然乏奇趣雖小有韻平平一律

故字稍大庸卑

陳霍字鳴野又字九臯山陰人存日以書名而實穠俗庸弱筆力不臻狀如墨猪札札食糠粃爾而名動一時公卿可嘆也署書名更重如人龍鍾而蹲大草則如搏沙唯法洛本十七帖近似

袁尊尼字魯望官至提學副使楷行並法文待詔

王世貞字元美姑蘇太滄州人官至南京刑部尚書雖不以字名顧吳中諸書家却唯元美一人知法古

人餘悉目前文待詔爾其書依稀乎散僧入聖筆既矯健又大有趣致弟世懋字敬美官止南京太常少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

三十七 畫單

卿生平雅以書自負實不及兄始亦知有待詔爾晚乃知法承旨雖韻具而腕力未稱筆法不精又筆不由手運

黎民表字惟敬號珪石南海人以舉人至叅議執筆殊穩腕力足法亦工但草書氣微俗楷書氣微粗所少清逸也然成矣其甥林承芳字開先舉進士授翰林編修學舅各體書式穀似之子邦鄉舉進士歷官布政司叅政亦能其父書而小楷法王大令雅秀而潤筆由已

盛時泰字仲文號雲浦金陵人時人亦謂其能書但

書名不甚起其行書學米學蘇可謂絕妙前輩未有能及之者人却不稱之小楷學倪元鎮不甚精却稱之而予獨珍其行草以爲入聖散僧其同邑陳芹字子野以舉人領知縣寫章草亦斐然

吳錦字有中蘇若川字君楫皆吾休寧人有中少貧爲刀尺工中年棄去學詩已又受筆法于許元復學書各體能但氣稍俗然勻襯亦可觀唯大分書入妙幾逼文待詔可傳也君楫國子生家世富乃能廣通游道拜文待詔門下受筆法已又拜南陽外史其書得外史爲多其運寸草書臨二王形似而法未具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三八 書言下

亦時有清洒可愛者却知執筆臨帖特爲帖拘

朱多燭字宗良豫章王孫與從弟多燧並以能書名然多燭法文壽承多燧法休承而多燧較穩多燧較秀多燧數數以求奇過而失之多燧字貞吉

俞允文字仲蔚姑蘇崑山人百寸行書法祝希哲而自成趣行筆如截鐵斬釘寓秀朗于蒼鬱沉深之內筆簡意超而法具足縱筆拖沓而合作翩翩佳手也但稍大不稱小字或入斜逕

湯渙字鄰初以舉人官郡丞其書楷學虞行學趙草學素師並入能品雖亦有俊氣而趣不高拘拘筆墨

內蓋以法使我不能以我使法却媚時目則以勻淨故行書有法王大令者亦能唯法山谷爲畫虎

周天球字公瑕吳人其書始師文待詔晚知有趙承旨乃刻意學其用禿筆而格卑卑不脫櫟史氣唯結體穩字字堪入刻而名動一時則以善附諸貴人得稱譽人爭索之起富累千金王穉登字百穀亦法待詔而筆太尖杪然氣致清婉但佻巧亦成小致足稱能也比公瑕則公瑕氣厚體嚴皆姑蘇人

劉黃裳字伯玄河南光州人舉進士授戶部主事逕寸草法二王亦能自運但筆未甚精至倣張長史黃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三九 書言下

太史便強

作

莫雲卿字廷韓雲間人其行楷結體並疎鋒又太偏惟草書法素師錯以王雅宜文壽承却是成章斐然其父中江公法趙亦能但俱不脫纖穠氣

詹天爵字時修休寧人予族兄也以儒士授檢校陞鴻臚序班始與從姪萬里俱受筆法于予時修倣孟舉作五寸許大字寫千文精熟而嚴整不俗足傳後無忝能品人不尚之學逸少小字卑卑一掾史筆兩人乃競相購取起家累累千金良由行欸精勻點畫瑩淨結體脫媚于俗目悅也宮門亦倣孟舉則端重

而雅人亦罕及獨倣趙稍涉佻而氣亦俗萬里小字法黃庭精雅而秀筆亦近勁遠勝時修對臨文徵仲小楷人不能辨遠勝吳下陸濤臨趙承旨逕寸行書亦能自運而似學鍾八分與聖教序作半寸許字亦成章但稍大便倉皇心手各各不相湊所至並有書名而心急欲售人覘其嗜酒故與說酒則終日爲人書不倦書畢醉以酒醒而不得金錢心恚甚卒不能糊其口至餓死燕市諸弟庠生伯麒大幅行書法文徵仲黃體逕寸草書法予而稍自變並能運腕成章但微筆未精工侃任閩縣典史在官以善書知名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

四十一 書畫下

當道而先受筆法于時修然但作指項許小字法趙勁爽而雅濂亦有書名法魯公作如拳大字及以長匹巨幅作分書亦具色相但氣粗而筆不精工惟如拳許分書近雅時修少時尤善界畫樓臺並爲時俗購尚蓋吾家自孟舉以寬而來多能書畫諸兒能者殊衆予三子萬善萬英萬化書畫並翩翩又邑內金一陽小字汪大同分書汪懋孝逕寸顏書甥邵啟泰逕寸草書皆得予法又外弟蘇若漢君昭始法公瑕行書逼真晚乃改學予草並知名緣正嘉而上吾郡不知有書畫正法一切任意揉成致吳門訾笑自予

書談晉唐畫談唐宋元偶幸當世郡內慕效咸以得受筆法高自許二稅遂以彬彬甲宇內

程福生字孟孺江西玉山人篆法壽承分法徵仲小楷法顏麻姑壇又法逸少黃庭而草法章筆並俊雅膚盈但筋若骨或稍讓膚然行行音杭勻整字字穩襯筆潤潔而麗又體正大而不纖于書家升堂矣復加勁適便是右軍入室弟子顧今世亦罕有及之者趙仕禎字彥卿樂清人官中書舍人作逕寸許書楷法歐率更行法聖教序分法文太史皆成章而致亦清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

四十二 書畫下

金陵李公子寧儉爲吾友少保惟寅弟逕寸草法孫過庭大草法文壽承並有佳致而氣志方勃勃右予所述列皆以其當家書名盛有未當家或無書名間習八法或鉅卿或以高賢傳後雖未盡合而意致不凡或意致庸凡而體格頗具或知體格意致而工力未臻未能成家則有數十餘人然亦必其書有一當不妨野趣散品不垂購骨存鬼之意又須予曾得寓目非出傳聞乃附之茲篇如青田劉誠意基伯溫吉水胡閣老廣光大長洲姚少師廣孝道衍建安楊少師榮勉仁臨川吳舍人均平仲長樂陳舍人登

孝思雲間朱舍人芾孟辨張宗伯駿天駿四明金大僕湜本清楊孟平希簡吳門王行止仲杜瓊用嘉西蜀楊觀察基君載吳江陸典籍行直季衡閩縣王檢討恭安中長樂高待詔棟廷禮雲間陶宗儀九成姑蘇錢逵渤海高啟錢唐董璵中州林裕廣陵姚鼐京口陳方陳肴義興馬治湘中唐斗長沙湯彌昌師言淮海秦約文仲浦陽趙友同彥殊永嘉朱梓榮仁仲嘉禾蔡景傳宦城金文昂江右杜員外環叔循吳舍人餘慶彥積雲間張員外徽孟著張舍人黼孟昭黃觀察翰汝申錢觀察博原博東越蘇伯衡昌齡莆田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

四十一 書旨下

鄭燁宗晦豐城揭舍人樞平仲錢塘蔣郎中暉廷暉寧海方侍讀孝孺希直永豐曾侍郎榮子啟會稽陳寅仲賓金溪王尚書英時彥廣陵高閣老穀金陵李祭酒時勉泰和王尚書直浙江凌御史晏如崑山張學士益士謙吉水錢侍講習禮新淦金宗伯幼孜慈谿陳祭酒敬宗光世休寧程學士敏政克勤吳江凌舍人信尚素錢塘凌廷評壽崑山盧舍人儒爲已廬州牧熊公武江浦莊行人杲孔暘新會陳檢討憲章公甫長洲李少卿應禎永嘉姜舍人立剛姑蘇劉觀察珏仲美徐武功有貞貞伯唐解元寅伯虎餘姚王

新建守仁伯安上海張侍郎電文光山東張布政紳士行崑山夏太常景仲昭毗陵王舍人紱孟端瑞安黃少卿蒙養正增城湛尚書若水吳興許明府科文魁金陵顧尚書璘華玉邢探花一鳳伯羽姚太守汝循敘卿毗陵王郎中問子裕四明沈明臣嘉則歛王寅仲房汪道貫仲淹道會仲嘉休寧詹檢校景元時和黃叅軍秀民毓初黃中翰正賓賓王山陰黃觀察猷吉仕貞閩縣袁太守表景從泉州黃太守文炳隴西蔣職方行可姑蘇杜主簿大中錢唐沈仕莆田蔣時亨歛劉一然休寧蘇若漢朱宗臣姑蘇陸濤程大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

四十二 書旨下

倫雲間董良史又國初見有張清夫沈世遠何琮吳謙皆不知爵里大諦洪武初多法趙洪武而下至永樂多法詹宋宣德而下乃入沈姜格寢卑矣至嘉靖而文徵仲稍稍振起是後四方多宗然格不高故其流亦不免椽史至夫亂天下書法則張汝弼馬應圖次則祝希哲亦起猖狂縱誕之風特其筆振秀而有端委勝張馬爾宣德而上如國初馬治錢達小字乃獨楷晉唐而姑舍詹宋豈其人亦邁時者耶顧其跡不多見達爲良右翼之子父子並有書名至如凌信何琮盧儒筆至陋劣不知當時何以得廁書名

豈名下亦有虛士耶識之以俟他日

詹景鳳曰予叙書自洪武至萬曆一百八十六人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

四十四 書前下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一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適自編六

畫旨

畫旨上

昔人謂畫道之中以理為主乃郭淳夫所撰林泉高致可謂幽深無際識卓而進之道非直傳寫而已何復能言顧余髫年弄墨心知而好樂之所學者法也得則所以法也除法無所以法無所以法而云法則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一

一 畫旨

法爲土苴矣故吾畫旨在悟者自得

得迹者卑卑乎畫之下也若夫工爲巧媚以悅時目徇于羣情以就俗好斯又下矣夫畫之高者在所登之品品之上上者非能離法迹而爲畫也理存法迹之中趣超法迹之外上之而無天下之而無地前之而無古後之而無今曠然獨抱攬萬品之奇妙之夫一心吾不自知吾畫也又烏知乎時情時目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語世人而莫之或知者夫音故名之曰逸品也夫逸品之逸天所生也非可以學而至也學以致精而去俗可爾不能逸也若夫神則由

學至也功力極而神化臻矣然可馴以致而不可強
上以成故惟超世之士能之脫有微念涉利近名則
里礙生幽暗昧然而失之矣

夷門張懷曰畫者闢天地玄黃之色泄陰陽造化之
機掃風雲之出沒別魚龍之變化窮鬼神之情狀分
江海之波濤以至山水之秀麗草木之茂榮翔然而
異蹶然而起挺然而奇妙然而惟凡識於象數圖於
形體一扶疎之細一幀幪之微覆於穹窿載於磅礴
無迺乎象數而人爲萬物之最靈者也故合於畫造
平理者能畫物之妙昧乎理則失物之真何哉蓋天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二 畫旨

性之機也性者天所賦之體機者人神之用機之發
萬變生焉惟畫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
妙心會神融默契動靜于一投乎萬象則形質動疎
氣韻飄然矣故昧於理者心爲緒使性爲物遷汨於
塵空擾於利役徒爲筆墨之所使爾安足以語天地
之真哉是以山水之妙多專於才逸隱遯之流名卿
高蹈之士悟空識性明了燭物得其趣者之所作者
也

南陽韓純全曰天之所賦於我者性也性之所資於
人者學也性有顯蒙明敏之異學有日益無窮之功

故能因其性之所悟求其學之所資未有業不精於
已者也且古人以務學而開其性今之人以天性恥
于學此所以去古逾遠而業愈不精也昔顧愷之夏
月登樓家人罕見其面風雨晦冥饑寒喜怒皆不操
筆唐有王右丞杜員外贈歌曰十日畫一水五日畫
一石能事不受相促逼愷之王維後世真跡絕少後
來得其髣髴者猶可絕俗正如唐史論杜甫謂殘膏
賸馥沾活後人蓋前人用此以爲銷日養神之術今
人反以之爲圖利勞心之苦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
者爲人昔之冠冕正士宴閑餘暇清幽自適乃有斯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三 畫旨

樂故唐張彥遠云書畫之術非閭閻之子可學也
純全又云凡畫用筆先求氣韻次採體要然後精思
若形勢未備使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氣韻也以氣韻
求其畫則形似自得於其間矣且善究畫山水之理
者當守其實實恒不足當棄其華華恒有餘實爲質
幹也華爲華藻也質幹本乎自然華藻出乎人事實
爲本也華爲末也自然體也人事用也豈可失其本
而逐其末忘其體而執其用是猶畫者惟務華媚而
體法虧惟務柔細而神氣泯真俗病爾惡知其守實
云華之理哉

世人學畫而求精于纖穠求雅于細弱者非知精雅者也夫命筆秀朗謂之雅得法全盡謂之精精雅無分筆大筆細筆放筆欽並有精雅又以力家爲雅名之曰士氣以作家爲俗名之曰匠工亦未見也力家亦自有工人手彼筆之雅者低者意粗淺者則俗工也作家亦自有大雅法門如筆筆注意着力矣而格不卑氣不粗意不凡即士人何加焉若以大而不疎細而不弱繁而不冗簡而不遺豪而不粗穠而不俗文而不纖勁而非硬熟而非凡新而不鑒忘作家力家而不知手所以至心所以到斯知化者之筆矣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四 畫旨

畫之精在意妙在氣意貴深遠貴幽閑氣貴流動貴凝厚貴和適若夫意盡而不細碎意大而不疎滲氣冲淡而不簿氣雄偉而秀氣浩漫而貫則意得氣至畫之大體具矣所以行之者筆也其縱橫沓拖行注疾徐一出于心心粗則筆粗心精則筆精心忙則筆忙心適則筆適心冗則筆冗心淨則筆淨故學畫養心無先焉得心而手斯應非可以造次及也

用筆尤貴先辨勁與硬文與弱雄豪與粗鹵之分超脫脫洒與將就繚草之別皎然胸中不至混沌始乃可與學畫也夫謂之勁者非硬也筆端清迥雅秀一

操一縱一橫一挿神氣充絙自然挺挺局局者勁也硬則生硬粗而着迹非工力未到則心氣粗躁者也謂之文者非弱也即一筆力幹千鈞而氣自秀爽溫栗如玉閑雅如文人曠士者文也弱則力淩如人憊而無氣病薦而殘喘僅存則無工力者之忌醫諱疾也謂之雄豪者非粗鹵也一筆有萬鈞之力數點有渾括宇宙之氣又氣不凡高邁倫等力不費而神行上下寓雍雍抑抑于巍巍峨峨之內雖墨惜如金景造一角然乃探之無從竟之無竟擬其象譬若一夫當前萬夫披靡叩其致則費筆無多而蘊畜無盡所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五 畫旨

謂至大至剛塞天地以配道義者此則何限俊偉光明何限涵弘深厚近古蓋惟馬遠殆庶若夫粗鹵則俗人凡士皆是矣曾是而可謂之雄豪也哉昔人稱雄豪必綴以俊曰雄俊曰豪俊此可深思也所謂超脫亦非特故減多爲少而謂超脫也非草草不精工而謂超脫也亦非苟且汗漫率意信手而謂超脫也亦非意不在筆任彼斷而弗之續缺而弗之全而謂超脫也所謂脫洒亦又非不拘格法任意橫抹亂圖而可以脫洒名也夫脫洒超脫畫家之神構由筆墨而筆墨不得以與之由格法而格法不得以限之由

簡淡而簡淡不得以少之由繁穠而繁穠不得以多之由巧致而巧致不得以鑿之由精工而精爲天精工爲天工超于筆墨格法之表越于心思巧力之常所謂得法無法迹無所迹之爲者若此者無與人知非關已智悠然自得渙然自釋不斲而象罔已在毫端夫是以對之洒然挹之中然近取之而豁然融然遠望之而飄飄然仙仙然蓋精極而神明生力盡而天機出可以意得不可以象求可以悟領不可以心致其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故曰活潑潑地曰一絲不掛萬法自在如如彼以將就繚草言之是認刀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六 畫古

山以作湏彌山指劒樹以爲菩提樹失之奚啻萬里良以勁與硬也文與弱也雄豪之與粗鹵也超脫脫洒之與將就繚草也迹近似而實之懸隔天壤非可以同年同日語者若此之審辨少差則顛倒謬妄顧陸張吳終身安復入吾彀率律續使窮年弄筆如荒榛亂草何

畫家有重着筆一直下一橫抹勁若鐵然如此者非硬也勁也彼雖若鐵而神存氣貫如劍鋒在匣錐穎在囊莫可掩也蓋重着中生机自具故以謂之曰勁氣若夫硬則若人之死尸與馬之枯骨然死物也亦

有行筆動蕩渾渾若不着力者非弱也所謂玄暢者也而其機行之迅疾則若萬里不聞停其氣之流行洋溢與意旨之飄洒游揚如水之湯湯東注雖有利刃莫能割而斷雖有危磯莫能沮而遏如此者蓋勁之變而妙于化寓至剛于至柔之中而兩泯其迹所謂道有變動者也然必工力精熟涵濡至極乃能否則必成死蚓死鱉非猶龍之妙枝然畫之筆亦有鈍如椎一往而弗反巨如橡一直而不顛者此雖有似乎粗鹵而非也叩之其意闊肆趣高古色莽蒼而機沉鬱弘深隱然寓邁衆出塵之旨于毫素外故以爲至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七 畫古

也此最難構非可以強^上作也亦有草草點綴三數筆而成絕若不經意而亂撒橫潑爲者此則所謂揭筆或筆不到而意到或天觸而意象俱化運一機以變幻所謂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拈來信手之皆道者蓋精之至道之極也畫竟是而靡以復加焉由斯而談旨之所以佳惡可默識矣蓋硬者死物也弱者病物也粗鹵者俗物也將就繚草者不成爲物也畫道之大忌也

畫之最忌在氣俗意俗世人論畫但知筆俗之爲詬病而不知氣俗意俗之病之尤深也三俗一有入之

斯爲惡道矣顧今世之論俗者却又不知俗之所以爲俗反以俗爲佳以雅爲工力未到以繚草將就爲脫俗以粗爲老爲蒼以填塞爲精工以欠缺爲意到筆不到

古人一點一畫無不凝心專意致其精深所謂意到筆不到者言筆簡而意無盡景少而景外之景無窮無際故曰筆不到非謂一筆之內有不到也若一筆之內而有不到則爲苟且爲繚草皆筆之欠缺畫之病也如馬遠用筆何曾半點容易苟且過其布景亦何曾盈絹滿紙乃意却包含廣遠此真意到筆不到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八 畫旨

也者故觀者資歎其能少焉

畫始學在臨摹但古人意致深遠詎可一入目便握管須以所得妙繪懸置靜室幽齋外罕人跡往來處凝神默坐令心定慮息然後細閱靜思求其筆若何用墨若何用色若何染精意在何所又思其筆若何而勁秀墨若何而澤潤色若何而鮮潔明舊氣若何而流動充溢既已得之乃始下筆下筆詎可便臨全幅須先學其一筆一筆不似以至千百千萬以至萬萬億億務求筆與之似乃已既乃學一石一石學亦如是既乃學一木一木學亦如是既乃學一人一人

學亦如是木石人物具矣苔草若甚微係乃至重取與木石人物相啖映者也然點苔汕草至難若苔草

不佳比如人鬚眉雜亂可得爲偶人雅客不乎一圖色色事事似矣然後乃布全幅今世凡夫俗子心切糊口多任己意不但不得古人妙跡臨摹即得一幅二幅不知刻心刻意探求一展軸睇觀便如雲烟過眼棄去了不關心無惑乎品低識陋也予自少小學畫但遇古妙跡不肯容易放過初爲諸生見古名迹未廣也自釋褐後從兩京以迄吳越齊楚好事賞鑒家收貯靡不借觀于六朝隋唐五代宋元奇作合數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九 畫旨

十百卷冊軸後乃識廣意高而學亦未嘗一日厭怠古人意致蓋常常在目前筆先數年以來人謂予筆可與元四大家並駕齊驅然清迥尚畏倪元鎮顧元鎮多有大劣而失步者走則頗無失步元鎮不開大幅走則大小惟意元鎮但取寂寞枯槁走則寂樂榮枯兼通元鎮不辦精工走則精入毫芒工盡巧致或爲西楚鉅鹿之戰或爲趙婕妤婉麗之舞或爲王右丞科頭箕踞之適似靡不可然尚未敢擬議趙丞旨矧敢望兩宋與五代諸名家畫學之難也若是古名家多矣然家數各殊若用之一幅之內則家不

宜混若雜各家而用之。須變化在我。然變化者景物也。致一者趣旨也。法則馬夏董巨豈能相參。顧陸張吳尤難合併。

畫雖一藝。乎然道則甚大。須大學問人讀書極多。乃能精盡天地古今。賢聖家國制度之變窮山川鳥獸蟲魚花木之形。

今人繪圖一落墨一染抹便完。此汲汲糊口苟且生計。非知畫之精者。予畫一石一木落墨後渲染一通。更又加皴數重渲染數重。然後筆乃見。蒼墨乃見。流溢常若有氣薰蒸其間。既潤而且老也。若夫取秀則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十一 畫二

在筆端勁爽異常。不着于俗。蕭洒則在筆端舞弄離去滯迹。而自生活潑不落硬捉死守。以故凡予有作雖重而不滯。雖清而不薄。雖緩而不凝。雖速而不繚草雖繁而不俗。濁雖質若輕揚而骨實凝重。氣貫貫

洽

予少時做徽廟墨寫工緻小翎毛頗得趣。又喜做千里子昂二家青綠山水。蓋二趙用青綠其重着處非一着即如是濃也。皆數重漸加以故着雖濃而色不凝其點苔上面山石多橫點下面山石多中鋒點苔亦非一番點綴便休。皆重數番。自謂頗窮其致。然

少時爲業舉妨中年爲計偕妨晚年爲作宦妨終歲芒芒不及展試。恐數年後且老或不能爲今行于世未滿四五六幅。乃知人得一圖傳世良非偶也。趙承旨山水之精者傳至今甚少。以作宦也。

凡重着色色各有傳授。若無傳授終不鮮。舊潤瑩

畫之傳必其于古法中能起新意。至其不傳非直任已意不由古迹則繫縛于粗迹刻畫而不知新也。

王摩詰雪裏芭蕉人謂無是。王偶寄興爾然予見芭蕉雪兩番不萎。惟一經霜便萎。始知非寄興也。

唐畫舍字樹石山悉用色背襯。後人唯寫人背襯後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十一 畫三

人一幅中作工緻樓臺則民居雜屋必亦工緻。唐人

不爾樓臺界畫工矣。雜屋乃草草不界畫。蓋樓臺官

宇也。自應工緻。雜屋民居也。自應作草草爾。

人乞華光和尚梅有數月不下筆者。有頃刻立應者

茲華光之所以爲華光也。彼興未至其肯爲人強作

故興至而悠然不知筆所以至矣。後世俗畫計幅受

食與工匠計日受值同。此天下之賤工也。落筆烏得

有奇思。妙旨。天下俗人乞畫以速應爲恭承。見有

高手而經月不與下筆。便怒形于言色。是人烏足與知畫趣哉。諺云木樨花不是牛吃亮夫。

畫旨下

論國朝名畫

國朝畫者衆矣雖其人靜躁趣殊要以抱靈耀奇無慚天地之真足當高賢之品如此者曾不數人大諦陋劣穢濁粗疎繚草者不啻大半今以其足當品藻者列之于篇尚未有趙承旨卽書翰亦然蓋醇備之難能而逸羣超詣之士罕矣

馬琬字文璧號魯鈍雲間人洪武中任撫州府知府或者謂其山水師董源而予見則全師黃子久但趣視子久細爾然筆法精純雅秀林木叅差藂雜中意致清迥而有勝韻間亦有近穠者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一

十一 畫旨下

詹儼已見名書做松雪人馬亦雅然墨寫者勝

徐賁山水法董源而得王黃鶴之趣爲多其筆清勁雅秀氣俊而墨色蒼潤其作山石用淡墨於岩下及山足好用焦墨作草致尤佳也早尚守而未化晚乃大成幾逼黃鶴同時朱芾法郭熙亦清勁而雅顧二人畫存于世者予見不過三四軸而已至如構李姚綬師吳仲圭永嘉姜立綱師盛懋吳門杜瓊用嘉師王叔明又徐朱之流亞矣然皆不俗又見同時楊君載小幅魚藍觀音亦華而不俗

王綬字孟端號友石生又號九龍山人毗陵人官中

書舍人山水師吳仲圭蒼潤而雅但少清冲之趣竹稍不迨山水人却稱之亦法仲圭然枝幹不秀勁工力在仲昭下

邊文進字景昭隴西人授武英殿待詔畫禽鳥精妙宛若生動敷色汕毛羽並佳幾希大雅致自不俗是一時高手

卓民逸畫山水予見一幅無甚高趣沈啟南云戴文進嘗學民逸卓中含晚後放筆夏圭

李在字以正莆田人嘗見其畫三四寸及五六寸許人物或法梁楷或貫休夏圭松年精妙入神畫山水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一

十三 畫旨下

稍不逮然倣夏圭大劈斧亦妙畫牛馬驢騾並妙而大尤妙孔子曰視犬之形狃畫狗也蓋謂得其神匪徒形也在實形神兼之矣獨倣郭熙亂雲皴不謬人目平平似涉凡庸然細閱筆法亦具

戴進字文進號靜菴錢塘人家貧勵志于宋元諸名家之跡靡所不學亦靡所不精而于馬夏劉松年米元章四家山水爲特擅其畫雄俊高爽蒼鬱渾深古雅不羣超然自得雖云行杭音家骨氣非凡仙仙乎飄飄乎若乘風雲跨赤龍縱橫天上亦國朝聖作也以宣廟好奇精賞而不相知夫非命耶至乃乞食南

還既還錢唐又值俗令稟拘畫公署屋梁遂逃入餘杭山中卒靡有能物色之者終歲饑餒每遇端午歲除至畫鐘馗門神及道佛諸功德易舛黍及米爲人負氣清迥絕俗予嘗見其畫像眇小清瀛然秀朗可掬又嘗見其于元人竹上題詩

進入京時李在方柄畫院心妬而排之遂浩然歸乃今名齊白日在竟爲掩復能妬耶哀哉李在

呂紀字廷振號樂漁四明人寫花鳥師黃筌咄咄逼真師馬遠雖高古未逮而清迥絕俗亦自成高趣予嘗于許相國長公子伯上所見絹畫四大軸通不作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十四

畫旨下

石並寫梅花一千葉紅梅一白梅一綠萼梅一粉紅梅梅下乃各錯以小花卉每幅寫小色鳥各數十頭備諸體勢皆精妙入神有一幅上作白雲雲中寫數飛鳥忽隱忽現若有若無尤爲絕特大諦意盡而簡筆工而文色縹而雅亦國朝一聖作也乃知曩昔所見皆非紀手或其姪呂昂輩所作然昂作亦非近日寫翎毛者可及

吳偉字士英晚改字次翁號小仙子江夏人行取入京授錦衣百戶畫學戴文進而自變爲法譬諸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瀏灠頓挫獨出雖不可範以馳驅

要自不妨痛快昔嘗見霽谷等畫壁四堵可謂氣吞宇宙至夫赫蹄片楮則又精入毫芒國朝豪縱士英一人而已第縱心太過間亦有繚草失步者先在金陵與予祖父永政公友善祖父嘗語予士英爲人負氣傲兀嗜酒客來索畫執禮一不恪咄咄逸去雖重幣弗顧唯醉卽自抽紙亂抹完擲地上人亂取去不問也及還江夏作小條歸漁圖別祖父今尚存

夏景字仲昭初冒姓朱登第後復夏雲間人累官太常寺卿其畫竹枝幹與葉並入精能力靡不到雖行杭家致却不俗不粗作石墨亦蒼潤唯寫山水強作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十五

畫旨下

詹仲和竹法梅花道人趣高于夏筆力亦道雅不讓夏但于梅道人則失其蒼綠詹欲取秀便至盡露其鋒以故不免于纖

盛行之金陵人畫梅豪縱而爽趣勝陳憲章王謙謙與陳憲章雖法王山農而趣失爽秀卑卑畦町中爾近山陰劉世儒筆兼陳盛加以吾休陳有寓雲氣暎帶用墨頗潤秀花幹亦合作又白下友人姚澍元白墨梅雖不能巨幅然寫長條紙與扇頭筆勁而爽且有逸趣遠勝劉又友人盛時泰仲父做柯丹江竹但小長條只作一幹不加皐石便佳意致蕭酒出塵若

加一幹便冗雜不是畫矣又倣雲林樹石亦小有致又友人陳芹子野墨齋蓋始學浙之姜東野者以入門師法薄遽故稍幹率不勁適惟撇棄却合後乃稍變而就倪雲林得不俗惡顧白下慕艷迄今死後猶然若仲交之佳則當時人絕不識

陶成字孟學號雲湖寶應縣人領鄉薦不仕畫芙蓉菊花勾勒竹蒼松白石用唐人趣致錯以士英文進筆法雄俊高爽超逸特出畫苑鹿疎汕精妙體勢生動飄飄然不屬羈驅之內法自具函亦聖作也嘗見其一圖中寫蒼頭飛白六小石縱橫沓拖倪若神構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一

十六 畫旨下

下伏一兔於亂草雜卉中宛然有蹶起奔趨之狀草尤恍惚入神不可方物人有言其白描人物山水之佳者予愧未見

成計偕過山東見奇松數十株盤桓不能去遂鋪氈坐地對寫數月既諸計偕者下第還過山東見成猶在松下

杜堇字懼南有櫪居古狂青霞亭諸號本鎮江丹徒人占籍京師寫大小人物描法爲本朝第一樹石筆亦勁特清洒殊常但結構間一墮撒野便爲一圖中悵悵想生平精心在寫人物遇樹石便草率不經意

爾唯臨寫古人舊稿本佳常見臨韓熙載夜宴圖六長片即謂古人可爾其着色鮮潤色色精絕

沈周字啟南號石田長洲人山水翎毛花果色色並臻佳妙吳中以爲聖作然山水唯臨古人者最勝自運有平平不見奇致者有綠草失故步者顧其筆高爽勁秀寓蕭洒出塵之趣于蒼鬱沉深之內自非凡士可造尤長水墨淺絳人物雖拙然草草點綴亦佳間亦有不合作者皴則但慣大披麻與雨點割鐵三家而不習大小斫斧善詩好吟時亦有冷趣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一

十七 畫旨下

唐寅字子畏又字伯虎蘇州人舉應天鄉試第一畫法宋人清婉雅秀而健淺絳清潤青綠亦佳暢而尤長山水人物間作雜鳥及花竹亦佳雖行筆似生而未甚熟然意致超逸冲趣殊常此伯虎與工人別爾辨趙承旨真跡亦往往于生處得之若工人寧不爛熟嘗見臨杜堇韓熙載夜宴六圖精絕出于藍

周臣字舜卿號東村吳縣人山水法宋元諸名家而法李唐者最勝筆法蒼勁古雅所少惟秀潤爾然古人典刑具在雖信心縱手勢不合作鋪景物寂奇而穩寂幽而深吳人以其近工人也而卑之若知畫仍當置臣高等蓋吳自文徵仲後畫就軟婉嫩媚以趨

時目舜臣則法古人故宜與之矛盾予所見舜臣小
幅長卷扇頭小冊片片結線唯大幅或不稱

汪肇字德初號海雲休寧人草草小花鳥蕭洒可愛
倣陶雲湖免鹿亦佳雖不追陶精思逸趣亦自豪縱
不凡宛然有生動氣石雖峻峭不分而墨潤色鮮亦
足動人唯寫山水乃是強作聲名却動一時天下

程達號墨庄歙人時汪肇以翎毛名達以山水人物
名達人物法杜堇清勁而宛道學馬遠劉松年郭熙
山水亦清潤秀勁雖畧蒼鬱却自蕭洒出塵乃達名
卒止新安而已豈以早死故耶同時吾邑陳有寓字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十八 畫旨下

安甫號墨泉亦以人物名與兩人齊而筆亦流動用
墨潤烘染亦精妙乃死後無聞則以狂妄自謂已爲
畫家開天祖動吻便罵古人山水人物花鳥禽魚並
自杜撰師法無門蓬蓬如亂麻而不成家以故不堪
評騭然予獨取其雲氣雖法自己創致却合古人逸
趣其寫菊花禽鳥美女列仙間亦有一二合者惟樹
石可恨其妻繡觀音大士及花鳥白兔精絕遠勝夫
又吾邑邵龍字汝潛號雲窩筆古人乃不能自成
趣卽或不免板刻法則具在今亦不傳先是吾邑有
隱士程一字太萬其寫菊石桂免筆亦清勁重着色

亦鮮邑人今猶傳之又吾族父榮榮從父大俱善畫

人物大兼談養生精天文遁甲結茅巽峰巔部使者
往訪三至乃開扉見偶語及其畫則詒使者坐而自
於後門逃矣又從兄景宣字時文善談玄虛亦精天
文遁甲六壬兼能畫人物山水花鳥汪肇程達兩人
受業其門時隨從兄在予家作繪事予時纔四歲見
而悅之倣其迹以簪畫壁上從兄與兩人嗟嘆因稍
指示予益悅焉長遂成癖今蓋不能忘所自云

蔣嵩號三松金陵人山水學倪元鎮而變其法小幅
亦自蕭洒勁特不着塵俗大幅強作便不成章 武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十九 畫旨下

宗南巡見嵩畫大悅之至與携手亦奇遭也嵩原自
畫扇頭起同時王孟仁亦以畫扇頭倣夏圭山水人
物能信手而合但一入條紙便潦倒不成片盛汝章
效之便涉俗然情興到處亦時有佳作但失王蒼勁
降而勁爽矣

張路字天馳號平山太梁人太學生也寫人物師吳
士英結構停妥衣折操挿入妙用筆矯健而行筆迅
捷亦自雄偉足當名家但或加一山一石一木便入
濁俗不足觀予嘗從河南入京師塗中見有東岳廟
兩壁寫聖帝出身人物尺餘長計將千人無不停安

其用大綠與朱鮮明非江南所及予憶其必有所受問何人寫土人曰阮先生張平山門人也今年五十餘矣予急欲尋訪學其用朱綠法土人曰阮家去此五十里予時有嚴程不能往徘徊踰時而北

仇英字實甫號十洲學唐宋寫人物五六寸許衣描幾希杜黃結構亦妙着色鮮倩亦國朝名手嘗見周臣倣宋人描法寫西廂記一部人物五寸許長雖精氣乃不秀似不逮仇近日吳人尤求亦以描寫人物

名吳下乃筆不勁道非仇周等也仇寫青綠山水倣趙千里樹石並精絕山頂以苦綠點亂苔師李思訓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二十一 畫旨下

尤蕭洒師劉松年亦精絕但山水中作小人物衣描便欠宛却窒而硬此其小短也

文徵明小条山水法董源趙千里子昂或吳仲圭筆清勁冲秀有逸趣又筆精極國朝山水小条以徵仲第一大幅則沈啟南戴文進並第一徵仲雖不善人物描而意致古雅亦自以拙成妙其作蘭竹水仙梅花亦清佳惟大幅氣力稍弱便似不能布展如以團絮當大校場正鵠雖穿絮未稱雄奇也仲子嘉亦能山水蘭竹並清洒但是小致精詣去乃父逖矣

時儼號晴川浙江開化縣人山水人物學戴進吳偉

而更下一乘雖腕力足體格具亦自成家然而不無粗俚去大雅之作逖矣翎毛倣呂紀鋪叙而筆法倣元人錢選秀爽飄然得諸畦畛之外又能工而不纖繁而不雜兼以設色鮮麗疎澹瑩潤于國朝花鳥科廷振而下一人爾顧人乃珍重其山水人物而不美其花鳥誠哉具眼大士之難違哉同時吾郡汪浩山水倣戴進雅勝時儼翎毛師廷振亦成家而秀爽與設色不逮儼

葉澄字原靜號常山世居燕京原籍東吳人山水法戴進予嘗見其二巨幅一大劈斧一雲山蒼勁古雅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二十一 畫旨下

染雲氣晦靄翳鬱偉然大家門望即未能出于藍亦自足稱雄俊獨不善小幅入小幅便劣劣

孫隆字廷振號都痴開國忠愍侯孫毗陵人相傳山水師二米未見也見翎毛草蟲師宋人沒骨之意而別成一家蕭洒不着色相去聲蓋其新意匪由古人

謝時臣字思忠號樗仙姑蘇人畫山水以宋人夏圭之三分入元人吳鎮之七分而自成家筆力蒼勁古雅而尤長于雲烟以與山水映帶翳蔚生奇吳中諸子乃以其筆沉着而蒼不同吳俗細嫩遂指為工匠而卑之嗟乎此政吳中人目爾衆見知有文徵仲沈

啟南自又未能淹通今古只取目前糊口烏知畫家真詣眞法與所以必傳之致予謂畫不入唐宋人格轍尤書不入晉唐人格轍便入俗目終匪正當去聲謝畫必傳以正當也其山水樹石小大並佳致唯不善人物然草草點綴亦不俗惡但畫馬便拙惡可恨

文伯仁字德承號五峰徵仲從子也山水得王黃崔之趣爲多而法小米者次之用筆秀利而意致冲遠工已深矣道已通矣然獨水墨爲佳一入淺絳便綠草不精瑩致學二趙重着色便入惡道其人品取汗陋以客與錢多寡爲畫中布景多寡故其畫有至繚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三

畫上

庸劣不堪觀者皆客與錢少也然惟閑小幅

陳淳字道復號白陽吳門人寫生得花卉神韻枝幹亦勁爽可愛亦能山水或法黃子久或法小米並蕭洒秀潤其門人有戚參軍勲字世臣寫百花長卷及扇冊與小長条便縱橫闔押自己而筆亦勁爽但作大幅立欲酸鼻也

沈仕字懋學號青門杭州人寫生有超逸之趣色亦鮮脣足與道復方駕畫山水兼能諸家雖意致不迫花卉亦自不惡近日雲間孫克弘以官生至太守師陳沈之意但作折枝花寫扇面與小条亦雅

王穀祥陸師道山水法徵仲俱平平不能自出奇致第筆清而不俗亦堪入品俱能花卉而王差勝

陸治字叔平號包山吳門人山水自云法趙千里不似也第筆清而稍生硬蓋學勁而工力未純致然死後花卉稍傳其畫小翎毛亦有佳者

錢穀沈碩並吳門人錢字叔宝沈字宜謙錢與朱朗爲文徵仲高弟沈與仇英爲周舜臣高弟沈以善臨摹名居白下寫綠萼梅師馬遠亦蒼勁而不能大幅使臨馬遠花鳥冊幾逼之又臨吳偉靈谷寺畫廊四堵尤奇偉然不能自運臨元人山水便卑卑踣促全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三

畫下

墮工人手若問以古人畫法彼歷歷能詳道但手低資鈍故終老不能得趣妙錢穀稍勝品雖不高然平中有雅思不俗濁山水雖倣趙王黃吳諸家總之不脫徵仲而予却愛其作小翎毛法元人有殊致朱朗于徵仲酷似焉亦清雅其與文異以不冲逸其亞于錢以勁不逮是時又有沈庸者亦周舜臣門人工畫園林人物善敷色筆亦不俗蓋吳門一時之盛也自錢沈下世吳畫遂寥寥

莫雲卿顧正誼皆雲間人莫字廷韓以歲貢入太學顧字仲方以國子生授武英殿中書二人並學黃子

久然惟寫扇頭及小幅七八寸濶二尺許高則俊朗
翩翩周滿無缺足存也如幅稍濶而長便山山形同
樹樹狀似立見窮窘不堪爲品隲矣而二君偏好爲
人寫大幅苦不自知也嘗以問予二弟畫當傳後否
予應之曰二兄幅愈小愈佳愈傳尔二君亦謂然乃
嘆曰無奈人索我作大幅何又予同榜顧道行名大
典畫小山水法文休承亦清雅可愛但腕力于二君
差讓二君則顧差讓莫莫既矯健又善用苦綠作大
點樹葉有勝韻顧不能巨樹樹千株一律點染無濃
淡又無錫談光祿志伊寫元人小鳥雜花清麗精工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一

二十四畫景

但不善寫石亦只能扇頭入小幅便無色香矣又豫
章王孫多姪倣道復畫花京口陳太學永年倣子久
山水畫扇頭亦有韻但乏勁邁名遂不逮顧莫總之
五人皆于畫家小有致又顧婿李紹箕畫亦似舅
丁雲鵬字南羽休寧人幼學山水人馬花鳥纖媚而
雜不成家中歲從予遊始知宗法古人其道釋人物
法錢舜舉色花小鳥法黃筌山水青綠法趙松雪文
徵仲淺絳法王叔明黃子久吳仲圭雲山法小米並
已成章足稱能品無愧匠心但重着色色燥而鮮舊
未足色花用苦綠作葉色室而不生韻然人爭購其

畫着色予特善其淺絳小山水但趣不超逸筆不高
秀以施小條片冊則優大幅便生硬尤長白描人物
及驢馬殿閣又族子公瑾字伯懷倣予山水亦近似
但好作聰明多不穩却爲鄉井購求又邑何珍字良
聘始與予友專效呂廷振花鳥予令臨宋元人片冊
花鳥疎汕精工着色似勝丁以鮮舊也但自運便生
硬不成章顧臨摹之工不可少也然鄉井簿焉歲饑
竟以餓死之二人並若半鮮而丁生幾大方倘更精
詣深致養盛而超斯至矣尔有秣陵胡宗仁王元曜
吳門沈志道謝道齡張寅同邑黃圖邵一桂皆與予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一

二十五畫景

遊法古有才思不俗則丁亞也咸少俊方興
右所叙列雖品各不同要以其迹不詭于雅乃始登
之失雅卽俗入俗不堪爲品矣脫有俗而力到功深
已成一家軌則自是俗畫一門廡堂闢而世人不辨
雅俗反有指俗爲佳者以致彼亦名課一時而傳述
身後又或此生平千慮亦有一得偶然意興所臻迥
異尋常如此者固難盡以棄置今分山水翎毛花卉
寫照四科列其名氏有以號行不知其名氏者卽載
其號庶後學向往不迷于去取云自予今曩目睹山
水有江右商喜丁玉川永嘉謝廷循黃蒙雲間金文

興錢塘夏芷石銳上虞鍾欽禮金陵蔣子成汪盾史
廷直毗陵何澄過庭章王問儀真蔣貴五羊何浩姑
蘇陳暹樂安郭清狂崇德宋旭雲間董良史吳門沈
寅休寧朱邦邵正寧邵畫多粗硬獨寫戴文進雲山
染法差可觀又有倪端王諤丁玘鄭顛仙張野仙則
不知何許人也翎毛有林良丁文暹王清良爲廣
東人近日浙東劉紹號巢雲做良翎毛並粗唯蘆雁
粗而不俗可存吾休寧人做汪肇翎毛最多然並入
野路俗惡不成章惟汪六峰汪巨卿差強巨卿號筠
石其做陶成菊免飛白石更勝亦能寫竹又有朱半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一

畫上

狂不知何許人以善草虫名筆氣亦依稀可望汪肇
維揚有張秋塘放呂廷振亦似但乏清雅花卉則金
陵徐霖王逢元姑蘇曾治張文卿紹興陳霍錢塘都
江村張秋江休寧汪雲從雲從寫菊以其號雪谿行
又有東吳屈處誠浙人姜東野並以寫竹稱姜竹葉
與枝幹興致稍勝而不能寫石即不宜作石乃幅幅
強作諸子率庸庸爾獨逢元勾勒蘭近雅而精也寫
照有江右老羅姑蘇王彪歙人柳梅庄汪少川錢休
寧邵玉汪大光孫湛蓋洪武至于今一百一十七人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一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二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著

淮陰未維藩价卿父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校

人道辨適自編七 眞賞 具雅 食法

眞賞

昔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
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
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師涓
而果知鐘之不調也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二

眞賞

顏之推曰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
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
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蓋
同時並列則意相嫉妬寧能容汝一人名獨遠哉故
謗毀爲多倘其人必不能掩不得已乃以其小致名
之非故名之實用蔽其大者使不得彰顯故論定須
在後世後世則同時之人俱死心無比伍故嫉妬不
作然則當世烏有眞賞

夫賞識必由人品天資高固矣乃其要在見古人名
跡多假令見而經目便與釋去亦不能得其眞精須

靜心細研探求古人意致與格法而一以得之然後見乃不迷而惑也昔之鑒賞如宋徽廟元趙承旨國朝文待詔詎不精詣然予見徽廟題柳誠懸臚本佛經爲真跡承旨待詔題右軍思想帖響榻爲真跡益知鑒賞難也文待詔書畫本朝無雙然彼與何翰林元朗論書畫真跡斷自元始而未敢信宋之有真蹟一何見之狹也緣是時名跡在人間者未出自待詔下世而嚴相國父子以索古人名跡至削人官致人死坑人家室于是士大夫家藏多不敢匿天下大半入嚴氏矣又有爲陞官百計求中宦以摹本竊換秘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二

二 真賞

府真跡而悅之者于是公私所有多歸嚴氏及嚴氏敗沒入時朱成國弟號蓮菴者性酷嗜古計欲得之而世廟不好書畫朱遂私布其意于中貴中貴詭請着令朱上價于是嚴氏所沒入盡歸蓮菴蓮菴因又遣使徧行天下重價購求既而張相出權勢重于人主天下士大夫爭相購求以悅張相張相與諸子並酷好異物四方輻輳而至張敗蓮菴死諸名跡復出落海內好事五六家如太滄王氏携李項氏皆酷好又並挾高貲不惜重價購求予盡得而寓目焉見有真本輒詳記始末因加評隲題曰玄覽編合若干

卷無論兩宋及唐人卽六朝人墨跡眞者不下十七八卷唯畫則六朝人僅二三見而已若唐與五代書畫眞者見各三十餘卷不啻矣何限宋跡而云斷自元始乎予生後于文待詔待詔不得見者走以二三將相之手獲見今日亦云幸矣然則士固自有遭無須嘆上古也

吾族世畜古書畫往時吾新安所尚畫則宋馬夏孫劉郭熙范寬元顏秋月趙子昂國朝戴進吳偉呂紀林良邊景昭陶孟學夏仲昭汪肇程達每一軸價重至二十餘金不恡也而不言王叔明倪元鎮間及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三 真賞

沈啟南價亦不能滿二三金又尚冊而不尚卷尚成堂四軸而不尚單軸吾族人壁字克完爲人薦實好義而性嗜古年長予二十歲而族序則予爲叔予十三歲時壁見予能詩善書畫好古畫以其家所蓄古書名帖名畫借與予觀暨予弱冠而從姪萬里亦已成童三人好古入骨髓每一相聚論品徹夜不厭聞其處有古名跡卽大雪三人肩輿往借觀度可買則令壁出緡錢買之壁家富見宗黨有佳子弟無問親疎急引進之或貧不能買書延師壁爲延師買書壁死所畜諸物散是時吾邑中好事之家有金檢校

尚寶仲珩蘇太學若川君楫汪文學以湘韓仲而君楫較精神珩次之歛則臨河程氏蓄最精而富蓋沈啟南嘗見客所收藏盡出啟南鑒定多奇物次則上麓汪氏後出則羅舍人龍文蓄最精又祁門李鏡山進士家績溪胡總制家亦有精者唯發縣二邑無蓄俗以買田挿山苗爲勝事而咲歛休好古予同時稱賞識則首推文休承黃志淳何元朗次則顧汝修汝和王伯穀莫廷韓沈宜謙

具雅

筆紙墨硯硯山印章等具

古銅玉埴磁等物

几榻等器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二

四

真賞

宋榻宋板書等蓄

名園假山等造

夫雅具莫先于筆而紙墨次之硯又次之米元章云京師筆工不善殺毫不能簾無墨池故轉折枯渴夫以元章之手不能不瀕佳筆况其他乎古人筆管至用金玉瑇瑁非啻爲觀美誠重之也若夫中去聲書則不在金玉飾而在殺毫之工今日書家最苦無佳筆紙猶有佳者凡紙之佳以料細光滑爲上國朝宣廟而上紙精不減宋元弘德而下寢以粗濫良由買者減價故鬻者減料然今日若楚下雉之簾三死陵潘柯浙常山之夾簾四猶近滑密不粘汗足堪書畫

也高麗蘭有上料瑩滑皎潔如白玉者然但堪作字不便于畫以太滑也緣畫筆杪小大滑筆不入而墨浮如人有氣無質如沉鬱何故入畫以潘村夾簾四爲最而下雉簾三次焉墨出吾徽今畫變濫惡正嘉先不知工爲印模亦不知粧爲套直用小函函亦不知飾以綺繡墨之上上品者費無過六百文一觔先君時嘗以僉大戶入京自造墨往用染紅草一白草一點烟十兩不過費銀三錢蓋獨草則不能成烟兩紅則火不熾紅白各一以合然烟精靡以加矣外加各料成一觔并造墨人工食費不過五百文鬻者市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二

五 真賞

利外得二百文極矣乃其墨遠勝今日之太上品蓋工費悉用之墨中不用之墨外則其用全也自隆慶以來巧爲模重爲雕幾耀以華色而一珽就矣則封以白練記以丹印標以名文貯以綺函重以錦套上上品墨一觔至取錢三千餘文顧其墨視昔反不及三倍何也工費用之外所謂金玉其外而泉絮其中者也近日歛人某子甲造墨內悉煤炭外爲雕飾飾極僞滋司馬汪公不察爲作文誇神聖至不可名狀又爲號之曰方墨名遂傳布價騰一時多爲大珽憶得者必以供目玩不忍磨故中藏黑土臭穢而市拾

倍有日久經風珽碎裂則中藏悉露矣縉紳至疑司馬爲人而造者方施施外來欲矯買者

嘉靖中名製佳歛則方正休則汪水晶汪富旺吳楚發則胡兩山皆墨賈也其烟料並真不事欺人次則邵格之亦不欺縉紳士人製者休則吾從兄景元墨題石潭監製金尚寶墨題繁露園製汪本湖墨題繡佛齋製皆不鬻而以贈客歛則羅龍文龍文烟亦猶數子但香用內香浸水取汁和墨故香竅清迥萬曆初張相索龍文墨士大夫爭購往一珽價至等黃金五換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二

六 真賞

凡五邑造墨烟必點之吾休裏溝裏溝小村去北城五里而近但從裏溝點烟卽佳出其村二里許就用其法點之色終不及

印章今俗呼爲圖書此縉紳學士所不能無者顧刻者易言之此備刻耳要非人品高曠博學精諸家篆法不能刻而佳也漢人入手便成佳觀良由其時未有分隸人人皆習篆法非若今日篆法廢置又非若今人苟且從事也予少時曾刻意爲之徧訪天下名家凡有藏漢魏晉唐舊章無不遺書一一印來又收集古刻篆文及諸篆書已諸各篆體乃講刀法是時

許太僕元復篆法最精工其用刀筆又精工刻紅白二文顆顆精妙予所得刀法則太僕之力爲多文博士壽承雖有篆刻大名然性太率易固有入神妙者亦有緣草不成章者亦有庸凡不堪品論者太僕便未入神要自不失精雅近日吾休何震字主臣篆刻似勝壽承始刻亦庸庸爾既與予遊指示刀法乃大長進當爲今日天下篆刻第一次則族弟濂但主臣不善紅文濂則兼能唐人紅文又吾休汪大同亦善紅文始亦傳刀法于予夫此技佳手固難得識尤難也予歷觀天下識此中佳惡百靡一人焉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三

七 真賞

圖章字不出輕重二製然用刀重則忌粗輕則忌佻欲其不佻在篆法穩欲其不粗在刀法妙

今人求硯于宋此癖也硯惟取其石有鋒而發墨又細膩而不壞筆便爲佳耳若琢法則以式古雅又便貯墨石則不必定自古來古硯多破壞不能得全玩而以數十金置一破壞石于皮閣中可以爲美乎

黃帝得寶鼎以爲瑞禹鑄九鼎歷三代崇重焉周陳天球赤刀以示能守古器物所由來尚矣今日古銅器取其製古式雅銅精色佳文細款奇然周器數數見之夏商不五六見焉漢則存者多矣卽其制不及

周視唐遠矣凡銅器而有款者官鑄也無款則民間擬作故以有款貴古玉則周玉猶及見之其追琢之妙莫可物狀大諦文細而圓勻瑩潔漢視周遺軌圓勻瑩潔尚存獨不及周之細蓋周尚文漢斷雕也予觀漢人制作後人何得企及唐則落後人脚手猶勝二宋近日吳人陸子岡亦依稀唐手緣漢琢不着迹唐有迹有迹故得而效之陸效細文雖佳終生硬不能圓潤

埴器予所見自宋始柴世宗埴未見完器獨見碗片若夫汝與官哥定則汝唯三見之官哥定則數數見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二

八

真賞

大諦精在製妙在色哥精而弟不精故哥得名定有繡花畫花之分畫花者北宋器也繡花者南宋器也元有樞府埴亦繡花製與色亦錯目雖不及定古雅品亦不減宋之董青磁凡稱磁者何民造也稱埴者何官造也象埴雖宋乃遠不及董青磁色不加也間有色如白玉者亦可珍然千百器中靡一焉定有白黑及五色三品哥與官唯鴨旦青魚肚白二色樞府埴色與董青磁同

國朝宣埴最著亦以色也此非自宣廟始至宣廟而精之予觀洪永間埴猶宣也成化埴却是更自

起觀非由前製然精妙臻茲極矣故弘正遂難追踪第宣器典刑猶在至嘉器而失之歲久法忘便混野燒以隆曆視嘉靖則隆曆又下一乘故今日嘉器亦貴以成化視宣德則宣猶夏商也成化猶周也人心代更寢不如昔亦于茲覘見

宣埴青若疊起白有犀角文佳者一欄杯至取值十餘而次至七面唯純白點有入浴紅魚則一欄杯至三四十面今失其法相傳以紅寶石碾碎點燒成化埴白上點五色巧鳥花果紫蒲萄之類一欄杯多至十五兩次十兩下亦七八兩但杯箸及可入文具之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九

真賞

物價便高若尋常食器碗碟便落亦其癖也埴器存者自宋始銅玉器自三代始夫後世欲見古人制作無如古銅玉遺器雖有史氏記載但是空文不如目觀其制作之為真故予往往於遺器見古人用心

研山自米元章泗濱始著邇者居庸關外小石但稍加人力斧鑿便為恨若天生峰巒岳洞色又瑩潤何必定言靈壁俗人死守靈壁元章亦偶見耳偶見而離奇天成則何山石不堪為寶但天成者亦千百中罕一

凡以獨木爲之取其堅厚光滑長廣方濶便于展卷移置在在皆穩以重也斯誠不可少然亦不必拘拘何木廣中纖梨木固佳然遠莫能致價重難辦卽柏木榔木株木梨木櫟木靡所不可近日蘇徽二郡所作牀榻几杖函度及剔紅黑漆器製並古雅可愛但于度榻相麋鹿竹爲方勝于度函窳八寶爲人物花鳥此則不必不但貴重以其易壞一壞便難復整終歸爲棄物耳唯金陵漆榻用大片雲母填漆中作松竹梅作棹以雲母屑篩漆中俟漆堅時磨出令自發光此却堅永而雅亦華藻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二

十一 真賞

金陵僧造諸竹器具式甚古雅天然文房中物也杭戒及他方亦造竹器皆不雅亦不精堅唯豫章王孫朱貞吉以心巧教一承差造竹几榻極精雅而堅似勝金陵

几卓之類不必古也毗陵華氏寶倪元鎮小几至取價數十金此癖尔王弇山公薦好宋板書至數百金買趙承旨宋板史記予謂書在字明淨不差訛尔何必宋也惟石刻則不可不宋何則宋犹近唐晋多從真跡上摹刻庶幾未大失真若近刻不知轉相摹勒經幾番手顧宋榻之存曾無幾此臨池之士宜最先

蓄者

園園亦適情之具蓋自三代以來有之近日士大夫園所見北方多不佳夫園之勝以水與石北方兩乏故不能增奇生色是以名園多在江南夫園非可以容易造也必其人高學博又精畫理乃能造江南名園入予品者五吾休吳舍人貴園因天造地設之山少加疏鑿樹嘉木構樓臺開池決渠園垣數里山誠奇矣而水不稱欵之水竹園累石爲山以臨巨浸水誠佳矣而石不稱吳之弇山園揮巨簪於廣池之曲自九宜堂返望倪若蓬萊三山水石美矣而中缺書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二

十二 真賞

房置身何所且東西易窮雖有奇石面壁而盡未若吾徽二園之廣從也白下取佳則徐氏西園山水並具木石交奇而水尤勝次則東園水亦勝而木石未稱也宅內小園則徐氏九公子廷和取竹逕幽通而入忽起樓臺欹崦前爲大橫沼從沼索石爲山山背擁桃林數十株不似弇園東西面壁自背一仰首則城南諸山及長干浮圖橫列縹緲墻垣外此不盡之趣也片石則姚太守叙卿錦石山齋數片最奇矣書房之或幽或豁宛轉無盡則王奉常敬美淡圃凡物精極即精靈萃此中如天地生成是天地之精

靈凝結之也人力造成是人心精靈締構之也以故
咸能生神非有神鬼憑之蓋物之精然也如繪就光
放鑣成衆驚人成也矧天成乎故木石亦宜然予同
榜雲間俞元宣言其鄉陸尚書家檻外湖石奇竅異
常高不踰六七尺所從來不知幾何年矣尚書卒其
婿吳人從夫人乞得載還中道舟覆沒水求之見有
盤石亦奇而此石以尾逕插盤石竅中募數十人入
水起二石始知是陸石故橐也吳門有奇石巨甚亦
不知年歲從來而湖州董尚書買得聯四舟以載將
至湖而覆沒水求之不得秋深水落即覆處尋乃與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二

十二 真賞

一大盤石俱並起之亦此石故橐也此予同舍郎王
司勳與予言王亦湖州人以斯觀之古稱神物必合
良匪虛語

予有二研山奇峭天成將雨則先一日氣若蒸而濕
將晴則先一日乾即以錦裹之以匣藏之亦然始知
天地之氣雖小物必與通也

食法

夫飲食軀體之所恃以生存也豈其小哉孟子曰飲
食之人則人賤之爲其食也貪則損德亦以害生良
以飲食之膏液入滋吾血飲食之精氣入益吾氣不

滋不益則消瘦而形稿若貪而不節則醉飽過宜吾
脾不能消吾胃不能容氣反爲滯矣氣滯血凝小則
結塞而成病大則脹滿而害生諺曰病從口入斯之
謂也夫子之不多食蓋其法也曰食不厭精膾不厭
細固其情也亦法也大諦膾食而粗竅能害人予爲
諸生時嘗與諸貧生合爨惡求精之名與同食粗滯
塞幾成痞塊而蠱脹至不可治始者醫固不察已亦
不知粗食之致是病愈用藥消而愈脹忽見家人食
脂麻而心悅因取食之食下覺稍寬乃連食脂麻兩
月而愈愈之諸貧生館復與食粗一入口脹便復作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十三 真賞

乃始察致病之原由食粗也蓋始之脹以粗而窒澁
今之愈以脂而潤澤也夫子之不厭精細正謂必用
精細雖日日精細固不厭之故魚肉有不精而不食
注者曰非謂必欲如是將欲曲爲精細之護不知士
大夫家生來未食粗受享原與寒人殊奈何惡精細
之名而必欲以七尺之軀嘗之

聖人之不厭精細與不多食最是養生良法凡肉類
調五味貴在適中不宜太厚腴與其腴也寧淡煮宜
熟爛熟爛則不但消化易膏液流注亦罔滯塞此上
善也煎熬則入腹成火五臟爲燒灼矣友人黃姬水

志淳取精燂鉶嘗謂予凡肉入鑊煮令湯滾十沸後去此湯更易明水煮爛不但腥氣盡去亦令稍淡入腹不生火也

蔬食於久食鮮肥之後間一用之亦令神清然久食亦能損人固不如肉食也弁山公學仙時曾閉關食蔬素斷酒肉予謂貴人肉食久矣又當非肉不飽之年蔬食必不利于胃臟力止之不從未兩月立消瘦病幾殆乃復食酒肉而復予生平於諸肉食中經驗唯食黃雞能長^去精神也

異味不宜輕食即食之尤不可多食異則非平和凡^去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一十四 真賞

味之異常者即毒也昔人謂水居不食河魴未為知味予生平未食河魴每見食者談此味之佳不啻逢車麴也頃在白下正值河魴之期而友人姚太守叙卿自稱煮法之精未下箸則人懷疑畏嗟乎奈何以七尺之軀而嘗一鱗哉要亦非絕味彼食者悉稱其白佳則所謂西施乳也然鯉亦有白河魴嫩耳味則肝最美味或曰是其血非肝也然鯉肝幾可當之肉則粗亦不甚佳與烏魚同第烏魚味俗而此俊永讓之矣吾輩休要有活水魚人家傍溪鑿池池繞方丈上下通一竅以亂石橫

亘壅谿水從上竅入下竅出出入交并湍急繁迴不已魚遊之亦盤旋不息蓋肉味動處佳也此魚肉肥甘而味清佳儔永不俗非他魚比以之當河魴似勝之亦有肝與白珠嫩于鯉嗜河魴者以此易彼即數數不必疑畏又味相似也寧可謂為不知味也耶河魴毒蘆筍之外有大葉藍可解即葶草也凡魚毒與骨鯁見則化為水

凡魚與鷄鴨猪牛羊肉並以嫩佳老則肉粗失其儔矣

酒以香美而清冽為上甘為下王弁山酒品幾盡之然飲之可也嗜則為崇矣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一十五 真賞

茶入腹亦足以滌飲食肥濃之穢唯陽臟有火者宜羸瘦俱不勝其滌矣今人飲茶必以虎丘天池為上此癖也但造作不如法採取不如法便令佳物不見本性友人金子實嘗自種茶掩露採取即時手造不令經夜不假傭僕煮之味清甘色嫩綠芳馥襲人取與虎丘茶對啜不能辨也由茲觀之物生信美不能不籍製造之力予性能茶當盛夏每日百碗為恒一飲能盡碗十四五盞陽臟也脾胃鬱火在焉故能數十年宜之如王司寇元美汪司馬伯玉皆以善酒名

走能以茶敵之至天賦詩摘文揮毫掃素以及登高
覽勝閒居幽思一切以茶佐之所飲四方名茶江北
則廬州之六安江南則蘇州之虎丘天池常州之顧
渚羅峽浙江則武林之龍井紹興之剡溪金華之洞
山江西則豫章之雲霧山西南豐之楓嶺廣信之
先春閩則建寧延平之間多茶而武夷爲最吾新安
六邑並有佳茶出茶之地不一而黃山榔源步郎者
勝茶之品不一而名雀舌者優顧其味較濃而其色
不及虎丘天池之鮮者則以採取之過時與製造之
非法也近日倣吳中造法而色香亦虎丘天池矣大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二

十六 真賞

諦茶以清明前頭番爲上就時取之及其嫩也乘露
採之及其鮮也卽時製之及其味未變也遲則變矣
經宿則敗矣製而非法則真損而味失矣吳中鬻茶
者多以桂柳之芽相半賺人青蚨而茶非其茶名天
池虎丘固不如新安真也友人蔡督學伯華常宦閩
與予言閩中珍果荔枝爲最當熟時卽以口就枝上
啜之味最清香甘美但一摘下卽就樹下啜之味便
不如枝上持歸味又不如樹下經宿則空有甘在令
人易厭予意茶味亦如是耳若茶而至次番則樹之
氣力已薄味視頭番不啻減半矧又以他樹芽類參

之而不眞乎故茶之貴眞貴鮮也尚矣
水以活爲貴活又清其品之上也

陸生泉品中冷居一惠山次之今之惠山猶然故址
乃中冷則非初地中冷志出郭村墓間石礮中予于
庚午冬讀書山上問老僧曾無識者想僧人畏衝濤
逆浪之險故鑿泉山中以應來客之求其後故跡遂
以湮塞第今泉在江心雖違初地而入茶視他水終
強人意戊辰春從張家灣入舟沿河品嘗諸所有泉
靡不三挿然未有如子陵釣臺水佳者釣臺二十里
上下入茶清香雋永大有風韻卽今之中冷惠山未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二

十七 真賞

加也顧其地僻又古來不見記載人不加賞卽有啜
者非能信心便未免背實向聲隨人言轉計陸生當
時定未到耳不然何以茶經不載世間奇品古未盡
知宜不啻此况詮題于昔年遠地遷尤難執一何能
定將陳迹來說知味者過釣臺試取數升特向惠山
中冷品量音當信僕舌有靈根玉地清冷能自鑒別
不作凡口棄舌任耳令水神含咲于澄波也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二

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三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適自編八 醫 堪輿 算法

醫

夫醫者之審病曰望曰聞曰問曰切蓋以切脉驗之望聞問也先審之有形聲以終審之無形聲內外本末具知之矣夫脉之有浮沉弦數固矣然浮沉弦數之中其端各又至煩苟非問以証聞聞以証望原始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三

一 醫

要終以求其是既參又伍以求其當脉之所指冥冥雖求必失之矣古人置切脉于望聞問之終非謂其症斷盡于脉耶而脉之不可無望聞問審矣切脉而斷之不差者所恃先有望也聞也問也予謂問尤急焉欲得其身之所疾病與病之所自始詳在問也今之醫者自負其明故不問而切脉一以脉斷即病者欲以其故告訑訑然曰我切得之矣無煩言也如斯而得一當且不免為倖中萬一失之如病者何故醫而自負恃不求細詳寢為大病人命生死在茲可以輕試而漫投也

人稟陰陽之氣以生手三陽三陰足三陽三陰合為十二經以環絡一身往來流通無少間斷應於兩手三部而曰脉夫脉者血也脉不自動氣使之動是故有九候之法夫陰陽各三為十二自當一歲寒暑乃至悉應於兩手之三部何也蓋耳目口鼻心思之用非得手而為之運幹者乎故人身有手則立無手則廢是衆體之精與神注于手也以故脉理在手昔人于心于手每每綴言而曰得曰應乃候則止於九者何也數極于九也部止于三者何也三生萬物也皆理數自然其環絡豈容毫髮斷斷則死不均則病突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三

二 醫

兀而不調則瀕于死夫人生既無間斷之脉則心生豈有間斷之機生脉既不可有不均不調之病生機其可有不均不調之病哉然心不自動亦以氣乘之而動故醫以調中氣為本學以養志氣為先病貴先治本本強末自順理人之得死以本先離本之致離則以諸末日寢寢而攻之

藥物之用不一難以拘泥如古人論炮曰生升熟降然乾姜白朮何以熟而不降茯苓知母何以生而不升論藥性曰根固葉散然松艾葉何以獨內益而不散虎杖萊菔根何以獨消利而不固當歸一根也乃

有敗血散血之異即身雖云補血乃主去惡血以致補則亦散矣原夫物各有性知其性則知其用執一則失變化之用矧性又不是死者

古方雖已驗之良劑而妙在加減誠以人之受病萬有其殊執方則以方為崇矣藥不執方合宜而用蓋名言也

論醫理曰一理通十三科然仲景東垣醫家大賢乃仲景則獨以外感稱而內傷未著東垣則獨以內傷稱而他科未名顧此不足為兩賢病而實可以証醫學之貴專也誠以人之精神與聰明有限而醫理難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三一醫

窮續如內傷中為病各殊變症萬端苟非凝神致精烏能盡通其變而審其殊之所自譬如專門治經但能淹貫罔復疑貳劑投效著自足活衆固不在兼科也若夫傷寒則其變更又息殊瞬異古人不侈兼通而求精通一得良豈無見吾鄉宿產名醫予所目見而日與之遊則葵有江玘休有吳溫吳淳汪副護歛有黃江江專門女科餘多長內傷惟汪副護內傷外感男婦小兒以及諸般疽癰惡風癩靡不精通十常起其七八嘗于一二年先切脉斷人生死皆如期驗多以藥令病者驟劇以起大利而隨為平之故身後

子孫彫落所得財產破盡又歛岩鎮吳氏醫本未精通而以奔競得鄉薦紳薦引出入郡縣公遂起巨富予嘗同其視一姻家內人病日未時切脉曰無病偶感風寒爾一劑可療至酉時復切脉曰病減矣及戌時而婦死死尚不知可謂醫乎汪司馬公伯玉往來至于其家遂為作傳以比太倉公

無病不宜尋醫服藥富家則醫者利其有往往用藥于無病者不知無病而藥則太過蓋藥不可不及尤不可過予曩者以知醫而循古人不治已病先治未病之語俱身之虛也長年不離補劑而久之得腹脹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四一醫

頭眩脚膝無力蓋補之太過而脹脹而生火火炎上上實下虛故頭眩暈而脚膝無力又不自知用藥過也而日愈益用藥愈益病醫者多云將來不治心竊憂之未幾北上船凍窮鄉兩月藥盡無處復覓而藥止止十餘日稍爽越一月盡減乃知始之腹脹頭眩脚無力以無病用藥藥力太補傷之傷焉得補于是乃悟當歸之以去惡血致補者非有加于本血也因有惡血可去去之而本血自在無復傷害是去其害乃所以生其補非有物外益而加補之也加斯過過斯為病矣譬如種一木見其土燥而以水溉之水

沛然生色矣假令地濕而謂溉之可以生色也日日復以水溉則水積于下而根爲之腐木立槁矣人之不必藥補而藥補害亦由是

諺云藥補不如食補信然綠食與臟胃宿相習者而肉食之益黃雞最良何也雞屬陽黃中色是雞氣之有力而平者也餘雞亦助精神但未免動火

肉食之人尤不宜斷肉肉但不可過耳肉即肥而爲脂膏油出自然自然之膏其性終平續令平動火不比於炙煎炙必資于油油從柞併而出火已盛矣一加煎炙火將奈何故必不可數索餒曰下刁醫生嘗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三 五 醫

語予僧道食齋最多背疽予問所以曰蔬無味烹必用油重烹味淺計必用油煎炙故致此爾予因悟蔬食之人體氣不盛必多清羸故不勝油炙而熱毒易乘之益知氣壯病邪難入也

醫至難事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不可不慎也其學在盡讀經難音諸書而求其理要其驗則在見症之多多讀書而見症少終成揣摩恍惚不可以爲真見見症多而經變數可以爲醫矣

癩風寂爲惡疾毒在骨髓故于人不漸音醫家自昔稱難治汪副護得仙方以授予試無不效者汪性好

燒煉祇延宇內方士得此秘甚今載之以告人人

遇仙胡麻丸

土胡麻 去土爭

白蒺藜 研去刺揀淨炒

白苦參 去蘆

軟防風 去蘆

荆芥穗 去梗

川當歸 去蘆酒洗

蔓荊子 去衣不見火

大楓子 去壳淨四兩切片研細用暑布包二層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三

六 醫

右各依法精製除大楓子外其餘共爲細末將

去油過大楓子末和均分作四五次滴滾水成

丸如作一次拌不能成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壹

錢五分日進三服早中晚各進一服並用荆芥

煎湯送下 忌猪肉椒蒜煎炒熱物併戒酒發

仙傳搜風酒 至八月後方可煮近寒酒不壞也

真白花斬蛇壹條 有狼牙佛指甲方勝文者是

臘酒浸一宿去骨取淨肉焙乾如

無白花蛇以二烏蛇代之亦可

淨蟬退 去頭心水洗去土

三兩

川當歸	去蘆頭	三兩
大川芎	去蘆	三兩
生地黃	去節	三兩
白苦參	去蘆	三兩
白蒺藜	研去刺淨炒	六兩
土胡麻	水洗去土淨炒	六兩
何首烏	去蘆	二兩
軟防風	去蘆	三兩
荊芥穗	去梗	三兩
牛蒡子	炒	三兩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七 醫
淨連翹	去蒂研碎	二兩五錢
川羌活	去蘆	二兩五錢
粉甘草	去皮節炒	一兩
蔓荊子	去衣	三兩

右依法精製將斬蛇肉和勻分作三袋取好頭生酒二十一壺淨埕裝盛藥懸埕口下紙箬封口嘴入重湯鍋內如常法煮極熱取起隨以濕泥封口嘴置陰靜處甯三五日取出藥渣再煎頭生好酒十二壺如前法煮每日早中晚聽飲三五盃只以菓子嚙嚙勿與肉食混用飲酒過

以聽肉食	神效擦藥方	治患人腫塊麻木
生葱	生薑	生大蒜
石臼椿細加燒塩少許再搗極細布包早晚擦患處麻木腫塊自除	擦患處麻木腫塊自除	
往予知汪有此方而憫貧民之無計求療也致幣求方不可會汪有奇禍必走能拯之乃進方以試貧民皆效後仍須連服三年蓋妙在酒而最忌在猪肉	堪輿	論宅都
家語子夏述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牝溪谷為	公	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既定宅
壯乃知上古已有堪輿之意但未著此名耳	周公之營洛也	卜澗水東灋水西王至拜手稽首曰
宅都為天下最大事當統天地間山川大形勢言之	中國所謂三大幹相傳云自崑崙崑崙分入乃今考九州	所歷北條則出河北入雲中過雁門代郡復轉南而

太原帝丘循太行恒山派九河東北渡遼以入遼海
爲冀燕之分中條則出河南自秦隴三輔入豐沛汾
晉派伊洛東而淮泗以入東海爲雍豫徐青之分南
條則出江南自峽右經西鄙返巴蜀踰荆衡入黔中
東而匡阜南極嶺海東北渡閩粵跨三吳並浙西以
入南海爲梁荆楊之分而中條爲最尊北次之南又
次之唐虞之君皆北產也中條自殷周而下若漢之
高祖光武唐之太宗宋之太祖暨我高皇四五一
統全盛首出之君盡產此而于內又產一孔子爲萬
世斯文主良以中幹之最長者盡于泰山而泰山則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三 九 醫

魯分也然自宋末河徙以截山東之脉而至元又浚
會通之河王氣于是乃并萃泗上其爲國家基迹
之肇已異漢唐宋舊形勢矣若南幹則自開闢以來
英靈未一大洩于人至其幹之最長者則爲金陵其
天子之氣發自秦世千餘年前迄我皇祖而始應
之北幹之最長惟燕山自古亦未有天子建都其積
氣直至今日文皇始營而居之夫自古帝王若唐
虞夏商周漢唐宋彼第各當一幹然且歷數百餘年
而我國家則兼三幹以並宅斯年之億萬固無待
卜世而知者乃吳興唐子鎮則以燕京爲枝金編修

大達諸人又力爭以爲幹予謂非枝亦非幹蓋中幹
至燕山歷碣石入海而盡如木之幹盡處必非幹也
以爲枝則又非旁枝乃一幹之正枝也凡木之生氣
寄于枝以故華實與穎葉咸綴焉正如易道乾坤老
不治事而化生屬之六子也但枝亦惟是正枝之生
乃大若乃正枝而當一幹之正則合根與株生氣畢
并于茲其隆厚寧啻曰大而已
隋天文志云天子氣內赤外黃自今望金陵鍾山正
此氣也望燕山亦然
有以中國爲四幹者則分中幹爲二也此自王鄭三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三 十一 醫

條四列之名而云然耳然所分者短豈足相匹今但
自其極長者論之止三幹
論都多言關中惟朱子却不言而言冀州與建康謂
冀州好大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
脊以西水則西流入龍門西河自脊以東水則東流
入海前帶黃河環繞而華山聳立右畔爲虎嵩山突
起當面爲前案泰山聳立左畔爲龍淮南諸山則爲
第二重案江南及五嶺諸山則爲第三四重案謂建
康正諸方水道所奏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前相應
至國朝乃並都兩地亮夫晦翁之無虛美也

夫帝王宅中則夷夏咸在統馭其興廢隆替自是乾坤大運且無論雲中嵩華泰岱淮南諸山之與崑崙就如騶衍所云天地內山川九九八十一分者當無不關人君一身夫以大君一身通天地內八十一分山川之靈氣而一身惟關一心一心又關一念一念之善惡天心之享與弗享係焉是故桀紂以四海亡湯武以數十里王湯武王矣然乃與周者岐而廢周者亦岐作商者毫而喪商者亦毫彼山川如故而隆替後先迥殊何哉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十一 醫

灾假手于我興廢所由來可不懼哉

夫葬誠不可輕矣觀昔二子之升遐丘公叔樂之伯玉請前則誰不願有吉土哉顧得之實由天與必其人生平善祥理應獲福是以不期而若或啟之昔滕公駕經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櫛滕公以燭熨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後死遂葬焉彼有得凶地者

皆由其人不淑天故厭之耳今世謀人吉地至欲禍彼以規取縱令得之天地鬼神不與必登山顛倒迷謬不能得真穴君子如欲沒寧亦強為善于生前而已予儻友有羅念庵感厲言其酷嗜堪輿營壘人多不厭宜子孫不厭彼賢者而不免移人之習乎卜兆于北方平行之地即不獲吉亦不至甚凶以平行地性緩無緊急禍福也如吾新安及閩越舉目崇山峻嶺禍福朝夕立見萬一龍穴不真沙水朝對罔靜禍將無解此皆予所目見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十二 醫

人常目可識彼時俗形家登一壠步救武觀左右透蛇前後環拱即抵掌樹頰曰地吉此何足與論地之真龍與天地山川大勢哉蓋天下山川有天下形勝集會處一郡山川有一郡形勝集會處一邑一鄉山川有一邑一鄉形勝集會處然迥其發端必有歸然而作祖者如祖山嚴重峻秀成星體入品格則徐視其傳變穿落如何或由嶙峋嵯峨而漸為丘阜岡壠或散為平原曠野而倏起為萃輦層巒方圓長廣遺呈形質金木水土互相生化此則地之善祥者也顧其穿落尤貴中正若或偏欹亦匪上地蓋山川連綿

蟬蛭而來有或千里或百里或數十里或數里散雖極之萬會必合之一有識者但於峽處視之地之醜美高下較然具辨蓋峽爲地形傳變脫化過節處數千里數百里數十里關隘在此此而力少必致卑弱死硬兩旁夾輔不周若于此處而活潑生動小則一線不失卑弱大則數十丈之廣不失癡呆斯氣力之隆厚可知已至于重重_{虫音}夾輔藩衛周護環拱又無少缺漏違背固稱上善而立穴處則尤以深藏不露爲佳蓋亦有吉地而露者然其含蓄終淺發祥視深藏不露之地不逮也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十三 醫

求地慎無持貪心貪心一生妄憶過大心目便爾顛倒繆亂失之眼下如祖山固宜高大却須認是的祖不可以求高大之心而妄冒以爲祖山祖山真矣龍之所行或又錯亂不成星體亦非真地之龍真龍得矣真穴尤難認蓋穴者差之毫釐繆以千里須凝神定慮靜觀動察詳辨山之性情形體脉果落于何所如果從前數十里百里而來真氣盡凝結于此尋丈內則其地亦自易辨蓋凡真氣所存到頭形體必無死硬之理亦無不成星體之理如人相總在于面富貴人面自象形氣色自爾秀潤精采與凡衆必不同

若到頭而形死硬破缺不成體則知一山之氣至此而散盡非真穴也真穴結約自有情而氣脉自生動雖住于此不死于此點穴妙在的承真氣要在看其情之所注止稍偏則不得承其全稍下則緩而氣或脫太上則恐太急而真氣一洩便衰

予觀吾鄉富貴家地其發數千百丁發大貴發名人往往在龍上得小貴及不遐遠之貴則亦有由朝對與水得者若富則必由水得水又須面前正對山兩旁數道頓跌而下至明堂無復走散則發大富若橫來水雖注明堂不走散但可守舊財不更發也或本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十四 醫

身局內左右兩界水出注至明堂此可發小富近日形家多尚天星然天道變化何地不通經亦曰兼用盡法可也大理仍在巒頭如巒頭不佳天星曷所用之大歸阡葬巒頭爲上氣脉爲主而天星佐焉今之形家既不識巒頭星體正變之殊又不察龍脉行止動靜之異徒執羅盤登山真落僞落疑似莫省即以不合天星爲解若但今天星脗合而可稱吉阡也則以尋丈之地易位改向當無不與天星合者而吉阡隨地有矣古人何必踏破芒鞋數十年而後得一吉穴乎以人之形體喻之巒頭其狀貌也天星其

祿命也未有狀貌奇偉而祿命不富貴者故論風水者論巒頭足矣夫巒頭爲真龍真氣所會則石可圻也水可葬也砂水俱佳固善萬一而稍有不足然水去而砂回則去不足以損福砂往而水來則往不足以致凶予往往見封拜大地砂水不能十全而時師俗眼率以缺陷不完天星不合棄之此天留以待吉人爾如謂天星可憑巒頭爲輕則周公以規測日定天地之中亦可建都定鼎矣而洛水之卜胡爲俘來哉故曰巒頭爲主也

吳越春秋云陸門八以象八風水門八以法八聰按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十一醫

吳郡圖經續記八聰作八卦而吳郡志引彼二語亦作八卦會稽八門蓋范大夫所建迄今猶存此則今堪輿所謂方向云者而天星亦本諸此耳

天星亦所以按五行之生旺者嘗考堪輿家論五行有三其一以後天方位正五行蓋本之洛書其二以八卦配合支干而論其所屬卽納甲五行後天所爲入用者其三就大五行而以八卦變通演而申之爲今羅經二十四位蓋以盡五行變化之情者名曰洪範五行爲管號所撰義誠繁矣迹似牽合要各有用若以取定山頭則納音不可廢也故曰洪範五行主

論音八卦五行主論氣並足與堯夫論用之旨相發故堪輿家五行定論云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德業成男女交而志氣同古往今來未有不交合而能成造化者衰病代謝未有不由禪繼乘代而能致化機之運者希夷心法消息曰納音甲爲木子爲水子午交合則生金夫金爲天下聲音之最盛者故必期于納焉是音之納也局之善而氣之旺也納奚以納由有交而納也然則管號二十四政用爲交立爾二十四位卽今所謂縫針八卦五行卽古所謂正針予在楚觀察續亭駱公問禮當道公博學有才識嘗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十一醫

與予極論二十四位配合之爲牽會矯強上又作論以破其說載集中顧其言亦大有理乃走則謂法在各當于用政如八卦有八卦之用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之用若執八卦以議六十四卦之非則夫子何爲四千九十六卦哉故曰道豈一端夫各有所以當也上

葉子奇草木子云曆家分一日八刻於十二時每時該八刻六分刻之二術家欲取時之上四刻天之清氣故以八千四維配之成二十四位

堪輿家千萬億言總歸在尋真龍穴其用功之寂關

切者則又在穴之乘生氣若穴內之精微則在分金分金亦乘生之一大關鍵也蓋大造化將開闢一發動即生水至原水所爲生則金也釋氏謂金剛通天地長存以爲萬物生生化化之祖故得此不差而後始乃生發無窮

孔子曰日辰不全而有空虛蓋其理也審此則葬而擇日宜慎之良以葬親人生至大事也

或問子云云則堪輿果可不廢乎曰何可廢也仁人孝子卜兆不慎或值水泉地風螻蟻之區則與舉而委之壑者何異此前代哲人葬術所由起也夫聖人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十七 醫

升虛望楚測景定中非乎而世儒猥謂貴賤富貧盛衰興替良自有主宰豈一抔之土所能專制且以父祖生存督教祝願尚不能必其子孫之富貴興盛也豈以區區枯骸一一能爲孫子庇蔭哉不知天地山川之氣原與所生之人流通若謂祖宗一體之骨其氣不與子孫通恐無是理爲孫若子者得吉兆以寧親親之體魄安則子孫安只以今日開棺滴血驗受與不受爲是子非子之証則親之枯骨歲久氣盡宜其不復通之子也而吾子之血則受骨之靈氣不沒可知已又以今五方民稟山川之氣言之山林之民

得木氣多毛而方川澤之民得水氣多黑而津丘陵之民得火氣多專而長墳衍之民得金氣多哲而瘠原隰之民得土氣多豐肉而痺此則民形由所居地山川與星氣異也又以吳楚慄悍燕趙慷慨秦晉梁魏魁梧與山東多相山西多將去聲巖谷多瘦江海多秀之理推之民生性質才俊榮遇疾病率由所居山川異也夫山川之氣既與人通人之氣血又與祖父骸骨通則以骸骨所乘山川真氣而得其秀美者以生貴得其豐厚者以生富得其綿遠生動者以衆盛與不得而衰頹殄絕又曷疑焉蓋天地一氣流通不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十八 醫

遺枯骨無間後先其化化生生自然不齊之理惟人所遇順逆安危各殊是以周公孔子慎而卜之豈曰探天工以爲已力亦曰趨吉避凶人之情也人之理也欲人趨吉避凶者聖人愛民之心也如曰爲祖宗營吉兆以爲希望富貴興盛而不爲則武王周公何以祈休于億萬年耶固知通儒必不云爾矣予所目見地之不真爲害之大有不忍言者同郡汪司馬伯玉同年沈修撰君典皆以精堪輿自負往往求之遠大失之目前修撰葬父以爲兆吉矣已而謫還乃疑不吉欲復舉開墳白蟻至有數斛棺與骸去

其半矣司馬葬父于吾休榔源高山之脊予往會葬見穴驚愕曰到頭何硬也時有名地師在則指松羅山謂予龍自彼作祖而來左右峰巒夾輔如千軍萬馬擁衛王侯地也予嘆曰千軍萬馬須有真將軍乃能命令之如無真將軍軍馬不反蹂我耶師不謂然葬後不寧復舉開墳乃有一空洞棺已歆將墜洞司馬大骸欲起棺則洞在人手足不能任乃以繩拽棺起以綆測洞下十餘丈不得其底

吾五世祖塚在聖山下穴背先是有井每日晡有赤冠巨蛇長丈餘來浴是日葬則大蛇晡時于井中死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十九 醫

井水亦以是日涸葬後三十年而塚夜半有五采氣上至天蓋五世祖之葬舉于吾祖父五色氣則先君目見祖父塚在朱村岳山先是每夜有光在來水之源田中既葬光漸徙近六年而光在明堂越七年爲丁卯歲光在白虎肩上而予以是年發科然吾五世祖當元末亂聚衆爲一方保禦全活不啻千萬人祖父散千金募士爲邑人却姚源洞賊亦全活萬人固宜有吉地也

邑校學面峰秀甚而爲諸豪家塚上大木蔽塞不得見科甲寥寥議欲伐木則畏豪家率委靡嘉靖癸亥

年夏白郡太守胡公公卜日視學詰且下令辦各刑具數十置泮池前召鼓吹十部木匠五十名各持巨斧待公至命振鼓鳴鐃吹號伐木諸豪家數百人闌各塚公拏十人枷責以殉數十株片時伐盡乃張綵紅簪花振鼓登堂而賀後諸塚之家亦無事而明年鄉試舉五人一魁又三年而予輩同舉至十三人甲科常至四人鄉科常至七八九人此其立驗者胡公諱孝錢唐人

麻城縣明倫堂階下地盡磚甃中一片方丈晴則似濕雨則似乾雪則至而融矣問諸地師不能原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二十一 醫

地師最不可輕聽蓋彼以葬地得謝禮爲生計無問兆吉不吉往往詭隨誤人矧皆庸俗人見原卑陬委瑣烏知性情形體之妙于山川

筭法

夫筭法者六藝之數也聖門身通之今士棄不講顧禮樂射書猶存其名唯御則無所事乃數人生切用烏可抵之爲賈豎子事學人一旦出爲守令入署諸曹其戶口之增減錢穀之出納糧餉之分給兵士器械之稽查直任吏胥不能自握而筭有不爲乾沒者歟矣然此其粗而小者也夫數之爲筭匪直筭戶口

與錢穀兵士戎具之數而已也昔計然號稱心筭其術有七范蠡得之用一以霸越夫霸業亦大矣而霸之乃僅得其一端彼六者何也良以人生一胎結數即定之無族墮地爲_法形定也形定數限豈獨于自然哉昔子夏以所聞于易者問孔子以爲生人及萬物各有奇耦氣分不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之其言曰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二十一 筭

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蛻吞者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而孔子然之曰吾昔聞

老聃亦如汝言則人與物之生無能逃數之筭明矣茲筭也又寧獨人與物生然哉精微罔象粗盡有形豈不洋洋大哉故原之必歸有德豈凡人之能與哉上自聖帝明王之制禮造律授時宅土經野體國下迄霸王之所強兵富國更易度法孫吳之所料敵決戰孔明之所先定三分與康節之元會運世什氏成住壞空則何者而匪斯筭寧獨以經塩米瑣物云哉予友人俞生嘗以九章筭法教予予深惟之蓋與康節皇極數通自昔善筭無如漢之張衡彼其窮天地倖造化一以現之制作匪徒言也唐則李淳風予嘗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三

二十二 筭

得淳風筭經四種又得甄鸞五曹筭經黃鐘筭法愧半生爲業舉銷磨而未竟其說也然則筭之爲道微妙在人乃其法不能違九章而引伸之觸類之斯其筭無百無千無萬無億譬諸計然術七而范蠡則用之一一者非少化七之迹于一而入之無形若象故名其筭曰心所謂筭其性命者此也若夫九者之九筭則有成書在不論_{九章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交質變易三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日盈朒以御隱雜五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綜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三

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四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適自編九 占卜 乙壬奇遁 祿命

相人 劍射奕 投壺 琴 簫

歌 嘯

占卜

李淳風曰夫天道昭然理無差忒思則不至占乃無驗又淳風感應經云虎知衝破燕識戊巳博物志云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占卜

虎知衝破者能畫地下今人有畫地上下推其奇偶謂之虎卜齊魯間燕謂之乙作巢避戊巳日則巢固而不傾玄中記千歲之燕戶北向又云梟避星名鵲避太歲由茲言之占卜亦物之性也而況于人乎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夫餘國若有軍事則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各國為俗不同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崇卜則一矧中國為聖人前用之遺教乎是以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周王制官則有卜師四兆盖占卜之所從來遠矣予之占卜則遇物起卦或因事因人至而起卦卦必定爻

斷則不一或主動爻或主本卦或兼象象或總六爻惟念所適信口解說說先動爻詞叅之彖辭彖傳大象或兼遁甲時日又或舍所值卦爻以占時忽所值事忽所聞言立斷又或占本乾卦乃偶一念誤入他卦即隨他卦斷之如是占決無不驗又或占者與予善而有所諱于卦之本旨乃為別尋意緒解言良及事驗竟如本旨而解吉良者不驗若泥卦爻詞依執傳義解說反多不驗以此審之占法大總貴無心也彼拘拘卦爻傳義與用意為人解吉皆有心也惟不必專依傳義解說而信口反驗政以見道之屢迂莫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占卜

可典要而占卜可隨物矣

凡出門遇婦人訪客必不相值作事必無成即成亦遲違多口語欲出門而忽復以事少沮不得竟出者亦如是

予生平所最信者夢夢而清白無不應驗者即一時不應驗或應在數年應在十年二十年後但贖贖不明則靡所關係此亂夢也有不待解如人明以相告者尤驗

東坡云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其情信治其夢不亂是言治者驗也真西山云正夢不緣

感而得餘皆感也感憂多不驗為涉有心故也

占星之吉凶大小緩急在所見之方位占風雲而論刑剋與相衝固是也但法大煩苛尋常多不甚驗或軍中臨陣驗未可知也予諸占唯凌晨登高視人家所居屋後屋上之氣則盛衰為至驗矣蓋屋後屋上之氣即其人氣也大歸白黑多不吉而白見于秋黑見于冬者無妨唯消散零落不滄鬱者必衰敗

嘉靖中遇物起數吾休有瞽者汪龍號養晦以奇中動天下士大夫不遠數千里來問而其徒之高者則有瞽者何富何富亦奇中名但徧吾邑中吾年二十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占

餘與李生吳生往問數先吳李皆奇中至予而得鼎玉鉉大吉無不利曰數必不驗可無言也固強之曰眼中無此人焉有此數是吾誤也李生問為將相乎曰何說將相予益強之曰請先試一二小事小事驗則言不驗不言矣君必非城中人屋居當一村之中前面方池後擁竹山數十畝然乎是也則又曰君居之右隣有屋最巨徂冬之十月災然乎是也則喜曰數是因云其人當有孔子之志將傳道來世眼中有是人乎予敬問假令有此志成否即應聲曰必成因問姓名知為予乃大喜曰聞君名久君固能為此君

幸勉之後十年而予已舉于鄉復同戴生吳生與予

友陳仲魚曹仲宜往率奇中而至予則又得鼎玉鉉大吉無不利嘆曰此數不驗二十年前曾為詹先生得此數今又得此數生是何如人戴哈之曰國子生愀然曰國子生曾讀書否今年幾何矣又哈之年十九而未讀書曰奈何幸年尚少此數他日當傳道來世作孔子事業急往從師讀書既乃知為予也起而以首觸地賀以為異占占喜謂已前後二數卦爻同是時曹與陳亦名著問我兩人欲傳道來世成否曰不敢許兩先生兩先生但只許登第福祿鴻遠且讓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四十一占

詹先生矧傳道乎傳道只許詹先生後陳登科才六年卒曹歷十年至祠部郎亦卒而予獨竊祿迨今雖壯志未渝乃中慚頻復之厲德業耿然恐終負二數之同言也而其敢一刻以怠肆

予為諸生時與吳生胡生讀書金鷄山館館在山半蔽以短墻其下則數十家之市也胡生父約以二之日挈榼至至日方共飯胡生以飯屬予占問父來否予應聲曰既飯焉得復飲卦得需之五衆曰需于酒食來也予謂需則酒未具當改六之日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是必有倍客三人會今日送葬

不暇顧汝父必來蓋今日二之日也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尊君似有訟事赴縣急沙中焉得有酒尊君政沙難上來也至而子當得罵衆不謂然飯訖各入齋其子以予之數有罵也懼而不安潛出梯牆意欲從牆上瞰其父之來而父至在背後憶其有他瞰大罵予與吳爲道故其父大咲曰如先生數夫其子因數欲以免罵反得罵以成予數之驗是罵之來也數爲之祟也無數則無罵矣以茲審之人生誠不必戚戚于禍來守正而行得禍亦淺爾彼子之瞰亦從邪也假令不瞰而讀書齋中數其如胡生何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四

五 占卜

乙壬奇遁

太乙六壬遁甲禽演皆辨時日方向吉凶之書太乙一星在紫微宮闔闔門中屬水天乙生水故曰太乙水爲造化根柢故太乙六壬皆取義於水遁甲亦太乙也禽演起虛日鼠虛亦水也彼皆於水取義何哉自易言之乾坤之用莫先於坎意欲人事凡先一着乃能勝爾陳希夷正易消息曰坎乾水也氣也一陽中陷於二陰爲坎坎以水氣潛行地中爲萬物受命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蓋潤液也氣之液也月令於仲秋乃云煞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是水

之涸地之死也於仲冬乃云水泉動然而月一陽生是水之動地之生也由斯而談四書之設不過欲人脫死地而求生地凡舉動先自潛固根本以待後乃能萬應而萬舉萬勝則其理也

六壬十二辰將去聲貴空蓋即取離卦向明而治之意按其說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貴人爲之主其前有五將謂騰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水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謂寅卯辰巳午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木之神在方右者方右謂未申酉亥子唯貴人相對無物如日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四

六 乙壬奇遁

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莫敢有當其對者故謂之天空天而曰空則復無所有明其非神將亦猶夫月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則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于君者遇之乃吉如太乙九宮筭亦止有八宮八宮者八卦之宮也太乙之行每四乃還中央中央者北辰所居雖謂之宮八者不得而並焉故行每四而還中央猶還京師也蓋不得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陰起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從坤宮又自此從震宮又自此從巽宮所從半矣還息中央之

宮既又自此從乾宮又自此從兌宮又自此從艮宮又自此從離宮而其行乃周周乃復始云按南齊書載漢而下歷代太乙所在八宮並有吉凶惟中央不載列亦無吉凶豈中宮亦尤之夫天空者耶

以太乙所在生吉凶故曰遁甲以太乙爲用也

奇門遁甲託言玄女授書其書上法九宮應九州中庭八門應八卦每卦中分三氣每一氣分三候以此推求凡陰宿多凶凡陽宿多吉陽之爲宿五巨門廉貞武曲破軍右弼陰之爲宿四貪狼祿存文曲左輔此所謂九宮也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此所謂八門者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七

乙壬奇遁

也然凡陽宿當禍門則避之易陰宿當禍門則避之難又如諸凶局九以庚加得之者七蓋庚金也陰也以癸乙加得之者纔二而已即此而凡陰皆可可知故其歌曰九天之上好揚兵九地潛藏可立營伏兵但向大陰位若逢六合利逃形夫逢六合方能逃形則不逢六合其凶之不能逃又可知矣予從兄景宣寂精此術能以每日午後說旦日事如契券而早卒予稍長得其書乃知六壬奇門爲防陰宿陰位設也友入程太守廷策汝揚嘗語予六都黔相傳出子孫贖其義以甲爲旬以丁爲用蓋甲爲陽陽則可測丁爲

陰陰則無窮陰惡之難逃遁也如此即大易六十四卦亦孜孜爲君子慮陰惡爾祿命家以十二支陰氣尤毒而謂之曰煞良自有見由斯而觀之凡人間吉凶禍福妖祥所由可類推也要以君子造術創法或本天道或循地理或根極人事何者而匪君子謀乃小人智詐卒出君子慮外則其陰也假令一念防疎夫安知有死所是以自昔鴻生貞士遭遇亂世多嬰禍羅雖星變孛彗于上而用罔羸角往往是

黃帝九宮戰法云帝與蚩尤力戰九不勝歸于泰山

三日三夜天霧冥冥有一婦人人首鳥形謂黃帝曰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八

乙壬奇遁

子欲何問曰小子欲萬戰萬勝萬隱萬匿首當何從起此雖不可信然萬隱萬匿之言有旨哉彼人間嬰禍致敗由不知隱匿耳易以其要無咎歸用柔謂此也故走以爲乙壬奇遁諸書咸出大易

陳曲逆自以生平多陰謀斷子孫一蹶必不復振今觀諸家之防陰惡則知人間毒惡莫陰謀甚也而兵家乃貴陰謀故白起之料敵出奇無窮不免其身王翦雖幸以偷合切身及孫王離卒爲項羽虜彼皆爲君王圖猶若此而矧自謀其身者乎敬及之以爲當世陰險小人告

祿命

祿命之術前儒多譏然亦有理焉嘗試以曆法言之天之至大至動至神以歲之甲子月之甲子日之甲子時之甲子筭之天之春夏秋冬分至啟閉日蝕月蝕分刻不能逃焉何獨于人生之歲月日時而不可筭乎人猶天也洪範曰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是又以歲月日時而筭歲筭人筭家筭國也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四

九 祿命

走不慧竊謂祿命用以筭人之生與此一也即洪範之首不同祿命而理可類推予觀其書所論貴人驛馬德刑鬼煞十一曜推演十二宮與相冲相凌之理足稽焉而信之要以洪範庶民惟星之說觸其類則以子平而兼五星者說爲尤長但於星之躔度分次必有分刻差忒將一差便成謬誤而欲求靈驗遠矣原天之休咎亦惟以星之變異衝犯與生剋順逆也宋學士景濂作祿命辨謂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于五十一萬八千

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夫同時而生者不少則何其吉凶之不相同此誠足破其說乃走則謂生時雖偶有同而分刻上下稍異則所遇星辰之旺衰異矣又或其人所在星野不同則氣之所鍾質之所稟又異矣安得執一說而論之又如宋之盛也士大夫命得祿貴生旺者貴其衰也命帶刑殺衝擊者貴是又以國運異也故謂其理深眇難窮未容輕易言驗則可若因此而遂盡廢其理一切抵爲不足信毋亦議之太隘也乎大諦天地間技術必有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四

十 祿命

是理乃能傳至于今後之君子即因其有是理而談之亦奚不可今以其計休咎于未然也指爲未忘富貴利達則大易所論吉凶悔吝非乎而古聖人當先去卜筮矣人未生時其氣母之氣也一墮地即與母氣離而爲已之身已之氣矣已有身有氣即着于數如生之年月日時皆數也生既有年有月有日有時則年月日時便得而限之乃今限定人生于八字是自其受氣着數之始限之數既有限理自可筭人但生時辨不真爾真則其筭也必驗

夫子平之理立格局以分貴賤取用神以定吉凶自寓中和之氣在焉氣惟中和羣福乃集詩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蓋中和爲德德修凝福之基也命理中凝福亦然故其法專以陰陽五行生剋制化原始要終隨地體認中和以談造化然中有陰極陽生之中有陽極陰生之中有旺極處虛生以致中之中有對待之中自然之中復本之中幾微之中因時酌中之中後天挽回乘勢偶合之中玄機之中錯綜權變之中原始得中之中要終得中之中凡此致中之道十有二條要皆不可一失和氣失和氣斯不可以謂中

廣氏小辨卷之四十四 十一 祿命

矣不可謂中而可謂和乎夫和者何也五行本於陰陽而冷煖燥濕動靜互相資藉始見陰陽調燮理氣和協而中道至致造化以斯愈神蓋中和理自交致若因有氣和理或失中則爲偏于和斯其造無能獲福矣若氣似未和而實乃清純之極斯有和之理矣有和之理却亦無害於中至用神之目的則有專用互用暫用假用變用虛用隱用體之用用之用玄機妙用激而成用

凡說子平須兼五星乃得全詳近世士人好談五星習學士豫南常以其造逐日按五星謂無不應驗者

或遇一星入來不佳即閉門靜坐俟其退乃始出曰我輩貴人閉門即是懼譴災亦惟德可禳欲籍此見修省也

子平蓋始自都利聿斯經予考都利即都賴西域志康居城當都賴水上今傳所謂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乾弼爲婆羅門伎士而羅睺都計諸稱亦似胡梵語以爲其術出西域似也然詩有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此言何謂也鄭氏註以爲六物吉凶豈今日祿命之云乎至箕範惟星之旨則又傳自夏禹婆羅門在彼二千年後乃謂法自彼傳良無足據走憶其

廣氏小辨卷之四十四 十一 祿命

術始自黃唐以來有之而臨孝恭陶弘景張一行徐子平特重加演說耳呂才以爲始于司馬季主謬予族人珉字克貞號松軒雖姪也而長予二十六歲家世賈而談子平多異術其父壽祖榮皆以談子平靈驗著鄉井父尤精筭數能造木人地行至一丈而止珉又窮竟以通之祿命而兼子平與五星以談凡行賈所至與人談奇中士大夫虛左迓之名起宇內予所目見伯兄年二十八未舉子而客湖陰嫂遣女奴問舉子于珉珉曰娘子此月子星旺官人雖湖陰平路不五日而近回必舉子顧官人八月當剋妻

而娘子命未當死速娶一妾令至八月代之嫂故妬甚忽以娶妾名迎兄兄大喜兼程來而果有身舉子至八月妾病死珉與楊州顧君廷對善嘗語予顧君辛酉秋試名必五魁中至辛酉春而見臺曆則又語予顧君不在五魁當第六後果第六予計偕過武城遇高郵秦君一見問詹松軒莫是一家曰家姪也秦君曰神人我前三年過維揚彼發舟急予強登舟問登科曰君必貢而後舉時予年五十餘尚未食廩即今日得廩計七十餘歲而貢尚能應舉乎彼解纜應聲曰君庚午春當貢而是年秋必中式予大咲以爲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十三 祿命

孟浪後數月院考予以領批首食廩又明年歲在庚午其春予以覃恩貢而有今日非神人乎如是奇中甚多不能具數而獨于予不驗蓋加盤星度差也嘗病殊死具後事矣予往視之語予珉不死後七日當起復問君壽幾何曰後七年五月珉多不免然湏得其年臺曆見乃能自決至其年見臺曆徧語人珉命當死又江南星分冲害無可救鮮惟渡江而北居于廬州則星分有救尚有四年第今茲之往已遲奈何是時歲二月也至五月逕于廬州卒

東坡志林云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

之磨蝎爲身宮僕以磨蝎爲命宮平生多得謗譽殆同病也走也何人乃得謗譽偶同二公嗟夫忌妬恒人之心也曷尤焉

予生亦磨蝎爲命宮

相人

相法有形體可求非若三命之窈窕二者術異機通故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觀命祿而知骨體古者論相多言骨體而予獨得之神宇如其人神清迥而氣秀爽舉止端肅或飄洒而中疑重必非凡人也予所識貴人于側微時唯無言則已言則靡不奇中顧有不識者有已貴而終不能得其所貴者凡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十四 占

此皆中貴非顯貴也顯貴自異恒人要吾所以識之若有天觸神解其妙難於口道者者論孤貧夭壽則百見百中無不識矣予所識顯貴亦止得其終身大槩是何等貴不能說流年蓋骨體儀度一定也而流年則或氣色變在湏更予嘗於鄉會二場揭曉之晨觀諸君氣色及既揭曉後又細觀則氣色寂難言矣相術言士人面色紅黃潤瑩必中式顧亦有紅黃潤瑩而落第者又有黑氣盈面中式者有色如死灰中式者皆莫可泥定色而謂之曰氣故吉凶通流一家昔李陵初降匈奴

或報其死武帝使相人者相其母妻知其不死相登第亦然此皆係氣色者也星命斷貴賤生死按一家八字亦然

相術言人髮際高者聰明低者愚鈍如汪司馬伯玉李督學于鱗則低極去眉曾不二寸餘而髮又重極皆以大聰明聞天下夷陵劉尚書孟真家富而有才名方官光祿卿時予一見愕然蓋骨體身面俱若寒簿了無秀拔嚴威之狀及與坐論踰時乃知其清迥朗秀在氣嚴整凝重在心王司寇元美兄弟聲華赫奕家富並屢巨萬相經云富者自然體厚貴者自然

膚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十五 相人

體清然大美秀朗清極似浮簿雖飄灑終不見嚴重小美秀麗而身面俱窄雖欲自爲整肅而終未見凝重並以舉進士可矣乃家則世大富厚而官則一至大司寇一至太常寺卿予竟不得其所以嘗與學士豫南習公論及公曰大美神仙相也小美王子相也予深以爲然故知論相有不在骨體而在神宇者彼專以骨體拘拘則庸俗術士然尔彼烏知神宇惟縉紳學士高品或能得之

有富貴人而神則如醉必不壽如愁必不終若宇定神凝眼清瑩而瞻視不凡精爽動人舉止汪溢此神

之有餘者遠大可期矣彼如醉如愁皆不足者也凡神氣有餘之人骨體必充貫惟不足而形若有餘乃中必有一缺

貴相秀矣即富相亦秀匪粗俗而富也但富之秀不能如貴之俊拔而清洒耳凡富貴人腰必硬蓋大祿巨貲非硬不能肩載而行也第其硬也硬而雅秀若粗硬而狀若柴則不取富貴有富貴腰軟者非富貴不終即年壽不長

相有臨時變者有半生而變者或從凶相變吉或從粗相變雅其變凶變粗亦如之此咸係于其人心

膚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十六 相人

心變則氣變而骨體隨之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予蓋深有味乎其言之也凡神宇骨體異常之人其生也必有所自成和子荅陳希夷問曰形貌清古舉動恭勤氣清性善言根至理常有山林之趣此自修行中來形貌古怪舉止陰毒言涉邪淫常有殺伐之心此自精靈中來形貌瀟灑舉動風雅性惠氣和常存修煉之志此自神仙中來形貌秀麗舉動嚴肅性明心靈能浹造化常有虹霓之志此自星辰中來形貌奇異舉動急速性慧氣剛言涉威福常有祭祀之心此自神祇中來茲言世

儒必抵以爲幻妄然詩謂申甫岳靈降來理固有不偶然者如云幻妄則此詩夫子胡爲不刪

劍

予嘗見閭立本畫孔子與七十二賢各帶劍又見張僧繇畫孔子與十哲亦各帶劍彼必有所從來豈其不能劍而操之乃知古人無不能劍者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隸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帶劍無事不得帶劍禮之所興也劍之在左青龍象也刀之在右白虎象也舊制上公九命則劍履上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十七 相人

殿儲君禮均漢儀諸臣帶劍至殿階解劍晉世始代以木彼代劍于木其秦焚書愚黔首之心耶秦見周亡于橫議之處士懲而焚詩書晉自以纂絺得天下懼一旦纂絺起階下也自是而士大夫不復閑劍術劍術遂廢不傳于後今世即武弁有劍莫知劍之爲用矣

射

古者觀射于德亦寓兵于農之意實欲士大夫人人閑武事要以耀德不觀兵而矢人惟恐不傷人則弓矢之爲凶器猶兵也先王重言之而又欲士大夫夫人

人習之故以觀德名射且也可以成德藏武備於觀德成德中世平則揖讓而升誰曰好武一旦有事揖讓之人即熟閑弓矢之將而人人可使觀兵矣是故古者興師伐國即以內之六卿出掌三軍故曰文武一道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此古聖妙用後世文武分矣武弁則自勲衛而下固以射比試也然天下學校亦並置一射圃雖督學使者專以校文爲事無復有問及射者然射之名犹存特未舉行耳今天下承平日久兵戎放弛一治一亂世運之常以今日士大夫而終棄武備不復及射事似不可以爲賢智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十八 射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夫子豈欲天下人人盡不主皮哉蓋主貫革則無力者並退而不願習矣然則不主皮之嘆政爲天下無力者立法聖人之意實欲天下有力無力皆習射也

夫好勝者人之心也勝則心驕氣盈負則氣索神眩心憤亂而膽爲之戰焉亦人之常也射專以勝負較勝負既形勝者不得恣溢揖讓而推負者取恥負者不得憤憾揖讓而甘心立飲皆所以平其盈索之氣歸之寧定平和使其氣常凝而神常定勝負不能動之如此之人一旦有事出而臨陣矢戰立之矢右之

下豈有心震膽落傾駭而潰者哉故曰可以成德也若射之法則詳在射經與王珣射訣然學射而與其拘拘經訣之內則不若得之經訣之外昔將軍李廣與人居必盡地爲軍陳射濶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蓋心好而習之不厭也大諦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時時而習如張長史之于書一切喜怒窮窘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並以射發之射其有不精熟神妙者哉如十日而五登塲登塲而彎弓引滿直虛文耳廣射一時天下無雙豈虛文能得之哉古者禮射慮無虛文今則武弁皆虛文誰復有精凝志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十九

射

奕無所用

夫奕之靡所用前世論之詳矣乃士大夫嗜酷而心習之延奕師相與談構彈射窮晝夜忘寢食而攻之則何益矣適以長勝心動氣勞神竭心思而騁說譎爭勝負于一局間幸而一勝則意得揚揚心溢滿而口矜誇祇見其惑也昔杜陵杜夫子善奕爲天下第一或譏費日則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此援仲尼狃賢乎已之教而不知其解者尔朱元晦以狃賢乎已之已音以予則謂當音克已反已求已之已孟

子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夫用者何御也能御吾心則收斂靜藏不致妄動是能措置其心以爲我用故名之曰用心如不能用心如人不能御馬任其放逸奔狂終日疲精竭神勞體敝形而未所底止夫天地生人而與之飽食以養其身而至心自不能御用豈其可以爲人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此是何等人不有博奕者乎蓋好勝人之心也而心之害莫害于好勝賢言勝也投壺義卒投司射執筭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奇奕者兩持勝心即彼之奕未必賢已而我爲之恒若彼之勝已皇皇汲汲與爭先是以併心極思忘力忘勞雖有大事在前而不顧大烹在席而不知窮晝窮夜面如死灰身如槁木而不覺勝心之能移人如此即語之以廢事愒日匪惟不聽且怒而詈罵我反以我之勤事惜日爲俗而自矜其高自快其趣噉噉然欲以誇世凌人吾竊謂是心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夫子曰難矣哉蓋深惡之也若曰以變詐爲務非忠信之事以劫殺爲名非仁者之意則淺之乎言害者也若曰技非六藝用非經國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則戲之乎言害者也予獨謂其心髓受病之根根在狃賢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二十

射

乎已之一念此等人而借之勢權與當國事將不勝其妬賢忌能快意私己毒亂天下恐無有厭止也而曰大裨聖教抑何辭之遁乎蓋予少時亦嘗忘晝夜忘寢食學之坐是事廢業荒乃翻然自悔悟林和靖嘗自云生平諸事都解惟不能挑牛糞與着奕棋予謂挑牛糞犹可沃瘠土而滋蔬果今奕者皆言用以消日夫古人慮此日之不再得就分陰而未已柰何以奕消之而內以長勝心乎是暴棄之至甚者也

投壺

或問奕較勝負吾子既黜之投壺亦以勝負較也何唐氏小辨卷之四十四
古之君子不廢而著投壺義曰投壺亦猶夫射也夫自奉矢以至執筭行爵徹馬雍雍乎抑抑乎出之以禮讓閑之以禮讓蓋君子慎飲者之燕喪威儀至于匪言匪由故設投壺於燕飲之中名曰樂賓實以維飲者而不使之愆禮義于既醉也雖有勝負之筭而無較勝與負之心蓋用之以平勝心而非用之以遂勝心是故其事與射似而其禮與射相放悲禮曰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投壺亦仁之道也蓋因燕飲以立教故均之不可以有所爵之心一有所爵之

心君子以為過念深惡^{去聲}之若奕則賭及衣物與祈必獲其道貪饕險詖不閑禮讓專以變詐劫殺為高寧但遂之而已蓋嘗考鏡羣藝若于人無益而實壞之則奕之為數也無論知道君子蓋凡有經時礪行^{去聲}之心肯以身遊于奕人乎

投壺必心存氣定坐正足齊手平矢發直而勿顫

琴瑟附

琴操云伏犧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而桓譚新論則云神農作琴白虎通云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三禮圖云琴七弦第一弦為宮次弦為商次為角次為羽次為徵次為少宮次為少商後漢蔡邕加二弦以象九星與人九竅風俗通云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誼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閑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予少時曾學琴非心定神凝萬慮息不能理操若于調曲中偶生一念音便不和適是故先聖人尚之良以性之靜燥心之得失氣之平嚴于斯而可證也入以自願出以自考始以進學終以成德其裨道大也且其証不期自別其審不言自喻用以願之考之協道而不着於想視後之

授黑白豆以考者不啻分之天人殊之安勉乃實有
着與不着之間蓋神用形用之相去遠矣

昔伯牙學琴於成連不成連乃言其師方子春在東
海中能移人情遂與俱往而留之已刺船而去曾不
見所謂子春者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
杳冥愴然歎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
操曲終連刺船來琴遂妙天下若然者夫非令移世
情而入之靜耶即或寓言致可繹也

世說云會稽有防風鬼屢見城邑常鼓雷門上脚垂
至地晉橫陽令賀韜善鼓琴防風聞琴聲在賀中庭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四

二十三 琴

因而起舞夫鬼之暴無如防風氏聞琴且化焉况于
神乎况于人乎故知琴德至矣書稱舜搏拊琴瑟以
詠祖考來格亦言感鬼神也至笙鏞以間而鳥獸踴
蹌至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豈笙簫之德又至于琴
瑟乎則所謂漸近自然者也故韶成賡歌卒焉

聖門瑟不去左右後世儒者不啻不理乃不言之何
也爾雅云大瑟謂之灑徒瑟謂之步瑟大者長八尺
一寸廣一尺八寸絃二十有七其次長七尺二寸廣
未詳絃二十有三其常用者或十九絃或止四絃焉
按四絃爲阮咸作以四絃備五音因名爲阮子予所

見阮樣似琵琶而箏乃似瑟但絃十二與瑟異箏又
名箏爲秦蒙恬製豈箏箏變而瑟之故遂失今之瑟
非古之瑟形似而音爲急數聲爲遲哀故儒者有不
錄焉不然何古之言琴者必與瑟合乃今遺之也

簫 笙附

舜樂以來鳳爲極至乃在簫之九成簫豈易言哉釋
名云簫肅也聲肅肅而清也禮義纂云伏羲作簫十
六管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翼通卦
驗亦注簫形似鳳翼爾雅云大簫謂之言小謂之箛
五經通義與音樂指歸皆云簫編竹爲之長尺有五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四

二十四 琴

寸博雅云簫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
長二尺其言簫形參差似鳳翼與風俗通同三禮圖
云無底者謂之洞簫長各不同雅簫長四寸頌簫長
尺二寸有長尺四寸者又有長尺圍寸者皆併漆之
按此則簫形與今笙相似笙以匏爲之四圍亦併竹
參差其中空以受簧也簧有十三比大簫之管減半
此簫故制也故古之言簫者必與笙合今所製簫乃
獨管長尺八寸與笛無甚異但笛橫吹簫豎吹笛面
孔七簫面孔五背一孔與上吹之竅而七此乃異耳
不知變自何代始也笛爲漢武帝時丘仲作豈簫之

獨管亦漢武時起耶簫之德自昔儒者多未載焉惟舜九韶言之亦未有言君子善吹簫者唯言君子聽之而已吹自樂師外多言神仙予聽其聲足令人慮釋神清慾心爲之肅肅然不動有足多焉故深惟謨典之徵旨著簫于琴後

歌

詞書附

爾雅曰聲比于琴瑟曰歌徒歌曰謠夫所謂比于琴瑟者非必與琴瑟合奏而後謂之歌言如琴瑟之有調也韓詩章句歌無章曲曰謠有章曲曰歌曰有章曲即歌之調于琴瑟者若徒歌則無調與短笛無腔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二十五 簫

信口吹同自昔聖帝明王貞生達士靡不興歌以發于性情之真要于平和之極足以繕心而順德也山海經曰帝俊八子始爲歌注云帝俊者帝舜也尚書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楊用修考古書義謂永與詠同音古字少借永爲詠也此義最當蓋詩以言已之志也歌以取詩之言而詠之也依詠以生律律協而聲成然後神人以和蓋古者不但自歌自詠于燕于享于祀咸有歌故用以興琴瑟管籥合奏又用以爲樂章韓詩章句所云有章曲曰歌之歌謂此也由斯觀之五音六律咸生于歌歌者大樂

之所本始也第謂歌始于舜不知葛天之世已歌入

闕

人見記曰歌也者長言之也長言不足故嗟歎之又見書以永言爲歌遂泥永長之字以歌爲長篇非也如明良歌直三語耳蓋永與長即歌中清濁高下之調猶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之云故曰嗟歎曰永言長言則永爲詠歎淫佚之詠信矣故又知詠即韻也韻如此乃謂歌無韻則是言也非歌也由斯言之舜以詩爲言志詠言爲歌依詠爲律卒成之聲故又知夫言也詠也律也凡以爲聲也吾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二十六

歌

故曰詩之詩聲而已矣

鄭樵曰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柰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

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笙每正旦大會太尉奉壁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之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二十七歌

汗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繫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時亦無所紀繫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雅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脩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

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詩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繫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之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

謝去咎曰自周人制爲樂章而漢世則有樂府如武帝郊祀等歌班固明堂等詩皆漢人之樂府也然當漢之世作爲詩歌猶可以質諸鬼神告於祖宗也及樂府之一變於是晉宋之際又有所謂古樂府之章如釋子蘭釋貫休等作雖托物以寓興而其辭終入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二十八歌

於鄙俚已不可與漢人之樂府同日語矣孰知樂府之變又變而爲隋唐五代之際之樂歌乎然如唐賀白諸人所述猶足以發越性情而時寓諷譏也豈知樂歌又變而爲我宋今日之長短句乎世率謂今之詞曲即樂府之異名蓋不自知其愈降而愈下也矧詞曲又轉而爲巷陌市井之歌乎

夫觀樂府作于漢武則知樂歌之失自漢武始矣觀魏平劉表得詩四篇則知樂歌之亡自魏始矣古者有歌必有舞歌主聲舞主形舞與歌相應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古者教國子以六舞所以宣

粵人壅闕之氣其禪道化與樂歌均今則不知舞爲何矣

古者綠竹與歌相和故有譜無詞而琴之有詞自樂始也舞自六代至于漢魏亦不著詞而舞之有詞自晉始也

今之戲文皆元曲也然其唱必與詞板應其做作必與曲腔調合亦有古人樂歌舞相應之意但古之樂歌舞用以順心理氣而今則直用爲戲

士之知學者固必不樂于局戲然古歌之意不可不知也孔門如武城弦歌是歌與絲相應合也若曾子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二十九歌

之歌商頌則歌古詩孔子之逍搖歌原壤之狸首歌則歌已詩皆單歌非與絲竹相應合者也今之士人欲效古歌之意則莫若去絲竹而單歌單歌近日王文成以已意教人歌如四句詩首句聲微重象春次重以象夏次稍輕以象秋次又輕以象冬第四句歌竟則餘音聯續不斷復將第四句聲微重以象春起冬盡恐古所謂聲歌意不出此也

不宣詩歌之可以養和平也續讀古聖之書其音之高下抑揚何者而不當于和平則何者而不可以爲自願之助今之識者但羨釋子誦經有七音之遺謂

日叫阿彌陀佛千聲聲中音韻抑揚若歌詩然由阿彌陀佛四字一噓一吸足以調息而平氣也以爲吾聖之書未必然第未審爾審之則何者而不當乎七音又何者而不協于一噓一吸試以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二句十一字求之子吸也曰噓也學噓也而吸也時微吸習微噓之又微噓不又微吸亦愈微吸悅愈微噓乎兼噓吸而聲復振自宛寓夫春起冬盡之意有一元適合之義焉

嘯

夫自古聲音之清妙幽玄莫加于嘯蓋歌犹待于詩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歌

也待于聲律也嘯則存乎詩歌未立之先鄭樵云浩歌長嘯古人之深趣似犹未知嘯之旨也天地始生人之際人有其心物感之而聲音出焉其時無詩若歌所感以寄其心聲者嘯也篋有嘯旨一冊不知誰作或以爲唐人之書其稱嘯爲東華帝君授王母授南極真人真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嘯父嘯父授務光務光授堯堯授舜舜演之爲琴與禹自後嘯廢蓋神其說也雖未必如然要其所從來遠矣方其始嘯也或感林樹之蕭蕭或感風雨之淒淒或感蟲介之啾啾或感鳳凰之雛雛啾啾或感流

水高山之湯湯峨峨偶效而重習之寢以成聲久之而妙趣興焉有或激之而使起或沉之而使微或噓之而使長或吸之而使反或縱之而使抗或釋之而使續抑揚潛轉若有天遣之妙節則法之所默構而肅之所肇名也若夫成公子安所謂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慘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投或澎湃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洄瀏繚眺而清昶逸氣奮涌續紛交錯列列颺揚啾啾響作則其狀也又曰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遊紛繁驚而激揚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嘯

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亦其法也至乃得道之士恬淡寂寞抱神去想超然大界與物無緣發冲趣于幽深運一氣于玄邑流自然之至音振逸響于天地吻與嘯而俱忘心將景而冥會聞之者若鼓吹数部嘹唳嶺顛理之者官不知其聲之所以致斯至人之玄漠而上士之獨解也

說文云嘯吹聲也鄭玄毛詩箋云蹙口而出聲曰嘯嘯旨云夫氣激于喉中而濁謂之言激于舌而清謂之嘯亦皆嘯之迹也然而嘯之趣可以意得不可以言傳可以神授不可以迹取也彼其精氣內固玉液

傍潤靈神外暢逸韻冥諧五音六律自爲之合非有心于迎音而五音不能違非有意于協律而六律不能適其諸妙法而不法法者耶釋氏所云法法無法斯之謂也至如嘯旨所述十二法一曰外激二曰內激三曰含四曰藏五曰散六曰越七曰大沈八曰小沈九曰足十曰叱十一曰五大十二曰五少嘯時所爲約舌于唇齶上下高低間誠有若然而拘此則泥矣是以嘯爲技也嘯然乎哉

詩歌出而嘯亡詞曲出而歌失晉宋而上犹有嗣響晉宋而下邈焉無聞蓋淫哇之風侈而太音固宜其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三十二 嘯

聲希也嗟乎吾安得起羲皇之人而與箕坐對嘯嘗謂混沌未開兆始生水乃水生必自無形之金而聲則寂巨是天地根蒂本自函聲而存蓋凡聲悉氣也凡氣悉水也今夫一物氣凝則蒸鬱而成水凝其無形金乎若聲而必出之金水則凝極生蕝散也是故天地不氣凝不分變化不氣凝不行唯不分不行則無聲一行分而萬形流萬吹出聲可已乎由斯而言聲者二氣發揚動盪自然之機竅天地人物所自出也是以歌舞用能順人性情和通人之筋骸肌脉故昔者聖皇內脩外理聲教爲重然其道始于教胃

子以歌永律和終于明良同歌是聲爲帝教之始終也故曰聲教訖于四海是以大司成掌教國子以六樂與五禮俱自少習之歌舞融液質氣適之和平必由茲矣觀夫琴瑟鼓之匪澄心定氣則不和聲教之有裨于身心性情可覘也是以武城絃歌夫子莞尔而咲然則聲教歷三代而未改也自後儒而外身心性情求之書冊器數教遂日以爽真顧聲音在人未以頓盡吾觀夫漢晉猶有遺焉何以明之桓溫之入朝其雄威猛烈豈不欲覆地餗天摧山倒海謝安石夷猶入見未揖而詠浩浩洪流溫氣頓平而趣解兵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三

嘯

聲之陶冶人若此哉脫此教亡盡茲何時也賓主未交揖讓未行詎敢詠歌先之覲斯而從古聲教失自陳隋之詞曲始乎詞曲興而情志滯佚其寃卒莫可返故今之樂聲徒以蕩德烏能消吾乖氣逸情而歛之軀殼內乎吾故曰詞曲興而歌亡歌興而嘯失蓋歌雖有聲無形不免清濁高下抑揚之律嘯則無待諸律得無形始生之自然凡天地萬物之不能不有聲者皆其嘯也彼神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伊誰能遏之是故人生一墮地先即有聲聲爲生人本始益信顧此一聲乃又由自而起由自而止人則弗由故吾

論古先聖傳之學之政之執曰明自行自適自而歸果之夫一嘯亦曰反所自始耳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四

三十四

嘯

唐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四 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五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品辨

夫帝之衷降下民曷二哉第既生而爾身各矣爾身一各便殊清濁純駁之氣天且不能齊其未豈况人之自造寧能齊一是以皇王帝伯先聖名賢與夫雜家外道塗殊心異錯雜紛綸能無辨焉其何以昭的重戒率軌歸宗擇二師乎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一 二古

往代甚哉人之未易知也矧乃訛信並傳真偽得失淆于論者之好惡去聲片言任已致夫逝者千載莫白予固辨之要諸至當去聲和以平衷罔敢作好惡焉

人品辨得志統一

歷代君臣

上古

自混沌氏至帝堯可考信者三十三氏

夫自唐虞而上蓋孔子不能詳言之故刪書斷自唐虞以上閤忽莫信惟卦畫耒耜衣裳足信三后至夫鄒子論官則欣然往學其心豈不欲聞上古之事第以其傳說附會未足信故多闕如後世好古之士博

訪廢遺頗言鴻荒之際宜必有所從來抑亦何害于傳疑也

昔傳首出御世為盤古氏又云渾沌氏丹壺記曰混沌氏之時上無復色下無復淵而地理神鑑謂盤古龍首人身不可信至元豐九域志志廣陵有盤古冢述異記又志冢在南海今青縣又志城南十里有盤古墓在河水中有石匣以鐵索維四石柱相傳正德中石匣曾見而錄異記則援成都盤古廟所稱云盤古名三郎夫是時烏知三數又烏知日月甲子而真元賦則附會以為元始應世以一萬八千年為一甲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一 二古

子荊州風土記謂十月之十六日為盤古生辰湘鄉有盤古村顧之會昌則又有盤古山說者皆謂盤古氏顯化之所益以誕妄召公對文王曰天道淨清地德生成人事安寧盤古之宗不可動也豈殷末犹有盤古子孫在乎盧侯切不融正閏五德終始之傳却不言盤古而曰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為之治繼以天皇地皇人皇三氏洞神部則云此所稱三皇者中三皇也厥初有初三皇君予意初三皇君之云亦即渾沌盤古之云云耳昔子貢反於魯以漢陰丈人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他日孔子

又謂子貢曰渾沌之治若予與汝奚足以知之老僇
子曰古者彼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
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之時
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
繫而從也蓋軌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此
渾沌氏之治也皆無復有盤古之云莊生曰未有天
地而有天地可乎然則未有君長而有君長奚疑哉
于以想象其時則渾沌氏之號差近之若論其名則
我不敢盡信按漢儀云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
八十有一姓皆古帝王也太史公云九皇氏沒六十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五

三 上古

四氏興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興予循漢儀所崇祀核
以諸子叅諸稗官小說紀其名氏世次與其行事蓋
從古以來相傳如然亦曰存而不議可爾

渾沌氏肇自厥初即未必其人果號渾沌然其象可
擬而知矣嗣是則為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鉅靈氏
句彊氏譙胡氏涿光氏鉤陣氏黃神氏狌神氏犁靈
氏大騄切氏鬼騄氏奔茲氏泰逢氏冉相氏蓋盈
氏大敦氏雲陽氏巫常氏泰壹氏空桑氏神民氏倚
帝氏次民氏辰放氏蜀山氏逐偃氏渾氏沌氏東戶
氏皇覃氏啟統氏古夷氏凡遽氏狝韋氏有巢氏遂

人氏庸成氏史皇氏栢皇氏中皇氏大庭氏栗陸氏
昆連氏軒轅氏赫蘇氏葛天氏尊盧氏祝誦氏昊英
氏有巢氏朱襄氏陰康氏無懷氏太昊伏羲氏女媧
氏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氏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
氏帝嚳高辛氏

三墳書謂太古生民之始人皆壽男女冬聚夏散食
鳥獸蟲魚草木之實始生三頭謂之合雛紀蓋本易
三男三女而為言也後男女浸多而有五姓五姓之
後而男女衆多分為九頭各有居方號居方氏是時
天下羣居以類相親未知有君長蟬蛭三十五世而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五

四 上古

有巢氏生覺識於天地草木蟲魚鳥獸俾人居巢穴
積鳥獸之肉聚草木之實于是九頭之後咸歸有巢
動止羣羣相聚而專事之天下乃始有君

今三墳雖未可輕信為古然其言古事大歸近之
顏峻始學篇云盤古氏沒天皇氏作水經注天皇出
於崑崙無外之山徐整曆紀天皇制十千支之名以
定歲之所在其歲紀以攝提為首靈積經云天皇以
木紀德體真得一

帝系譜曰地皇出於雄耳龍門之岳以火紀德前史
皆以定三辰分晝夜辨冬至始自地皇不知天皇既

以分千支定歲在矣若彼時三辰未定晝夜未分則何以能分千支冬至未辨則何以能知歲之所始固知定三辰分晝夜辨冬至必天皇時有之地皇或更加詳尔

遁甲開山圖云人皇氏一曰泰皇一姓九人故稱九頭氏又曰九皇氏出於刑馬山提地之國寶積記云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頭者人數也兄弟迭爲君長分理天下路史云三皇即合雒之三姓也在漢皆餽合雒

空桑氏蓋以地爲氏或曰窮桑非也窮桑在西空桑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五 上古

在東歸藏啟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蓋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大家之陵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空桑而于寶因云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故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亦槩指東方之地而言尔于氏遂傳會以爲魯南山穴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爲華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氏春秋及古史攷等書俱言伊尹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地記言空桑南祀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是已所謂窮桑則王子年

拾遺記云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十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離之域

渾氏渾氏路史謂爲渾沌氏之後則六韜以渾沌氏爲在昊英前班固人表至誤列渾沌於伏羲下而應劭遂以爲伏羲之良佐蓋指此渾氏渾氏非厥初渾沌之云也

上古卉服辰放氏時多陰風乃教民擗木茹皮以禦風霜絢髮鬋息暫切覆蓋也首以去霖雨而人從之號曰承皮之民則衣之端兆已茹芙

子思子莊子淮南子皆言東戶氏之世歌樂而無誼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六 上古

哭哀而無聲此其民任天地之自然何思何爲何知何識

亢倉子云几蘧氏之世不治而不亂徇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惟知母不知父鵲居鵲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豪昇風化而已昇兩人共舉也雲俱切又羊茹切

夫自上古至几蘧氏民不知父則烏知君臣憶彼時所謂帝亦未必有君之分由民生莫知所自活天生聖神先物而爲之區處人便之德之于是相與愛戴而事之其所尊事必有德之宜大者有次而輔助大

之區處者隱然已有君相之別矣至其死而人不忍忘又相與愛戴其子則繼世也是蓋有君而無分知有愛戴而不知有勢位君民之分意起于巢燧之間自二氏宰世開利之端濟民之用繁夥人情冀得所欲則歸服之也必誠第欲在爭訟必由之起聖人因爭訟以勅之法于是位分以之尊嚴顧人心以樂得所欲故又惟其法之勅而不敢違而大君之勢遂成尔往牒稱遂皇之政人情交遂于是九頭之後咸歸而其民始知有君然聖人豈有意欲爲之君哉勢則然也羅泌云天下有自然之勢其未至也必至其既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五

七 上古

至也不復良然

外紀言上古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友無舛傷之心舛胡計切後世人民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禽獸有巢氏乃教民構木爲巢而居以避之登巢採蠶採郁每切攀採也墮食鳥獸之肉未有火化飲血噉膈茹茹同虫器木欲絕貌其皮毛未知稼穡捆橡栗以爲食美食稔爭心生民始有剥林木相戰者於是刻木結繩爲政以治之高氏小史言是時木皮未委乃教民擐羽革紩紩直切衣纓領加髀肩以責體而脫木皮未知喪葬則教民厚衣死者

以薪而瘞之晏子曰有巢氏之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蓋肉食之初衣垂之端角戰之胎肇也

燧人氏諸史載殊畧予稽之尸子管子春秋命曆敘遁甲開山記諸書燧人氏觀乾象而察辰心自不周之山遊於日月之都至於南垂有木焉鳥喙其枝則炎舛然火出乃鑕燧別五木以改火教民以灼以炳與焚同以熟臊胙以燔黍捭補買切雨手擊也豚然後人免腥膻腥同之疾人類漸繁羽皮不給則教民煬煬以蘇冬而禦寒又窮火用順天時展出戌納以濟時疾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皆火以爲之紀謂木器液范金合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五

八 上古

土爲釜餽甌甌以成物化物而火之功用洽矣當是時雖出四佐以供臣職明繇攷乎陞級必有辨乎方色成博受乎古諸隕丘錄乎延嬉四職舉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呈瑞龜文放靈於是占建正方指天布疆以齊七政時天下多水教人以漁始注蟲魚鳥獸之名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貲民用饒餘好嗜外迫則情欲蠢動于是有冒禮而忘形以殘其神乃制男女歸娶之年以息其情爲之進止以耻其濫著之世姓以申其別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蓋備物厚養之初命時受姓之始媒妁婚姻之自倫敘彝教之所

曰隆也民之情茲以大遂故又稱之曰遂皇云

莊子載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而子貢問焉子曰善哉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級深故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者不可以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之以遂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已而不得則惑矣遂人之言久矣不得而聞矣今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已矣羅泌曰聖道造端乎夫婦是故遂人之制男女必致其詳然女歸年以二十而男娶乃期三十何也夫元氣之所孕始於子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九 上古

立於巳子者字之始而已者包之始也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於巳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之巳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是而制禮二天兩地自然之數巳女也自己而壬之男十月毓於寅女十月毓於申申爲三陰寅爲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於甲月生於庚日月西東夫婦之象也甲統於寅庚統于申故陰陽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先王制得其時是以人皆迥智而壽及下之世不知乎此動適其時故殘其生賊其性而每至夭折夫燧皇功用偉矣然乃生民情實始開之于此良

以天地間可欲之物各備此時也夫情實既開不有阻止是令生於欲者將復死於欲也故禮法不得不爲之起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乘往古之極開來今之漸夫非乾坤之一大關隘也耶

庸成氏羅泌曰垣墉城郭也蓋城郭所始也

天下既不免爭戰則安可以無城郭既有城郭非甲兵何以守之路史曰世之日僞俗之日澆彼有血氣爭必至鬪鬪不勝必至剝林木林木未利必至造五兵五兵既作古可復乎有甚而已自剝林木而來何日無戰大昊之難去聲七十戰黃帝之難五十二戰少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十 上古

昊之難四十八戰城墉之創雖違古始然於守國慮圖遠矣

軒轅氏見轉風之蓬不已制爲車乘橫木爲軒直木爲轅以尊太上號曰軒轅氏權畸美審通塞伐山取銅以爲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蓋刀貨之所始也

軒轅氏在黃帝先以其始造軒車若黃帝之爲軒轅則其名也非號也

史皇諸小史皆云蒼帝史皇氏名頡而唐之張彥遠作名畫記敘畫之源流則云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奎有芒角下主辭章頡仰觀垂象因儷

烏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至如鳥頭龜文即畫之意蓋書畫之所始也是史皇若為軒轅之臣今諸史云云豈史皇自為軒轅時一國若蜀山氏之在人皇時者耶世本曰史皇作圖黃帝臣也此必以黃帝名軒轅而誤不知前已有軒轅氏也

路史荒史皆以蒼頡為帝次之軒轅前獨張彥遠以為軒轅時臣然彥遠作在二史千年前故予從彥遠次之軒轅後良以書字之造實韻蒙與文物之一開隘厥後幾皇卦黃帝堯舜衣裳神禹疇皆因以起而託之傳蓋萬聖心傳之橐籥苟無書字雖有聖言亦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十一 上古

當其身而斬耳然則誦蒼頡之功當與盤古開天地匹故前史稱頡有睿德生而能書龍顏侈哆四目靈光長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之水上天作命使為百王憲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俯察而創也文字以正君臣父子尊卑之分而天地之蘊盡矣豈小補之云哉

蜀山氏按洛書曰人皇始出繼地皇也兄弟九人分理九州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輔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國則巴蜀其君上世未聞載考華陽國志若其先無所謂蜀山氏路史乃即以爲

蠶蟲魚鳥然黃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子乾荒則皆娶蜀山氏議者又謂蜀險峻原自一區與中土絕蜀固不知天地中復有中國中國亦不知外復有蜀至周安王時始通秦然武王牧誓中已有庸蜀羌髳諸人在諸子史乃不言有蜀山氏則昌意所娶其即今之蜀耶抑別有蜀山氏也

葛天者權天也爰儼旋穹作權象故號葛天其治不言自信不化自行其作樂也八士捉价投足摻尾叩角拊居拜切牛四歲也亂之而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物四曰奮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十一 上古

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塊拊瓦缶武杲鳥羣也從之是謂廣樂樂之端兆此矣故尊盧氏繼之遂聽弇州鳴鳥而作屬續之樂倫類以通神明以諧風移俗易而人民多壽功用浸以洋洋蓋歌樂爲之節適也而其道迄今爲有天下者盛典

祝融氏一名祝融氏祝融氏問政於廣壽子廣壽子曰有道之人貴爲天子而不驕富有四海而不夸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虛爲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觀乎無盡譽流乎無止利而不矜成而不處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

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定性於天是謂無有無有而天下治矣

此問道之始也乃後世神仙之說兆此矣道家混元圖謂廣壽子為老聃化身特此時無仙之名祝融之問蓋為道非為長生也大諦載上古率類道家殆至治無為之世然耳

後有巢氏以上世聖人教民巢居以避猛毒木處顛風生燥顛傷燥歿乃教民編槿而廬緝藿而扉塙切塗也塗茨翳免顛燥之患以革有巢之化亦號有巢氏又曰古皇氏蓋屋廬之所始也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十三 上古

朱襄氏在後有巢氏數世而其時恒風羣陰悶遏陽氣不伸百物散解果木不實于是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謂之來陰之樂都於朱

河南故號朱襄氏又曰子襄氏傳三世朱襄氏沒陰

康氏作都於華原是時水漬不疏陰凝陽悶人既鬱

於內腠理滯詩意切著而多重腿直軀切陰病乃制

舞儀教人引舞以利導其關節是謂大舞蓋樂舞之

所始也出呂氏春秋帝王統錄

無懷氏以道存生以德安形過而不悔當而不愉其民甘食而樂俗安居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

犬之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世用太平鳳皇降龜龍出風雨節寒暑時於是升泰山禪云云云云在山在以祀六地勒石昭垂而天下漸趨於文出管子與六戴禮

夫伏羲神農黃帝之事孔子常言之諸史載已詳者予故不復錄錄逸事

易通卦驗曰羲皇姓風名方牙一曰蒼牙寶積記號春皇帝王世紀號天皇又號皇雄春秋合誠圖云羲皇母華胥蓋居華胥之渚嘗偕叔嫫遊於渚汾巨跡出焉華胥履之意有所動虹且遶焉因孕十有二歲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十四 上古

以十月十四日生帝得亥之應故謂之歲生於仇夷長於起城長九尺有一寸

禮緯含文嘉曰帝繼天出震承歲而王肇修文教為

百王典萬世循用以木紀德木寔麗東故稱太昊得

乎中央別而能全宿而有成故稱伏羲伏者別也羲

者獻也

皇圖要覽言羲皇始化蠶桑為總帛因網罟以建都

市神龍降瑞作龍書以代結繩而文籍著盡地之利

分壤時穀以制國用心不自聖乃師於宛華爰興神

鼎制郊禪升薦於羣祠正姓名通媒妁以重萬民之

儼制儼皮爲禮以示合姓之難使民不瀆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聚銅以爲棘幣外圓法天內方法地以定輕重以通有無察六氣審陰陽而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於是嘗草治疫以制民病而民滋壽因甲錄合五緯建五氣消息禍福以爲之元命潛龍氏迎日推策相斗罡音岡天罡考甲子以命歲時干支配類以綱維乎四象作旋蓋著躔舍而天運協審地勢立九部而民事理於是紀陽氣之初以爲法律起黃鍾以驗符分正爻以配氣置重爻以當日乃作甲曆歲建甲寅日臨寅辰升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五

十五 上古

敷教之臺聽八風而授民始

三墳云甲曆歲起甲寅然則伏羲必以庚寅歲降生矣世以嘗百草爲神農乃孔叢子則云伏羲世紀亦云伏羲制九針以拯天枉蓋始羲皇而神農詳備之羣輔錄云羲皇舉六佐以自策金提王化俗鳥明王建福視默主災惡紀通爲中職仲起司陸陽侯司海六佐職而天地位陰陽得乃體春秋明刑政修兵仗以威懷因龍馬負圖出于河以龍紀官而命朱襄爲飛龍氏造書契吳英爲潛龍氏造甲曆大庭爲居龍氏治屋廬渾沌爲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爲土龍氏治

田里栗陸爲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源又命五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走謂此云朱襄諸氏必諸帝子孫如周人虞賓夏士三恪之倫

始斲桐爲琴繩絲爲絃絃工十有七命之曰離徽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桓桑爲三十六絃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興焉

莊子云伏羲師於鬱華子得道以襲氣母真元賦云伏羲師於廣成子受靈飛六甲八卦鎮方之籙淮南子曰廣成子云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多敗毋視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五

十六 上古

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故不得已而能知彼者未有也伏羲乃黜巧僞之端息澆散之由消知能修太常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覓覓使萬物各復歸根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後世廣成子之教也此與莊子載廣成子對黃帝之言小異走謂此因所聞各殊或以爲黃帝爾氣母即歸根之說至謂八卦亦受之廣成子此仙家授我入彼之談犹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云爾

萬古從師自太昊始聖而學是以其創制特弘開闢以來譬諸作室燧人苟合也羲皇苟完也至黃帝

美矣

女媧者往謀多以為義皇同母女弟少佐義皇禱於神祇而為女媒正姓氏賤婚姻以重萬民之判是為神媒後世以為鼻媒之神稱曰皇母義皇沒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戰滅共工氏而遷之然後四正冀州寧萬民復生號女皇氏始都於東皇山之原繼都於驪山受瑞膺圖承太昊之制襲政主於東方無造革獨禮明堂世本云女媧作簀至鍊石補天斷鼃足立極聚蘆灰止滔水之說諸史皆無獨史記有之走疑媧皇未必女人如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十七 上古

秦祖女防與近日女真女直皆女人耶好奇者因女字之號遂附會於上古莫可稽考之際殆不啻一媧皇然矣史記炎帝母女登為有媧氏女皇甫謐謂有媧氏諸侯國號諸史女登又作安登有媧作有僑豈女媧子孫耶

炎帝神農氏名軌一曰石年父少典氏母有僑氏之女名安登感神於常羊而有娠生神農於烈山石室故號烈山氏烈山者厲山也故又號厲山氏既生九并自出長於姜水故以姜為姓始國於伊繼國於耆故又號曰伊耆氏伊耆氏身長八尺有七寸生三辰

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日於淇山之陽求養民之穀而藝之天乃雨粟誕生嘉穀於是作耒耜教民耕耨以植穀有火瑞故以火紀官而稱炎帝乃悉修火之利范金排貨以濟國用因時變燥呼罪切楚人呼火為燥以抑時疾以炮以燂徐廉切以爲醴酪大埏埴以爲器順天命正氣節審寒暑以平早晚之期以穀為主爰申國禁春夏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萬物不奪人所務而農得以順其時教民桑麻以為布帛相土停居使人知所趨避乃命赤冀為杵曰作鉏耨錢鎛釜鼃并龜民無腥液之患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十八 上古

謂人之生以穀為主又設教重農制為登穀之法雖天毀地凶旱澇並作民免饑饉是以天下號曰皇神農又為政令令民詞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喪祭衣服教化一歸於正林林生人無亂政典民咸從之乃始列屬於國中與民聚貨貿易謹時祀封禪鬼精土鼓以致敬於幽俾神人咸獲其所又命司恆主上正咸巫陽主筮謂始萬物者莫盛乎艮乃重艮為首則所謂連山易也故又號連山氏又作曆紀上元調氣朔端啟閉以三光會於攝提七曜起于天關則所謂太初曆也乃以悉諸九靈老龍吉為師法其高

矩以致於理問壽夭之由於泰壹小子稽太始闕王

冊以赭鞭擊草木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

臣使命儻貸季儻貸季人名理色脉對劑摩砭人病四百

藥三百六十五而方書具迎赤松子爲雨師制請雨

之法每歲陽月率民蜡祭以報歲成民生裕矣乃命

刑天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詠以薦釐采是曰下謀

制雅琴度琤瑟以保太和而閉民欲於是神醴漢嘉

穀苗乃命舁封作穗書以同文命白阜度地紀脉水

道箭木方竹杭潢洋而有無達遂甄四海審地形之

遠近約山川林藪之廣袤而正其制辨方定位經土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五十九上古

分域處賢以便勢相爲倚輔而寄其懷以大馭小國

土聯釋乃畫地爲城池以守省方時觀歲終獻功開

明堂以聽之時補遂二國不供乃伐補遂萬國底定

於是崇郊祀封泰嶽禪云云以行大報之禮提挈形

氣而博抗乎剛柔博朱緣切抗胡官切以手圍物也以敷領天下是

故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厲而不殺法省而

不用南交北幽三危賜谷之民靡不戾止而後世爲

其言者乃謂夫負婦戴以有天下謬亦甚矣以上出

洞神部三墳春秋曆命叙含文嘉尸子書斷及荒史

諸書然相土停居則卜宅之先軌箭木方竹則造舟

之始功經土分域則建侯畫井之啟事省方獻功則

黜幽陟明之初規後世獨以醫農歸首炎帝厥聞無

已隘乎史記言卦義皇但有八而因重亦炎帝也

齊孔稚玄館碑云赤松子亦上世諸侯國不知何始

後徙居襄城神農致爲雨師行弟子之敬

黃帝有熊國君之子也皇甫謐云黃帝本姓公孫以

生于壽丘而長于姬水因以姬爲姓以都軒轅之丘

因以軒轅爲名軒轅嗣國炎帝榆罔失政諸侯叛之

于是蚩尤作難蚩尤亦炎帝之裔好兵喜亂作刀戟

大弩以暴雲天下兼并諸侯榆罔不能制命居少顓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五二十上古

以臨四方蚩尤益肆出泮水登九淖以攻榆罔于空

桑榆罔遜居涿鹿軒轅乃徵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

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軍以示四

方遂禽蚩尤戮于中冀而名其地曰絕轡之野天下

諸侯遂尊軒轅爲天子有土德之瑞故從其色而稱

之曰黃帝既即天子位而有雲瑞因以雲紀百官立

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有二十職以

之共理而視萬民乃使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力牧準

斥斥同鵠治决法韋輔錄有風五聖道級窺紀補闕地

典絡州七佐共承蓋十有五年而天人洽矣于是帝

卷之四十五

主
上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五

卷二

不

青鳥記白澤以除民害乃命沮誦作雪書孔甲爲史以錄言動天下已治猶且卹然神恣形茹作丹書瑞書巾几之銘又命孔甲作戒於盤孟邊豆奩鏡劍履輿席巾杖戶牖弓矛悉著銘以彌縫其闕又爲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太公金匱云金人黃帝所作夙夕念治瞿瞿弗寧是以功高業廣而無通事於是親事法宮觀八極而建五常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時著之王版藏於靈蘭之室演倉殺出靈推賊曹命俞附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命巫彭桐君處方盈切器餌漣潏刺治而人得以盡年命元妃西陵氏勸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三 古

蠶以給郊廟之服祀天圓丘牲玉用蒼祀地方澤牲玉用黃築壇除壇設醪醴制蘭蒲列圭玉而薦之七登之床十絕之帳奏由夾之宮以致之而徬徨乎壽宮出內立五祀作祝嘏升薦有教而山川之典禮著是時神人咸若四海歸化乃慮四海道里之艱川陸阻隔而僻幽之蔽壅也乃命堅亥審道路正里候命共鼓化狐作舟楫以通江海於是令風后畫野分州理小大之國萬命匠營國經營市館以俟朝聘置左右太監以監萬國侯牧交獻觀享有時法紀明矣茹豐違命則刑而放之萬國震服乃遂經土設井立步

制畝以公萬民之田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爲隣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之於州於是民地著而安其法蓋黃帝之化不誘而成不戢也止是以能究至治而德澤流萬世也以上出黃帝內傳元辰經靈樞經太公金匱陸氏通典釋義世編羣輔錄孫本律曆志外紀諸書

井地始自黃帝封建詳於黃帝或曰封建始炎農亨意生民以來理勢宜有是子厚之論得之世多傳黃帝上仙即孔門高弟宰我亦問焉曰昔吾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三 古

聞之榮伊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間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齊獻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說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觀往牒所志載上古帝王制作莫盛於黃帝千萬世而下得觀法焉乃孔子叙書不載黃帝而首唐虞豈

以黃帝習兵戰多雜家之說俱後世帝王悅而學之不能得黃帝之心反求諸伎末故刪之耶抑黃帝未有方策之存如二典三謨者在故不得已而首唐虞也竟莫得而詳其故矣

夫三皇受哉邈乎固莫可稽考即五帝亦未有定說孔子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五帝必以茲定乎及家語荅季康子問則又曰太昊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而不及堯舜大戴禮與宰我論五帝德則又去羲農首黃帝以列高陽高辛堯舜而及禹昔郊子朝魯魯人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五

二十五 上古

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大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其所叙帝亦五乃廟共工其中按諸家傳載共工未爲帝雄伯一方耳名康回髦身朱髮任智自神倣亂天常竊保冀方自謂水德乃以水紀官師虞于湛注樂淫佚其身欲壅防百川隳高湮卑以害天下而女媧戚之豈郊子所稱又有一共工耶

黃帝崩子帝鴻立帝鴻崩曾孫帝魁立孔子求古史

云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而此以爲曾孫莫可考春秋緯云黃帝傳十世

少昊姓紀名質亦云摯黃帝第五子清之子以金紀德色尚白號金天氏逮憲太昊而承西行故稱少昊立五鳩五雉九扈之令調氣律行二十有八宿十二月以爲元而民事定乃作鸞書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風作大淵之樂以諧神人和上下是之謂九淵德廣遠而樂暢達是以遠服而邇不遷出河圖宋均汪春秋內傳書斷字源通禮義纂世紀

尸子云少昊時上天著瑞后土錫苻長庚輝日五色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五

二十六 上古

山金鳴澤銅出

高陽氏姬姓名顓頊黃帝長子昌意之孫乾荒之子乾荒娶蜀山氏感桂光于幽防之宮而生顓頊顓頊淵而有謀疎以知遠年十五佐少昊而封於高陽少昊氏之沒也玄都九黎實亂天德賢鬼而廢人家爲巫史人匱於祀禍災荐臻顓頊乃命重黎典司重獻上天以屬神黎抑下地以屬民絕上下之通規三辰之行使復舊物毋相侵瀆民用安生文龍負圖見於是乃作科斗書制戒盈之器而著復禮之銘師於大欸赤民栢夷父栢亮父淥圖以濟其民而益其聖乃

注新曆以孟春之月爲元歲紀甲寅朔旦乙巳月值
艮維之初而五星會於營室永始離蟄始動鷄始三
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萬物莫不應和是
爲曆宗帝德合天正風乃行爰命鱣先爲倡蜚龍和
之會八龍之音制爲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
效珍於是鑄之爲鐘作五基六經亦作聖切之樂以調
陰陽享上帝號曰承雲因事而憲功文德錫之鍾磬
武德錫之干戈而人知鄉方矣惠浸萌生信沾羽泳
羽泳於是設蕭鬱陳裸鬯羽泳仗萬靈以信順監衆
神以道物馭百氣詔雷電采羽山葛嶧之銅鑄鼎以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二十七 上古

藏天下之神而洞臺之山陰宮之丘悉移安德之石
填焉乃乘結元之輦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至
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
所照莫不祗屬見賈誼新書淮南子陶隱居真誥諸
書

高辛氏姬姓名譽一名遂字曰亡斤黃帝曾孫也生
而神異自言其名曰以名之年十有五而佐高陽氏
受封於辛爲侯國故號高辛氏高辛氏始以日至設
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日月星辰先王偕食配食潔
其祭服備其帷帳陳其圭幣薦之黑繒右社稷而左

宗廟制其谿陵明鬼神而敬祭爲之數薦以重本也
命咸黑典樂爲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聲享上帝以
中瑩命柞卜作鼗鼓琴箎琴巨禁切箎也皆樂器壘虎以及
祥金之鍾沉鳴之磬令人咸抃鳳凰天翟翟山雉也
舞之鼓奏以觀和舞奏以觀禮禮以樂和政是以
成命曰九招咸黑爲頌以歌九招之就羿以善射服
事先王乃命司射賜以素纒彤弓蒿矢羿乃去下地
之百難而徇強惠命天下定而民得安佚乃周聽廣
視以補其明致學於栢昭赤松舟人授書於鍾山而
拜師於牧德發節移教順天思序以道御世秉度成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二十八 上古

紀行星辰遡日月以從天地之常舉星畢曳雲稍春
乘馬而秋登龍黃斧紉衣執中而統天法尚乎一而
政尚乎信故下服度皇道炳煥萬流仰鏡牛馬之牧
不相反地寶天瑞應誠而至及子摯嗣位荒淫不修
善政九年諸侯廢之尊其弟堯爲天子見世紀鴻烈
解

古書載羿以去百難功死得託祀于宗布堯時又有
羿論語有不得其死之羿皆以善射名想非一人論
語必夏帝相之羿也
帝摯以先史並闕略予故詳焉然不敢議也自堯始

而諸史備乃敢議其有或詳之則以前史未詳亦以備一事之闕失云尔

路史曰前世之史患乎略後世之史患乎詳予述遂人而下益詳蓋法之始禮之初政治可則不得不而詳也遂人而上雖復著之有不得而詳者若夫上古之號氏世姓多得之外書與夫封禪之文於儒書無所見雖或有之連蹇其文濛濛其說如風俗通之列僊氏始學篇之卷須氏皆誕繆無執者也又有得以僅存者如氏譜之吉夷氏莊子之冉相氏稀常氏皇覽之巫常氏王潛夫之神民氏子思子之東戶氏亢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元九 上古

倉子之几遽氏風俗通之帝疇氏和菟史見文選太鬼氏鬼鬼氏命曆叙之黃神氏狽神氏辰放氏皇談氏然皆不得攷其上下獨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所自多有諧其號氏者豈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所麗邪以此諦其不誣也故予得以詳擇焉

司馬氏叙人皇後十七氏有五龍中央卷須栗陸驪連赫胥餘皆同諸史曰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但載籍不紀莫知姓名年代所都之處而韓詩以爲自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泰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

二焉首有無懷氏然則無懷以先天皇以後年紀悠邈皇王何昇而告但古書亡矣不可備論可得謂無帝王耶

史記稱春秋所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修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流訖始黃帝訖于周竹書紀年謂黃帝至禹爲世三十亦主三百二十七萬七萬六百之云尔無已太濶若以邵子元會運世終始天地不過一十二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五

三十一 上古

萬九千六百年則自人生寅以至于堯爲時者四爲年四萬三千二百無已太狹以愚臆見釋氏小劫大劫之數或近之

往牒多詳封禪之帝以符七十二家之數無已大鑿又各紀其年壽世次與所都之地所棲之山則何所考信予俱絀焉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古學雖亡諸子史不愈于夷乎然亦必其有開物之功可考信者略次其行事以備前史缺失大諦史皇而前無文字唯沒世不能忘而其時之賢人心識音而口說之尔

卷四十 五終

唐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六

新安唐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品辨得志統一 歷代 唐虞三代

唐虞三代 堯舜 鯀 禹 湯武 文王

伊周 太甲成王 微箕 太王 顧商

辨成王未賜魯天子禮樂 徐鑑王

宣王 左杜

堯舜揖讓千古一往而莫可復彼自顓蒙之風融液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一 唐虞

和洽人心醇乎醇故讓後天下舉服無復違言後世

醇濠朴散智術爲用即順天應人亦數世未定矧揖

讓乎藉第令孔子當時而有天子薦之亦必不敢當

觀其以事殷爲至德謂武未盡善而自處可知

魏文帝既受禪自謂知堯舜所爲此幽囚野死之証

所以不免後世而六朝率由此矣

舜惟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故被袵衣鼓瑟二女果能

若固有之若使窮而知有貧賤不勝戚戚則富貴其

能晏如

予始讀孟子見萬章所問舜事參以太史公舜紀則

謂舜之事父也始終一孝敬而瞽瞍之視舜也則始

終一利勢蓋始而父之威足以加于舜號泣瞽不啻

不爲動念猶欲以己土地私象謀殺舜舜既爲天子

象之封地視瞽更時必數倍瞽瞍至此不但無事殺

舜且爲象封地德舜矣舜復見而夔夔齋慄則安得

不悅而與之一乎此予始而讀孟子史記時議論也

既而讀尚書堯典當羣岳師錫時帝曰予聞如何岳

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則

四岳未錫之先瞽瞍已底豫矣惟在下而能底豫乃

見德之玄而堯猶以二女試之以天下授人其慎如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二 唐虞

此乃知考古當據經爲正母 無子史以也

瞽瞍堯之臣子舜娶自是統于尊不必以無後爲舜

解說恐舜當時亦未必有此意况娶又在底豫允若

後乎不告之說斷誣

聖雖生知何能無學問哉觀孔子志學篇可知王文

成謂瞽瞍與象始欲殺舜亦是舜始者不然象所爲

而教戒象故相拂而至于尤舜以此動心忍性遂絕

責象之念不復見象不是惟見自己不是故能底豫

克諧大禹謨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

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

若蓋指窮能感瞽瞍之頑斷今之達必能感有苗也然觀舜負罪引慝時學問之進於此可覘只以號泣一節亦知舜始者尚未至觀今世前母之子背泣後母聞之無不怒彼以背泣爲怨已詈已也至于負罪引慝齋慄變變斯無迹可問父母與相忘耳當初號泣雖是思已所以不得于親之故然號泣之迹原自可愕此亦舜之粗也

漢高亦一代真主曰大人視季與仲孰若去夔夔齊慄逮矣太公竟亦不敢出一評語而至爲伯求封此可見人情也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六

三 唐虞

禹之治水成功亦未必不曰鯀經營九載之力知九載所以弗成則知所以成矣然以堯方命圯族之言味之鯀必用智人也堯知其方命仍以四岳固請復試後漢鄭興謂是屈己之明曰人之心此固然也要鯀有大才可試尔不然此何等事而輕以九州民命試乎至其績之所爲弗成則以過用其才

鯀九載時計禹亦在其中荀仲豫稱禹十二歲爲司空以爲鯀九載時禹年甚幼不在內殊謬尚書益稷謨載禹之言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是禹初受命治水正當娶塗山時也古者三十乃娶則何云十二歲

而爲司空乎馬融稱禹治十二年而九州平茲十二歲之所由訛也

觀書予乘四載隨山刊木與十有三載乃同之語禹治水始末年歲較然矣不知諸子何故紛紛爭辯則好奇然也吳越春秋謂禹治水七年不得要領齋三月庚子登委宛山發金簡玉字乃得水通之理夫隨山刊木即要領也既以四載得之矣寧豈有七年而不得要領者

禹悲父以治水殛死故雖錫圭登極終身不享天子之奉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夫子稱之謂宜約也不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六

四 唐虞

然身已爲天子矣而復尔尔將並耕食饗殮治而可爲乎

誅鯀孟子與諸傳記皆以爲舜後世或謂堯或謂舜觀尚書則是堯爲天子舜爲相國時故曰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然談者不據尚書乃反據韓非之說曰堯欲傳位于舜共工諫鯀又諫堯不聽而誅共鯀是鯀以忠死非以治水也左傳鄭子產告韓宣子亦云堯殛鯀于羽山

聖人於理所必至時勢所不得不然必先爲之不迨于變彼舜禹之必爲帝朱均之必不堪爲君聖人稔

識之矣假令當時堯不禪舜堯殂天下亦必舍朱而舜之歸此與舜所爲當于人心而謂至公也若子賢乃故不與子而欲與賢以市公則反爲私意堯舜之不與子以子不可與夫有臣而賢尚可與若謂有子而賢反不可與聖道無是聖人豈故非人情者哉子賢與子自是天道至公不必取決于歷年多少且其與賢與子之間要亦自有智鑒宋祖目光義曰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則豈謂德芳等能及之故慨然以天下授光義或謂湯誥惟曰夏王有罪未少暴其罪爲何罪自度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五 唐虞

則曰未知獲戾上下亦又不敢自信以爲已是既黜桀猶不忍殺而且放之放之又即安無復禍梗而湯且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復退處諸侯之位諸侯勸進乃登天子位武王誥誓則直斥受曰獨夫悉暴其罪惡于已則自任以爲一德一心及紂自焚仍出首懸之太白偃然以天下自居殷臣民反覆三世乃定人遂以此爲二聖優劣不知此乃世降使然匪有與於二聖之心何則禹去舜幾何時禹之世已不能如堯舜之世矣今武王之世去湯又六百餘年則人心烏能如湯之世聖人順時以爲天下在堯

舜之世可忘言夏商則不能無言若至武王之世非諄諄其言烏能故曰世降然也或者曰武王殺受以父被囚兄被焚此又不知聖人之甚者夫當受未亡之時武王父兄受臣僕也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則文王事受之心然尔武王敢不善體乃父之心而奸以己心亦決諸天下之心而已天下安之雖有父兄之仇吾無敢舉也天下叛之雖無父兄之仇吾無敢赦也惟天下怨受甚夫是以不得不爲太白之懸或又曰以受罪貫盈武王始着戎衣彼桀惡未甚湯伐之無已太急曰桀惡亦對紂而言未浮耳若以湯時言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六 唐虞

之有桀之惡已是貫盈也

武成載武王代紂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即云商人自相殺亦忠臣視死如歸之義未悉諸侯八百會盟之心矣而汲冢周書猷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九人俘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則牧野之伐不已甚於長平之坑是烏足信八百會盟之侯豈人人純心但彼以會盟之道來聖人不逆其詐

仁人無敵天下亦言其理若是天下既有不仁者其肯不與我敵若曰無敵則桓桓熊熊何爲者而鳴條

牧野可無誓矣商人又何至自相殺且商人之自相殺也誰爲致之只以夷齊扣馬不有太公片言夷齊血亦流漂矣烏可謂自相殺也

孔子豈不至仁齊竟以萊人刼定公孔子亦豈不欲行司馬之法於萊人以衆不可故行之俳優假令當時俳優先萊人出恐未必即加刑以其繼出將來恐無已故不得不加耳

紂殺九侯醢鄂侯文王既不能諍乃竊歎卒以歎賈禍至藉有莘氏美女以出若非孔子斷以至德后世誰不疑焉昔人云乾坤誰執仲尼衡予蓋深有味乎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七

唐虞

其言之也又如微子之歸周箕子之受朝鮮亦惟孔子而後能信之蓋真是之似非與真非之似是匪孔子不能定故微生高之曲而不遇孔子以爲直矣少正卯之亂而不遇孔子以爲才矣臧文仲之竊而不遇孔子以爲智矣由斯言之後世是非可爲定論也哉

予謂文王竊歎亦是退藏未密及入羑里乃覺前非知垂明哲保身之道故惕然自反取易更加研極功乃入于精微不敢少有尤君之心故謂小心翼翼而曰望道未見當竊歎時亦是見紂之非而不然之此

一念不然之心即貳也便屬遷改爲缺漏矣嗟乎人臣可容有一毫不然君上之心哉

文惟念念事殷乃是無貳而與帝合若以天散計出復追美女之非是猶歸非于君歸是于己且涉矯情非人心本體天散始者不告文王而圖君之出文王既出而不復問天散所以出己之故如此乃見上下罔二歸同于各盡也

紂賜文王子熒文王止知君賜拜受而食之敢復他有億逆叅破此關議論便省若于此處加以一愛護之心必求爲聖人諱矣加一疑貳之心必重爲聖人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八

唐虞

誣矣之皆已意已意何能見聖心

後世好誣聖爲欲便已私也如傳記言湯欲伐桀伊尹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將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湯乃謝罪請復入貢職明年又不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曰可矣乃興師言文王砥德修政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於是用崇侯虎言拘文王於羑里文王之臣散宜生輩致賂于紂文王乃得歸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

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文王處岐事紂日至紂喜命稱西伯賜以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此文王之智也如此則湯文何異後世機險傾奪之臣

散宜生閔天輩所爲求出文王後世儒者乃謂文無是事此非知道之至者良以紂爲人唯可利啗難與理爭宜生閔天文王臣也臣急君難_{去聲}宜無不至賂紂之事迹非而心良是文王雖不與謀亦必不以二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九三代

臣之謀爲非或曰如是文王畏死矣嗟乎人臣死而有益于君有利于國則爲之今無罪而死無益于國反以成君過而彰君失文王其然乎

紂以有莘美女出文王足矣乃悅而賜之弓矢斧鉞使爲伯而得專征實天啟之故人心大半歸文王而不疑以其爲伯也既戡黎祖伊奔告而不猜忌以我命之得專征也

西伯之囚崇侯虎之譖也史記載西伯敗耆國

_{耆即}

明年伐邦明年伐崇侯虎以作豐邑自岐下徙豐都詩云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伐崇信矣如此譖西伯恐

未必是崇侯虎若以譖報之是報天子也則文王乃紂跋扈之臣豈曰服事曰止敬且以恒情論之彼昔我譖而今伐之謀亦甚淺矣是挑紂禍也故知譖西伯必非崇侯虎也後人因伐崇而附會之

宋王應麟困學記聞謂黎戡而祖伊恐者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地爲朝歌西境於王畿密近黎亡故武王渡孟津而莫阻注疏于戡黎則云文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嗟乎聖人何心天之所興不期而黎可伐若爲孟津戡耳如文出羨里敢望西伯之命哉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十三代

蘇氏志林謂武王非聖人根據孔子之言反覆引喻使讀者見之較然信武王之非聖也蘇氏豈不自謂智足以知聖人哉走謂知之必其人亦聖爾如顏淵之仁唯孔子能知之子路則疑矣武王時才美無如周公使王而私有一之未化彌留之際冲人何依可忌宜無如公矣乃武王之忌也而以天下任之此公心也聖豈有異于人哉亦惟是至公之心罔所勉強而已然則武王之公非周公不能成周公之聖非武王不能知公不易知而王可易知乎若曰不迨堯舜則夫子善美之論詳矣奚待後世而定也孟子曰

堯舜性之湯武身之蓋謂王身即道也觀身之即道而化之之實可知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野傳說之築于岩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人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我而已我未明不爲往迹之桎梏即爲己意之繚繞以故所由便與時勢人情乖

宋儒謂伊尹爲兩截人非也如以爲兩截則周公始之愛兄是一截卒之殺兄亦又一截耶不知道無兩截方尹之樂道而忘天下也天地之專翕也既而伐夏救民之說也天地之直闢也如太極動生陽靜生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十一

三代

陰動靜誠殊真機原自不斷豈得截之爲兩至夫兄弟之式相好則天性也周公乃有兄之不得不誅政如春夏本以生長萬物乃於中有乾旱槁死有暴風雨摧折雷霆搏擊而死者則物之自遇匪天本意天之生長本意固未變也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不爲是虛其心無願外之想如孔子舍則藏不爲也復何心于用則行有爲也又奚心于藏方尹之耕于莘野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本無望聘之心其心空空以故應聘而出天下興亡治亂具在目中復何大軛

大卻之難解哉一介不取與政是明其胷中去疵累盡耳

天下惟無心乃能妙應若一念之着於物即一介之係於心夫惟一介不容故先覺惟一介不失故盡覺天下若徒以取與競一介此匹夫節耳

以伊尹處太甲則成王不逮太甲遠甚太甲爲尹放絕怨尹之心及辟復絕疑尹之念非知深信篤能若然哉周公之事成王也纂纂冲人几几亦曷敢少忘舉足之外成王猶以人言疑之居東之歲何異繫卵非夫上天示變事未可知也嗚呼公若始而有尹之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十一

三代

桐放復辟其壑粉矣

周公始者英氣亦未斂盡今考尚書成王時書十而首稱周公者七稱王來者二稱王曰一而已聖人固罔所事避嫌爲也迹無乃太自任乎故來孳叔之譏公與有責也至居東而以易洗心始乃退藏于密此見聖人遇蹇便反求然少加厲亦便與人相千萬不尔易爰辭何以皆危不少滲耶

象害止舜一身故舜不能徇一身以廢天下之公而封之管蔡害及天下故周公不能棄天下以任一己之私而誅之

古人作事雖不能違時勢顧其用心非後世能及如
成王卜居成周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
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
卜居曲阜命龜曰作邑於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
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
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何
孟春謂此爲古人不欲私土地於其子孫走則謂此
正欲使其子孫戰戰兢兢以長保有此土地也夫欲
其保有土地而先爲危言以惧之茲古人所以爲古
之人耳降此則異于是矣故孫叔敖將死而戒其子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十三 三代

曰我死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
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
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後十世不絕
斯則迹廉心謫然其心犹異乎今之爲子孫者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關朗解與諸史異曰周以木德
王天下木生數三成數八故爲八百二十其後世餘
三十七年餘八百六十則先王之功桓文之力也又
云金生四成九夏以金德王垂四百餘年水生一成
六殷以水德王垂六百餘年餘者以德厚致然無德
則數爲短促以此明道有二端亦足示勸二端皆天

理固然非因事而遷就其說者譬如貨財人生所不
能無也因其不能無而公之則以濟衆因其不能無
而私之則以剝民濟衆則得衆而爲福剝民則散民
而爲禍矣婦女人人生所不能無也因其不能無而好
合則以宜後因其不能無而貪婪則以宜淫宜後則
刑家而爲福宣淫則傾國而爲禍矣故曰禍福惟人
所召有國家者誠不可自恃以爲得天有明徵而謂
可以安享其成而無戒也詩曰畏天之威予時保之
茲周之所爲得數而有常者歟

呂氏春秋載紂之母生微子又生仲衍斯時尚爲妾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十四 三代

已而爲妻生紂帝王世紀曰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
子長曰微子啟中曰微中衍小曰受其庶妃生箕子
年次啟皆賢初帝乙以啟賢且長欲立啟爲太子太
史以其母爲妾時生啟爲妻時生受乃據法而爭曰
有妻之子不可以立妾之子于是帝乙乃立辛受爲
太子史記則與呂覽世紀異曰帝乙長子啟啟母賤
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爲嗣書微子命曰猷殷
王元子啟既元子不得立則爲庶長可知而妻與妾
必二人也豈有一人先賤後貴而不得稱嫡者哉大
紀論云帝乙泥于立嫡而不知受之足以亡天下蓋

亦以啟爲庶長也世紀蓋採呂覽第不知呂覽何據
公都子在呂覽前二百餘年乃曰以紂爲兄之子而
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則以微子爲紂諸父與書微子
之命不合乃孟子不以爲非意當時已紛紛無從考
矣

嘗疑殷紂既翦武庚未叛若爲存宗祀則先有微子
後有武庚不待箕子而存明矣箕子既不能死又受
其封竟不知其受封之心爲何孔子乃槩三子而仁
之莫曉其意一日讀孟子見仲尼不爲己甚則喟然
嘆曰夫所謂仁者非以其恰當人已之心而憤厲畏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六 十五 三代

避之私靡所與焉者乎良以天下惟人已而不相能
也始乃各行其志耳若人而能我之處則我何爲去聲
而不能處人之處設武王殪紂首釋箕子囚乃欲逼
而臣服之則其施不合我心此我當死時也今既不
強我臣服之見又不我召乃自枉訪而師我又離中
國航海以外而居我若令我自爲一家一國而不屬
彼版圖者此王處我當矣王不失處則箕可以自處
故生有不必死封有不必辭若不顧王所以處我者
何如而必死則已甚而反不當不合此惟悻悻之丈
夫磴磴之小人爲之聖人曷居焉

桓公之于管仲也仲檻車將至則迎于郊既釋囚則
尊爲仲父而舉國授之不屈以爲臣公處仲自盡善
也故仲亦得以不死自處夫子之不以死責仲此也
以此知聖人之行去聲苟可無死自不須必死之爲
或謂箕子憫洪範至己之身而不傳也故不死以傳
洪範誠如是將武王處不以道亦忍死耶是比德也
彝倫何在範之實去矣後世藉此之名如馮道危素
之徒爲之

文丞相死社稷顏杲卿罵賊而死君子以爲成仁者
緣當時祿山欲官杲卿逼令助已反元王欲相天祥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六 十六 三代

逼令臣事我故不得不死不然而黃冠故鄉蕭然人
外若龔勝梅福仁何嘗不存也第武王之當千載莫
可再遭君子亦寧以顏文之不可而學箕子耳
傳稱太王實始剪商方司徒定之曰太王翦商後人
述周之所由興云爾若謂太王而萌此心方其爲狄
人侵乃曰二三子何患無君竟不忍以爭地之故害
民於狄不爭而爭於商乎方是時自保不遑何云曰
疆大乎蓋周興由太王爲善得天而傳位季歷以及
昌故曰實始翦商假令昌早沒紂亦早死微箕共輔
武庚豈有武王之師哉武王且不可知况文王太王

乎至知昌之有聖德而欲立之亦父母之心也方是時紂尚未立太王能逆知商有必亡之君哉難者曰固也然孔子于泰伯不曰以國讓曰天下何也曰此亦自周得天下之後言之耳之人也天下豈足以動其中哉亦犹孟子贊尹曰祿之天下弗顧也又孟子莫母而厚亦曰不以天下儉其親不猶曰以天下厚乎如曰即夷齊扣馬之心伯雖聖能逆知後三世有武王而先以讓寓諫于父哉又不通之論矣

傳載魯用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楊用修則病其考究之未精曰魯之僭天子禮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十七 三代

樂魯之末造非成王伯禽之爲也走請以孔子之言論之子入太廟每事問曰是禮也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蓋微言見義而又恐時人之不喻禮意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既躍如在眼矣而又慮後之未喻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孰有著明深切若斯言者乎而春秋魯頌復直紀其事

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僖公也魯頌閔宮之三章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王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美僖公以郊祀之事美以創見也若出成王之命則郊禘已歷數世國人習見之矣何獨以美僖也孔子於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爲不書夫史以載事而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言之穀梁未言之公羊與國語未言之公羊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若郊賜果出天子則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十八 三代

何以言魯非禮哉隱公嘗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若八佾果賜於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則莊公之世亦未有郊也臯鼬之盟襄弘欲先蔡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至悉使魯而有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宜藉口以張魯而何乃無片詞以及之昭公聞子

家駒之言曰吾何僭矣哉駒曰設而觀乘大路朱干
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由
斯言之魯僭寧但郊禘而已哉周公閱來聘魯饗有
昌歆形鹽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
弓而曰其敢干大禮唯魯僭未久故有識者皆疑怪
遜謝而魯人曾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益知
其非成王賜也載考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
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蓋未允也夫以襄
王之出而入尚不許晉文公請隧以平王之弱而遷
猶不允魯惠公請郊成王之賢十倍襄平襄平斬之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十九 三代

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惠未敢輕用而謂伯禽受之
可乎若已賜矣受矣魯惠又何復請或曰子言是矣
然明堂位有此言祭統有此言魯頌之傳有此言豈
皆謬耶曰漢儒無遠識以明堂位入禮經而祭統之
說因之故祭統之謬駢明堂之枝指也頌傳之謬承
明堂之餘竅也且明堂位之言亦自相反既曰成王
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又曰成王康王
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既賜康不應復
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鞠而見肺肝也蓋自王
澤竭而處士之議麻沸如謂舜臣堯矣而因之則謂

囚堯謂尹割烹要湯矣而因之則謂大甲殺尹王癰
疽瘠環矣而甚之則謂南遊交辭漂女厚誣聖以便
已私何言不至幸而有孟軻氏辯之子順辯之成王
伯禽之事不幸不得明者之辯耳鮮經者不察而信
傳去聲使成王伯禽卒被此名按魯僭用亦與天子殺
去聲或其心全用未安耳詳載禮記說中

徐偃王事按博物志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
棄之水濱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蜋成兒生時正偃
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去聲而仁智襲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二十 三代

君徐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又
葬之徐界中既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
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
徐偃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
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聞言其民
爲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
萬數後遂名山爲徐山云史記與此小異言穆王既
立徐夷作亂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
偪分命東方諸侯徐子王之徐子麇姓地方五百里
行仁義得朱弓矢自以爲天瑞乃稱偃王陸地而朝

者三十六國王正西巡狩樂而忘反國徐子偕號乃命造父爲御而歸以救偃王之亂命楚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鬪乃北走彭城百姓隨之以萬數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尸子曰徐偃王好怪汲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于庭觀此則徐偃非真能行仁義者殆响喻煦孺徇情曲意內懷獮詐外託神姦以鼓動其民而愚貳之兼以其時穆天子巡遊無度國亂民疲偃乘此時而以姑息之政寬之故于得民易爲力也仁義豈借神怪又烏藉夫天瑞陳勝首事設丹書以置魚腹潛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二十一 三代

篝火以託狐鳴民乃信而從此小奸雄智術然耳如漢高武唐太宗宋太祖諸大英雄便不屑此然則偃蓋以柔爲詐者至夫敗亡乃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此與項羽引天亡我之言何殊哉千古乃以仁義與之且仁義亦豈不明武備者哉偃他行事皆無可考

周宣王規模自是千古伯君嚆矢去三代盛王氣象遠矣至拒人言以自用不量民力而輕用之則伯者有不然中興蓋二三賢臣之力爲多

左儒死杜伯即魏其不令仲儒獨死嬰獨生之意此

任俠之萌芽也及程嬰刎身下報宣孟公孫杵曰而風寢以長矣至于子胥之漁父沉舟浣女殞身則以人之不能知我而捐生以殉名若夫要離燔妻子于闔閭北郭騷刎頸于晏嬰則以人之能知我而喪我以濟彼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六

二十一 三代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六 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七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品辨得志統三 歷代 東周 秦

東周 平王

叔向 季札

趙武

申生

衛伋壽

申包胥

樂毅

蘭相如

豫讓

石奢

申商與任俠

聶政

荆卿

要離

魏無忌 齊王建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七

一 東周

東周遷而王風移卒難反之初矣代雖同為周道則周已喪矣故稱東以明周道之隆艮以王隆而伯時實為之不得不為周判也

周之不振蘇子瞻以為東遷失計非也夫申之召犬戎伐王為宜曰召也則犬戎殺王謂非宜曰殺之可乎殺父之子立以為君而遷造自是不振天下雖未有不與宜曰之迹必有不與宜曰之心收日陵夷曷貳乎

先儒謂管仲得君不勉以王為器之小溫公非之謂周天子存管仲以王道勉桓公是教之篡又非也夫

王道何分天子諸侯哉如必天子而後乃有王道則諸侯又何道焉夫王道純心而已純心者真心也上自天子諸侯下迄公卿大夫心匪有二管仲不知格君之心而教令假之故以為伯尔溫公又云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治天下是求大器於禮樂也禮樂在所用之即伯者何嘗不用禮樂緣禮樂以飾假假此露彼戚戚然唯惧人知茲其為器之小也

春秋諸賢往往於一言動間辨廢興存亡之故如執契券匪有纖綿術教一自大倫大法揆之至身之喻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七

二 東周

為動靜語語必稱先聖先王若纖毫罔敢踰越者且無論平居好會即臨戎殪敵亦罔敢弗準諸禮即有大利而弗協于禮義必舍之去即有大禍害而當于禮義必不敢逃死此其人寧溺之乎學哉然乃謂之伯則謂其心有為_去為之有為之心是假心也至七國而直任變詐公然不復顧禮義矣

夫當臨陣殺人而云有禮此何時也非涵濡有日烏能要實古昔未溺之風難與後世論也_{論平}

昔穆叔與范宣子論不朽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

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按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蓬蠱有毒而况國乎夫穆叔謂臧文仲之言立然此其言也比之聖學曾何云異而夫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七

三一 東周

子乃以爲不智何哉味此王伯之所爲判微矣

文仲而山節藻梲于居蔡是以爲禍福心敬而過之與敬而遠之之智頭地分矣是惑也非敬也夫子以其人歿言立懼世不察并所惑而效之以爲敬故以不智明之

夫子曰何爲其智爲者鑒也與有爲神農之爲同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夫文子知以敬爲承天之命見亦卓矣至其從晉則以其大臣睦而邇于魯與諸侯聽之又以其爲

吾族而庶幾其孚我則致敬之心固有爲去聲也歸與文仲一而已

子產曰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夫子產釋令名以帝臨無貳則名非名也實也名之所爲令也與爲去聲名之名異矣故詩贊令聞而綴之以不已惟不已而無貳乃見其曰恕思以明德則因釋詩義而又示以載行之方與夫子能近取譬之旨一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七

四一 東周

也此子產實功夫子以兄事之及告子太叔問政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此即虞書念茲在茲釋茲在茲之旨子產所爲明於治也

朱子謂子產于伯有子皙撓他時治他不得便含糊過此豈含糊爲強宗難動伺欲得其隙耳不得其隙心亟輕舉此速敗也至于子皙病子產便一刻不肯含糊過其克濟政以始能含糊機不先洩耳宋儒執已見不觀時審勢未免心涉喜事以故其動爲多得青才必用之善乃見實范蠡才實故三徙皆成名用善

故三去皆免禍

人之養深與未深于臨難時見叔向以叔虎故囚人謂叔向子離難其爲不智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智也其詞氣從容以和茲之襟抱容可易望

叔向蒙難以樂王鮒之嬖寵願爲請而弗許之知祁大夫之必爲請而不私之夫非行法俟命之君子者耶祁大夫稱之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卓哉夫惟不倦也是以過鮮

叔向稱祁大夫爲覺者至實其所爲覺曰外舉不棄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七

五一 東周

譬內舉不失親謂公而不私也夫唯不私是以能覺此叔向見之卓也

以季札不受國爲沽讓名此淺之乎觀札也札之知明識遠迥邁時賢以下視殉名烈士何云天壤豈卑卑爲釣聞去聲譽者意其時必覘知天意不在已知闔廬必弑奪假令札受專諸匕首未必不交於札勾觀札聘歷諸侯料國料人明炳幾先達禮樂之情通天人之故豈其暗於行已好爲名高乃致辭國以生亂哉夫子書吳使札來聘而不稱公子吳淵隸云吳子始通中國其禮未備如楚椒秦術之類書名或是耳

胡安國以爲貶公穀以爲褒皆非也若夫子貶札則札爲不足觀矣何葬子羸博夫子乃不遠道路往觀耶札死夫子又爲札題墓辭旨與題比干墓同既曰嗚呼又係之吳又稱季子非死哀生慕然哉此可以窺春秋之非貶矣

鄭尚書曉曰泰伯伯夷季札皆讓國季札固不及伯夷然取其節若以宗社論札雖不讓可也泰伯則又非伯夷能及伯夷直欲伸已志前後事都不粘帶季札尚顧其國觀札之觀周樂年九十餘尚將兵救陳其識略豈易及者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本是褒詞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七

六一 東周

稱吳子稱使稱來聘語意自見其稱名者禮使大國以卿大夫無職而使曰攝札非有職者以賢故攝凡使於上國者卿大夫則書公子公孫否書名蓋非世官稱公子公孫即官矣此言非也如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公子遂如楚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同非公子書乎如公孫歸父如晉叔孫舍至自晉非公孫書乎而鄭又云札本吳泰伯仲雍後吳以讓建邦亦以讓喪邦此言又非也喪邦自由夫差沉酒信讒與札奚與大諦論古人須先精史學稽札聘魯蓋在未讓國三十年前事夫子安得預以讓國而貶之

李子救陳之役後之人疑之曰當其時季子年且耄矣安得猶任將帥遂徵公羊傳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之文而謂左氏浮誇不足信夫救陳却楚厥事偉矣元帥之名誰能掩之吳師出則陳知吳之底我者將某也楚知吳之扼我者將某也自姑蘇以歷上國則江漢諸邦皆知之而謂左氏無實錄可乎然季子以耄期而不辭將兵以其時國無可用之將不得不爲吳出耳所云終身不入吳國者何也曰去之延陵延陵吳地也邑之州來州來亦吳滅而有也故曰延州來季子救陳夫命之聘而聘命之將而將豈恕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七

七 東周

然於宗國者其曰不入吳國特不入吳國之都云耳或以夫差將亡札不諫疑其忘情宗國曰非也夫差亡在札歿之後據史計壽夢死至于夫差之立已七十年夫差在位二十三年又烏有札也趙武聽鄭七子歌于垂隴以料成敗依希與吳札聽樂齊解至當裏甲之變而神閑氣定又能以咲談消之此其人寧獨質美而已哉予以爲智明養深庶幾默成不言乃能之彼其時聖骨未朽師友學問所從來良與後世異非徒泛泛事物之間以故意氣靡所乘視赤霄白刃能以理勝也後儒末由索瘢乃以

君多內寵譏不已迂乎夫姬寵之際亦看妨政與未藉第令魯公受女樂而勤政夫子豈必欲去觀孔子不以桓公內嬖爲仲譏而武可知已

申生之死當時以爲恭世子即橫渠亦以恭許之近世論者亦謂宜死以被惡名無所逃也走謂事至此只合受賜死耳所未滿者當惡命未及曲沃初城時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泰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此爲最高而太子弗從及與里克言而迹著矣犹乃遷延顧望所以卒及于禍夫君父有此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七

八 東周

心既明言之而不去勢必殺之乃已此易知也太子既不能決之里克謝病之日徒以身殉逆命成父之惡謂一事之恭可耳未盡善也使世子智能先父之意及迹未著借他事以去則外無可指之閒內已欽承至意此恭之至也吳泰伯是已申生之恭恭但以迹而心終未愜豈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者哉獻公初意不過欲得太子位以與奚齊而已其告里克曰寡人有子未知誰子當立是時申生爲太子矣而曰未知誰立則欲與奚齊之旨已明言矣克退以告申生申生喻此託而去之他邦姬之讒喙不梃自

止也何至有新城之命哉申生忍於伏劍實不欲彰父過也不知不死而父過無迹死而過乃彰耳如曰舅不逃死則舜先與廩灰并泥同厝身矣而乃不然豈其怯哉昔曾子有爲不中去聲蒙援木而瀕于死孔子謂門人曰參來弗納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觀斯而子之事父其不以殺身成孝已知之矣而執硜硜之小節經已即頸猶惓惓慮父之老以屬狐突謂之曰恭其又奚慚然知恭而不知變則子有未滿焉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七

九一東周

申生有季札之心而無其才故以死讓事不足術志乃足悲及惠公而改葬之臭犹達外豈世子之心亦有恨歟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就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讀之堪爲墮淚

予所竅悲者衛太子伋以妻蒙奔敗讒見惡去聲而父欲殺之伋不忍逆父之命秉白旄以赴死其異母弟壽不忍兄之無罪爭先代之卒與俱斃此何減于申生及宣公既歿朔繼滅亡國人憐伋若壽欲立其後則壽無子伋子又先亡足流涕也嗟乎孰云天道祐善伋壽乃尔

朔宣公中子

申包胥既復楚而逃賞其人有足多者太史公傳去聲伍員而不爲包胥立傳謂非其一缺歟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請哀公討之洪邁容齋一筆曰說者謂此舉使魯君從之孔子其使于周請命天子正名其罪乎予以爲魯之不能伐齊三子之不欲伐齊周之不能討齊通國知之矣孔子爲此舉豈真欲以魯之半力敵之哉蓋是時三子無君與陳氏等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必察三臣之擅國思有以制之使三子者警必將曰使吾三臣者亦如陳成所爲彼齊晉大國豈無討其人乎此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七

十一東周

聖人之深旨也而惜魯之君臣皆不足以知之後二年孔子卒又十一年哀公竟偏於三子而孫音遜於越比簡公僅全軀爾

太初樂毅論云伊尹放大甲而不疑大甲受放而不花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之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業定矣茲言亦幾于道蘭相如完璧歸趙蘇子由以相如非戰國士楊中立謂不合與秦爭宜如古人事大之禮以璧與秦二論皆非也夫相如信奇偉謂爲戰國巨擘可耳試看春

秋間人有如相如者乎微言奇中不越雍容揖讓間而危難去聲已解何待濺血固知相如弗及也若謂璧宜與秦此則所謂修家子雪老不曉事者尔蓋秦乃虎狼之國棄禮義而莫顧唯強敢之人唐突抵忤庶或少撓其威若以禮事之正如梁肉投餒虎肉已盡虎終不以感吾之投而止如後來六國爭割地事秦此政盡事大之禮者何秦師曾不少貸耶君子于事貴看彼時事勢何能拘執古語使入秦秦不與地相如逕以璧與之秦必不德趙反謂趙畏必來求地不與必興師而禍反速只爲一璧難得之故後來數十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七

十一 東周

平但以爲戰國巨擘

孟子事大之說當時只緣滕國小勢微轄齊楚二大國間欲存則存欲亡則亡不遺餘力趙雖不及秦猶

是敵國秦即欲滅趙一時慮難措手趙亦足自保全故不宜失志喪氣失則秦以爲弱所以孟子告滕不出事大守死二說即行并田亦止云爲王者師於齊梁便說王天下若中立所云是美王天下之名便以齊梁之事望滕信事大守死之是便以滕文之禮責宣惠匪唯無當於用聞者且大咲之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七

十一 東周

氣齊曷懼焉以斯知夫子而與秦會相如之徒必在所備用者故瞰亡拜貨走以爲夫子妙用

世皆傳計然爲范蠡師則然之爲人出范上矣何史藉乃遺之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顏師古曰蔡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桑心計于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洪容齋一筆曰予按唐正元中馬總所

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駟注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術于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爲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七

十三 東周

一切以老子爲宗無范蠡謀議之事

毛遂云公等錄錄今作碌碌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孫愐唐韻引此句作碌碌王弼別本作碌碌蕭何贊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犹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莊子漁父碌碌而受變于俗七字之義一也

豫讓自言爲此以愧天下人臣之懷二心者不知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智氏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只此已是二心矣

楚昭王使石奢爲理道有殺人者奢追之則父也還

返於庭曰殺人者臣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而死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韓嬰作詩外傳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自予觀之不可以爲貞也直也所謂非貞之貞非直之直也以所處太過不當于天理人心之中奢斯時只應與父俱亡尔亡則非士師又見已有罪既可存君法又不揚父以殺人之名所謂直在其中者乎

三代以後能稍自見於世苟其人非申商必任俠之爲矣要亦聖人器使所不去者正其心術則皆吾徒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七

十四 東周

竊嘗深惟其本於吾道差毫末尔蓋吾道以不忍心行刑名之間申商則以刑名濟殘忍之心如四凶少正邪皆所與共事日久者而一朝戮之弗貸管蔡同胞兄弟同日盡正之法事若刑名心則出于所不得已聖人亦何嘗不刑名哉

聖賢集義以生浩然之氣若任俠與刺客則以其感槩不平之氣激爲義如魯朱家之脫季布則依希聖人諷諫聶政始焉不受仲子金既焉殺仇不必仲子知卒焉刳皮覆面名亦不欲聞則依希聖人幾事之密足與不徇利不居功不沽名者同科特所主在氣

所任用亦氣但顧我一念感彼知已即以死赴之不復計我爲之當理與否此與吾道別耳

吾道義正爲義任狹義似而非以太過也

後世好奇往往未循其本論刺客則多荆卿而走獨

以聶政爲難能夫專精一氣定志凝心作事之本也

荆卿將爲燕太子用大作於秦其事萬死未必能得

一生而受異物美女車騎欲何爲者如事幸成而不

死何論此物假令無成身無處所矣車騎美女惡平

所用爲予意荆卿始念亦自分必死聊且受之以慰

生平此兒女子態也不知此念一不忍便刺刺脉脉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七

十五 東周

曳曳搖搖致精移神散不專不一遂思劫秦王而生

報太子是既欲得生又欲得名得功又欲還得美女

異物與車騎世間寧得有此宜無成也如聶氏更無

他腸以故卒成仲子之謀

琴女歌叙荆軻刺秦王右手執匕首左手把其袖秦

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奏曲云羅縠單衣可掣而

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援王從其

計軻不辭琴故及於難

太史公謂聶政不以娣故必絕險千里以著其名此

非知政者絕險著名是荆軻心事太史公政墮此不

知含弘用爲光大故以絕險少政也

要離爲吳王刺公子慶忌而欲以便事也乃令王燔

妻子而揚其灰既刺太子王願與分國也則自以不

仁不義不可以生而伏劍死彼美女車騎異物能復

動之

天地間成事多由凝定沉重之人只觀荆卿與高漸

離醉歌擊筑燕市時或大笑或大哭便涉淺露唯秦

舞陽入秦庭失色卿能以緩咲鎮之既事不諧手足

已廢犹倚柱箕踞嬉咲而道非氣一不能卿之足述

惟此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七

十六 東周

荆卿既敗燕王立斬丹頭獻秦此最失策也燕事至

此秦無復且置理只宜父子竭力拒秦幸而師却少

延歲月不則父子背城戰死爾秦何等國即無荆卿

事且不令燕歲月乃速殺太子以求緩師真愚人也

秦此時何時卿乃有面劫秦王生報太子之言然乎

卿亦人傑也愚豈至此哉必慨已事不成託以掩技

術之疎見非不能刺殺秦王爾

申商荆聶在彼時則奸雄在今日則求其人而不可

得見

申商之術朝行即效夕見忍故也忍則人畏是故其

得效也速然惟速也以故人亡則已

冉有不逢鳴鼓則申商也子路不解佩假則荆聶也子貢不與無言則蘇張也與音預

公子無忌晚見王忌心遂絕口天下事擁瑤姬與客飲酒而已斯豈可以輕議之哉厥後郭汾陽之窮極奢欲曹樞密之欣慰多錢則公子其先旌乎

六國割地只堪歲月久延湏合從惟齊真愚人之心也方秦傾國伐楚齊肯乘虛攻秦秦必釋楚楚釋則齊可復延數歲計不出此而松栢于嗟其誰怨

秦呂不韋

趙高

李斯焚坑

始皇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七

十七一秦

上之唐虞三代下之漢唐宋中間生一強秦分明今古一限界前規迄此掃滅無遺而突然更自創制天下後世疇不訾暴烈竟復踵而用之何也良自古道既違天下罔匪尊大誇侈詐謀權利較鑠當時之心故尊君卑臣則君之私愜剝民奉君則臣之私便稱皇帝則名美置郡縣則柄專王道雖美然不便於已私後世利其便而忘其酷見其不便故口說而謙讓于未遑矧殷周寬仁紆緩而秦人富強立效故曰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百年以成帝王乎嗟乎茲王道所為不復尚于世云

周世積德秦世積暴

後世言論大儒倡小儒和大儒是之即不復審是中之非大儒非之即不復審非中之是如師公旦則禮出老子勿問矣法宣尼則言自陽貨皆棄矣彼秦者固今古所共惡去聲然必惡而知美乃公論也走竊有鄙議以為秦人之心非而秦人之制未盡非也故制有可歷諸萬世而心不可少延歲月者是在曠觀之士察之矣

秦如罷侯置守等事後雖有聖人興不能易也蓋其時之勢不得不然後世而欲置侯只紛紛為爭鬪階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七

十八一秦

耳子厚子瞻論若有激至其揚權今古機宜剖陳利害多寡良自識時務之俊傑匪是古非今之陋儒所能喻也事取適時斯泥古之為拘矣故法有可行後世則何惡去聲乎其法之出于秦秦殘忍自商君雖積禍日久然始皇而更甚之使始皇之立也內養其民外圖諸國諸國一平立反前略而寬仁緩之即不深厚自可免于二世秦人竭力用謀日闢而吞六國呂不韋不動聲色坐而謀秦秦已入呂乃六國尚未入秦秦兩君早世其誰促之呂不韋促而登其子也然亦不動聲色殺二

君於指掌間不啻蚊蚋自昔權奸竊國未有巧而秘密至極若不肅者及子政已登六國已吞功成事定乃不能忍而露此機彼秦政之暴烈其能甘之勢不能親理必殺之尔如此大事安可露而少試此不常之大拙也

以遷太后諫死二十七人乃茅雋猶諫良是其心有自不能已者不可非也而儒者議其有取珠驪龍項下之心過矣

李斯始見說始皇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隙而遂忍之此一語蓋斯學之本實以陰中始皇而快其意然茲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七

十九秦

語可以成可以敗其興秦亡秦取相封侯族夷腰斬率由此矣

秦所坑如盧生等皆橫議之處士孟子極其禍以爲獸食人而人相食假令孟氏而柄生殺能脫盧生等哉尔時如伏生四皓魯兩生皆儒也何以不蒙坑則諸被坑必非兩生四皓之倫可知矣王制析言破道言僞而辨學非而博殺此等輩紛紛異議著書亂天下書安得不焚也但不合當時并古先聖賢經傳緊投烈燄尔然其焚焚藏之黔首家者其在藏士官者未焚也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以是知秦未盡焚焚盡乃楚人之炬豈天厭多言不欲以遺後世故再燎之楚耶其所坑史載合四百六十人皆侯生盧生之徒而後世乃傳以爲儒豈緣扶蘇諸生誦法孔子之言而謬謂儒耶今侯生盧生獻論具在曾何有一語孔子哉想當時不坑此輩則異議紛輪黔黎爲之扇惑秦制不能定于一不得不去之特宜先禁戒之奈何不戒而果于坑也

可坑定非真儒真儒自不取坑

古文奇字云秦始皇密令人種瓜於驪山砌谷中溫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七

二十一秦

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儒生皆至方相難決因發機從上填以土皆壓死

管子顯學篇云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昔是其言宣布之而官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莊子曰擢亂六律鑠絕竽琴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

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創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揚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由茲二言斯之焚坑自管莊也大諦君子憤世立言激則將以除世之亂反已啟世之禍孔子刪詩書自是與人無爭孟子息邪說便多口舌如食人相食之語亦激也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七

二十一秦

天生始皇爲六國也以六國之矯蹇非借秦皇暴烈烏能驅除六國除始皇可使長有天下乎故天復生一李斯之殘忍相之使速秦亡尔秦亡而天之劫運此其一終

二世相高豈庸人哉其智詐又足速秦亡也萬世切齒于其指鹿爲馬而高則得之子之子之欲慕燕慮左右之竭誠信于王也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曰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乃遂慕燕然則高指鹿時已有慕秦之心乎

秦之歛怨啟亂有二坑焚不與焉一在殄殘六國坑卒殺將後不顧返而與民省刑恤罰而更爲敲朴榜笞鉗灼誅夷羅織以沈天下之命而使夫入者不得出一在數十年征戰罷皮竭財力後不顧返而與民息肩省費而更爲騷山阿房馳道長城逼迫以戍天下之生而使夫勞者不得休夫以累世酷烈而臻茲更甚之如井之幹綆已殫極復加刀斧能不立斷後世乃以焚坑二事爲奄喪之原此俗儒冒騷見耳以若所爲即令召集生徒談經誦詩易救亂亡蓋召集生徒誦詩談經是彌文君子當國家變更要在審時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七

二十三秦

宜用能收集天下之心使固結爲立國根蒂而世乃久長耳

賈生云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則始事之際秦已撤其根蒂矣至始皇乃枝葉摧剝盡時始皇雖猛烈其氣象規模自是彼時一大英雄非項藉可望見項藉不似人君以故不免其身始皇則英至要皆天借以爲漢國民也者

荆軻固是劍術不精始皇良自天命豈可殺也即無論生平慮圖只二三詔令非蓋世之雄能哉其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耿耿之身與兵誅暴亂

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其置諸侯不便議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只數言宛轉曲折簡盡而當氣直吞天地古今彼之蕩掃羣雄誣滅千百聖而自爲制有以也又如臨歿賜太子璽書與喪會咸陽而葬七字兩而辭旨肅盡讀之字字生風霜了無曹操分香賣履顧婢呼兒之態第深味其旨趣斬然肅殺之氣若無復才遺于世者蓋乾坤暴烈之氣畢萃其身起而橫行以故一發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七

三十一 秦

便休彼之建亥亦自有說彼以水德王天一之生水也故建亥要以三正除建寅即子丑亦未甚宏眇特建自聖人又歷年久長遂不敢異議建子猶曰天開而一陽復也第四時不正至建丑則莫知所以取矣豈其靡有深意但籍以新天下耳自然哉程迥古占法云日月初躔爲星之紀其辰在丑故商以爲正走竊意商周迭建似不改時今但以曾點之言徵之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若周而改時則暮春正當夏之正月諺所云春風裂石之時也而可換春服又可裸而浴哉朱子解七

八月之間旱爲夏五六月蓋指吾新安早禾言若吳楚魯越晚禾非七八月而苗者乎秦建亥因改定亦如是夫子以歲在彼時乃就之此錯雜不齊不如專行夏時耳但建亥亦見秦年促之兆蓋肅殺氣行於秋至十月而生息之意極盡只有閉藏就死地而已爾秦但知水爲天一所生不思此乃潛伏地下之水故曰閉塞而成冬也至漢高法約三章方是一陽來復至文帝而春

況歷樞論詩四始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秦建或取之此耶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七

三十四 秦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吾得夏時焉此連山所以首艮也又曰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吾得坤乾焉此歸藏所以首坤也夫商建地闢首坤周建天開首乾是也而夏則人生何以艮首嘗檢醫家難經爲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艮時又以易終始萬物莫盛於艮稽之艮正當時之寅也故周易艮象辭與六爻辭並以人身取象餘六十四卦無通卦取人象者而艮之爲人也不已信乎

商建地闢故尚質則基本厚故國常振無論六七賢

聖之君即以受淫戲犹能醢九侯殺鄂侯囚西伯由
此觀之紂亡非國體浸弱以趨于亡也紂之淫戲用
自絕也假令當時紂先死武庚嗣商道必復興尚文
則枝葉繁多根本不及商矣厥後葉枝愈繁而基本
之力愈微條分愈長而基本之力寢短一往便無能
復振雖有明君賢相力弱勢難復興矣夫子當春秋
時而刪詩書政以其時議論辨說繁多至戰國而處
士橫議于下遊士詭辨于上倒置雜亂如人衰老昏
瞶待氣盡耳

秦之富強雖由商君爲政其興則自繆公之誓始悔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七

二十五 秦

過用賢臣固君人令德然易以迁善改過爲受益之
資故予以爲秦得天之由至其祚短則以法變急刻
商君自言曰君大悅之然亦難以比於殷周矣蓋效
速力盡靡有紮積理應暴亡也

孔子序書而終秦誓固若默示以繼周之爲秦者亦
若默示以古道迄秦而絕者

季札聘魯聽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
至也其周之舊乎季子亦知秦必大矣而曰大之至
蓋并天下之徵乎

夫古人真面目不可見矣後世獨因遺編之存以想

見其世而擬議其生平不知豆區釜鍾成出古人刻
心悉意而成則亦何嘗不與政通嘗訪前代製作獨
秦遺器罕存豈楚炬一燎遂盡耶抑後世惡秦棄置
而莫傳也近日雲間顧氏藏有白玉盤螭紐小璽上
刻疾除永康休萬壽寧九字文博士壽承以爲九
字成文製作精妙是李斯小篆非昆吾刀不能刻斷
爲秦時物而倪元鎮嘗有詩云匣藏救紐秦朝印白
玉盤螭小篆文則是璽曾入清秘其徑方七分周尺
寸七蓋未改周制時作然觀制作之精秦政雖暴人
之心精尚未盡滴散故一反而可爲漢醇厚至觀三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七

二十六 秦

代舜禹忠質文之情致居然並可想見夏世遠宜難
存嘗于燕市購一小帶鈎嵌金文不纖而工力精古
曹氏格古論云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而夏
器獨不然嘗有夏器于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凡
夏器多如然今乃訛爲商嵌以是知嵌爲夏也然嵌
精而古雅天成非後人心力可望始知夏所謂忠即
本所精忠於慮者而制器備物一以是爲政耳夫精
者忠之發也不忠不精精而不落纖碎自是未雕未
斲之形象商則反之本質以故無文往宦肝江益主
潢南殿下賢而好士予朝王王開宴盡發所分鎮國

寶器觀客多有丁鼎乙鼎癸鼎與叔考古圖注云按史記夏商時未有謚其君皆以甲乙爲號則庚辛癸三鼎疑皆夏商器予謂夏甲乙號獨二三君偶然稱爾惟商之君並用甲乙爲號則益藩寶器商爲居多矣陶隱居刀劍錄云夏孔甲鑄劍一名曰甲今考夏史君無以丁乙號者則此之丁鼎固難定爲武丁祖丁乙鼎固難定爲祖乙小乙要之商器無疑也其文作龍虎中有獸面則饗餐家也呂氏春秋云周鼎著饗珍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春秋左氏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謂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七

二十七 秦

之饗餐古者鑄鼎象物以知神姦鼎有此象蓋示飲食之戒餘悉周漢器內有周編鍾二十餘一爲無射而文細如髮絲蓋刀鋸鑄錫所不能容又圓勻皎潔瑩潤渾成豈其神造者耶始知古人無問大小一以凝神搏志靜念而無復他及故能工此大歸古鑄紋大小繁簡雖有殊圓勻皎潔則一是其精也制器精爲止得止而制器之心盡所以爲古人之製第益藩所分器雖多而欲求體式完好肌色瑩潤反不如寓內好事家所收貯始知我 國朝家法樸略器取備制不以盡美溺心 真明聖主也又於弋陽王府

中見白玉鑿其琢法古雅渾成無毛片亦未開目睛而鑿之意態殆盡精古略無鑿痕至藏者云周人得旅鑿故用以飾輅此周輅玉也予謂不然周尚文文必細密此殆漢高斲雕爲朴破觚爲圓時物嘗見廣陵張氏漢玉燕亦不開目睛無毛片而製作精古與此同走性質至猥蒙然好古而信於凡海內名藩巨室所藏列代銅玉古器物必從借觀於古人製作之心若面遵而親承焉大諦漢以上其製必與政治通其徑必合度容必合量輕重必合權衡一文一縷之細慮無不合規矩其象物必寓鑒戒致意深遠此既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七

二十八 秦

可以觀古人用心亦可以覘古人之周二心天下遵軌遵式殆必有在于斯乎後世家異戶殊體式形象由人喜好文之繁簡精粗與容選之大小濶狹任已損益既與夫政治不相關及其製也意造速成遂復苟就以故圓勻失而范模偏皎潔即之模糊瑩潤變之奢亂便令精心亦墮淫巧匪昔人之精古也端木氏有言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予不獲見古人蓋嘗見之古器物云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七

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八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品辨得志統四 歷代君臣 西漢

西漢 高祖 項王 張良 韓信 蒯通 四路

呂后 戚夫人 田叔 曹參 叔孫通

文帝 張釋之 袁盎 賈誼 晁錯

竇嬰 汲黯 石奮 叔山 卜式

公孫弘 文翁 霍光 蘇武 關氏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一 西漢

甲公 夏侯勝 董仲舒

人貴有大節如項羽小節多可觀大節反略焉故無以係天下之望漢高過人乃在大節

廣武之會太公既被執若往赴太公之難去聲父子并

授首爾此愚人也惟以兵攻羽羽却不敢殺是時漢

強帝亦料知羽不敢殺羽亦知殺之無益不若留之

庶可緩漢攻然漢此時攻羽卒不敢急實以太公在

羽至乃分羹亦是特為大言當羽若吾翁若翁云云

內實欲以感動之語竣而肯悽惋是時但示以必攻狀不荅可耳不荅既不敢殺事又可為訓也

項羽之亡在於坑秦卒燒咸陽宰割不均失天下心又以弑義帝負大逆之名故諸侯人人叛之高帝乃謂其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亡不知用增亦亡增教羽不過欲其殺沛公未嘗教其布德行仁方坑秦卒燒秦宮室宰割天下時未聞增一言以規之如此即用增而得天下其能久存

范增失策首失于立懷王夫大豪傑舉事為用借人為名且項氏叔姪必非能終事楚者增不察而教之立王乃所以成其弑而自速辜于天下當時只槩立六國後以樹黨而羽統領之與共亡秦可也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二 西漢

亞父任計項羽任力兩人宜不相合而亞父卒從羽何也羽好殺而亞父計之最奇者則在殺沛公故兩相合爾如子房從圯上老人得道以忍耐為奇計高帝用之忍耐故與相合人臣合則從不合則去以羽好殺不為亞父忍之沛公固是天意護漢然亞父當於鴻門宴罷時決去就矣迄成臯間去聲入惡能復使殺沛公哉惡平聲

曹無傷以沛公欲王關中私告羽羽一見沛公便洩之此羣策所以不附羽也或以高帝鴻溝負約為讖此豈識時務者之言哉夫

帝既縞素爲義帝討賊便當窮羽而誅之安事復約鴻溝之約雖兵家欲取故與遺謀要亦帝討賊不誠之心爲之以討賊不誠責帝可爾

項羽不渡烏江杜牧之以爲轉甲重來未可知諸儒並以不能忍耐謂羽非知羽者蓋是時羽自見審矣田夫且我詒安知渡夫之心渡而人心不與勢必爲衆禽爾故弗渡也既不渡江則無復可爲漢軍浸集羽而可埃人禽乃死乎故望見楊馬童便自決而呼若非吾故人楊馬童乎吾爲若德此託詞以明已非畏漢而死羽窮促至此興言犹不失步非英雄而能詹氏小辨卷之四十八

三 西漢

如是乎吾生平最恨以關雲長之爲人乃令監于得禽而殺之
談者謂羽喪亡至垓下獨不能忍一姬爲泣數行下此又非知羽者羽自以起布衣氣蓋宇內侯王將相誰不蒲伏願爲臣妾今一旦窮促雖亦不爲之逝只一姬且莫能保將爲他人有茲其所爲感忿悲歌而泣爾不然羽豈兒女子者

漢王入蜀良勸王燒絕棧道以示羽無東意先儒謂良欲愚漢於蜀而興韓于外何迂也夫以良之明豈不知漢王之必帝韓成之不足與有爲哉且良是時

所忌非漢王也乃項王也韓成在項項王留不遣良不能爲謀而何遑他爲良初請立成豈必謂成帝業耶聊藉以續韓後得數年即韓數年爾良豈不見此而愚漢興韓以啟漢彙哉

夫漢興而乃有張良之爲人亦後此數百代而未有者見卓矣操平定矣養弘矣深矣非賢儒而能若此乎冤哉諸儒乃以黃老鄙之足恨也良自始見漢帝以迄辟穀從赤松子遊夫非發皆中節者耶即此良學也猥云儒者別自有學則我不敢知

赤松之遊乃託言以逃帝忌非其好也是故棲遲漢詹氏小辨卷之四十八

四 西漢

室內不羈漢之爵外不泛蠡之舟大隱金門朝夕由已所謂明哲保身不顯其迹者歟過乃誣爲黃老將謂其有黃石赤松之事耶周太守柳塘曰夫學貴知幾子房徂擊始皇時鋒鐔尚在迨圯上跽履授編之後始韜精飲采因勢發智不動聲色卒以報韓仇而無猜於王爲帝者師以榮名終豈不知幾乎哉至所謂黃石公赤松子者則予難言之也吁微矣

客教肅相國以侵民田宅自汙脫禍蓋得之王翦多請田宅伐楚

兔死狗烹鳥盡弓藏首自越王殺大夫種而漢祖以

殺韓信彭越後世謀臣猛將功垂成而不欲竟豈其情哉誠有所懲而然也東魏邙山之戰鼓樂以數千騎衝入魏軍魏既敗高歡使樂追宇文泰泰窘謂樂曰寢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樂從其言遂歸渦水之戰慕容紹宗以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衆大潰以救騎自碶石濟淮使人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黃巢亂江淮遷劉巨容爲山南東道節度扞巢巢浮江東奔率十俘入巨容頓悔而自止之曰國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不如留賊爲富貴地彼誠反覆之臣實人主反覆之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五

西漢

者誰乎

韓信請爲假王時帝大怒則知帝原未有圖信之心圖信實良平躡足啟之顧信爲人自非大豪傑其淺中陋識誠足以啟讐而招禍也豪傑當天下紛爭之際度德量力已可圖王伯則帝制自爲不能則爲蕭相國終始一惟帝命今既已委賁爲人之臣生死予奪惟君在耳乃據強齊自請爲王是要君也當誅矣

期追楚不至是違命也當誅矣假能帝以此時問後至之罪信能辭焉乃不斯之罪天下已定欲誣以反而誅信匪惟信不服即千古不服也信爲人蓋誠一走狗假令信有豪傑之槩當歸赦爲侯時刎身帝前明已不反以愧帝心不惟可自暴於天下後世亦免赤族之禍豈不烈丈夫之智勇哉何則帝既縛我歸固曰釋之然我一日不死帝其能一日安勢必不能久留我也乃不自引決就侯封希旦夕之富貴至爲兒女所禽人誠憐之乃走弗壯之矣假令項王當烏江時不自決亦終禽耳禽而受戮豈曰英雄王乃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六

西漢

王也乎

始信平趙降燕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王以鎮撫趙漢許之立耳爲趙王信之意豈不以平趙已之功也不已請而耳請信豈爲耳哉漢但封耳不及信夫是以不能已于假王之請固功利心急實亦有挾而求計漢不能不與之此念足以胎禍矣至謂信赦爲侯復教稀反此則千古莫白之冤堪爲信流涕也按史陳稀爲鉅鹿守過辭韓信信辟左右與稀步於庭因授稀謀不知此時既已辟左右矣即與稀有言誰

復得而聽之夫造逆謀以圖主上之天下至大事也苟其人非吾親厚至相信安敢以其情輕泄而一旦卒蒼設切然欲與未親未信之人冒生死不測之禍同萬分一得之謀此庸衆人知所不爲而謂信爲之乎史未言信與稀素善厚信又知稀爲帝親倖臣安能保親倖之人不發我未同之逆謀以爲利而媚上哉續使信憤耗必不至此即有是心必不敢輕言于稀若謂稀果與信合謀宜到彼即爲反計矣按稀反乃相代監邊擅兵數年後帝以周昌言案稀客不法事稀恐發兵反假令無客事稀不反矣不反信能一日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七 西漢

平必不能相謀相下之人我又素懷羞與等列之心乃一旦肯臣事稀欲爲稀從中起與圖不可成大事豈其志哉即信肯言稀亦必不信也又謂信使人之稀所而與家臣謀詐赦發兵部署已定待稀報乃舉夫以彼大事假令信誠有游幘探刺豈啻一人必使使相續稀勝負且夕宜先知矣而相國又烏能以稀敗給信入賀哉惟能給入又知與稀無關通也或曰信反狀誠不可知矣第相國爲后給信入縛而斬之乃不少須臾以埃帝命何也曰相國固知不必俟帝命也史稱帝畏惡其能方帝自將討稀留信京師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八 西漢

寧能忘信哉幸而有會得斬信犹恨刃下之未速而爲帝甘心業已久矣且信相國所薦也帝忌信既深相國亦欲以殺信自脫禍耳及帝已破稀歸聞信死且喜且哀哀喜之間帝心可覘見已如越舍人之告越復謀反此呂氏使人趣之亦衆所共知也當越赦爲庶人徙蜀時后言于帝曰彭王壯士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殺之尋乃令其舍人告越反以此觀之信舍人之告信反必后內主之相國陰授舍人旨陽爲淮陰給耳司馬公遂以舍人之言爲然甚矣溫公癡也陸士衡作漢高功臣頌于英布則直言其不威

于淮陰則詳列其功而斷以四語曰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士衡固亦知淮陰之必無反心者

夫淮陰之禍人皆曰殺淮陰者高帝而自殺者淮陰予獨曰非帝也非淮陰也啟淮陰之釁雖良平而不有蒯通則禍無由成何則方淮陰已破趙張耳已立為王帝時困於楚身冒險艱出楚重圍晨入兩人壁急奪其軍蓋慮已兵力折而懼信耳之乘其危也既見兩人熟寢至易置其將而不知則知無乘危意而心已釋然矣及軍奪去而又無復慮矣故命信收趙唐氏小辨卷之四十八

九 西漢

餘兵擊齊既酈生說下齊蒯通不說信伐齊則信必還還則勢沮無可深忌無齊則假王不請良平躡足附耳之釁不開漢與信無隙也恨哉通教信伐齊政欲俟信得齊而發談耳迄信破齊威遂無敵天下乃自請王則要_平君情露信以得齊益驕漢以與齊取信勢逼而禍速矣是信之斬實由齊故然皆通為發難_去信亡通免通真詭辨之雄哉夫子惡利口覆邦家通之謂也

王弼山短長謂四皓原未為太子出見帝之皓乃建成受留侯之謀非真皓也然此議匪弼山獨見予少

時見某子甲業舉論中曾有之其辨論更詳謂皓對高帝語類俠士刺客口頗非隱士語此正墮書生腐儒口頗耳不知皓固夷門侯生儔也侯生不有魏公子寧渠致哉顧此議亦匪某子甲元人楊鐵崖云子房之所呼老人之贗者也漢祖驚以為真而太子之羽翼遂成漢廷諸人罔有覺者耳然亦非鐵崖王原吉有詩云萬古乾坤一局棋五文雲采九莖芝高皇自墮留侯計肯下山來進諫辭此皆後世慕皓而求之太過遂疑其贗以走觀之真皓無疑今試以恒人桎束而今詭作高士衣冠雖是安免沐猴之態矧乃唐氏小辨卷之四十八

十 西漢

詭之雄主英君之前有不倉皇失步者哉即使其人能詭吾猶以為難度帝目彼一見帝為感動必其進退儀度良自與眾殊耳任昉文章緣起言皓沒惠帝親為製文立碑以為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豈建成詭計惠帝終死不知為贗也而賜之葬乎以斯証皓真皓無疑已方太子有將兵之命皓為建成畫策以屬呂氏此豈恒人能哉儒者多以臣等願為太子死之言卑皓夫以高祖為人非有臣等皆為太子死之言其能動之皓政恃此示人心之歸見必不與易之意漢祖必曰

此四人天下之父也我易太子而此四人一旦爲太子而自劓子廷則天下震動攘臂奮首而起與共擊漢之不當立者則將奈何此太子所爲得不動耳若夾谷之會非刑俳優儒齊人豈懼孔子實欲令彼知我有備而作此也相如頸血濺秦王政得此意若雍容辭令引古借秦可安儲君留侯當先言之何致杜門不出袖手而俟皓來哉侯曰往者帝當艱難之際幸用臣言今天下已定欲以愛易太子雖有百張良無用蓋籌之審也然當時亦唯皓等說死乃能動帝若叔孫通周昌等說死帝亦視爲漫然良以漢祖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十二 西漢

宿高此四人之義不能致信之在未至前故一至留侯計遂得行矧又皆願爲太子死耶

三輔故事記四皓秦時曾爲博士

呂后殺韓彭名若爲帝實自立戚人不覺而帝覺之乃欲易太子所爲錯呂氏權也留侯見不逮此故使四皓翼太子

三輔黃圖載百子池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祖常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以和之夫夫人

之以趙王爲言其志欲傾危呂后匪一日矣卒之謀不成而禍及身又誰怨乎籍令夫人以彼其時降心抑志循軌分而事后帝即殂落足保子母無虞也而乃自作不靖悲夫

龜山謂高帝惓惓趙王卒用趙堯策欲以一貴強相重趙可謂金注嗟夫后殺韓彭若蠅蚋然即有十周昌如貴強何帝謀亦拙甚矣大諦高帝輕欲易太子不成當時自是無策可救今必欲全兩人于萬歲後只宜痛自追非前引姬與趙王至殿歎以不避嫌疑投子母於遠塞使不得富貴如此庶可以平后忿或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十二 西漢

全二人軀命若欲恃一貴強相以與后抗令其保富貴久長不知帝崩後貴強孰與呂后

帝若誠爲天下大事欲易太子當時只宜擇賢而長者則名正言順而事成也乃欲立一兒童之趙王誰能服之然則欲易太子雖帝之明而欲立趙王則帝之暗故廷臣咸以私揣之及羽翼已成至涕泣悲歌帝豈婦人眼軟者誠思身後愛妾愛子之必不免耳人君舉動一念垂常貽禍之慘迄此

班孟堅謂田叔隨趙王張敖赴死如歸爲誠知所處楊中立謂田叔隨王雖身死無益於趙何異婢妾時

人感慨自殺自走言之方趙王逮捕時趙隨王者罪三族理終隨爲正爾雖無益於王猶是人臣有死無二之義但當時謀弑實出于貫高等私議而無與于王惜田叔當時亦止於默默相隨而不能以身爲王暴白蓋既相隨而至必當有所處不然隨來何爲假令貫高又不以身爲王白王卒死獄中耳

曹參代何爲相無變更一以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拙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嚴名者輒斥去之相舍後園近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十三 西漢

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此雖爲百姓初離秦酷楚暴而與休息然用意深遠開創之始直用重厚培漢家基本成忠厚之風于一代蓋參之力多矣于此乃知重厚匪始漢文也

叔孫通制禮儀招魯兩生不至以爲王者必積德百年而後禮樂可興此豈所謂腐儒不達時變者哉夫一代既起而御宇內無禮何循而守干戈既罔所復用矣乃復任操戈比干之人仍其粗悍犯分凌節攘臂爭先于朝宁間豈成國體若拘拑之急則又趣之

反故惟禮可以歛之已之叔孫固非醇儒然觀其事漢祖始而方事戰爭則爲進奇謀之士既而天下底定則爲進禮文之士未而欲易太子則以死諫其識趣有足多也要以天下甫定之初畢竟叔孫爲是而兩生爲固彼摧鋒陷陳之人一旦使由禮中不爲綿緼何以約令日就規矩原夫漢興迥與湯武時殊湯武即行陣之中有禮焉漢自秦皇掃滅古法以務攻戰天下不知禮義久矣若必待百年直至宣帝而制禮樂則前此何以立國五季之君蹶然而興歛爾而滅皆以功成不知定之以禮積德百年之說聖人無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十四 西漢

此論王者必世後仁三十年而肌髓淪浹于教化矣則豈有百年纔興禮樂之理

湯已革夏武已翦商天下大定即制禮樂謂干戈不可復事也漢承秦敝于禮尤不可一日少緩而可俟之百年後哉然則彼時諸將知有皇帝之尊不敢復萌雁行天子之心抑驕悍而屈體下氣帖然遵軌而罔敢僭差卒以肅漢庭數百年崇高之體則綿緼亦叔孫之時也楊子雲有言叔孫起於抱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斯其爲知叔孫者歟初叔孫詭對于二世之間以得出而即逃去恐亦不

可非也若可非則箕子佯醉而辭紂失日之問亦非乎殺身無益聖賢原自不爲

漢文無妄想卽位首問錢穀獄訟盖度已所可能而問之後乃海內富庶幾致刑措陳平之對雖善乃心則詐不度已所不能欲以大言驚服帝耳若問以陰陽所以調平未必識夫陰陽流行天地之間將以何者而調之調君心也格君心之非則調之之實也君心無非斯事和而萬國理天地萬物和焉

宋神宗以王安石故特召其弟安國問曰漢文何如主對曰三代後未有也帝曰恨其才不能更制立法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十五 西漢

耳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間恐無才不能至用賈誼言專以德化民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安國固是寓譏其兄因以諷帝然而知文帝無如安國矣良以文帝不用才乃所以爲善用其才當時楚漢之爭方息而諸侯之叛數起諸侯之禍未戢而呂氏之變續生是時正宜鎮以安靜文帝更用德化是更制之至善者妙在不急遽而精審初于代羣臣請行不卽行必詳審後乃行既行至高陵又不卽入使宋昌先馳覘之審卽速馳入不復緩緩急之幾不失謂非才之至耶若神宗急于變更不

能慎審慎便是無才謬自爲有才故以啟宋亂文帝末年詔曰惟年之久長慮于不終此與舜倦勤之慮奚異至惑於新垣平則一念之忽也

史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先儒多不然之謂晁錯之誅趙蓋韓楊之死皆寃之大者惟以釋之抑嗇夫之賞辯罰金之罪爲賢於于公今按釋之傳文帝行出中渭橋一人犯蹕釋之奏當罰金文帝怒其罪輕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是啟主上不關廷尉而果自誅殺也以此責釋之釋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十六 西漢

之何辭焉若以錯之死爲釋之寃之此則宋儒謬也按釋之嘗不嫌於景帝景帝立釋之常自危歲餘去位晁錯誅在景帝三年釋之去位久矣定國當宣帝刻覈之朝趙蓋韓楊之死政所謂不關廷尉而果自誅殺者定國固爭之無益然身爲廷尉而不爭亦其罪也第釋之犯蹕之失對爲甚魏王肅告明帝曰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

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者楊中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唐柳渾爲相玉工爲德宗作帶誤毀一銔工私市他玉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渾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乃可若委有司詳讞於法當杖請論如律由是不死隋書源師煬帝時拜大理少卿帝勅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從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有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十七 西漢

周世宗時畿縣令因部夫犯賊受絹數百匹欲置之死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怒曰法者自古帝王所制本以防奸朕立法殺二賊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勅遂貸其命之救者皆美釋之之對不察遂相沿以爲定保可吁也要以王肅之對爲正洪邁隨筆亦以釋之之對爲非予獨多釋之論蓋方帝見畜夫奏悉欲官畜夫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上曰長者曰夫絳侯勃東陽侯相如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畜夫諛諛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

刀筆之吏更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帝雖天資重厚然無釋之斯言未必不終賢喋喋嗟乎喋喋可賢也耶

太史公稱袁盎仁心爲質引義忼慷然以予觀之烏有仁義第抗直時有之要其人讒心爲質耳方帝嚴絳侯侯意甚得時盎即以諫侯斯爲仁心不愧直矣乃不諫侯而私短於帝破帝社稷之許指爲功臣是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十八 西漢

啟帝疑侯憶是時盎必有不悅于侯者卒之請室之徵實此階之既入請室乃爲侯解盎亦知帝仁厚必不殺侯故爲解耳政盎之深于用詭欲帝以此不疑其始譖也侯不識而德盎侯真朴茂人也若淮南王死檻車盎爲帝寬可耳何至委罪無辜有司以爲帝解此不但啟人主文過之心憶是時有司中必有與盎隙者帝卒殺諸有司以自解一何忍也夫以帝哀弟之心卒爲盎委罪輟哭則始哭非哀弟憂已名之敗也盎不能順君美而成之反成帝以忍終盎可罪也已其諫申屠嘉遺言亦以愧其吏諫趙同同乘亦

以恐同害已並與殺錯計同彼挾直設弇以行其讒
卒亦蒙刺天道固然其靡所爲而直唯引卻慎夫人
坐與孽轡止下峻阪二事耳

盜爲人陰賊陽浮爲長者以賈譽僧家水懺敘云唐
悟達國師名知玄初遊一寺有隣僧嘗患迦摩羅疾
衆皆惡之玄獨爲將理僧感其誼臨去謂玄曰子
向後有難去聲可往西蜀彭州九隴山相尋其山有二
長松表門君於此時必有榮遇後玄居長安學行昭
著懿宗皇帝駕幸其寺以沉香寶座賜之恩渥隆厚
忽於膝上生一大瘡眉目唇豁狀如人面動轉艱難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十九 西漢

疼不可忍徧召名醫莫能爲也遂憶前約如言遠尋
果遇此僧于門首玄告以所苦曰無傷引至巖阿有
泌其泉令洗之方將掬水瘡作人語揚聲呼曰未可
洗我有宿因待爲說之公博識曾讀西漢書見袁盎
殺蟲錯事否今盎即公也錯即我也其冤何如以公
十世皆爲高僧戒律精嚴故吾累世不得伸其銜今
膺異寵損德以奢方能爾及既蒙迦諾迦尊者慈悲
三昧之水濯我積世瞋挾之心自今與公兩釋無憾
也掬浣之初痛徹心膂殆絕而蘇其瘡即愈再欲瞻
敬回顧寺宇忽不復見玄因悟世人宿愆當不止此

遂廣慈悲撰文述過惡所由起至詳備欲人依此修
戒去障以免愆名曰水懺在儒者見必謂誣然以武
安病呼服謝罪巫見魏其灌夫守欲殺之之事與此
相印正亦可備異日擅權投讒者之戒乃予則深惡
盜以讒賊卒蒙直名後世錯雖刻急揆情則忠竟死
讒口無期少白故爲列之

賈誼年二十餘至大中大夫人以少年短之逕蒙謫
死楊震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謂遲暮卒登台位
忌與無忌成敗固若此然則有才可犯時忌哉嗟乎
洛陽間世才也矯矯登朝辯足以倒山岳而不登其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二十一 西漢

峯力足以導江河而不極於海寧獨人忌抑天亦忌
之矣

賈生太炫露無復從容含蓄亦是其才之踈文帝極
有含蓄其不大用生未必全以絳灌詆絳灌亦未必
是妬賢彼親歷變故亦懼賈生急遽生變賈生議論
殊無前輩蓋自有以取之其議論時事言中機宜
第以急於欲用反以招妬而不得用

晁錯言事切事情視賈誼似勝而敗則以急于欲行
適又任事遂以急禍誼亦急心其免禍以遇漢文其
不任用乃帝所以生全之使錯而亦有長沙之行則

東市免矣

景帝弟梁孝王來朝王以竇太后少子有寵帝與燕飲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傳梁王太后憎嬰因病免後以蚡故誅灌夫及嬰論夫者并以為嬰累不知嬰氣節固足多非夫比也自帝有此言致梁王出入借擬兄弟好將不終太后幾為不食而死帝初匪有實意不過以母后薦愛王言此以悅太后設帝知太后之愛敦王以義王自肅然而不敢肆亦未始不為兄弟愛至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八

三 西漢

孔子在鄉黨則恂恂在宗廟朝廷則便便與上大夫則閭閻下大夫則侃侃君在則踧踖與與豈夫子亦為後世變態者耶五變以分殊而禮異耳彼與季桓子少正卯同朝其人亦公孫弘張湯等輩耳權不在則閭閻侃侃曾未一言犯之及一朝攝相而可戮少正卯則少正卯戮可墮季氏三都則三都墮假令他日而可戮季桓子安知少正卯之亦不加桓子之頸哉聖人機事之密不顯其迹故不得而窺之假令孔子當時亦如汲黯之難少正卯必先中之不待女樂而已去矣汲黯在武帝時賢固以難直乃不得大用

亦難直也弘湯以奸人之雄與同列其心冀猶自不

能一朝居乃權則又在彼黯之毀弘罵湯其不死於右內史而死於淮陽者天也武帝好談唐虞三代政宜婉詞曲諭引之於道乃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無論太難又必其君以不能而不欲其談為君而不談唐虞三代將奚談乎談猶庶存羊之意也及官不遷則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斯許矣故黯在廷徒堪以起人君之畏惡去聲而不足以致人君之悅從只堪為諫官不可以為宰相此皆未聞孔子在宗廟朝廷之禮夫禮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八

三 西漢

無徑情凡孔子為周旋之中去聲黯乃任一氣以凌轢然而君子取焉何也雖粗而氣乃正氣其不得大用則範我馳驅而不獲爾予以黯賢者責備焉使後世復有正氣如黯其人又知文以禮樂斯庶幾大臣之德而其君駸駸入之矣無直名而有直用為尤善也天下之道惟真無先真而學問庶幾為誠乎不則為任真不難則朴能無過焉武帝見黯之難也日益甚則嘆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誠中黯病矣然黯難直亦唯武帝能容之故湯弘不能諧也

黯譏弘湯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

專深文巧詆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知
黷天資最高惜哉其未學也然以不得反真歸勝功
之故亦與學合

萬石君石奮史言其無文學恭謹無與比走謂奮特
無文章耳觀其不言躬行中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
僮僕訢訢如也即此便是其學也故齊魯諸儒以爲
不及武帝憚汲黯以賴直奮曾不假言說而景帝憚
之厥旨深矣不學烏以有是

狄山以議匈奴和親與張湯異乃有乘鄣之遣至一
月匈奴斬山頭去此必湯陰令人殺之稱匈奴殺之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八

三十三 西漢

以震異已者

宋儒謂班固漢書以張湯子孫故不傳云湯酷吏曰
張湯杜周一體人也乃并貸周竟未考周之子孫封
侯尚主寵愛傾朝又有賢士數世蟬延不減張氏原
匪爲湯并貸固謂兩家富貴久長漢世功臣無比則
何以云天道不善降殃乎湯身被刑誅子孫盛在死
後此猶可解也乃周則目見其子盡尊官家訾累數
巨萬身又令終三公蓋真昭瞽闇信莫知其極也

上式輸粟時自言無所爲固非人之情顧其爲人亦
有足多者以爲好名之士得之矣似不必過貶之如

式罷歸河南後值縣官大徙貧民無以盡贍而式持
二十萬與太守給徙者及上富民助貧者籍天子見
式名以式爲終長者而信其始終無爲斯固式術之
妙只此式亦非庸人矣又如上林牧羊羊肥對武帝
云云亦名言也輸粟誠若以順君始乃晚以直言忤
帝終宋儒譏以賣直過矣蓋始而賈也不欲自安于
賈欲以出身知名既而出身知名矣復欲以正直立
身揚名固宜即以晚節與之奈何執逆億之心阻天
下遷善改過之路先寒松公曰卜式當初以阿意得
官後來乃能直諫君子交譏刺之謂自知無益于時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八

三十四 西漢

乃作此二事以塞責然自知無益而欲塞責便一意
佳勝彼以諂爲得計公然不顧人非者此足爲卜式
公按

公孫弘始與帝言人臣患不節險其爲布被私意欲
以實其言令帝知之黯於帝前訐弘布被爲飾詐鈞
名正中弘心弘又謙讓自任飾詐鈞名且曰非黯忠
陛下何得聞此言帝以此益信重之帝極英明却終
身不悟弘詐

西京雜記載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
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

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一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觀此弘被豈盡布哉

公孫弘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漢武初即位以賢良文學召年已六十越建元六年至元光五年復徵則七十餘矣而位至丞相年八十終凡爲丞相御史六年士遇世淹速良有時也

秦宓謂王商曰蜀本無學士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于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然則文翁所謂豪傑之士非歟夫是以能無文王而興

霍光爲人請大體而以不學故無術不知善後之圖最恨妻顯之事光既知之理必露其能復掩便當執妻罪自就斧鑕即天子幸而赦之宜令妻自經而已自髡剔髮子弟荒裔庶幾可原或以保其後也

光不見微細故防不密亦似不能制其妻如顯淫亂豈光不能知耶光監武帝重軍功輕封侯於昭帝初欲與民休息故抑田廣明平益州之封是也後數年

婦范明友擊烏桓又即與封侯豈妻意耶光之縱之有自來矣卒以妻族滅哀哉

天漢初單于且鞮侯初立恐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帝嘉其義遣蘇武持節與張勝常惠等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會緡王謀劫閼氏歸漢事發覺事引張勝勝見殺廼留武劫之降不應遂幽武大害中天寒齧雪踰年得不死及盛熱又以氊裘束武暴武日中武持節愈堅乃徙北海上使牧羝羝乳乃得歸皆衛律之謀也

閼氏顏師古曰習鑿齒與謝安石書云匈奴名妾作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閼氏言可愛如姻支也閼字於言反按史記及漢書單于謂正妻曰閼氏舊讀音焉予謂此自方言彼或別有意義若謂色象烟支便以立稱則單于之女謂之居次復比何物未知習生何所據

昔申公授詩無傳疑疑則闕不傳自是虛心實意後世有疑必強解之懼弟子以不能瞰已之闕既以欺弟子又以自欺是何足爲模楷

夏侯勝從族父始昌學受尚書及洪範五行昌邑嗣立數出勝以洪範五行傳知久陰爲下謀上及宣帝欲立武帝廟樂詔下公卿獨勝以武帝亡德澤於民

不宜立或以詔書詰之對曰人臣之義宜直言正論
非苟阿意順旨議出已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
大夫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
霸阿縱勝不舉俱下獄既久繫霸欲從受經勝辭以
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
更久講論不息可謂勁氣不回守死善道者哉及以
大赦出爲諫大夫卒不聞有所諫諍見阿意而已是
時上親信之勝每見上出輒向人道語上聞而讓
之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舜言布於天下至
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二十七 西漢

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亦卒無所言
蓋利祿移人宦成而依阿自固世之賢士大夫往往
實犯之

勝暮年純任官祿每講授輒謂諸生士病不明經術
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勝後匡衡以說詩名
言多與道合幾見大意矣乃其人亦爲青紫者也
漢承秦焚書後開國七十餘年至文帝始除挾書之
律至武帝好儒而董仲舒始推明聖道尊孔氏以黜
抑百家故漢世諸儒以仲舒爲宗仲舒明經術好言
陰陽災異故諸儒承之多精陰陽之說推求物理時

日以顯門治經而已竟漢世學皆如茲大諦驗之物
故王莽初天下爭獻物瑞

昔人稱西漢風俗淳厚國亡之日忠義乃寥寥何也
高帝輕士嫚罵開國多頑頓嗜利無耻之士武帝尚
文不務實德又好從諛而惡直諫宣帝承以繩削刻
切遂無復恩意臣下臣下披靡所由來非一日也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八

二十八 西漢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八 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九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品辨得志統五 歷代君臣 東漢

東漢 光武 嚴光 論嚴光神放陣擄三子

馬援 班超 外戚宦官 李固 杜喬

梁冀 黨錮諸賢 蔡邕 鄭玄 朱穆

馮異治關中有上書言其權重僭號者帝即以示異異惶懼陳謝詔報之曰將軍之於國家義則君臣恩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九 一 東漢

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心詞旨抑何深厚切惻也既天下已定帝懲太祖待功臣之失思欲保全遂不任爲三公懼法疎功臣或越法弄柄至不能自全故法多刻削允急與昔深厚切惻兩截矣

孫禪子曰高祖御龍光武御虎誠然

賈復部將殺入潁川寇恂爲潁川守捕戮是其職也復宜爲書謝恂乃得耳反用以爲耻而恨恂至欲手刃之此何爲者夫恂者帝之守臣捕戮爲帝捕也設不過帝分釋不戢而治兵攻恂能免誅乎

光武末年韓歆以直諫死論者謂爲仁明之累按史

歆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蓋斯時猶有追非之心至歐陽歆以汝南太守擢爲大司徒頃之坐歆前爲大守度田不實下獄諸生守闕爲歆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求爲代死者帝竟不赦而歆死獄中又是時諸郡守張伋等十餘人並坐度田不實下獄死一日謂馬援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援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帝大咲此大咲與樂炮烙者何能以寸雖知保全功臣然刻覈繩削太過規模視西漢便迫窄繼以明帝苛察遂啟寢微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九 二 東漢

帝初封功臣下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吏之欲志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于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走謂此詔詞三代而下僅見使帝能自守終身則他日安有過殺之咲以斯祈天永命漢世雖踰周卜可也

光武既不任功臣爲三公又責三公以吏事之細皆懼大權之下移也而不知天下之權必有歸故卒移於外戚與閹豎

莽也么麼脾睨神器是時如光如永如雄如歆上圖讖獻符命無慮數十百萬光武以一布衣龍潛白水

日與子陵相對憤惋其英謨讜議圖恢大業必有鬼神與盟天日與鑒而人弗及知者竊憶光武求子陵恐有不獨在區區友朋之情者

子陵在草澤時亦識光武必求已若謂此時無意光武吾誰欺乎不然如老萊陳終滅跡絕影安車何能得之其卒不受官而去以光武處之未盡彼初意謂至必郊迎我就館必即駕候我及至不迎就館明日車駕至張目熟視已微示不滿意至以足加腹而本意悉露及拜官又不待以師傳之禮欲以諫議大夫臣已故遂拂衣去爾然予視其節趨並任氣如見帝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九

三 東漢

狀與對君房使者問君房語覆君房書皆任氣也子陵披裘是翻披裘公之案第披裘公心冷子陵心却熱要亦故人之情不可謂非昔康節作安樂窩打垂詩明道和之曰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垂人康節復之安知不是打垂人此言有味可爲子陵公案

四皓始者不受高帝辟去而潛隱南山此何以異子陵富春及爲皇儲出而定大事厥功不小乃西漢史臣卒不詳皓之末或已定太子而復歸南山或未歸或欲加爵而受與未受皆不載何也良由西漢承秦

逐客坑士之後高帝以嫚罵開創當時天下惟尚富貴功名而輕貧賤之節故遂忽遺之耳東漢載子陵之去則以光武抱朴子曰玄蟬潔飽不羨蜣蜋穢飽故回之簞瓢有以輕猗頓之富也彼四皓定太子後逕未受爵去爾

何孟春有言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而卒以致富索襲好學不應辟命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而卒以成德如子陵亦棄衆所收取而成名也

子陵本姓莊後以避顯廟諱改

詹氏小辨

卷之四十九

四 東漢

宋真宗徵處士种放入朝放歸帝御資政殿餞之時侍臣預席者四帝命放北面對坐特示客之此又出光武上也光武于子陵爲布衣故人咄咄之聲既踞去又不能爲故人餞猶有勢在真宗則直以帝尊下之矣兩事若有優劣然皆處士千萬載一觀觀之者可自負焉然子陵始終翩翩萬仞放乃恃寵傲物取王嗣宗批頰至交章辨論帝雖置之勿問而敬士之心自是衰矣甚矣放負帝也然則後世徵辟不行處士自壞之爾

初放別業在終南山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爲幽絕其

冀魏野有居幽致如放並聞于帝帝皆遣中使携畫
工圖之野尋與放同徵辭不就而放竟用多方夤緣
入朝既至長安王嗣宗羣通判以下往拜謁放少俛
垂首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及過放放召姪出拜嗣
宗坐而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
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
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
宗怒上疏言放放字明逸其始隱居終南山豹林谷
也聞希夷先生之風而往見之希夷先令洒掃庭除
曰當有佳客至既放至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而上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九

五 東漢

之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聞天下曰放
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希夷曰君骨相當爾雖晦迹
山林恐竟不能安坐定乃戒放子他日遭逢明主不
假進取跡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
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
之故至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豐鎬間門人戚屬亦
怙勢強併戚入益厚遂喪清節卒如希夷言走謂隱
士如希夷殆于陵上一層人其功夫既秘密無迹可
指而其神智又足以藏往知來雖微入朝惜彼時君
臣未能深知之其荅宋琪等問玄默修養之道可謂

正言大宗問以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則對曰堯
舜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
爲治即今之堯舜也此與孟子對齊王今樂古樂意
致何殊萬世而下有法堯舜者起無能易此言也至
縉紳有求善言自規者則告之曰優游之所勿久戀
得志之地勿再往萬世士大夫龜鑑實惟在茲固宜
康節終身誦之矣後世淺識但高子陵不知高希夷
以希夷無迹而子陵犹有高之迹也

凡稱隱士必其人抱經濟才可用而潛身草澤是隱
也不然何有所隱而名隱乎羅念庵云子陵不是經
唐氏小辨卷之四十九

六 東漢

綸手縱着羊裘也未奇予深有味其言之
至正中徵處士脫因伯顏杜本張瑾爲翰林待制或
議以爲擢用太峻左丞相帖木兒達識曰隱士無求
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隱士當時以爲名言走謂隱
士惟無求乃真隱士爾李固遺黃瓊書曰俗論皆言
處士純盜虛名夫處士而未能忘名迹隱心顯雖謂
之曰盜隱可也

子陵高不可及不在始者潛身至其放還仍與桐川
漁父不殊無轂色可指此寂難能耳如冲放者假令
粗知好名亦便自植立拒肯爲富貴汨沒國朝吳汝

弼亦以處士徵入及放還而與宗人訟田此與种生
行逕一耳即令其宗人盡非也然吳必有以致之
岳穴高風三代而下一見商山再見富春再見華陽
再見終南以四子咸徵入朝既還卒無天子穀勢
儒者謂雲臺不與音預馬援爲有深意抑何其見之
左哉夫功不足錄固不宜以椒房與也如誠可錄豈
宜以椒房故而棄之假令功而可以椒房棄周公亦
以叔父棄矣則何以載之銘府

班超以三十六人橫行三十六國不費中國之財不
勞中國之人因彼國人財以供我用而成漢功一時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九 七一東漢

絕域侯王將相生殺予奪惟超在亦亘古以來未有
也固是始者夜殄虜使之先轂有以震之要亦處置
得宜能服其心威與德著無間可棄然爾此固非可
以倖成亦豈可以專任詐力能致之及其事定功成
人多貪功未厭彼又深惟止足之戒善刀而歸藏之
此尤未可以易及之者走以爲其人亦百代殊絕之
英殆難從腐儒常談而槩以微功絕域議之矣今考
超西域行事殆誠有不詭於進退屈伸之則者初使
與從事郭恂俱到鄯善見其禮忽疎憚即以覘胡兒
果有北虜使來欲因夜以火攻虜使衆請與從事議

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
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是夜盡殄虜衆明日
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
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及上遣衛候李邑護
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
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
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
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切
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
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九

八一東漢

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
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
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竟遣邑及
超徵還以戊巳校尉任尚代超尚請超誨超言塞外
吏士本非孝子順孫昔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
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
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凡此就
有名儒碩彥豈能出超之右易謂知微知彰知柔知
剛超實有焉若律以功名之士如終軍長纓賈誼表
餌超不屑爲此矣而儒者多薄其功嗟夫茲文俗吏

所爲不可與共議耳

班氏一門文武並是千古英英父彪論王命於隗囂之際而娣昭以女史擅一代鴻裁亦前世未有也唯兄固於千古中却被子長壓之要以譬之日月亦彼此掩映相爲光明者乎第從竇憲以蒙罪死不遠超遠耳何則以超所成保終尤難能也

超定諸國功難於韓信晚計歸來智蓋殆庶留侯

安帝時大尉徐防以災異劾賊免三公以災異免自

防始仲長統昌言曰此時三公備員而不得預政災

異實外戚宦官擅權所致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九

九一東漢

豈不冤哉使人主專任三公而舉用失賢天地多變然後可以分此罪自光武惟以吏事責三公則三公與百司無異而大權帝獨攬之以爲權永歸上也不知傳國之主能如光武厲精者幾一弗如則居內常多權不歸閹宦外戚而誰歸是以質帝之崩李固杜喬不得不奏記梁冀與議所立宰相即欲以其時施已志大權不在只應以致死遂其志爾如漢初呂氏之變陳平周勃計行以大權在也權在而呂氏犹且肆毒則以后殺韓彭之威先之夫自高祖首以殺韓彭之權任呂氏故女后之威常流漢四百年中而士

大夫之氣常沮喪於四百年中續以大將軍之擁立亦由上官太后爲大將軍女甥故得以其命廢昌邑而立宣帝宣帝監霍氏之橫乃獨攬之不知一再傳而閹豎已專擅焉望之之死竟作李固杜喬前車卒二漢之世宦官外戚交相霍譏以趣於亡而三公徒以其身爲枕上肉固可慨也亦足監已

自秦漢迄今士人起作三公貪位苟祿誠多然亡人之國與弑君篡位非閹宦則外戚非外戚則藩將藩將猶有入援者至如閹宦外戚則千古無忠良矣若乃奸雄借事以移鼎雖位三公人匪士人彼志固不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九

十一東漢

在三公也士人賣國止一秦檜良以士人咸自詩書禮義發身即人至汙下此念猶有存者故其禍止于固寵貪利挾權用私而大鼎終不敢窺豈亦禮義名存之力歟

宋儒論事不察時變事機如李固杜喬豈無宋儒智見者特以其時位雖三公原自備員而大事機不容髮必操縱自巳言入耳而人立從乃能爲之一不從則事泄言復何補彼奏記梁冀安知非陳平謬對呂后之心乎大諦此時既不能立翦之自不能不與議之禍變轉盼杯土太山豈其可以輕動豈有橫如

冀而固尚不知者哉觀固奏記堪以流涕

觀固臨終貽責胡廣趙戒書則禍漢者梁氏成之者廣戒

東京非無人以無權也無權而思有爲力不能從夫是以憤懣不平而至於激若論其人則黃憲爲上而郭林宗次之徐孺子又次之何則三人審國家大權不在吾儕不能有爲爲之徒以賈禍故淡然事功之際此其明見遠矣傳曰邦無道危行言孫乃憲則無言而使人不能得窺之泰則言不及國而使天子不得臣之稭問以國事則不答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九

十一 東漢

太平御覽玉海並載徐稭兼綜風角星官筭曆

李膺陳蕃范滂荀淑陳寔數君並天下一時高秀其聲名煒燁恐非由吹噓標榜而成必有殊尤之操心行迹總可以動天地而徹鬼神如陳荀兩家會敘何與當世大事乃致上千星緯此其爲人關係寧但一邑一郡將由國家興廢賴焉乃今擯棄在下天固垂象以開世主之知耶不然會聚亦其常耳何與大

事而星緯爲動移也

諸賢病在相標榜夫我自標榜謂君子矣則誰肯甘心自謂小人諺曰好名如虎夫名本禍之媒也矧又

高我之名以卑彼之行議彼之非以揚己之是是我

先軋彼也彼實大權在焉烏得不來實禍我即獵綬奮臂而道反以籍彼之口而謂我訕上指爲巷議心非政以我在下位義不當得言也夫上下勢懸既有空言實禍之分而兩情相軋又各懷彎弓挺刃之志君子原不事標榜諸君高其標榜恐匪全由好名之心殆見國事日非權反不在我儕而在彼故激爲議論其心誠匪爲私而迹乃似于黨同

諸君亦不是空談而歎實用者施之皆可化民成俗蔡邕只恨入林不深致卓辟之邕不就卓大怒而切

唐氏小辨

卷之四十九

十二 東漢

勅州郡則其勢不得不來不來卓必殺之矣是時危行言孫以免禍可也卓既伏誅邕宜絕口前車良以卓罪當誅殺之犹不足以抵其罪邕乃以感恩而咨嗟動色速禍固宜爾嗟乎邕本意慕靜卒乃名澆身毀夫非私恩公義之未先辨歟元舅何進當國時聘鄭玄玄堅辭不獲不得已而至待以師禮禮極優隆玄夜逃去甚矣玄之先辨也使玄不逃進敗玄能免死耶

蔡邕謂朱穆貞孤穆乃著論崇厚是何言與行之不相侔也何翰林良俊曰觀公叔之論崇厚似欲含光

混俗志存悶悶者至乃著絕交論與劉伯宗絕交書
又何察察忿狷若此蔡中郎以爲括二論而言之則
刺薄者博而恰斷交者貞而孤及考公叔之平生刺
姦疾邪又若不肯以身而受物之汶汶者則崇厚之
作豈亦其矯性之談歟蔡又云孤有羔羊之節與其
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乃余則謂厚者大
道孤者一節子曰德不孤孤之不可爲訓可規已厚
即過焉君子猶或居之矧弗過乎弗過即仁義禮法
存焉今公叔之所云厚乃以仁義爲薄禮法爲賊而
援老氏丈夫居厚不居薄之言以明之不知無仁義
詹氏小辨卷之四十九
十一 東漢

則厚從曷生無禮法則厚將曷施夫論欲崇厚而乃
先棄仁義禮法則又曷當于羔羊之節夫貞正禮法
者也厚厚仁義者也公叔固不得謂之貞厚又豈得
謂之孤孤不從梁冀矣
朱穆去仁義而以老子之混樸爲厚故至欲離世絕
俗以爲高惟賤禮故不以失節于梁冀爲非申韓以
道德之意爲慘酷朱穆以混樸之厚爲刻薄謂天下
萬物本于無也既本于無厚何有焉何良俊不知賢
聖之厚故述之予懼天下徇名而不知厚之所爲厚
故辨之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四十九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品辨得志統六 歷代君臣 三國 六朝

三國 論三國人才 荀爽 曹操 曹丕

昭烈 孔明 司馬懿 關羽

三國人才亦是天地眞精數百年一遘會後難得而
休匹焉如曹氏父子之文武雄奇昭烈孔明之君臣
孚交伯符公瑾之綺齡定大計夫非今古英英照耀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
一 三國

者耶彼其一時謀臣策士梟將能吏孰匪宗廟之瑚
璉家國之藩維公侯之腹心續以春秋之世而方之
則西蜀魚水猶或見之三代盛際戰國而下棄名義
而任智詐於三國諸君殆猶有不屑者焉至夫楚漢
之間斯又無儔矣

文中子謂荀氏有二仁蘇馬二公交信之乃宋儒獨
以爲漢賊也則何以辨之夫荀攸之死全爲謀漢彼
其殺身則一事之仁已成矣安能過以克已復禮目
目少之至乃荀彧而槩謂賊恐亦未足以服其心予
謂論或政不當迹以所從之迹所當深考其時事揣

其微隱而論之或未始無爲漢心也彼其始出見操神謨武略以爲非此不足與計大事欣然而附之其爲操或以爲漢未可知也董卓雖誅神器無所海內豪傑咸欲負而趨矣曹操不迎乘輿漢命便斯紇耳而或勸操曰自天子蒙塵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其言誠若爲操謀者然而天子實賴是以迎還迎還而名義定獻帝卒擁虛器於二十餘年間是亦漢之二十餘年也操勢已成延垂而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

二

三國

罔敢措手則名正義定之力也如此即爲操疇匪爲漢也劉備領徐州牧操欲遂取備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將軍本以兗州首事百姓歸心且河濟天下要地不可以不先定操乃舍備而河濟此爲操也而備籍以存存備亦以存漢也或豈不知操心之所存者哉方或初見操即以子房目之操心已明言之或矣使或而不爲操圖則不用不用則微志其何以宣顧是時可與共大事又無復有過操者使或而不爲漢則輔操爲高爲光又何不可而顧孜孜乘輿之迎還又陰脫備以河濟

哉此可以明或心矣昔者管仲相桓公尊周室以攘夷狄其志本爲佐桓伯耳然而周之名號實賴仲以正爲桓固以爲周也是以孔子遂與之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蓋事出假名功乃實受故曰如仁夫子固未嘗槩以克復議仲也吾又安能執克復以肌析毛舉而必求訾或爲哉至操加九錫或乃艷然不悅責以大義謂不宜若此是時或豈不自計曰吾沮之操必不悅而戮及我哉顧九錫任彼晏然自加則安漢公之事復出而攝位禪代之爲日逼迫矣故寧殉以其身不敢爲操勸進或者乃以逆詐億不信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

三

三國

之心疑或謂或本有是謀惡其不自已出而爲董昭先之故沮之夫不自已出不過功歸於昭而已未至死也沮則必死矣人情貪生固甚於貪功也今謀既爲人先發功必不可復得矣以必不可復得之功而顧且沮之以速得死而謂好謀者爲之乎不知人而甘心從賊抑將何所不至詎肯復設虛談以釣空名而速禍殃固知其不爾爲也惟飲藥時或則却是自計蓋我既與操拂則操豈能復相容操出而我留饋食而器空此默示不用欲令我不食死也嗟乎或不飲藥斯齕齕至矣或亦果殺也哉

子房畫策何者非爲漢王然乃爲韓之心亦在賢智借勢集事往往若然君子以管仲派亞與或未爲過也操後竟死未敢移漢意者九錫之沮有力焉

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奔曹公程昱說公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然則操雖猜忌猶以天下人心爲念彼終能得天有以也

操殺文舉孔明亦以殺之爲是然孔明此言不見蜀志劉宋書中引之曰來敏亂郡過于孔文舉蓋是時操禁酒文舉乃爲文盛誇酒德操惡忍之致其所詹氏小辨卷之五

四三國

謂父之於子當有何親本意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如物寄瓶中出則離矣斯則路粹希操旨誣奏之呂伯恭極取文舉走謂文舉雖有直情義槩然不達於時勢任情徑行足殺其軀也後世才士文人往往墮茲坎窞

英雄集事用人誠多方矣然名義何曾罔顧昔漢王以陳平無行而召讓魏無知無知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其後漢武舉茂才異等雖實意在泛駕之馬跣跣之士猶曰在御之而已不

敢直謂無行可縱使也至魏武則直下令求無行不仁不孝與人負污辱者而用之蓋急欲得人集事遂乃不顧行義至漢之天下却爲名義顧畏豈真爲名義耶抑其時事勢猶有未可逕取者耶按或卒之明年操始加九錫越四年自立爲王於是孫權稱臣上書稱說天命請操正位操以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着爐火上耶操之意豈不以今日天下胥服我爲有漢存也天下纔定我一旦踞而取之萬一天下有董公其人而名我爲賊有漢高其人縞素三軍而爲漢發喪則大事去矣是以遷延顧瞻大物垂入口而不詹氏小辨卷之五

五三國

敢吞置諸手掌而罔敢懷袖直欲待天下人心服習于再世此操之智亦操之大詐也儒者于此率以禽鹿比之嗟夫後之奸雄稍可集事誰肯如操少緩固知操猶有人心也

唐太宗伐高麗自爲文祭操曰百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二語亦取盡操

不既立爲嗣喜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否此氣象便自挾小非一天下之宇量也不何足道劉先主得蜀於涪置酒大會謂寵統曰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

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統退
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先主曰向者之論阿誰爲
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先主當時
無依不得不襲璋以濟事昔人譬諸斷手全軀而杯
杓間淺露若此其不能恢復舊物亦器量限之矣曹
公嘗問裴潛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
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
一方之主審此則備而得蜀亦已克其量矣但孔明
才智未竟

劉表卒或勸備取荊州備以受表託不忍未幾爲操
屠氏小辨卷之五十一

六三國

并夫琮不能守吾取而爲表厚植之於寄託奚事也
璋雖同姓然其人闇弱若復不取亦爲他人并耳法
正勸備取之是也

程學士克勤曰昭烈伐吳失策孔明必諫而不聽昭
烈亦悔之不及人特未之知爾觀孔明初語昭烈曰
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
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孔明初意如此後來必諫
可知跡是觀之昭烈于孔明之言固有未能盡用者
孔明又言荊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
以資將軍使孔明處此必有策而昭烈追景升之顧

寧舍之以去反爲逆操之資赤壁之勝雖幸得其半
而終不能守蓋非孔明初意矣又曰益州天府之土
劉璋闇弱將軍既帝室之胃若跨有荆益漢室可興
使孔明處此亦必有策而昭烈乃聽法正之詭謀襲
取成都雖得璋而理不直又非孔明初意矣孔明所
以興漢之策蓋素定於草廬三顧坐談之頃其大者
則取荆益援孫權而昭烈曾靡一見從豈其天不助
漢也歟

孔明定鼎足於茅茨得人和於西蜀盡忠瘁於渭上
茲昔人所共稱吾無容談矣獨取劉璋程氏譏其必
屠氏小辨卷之五十一

七三國

求有成謂非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之心
夫彼所謂不爲者謂由方百里起而朝諸侯者也若
孔明之時之事則異是矣羣雄之地悉漢地也羣雄
之民悉漢民也吾既不幸而失之一日未復則不能
一日自安此忠臣孝子之心亦忠臣孝子之義也非
有夫不義而取人之有也彼之亂臣賊子人且得而
誅之非有夫不辜而殺之也蓋唯必求有成庶乃不
負往烈他日可以見先帝于地下良以恢復者與崛
起者之義原自有異用爾政如夾谷之會孔子起殺
俳優侏儒爲有汶陽田未復爲國羞也及當歃血盟

誓則曰而不還我汶陽之田者有如此盟抑何其必求有成訶督若此耶良以田本我有昔也失之非今也復之是聖人亟行之儒者亦將以行不義殺不辜爲孔子夾谷病耶而曰聖人寧無成聖人豈若是固哉嗟夫彼以取劉璋疚孔明者亦固而已矣

昔孔明出祁山隴西安南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掠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吁是可以知亮心所存矣彼劉璋之取於亮心不猶以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

八 三國

爲緩也耶
先儒謂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此迂也是時魏大而勢方張又有人焉蜀既小糧又數^音匱三年安能取之孔明豈不知魏之難取哉然惟不忘取之心庶幾自強始乃終日矻矻味其言曰今伐魏亦亡不伐魏亦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斯孔明之盡瘁也而已策之審矣

朱元晦日以正心誠意言上便落言詮如孔明於劉禪曾何孜孜言之禪卒父事孔明疑忌不作于心則君之意已自我誠之主不知也政柄一惟孔明施舍

按倖罔間於心則君之心已自我正之主不知也使孔明而日如元晦數數爲禪道之神必厭聽厭聽則遷心至矣是君之不誠不正實我攬之道之不行咎之君子斯亦孔明神化也

宋周公瑾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予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穎濱上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斯言之苟無其財雖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二公以伊傳賢聖方孔明非其許之至者歟獨老泉以棄荊州譏其無能爲則未省草廬中之言矣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

九 三國

後世才品唯孔明一人蹤追三代秦漢以來未可齊足只以彼君臣相得之故千載難再覩矣君可自取之言非先王有疑於亮而故于臨終先發之也蓋計其子必亡與其他人得之孰與亮得斯先王眞心也亮受其言不自芥蒂即人聞之不以爲亮垢訾就以劉禪昏庸亦無少間於亮嗟夫周公親矣聖矣不免同儕同氣之疑亮也何人能獨免此陳燾贊先王託孤心神靡二誠上下之至公古今之盛軌然非孔明曷足承此于先王哉其出謀發慮誠有若中道于從容者焉亮豈兩漢間人哉其受遺輔主訓甲之謨猷

也禽縱南人格苗之至化也水牛流馬省民挽輪周車之指南也刑罰雖峻罪人感泣虞刑之弼教也出師渭上軍民安堵耕芸不變之猷蘇也鞠躬盡死成敗罔計後獲先難之宗傳也自出廬以迄星殞何者而不由於聖人意誠心正之軌彼其君臣上下內外小大形神孚交心胥罔間非以盡道其間而能竭一時之人情若爾哉假令一不中節違異聯倏立至釁隙從茲橫作矣雖有善者慮難卒歲此何時也而孔明竟以無惡無射儒者尚好競爲異論意欲姑舍孔明猥以王佐與其不可掩之才而以黃老病其莫可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十一 三國

觀見之心又謂其有王佐之心而疑其道之未盡不知道之與心惡有兩端事聖賢而心黃老世無斯理斯之短亮何異燾之短其將畧乎而不知南人之服仲達之走燾已自載而自背之則短之者乃所以自成其短而於亮奚短

子美懷武侯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其知孔明在宋儒上

孔明於劉禪事視尹尤難也良以孔明當英雄竊據之秋非有殷上世其疑竇尤易生矣予故三歎其人

而不敢曰知之亦不敢曰不知之辨詳在諸子諸儒中

孔明出師伐魏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止五丈原懿兵不敢動議者多云此以詒孔明使屯山東非也懿知孔明非可詒者原懿衆本畏亮屯五丈原耳故先言五丈原不足畏用以安諸將佐也

懿真伐謀之將知亮之審故堅壁不出以守爲勝而亮竟自卒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十一 三國

關雲長生平心事何異青天白日乃以驕敗則屈于量也是故論建功業者審其量

雲長爲人惟戴豁將鑑多致不足之語予邑程篁墩學士作讀將鑑傳去聲議語語破豁可爲確論蓋真知雲長者哉

金大定中于鮮州建公祖宅塔判曰孫權襲殺雲長乃以侯禮厝葬則雲長雖死猶能使權畏其忠義塚在荆門州當陽縣玉陽鄉即古章鄉也雲長蓋遇害於此荆門志云先主以宗室子討漢賊仲謀雖助孟德襲殺雲長猶葬以侯禮其心固有不可欺者惜乎

仲謀不能克是心也胡琦云今塚號稱大王每歲清明鄉人相率上塚如拜掃禮宋淳熙十五年荆門守臣王銖始建祭亭環以垣牆樹以松柏至元十四年王泉寺住僧慧珍乃重作行祠門以表之封則始自宋徽宗崇寧元年至大觀二年而加封王謚曰武安王初字長生後改雲長

六朝

晉

魏文帝 論王祥何曾諸淵弟顧阮籍

徐幹 諸葛誕 羊祜 王導 祖逖

桓溫 符堅 謝安 王羲之 卞壺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一

衛玠 石勒

十三 三國

魏文忌在至親故毒殺弟植亦幾為釜中豆矣以為外此無足忌也不知謀我乃在至疎曹植求自試表云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取齊者田橫非呂宗分晉者趙魏非姬姓蓋已逆知其必然矣

王祥何曾諸淵並以孝友著祥曾處晉魏間不能死職淵受宋顧命卒成齊纂阮籍放逸周顒以高蹈稱藉為晉造九錫文顧代蕭道成答沈攸之書率逞矯妄之詞致損忠貞之節蓋利祿移之若爾

何曾嘗面質藉為背禮敗俗之人又勸司馬昭擯藉四裔無令污染華夏乃或者則曰藉之以酣飲為事蓋欲解其為勸進文之非不忠也以聲號吐血蓋欲解其居喪飲酒食肉之非不孝也如此則藉外背禮法內懷詐偽即其放逸亦藉以欺人耳非真放逸也要以藉之設心寓意蓋混俗以全軀故縱以離詬其妙用善藏則尤在醉政欲人不得以禮法繩焉昔司馬氏使人請婚藉故醉七十日不醒而使者不得言遂停婚則藉心自皎皎豈真附司馬氏第畏禍外不得不附從耳藉康少此伎倆故罹大辟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一

十三 三國

鄴下七子唯徐幹利淡爵輕故卒能著書不徒以文詞自見

田橫三百人皆死義後世以為難魏諸葛誕壽春城陷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降胡奮每斬一人趨令降之卒不變以至盡嗣後而張睢陽城陷有眾數十人皆死義

羊叔子在晉與孔明在蜀雖敵國亦莫不稱服之至其身後之思並為近代未有

王敦逆謀導實陰為之主只觀伯仁由我死之言導之情狀不覺已露楊用修謂為千古滿網之賊誠然

也

祖逖經畧中原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後趙王勒恐畏之爲逖修祖墓有叛逖來歸者勒斬之送首於逖逖於是亦不納趙降諸儒多以此譏不知納降自小事以逖致力中原豈在一二降人哉不納是也且用以服勒心無令生釁見在已之曲豪傑舉動應如此爾矧所圖在彼不在此也自是邊境稍息逖謂凝精銳以待大舉斯時矣朝廷乃使戴淵來統之逖以淵無遠識一旦來統已意快快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

十四 三國

又聞王敦將構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疾卒自是敦遂無所憚而儒者則又交譏之謂逖才畧足取而深惜其道之未聞以爲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既戴淵不可共事則納印而歸可也何以快快死乎此政迂儒之談綠朝廷使淵來爲統已非不用已也逖遂納印歸是棄君而怨望也豈逖之心哉逖悼功之垂成一旦爲庸衆人拘掣無能自展布乃內又有敦潛謀坐是發憤死是逖之快快爲國家也何名爲不知退乎後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侃以相持不決而欲西歸嶠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正臣子竭盡

心力之日若濟則臣主同祚不濟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之事勢譬如騎虎安可中下比時逖去則勒復猖獗勢亦猶之騎虎爾逖以敗成快快即灰身謝先帝之意謂逖可引去嶠又何爲發慨慷于侃去哉

凡論人當審其心授任當觀其才才勝心二用一不當便爲禍患使翼薦桓溫有英雄之才願上勿以常人遇之時杜乂殷浩才名冠世翼通弗重曰此輩宜束高閣俟太平徐議任耳乂浩固誠無當于世亂也溫又可用之亂世哉是虎而借之翼也

桓溫以王猛來見尚不能知豈英雄哉捫蝨藐溫之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

十五 六朝

不知人也既與談知之謂江東無猛比乃又不能用之故卒以喪敗竊謂溫斯時宜追非發憤開誠力圖興復庶不負人主非常之遇乃徒負己才氣欲廢帝立威以就萬年之臭則知奸雄而氣志饒大唯不能用入亦罔成功

桓宣武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之語即陽虎爲富不仁爲仁不富之究竟但虎氣象在目前故止于陪臣竊命桓氣象籠罩萬年百世故遂危晉帝而幾于改物至李陵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斯又索然悲以慘矣

符堅之迫淮肥謝安任征討大都督之寄其爲朝廷計自分遣玄輩外一無所事與衆八萬欲以爲百萬敵也桓冲深憂根本遣精銳三千人入援安復却之安豈不知冲之所憂顧其意欲專任以責成玄不欲使他人參之也已而玄入問計直答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安非不知爲玄計良以計而受成于人則已智昏既以任之我又復爲計授之是維繫之使不得自行也矧兵難遙度變在頃刻烏能授以成計又兵法稟命則不威是以張玄重音請直托遊陟迨夜乃還且冲援兵能助幾何若玄以入援恃則自謀紆緩顧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十六 六朝

瞻而起疑忌反以取敗矣是安所爲得見軍破賊之功則以專任責成而精研兒輩之智慮堅銳兒輩之志氣置彼復無所仗令自勇決而前耳脫玄非能事安乃當爾邪觀安於兄萬北征時深憂兄于人情不周盡至人人代爲慰勉乃今自當國難直以委玄不爲加憂則以玄能寄此憂也

符堅百萬空國而來原自失策自持敗局以至良以衆而百萬勢必不能盡精精粗錯雜則精者誰肯獨力是故兵貴精專不在多也又人多則情有所委相猜相傾彼此互爲觀望是故其進也必不銳又人多

則號令難一傳諭稽緩倉卒前後不得相通陡起幻變四瞻不給難以立應設有片言誤聽衆口譁然易生疑貳是以一敗而潰未可復挽玄遣牢之將精兵八千人迎擊於前正爲必破之的何則以我堅銳擊彼推委以我專精擊彼雜亂失原在彼也謝公籌之灼矣則安得而不暇裕夫是以專委一玄而給足假令堅當時閱百萬而簡其精當可得一半以其半東臨而以其半守國防他寇又閱五十萬中之尤精者分爲數番迭遣疾驅夾道並進相次相躡而來備東則我撓之西彼却則此索之戰績有勇畧神謀一軍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十七 六朝

安能偏支兩將何能四給不出數月江左之力詘矣今乃空國一舉既使玄得以專精潰之又使慕容垂得以乘空趨之是自取敗亡也然皆天意不然何忽突至此

謝安折屐前軍交譏楊中立獨謂賊破而喜在安固無足怪然屐亦必不爲一時喜溢而折惡音烏下同知其非偶然此若爲不易之論然要之喜不喜與折之偶不偶似不必辨顧安爲人其舉動良自有非偶然者夫大難方臨匪了然勝筭已定則倉卒本真立見惡能矯也如桓溫入朝坦之亦一時人望惶懼致手板

倒執坦之豈不欲矯如矯不來何安獨夷然當以笑談自是智量大過於人以故溫鄙吝頃爲消釋不然奸雄如溫豈易與者而使人得以戲音笑貌矯飾倖成於其握中哉固知必不能也符兵卒至安苟無方畧則身之死亡國之喪敗在頃刻間尤難強_上矯即欲矯而出遊園棋不覺有如坦之手板者矣只觀出遊而樂園棋而勝便見安勝算定更無憂疑也但在他人即勝算定豈知出遊與園棋又一算也走謂園棋出遊是安算之至妙蓋有匪夷所思者焉夫當符兵方來上下仗倚獨一安耳安一倉皇誰不驚悸潰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

十八 六朝

亂不待符兵至膽先自落勢先自頽大事奄去其可回也惟安一出遊一園棋坦若尋常若符兵了無足繫望其念者故上下藉安以無恐將卒藉安以無怖後來戰勝皆於此先定其氣壯其膽智然也如澶淵之役萊公對博帝心乃安不然澶淵亦危矣此皆豪傑至見妙用乃宋儒以爲矯且倖嗟乎真情不期自宣惡可矯大功不謀無成惡可倖固夫迂儒_{惡並}初安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王逸少諸汎海虧風起浪湧孫王諸人色變遽便唱使還安神情方正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悅猶去不止既風轉急公徐

云如此將安歸歟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至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坦之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風浩浩洪流桓選其曠遠乃趣解兵然於晉祚存亡一語見謝所思惟原不爲一已常人不定只緣已私憤憤安嘗與坦之共詣郊超日旰未得前坦之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於此見安忍耐而細密以故能遠害非徒曠遠而已即如趨席怡然詠諷安心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

十九 六朝

中亦有勝算非偶然若爾以溫暴烈國家威力既無可能勝之勝之但有柔耳原安動止自亦依稀有夫子溫良儉讓風也夫豈孟浪能致然哉大諦安諸理並素定始者符堅遊蒐近境安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云何可將當軸言及我在位時了此也以此知堅未來時安先識堅有是舉區畫方畧素定曾中故於其來也了不自亂安不受冲入援之兵算尤周遠不但是專玄心力亦恐西番乘機而生他患則力不能支故遣還使防之於此機原不欲洩人直謂不受援耳

歷審安生平雅無不縝密周通者即考道亦必無失乃已如阮光祿裕著道達義論安不即解便與重相容盡阮乃嘆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蓋服謝能虚心受聽不底于解悟而弗已也初謝萬北征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安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教喚諸將宴會以悅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悅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徑卒諸將甚忿恨之安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爲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居士乃免安時未出仕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六朝

故云居士也安夫人嘗問安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蓋謂已一身常言行皆教也以茲數者究竟安爲人類匪矯飾蓋自持身範家以迄遇物動由乎先非漫爾望空爲高徒有大志不閑于事者兼以器度粹美動止從容撓之不亂澄之不清以故見者釋化不得而窺其際

時人謂安常無嘆喜惟送兄奕葬還日暮兩馭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轂色甚厲劉義慶以爲人情入迫隘則失純美此非也事各有當爾夫安當符桓大難而不動轂色非其情入

寬徐也爲轂色靡所可施也蓋以施堅則機洩以施溫則禍促只有預謀潛奔可了之爾至兩馭人醉不能行而又日暮則他無所可處唯柱撞厲轂色小人知畏庶幾復行此何粹美之云失

桓溫問孔嘏安石何如仲文孔反問溫曰何如溫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予深有味茲言謂溫知安深也夫處乃居然未異人人乃卒不可陵踐其處此豈可易及哉

王逸少妻郗氏與兄弟書云王家見二謝來傾筐倒篋見若輩攸攸耳夫嘉賓兄弟助桓叛晉蠱賊也安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六朝

石兄弟存危國晉楨幹也孝標不省乃以爲王家利勢可爲捧腹

世說王逸少年減十歲時大將軍敦甚愛之恒置帳中眠敦嘗出逸少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逸少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逸少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陽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逸少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熟眠於是得全夫右軍髫年智畧若此假令長當危難事豈減謝

楊用脩于逸少多其與殷生兩帖謂曲盡時事之勢

予獨多其告誓文謂深探彝教之本其文曰自今日
往進違周任音扶顛之義退踰老氏止足之戒是有
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名教所
不容信誓之誠有如皎日夫進則扶顛不復身圖退
則止足不復慕榮此念便是孔子用行舍藏路頭如
是始乃不忝父母所生爲有尊矣是善事父母者也
善事父母即爲善事天地不曰天地父母克肖之子
乎哉是真見已身與父母天地一致故以不子爲天
地名教不容而歸要之夫一誠誠又並之皎日儒者
試于茲虛心靜體謂逸少于道何如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三六朝

讀告誓文見逸少志決心真改往非以從今是奮然
無敢須臾少輟而今世談者皆云我心自滿足我心
自如此惡用誓惡用外假天地父母而始求其至是
我心反藉外爲攝矣噫固也然斯言聽之若通竟循
之實竊冥夫千古學聖如孔子從心者幾人學佛如
惠能自性具足者幾人假令其人生匪神靈便未免
假外以攝內故曰及其至之一也如人人能自從心
自具足合下宜各各至矣何以又曰至之一則前之
未一可知也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曰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茲言以身攝心也逸少以天地父母攝心是

就生身取譬得良方于忠恕中故能日自反察見已
心不如夫子之從心將恐浮游卒罔定執故矢心自
戒欲質之天地父母而無慚政合夫子本意故走以
爲是道也夫道外內構合者也離外無道內又何能
不資之外譬如人身氣血精神應自具足應自平和
然或間有餘間不足則吾病也病則安能不資良劑
及劑調而反其自然無有餘不足則所謂至之一也
而今之儒者以空無爲性宗遂一切離之不事外之
攝則所謂內者亦又安在是故將以明道心已墮之
寂滅而靡所棲泊矣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三六朝

用脩於逸少諸帖決其有濟世之才未知心行之幾
於中行也如與謝萬帖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狎狂
或汗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
爲慶幸豈非天賜此即不爲苟難不願乎外旨也又
曰頃東遊還脩治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
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此非所謂
素位而行宜室家樂妻孥者乎又曰雖植德無殊邈
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
馬彷彿萬石之風夫晉世流風失坐殊邈彼獨還醇
尚實夫匪所謂樹惇務本者乎又曰所謂通識正自

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
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
談成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斯又非
所謂慎德自邇自卑者耶至乃總其歸于存之則愈
靜以真而氣辭乃從容以和至辭舉帖曰省君今示
頗知如何老僕懷方復斯言愧誠心之不著若僕世
懷之不盡前者自當端坐視時直方其道不因放怨
之會奉身而退斯則婉而能決同符閔氏辭宰靜真
恒自若也此一時也至與殷浩會稽王則憤時事艱
難傷諸君失處斯又慷慨悽切慮中機宜勢舉天下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

二十四 六朝

次第若有不能少垂其方畧者彼於晉世何如人哉
至夫遊蘭亭詩云羣賢雖參差適我無親疎斯又怡
然物物於一體無物而在在自在也

楊用脩云逸少迹迹山水間憂國嗟時志猶不息惜
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光于世獨區區遺翰見
寶後人覽之堪爲嗟慨

逸少在晉世人自謝公等倫乃但以書翰著以時不
見用也其識與晉諸名士原殊劉眞長爲丹陽尹許
玄度出都就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
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

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
愧色又與謝安石共登冶城安石悠然遠想有高世
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邦手足胼胝文王肝食日不
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
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
致患邪安石答之固簡盡若以垂世訓則逸少之言
爲正時卜壺尤以清言爲不可見咸和中貴遊子弟
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即厲色於朝曰
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秦治之
王導更亮不從然自後諸子弟多易軌晉室名教少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

二十五 六朝

賴以存已

後儒靡不議晉世清談顧其清不徒談也亦有雅行
焉不似後世徒以空談欺世

衛玠嘗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此談却是世教中名言

卞望之嘗言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
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
三反嗟乎今之宦塗若此反者寧獨郗公

五胡則石勒爲豪傑嘗曰人豈不自知此語聽若泛
常尋之善政善心並自此發彼暴君驕王不自知爾

宋齊梁陳隋

陶潛 王景文
檀道濟 江總

隋文

淵明之歸來蓋見官室微弱劉裕勢成欲去無因故託督陸以行及晉室已亡即不遑暇恤其家遂并饑餒後世不識反以不治生產爲先生病抑豈知先生不治生產即子房散財結客之心終餒無依即夷齊登山餓死之意乎

淵明遊斜川詩云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味其氣象便是素位而不願外又曰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曰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

唐氏小辨

卷之五

二十六 六朝

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知道者見此謂元亮何如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人情鮮不以動其心南史載王景文在鎮方與客棋時宋明帝病篤有詔遣使持藥酒賜景文死景文見詔神色不變仍與客終局收其子着奩內訖語客曰有詔見賜以死欲飲藥州文武憤然欲以衆拒帝命景文不可曰諸君留我三百口言訖亦不入內從容取酒舉杯揖客謹曰此酒不堪奉勸遂飲而死曾不少動其心亦人情至難哉方景文功名盛恒懼以見忌蒙禍屢表辭位雖

不許而已知不免蓋豫見之定矣如檀道濟見收投懷于地目怒如炬曰壞汝萬里長城以彼視此景文純臣也若令道濟不死而際機會未必不爲桓溫檀道濟唱籌量沙蓋虞翻增龜之再變

齊相竟陵王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范雲蕭綽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鄒惲王僧儒江革范縝孔休源亦預焉性尤爲好釋學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爲賦食行水世頗以爲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因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有刀沒

唐氏小辨

卷之五

二十七 六朝

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斯言固不可與釋氏因果之說並載要自痛快不妨並述觀此乃知彼時崇佛始自子良蕭衍既與八友他日捨身爲奴即親爲賦食行水之究竟不知上乘乃不在茲也

方梁武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士大夫競談名理不習武事陶弘景將沒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武帝奉弘景至虔薦恨此詩不以諷帝乃私詠于臨死殊匪忠純貞白之心有愧名謚多矣然則斯言豈亦將死言善者耶吾以斯斷弘景之未仙矣是時唯常獻一人獨不隨武

帝事釋而志切忠勤司馬公謂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而退明哲保身噫吁噫以齊梁之世乃有獻耶

陳安成王頊在周及周以杜杲遣送王還建康上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不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上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之禮有加焉夫太王不以唐氏小辨

卷之五

子八 六朝

所養人害人是視百姓且重于土地而陳王乃以土地等骨肉之親視骨肉少弗加重其于爲君貴土賤人可知已再傳而亡也宜哉
魏王問秘書令高祐可以止盜對曰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因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勲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嗟乎不圖斯世乃有高祐斯言

實萬世用人者之定保而于今不然即云不以官私人逕以朽勞登擢不問識治與否是盜擢也欲天下無盜得乎是時魏吏部尚書崔亮以銓注不行立停年格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沉滯者皆稱其能自茲偏作而盜官之禍遂延萬世

高歡畏魏兆衆強段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疆者得天下之心斯真知衆強之言哉

潛夫論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

唐氏小辨

卷之五

子九 六朝

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赦贖赦贖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魏之顯祖而重刑罰是矣致乃因而廢之則非也每見囚係積年曰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圜園爲福堂今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遂并赧之此豈先王制刑之意哉良以凶人之性罔遷而吾槩加矜恕則殺人者無罪爲盜者獲免彼被殺被盜之人奚辜良民懷忿惡人肆橫以故天下益輕犯法此竊爲政之敝也誠若此道當行古往聖帝豈埃今日

即以虞帝好生亦惟曰明允而已未聞有罪而悉恕之即有輕減必曰罪疑假令無疑勿輕可知語刑之明必曰不犯假令自犯勿報可知故曰無報之國其刑必平如顯祖云云雖加矜之念似而事必不可行蓋姑息之仁煦煦之恩祇以生亂不足以維世君子亦惟其通而可久仁而不為階亂養禍者行之

陳史江總傳贊云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吏官先臣稟茲令德光斯百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

三十 六朝

與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師縉紳以為準的既歷職貴顯國典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斷決焉味此贊是以辭采貴簡為俗厲倫厚也乃知六朝代變至後主以優遊吟咏不務國事主之上而總相之惇風紀以迅掃全務詞藻炫耀不復知令德之所為令百行之所為光是以諸理率由敷華無取本質故再變遂為隋風

六朝至隋文而混一功力偉矣顧刻急隱害之性良自迫切故一發遂蹶大諦開創之君垂世久遠並以寬大深厚得之自黃唐垂裳民始知采色至于周秦

之際文靡與僭侈暴虐交極矣乃得一漢高寬大簡畧斷雕為朴文帝復用質承遂反上古渾厚敦實之風此風迄晉成為浮薄開之則何晏諸人東晉范甯好儒學性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紂或疑之甯曰王何茂棄典文深沉仁義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迄今為忌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滅國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謂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夫浮薄之風雖云始倡于何晏然實再潰于王夷甫于寶晉記所論禮樂刑政臻茲云已大壞矣然觀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

三十 六朝

閣帖山濤薦崔諒史曜陳准啟云諒允貞正少華可以敦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為益者多臣以為宜先用諒宛然猶有西漢遺意及觀世說所載賢人淑媛反躬循本不漸音漸浮靡內外尚有諸人即降而至宋梁惻怛遺教亦未始無有存者顏之推云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泣涕二宮為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為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哀思去聲孝感具見君臣謁訊間此風迨陳寔就淪喪至于隋末而侈薄淫暴縱佚

荒蕩舊俗遺教徑以掃盡開闢以來雖亂君代有蓋
未有若茲其甚者也夫極而必反天地常理矧乃極
之甚乎是以天命唐宗出而御世然以太宗同符漢
祖醇厚乃不能復漢何也漢世首君情愆之實時尚
未開太宗聰明足能盡開茲實兼以倫敘肅亂本實
撥矣故雖施仁義而法三代治卒不逮兩漢又繼世
而綱維蕩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上德之關于
世風也固若是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

三十一 六朝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一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品辨得志統八 歷代 唐 五代

唐 太宗 王珪 魏徵 十八學士 李世勣

狄仁傑 武后 婁師德 盧懷慎

玄宗 徐有功 張巡 顏真卿

代宗 郭子儀 陸贄 韓愈 裴垕

憲宗 白居易 杜黃裳 梁震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一

一 唐

太宗文武才智漢宋實數其匹第是內多慾而外施
仁義不然成康將猶讓步矣

武后夷唐宗而流穢德斯豈太宗殄諸姪納弟妃之
報耶方建成元吉謀欲害之勢固莫可兩立即太宗
能容二人二人詎肯留太宗夫以太宗之功二人乃
爾彼已逆天豈堪復主重器為太宗者慮天下重器
不容置之非所而已之身實係天下安危不容輕死
則為天下存吾身為祖宗誅不肖子孫以安天下亦
理勢不得不然者而誰其能議之至乃諸姪固有與
謀在所必殺者間有年少未與事者或各留一人

以爲之後則猶有同胞之義今乃十王盡一日投諸
延火則有私天下之心迹與周公誅管蔡同而實與
封蔡仲異路矧又并第之妃而納之是亦不可以已
乎

或曰太宗不宜殺十王固也設不殺而神堯憐建成
復以其子爲皇太孫則將奈何將無又弑父乎若以
後世行巡事勢到此豈得復留一人以聖賢論但惟
無所爭耳不幸而彝倫變起有可逃則逃無可逃則
如申生受賜而死假令舜塗廩無兩笠浚井無旁空
亦但有死爾除死再無別策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二 唐

方太白再經天傳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宜有天
下上以狀授世民心與世民矣爲世民者宜乘此旨
即密遣人奏報述已所以奉旨而入之故奏行兵即
與俱發事機既神速不至宣洩而上又先知已意不
至大驚愕此上善也今奏只唯言二人淫亂後宮言
已無負兄弟兄弟欲殺已爲世克建德報仇而不及
所爲入故故上不諭其意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
計太祖之欲面問或亦有意焉不然何以奕奏狀潛
示世民耶世民不能待遽令無忌伏兵玄武門以伺
成吉入參及成吉至而兵刃卒

起

所以動老父

見纂之疑故事一定即傳位蓋當是時猶疑其欲作
天子太急也若謂待彼先發後應則事機或不及且
彼二人逆謀已形矣我發何害語曰先發制人後發
制于人豈宜以稽緩失事第先缺一密請耳斯固府
人之罪亦太宗急欲得天下之心憤憤致然

天下大事成敗間不容髮自難責以待彼先發蓋待
者事之賊也唯于時加一密請不更待命下而我事
即起乃當耳蓋事既在不疑復待則遲萬一命下
不允則大泄故但宜奏而不事待命下

王珪魏徵不教太子以友于而啟之圖世民是禍自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三 唐

我起也禍起主受其殃我既不能爲主死又從而事
主之仇而利祿之豈人也哉或謂太祖在王魏雖爲
太子屬而實太祖命之仇太宗則仇太祖矣此又不
然使二臣始以正教太子不與預其謀則建成死而
以太祖故事太宗可也且二臣之爲太子謀謬甚矣
當天下既定之後太子以孝友恭儉爲家庭先則安
儲位之長策其孰有踰此者世民雖有功豈能推孝
友之人而奪之位哉不此之圖乃欲太子立功以壓
服世民嗟乎世民之功天下豈復有能上之者哉不
能上之而思讒害之以求自安則所謂安其危而利

其苗者也不亡何待嗟乎茲二臣爲可殺也歟

唐文宗之稽衆酌古以敷治魏徵之正言婉諭以進規宛然三代之風哉竊謂貞觀之際亦是人間貞元一會未可恒邁也

魏徵欲爲良臣無爲忠臣之意本晏子對景公問

沈存中云唐秦府十八學士眞像太宗因薛收死一日忽思其人想像儀容不可得乃以劉孝孫補之命傳陵閭立本圖其眞與于志寧贊之其中名字於史不合者多如姚柬字思廉唐書作姚思廉字簡之蘇

壹陸元朗薛莊唐書皆以字爲名李玄道蓋文達于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四唐

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字而此則李字元易許字延族蓋字文達蔡字克讓于字仲謐劉字祖德房玄齡字高年唐書以爲房高字玄齡孔穎達字仲達唐書以爲字穎達蘇典籤名從九從日唐書從日從助許敬宗薛莊官皆攝記室唐書以爲直記室蓋唐書成於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譌謬此乃當時紀實者也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云如玄齡者佳則知玄齡果名非字也蘇世長召對玄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乃知蘇後爲學士時方改名也武氏立李世勣以片言成之迄武氏禍唐而世勣子

孫首先殄滅然則敬業稱兵豈天故趣之以夷勣族也耶

狄仁傑功在得人以圖後不必自已出自昔人臣功之罔成多由專功一專功則妨賢一木能支大厦哉一專功必忌人有成將禍及於國而不顧一專功即貪得欲速急遽倉皇斯難以動中機宜

武氏以婦人奸天位淫放雲譖皆從古未有而卒保其終則以能分白黑用賢臣也

後世咸以唾面自乾笑婁師德謂忍辱免禍顧已者耳豈復信其公忠蓋能反周爲唐者狄仁傑也當時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五唐

在朝未有人能知之師德獨心知而內實密薦用之即仁傑亦未能窺其際如是則反正非仁傑師德之力也後世咸以伴食笑盧懷慎謂碌碌因人無能爲者耳孰信其有不爲之爲蓋能興事飾治者姚崇也使懷慎而忌嫉崇崇豈得展其手今乃弗忌也又從而虐懷以推讓其才明皇任崇之心不以慎推讓而益堅也耶如此則開元之治雖謂之曰懷慎之力亦奚不可要以崇之有爲亦須鎮以慎之無爲而其政乃和

唾面自乾是下老氏一等學問老氏不惟無取唾之

際即欲唾者見而心釋矣聖人亦然

天下不能知賢之人何責焉知而不舉實以妬心至舉與共事乃又畏惡其才思潛排之此由任氣好勝不能推服致然若有賢知之知又能舉舉與共事又能推讓不生忌妬必大勇也非心之公忠烏有是

自貞觀二十年以來刺史多以所貶黜者爲之此最敝政刺史親民如此是棄其民於州郡而弗加之意也至玄宗而始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居之乃以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班景清入爲大理卿若水出餞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六唐

異登仙乃知重京薄外蓋自昔然矣苟無忠純誰能不擇官而仕也夫仕者既以爲官不爲民欲實惠之流難矣治之不古殆以士大夫執心殊乎夫士心既殊則古者位稱終居不復望榮適勢之心失之舊矣如以任之外而欲令其畢力盡民則不得不顯擢殊超以歆動之使之黽勉圖進取庶幾百姓與焉不然而外外之是令志挫意失氣餒神沮思爲囊橐計也烏肯發憤獨往

劉餗隋唐嘉話曰徐大理有功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

猶迴顧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

祿山作難而魯公之名始知睢陽之節始著汾陽之功始赫奕嗟乎人臣亦何樂而有此名此節此功也三君獨睢陽之節乃使人嘆其難而未獲觀其成功則尤有深悲者焉

傳記唐玄宗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管絃必造其妙若製調曲隨意即成不至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轂皆中點節至于清濁變轉律呂招呼君臣事物迭相制度雖古之藝曠不能過也充愛羯鼓笛云八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七唐

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無此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色明麗小殿亭內柳杏將吐觀之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一曲曲名春光好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折指而笑之謂嬪嬙內宮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繳纖羅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其妙絕入神如此走嘗誦此篇謂明皇諸製續以荀勗阮咸信都芳張文收神識未能追也曰何也四子但識之耳脫使製之能一一如明皇哉

以彼神智不謂天縱又孰是而天縱哉予悲夫前世失國亡身諸君多由智巧殊常自謂一時天下莫及遂以驕矜縱侈無度假令明皇善用以定禮樂則神祇上下必可協和以興治理則民物天地必可順序乃用之奢淫悅婦人以自耽樂眩庶剝割垂盡馬嵬圍合尚不愧悔哀哉人主神智而用非所用尚爾況下此者而其能自免

代宗責已厚待人怨宜人士親附之矣然以臧否弗明賞罰舛錯是以人心不服故臧否者人主之茂實也賞罰者人主之大柄也此而倒置則大亂之道也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八唐

彼一二小節烏能濟之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敬章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于公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僮數人而往朝恩至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胡氏謂元載設間以離魚郭之交而子儀處之盡已盡人予省子儀意致蓋以君命為主天命為歸乃已不以一毫與之夫是以智術兩忘疑我者服惡

去我者平

子儀在唐值暗君邪臣乃以希功偉績居彼疑危中

致令無疑無猜無危豈其倖哉予歷稽其喻為率由心純理徹非有纖毫人已之翳故能兩盡四周易所謂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子儀殆庶之矣以若所為奚必釋經講學而後稱儒哉或以陸贄比賈誼賈學駁陸才不減賈而其論奏要一本諸仁誠匪誼所迨也

陸於事理曲而中詳而不苛推本於君心而根據於至誠

陸議論氣象宏暢周徹粹雅深厚無復纖翳亦無癥瘕可指殆績學而致一體由中汗然既與經合又往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九唐

往發前未盡之旨如曰仲虺稱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為覽古獨見如曰以一人之聰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是謂深慙有己之病如曰虛懷待人人亦親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則王霸誠偽之辨皎然如曰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奸邪也則又剖是非於毫釐之際予以為李唐之世道在陸生昌黎特其一體乃宋儒却未有以許之儒者

韓愈因文見道者爾陸贄是得道以後語理觸機融而文辭自達非有意於爲文也使愈對君上前論事寧渠能乎蓋贄學細密愈覩其巨者而已

宋儒于先列但不訓詁不專論學即不以謂儒儒豈若此哉如二帝三王時聖君聖相何曾專爲道言悉以當官論事而發乃道統彼開之故走竊以明道在見彼行事之實非徒論著也

漢唐以來執政多惡諫官上論時政得失裴垪爲相乃獨賞之非精忠爲國不顧其私秉心公亮不着人我何能若茲垪以是賢於羣相遠矣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十一唐

天下治係於相故君以任相爲職唐之賢君三太宗玄宗憲宗憲宗任李絳裴垪裴度則治任皇甫鎛程異則亂玄宗任宋璟姚崇韓休張九齡則治任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且無論二宗以太宗聰明英特不世出之主也亦肆行

去聲

於魏徵之既死

憲宗以宦者吐突承瓘爲招討處置使白居易謂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專令中使統領者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不聽自是宦官權日益以重無幾何而敬宗文宗武宗僖宗昭宗或弑

或廢或立並出宦者手而將相莫敢誰何是帝授之權以亡唐也不悟乃以彼爲親已悲夫

杜黃裳薦高崇文伐蜀曰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可禽帝乃不設監而劉闢果成禽西蜀定夫以崇文爲將參以宦豎猶懼不振矧中材之將哉自昔刑餘人性必重賄志復徼功向未有能知大計者在軍中祇足撓將心耳

梁震荆人唐末舉進士未領官職唐亡終身稱前進士時高季昌據江陵震不受其辟署固守其志以自終唐有天下三百年國亡之日曾無一人守節彼以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十一唐

前進士能然亦足嘉也宋儒過以未能遠去譏之不知能辭徵辟則何須遠去節固自全也且其時天下已無唐矣去復何之

五代

石敬瑭

王朴

馮道

郭忠恕

柴世宗

李崧奏諸州倉糧計帳外餘于晉主石敬瑭敬瑭怒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痛懲諸倉吏但貸其死而已自漢以來帝王往往稅民法外君以額外多得詎問何來臣以額外進官有復何罪晉主爲人無足多然以五代紛擾際而有此言堪爲世法式

馮道了無足取彼其時人乃賢之可以觀此時也其自對契丹主云無才無德癡頑一老子走謂非癡也頑也頑故無耻至自號長樂老著書後已更事四姓所以爲榮寵恬不知愧乃潛爲鄉黨田野之德是詐也非德也

王朴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偕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十一唐

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徃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疆財足人安將_去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功的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

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疆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史傳稱朴明敏多才智其所制曆律時人莫能難_去亦莫能加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後皆如言世每以五代人藐小不復尋討歐陽公作史乃謂其人寥寥至錄_去一行如朴可謂一行者耶爾日唐蒙宰一庵首贊馮道賢次乃及朴以爲道非尋常人留中_去蘊藉_去測底裏若道而云蘊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一

十三五代

藉寧無蘊藉耳綱頹節喪蘊藉曷寄賢聖濟時屹屹必不乃爾如朴之策即使爲有爲_去之心乃其以反失爲平之之道以天意管之民心庶幾有二代取桀紂之遺意焉至如伐國先易慎大舉而撓以輕兵亦可爲世先兵謀人者之勝筭假令符堅圖晉而計出此必無輕舉即舉必能分百萬以四撓八公山之草木可無懾也此之蘊藉於道何如楊用修云朴策世宗時未及盡行宋太祖混一次第却乃悉祖其意斯朴亦無負矣要以斯時而乃有朴彼以其世之人寥寥置之次不知作何目睛然唐無足誚也歐陽可訝

已如自侈更事四姓榮寵有蘊藉者豈其爲之

王介甫雅愛道唐叅政介曰道爲宰相使朝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王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介甫爲之變色

陶岳五代史補云乾祐中湘陰公鎮徐州辟郭忠恕爲推官周祖之入京師也少主崩於北崗周祖命道迎湘陰公將立之至宋州周祖已爲三軍推戴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曰令公累朝大臣誠信著於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爲長者今一旦返作脫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一

十四 五代

空漢前功業並棄令公之心安乎道無言對忠恕因勸湘陰公殺道以奔河東猶豫未決遂及於禍五代時歷仕各朝而不自知愧耻非直一馮道也賈貞固張昭宋琪皆然琪又自作多幸老民敘則與長樂老同一濡首滅頂而不能少存一毛一髮千人羣天下至此所幸千百萬中之一二未亡則以其時有王朴柴世宗臣主在

夫以鼎沸爐燬離析分崩天下苟且偷安延歲月耳彼其時乃有世宗烏觀其遵晦藩邸厲精陟位之初已有英君弘遠之模非復目前因仍之舊者矣夫五

代之君政坐不知其難率爾取之易居之上下無法守廢弛同爲兒戲共作禍端帝深鑒此推明治亂端源首命近臣各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一篇後乃令數陳開邊之策肅紀提綱弘法創制茲豈五代之君敢望即漢唐宗祖未或多加故其時諸所門人行政文事武功聿起洪規陵夷不振法可遠垂人無沓泄宛然三代令主之風而乃天促其齡豈將有待天生之聖也歟至乃王朴著策可謂練於時務益議備畧休紹前聞豈是五代臣佐善觀國者必謂太平將興此時也而乃勲畧方集臣主俱斃曷爲生之曷爲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一

十五 五代

斃之茲天意所爲不可度思也豈火雲小兒真能逼之冥冥之表哉可爲長太息已

唐氏性理小

卷之五十一

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二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品辨得志統九 歷代 兩宋 金 元

宋 藝祖 太宗

曹彬 趙普 杜太后

范仲淹

仁宗

范鎮 范純仁 文彥博

韓琦

杜衍

寇準

王旦

張詠

李沆

總論諸賢臣

歐陽脩

馮京

李建中

李中

王安石

蘇軾

程頤

程顥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二

一一 宋

陳橋之事世皆以藝祖與諸將謀先定然後假禦漢之名以行如此是篡周也夫以天下爲利而篡取之則必以天下爲利而私之此人情也若既以智計取人天下復不以爲已有而持以與人利天下者固如是乎藝祖彌留之際晏然以天下與弟而靡所係吝雖堯舜之禪未過是也使藝祖而有篡周之心必不肯復以與弟即以母命與之亦必不能與之如是從容惟與之從容而罔所勉強吾是以知其心而謂篡取之事必無之矣陳橋之謀蓋太宗與諸將之謀藝祖不知也或曰藝祖既無篡周之心則吾兒素有大

志之言太后安從來哉曰藝祖以英雄之姿見天下

之潰亂而惻然思以平之固其志之所不能無者而

乃欲執此以實其篡則今天下學士大夫其挺然欲

以身任天下者不爲少矣亦將以學士大夫爲有篡

志乎彼唐太宗非爲篡者也天下已定推刃兄弟而

爭之矧於篡奪之人而謂慨然能以天下與弟哉惟

能與弟吾是以斷其能不竊於君陳橋之事非藝祖

意也諸將與光義之謀也

藝祖有言吾心於天下一日一周走以有宋理學實

斯之導其源而說心學莫善此矣孫升談圖云藝祖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二

一一 宋

生夾馬營營前陳學究聚生徒爲學宣祖遣藝祖從

之上微時尤嫉惡不容人過陳時時開諭啟迪則藝

祖之心見于洞開治成于優裕良有自來

人咸知有宋待臣禮善而不知其納諫之法之極近

古也宋宰執臺諫有奏疏矣卿監以下不得日奉朝

請則又有論對朝臣上殿則又有奏劄並得與天子

議論酬酢於殿陛之間監司郡守雖在外亦得以疏

聞天子御劄報之下至太學諸生與凡常布之士亦

許伏闕上書皆漢唐以來未有

太祖初命曹彬討江南許以使相及江南平以有太

原未定斬使相賜錢五十萬縉彬退而語人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宋儒交鄙其言獨鄭氏以爲愈於韓信軼望而恕之然亦非知彬者彬固自有深意彼豈真在多得錢者不過藉此言以明其止足之心俾知無他腸耳此最善居功者

趙普則是老猾彼何知論語乃謬爲大言欺君謂以半部佐太祖取天下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論語前篇四及孝弟而普也豈容再誤之言若以背母后之訓則於孝無取矣若以負太祖之義則於悌無聞矣嗟夫半句烏在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三

三一宋

予嘗疑杜后國有長君之言必趙普與光義計爲之何則杜后女人烏知大計彼日陰使人道幼主長君之利害于前已心信之矣且也婦人愛少子今令少子皆得以次爲帝心豈不願之是故遂有匡胤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之命嗟乎世豈有若是傳國而能不爲亂階者哉真婦人見耳后時言之屬普書而藏之金匱及普多昧而太祖黜之則與金匱之言何關普之心豈不知已之黜爲昧而不爲金匱書哉比至河陽上疏訴已無昧可也乃舍昧不言而謬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皇弟忠孝豈有間然矧太

后大漸臣實與聞顧命願賜昭鑒夫本無此釁而忽訴及此彼之心豈不以太祖黜我我無復望矣然太祖日短太宗日長吾就日長者而陰爲計附之庶幾可博富貴久長於他日顧此機既不可使太祖識之又不可不使太宗知之又不可不令太祖悅之于是乃託爲人言謬訴若不諭已所以彼黜之故者欲令太祖見訴自念言曰普而議皇弟此親我也憶受賕之說必皇弟惡而使人譖之庶幾太祖不信賕而復召之此一筭也又欲令太宗見而自念言曰普既黜矣猶孜孜太后顧命之昭鑒是親我也帝之黜之其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三

四宋

必以普附我黜也庶幾太宗德之他日傾心而大用之此又一筭也不然胡爲乎無此之故而發此言爲哉吾故曰普老猾也蓋一網而日長者日短者並得之矣暨上晏駕光義果得傳位而普亦復任用金匱昭鑒普則首教太宗背之了不復爲光美德昭地繹此則太后前此之命非普與太宗共計爲之而誰耶嗟乎以普而主匪兩君亂人國家矣范希文先憂後樂亦仁者先難後獲之意然深味其江湖憂君廟廊憂民殆猶未離乎社稷爲悅之心蓋猶有意也若夫子用行含藏則異是矣

希文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此則幾仁矣

仁宗時文彥博富弼爲相詔百官郊迎范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兩制不得謁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能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上未從鄭雍傳雍爲中丞時二府謁禁加嚴雍嘆曰旁招俊彥列于庶位宅百祿職也彼有足不及公卿門者獨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且二府天子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邪於是援賈誼廉恥節行之說以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五一宋

諫始弛其禁

先輩有云做宰相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孰賢孰不肖

范純仁爲相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竟不知自純仁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耶此真宰相言也凡爲宰相累政坐欲牢籠天下士出門下爾迹若好賢然市恩樹黨皆由此衛青有言自魏其武安之招致賓客人主切齒惡聲植私也即如桃李公門亦以其心罔不在王室故曰仁傑

不必其功成於已不然亦私門耳仁宗宋之賢君乃有謁第之禁其意蓋欲杜私門而不知植私行公在人非以禁而可止者人主但擇相得人耳

英宗以已得立歸功彥博彥博悚然曰乃先帝意太后協贊之力且其時臣在外皆琦等承聖意按帝立實以彥博危言激成之彥博匪但自居功且以功讓人此尤賢於丙吉吉之保護漢宣以漢宣不知而不自言也此則帝知而以功歸之乃不以自有

韓魏公嘗自負其膽以人見事而懾皆無膽然也予按文選則豈其人之膽智哉古人以智與膽聯綴殊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六一宋

有旨蓋膽與智相依附人必知見至明故膽立而氣壯以此觀之膽欲大心欲小心小則慮審辦之明爲不輕膽大斯一爲必成人不能撓故貴有膽不然而云有膽事機時勢未辨此謂躁妄足債事而已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于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先是范公希文嘗勸公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尹師魯謂否凡臨國家不當更顧身然公雖重希文乃性所喜則以師魯爲愜公在仁宗朝爲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西夏范公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爲經畧判官將命約范公進兵范公曰

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尹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置勝負於度外公乃區區過慎此所爲不及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胥懸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伏全師陷沒公還至半途見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持故衣招覓哭轂震地爲之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嘆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大經玉露有云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七 宋

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始知心服范希文自昔未有不持重能用大作者范公持重即先憂之心故事卒有成而無憂宋人記趙韓王普宅園經畫造作侔於禁省普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園池扁鑰爲常歲時惟廝養擁畚負鍤其間而已夫人生天地間寓也勢既不得久而又不能安其所寓何苦求巧飾爲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

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杜祁公爲相食於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但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此可見古人遇時無保位心無私家念無溢望情是以兢兢盡職卒得完身全家非以忘身忘家之心耶此不但曰達而已

後世富貴家以營第過侈強奪民居侵逼官舍求方廣而獲罪詎可勝數梁徐勉戒其子曰吾清明門宅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八 宋

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謂此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嗟夫彼之營營宅舍者只緣認爲我有爾今以此宅爲天地公物以此身爲逆旅過客則尚何營昔李沆廳事垣壞其夫人戒勿葺以試沆沆竟不言一日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今身食厚祿計資囊足堪治第但念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

自求完足况人生朝暮不保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繕治豐美耶

寇萊公在藩鎮嘗因誕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駿何上意遂解不問且此言微婉善解人主之怒帝聞而意解尤見帝高明以故卒得準用後世以二卵棄干城矣然準爲此皆緣不學張詠嘗謂準霍光傳不可不讀準因讀光傳至不學無術歎曰此張公謂我矣于茲尤見準心誠而虛不然反以彼言中我病而思害之矣後世仕塗以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二

九一宋

好言蒙害何可勝數韓魏公帥寧武時嘗夜作書使侍兵執燭弗謹致火燎公須公遽以手麾之作書如故少頃回眎已易其人公恐主吏撻之急呼視之且曰勿易渠今已解執燭矣夫此俱彼一時盛德敕事見若等閑尋之則莫可思議其最爲難及則王旦之脫萊公蓋所謂行所無事之智乎其言微而中中而不露中並去聲真宗有天書之念畏旦不從賜以美珠詭言海錯旦歸發封逕受不言或曰君賜不得不受君上所諱言人臣固有難於顯言者然使旦發封而白上曰上賜

海錯左右誤擊美珠如此亦婉未可謂顯也假令復命受之未及天書而稱病篤即致爲臣去或不復白亦致爲臣去於旦乃善爾過乃昧冒隱忍則天書之成匪旦而誰至夫臨終識音愧蓋庶幾乎易簣之心知旦居常心亦愧此也第受賜倉卒時不自決耳故曰需者事之賊也憶旦初心亦謂天書雖誣無關大政故且忍耳

旦嘗言準長于上薦以爲相而準敕音短公上以告公公曰臣在相位久闕失多準對無隱蓋見其忠直此固臣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公公生平聞謗輒自引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二

十一宋

咎蓋未嘗致辨斯固公長者之心然宦塗有此則可終譽而無惡射蓋止謗安位之良方乎

張忠定公詠知益州時王均李順作亂官屬多不挈家以行又憚公嚴莫敢畜侍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公還闕呼婢父母出贅嫁之仍處女也此即不處女亦何害義公自是寡欲養身之士原不事婢但不欲以已妨人高在取婢通人之情

李太和沆工夫全得之靜定靜定故明料事料人咸見未然靜定故確君威罔能懾物情罔能奸斯皆涵

深有日非卒卒著沒切可徵倖能也

楚侗先生曰當世君子談道者類高韓范富諸名公之品而惜其未知學云以愚臆見殊不然宋之名相似多知學顧其得有淺深高下其功業亦以是爲差矣夫君實以誠爲盡心行已之要且曰自不妄語始蓋所謂主忠信者也顧其悟處未徹耳堯夫謂其人已到九分誠不虛晦叔之學以治心養性爲本歐陽子稱其清淨寡慾有古君子風所養可知也是無論已即呂聖功之清淨李太和之冲雅王孝先之沉毅其學所入雖不同固各有所自得非鹵鹵莽莽直任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十一 宋

性資傍名誼爲者范希文筮仕初若尚矯厲未融然即能識孫明復於貧窶時又識張子厚於儻蕩時且中庸時尚未經諸儒表章而公即以此授子厚非自有所見然邪富彥國初仇直不撓其英氣如出鑛之金乃晚年酷嗜內典深究性命之旨所謂禮失求野者歟觀其入相時言論注措所得非淺淺者矣若韓稚圭余詳其行事想見其人即願執鞭猶恐其不我欲也嘗玩喜雨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歛神功寂若無其於學也深乎世未有以知道歸公者豈公唯以身發揮不效世儒騰口吻邪就歐陽永叔世都目

爲文章家予讀其文非苟作者似亦有所見矣

永叔嘗自言其平心無怨惡爲生平學道之功然須平心無怨惡中有主乃爲有道不爾或涉混俗

魏公言節義之心人皆有之只是持之不堅了此便是知皆擴而充之但說持則有限未能如擴充之大也

夫世儒固盡以不知學少韓范諸君子矣乃楚侗先生獨曰似多知學雖未的然以知學與之然先生之度以此越諸儒矣特所指爲知學者若猶涉于言詮故予竊指諸君子心行之實而論之如蒙正奏可使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十二 宋

朔方者名三奏上三不許投其奏于地同列皆色動公搢笏俛而拾其奏徐懷之而下此見其執堅養定至上授其子以員外郎則自以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今天下才能老于巖穴多矣臣男纔離襁褓豈宜即膺寵命乞以釋褐時官補之此真清省非言說也范仲淹雖晏殊薦然實出王曾意仲淹不知反以未能薦賢少曾曾荅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將誰歸范乃嘆服嘗謂人操履無若誠實苟執之不渝則可以夷險一致當其爲諫官納劄子曾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

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湏純意于國事味斯言
非真見本心之靡私而能云然乎仲淹先是上疏請
罷安石上不聽求改去執政啖以知制誥范怫然曰
此言何爲至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及哲宗即
位召同知樞密司馬光將盡改新法范曰願公虛心
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竟不以前事沒是非之實
此公心也至於薦用人才卒不令知所自則與王曾
同軌矣嘗戒其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
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
不患不到聖賢即孔門授受何殊焉韓魏公常與范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十三 宋

議西事不合范拂衣去魏公自後把拄其手曰希文
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范意亦解仲淹固在魏
公包涵中也至刺客夜入帷帳知謀出夏國張相公
穀色不露直云携予首去刺客竟不忍加七首公有
王益珍甚將勸客一吏觸碎客皆愕然吏伏地待罪
公色不變謂客曰物之成毀有時何罪之有此皆識
明養深行有事于無事匪淺淺也及夫朝廷有故身
處危疑知無不爲客慮其或不免欲諫止之公曰人
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
而不爲哉公嘗言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

自然則擾蓋眞學也又言晚節尤難宜自立則眞守
也喜兩之詩似不足以斷之侗翁何深取焉范鎮以
上疏極論安石而致仕去蘇軾賀曰公雖退然名益
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銷患於未形使天下
陰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嘗自道二十年來
胷中未嘗起思慮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深方睡
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夫人情多慾則多思慮多
思慮則多聽聞鎮內外俱忘於靜專庶幾乎司馬光
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
執手版危坐以爲常此温公時自喚惺忪歛神情時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十四 宋

也楚侗翁短其誠之未徹是矣要以靈徹惟聖能之
曾子三省便見未盡徹也又矧後世諸儒乎蓋賢人
功力未及必有微有未徹今閑坐談學而語靈徹豈
不甚易一朝起而當事臨難便錯愕莫知所如只觀
王范韓馬諸公變故死生在前不動如山可強勉耶
光所云誠固是誠實未底天道然惟誠實故生平靡
一不可對人言者劉安世受學于光轉運使以司戶
之貪問安世安世曰無之司戶遂獲免安世卒以此
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如負司馬公之
教何雖未知舜之隱惡自無傷也然乃其心之不自

欺可見已嘗曰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少時知有此道理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一誠縱橫妙用無不通斯又豈淺淺者可語及未幾蔡京等讒而欲殺之雖不行猶徙梅州京等必欲寘之死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使疾馳往梅州殺之梅守遣客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索書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已而判官未至梅二十里嘔血死安世免嗟乎人能害人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二

十五宋

死生固自命爾然死生一關最難徹安世徹矣嗟乎若此數公爲日用不知知復何人走固猥陋非能知六七公者然其言論行事心皆靡所私焉明矣彼公庭之與晏私履常之與邁變何嘗不貫焉皆實得也眞修也此而謂不知學則學又何爲無論唐晉之間罕儔即兩宋迄今講學諸君能如諸君子者幾人固知宋是時得人最盛矣

馮京幼時父式嘗取其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後十一年京舉進士果爲此官時人謂式知子放榜時京猶未娶張堯佐負宮掖勢欲

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餞來且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去後娶富弼女則不知小說家何據而又謂父名商也

寇萊公爲相章聖欲于兩府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更有以文籍進者寇問其故曰例簿也寇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煩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政由此耳司馬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司馬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西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二

十六宋

中書條例司何也後世弊政莫弊於用例且無論非常之才但有一才可用使限於例則才不獲用矣或有無才之人與例合以例用之則安得不敗乃公事自昔庸鄙乘軒英俊扼腕則例之爲害豈其細哉續有傳說呂望復作安能得與後車旁求蓋天下之才原自不可例限縛騁驥之足而不使行已非求驥之意矣况使駑馬先驥行哉人心不服才不獲展以是嘗見蘇才翁墨跡一竿牘云時相欲以李建中爲三司判官李即日拂衣歸洛中高尚乃爾李中子一治杭回舟中但市白集一部餘無所有此見古人清高

真是高無截清見底非若後世爲清高名焉尔已
王介甫徂于好古而不達時變過于信已而不通人
情以故新法之行人人不便晚事傾儉固是羣議逼
之總之人匪端貞自任癖性其作明妃曲云漢恩自
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假令介甫作秦檜使虜
安知不爲金虜之秦檜檜初心亦豈欲作愉人者哉
只緣性癖見一偏遺却一偏乘以勢權便應至此地
耳性僻之人惟無權勢庶乃不抵于已甚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一

十七

宋

小人者至任官秉節直言事又盡君子矣諸儒以其
不善程叔子也必爲譏詆焉

楊用修以商鞅比安石又以安石比莽操懿溫四賊
臣自走言之商王固是偏駁之見要其才智自是一
時俊傑非庸人能也而以爲賊臣過矣夫戰國時帝
道王道豈能行之卽孔子當此時亦不能不與時推
移觀孔子之會夾谷便易循循蹈踏而機權矣正謂
齊以非道來理應如是處之非權機也理惟其時而
已時異而事移則聖人之微權乎鞅之與聖人異者
爲其取必於已之權機苟可立已功名行已智術卽

於人乖理悖弗顧之矣商鞅計其君之時不能爲帝
王計已所能爲君所好尚在富國強兵故乃先陳帝
王之道而後及富強者政欲借彼道之舒徐見已功
之迅速而堅王之必爲富國強兵耳此鞅權機也然
秦之興王實由鞅功而秦之亡非鞅也始皇之作驪
山造阿房築長城求神仙立胡亥也以若所爲續使
周公作先亦亡耳夏法以禹周法以公旦皆不數傳
而太康幽厲並遭喪亡亦可咎法之不善耶籍第令
始皇死而扶蘇繼力蓋前人而省刑歛與民安息秦
未必亡也安石亦鞅之儔但不遇時又不知時何則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十八

宋

神宗承仁宗後時已治矣法已定矣無事變更也安
石急於變更是以人心不安儒者見其歷三傳而二
帝蒙塵則以爲安石變法之罪不知北宋亡在任用
蔡京王黼童貫也在興道教聚花石挑禍東南結怨
遼金也非法之罪也何以知之我國家之興諸所創
制多用安石迄今獲安阜之休則以明初時當變也
故知法也者得時而變則利與不得時而變則害興
安石強欲變之乃又變之太驟心欲速而法不行遂
使羣小得以希意附會其間至於植黨護私引用奸
邪張旗鼓而操戈矛有若曹孟德所云騎虎然者計

亦苦以拙矣假令司馬諸公虛心委婉與共諮畫轂
倘可回也乃攻之太急改之太驟嫉之太甚納之太
隘有若繫其軀塞其路使不得復投足者是以譏騰
讓沸彼此分羣不和不公相軋相惡如而宋家元氣
以索然則司馬公之不善處與安石之不善變均也
而談者獨深安石之罪不反自責於司馬諸公豈得
謂爲公論其何以服安石之心於地下
缺進身以宦景監安石得君則以宦藍元震
宋人言介甫爲人多思喜鑒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
非又出一說解之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二

十九宋

凡人喜新者必欲速一欲速便至有拂人性而行之
是故政莫禍於欲速與喜心

介甫仁宗時上萬言書謂今天下財力日困風俗日
壞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法其政者法其意而已此言
是也然顧所以法意者何如介甫法強上民情直任
已意與先王之意逃矣

詩話載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爲僉判每讀書達旦
畧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意其夜飲
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每廢書不可自棄荆公
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者故熙寧日錄中短魏

公爲多每曰韓形相去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
公薨作挽詩猶不忘少年之語觀此則荆公蓋自是
不復亮人者當時魏公雖未深知公意自佳宜實對
以答魏公意顧乃嫌之以竟於死

荆公一生害事乃其量迫隘性好自是不能盡人故
致宋事紛紛乃知人有奇才尤貴有識量也

臨川章介庵議論自立意見不隨人可否嘗言王荆
公三不足之言皆是謂爲治當法堯舜則祖宗何足
法能修德以弭災則天變何足畏若我之所行果是
則人言何足惜此言亦是但不可以立世訓又言南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二

二十宋

宋秦檜力主和議蓋因當時國勢已蹙中原未必可
復而諸軍所過殘暴慘酷甚於胡虜則休兵息民亦
何可盡非此言亦自有見但以檜與安石並論豈謂
安石亦檜耶要以章本意自是欲爲鄉曲解嘲

范忠宣公在隨以章惇故乞致仕惇以其故貶公永
州安置或謂公近名公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
之外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已人若避好
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夫惡既不可爲而爲善又
謂好名世界真是無路可行信哉爲君子之難也此
不惟小人以此難我即號爲君子者亦以此難我皆

妬心不能與人作善爾但我真有見事不容已則近名近實一任彼呼昔張子孝嚴持不少間於妻子或以爲詐子孝曰我則誠詐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善乎此語殊快人心誦之可與堅爲善者之志

宋史云蘇軾喜恢諧程頤秉禮法軾謂頤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以致成隙立黨交章互詆晉書云溫嶠喜慢語卞壺以禮法自居而二人各相得世說高坐道人在丞相坐恒偃卧見壺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據此子瞻固不及嶠與高坐正叔亦遠讓卞君假令正叔不校焉而一以禮禮蘇蘇必改容卽不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二十一

宋

改容失自在蘇於我何與乃今兩不勝其猶忿病則一般以是見二子之淺也然蘇自是文人之習氣未盡除程曰道變化氣質于學者乃自爲氣質作使而不知予嘗病宋學支離自正叔始以今觀之予言或不誣夫心既不能攝氣又反爲氣乘一乘自是之心至尤人太甚則心與氣尚作兩項支離乎不乎知道者倘有定論

天台方嶽記坡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不敢與游獨邵氏瞻者從學於坡爲坡買一宅坡傾囊僅能償之入居有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

哭聲坡徙倚久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其心歟與邵推戶入則一老嫗坡問何哀傷至是嫗曰吾亡夫有一居傳自父祖吾子不肖舉以售人百年舊居一旦棄絕來徙於此此吾所以泣也坡爲之慘然問其舊居所在則坡所買者於是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令翼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孫氏居暫憇焉是年坡竟沒於借居登州海市志言每歲海市必以秋盡十月現坡謫登在夏初自擬見海市也未月餘而遷瀕行以不及見爲恨乃登城賦詩祝海神曰神請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二十一

宋

以某日現市軾猶及見也如祝而市果現彼開雲飛霜猶以誠積君父而不蒙見錄此却又戲說無關緩急而片言立應豈其人生平心事必有與神鬼通絀罔差違者然亦異矣

夫宋治之衰也前世咸謂安石變法兆之矣乃走獨以爲衰兆洛蜀二黨蓋爲人臣而黨之樹則彼此互攻各申已是之爲快國事是非更何遑顧此盛衰一大關鍵也自二黨以時賢首先作俑士大夫遂不復疑其非交相慕效以逞胃臆而據積憤遂成習俗日以騰沸汨汨滔滔誰肯以其力挽千鈞於勁弩之末

故至于安石與惠卿諸人之以必行新法爲黨司馬公諸人之以必沮新法爲黨則國運之再變而宋之殘剝亦已甚矣及夫蔡京王黼花石綱復出則黨構同私上下各快其欲不復計國家新法之與舊法天下遂以紇于大亂

當洛蜀形分時程叔子而真有得於道也必退然獨守怡然不介之意一以自反自責斯不言而蜀人之氣消矣復何至相嘲相訕日瞋目於殿陛間乎當介甫柄用時司馬公輩同心共議無介爾我之懷則介甫亦或輸服何至強懷而任己性氣于國政間乎何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三三 宋

則以其人皆非小人自可與爲善也於是之際予以明道不辭條例爲最高正叔作明道狀乃爲明道諱茲正叔所爲有洛黨之累乎坡公蓋以東漢之節義兼西晉之風流誠不宜以醇儒之行槩之如正叔而墮此殊卑卑總之心不虛氣難自反孔子于達巷直認執御于司敗直認已過則復何事又如老子所語孔子者譏切甚矣孔子直領之曰敬受教聖人謙虛順巽視天下無往非師非教不自是故也

於明道不辭條例處勘破乃始是平心不作他自相

蓋天下事宜據事理是非不當以他自生是非也

南宋

高宗

秦檜

胡安國

趙鼎

張浚

岳飛

彭龜年

魏勝

甘昇

朱熹

朱陸門人

宋末三忠臣

總論宋事

或問胡康侯與秦檜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檜嘗爲密教翟公遜知密州遊定夫過翟適與檜同飯奇之後康侯問人才定夫首以檜對及京城陷虜欲立張邦昌當時莫敢誰何而檜獨抗疏謂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爲至檜後來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以茲鏡之惡惡誠君子之不能無然若惡以作惡則未能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三三 宋

惡人而已心先已陷於惡矣檜後來誠可痛惡然方彼前者抗疏時則安得不與如此後來康侯即未謝世又從而痛惡之何害今乃以其後來之惡并棄彼昔日之善又追咎昔日相與者之厚懼以爲康侯累而并譴康侯相厚之迹此則反爲私意用心與檜何能尺寸况康侯厚檜天下共知吾就諱之未能置康侯無過我又自增一過夫知人自古難之厚本不足爲康侯過即爲康侯諱又奚益近有出宰蠻方者其邑中有一老人能爲邑梗乃公在事但出老人手必抵抑之卒以賈奇禍或曰吾人遭此奈何曰亦觀事

勢何如如吾力能去此人則立去之不能便當公其
好惡勿與橫一念庶服其心若我先橫一念無問可
否一切抵置不惟不服彼且不堪而思中去聲我矣既
起此念非彼中我即我中彼少弛而蒙反噬則我作
惡爲之階也程伯子謂新法之行吾黨激成正謂作
惡如顧役可以去多取保甲可以省兵費此本不必
更者而更盡之故其心不服檜終雖疏脫然與康侯
始之善厚有復何干而我自干之以爲康侯諱是過
好好惡並去聲康侯又并以檜始善而指爲不善也謂能
好惡人者之心然乎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二

五十五 南宋

遊定夫當時與康侯言檜爲人類苟文若但文若卒
能以爲漢之名死而檜則終身自謂得計

高宗固庸懦偷安之主然其時有母后在虜識者當
悲其屈膝之心設高宗能用張岳長驅直北虜反善
視母后觀趙王石勒爲祖士雅修墓可覘已若至我
勢張皇虜大窮促時自應送還求釋昔太公在楚羽
置太公俎上漢高祖料定愈急攻愈不敢殺故卒送
還太公請和高宗識卑不能見此檜遂得以行其詐
謂和議不成則殺母后也又懼以不勝而并失江南
高宗之心必曰吾不從檜議則用兵矣兵不勝身且

不保安望母后即幸而勝兵連禍結母無還理萬一
虜忿恨而殺吾母是吾趣之殺也即幸恢復無母之
人何面目自立天下上故不如從檜則永保江南又
獲生還母后爲人子者復何顧恤而不爲此高宗意
也然當膝屈時帝亦未必不內自慚恨觀檜死喜曰
今日始免膝禪中帶七首則知屈膝匪高宗本意蓋
始焉爲母甘心既而便安之念棄之且喜且懼隱忍
遷就故至檜死而不覺此情宣露

檜之議和蓋以還母后歛高宗而金人則以盟誓餒
檜岳珂程史云紹興要盟之日虜先約以母得擅易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二

五十六 南宋

大臣檜侍是自固故傾心虜走謂和虜猶可爾當時
檜只不合爲虜殺岳武穆

初趙鼎與張浚共論人才浚稱檜不已鼎獨憂其得
志及鼎復相檜在樞府唯聽鼎鼎以是復親信檜及
檜得用遂傾鼎鼎爲人忠直但闇故爲檜賣豈有同
事唯已之聽靡一減否而爲君子者乎此闇也至讀
其臨死自書之語斯勁挺不回君子矣

岳飛嘗奉詔詣張浚議事浚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欲
以爲都統而命呂祉領之何如飛曰德與鄜畝素不
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事恐不

服衆浚曰俊沂中何如曰張宣撫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浚拂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即上章乞終母喪步還廬山既而事敗一如飛言浚始悔而引咎求去浚好人順已故不能知岳而深信秦檜

予觀自古得志小人往往有殊才檜踞蹠殊無可觀而一時羣賢交稱之母亦以其順從也乎甚矣人性好順從也見順從則以爲相知相信不暇復疑其他矣大諦順從必非賢賢者必不能一一順從人

李呈祥謂此時壞天下事非獨檜也浚亦不能辭其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二十七 南宋

責元揭矣斯謂南渡不復振本於張浚殺曲端抑李綱引秦檜殺岳飛終於似道之專劉整之叛然浚罪人人知諸儒但以敬夫故逕爾倒是非爲掩護則儒學之禁是心足以取之矣

岳武穆儒將也予觀飛言動進止舉合非夫知進而不知退者方金牌召還飛即力求解兵柄及入覲上問之無所復言唯拜謝而已此不宜得禍然卒禍及則天也天不祚宋飛安得不及於難宋史乃謂以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得禍非也檜以飛不死終梗和議禍終及已以爲必殺之禍乃絕如此飛當時即爲

遜言檜不信愈疑忌飛故知禍非飛自至也

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中書舍人彭龜年奏帝王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此言儒者若少之却乃簡實而盡不涉章句文義不致人主厭聽

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諭近臣曰人才湏用而後見勝不遇邊釁何以見其才昔南唐柴克宏職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才及吳越兵攻常州克宏請效死行陣遂大破吳越斬首萬餘級嗟乎自昔才士而不遇用多矣是以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三

二十八 南宋

烏騅不遇項王將令與騅馬同死爾余每讀古人不遇諸賦輒爲悲之夫天既以彼其才畀之矣今終死不遇則生之胡以爲

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論內侍甘昇甚力孝宗曰昇爲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兵部尚書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司馬光嘗對神宗言呂惠卿儉巧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似美才對曰江亢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蓋凡小人能亂人國並是有才恃已之智力足能反是

爲非蔽人耳目是以無問是非惟才是騁因才至任因任至亂蓋自古而然也

呂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挫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不挫折自吾性分當如是本非有加故以自多而加之是謂驕氣予觀今古節義之士往往坐此累有或以廉介驕人者有以才執驕人者不知此曾何與于人即使于人能濟千萬衆能活千萬命於吾性分尚猶未能盡只應曰思吾所未足耳

朱蔡正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招徒集侶不少韜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三十九 南宋

晦是違其時也
宋諸儒號稱知道生平動訥訥薄東京黨錮諸君則於龍蠖屈伸之義在已宜炳之矣顧乃躬訥薄焉而躬自蹈之彼程蘇則以盛世而兆衰世之先矣至夫朱蔡之際此何時也舉家去之猶懼弗免詎可招集徒侶道往古而誚當時乎第今世學人以爲諸儒我所自出交護其短不與非議不察者遂以加諸東漢上實則漢宋何擇焉獨漢黨不幸而蒙宋儒之口遂令爲宋優耳至朱陸門人又各自爲黨則以陸門激成之

文丞相不是才疎以其時極雖有聖智安所施亦曰延月延日即宋月日守死善道見志而已

丘瓊山言宋以忠厚立國而南北兩敗受禍並慘於昔以爲天數人謀致然特未之思爾夫柴世宗以厚遇宋祖寵任羣臣莫並今長稜杯土未乾符后入宮纔十日恭帝即位年甫七齡內非有失德直以孤寡而掩取之其爲不忠厚亦已甚矣陳橋之事宋祖即不與知假令當世宗殂落時屹然矢死圖報竭忠貞以擁幼主雖身家有弗恤則誰敢以黃袍加我原夫祖亦未免有隨衆徘徊無矢志報宗之心則黃袍之所自來也雖謀出石守信諸人事亦解客殺人等耳天道好還故詠帝曷之詩有曰好似周家七歲兒則於此日又復何言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三十 南宋

恩勝而威不振情褻而事無功敗軍之法弗嚴此宋家淩弱之積弊夫軍旅萬命攸關覆敗而法不加嚴抑將以萬命戲乎昔柴世宗以異姓親承大統知近世滅亡率由威令不行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爲強宋世不戮一臣工固是祖宗盛德然後世陵遲遂以選奕特君臣一體之情終宋不變是以威褻而情彌親國亡而人心愈不忍離忠臣

義士如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輩間關流離幸得復存故主一日視殺身隕首若含飴然此無論六朝五季即以視漢唐周秦有光已夫非祖宗禮臣之美報歟

南宋之亡時已無復可爲第惟是諸賢之心不忍舍趙耳吾獨深有恨於北宋之亡其時猶可爲也設二帝少有知識令李綱與种師中兄弟守汴京而自他適如幸蜀之計即喪敗亦不至屈辱若此乃輕身再往虜營是面縛而就之禽也不謂愚乃至此

兩宋之季其臣主最可痛恨何孟春謂於遼金交惡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三十一 南宋

之日金元構怨之時宋人不爲夾攻之舉雖未必全收漁父之功自可坐享中國之利彼絕徼新興之虜能越唇而餞齒耶兵連歲久萬一有饒而騰者將士死傷軍儲耗竭亦將得不償失強弩之末其勢豈可復用吾以休養之餘及彼瘡痍之後往問中原故地當不歐而去也走謂如是即不能乘敝問罪中原然存遼以役金存金以疲元宋祚自可更延數世今乃不揣禍端謬欲因人成事始既爲金推遼以撤已藩晚復傍元移金以速已釁直猶路中盲乞任黃犬引之犬左左犬右右固可姍笑亦可慟哭豈天祥胡故

蔽宋人之智乃爾耶

金 世宗

金世宗虜中令主也自虜人言即謂之曰堯舜亦何不可然乃不欲用夏變夷嘗命衛士有不閑女直語者並勒習學又詔女直人不得效漢人服飾違者加罪此其故何哉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又謂皇太子諸王汝輩自幼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三十一 南宋

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又論漢語與女直語以爲習本朝語爲善不習則淳風將棄事當任實一事有僞則喪百眞凡事莫如眞實此豈是自安其陋朱子門人有言葛王仁政中原呼爲小堯舜而朱子疑其終不能變夷狄之風夫夷狄之風世宗誠有不能變者抑當時中國澆風侈俗彼誠不欲與易耳其後大定再傳爲明昌承安之治乃修刑罰正禮樂定官制典章文物豈不燁然而金源氏自茲衰矣

孟珙蒙韃錄稱其國人性淳朴有大古風可恨金虜
叛亡之臣與處乃鑿混沌破彼天真教以奸計夫金
虜奸計本中國末俗染之茲又以教蒙韃而壞蒙韃
盖知中國末俗曾夷狄土風弗若也傳曰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之亡盖實言之豈啻怪而嘆之之云哉
夫子他日又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元世祖

廉希憲

伯顏

答剌罕

仁宗

英宗

拜住

趙孟頫

巖巖

賈瑄妻

余闕

許鼎載

危素

黃暉

虞集

元世祖雖胡人乎當用兵之時而能敬禮儒臣得文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二

三三南宋

天祥待以客禮不殺又任天祥樓居及不得已至于
殺掇又使人止之既殺自又悔之中國英君能若然
者有幾彼之跨華夷而主中國豈其偶哉

廉希憲字善甫幼魁偉舉止異凡元世祖中統間進
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後李壇反山東事連王文
統平章趙壁素忌希憲勲名因言文統由張易廉希
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
商廷趙良弼爲之輔此事宜關聖慮帝曰希憲自幼
事朕朕知其心商廷趙良弼皆正士何慮焉會蜀降
人費正寅又以私怨譖希憲謂希憲因壇叛亦修城

治兵潛蓄異志帝乃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

行省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陛見

言曰方關陝叛亂行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

不謀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代繫有司帝撫

御牀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

久伯顏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

合馬先百官半含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且

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爲薄也阿合馬

謂其輕已思中傷之乃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蓋世

祖命按之無驗遂釋之復其任阿合馬既死有獻此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二

三四元

蓋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別吉里迷失嘗誣伯顏
以死罪未幾以他罪誅勅伯顏臨視伯顏與之酒愴
然不願而返世祖問其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
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嗟夫中國讒人多矣彼譖人
者既已太甚君又率好信讒茲中國所爲無公道也
已大諦人君信讒由不知人元祖胡人獨能于讒譖
而不惑志信哉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亡也故特錄之
以告萬世天下之爲君者

史天澤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
唐肅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

柄何以權爲此語若無能爲者然於萬世大臣足法已嗟乎大臣而能勘破此關始乃上下無惡得見其忠而行其道不然權勢之迷人豈其小哉昔呂蒙正爲相人譏其無能爲蒙正曰我誠無能爲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惟不以擅權植私爲能故心無蔽而能知人善用然則賢相之不欲以權勢內自迷非欲以其心用之此耶荅刺罕既拜左相斥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爲務進右相言治道必先守令乃精選定官吏賊罪十二章夫守令最親民守令非人則民之受害也切凡君相與官吏所爲有失必由侈用以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三五元

然耶故具錄之

仁宗用重一繒罪懼冤抑諛言力抵見災自責賢能勿限資級史院必自遴選獻納即時舉行愛民慎茲刑欽農桑念衣食之本師儒審教化之源皆聖世賢辟所難兼者矧自厥初以暨厥終兢兢無遺德焉非

夫靈胎上根烏能紛吾有此內美廟號曰仁蓋稱其情哉卽以嬖諸宋仁乃宋猶有郭后之事

英宗爲太子時拜住掌宿衛使使召住住對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禍耶不往英宗以是重之及卽位首用住爲相住于刑曹情可矜者雖寬恕而貪暴不法者必不少容雖親與尊刑所必施帝以是稱之君臣果于誅殺卒致臣被殺君罹弑大變同在頃刻故君相而誠刑當之必無貸吾寧德勝刑焉趙承旨孟頫雖元文人而詩文多有當于道如自題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三六元

畫云披書晒腹向檐楹微誕全休世上名閑把漁竿臨水坐偶尋野徑伴僮行當軒竹嫩添詩興入谷風微引嘯聲好惡自家知冷暖任他時俗競枯榮王成自家痛痒自家知或亦觸之此乎蘇子瞻昌詩云吾言豈須多冷煖子自知又先得子昂同然矣

嘖嘖學士侍經筵時順帝欲觀古名畫則取郭忠恕北干圖進曰紂不聽諫遂亡其國帝閱宋徽宗書稱善則進曰徽宗多能惟爲君一事不能身辱國破能爲君則他非所尚也蓋毫翰唯儒生可好之以無國事也人君而競儒生小技于國家大政必荒矣其移

易人情神與好酒好色奚異夫嚶嚶本以精書法善屬文名乃告君能不以其技進而以忠正對則素所操持然也而經筵官可獨以才選乎

皇元風雅載郝經巴陵女子行云女子韓魏公希孟裔孫也嫁爲賈尚書男瓊婦至元中大兵下江南岳州破被虜裂衣帛書詩敘姓名投江而死其詩辭意壯烈有古義士風

走嘗謂節義之士皆性天生來非詩書所能感發師友所能教導如巴陵女子知詩書也然一字未識而秉節植義多矣如宋仲溫所書張羽七姬志豈盡識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三七元

詩書哉志云七姬皆良家子事江浙行省左丞榮陽潘元紹皆爲側室及外難興敵抵城下潘日臨戰一旦歸召七姬謂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宿誠若等幸引決毋爲人耻也一姬跪而前曰主君遇妾終無二心請及君時死毋令君疑也遂趨入室以帨自經死於戶六人者亦皆相繼經死實至正丁未七月五日也嘗觀古史所載貞妃烈婦曠世一見今乃於一家一日而七不已奇矣乃列其姓氏程氏蜀郡人年三十翟氏廣陵人年二十徐氏黃岡人年二十羅氏濮州人年廿二十氏海陵人年與羅同彭氏

與十同郡年亦二十段氏大寧人年十八其先死者也彼六姬若爲先死者風矣脫無本性風其奈何吾儕有約同死而臨難變志可勝道哉如吾邑西市汪婦查氏歸時夫已嬰惡疾查氏事之皆人所難既疾篤則到股顙天求代夫死從容治喪乃獨不哭衆稍疑焉既殯沐浴九叩姑前而入閉戶自經死彼中所存已定矣安事哭若此者豈詩書師友爲力哉予少妾玉儀真州人姓熊氏室人稱小娘子年十五歸予予遣舟迎之及舟諸奴將撮輿登舟望見曰奴退若家自有女奴此非教之也及予謫分宜內人命之從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三七元

入舟命女奴盡以紙糊舟隙乃入既至有生子之意予笑曰若鶯年能老吾家耶乃毅然正色而前君柰何作禽鹿視人吾此身豈能事他人計妾必死主君前爾萬一而死主君後君百年之日妾有子則守子無子即以是日自經死而殉君吾志已誓之久矣予病甚熊氏拭淚而朝夕事予願以身代既予小愈熊氏病矣則戒保母勿令予知曰毋令主君念我及予知而病劇矣醫來則從容語予君柰何以我手與他人執吾寧死耳醫及中門厲聲曰若醫診吾手者則吾先以刀斷手遽起抽刀予急趨醫出後十四日

蓋萬曆甲午十二月之四日也歿年尚少潘氏之先死者一歲非性生而能若小乎竊謂忠烈之臣亦性生耳

余闕在安慶守孤城六年羣盜環布而闕獨居其中屹然江淮一保障予以爲與張睢陽並著艱難奇績其治軍嚴而信與士卒均甘苦不避矢石亦同巡而巡工詩闕精周易亦各武有其文焉千載孤忠照映猶雙壁也

許熙載爲貪謀養不擇祿仕僦屋以居糴市以養親人嘗斬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又高何能介至是許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三十九元

笑曰爲臣當廉何有大小之別記獨不云小臣廉乎許與危太樸素黃殷士牌皆爲撫州金谿人少同學問至正中危仕至中書叅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黃翰林待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近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等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危乃不死白首喪節視巴陵女子有餘愧矣黃投居賢坊井中從者張午下救負出爲歔歔曰君小臣死社稷邪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不解還舍治酒餼使家人歌舞爲歡環守至日晏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

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及還求弗得亟往視井黃已死素後入國朝太祖殊薄之及余闕死安慶太祖立廟和州祀之一日

太祖幸弘文館素至履殿徹簾內詔問爲誰素對曰老臣危素太祖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乃謫和州蓋愧之甚於殺矣初在元時闕未著名而素名藉甚或以素事業問虞集集曰太樸入京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必求其人其余闕乎或問何以知曰於文字見之然則節義非浮誇者之所有詎不諒夫是故必窺實而能無官小大而夷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二

四十一元

險守之一然觀集知闕又可知集也

我國家開創初首旌余闕是激厲人心第一義故靖難兵入死者殊衆走嘗謂人臣死節須氣志和平乃不抵于傷勇庶幾仁至義盡如文天祥詞未少激志則久以彌堅即有不得已而如薛方遜詞節亦未嘗少損歸在不貳之心一耳國初如方孝孺豈不甚烈乃至過激而沉十族夫子所謂成仁必不至此次則大常卿黃湜湜欲以身赴難先託其二子于姑蘇太守姚善因編二子籍于姑蘇一令爲道士一令爲里正及湜縛送京師即以里正充解送人役而人

不識此亦未爲不可但既至 上溫語釋縛欲用之
此時湜如文丞相之對元祖則善矣而語乃侵 上
太激及命下盡捕江西分宜諸族使湜是時爲薛方
孫詞猶可保全十族湜不少爲十族動心而語益激
至諸族無小大並誅二子反獲獨存抑何以謝十族
之人于地下予爲未滿焉爲湜計見天下已定無可
爲而身又被縛則當如龔勝不食而死奈何不忍一
身數十日之生致死四百餘人死後學士不道抵今
沒沒即江西頃脩通志始亦不知有湜豈當時鄉國
之人不滿此既死不復道耶予悲其道之未盡哀其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二 四十一元

是將家屬微服過蘇州見知府姚善屬以二子藩之
崑山約善與同死國時歲壬午江西族人羅織殆盡
購公益急大滄武士湯華縛至京 上將釋用之屢
挫不屈稱殿下左右呵之曰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
貴不知殿下即寶位若欲用臣是不欲以綱常治天
下乎 上解顏曰聞卿博學善書不必學方孝孺執
迷朕將悉赦若罪湜曰經史柔翰治世所用亂世將
安用之况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向來悖謬不可
爲訓恐子孫有效尤而起無足怪者 上語以天命
湜侵上上益急會江西所錄兄弟從子輩六十五人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三 四十二元

妻族外親三百八十人齊至哀號大慟 上謂曰朕
知汝必不爲我用但認何罪責書于紙曰湜本爲先
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成此兇殘 上怒命
截其手足族人無大小出江西者皆斬之無何漢王
高煦謀宗社 上乃追思湜言謂侍臣曰謀國勿以
黃子澄臨刑語爲諱今朕甚悔之于是路防稍弛可
行 今上新即位有詔下訪建文死事忠臣而塚會
以告訐陟現靈異前是雖相傳塚在此子孫尚未審
迄此乃審其分宜祖塚亦名馬鞍山 國初舉發革
除之黨者蔣乾今醉與其孫訟者名亦蔣乾又會當

詔訪時豈不甚異矣哉予是郡縣申報驗實上其事
旨下封表其墓立祠宇恤其裔一人主祠尋命建祠
于分宜移其裔一人往主之蓋今上萬曆四年也
至二十一年予謫掌分宜縣教至其祠每歲春秋邑
令以下致祭中奉湜主左祀其族之同死者右祀其
妻族外親之同死者黃熊亦以傳古善予予過姑蘇
曾三至其家予于太常亦若有宿因焉湜時以死事
俱沉族者四方孝孺齊泰方練子寧孝孺無後遺骸
不知何處相傳門人潛瘞聚寶門外山阿即今高坐
寺背而實不知何處也子寧新淦人無後有玉屑集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三

聖賢元

予亦曾過其故居湜無文集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二

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三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校

人品辨賞志統一聖賢

聖賢上

孔子

辨五十學易可以無太過與春秋天子之事顏子孟子

千古賢聖之事迄夫子而定于一又千古聖人而獨

孔子厄于無位嗟夫使孔子而同往聖于有位將咸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三

聖賢

和日昃之弗遑焉得刪述天之厄之非以刪述授夫子然哉刪述前古未有自夫子始然乃後世之天下以訓前古之天下以述孔子一身肩前後而首出其中故首孔子

自昔聖人慮無不學而成但堯舜好學由性湯武好學由勉若謂性之更無事學則三聖傳受何以云精一云允執也孟子但言性之未及好學後人遂以性之之聖為不必學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曰五十以學易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曰學而不厭曰下學

而上達夫子豈欺予哉故端木氏述夫子于問者亦惟曰焉不學而已

文王法天周公法文王孔子法周公皆學也

聖人之學自然而學出作人息無非學者猶孩童之不慮不學而能自罔間則所謂時習也故學人以學爲學而聖人則不慮不學以爲學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往聖行事各以其時殊要以歸諸此心故曰心傳

孔孟之功之大豈不以刪詩書距楊墨哉若非其心與往聖合不曰距楊墨爲坑士之端倪而刪詩書爲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三

二

聖賢

焚書之萌孽也乎彼當周秦之交天下文靡極矣加以橫議成書詭言亂政即令孔孟當此寧得不刊落其書斥逐其人但聖人必戒而後殺改則釋之擇其否者而後焚之可則存之則知其焚者殺者皆理所不得不然聖心之不得已也假令聖人在上戒而不改則不殺而其人將何施乎然但戮其渠魁一二人亦足以震懾其餘而變易天下之習奈何不察而槩令玉石與火延立盡則殘忍暴烈心與前聖大異矣是以天下萬世之心不服莫不深惡其去聲其事而切齒其時曰掃滅前聖之法者秦也乃走則曰掃滅前聖

之心者秦也夫法則前聖何嘗不代改但心是而人同然之天下樂其改而不駭其異耳味此則聖狂之所爲異者何在而萬舉之必舉斯心也不猶振裘之必領而綴綱之必綱乎

夫政時爲大則何能一一襲舊惟各不失吾本來不忍之心則善耳如必襲舊以爲賢是後儒之腐爛非本心也如必掃前以爲高是暴秦之酷烈非本心也蓋酷戾則大殘忍而腐爛則小不忍惟小不忍故不能自主張惟大殘忍故自主張之太過

聖人以辭有枝葉爲天下無道即豈不以多言繁詞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三

三

聖賢

爲憂哉即作春秋亦是欲芟除魯史繁文令人但見是非堪爲訓誡則已爾左氏不達復作傳而詳言之是枝葉也以故春秋卒不能挽而上之

枝葉則言語繁文爲知以故沒齒不復知有躬行孟自反是反躬實境然有孔自訟反乃愷切此皆由心不忍故機不能自己

論語一開卷首言學而時習之乃自敘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茲學也抑何學哉吾知之矣夫觀時習而悅朋來而樂人不知而不愠悅樂愷雖殊情乎皆起于人心故知夫學以懾情歸心而已矣

夫習而曰時貴恒也能恒乃始無欠是以愜于其心而悅聖門獨顏子於學而能好之亦以愜心好也及實顏子之所為愜則曰不遷怒不貳過夫能不遷不貳故雖有可愠不以改其悅樂良以悅樂與心通洽罔有違間是以外物不能復參入而改之而曰一也然則心惟與學至相契好始乃見一一乃是心之矩夫矩之為言則也矩不可過有過非心也已軋之也曷謂已不見人而見已也人心只緣有已是以念念顧已事事營已言言是已遂以任已太過而責人太甚橫怒妄悅耽樂沉憂罔不至故走直以學為迄于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三

四 聖賢

無太過而靡以加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太過矣大當讀作太孟子以舜五十慕為終身慕則五十學易亦猶言夫終身學也夫為終身學而後乃可言時習之李太守宏甫則曰時習者言一日十二時罔弗習也日六時習矣夜而寢寢而憂憂而栩栩然不知蝴蝶不知周又安習乎此如不習何名時習今人日且不能時習何況夜乎予嘗考古時幾時敏時庸時邁之云固可言晝夜十二時矣至如日新日躋日邁日就之云豈聖功乃又遺夜耶又如終日乾乾夕惕若自朝至于日中晷則亦何嘗言夜如必求

夜之有學以為時習豈隨時之義哉而吾心亦無已勞擾而弗寧乎且夜睡去復何容知而可着一學也夫子不尸不言固學也然要歸只是向晦入晏息之義良以時靜而靜斯中其則尸與言則過矣夫子又嘗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假令世儒又于此義而復着一念則將從日夜之外以求夫子矣不知聖功原自易簡蓋日本當食也而不食夜本當寢也而不寢是失常過則而不可以謂學矣故惟隨時順適日食夜寢為而不擾應而不有即便是道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識不知順帝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三

五 聖賢

之則曰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于我哉若終日夜而思之不寢不食似若能用其心反墮知識而看帝力豈上古道化之云者哉
夜寢憂靜則習微也惟憂靜乃可言向晦入宴息止也宴安也入反也憂多是神猶散而未反也
發憤忘食非不食也旨與忘憂忘老一言飲食至急憂患至切生死至大盡弗以入其心止之至也易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之謂也外此而求過也滋晦已

予嘗釋時習之時亦不能以晝夜十二時之時泥定如君子時中隨時從道非時乎曰中曰隨曰從非習乎孟子謂孔子爲聖之時宜本諸此習固有鳥數飛之義然古者稱人熟識交厚亦謂習蓋言學而不待強勉而至夫道之與時相習則心中自是活潑生機圓轉靡盡夫非所謂怡然心釋理順者耶如此則又何須言十二時又烏用計日與夜故曰時無止道無晝夜政見無晝無夜罔匪悅爾假令死守晝夜之十二時拘執一習不能圓轉以從時便舛午膠戾而悔吝生復能悅耶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三

六 聖賢

夫子學易亦于時習即見之易稱乾時乘坤有時行豫隨旅遯姤時義蹇時用革太過爲時損益與時偕行小過與時行艮時止時行以爲凡此皆時也習也習當夫時則當夫心故于乾恒易知險坤恒易知阻而曰能悅諸心

恒人不能得悅以有心故有心是以思而出位出位由不知止爾顏子不遷不貳不出位也

聖人學易不是求明于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間只是欽此心恒在矩內愠怒悅樂各中其則則中則進也存也長也吉也皆自在我過此則爲太過而得凶

亡若使聖人無故而求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便是有他之心皆過也後世卜人爲之

人生全是太過由太過之心而言過中動過則此見人生非不及爲累乃太過之爲累也是以聖人終其身于學易易見斯懼以終始退然而罔敢逕情故無太過

假之爲言借也言借我數年之力非謂欲加壽也謂欲加壽便亦是求望太過

人之自處太過者必于處人不及矣凡待人之不及處即是已自處之太過處唯處人有或過者如過稱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三

七 聖賢

過與過讓過愛過厚是已聖則天然中則罔有過者夫是以曰不踰

古者于人有差失乃不曰失而曰過以太過也

聖人學易不曰無不及而曰無太過匪但謙詞實損過就中秘旨中庸有餘不敢盡即此也以斯言之聖心常是若不及者常若不及心斯爲危矣故无咎以無過也是以易道居危不居易

舜稱禹曰不自滿假伊尹頌成湯曰檢身若不及孟子稱文王曰望道未見周公訓成王曰如弗敢及孔子示門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故顏子得之

爲不改不違不情曾子得之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皆如不及也惟如不及故不抵於太過老子去甚去奢去泰去太過也

欲恒無太過則須謙以守之故曰德之柄也王文成曰人被傲字喪却一生朱子指此爲聖人謙已亦已默合無太過之心矣過而曰太過非謂待過之甚乃爲太也緣心體本自靜貞冲如豁如靡一勞擾靡一芥帶故曰不亦悅乎悅言自得得自本體也得自本體則何過過寂害事無太過即是精一執中止至善乾六爻自潛見惕躍以迄飛天言至此與天合也然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三

八 聖賢

必潛靜而始能見能見矣而猶惕然罔敢或過即以試之躍本體仍自淵然不動而常在如是乃能飛而不與天忤下上自如萬變萬合夫子從心不踰之境也故于天亦言在焉夫在者何也止其所也過此則矢在出天之上而爲亢亢則太過何能自免周公是懼故以羣龍無首示之言當復反潛藏也

賈誼新書云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一過一不及之分也

無首恐不但是無剛蓋謂茲道無首無尾無圭角形迹少露以故命之曰渾淪爲天亢非露首則露尾是

以聖人戒焉爲其露也

易三百八十四爻始乾初之潛藏勿用終未濟之有孚飲酒明當安處靜侯不可一有所過爲也至濡首失是則又安處而過之易之爲易竟此由所竟始而論之無事而不失事有事而行所無事俱以終始罔敢纖違然後乃爲潔淨精微而可知來藏往及語所以得此之功則曰退藏于密乃語所以退藏于密則曰以易洗心然則不洗心不能致潔淨精微退藏不密不可以言精微潔淨夫潔淨精微洗之盡者也顧乃洗不言洗而實之退退不但退而指之以藏藏不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三

九 聖賢

但藏而極之以密夫非無太過之極地耶故曰學如不及也是知心惟恒退而藏之密乃爲前定爲在中神武不殺亦語密也殺則露矣然以不殺而屬之神武何也武爲剛決果斷之稱其人多太過而喜殺武而不殺不謂之神而何夫子自叙而終之從心不踰矩夫從心圓而神也不踰矩方以智也既神以智則不可測而易以盡

夫子欲無言亦懼其露也故忠國師告唐肅宗曰從陛下乞一無縫塔

聖人立卜筮于易爲後世偽滋念念炫露事事太過

自起凶害而不知

夫子修春秋乃學易實功其正功罪明是非亦是欲人趨吉避凶要其本旨則曰誅心心正則僭踰矣自起而絜淨精微由斯而觀春秋一易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志在學在夫是以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日五十學易抑五十其十五之卒數耶

古人之學十五定志五十考成故曰遽伯玉行年五十而五十化曰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此聞非以善聞于人之聞乃朝聞道之聞夫子五十而知天命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三

十一 聖賢

即聞也故曰乃孔子則聞而知之審此則五十字非訛也彼以太過爲太過殊淺夫子斷由求不從弒是斷其無大過也今乃以輕許由求者而重自難之尚須五十之年有是哉以大讀太則往牒皆然論語太字五曰太廟曰魯太師曰太宰曰太師摯曰太簡並用大

先儒謂孟子七篇易道存焉乃指其存易之實皆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易之時也此固是矣顧予則以爲孟子見易之深在論孔子之春秋

孟子論春秋爲天子之事因以及孔子之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後儒未達遂疑春秋有僭天子罪致必爲之說曰擅一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何謬也而不知他日孟子又明之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故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夫孟子何以云爾也蓋周室之東政令不行列國雖有天子之名實已亡之故王詩至此亦不得謂之雅降而下與列國之風同而謂之曰王風非降之也時則爲之勢也亦理也故其時天子之史亦降而與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耳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三

十一 聖賢

是列國史固自記其國中事而不與天子關天子史亦自記其畿內事而不與列國關天子失政陵遲自迄此而列國反有政令能行於天子若齊桓晉文者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言此時天下只有桓文無天子也獨其所謂義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所公傳大道天地古今所共由正理不以行存熄亡則所爲脗肫然不忍于厥心者是已軻氏本欲明孔子春秋之義首先敘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孔子殿焉政見千聖異事同然之心是心自天子至庶人人人有之人人得而明之得而正之非貴之能獨擅非賤之能

獨遺良以人人心有公是公非人人可得而言故曰
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曰誰毀誰譽言匪我一人之
能得私也夫我一人既不能得私則天子諸侯又豈
能得專天子諸侯既不能得專則我今日言之其又
何可以謂之曰僭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然取而
曰竊亦猶竊志三代之英竊比老彭之竊乃自謙之
辭非僭竊之云也何後儒妄億緣竊取之言文致其
辭而指春秋之僭竊又緣春秋天子之事之言而執
之以爲竊天子又緣罪我之言公然爲夫子傳法一
大罪曰擅一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詎不堪爲撫掌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三

十一 聖賢

絕倒也哉不知此書之作事自仍之桓文文自仍之
史而我之所取惟義義則何人而不可與論列乎矧
此時天子之史又已降而下同于列國吾以列國舊
史整齊列國行事明人人得言之義以寄斯民三代
直行之心則雖謂春秋之作爲晉之乘爲楚之檇杌
可也而何法之禁何則周法列國原使各得立史不
但國即民間閭黨亦使各得立史各自脩明自是非
如國風田夫閨婦人人並得循性而咏或以美或以
刺天子諸侯曾何禁之天子諸侯無禁田夫閨婦則
亦詩之義也田夫閨婦之詩不得謂僭何獨夫子之

春秋而謂之僭也哉孟子以春秋爲繼詩而作殆有
取爾也其曰春秋天子之事則謂其所明者天子之
事非謂其擅天子權也續如桓文之事義在攘夷尊
周斯亦天子事也至夫知我罪我非惟孔子莫能逃
即桓文亦莫之能逃蓋既以尊周而爲周人知則必
以攘夷而爲夷人罪忠臣孝子既與亂臣賊子異心
則其議論應自懸絕顧聖人所取不在彼而在此豈
以其知加詳而罪加諱哉歸在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我心以究此書而成此義斯已矣噫茲春秋所爲作
也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三

十一 聖賢

吾其爲東周乎傳法注皆謂岐周在西魯在東爲東
周是欲興魯爲周不知自平東遷而西周亡周之爲
東久矣爲東周是爲周天子言我若爲世用而出則
爲周天子之天下非爲一國一家一身此孔子本意
既無用我者乃不得已而作春秋作春秋政以終爲
東周之志周爲而魯與音焉則春秋何必謂專爲魯
哉孟子得之故直云春秋天子之事也
夫以天下是非殺亂而作春秋政心之所爲不忍也
若但自老氏觀則爲議人爲發人惡爲色態淫志蓋
彼以虛爲深藏愚爲盛德主默不主言政與夫子當

言言當默默異故告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
好議人者也辯博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其
意亦欲提醒孔子計孔子是時尚少壯退藏尚未秘
密故曰去爾驕氣色態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不可
謂此言爲無裨益夫子一生蒙毀蒙譏被圖被逐知
我罪我紛然蜩起則老子言亦既驗矣孔子當時贊
嘆稱服卒乃不從老子言雖規切私夫子一身者爾春秋
我知我何也老子言雖規切私夫子一身者爾春秋
公其身以爲天下不以有己與之良以吾人此身既
已立在世間安能外斯世而獨任一己故曰鳥獸不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三
十四 聖賢
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不能不與則彼
之是是非非安忍信彼顛越瞽亂而不一爲之料理
嗟夫茲春秋所爲作耳惟老與釋則不與斯人之徒
是以老子出關釋迦入雪山各了其身不復關與人
世以故能離垢與淨無是與非曰乘風雲而上天
孔子稱老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
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
爲繒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
子其猶龍耶此語亦觀盡老子蓋鳥之飛之繒魚之
遊之綸獸之走之罔此天地古今常道蓋自堯舜以

來至孔子相傳是如此此人所可知若離此而御一
氣以遊玄虛冲漠是無飛無遊無走而無繒綸罔也
則復安得而知之然此語亦惟孔子乃能道焉
孟子有說孔子差處則交際章謂孔子于魯不去而
至獵校是欲爲之兆兆足以行而不行然後去則孔
子有遷延意耶魯之獵校宜自伯禽以來爲然其祭
品與器封國以來宜有定式恐亦非後人一時之能
猝改且獵校原亦無害于義觀夫子爲養與祭而有
釣弋則魯國爲祭何得不獵既獵矣則焉得不校獲
孟子謂仲尼不爲已甚此政孔子之不已甚者至乃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三
十五 聖賢
過爲揣之而謂以此爲之兆則反生私意聖人循獵
校可行之常而行何必于違也既不必違即又何必
于去若謂本當去乃不去反假獵校爲兆以規留則
墮智謀此戰國策士習心固然耳且先簿正祭器之
云亦是多爲孔子解說獵校想亦爲乘田時事耳萬
章又以獵校而疑非仕道此問尤支離不意孟子時
士人口頰已落後世腐儒談也如孔子爲委吏則會
計當爲乘田則牛羊茁壯長爲中都宰則制養生送
死之節別長幼強弱男女之分爲司空則別五土之
性使物各得所生之宜爲大司寇則設法不用而奸

民化攝相事則歸國所侵四邑墮三都誅少正卯而尊君卑臣即此皆是其仕之道道豈定統一律哉孟子與莊子同時假令相見恐未必能如孔老之相下

淳于髡曰是故無賢者有則髡必識之孟子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兩人作何等話並是為氣所使如孔子對達巷司敗諸君豈不渾如溫如

孟莊任収異趣矣乃俱言靜何也莊以任為靜物物直任放下孟則以収為靜一念豁然莫與撓

老子却主収莊所入與老殊而造乃庶幾以遺天地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三

十六 聖賢

外萬物一也

老子欲歛故遺欲納故外

夫子於民不能使知之故曰莫我知也夫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則亦不得而知之

人不得而知處即是孔顏樂處圓而神也

茂叔問程子以所樂何事予因茂叔之言而反以問

人人不堪其憂所憂何事知憂則知樂矣

夫子稱顏子之不違者二稱不遷不貳不改不惰者

各一實則一而已矣稱顏子曰屢空稱子貢曰屢中

有迹無迹之分萬與一之別也大稱顏曰屢空矣又

曰有是有者有其道空者空其累則虛實之辨也茂叔所樂何事之事即孟子必有事焉之事知勿正勿忘勿助之實而樂可見矣

楚侗先生曰昔人云無孟子勿忘勿助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憂誠然誠然吾儕欲臻此理須是從山窮水盡處尋討刀口鋒尖上識取臨境到陣時證驗着一毫倚仗擬議不得叅一毫意識情與不得叅着毫忽便非不改之真顏回矣海內談者儘有只因如此根種不真終成孟浪可為深戒也

孔子沒後惟子貢之學傳至今日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三

十七 聖賢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三 終

唐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四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品辨賞志統一 聖賢

聖賢下 辨顏子不遷怒不貳過

子路 子貢 曾子 閔子 冉伯牛

仲弓 原憲 曾皙 牧皮琴張 子思

子思 孟孫子考 孔子稱世家與崇視之

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文言以顏子當之曰顏氏之子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聖賢

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儒者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更便不萌作如此則已祇悔為心失矣即不萌作何以異于克伐怨慾之不行夫子既不許憲為仁豈其又以此為顏子之仁曰心三月不違仁政是明言其無祇于悔夫內追已非曰悔曰無祇悔則心無差失其曰有不善匪謂顏子之心有差失也不善即非禮非禮之事纔至前他人尚未之知顏子即知之一知即不復視復聽復言復動故曰未嘗復行其所謂不貳過不遷怒亦復如是今解者曰怒于甲者不移于乙

過于前者不復于後是何粗之乎見顏子哉走獨以為不貳過非過前復後之為貳如論語三分有二猶不足之例並用單二字此獨用貳與勿貳以二為物不貳之貳同是言擇中得一無有貳之過也不遷者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不遷此以怒人即人有可怒而怒之然吾心和平之體未常因之少有遷改夫是以曰心不違仁故以為顏子好學之徵此地政知及仁守進于莊蒞動禮之日能立不惑幾于知命耳順之時

怒之不遷政元晦所謂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者然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二十一 聖賢

怒易發難制人多不能不以改其和平之初顏子和平之體不以遷之怒故曰不改其樂曰不校也

元晦以不貳過為過于前不復于後則本谷永之母貳舊愆母貳微行出飲之過而言怒甲移乙則本揚子雲有此語

心之不能仁只為心遷于怒遷之則本體是一念怒又一念是貳之也此幾至微功至細密

不遠復之復不是有失而復之復乃歸根復命之復復乃是立命故曰如有所立卓爾不卓則遷遷則是貳貳則是違何以為仁而曰將發于心曰一而不再

總由彼未知仁之所以爲而有斯語

嘗試論之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有不善未嘗不知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知之未嘗復行也

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而即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三一 聖賢

續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豈殆庶之幾即知幾之幾乎六朝以先引用斯語並止截殆庶兩字用之而不以連綴幾字豈六朝以先固有見此者耶

或謂夫子教子淵爲仁如何不曰克欲而乃曰克己不曰復理而乃曰復禮曰此夫子因顏子所自得者進之顏子之言志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則既見善勞之公欲念原不作矣第猶見己之有善勞在尚未能將上天下地往古來今人人我我合作一片故夫子猶以未化爲是有己蓋功之至精微念念在內融無

待于外者故以告之曰克己則所謂己豈七情六欲之云哉只觀善勞無施伐則知理欲大分彼夙判心中矣惟一言一動一視一聽中容有纖毫之過不及斯之剖判乃隱微之極致人不能與知須自己一念發動初分處品式恰合無待制節而詳乃合自然渾化蓋是至禮之根于心者故吾以復爲歸根復命之復爾如此則其視聽言動之無非禮亦自視聽言動之根無非禮言故曰幾也而豈淫聲悅色貌言邪動之云哉由茲而論惟視聽言動爲身之儀故曰禮唯身儀念念愆之已故曰已也

與知之與音預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四一 聖賢

禮即矩也無非禮即是不踰矩乃前面之至妙至妙曰從心所欲從心所欲則無知而無不知不以知幾見其神乎有不善未嘗不知其于神也已近乎

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則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子有知乎哉無知顏則曰有不善未嘗不知夫子三十而立顏則曰如有所立上聖大賢氣象于茲居然可見蓋曰末由則見是未能由已也曰未嘗不知則見是知未化也曰如有所立則見是未能無方所也顏子未到聖者只此而已若曰微有差失則是已本體尚未知未竭或罷而立不卓也其何以爲顏子

而夫子又何以稱之曰心不違

聖門如子路人品甚高只觀乘桴之嘆許以相從聞之便喜直是胸中光明正大不一毫利害動但是信夫子之至乃自信未至故不能自裁度子曰無所取裁政謂其不能自裁但用信我耳顏子仰鑽瞻忽時亦是求之夫子至誘以傳我乃始知路之由已誘以約我乃始知歸之在已是以得竭其才

慍見是有尤人之意若固窮則只是守已

子路親於其身爲不善不入其黨此聞是知以後語由知已之未能自作張主或爲人挽故勵不入之節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四

五 聖賢

此善學柳下惠者也若真能以守已作主亦是自信之眞子貢反築室于場亦知已未能自主張也故欲因依聖墓庶幾敬存不失至曾子自不必此

聖門如閔子閭閭豈不依稀乎溫而厲仲弓敬簡豈不殆庶乎一以貫及夫子沒而語得道之宗者乃在曾子語能明夫子之道者乃在子貢而冉閔不與焉此何以故難言哉難言哉夫子於閔子以必有中稱之於仲弓以南面許之至夫一貫則惟以傳子與子貢此又何以故難言哉難言哉於茲思而自得之則知道乎

得道在悟進道在功功力之極鬼神將通悟之機也閔冉固粹資然精進之力則或未盡以故閔子能閭閭而不能通之侃侃恂恂便便與冉氏能敬而不能通之亂能簡而不能通之文非功力有限爾耶曾子之入也以三省吾身子貢之入也以多識事物惟自本身故一語即達

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嗟乎多之爲累久矣

曾子則以人惻朴無他技原近精一也

洪容齋筆記云曾子子貢皆孔門高第也其聞言而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四

六 聖賢

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已默識於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爲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承聖問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禮也故對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問豈爲不能知乎曾子于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發其忠恕之言子貢是時但未有從而問之者爾走謂此于端木得之對曰然非歟亦對者唯唯否否之類耳

三省是聞一貫以後事觀虞廷末篇帝始倡歌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以及君臣喜起而百工熙皐陶乃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

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音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味後歌三句則知前歌三句必不是自贊美語意與不忠乎不信乎不習乎同政其日自不足屢所自致省者繹此而時幾勅天之功其在屢省也明矣故曰屢省乃成欽哉先曰率作興事蓋言此屢省工夫不但無事時須于率作興事時不忘乃見是時幾而謂念愼也走謂三省政合此若以此爲未聞一貫時則夫子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省亦三也亦謂爲未聞一貫時耶不知默識心口一也學不厭終始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七 聖賢

一也教不倦人已一也曾子謀忠與信亦是欲人與已一傳習亦是欲心與口一至日日如是便有不厭不倦之機此曾子之愼念也蓋惟懼忠之不在事前信之不在言前傳之未能服膺弗失忠恕之一貫政如此乃造其極即爲文之不聞式不諫入

一貫不是數目拘定于一

方司徒定之云曾子啟手足不是以所保之全示門人如此說何異曹交以九尺四寸爲聖乎足手之全不獨曾子能之此政見其將死手足不能動至仗人爲啟猶且戰兢而不敢忘蓋死而後已之意

夫子與人多在安貧聖門貧莫如原憲觀其辭九百與對子貢者而貧之自甘可知若聚歛貨殖則不能安貧及稱高第乃又在不能安貧者而楮冠黎杖之原憲不與焉豈聖人取人貴其才之可用不徒拘拘安貧一節爲耶譬如蒼苔雖清幽可賞無當於用千尺之株即有寸朽易妨棟梁

晉庾季道品人謂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獠貉噉盡此語雖激大諦淳慤世平堪自保惟不足於才遇亂將不免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八 聖賢

天下貴才謂治亂皆宜之

原憲辭祿良由見偏只知辭爲是不知可受而受亦是專主于安貧不知當富而富亦無傷故曰局士顏子可貧可富故悅之曰使爾多財願爲爾宰求賜雖未能安貧顧其才達可用大作不局之一節進之則能自充拓可以貧富處之一

原憲之粟但只見一已遂謂多無所用竟不能通之鄰里鄉黨即環堵糟糠與顏子簞瓢陋巷趣異不改其樂是不知有貧憲對子貢云云則知有貧且也以貧爲能其問耻意亦耻得穀耳故以處治亂之邦大

之言耻不定在穀之辭亦有當穀之時不當穀之時
唯處此不差乃免于耻是耻不在穀在所以穀也
祝父明日原思貧而子貢病之病之者非也而思何
必諄諄然辯之乎孔子謂其克伐之難有以夫

聖門于羣弟子多是因問而告間有呼而語之即是
注意其人然自顏曾外惟子貢子路與音預焉然呼子
貢則多與言天呼子路則多與言知蓋果者不患不
能行而患其知或未真達者不患不能知而患其知
之非出于天然釋此則二子學並幾於道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已是自強不息體段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四 九一 聖賢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之心但氣質猶得與音預之耳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按何
休釋義祝斷也則亦喪之意也子畏于匡則曰天之
未喪斯文也餘惟於子貢兩言天他無言天者

琴張曾皙牧皮孔子之所謂狂也彼皆臨喪而歌任
放而棄禮周太守子徵以爲能反其真走謂非也若
以任放爲反其真則禮果生于聖人之僞者乎舜之
號泣孔子之慟羣弟子之相向而哭皆失真乎

釋氏以忍爲教故師死以不哭爲合性緣彼以死爲
反其真也若吾道所謂真則曰真心當悲哀而悲哀

自至此天之不容僞也臨喪而歌失此真矣緣彼見
世人營營汨汨于生死得喪以爲悲喜故自脫去不
知并臨喪之當悲哀者而一切去之則其過也夫子
與之非與其過與其脫略世故近于忘物累耳
牧皮等亦知心是常樂境界但不知禮以約之乃老
氏則謂性本無禮

曾點意趣在自得顧未能反求諸心即有此意趣終
竟若一夢然

曾點致後妻能感之政由心念上缺即君三省耳

三子志之不及點以有所待如千乘之國與宗廟會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四 十 聖賢

同何時到手不若乘春集侶隨地隨樂更無等待故
知無擇于境方可與安土無擇于時方可與樂天一
有擇則不安不樂隨之以不可必得也

三子願俱由人曾點願獨由己由己則可舒可卷如
夫子志大亦不在得國只隨吾日中所接與之無日
無時無此人則無日無時無此實用方是終日皇皇
汲汲若必待得國而後可以有爲則平時無所措手
豈應爲彼間歇乎此便不是堯舜真境

昔晦堂在黃龍寺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
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

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
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誠洒脫亦只見時行物生
本意山谷詮釋畢竟是拘于言三子之拘拘似真而
反失真以非勿助勿忘勿正頭地也勿正勿忘勿助
頭地如木樺吐穎抽枝含蕾發葉豈曾着意何曾暫
歇

王龍谿先生曰天下事不着人執定做湏淡然超然
若一毫無意于天下之事者方能了得深山之寶得
於無心赤水之珠索於罔象故運甕者在甕外以無
用爲用也三子未免執定曾點却似沒緊要者當三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十一 聖賢

子言志時且任鼓瑟眼若無人夫子問及含瑟而對
說出一番無意味話于日用之常一毫罔所顧忌狂
態宛然若令伊川見之必在擯斥夫子反喟然嘆而
與之觀其應用之迹未嘗有意爲三子且將超于政
教禮樂外此千古經綸手所謂無用爲用者也自聖
學忘此意不傳漢唐宋許多豪傑只了得三子所欲
爲尚未穀手明道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庶幾近
之

孟子之兼言義蓋因當時告子諸人以義爲外故不
得已而以義合仁言之欲天下知義若仁之皆內耳

時莊子諸人亦合言則又些薄仁義者

戰國百餘年中申商范蔡蘇張韓李刻削傾危功利
是急更不復關本心皆義外之流慘也蓋義于時爲
秋肅殺之氣行焉若任彼外之將盡天下而犬豕視
人吮其血食其肉斬剝剔誰復關吾誰復含隱以
故不殄盡六國弗已耳

中唐率性爲道即性善本來宗旨

穀梁氏親受業於孔子乃言仁以治親義以利尊則
并仁義而外之此七篇所爲孜孜性善仁義也

孟子之論養氣蓋本傳者之釋誠意其是集義非義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十一 聖賢

襲即戒欺求慊之本宗其不慊則餒即不善厭然之
秘旨其剛大充塞即心廣體胖之弘致其有事勿正
勿忘勿助即慎獨之真功其生心害事作事害政即
誠中形外之明驗而首篇黜利以歸仁義則格物知
止之玄諦也大諦七篇咸根據學庸而推廣之

或曰孟子于五人而忘其三不復檢索豈亦所謂不
得于言勿求于心者乎曰非也告子無問當求不當
求一切任之孟子則此篇義重獻子不重五人之必
實其名况爲文法亦不必五名盡實如九淵莊子獨
言其三趣便含畜列子全載便盡矣

孟學之大在自得不在考索故說往古多大畧而說理則靡不玲瓏四周如書載帝咨四岳四岳舉舜帝問舜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義不格姦禹伐有苗氏三旬苗民逆命益贊禹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叟夔夔齋慄瞽叟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據書則舜底豫克諧並在未揚先而萬章所問浚井塗廩曰謨蓋都君曰往入舜宮則既揚尚未豫諧孟子却不引書與辨証豈孟子未見尚書耶豈今書殊昔尚書耶非也孟子意在見兄弟天性之真故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十三 聖賢

直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言至性合如此再不與辨未揚既揚

孔子探賸索隱鈎深致遠隨問響應而聞鄉子論官長弘言樂老聃習禮則欣然往學可謂有意博物也已然博物莫如子產夫子稱之惟曰惠人曰君子之道四博物不與焉誠以君子鴻致不專在博物也兼之固自佳如其未暇亦先大者而已

孔子天地古今山川鳥獸草木無不知孟子則多不知亦聖賢分量如此然言善學孔子則無如孟子以

能得其心也苟非靈根上智耳順心通而徒孜孜物博爲勤即識能窮天地智能辨萬物何與身心是以知愈多而心愈雜求愈博而失彌遠如戰國橫議處士傾危辨客于天地古今山川鳥獸草木曷不暢曉故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辨吾皆摧之曰吾所以說吾君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謂之不博物可乎至如田巴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咎五伯而一旦服之者千人茲則能既以是非又能以非是匪才之博而且洽然乎故曰臆說誣濫辭非而澤記醜而博害必至是孟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十四 聖賢

子不事勞搜遠剔專務悅心政以矯當時諸子而鎮其紛拏庶幾挽人心于破壞固知君子立言發諸心所不忍爲當世也故曰予不得已也惟不得已而言故無侈說後世多臆說如孟子言堯九男呂覽承之則謂堯有子十人臆胤子之朱不在九人內也帝王世紀附之則謂堯娶散宜氏生丹朱其九人乃庶子臆事舜皆羣庶也又有因堯九男而謂舜亦有子九人謂商均爲次妃女英生者是何翁壻之相似乎斯皆好博之害甚至有自作話言指爲古語而誑人者近世何子元辨堯止言丹朱一子

說吾君橫說從說皆音稅

聖門傳來記事原簡見大槩而已如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但云愬即知寮非再不說如何愬如求也爲之聚歛而附益之但云聚歛即知求非再不說如何歛如子畏于匡但令知有匡人之圍則已亦再不說如何圍夫子脩春秋大旨都如此是非既明自足垂訓立戒雖不得已有言而欲無言之意自在後世具詳端委若皎然方策之間然其中善者未必堪爲世勸而所載之不善者已爲天下詛詐資良以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也況吾又爲之辭乎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走則日記載繁興雕僞曰作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四

十五 聖賢

聖學亦不是主默不主言只在適當不可有所之心嘗見陳白沙有詩而疑之其詩曰他時得遂投閒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夫君子不得已而有言則著書何害雇乃非書是山山與書其何以別舍著從對對與著亦又何殊總之二者皆外也何與於心心苟罔倚著書對山皆道爾何分內外何期隱顯彼投閒以爲高顯行以爲汙著書以爲非看山以爲是並是厭一好一俱墮礙障自生計校無言但不先有意爲言耳天地日月之化有機絨而不得已有運轉而不能自止立言機亦猶是

聖門有一得即有一事功彼由求諸子何者不可見之行事乃孔子則俄頃化矣如孟子七篇所論著夫非所謂造深自得者哉乃在齊三卿中經營往返數年名實竟未一加上下豈所見與所行事仍未合一然抑別有說也抑或君子所爲誠爲衆人不識非吾儕可得輕議者耶然而後世儒者稱道在而往往名實之無可睹見殆自子輿氏始矣

孟子之于王驪亦涉淺露孔子只循禮分之常闇闇侃侃無迹孔子君在蹴踏與與孟子則說而貌之孔子盡禮孟則抗禮孔子君召不俟駕孟則辭疾他出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四

十六 聖賢

儒者致謂聖降自卑賢引自高於體各合誠若然豈聖賢而皆有所之心哉聖人溫良恭儉讓望之渾如山之可親匪有降而自卑之心若賢人則坦率未融退藏未密以故動履矯抗亦匪有引而自高之意引而自高田子方之流爲之降而自卑老氏之流爲之吾道無是

禮所不合聖賢即一毫不可假如在朝而有上下闇闇侃侃在朝論爵然也今人居鄉黨而以寒煖分闇闇侃侃則爲利勢故鄉黨只有一恂恂見聲者齊衰者亦與冕者同一作趨無復闇闇侃侃之異矣

或問齊王託疾請孟子託疾辭與陽貨矚亡饋孔子矚亡拜有異乎曰陽虎矚亡則全任詐顧其饋又不
得不受既受又不得不往拜則以大夫尊也而孔子矚亡拜之自是彼此渾然王則分視大夫加尊王來
致詞又婉而有禮則原與虎殊致饋不必却則王請
尤不必拒王請婉而有禮則我往亦不可以爲屈且孟子是時爲齊客卿既可使之往弔于滕獨不可以
請而來見我乎如王以倨召之是無敬賢之禮與膳肉不至同孟子便當決去如可以不必去則請亦可
以不必拒孟子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無乃峻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四 十七 聖賢

急旦日出弔無乃已甚即云欲引之道而我之氣岸稜稜只見其相軋也不有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乎前哲所由致君尊禮緣彼覲德心醉非我與抗而能相爲成也
孟子疾辭齊王以出吊面斥尹士以小丈夫皆是藐人至犬馬國人草芥寇讐之告君無亦已逼此孟氏所爲弗如顏子者假令自反功至便如見互鄉對司敗矣然滲漏處尤在說大人則藐之言走竊謂是漸音戰國遊士習氣未除盡也只觀蘇秦所著鬼谷子其道亦自一心靜志養氣以至氣神阜乃能藐諸

侯說之不動心而孟子可規已說並音從
淺露皆放也亦是心爲之動而露

夫子於天下威嚴拂逆之至應之自靡痕迹真是能不動心如於佛肸弗擾之召夫子豈真欲往哉使孟子應之便露不往之迹矣朱張不察乃曰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事之終不可爲也則謂始爲真欲往矣夫顏子于不善之來即知而弗行之豈以聖人乃猶待于再思而知其不可變不可爲哉大都聖人何能以輕淺測之彼二亂人來召其意自順聖人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四 十八 聖賢

直是異辭答之不拂逆其來意以啟他變蓋原無往彼之意觀其傳去聲易之見惡人曰以避咎也而本旨可識已此原不可洩即於子路亦不好與選言只直答之如陽貨諷仕則曰將仕蒲人要盟即與盟本意終不可窺子路則直而粗無復含蓄故不免于死聖人雖卒不往即二亂人見其無逆辭橫暴之心亦消釋不然彼以好來我以峻拒欲不逢彼之怒難矣後世高士處亂世亂人往往賈禍以此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聖人于來者類如此
矚亡拜貨與微服過來同旨此等人相見既難于應

對又難于謝絕不若因彼暇亡而暇亡我既得免與見彼又不可指我以為不見此最善也如子雲謂誦身伸道固未知孔子即謂不往見者義往拜者禮暇亡往拜者欲其稱人亦是多為孔子解說聖人亦無欲與稱之意即孟子云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亦多為孔子解說耳如蒲人嬰_平盟欲孔子無適衛盟訖出孔子東門逕適衛則始之與盟亦與始之欲往佛肸一耳蓋彼原不以道來我非腐儒也何乃拘拘小信而墮其術中惟人以禮來誠來而我乃以不誠無禮往斯乃謂詛詐耳又或人以禮來我乘彼執禮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十九 聖賢

詐而以禮繫之人以信來我乘彼守信詐而以信愚之斯則險人之行刑戮之民為之

孔子時人但不能用之然莫不信為聖即欲害之亦以忌其聖孟子不但人未甚尊信即及門之士尊信亦不逮孔門遠甚國君敬禮則以當時天下之權在辨士誠畏其口非必信其道而尊之故鄒衍淳于髡蘇代樗里之流悉有千乘後車傳食而分其庭

孔子時天下無有得爭衡者孟子與爭衡者既衆而其才辨又盡不出孟子下如楊墨其人恐亦非孟子能遽及故當時歛然尊之以並孔子曰孔墨則孟子

安得不辨

孟子告梁井田告齊亦井田告滕亦井田却似今之文場活套如孔子對列國問政何曾一律但各因時事救正之即告諸弟子問政亦各以其才智授之要各當其用安能一槩投之井田誠自古良法然致戰國其時勢與事自難復告齊梁猶以國大地有餘至如滕截長補短將五十里方一里為一井則無田者過半當時縱許行不來滕亦自止後世不達過以撓井地咎許行豈知許行原未能沮壞以時勢不行故耳就以滕五十里如劉忠定解方八百里推之謂凡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二十一 聖賢

言方八百里者為方百里者八八八六十四則方五十里是為方十里者五五五二十五此即王制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之之云滕僅僅二百五十里耳何以供上下田里之數故曰時勢不行

戰國時井法盡廢則其田不在民在官矣今一入仕而奪官之田以與民取民之有以均衆法雖公乃其情則大不便我尚未能信上下欲令彼之上下唯然各以其所大不便者而從我必不然矣為孟子者宜何如亦惟曰輕徭薄斂緩刑恤罰以存先王厚生遺意可也大諦君子行道要在通輿情與察時變法固

有在昔爲美而在今日爲不美者蓋可行則爲美不可行則爲不美是以不得不與時情推移昔魯自宣公稅畝民利始歸之上人將謂孔子而入也稅畝必首更矣孔子仕魯定公數年竟不更顧其道亦足以行而稱大治意其時事勢亦必有不能更不可更者故不更也今古殊時國用繁簡後先異事奈何復欲以古法拘之假令今日而有聖人出井法固其所必不行者只如今縣官一錢帛出納一米粟賑貸出之官者凡幾得之民者凡幾中間侵蟬乾沒者凡幾所共知也而竟不能革籍令今日而分田也弊豈少此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二十一 聖賢

將詭名薦受有之將寸田尺宅不沾者有之田雖分受未必均也訟將何時已乎又况郡邑各有豪傑縉紳能無兼并今之人心非昔之人心也不料時勢人心而徒迹古之師未睹其可

子思孟子考

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後來述者直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注史記者遂以人字爲衍走歷參訂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或曰二十二年襄二十二年爲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至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子

思之母死孔子令其哭於廟子思逮事孔子所與孔子問答爲多孔子卒子思寔喪主四方來觀焉子思生年今不可考知可考知者孔子卒之年子思時已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乙酉至魏慎覲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其書論及張儀公孫衍當是赧王五年辛亥以後事自敬王壬戌至赧王辛亥凡百有七十年辛亥去伯魚之卒百七十有四年以百八九十二百年間所生人物而謂其相待共處函丈何二子之壽考一至是乎或謂二子之壽考亦有可言者曰安王二十五年甲辰子思言苟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二十一 聖賢

變於衛是時子思無恙也孟子魏惠王時已稱叟較其生近安王即位時謂孟子親受業奚不可曰安王甲辰伯魚卒百有七年孔子卒百有二年而可云子思尚存哉孟子之少也其母三遷而後知學其母爲之斷機其娶也見其妻踞而欲出之其時吾不知其年固知未從子思學也過此而又可云子思尚存哉假令安王時子思而存亦決無居衛理或曰子思居衛見孟子書何可弗信何孟春謂居衛必衛悼敬昭公時是也昭公時衛屬于晉韓趙魏氏賢者已自難安其國懷憂慎願皆弑君賊衛非父母國也而子思

何獨忍與其人周旋爲之謀而不去耶威烈王十六年辛未魯繆公立今觀孟子書所稱載一則曰繆公亟見子思子思不悅二則曰繆公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謂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公之尊禮子思與子思之自尊重其道也如此是時子思年已九十耄矣乃父母國有賢君而又有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子思顧不老焉而乃適亂國與逆賊語哉子思居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如守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此必子思少壯從仕時事其言苟變於衛若果有之亦必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三聖賢

在悼敬昭公時事孟子之年今不能考知但生近安王即位時至顯王乙酉年當六十餘其稱叟無疑也赧王丁未距乙酉又二十三年孟子年近九十矣七篇之書或謂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爲之或謂既沒其徒相與記其所言然孟子書云由堯舜至于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皆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似在始遊梁齊時所言者其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似在去齊後所言者然則謂其書爲作於一時而記於一時也可乎晦庵先生序孟子悉本史記列傳而分注諸家之言以

致其疑至通鑑綱目乃特據司馬公所次舊文錄之以是知綱目非元晦手筆也

按家語載伯魚年五十卒子思年只六十二以高氏子畧孔甲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荅語則孔子在時子思已長矣又孔子沒子思能爲喪主子思之長無疑也而孟子乃謂子思在魯繆公時繆公嘗師之則又與子思已長之說不合蓋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薨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而繆公始立據此則繆公之立距孔子沒已七十年而子思壽僅六十二安得當繆公時尚存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三聖賢

事出後人傳說則未免多附會不但於三代遼邈之際即如趙宋去劉宋無多遠元楊廉夫記坡翁跋石恪畫三笑圖但云三人皆大笑曾未及笑者而黃山谷竟實以遠公與陶陸三子李伯時畫蓮社圖便圖遠與陶陸笑于虎谿李冲元又爲作記今考陳賢良舜俞廬山記稱有趙彥通者作廬岳獨笑篇謂遠公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十餘年則信非同時人也計彼當時但欲以儒釋道三笑藻飾成一勝事便強援陸脩靜高道其中後世見孟子之賢欲高大其源流遂云親受業于子思不知青染于藍而青固未

嘗不加于藍也即受業門人奚忝夫君子之道無待而高安用張楚誑漢

子思母喪孔子令哭于廟自是孔子無恙時事孔子歿而子思圍于宋乃發憤作中庸時其年十有六今禮記謂子思喪母于衛柳若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味此之詞則喪母爲孔子歿後事矣走謂何慎之對後人傳會非子思言也何以明之夫以柳若之意本以爲人良無足咎然謂君子以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四

二十五 聖賢

孔子稱世家與歷代崇祀考

魯以孔子爲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司寇夫命必以祖重世族也所從來遠矣司馬氏列孔子世家而宋儒或非之殆未之考爾史謂漢高帝不事詩書輕儒然孔子沒後數百年未有帝王崇祀之者崇祀自漢高帝始厥後歷代承之

而夫子之祀遂爲有國大典輕儒固若是乎以是知帝所輕必貪鄙之儒爾如張良則終始優禮未嘗一嫚罵及之此帝所爲高耳至安帝始祀孔子及七十二賢于闕里魏始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六朝太學皆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配享餘悉不與至唐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代人用其書並令配祀至高宗加曾參與顏淵同配享至玄宗乃立四科躋閔曾以下九人于二十二賢上而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四

二十六 聖賢

七十二子弗與焉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於先師先聖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爲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是而言釋奠者則本禮記言先師者則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二十二子爲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子思孟子顧舍是不錄而皆取之釋經之諸儒二十二子獨子夏無以議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謂之經師可矣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

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識緯則其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者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弟子除顏回外反不得與蓋拘拘鄭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予謂十哲與七十二子誠所宜登乃二十二子亦難盡簡盖唐世欲求明聖經舍二十二子則靡所發蹤如戴馬素履固誠不足齒然亦有能發聖蘊而言宋儒所未能言者君子虛心求之不作漢唐宋意見界庶權衡罔舛而可與論于後先已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二十七

聖賢

孟子至宋神宗而始與配享至徽宗乃躋子思永嘉張廣文鳴鸞言其邑有梅大猷者學神仙術一日邑庠釋奠先聖大猷與其友某子甲曰天下府州縣丁祭多矣一聖人詎能遍降試同汝出神一占望之某子甲術尚未精將至黌宮見前途擁衛皆温州境內神明也呵禁之足不能前獨大猷得詣門首遙見先聖神位中乃天上一巨星餘無所見亦豈所謂一點靈光者耶至所遇截路神則與某子甲符王安石論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

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栖栖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走則謂當時天下尚未知尊孔子即一世賢者猶未免以孔子與楊墨並稱遷非有所承傳乃于千古中巍然獨尊一孔子以爲世家即老聃弗與焉至諸子乃又獨先孟子亦其獨見足尚也夫孔子子孫其時仍未有爵封太史公以已意尊之與公侯等是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四

二十八

聖賢

果何所取而云然哉乃今世世爵封上公則太史公爲之兆也禮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良非虛語鶡冠子曰一日兢兢孜孜一日堯舜一歲兢兢孜孜一歲堯舜日日歲歲與聖同貫子爲堯舜乎堯舜爲子乎此知道者之言也假令學孔子而不法其孜孜兢兢惟求其墮三都歸汶陽田刪述六經者而學之去孔子何啻千里事功不但時殊勢異矧其事由人孜孜兢兢則由已者也由已斯孔子我作之矣故孔叢子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

與體成則自然矣語兢兢孜孜也

諸子所爲異于聖人異其所爲孜孜兢兢者而已矣
程伯子不欲以一善成名則知孜孜兢兢者也諸子
但欲就已所見以捷其徑而速身名聊自一時痛快
于心即裂于道外于聖弗恤也第彼所見之就雖偏
亦已竟盡而能自成變化如就手以爲持而持無非
手就足以爲行而行無非足就耳目以爲視聽而視
聽無非耳目此豈可以漫然致之精能之致也故賢
聖之下爲諸子

聖賢順物而不用智以成德諸子假物而曲用其智

以成名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四

三九 聖賢

孟子以上無腐儒迄漢而儒腐矣諸子則六朝以上
未腐也腐自唐始以強壯作也強作不真作何爲者
原其志皆欲爲聖賢之因時立教者耳

自孔子歿後數千年無聖非天不生聖人人自不反
其真耳豈啻不反其真迂儒則自以其腐爛爲真畸
人則自以其奇詭爲真功名富貴之士則自以其功
建名立貴寵富厚爲真各真其真益愈亂要之不
齊自是今古恒物大致譬如鵬搏鷃飛龍驤虎踞鳳
鳴雀啁犬吠牛喘並生存于天地之間可擇而不可

少也昔有龍聞于鄭或請祀之子產曰龍亦無求于
我我亦無求于龍遂不祀予嘗以其言爲得真見大
而深味之今諸子紛紛彼誠何與于我我亦何與諸
子故不必加拒惟因所是非而是非之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四

三千 聖賢

唐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四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五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株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品辨賁志統三 諸子

諸子一 管子 李憚 晏子 廣成子 老子

詹子 莊子 郭註 列子 白圭

仲長統有言百家雜碎請用從火雖無譏焉可也然
彼其言立業已行於世矣故凡諸子書之爲世通誦
者必辨焉間有世未通誦而書實奇俊牖于大道亦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五 一 諸子一

所弗遺

淮南子曰浮空一韭甫尾切體具微從之成一拳石積

此以至巋然成山陶宗儀云山谷嘗愛此語乃儒者

讀書多遺諸家是故以正叔之賢入蜀乃聞未濟男

窮而喜溢眉衡諸家何可盡廢也

尹傳周召而下生一管子手秉智刃再闢萬戶前之

王畧自此紇後之伯圖自此興乾坤今古分限一關

隘也盖道術始變內務以外務自茲以往一有爲爲

之矣然以去聖未遙故見解所及未舛知彰知微顧

視以則似察安則非所謂以功力之心行仁義者哉

自管子後晏氏用其牧民爲儉而墨道萬季憚用其
舉辟盡地而富強萌天下紛紛尚功矣老聃氏厭而
薄之遂薄仁義以爲功利由之起而欲以無爲反其
所尚然楊朱莊周中不害韓非之徒皆祖老氏之意
或以不拔一毛或以虛空任放或以芻狗生民或以
故與詭取靡然發動並驅馳逐各騁私智道術遂爲
百代裂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
其言之也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傳山高一名
形勢向子歆七畧以管子十八篇列在法家據今行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五 二 諸子一

世本視歆畧篇目反倍益之封禪篇亡補以遷書其

餘采獲綴合宜亦多矣其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

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焯知爲後管者之論乃若闔

閭之世遠出桓後春秋之成不在仲先何稱吳王好

劍士多輕死復稱春秋所以紀成敗乎知非盡出仲

筆矣弟子職一篇盖古小學誦雖無與霸圖而載之

末簡好古者盖尤偉其辭幸其傳云

管子時楊墨佛老皆未生天下學術尚由于一而管

子始變其心之術故言道體與前聖不殊所殊者心

之術其心術白心內業宙合樞言多見道而其本領

所以失則在宙合篇第九舉目之謾充曰謾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聰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悖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吉夫其言順聞順見順言爲聰爲明爲知何異後世順事明覺之旨其言聰明以知則博何異知要能博之旨乃其所以與王道異則謾言之發端爲累也按謾在震音春在勁音堂釋文有所求也彼自有所求而充之以言心則安得有無爲之爲哉至云利則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五

三 諸子一

勸勸則吉是爲吉而勸爲勸而利爲利而易也

又曰春采生秋采蔴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

靜閒闔詘信淫儒

淫音逞泥也激也儒風俗通曰區也言區別古今則淫無區別者也

一暗一分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

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

也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

沈抑以辟

罰靜默以佯免辟之也猶夏之就靜冬之就溫焉可

以無反于寒暑之菑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

以爲僂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

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

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去聲而封于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由斯言觀之管子不死子糾之難此其本旨也又曰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階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于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太人之義也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五

四 諸子

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由斯言觀之管子之舍王道而以伯圖興此其本旨也亦以其時非此則不能功見效速故不能舒徐待王道之功于數十年後後世人心功利益急又以伯圖舒徐不能待其示義示禮示信於十餘年間所以率用名法爲酷烈之政欲朝行而夕見功耳

夫今古遞遷道隨時降主霸更與政由俗章趙宗伯
汝師謂仲用法異于周公之意則可謂法盡詭于周
公不可走則以仲翻周公之案而與時宜之其道未
可以易譬也乃其心則唯識時務之俊傑可與共談
孔子與之曰如其仁宋儒謂與其功不與其心嗟乎
豈有功仁而心反不仁者哉第仲功成身顯乃爲三
歸反玷侈然自肆不能慄慄以敬慎終此爲器小耳
且齊富強疑自太公以來有之昔齊與魯同封太公
治齊五月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魯公伯禽三年
而政報周公訾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五 五 諸子一

北面而事齊矣意太公時已有不盡如周官而因齊
俗以治之者是以通商賈之策以便魚鹽之利人民
歸齊齊稱大國仲特循齊之故加修以增其法恐非
盡掃前而自爲之者
仲雖首易王道爲伯未始不由仁義但假之而已盡
黜仁義專言功利自商君始第商君所謂功利尚與
百姓共欲百姓盡富強也迄李斯出遂專以尊君奉
君不復問民後世法多循李以便于上也
近者程氏言用敬諸儒謂于聖門有大功吾檢管心
術白心諸篇曰敬守曰敬除曰敬慎曰敬發蓋諄諄

乎言之矣

孟子以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上刑走謂無刑爲也假
令聖王生當春秋戰國時如開墾田地之事亦所必
爲齒日煩而事日多匪地盡開墾何以供且夫荆榛
萑蒿之場可開墾而因地之利于義曷害如李悝盡
地利商鞅開阡陌豈可以人罪非非在嚴刑果殺以
驅民爲之意在辟土地而不在保民命耳若以保民
之心辟土地奚刑焉

李悝史作李克漢藝文志載李克子夏弟子有書七
十篇卽爲魏文侯定相者觀其所論觀人法亦自管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五 六 諸子一

晏等儕聖王於民無職業不種桑麻有罰於土地關
田野治有慶夫子于蒲而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
深治以爲子路善政豈有此以爲善而彼又以爲刑
者孟子語道理則密但語治却便似疎以故仕齊無
功實子路雖見或未徹其學自是身體力行動見功
實其言志曾靡一浮語自孔子沒而學者始多空談
見解往往超卓而功用不奏後稍陵遲遂以迂遠而
濶事情論議多而成功少要以事多齒繁之世更費
必不給日若舍辟草萊而云豐財有法非奪之君卽
剝之民不然財豈從天降地出

管子深閤晏子便涉淺近然人以爲墨非也墨氏不
量多寡一惟儉共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亦儒
者時羸時絀之旨

景公遊牛山北臨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
死乎晏子笑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
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
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
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此何謂不
仁蓋位惟迭處迭去以至君乃見天地至公曾未私
吾榮悴與萬物同一體今已欲獨處之而不以與後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五

七 諸子

人是自斬其生機以爲不仁見亦真其治身治國一
以儉爲制至慮陳氏移國而欲已其厚施曰惟禮可
以已之亦得夫子墮魯三都之意戒足欲辭邱殿則
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
生厚而利用于是乎正德以副之使無黜嫚謂之幅
利按幅正也無遷止也亦與格物之旨合其止景公
用孔子亦是厭周之繁文而欲歛之以就于實故曰
盛容飾繁登降趨詳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
其禮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謂用之非所以
先細民固是未能知夫子要其自爲志有足取者蓋

禮失求野之意也然則晏子匪墨墨肇此矣

晏子祀先人豚肩不掩豆而視至親如路人者其濫
觴也晏子食脫粟之飯炙三戈五卯茗菜而與民並
耕而食者其濫觴也以故君子上不侵上下不逼下
觀夫子止顏子厚葬則豈以之破產晏子徒厭見世
儒侈葬事遂并以訾孔子

老子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亦與皇降而帝之
嘆同

道德五千言皆不出欲取故與之意彼但守卑下讓
人高上不與爭所以能守其氣致靜之極若稍有計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五

八 諸子

較論量之心氣便爲動而粗矣其不與爭處若無欲
實欲之至欲在不爭也源頭與儒者無欲之靜便千
里

今人以隨俗漫無可否者爲和光同塵此爲同塵可
耳夫光豈漫無可否者哉老子以其光收歛若無與
人和一平等而不少自炫燿漏洩此豈可以易至孔
子恂恂鄉黨亦和其光也而但無欲取意故可以謂
之信實

其無爲不是無爲以無爲爲宗爾故曰天地不仁以
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萬民爲芻狗其不仁卽無

爲故申韓用之爲刑名無爲乃其術之至妙入於無聲無臭深之至也深則機不露而發必迅我則算無遺人則遁不給故其用爲慘刻若好爲之人便疎略容有寬假

老子不仁之言亦曰天地不孜孜以爲仁生物而與物相忘棄之若芻狗然柳子厚作郭橐駝種樹傳意正領此

君子之靜是真境常無事順時而爲進退上下老子專主退下一偏便與吾太公順應路頭亦分

老子云及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弱即其無爲是老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五

九 諸子

子之妙用也用之所藏深矣反即與弱反老子之殺機也此其動可能當耶真是天地反覆聖人之反亦是天地反覆則是生機

楊中玄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葛仙公荅張昭問亦云尔朱子荅汪尚書書亦有是疑又佛經三教論曰五千言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則容成氏信有書矣大諦聃爲周史官掌國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或刪述之爲五千皆

未可知也如此則老彭是二人老聃彭祖也

予按管子死後百年而孔子問禮于老聃問禮時孔子年纔廿餘則聃生在管子後明矣然管子書中已言虛無無形恬淡自然老子豈述之耶

道德五千言實伯者之玄機聃徒知禮爲亂首豈知其五千言匪亂世而曷用之何也後世人情難以直施如用智詐則孰深乎靜以待之人來任其跳梁而弗與爭跳梁固將自止矣如弗止彼之跳梁脚手我已靜觀無遺我謀靜藏彼却又未能測識是以一發中肯綮也張良事漢高自始事至封留辟穀一切用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五

十 諸子

此高帝遊其術中而不知故兵家最尚焉

太史公曰或曰儋即老子此非也周太史儋嘗見秦獻公言離合之數在夫子沒後百二十九年

廣成子唐藝文志十二卷張大衡注亡而今所刻則好事者取莊列諸子中所稱引集以成帙蓋僊家之上聖也

詹子爲莊列鴻烈呂覽所稱引言言皆真不減廣成蓋古之順道葆光御一氣以遊天地者歟詹名何諸書注者多稱楚人然自春秋而後吳越皆楚矣其生在春秋末戰國初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莊學之與吾路頭分此夫君子之必爲善也性也非爲名也其不爲惡也亦性也非遠刑也性爲吾人受生之本性存則善盡善盡則中矣今日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豈其意將欲不爲善不爲惡而虛空冥杳以爲常耶督爲人身中間脊膂所以貫身上下是以常在爲中也不知中無常在以常在爲中則非中矣非中非善非惡彼所謂似之而非焉者也先儒謂生無禮無本信然其欲處才與不才之間亦此不知天下萬品至多不能越善惡兩端以故非才則不才學之功亦只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五 十一 諸王

有去不才以盡才耳今日處夫才與不才之間是無才無不才也無才無不才中間更有何處安泊此所以爲窈冥昏默鍾會解老氏云幽冥晦昧謂之玄莊子云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者也莊子言自見自聞皆爲得之但以盜跖與伯夷同爲淫僻是卽其所謂善無惡無才無不才而欲處乎其中間者

詹氏脫離一切亦如此

莊子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夫其言善故靜萬物無足鏡心故靜誠爲得之乃曰水靜猶明而况聖人之心靜乎是以聖人之心爲有所加於水之上也不知卽水卽道故川上之嘆道水無分焉第如有物臨水隨物妍媸而鏡之水無與也物去而泯然澄然妍媸無復留焉此何以異於聖人之心今以聖人之心爲有所加於水之上也是以語靜而必曰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五 十二 諸王

昧然

莊雖稱道然要其所之文人之雄滑稽之霸哉如秋水篇實不出夫子川上之嘆與孟子觀海之旨然孔孟纔二三言已盡莊乃設爲辨論若河伯海若不能窮其舌端後世文人演說叙致創爲詭辨構爲駭觀以入無窮無際則莊其嚆矢

莊子末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孔子獨不與焉此尊之至也顧乃以寓言排皆之陽非陰是其斯以爲奇詭歟莊子自言能齊大小高下是非得喪

今觀其叙滑釐彭蒙諸人以迄于已則分明較得喪是非大小高下至論借粟嚇鼠拽尾掎鮑椿菌鵬鷄皆然又平平事一入彼口便起大滋味不似老子簡淡謂可與老子班乎莊老之分孔孟之等也

莊子稱孔子游吕梁見有被髮遊于塘下者疑其鬼物以爲異也而不知目見則無所異今徐州呂梁洪上下大有此等人丙子年十一月予以計偕舟經呂梁屬友人黃猷吉仕貞以水部治呂梁留六日時大雪有人赤然一身行岸上忽沒入水踰兩時從下數百步持魚出土人名之曰水老鴉問彼何以能然曰自小服砒毒日二釐浸加至二分而止如是數年皮厚肌粗故寒不能侵至能沒水則以生水習水也莊子入水不寒入火不熱良是寓言猶云不充詘於富貴不墮捐於貧賤云耳

凡莊子見解不出孔子之意但莊子必設一大風波更端以恣偉辨人情好奇而大悅之細思則莊之妙旨孔子具有之

郭子玄註莊子人以爲莊子注郭玄走謂玄正莊耳非注莊也今錄其精者列之他日必有以予爲知言者玄曰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五

十三 諸子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五

十四 諸子

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物累爾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于短折爾故游于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悲生于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安矣○足於身故閑於世也○堯之治取於堯而足不必借之許由也如必拱默山林而後謂之無爲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返者斯由之徒也○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無是非也○請問夫造物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無形故明夫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養生者非求過分也全理盡年而已矣○哀樂生於失得任其所受則哀樂無所措於其間○知以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也○聖人常游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幾而淡然自若○游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夫以蜘蛛蛄蟻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

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莊老所以屢稱無者明
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爲生也又何有
爲於已生乎○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爲哉故
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爲
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
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
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彼我相與爲唇齒唇
齒者未嘗相爲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
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故因其自爲而無
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五

五 諸子

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知道者知其無能
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肢百體
五臟精神已不爲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
哉達斯理者必能遺禍分之智遺益生之情而乘變
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心之
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不以害爲
害故莫之能害○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
匡陳姜里無異于紫極閑堂也○以小美大者故自
失○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爲有樂耶
而至樂無歡將以爲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遺

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
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世言莊子樂死惡生
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
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憂來而累
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夫清者患於
太潔清而容物與天同也○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凡所爲者不得不爲凡所不爲者不可得爲而愚者
以爲之在已不亦妄乎○性之所能不得不爲性所
不能不得強爲○事由理發故不覺○許由之弊使
人飾讓以求進遂至平之噲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五

十六 諸子

徒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伊尹之弊使天下貪冒
之徒敢行篡逆惟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聖人因物
之自行故無迹以上云云正莊乎注莊乎若然子玄
蓋卽莊以自見者宜自爲書不必附莊可矣或以爲
向秀撰而象壤之是象是秀又惡用辨然諸儒未有
取者君子惟無以晉人視晉人而以宋儒視晉人固
必知而取之矣

晉時白馬寺中諸名賢語逍遙皆有所鑽味而不能
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獨云逍遙者明至人之心
也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鷦以在近而笑

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
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通此所以爲
逍遙也時共稱其能標新理立異義而宋人劉辰孫
則謂稱理如此有何高妙而稱道至甚乃蒙亦深有
味乎其言也而述之因并述昔之鑽味逍遙者終以
郭向而定其歸焉黃幾復曰消如陽動而水消雖耗
也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
其內遊世若此唯體道者能之幾復與黃山谷善最
爲山谷稱賞山谷曰鵬鵬之大鳩鵲之細均爲有累
於物而不能逍遙唯體道者乃能逍遙耳向郭曰夫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五

十七

諸子一

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
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
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
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使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
失則同於大通矣予謂郭向山谷言爲正當去聲而支
黃乃巧而妙

列子與莊同學文亦同然莊筆頓挫伸縮之妙列弗
及已

莊才高于列說理一到便縱誕無復檢束列非縱誕
者其學却反而入老氏之室其言曰天下有常勝之

道曰柔有不常勝之道曰強而欲剛必以柔守之欲
強必以弱保之積于柔必剛積于弱必強此老氏玄
諦也而莊則并剛柔強弱雌雄榮辱離去之若聖人
斯無心于強于弱第時而出之爾

予嘗謂佛未入中國之先莊子告子已爲佛之言但
佛之名號未立耳後世談學之士服仲尼之服而道
莊釋之道欲引莊助已便以莊生爲儒夫儒者中道
而立可繼可傳何至以詈罵爲尊崇乎太史公謂莊
生漁父盜跖等篇詆訾孔子爲悖洋自恣是也今乃
曰漁父至賤也而取其善學不厭也盜跖至暴戾也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五

十八

諸子一

而欲化之誨不倦也其言天籟天鼓等語是欲人黜
僞反真以通道也學者不得其意而泥其詞猥指以
誕放不經誠如是言則孟氏尊仲尼者也曷不詆訾
焉仲尼尊公旦者也曷不詆訾焉此遁辭爾要其歸
與禪宗喝佛罵祖一也夫喝佛罵祖者無佛無祖也
彼將以無佛無祖爲空諸所有而不知他日之爲佛
祖禍夫是以弗可傳而繼也

禪宗有云見釋迦生下手指天地作獅子吼便應一
棒打殺與狗子喫了貴在天下太平或云此中有深
意深報佛恩於此悟入乃許讀佛書嗟乎此意何深

有何難悟卽莊老所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聖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人而民始與論議之云者爾彼謂殺釋迦則無言不至天下紛紛多辨固也然君子立言何至乃爾

蘇子謂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是僞作予味之良信良以莊文不是一直寫必爲衝波逆浪迂迴詰曲駭躍而超驤而後乃歸于本始含蓄無盡茲其所爲妙也今四篇旨淺又一倒都盡

列子自元乃入爲六子

白圭老氏徒也善翻其故以爲已新老氏欲奪故與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五

十九 諸子一

圭則以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竟之其儉一爾

諸學老氏皆規規其道莊生獨學之而卒離去之良是千古一大豪傑此後惟蘇子瞻爲文不襲前人半語一偈淘洗天地古今突起自立而作祖宗足與生才頡頏也或謂生已僊則恐未然夫僊者精化氣化神化而成彼以其精大自炫耀千餘年後神氣猶逼人也若謂老聃不死則其固然

老氏善藏天地之用藏而後精乃毋搖故能長世莊生傲睨乾坤而戲弄之遂將千古賢聖撮掌上作僚之二十四九侮慢不已甚乎其虓烈於筆鋒與儀秦

縱橫于舌端無以異也乃若奇詭之致則又與傾危之心異事而同亡羊並能變亂天下是非使聽者甘心舉國而從

天下之患莫大于舍常事而飭詭業

魏稽勲懋權曰道有廢而存尊而亡何者愚不肖之人精神不繼百其才固不足爲道害惟賢智者言行意象皆足以傾動流俗使人樂從而不覺夫所樂而從者在於彼則所叛而去者必在此下之足以壞土習而上之足以搖國是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五

二十 諸子一

唐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五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六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校

人品辨賞志統四 諸子

諸子二 告子 鄉愿 許行

申子 商子 荀子 慎子

鬼谷子 韓非子 孔叢子 孔氏諸子

鶡冠子 尹文子 尹子 鄧子

子華子 關尹子 文子 鬻子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六

一 諸子二

尸子 王孫子 傅子 亢倉子

符子 公孫龍子 墨子 楊王孫

齊丘子 子莫 楊子 鄒子

虞氏春秋 孫子 吳子 司馬法

六韜 握奇經 心書 周史六韜

三畧 尉繚子 呂覽 淮南子

陸賈新語

人須悟入禪理乃始知告子之高

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隱然
佛之諸空萬了視吾更便而捷先孟子不動心宜矣

便捷人心趨故孟子惓惓與辨其以義為外則入什氏之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不見是非得失愛惡憂患其以生論性亦不可非夫子以天地大德為生易為生生孟子直恐其見性於生之形色不見性于生之理故以白之色犬牛之形詰之

鄉愿人品亦高觀其同流俗合汙世矣而又似忠信似廉潔似而不真矣而又非無舉刺無刺豈是庸常人可能殆依稀老子之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而湛若存也彼其道更近人而通人必樂而從之故孔子諄諄焉道其害若其人不能惑世孔孟肯費牙頰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六

二 諸子三

鄉愿為欲人人善之不欲一人不善之未免便去狗人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在自以為是堯舜恒懼已不是孔子與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政以天下各從其類焉能盡同而使人皆以為善是心念立在為善人也惟失在心不在迹以故人不能非刺而孔子以為德之賊亢倉子曰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瑜石也然則鄉愿其瑜石乎告子其怪石乎

鄉愿更退一着便與伯陽比肩告子更上一層便與釋迦同座鄉愿自以為是老子則無是鄉愿善斯可

老子則不處善惟志在鄉人善之故不脫鄉名

先儒謂告子之不動心爲強制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則強制者也故曰可以爲難矣今日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則非強制

鄉愿之亂德病在有意德則是能自得之心更不待已着意以着意混無意故曰亂

許行亦未可輕訾彼見戰國僭侈雕僞之極欲返天下之醇朴故爲並耕之說以上下大小同力使君主不能侈其心志刻不貳之價以精粗美惡同值使人皆不肯爲其精美如此則不言而心皆儉素有皆粗

詹氏小辨

卷之辛六

三 諸子

惡風俗不期而自簡朴以茲還古意亦洪矣但時勢必不能行以雕幾巧僞奢盈驕汰之世欲行此何異鬻章甫于越人欲令舍今日之宮室而爲巢去今日之衣食而被毛吮血也可能行哉孟子雖賢然欲行井地于營營富強之國亦鬻章甫于越人耳

申子曰天道無私是以恒正天常正是以清明嗟乎謂申不知天可乎人心之天亦清明而已清明則正是故無有作奸作惡申乃流爲慘刻則知天之清明而過用之遂自墮於至清無徒之人耳此好惡所由相遠也夫聖人兼春生秋殺仁育義正以爲天乃申

以秋殺義正爲天是以急刻繩削行焉

商子二十六篇奇哉其言語語可見功實至夫禁使之術之妙則在于賞重罰重賞重使民自生貪心輕死忘勞爲之罰重使民自起畏懼不必驅之各矢力以求安爭赴敵以免死人主欲功效之速法莫良此矣此秦所爲富強垂及始皇而收成功然功利淪人心髓矣後有聖帝固難挽世而之伯也况王風乎故走以爲前古治法至鞅掃盡人心又一更端也

聖主爲法不欲盡民之情亦不欲盡民之力欲常使有餘在民商鞅則必欲盡之不令以一毫遺之民

詹氏小辨

卷之辛六

四 諸子

冉有爲季氏聚斂克卽伐顓臾已兆富強之端至商君而卒成之

商鞅于孝公論人不可與多學爲士人妨廢耕戰故至始皇遂有焚坑之令荀卿論法後王在審其所貴其言曰後王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其徒李斯相秦遂盡棄前王是古非今者乃至乎辟吾以卿爲策士非儒者爲其議論取痛快于己心不復回顧天下後世

荀子對趙孝成王所謂六術五權三至四不可以此覘知卿心術實從范蔡作樞軸外乃以孔顏綠飾之

至其強詞偉論蓋世才哉

荀子言性惡只緣好異欲不蹈襲前人之舊亦以性善被孟子道過故反之而言性惡至其論性惡廣論曲証極意盡志使人乍讀不覺爲非反若以爲是則其才也周太守子徵謂卿言性惡爲人自染于意欲將令去欲以存善此又多爲卿解說如此則云自染可矣曷歸諸性

荀子云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此六語說破天地古今人物之致何了了也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五 諸子二

慎子法家其威德君人二篇乃實今日治世良術有能正心端已而用之不妨王道惟雜以忍刻斯爲慎子矣

鬼谷子深致古雅非近世作者可望其用押闔揣摩反應本自無形發端故曰無爲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鬼鬼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思之太虛待神往來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見陰陽之始終原人事之政理是以心安靜思慮深遠心安靜神明榮而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計謀成則功不可間故能轉圓求合而說陰無不達也此其旨

深哉要其解亦老氏欲取故與之術也又云志者欲

之使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故心氣一則欲不徨欲不徨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思理達矣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於胸中故內以養志外以知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分識明矣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其養氣志知人氣盛衰而養其氣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志不養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神喪則髮髯髮髯則衆會不一故養志之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六 諸子三

始務在安已已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斯則言幾於大道彼揣摩之士能使天下王侯鴈行擁篲搏心揖志而聽之豈倖哉所自致深遠矣信乎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也第以此書爲鬼谷子則我不敢知傳記稱張儀蘇秦同學於鬼谷子儀秦旣出用事而鬼谷子常有書戒之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觀此札鬼谷子蓋安道葆光以養其壽命者豈肯任用神氣爲

此揣摩以授二子既以授之若爲是已遺之痛也而
又何痛爲故走以爲此書非鬼谷子作也鬼谷地名
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按考索云鬼谷子
姓王名詡隱居青谿鬼谷又云鬼谷先生周時高士
姓名不聞按青谿山在荊州故皇甫謐注鬼谷子楚
人而東方朔十洲記云祖州近在東海之中上有不
死之草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
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以聞
始皇遣使者齋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則鬼谷先生
又爲秦人蔡中郎嘉平中入清谿訪鬼谷先生故居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六

七 諸子二

山五曲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一弄第不知中
郎所訪之鬼谷其荊州者耶抑扶風也皆未著明而
其書漢經籍志無之至隋經籍志始載其名劉向班
固錄書皆無惟風俗通曰鬼谷子六國時縱橫家風
俗通爲漢應劭撰則其書所從來亦遠矣據史記但
言秦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遊數歲大
困歸未言其受鬼谷先生書獨言秦慙自傷乃閉戶
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
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不復及鬼谷
先生則鬼谷子無書授秦可鏡見也樂壹注鬼谷子

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此良是矣故唐志
直以爲秦所撰然觀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居
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姓名字其爲秦說名無
疑也由茲觀之鬼谷子不但無書并人無之矣皇甫
與陶弘景尹知章注皆信爲鬼谷子書徐廣郭璞皆
信其有是人獨高似孫疑之而予則斷其人與書悉
詭說也卽與二足下札亦因其有是書見秦後果敗
而設爲是札以應合之耳要之書爲秦作秦卽用之
不善其所得於閉戶中不淺也以彼其人其術尚須
養志養氣欲令靜一安和而後乃得發矧於聖人之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六

八 諸子二

道可以心粗氣浮爲哉
韓非子曰空寂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
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
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于牖可以知天道
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非雖法家然其言見道實
際由天質高專精竭思以通微然則諸子亦聖門肢
分如莊列玄寂德行之浮漚也蘇張游說言語之逆
瀾也申韓名法政事之漏卮也屈宋詞賦文學之刻
羽也故觀空寂神明戶牖之言非之于法微矣深矣
可易議哉彼其能引繩墨以切事情而明是非匪偶

中也故秦皇心服其言以爲得見而死不恨

韓非又曰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

去聲

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

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去聲也其說仁真切乃

爾而爲卒不仁抑豈反者道之動歟故列子曰固能仁而不能反也

又曰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咸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九 諸子一

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諂與諂同子君而諂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或謂此議論得諸莊子而走則以爲本於夷齊扣馬之諫乃其心則敢爲非聖而不顧誣滅往古而罔恤茲其暴

烈也非而柄秦與李斯等耳

孔叢子世傳爲孔鮒作其書言近而指不遠又文氣弱不似秦漢之際如吳越春秋稱東漢趙曄撰文詞乃非東漢類後世小說家言以是知其僞也按鮒字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善及勝爲陳王餘謂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脩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十金加束帛以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十 諸子二

車五乘聘焉耳又使人喻王意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大師諮度焉其後策周章之必敗深明善兵者不恃敵之可攻而恃已之不可攻拳拳無備難恃之戒皆通大計達於事變及王敗鮒與俱死可謂不墜家訓然孔氏自子思以來世多賢者孔穿字子高其對平原君問儒曰儒取包象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又曰聖賢以道德兼人孔斌字子順去魏相去聲新垣固謂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卽自退其行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

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
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
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
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
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
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乎魏安釐王問天
下之高士于子順子順對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
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上作之者非體自然
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
與體成則自然矣又如除小忿全大好之告韓燕雀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十一

諸子

言

處屋竈炎上棟之喻魏皆審事變明于時務至如僖
臧安國亦咸能世其德以學見知當時

鶡冠子時有奇語然其學駁雜不成家殆亦僞作其
中一二遂旨賈生服賦已攘之矣

尹文子鄧子其說並駁雜出入黃老申韓間鄧析見
戮于子產人無足言今觀其書以無厚首篇慘刻抄
恩可知此政與惠人反宜見戮也劉歆以子產沒後
二十年駟黷嗣乃殺析用其竹刑此訛爾要以詞古
出入不成家僞書無疑中有可味者目貴明耳貴聰
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

無不聞以天下之智慮則無不知得此三術則存于
不爲矣此言不詭本體然堯夫已掇爲已有亢倉子
鶡子子華子皆僞如關尹子雖僞乃言多中彼家肯
察至文子又僞而駁矣

漢藝文志名家內有尹文子一篇云說齊宣王先公
孫龍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居稷下與宋鉏彭蒙田
駢等同學于公孫龍今其書分上下兩卷蓋漢末仲
長統所銓次也其文僅五千言又別一書曰尹子五
卷合十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殆晉宋時衲人
作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十一

諸子

言

關尹首篇如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
可思不可思卽道只釋氏不可思議一語耳如聞道
于朝可死于夕必援孔子之言以自文者固知其書
出孔子釋迦後其文亦落後代非周人語其大意固
多襲舊然不出物有去來兩語至卽物取喻所見解
又多新而中^去括人目不能具撮撮數條如曰聖人
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
以不一害一曰知言如流泉知行如飛禽知學如擲
影知識如計夢曰若橈若孟若甕若壺若甕若益能
建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

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盥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吸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十三 諸子

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爾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言認爲其意雖不出前聞語則前人未道

用脩云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贗本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

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于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于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天閼之誅民免于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于死而得四生矣之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十四 諸子

皆確論今所傳鬻子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又稗文類聚採鬻子昔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煞不辜寧失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今本皆無雖數條猶勝于傳贗也

鬻子既爲周文王時乃今所傳本固不似殷周間書即新書所引七條亦不似殆是戰國時人文想賈生李善輩見此本又亡後人又僞爲之固宜今之十四篇無足錄也即今所傳鬻子亦非劉向本若爲向

本何以漢志錄而隋唐志不錄也

文子子夏弟子墨子書有文子問于墨子或曰老子弟子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出文子或曰文子計然字也

子華子爲程本孔子所稱賢者似老莊而儒以故其書不儒不莊不老文稍似漢但意致不古如云元者太初之中氣也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賊寇之寇如法度焉爲冠冕之冠意雖新而語落後代大諦說道德不深致說事功不剴切既不可云隱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五

諸子

又不可云費必贗作也書但古人自作必有當

作子華子者之意則大半法莊莊却奇俊自然此諸語然而沸耳既乏停泓涵蓄又庸俗多枝葉

道不能外費隱學術自孔孟後一變如田子方莊子列子鄒子文子公孫子釋子之倫則專言隱矣如商鞅李悝申不害韓非李斯諸人則專言費矣費隱分而愈遠愈失

漢諸儒言隱者則墮術數以陰陽推步占卜爲道言費則雜霸而以儒緣飾宋儒則言隱只說向入微楚侗先生曰隱而隱是也故事功多不驗

尸子書後無傳惟爾雅疏案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裏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弁於私也天帝后皇辟公弘廓閭傳介怵夏懷蒙贖販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裏平易別囿一實則無相非也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氣和爲正光此之謂玉燭其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十六

諸子

永風宋王伯厚紀聞尸子引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陸佃埤雅尸子云堯鵠居類雋尸子云春爲忠是故萬物咸遂忠之至也夏爲樂南方爲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荒盈樂之至也秋爲禮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莫不禮肅敬之至也又云楚莊王對雲披裘當戶曰我猶寒百姓賓客甚矣乃使巡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糧者賑之國人大悅稅文類聚尸子曰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

論才而以貴勢爲儀則伊尹管仲不爲臣矣又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又曰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又曰水試斷鴻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劔也又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並耕而王所以勸耕也按尸子名校爲商鞅師鞅敗校逃入山則生在許行先許行並耕或得之校也

王孫子新書今亡偶于類書得二段愛其俊逸載之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十七 諸子

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善又曰衛靈公坐重華之臺待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銷百姓垂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歟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于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又見有傳子曰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皆不知何時人

亢倉子唐天寶中索其書已不獲因取諸子中文義

類者補其亡則書已非亢桑舊矣然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

符子云周人有製重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年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此言謀當慎擇其人不可以吾所好謀于彼所忌也楊用脩愛其語眩于新也然新而淺枕文類聚載符子云伯夷將讓其國于季歷謂其傳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十八 諸子

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世哉埤雅載符子云鼃之冠山蟻之戴粒其於逍遙一也亦然符子失其名不知何時人

公孫龍子所與孔穿辨論白馬非馬及堅白同異曾何所當而其書乃傳以不朽于今豈後人附會非龍本旨然耶不然何名爲公孫子公孫子名家欲以是指名實名實眩瞀紊亂矣

墨氏鼓當時天下至與孔子並稱其足尚可想見漢藝文志叙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

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
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
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
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隨經籍志云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茅茨糲梁
桐棺夫當厚葬華居美食之日欲行此道宜人不之
從乃尊崇之至比于孔子何也蓋墨子生當孔子後
孟子前正值天下侈靡僭奢之極運非惟天下不能
供億即人人不能自爲供矣兼以人心浮靡不真迄
此亦極無復有能實捐其軀以圖國實棄其身以圖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六

九一 諸子

人者時乃出一墨子崇儉返本不顧其身不顧其親
孜孜圖人之事謀人之國天下自應翕然從之以爲
孔子復生然乃一往便衰不復傳何也以不便于已
之私也欲人人自戕其身以利人亦不近人之情人
難從之所以不行後世釋老盛行于後世則以其道
便于已之私長生人情所極願老氏長生釋氏離生
死此正中天下之私

墨氏欲民數倍多便令早娶婦曰丈夫年二十不敢
獨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若純三年而字子
生可以二三計矣但欲國君生齒多則令民以早娶

天死不恤厝心可知也墨凡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
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其稱禹則猶許行稱神農
也然余觀無垢子有言父母未生之前無形名亦無
親疎尊卑不分好醜以爲墨氏同至親于路人必本
老氏未生前之說乃若許行市價則又翻墨氏而變
其說者至楊王孫贏葬斯爲桐棺變風矣然王孫亦
學老氏

太平廣記載墨子與孔子同時時人從之與儒家分
塗頗毀孔子其顏色譬如五十許人周遊五岳卒以
僂去觀此則墨本老氏明矣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六

九一 諸子

夫許行惡時君矜高貴以草芥斬刈其民起爲耕
之說將以救世而不知已至無君孟子拒之與墨氏
無父等墨亦欲救世也然則君子救世情詎可激哉
激則莫知情之所極已

五代時終南山隱者譚峭字景升著書成宋齊丘見
而懷之以爲已著其書以儉爲要領而用之治身治
國家蓋本老墨二家之意而約之

楊墨皆能窮極志意就一偏之所極以爲高子莫不
能自極意旨立定脚跟乃依阿二子之間非夫也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

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然則楊朱以一毛利天下不爲慎爲善之心也夫子曰慎而無禮則蕙楊朱之謂歟

鄒子大聖篇之天下八十一分九州與釋子之四天下四千世界彼自有旨爾蓋鄒以九九之天地間合有此數釋以四四之天地間合有此數也四者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四即六十四之倍而積之天地間大數只有六十四與八十一一者於二四而乘以一也或乘或除或倍二或倍四加減在人之法而大總一也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王一 諸子

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

鄒衍推律而溫氣至行豈九人哉

盧卿著書十五卷各虞氏春秋爲太史公所嘆足尚

可知已乃十年求之不獲近見京師李氏所藏抄本

旨殊劣必贗作也又稊文志有春秋虞氏微傳二篇

劉向別錄有虞卿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

談兵者等孫吳書于六經然孫書多言奇吳書多言

正吳曾受業于曾子正固有所受之至論二家宣詞

則孫言似經十三篇足與五千言方駕吳其傳法矣

司馬法蔡邕以爲周公作然其書後先二致言駁而

不純譎而不正定非三代古法方孫志氏以爲獲直

所附著或者然耳然唐太宗與李靖問對但談孫吳而不及司馬法必唐世已亡其書今所傳倘非太史公所稱說者不然太宗何以不談若武書斯字字碎金矣杜牧之云孫武子書數十萬言今傳只十三篇則經魏武刪者武書之精豈以魏武爲之後耶抑其書故自精也

世所傳六韜稱太公作然其詞旨鄙俚歸在富強豈以太公而有是至夫握奇經而稱風后心書而稱孔明皆僞也孔明固自太公輩儕無論書中智用便利陰察功期必得非孔明事然其文腐爛襲取陳言衍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王一 諸子

成匪有涵深卓識殆宋時書生爲之握奇鄙俚更勝六韜漢藝文志載有周史六韜亦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或曰惠襄之間書又曰顯王時而不言太公馬師古曰即今六韜也

今三略固未必卽爲圯上老人授子房書然其言沉深廣遠似上世書大歸祖述老氏歛藏退守不爲物先之意而用之真西山氏固信之以爲子房所得之至在上略數語若然其真爲黃石公書耶則漢廣藝文志何以不載三畧書目惟梁庾仲容子鈔始載而子最善安莫安於忍辱吉莫吉於知足短莫短於苟

得孤莫孤於自恃潔莫潔於謹獨苦莫苦于多願病莫病于無常危莫危于任疑數語雖聖起弗易也

尉繚子八篇咸當于用用必先爲不可動之計非苟爲談而已者予以孫吳而下有尉繚子近蘇氏談兵則以其一二句類觸而推廣之

呂覽爲不韋衆客作其言性曰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此似知性至言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三三 諸子二

仁則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又似不知仁不知仁豈知性然且無問知不知要其論自是奇偉至論爲政用人亦往往有合大道足爲秦事良劑者豈客託以諷呂耶客亦非常人矣呂不韋有此諸客不能用卒以不道敗亡其爲人何足置諸齒頰間第呂以賈人用其術致身相國封文信侯實竊大物絕秦之嗣而代之又盡收天下之俊令竭其精神心髓囊括并包以爲己有是遠而千萬世近而當吾世諸有奇貨

大物慮無能逃其居直賈人之雄哉

先已篇伊尹對湯曰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媵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大樂篇曰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濇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不辟音僻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三四 諸子

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又曰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疆爲之謂之太一故一者制令兩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音悅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言皆精詣

首篇本生論亦精詣已音復出入大諦根據老氏錯以諸家雖好說一非信有致一之見如云聖人於事

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王季歷薨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姜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此語尤易惑人夫時誠難得聖人自是無心因應非有心於緩急遲速而爲之者時未至諸念寂然時至事起感通天下又何所務弗成如曰似緩而急似遲而速則欲取故與者之遺響耳

呂書中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子五 諸子二

爲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皆與今書文異殆皆稍易經文數字以就已篇法者爾

呂覽十二紀蔡中郎謂本周公作而呂覽掇之漢儒馬氏又掇入記禮以爲月令朱元晦云月令所說官名多戰國時事

張尚書時徹曰呂氏春秋襲莊列左氏管子而爲之者也淮南子襲莊列文子韓非子呂氏春秋而爲之者也

淮南鴻烈是會莊列呂覽韓非騷雅之意而成其言

雖不盡軌于正然其詞藻蔚而其氣奇俊句字可出風霜而振金玉也其所探討窺竟往往有與旨卓識乃安反謀又淺露躁妄何耶後世見書忘其爲人奸而信之遂謂安僂去至附會其死以爲兵解夫僂乃忠孝法門惡有不忠不孝而得僂者哉蓋是書本諸客各以其見撰成安原未藉手固宜其行逕與書自薰猶也按安客有小山大山左具雷被毛被田由李尚蘇飛安以罪死得書反以芳名傳

陸賈新語十有二篇其文雅馴而氣渾偉不犯雕琢而語自工漢初傑思也雖內談六經堯舜周孔仁義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六

子六 諸子二

而其本旨乃是商君李斯范雎蔡澤蓋見秦之敗亡欲急反之而以寬舒爲本政教爲用者觀其言曰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爲法因世而權行又曰道近不必出于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于三王此與商李議論何殊然却識時務爲因時立政者之名言不足與腐儒道也其十二篇論著大率可致世用非徒演說爲文辭者雖本體未離縱橫乃敷陳緣飾又皆不肯于聖教易知易行使商

李范蔡當時見此則泰可爲漢無暴之名而有久長之功故吾於陸生重有取焉豈其假之而伯者歟陸生才高識卓觀其說音稅南越王與勸陳曲逆交驩絳侯云云彼時人物罕儔焉即使曲逆當之亦失其奇矣蓋古所謂達人善用其正于沉深之見者歟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六

二十七 諸子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六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七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道辨膏志統五 諸子仙

諸子三 仙 原仙 論仙家諸經

論諸仙所傳真諦 論學仙正理

論存想之非 論運氣之累

論燒丹御女之非 論胎

論仙家去處 論受數

辨尸解與拔宅 於仙籍證仙成在積行

受錄 道家 符呪 報應與崇禱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七

一 諸子仙

真誥曰君曰道者混然是生元無元無成然後有太極太極則天地之父母道之奧也故道有大歸是爲素真故非道無以成真非真無以成道道不成其素安可見乎是以爲大歸也見而謂之妙成而謂之道用而謂之性性爲道之體體好至道道使之然也斯仙道之大樞也

昔子夏嘗問孔子商聞山書云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穀者智惠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歿而神然則神仙宜自開闢以來有之特混沌初剖天

地間有此人而無其名名兆于廣壽子迄辭華子廣成子而著黃帝師廣成受其道神仙之說自茲繁興陰符經稱黃帝書豈所得于廣成者耶乃後世兵家多尚之其言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夫知生根之本諸死是故以其八卦甲子之神機摠歸之乎鬼藏斯言也用之治兵則敵不能撓用之治身則物不能亂吾以爲抱神之玄諦襲氣之妙術在茲故爲仙道首焉

史記以陰符爲用時書然漢藝文志未載其名不知子長所記即是今所見陰符否陰符之名梁子鈔隋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二 諸子仙

藝文志皆無之至唐志始載有周書陰符五卷今陰符乃不言周而言軒轅無五卷而止一篇晁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夫事機故曰陰符朱晦庵曰陰符三百言李筌得于嵩山虎巖石室中云魏道士寇謙之所藏出于黃帝河南邵氏以爲戰國時書程子以爲非商末則周末雖非古書然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或曰此書即筌所爲然予見褚登善書有小字真草陰符署

曰貞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臣遂良奉勅書各五十本登善爲唐初人若謂筌始得石室中則文皇何以有是殆從古有是書無疑也諸家注良多有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張果李靖韋弘李淳風李筌李治李鑑李銳楊晨等沈明府津乃獨謂近日六合鄧雪蟾注爲快人意彼政未痛快頃張學士洪陽注殊勝大諦傳注多以過求失之非得道真人烏見此又吾楊太宰鎮嵯亦有註

陰符注諸家各異若云簡盡無加呂巖昔有衆聚說是經巖從旁注聽嘆曰未是衆不知其仙人也反問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三 諸子仙

巖說巖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何謂學死原齡促只緣耗于生人之欲晝夜汨汨精竭神疲以得形骸是猶生而戕生也聖人外身存身欲心死盡無少掛胃如人既死了無欲念者然如此則念息心寧神凝氣聚一物不干身何由壞陰陽相勝之術歛之至靜靈光一點炯然中存故曰昭昭乎進乎象也蓋欲心盡釋真性自現心死自然之符非有待也然心死豈其易哉須用師萬倍之力乃能死之以故曰發殺機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下騰上降陰陽構合凝靜寧固萬法俱函天地之

大且爲合一矧于物有復動搖者乎故曰天人合發萬變定機良以人心之機固匪動欲故必殺之乃得天性然人生動欲只緣目觸目害取捷目者心之賊也禽此賊而制之在氣念從氣逐氣制定而不動則雖見可欲而心恒不亂故曰至私用之至公

聖人于言陰陽必先陰則以天地萬物生于陰也知生于陰知生于死矣天地間陽氣流動充滿不竭孰匪自陰息之而陽始生之哉是靜者生動者也剥者生復者也冬者生春者也陰之德昭昭矣之德也萬品皆冒無能逸焉聖人之道秘之至陰之中未始先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四 諸子仙

動是以乾揔之乎無首卦歸之乎未濟帝成之乎上下不相與之艮六十甲子要之乎人定之亥亥也艮也未濟也無首也所謂至靜之道機之殺也鬼之藏也故曰瞽者善視聾者善聽無聽無視一念不分神在其中矣則所謂生之根也故曰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斯之云也

食其時者止其所也動其機者動殺機也動以不動萬動安焉故曰人見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洞賓已生殺生未死學死之解于陰符確矣然其致得諸莊子莊子曰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

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老子道德五千言其旨不越殺機兩字耳若爲陰符作傳然

張學士洪陽序曰老子性命之書也天下道理論到至處何往而不暗合蓋自然爲道得道爲德渾淪旁魄生天生地無所不冒道也包涵蘊蓄成身成物有以自完德也自無生有道也從有返無德也各正性命道也盡性至命德也故謂失道而後德道生之德畜之皆因所以然而歸自然老子之言道德蓋如此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五 諸子仙

夫人之生也賦質而有必極至虛而神虛籍有藏質資神運可分而不可分者也然有形終壞有情終歇迫其敝也神以形勞有將虛累若火發木焚薪窮焰熄浮漚泛梗飄泊生死苦海中莫能自出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矣蓋人生精氣勃勃只求炫露發泄焉竭而後已是書逆道也與易同體篇中曰虛曰無曰退曰損曰柔曰弱曰深曰靜曰嗇曰下曰素曰樸曰慈曰儉曰守雌曰去奢曰挫銳曰無欲曰絕學曰不盈不爭曰不敢先曰不自大曰昏愚頑鄙曰嬰兒赤子皆收斂退藏忘情絕念兢兢不放之意凡以保守

未滴補苴既漏謝雕琢以還太樸含真而抱元和性命兼脩形神俱妙斯德全而道備于我其肯深矣今世所分門鼎立惟吾儒佛老尚有師承然儒家順性命以還造化其道公禪宗幻性命而超大覺其義高老氏脩性命而得長生其旨切但今有益身心皆吾實學何必更生分別

方士有抄本先天道德經稱元始天尊撰其書有妙元神真道五篇篇九章予始異之及省所撰則真散道生道還真復真生道道生真真出道游萬物皆普其本旨也此亦仙家曾道過但詞不高古乃託言先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大諸子仙

天意欲加諸老子道德之上註爲息齋李嘉謀差勝經走意經亦李撰耳

黃庭外景經稱老子閑居作內景經稱老君閑居蕊珠作按本行經有元始五老之君中爲黃老君所云太上大道王晨君即其號也故又稱曰大道君秘要經云仙宮中有廖陽之殿蕊珠之闕翠環之房道君在中而說經此經句爲七言殆是七言詩鼓行後人所撰老子時烏得有此矧老君哉然干道語語實際但語太煩復摠之不出廣成子至道之精竒竒宜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數語耳其曰黃者中央之色也庭者四方之中也內者心也外者身也景者色象也心居身內存觀一體之色象故曰內景也內指事即腦中心中脾中外指事即天中人中地中外喻即日月星辰雲霞之色內喻即筋骨腑臟之象

仙家又傳內景經爲扶桑大帝君命湯谷神仙王傳魏夫人一名太上琴心文言誦之可以和六府寧心神一名太上金書言以金簡書之一名東華玉篇言以玉刻之清齋九十日誦萬過使調和三魂制鍊七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七諸子仙

魄除去三尸安和六府五藏生華色反嬰孩百病不能傷灾禍不得干萬過既畢自然洞觀鬼神內視腸胃得見五藏其時當有黃庭真人中華玉女教子神仙焉此文不死道也此經一人受得傳九人傳必真正敬樂神仙乃可自非其才是爲漏泄漏泄必罹天

續故結盟立誓期勿泄也

清淨經亦稱老君味其旨似出老子後然又非後人可能道必周時得道者爲之語簡而旨無盡足與釋氏心經並載洞古經又出清淨後語是而旨淺也文亦乏高古然猶勝大通經大通則釋氏嚼飯耳中惟

心生性滅心滅性現二語近古然亦翻心生種種法
生心滅種種按耳至以心性分動靜非定觀日用二
經雖託名天尊然循其道可以長存其曰處喧無惡
涉事無惱者此是真定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
以處喧無惡強來就喧以無事爲真宅以有事爲應
迹則非真見不能及此胎息經云胎從伏氣中結氣
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爲之生神去離形爲之死知
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可以養神氣神行則氣行
神住則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來無
去不入自然常在勤而行之是真道路此真道路也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九諸子仙

乎雜取忌也

葛洪著抱朴子內外篇七十卷發玄門之肯綮推明
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以爲神仙決可學學
之無難合丹砂黃金爲藥而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
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他雜引黃帝御女及三
皇內文効召鬼神之事外篇備論時政得失人事嚴

否文章德行是非窮搜遠喻廣駁曲引其歸要在達
已意見獨知其旨玄暢微遠其文詞恢弘壯麗曠克
蔚鬱有若干尋桐梓翠干雲霄照乘明珠光彩射人
偉哉一家之巨麗也以此馳騁上下數千年間爲意
亦洪矣然仙家傳洪得仙尸解去今觀其書殆未之
能仙也夫仙道體虛無之居故經曰寂寞曠然口不
言恬憺無爲遊德園洪繁藻思獵英掇華遊百家辨
囿以博千古是非得失之林非其旨也經曰長生要
眇房中急棄損淫俗專子精寸田尺宅可治生繫子
長流心安寧今道御女明黃白之事以此服食長年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九諸子仙

非其旨也使洪而仙將必從死心寡言發端即不得
已有言將有至當歸一之法何多方繁詞若是脫世
人弗思逕信洪言日以黃白御女爲事是使貪婪之
夫浮蕩之士真心過覬營營計求其爲耗氣散精甚
于風塵奔走欲無速死末可得已故曰萬人嚮弧以
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
乎坐見殄瘁而已嗟乎自黃白御女之術倡遺世毒
曷可勝道

抱朴子雖雅尚玄宗實申韓之摠持觀其言曰仁者
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此可覩其微旨也故

予疑其未得道以學雜心志二三乃傳記多言洪尸
解豈著書在少壯已行世歲晏乃復有得而仙耶按
洪晉人爲南海太守鮑仙翁靚婿其妻曰鮑姑至唐
時猶以多法行人間號鮑姑艾妻似仙矣第不知其
妻所學得之夫耶抑得之父也

若語仙之宗旨則有數家之言僂得之不必燒丹御
女循其言可望業成

司馬子微曰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帥靜則生慧
動則成昏須要安坐收心離境心無所有因住無所
有不着一物自入虛無心乃合道經云至道之中寂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七

十一諸子仙

無所有神用無方心體一然但爲心神受染蒙蔽漸
深流浪日久遂與道隔若淨除心垢開識神本無復
流浪與道冥合安在道中名曰歸根守根不離名曰
靜定靜定日久病消命復復而又續自得知常知則
無所昧常則無所變出離生死實由於此若執心住
空還是有所非謂無所凡住有所則令心勞既不合
理又反成病但心不着物又得不動此是真正定若心
起皆滅不簡是非永斷知覺入于忘定今則息亂而
不滅照守靜而不着空行之有常自得真見又曰心
爲道之器宇虛靜至極則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

是今有故曰天光慧既生已寶而懷之勿以多知而
傷於定非生慧難慧而不用難自古忘形者衆忘名
者寡慧而不用是忘名也天下希及之夫慧而不用
則定慧也

張平叔叙金丹四百字有云以含眼光凝耳韻調鼻
息絨舌氣是爲和合四象以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
聞而精在腎舌不聲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
肢不動而意在脾故名曰五氣朝元以精化爲氣以
氣化爲神以神化爲虛故名曰三化聚頂以魂在肝
而不從眼漏魄在肺而不從鼻漏神在心而不從口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七

十一諸子仙

漏精在腎而不從耳漏意在脾而不從四肢孔竅漏
故曰無漏精神魂魄意相與渾融化爲一氣不可見
聞亦無名狀故曰虛無

玉清金笈錄云人之所以憔悴枯槁者誰使之然心
也百事集之一念未已一念續之盡日既無頃暇宵
寐即若無心焉然神遊夢界矣吾無他術惟定心故
夫神鬼之能測度吾心之有念耳心無念則神之靈
不可得而施豈但神不知吾心吾亦自不知其爲心
乃定之根本也今試論之不動之中而有所謂動者
丹士之用心也於動之中而存不動者仁者之用心

也於不動之中終於不動者土木之類也心居於中兩目屬之兩腎屬之三竅屬之皆未可盡其妙用其所以爲妙用者但神服其令氣服其竅精從其召神服其令者心勿馳於外則神反藏於內氣服其竅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盛喜怒而氣逆者喜怒生乎心也精從其召者如男女構形而精蕩亦心使之然心清即念清念清則精止吁心惟靜則不外馳心惟靜則和心惟靜則清一言以蔽之曰靜精氣神始得而用矣精氣神之所以爲用者心靜極則生動也非平昔之所謂動也用精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十三 諸子仙

先制眼眼者神遊之宅也神遊于眼而役于心故抑之于眼而使之歸于心則心靜而神亦靜矣蓋心者君之位也以無爲臨之則其所以動者元神之性也以有爲臨之則其所以動者欲念之性也夫神有元神焉有慾神焉元神者先天以來一點靈光也慾神者氣稟之性也元神見則元氣生蓋自太極既分稟得此一點靈光乃元性也元性是何物爲之亦氣靈凝而靈耳故元性復而元氣生相感之理也元氣之生周流乎身而獨於腎府採而用之者何也夫腎府路逕直氣穴黃庭者一也腎爲精府精至直引精華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十三 諸子仙

而用之二也周流于他處則難覓至精府而可識三也心氣透腎意下則直至採之者易爲力四也神有元神氣有元氣精獨無元精乎蓋精依氣生精實腎宮而氣融之故隨氣而昇陽爲鉛者此也精失而元氣不生元陽不見何益於我哉元神見而元氣生元氣生則元精產

此靜心應事接物誰云誤事實自靈耳故曰以事鍊心心情無他鏡能察形不差毫髮形去而鏡自鏡蓋事至而應之事去而心自心也心不留事一靜可期此便是覓靜正路不能靜者不可純謂之心蓋神亦役心心亦役神二者交相役而欲念生焉心求靜必

腎府採用之云即所謂固精而產精者第異其名耳雖名採用乃用又不可着一毫意意動精漏意者身之賊也以無意靜意則善採用矣故曰無用爲用規中指南云意者豈特爲媒而已意生於心然心勿

馳於意則可心馳於意末矣蓋心始欲靜而欲念未息欲念固氣質之性所爲然此性之所以後真性以外物誘之耳故靜坐之際先行閉息之道閉息者夫人之息一息未際而一息續之今則一息既生而抑後息後息受抑故續之緩緩焉久而息定抑息千萬不可動心動心則逐於息息未止而心已動矣閉息者抑意之纏鎖也走謂閉息雖靜坐始功原夫靜坐爲欲去意不知閉便是意着力甚矣着力便不是道只心放下不作息想其息自調調便自定靜可幾矣然則調息不是調息定氣也定氣不是定氣靜意也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十四 諸子仙

所爲靜意爲完心也即數息亦着心意謂之調者安閒靜適無細無粗無內無外綿綿密密嗟吸自然心意既無聲氣亦泯故謂虛無恬淡氣不返於虛無恬淡不可謂調由心意不寧靜也寧靜而調可立致人與天地通此一息息乃陰陽升降自然之機人之所爲生存以有此升降調節均適然于一升一降中便見真元生生秘妙此命之根也此處意念原弗得而與音預故息字義從自從心言自心止息自心生息乃元氣靜中之自有動者至息所以爲息則機也機存一動一靜之間動靜由此息生此息起動靜而無

對無此息則無人無地無天一切皆頑空死氣枯骨殘形是此息爲生天生地生人權輿故曰天地人之至妙至妙其可閉耶又可數耶可數可閉則不妙而可言至妙耶然惟此息之爲自心生息也故終始不可以有息惟此息之爲自心止息也故調之不能復加一毫意想虛無恬淡亦不是無嗟與吸不着意念嗟吸自然和均即是虛無恬淡原氣有嗟吸而此氣息之息則常自恬愉安樂常自虛徹靈通儒者所稱活潑潑地是也故以爲學仙主本

此息吾嘗夜半靜存從本身體驗之出自本心下逼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十五 諸子仙

丹田外腎以入虛無蓋通身氣機無形無聲以滙氣海而由丹田上至于心至心乃始有嗟吸之狀則心其統領妙運者也故仙學首先調息而調息又以靜心爲寂上第一義

吾嘗以仙學統于心論之而有言神之爲重因問神與性心之辨者則告之曰紫陽真人曰神重元神元神即是真心即是真性仙家功夫妙用全在于此故以目之曰藥材後之道流不知大道根源往往槩而視之指元神以爲藥材而元神之外復有意以用之支離舛謬莫甚于此仙之不成無怪也或謂元神即

思慮神之說曰用神用元神不用思慮之神人心自太極分來稟得這點靈光爲元性性本靈故曰元神或問元神與思慮之神是一是二曰心性神一也自稟受先天之靈明一點則曰元神至後來爲情識所移此元神乃汨沒在情識中遂成思慮之神其實雖思慮有情識此一點固常渾渾淪淪不虧欠人能回光返照去其情識則凡此思慮者莫非元神之妙用矣或問玄關爲何李清菴曰夫玄關一竅者四大五行繞着一處便不是又不可離此身去外尋只于二六時中行住坐卧着工夫向內而求之語默視聽是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十六諸子仙

個甚麼盧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是上座本來面目昔人以此爲念頭不起處是也陳虛白云不過回光返照收拾念頭之一法故王溪子以正心誠意爲中心骨子陳泥丸云但能凝然靜定念中無念工夫純粹打成一片終日默默如鷄抱卵則神歸氣復自然見玄關一竅由是採取先天一氣以爲金丹之母勤而行之指日可與鍾呂並駕緣鷄抱卵本未有心思彼日日自精專不離這箇如此則所謂行亦不是有所作爲只常常如此即謂勤行耳此譬最精但云見玄關一竅由是採取先天一氣則是以先

天一氣與玄關分外內而紫陽真人云此一竅無邊傍內外乃神氣之根虛無之谷則是指虛無爲玄關一竅也良以虛極靜篤無復此身自覺杳杳冥冥與天地合一而神氣即醞釀乎此中乃修鍊之最妙處審此則關所由名是謂其爲修仙成與無成之界限而關之所爲稱玄則以此中之虛無冥窈至玄關而又謂一竅即指此玄玄中之覺而言即所云元性之靈光者也老子云嘗無欲以觀其竅謂此也有此竅乃可謂神不然則爲頑空癡靜不得稱元神矣以故不待心念志意萌動而恒自覺蓋真之至則然故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十七諸子仙

以爲人身中真藥而此藥實人生本來真氣中之一點自然靈透若此原不着內外動靜亦不着意想作爲故曰先天真一其採取亦不得有絲毫着即儒者所云存之之存是已存得此氣再無改移則成純陽而謂之丹所云大丹本柄之說亦不出此陰符髓云天以斗爲機人以心爲機機固是柄亦即是竅竅之與柄其容有二故以一爲真而名爲丹又名爲藥藥但自其始而內求言之丹則自其終而存成言之而其實一也故金液還丹論云藥材所產之川源火候抽添之妙旨以至溫養成丹皆不離此心之用紫陽

真人金丹直指云心之所以爲妙者以氣服其竅而精從其召也故心和則氣和形和天地之和應心清則念清精止天地之精凝譚紫霄云氣猶子也神猶母也以神召氣如以母召子孰敢不至然意爲神所乘之馬心之萌芽仙宗心爲本柄然人人皆有心而不能仙者何心之動于意役于情慾而不靜虛之罪也劉赤脚云神氣自然如子母相愛只爲塵情相隔不得相見若去了一分塵情即有一分升降俞玉吾云心定則神凝氣和三官自然升降百脉自然流通李清菴云心靜虛寂身入無爲動靜俱忘到這裏精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十八 謹仙

自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還虛又曰身心俱靜天地混合自然真機妙應此妙用之機即謂覺即是靜中之動却又用之不動故老子謂爲綿綿若存邵子謂爲至妙至妙見此即謂天心見藥物鼎爐在此矣火候在此矣三元八卦四象五行種種運行悉具此中矣然則仙家所云鼎爐即心也火候即心中動靜之調適者也藥物即動靜中自然真一者也何謂真一靜虛也靜虛者心之本體蓋從無始之際得來本之心以爲主是心之所以爲心者心不靜虛則體失主昏雖精氣有弗可得而役者今人乃專講烹鍊

鉛汞而不心之講何耶由斯言之仙家妙用與本柄同在心故云合一工夫向靡有二者以此見本柄之爲本柄即先天真一之氣先天真一之氣即玄關之虛無玄關之虛無即無念之真念而元神在焉要以元神之元亦即先天之先神即真一妙用有異名無異致蓋吾所謂一動一靜之間息之息者是已惟息之息故云不思善不思惡云心無其心本我生來是從無中生出原無一毫思慮意想惟無一毫思慮意想故此中光明洞達爲氣之至精至微至靈至妙至神至粹而至無盡曰是上座本來面目蓋我人身中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十九 謹仙

之至尊莫與爲對者故得此而精氣神皆歸伏既皆歸伏豈復有纖毫不淨不了之處故不啻外慾一毫不得動役我即內之意念亦一毫不能沮溺走失長是虛無清靜真真窮約纔乃復返于元始混沌之天無問行住坐卧日日盡爲安和濡養積極自然生出天地之人也夫安可以年數億萬千計久長哉馬丹陽曰至道雖無修無證塵心要日損日銷蓋此道而既以金丹名則自不得夾雜一毫他意蓋金言精純也丹純陽色也金丹即純陽兩字耳以故雜之即不是上仙多立名色原欲人自求自悟故爲誣謎

不欲輕示人也

仙言正心完心了心皆無其心言誠意去意靜意皆無其意若與儒同乃用則各殊也

近日曇陽子非由凡師指授自云得之上真如所云八戒首愛敬君親次戒止淫殺三憐恤孤寡四和光忍辱五慈儉惜福六敬慎言語不談人過七不蓄識緯禁書八不信師巫外道及黃白男女之事以母意母必毋固毋我爲孔子所以爲孔子以勿正勿忘勿助爲孟氏幾于荷擔以志毀爲自苦不能使毀者苦以覺未有過之念爲過以入自和光爲真門脩自無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二十諸子仙

欲速爲真路以始自不妄語爲真芽以貢高求異名躡分示異證爲沉欲海以託菩薩行爲彼哉又云道者知學絕學善用無爲以誠入而以默守之故學之心欲澹欲死欲愚而又續之曰心死欲生心生欲死既死既生欲不死不生又曰行人所難行是男子事忍人所難忍是聖賢事道人曾記父母未生前遺下玄珠即今霜降水落時任君自取夫霜降水落歸根復命之時于卦爲艮靜極而動根也言道在靜默得之既不着難行亦不着難忍也又云人道脩行聖道修神神在身中以有情爲運用以用情不用爲脩持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二十諸子仙

道患我身不能去耳既謂能去一去便了誰復回還豈仙家亦有知及而仁尚未之全透者耶夫釋有佛有羅漢有菩薩俱品第也固知仙亦宜然或疑曇陽非仙彼預言解日如期白日解去此豈可以偶中必仙去也只觀曇陽所以仙去則烏有黃白男女燒丹之事黃白男女之說前古未有始于漢之魏伯陽參同契張平叔悟真篇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冊經王蓋談仙悉祖述之矣按彭曉解義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君臣以彰內外叙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莫量攝

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終合以夫妻拘其交構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之反復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於變化隨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星辰昭諸刻漏莫不託易象而論之朱子云參同契中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乃互換其名其實只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神丹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漢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恒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三諸子仙

帝時以受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本意其書散亂衡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蓋目彭而已然矣朱子作考異及解據彭本元俞玉吾註則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非魏公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近南方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

相類上下二篇後叙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者楊用修見此本謂其簡內形似之言譬况之說或流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殞身亡命傾貲蕩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云神仙所以全性命之真而無求于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專以是謂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豈聖人之所以教者哉然則是書雖不傳可也

東坡曰丹經言昇爐是安身立命也採藥是收斂精神也火候是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三諸子仙

是勤怠之節也此言最合仙家正理而未之思者乃以求諸爐火只自繁且難耳經曰至道不繁至人無爲勤怠二字予欲以脩息二字爲坡老易之至魏書夫妻黃白之稱彼自有說已詳述之範極存雄中天隱子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凡學神仙須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

司馬承禎曰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爲根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靈謂

之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是故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矣天隱子曰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于內遺照于外自然異于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于修我靈氣勿爲世俗所淪污遂我自然勿爲邪見所凝滯則成功矣

天隱子八篇司馬承禎序之云不知何許人或謂天隱子即禎也其書與承禎坐忘論相表裏承禎字子微唐時天台人其存想篇云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心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二五諸子仙

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且天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成性存存衆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學道之根走謂承禎此論雖着已然存想之義似未了了夫存想者非既存而且想也謂存其想猶曰不馳于想耳今日想我之身既着于身又着于念非存存之成性也天地無心成化想奚爲者故釋迦初入山有學非非想迄成佛則曰無受想行識所謂鍊精鍊氣鍊神非有他也鍊靜而已鍊靜只是

心死務令一念不着以至于至靜之極自然一無耗失于是精聚氣固神定無爲自然不識不知而恒若是則道之成也靜極無一念雜是精精則自然生明氣以之運行無差周流罔滯所謂不撥自轉是也一着存想便是着念未免助長非徒無益病且由茲生矣大歸氣不運行必由念係于外係則窒病也用存想則念必不能勻或急或緩或勤或怠所不能無氣隨念行不勻則不和病也氣不得順其自然由人使之損氣莫大焉病也蓋想則念動念動則不可以爲靜即存我之神亦令神滯皆有心也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二五諸子仙

死心自不妄思不妄言不妄視不妄聽始

夫風寒暑濕饑飽勞佚八者氣之外邪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情之內邪也情邪去則精牢氣固神凝外邪不能干雖有風寒暑濕如吾天定何但饑飽取宜調身可常逸而不可勞也但又不可寢逸寢逸則氣餒神憊心常活潑無事而自快然則幾于道道只是無言無念則此氣自然一日一周天行本如是自然天何曾使之周耶以此見天之靜也故天能長存然則欲學長生除靜無法

世人鍊氣反爲氣病者習于邪也學丹反爲丹誤者

逐于邪也邪故作用多徑不得自然

三鍊是由粗入精由精入微由微入妙以迄于極有漸次而功一致非有三項三教並從心上着功不由外取

陳白沙曰心寓形而為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爲害而不知歸罪其心者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然後爭爭而至于忿斯不平之至而氣爲之逆逆則病生矣張學士洪陽曰天地以氣交無情故造化常存不老人物以情交耗氣故性命生滅無休緣造化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七 王六諸子仙

至靜人若不靜造化自然人心便不自然故人能至靜自然方合天地而長存稍涉一毫矯強造作便自戕害
氣之自行無心靜也有心運之是矯強強必致病今言運氣法四皆以想而運想必先有所守以爲存而謂之曰命根乃自所守之根起想歷上下而一周即命之曰轉河車有守泥丸者守中黃者守玄關者有於臍下三指氣海穴邊想一水字半入內半出外以起運名天一生水者由茲而言守爲想守則守亦想也之皆愚其人守彼以靜其心于此而不知守則心

與之注想則心與之馳心何能靜馳既以想強上注又以守痴着氣又易由而調是以其卒也泥丸守而頭重中黃守而滿中玄關守而疽發生水守而目眩皆心之強注強馳不得自由以迄此耳家有族父名榮世學仙術氣運而止至首不能轉下又不能散雙耳頻聾以終身

黃白御女交用是七與九交并心不能自捉定以故未能成金而內反以金攪未能採彼而已先以彼失夫一念存想心且爲強動矧燒丹與御女乎南嶽魏夫人傳云但在莊敬毋到而絕淫色之念也若抱淫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七 王六諸子仙

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貴無邪妻真者安恬愉山家清事云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於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息調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三竅黃白之術此

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僊云

真誥甄命授云按說寶神經云我之所師南岳赤松子又房中之事惟裴君少時受行耳真誥中有吾昔常恨此賴解之早耳

協昌期云女仙人劉綱妻口訣求仙者勿與女子三月九日六月二日九月六日十二月三日言是其日當入室不可見女子六尸亂則藏音血擾潰飛越三

魂失守神彫氣逝積以致死所以忌此日者非但塞遏淫泆而已將以安女官女宮在申男宮在寅寅申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七

王木譜子仙

相刑刑殺相加是日男女三尸出於目珠瞳之中女尸招男男尸招女禍害往來喪神虧正雖人不自覺而形露已損由三尸戰于眼中流血於泥丸也至其日雖至寵之女子親愛之令婦固不可相對我先師但修此道而仙矣綱妻出神仙傳去聲

予邑石橋西十里而近曰觀音岩中有老居士曰天者年九十餘與其徒並耕力作而食晝共下山犁田治圃晚歸荷重擔先衆登山步若飛然夜無卧榻獨持數珠繞佛而心念佛名號至天明如是三十餘年不輟予聞往訪之見欲逃去曰吾農夫也無知識

公何過聽而來既三往而問之乃云道豈問人在爾身自得就如此殿中十八羅漢坐法各殊豈有十八種道亦各得彼自然耳後三年予復往居士死如司馬子微所著坐忘論孰不以爲得道真仙然唐詩紀事云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睿宗明宗累召至京師卒贈正一先生則子微亦死矣太平廣記載魏伯陽與三弟子入山作仙丹丹成以試犬犬死伯陽自服丹入口立死一弟子服之亦立死其二弟子未服者出爲求棺伯陽與弟子及犬起而仙去則死其實也復起仙去之說則二弟子何以不得目見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七

王木譜子仙

予考列仙傳上古諸得仙者意其事縱有之其人必自仙胎仙胎自衆世積來非今世可強學故斷之曰神仙必不可學而能漢武帝歲晚自追非言天下豈有仙人服藥差少病爾殆確論今人未達此乃以凡骨凡心妄意冥想枉行音強求何異放僻邪侈陳搏蓋人間所共稱仙者也史載搏徵入朝宋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天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

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放還華山尋卒曰尋卒則仙朱仙固未可知特其言實法言爲禪世教遠矣走竊謂人間至人必不肯爲邪說惑世惑世定奸人爾先是周世宗聞搏隱居華山多閉門獨卧至百餘日不起召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寐如故甚異之因問黃白之術曰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畱意於爲金乎世宗不悅放還續使搏真得道而對君終始以正正合彼忠孝法門之義若秦漢間方士言黃金言致物言不死藥言蓬萊仙者可期皆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三千諸子仙

誑言希寵遇者也大諦方士多誑世人情好奇知其誑不欲辨也如司馬遷與淮南王安同時記已明言誑死矣後世乃傳兵解想八公之徒恥其主以罪誅駕爲是說以自掩至末年始出其書以故不能誑同時人而後世遂以傳疑即黃帝乘龍與攀髯墮弓之說亦未足深據史言帝獲寶鼎神策於是迎日推策索隱曰神策箸也言得神著以推筮逆知節氣與曰辰將來乃後世因之遂云黃帝鑄鼎于荆山鼎成得道上昇不復言獲寶鼎神策又因黃帝以雲紀官因雲從而附會以乘龍上天如此則人間何以有黃帝

塚人見有塚也則又爲解說曰既上昇而群臣葬其衣冠曰如此則世間無仙乎曰可得謂無也郁離子有言老狐老楓木皆能變怪人之靈奚爲不能變怪神仙人之變怪者也此論是天地間至理

人既仙去斷不在人間以夫子游魂爲變之言竟之人死去神魂皆浮游但恒人一去魂汗漫無歸不能復自作主以生平精氣漶散也仙釋則去而其神還能自作張主迹若同人于游顧其游有方盧惠能所謂知去處是也或問去處何在豈所稱西方極樂國土與方壺員嶠者耶曰非也以彼歸空化虛之說竟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三千諸子仙

之恐亦未必真有是地所若云真有地所即便著相又何以云空虛西方只是生西返西猶云生于無而返之無耳觀達磨旣入涅槃而云西歸云隻屨只是歸一行逕究竟示法之不二而已方壺員嶠仙家言在蓬萊山山環弱水非飛仙莫到亦隱然見人間無此區處猶云只在地方天員內所謂揭日月遊天地之一氣者是已

神仙只是其神長存天地之間蓋謂之神則數不得而拘之血肉有形之軀自不能不限于數定應有時盡耳世所傳神仙如蜀人張果年僅百歲丘長春曾

不得下壽王子晉纔十八曇陽亦未二十尸解始知
人生墮地所受之數修短有定短則雖神仙不能續
之使長故丁野雀傳野鶴將坐化而謂其徒曰大數
有限大道無窮緣天地間物凡有形則爲形限限即
數爾此血肉之軀既爲假形焉音能不化就以彼鍊
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化虛之說推之亦從有形鍊
到無形彼入道之方如是成果亦應如是烏得血肉
而長在也假令血肉可飛去則何以云化虛如誠白
日飛昇亦必尸解以後事也昔浙西馬相自然遠遊
歸一夕遽卒既殮而棺之窆于園中明年東川奏劾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三王諸子仙

州梓潼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則知尸解自然上
昇在後自然在東川謂人曰相新羽化于浙西今又
爲玉皇所詔于此日上昇則上昇非血肉之軀益信
相初事司馬承禎于天台山玉霄峯三年承禎不傳
以法乃告別罄捨資裝絕粒挈一席以投于海泛波
上遇新羅船載之俄到一山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
侍香皆青衣中有一花冠霞帔自然入謁道士笑曰
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千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莫到
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乃良師也相乃復入天台
師事承禎馬相能絕粒投音之海此豈凡人可能彼

之去仙無幾矣尚須師事承禎傳而後得何也曰只
觀承禎坐忘論大道蓋在無爲如自然所爲却是伎
倆之心未忘昔麻姑與王方平在蔡經家求少許米
擲地成丹砂方平笑之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
此伎僮變化蓋謂之甚也知方平所以誚姑則知大
道不可參以毫忽伎倆心馬相復須承禎點化政欲
與釋化此伎倆耳故吾以曇陽孜孜人世名迹爲小
乘亦以其涉有爲也方馬相見已事承禎三年無語
比即有不悅承禎而以自多之心至去而盡捨裝囊
投席泛海便欲自顯神通即此並屬妄心墮已伎倆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三王諸子仙

有破大道不知承禎三年無語正欲靜默消彼此念
也
佛氏于凡變現神通詭異有不可以理推者則皆謂
之幻證果故其爲道止于三乘仙家所從入則世傳
有三千六百如劍術符水御女服金丹服日精月華
導引辟穀搬運飛精補腦墨字服氣之類蓋難以更
僕數要以大道惟一而已小道雖有就捨之未能離
幻經云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覺乃照幻之慧灯破幻
之法劍今人以幻爲覺是認賊作子於去大道不知
幾萬由旬

藍采和於濠梁酒樓乘醉輕舉雲中既舉入雲則靴衫腰帶拍板盡擲下亦見有形之物不能將去夫以靴衫腰帶拍板之微尚不能將去見于宅廬之大與凡身之重能將去哉益知飛昇乃解後也大諦列仙傳所載白日昇天如采和之類皆莫知其所自來安知其來非化虛以後之身哉如曇陽生太滄則尸解在太滄臨解語人曰我還去線竹山脩行八年而後成此子對王弇山公言曇陽所成果不是上仙公曰兄言良是因爲予道曇仙解時語如此

凡仙皆靈根生下靈異非由習學故曰仙胎亦有生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三五諸子仙

三五

自仙胎及長而散亂於名利聲色不能成者又有生下能言往事而不靈異者此則其人未帶根來所謂宿因是也吾休西門汪氏一子生下不茹葷酒三四歲時毋試以肉內口則哇而合掌曰我是錢唐高麗寺僧說寺事甚悉其祖怒以肉強納口中逼令吞之復問以高麗寺事不知矣今如庸衆人可見人有宿因宿根貴能養也不養而戕賊之則因斷根絕拔宅宅非屋宅身即宅也彼以拔爲拔起失之儒者訓拔本拔去病根之拔皆撒去之義言須撒去此肉身也故走以爲拔宅即尸解仙家于此處往往作誣

謎與人不若釋氏於死生之際直明言之蓋菩提無樹矣明鏡非臺矣原來無物矣何得獨有此肉身故直云圓寂云滅度仙家既云化虛云離形去垢矣則此穢濁膿血軀壳不解飛去頓何所段成式酉陽雜俎云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毀頭髮盡脫皆尸解也白曰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晚向暮謂之地下主者一解去即是不生不滅境界走謂此不但仙解爲然人生能有真氣皆然如雲長今日英靈人共見聞彼自麥城一蹶後五百年爲開皇而忽顯于玉泉刈又後五百年爲榮寧而再顯于蚩尤之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三五諸子仙

三五

戰又後五百年乃偏天下盡海內外無不顯其英靈如此謂公今日而不存也可乎道家符錄稱公爲西臺朗陵醜魔上將天下道者固致禱而天下之儒者釋者亦無不禱而公盡天下之儒者釋者道者而無不顯而應之此且無論彼之所謂陽神陰神即與千百億以化身何異如此而謂公非仙也可乎此何以故哉於傳有之矣傳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雲長爲漢之心固吾道所謂至誠其心至死不變亦即彼道所謂死心者也以茲久而彌光曷疑爲靚雲長而夫子逾信

矣然夫子死後千餘年未著靈顯何也蓋夫子元氣之太和而保合者也保合夫誰能得而窺之雲長則憤氣也有志未就氣慙于盛銳身斃于方張夫是以憤發無所不之乃漢則已亡矣又徬徨而無所可之是以或出天上或入地下或遊人間無微不至則爲漢未畢之誠心與未究之積氣固然爾

仙籍載孔子爲太極上真公治九疑山顏子爲明晨侍郎後爲三天司直周公爲北帝師屈原爲海伯統八海李札爲北明公莊周爲太玄博士賈誼爲西明都禁郎楊雄爲北方鬼帝治羅鄧山蔡邕爲脩文郎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三才諸子仙

徐幹王燦爲侍中孔融爲後中衛大將軍曹植爲選涇國王王導爲尚書令陶侃爲西河侯魏徵爲太陽都錄大監杜甫爲文星典吏白居易爲海山院主韓愈爲真官寇準爲閭浮提王蘇子瞻爲奎宿王司寇元美以爲天地冲美秀特之氣見與獨多生有所自出有所爲則死有所歸固其宜耳然此諸賢聖忠臣文士生平何曾服食求仙從事黃冶變化亦曰各爲其所合爲不失人道之常而已矣死乃離脫鬼錄而與遙輿輕舉登遐倒景者同列仙官信乎真仙在積行彼之冥思長想以從邪枉其與長憶篋中之藏何

以殊哉

抱朴子曰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不修而但務方外終不得長生也行惡行音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犯輕重故所奪有多少

道家禳禱經呪符錄等皆推尊老君以爲教所自出便涉緲茫羅整庵以爲其事起于上古之巫祝然書有講張爲幻之語蓋所從來遠矣如五利使鬼公孫卿侯神皆祖黃帝言與神通通鬼道周禮有天神地祇可得而禮之文則非起于秦漢第其術不傳于今今之經呪符錄蓋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而引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三才諸子仙

黃帝老子以爲重然黃老不屑爲也顧其書符呪遣將則凝神注想指使先天一氣使鬼神則鍊去已心魔障令心不動于異物以爲主亦有理焉良以天地間邪正皆理則烏能以常理槩拘之第受錄之說似做釋氏因果應報之意至無問善惡並可崇禱超昇則何以貴民爲善乎故謂因果之說猶足勸善於世風不無裨焉符錄徒令人恃此肆爲惡業爾予嘗以公事過龍虎山上清宮見殿宇館署災盡則何不自用符呪遣神將止火是夕宿一小道士家道士並有妻室以鬻錄爲生事至即以其夫妻所住房

與卧榻延予卧憑二度皮內符錄充物藥器相服錯置度旁汗穢媒嫚甚矣

國朝景順間吾休有吳汝龍者不知其法所自傳但言神授之劍一筆一以行符呪能呼龍致雨遣雷召使百神驅逐鬼魔怪物應驗甚夥其劍筆時時自致精誠祭晚年精罷音去聲一祭祭已劍懸壁間一日其妻誤以和服掛劍已而有怪拔劍麾之劍不靈以筆揮之筆不應自是法沮喪汝龍隨死以此合費長房之壯能役鬼老爲鬼殺者而原其故符呪家肯綮可坐覘已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三八諸子仙

關尹子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于自信而易于信物故假此爲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又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者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行情不停亦氣所爲而氣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言湏得此無合散者乃能化萬物耳故曰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明僧紹曰大道既隱小成互起如符錄崇禱皆道家

之衰予謂鵲鵲能勅水使物不害鵲能平步騰地啄木遇蠹以背畫字成符蠹自出則知符呪亦天地自有之理

愚民破家受錄蓋謂受此死去必得登天堂耳然言報應莫詳於太上感應經此經詞旨似淺以爲必非太上所說同榜王司戶子礪語予此難輕議也弟前爲鄞令時鄞有劉童生自幼朝夕誦持此經一日登城遇老人持小傘立城頭呼童生曰與我同往若合眼命開乃開合眼但聞空中風颼颼頃更到一所令開眼見洞中有尊者如道家三清狀語之曰若當貧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七

三九諸子仙

而天死以汝朝夕誦持感應經增汝三紀與草一束持歸可以療疾持傘老者復命童生合眼風颼颼空中還至城上令開眼老者忽不見歸家則已經三月矣于是家人報縣吾親見驗問之後數年予與周君衡同舍爲郎君衡鄞人復以問君衡曰信然其事近恠若以論報應正理則無如釋氏彌陀經其言曰天地之間五道昭明恢廓浩渺窮冥冥業報相生轉相承受美惡慘毒皆自當之孰使如是理之自然善人行善從樂入樂從明入明惡人行惡從苦入苦從暗入暗世人昧此惡道不絕故有自然地獄餓鬼禽

獸萌飛螻動之類展轉其中世世累劫無由出離是
爲大患痛不可言惟修淨土直得超去淨土即心地
也報應善惡生于已心之一念今人內念邪惡乃外
假脩齋誦經行善道求免罪要其心念不除不知罪
業已生彼心外假何益矧外假一念亦邪念乎即禱
禱亦在已心自悔愴懲改執悔愴懲改心以告神明
神明或舍之不然無所禱也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七

四十 諸子仙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七 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八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品辨賞志統六 諸子佛

諸子四 釋 原釋 梵音 佛化

程氏諸經品 文字即空性

辨惠能得未見性 論學佛真路

論佛不能一世修成 論投胎

論三教殊宗 論持齋

波羅密考 釋入中國考

貝多考 菩提樹考

論神惟得法 魔王法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乙 諸子佛

白蓮教

世儒談學多借佛爲喻曰使人易悟而入夫儒反以
得佛之借而易入假令無佛吾道將無可入耶是率
天下之人而佛也彼佛見吾借也遂謂彼道即我道
因緣附會謂佛人倫具在波斯阿育君臣也馱駝父
子也耶輸夫妻也信斯言也佛當時何不便作在家
僧乎雇乃入雪山二十餘年所冥坐一石而不動顛
巢羣鵲而不知父母妻子追尋而弗返當此弗返弗
動弗知時即君臣父子夫妻而具在也心寧與通貫
哉

吾徒遠遊固必計父母念我無已於人亦必計彼所念之不能安而惻然故知父母妻子念我也即不能一刻外留知人有不安也即無能一刻自安此天理人情應如是也什氏無人相無我相即父母妻子念我弗顧我亦不爲彼念我而不安真是自己真真空寂寂不起一念不干一物以爲得道是其道只爲已生死視人情親疎膜外也

其如如不動是不問有人無人或親若疎在此我摠不與干涉如山河大地在虛空中山河大地自山河大地虛空自虛空彼此摠不干碍不但外之山河大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二諸子佛

地不相干碍即我此虛空此明靈亦自寂然一念不干之生來精神自靡一毫費用聖人雖云退藏之密然精神當用時未嘗不用也如曰用其心曰竭心思曰形勞天下曰競業萬幾皆用也但弗過用耳

釋氏更上孔子一層是以其靈通便析蘆可渡江卓錫可通海馴虎可服役出人道之常而怪異生焉吾道原自常理不與少遠于人故造極而神妙不測則巨川濟以舟楫荒嶠導以指南龍蛇放以蒞教使天下人人可與蓋一以異人一以無異于人

可與之與音預

仲弓論敬簡而是也夫子即與之曰雍之言然惠能

說偈是也五祖故以屢拭之曰亦未見性夫子以一貫傳曾子二三子具在聽其悟者自悟不悟者自不悟二三子見參之得傳不但不萌忌害心且虛心問參五祖欲以衣鉢付惠能則避衆密入空下以杖三擊碓尾爲証謚示之既五更私與授受又遣遠去避衆人忌害既送之去而返又故稱病衆爲衣鉢故至追惠能欲殺而奪之何以若此其甚道私故也私將何所不至

釋之相傳名之曰傳燈何也王介甫云佛書有日月燈光明燈燈光豈得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晝平晝月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三諸子佛

晝平夜燈光晝平晝夜日月所不及

釋言三昧者云何三譯華言正也昧譯華言受也神子云三猶伯淳之廓然太公昧猶伯淳之物來順應予謂道生于三昧即所謂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故曰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夫是以曰昧故莊子云昧然無不靜蓋所爲生天生地生人此爾

仙有靈根佛有菩提聖有邁種生則俱可盡性仙有

河車佛有法輪儒有日轂轉則俱可造道不妨塗殊
要在各婦所歸

釋居西極我聖居中華然我道結韻以成詠彼則作
偈以和聲我道昭德于金石彼則讚法于管絃我道
有后夔擊祝朱鳳來儀師曠奏角玄霍載下彼則玄
師動韻亦雁不移比丘流響青鳥忘翥釋平儒平誰
其辨之陸子曰西海有聖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南海
有聖出焉此心此理同也釋既爲西方之聖其合寧
獨音韻

儒者謂五百歲而聖人生佛告湏菩提亦曰如來滅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四 諸士佛

後後五百歲有持戒脩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
此爲實

聖人之獻金石而被絃管豈啻詩林雅頌即數言反
覆可以中六宣八近世儒家盡訛本旨誦詩讀書且
愧蟬噪何異胡語惟釋氏誦經庶幾未墜西來律呂
釋氏以參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故音韻不失其傳
孔門六藝書樂處二焉後儒竟不知書樂爲何計孔
子以前諸聖賢必習之自秦滅詩書宗旨遂失漢儒
雖稍稍補亡不如釋氏存也

鄭樵曰漢人課繙隸始爲字書以通文字之學江左

競風騷始爲韻書以通聲音之學然漢儒識文字而
不識子母則失制字之旨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
七音則失立韻之源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漢儒知以
說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字爲母從母爲子子
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四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左
之儒知縱有平上去入爲四聲而不知衡有宮商角
徵羽半徵半商爲七音縱成經橫成緯經緯不交所
以失立韻之源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
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爲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
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爲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五 諸士佛

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矣
雖鶴唳風聲鷄鳴狗吠雷霆震天蚊虻過耳皆可譯
也況於人言乎所以日月照處耳傳梵書者爲有七
音之圖以通百譯之義也今宣尼之書自中國而東
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趾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
故封之外其書不通何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
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闕耳
元丞相伯顏至于閒國于國中鑿井得一玉佛高三
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脉絡云曠古至寶僅
見勝于趙璧者而以刻作佛像尊之至矣不啻一國

是國皆尊之至佛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地上天下惟吾獨尊良非虛語老子生下亦作是語然蠻夷崇奉竟未能如佛吾夫子但聲施蠻貊而已佛固是音譯能周通良由因果報應之說聳動而奔走之老子像中國固有刻佛則無物不以刻作佛像下至婦女翠細寶釵亦刻作佛像固是尊之信之亦以褻之謂我人生安寧皆佛力也是以三千大千施捨捐軀燃指頂禮恭承寶則疑其為邪懼以慢翫禍也故出分外而違常理以諂事之若吾夫子雖天下人敬應然而不敢褻之以像瀆之以諂萬世天下被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六 諸子佛

其化而不知此真與天地無功帝力何有同浩大鳩摩羅什言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裁以入絃為義經自世尊故文絕特而音清越心經可匹文王易彖說心所本來要妙金剛大歸明心第以校心經發越盡美心經涵深顧其文皆經也二經以下如二十四章經遺教經楞伽楞嚴淨名圓覺六經體便似論語然遺教與二十四章經並是言戒欲令離妄寂靜楞嚴則指在真實圓通而入路亦在去妄楞伽則示頓悟法門以斷妄想離言說為至其偈曰云何淨其念云何念增長云何見癡惑云何惑增長是言

不可有心想也緣淨念見惑皆着有心思想耳楞伽山名也楞嚴大定揔名也維摩詰人名譯曰淨名其經以因問示解脫而歸竟在不二法門不二則爭極而解脫矣蓋凡二皆妄也妄離則一矣此與圓覺皆指示心體自然智用故裴休曰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真淨明妙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是眾生之本源故曰心地是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交徹融攝故曰法界寂靜常樂故曰涅槃不濁不漏故曰清淨不妄不變故曰真如離過絕非故曰佛性護善遮惡故曰總持隱覆含攝故曰如來藏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七 諸子佛

句超越玄闊故曰密嚴國句統眾德而大備燦群昏而獨照故曰圓覺其實皆一心也背之則凡順之則聖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親而求之則止觀定慧推而廣之則六度梵行引而為智然後為正智依而為因然後為正因其實皆一法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離圓覺無六道捨圓覺無三乘非圓覺無如來泯圓覺無真法其實皆一道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為一大事出現蓋為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脩多羅蓋詮此

也然如來垂教指法有顯密立義有廣略乘時有先後當機有深淺非上根圓智其孰能大通之故如來於光明藏與十二大士密說而顯演潛通而廣被以印定其法爲一切經之宗也自八經而下如華嚴法華義趣亦不出此第其譬喻廣演叙列繁複豈諸弟子菩薩記載詞製各異耶惟偈語多可思惟然誦之亦不令人發深省後能啓發人心智則無如盧惠能法寶壇經其言明白直捷見者不生疑走請以此合前八經爲九若爲道求佛九經備矣此外如彌陀經旨則專論報應自然要其文詞瞻麗音韻鏗鏘文家摩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九諸子佛

當有取焉其餘諸經固可無觀也以儀趣盡于九經在能悟者自得之耳他如寂音之智證瀉山之警策宗密之原人慧海之頓悟要論李玄通之決疑與約語永明壽之宗鏡晦堂之真樞會要諸種種製以及曇宗諸文雖各有發乃淨心者則或未遑又如禪宗正脉釋氏源流佛祖通載諸書不啻車盈棟接雖可求多聞如碎心體何竊謂學佛與文家殊致在得政不注博耳顧書出梓藏率可誦道藏諸經却似倣釋爲之味殊減于釋也

看釋書在得大旨不宜文義苛細苛細是諸儒章句

釋有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者得大旨耳故盧惠能聽說金剛便悟國初宗泐解經謂心經以單法爲名實相爲體觀照爲宗度苦爲用大乘爲教相單法即般若波羅密多實相即諸法空相觀照即照見五蘊皆空度苦即度一切苦厄大乘即菩薩所行深般若金剛經則以喻法爲名實相爲體無住爲宗斷疑爲用大乘爲教相金剛者金中精剛至堅至利能碎萬物此經能斷衆生疑執故取以爲喻故大品般若十六分中以此經名能斷分泐蓋因有大品般若遂以般若爲大乘耳走以其解太分析反似失大旨不知摩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九諸子佛

萬法皆心體自然如是種種孰匪體事失體則以不明故是以盡二經義趣于心體與明心而體與用法具已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今若株守此語則彼諸佛祖何以孜孜爲人說法傳經經云文字空性又云無離文字而說解脫裴休曰捨文字然後見法非見法者走謂文字求法固着文字相若株守不立文字之語爲法則亦着不立文字相

釋氏云學道者雖聰明伶俐多聞多知也雖不着萬物不知一性圓明謂之莽蕩空雖萬物不着不知動

靜來去謂之頑空雖見境界透不過謂之着相空自
本性上朦昧貪愛染着謂之輪迴空執着有謂之有
空執着無謂之斷間空世間一切萬物有形有相無
相盡屬空也若真實道人勤勤親近好人早晚參學
謹而行之脩正定湛然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巍巍獨
立皎皎湛然此乃真空之道也其言大近吾道至親
好人早晚參學即釋氏亦不能獨學無友

釋氏徹頭徹尾懸空獨著惠能說偈菩提本無樹明
鏡亦非臺原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爲傳衣鉢
以悟也耿楚侗先生謂惠能言無一物是猶知有物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十諸子佛

在走却不以爲然第能說此偈自是將達未達之機
曰何也若謂能說偈時于道已竟則祖又烏用再傳
傳又更何可悟今日言下大悟則前偈之未大悟可
知若謂原來無一物爲知有物在即何處惹塵埃是
亦知有塵埃在菩提無樹明鏡非臺亦知有臺樹在
也此何可以詬惠能惠能詬病在偈外只以比類子
無伐善施勞若無若虛惠能便涉有實伐施耳
惠能雖生下靈根始者未有功力故氣岸未消磨時
露有高出擔任之心蓋不知退藏之爲大地也如初
謁黃梅黃梅問汝獨獠亦學佛乎對曰人有獨獠佛

性豈有獨獠甚警援顧詞太激厲是以黃梅令至空
下執春政以磨礪其氣岍隱然示以潛脩晦處之爲
道也是時黃梅之徒神光爲上足諸僧衆尊崇日久
與習惠能微眇疎遠一旦起與較加諸其上衆豈能
平方神光說偈時衆已傳誦謂授衣鉢矣及已說偈
豈不能更一端而明其心致乃執神光之偈語語與
較以相彈射神光曰身是菩提樹已即曰菩提本無
樹神光曰心如明鏡臺已即曰明鏡亦非臺神光曰
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已即曰本來無一物何處
惹塵埃毋已人我太着乎雖說本心非已自心人相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十一諸子佛

我相依然言外具在黃梅曰亦未見性此不但是慮
衆心思害而爲惠能諱蓋真未見性也第以惠能偈
較神光偈則惠能實自通透無倚着可與幾矣以履
拭之夫非默示惠能以去言也哉引之至矣政謂惠
能之器載道無儔伍特磨礪未盡收歛未密以故絕
口不爲贊歎非祖特沒其善欲令悟此而收歛秘密
爾尋入厨下以杖擊碓尾潛示以三更傳道之意而
不露固以衆忌而爲慎之實亦示以收歛秘密也至
三更而避衆傳道授衣鉢豈以其有人相在而又默
示以去人也哉走斷黃梅此處必不止爲惠能免禍

一事而厥包廣矣上智之人原不觸禍孔子微服即黃梅春任惠能之旨彼機未發而防已周身焉復待言說哉若不然者孜孜避人爲啞謎又孜孜避人授衣鉢黃梅之心自己太着我爲不見性甚矣何以云天人師固知其必不爾也且也黃梅之始而以履舄偈亦謂惠能不當以偈與神光相雌黃即令神光當時不作他念其徒能遽甘之觀洛蜀二黨門人可鏡見已然惠能是時既不能竟黃梅之微旨於言外暨既已傳道而曰言下太悟以走味之但能悟祖言下爾匪悟未言之外也何以知之當黃梅送惠能江上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十二 諸子佛

操舟時固云大悟後也黃梅曰應是我度汝惠能曰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匪啻了無恭承師教之心且又以師徒分人我噉噉然高自擔任氣岸稜稜猶在也迄去後被惡黨尋逐没入獵人間關險阻流離拂鬱輾轉一十五年始乃深自韜晦克抑混跡衆中無少露其機鋒至此人相我相一切乃空盡耳向之大悟此乃即真境也然則增益不能有由然哉夫彼上聖靈根猶資磨礪成道豈矧中材可無學也只味惠能對獵人但食肉邊菜之言便是離去菜相肉相較前是臺非臺師度自度不大逕度也耶蓋婉而中隱而

徹無盡無不盡是納須彌芥子時也故能虛空大地河山証彼家取上一乘經言觀自在菩薩謂此耳惠能說偈時見解已庶矣第作用未至故須五祖更傳蓋見解生下得來功夫則師友日夕所指授者原釋氏亦自有釋氏功夫爾但聖智一撥便轉應盡便盡

方神秀說偈曰弘忍令其徒人人誦持曰依此偈脩免隨惡道依此偈脩有大利蓋是學人發軔入手之功故其教後與惠能並立以神秀爲漸宗惠能爲頓宗良以天下中材多靈根希邁有漸教則中人以上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十三 諸子佛

下咸可與能原佛說學道成果等有四一曰須陀洹二曰斯陀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羅漢則出生死隱顯弗爲累夫阿羅漢而上至菩薩乃爲深見佛性躋取上乘

釋學至處不輕指示必令自悟悟則欲令自得也即上根至人到太悟時功恐亦有漸次耳今觀彼經牒載釋迦文佛初爲太子時夜半踰城出家往檀特山中脩道始于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後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于六年故經云以

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今至菩薩成道號天人師就如此云云謂迦無漸可乎

發諸異見之發與莊生論發覆之發同

昔波斯匿王問佛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于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爲一義二義

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佛曰說定法問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如何說不定法曰昨日定今日不定味此亦即是一義二義名指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十四諸子佛

普眼一日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偏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于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于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而來此見念不可雜也雜即自障蔽故不能得見

念不雜即是無着爲空了空了即見人與說物說法何不可嘗誦佛入涅槃爲迦葉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慮惠能原來無一物若謂爲知有物在則此之法法何曾法亦知有法在耶亦自着無物相而作此言耳夫以佛始出

家所學此入涅槃所教功之漸次與成之證果可默識也梵云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中之覺者爾佛有覺性而無情菩薩與佛證果如此功可知已

溫陵曰如來果體其體本然何假密因菩薩道用其用無作孰爲萬行無因無行無脩無證無了不了大小名相一切不立此真首楞嚴究堅固者也特以衆生如來隱於藏心非密因不顯衆生菩薩淪於七趣非萬行不脩覺皇於是示之以大法使不迷於小道而默得乎無外之體喻之以佛頂使不滯於相見而妙極乎無上之致指如來密因使明本妙心知三世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十五諸子佛

諸佛皆依此爲初因明脩證了義使悟究竟法知一切聖人皆依此而證果

楞嚴經曰憶念我昔無數恒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脩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聞不住句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

悲仰

藥師經云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身如瑠璃內外明徹
爭無瑕穢光明廣大功德巍巍身善安住醯網莊嚴
過於日月幽冥衆生悉蒙開曉隨意所趣作諸事業
又曰若諸有情雖於如來受諸學處而破尸羅有雖
不破尸羅而破軌則有於尸羅軌則雖得不壞然毀
正見有雖不毀正見而棄多聞於佛所說契經深義
不能解了有雖多聞而增上慢由增上慢覆蔽心故
自是非他嫌謗正法爲魔伴黨如是愚人自行邪見
復令無量俱胝手冊足胝有情墮大險坑此諸有情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十六 諸子佛

應於地獄傍生鬼趣流轉無窮爾時曼殊室利童子
白佛言世尊我當誓於像法轉時以種種方便令諸
淨信善男子善女人等得聞世尊藥師瑠璃光如來
名號乃至睡中亦以佛名覺悟其耳

李宏甫與周子徵論時習謂夜亦有習本此不知此
之所云睡中覺悟是喚醒睡者猶夫子喚醒宰予之
寢非謂睡中作工夫也且睡中亦無可着工之理唯
人晝而習之清靜閑適夜而夢之亦清靜閑適不致
亂入他境便是養定而致一體壅閑盡消精神融洽
夢醒合真晝夜通竟同一悅體雖無夜習之迹乃習

已在此中或者過求至謂恒人有睡聖人有息無睡
神常醒也則文王周公孔子烏以有夢此或未免以
造作反失習而非悅矣但恒人睡難喚醒賢人一喚
便醒則神氣清濁之分也如陳搏一睡百日乃出神
之說與常睡殊亦與此佛名覺悟之旨殊蓋出神唯
仙成後乃能匪學人可議

夫藥師瑠璃王說經時既已得道矣願乃不云今世
而云願我來世身如琉璃此何爲者其本旨謂我今
生隨意所趣作諸事業固不敢一毫瑕穢即至來世
此願亦不敢違蓋我道死而後已彼即死去亦不肯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十七 諸子佛

已續續脩去再生亦復如是要以見堅持此願死生
無一毫間雜乃爲靜極耳觀此則知佛通身生下自
然靈透非一二世成也

楞嚴經云我宣脩行三決定義攝心爲戒因戒生定
因定發慧此名三無漏走謂凡言戒者即是漸宗爲
學人設法也至夫頓悟之人生下靈通何待戒而定
如仙家遺慾儒家室欲皆戒也以此知戒是離慾故
世尊言離慾寂靜是寂爲勝住大禪定降諸魔道若
頓悟者之定則是離去氣由彼生來原無一物遮隔
故悟能頓進氣爲生人必有人必不能離氣以生佛

道既無生則烏用氣矧人生寂被氣累氣又寂難除至大至細至微皆氣也除此工夫亦湏至大至細至微都盡乃始無混雜而謂金剛體夫金言精也惟精故能萬劫不化而命之曰剛若稍有氣即落形象造化便能銷化之而凝結之故有死生仙之鍊氣亦鍊令精純俱氣以勞慾耗也儒之養氣亦養令精純俱氣以動欲雜也

夫儒與仙何以不能如釋之去氣也緣仙欲長生湏得此氣恒不散生乃能長衆人生不長只爲多慾散之凡能散即是假凡有雜便墮二三亦散也烏能不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十八諸子佛

千生萬死儒欲體道必得此氣充拓乃能體衆人遇事多餒不能肩持只爲慾念紛拏無欲則誰能間斷豈不盛大流行釋既不靠氣長存亦不靠氣體道是以無湏養練直直脫離去氣氣本虛空無質乃今又脫離之不曰虛空自在而何究竟去氣工夫亦至無念而止耳氣以念生念非氣而氣之朕兆自此既靡朕兆則安得復有氣在

有問頓悟門以何爲宗爲旨爲體爲用者慧海曰無念爲宗妄心不起爲旨清淨爲體而智爲用又問無念者何曰無念者無邪念非無正念云何爲邪念正

念念有念無即名邪念不念有無即名正念念善念惡名爲邪念不念善惡名爲正念乃至苦樂生滅取捨怨親憎愛並名邪念不念苦樂即名正念問既不念有無等當何所念曰正念者惟念菩提問何謂菩提曰菩提是假立名字實不可得亦無前後得者爲不可得故即無有念此箇無有念是名真念菩提即一切處無心但知一切處無心即是無念也得無念時自然辭脫

釋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是上座本來面目玄同子解曰念頭不起處是也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十九諸子佛

由斯言之學人志決而慾戒慾泯而知出知去而定入定得即自悟矣悟是自悟人不能使悟與知大殊知爲知識心思所及者也悟乃虛空自然玲瓏四徹盡透蓋無念以後事恐神猶不足以盡之而矧心思能得而與之

中峰和尚示海印云自己一片靈明之性觀體與三世諸佛平等此說自靈鷲山舉行於二千年前凡三宗學者靡有不知自心是佛者豈特宗佛說者爲然至若街童市豎販夫竈婦亦曰自心是佛以其未由悟見源底徒具此知耳故圓覺有謂末世衆生希聖

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此五句責其尚知解而不求正悟之過也後之學者速於會道惟以即心自性之說廣求傳記領納在心雖曰了明其實增障古德有云依他作解障自悟門得之矣

清涼國師將示寂謂其徒海岸等曰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後之子當取信於佛勿取信於人真難去聲玄微非言說所顯要深心體解朗然現前對境無心逢緣不動則不孤我矣

昔衡山石頭遙遷大師有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又問如何是涅槃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二十諸子佛

繫師曰誰將生死晁迴嘗言使有人問予如何得心地清涼予當答曰誰令汝熱惱問如何得心地安靜當答曰誰令汝煩動就彼三決定義亦由自決故雪竇詩云永嘉雖問曹溪路畢竟惟聞自己禪

歷觀自昔如來及諸菩薩教人並有漸次無漸而直認頓悟皆妄爾始知漸宗乃覺佛真路不但便中人上下即佛亦不能以一世二世脩成彼頓悟之人索積所從來逃矣

昔種松道者求四祖度化祖曰汝年既老即有所得豈能弘教道者立悟已身當盡即曰我去再來何如

曰汝去速來意不速來我會滅度爾道者立辭祖下山至溪澗遇一室女浣紗道者問可借宿否女答有父母在家道者默以指向女腹女就孕身道者即還本山跌坐而逝生下十歲祖遇識之從母乞為弟子遂授衣鉢為五祖夫能速去速來有如剋定非大願力能自作張主而能然乎然尚未成佛猶待再來何也予嘗深思而未能了了然此猶可言則以道者脩持願力已極但年逼日短直以弘教之故欣然逕捨目前便見心了無罣礙再來而佛日在握固其所也至若圓測禪師預知瞿塘錦襦婦孕誓不生過瞿塘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二十諸子佛

李刺史使與測善厚刺蜀強與同往測約不經瞿塘從棧道乃往李許之會中路有事必過瞿塘既至見錦襦婦人出汲測指謂李此婦孕我二十年遲我勞矣我前不欲來瞿塘者為此也今既相遇則不能免泣下與李別曰三日公來視我以笑為徵再生則以某年月日會于上天竺三日李視之婦見果笑李後亦得道如期往上天竺遇牧童騎牛而歌李知牧童是圓測和南作禮牧童云李刺史信人也夫既能先知孕婦處所又能相期兩世並不迷謬豈不謂了了既已了了去即去耳乃又遷延規避于二十年後臨去

又不能欣然如道者尚乃垂涕泣別依依塵世凡此皆塵心未了是以卒不能逃瞿塘之路脫兩世輪迴之苦而乃機先暢曉彼以何見解而能爾哉蓋此之先知預期幻見也而避路泣別妄心也妄幻非真覺也譬如馬相投席泛海悉伎倆也夫去妄離幻厥功偉矣逃矣安得不待脩于再世釋迦嘗自言前世哥利王欲將支解于時已心不作嗔恨信心任解曰又念於過去五百世作忍辱仙人如此方是一念不動一絲不掛以故再墮地而身如琉璃靈明周徹遂靡邊際彼道者之欣然速去庶之矣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三三諸子佛

圓測功未至尚惜于形有形則有數錦襦孕之是必然之數不可逃也道者投胎但以神氣感不必形交功蓋離形已至矣故一轉便成佛僧家坐化有用凡火者此雖無足異亦見心定有起身中三昧火者此則異矣天臺山無相長老坐化楚侗師目見語予長老辭衆登柴趺坐片時見有烟一縷上似從丹田起湏臾成火化盡其長老生平無異于人亦使性氣忽以道自任而作此化後有灰成丸子者若干則舍利也僧家以爲靈異之徵蓋生平精氣所聚膏液所凝若離形去幻而見真空則有何不化亦無事此也大

諦坐化非釋氏上乘與白骨觀等耳若弘忍見虎而怖曰爲有這箇在則與迦任王支解趣異矣豈心尚未定耶昔迦雪山打坐惡獸不敢近安忍太子入人鳥山脩行惡符張口欲吞太子曾不動心但言我若無仙分恣汝吞噉虎狼遂迸走惠能于毒龍則能降而內之鉢弘忍何以獨怖哉以是知弘忍雖授衣鉢分量去惠能遠矣所謂菩薩有情覺者也以此宋諸儒只堪伊川齊肩何則伊尹對蜀黨尚有忿心忿猶怖也要以此念稍有纖毫消融未自然即此纖毫光明便不到便露首尾耳彌陀經云諸佛光明所以有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三三諸子佛

遠近者何以故初爲菩薩時願力功德各有大小至期作佛皆隨所得是故光明亦從而異此或弘忍始年事未可知也持齋誦經是攝心始事所爲在心非徒口也昔西域王茉莉夫人受佛戒持齋斷酒禁殺生夫人王極寵愛以色香淨似茉莉故號之曰茉莉夫人一日王盛怒定以午時盡殺諸大臣夫人欲爲救解未敢言然王性嗜酒肉夫人乃大殺生充美饌貯美釀請王王至喜爲盡醉飽夫人因爲大臣救解皆得不死明日夫人白佛自陳犯戒佛曰如此一日三犯何妨又以

盧惠能但食肉邊菜之語合之則持齋不如持心戒殺生不如戒害人明矣吾鄉汪司馬伯玉家禁殺生尤好召聚僧衆作水懺功德嘗邀予入齋會予多不往食肉如故司馬咲予予咲荅曰與君斷暈孰與心謝穢慾與君念懺孰與心反平易與君不殺一生孰與心心愛人司馬亦大咲

釋氏從忍入門惟忍故能斷離一切如持齋斷葷酒其小者也忍之大者上自慈親下迄幼婦弱息都令一割立斷末後流浪失指至燃指斷臂捐軀飼虎捨身投甕以冀成道則忍而自毒也至有請佛頂骨作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三古諸子佛

數珠請佛腦作樽若鉢以興靈通護力則忍而毒佛矣之皆惑於福田真報心切將來利益而忘眼前毒害皆愚民也
自開闢天地以來道始分于老氏混爲鄉愿亂爲楊墨浸漬淪濡于佛佛入而儒者遂不得專主中國之盟是遵何法哉彼因果之說懼以冥報歆以福田頓悟之宗逕路又捷曾不必博學詳說可以直指本心見性而成故君子不覺欣欣然入之
夫子與釋老三人生同周世時亦不甚先後造化至此生寧馨兒便爲萬古乾坤開辨局

梁昭明太子題三教象詞云釋迦降迹於迦毘周昭甲寅第四帝穆王壬申五十二如來八十歸真際滅後一千十八年教流永平漢明帝佛生四百二十年老子方生定王世佛生四百七十七孔子靈王方誕質報爾勞生稚子知鼎分三足還歸一昭明此詞唯刻于峴山寺今尚在

顧中丞益鄉云老氏地道也釋氏天道也吾聖人人道也或謂吾聖人惟爲人道故能兼先後天若二氏皆先天也自走言之二氏雖皆先天然先天之中實又有殊焉老之先天言命以命之所稟氣也脩短氣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三五諸子佛

也是以入手有調息之功而有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化虛之說虛即其所謂性故曰神全則性現也釋之先天則專言性不復關氣故不涉煅鍊脩爲一切脫離并心與佛亦不之着是謂萬緣俱空萬緣俱空即是萬法俱了萬法俱了即是萬法俱照故云放大光明此殆上根之人無待於戒而定者故妙喜有云諸方說靜了方悟我是悟了方靜未悟時心識紛飛既悟了方貼貼地故教重悟而道乃先天之先天又上仙道一層

釋氏言性自父母未生前說自應并血肉之軀離去

故卽心而亦曰非心何說父母妻子與君臣如今西域高僧將入涅槃吐三昧火自然化故曰善離妄身而空一切仙家則自父母初結胎時尋真種子已是有形之後故不免鍊形化氣脩已築已第其時尚包裹胎中混混沌沌不落纖毫知識故曰不思視不思聽視聽既無識甚父母與妻子此即彼所謂性也故必出家而成懼在家以視聽生識斲性也儒則自此身墮地後覓本體故于孩提之不學不慮處見良知良能而曰不失赤子之心既爲赤子則此身不能離眼前父母妻子兄弟又能離誰以故就於家庭日用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二六諸子佛

問作功夫成道

三教雖皆言明乃所以各異釋蓋以悟了爲明者所謂悟了言了已性于空空不與一物干涉老以靜極生明靜極即情滅慾遣一物自不能干而見已性于虛儒以至公爲明一私不容便是萬物畢照而謂明之盡由斯觀之釋老與儒之分虛實有無之別也

釋氏不待鍊而一悟百了一了百悟老氏尚須于靜極則是以靜而鍊之儒者則須格物以致知知至無意乃爲意誠而明在我

釋氏心能了一切去意也去意故諸方靜仙家自精

氣神之鍊而至化虛亦是至去意而功極鍊是靜鍊除靜再無別法可以鍊之靜極則意念自不作三家均之無能着一毫意思想着一毫意思便是動動便是查滓便是夾雜譬如金銀爲有鉛銅夾雜不精純故鍊之無垢子云法輪不發自轉內乃方無夾雜以故氣行無滯礙能得自然一入意思想即礙之矣第儒者之去意是去私意若真意則儒者處物正須此

二氏原不處物但爲已生死即真意盡迸去

一毫罔雜矣其一毫罔雜又皆自然乃是真故三氏皆歸一真然聖曰真心心無雜也仙曰真元氣無雜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二七諸子佛

也佛曰真如則心非心氣非氣莊子所謂似之而非者也夫是以無待御天地之氣而能自在果異如此所以者何本旨異也今自其求道發端本旨而論之則釋氏爲生死事大老氏爲不死吾道爲不動心生死又以其中所作用而論之釋氏唯人有情來則下種無情則無種老氏唯度有緣人吾道則無問有情無情有緣無緣一以普濟蓋公私之辨也是三家雖並爲生死顧吾道當死死當生生坦然不少習掛真是能自作張主變化轉運人間生死不爲人間生死變化轉運其曰出離真出離也仙家欲得不死實是

念着生死釋氏爲生死事大亦是於生死上加此一念

夫生死之理相循生即有死死即有生生者死之因死者生之因既無死則天地何能生之既無生則天地何能死之如彼於諸有相中一稍有着則生死便亦隨着無能脫離矣蓋着即是相有相即有盡也由斯言之釋云大千天地亦不可謂非若老氏欲長生則自是不能離生但與天地絜久長而已

今之儒者多言三氏本同而末異不知天地神理本未必相符合試觀草木之生本松則未必爲松不爲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二天諸子佛

栢本蒲則未必爲蒲不爲茅如本蒲而未乃爲苦爲

靡蕪本松而未乃爲竹爲梧櫟世必無之

昔元字本魯翀進講上顧問三教何者爲優魯翀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爾則儒爲賤耶魯翀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可一日闕哉上大悅

習學士豫南嘗云世無吾道紀綱法度則天下大亂不亶慕而無與應其緣乞而無與授之食即欲一日逍遙吹笙伊水淨寂跌坐曾溪也可能得哉然則今日二氏幸獲並生吾道力也

予新安之婺邑有通圓洞須同數十人乃可入入數十里不能窮但遇一洞一境界輒有隙透光內中壘洞之奇不可數數有偃僂而能入者有巉巖不容跬步而往者又有平衍通天如人間者又有茂林奇樹清溪曲磻數處磻窮又突起一洞又一洞中有天生老子像踞上坐像高二丈許座前有天生石几几上石結成果三盤皆高八九尺其一盤似荔枝一似龍眼一似銀杏宛然若砌成者獨銀杏一半稍模糊又一洞前有一隙透光圓空如大明鏡中有石生成一老僧頽顙和南若拜圓光之狀者此自天地開闢以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二天諸子佛

來有之則老聃與釋迦未生前而此洞中已有此二像矣彼之今日與吾道謁足乾坤詎偶然哉友人亭州劉明府守復云隴西洞中亦有天生孔子像

釋氏以其法比波羅密猶儒者以仁比糖之甜老氏亦以糖甜比其道一也然波羅密之樹則何如酉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婆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天寶初安西道進婆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密最爲密近木有婆羅樹特爲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栢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

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一統志瓊州土產婆羅密大如斗耳如密香滿室則彼土人蓋嘗食之

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阿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彫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爲瑞也樹高四百尺以下有銀塔周迴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繞樹作禮唐貞觀中頻遣使往于寺設供并施袈裟至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記聖德此樹梵名有二一曰賓撥梨力義二曰阿溫曷牠湯何切婆力義西域記卑鉢羅以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三千諸子佛

佛于其下成道即以道爲稱故號菩提婆力義力義漢翻爲樹昔中天無憂王剪伐之令事大婆羅門積薪焚焉熾焰中忽生兩樹無憂王因懺悔號灰菩提樹遂周以石垣至賞設迦王復掘之至泉其根不絕坑火焚之溉以甘露汁欲其焦爛後摩揭陀國滿曹王無憂之曾孫也乃以千牛乳澆之信宿樹生改舊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裝至西域見樹出垣上二丈餘

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力義貝多二者多梨婆力義貝多三者

部婆力義多羅梨並書其葉部閣一色取其皮書之

貝多是梵語漢翻爲葉貝多婆力義者漢書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記稱嵩高頂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顧徽廣州記稱貝多樹葉似枇杷交趾近出貝多枝彈材中第一也據此則婆羅菩提貝多中國羣山亦有之雖莖幹高下花葉大小殊致則以五方土異要其樹不足異西方特以佛異耳入情希遠令彼得神其說今南京各寺多有娑羅樹亦云國初自西域移來又缺花蠟有菩提樹優曇葉枝葉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三千諸子佛

亦頗與羣樹異但娑羅所生子無味不可噉佛經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旦日博問羣臣通人傳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則漢成哀間已有佛經也魏畧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

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瓜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時其經未行中土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部者其文今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三三諸子佛

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世皆以佛入中國咎明帝覽諸藉載又考之隋史所叙佛經來歷程大昌衍繁露所訂休屠金人吳萊所序釋迦方域志釋自漢武金人入中國是也設是先入中國漢明言夢時傳教中國人也何由知飛行挾日月者其神名爲佛耶然則佛入中國非自明帝第前此惟彼種類之在中國者自祀之至明帝乃始遠求其道而詳其教令中國盡尊崇也

夫佛入中國吾無恙焉談者乃怪世間多生釋迦豈其以天地人類都滅而謂空寂乎昔趙承旨子昂爲

中峰和尚作白雲吟云雲白萬里同一色不加洗濯體自明未曾展布虛空窄道人家住白雲卿白雲爲屋還爲房饑則煮白雲爲食寒則裁白雲爲裳心與白雲了無異任運乾坤無所繫不學迦文放出眉間光豈效少林鼓成粥飯氣自以爲空盡矣究竟着無相相以視渾沌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之語轉涉有心夫天地造化自然直湏任其來去昔無今有亦復何傷今爲吾徒者動吻便闢佛佛何必闢不知闢亦自着闢相天地宇宙之廣吾度內也吾道之大曷所不容譬如聖后御極四夷咸賓越裳重譯而獻雉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三三諸子佛

西旅通道而貢熬彌彰聖化大同君子以爲政令不施不臣其人蓋謙已無德以致之未嘗拒而謝絕之也假令其人願受一廬固將曰因其俗不易其教終始以賓禮咸宜之爾何至逼迫驅逐必令靡所容足于此而後快于心乎且今日之釋未嘗能爲吾道害彼反引吾爲重即其地獄輪迴之說亦足以懾天下愚民未始少無助于吾政吾化要之彼自有旨則惠能曾言之蓋主當下現在人心險詐暴酷一日十二輪迴爲魔爲鬼變犬變牛入地獄沉苦海不必須之地下而後見者且亂天下何曾曰佛佛之不爲盜賊

也必矣爲吾徒者口談聖教心切貪暴憮夫壬人突起火山陡生劍樹畫行而夜叉官司而鬼判禍天下視盜賊彌橫虎狼彌甚乃不闢此之淫詖而佛之闢不攻此之毒惡而佛之攻故曰斯害也已何謂害樹党同惡內附權勢之兇謀惟懼以遠異鼓禍緘其口而不敢言一害也明知闢佛之無禍而生怒作威任心口爲鈞戟長鏃以自爲名高二害也循此二害其環無端內戕本性外攪輿心何可勝道昔吾夫子與老聃同時夫聃非吾道夫子習知也夫子內自不作異念彼有可問適周而問之亦曰可問而問之爾假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三王諸子佛

險之尤者其何以爲空諸所有而稱之神明大諦神不可媚亦不必媚佛不必闢亦無須闢因夷狄之教而夷狄之我中國聖傳自在禮樂刑政彰明較著循之守之爲上賢化之神之爲至聖豈待闢彼而爲賢聖者我先師嘗無忤于當年矣若曰必闢彼而儒始真則無佛之先賢聖曷據若曰必齋懺而悔始脫則佛律未興善豈無門是以君子不人責而反已之責不佛齋而已心之齋已責已齋無悔可懺平地天堂四祚攸駢寧用求禱嗟乎茲其爲吾中國正教也歟昔有問佛于文中子文中子曰聖人也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夫軒車不可以逾越冠冕不可以之胡所從來匪一日矣以我中國正教尚泥夷方而謂夷教乃宜中國乎吾自乘吾軒車戴吾冠冕彼自屈胸白牛白象猶之人身手足耳目鼻舌各成形用外不相易內氣流通詎不蕩蕩大哉茲吾於孔子歿後而有味乎文中子之言

佛老原不必闢倘真能信之亦足爲寡欲清心之助蓋其道優于治已即不宜于治人亦不至于亂故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此

至論也

頃王元美著艷異編成客有誚之曰難言也盡六欲界未抵梵天且色爲身本愛爲色根由色生身身復生愛浮沉展轉寧有解脫今吾固不能絕之亦復有說昔馮當世書謂王安國并問妙麗閉目不觀但以談禪爲事王曰若如所言未達禪理閉目不觀便是一重公案是書誠火宅也不無有蓮花在乎色即是空此語吾受之西方老師此語似口給禦人却乃深入佛理予覽其編中所列星神會合人間諸答問多與仙釋真諦合釋稱日月是天子等所居宮殿走曩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三才諸佛

疑之今載織女下託郭翰翰問卿既寄靈辰象辰象之門可得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諸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在地成形下人之變必形于上也翰戲之曰牛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則與易變化于成象成形合至謂宮室爲諸仙遊觀可謂織女未遊而云爾乎何與釋氏日月宮殿契券也又載太和中蕭曠自洛東遊遇洛水神女悟言間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耳曠因語織綃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

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可透如何獨畏鐵乎畏者鐵燒輦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成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水類劍乃金金既剋水而不相生也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其後搜劍不獲妄言爲龍耳且劍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杖化爲龍如何女曰杖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于龍屢吻間欲驗唐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三才諸佛

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鷺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鷺血豈能行藏蓋嗜者蛟蜃輩耳曠又曰龍何好而好睡女曰大即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一洞穴鱗甲間聚積沙塵或有鳥銜葉遺葉其上乃甲拆生樹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脩行脫其體而實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暉若未凝結如物在恍忽精奇冥杳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內隨其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無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

曰龍之脩行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脩之術何異上士脩之形神俱達中士脩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墜且當脩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恍恍惚忽其中有物也其于幽微不敢泄露恐爲上天譴謫爾又載正德末吾徽程宰客遼陽夜有夷人來爲夫婦每人定輒至鷄鳴輒去自言爲遼陽海神如是七年九程所問神並有妙解一日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有諸曰作善降之百福作不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類應物理自然若謂冥冥之中必有主者銖銖兩兩而較其重輕以行誅賞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三六諸子

爲神祇者不亦勞乎輪迴之說有諸曰釋以爲有誣也儒以爲無亦誣也人有真元完固者形骸雖斃而靈性猶存投胎奪舍間亦有之千億中之一二也人死而爲厲有諸曰精神未散無所依歸往往憑物爲厲所謂游魂爲變耳人間祭祀鬼神歆享有諸曰精誠所至一氣感通自然來格非鬼而祭徒自誦耳所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也人有化而爲異類者何也曰人心術旣與禽獸無異積之至久外貌猶人五內先化一旦改形無足深訝異類化人亦與人化異類同一理耳人有爲神仙者何也曰異類猶有化

人者况人與仙本一階耳又何足異雷神幻異往往有迹何也曰陽能變化理所自然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况雷實至陽其爲神變何足怪乎龍能變化大小不常何也曰龍亦至陽故能屈伸變化無足問也蜃氣能爲山川城郭樓臺人物之形何也曰天地精明之氣游變無常兩間所有時或示現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蜃何能爲又問神女姓氏爲何曰吾旣海神有何姓氏靈則天下人皆吾同姓否則一姓亦無也有父母親戚乎曰旣無姓氏豈有親戚靈則天下人盡吾同胞少則全無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八

三九諸子

瓜葛也年幾何矣曰旣無所生有何年歲靈則千歲不止少則一歲全無走謂此之云云並入空妙真見萬法變化之自悟此則仙之爲仙佛之爲佛亦可了了即或未必是星是神或是妖怪要皆脩鍊臻極能出有入無靡有間隔乃以致然彼佛說法稱天龍神鬼非鬼非人非畜等來聽乃知此類亦經度化得法而超妙也然猶不免色愛甚哉色愛之難解脫也所以雖能變化超妙恍惚終竟不得齊仙偶佛但爲靈神爲妖怪故曰畏者審者必蛟螭輩也走謂神妖旣有此則便亦有盡時

神妖在若有若無之間故曰要有便有要無便無知彼猶有待也仙釋無待矣

有借仙佛之名誑世者玄門則黃白御女之徒貪婪賊道害猶小也至沙門之徒而有魔王法白蓮教斯毒害及生民厥禍甚矣

宋末魔王之法事魔王初授法設誓甚重法禁甚嚴其法斷葷酒不事人物祖先不會賓客死則羸羸方殮盡錦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旁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逐一問以至去盡乃曰來時何有曰胞有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八

四十 諸子佛

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乃競相投其黨又謂人生為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以成佛於是事之者人人甘嗜殺人聚黨結集遂成方臘之亂此雖佛所深闢而流敝實自佛教入門之忍為之若夫白蓮教則籍白蓮社之名以黨衆懼以禍福報應驅與為亂大歸肯同魔王而法各異然皆何與於佛譬如堯舜禪而魏晉沿之以篡堯舜能豫計他日之有魏晉耶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八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九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校

人品辨賈志統七

諸子

諸子五

董子 賈子 子雲 宋仲華 太玄

關氏易傳

元包 火珠林

三氣圖

乾坤鑿度 欽定四庫全書

王氏易畧

焦氏易林 皇朝一

極數

楊波齋易傳 皇朝一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九

諸子五

趙汝楨易雅

韓詩外傳 書大傳

杜氏春秋

說苑新序 史記

女孝經

白虎通 風俗通

雲笈

桓譚新論 論衡

獨斷

鹽鐵論 政論

潛夫論

昌言 中堅

中論

典論 養生論

定命論

崇談論 崇有論

造化論

金樓子 世說

天祿秘閣

武侯文集 三墳

漢學病在舍近圖遠不內求而外求董子溫醇似得之內然乃極意陰陽推測以爲明以是知董子溫醇非由內有涵養能自昭其明德乃有美然耳孟子曰養其性董子似未知性其言曰中民之性如爾如卵待復二十二日而後能爲雛爾待燥以涓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故繁露內篇自注云專非孟子性善夫養由知性而養論性如此固知不知養也宋景濂曰孟子之後言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二

諸子五

性善者蘇綽一人耳三國之後言推蜀繼漢者習鑿齒一人耳唐之後言黜周存唐者沈既濟一人耳高世之識不世出也然習沈之見則本張衡

宋儒雅不許賈生爲儒而予觀生却知性其以性遠歸過于習極言習之不可不慎可謂溫孔子之故而知新也至云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則以若性証心成以不愧証智長尤爲卓識又云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亦因聖人導齊之旨而更發之

鵬賦殆庶達觀智已及之矣第觀其作用似未能得

也予以其人抱才而爲才用少蓄養深涵于才則優而識量則寡子房擊秦皇沙中正以心急識淺故圯上老人喚惺之賈生一發便盡自不似長世子雲才不逮賈學以積精致也賈以悲梁王死則是

以名節自勵

雄事莽之說或曰莽未篡時爲莽知故不能去既不能去則不得不爲美新以免禍曰人惟不肯去耳即去而人或迹我所至而求之有薛方可爲乎又不得已不有龔勝可爲乎何至爲其大夫而又爲文以美之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三

諸子五

西蜀熊祠部過辨雄實未仕莽其言曰藝文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雄上按桓譚傳譚數從雄辨疑異其所著新論中載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憂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與史文不同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從幸還奏賦風之李善甘泉賦注連引而增其文曰乃卒于雲識古文奇字而思深湛法言太玄淵奧奇澁谷子雲最稱筆札兩子雲同時谷稍後谷子雲者永也豈大家讀書采擷未精誤谷爲揚乎初雄被薦待詔承明之庭庭在未央宮霍光傳去声太后駕幸未央宮承明殿翼

奉傳連前殿言曲臺漸臺溫宮承明則承明當近前殿稍南鮮嘲云登金馬上玉堂黃門東有銅鑄宛馬勢故稱金馬雄時待詔承明故得由金馬入宦者黃門之直上達玉堂翼奉傳曰奉待詔宦者署雄之給事黃門亦謂此也張晏以爲直於石渠閣石渠者本南引滄水下流轉北爲渠閣在石渠之外祇役趨命勢相遼遠若校書則石渠有蕭何圖籍在焉而云校書天祿閣可疑天祿石渠雖並在滄地水北於滄地水益北又別爲明光桂宮天祿又在明光桂宮之北然則雄不寓黃門且不應直於石渠閣又烏得遠直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四

諸子五

天祿而有授閣之事也漢自惠帝始居未央非若高帝以前居長樂故今宜就未央言之其從閣自隕恐無復生理既云位侍郎給事黃門又何爲官之拓落不觀非聖之書何爲復作符命前後自相詆誤課其生年雄卒丙辰未嘗得事哀帝下至丁丑二十二年莽乃篡漢爲新爲莽大夫校書授閣者果何人耶雖然誤與誣未可必也稽康傳高士雄與董仲舒同科康恥事二姓者乃肯以莽大夫爲高士乎劉知幾曰太玄深奧難以探賸既絕窺踰故致譏謗子雲獨悲太玄之不遇耳假說託依謗以厚誣雄法言比莽於

阿衡悲夫楊廷秀有言班固經術不如楊雄則誣以阿莽嗟夫固豈必誣雄固書所叙與典籍不合者衡條上之借哉衡所條者不可見也雄書衡尊以爲經其必不使雄受誣明也借哉衡所條者不可見也又胡廬山書郫縣志後云往予閱及楊雄仕莽授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人經恠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憐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細六經翊孔顏義甚深雖不避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五

諸子五

曰如詘道信音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歎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授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西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抵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

而雄野人也讀其邑志得予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
悉引桓譚新語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永始四年
去莽纂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谷子雲以予校之莽
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
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未蓋其數矣而謂
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
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
仕莽又詎止三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
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
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九 六 諸子年
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
之雄之意至矣雄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
尺未必能投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
我一以爲遊說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
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
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
說

觀熊胡二公所考訂以爲雄辨甚明悉其無仕莽之
事什九可徵也且也程叔子先疑之見君子之心公
生明而小人斯好成君子過矣

圖識起于王莽時前是未有也子雲不言識而言易
豈附莽者

孫明復曰楊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
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明復殆爲雄辟嘲爾
桓譚曰是書也可以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
作太玄

桓譚以子雲方仲尼葛玄則謂子雲過于老子唯頗
之推以陰陽家埒之

子雲本以奇字古語爲文者爾至作法言以擬論語
語乃艱深則奇字本色或問楊雄張衡于文中子文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九 七 諸子五

中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今以法言處
老列五子間瞠乎後惟太玄於諸子無慚玄衡以後
諸篇並爲前世希有斯乃見子雲也

張平子于陰陽極微一讀太玄經卽語崔子玉玄四
百歲其興乎端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
事服玄至矣

子雲學以法言進以太玄深文人殆難悉焉彼自孟
子後靡所承籍作太玄豈不賢哉三國時陸績見之
以子雲爲聖至論玄大義則曰揆著之謂是何與深
而見之淺也夫玄寧獨揆著而已劉歆專事圖識宜

不知玄故以爲空自苦惟桓譚斷謂必傳

予觀子雲而知學之構外者亦可入內只惟真實不差則入耳子雲解嘲末云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禮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千古以爲名言直摸寫韓非耳非曰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縣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笑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八 諸子五

傅夫解嘲爲作玄後撰玄乃語語心知不事模寫由斯而談著書出奇新摛文而專模擬蓋自子雲始乎然解嘲摹寫韓非亦翻非詞意而新之其以法言摹寫論語以玄摹寫易皆翻也翻卽心知思極而入之也子雲善翻故足術如不翻摹寫斯嚼飯耳

子雲後論易關子明賢矣其學以象數兼德義予嘗讀其易傳賢儒也篇中往往于溫故中能起新知如大衍闢闢諸義皆非後儒易及至論理性則云有生有命有命有性有性有情情者天之邪氣人之亂行也邪氣正亂勝治則情勝性去邪遠亂正情則元命

立情雖不盡爲邪氣亂行然自常人言則邪亂爲多而以去遠責人立命要非無見者之言至答張幹問亨塞則云亨之塞之遇其時時也者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矣得小人之道則時塞也然而君子亨則時治命也小人亨則時亂命也時命一而已矣聖人知命適時必先天理故曰窮理也聖人順天立性故曰盡性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故曰以至於命命有亨有塞今小人多君子少吾安敢言命其言正而當非賢儒何及此故其學一再傳爲王文中子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九 諸子五

王伯厚云關朗傳阮逸作

京房易傳純任象數墮伎術矣其於諸卦具列日月星辰方位論辨消息升降以爲人事休咎亦非強合蓋天地間無事無物匪理之本自合一者此之源蓋自易以諸卦配方偶時序發端因而類觸愈推愈博諸靡不合因合而斷便自是一種道理故君子謂小道有可觀惟自然合始乃於事物驗驗則安可以爲非理故子雲玄攤云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循也小則其體也瘠其所循也直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

故不攬也所有不疆所無譬諸身增則贅而割則虧故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人事也其可損益歟則京氏所益于易卦者固無害也即所循不大乃後世諸家復類觸之爲納甲納音星位卦氣之說小道自是遂以徧滿天下

何元朗見房傳去聲以五鄉六親世應生刻立說類今占卦家疑其爲後人附會予閱今傳刻本蓋是本書非后人之能附會者原房生平自喜言禍福故應以多方辨之

衛元嵩元包出火珠林火珠林之用祖於京房楊子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十一 諸子五

雲太玄本于易緯卦氣圖卦氣圖之用出於孟喜章句彼皆雜亂星官曆翁而揚衛之作意在革其誣謬而歸之雅正然並有可錄雖不無拘拘應刻然天地間自有此種道理未可非也理靡不通推之星曆方位事有適然豈可以爲前聖所無遂謂後世作者之非而悉屏棄之上古與後世殊時異事固應有聖人思慮未及而後人思得之者

宋學惟朱子纖巨不遺如未濟三陽失位本出火珠林成都隱者以語程叔子

衛之元包予味其辭旨多合斯時也而有斯作也思

亦僕矣但用古字使人臨文不能通曉則伎倆矣著書術後政欲令人人易識且既有今字何以反古

火珠林以八卦爲主元包六十四卦用世爻者八卦變爲六十四卦也周易六十四卦用動畫者六十四卦變爲四千九十六卦也元包始於坤而用其消數周易始於乾而用其長數予謂始坤蓋祖歸藏也子雲太玄日始於寅則祖連山蘇源明注元包多合大道乃知源明亦賢儒也

元嵩館閣書目以爲唐人誤也楊楫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曆筭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周武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十一 諸子五

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蜀郡衛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乾坤鑿度稱羲皇軒后蒼頡孔子皆非其文似漢殆漢人作也其以消爲息以變爲生亦得之然多道家之意故說理本之無而述事近之誣皆緯書也

有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笑然不知道者是何人而其書則出姑溪太守李公其傳稱關子明而宋人王伯厚則以爲戴師愈作其書有注不曰注曰消息消息則謂希夷作今且勿論其作者注者爲何人但其書似擬釋而究竟乃道家之旨間有一二可採者今

具錄之法曰鑽木鑿井人之坎離天地坎離識取自然消息曰乾天一也一陰升於乾之中爲離離爲日則日本天之氣也坤地也一陽下降於坤之中爲坎坎爲月本地之氣也夫坎離日月天地之中氣也仲尼特言水火而不言日月者日月其體也水火其用也言其用而不言其體蓋欲其設施之廣而無礙也學者不悟但求之於鑽木鑿井之間失益甚矣法曰山者自天之隆也消息曰有宇宙便有此山星隕爲石推此意則山自天墜無疑而世曰山者地之物以所見者言之耳至月風雷雲皆自地出也而世曰月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十一

諸字五

風雷雨天之物亦以所見者言之耳法又曰反對正如甲子乙丑有本有餘氣序自然消息曰大凡一物其象氣必有本有餘餘氣者所以爲陰也本其陽也如十干甲乙乙者甲之餘氣也寅卯卯者寅之餘氣也卦亦由是坤者乾之餘氣也蒙者屯之餘氣也訟者需之餘氣也比者師之餘氣也且乾而後坤屯而後蒙需而後訟師而後比雖故有其義然其所以相次者皆其餘氣也自然之理耳味之良是王弼之易畧不行于天下久矣然予觀其言主一言衆動言意象言義類言時才言神智語語中埋深之

不鑿淺之不浮致虛而順於則致實而適于事易之正軌在焉彼諸子每每求諸象數致或外理以任術或因術以拘數皆小數之爲易也孰有如弼易之曠觀于象數者其名曰畧然而易之大理具是矣予以其畧不在程朱傳義下試取數語錄之其明象篇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主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主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其象之總論曰夫象者何也總言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十二

諸字五

一卦之體因外物以設名者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其形容大則包天地以貞觀小則備萬物以取類是故言不足多言有遺也象不足異象有外也忘跡者行之適也舍物者神之全也外其象以求志而理可見矣遺其言以觀象而事可察矣夫貴言者則以文害志而存象者則以物妨情獨不聞聖人之言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聖人之言既自如斯分別明白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十四

諸子五

可謂無外矣而好事者方始爲之辭焉卦有震坎之象爻又有離雷震百里諸侯上公之位也積爻累象有似高墉坎爲弓輪又爲隱伏離爲龍鳥又爲戈兵兵而隱伏藏器之象兵及飛鳥獲之之義難者猶嫌其濶畧射必假手而良象於類不通專自疑惑則彼說滋章迷誤後昆其游孔門不觀其議也其明象有曰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明變有曰變者何也情僞之所爲也夫情僞之動非數之

詹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十五

諸子五

所求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又曰吉凶有時不可犯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總論有曰夫卦以應時治亂時也爻以適時變通時也世有解蹇故功有利害時有濟否故業有變通是以大人君子虎豹其變而通之以盡利也靜則象潛龍以遁世動則宜在田以見德巨則彌綸天地之外細則曲成秋毫之內物無不麗乎理事無不由乎道道義之門於斯乎存又曰夫適時之變不在多筭合世之功不待傳求統之有宗理之有主舍從事者

求祿則辱來於家人爻曰凡敎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始治之則悔矣又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

由弼之言則名儒矣予以其不怙于形象不淆于智數庶幾作者之心顏延之庭誥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

焦延壽易林不別置門廡以形構大易之似直取聖人引申觸類之機用易變而盡之演爲四十九十六卦埃諸數千百年之後機若有啟而先應若有待而至夫非天下之至精曷與之是故其時稱之曰聖書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十六 諸子五

然予嘗深味其辭其音清以峻而中于金玉風人之逸韻哉乃色又蒼然蔚然旨則深而不詭遠而非迂奇而不鑿有道者之言也

司馬公之潛虛五十五行其象以一爲原二爲爻三爲本四爲鑛五爲基具五生數也以丁爲委丁爲姦可爲末而爲雙而爲冢具五成數也以吉凶咸否平定其占以旺相休囚死推其理溫公云玄擬易虛擬玄諸儒交以妄作譏潛虛然以予視之玄勝法言潛虛勝蔡氏範極詳辨在範極末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出于

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爲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非生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于有有形而制于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聖人不以名尸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于虛無動于不得已此淮南詮言訓語而溫公潛虛之意一本諸此

每見邵子意象魚兔諸語未嘗不嗟歎以爲堯夫自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十六 諸子五

得之迄闕王弼明象篇則弼語也卽極數亦倣太玄謂太玄非理學可乎要以堯夫靜極生明固應度越諸子乃子雲亦難謂盡從外面博觀徧訪而得之恐其簿詞賦時已是有靜極工夫以後語要其人是本訥之質本訥則念專駸駸日鑽以內如玄非有真詣何能道邵子曰作玄見天地之心王龍谿先生曰先天之學天機也邵子得先天而後立象數後世以象數爲先天之學者非也莊子曰於庖丁得養生焉大約謂知天機者見在物先猶言見天地萬物變化生死之關鍵在吾目中若庖丁見牛脉理之明也故曰

邵子竊弄造化然則玄之秘非邵子不能知故欲知極數亦惟于雲矣

楊誠齋易傳不可列以訓詁蓋自是一書其言自注疏外獨得于羣儒外別有解詣新詞則蓋就易以見其致方諸昔之作者未或慚焉宋儒傳注茲其爲結緣矣故列之于良以其詞鑄一家匪但義訓已也

程迥古占法曰易與太玄皆以道義配禍福故爲聖賢之書陰陽獨言禍福不配道義故爲伎術如李林甫之得君彼則曰吉顏魯公以正行乎患難彼則曰凶故文仲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中古深於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十一 諸子五

易莫如周公周公曰商既隆厥命我有周既受命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是以聖人爲易必于道德而不必于數劉元城曰今之言象數者則諱談義理談義理者則耻說象數若象數可廢則無易矣故須兼二者自古用易占法不同周法以變者占連山歸藏以不變者占沈存中筆談曰惟連山歸藏以七八占蓋老變少不變也古之筮者兼三易之法如衛元嵩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亦以不變占也如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連山歸藏二

易辭也既云之乾則爲用變矣是連山歸藏亦以變者占也又如國語董因爲晉文公筮遇泰之八謂初二三以九變八而四五上不變爲八故曰泰之八是兼變與不變占也唐人張轅作周易啟元曰老陽變成少陰老陰變成少陽蓋泰火後連山歸藏不傳後世獨用周易古法耳至筮嘗以變者爲主以象與大象爲總兼變與不變用六爻始末敘論事之始終無不應驗者故知兼用乃全耳特虛其心論事事如左券少雜一念論之便不驗占之當論道德明矣蓋一念不雜卽道德也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十一 諸子五

趙汝楳諸易學則易雅欲爲子也而盲皆諸儒已喙之矣唯序釋稍自創見其言曰易獨得全非幸也非幸者何嘗聖人所嘗憂也聖人之憂天下甚於天下之自憂而易所以作也易爲憂世而作詎肯自冥於不自憂之域則掌於大卜者聖人自憂之深也是以苛法之禁虐燭之燬凡足以經理天地綱紀王國之書皆燼滅而灰絕唯易得免焉夫易之存聖人非有抵制之術其誘之具也聖賢達觀夫吉凶之理則安行於易凡人謬迷於利害之中則不知有易唯暴彊無良之人棄滅仁義殘刻禍賊外若無所忌憚然其

降衷以生疑成慮敗趨吉避凶均有是心倚易爲命
斯自發乎休惕之場意秦皇之私必有甚於衆人則
秦之存易直以自存聖人雖憂之苦弗與焉嗚呼周
興而易以興周亡而易不亡則夫卜世卜年聖人豈
徒欲知其享國之數而已不然著以靈艾龜以靈剝
聖人豈若敗株枯介之不自靈邪故曰易獨得全非
幸也

韓嬰作詩外傳其辭雅暢而則其旨要諸禮義廉耻
其功始自重身正內以及邦國殆是儒者然見皮遺
髓好古輕信而靡所取裁致云聰者自聞明者自見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九
聰明則仁愛著而廉耻分又若於本體亦見一斑又
云明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非夫於名實內外
之際亦既辨之歟第未審其所云自見自聞與道者
爲何耳

杜氏敘春秋傳庶幾不失作經之旨其議論正而不
詭深而非鑿不遠于人性而得之自杜預而上至于
雲蓋十有七家或擬經或傳經顧其書之體則予也
故悉列之于若孔安國書大傳申公詩傳則傳矣
讀漢以下諸子至于劉向說苑則喟然歎夫古今生
人一也寧令終不相及第以世俗淳漓異習久與心

化遂自相萬爾今諸子在秦周間者雖各是其見以
爲書然並有要領根極玄眇積厚孕真而發發諸自
然靡所強勉以故其辭有本有幹有枝有葉花實纍
纍一一可掇可食雖殊賢聖兼體品物之心要以樹
桃卽桃實栽李卽李華無復虛假亦靡泰雜雖墮一
偏然乃實有此偏詎是無根蔓草蓬蓬亂麻此周秦
諸子所爲難及也西漢諸子猶或庶幾然淮南續不
常之撰已自輸其一籌董賈揚劉饒佳去之莊韓已
遁數舍蓋莊談理董揚亦理之談韓道事賈劉亦事
之道今以治安策匹說音難孤憤猶堪父子之間董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九

王一謹

楊去莊別有僂凡之異至如新序說苑向意匪不鴻
也彼將欲斟酌數千年間嘉言善行歸諸賢聖大道
然有識而未達語道而未竟謂之該洽可爾以爲知
至而眞之我諳未也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
矣若但故而不新已且未融奚其師故以當觀便啖
助序苑良足稽已其以起予祭我大方家猶然少之
其長則在連類比事雜引傳採成爲一家之言

予生平最恨馬融以陋劣鄙夫而著令名俾後之聽
者狗聲而遺其實庸詎非名之盜也哉方遜志氏曰
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爲作章奏請誅

李固節義喪敗蓋心在於利祿也猶卒不免冀手未幾被髡徙朔方二者靡一得而徒取惡聲豈不足以爲患失者之至戒也乎其人若此於忠何有夫已自不忠乃侈爲大言竊比聖作而著經可謂非法不道小人之無忌憚者也融念欲自掩其不忠乃有是作今擬其書語亦似經詞文而言不遠獨以精一發端差爲近之彼其能賈一時儒名亦有以也

范蔚宗有言事苦則矜生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夫非有定志卓識其不能以理匡欲而以奢樂終又何言乎若融固無足喩者也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九

王 諸子五

曹大家女孝經不減忠經而其體則法孔子彼婦人而知法孔子非夫賢明之至若是乎其書語語可見之行非徒空文可以觀漢世閨闈猶有內則遺意後世女教亡矣

白虎通爲章帝親決而令班固撰集之故敘致事物原委詳明雖云雜以識緯然能詳人之未詳明人之未明風俗通爲應劭撰其文無足采特論事品人以按經據理不爲激詭之辨至論神怪則以理勝尤足解流俗之惑由斯觀之劭書蓋以正理傳匪以奇傳也方遜志有云山岳有時而崩金石有時而毀惟

至理之言與天地並存走謂天地間可傳而長存不越奇正兩端賢聖必正諸子多奇顧奇有奇之要領正有正之要領得此乃根株一致可以條貫密茂盛大充榮免蕪蔓之謂爲成其奇成其正爾但君子則寧正而不適世

張衡當順帝時上疏欲黜圖讖而言律曆卦候九宮風角數有證效世莫肯學其作靈憲筭罔論蓋爲太史令時其書以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林其意實由太玄發憤蓋以所證效者筆之書欲世人共學之耳崔子玉稱其數術窮天地制作倖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九

王 諸子五

造化子玉豈虛譽顧其人亦匪耀奇者其靈智淵矣予以應間思玄二作暨在朝論議語默進退合而味之固有見于道不宜以狀術小之亦不宜以文人槩之范蔚宗有言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良不虛

衡以莽本傳但應載其纂事而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以更始立人無異望光武初亦爲其將宜存其號於光武先此議論皆正但所謂筭罔論世無傳走疑靈憲筭罔一書耳

張衡有言死爲休息生爲役勞况我已化與道道遙

離朱不能見子野不能聽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豺不能害劍戟不能傷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逐此見同釋氏桓譚論二十九篇議論多正就未能語語中倫然多前世所未載名之曰新論不誣

王充有言文衆可以勝寡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是以其書本道審時辨物正俗訂百氏詰九流論載亦繁浩矣蓋立言之旨欲以多勝也然雖多一篇之中時出獨見詞雖蕪蔓猥瑣然每篇中時有俚語警思譬猶瓦礫之內不無珠玉蕭艾之中廣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九

二十四 諸子五

有芝蘭實則珠玉瓦礫之未分芝蘭蕭艾之並淆固由淵映未徹亦務多不務精之累然乎

充本性篇曰稟性受命同一實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其論亦快又曰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亦當去聲大諦謂性善者自天命本然而言爾至有感厲氣而生者則惡矣如紂始生微子便云孩子王子不出羊舌食我始生叔姬聞聲便曰滅羊舌氏以堯舜而乃有朱均賢臣納誨朝夕竟不能改其虛傲謂匪性惡然耶

世傳蔡邕入吳始得論衡秘玩以爲談助王朗詰邕搜求至隱處果得此抱持數卷去邕丁寧曰唯我與爾共勿廣也走謂邕必無是殆好論衡者爲言以尊此書耳昔王粲詰邕邕奇粲即以所蓄奇書五車贈之中豈無論衡可比者

論衡亦不啻爲談助有能從百冗中求一精自堪爲著論者採擇之資

蔡邕獨斷雖匪釋經實是訓詁訓詁不欲鑿至以兆民係天子萬民係諸侯百姓係百乘之家鑿矣誠如是也乃平章百姓百姓不親何以爲天子事耶意便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九

二十五 諸子五

垂舛其斷百神亦誕

獨斷上篇則歷敘往古之名實下篇專述兩漢漢事賴是述後不然即有顏師古烏所睹記

古者不修墓蓋其慎也謂一爲之必堅永無待修耳今日古不墓祭則何異棄之中野恐非古人封樹之意封樹政欲令後人世世識之則安得忽然無祭予讀蔡中郎集竊有當於喬氏之序喬世寧曰邕之文博綜羣籍究極三才自司馬遷以後世難其儔矣此宜以德業施於後世何至卒罹罪籍身名俱滅也嗟乎旣負才美又保榮名二者豈易得哉余觀邕

之著釋誨也足以自明其志矣至對詔金商又數以直言受禍是果甘心依附者邪顧不幸而類其跡君子有餘慨焉蓋惜夫以高才禍身潔白被污若此也嗟乎董卓挾震主之威處羣疑之際志欲亟收時望以要結人心耳豈復爲邕計哉夫邕之舉于卓與荀彧之辟於操一也余獨悲邕之終不得爲彧也豈所謂處死之難者歟人之責邕皆曰出當亂世不審時幾制于奸人不蚤決斷是矣而槩以爲黨餘禍首則非其情也自邕之不幸也君子恥談其志行余竊悼焉故略著其事實蓋曰中郎之平生有足采者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九

二十六 諸子

獨斷舊在諸小說中至喬景叔而列之集首其集亦向無刻者或曰文因人傳中郎行玷文何足述此又不然彼其際百六之厄丁陽九之窮或欲屈志淪汙默爲推挽意將欲有爲也邕固非爲榮利者但以卓爲人豈可以我之正論微詞規諷而圖改錯者哉惟有被髮佯狂入山赴海避之庶乃身名全耳邕智不逮此卒與駢首又曷言乎昔裴頠薦常忠於張華忠曰華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爲常恐溺于深淵餘波及已也况可褰衣就之哉悲夫中郎之就卓固其遇也亦其暗哉

崔寔政論諳國體識時變審事機走以爲斯人殆管晏之流亞非迂士腐儒之臆見也

桓次公鹽鉄論其旨欲以紓桑孔之意而原則出于管子

王節信潛夫論仲長統昌言荀仲豫申鑒三者雖無要領然說時事利病當其實雖無宏議眇論新知廓見而文詞溫厚爾雅所乏西京雄奇之氣耳然荀有法言遺韻爲最優仲言亦無愧於昌王又其次矣

陳古迂云昌當也或作讜直也特有虞之昌言足以班征苗之師是可以言而言也統之昌言不足以戢

唐氏小辨卷之五十九

二十七 諸子

戚宦之橫是未可以言而言也此世儒腐說爾大諦言之昌不昌係已當否不係人之用否假令虞廷而不有禹之相舜之君誰其拜而用之不拜不用吾言之昌自在

徐偉長中論誠哉子桓所稱成一家言者其志孜孜仲尼子淵之間亦濁世之佳士也如論學而本強志法象而基慎獨徵驗而要信體貴道而實之乎改過遷善蓋幾得之矣已而竟其志之所爲學則曰學猶飾也器不飾無以爲美觀竟其象之所爲慎則曰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璫以聲

之是見其外而未覩其內審其似而未至其真也竟其體之所爲信則曰君子服過非徒飾其辭已也誠發于中心形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竟其貴之所爲道則曰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斯言皆切非夫搜廣異而侈聽觀者雖不無小出入然其遺榮就晦已自涉夫無道則隱之矩雖匪昔之眞儒自難槩以一時文人目之致乃文詞曼衍氣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二十八 諸子五

靡弱而不振斯則衰世之志然哉

中論中僂語多襲呂覽之意而翻之然自魏晉後作者多由呂覽矣

子桓典論蓋前希君山後艷偉長而發憤者也其書傳而核辨而肆詞既秀逸氣復清冲若以方少弟則子桓僂才乎子建鴻才乎譬諸河泊海若區以別矣蓋子建縱橫押闔有司馬子長之遺風焉

養生論云善養生者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疆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

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綴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後世未知道者見此論遂謂康已得道附會其蒙戮以爲兵解此何說也神農有言上藥養命中藥養性康蓋以芝泉爲中藥靜虛爲上藥也不知神氣以醇白獨著而無患無憂已是一矣和矣何又守以一而養以和和理大順道已成矣何復假外物而須之泉此舛也予味其絕交書並感念之氣孫登以爲才多識寡謂是爾唯忽而不營非

唐氏小辨

卷之五十九

三九

諸子五

欲而強禁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殆庶

顧愷之定命論殊未豁然見形影耳

劉寔崇讓論文浩汗而首不規切傷時則是辨論實疎其選官擇讓之法不足以訓讓反令用心飾詭以規擇也

裴頠論崇有于談虛無之世亦得聖人矯偏遺旨卽偏言何傷乎以時不知有有也宋儒猥以偏有病之固矣今閱其論之精者有云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結

語本公孫龍非馬而旨良是但其議不激切不痛快
于人心以故不能感愴其時而挽之有

魯齊王栢造化論綴前聞以談天地萬物之際既乏
獨見詞又庸庸不知其何以傳而周顒注之

梁元帝金樓子學傳而不善持論理不勝辭

王弼山曰世說之所長或造微於卑辭或微巧於隻
行或因美以見諷或因刺以通贊往往使人短詠而
躍然長思而未罄劉應登曰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
言語文章別是一色雖典雅不如左氏國語馳騁驚不
如諸國策而清微簡遠居然玄勝槩舉如衛虎渡江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諸子五

有俚不足述者

近見天祿秘閣以爲黃叔度作則意旨盡露何謂澄
之不清消之不濁叔度爲人定是無言而動中矩矍
故不可度思致令見者爽然自失諸儒惜其言論風
旨之不盡見是何異賸松枝而少其花萼覽瓊蕊而
貴以果食不旣舛乎不知叔度之爲叔度政不在言
論也假令叔度而言論豈帝讓德林宗且將在袁闥

下也今天祿秘閣大略倣文中子中說而鼓之以氣
辭敷暢而不辨滔滔若水流無復波瀾曲折一覽便
盡殆唐文士之凡者爲之

或問孔明文集何以不出孔明李獻吉曰竊聞之善
道者不勦說以襲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是故老
不歸孔儒不畜墨名法異旨王不述霸是書仁義詐
力共條則誠僞消矣湯武桓文並稱則王霸交矣引
經括史道流是證則餌釘昭矣出入黃老申韓則授
受駁矣繁簡異製文體亂矣兵詳政略立意渙矣是
故是書也其事雜其法該其道混是勦說而附同者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諸子五

爲也故曰非諸葛氏出也

今所刻三墳云天復中隱者於青城山遇風雨石裂
中有石匣得古文三篇至元豐中毛漸使西京按歷
唐州宿於泌陽民舍見壁上書目有三墳一冊因索
觀而傳布焉予始謂卽毛漸作耳尋繹之非也其書
以山氣形分三墳與古所傳言三皇事者異至觀其
山曰言連山氣曰言歸藏形曰言乾坤則書出周易
後味其旨淺卽山氣形亦無甚謂詞又時雜鄙俚卽
詞之佳者亦多涉後人語殆好事者爲之

孔安國敘孔子討論墳典春秋傳言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今三墳傳去聲稱青城隱者作乃曰河圖隱於周初洛書火於亡秦三墳亡於幽厲

詹氏小辨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諸子五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五十九 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六十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品辨賞志統八 諸子六

諸子六 劉劭人物志 阮劉敘註 顏氏家訓

文心雕龍 抱朴子 真誥

坐忘論 天隱子 十洲記

王千年拾遺記 文中子 元經

孔穎達 陸贄 韓愈

詹氏小辨卷之六十 諸子六

太平兩同書 太平經國書 素履子

鹿門子 文藪 柳子

歐陽子 蘇氏權衡書 蘇子瞻

曾子固 呂居仁官箴 子由道德經解

法藏碎金 明僧紹正教 顧歡夷夏論

山水經 水經註 陸佃埤雅

鍾嶸詩品 肩吾書品 孫過庭書譜

堯章續書譜 謝赫畫品 張彥遠畫記

郭氏林泉高致 韓氏山水論 海岳名言

李仲實竹錄 吾衍學古編 齊民要術

陸龜蒙耒耜經 內經 素問

禽經 九經 意林

國朝諸子 龍門子 郁離子 卮辭

道一編 空同子 何子十二論

談苑錄 何氏語林 楊用修瑣語

王元美內外劄記 秋苑卮言

張惟靜說林 汪伯玉太函

伯王七論 吳瑞穀十二論

周元孚何之子 王敬美楨齋雜錄

皇甫子循解頤新語 耿楚侗權子

唐氏小辨 卷之六

胡泰政衡齋 顧成憲秋林漫抄

張鳴鸞筆記 黎疏彤管遺編

劉劭人物志本孔子觀以觀由察安之意以觀人性
情本性情而驗之才能事功以審臧否誠偽意旨明
悉亦近古未有大要不畔於道而八觀篇中有云凡
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長於辨一官而短於爲一
國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
味和五味語亦警至如以心小志大爲聖賢心大志
大爲豪傑心大志小爲傲蕩之類則彌卓又前列見
未及固知劭亦有得也但明觀人而反觀乃未及王

三省曰修己者得之以自觀用人者持之以照物固
也第以此書而不及反觀終遺其本抑將以何者而
權衡之其文淡而有旨不刻而工機達而著若做荀
韓宣敘而實自得之固宜阮逸見而異之卽逸之敘
亦能也敘曰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
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莫狀涸
而莫睹其真也惟至哲爲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
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
見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鬬異者得肆其說夏衍天
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閱古書
唐氏小辨 卷之六 三 諸子本
於史部中得劉劭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
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
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銖蔽也大諦考諸行事而約人
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
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蟲篆淺技無益
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
非衆說之流也王者得之爲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
之爲治性脩身之楸括其効不爲小矣予安得不序
而傳之煒夫良金美玉簾櫳一啟而觀者必知其寶
也嗟嗟乎人無阮逸劭書將終與覆醅盡乎不也彼

以其真精爲此書神理不沒逸自應爲書出世耳
涼祭酒劉昉注人物志旨以約兼詞以淨瑩依希子
玄之于莊矣

願之推作家訓先自序曰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
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
重事複遞相模敦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
以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
子孫循茲一念卽內著之本有合前世作者之心故
所論訓多實可以服之于身庶幾不浮于行其詞既
質直而意亦剴切誦之戚戚心動足以磨世礪俗盖
唐氏小辨卷之六十一 諸子六

迥然與諸家殊軌焉楊子雲有言淮南說之用不如
太史公之用以太公史實也旨旣不襲舊又不詭正
定自傳耳凡傳必由自見如屋下架屋牀上施牀烏
乎傳
劉勰文心雕龍可謂不愧此名其書創自心匠匪襲
前人而其論合大道多卓爾之見彼其憂執丹漆禮
器隨尼父而南行非偶然也其書足以當之矣
抱朴子文詞藻麗似不亞劉勰雕龍但以多涉冗雜
詞意各各充滿却各各有可刪去數句者
陶貞白真誥三篇亦子之意乃體則傳也編中雜引

傳記似馳騁之心未了謂爲儒去我不敢知謂爲梁
代高品可耳

司馬子微坐忘論乃學人事然循其言可以得道其
文氣調詞雅有領要不落馳騁天隱子見亦卓而真
東方朔十洲記雖記亦子也做山海經與大聖篇之
意而變其體專言海外亦新世人眩此遂附會以爲
曼倩儒耳王子年拾遺記又做十洲之意加以論斷
未乃一以引之正經均之善變也者

唐語林云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
面授學者皆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
唐氏小辨卷之六十一 諸子六

三百年間號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
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賡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
道以大中立言遊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
擬議及史冊未有言文中子者

朱子謂文中子當時要爲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
地要作孔子此其志甚不卑但不勝其好高自大欲
速之心反有所累走謂不然文中子一合下便知法
伊周孔子不知孟子後周子前中間更誰有此卓識
但惜其書多後人附會反啟觀者之疑要此自後人
過未足爲仲淹垢溜也

文中子續經宋儒詆以爲僭及宋儒自作又皆續經何獨不謂僭耶夫人生一意急急欲續周孔既不可若不急急又指以爲怠肆則將何所措手足耶

或謂文中子要做孔子便將孔子事業來尋討亦去續詩續書竟忘却秦漢固陋便將續在三代末後此亦未必然意其續時定自有議豈直以三代與秦漢也後儒好指摘前列往往不察而言只看中說中所述曰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所存乎則固未以王道與漢也又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卽戎亦只許漢以善人又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

太一諸子六

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則亦未嘗不知秦漢之固陋又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舍兩漢將安之乎亦是不得已而與漢王文成云續經亦不可便以爲非若使聖人復起道不得行於時其事業亦止是續經但不知文中子當時所續何物耳此可爲不易公論

宋儒又謂文中子許荀氏二仁爲未見仁則孔子何以仁與管仲乎惜後世未獲親見二荀當時行事難以臆想定昔賢之品溫公資治通鑑蘇長公志林並反復論荀爲仁憶必有同然者大諦後世見人于三

代則歛衽而不敢嘗見人于戰國卽以爲詛詐不知中乃有孟子見漢唐人卽以爲卑豈其中無一卓犖之士人固難知知人亦未易也

諸儒譏仲淹上隋帝太平十二策爲不諒已之不能爲伊周不諒君之不可爲湯武斯言過矣孟子云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假令今日有一名儒入隋亦只是上太平策無將引之爲亂君乎若旣知伊周可法不以告君是薄其君不可與言仁義也齊宜梁惠何加隋文而孟子乃與陳堯舜耶要以告君舍此無可陳者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

七一諸子六

楊中立應蔡京之召本無謂乃黨其所同爲曲掩護仲淹上隋文十二策未必可非乃曲意指摘之

文中子是毅然將此學眞作工夫者惜其時無復有人可與分席而談一任其自主張則或主張太過問有之朱子譏其不曾細讀書只緣心原大略未精細以爲早年英銳氣甚亦未必然余細看其書殊精細以爲諸儒未及彼中有摸擬孔子諸處朱子謂王通要做孔子而無佐証故裝幾人來作堯舜湯武此尤未然若明知彼人不可比湯武強來點綴裝成我高則文中子之陋極矣或又謂點綴處固出于弟門生

實彼生平自負太高致之亦未必然大諦當彼時天下文章浮靡極際子弟門生未離故習或見事有稍相類臨文點綴定自有之必匪懸空裝出要皆非文中子所知善乎周太守思久曰予觀文中子書見其續費六經又以童常方之顏子若竊比孔子然者昔人謂其徒偽爲之或不虛久之乃知其非也文中子蓋碩儒焉夫學者振纓希古非誦法孔子誰耶孔子亦曰竊比于我老彭然則孔子非乎學者當於言外求之斯善矣

予觀中說論學語語爲去聲已罔有一涉爲人者以彼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

八

諸子六

冲襟豈肯裝成誑楚子弟門生欲高大所自出不思遂乃有此今稍摘本說問答數條與知道君子定焉李靖問聖人之道文中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此言聖心出有物來而始有應如由有父而至于孝由有兄而至子弟惟此之道有定在故曰方若無由則不自生其心故曰必也無至

問知曰無知問識曰無識論顏子不違仁曰無苟美焉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論祀享何以爲天神人鬼曰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于

天近則求諸已也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問政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不知其政問道之旨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論誠曰居有常念動無過事自述則曰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斯不但已之切並鏡道體又氣致雍容溫厚渾渾深微語簡使人思之無盡無圭角少露予以其人顏氏之流亞也顏氏猶得孔子指南文中子則自其身崛起時又非顏氏之時蓋猶難矣夫以佛老熾冒人道彫弊之季子然乃以聖人爲必可師非真豪傑則誰能不移于習俗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

九

諸子六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曰爾爲文乎曰然因與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蒲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獐惡龍鈴辟邪雖逢切近猶得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此獨見于唐語林

元經傳去聲下同謂爲薛收作走謂經傳悉僞也何以明之以是非予奪不明賈后誠不后然廢爲庶人在永康元年四月則元康九年以前未廢也經何以擅廢而先稱庶人乎謝淑妃雖生慙懷太子未立爲后也經何以擅與而逕稱謝太后乎如春秋夫人姜氏孫

音于齊夫子固未嘗以廢夫人而元經之擅廢立非法也竊謂春秋書爵書官書人亦未必有他意其會時或君來則書公書侯官來則書官師來則書師人來則書人耳觀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同一事也貶則皆貶何以申宋曹而貶衛邾乎固知夫子因所至之人而直書也春秋末有孔丘卒今元經末亦有文中子卒文中子既以又寧元年丁丑卒矣至戊寅又書曰唐高祖武德元年唐祖在位九年歷居太上皇至某年崩崩後始有廟號既云崩後始有廟號則文中子時何以先稱唐祖廟號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

十

諸子六

固知此書唐太宗以後人偽作耳卽其詞亦煩瑣委靡而音不振與中說詞致殊

唐初孔穎達正又依稀見道但辭漫衍若詞意於道明哲則無如陸敬輿敬輿之奏疏賢聖之實績也道亦見諸行事要以敬輿凡語皆可行行在道在知敬輿者渺矣詳在歷代中其次爲韓昌黎

昌黎精心爲文因之見道其以孔墨並稱襲文人口耳緣此理在人心非二竅彼竭致心思之已極不覺悟入庶幾所謂智及之者如聖門文學之科何嘗不可入道世儒以彼作原道引大學止誠意不及格致

譏其學問無頭予熟味原道及與孟尚書書則已見頭腦傳去聲原自誠意發端政以格致該在誠意中如仁義禮智信五德韓序道德則只言仁義而不及禮智信固以仁義自可該之殆亦得諸孟子故韓于孔子後只推尊孟子一人以爲醇乎醇荀楊則以不精不詳外之此豈無頭者之能見哉原道起語以博愛爲仁矣卽以行仁而宜之爲義足已無待外爲德此四語宋世恐未有的然能加韓者蓋宋學強半待外也待外未免頭上安頭矣韓無外待故曰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曰要自胷中無滯礙以爲難得曰易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

十

諸子六

明易行及省所爲道其文其法其民其位其服其居其食皆日用實地事見惟及此故知合仁義爲道德之爲吾儒外仁義爲道德之爲二氏至其譏羣儒則曰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無頭能渠言哉故予以爲韓學不可謂無頭要其出入則以命之見未徹送高閑上人序云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啻其蔽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德利害必明

無遺錙銖情炎于中利欲闢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
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此語亦似有見但以
勃然不釋于情炎者而決于書則亦鳴于不得其平
者耳彼以臯禹周孔事業皆不平之鳴皆不釋之情
是故以其所不釋不平者而數數上書意蓋軌諸太
史公不知此乃感槩之士所發憤賢聖則烏有不平
之鳴哉感槩之士與賢聖異只惟履變故而憤懣不
平耳凡人鬱結不平率由不知命退之雖數數音言
命似未知之其與于襄陽書云世之齟齬者既不足
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
詹氏小辨卷之六十 十一 諸子本

者耳走竊謂此數書是退之少日爲諸生時撰入仕
後磨鍊世故熟習中塊壘乃寢銷化故於東野敘末
列李翱張籍則曰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
將和其聲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
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于天矣
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
南也有若不憚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此
則心無罣礙矣
夫衡山片詞雲開而畏塗通額海一祭河枯而黿魚
徙此其人詎可以易及之哉卽鳴以不平乃所以不
詹氏小辨卷之六十 十一 諸子本

平必眞能念念爲天地民物而鳴一毫靡所虛假亦
靡所爲去聲如鄒衍叩心而六月飛霜庶女告冤而高
天下雷乃能然不然天可欺乎

昌黎心實在道但未析道幾微之致先儒詆其原不
爲去聲下同道爲欲以道藻飾吾文豈知昌黎者

仲舒與荀楊王韓五子則王最高而董次之董運量
之才當遠讓王王得用便能充拓董推陰陽便細碎
便知不能充拓王一合下大頭腦便明所以能審論
當時興革存亡續詩續書有此事功續紛揚子雖才
或不勝其學荀子乃策士韓子雖文人終登孔子之

堂並是荆玉一出難繼代不數人者焉

鄭伯謙太平經國書意欲爲周禮之傳去其訂考頗

明敘列有章但議論一以根據前儒之舊其書先列

五圖後分十六目制宗成周而間以秦法漢章雖辭

致庸庸然觀者便焉其書迄高叔嗣始刻而傳布先

儒謂古法至周公大備顧細碎委瑣實自公始蓋其

時則然夫非所謂衰世之意者乎談者皆謂今世無

所用之予謂不然師其意而損益之則何古而莫可

今也

太平兩同書晁氏曰唐羅隱撰謂老子養生孔子訓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

十四 諸子六

世因本之著內外篇各五其曰兩同書者取兩者同

出而異名之云也崇文總目所言與晁同今觀其書

有貴賤強弱損益敬慢厚簿理亂得失真僞同異愛

憎十篇多言持世間去一二及養生其說足然于二

家與旨無關焉但每篇所論名篇兩字亦悉文欲學

漢而音不振氣不雄奇多凡語旨又率襲舊讀之不

能使人觸情警心其書可有可無耳

張弧作素履子非老非儒詞旨庸腐黃山谷云土生

於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庸腐亦不可

醫

皮日休作文藪極意求新第罔真見似新而淺作鹿
門子亦然其首篇發怪力亂神思致藻縵味之亦新
而淺至論夷尹惠絕未望見三子邊際

柳子厚本意明道匡時豈固欲突梯滑楹爲脂爲膏
苟苟其生平者如始與韓昌黎論史晚荅許京兆良
是實心非有矯飾其抵裏可睹也然以不能反已審
時冥心躁步卒嬰禍辱孤念不明于天下貴志而死
遐荒良足哀也呂和叔溫與子厚時事同劉憂得序
其少從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
益大遂撥去文學與雋賢交重氣槩數名實歆然以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

十五 諸子六

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霸強之

際臣子忠賢之道出入上下千百年間詆訶用逐疊

發連柱得一善輒肝衡擊節揚袂頓足信音容得色

輝于眉端以爲按是言脩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

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關其勢而爭天光者嗚呼

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

乎卽此論亦可想見子厚生平意態殆有才而爲才

使未開大道不抵于命乃楊惲奮袖自喜之習氣匪

孔氏知德之遐舉也其橫被口語以遭變故曷異焉

子厚文能自已所竟窮極本根刺心驚骨以故後世

不能去手如廬陵秋聲聽者股栗柳州封建誦者心傾文已真矣卽以冠萬古爭光日月無慚也

以韓柳歐三子之才論之韓猶子長也柳猶孟堅也歐其蔚宗乎

退之謂子厚文窮而後乃可傳誠然哉窮能工乎蓋居恒饗富貴遂分其心窮則他無所覲又自視惻然本真乃見耳然則失之與得孰巨焉烏用邑邑坎壈爲也是以志士鴻生寧處貧賤

昔馬融初不就辟既饑悔而歎息謂其友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

十六 諸子六

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貴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韓柳始者並墮此念顧兩君韓高明柳暗暗故昧冒韓惟高明也夫是以卒成北斗泰山于人間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去声其意不

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

永叔作瀧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

無憾也彼襲之能自作佳觀則以能發夫子未盡之

旨

永叔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不知含性更無可教者

聖人因人生有欲以致喪失此性故爲立教若云性非所先則人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將從外得來耶不知人之所以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者抑何物使之然耶

朱子謂歐初年文字議論尚佳獨怪其晚年作六一居士傳只以書千卷集古錄千卷琴酒棊各一與老人爲六而已不知此自歐本色第早年氣談可籠罩不露耳

老泉權衡二書是本蘇張范蔡之心文以夫子之詩書禮樂遂謂聖人之詩書禮樂皆權衡然言之能使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

十七 諸子六

人凜凜心動直是子家極意雖不可槩于道亦近世文人未有也雖自言學採之傳乃其雄俊英偉則得太史公之趣爲多若夫淹百家而單之無迹斯讀孟之功矣

長公心知周匝圓融不言則已言必通竟其代張方平諫用兵上皇帝封事神宗封事則聞者心動色飛于天下事若陳掌上切而刺于人心其言害若割骨言利若啖蔗予謂坡三疏亘古無雙筆也至語道理如大悲閣記蓮華漏銘讀之心身諸微非明盡何得語語痛快若茲彼直以天下道理玩弄觸處汪濊挹

之若可止渴漑枯匪空談也其妙在無中生有推假爲真要亦內觀之極則匪強通之測見也聲上

長公不啻才絕特卽其見解亦自超世絕倫以故其言在阮滿阮在谷滿谷乃其究則是天人師非世人能識溫公云好箇僕被蘇學士教壞了也予謂千古渾沌亦被蘇學士鑿破一竅

先儒謂蘇家原是法術亦不誣今觀其論道理亦多是他法術中道理如長公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則謂君子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善惡故舉而歸之于仁是仁專爲欲勝天下設也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則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

十八 諸子本

義害仁者也豈知刑賞所以行仁而仁之斷制卽爲義義自無過過斯爲不義矣老泉以禮爲聖人微權是聖人以禮來愚弄天下之民而壓服之則聖人非奸人之雄者歟不知禮由心制必如是而人心始安何權機之能與子由記待月軒乃謂軒是人身月是人性不知人身中自有本性不似軒之待月而後明者如此論議父子一轍以仁義禮性爲外而謂聖人強聲上挽之入身以濟其術爾

刑賞忠厚論是長公初年作晚年得深必不作此見解只觀大悲閣記可想

三蘇資高邁而學沉深固有見之偏者然各就一體成章而達矣若論人品則並是乾坤數千載一觀所由來信非偶然

羣儒好隨聲議彈蘇氏然子瞻之學之本實匪碌碌數儒可望只觀他文章詩賦不勦竊前秀而片言半偈得自天趣不犯人工有良匠得心應手之妙如天地之有風雲草木之有花葉自根至穎自無至有皆自應到此時至則生時過則已生發變幻莫知所以然而然此豈世儒析字分文口耳能到也真是化千萬古由之一心心自一念充拓及四肢百骸靡不暢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

十九 諸子本

液乃爾爾

子由去長公遠矣如言學聖人不如學道則道與聖人二乎長公必不作此語也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旣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是亦以道與形離爲二也夫子川上之旨然乎哉

朱子言二蘇議論綽有好处豈惟二蘇祇以梁散騎周嗣興所次千文至委瑣也然中如性靜情逸心動

神疲守真志滿逐物意移堅持雅操好爵自縻六句聯綴謂彼無見也可乎

蘇氏三子耀奇者也若曾子固之文則以平正通達而傳顧人情好奇而曾之傳也不如蘇之傳

呂居仁官箴質而不俚實而有要始于不輕爲終歸于能忍然實無一語不可佩之終身官而守此庶幾夙夜永終譽矣三復斯編始知仕道之爲畏塗也昔猶今也

諸雜著小品有其撰本非子而詞致乃得之新通諸大道則亦不愧爲子矣如晁文元法藏碎金時起新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

二十一 諸十六

知于毗廬籍中有片言了徹不減琉璃明月者乃其書不大傳不識何也如明僧紹正教詞雖麗則旨乃未竟彼持勝心以品二氏必欲劣老優釋則此之爲

聖礙矣顧歡夷夏論意在劣釋優老旨詞與僧紹同要以老自老釋自釋彼各有至我何優劣之

晁碎金中極取孟敏走謂孟敏墮甕不顧於釋氏空諸所有告子勿求于氣近之矣若以論儒者墮甕必追已不慎而咎致墮之非能忍心不一顧耶昔程伯子有金墮水深加歎惜或問何故曰以有用之物乃置無用之地故爲惜耳惟如此乃見人心本真彼不

顧者終而成之善則爲萬法俱空不則棄禮滅法

桑欽山水二經祖禹貢而父山海然與圖經等耳其

傳則以鄭註鄭蓋借經而見已該博者也然徧該而

旨未洽橫^{去聲}蒐而詞未修以儆稽考則優蓋志怪以

耀世引遐搜僻以示異將使人應接不暇莫知所以

根據雖宏富贍給而靡所取裁以之鑽味弗堪矣

陸佃之埤雅蓋倣爾雅之意而新之辨物既審學博

以覈引類正而不僻詞雅而宣敘有倫間寓訓戒則

中倫不爲牽合其間犁然當于鄭心矣

鍾嶸詩品依稀士衡文賦但是小致而未大也至夫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

二十一 諸十六

品論精核斯無右矣詞清冲雅麗成一家

庾肩吾品書實倣詩品而作宛然雙璧可抱也雖文

詞藻麗然議論尚帶形相

孫過庭姜堯章二書譜殆庶夫闡幽剔微窮情極態

者矣孫書旨既明盡而詞復雅麗宛然一家之言姜

詞體稍涉近易而意致涵深近而不俗易而有章亦

未減夫作者至所見解斯咸拔進而道之窺不啻一

斑矣

謝赫畫品若楷詩書二品然自創體不襲往牒操獨

辭以臨繪苑故議有參神識無逸玉雖示喻三千言

乃畫道殆已窮理盡性于茲彥倬效之遂成匍匐姚最續品依稀耶鄆詞既道雅識復幽深可與論畫也已矣良以其不怙于畫見大心泰有足取焉又其次則劉道醇畫評亦自創體雖見解不出謝姚庶幾亦成一書

品畫多矣若夫巨麗之作則唐有張彥遠畫記宋有郭淳夫林泉高致又次則元有李仲賓竹譜彼之三子皆文成色絳學造果乘託而逃焉乃于茲小露衡氣之機所謂古之君子取名之廉者也張李二子並以博洽敷章要_平于正則雖張之文詞雅麗若或勝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

三 諸子六

李則時代各有攸當莫可指爲優劣惟郭之撰離傳融則越各品而上乘之躋精義蓋入于神矣如曰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不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肅之不嚴則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則景不完故積情氣而強之者其迹軟懦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汨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故凡落筆之日必明窓淨几焚香左右

精筆妙墨盥手滌硯如見大賓必神閒意定然後爲之又曰世人止知吾落筆作畫却不知畫非易事莊子說畫史解衣盤礴此真得畫家之法人須養得胸中寬快意思悅適如所謂易直子諒油然之心生則人之笑啼情狀物之尖斜偃側自然布列於心中不覺見之於筆下又曰今執筆者所養之不擴大所覽之不淳熟所經之不衆多所取之不精粹而得紙拂壁水墨遽下不知何以綴景於煙霞之表發興於溪山之顛哉後生妄語其病可數何謂所養欲擴大近者畫手有仁者樂山圖作一叟支頤于峯畔智者樂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

三 諸子六

水圖作一叟側耳于岩前此不擴大之病也蓋仁者樂山宜如白樂天草堂圖山居之意裕足也智者樂水宜如王摩詰輞川圖水中之樂饒給也仁智所樂豈只一夫之形狀可見之哉其總論山水有訓訓曰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須鶴飛鳴所常觀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煙霞儼聖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直以太平盛日君親之心兩隆苟潔一身出處節義斯係豈仁人高蹈遠引爲離世絕俗之行而必與箕穎埒素黃綺同芳哉

白駒之詩紫芝之詠皆不得已而長往者也然則林泉之志烟霞之侶憂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翫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水之本意也不此之主而輕心臨論學詎有加焉藝誠無得而限之矣卽以晚諸莊列和倪商韓名法揚馬詞賦蘇張范蔡縱橫不曰各各登峯成體段于古今字內可以此而多彼也哉又如米海岳名言談書解乃獨至又如韓南陽山水純全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

五

諸子大

論旨與學通編雖小道則甚大詞致並成一家亦謝赫孫過庭之流亞也至如吾衍學古編專論篆體稍及分隸其說有三十五舉七品七辨亦若可與起新者埒然意旨凡近而辭多俚俗危素序之謂可垂諸久遠此素過許無足尚也惟元魏賈思勰作齊民要術備具治生諸委瑣雖云鄙事而旨係民生之大事述古聖之詳繁而不亂條而有章其宣敘最難詞雅而編簡蔚然今以列之諸子末孰云匪宜又陸龜蒙耒耜經事止思勰術中一事爲至淺矣然文簡雅曾未千餘字述農之事至詳見貴穀之意又見日不愧

食之心殆庶所謂淺而深之也者醫家難_{去聲}經素問詞不贅而事該理哲傳而精微明而涵深文旣似經音且中_{去聲}律而靈樞篇尤爲奇古大諦醫家多名漏續如近世李杲十書意亦洪遠可爲難素傳_{去聲}也師曠禽經至小乃似爾雅張華作傳亦以簡悉凡經爲事至下書乃有武經歸旨精深而詞彌簡以古非庸人能也推其致可願身定國御衆雖小詎能遺焉茲諸子之大略也嘗觀唐馬總意林_中稱引有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子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子魏朗子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

五

諸子大

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然則古昔奇士盡氣富年名湮滅於身後何限哉亦由其人生時名未甚振故數傳遂衰彼有僞作反傳久遠則以生時名盛末代驚艷心知其僞逕以名不忍廢名之不可以已若是嗟夫自昔賢聖何嘗不貴名是以贊聖曰必得其名曰不失顯名曰嚴名洋溢戒學者曰長而無述曰疾歿世而名不稱聖人豈名之惡_{去聲}者哉諸子爲欲有所稱述故作或卑卑猶自以爲愈於醉

慶

洪容齊一筆云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書雖不傳于今然其言各有存者隨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于聖人論其兼愛明鬼爲墨之徒可知胡非子曰勇有五等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鼉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爲南境魯憂之曹劌匹大之士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省此卽其說亦卑陋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三十九 諸子六

聖代宋景濂作龍門子旨淺而詞乃沛然溫河南新安之故知亦如故締構稍似率易然才氣難儔也劉誠意郁離子見解雖亦未離宋儒齒吻然論難去聲縱橫博太善譬物而引之正如王子充卮辭既詞旨襲舊氣復不昌是衆作等耳程克勤作道一編依稀見之李獻吉爲弘德間才作空同子開卷未數行令人便欲棄去不知何爲而作也以是見獻吉才之未通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三十九 諸子六

何仲默鑿括韓非呂覽之趣而鎔冶爲我僅僅十二策數千餘字然詣于事而習于數片言可當實用假令文致而篇篇敵中則賈策晁論無後先也蓋一代之子衷然首矣呂穀作談苑錄本述詩理而文鏡子閫其旨近玄而詞雅麗其音清而色若吳門之綈練雖稍涉靡弱然其持議創自新知不襲于舊亦執家之逸韻也元朗之語林書續世說而敘論多軌二漢卽或轍迹之未融然其爲志亦已卓矣第未淹深世說之致多濶雅以俚言近而旨復淺微言半詞不使人沉思而滋僂以永用修瑣語字雕句琢而義渺淵涵趣乏天觸蓋唐以下之良匠劖記與藝苑卮言則並作于王元美卮言其晉宋之麗則乎或以造微于單詞或以徵巧于隻行亮夫短述之而趣超宏敷之而理密蓋深有未于其言之矣劖記則文中子之躡步也固云駁而未醇曲而近嘲然其文式穀似之雖意構跼施時出感槩其何嫌于子氏之任誕也說林作于張時徵惟靜蓋上窺劉苑兼攀韓氏之林意非不洪詞非不鑄見解非不時有微也然而音則未振色乏明倩豈心動化腐而櫟鄙之質終爲管城膏肓歟汪伯玉草太函方握管抽思未三篇而嘔血乃止

越半載復草復嘔血如是三四年皆然豈一書之傳亦由天與乃能成耶若七論則元美所謂小而有致是也吳瑞穀作十二論篇各擬古而文各異體雖雕詞漢周如不成一家何何之子則友人周元孚作蓋矩矱柱下史之道德以遊太上之清靜翻尼父之故案而挾列莊以入出其詞法而時有獨至又能推故爲新以簡而盡獨書之發端七行則若旨塞于重言之辭辭費于耀奇之志令人發簡踟躕瞪盼七行以往明月朗宵有爲魚目蓋寡矣嗟夫今天下之爲何之子寧獨周一人哉予舊識周不知周有何之子知唐氏小辨卷之六十

三九 諸子六

之則以官西陵而周西陵人也故得以寓予之目彼以道里遼隔名譽未彰顯而外于吾之目何限哉予誠寡昧若寸緇汎濫於蹄涔中芒蜩宛轉於果核內其敢曰當世之書旣已見之第謂後世羸已絀人論議率不深惟其本根不備竟其始末而猥隨已之些薄故因所睹見尚而論之以俟他日曠士亦庶存什一于千百也王奉常敬美損齋雜錄十餘種合爲一套亦有子之意而才短小雖詞製雅冲旨不弘遠饒新義趣纖佻中有遠壬文一篇亦作一帙似六朝宋梁間語此王

生平精心作也但氣亦不昌唯說詩雖小致旨却有長公未竟之趣大歸王維著率小說家體耳先是吳中皇甫司勳子循著解頤新語結體亦似六朝音頗清而氣短促意旨不瀉亦小說家撰也

耿楚侗先生權子大可發人之覆體旣新又其詞微而中去聲成一家言

廬陵胡叅政直衡齊詞體蓋倣近日之天祿秘閣間入南華亦旣爛熳汪濊雖中雜近語亦成一書而義趣則本王文成

雲間顧成憲執林漫抄隱括韓非呂覽淮南之意成

唐氏小辨卷之六十

三九 諸子六

一家能議論矣第所以議多未脫諸生見解

永嘉張鳴鸞博學以鄉薦領教分宜作筆記旨多得之衲子但中雜庸語浙西黎主簿琥尤號博記惜才不迫學著作雖繁富唯彤管遺編行世是時天下好著述甚夥世皆不行嗟乎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將惟可人傑者能若庸庸斗筭豈其及之

班孟堅曰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旣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此以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

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
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
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
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
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
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宋儒見解多從周漢而下諸子中翻閱得來反嗤薄
排訾而曰吾道上接孟氏老聃彭祖儒家者流夫子
猶竊比之與弟子不遠千里往見頌之曰猶龍世儒
詹氏小辨卷之六十

諸子六

邁之不能釋然于二子矣然天下後世終不以此疑
孔子于彭聃歛然信孔子爲堯舜則以孔子與善之
心與堯舜同耳且也人心之累在已不在人也

諸子中如文中子則醇儒也槩之于子必未知儒者
耳

諸子如老釋自是彼中大聖人楊朱近清墨翟近和
亦彼中聖也其餘若管若晏若韓若孫則論事若莊
若列若荀則論理學雖人人殊乃其人並若天有以
縱之

莊周以虛無縱其談韓非以權術騁其辨然而韓才

實不減莊老聃以道詭孫武子以兵詭要其造則孫
武老聃之上足也老莊養深積厚尚矣韓孫而匪深
厚則亦何以臻茲是故老莊而下孫韓其諸子之倫
魁歟次則惟荀子

唐中丞荆川曰曾子論道之所貴者三而歸邊豆於
司存以反本也論者猶以爲頗析道器而二之莊生
云道在梯稗在瓦礫在尿溺其說靡矣儒者顧有取
焉以爲可以語道器之不二也語理而盡於六經語
治而盡於六官箴以加之矣然而諸子百家之異說
農圃工賈醫卜堪輿占氣星曆方技小道與夫六
詹氏小辨卷之六十

諸子六

藝之節脉碎細皆儒者之所宜究其說而折衷之未
可以爲贖而惡之也善學者由之以多識蓄德不善
學者由之以溺心而滅質則繁乎所趨而已

文中子謂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敝也又
曰通變天下無敝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
其人由茲觀之流流並有可采奚啻於九而已

諸子大致才高高而過之偏也人之偏起于意非其
本心也昔少正卯魯之聞人也而夫子誅之曰其居
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
以反是獨立諸子而類是則過甚矣是以仲運有惡

夫鵠音而子輿致懼于橫議也乃其中自心鳴道獨見遠衆而雅與正符者亦時有焉要其人多狂簡以上匪腐儒等伍于以過抑之偏矯之而符弘之則以就之于聖人之中也易故予茲有取焉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品辨賞志統九 諸儒

諸儒一 自戰國秦漢至初宋

我先公寒松先生曰儒者人之需也蓋君需之民需之天地需之古今需之無儒則失其需

夫漢儒宋儒之所弗儒者也夫漢當秦燔楚燎之後人各以其腹笥所貯屋壁所出爲世釋之亦其時宜

爾莫可非也宋儒乃但目爲經師不以列之儒予詳漢世諸經師其訓詁孰匪實用其力而專致其心其從師受學尊事有若神明雖云推測然精心一意猶有七十子身通遺矩焉其學固極該博然誤在以該博爲實不知約已之爲真實也其以陰陽推求物理固鑿鑿多驗然誤在以多驗爲精不知心罔外念之爲精也魏晉而後其陰陽推測不傳隋唐而後卽該博亦不傳續有訓詁多漫衍無復師說率自騁其智見學子則以帖括捷其逕榜腹而稱實腹矣

宋貌漢然漢學似卑而實宋學似高而虛虛故易張

實故難積漢自高帝斷雕文帝復用實承張釋之言
便宜事則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施行及召釋之徐
行問秦之敝則曰具以煩言其不爲虛談有自來也
宋儒斬然不與于漢唐六代五季之際亦緣心氣養
未平怨孔子語上則曰三代之英竊有志焉而未之
逮也語下則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固
不敢直謂上接三代之英亦不敢以已下卑當世之
民至於沮溺晨門之徒曰滔滔天下皆是曰是知其
不可而爲之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便有輕當世
之心然心却不敢自負其道以爲上接古人猶知已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諸儒

之不能有爲但必人之不可與有爲此爲有所之心
宋之諸儒則謂千餘年間無人自以已接孟子似與
孔子異卽沮溺輩彼所自度猶實也漢萬石君以貞
行顯史氏登之齊魯諸儒之間萬石君稚少文二子
取醇謹而已齊魯於文學豈不斌斌史氏乃獨推轂
之且以諸儒爲之下就如轅固申公申屠蟠嚴彭祖
諸人拘拘蛙步若無足殊異然質在譬如樹木之有
本根匪苟爲枝葉而已也後世以文垂爲功便謂煩
行無益當世甚或聞而大笑之竟躋談詞于行事之
上猥自以爲理學大明則誰氏之臚傳哉汪司馬伯

玉有云 文皇帝稽古立教務引于正經某子甲起
家建安幸而在事其所稱載莫非鄉黨里閭之言言
人人殊不能無得失彼直登之鄒魯之上一切尸祝
之遂使曲士拘儒愈趨愈下然則今日學術率取蕪
詞蔓說無復反本歸根則閩士之作俑非周程朱陸
之本教也

班孟堅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
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晉意於仁義之際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
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諸儒

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
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
以五經乖析儒學浸衰此辟儒之患

便翼嘗恠王夷甫立名非真始終莫取謂其既以大
合殷譽致位卿相乃不能抑揚正教而高談莊老談
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乃後之儒則終日高談
佛矣

談者皆曰孟子而下茂叔而上中間未有人焉嗟乎
中果無人乎予不敢奸斯民直道之公輒以其人之
實列名于左

孔穿	孔斌	荀况	孔鮒	張良
叔孫通	魯雨生	賈誼	董仲舒	穆生
韓同	申公	文翁	汲黯	石奮
孔安國	焦延壽	嚴彭祖	劉向	龔勝
湯雄	鄧禹	嚴光	卓茂	鄭衆
孔光	張衡	袁安	楊震	管寧
李固	李膺	范滂	陳寔	荀爽
徐穉	郭泰	黃憲	王烈	姜肱
申屠蟠	鄭玄	任安	姜岐	諸葛亮
徐幹	劉邵	杜預	劉寔	郭象
<p>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諸儒</p>				
裴頠	謝安	王羲之	范甯	
陶潛	王景文	阮逸	劉勰	衛元嵩
徐勉	劉勰	顏之推	王通	劉炫
房玄齡	孔穎達	宋璟	狄仁傑	元德秀
蘇源明	顏真卿	張巡	郭子儀	陸贄
韓愈	白居易	孫思邈	王朴	呂蒙正
李沆	王曾	范鎮	張詠	韓琦
范仲淹	司馬光	蘇軾	黃庭堅	

右八十七子心行具歷代及諸子中先述孔氏則以聖裔有人焉矧千餘年四海九州之衆無人哉知人

未易予愧不儒其敢自謬曰知要以其真則有此諸儒蓋所以謂之學者爲能反進取之心與好勝之習而明夫時之消長進退審于身之動靜咸否內罔氣乘外罔物徂由乎變故死生能不失其大常以是占其中之了了功之競競所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斯之謂也如其躬行不逮內志未鮮進退昧而戚慝乖卽終日坐談合道抑亦奚益故凡予所謂儒皆以其心行見諸功載動不失義固不在生平之以儒名亦不在生平之有撰述如將相位極人臣則知止謹終之尤難將相而競競夫此不可謂之學乎處士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五 諸儒

則以彼能振俗陶物不言而人化之若徒棲一壑塊然卒歲猥云靜守如未見德何益有必徵之人若人無可見或矯情之曲士耳經師則必其志節之有可觀若但以其論著匡衡馬融誰不曰漢世名儒然一以賄稱一以諛聞今亦絀之惟楊子雲事莽稽諸桓譚新論實死莽先或謂班固妬楊文喻已遂以谷子雲事置辭予以賢者多有離妬被誣莫克自白故悲而係之諸儒矧譚書又前班史而足徵乎至如叔孫通以儒名秦漢間雖蒙希世之議然予觀其行事蓋識時務之俊傑也而終乃歸正其身以直諫著蓋知

時可言也故予猶嘉之魯兩生雖絕希世之心然時變不達不適于用文翁以守郡興學作先蜀部人主因之始令天下各立學校造士成一代教化法遺流于今日循良誠不足以該之矣若乃晉之劉寔裴頠當風塵奔競之際曠蕩失心之朝而能違衆著論挺然風教獨持將以挽頹俗而反之正稽其終身事亦不失正鵠將欲不儒而奚其儒王弼傳去聲易稍見道真于儒似也而鼓當世以虛無將名教之曷在彼之見譏范甯宜矣又如唐之郭子儀雖以武功顯現乎乃史氏謂其權傾天下而朝不之忌功蓋一代而主

詹氏小辨卷之六十一

六 諸儒

不之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非此豈可以昧然于道而能正無缺于當年者哉觀其皤皤孜孜日避賢路歸惟止足之戒予以其人殆庶明哲君子又如關雲長磊磊落落生平揭白日而置諸其心雖晚墮驕失心則奚愧夫學求罔愧其心而已于以時時覺察慄慄靡忘斯驕吝無從生周公之聖不越此也豈待撰述而見儒真釋氏惠能何曾一日翻經誦偈致乃言下大悟立傳衣鉢而證如來出世竊以方諸子儀之倫或庶近焉固難以武略外之矣又孫思邈唐史入之方伎而予誦其言多通大道往往符諸聖心之

學則豈有託而逃焉者乎昔梁鴻以被知更名自滅高鳳以蒙辟詭訟自廢賢者逃名誠莫可一端求也若五代之王朴自彼一時達者而柴宗尤近道矣宋之藝祖天所篤生偉哉秉道之主弘開一代儒宗故其世多賢儒初如李王韓范五六公言論行事實漢唐罕所見予謂其人並大賢之儔非學問涵深能遽造此而猥云日用不知然乎非然乎則心學之流傳匪由今日始而可鏡見矣即或間有小疵要皆不愧本心我孔子猶或賢之故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良以無過惟聖立之自聖而下誰能無焉惟觀過爲君

詹氏小辨卷之六十一

七 諸儒

子則二卯何與于城續以楊震李固李膺范滂諸君不無身垂考終之吉至其持正不阿死而未已所謂雖忠必烈非乎大諱疾惡而蹈已甚必爲亂階機事不密孔子蓋深戒焉而儒者乃或罔戒悲夫故東京黨錮諸君子予不以被首禁者之爲最高而以禁弗能及者之爲尤善儒者不幸而處末世讒譖之間豈不岌岌乎其可畏也而遽可直遂乎哉何則正直美德也而末世直則賈禍正則取惡去聲名實盛業也而末世名高則來謗實表則生妬抑將何以處之慎守謙終禮行遜出明而用之以晦庶幾免乎蓋當可謂

道非與爲已甚也是故其致不在夫必死而在機先之決如穆生梅福之去則上善矣次其逢萌之掛冠又次則薛方之遜詞乎倘至萬不得已事在而時不能去禍迫而我不可生則巡遠之就義從容斯爲守死善道者矣彼或罵賊而死碎首磔軀豈不慨慷將無少動于氣君子惟歸不失節而本心斯存焉詳味聖人不入不居則隱則見之微旨豈固欲人速禍于其身者是知儒者至難難夫_平處死判在毫釐證在臨利害而經得喪故文丞相之處其終百代最爲合道若乃坐守陳編平居口說則人誰不辦之儒之所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八 諸儒

得爲儒或其在彼而不在此故予自茂叔以先諸君子揆諸外行_去內術之端剖其明暗攸歸實有不能不與于道者焉

諸儒二

宋

盛

宋

晚

宋

周

子

程伯子

程叔子

張子

邵

子

邵伯溫

楊時

尹焞

謝

良佐

游酢

胡安國

劉安世

羅

從彥

李侗

胡宏

朱子

呂

祖謙

張栻

陸子

蔡元定父子

黃

幹

陳淳

楊簡

文天祥

今世稱儒自周茂叔始茂叔之爲儒迄程伯子而有光朱子而密陸氏而大然朱實陸氏之先資也曰陸資朱乎抑陸資也曰陸有瞭于朱而大之一大一密不相爲謀故相駁相駁則相爲資合之庶幾爲聖矣然則二子聖乎曰宋無聖擬之以倫則伯淳朱顏子也元晦宋曾子也子靜朱孟子也以茂叔欲何方曰彼固以爲宋世始畫八卦者也其言約而盡實而章故中丞徐氏序明道語錄云明道之學真足以繼絕學於後世而朱子序大學乃曰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孟氏之傳伊川題明道碑乃曰孟子以後一人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九 諸儒

則專以道統付明道也而濂溪若不與焉夫濂溪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實以續千載不傳之秘明道則以父命受業道州之門太極通書之與濂溪親授之明道親領之晦庵伊川乃不以續孟氏果何所見哉虛齋曰道統以誠明爲主濂溪圖書之旨不及明道誠明之學此固朱子意也然而因月岳而悟太極之圖明孰甚焉指無欲以基立誠之本誠孰至焉虛齋之言可謂道辭知其所窮矣梓溪曰伊川受業濂溪乃不以之續道統幾於背師也以此而斷黨獄則曲不在蘇子梓溪之言斯其法吏之斷案也歟走謂茲言

雖若有激者然要以至當則統先茂叔之爲正矧大程亦未必能加茂叔而正叔又匪大程比伍者蓋世自有人兄弟而品不得兄弟爲者烏能概以大統屬之

大程所爲不及顏氏微有迹也顏氏不遷怒不貳過大程則二十年見獵猶有喜心或謂伊川似孟子然伊川何能望見孟子

伊川折柳必諫固是欲擴克其好生之心不知已自先犯細瑣當時豈無大事可言脫令其君亦如齊王以好貨好色告正叔必且厲轂色而諫之矣然孟子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十一 諸儒

直因齊王之意引誘入道迹若不拂其欲而實已納諸人情天理之至此之云云真是八窓玲瓏如伊川諫君譬一隙昭昭之多爾

伊川朝慶賀欲夕不往弟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東坡曰不云歌則不哭坡言是也假令朝慶賀尋遇戚屬之喪奈何伊川不能輸服反使客氣得以乘之伊川陋也

伯子荅橫渠書云所論大概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脩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或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脩所照者如目覩纖微

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于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味明道茲言而張子厚平生概見已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卽書明道云子厚却如此不熟朱子嘗語門人云明道自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只管修改晚年方出若其書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

朱子云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康節無名公傳可謂達矣蓋演五斗先生之義而肯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十一 諸儒

趣各殊要亦是乃公生平公按

王龍溪先生曰天根月窟邵子一生受用工夫從陰陽升降之機握圖得住消息循環還無終無始謂之弄丸然原是聖學非如養生家任督周天之說良知纔覺處謂之復終覺便翕聚得住弗致流散謂之姤復者陽之反姤者陰之遇吾人知復不知姤所以隨覺隨失不能保合知復知姤方是太極生生之機一陰一陽之道閒往閒來亦只是竊弄此機到熟處便是內聖外王之學堯夫與聖人之學所入便已不同聖人之學無盡堯夫便覺有盡聖學生于見性以無欲

爲靜性無盡故學亦無盡堯舜至于歷數億勤之時猶以人心道心危微爲戒精一之功兢兢業業未嘗止息堯夫從靜境入悟五十求友于天以爲無滓可去卽此便是有盡處堯夫數學精凡事皆有成筭一切付之自然與聖人裁成參贊挽回世界之心較相似緩聖人之心與世界常相關痛癢時時切身一體故也悟得一體而後可語堯夫之學

諸儒父子世學唯邵有伯溫蔡有仲默

黃山谷人乃不列之儒將謂山谷文人也然余觀其言論切已非泛泛云者

詹氏小辨卷之六十一

十一 諸儒

山谷曰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又曰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其心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根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之特立獨行者用此道耳又曰精于一則不凝滯于物鞭其後則無內外之患曾次寬則不爲喜怒所遷人未信則反聰明而自昭顏淵曰舜何人哉隰朋愧不如黃帝夫設心如是豈暇與俗人爭能哉又曰富貴在天安可以人力計較耶

知寸心不與萬物同盡則在此不在彼矣人當開拓胷次以天地爲量求舜禹比肩則衡門之下古人不遠

龜山應京召亦是遠學夫子往佛肸近師明道不辭條例然但知師人却不知自審以故一出便差假令內審知已與夫子明道何如斯不差矣鶻突于已而謬襲前修之迹安能同歸期于至善而不襲其爲茲督男子所自見也

或謂龜山之出不必議只是出而不能有爲可議走政議其出也夫人必自知明審乃能出而以已擔當

詹氏小辨卷之六十一

十三 諸儒

天下事若自見模糊遇事烏免周張

諸儒稱龜山一出奪荆公王爵與從祀孔廟不知此二事曾何關于世治世亂宋室此何時也至欲劈去三經板尤不切時及人士不樂來問欲毀之故卽謹避不敢爲若真見此板一日不可不劈卽白刃在前羣譏在後爲之矣朱子言龜山著述纔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包結總緣見未明徹要亦是氣質弱胡文定謂龜山之出是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此何時也乃援而止之而止耶當時原不是請龜山赴宴安得作如此汗漫語

君子于先輩固不可以有心指摘其短亦不可以有心掩護其非

先是蔡京家有塾師教京子弟學走詰之則云尊君敗壞朝政天下將大亂若等善走他日猶得逃禍子弟以告京京就塾師問計教以聘召天下名賢于是乃薦龜山

尹彥明靖康初辟則固辭劉豫立則奔入蜀紹興間辟則應雖未有大作然能審于進退動不失時視中立似優以篤實也乃中立空見以鮮實際而不轅于用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十四 諸儒

朱子云程門高第如謝顯道游定夫楊中立輩未稍皆入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他輩只瞋見上一截遂少下面着實工夫元晦監此故教其徒一從下面著實作工以爲駸駸向上之基流乃墮之支離腐爛亦趣有必至然耳

朱子在延平門下時延平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潜心于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于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則非矣觀此言朱學源頭自合末乃縷析緣分爲學人也

朱子云人不可不遇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罕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今觀仁仲知言語矯健而旨奇新爛然成一家述造第奇新而過卽便不合自然未免縱騁其才智誠有如紫陽所云云者紫陽亦是後世天縱之資彼自一心一身以暨天下國家與夫六經子史百家衆技罔不殫究非許大精神安能若是人有費盡一生力不能求一事一藝之精而況兼之孔子後一人而已輒近學人于朱一班未窺過乃歟歟隨衆譏彈多見其不知量也

果齋云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十五 諸儒

不容獵等凌節而進至于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叮嚀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爲之語必三嘆焉晚見諸生繳繞于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

朱子晚而被徵發臨川有書與吾家先朝議公自云聾盲日甚舊學忘廢此豈漫語也蓋去立入化之日至此查滓乃融盡而朱子不自知耳此帖今墨迹尚存先朝議公諱嘉字會之

評朱學正如評杜詩唐之詩至子美而盛極其間固

有旨淺氣粗而韻急促者在子美猶云囊括并包後人不察而就此效之則晚唐派流實子美而開之矣然以此遂指子美爲晚唐不可也宋之學至元晦而盛極其間亦有句分字析節解章斷而稍過者在元晦猶云本大枝小春風未殊後人不察就枝條討之則支離派流實元晦而開之矣然以此遂謂元晦爲支離不可也蓋子美元晦若巨海然寶藏誠多矣卽沙石亦豈能無至乃流爲溝渠行潦雖云海之支分海亦豈得而與之哉而乃執以病海是誣海也君子虛心尚友則前賢皆法矣猥以是陸非朱之心狗當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十六 諸儒

世以騁雄辨是贊私而反以自蔽爾吾恐其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杜元凱有云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傳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予嘗有味乎其言以爲紫陽生平所爲自力與立教意在斯旨乎夫其始自枝枝葉葉窮之直窮至本根之所自始與此始之所自生則本根具哲其與從本根始事者謂復有二乎大諦道之根柢無殊而人之

資稟各有所近有稟華藻而生者則學始枝葉爲近矣有稟朴質而生者則學始根柢爲近矣始枝葉者自枝葉尋根始根柢者自根柢審察乃總之不一物則奚異焉造道者惟于自枝葉入時辨已所捉枝葉是何枝葉不至口松栢而身纏女蘿足投亂莽以自墮于穢蕪自根柢入時辨已所據根柢是何根柢不至談梧櫟而本作枯桐根同野葛以自落於虛寂隘陋則窮到歸結時自合如其不然枝葉謬也根柢謬也于聖道悉舛矣

朱子于格物之旨原自未差其釋明德有曰明德者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十七 諸儒

人之所得乎天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彼于物之爲何物見已至矣其教學者先從事章句文義亦是借此以束縛其心令有所歸如是始乃可循而不落于虛無若一入門便教令無意無必則將何柄可攔朱資篤實故着手便循精微致其心志纖毫無累則廣大也學人失之而細碎其心故一再傳卽高第不免索字義而尋章句陸資高曠故動吻便同天地致其精神斂束無放則精微也學人失之而高廣其心故一再傳卽高第不免訾孔孟而墮釋老

今之宗陸氏者一鼓吻而非朱窮致事物之理自走言之理而曰窮窮而曰致則豈泛焉而可到必將堅定其心意凝致其精神窮天地間何以有是物而物又何所自生何所自終吾人生身何以有是事而事又何所自起何所自盡到極致處豈不是無聲無臭又窮物所本來吾曷以有是分別事之所沓未於吾曷以有是罍罍匪徒見之實心致之盡之而又忘之化之則豈不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明道云窮理便是盡性至命也而謂不與天地同體可乎人特未之思爾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十八 諸儒

陸子不然朱子朱子便輪服而自懲艾此便是朱高于陸也陸子似少此嘗檢陸語錄記一學者從朱門來言動衣冠詭異可笑已着洛黨相非詆意態雖門人記此必由陸言論致爾人心一涉是非得失卑高屈信之際氣卽與乘發而有罔自覺者

呂伯恭學宗太史公元晦往往非之今觀其所集十七史泛濫無歸非有精意鉉議不知作此何爲與後世帖括等耳博議猶有可觀却氣粗太史公氣亦粗但神韻高故不覺乃其病則在未見大意如伯夷傳述採薇之歌卽指以爲伯夷怨而謂與孔子所言不

合不知孔子所謂又何怨者謂不以失國怨悔也至歌採薇則悲王章變亂故國殄亡彼有取爾也烏得概謂爲怨太史公此處至淺陋伯恭好之直以其該洽然亦見伯恭不精也

汪司馬伯玉曰由漢以下諸儒無慮百家至朱子爲之折衷而後衆言乃定于一蓋六經之損詔孔氏之宗臣也彼其及門之士往往在閩越間大都守在一隅猥以吾道爲口實道合則與不合則非紛紛說辭其於身通何有如使得志直以土鼓而諧八音吾懼其所習非所用也而閩越乃竊比於鄒魯其然乎其然乎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十九 諸儒

閩越之徒傳朱學而未領其要彼日見朱子孜孜著述欣然慕效言愈繁而用愈疎將謂天地古今萬事我可以一人兼總令天下後世事事從我口定不已過乎列子云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不通固知必不能兼盡也頗之推云諸賢以外率多田里間人音辭鄙陋風操拙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羣儒如陳北谿黃勉齋猶或不免況其他乎

季通付授三子曰淵紹易沈紹皇極春秋則知方何一門而鼎足三分也孔子嘗述六經至授其徒不過曰一以貫之未嘗以六經分授其門人如季通云云則與漢世專門九師十二家何擇

季通遭貶竄雖是朝政繁亂要亦自有取之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君子臻茲時也唯有深入林谷晦藏而已顧乃集徒招侶動致數千百人櫻櫻然羣聚而議此何爲者既以賈禍遭貶臨行猶集數百人送別殊非孔子微服之意易曰見險而止智矣哉續云不挫之志相得之情然于保身之智奚取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二十一 諸儒

晚漢黨錮以激趣禍晚宋黨錮以辨招尤聖人能變則行有時潛言有時默

陸門楊簡最賢而高廣亦楊爲最觀其疑孔子議孟子則安能復容朱子比陸門之幾成洛黨走竊以爲楊之過多矣

孟子之學不傳而見道徹然博學之廢自孟子始漢儒之學博矣然而見陋則泥所聞而不知變也宋儒之學寡矣然而見迂則是所見而不知反也

今世好隨聲附會自王文成支離朱子卽朱子而見道真也亦復猥云支離至乃伊川支離則誰能知之

學自堯以一中濟其源至舜而本之心至皋陶而本之天至成湯而本諸天降之性至文王而本諸心之小以事天其致一也又何疑于朱陸之殊異

昔人云經綸天地之謂才才之於人猶鼎之有鉉猶車之有軸運用關焉故才不足則徒有是心而不能以自行女偶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夫子三月而魯國大治才爲之也孔門惟顏子才大功密故語爲仁夫子便以天下屬焉宋學則程伯子之才殆庶子淵假令不爲有力者負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二十一 諸儒

之而去可幾也其次則邵堯夫

以伯淳學比堯夫則伯淳似精純也以堯夫才力比伯淳伯淳差弱矣

往古垂訓多是引而不發乃宋諸儒發矣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六十一

終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六十二

新安詹景鳳東圖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品辨賞志統十 諸儒 元 國朝 新安

諸儒三 元許衡 吳澄 許謙

元儒以許平仲吳幼清二人爲最賢平仲教人之法史氏記之詳矣後儒多議其治生先務之言此無足議也治生先務即夫子富而後教之意以此處中人最爲合若乃上智之士自無須此而予獨少其見道詹氏小辨卷之六十二 一 諸儒

之未的如言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禮義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爲仁也此語未十曾有之第仁既爲人之心而人心一發卽是知覺舍知覺何以見仁惻怛而又何以見爲五常之長蓋知覺乃人心生生真機伊尹思天下之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與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怵惕惻隱亦只惟覺得又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是以中公分兩項也不知中爲恰當之名然惟無私乃能恰當可二之乎世儒又病平仲仕元夫仕元何傷如春秋秦楚吳越皆夷狄也中原之士往仕其

國君子不以爲非況仕而生於其國者乎夫既生於其國卽分靡所逃故不必逃而可仕也若于此必求所以逃而不仕之則反爲有所之心而過矯矣按平仲河內人自汴京蒙塵河內不爲宋土久矣既未先爲宋民又未先爲宋臣而我家受元之廬非一世矣如謝羽畢顧昉失聲荒亭號慟則以宋遺民而宋相友也鄭思肖終身面南伏臘野哭則亦以故宋遺民也平仲墮地原與宋殊疆徯以仕元短之大無謂已以薛文清羅整庵之賢亦又不察而曲爲平仲解謂懼道脉之斬自其身而特出此尤堪爲捧腹若然則詹氏小辨卷之六十二 一 諸儒

危素亦可爲元史而不死乎

世祖問平仲以治天下之要曰王道問其功曰三年有成此恐亦落言詮王道不是定法三代法三代而不宜今之時亦不可以謂王道王道只從吾心平蕩正直與民宜之便與二帝三王方軌第不知平仲所謂王道者何也三年有成今日亦難決定若三年而不效人主必倦故不若以王道無近功之言語之反足以絕其計較之私而堅其久遠之志

元人謂幼清得陸氏傳以予觀其言多腐爛續如論西銘千餘言矣然竟無片言切至

幼清曰太極本無體用之分以其氣機之闔闢有動靜而因以謂之體用走謂太極所以爲神妙正以無形而該有體用之理在中也若使其中原無體用卽便是昏昏默默窈窈冥冥境界幼清蓋是分理氣爲二者不知氣機如斯便是理合如斯夫理者理也則豈是混沌者且動靜皆用也而何以爲靜體動用理以明白不差爲言者也混沌便不可以謂之理混沌是氣彼人有混沌昏濁者則氣勝也

人心若無喜怒哀樂之理在內則此喜怒哀樂從何處發來只惟無此迹耳惟無此迹故知外者之不入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二

三 諸儒

所以外不能入爲有此理皎然在中不容入也若此理少昏則係心放爲內者出矣出卽中無張主故忽突不分明幼清以大程有主則實爲內不出以小程有主則虛爲外不入是也謂道由謹畏而入亦是

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幼清曰理在氣中本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以有無爲二誠可非也若謂有生於無則何可非也老子所云無卽指太虛之氣而言其言有無原未始相離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謂此

兩者同出異名若云先有理後有氣則何以曰同出老子說此處與儒者亦未異其所爲異乃是遇有無彼便先占却無爲欲圖有也故曰老子是有者

夫物生必自本根萌芽以漸而柯而條而華葉時行必自一氣轉動以漸而生而長而收藏今幼清曰學者立志當遠大用功循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遡源而不遽以探源爲務也嗟乎天下豈有無源而謂之學者哉固知彼以性命爲源也然庸言庸行可爲末流乎庸言庸行向善一念卽此是本根之萌芽是一氣之轉動孰非爲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二

四 諸儒

本性之發哉而可謂源不在此也耶又謂人之學如禹治水故治河必自下流始夫禹之始下流猶大學之始格物必先從物之滯塞我心者而去之然後本心流貫非以庸言庸行爲下流而謂近小也學至庸言信庸行謹便是時行物生與天地同大無以復加如孟子論水先原泉而浸以盈科放海則近小遠大之喻也幼清乃先尋末流萬派而不欲及源則孰是流之孰是派之

許謙先知死日與其子言之至日正衣冠而坐將瞑視稍偏門人朱震亨言之謙更肅容端視頃之卒固

得正而斃也然視易實更密矣

諸儒四

國朝 劉基 宋濂 方孝孺

薛瑄

陳憲章 王守仁 周怡 海瑞

國朝始若劉誠意朱景濂方遜志中若薛文清陳公甫王文成此之爲一代名儒人共知也而予獨謂中山徐武寧王無儒名而儒之真實在何終始節趨若學問深涵之如彼也方王始出蓋許馳驅于三顧後已殊衆矣及大勲既集事定民安而韜智歛鍔止分止敬一毫罔或隕越且歆然而恒若弗敢自當者吾以其人析理微微諸利用安身矣不然以麾城擲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二

五 諸儒

榮名豈其倖哉

諸儒五

新安 詹以元

王炎

詹景暘

趙沅

詹以南

鄭玉

陳櫟

朱升

程敏政

吾新安自古多賢若朱元晦爲天下萬世宗儒誰不知者自餘率以山深地僻難著當世人無得而見焉乃若幾道宋則吾祖寒松先生元則趙沅子常吾祖諱初字以元仲子諱暘字景暘先生曰無行不與與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二

六 諸儒

下學上達首尾而歸在予欲無言教在欲人得意若求之動靜語默皆迹也動靜語默必有所以動靜語默者程子謂聖人之動猶天然以其動如四時之行百物之生故曰無非至教又曰心豈有出入所出入者心之神也不操則神放散而不聚操之則神聚於內故爲入求放心祇是收斂此心之神與常作主於內內有主則物來咸有以處之是義理昭著也孟子曰仁人仁心也則豈有心存而不可以爲仁者哉是故求仁之功直以求放心而盡之又曰當遇事輒自期於心曰無私欲以此去私不知此一念期必之心便已不是佳意且一於事事物物上求去私則此事物無盡時此私亦無去盡時亦是就外用力而不知反之內也豈切已之謂哉寢常半夜不寐思此亦是心不定之過因立心去要定靜不知此立之心便已是動爾程子曰無欲故靜有主則虛今立心要靜要則欲也纔一入欲客便得以乘主而動擾之矣故求靜須是主靜主靜者以靜爲主則所謂靜常者也又曰人立志不可不大處心不可不小志不大則器量淺規模狹不能用大作心不小則肆一肆便敗安能成大事又曰吾有過而吾能改之人知何害改之則

昨日雖有過今日而無過矣若過而不與人知則此
心更不求改過祇去掩過矣又曰可以爲難矣難便
不是仁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仁人既無求生以害
仁亦必不去求死以成仁求死以成名後世感槩之
士爲之仁人不爲也仁人祇不失其本心而已其心
亦未嘗不與吾人同于欲生惡死但生死罔所期必
適當而已矣若必死以成名雖勝於必生以苟祿者
然惟他有必之一念卽未免死之或過

仲子曰朱子極有工夫人也陸子天資極高人也陸
子惟天資極高所以一覺便見再不待到事物上尋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二

七

諸儒

求他心上本來已明則萬物萬事之來復何患無以
應之朱子却似曾子是隨事精察力行到一旦豁然
貫通則所謂成功之一者也

子常上虞學士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
乎嘗聞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
者心是已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
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眞有所見罔以爲日用常行
之地非眞有所得罔以爲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爲學
之要庶幾其在此此方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
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也又盡心精合成自言曰方

蚤歲學於鄉求程朱緒餘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
外無所致力焉誠終身不足知至異世不能意誠古
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竊嘗思之以求
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嘆而有感焉蓋其屬之者必
有所在而豫章延年所以授之朱子者亦非有他道
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采以垂於
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
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
願盡心焉者也

子常于大學三綱領謂皆是聖人事故以爲大學標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二

八

諸儒

準八條目乃教學者用力之方故明德新民傳中無
學者工夫而修身傳中無聖人氣象

子常卒我家以南爲作行狀有曰新安自朱子後儒
學之盛四方稱爲東南鄒魯然其未流或以辨析文
義纂輯羣言卽爲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
賢之授受不徒在於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一切
求以實理反而驗之於已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當
時鄉先生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
成書先生受而讀之猶未知爲學之要嘗曰讀書最
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復

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爾以此言味之我家以南亦求內得者也以南名烜

子常贊陸子靜云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程克勤曰歷考先正之論象山者博而費詞不若此贊之確而約也

鄭玉曰古人之學以所到淺深爲所見高下言皆實事今人是游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元不離家見雖遠悉空言已又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子則肆毀象山黨陸氏則非議朱子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鄭號師山爲吾郡歛人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二

九一諸儒

同時吾休寧有朱升字升之與子常同學其經書旁註簡而有新知嘗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揆沿流溯源又謂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于世然後學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於外是以聖學名明而實晦

夫後世沿襲宋學率自以成言陳談蒙蔽故今日識者多有取于不立文字之教夫不立文字則矯枉過

高惟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最爲得之蓋求甚解是正助也從容涵泳久之會自有見若循塗守轍不復致思是因陋就寡急于便事心以塗轍晦塞矣乃反以爲承宋後聖學大明是恃彼之大明而不思明不在彼而在自之明譬如瞽人道日月有明竟不知日月之明爲何空口說之耳

王炎字晦叔吾新安婺源人其與南軒書有曰一貫之妙夫子不以語門弟子而獨以告曾子曾子曰唯一唯之外曾不容聲而門人問焉乃以忠恕語之忠恕非一也非一則曷爲語之忠恕非一而可以入道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二

十諸儒

故也子思之所傳者忠恕爾曰中庸曰至誠子思有以自得之孟子之所傳者中庸爾曰盡心曰養性孟子有以自得之故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逢其原而自得實難其入有門則其初不可無傳也此雖未達曾子以一貫爲忠恕之旨然觀其言亦匪徒爲訓詁者

吾休程克勤道一編則海內共見之矣至其蒙謗則海內之公已明辨矣獨同邑汪循有日錄云程克勤除却勢利二字便作我朝第一人物予頗疑焉蓋克勤歸來時往來吾家談稅伯父玉與二三老奴爲童

子時猶及見之與予言克勤端坐終日如尼塑燕飲
卽七八歲童子起爲壽必爲起立必俟還坐乃坐人
有善不啻已有惟恐其人名不著輒以身于大衆中
下之時村叟有文行而克勤兄事之者五人首爲族
父貴貴字存中其四人予忘之克勤一日以五人姓
名先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謂五人山民也欲先客
克勤而後民見五人克勤不可曰吾父兄也必隨五
人五人揖乃揖五人坐乃坐于是五人者並得見客
若此可謂勢利者耶予不知汪循所指勢利爲何顧
如今日鄉縉紳有克勤其人者乎見鄉黨老少以禮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一

十一 諸儒

幣厚薄分恭踣厚卽一丁不識爲上客矣薄卽人有
才志不蒙忌嫉排詆至厚也而敢望曰借譽郡邑大
夫問及默而不答至愛也而敢望曰隨行自予生平
所見世稱以爲有道君子其千人不勢利唯周訥谿
先生一人蓋庶所謂平等觀也者先生名怡吾鄉太
平縣人也

吾郡儒風甚盛然多沿習訓詁罕自見故不具載載
自見與有履行者

詹一麟予爲叔而性至孝家貧歸父視于京師
爲皆苦難既及張秋大雪七日視以無資不能僦舟

寄鄉人舟視露艙外則哭侍雪中七日夜都水使者
見而大驚爲僦一舟載還新安學亦堅苦于宋諸儒
獨推蘇長公爲知道讀赤壁二賦未獲要領至誦七
千過乃悟見解率所自得任彼究竟曲暢無礙所謂
言前定則不給殆庶之矣耿楚侗先生視學臨郡見
一麟論道大驚曰東南不得生天其墜乎遂與超貢
赴選部部吏索金伍兩與準選慨然嘆與吾以行伍
兩得官寧歸卧山中遂還竟死無悔

葉茂芝字德和婺源人孝友天至爲人惇朴信謹輕
財先人後已雖于談道未甚竟而躬行實有之鄉黨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二

十二 諸儒

宗族崇重爭訟無須官決惟德和片言立解與予交
最久而未見有怒色少藉太學晚棄去以處士卒鄉
人祠祀之

夫兩生並朴而拙乃詹又拙矣雖文藻不表著然其
真未漓辟諸詩家如池塘生春草句有何佳康樂占
占意得亦以拙朴有漢質焉他人未識康樂自心賞
耳大諦求人于輒近世慮多巧縲彼兩生貌無足觀
乃元氣藹如豈所謂圭之未琢者哉

休寧學教諭有夏先生名邦瑞亦貧而寒苦自甘不
受諸生脩儀諸生固請曰吾已食祿焉得復損千金

無已或受至他日其人家有事當餽問卽以此儀往
仍彼故封未啓也謙厚愛人恂恂斤斤終日無少肆
而又不能諂上會比羣吏以老病歸然先生實未老
無病每日必凌晨入聖廟百拜去後人士追思立生
祠于明倫堂西蜀人也

蓋嘗論儒而有儒真之云何哉言心念之純非徒外
行假之之爲也若不顧外行借口竊名此與盜竊等
耳少宗伯豫南習公名孔教應陵人嘗語予夫子之

憂先脩德而後講學今人乃先講學後修德走謂夫
子此之所爲提醒千古學問全在憂也蓋憂者競業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二

十三 諸儒

罔自己之真心也先儒謂得心爲德顧其字從人人
從直心殆言德爲人人同然直心爾得此直心謂德
修則憂心之容有邪曲而徒之改之故須朋友規磨
然則憂非其所爲德者歟念憂斯于世緣自是一
刀兩斷若不一刀兩斷則猶遷就其心爾

予自釋褐上春官既而謁選部驅馳中外遂獲編
天下士無論中土卽如井雍蜀隴滇南鬼方諸有
道植節講德談學而名當世者靡不裁書通心握手
申言然當其鳴珂紫陌聯轡清署對綠醕叙升曲蓋
已信爲上賢謂因親之可宗也及夫勢失影單利盡

蠱耻乃有賄賂前陳臧否瞬易則宿昔同方合志之
人化爲鬼物秉節立道之士暗作錢虜若彼平居泛
泛三五群聚而青白其眼冷燠其情揚揚白晝營營
黑夜斯又無言已乃知口說盈庭何關性行立節片
時何關他日意氣之感激徒取瞥見之煜煜亮哉乎
根心之色反躬之耻弘執之德久要不改平生之心
百罕一人焉脫有存介立廉于百一之中則又或才
品未關緩急良以循分者顛由智短負奇者每自念
多此所由來詎一日哉頃三十年中予所接待而有
心口弗違與變罔貳又德與才合不專責人而反自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二

十四 諸儒

鏡不便就事而揆義當去更爲誰乎又人存難論闔
棺之後倘一息未斷將一念遽移遂盡生平而載鬼
一車矣故茲不具列列先死者然必瞭其心行之隱
乃証儒名而文藻畧焉昔在留都諸薦紳有講學會
大司空澹庵朱公名天球漳州人一日語予凡所爲
會講爲求心行一也先之唯吾堂上官今堂上官當
事關得喪曾無信心薦論以詔告其屬爲鬼爲魅陰
排而陽譽之餽使言詒使誤而執之以嚮已明外以
藉爲公而內以脫已所私是自爲盜以盜其屬也
國家堂體之設謂是哉一切利勢熏轅爾會講胡爲

吾耻之予以斯言中去聲世途膏盲切仕轍情態述之
此篇末以申警志戒今若有人當彼倏燠倏寒作鬼
作魅之際乃我心帖然了無別念學斯觀其定也真
在茲乎

詹氏小辨

卷之

三

十五

諸儒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六十三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人品辨賞志統十一

辨孟子後道未墜地

夫天地之化往過來續有若江漢之流豈其截之而
能斷惟不能斷是以其生無止其行無已形神自構
不期而有中倫中慮此非其來續者耶道存其中矣
如謂道喪是我心先自喪而續先自斷也烏足與知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道脈

道之續斷

茂叔而上孟氏而下中間巋然特起一諸葛孔明宋
儒但美其三顧而出謂似伊尹不知此易爲耳何足
爲孔明稱也惟未出草廬而三分先定此乃足爲稱
爾然未足爲難也及先主既殂孔明以中外權兼而
勢靡震主之迹以劉禪昏庸而心絕猜疑之端以君
側嬖倖而事數交構之釁時非無小人也小人不能
干其政國固多賢士也賢士悉與盡其心大戮加焉
而弗之怨也大賞行焉而不謂私也大議布焉而罔
敢異也若然者豈其徒有是心而道術未之通竟者

可能僥倖一二中耶假令道而有一之未通未盡則
闕隔生而何以事事恰合於人心且夫道亦人心之
恰而已矣心盡恰而我之道盡可知宋儒過乃以未
盡少之不過曰未井田未封建未爲堯舜揖讓未爲
湯武征伐未爲周公制禮作樂未爲孔子立言垂訓
也嗟乎彼值炎漢頽運所貴乎君子之神變化者爲
其審時行道不詭往古聖哲之用心耳豈必一一其
迹之合辟如出可以迹伊尹之三顧而迹之固是也
如或時不能待三顧卽一徵聘而出亦何害於出之
正乎今不問時勢事機重輕緩急率附狙合拘拘陳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通脈

迹不合變化不當人心此土偶伊周而木偶堯舜耳
其何以爲堯舜伊周世儒之見往往類此反以孔明
所已盡者病孔明未盡而不知已見之未盡是烏足
與知孔明
孔明教子書云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
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
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惜慢則不能研精
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
嘆窮廬將復何及也此不但與周程之主靜合卽與
夫子之知止修身孟氏之存心養性周公之無逸作

所禹湯之勤儉日新虞廷之危微精一有二哉至夫
二郡平而蜀人稱賀則愀然曰一夫有死吾之罪也
深用惡焉論者特以漢卑視之弗爲思耳只此用惡
之念便証乾惕不已之眞道已盡在茲焉已如曰未
盡不知此外更復何求走竊謂宋儒之知孔明也不
如陳壽燾之言曰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凡
二十四篇論者或恠其文采不艷而過于丁寧周至
臣以爲咎繇大賢周公聖人考之咎繇之謨畧而雅
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
下矢譬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三 道脈

也然而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
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由斯言之燾以
咎繇周公方孔明而謂不知孔明可乎諸儒但據迹
之三顧以方伊尹而不知道之萬動實符咎繇周公
且也周公以叔父當周盛造事王賢明同氣猶有流
言孔明何人何時也而時乃忘之
孔明將歿自表家有田桑足給子弟衣食死之日不
使財帛有餘贏以負陛下蓋澹泊寧靜之心死且未
已矧未死乎有寢之丘曾不足以入之矣嗟乎以彼
其人視管蕭自謀何異腐鼠而云爲其流亞誠哉知

音千古難也

孔明嘗與羣下書云夫叅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闢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叅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又與羣下云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叅事於幼宰每意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明其不疑於直言也覽此二書見孔明無我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四 道脉

無人其曰開誠布公豈徒言之蓋殆庶乎以無盡之心體之者

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匪自見之真而能爲此言也哉卽如讀書不求記不求解亦入孔子絕四孟氏勿正勿助頭地

諸儒惟羅豫章氏與其能權曰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南軒氏與以弘毅大丈夫乃又不以道與之曾子傳道只惟弘毅爾弘毅而至能權則精義入神理得而成位其中固知道統寄焉已孔明則進而立功之儒彼一時也退而立言吾得一

王仲淹焉仲淹之學孟子而下漁溪而上中間與孔明齊肩並足英英兩相照耀其微言奧旨如有所立卓爾味而尋其源蓋自放心之收始是以凡行有不得一以反求諸己古人自得之實俛得之矣其論道也大而有本而其用志專而不他其言深者不鑿而淺不泥於凡近輒近世儒者好議其中說之僭擬論語擬容何傷但問所以擬何如耳且中說乃門人所載非仲淹手撰門人尊擬太過誠有之乃所以能致其尊者可容智數取哉至二百年分崩隋文起而混一以爲太平可與遊長安以十二策獻之既知非太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五 道脉

平之主勇退而續詩書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非欺亦行有不得而反已潛修者也續詩續書仲淹手筆恨世不傳使我不得見然觀其自述淵乎深頌乎至也可易議哉故走以爲兩漢之終道在孔明六代之終道在仲淹

武侯而下則有宣公之疏舉仲淹而上則有叔度之忘言仲舒經師之晉者也賈誼才士之達者也韓愈文人之知者也斯又次之矣至夫宋先李韓范馬斯亞庶宣公蘇軾則學徹賈傳予竊以爲其人咸有與于斯道

國朝王文成振世豪傑也以爲非聖可乎不然何心之與行事貴而在在若默成也

近日從祀文成人有遺議焉此未能皮相者之言爾嘗考孔庭四配十哲皆以其言行表見于世今人未當事時安坐高論輕訾前哲以爲此疲彼結假令身當大難六坎窞在前刀鋸在後失措倉皇始乃知文成耳

國朝文成而上若薛文清陳白沙則論定矣文武而下周訥谿何如予見其人矣色溫而厲禮恭而安心坦坦而薦厚愛人終始若一無此寒彼燠問之鄉黨

唐氏小辨卷之六十三

六 道脈

宗族諸無遺行昔者吾夫子與子淵仁賢曰退而省其私曰在陋巷曰不惰不改夫子不以杏壇侍側片畧信子淵必以退私陋巷之不惰不改者省子淵儒之所以得証爲儒可坐知已其剛峯海君乎卽或未能中行之合然吾身親覩其行事者三年蓋無幽暗而不矜無險隘而或貳秉廉介直卽以始終死而後已真矣哉真又何求焉

夫人亦不能以孔子槃論之賢聖難值值尤難知天臺子有云皮相者渺深識域闕者昧曠觀有人于此奮激而爲剖心之干世或稱烈若去國之微佯狂之

箕疇諒其仁寘舉而爲西山之殍世或推高如五就之尹三黜之惠疇擬之聖昔人云乾坤誰執仲尼衡如文成亦唯仲尼而能定之仲尼不可見文成固應難免于世何則驂騑馬也人所恒見識之猶待伯樂矧乃麒麟世不常有人未創見則夫衆人遇之而駭愕樵夫覩之而擾鋤焉奚恠乎然麒麟一出蒙斃文成不斃而幸矣

孟氏論聖凡四道豈有四各自其所得以入道者殊也然惟孔子世世無弊以從時也乃若伊尹而下則事功矣夷惠而上則什老矣文仲子謂釋夷狄之教

唐氏小辨卷之六十三

七 道脈

不可以施中國走則以爲心可相通今有人能以佛不惹之心行仲尼之道于子臣弟友間則豈啻盡道而已就說文成從釋入也然彼所立節策勲者釋寧有是後世學文成者以釋爲文成諱至援釋入儒以爲同宗斯旣不知文成又不知釋也

什氏任哥利王支解而不瞋伯夷遇冠不正者而望望然去之柳下惠袒裋裸程我側而不屑去文成都不與同方章江計脫宸濠謂必悔而追已次豐城則夜棹小舟以逃而宸濠之追果至旣謂必有人入浙執已父母妻子爲盾則先令人往滅父母妻子之跡

而宸濠之追者果至浙此不但心算亦足以見文成之心假令心與宸濠通則何以逃而父母又何以匿走竊以事理論之文成如夫子於胙擾之召始者必有之要以文成非經溝瀆者即與孫許同死豫章市何益成敗文成念在成天下事于異日爾豈必目前形迹如方對壘用兵時乃日聚羣弟子講學而兵糧之資戰守之具潛布已定不知者亦以文成講學耳而豈料勝算政在此茲其爲不可測也審此文成固必不助宸濠且亦不同釋氏支解而支解脫亦又不爲伯夷望望然去而去住合亦又不與袒裊裸程偕詹氏小辨卷之六十三

八 道脉

而袒裊裸程化皆似孔子今世學文成之學者見及訓詁即嗤詆以爲異學此不知學耳如能自心生明以我觀書訓詁豈有裂焉西伯之彖義書之訓詁也公旦之文文象之訓詁也仲尼之翼三易之訓詁也訓詁奚害害在不心得而訓詁爾

朱子訓詁乃其心實自不忍生爇以當時言湮於聖遠故紹明其道如堯夫經世季通律呂則以當時未有明此者然皆聖學中一事朱子志在兼之亦既備矣其弟子復從言上加言注上加注譬如孔子刪述

六經七十子又人人而刪述之是亂天下也七十子罔敢以一詞贊乃閩洛之士人人求贊焉莊子曰天下皆堯也可乎能無疑焉疑未至于明而有明之機矣曰何也凡疑生于心之有所不安也夫不安之心非眞心乎謂自知所亡音無也

辨統承一貫之眞十二字

夫子告哀公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乃指一之所爲一曰誠指誠之所爲誠曰天道指天道之所爲天道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土道而一貫之爲一貫躍如已吾友祝無功嘗恠人詹氏小辨卷之本三

九 道脉

從做好人發願不從自性自命發願嗟乎發願若果從自性自命不干天道庶近耶但發願亦是以我體道非能一之天道我即是道道即是我以故不思不勉能中土之于從容始知不思不勉乃天道眞體體眞則何待發願待發願便屬之思勉不得從容自然天人于茲分矣分爲能貫也無功又云這一點靈機元來與物爲體下者以欲隔上者以見隔一爲見隔便令收拾一身淨潔亦如世間一種珍奇可以供清玩而不可以療饑禦寒緣外假非從眞體自流出滿腔仍自混雜盡塞智見智見便有及有不及以故時

有轅泊不來者及時雖焜耀可睇眊如不轅泊時則奈何以是知智見皆外所假假故為假所郭蔽實亦私欲之類又自不知此之為私欲反謂于道有見自喜自遂則蔽甚也故聖門直指仲氏以六蔽牖之于知德此政以去彼見隔緣見從喜好發端喜好者意也心之本體無意學為欲令知去人為意識不令少以意破意雜乃始渾渾淪淪肫肫皜皜四周八達徹下上而通極于天與之體合故曰知我其天乎曰天何言哉良以智見用事則言說滋章一切從外面遮飾補綴不得通竟圓融雖云一身淨潔終不免為外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十一

道脉

偽之類蓋內所參雜多矣夫子以多聞多見為知之次亦以其知假之外子厚云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得之此也今世講學人專作道理語又口口與人說致良知說屢空空空並是話頭靠見聞作用將言說向人不是德性用事故與天道遼隔德性即天道德性所知即是一所貫至德性為知人為乃化化乃無隔其貫于一也

混沌出世是自開闢非先有人引之旁有人助之故此學須自開闢不得傍人傍人終是人于已不關切若始學而尋一貫真路則自反為近何則自反由已

也由已則豈有他焉故夫子告顏淵為仁曰克己曰由已而由人乎之即禮所約之于已者也是以其目止于自己視聽言動人惟恕已責人以至與人不相貫通故千古聖賢立道只惟反自責一念尔

心不自反滿腔糞壤不知也一内反而自心得失具見反若不内自責即見亦復悠悠文王小心翼翼亦只惟時自反責爾故夫子得之而曰自訟小之至也孫思邈云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故夫子告顏淵而以謂禮

日反自責乃見心小始不敢向人計校人一生病根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十二

道脉

只惟計較心爾計校其能不生怨尤

不怨天則知是心與天一不尤人則知是心與人一即此便是心體之純而謂之仁

夫子所自求乎子臣弟友間者皆反自責也一貫實際政在此論語首揭時習亦即是庸德之行庸言之

誼

人多勉于變故之臨至常言常行乃或縱弛疏失是貳之也

文周羅變而係彖爻辭是懼庸言庸行容有疏失是以潛心學易慄慄危懼罔敢須臾荒怠乃為戒慎恐

懼于不睹不聞而謂之精微潔淨豈復有纖毫縱失之處故程子得之而曰動靜皆定靜本若無有可自責者只此戒慎恐懼不遷改便是無待于責而自至一在茲也少有將迎便是向外責人今但以周文望道視民亦式亦入之心繹之不睹不聞之戒慎恐懼可知已如孔子學易編已三絕矣其心終靡有厭已曰猶恐失之慎懼乃爾故以謂之曰時習也

時習乃見是人心不死日日所為能致新也日新乃積而富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然則不生生鳥得日新不日新即云生生何以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十三 道脉

明之是知夫不生不新不新則是死骸氣我斷矣神我離矣鳥得不壞蓋人而名之生人以生生也心不生生語心得乎故知夫所為德者得心之生生而云爾也真機出變入化來焉罔加去焉罔歇用焉常給易焉靡更豈有離焉斷焉是以命之曰一貫由斯言之不生不一未可謂心不生生未可謂一之貫不日新未可謂一貫之得

夫所謂生者一不滯于一也所謂一者心不復生心也故前列以為無心之心謂無意也無意為誠誠斯為不思不勉之天道循斯而言不但事而莫可有心

凡學問而有心學問皆貳之也心失也良以心由失之而始至于得由亡之而始至于存如防檢考索咸有心也有心便着力着力便不是得而謂天道乎蓋生者天之大德學以存此機耳存則生生不已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曾何得有片頃間斷踈失而待于防檢考索之力哉故曰無起滅蓋生者有起滅有物我有榮枯新舊而存存生者無起滅無物我無榮枯新舊以故其新異乎物之新而日日新新新之于生生生存存機一也然惟新新纔見貫之一自昔賢儒語貫之一皆曰內外兩忘曷云然哉此言心無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十三 道脉

復有可別着一念而兩之耳不識不知生生存存自然圓滿周匝故曰忘曰無事原我心本自無失無亡安得又與之不相忘而別生得之存之之慮哉曰若然則孟子必有事焉非耶曰彼自言擇善固執者之事所謂必慎其獨者也故程伯子得之而曰誠敬存之雖專其心匪有于生其心雖用力匪有于任夫力故為體道之方焉若走所言則道之本體所謂不睹不聞之自然戒慎恐懼者也彼人以有心而造事則生心起意之為斯多事者之用智又非孟氏有事之事矣

嘗謂書贊堯欽明乃實以文思安安何者良以人心不能無思思者心之用也用以不安其常則生心而亂矣昏矣今以思之文理婉密者而體自安和靜一靡所作爲則見是真一爲欽明實得夫是以能一萬物之情不害于其思耳蓋所謂以無事處事者故以爲聖學首先第一義

恒人心思率爲意氣乘爾由好勝而千億萬慮故云爾思管夷吾謂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語大有解彼于氣云精氣與大學于意云誠意一爾誠意者無意也精氣者無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十四 道脉

氣也氣無乃見是窮極氣窮極而本理依然在故曰路塗窮處見題目言再無他意念濶之不濶而心乃是我心千萬事至曷不昭晰夫是以能不思而得不得謂之神而何是故先聖于理言窮理于神言窮神此也後儒引夷吾此語改精氣之極爲精誠之極便無着落緣一生被着意氣濶雜尔意氣盡極卽是一貫洪範曰思曰叡叡作聖說文云叡深明也從叡從谷從目叡在安切從叡取其穿也目取明也從谷取響應不窮乃走則謂目不能着纖毫之翳翳便不明谷雖深遠曲折而惟其皆空乃能響應穿亦言空也燕

此乃盡叡義以故爲神明不測之聖前五志云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是也則聖之爲聖蓋以其不思而得唯不思而得故爲神明不測如或其心少有纖翳卽彼翳滯爲有方所而可測已不思而得亦不是冥然不思只是思而不着于思自思自得而自不知故曰思無其思無思心之本體着則心内生心非本體矣夫子不與三思慮着而生心也君子九思俱是當下思當不是當外生心當俱去声味此而思學可辨已故孟子以思誠爲人道知思學則知一貫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十五 道脉

六字不出此六字易卦首乾乾以九三爲人道終日乾乾夕惕亦卽是欽也危也微也精一也故云厲無咎底無咎而執允矣安安矣

夫思乃人心善惡幾微判別之關隘其爲一貫在斯爲二三不貫在斯蓋思無別念卽是一自然事物物通貫別生他念卽是二三于事物亦自然着此失彼而不貫甚哉思不可弗慎也

害莫大于怨尤人心苦着此念靡能除去夫怨尤非思之繚繞糾纏致然哉夫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一貫實體

孔子恕不粘他人一生只惟求自己無怨惡于人乃見是己之盡無怨惡于人即是無獲罪于天故曾氏得一貫之傳直以盡己推己當之

已無不盡推之四海九州復何虧欠豈不曰廣大配天地

夫十二子吾以爲統承一貫之真同矣乃學若各不相同何哉夫天之生人匪一律人之受質各有能循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十六 道脉

我天授順我天能要各歸于己盡而已矣已盡真同烏往而不一之貫如或尋名泥迹言必期合功必期偕茲徇人喪己者之刻畫人未可強附已先以他馳似一實非真不在焉是故知道者不膠迹得道者逕忘名萬變萬殊惟茲一念之神化而十二子同之

顏子博約

夫天地萬物之用不外一陰一陽一水一火唯夫子江漢濯秋陽暴乃是陰陽構合水火既濟若人有一念未至夫子卽此一念未免少徧徧則不濟不合而過可知今但以勿少過心求博約則博約亦猶水火之既濟矣

博而約之博乃無過其功亦事反自責已而已是以博言博我而約言約我也

顏之始而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是求道于事物眩于事物形象事物萬變吾其何能捉住至聞博我約我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十七 道脉

乃知道求自己故能竭吾才至于欲罷不能則無時無刻非反求故能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于有不善未嘗不知見文之能博於知之未嘗復行見禮之能約也

身之文爲視聽言動文萬禮則一而已矣非禮能勿視聽言動卽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曾子忠恕

蓋已推己與博我約我機固或二但有須防檢與不須防檢小分優劣耳其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亦卽夫子事父事君

先施未能之意但所省專省于人于師友不省事父兄以父兄天親吾自盡惟師友與人踈遠恐或分爲二三故更加諄切政是勤破人我關時

曾子一生工夫只及忠恕忠恕卽其一貫也

三省較三反更以切至曾孟淺深卽此見何則反以有待而反省則無待而省矣三省政是曾盡已推已密致之功

子思慎獨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何嘆也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美堯舜之道根不及乎夫子曰爾孺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十八 道脉

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蓋大恐不解已是戒懼不忘體段

子思被圍于宋而作中庸亦因此見已未是與文王被囚演易周公蒙謗係父匪二故慎以人所不見爲始如此乃爲之真不爾是爲人也

肫肫其人卽是戒懼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而無慎懼斯爲幻冥昏默矣

道集慎懼是慎懼道之所歸宿也舍慎懼而無歸宿

矣今乃曰道在不睹不聞烏有所謂戒慎恐懼言戒慎恐懼便是人不是天此則遠人以爲道者之言道在人人匪死物也不死修不已此上天與我生生真機有此乃爲活人

孟子存心

孟子以三自反存心而爲舜固知作舜功不外此至言養氣亦惟曰自反而縮一直已而萬無害故曰塞乎天地之間如或自反而已之未直如直人何故不免于餒卽知言亦以已心無曲知之然則自反者自求已心而已反未至于存而心實以反收入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十九 道脉

胡居仁曰孔子只教人去忠信篤敬上作工夫則放心自能收德性自能養孟子說出求放心以示人人反無捉摸下工夫處走謂千言求放心不如一念內自反纔自反精神便收歛入內念念無虛假念念自知戒懼不必更有一念以求放心而心自爾不敢放弛縱逸忠信篤敬在中矣

諸葛孔明淡泊成性

淡泊自是無外慕不責備于人求多于世舉凡富貴聲利與人之愛敬尊信趨走順承皆非其所注心只尋常自守恁地自見無營無求無羨無援皆是淡

泊左券惟淡泊故能寧靜不生心計校不過意貪求故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能逆觀蓋盡在我不取必于人不期望億逆于天是以街亭績敗皇皇罪已出師二表諄諄責已

淡泊寧靜之云君目前語乃深惟之則其道洋洋乎大哉蓋眞知性者也昔詩人美文王道岸之先登而實之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人心只緣穠醴而生畔援歆羨終日憧憧烏得寧靜蓋淡泊性之眞也人心一入淡泊則眞境自爾寧靜畔援歆羨無從至性其定於茲矣性定而天下之事何不可爲哉洪範以無

詹氏小辨卷之六十三

二十一 道脉

作好惡爲平平王道孟子以無好無惡爲平且清明之氣皆見性于淡泊也王文成以無善無惡指示人心本體言亦不出淡泊中顧始學難尋似不若淡泊寧靜之言平實簡易易知而可循也卽周子無欲程子無欲故靜又豈外此然平實可循亦讓孔明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是以子思推原參贊化育之功于盡人性推原盡人性于盡己性而總之夫一誠誠爲性之本體然性以情好生離僞而蕩遂與人性違悖作德作迺生福生禍幾判于此是以論語首篇論學之悅樂而以不愠于人不知考其成

良以逖世而罔所慍則知其心于世罔所歆羨是其淡也孔明淡泊成性最得此之心傳是以子思中庸末篇而歸本至誠之道于淡蓋淡爲人心本體卽心之性性之眞也六經所傳不出此旨故曰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經之旨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王龍谿先生云淡得下便無許多醞釀勞攘便自明洒故能知幾可與人德直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立心爲已便達天德根基若起

詹氏小辨卷之六十三

三十一 道脉

初清脫不出終底夾帶包藏只在世情上擇好題目與孔門間然日章家法奚翹千里道如玄酒天下之至味存焉有滋味便是欲人不好淡却好鬧熱一切逐外有精神可逞皆鬧熱心也吾人政當潛龍之學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故君子立心爲已莫先于淡淡是入德之基吾人潛不久淡不下只是世情心未忘此最初發軔第一步不可不深省也予嘗嘆漢世得人最盛以其人並有實致非口說卽如張子房宋儒以其氣象似儒走視其人有儒之心焉雖未若孔明之純乃心之淡泊殆庶矣其從漢高

雖有智慧靜以待訪帝未及之若無謀者既一及之若弩機一發立中既不希功要譽又不居功處譽夫非所謂正已而不求人者歟或者以其書受黃石遊從赤松遂指爲黃老此皮相子房爾夫以高帝疑忌輕儒慮難言說自脫又天下一家無地可辟故託赤松以辟穀若黃石受書則其遇也歷觀後世將相之興如此類多有之若論子房之心一絲不掛淵淵乎嗣是有黃叔度而集成于諸葛孔明文中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蓋知之矢走不足以知輒以文中子之意斷曰孟子後五百有餘歲而諸葛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二十三 道脉

孔明生

王文中子先恕

賈瓊問君子之道曰必先恕乎敢問恕之說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于天下斯可矣又曰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及不強人以所不能不苦人以所不好謂此非萬物一體之心可乎彼其時莊老于晉宋佛于齊梁側詞艷曲於陳隋離心與物而二之已久矣文中子不隨流俗不由師傳子然特起而反求諸已心如問辱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問何以息謗曰無辨問何以止

恕曰無爭問事君之道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問化入之道曰正其心問正主庇民之道曰先遺其身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嗟乎後之聖人必有知文中子者

陸敬輿不負

夫內省而真能不自負是所生之無忝也卽聖人何加焉陸敬輿自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不負其所學而不負天子是盡已之心以盡君也且也不負可易言乎如曾氏生平戰戰兢兢名無負矣假令臨死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二十三 道脉

周子一爲要

一者一已之心已心有二念則外欲因得牽引如伯淳見獵有喜亦有獵心原在待見始發耳能知念發是伯淳功之密也知則立轉去二有期矣

程子忘怒觀理

忘怒觀理者去怒入之心而觀已本體之無怒也怒一忘便是理內一觀怒便止機速而功至大夫怒發

如掀雷掣電乃能忘能觀則何心而得至此敬謹之極也則安復有怒人之事不怒處即心之知處用敬與致知自一貫

邵堯夫在宋諸儒中蓋翹然首出矣乃走不以列之一貫真傳者何細咀安樂窩銘無名公傳大歸自任有伊尹天民自任之意與虞廷予違棄胙之思文王望道未見夫子何有于我之本旨似稍殊蓋虞廷文孔以來心總之夫虛虛曷不貫堯夫往往有已所有是猶知有之在已心便限此矣即陸子靜亦未免此皆盈之類也孔子曰吾有有知乎無知也茲孔子之

唐氏小辨

卷之六三

三四 道脈

流而不盈乎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夜夜

舍音屋舍之舍

朱子窮理

有問晦庵窮理與陽明致知之說于楚侗先生先生曰觀君語意却只在晦庵陽明身上分別話柄恐去朱子窮理之旨且遠也先正所云窮理不是但向書冊上辨識話頭就是反身究竟直實窮自己生身立命之原故易云窮理即是盡性至命非有後先也予觀朱夫子生平學問退然罔敢自是自足竊謂其窮理乃是無窮之心以爲合于舜禹爲先生得道印證

陸子收斂精神

陸子欲人無愧天地曰先立其大至訊以大如何立曰收斂精神天地得一以清寧亦惟是收斂之極而已子靜嘗云吾于踐履未能純一然纔曰警策便與天地相似今若不於其自警策處求子靜真功乃徒艷其天地相似之言蕩然自肆無復斂束猥自以爲廣大配天地至有詰之收斂者則反而稽曰若何多一收斂斯人也卒有愴怛無歸爾已矣故予立其收斂精神之語俾學陸氏之似天地者不求天地而心之內自斂也陸子曰若是聖人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唐氏小辨

卷之六三

三五 道脈

故古人之學不求嚴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其所謂收斂蓋如此

王伯安致良知

或謂予舉世談伯安良知子獨不談談自反何也走敬對自反即良知也不自之反而他之馳驚則內暗何由知已之惡不知已之惡而攻人之惡其爲不良亦已甚矣孩提之知豈其有他知自而已自親自兄不識不知而自愛自敬非求愛敬人也即人有不敬不愛我亦不識不知茲其爲內得也至夫生較計于人而已失矣至夫生計較于已而心失矣孟子引之

以內自反雖未免于有識有知然是真心也心真卽知真自惻自隱戚戚我心何異于入井孺子之乍見迄其久而熟熟而純焉無待而無不反則不慮不學之良也予於伯安奚殊焉

文成曰無善無惡心之體若以無欲美之心爲無善以無畔援之心爲無惡則何言非聖學也夫文成語心之體旣云無善無惡矣乃立教則又云致良知如使其無善無惡與不垢不淨同致則此空性中又何處可着一知蓋所以謂之知者皎然善惡不溷之爲言也今旣云無善無惡而知又何以曰良是多一良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王

道脉

也夫良之爲言善也無良無知則又奚事於致是又多一致也豈伯安自言而自背之故知伯安之無善無惡是文王之無欲美也無畔援也

龍谿先生曰人之根器不同原有兩種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無意之意是爲誠意無知之知是爲致知無物之物是爲格物卽本體便是工夫只是無處一了百當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下根之人未悟心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一切是有未免隨處對治須用爲善去惡工夫使

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于無以求復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上根之人絕少此等悟處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先師亦未嘗輕以語人今旣已悟見心體工夫自是省力只緣吾人凡心未了不妨時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三

二

道脉

唐氏性理小辨卷之六十三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六十四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介卿父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父 校

本願

昔在周宣王封次子于詹是曰詹文侯春秋時有周大夫父晉大夫嘉嘉弟李其後也然其食采疑近楚凡詹氏聞人若諭晉之桓伯卜之尹鈞之何皆云楚人楚并越則吳越盡稱楚其若晉之鸞唐之思遠則皆以精書法名史又亡其係至晉元帝渡江而康邦

詹氏小辨卷之六十四

一 本願

從以功授伏波將軍康邦生良義良義爲侍衛將軍良義生洗洗爲侯官令洗生宣至宣孫敬而生黃公始居吾婺源之廬源四世復徙慶源至宋哲宗時而伯一公自慶源來休寧南原中蓋吾所自出祖也伯一公父名安中而伯一公道最高其始築于南原人係之曰詹官原休于林人係之曰詹林濯於林塘人係之曰詹林塘又徙于蛟人係之曰詹蛟及問公名公終不以告于是相率而稱之曰伯一公蓋伯言長也一言一也公言老也尊之也親之也伯一公卒里人立祠祀焉子基生初初字以元宋高宗紹興中辟

爲國學學錄倡明理學爲新安諸儒先卽所居前鑿

三塘穿一渠引塘水環流人因稱之曰流塘先生既

構閣松中榜曰寒松草閣人又稱之曰寒松先生時

大儒朱元晦以下皆師稱初初生三子賜肆嘉皆事

孝宗賜字景陽官宣教郎得家學談性命于桐川上

稱桐川先生肆字古狂官承事郎有破賊功嘉字會

之官朝議郎嘉博學善屬文精行草書受業元晦之

門有名當世于是詹氏學者郡中郡人咸推讓焉自

後子孫或摛文或談理學或言兵事雖箕裘業異然

代有人焉若提刑安卿吏部尚書同學士儼吏部尚

詹氏小辨卷之六十四

二 本願

書徽中書舍人孟舉徵君貴孝廉敬則以文學法書著若居士以南歲貢生一鱗則以理學著若伯榮伯彥志強則以武功顯肆後十世曰道道身長七尺雙手垂過膝下當元末天下亂聚衆三千餘人爲鄉邑保禦休祁以西咸受號令 高皇帝定江南召道

至京師旣起關門詔道敦匠事功竣賜爵詳載汪少

司馬副墨中道生楚楚生有起有起蒙三父故賞復

入閩山用鐵冶起富累鉅萬而好行信義有膂力善

用長矛姚源賊簿縣界有起出千金資餉請以身編

行伍先衆出殺賊賊却邑令君賢而旌之逃不受旌

名以是著州里然爲人推少文年五十舉先君子先
君子諱傑字存邦雖不操觚而性雅好文文不欲爲
侈說務在躬行實致孝睦之德州里服習其教尊事
若神明然于是郡邑大夫聞而數造請先君子年三
十舉景鳳景鳳生而四歲始能言又久之乃能行五
歲時從^{聲入}兄景宣談神仙精數學能前知時郡人程
達邑人汪德初並以豪俊精繪事善詩好神仙以從
兄爲師從兄令兩人作繪卽蒲伏而繪予與從兄同
室見而私心悅之遂倣其製兩人驚喜從兄目攝兩
人奈何以繪事溷吾赤子爲也從仲兄景元善篆分
唐氏小辨卷之六十四 三 本類

孔子而程景靜咕囁乎于是自以已作孔子令同塾
諸童子更端問而已答之又倣顏季之侍令諸童子
作顏季各言爾志而已志後之著論語十篇藏於櫃
汪先生偶發櫃得之笑曰雖未成話言然小子之志
大矣汪先生出則予與諸童子約無越席嬉戲各端
坐誦所業書待汪先生還汪先生以語先君子先君
子占占喜一日汪先生與先君子前諸童子使言志
諸童子言皆目前而予獨欲出而平治天下先生與
先君子大笑便問汝平治天下若何時諸童子以寢
食後出苦因對如先生饑欲飯先使生儕出飯倦欲
唐氏小辨卷之六十四 四 本類

行楷四體書予從^如從仲兄學書從仲兄不答明年
予七歲先君子以予入家塾受六甲塾師笑曰雅聞
孺子已能書畫矣奈何復受六甲乎又明年九歲族
父志強受業白沙先生之門自燕市歸予聞往問族
父白沙先生何如人也族父曰先生無異於人獨一
宵風雨方聚生徒講學雷忽震屋壁仆諸生徒駭愕
四走先生獨凝然端坐予心企慕焉乃學先生端坐
明年十歲先君子以予受業于汪先生本先生與族
父德爲程景靜門人景靜名岳以講學者井里而族
父與汪先生時談其學予竊聽而心少之曰何不學

寢先使生儕出寢此平治也汪先生大稱異焉無何
汪先生暴卒明年所從師好逸遊予從而逸遊師可
弗慎擇哉自是兩三年荒矣然大言如故會霪雨南
庄塍決先君子命脩塍則之深林下卧而讀書暮歸
先君子問工幾何不能對後五日大雨塍復決先君
子怒而答二十諸童子問胡治也予笑曰我本天地
中一偉人于天下至重今大人乃使我脩塍塍其能
載固應壓倒聞者皆捧腹而告先君子先君子項之
因語所親兒資高又志甚大動言天下不有嚴師則
將爲狂肆矣明年乃以予從汪先生彥忠學先生發

人性嚴重而少嘗遊歛之溪南吳氏吳氏好文多蓄古墳藉書畫名刻汪先生數數談予私心喜顧無從得借觀族子璧年已三十餘矣少與黃督學訓同硯席予意其必有所貯以問璧璧喜而盡以其墳藉書畫名刻借予予忘寢食且讀且學未半年而一周匝乃喟然嘆曰吾詹氏自受姓以來未有立地頂天其人何寥寥乎已又嘆曰以丈夫身出世而學不如魯仲尼勲業不如周公文不如司馬子長韓退之詩不如李供奉字畫不如王逸少李伯時非夫也是時予雖未成童而言必稱先士交必鄉井有名人心皇皇詹氏小辨卷之六十四 五 本願

則日事古文詞書畫之力居多矣乃家人則以孺子學不師今而反古之道將無取困召至庭下教之曰汝持此欲待軒后御極倉頡史皇諸君典文字乃錄若耶盡取所蓄圖畫古書焚之笞三十始乃俛首而受時誼年十九遇周訥谿公於巖鎮之野店時公以直言忤 上旨杖六十放歸田里予竊慕其爲人嘗恨無由覲見之公微服肩輿至店飯予亦至店飯不知爲公也見公長者飯無肉敬以肉進公辭予敬啟夫子有酒食先生饌孺子幸有肉則安能不以進之長者而固辭孺子豈以孺子非人哉公愕然問

子爲誰予敬以姓名對公曰吾周怡也予驚喜不自勝再拜公公曰子何不講學予敬諾公既至邑令三子邀予入講會予不敢赴公再強予乃往見曰孺子非講之不能愧徒講而不能行之動吻欺人故不忍爲此名以招世公曰子言即學矣如終惡此不講將毋無因咽廢食乎予復再拜進曰先生幸不以徒講之爲非則請爲書以進明日先生見書大喜語其二三弟子勿失斯人復書乃稱兄曰如吾兄之言已與天合德鄙人何能贊一詞則願高明行之而已後三日復見公曰吾不足以當子吾師龍谿王夫詹氏小辨卷之六十四 六 本願

子足爲兄師兄其圖之後二年龍谿先生過公與俱先遣使以書來諭意予感公意遂執雉而見龍谿先生時同會二百餘人先生獨執予手今日之會唯望子矣子盍勉之然雖見而心靡警惻而是時天下多故倭奴擾東南韃靼侵西北中外人情勾勾予是慨然有投筆之志乃習兵法張皇武畧訪天文士奇遁甲諸書學之久之而得友人皇極數又以諸家小數叅之談得喪數數驗知友汪尚嗣談王伯安良知闇然而談不敢顯言予人獨與予細論合曰子見大矣乃用志小數得毋破損大體予謂有主無問小數悉

道矣竟不廢然以其言時觸發顧作輟如故大諦務
名高不無時俗得失毀譽之撓抱又同學少年多掇
第而予獨救奇爰是以紛華靡麗與夫子之道戰而
性好直言又負高氣不能下人乃名顧白起籍甚郡
邑大夫間海內五六名公交物色焉于是諸同學者
妬甚念予名下也又各以所撰造來就正心冀得一
贊歎以長價而予竟直指斥其疵病諸生忿恨思中
予^去以事而會邑大夫潘侯召諸生三十餘人為會
諸生因得交通召予予不願入一日侯問諸生詹生
何不入也諸生因言郡太守下邑試諸生時詹生策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四

七 本願

語刺病邑政侯怒嫌之而陽浮慕久之太守發諸生
試卷下邑侯乃知予未對策也間^去以語孝廉俞君
喬君曰喬稔識詹生生道古則高自擔負誠有之然
口不言人短察之惟侯侯曰吾亦稔識生公幸令來
見予入見侯曰諸生道子好直言直言何傷假令他
日而作御史黃門寧能禁子不言耶知友金生有光
聞之驚曰侯尚未釋然于吾子也子蓋辨諸予竟不
辨明年大比督學使者按部侯抑之使不得與秋試
而年時三十有二矣愀然而語從子萬里諺云人生
三十無少年矧我復加二乎而不能砥礪名行取信

鄉里是予之罪也夫吾其能以一日安寢思而達旦
者三一夕少寐而憂紫陽先生降吾家廳事上坐前
橫一几予侍几有四書注予敬問先生於此注云何
先生曰吾政為此來乃展論語而首為予誦伯夷叔
齊不念舊惡章次孰謂微生高直章次巧言令色足
恭章次顏淵季路侍章次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
而內自訟章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不如丘之
好學章而覺覺而寔然深念曰先生豈有意於不才
景鳳哉管夷吾有言思之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
之豈其然乎鑽味六章竟無能通大意明夕夢嘔出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四

八 本願

腹中穢土亂草幾二斛許驚曰吾腹中乃有此乎復
內視而若有刺在膈以手從口入掇出而腹空洞已
有冠切雲披虹裳者而自天下謂予若腹中滯塞出
矣請為若易手乃出袖中斧而指予兩肩曰從此斫
去以易新手予驚顧失色曰母苦若但閉目閉目聞
斧聲易矣趣予開目見兩新手瑩白如玉又見有兩
物着地上穢陋狀若死龜之革予驚問此何物曰此
君故手言訖復飛上天予心惻惻然覺猶繞體汗
浹炯然若有悟者于是乃喟然而興歎曰先生之發
我也深乎乃起而沐浴焚香九頓于天而述之夫六

章始夷齊終孔子先生若曰學造夫孔子而至矣然
至始一念不至亦始一念也良以吾人除念無心除
心無學除學則烏有孔子哉孔子之爲孔子心無過
念已矣曰何也心以念始亦以念移過者念之蠹也
過念必由好惡之着而生好惡生念念生好惡好惡並去
生以互生心爲軋碎態變無窮詭異千狀而幾分
則至微矣內苟不見其微將念有着而不知夫着者
太過之所自生也必且過求于人故與故取不平不
給恩怨由茲至矣斯大亂之道也惟伯夷叔齊不念
舊惡如字斯乃念各不作物與我俱化故曰怨是用希
唐氏小辨卷之六十四 九 本願

我惡去聲如前則我過矣而反認爲惡去聲之嚴今夫
與人以物又孰不謂天下公心哉而不思與之名能
與者謂與適吾有也若所求我所無而所與我所乞
則我過矣而反認爲致之之曲又有懲夫世路之險
嗽而謂直已非所以遠怨乃至巧言令色足將樹反恭
以求取人之情而猥自以爲母不敬則誚過矣又有
怨德形矣猶忿深矣故乃貌爲好見而內懷報志使
人投其罟而勿覺之人也厚貌深情其取人同于巧
言令色而其機藏危于厝火伏弩此陰賊之心而狡
獮之極乃末世君子欣欣居之自謂計得夫孰知愧
唐氏小辨卷之六十四 十一 本願

然則聖人日所反自見而謂之過者非曰惡外之形
而始爲吾過也亦非曰念始于惡而謂爲念之過也
雖有美念行已中矣事既徂矣念猶在焉君子猶以
爲美始惡終而惡念視之曰何也謂其過也心本無
過過之則安得而不謂念之惡哉是過卽爲惡也嗟
乎彼惡念之爲惡念苟志于學疇弗知之若夫美念
中之惡念上九惡並如字夫非真精微眇之至有不忽而認
賊作于者耶道之賊也而見之至爲難見則謂其似
而非也今夫惡去聲惡孰不謂天下公心哉而不思惡
去聲之名能惡去聲者謂惡去聲適彼謬也若彼惡已更而

耻彼咸以營營求人之故遂失自觀致乃備諸醜惡
而忘其態及循彼詬病所自則又皆在意念而非在
形迹在幾微而非在顯著抑將何以遣之必由由之
果乎雖以已車馬輕裘之重共朋友而敝之無少幾
微內憾吾是見仲氏子之升堂矣第與待于物心又
但共朋友于仲氏子云何將由圓之仁乎不但物
于車馬輕裘續以善世勞民之德心不物之務融釋
之無有吾是見顏氏子之有若無矣第去有之念卓
焉若覩于顏氏子云何至若物無其物共焉而罔底
于敝善無其善至焉而匪我所獨勞無其勞焉而

我靡所勞其孔子之絕四耶夫是以老自安少自懷
友自信人我不作一念恩怨造之無從使天下人反
分去之自然無識若言而四正則我心無好無惡之
本體大通于同固若是自孔子而上以至夷齊自夷
齊而上以至文武自文武而上以至湯禹至堯舜皆
不過是存不過以游其真則天下咸游我不過之內
禹所云堯舜之民以堯舜之心爲心者斯之謂也而
奚不相如之有柰之何人自過作念自過殊負耻習
非憤憤昏昏曾莫愧悔是以孔子歎之曰已矣乎吾
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夫若然即外行去聲去聲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四

十一 本願

異日且弗知矧過而內念之微者乎又矧過而微念
之似是者乎蓋過與無過出之夫扶念念之于人爲
百情羣動之根顧介屬有無之際其見渺忽渺忽而
似是審之宜難若縱之則蔓延甚易而繚繞遂固以
繚繞之固乘蔓延之易以渺忽之見剖難審之端脫
其反不極嚴以密則此過曷由內見見而不自剖切
譬如颺瞥迅前曷當去聲窵實是故必也自訟夫自而
曰訟則豈改之改之之云爾哉試觀夫今世訟者之
心繫一動而怨家時在心目中矣非彼摧我即我摧
彼勢其能以兩立機其容與俱發苟可籍手烏用不

至是故飲食必于是憂寐必于是慄慄焉懼以朝夕
苟一刻而未摧寧能少安蓋極天下之至勇且決至
審以慎未有如訟之心者以訟者之心而去過則如
射準矣夫過者人之所不能無也學爲欲去吾過故
責自訟也而實將奚歸昔者孔子又嘗指言之曰君
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
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
不足不敢不勉不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
不慥慥爾茲自訟之實也夫自訟者內造之至心反

唐氏小辨

卷之六十四

十二 本願

已之克念非與其徒有此心念謂實有此事于無求
也曰何也心體之真無求者也凡人之不免有怨惡
爲惡爲去聲去聲已去聲有求也無求則無過故知凡求皆過矣
第於過見而訟訟豈不割切然而始念我曾移矣茲
乃念罔之于求而已固深于反過罔僕于見而內自
恒于訟非好學而能若此哉衆也何知竊謂聖傳心
造造惟茲一念耳故論君子之道而歸止慥慥焉夫
慥之爲字從心從造謂我內心造之匪管外行去聲造
之又重言之謂我又日造之匪但一日造之慥慥而
云胡不則孰是而不造夫君子之造于道也若昭文

之鼓琴師曠之技策然不足以擬之猶曰丘未能一聖人欺我哉夫聖人惟道不已有之故心而不念眷之聖人之念也無念之爲念也以無念之爲念而其念也化而爲心之體也合夫是以通天下於各正而不有求之之異而聖人猶日念念焉其自訟而莫之已故內反昭如其自在汗乎其自行吾了吾心而莫知吾心之所以至是斯聖人心造之極也而學之好以是至乎孔子之爲孔子寧但忠信篤實之質爾哉彼忠信如孔子之人亦十室之恒有然乃不造其心念奚以徹不緝其造徹奚以至終死如孔子何故曰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四

十一

本編

不如丘之好學也

予幸與^音斯學于紫陽先生見憂矣而不圖發憤思以通其道而闡明其旨使布聞于人人忍莫大焉矧我列祖體道章教自北宋以迄于予身其容替乎要以孔子之道天下罔能容而精之止諸自訟一念是以自訟則得失訟則失千聖真功斷焉在茲矣門人則以孔子之道末可考見已歷千載自有朱賢儒林立始克昌明故今世一由宋學而云逕法孔子將如希高獵遠之疑何景鳳曰唯唯否否夫道從心契匪有從于人也予嘗昧爽夙興端坐而澄吾慮體以孔

子之道如如然而合不苦難而憚遠故願學焉若真未自見之乃徒執美艷之心以臨萬古謂先聖爲高遠而附離^音之謂後儒爲卑近而厭薄之是將膏白眼于我心其爲疵戾亦已甚矣安得謂學乎但以羣儒之教內體而實稽之反若幽遠而難顧又不敢不循其道而深惟其本旨謂其言論具載性理全書取而辨章之質諸聖經賢傳參以于史二氏百家將傳訪四方名人賢士同暢厥旨載諸簡策用以羽翼孔子之道會遭先太夫人喪先君子則以兒業舉有年矣尚未能掇一第以慰老母泉下爰是日時誼之程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四

十四

本編

督如欲把三寸弱翰筆實白素三尺踰州里而至通都名郡問其賢俊母能已後三年 穆廟改元予領鄉薦例得與計吏偕北乃始發漁梁而嚴瀨東盡越吳之墟沂淮徐濟過嶧山謁孟廟如齊魯上泰山探孔子故蹤出石閣循馬谷以臨東海觀日出徘徊焉乃至燕薊登燕山于長安四越月恭逢 聖駕耕籍田觀圓丘方澤之制以返既五上不第領邑博西之南豐三浮彭蠡入廬山觀瀑布還經柴桑來往豫章盱汝間幾兩年所方思屬草而先君子之哀計奄至歸伏苦土敬惟昔人讀禮之義以萬曆癸未歲

之正月六日齋戒沐浴入告于先君子靈柩前經始
小辨用酬厥志服闋入京再登燕山尋補楚黃出上
谷過邯鄲之市歷大梁並鄴下而距朝歌見文王演
易臺踰衛越蔡而陳至于西亭訪問津故轍以入齊
安已而上巴陵登岳陽樓南望衡山九疑想舜禹儀
刑遂登君山泛洞庭沅湘至于赤壁瞻武侯借風臺
還涉漢江而予遷南館所接郡國賢士大夫靡不互
相論難去聲商其疑義厥旨彌鮮音居南館一歲再轉
銓曹歷八年而草五易備論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約
諸續圖新說一篇旨盡小辨二字本予始所發憤實
詹氏小辨卷之六十四十五一本願

由未通羣儒之教遂及性理全書故今書仍所本始
自茂叔太極圖始

茂叔誕先率同師彼一時羣言並作顯學化奇自比盤
古君臣御世而分天地人到于今信之述作者辨第

一
天地設位而神鬼變化其中或死或生或為怪異述
造化辨第二

我生為人萬欲并平之不學將落匪政無經述人道
辨第三

人之不同有若羣品百代紛紜孰懸金鏡我衡萬古

猶恐失之述人品辨第四

直道而行有在斯民何獨孟氏死而斬焉千載無人
述孟子後道未墜地辨第五

維天無已夫子已矣不已者天天不愛道代產人賢
述諸子統承一貫之真者第六

道不麗黠人惟諱已則無資以受世繩是故備本所
願將以暴已所短述本願第七門人問曰昔楊子雲
作太玄則欲以俟後世子雲朱元晦補諸書缺畧則
曰以俟後之君子何先生乃獨當世焉懼慢曰吾安
識當世無知者敢曰後世吾自眡之誠未足當吾世
詹氏小辨卷之六十四十六一本願

耳夫吾髫年慕道盛年而始知反頰復頰失日以蹉
跎乃今髮已種種垂矣學未加修而時冉冉將往夫
已不能信人其信之故考道自州里始夫道不行一
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何是吾憂也者辨蓋以
待客之間去聲吾過者有問者曰世路險隘自頃一
才一德能行能言之士希不罹妒者先生兼之書成
直恐將為讒就而天下誰能說音焉予徐應之曰昔
者孔子之修春秋而刪詩書禮樂也太宰多之達巷
病之晏嬰疑之微生薄之司敗譏之武叔毀之陳蔡
大夫阨之宋司馬桓魋將要而殺之孔子何辭焉亦

告成于天而已矣間者又曰諸儒自茂叔倡道于今
五百有餘歲然其言立各殊今是之辨先生器諸賢
又若不相一道固若此多術耶曰自昔堯舜湯文
武周公孔子以來迄于今日何期言之一哉子師孔
子之意整齊百家歸之本始俟賢聖君子覽焉凡百
二十八篇五十四萬六千字

詹氏小辨
卷之六十四

十七
本類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六十四

明辨類函六十四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詹景鳳撰景鳳有畫苑補益已著錄是書明史
藝文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俱作詹氏小辨而世
所傳崇禎壬申刊本實作明辨類函蓋後又改名
也首列作者辨以發明周子太極圖至蔡氏範極
十書之旨次造化辨分理氣至異事八目次人道
辨爲篇三曰明自言學也曰行自言治也曰適自
言藝也次人品辨爲統二以歷代君臣志得道行
者爲得志統以不能行其道者爲資志統景鳳宗
耿定向之學故所論格物致知及明明德於天下
皆以知識爲良知乖隔支離不能窺見本體其於
當時爲禪學者雖亦斥之甚力而中無定識往往
騎牆如諸子門中謂夫子與釋老同生周世爲萬
古開辨局又謂佛老倘真能信之亦是爲清心寡
欲之助仍不免混儒墨而一之又稱孟子在齊三
卿往返數年名實竟未加上下尤放言無忌其品
藻同時諸人每恨不爲王世貞所知蓋亦文士好
名者乃欲附講學以自重議論高而無所歸宿終
不免於遊談無根也

